

新五代史

全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新五代史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五代史/曾棗莊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0-3

I.新… II.曾… III.①中國-古代史-五代(907~960)-紀傳體②新五代史-譯文
IV.K243.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52597號

二十四史全譯

新五代史

(全一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曾棗莊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48　字數1,198千字
版　　次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0-3/K·93
定　　價　全套88册　12 000圓
《新五代史》1册　152圓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禕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琙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幫”、“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畞”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葯)　襌(襢)
辯(辯辯辯)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飇)　剛(剛)　料(料)　觴(觴)
餅(餅)　詬(詬)　躪(躙)　舐(舐)
豺(犲)　縠(縠)　櫨(櫨)　疏(疎疏)
躧(躧)　罐(罐)　騮(駵駠)　搜(挍)
諂(諂)　駭(駭)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韲)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覊)　滅(烕)　柝(榜欜檯)
欻(欻)　悸(痵)　秣(餗)　蜿(蜿)
垂(㸨垂)　奸(奸)　辦(瓣)　腕(腕)
齪(齪)　殲(殲)　腦(腦)　尪(尫尩)
瓷(瓷)　韉(韉)　旆(旆)　誤(悮)
躄(躄)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秸)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媿(媿)　淑(淑)
登(登)　贐(贐贐)　撇(撆)　璇(璇)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鞠)　鍥(鍥)　腰(腰)
斗(鬥)　絶(絶)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誑)　蛆(蛆)　曄(曄)
扼(扼)　框(框)　麯(麯)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紝)　癰(癰)
鋒(鋒鋒)　攬(攬攬)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眲”、“聃”統一爲“眲”,“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決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新五代史》全譯出版説明

《新五代史》是歐陽修繼薛居正之後所修的紀傳體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全書七十四卷,包括本紀、列傳、考、世家、年譜、附録六個部份。由於前有薛居正主修的五代史,所以,歐陽修《五代史記》問世後,人們便將薛氏的五代史稱爲《舊五代史》,而將歐氏的五代史稱爲《新五代史》,或稱歐史。

歐陽修重修五代史的原因大致有二:不滿於薛居正《舊五代史》的雜亂失實;不滿於舊史之義例。他説:"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絶,無能道説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彩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跡,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於是"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由於此書爲其私人所修,他死後,朝廷徵其書,於熙寧十年(1077 年)頒布,與薛史併行。

《二十二史札記》在論述歐陽修撰修《新五代史》的取材問題時談到,歐史雖多取材於薛史,但採徵廣博,並不專門依據薛史所載。五代各朝史料還都存在,可供歐陽修發掘使用。歐史《郭崇韜傳》贊中有"余讀《梁宣底》"這樣的話,説明除實録之外,歐陽修看到的還有宣底一類的原始記録。此外,歐陽修主修《新唐書》所用的大量史料,同時也成爲編撰五代史的資源。歐陽修還適當採取小説、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舊五代史》所缺的史實。他還注意收集家傳資料,如他在《王彦章畫像記》中提到,訪得"公孫睿所録家傳,頗多於舊史",所以歐史的《王彦章傳》,就能够比《舊五代史》寫得充實。

《新五代史》開始編寫的時間,没有明確的記載。從歐陽修寫給尹洙的信中,可以瞭解一個大概的情況,他在景祐三年(1036)的信中説:"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説,不足以累正史。……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並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新五代史》初稿成於皇祐五年(1053),這一年歐陽修寫給梅堯臣的信中説:"閑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在至和元年(1054)寫給徐無黨的信中説:"《五代史》,昨見曾子固(曾鞏)議,今却重頭改换,未有了期。仍作註,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註尤難。此須相見可論。"這時當是與曾鞏討論之後,又對全書包括註文作了系統的修改。修改本何時完成,也没有明確記載。據嘉祐五年(1060)歐陽修所上《免進五代史狀》,雖然提到"銓次未成","全然未成次第",尚須"精加考定";但同時修《新唐書》的人已確知《新五代

史》已經修改成書,所以當時與歐陽修共同在唐書局的范鎮等人,奏請朝廷取歐著《五代史》草本付唐書局繕寫上進。因而嘉祐五年(1060)可以看作是《新五代史》完成的時間。不過,歐陽修卻採取了審慎的態度,還要進一步"精加考定"。以上史實説明《新五代史》從景祐三年(1036)開始寫,到嘉祐五年(1060)修改完成,前後歷時二十四年之久。

《新五代史》記事時間斷限與《舊五代史》基本相同。上起後梁開平元年(907)朱温稱帝,下到後周世宗顯德七年(960)北宋滅後周,前後共計五十四年的歷史。這裏略去了唐末軍閥混戰的許多史事,而對於十國的史事記載得比《舊五代史》更爲詳細且相對集中。

《新五代史》是紀傳體正史中除《史記》外唯一的一部"本紀"、"世家"、"列傳"、"志"、"表"五種體例全備的史書,全書共七十四卷,分六大部份。其中《本紀》十二卷,記五朝帝王事;《傳》四十五卷記各類人物事;《考》三卷;十國《世家》十卷,及《十國年譜》一卷,記十國事;《四夷附録》三卷,記四周少數民族事。它將"志"稱"考",將"表"稱"年譜"。但嚴格地説,《新五代史》雖有兩篇考,具備了志的形式,但還很不全面,應有的志都没有,與完善的紀傳體史書在體例上還有的差距。

歐陽修把五朝的紀、傳綜合編排,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列傳部份一律採用類傳的形式,分立名目,多爲前史所不備。這是《新五代史》在立目編排上與其他史書顯著不同的特點。

歐陽修記十國事,採用司馬遷在《史記》中創立的"世家"名稱,是比較得體的。他把十國一律入世家,每國一卷,與其後所作的《十國世家年譜》相聯係,把五代和十國的關係從時間上統一起來。

《新五代史》有《司天考》二卷和《職方考》一卷。這是《新五代史》的"志"的部份。實際上就是《舊五代史》的《天文志》和《郡縣志》,其他都略而不志,這不能不説是它的一大缺憾。

《新五代史》的"表"爲"年表",以年爲縱列,以國别爲横排。縱列以干支紀年,稱爲《十國世家年譜》,實際上是整個五代十國的年表。歐陽修改"志"爲"考",改"表"爲"年譜"都是針對"五代十國"的特殊情況所做的修訂。

歐陽修將《舊五代史》中的《外國列傳》改稱《四夷》作爲附録從《列傳》中分離出來,敍事較《舊五代史》更爲詳細。記敍周邊少數民族的事跡,並非以人物爲綱,薛史將其併入列傳部份,實屬不當。歐史將其作爲附録處理是比較可取的一種做法。

歐陽修以"專仕一朝"爲標準立五代諸臣傳,被歐陽修列爲五代全臣的人物衹有 76 人。這部分列傳是歐陽修傳統道德觀念的集中體現,用意在於表彰節義貞烈之士。一行傳是歐陽修爲表彰符合某一傳統道德規範的人所做的專傳。另外,伶官和宦官也是五代政治軍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類人物。如五代後唐莊宗,史稱五代豪傑之士。惟其喜愛音曲,以致愛屋及烏,無限止地寵信伶官,甚至封伶官爲刺史,參與一朝的軍機國政,以致誤國。對此歐氏專設《伶官傳》,並在其序中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新五代史》中涉及仕歷多朝的臣子 145 人,其中在梁、唐、晉幾朝均起過重要作用的裴迪、孔循等 15 人是《舊五代史》中没有的人物。

《新五代史》有它自己顯著的優點:

一、義例嚴謹。比如,寫帝王本紀時,所遵循的則例是: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

二、文辭簡約。倣效孔子作《春秋》書法,敍事則寓褒貶,行文則求簡約。清人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説:"不閲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

三、較少回護之筆。歐陽修撰《新五代史》僅僅參考了實録和《舊五代史》,"旁考互證",進行了大量的攷訂工作,兼之他修新史之時,已是北宋中期,和五代各朝人的聯係已大爲減弱,回護之處也比舊史要少。歐陽修還反對讖緯之學,《舊五代史》本紀中記載很多祥瑞、災異之事,歐史一概删而不載。他取消了自《漢書》以來相沿不變的《五行志》,而代之以《司天考》,專記天象及自然災害,而"不書事應"。

《新五代史》雖以嚴謹著稱,但在材料的取捨上,行文的繁簡上却有許多不當之處。他爲了追求簡約,删去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内容,如在本紀中,各代的詔令,不分主次,一概删而不載,未免有些顧此失彼。另外,書中前後牴牾和錯亂奪衍之處也偶有所見。

《新五代史》成書後,遂與《舊五代史》并行於世,在當時並没有引起學者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多採用薛史。宋南渡以後,歐史遂享盛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自此,《舊五代史》棄而不用,而《新五代史》却獲得至尊地位。

《新五代史》歷朝皆有刊印翻刻。北宋熙寧年間已有刻本印行。以後的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十七史》本、明南監本與北監本、明楊慎評刊本、毛氏汲古閣本、清代武英殿本、新會陳氏重刻本、圖書集成局活字本、覆汲古閣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等版本。影江安博氏嫣鑒樓藏宋慶元本,百衲本,《二十四史》所收;影殿本,《二十五史》所收;影南宋慶元刊本,仁壽本,《二十五史》所收。

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的點校本《新五代史》,是當前的最佳版本。此本以百衲本(影印南宋慶元本)爲底本,參校現存多種版本、抄本、註本,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對《新五代史》進行了糾謬補缺。

本全譯本《新五代史》,以百衲本爲底本,以中華書局的點校本和武英殿本參校。對於原文中傳主交代不清或層次不明處,則依殿本文字補齊。如卷十四"正室劉氏,次妃曹氏,皇后劉氏……",不知所云爲誰,依殿本改爲"太祖劉太妃、簡皇后曹氏、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等。另外爲多卷的類傳標題加了序號。如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編譯時則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十九"。

《新五代史》全譯主編:曾棗莊。譯者:田農、曾濤、刁忠民、郭齊、郭聲波、曾棗莊、李文澤、楊世文、吴洪澤、王曉波。

新五代史目録

新五代史卷一

本紀第一(梁)

本紀，因舊以爲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紀次其事以時也。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立法。

太祖朱温(上)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存、温勇有力，而温尤凶悍。

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起曹、濮，存、温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温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兵討賊。温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温客謝瞳説温曰："黄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内，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温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温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賜温名

本紀，沿襲舊有名稱，推求它的開始而依次按時間順序記載事件的經過。即皇帝位以前，記事詳盡，推求它的產生，故委曲而詳備，可看出它的開始有漸進有突變。即皇帝位以後，記事較略，地位尊，責任重，對他的要求很高，故所記的事簡略，衹有簡略纔可立爲法度。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他的父親朱誠，在鄉里教授《五經》，生下三個兒子，名叫朱全昱、朱存、朱温。朱誠死後，三個兒子很貧困，無法維持生計，與他們的母親在蕭縣人劉崇家做傭人爲生。朱全昱没有其他才能，但爲人頗有長者風度。朱存、朱温勇武有力，朱温尤其凶悍。

唐僖宗乾符四年，黄巢在曹州、濮州起兵，朱存、朱温逃入賊衆。黄巢攻嶺南，朱存戰死。黄巢攻下京城，以朱温爲東南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朱温爲同州防禦使。這時，天子在蜀中，各個藩鎮會聚兵力攻討反賊。朱温多次被河中王重榮打敗，多次向黄巢請求增兵，黄巢的中尉孟楷加以扣壓而不通報。朱温的門客謝瞳勸朱温説："黄巢起於草野，僥幸唐朝衰亂，不過是趁機攻取它罷了，并没有什麽功德足以興起爲王的基業，難道能够與他共成大事嗎？現今天子在蜀中，各藩鎮的軍隊逐日聚集，來謀求興盛恢復，這表明唐朝的功德還未爲人所厭惡。况且你在外奮力作戰，而庸人在内控制，這就是章邯之所以背棄秦國而歸順楚國的原因。"朱温認爲他説得對，於是殺掉監軍嚴實，主動歸順河中，通過王重榮投降唐朝。都統王鐸根據皇帝制命任朱温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天子

全忠。

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黄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黄鄴、尚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鄆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義成軍亂，逐其節度使安師儒，推牙將張驍爲留後，師儒來奔，殺之。遣朱珍、李唐賓陷滑州，以胡真爲留後。十二月，徙封吴興郡王。

自黄巢死，秦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栅。王顧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兖、鄆。三年春，珍得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板橋，拔其四栅。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栅北郊。五月，兖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兖、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

賜朱温名全忠。

中和三年三月，任命朱全忠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各個藩鎮的軍隊攻破黄巢，收復京城。黄巢敗走藍田。七月丁卯，朱全忠回到宣武。這年，黄巢離開藍田關，攻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變，依附黄巢，於是包圍了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集東方各鎮的軍隊援救陳州。陳州刺史趙犨也向朱全忠請求救兵。時溥雖是都統而不親自統兵。四年，朱全忠就自己統兵救趙犨，率領各鎮的軍隊擊敗黄巢的將領黄鄴、尚讓等。趙犨因朱全忠對自己有恩德，開始附屬於他。這時，河東李克用帶兵下太行，渡過黄河，兵出洛陽，與東方各鎮的軍隊會合攻擊黄巢。黄巢已敗走，朱全忠及李克用在鄆城追上并打敗了他。黄巢敗走到中牟，又被王滿打敗。黄巢敗走封丘，又大敗。黄巢挺身東走，來到泰山狼虎谷，被時溥追兵殺死。九月，天子以朱全忠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爲王。義成軍叛亂，驅逐節度使安師儒，推舉牙將張驍爲留後，安師儒來投奔朱全忠，被殺。朱全忠派遣朱珍、李唐賓攻陷滑州，以胡真爲留後。十二月，改封朱全忠爲吴興郡王。

從黄巢死起，秦宗權稱帝，攻陷陝州、洛州、懷州、孟州、唐州、許州、汝州、鄭州，派遣他的將領秦賢、盧瑭、張晊攻打汴州。秦賢駐軍於板橋，張晊駐軍於北郊，盧瑭駐軍於萬勝，環繞汴州修建了三十六個營栅。王見兵少，不敢出。於是派遣朱珍到東方各地招募軍隊，并向兖州、鄆州求救。三年春天，朱珍招得一萬人、幾百匹馬回來。於是攻擊駐軍板橋的秦賢，攻拔了他的四個營栅。又攻擊駐軍萬勝的盧瑭，盧瑭戰敗，投水而死。秦宗權聽説盧瑭等打了敗仗，就親自率領幾千精兵，在北郊扎寨。五月，兖州朱瑾、鄆州朱宣趕來援救。王在軍中設酒宴，宴會中間，王假裝起身進厠所，帶領輕裝的軍隊襲擊張晊，而宴席上仍樂聲不停。張晊没有料到王的軍隊會到來，兖州、鄆州的援軍又跟着聯合

過鄭，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晊攻汴。王聞晊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鬥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脱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爲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爽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十月，天子使來，賜王紀功碑。朱宣、朱瑾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王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十二月，天子使來，賜王鐵券及德政碑。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璠之揚州，行密不納。

攻擊，於是大敗張晊，斬殺二萬多人。秦宗權與張晊乘夜逃走，經過鄭州，在城中大肆殺掠後纔離去。秦宗權到蔡州，再次派遣張晊進攻汴州。王聽説張晊重來，登上封禪寺的後面山岡，望見張晊的軍隊經過，派遣朱珍跟踪他，告誡説："張晊看見我軍，必定停止前進。望見他停止前進，應當趕快返回，不要與他作戰。"不久，張晊看見朱珍軍在後面，果然停止前進。朱珍就馳馬回來。王命令朱珍帶領軍隊躲在大樹林中，而自己率領精鋭的騎兵到張晊軍的東面，埋伏在大墳地中間。張晊軍停下吃飯，吃完飯，拔起旗幟，急速攻擊朱珍。朱珍的軍隊稍稍退却，王引伏兵橫殺出來，把張晊的軍隊截成三段而攻擊他們。張晊大敗，抽身逃走。秦宗權大怒，殺了張晊。爲秦宗權防守的河陽、陝州、洛州的軍隊，聽説蔡州精鋭的軍隊都在汴州被殲滅，於是各自潰散離去。故而諸葛爽的將領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來歸附。十月，天子的使臣來到，將紀功碑賜給王。朱宣、朱瑾的軍隊援助汴州，已攻破秦宗權東歸，王向兗州、鄆州發布檄文，誣衊他們引誘汴州逃亡士卒東去，就發兵攻打他們，奪取曹州、濮州。於是派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回。十二月，天子的使臣來到，以鐵券及德政碑賜給王。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楊行密進入揚州。天子以王兼淮南節度使，王於是上表奏請以楊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爲留後。李璠到揚州，楊行密不接納。

文德元年正月，王如淮南，至宋州而還。是時，秦宗權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天子因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德諲爲副。

文德元年正月，王入淮南，到宋州後回來。當時，秦宗權攻陷襄州，以趙德諲爲節度使。趙德諲背叛秦宗權來歸附。天子因而以王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趙德諲爲副都統。

三月庚子，僖宗崩。天雄軍亂，囚其節度使樂彦貞。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魏，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魏。而魏軍殺彦貞，從訓戰死，魏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來求救，遣丁會、牛

三月庚子，唐僖宗駕崩。天雄軍叛亂，囚禁其節度使樂彦貞。他的兒子相州刺史樂從訓進攻魏，來求救兵。派遣朱珍援助樂從訓攻魏，而魏軍殺了樂彦貞，樂從訓戰死，魏人擁立羅弘信，朱珍於是回師。張全義攻取河陽，驅逐李罕之。李罕之逃奔到河東。李克用派遣軍隊包圍河陽，張全義來求救，派遣丁會、牛存節救他，在沇河

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沈河。

五月，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時溥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行營而溥猶稱都統，王乃上書，論溥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溥以起兵端。初，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王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溥怒論己，又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于吴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别遣龐師古攻徐州。

龍紀元年正月，師古敗溥于吕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别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以來獻。王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郭璠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李唐賓，王如蕭縣，執珍殺之，遂攻徐州。冬，大雨，水，不能軍而旋。

初，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是歲，宗衡爲其將孫儒所殺。儒攻楊行密于揚州，淮南大亂。行密走宣州，儒入揚州。

大順元年春，遣龐師古攻孫儒于淮南，大敗而還。四月，宿州將張筠以宿州復歸于時溥，王自將攻之，不克。初，黄巢敗走，李克用追之，至于冤朐，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逾城而免，訟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濬私與汴交，王厚之以賂，濬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興師。濬挾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許之。五月，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王不

打敗了河東兵。

五月，行營的兵馬攻討蔡州，包圍蔡州一百多天，未攻克。這時，時溥已任東南面都統，又以王統領行營而時溥仍稱都統，王於是上書，論説時溥攻討蔡州没有功績而不罷免都統職務，并想以此激怒時溥興起兵端。開初，高駢死，淮南叛亂，楚州刺史劉瓚來投奔，接納了他。到王的軍隊攻蔡州未攻下，回軍，想攻打徐州，於是派遣朱珍帶領幾千軍隊東行，聲稱送劉瓚回楚州。時溥因王上書論説自己而憤怒，又聽説朱珍帶兵來，果然出兵抗拒。朱珍在吴康作戰，大敗時溥，奪取了他轄下的豐、蕭二縣。於是進攻宿州，攻下了。朱珍在蕭縣屯駐，另外派遣龐師古攻打徐州。

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在吕梁打敗時溥。淮西牙將申叢捉住秦宗權，打斷了他的足，用檻車送往京城；别將郭璠殺了申叢，奪取秦宗權來獻。王派遣行軍司馬李璠到京城獻俘，上表奏請以郭璠爲淮西留後。三月，天子封王爲東平王。七月，朱珍殺了李唐賓，王入蕭縣，捉住朱珍并殺了他，於是攻打徐州。這年冬天大雨積水，不能駐軍而回。

開初，秦宗權派遣他的弟弟秦宗衡在淮南攻占土地。這年，秦宗衡被他的將領孫儒所殺。孫儒在揚州攻打楊行密，淮南大亂。楊行密敗走宣州，孫儒入揚州。

大順元年春天，派遣龐師古到淮南進攻孫儒，大敗而回。四月，宿州將張筠又以宿州歸附時溥，王親自率兵攻打他，未攻克。開初，黄巢兵敗逃走，李克用追趕他，追到冤朐，未追上回來。經過汴州，在北郊駐軍，王在上源驛設酒邀請李克用，晚上却以兵攻打他。李克用翻墻逃走，在京師訴訟此事，天子知道是朱温不對而勸他們和解。到這時，宰相張濬私下與汴州交往，王給他豐厚的賄賂，張濬就爲汴州請求討伐河東。唐各大臣都認爲不應該動用軍隊。張濬挾持汴州的力量，請求更加堅决。天子不得已，允許了。五月，以張濬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王爲東南面招討使。然而王没有親自攻討，衹是以兩千

親兵，以兵二千屬濬而已。濬屯于陰地。河東叛將馮霸殺潞州守將李克恭來降，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康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王如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謂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正月，王及魏人戰于內黄，大敗之，屠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十月，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其刺史郭饒來降。十二月，丁會敗朱瑾于金鄉。

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敗于斗門，王軍後至，又敗而還。冬，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溥。王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兖、鄆。

乾寧元年二月，王及朱宣戰于漁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宣于梁山。十一月，又敗之于鉅野。兖、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晋王。三年五月，戰于洹水，擒克用子落落，送于魏，殺之。七月，鳳翔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王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龐師古克鄆州，王如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遂攻兖州。朱瑾奔于淮南，以葛從周爲兖州留後。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王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朱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從周亟返兵，至于溳河，瑾又敗之。王懼，馳歸。

兵隸屬張濬而已。張濬在陰地屯駐。河東叛將馮霸殺了潞州守將李克恭來投降，派遣葛從周入潞州。李克用派遣康君立攻打他，葛從周敗走河陽。九月，王入河陽。十月，天子以王兼宣義軍節度使，於是入滑州，向魏借道，來攻河東，并要求魏人提供軍用所需，也是爲了激怒魏起兵端。魏人果然説魏不是軍隊所當經過的地方，并以缺糧爲托辭，都不應允。於是攻魏。十一月，張濬的軍隊在陰地大敗。二年正月，王同魏人在內黄作戰，大敗魏人，屠舊元城，羅弘信來表達款曲誠心。十月，攻克宿州。十一月，曹州將郭紹賓殺了刺史郭饒來投降。十二月，丁會在金鄉打敗朱瑾。

景福元年二月，攻打鄆州，前軍朱友裕在斗門打了敗仗，王的軍隊後到，也打了敗仗回來。冬天，朱友裕攻取濮州，於是攻打徐州。二年四月，龐師古攻克徐州，殺了時溥。王進入徐州，以龐師古爲留後，於是攻打兖州、鄆州。

乾寧元年二月，王在漁山與朱宣作戰，大敗朱宣。二年八月，又在梁山打敗朱宣。十一月，又在鉅野打敗他。兖州、鄆州向河東求救，李克用發兵援救，借道於魏。不久魏人攻擊李克用，李克用很憤怒，大規模進攻魏。羅弘信來求救，派遣葛從周救魏。這年，李克用封爲晋王。三年五月，在洹水作戰，活捉李克用的兒子落落，送到魏，殺了他。七月，鳳翔李茂貞侵犯京師，天子離開京城，住在華州。王請求率兵趨赴國難，天子以優渥的詔書勸止他。又請求遷都洛陽，没有允許。四年正月，龐師古攻克鄆州，王進入鄆州，以朱友裕爲留後。於是攻兖州。朱瑾奔走淮南，以葛從周爲兖州留後。九月，攻打淮南，龐師古趨清口，葛從周赴安豐，王的軍隊在宿州屯駐。楊行密派遣朱瑾先攻擊清口，龐師古戰敗而死，葛從周急忙回兵，到達溳河，又被朱瑾打敗。王畏懼，疾速回軍。

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以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自其父德諲時來附，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通，而其事泄。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取其泌、隨、鄧三州。匡凝請和乃止。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降。二年，幽州劉仁恭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救魏，敗仁恭于內黃。四月，遣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七月，李克用取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其節度使王珙，推其牙將李璠為留後，其將朱簡殺璠來降。以簡為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其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鵶堤，大敗之。八月，晉取洺州。王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郜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

光化元年三月，天子任命王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派遣葛從周攻打晉之山東，奪取了邢州、洺州、磁州。襄州趙匡凝自他的父親趙德諲時來歸附，趙匡凝又與楊行密、李克用相通，此事泄露了。七月，派遣氏叔琮、康懷英攻打趙匡凝，奪取他的泌州、隨州、鄧州。匡凝請求議和纔停止進攻。十二月，李罕之以潞州來投降。二年，幽州劉仁恭進攻魏，羅紹威來求救。王援救魏，在內黄打敗劉仁恭。四月，派遣氏叔琮攻晉太原，没有攻破。七月，李克用攻取了澤、潞。十一月，保義軍亂，殺他們的節度使王珙，推舉他們的牙將李璠爲留後，其將領朱簡殺李璠來投降。任命朱簡爲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四月，遣葛從周進攻劉仁恭轄下的滄州，攻取了那裏的德州，等到同劉仁恭在老鵶堤交戰，大敗了他。八月，晉奪取了洺州。王前往洺州，又將它奪回。這時，鎮、定都依附晉。於是進攻鎮州，破臨城，王鎔來投誠。進攻定州，王郜奔往晉，他的將領王處直以定州投降。唐宦官劉季述叛亂，天子被囚禁在東宫。

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王為梁王。遣張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出含山，下晉、絳二州。王珂求救于晉，晉不能救，乃來降。三月，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還。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

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殺了劉季述，天子恢復了帝位，晋封王爲梁王。派遣張存敬在河中進攻王珂，兵出含山，攻下晋州、絳州。王珂向晋求救，晋不能救，纔來投降。三月，大規模進攻晉。氏叔琮兵出太行，攻取澤州、潞州。葛從周、張存敬、侯言、張歸厚及鎮州、定州的軍隊，都在太原會合，包圍了太原，未能攻下，遇雨而退兵。五月，天子以王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攻取慈州、隰州。

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官韓全誨等亦因恃以為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選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果得胤奏謀所以誅

自劉季述等被殺後，宰相崔胤與在外的梁相交，想藉梁的軍隊完全消滅宦官。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等都派遣子弟率領精鋭軍隊值宿保衛天子，宦官韓全誨等也因此仗恃藉助他們。天子與崔胤計議事情，宦官專意偷聽，聽到很多事情。於是選擇美女，納入宫中，悄悄叫她們探察實際情况。過了很久，果然得知崔胤上奏

宦者之説。全誨等大懼，日夜相與涕泣，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七萬，至于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王兵且至，即以岐、邠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王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王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降。崔胤奔于華州。二年春，王退軍于河中。晋攻晋、絳。遣朱友寧擊敗晋軍于蒲縣，取汾、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汾、慈、隰復入于晋。四月，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貞戰于武功，大敗之。王兵犯鳳翔，茂貞數出戰，輒敗，遂圍之。十一月，鄜坊李周彝以兵救鳳翔，王遣孔勍襲鄜州，虜周彝之族，徙于河中，周彝乃降。是時，岐兵屢敗，而圍久，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宫，皆凍餒。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托疾不至。王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王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天子賜王"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乃留子友倫爲護駕指揮使，以爲天子衛，引兵東歸。天子餞于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

初，梁兵已西，青州王師範遣

謀劃誅殺宦官的辦法。韓全誨等非常恐懼，白天黑夜面對面哭泣，想謀害崔胤以求保護自己。崔胤知道計謀泄露，事情危急，就假托君命降下詔書，召梁軍入京殺宦官。十月，王率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的七萬軍隊，到達河中，攻取同州，於是攻打華州，韓建出城投降。韓全誨等聽説梁王的軍隊將要到來，就以岐州、邠州值宿保衛天子的軍隊劫持天子出奔鳳翔。王於是上書述説崔胤之所以召他入京的用意。天子憤怒，罷了崔胤的宰相之職，貶爲工部尚書，下詔令梁軍回本鎮。王帶領軍隊離去，攻打邠州，在三原屯兵。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邠、寧、慶、衍四州投降。崔胤奔赴華州。二年春天，王退軍到河中。晋攻打晋州、絳州。派遣朱友寧在蒲縣擊敗晋軍，奪取了汾州、慈州、隰州，於是包圍了太原，没有攻克而回軍，汾、慈、隰三州又爲晋所有。四月，朱友寧帶兵西進，到興平，同李茂貞在武功作戰，大敗李茂貞。王的軍隊進犯鳳翔，李茂貞多次出戰，都被打敗，於是包圍了鳳翔。十一月，鄜坊李周彝率兵援救鳳翔，王派遣孔勍襲擊鄜州，俘虜了李周彝的家族，遷徙到河中，李周彝纔投降。這時，岐州軍隊多次被打敗，而又被包圍了很久，城中食物都吃完，從天子到後宫，都又冷又餓。三年正月，李茂貞殺了韓全誨等二十人，用口袋裝上他們的頭，向梁軍出示，約定將天子放出就放下武器。天子到達梁軍。派遣使者急召崔胤，崔胤藉口有病不來。王派人向崔胤開玩笑説："我不認識天子，怕他不是，你來爲我辨别吧。"天子回到興平，崔胤率領百官恭敬地迎接。王親自爲天子牽馬繮繩，邊哭邊走，走了十多里，天子叫他停止牽繮繩。看見他的人，都認爲他是忠臣。己巳，天子從鳳翔到達京城，身着白衣在太廟哭告後纔入宫，殺了七百多名宦官。二月甲戌，天子以"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的稱號賜給王，以輝王李祚爲諸道兵馬元帥，王爲副元帥。王於是留下兒子朱友倫爲護駕指揮使，作爲天子的衛士，帶兵東歸。天子在延喜樓餞行，賜《楊柳枝》五曲。

開初，梁兵已西進，青州王師範派遣他的

其將劉鄩襲據梁兗州。王已還梁，四月，如鄆州，遣朱友寧攻青州。師範敗之于石樓，友寧死。九月，楊師厚敗青人于臨朐，取其棣州，師範以青州降，而鄩亦降。友倫擊鞠，墜馬死。王怒，以爲崔胤殺之，遣朱友諒殺胤于京師。其與友倫擊鞠者，皆殺之。

將領劉鄩攻占梁兗州。王已回梁，四月，入鄆州，派遣朱友寧攻打青州。王師範在石樓打敗了他，朱友寧戰死。九月，楊師厚在臨朐打敗了青州人，奪取棣州，王師範以青州投降，劉鄩也投降了。朱友倫擊球，從馬上掉下來摔死。王很憤怒，認爲是崔胤殺的，派遣朱友諒在京城殺了崔胤。那些同朱友倫擊球的人，都被殺了。

自天子奔華州，王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王命河南張全義修洛陽宫以待。

自從天子奔赴華州，王請求把首都遷到洛陽，雖天子未允許，而王仍命河南張全義修建洛陽宫以等待遷都。

天祐元年正月，王如河中，遣牙將寇彦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陜州，王朝于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小黄門十數人，打球供奉、内園小兒等二百餘人。行至穀水，王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天子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吴王楊行密聞梁遷天子洛陽，皆欲舉兵討梁，王大懼。六月，楊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弑，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淮南，取其光州，攻壽州，不克而旋。二年二月，遣蔣玄暉殺德王裕等九王于九曲池。六月，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

天祐元年正月，王入河中，派遣牙將寇彦卿入京城，請求把首都遷到洛陽，并向東遷徙長安居民。天子來到陜州，王在天子臨時住所朝見，先入東都。這時六軍各衛兵已逃散，隨從東來的，祇有小黄門十多人，打球供奉、内園小兒等二百多人。來到穀水，王叫醫官許昭遠告發這些人陰謀叛亂，全部殺掉他們并以其他人代替，然後上奏天子。從此，天子左右都是梁人。四月甲辰，天子從西都到達洛陽。這時晉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貞、楚王趙匡凝、蜀王王建、吴王楊行密聽説梁王把天子遷到洛陽，都想起兵攻討梁，王非常恐懼。六月，楊崇本又依附岐王。王於是率兵赴河中，聲稱攻打楊崇本，派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殺昭宗，昭宗崩。十月，王到京城朝見，殺了朱友恭、氏叔琮。十一月，攻打淮南，奪取了光州，又攻打壽州，未攻克而回師。二年二月，派遣蔣玄暉在九曲池殺了德王李裕等九王。六月，殺了司空裴贄等百餘人。七月，天子的使者來，以“迎鑾紀功碑”賜王。

王欲代唐，使人論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遣楊師厚攻之，取其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如襄州，軍于漢北。九月，師厚破襄州，匡凝奔于淮南。師厚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奔于蜀。遂出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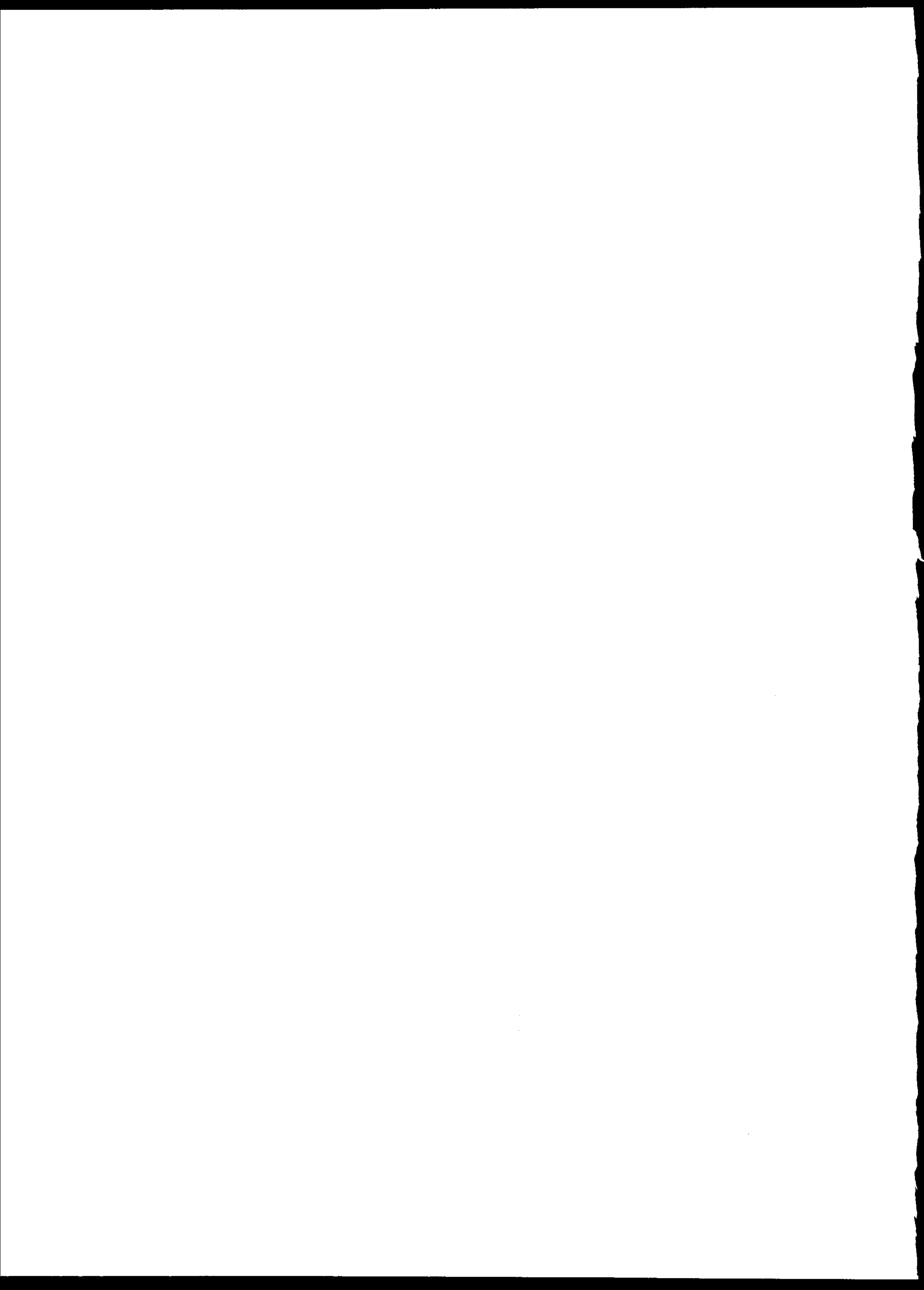
王想取代唐，派人曉諭各個藩鎮，襄州趙匡凝認爲不行。派遣楊師厚攻打他，奪取了他的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王前往襄州，在漢水北面駐軍。九月，楊師厚攻破襄州，趙匡凝逃奔到淮南。楊師厚攻取荆南，荆南留後趙匡明逃奔到蜀。於是出光州，攻打壽州，未攻

州，以攻壽州，不克。天子卜祀天于南郊，王怒，以爲蔣玄暉等欲祈天以延唐。天子懼，改卜郊。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益怒，遣人告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玄暉而焚之，遂弑太后于積善宫。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徇。天子詔以太后故停郊。

三年春，魏州羅紹威謀殺其牙軍，來假兵以虞變，王爲發兵北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而紹威已殺牙軍，其兵之在外者皆叛，據貝、衛、澶、博州，王以兵悉殺之。遂攻滄州，軍于長蘆。劉仁恭求救于晋。晋人取潞州，王乃旋軍。

下。天子在南郊占卦祭祀上天，王憤怒，認爲是蔣玄暉等祈求上天延長唐的國運。天子畏懼，改在郊外卜卦。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爲魏王、相國，總領百官。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武寧、保義、忠義、武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荆南、忠武二十一軍爲魏國，備九錫。王憤怒，不接受。十二月，天子以王爲天下兵馬元帥。王更怒，派遣人告發樞密使蔣玄暉與何太后私通，殺了蔣玄暉并燒了他的尸體，接着在積善宫殺了何太后。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被車裂死示衆。天子下詔因爲何太后的緣故停止郊禮。

三年春天，魏州羅紹威圖謀殺他的牙軍，來借兵防變。王爲他發兵向北攻打劉仁恭的滄州，軍隊經過魏州而羅紹威已殺牙軍，魏州之外的牙軍果然都反叛了，占據了貝州、衛州、澶州、博州，王派軍隊全部殺了他們。於是攻打滄州，在長蘆駐軍。劉仁恭向晋求救，晋人攻取潞州，王纔回師。



新五代史卷二

本紀第二(梁)

太祖朱温(下)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天子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來勞軍。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進。

夏四月壬戌，更名晃。甲子，皇帝即位。戊辰，大赦，改元，國號梁。封唐主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賜東都酺一日。契丹阿保機使袍笏梅老來。

五月丁丑朔，以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遣使者來。乙酉，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徽建王，侄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是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及晉人戰，敗績。

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秋七月己亥，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皇高祖黯謚曰宣元，廟號肅祖，祖妣范氏謚曰宣僖；曾祖茂琳謚曰光獻，廟號敬祖，祖妣楊氏謚曰光孝；祖信謚曰昭武，廟號憲祖，祖妣劉氏謚曰昭懿；考誠謚曰文穆，廟號烈祖，妣王氏謚曰文惠。

八月丁卯，同州蚄蟲生。隰州

開平元年春正月壬寅，唐天子派御史大夫薛貽矩來慰勞軍隊。宰相張文蔚率百官來勸朱温即帝位。

夏四月壬戌，朱温改名爲朱晃。甲子，即皇帝位。戊辰，大赦，改變年號，國號叫梁。封唐主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把它建成東都，以唐的東都洛陽爲西都。廢京兆府，改名爲雍州。賜東都大聚飲一天。契丹阿保機派袍笏梅老來。

五月丁丑初一，封唐宰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寅，渤海、契丹派遣使者來。乙酉，封哥哥朱全昱爲廣王，兒子朱友文爲博王，朱友珪爲郢王，朱友璋爲福王，朱友貞爲均王，朱友徽爲建王，侄兒朱友諒爲衡王，朱友能爲惠王，朱友誨爲邵王。甲午，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崇政院使。這月，潞州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同晋人作戰，大敗。

六月甲寅，平盧軍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秋七月己亥，追尊祖父爲皇帝，祖母爲皇后：皇高祖朱黯謚號叫宣元，廟號叫肅祖，祖母范氏謚號叫宣僖；曾祖朱茂琳謚號叫光獻，廟號叫敬祖，曾祖母楊氏謚號叫光孝；祖父朱信謚號叫昭武，廟號叫憲祖，祖母劉氏謚號叫昭懿；父親朱誠謚號叫文穆，廟號叫烈祖，母親王氏謚號叫文惠。

八月丁卯，同州生蚄蟲。隰州黄河變清。

黄河清。

九月，括馬。

九月，搜求馬匹。

冬十月己未，講武于繁臺。

冬十月己未，在繁臺演兵。

十一月壬寅，赦亡命背軍、髡黥刑徒。

十一月壬寅，赦免亡命背叛的軍人、受髡刑黥刑的犯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遣使者來。己亥，卜郊于西都。弑濟陰王。

二年春正月丁酉，渤海派遣使者來。己亥，在西都卜日子的吉凶以便舉行郊祭。弑濟陰王。

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二月辛未，契丹阿保機派遣使者來。

三月壬申朔，如西都。丙子，如懷州。丁丑，如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崧萊國公，爲二王後。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改卜郊。張文蔚薨。

三月壬申初一，入西都。丙子，前往懷州。丁丑，前往澤州。戊寅，封鴻臚卿李崧爲萊國公，作爲二王的後代。壬午，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癸巳，另行占卜舉行郊禮的時間。張文蔚逝世。

夏四月癸卯，楊涉罷。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至澤州。

夏四月癸卯，楊涉罷門下侍郎。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張策爲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壬子，到達澤州。

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晋人戰于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契丹遣使者來。

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同晋人在夾城作戰，戰敗。戊戌，爲唐立三廟。契丹派遣使者來。

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滅其族。丙辰，劉知俊及岐人戰于漠谷，敗之。

六月壬寅，忠武軍節度使劉知俊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討伐岐。己酉，殺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師範，殺了他的整個家族。丙辰，劉知俊同岐人在漠谷作戰，打敗了他們。

秋九月丁丑，如陝州，博王友文留守東都。

秋九月丁丑，入陝州。博王朱友文留守東都。

冬十月丁未，至自陝州。

冬十月丁未，自陝州到達東都。

十一月癸巳，張策罷，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月癸巳，張策罷任，左僕射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

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的後代。

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庚寅，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大赦。丙申，群臣上尊號曰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三年春正月甲戌，入西都。又燃燈求福。庚寅，在太廟祭獻。辛卯，在南郊祀天，大赦天下。丙申，群臣奉上尊號，稱作睿文聖武廣孝皇帝。

二月壬戌，講武于西杏園。甲子，延州高萬興叛于岐來降。

二月壬戌，在西杏園講武。甲子，延州高萬興背叛岐來投降。

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甲戌，如河中。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取丹州。

夏四月丙午，知俊克延、鄜、坊三州。

五月己卯，至自河中，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

六月庚戌，劉知俊執佑國軍節度使劉捍，叛附于岐。辛亥，如陝州。乙卯，冀王朱友謙為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奔于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

秋七月，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乙丑，克丹州，執其首惡王行思。乙亥，至自陝州。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虔叛附于蜀。

八月辛亥，降死罪囚。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克房州，執楊虔。

閏月癸酉，契丹遣使者來。己卯，閱稼于西苑。

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克襄州，執其首惡李洪。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為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罷。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為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伏誅。

冬十一月甲午，日南至，告謝于南郊。己酉，搜訪賢良。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

十二月，懷英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于昇平，敗績。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丁未，講武于榆林。

二月己丑，閱稼于穀水。

秋八月丙寅，如陝州。河南尹張

三月辛未，渤海國王大諲譔派遣使者來。甲戌，入河中。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奪取丹州。

夏四月丙午，劉知俊攻克延州、鄜州、坊州。

五月己卯，從河中到達西京，殺佑國軍節度使王重師。

六月庚戌，劉知俊捉住佑國軍節度使劉捍，背叛梁而依附岐。辛亥，入陝州。乙卯，冀王朱友謙爲同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知俊逃奔到岐州。丹州軍隊叛亂，驅逐丹州刺史宋知誨。

秋七月，商州軍隊叛亂，驅逐商州刺史李稠。李稠逃奔到岐州。乙丑，攻克丹州，捉住首惡王行思。乙亥，從陝州到達洛陽。甲申，襄州軍隊叛亂，殺了襄州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虔叛變依附蜀國。

八月辛亥，犯死罪的囚犯減罪。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攻克房州，捉住楊虔。

閏八月癸酉，契丹派遣使臣來。己卯，在西苑閱視莊稼。

九月壬寅，行營招討使左衛上將軍陳暉攻克襄州，捉到首惡李洪。丁未，保義軍節度使王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辛亥，韓建、楊涉免職。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李洪、楊虔被處死。

冬十一月甲午，冬至日，在南郊告謝上天。己酉，搜訪賢良的人。鎮國軍節度使康懷英討伐岐州。

十二月，康懷英攻克寧州、慶州、衍州。同劉知俊在昇平作戰，戰敗。

四年春正月壬辰初一，開始用樂。丁未，講武於榆林。

二月己丑，在穀水閱視莊稼。

秋八月丙寅，入陝州。河南尹張宗奭留守西

宗奭留守西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以伐岐。

都。辛未，護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討伐岐州。

九月己丑，至自陝州。辛亥，搜訪賢良。

九月己丑，自陝州至洛陽。辛亥，搜訪賢良人才。

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以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于晋，晋人救趙。

冬十一月己丑，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攻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變依附晋，晋人救趙。

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

十二月癸酉，頒布律令格式。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晋人戰于柏鄉，敗績。庚寅，赦流罪以下囚，求危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同晋人在柏鄉作戰，被打敗。庚寅，赦免流放罪以下的囚犯，徵求直言正諫。癸巳，天雄軍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遣使者來。

夏四月壬申，契丹阿保機派遣使臣來。

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癸巳，幸張宗奭第。

五月甲申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號。癸巳，駕臨張宗奭府宅。

秋八月戊辰，閲稼于榆林。渤海遣使者來。戊寅，大閲于興安鞠場。

秋八月戊辰，在榆林閲視莊稼。渤海派遣使臣來。戊寅，在興安球場進行大規模閲兵。

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庚子，如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

九月辛巳初一日，到文明殿，入閤。庚子，入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

冬十月丙子，大閲于魏東郊。

冬十月丙子，帝在魏州東郊大規模閲兵。

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壬辰，至自魏州。乙未，回鶻、吐蕃遣使者來。

十一月，高萬興攻取鹽州。壬辰，帝自魏州到京。乙未，回鶻、吐蕃派遣使臣來。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禄卿盧玭使于蜀。甲子，如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次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如貝州。

二年春二月丁巳，光禄卿盧玭出使蜀。甲子，前往魏州。張宗奭留守西都。途中駐白馬，殺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戊寅，帝入貝州。

三月丙戌，屠棗彊。丁未，復如魏州。

三月丙戌，毁棗彊城，屠殺其百姓。丁未，又入魏州。

夏四月己巳，至自魏州。戊寅，如西都。

夏四月己巳，自魏州至東都。戊寅，入西都。

五月丁亥，德音降死罪已下囚。罷役徒，禁屠及捕生。渤海遣使者來。是月，薛貽矩薨。

五月丁亥，頒行德音，死罪以下囚犯減罪。放免服役人工，禁止屠殺及捕捉動物。渤海遣使者來。這月，薛貽矩逝世。

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

六月，皇帝病危急。郢王朱友珪謀反。戊寅，皇帝駕崩。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絶，而反進之，是奬簒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絶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奬簒乎?”曰：“惟不絶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没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簒也，書其簒。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絶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没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唉，天下的人厭惡梁已經很久了！從後唐以來，都以梁爲僞朝。到我論定編次五代歷史，獨不以梁爲僞朝，而議論的人或許譏笑我很不符合《春秋》的主旨，認爲“梁有很大的罪惡，應當加以誅絶。反而升作正式朝代，這是褒奬簒奪，不是《春秋》的志意”。我回答説：“這是《春秋》的志意。魯桓公殺隱公而自立，宣公殺子赤而自立，鄭厲公驅逐世子忽而自立，衛國公孫剽逐衛君衎而自立，聖人在《春秋》中，都没有不以他們爲君主。這就是我之所以不以梁爲僞朝，是用的《春秋》的義法。”“那麽《春秋》也褒奬簒奪嗎?”回答説：“衹有不斬絶以上四人的君主地位，在這裏纔表現出《春秋》的旨意。聖人在《春秋》中，用意深刻，纔能勸勉告誡都很切實；所説真實可信，然後纔能善惡昭彰。想要在後代使他們的罪惡顯著，就在於不掩没真實情況。實際上曾是君主，就記載他是君主。實際上是簒位，就記載他簒位。分别記載他的真實情況，使後代相信它，那麽四位君主的罪惡，就不可能掩蓋。使作君主的人不能掩蓋他的罪惡，然後人們知道惡名無法逃脱，那麽作惡的人或許能停止作惡。這就叫做用意深刻而勸勉告誡都很切實，所説真實可信然後善惡昭彰。桀、紂，不需等待貶他們的王號，而萬代都共同厭惡他們。《春秋》對大惡的君主不斬絶的原因，就在於這不妨礙褒善貶惡的主旨。衹有不掩没真實情況來使他罪惡顯明，爲後代所相信，記載他曾作君主而不能掩蓋他的罪惡，用以使人停止作惡。能懂得《春秋》的這種意旨，然後纔知道我不以梁爲僞朝的旨意。”

新五代史卷三

本紀第三(梁)

末帝朱友貞

末帝，太祖第三子友貞也。爲人美容貌，沈厚寡言，雅好儒士。太祖即位，封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化二年六月，太祖遇弑，友珪自立，殺博王友文，以弑帝之罪歸之。以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户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

明年，友珪改元曰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王私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王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王爲主，王乃遣人趣象先等。庚寅，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

末帝，是梁太祖的第三個兒子朱友貞。容貌俊美，深沉厚重，説話很少，平時好交讀書人。太祖即位，封爲均王，爲左天興軍使、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乾化二年六月，太祖被殺，朱友珪自立爲帝，殺了博王朱友文，將殺帝之罪歸於他。封均王爲東京留守、開封尹，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户部尚書李振爲崇政院使。

明年，朱友珪更改年號叫鳳曆。二月，駙馬都尉趙巖到東都，均王私下同他謀劃，派遣馬慎交去魏州，見楊師厚計議此事。楊師厚派遣小校王舜賢到洛陽，告訴左龍虎統軍袁象先讓他討賊。這時，懷州龍驤屯兵反叛，正對他們進行搜捕，均王於是僞造朱友珪的詔書，要在東都的左右龍驤都回洛陽，趁機激怒他們説："天子因爲懷州屯兵叛亂，追回你們這些人要全部活埋。"各個將領紛紛哭泣，不知道該怎麽辦。均王説："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多年，今天還被朱友珪所殺，你們這些人哪有逃死的地方！"於是拿出太祖的畫像給各位將領看而哭泣説："你們能直趨洛陽擒拿叛逆的賊子，那麽就轉禍爲福了。"軍士都呼喊萬歲，請求王爲主帥，王於是派人催促袁象先等人。庚寅，袁象先等以禁兵攻討叛賊，朱友珪死，杜曉被殺。袁象先派遣趙巖拿着傳國之寶到東都，請王入洛陽，王回答説："夷門是太祖興起王業的地方，北抵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任命將領，派出軍隊，十分近便。"

是月，皇帝即位於東都，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爵。

這月，皇帝在東都即位，重稱乾化三年，恢復博王朱友文的官爵。

三月丁未，更名鍠。

三月丁未，改名爲朱鍠。

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

夏五月，楊師厚攻取滄州。

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秋九月甲辰，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冬十二月，晉人取幽州。

冬十二月，晉人攻取幽州。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爲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

四年夏四月丁丑，貶于兢爲萊州司馬。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叛，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攻討他。

貞明元年春正月，存節克徐州。

貞明元年春正月，牛存節攻克徐州。

三月丁卯，趙光逢罷。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分其相、澶、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于晉。邠州李保衡叛于岐，來附。

三月丁卯，趙光逢罷任。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分割他轄下的相州、澶州、衛州爲昭德軍，宣徽使張筠爲節度使。己丑，天雄軍叛亂，賀德倫反叛并依附晉。邠州李保衡反叛岐州，前來歸附。

夏六月庚寅朔，晉王李存勗入于魏州，遂取德州。

夏六月庚寅初一，晉王李存勗入魏州，於是攻取德州。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

冬十月辛亥，康王朱友孜謀反，被殺。

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于岐，來附。

十一月乙丑，改年號。耀州溫昭圖在岐叛變，來歸附。

是歲，更名瑱。

這年，改名爲朱瑱。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

二年春二月丙申，楊涉罷官。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人戰于故元城，敗績，奔于滑州。晉人取衛州、惠州。捉生都將李霸反，伏誅。

三月，鎮南軍節度使劉鄩同晉人在故元城作戰，失敗了，逃奔到滑州。晉人攻取衛州、惠州。捉生都將李霸反叛，被殺。

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于晉。

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反叛歸降晉。

秋七月，晉人取相州，張筠奔于京師，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于晉。

秋七月，晉人攻取相州，張筠逃奔到京城。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反叛歸附晉。

八月丁酉，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丁酉，以太子太保退休的趙光逢被任命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晉人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奔于京師。晉人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死之。

九月，晉人攻取滄州，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逃奔到京城。晉人攻克貝州，守將張源德戰死。

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使于契丹。

冬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如西都卜郊。晉人取楊劉。

四年正月，不克郊。己卯，至自西都。

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罷。

冬十二月庚子朔，賀瓌殺其將謝彦章、孟審澄、侯温裕。癸亥，瓌及晉人戰于胡柳，敗績。

是歲，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叛附于晉，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兖州安撫制置使以討之。

五年春正月，晉軍于德勝。

秋八月乙未朔，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劉鄩克兖州，張守進伏誅。

十二月，晉人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彦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降死罪以下囚。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于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討之。

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

九月庚寅，供奉官郎公遠爲契丹歡好使。

冬十月，毋乙伏誅。

龍德元年春，趙將張文禮殺其君鎔，來乞師，不許。

三月丁亥朔，禁私度僧尼。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

冬十月丁酉，中書侍郎鄭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年夏四月辛卯，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璩出使契丹。

冬十二月，宣義軍節度使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己巳，入西都占卜郊禮日期。晉人攻取楊劉。

四年正月，未能郊祀。己卯，自西都到達東都。

夏四月己酉，尚書吏部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巳，趙光逢罷任。

冬十二月庚子初一，賀瓌殺了他的將領謝彦章、孟審澄、侯温裕。癸亥，賀瓌同晉人在胡柳作戰，被打敗了。

這年，泰寧軍節度使張守進反叛歸附晉，任命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兖州安撫制置使討伐他。

五年春正月，晉駐軍於德勝。

秋八月乙未初一，開封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劉鄩攻克兖州，張守進被處死。

十二月，晉人攻取濮陽。天平軍節度使霍彦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年夏四月己亥，死罪以下囚犯減罪。乙巳，尚書左丞李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擊同州，殺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反叛依附晉，泰寧軍節度使劉鄩攻討他。

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

九月庚寅，供奉官郎公遠爲契丹歡好使。

冬十月，毋乙被殺。

龍德元年春天，趙將張文禮殺了他的君主王鎔，來請求援軍，不允許。

三月丁亥初一，禁止私自剃度世俗百姓爲僧尼。陳州刺史惠王朱友能反叛。

夏五月丙戌朔，德音改元，降流罪已下囚。

秋，赦友能，降封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思遠及晋人戰于戚城，敗績。

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

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衛州，執其刺史李存儒。戴思遠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于晋，來附。

夏閏四月，唐人取鄆州。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取德勝南城。

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叛降于唐。

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及唐人戰于中都，敗績，死之。唐人取曹州。盗竊傳國寶奔于唐。戊寅，皇帝崩。梁亡。

夏五月丙戌初一，降恩詔，更改年號，流放罪名以下囚犯減罪。

秋，赦免朱友能，降封爲房陵侯。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冬十月，戴思遠同晋人在戚城作戰，被打敗。

二年春正月，戴思遠攻襲魏州，奪取成安。

秋八月，滑州兵馬留後段凝攻打衛州，捉住滑州刺史李存儒。戴思遠攻克淇門、共城、新鄉。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繼韜叛晋來歸附。

夏閏四月，唐人攻取鄆州。

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攻取德勝南城。

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先鋒將康延孝反叛降唐。

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彦章同唐人在中都作戰，戰敗而死。唐人攻取曹州。盗賊竊取傳國之寶投奔唐。戊寅，皇帝駕崩。梁滅亡。

新五代史卷四

本紀第四(唐)

莊宗李存勗(上)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他的先人本來叫朱邪，是西突厥人。到了後代，其中一族自稱沙陀，而以朱邪爲姓。

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之金滿州。貞元中，吐蕃贊普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而役屬之。其後贊普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贊普怒，追之，及于石門關，盡忠戰死，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鎮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騎射，號“沙陀軍”。

唐德宗時，有一位朱邪盡忠，居住在北庭的金滿州。貞元年間，吐蕃贊普攻陷北庭，把朱邪盡忠遷徙到甘州，并使他成爲奴僕。後來贊普被回鶻打敗，朱邪盡忠與他的兒子朱邪執宜向東逃走，贊普大怒，追趕他們到石門關，朱邪盡忠戰死，朱邪執宜獨自逃走歸附唐朝，唐讓他居住鹽州，隸屬河西節度使范希朝。范希朝改任鎮守太原，朱邪執宜跟從他，住在定襄神武川的新城。他的部落有上萬的騎兵，都驍悍英勇善於騎馬射箭，叫做“沙陀軍”。

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龐勛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國昌，以之屬籍。沙陀素强，而國昌恃功益横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

朱邪執宜死，他的兒子叫朱邪赤心。唐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領十八將在徐州攻討龐勛，以朱邪赤心爲太原行營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由於跟隨攻破龐勛的功績，任命爲單于大都護、振武軍節度使，賜姓名叫李國昌，因此納入宗室册籍。沙陀向來强盛，而李國昌仗恃軍功更加驕横恣肆，懿宗很憂慮。十三年，改命李國昌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李國昌稱病拒絕受命。

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并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

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尤其善於騎馬射箭，能仰面射中一對野鴨，擔任雲州守捉使。李國昌已經拒絶朝廷命令，李克用於是殺了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占據雲州，自稱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合幽州、并州的軍隊攻討李克用。盧簡方到達嵐州，軍隊潰散，從此沙陀侵奪掠取代北，成爲邊患。

明年，僖宗即位，以謂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以招緝之。拜克用大同軍防禦使。

居久之，國昌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克用聞之，自雲州往迎國昌，而雲州人亦閉關拒之。國昌父子無所歸，因掠蔚、朔間，得兵三千，國昌入保蔚州，克用還據新城。僖宗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虜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于太谷焉。

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朔州降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琢軍夾擊，又敗之于蔚州，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達靼。

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挂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服以爲神。

黄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與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達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

第二年，僖宗即位，認爲以前的太原節度使李業對待沙陀有恩，而李業已死，於是以他的兒子李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用來招撫李克用。授李克用爲大同軍防禦使。

李克用任大同軍防禦使後很久，李國昌出軍攻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擊攻破振武軍。李克用聽到這一消息，從雲州前往迎接李國昌，而雲州人也閉關拒絶李克用回雲州。李國昌父子没有地方可去，於是掠奪蔚州、朔州一帶，得兵三千。李國昌進入并防守蔚州，李克用回軍占據新城。僖宗於是任命赫連鐸爲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來攻討沙陀。

乾符五年，沙陀攻破遮虜軍，又攻破岢嵐軍，唐兵多次打敗仗，沙陀從此更加勢盛，北面據有蔚州、朔州，南面侵犯忻、代、嵐、石等州，直至太谷。

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同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攻擊沙陀，李克用與李可舉在雄武軍相抗。李克用的叔父李友金以蔚州、朔州投降李琢，李克用聽到這一消息，立即回軍。李可舉追到藥兒嶺，大敗李克用，李琢軍夾擊，又在蔚州打敗他，沙陀軍潰散，李克用父子逃入達靼。

李克用從小驍悍勇猛，軍中稱作“李鴉兒”，一隻眼瞎，富貴之後，又叫“獨眼龍”，他的威名蓋過整個代北。他在達靼，時間很久，鬱鬱不得志，又常常害怕達靼人謀害自己，於是時時跟隨達靼各豪傑射獵，或在樹上挂一根針，或立一馬鞭，百步之外一射就中，各豪傑都服他，認爲他是神。

黄巢已經攻陷京城，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派遣沙陀先前投降的人，與吐渾、安慶等共一萬人赴京城救援。來到絳州，沙陀軍叛亂，大肆掠奪後回來。陳景思考慮到沙陀軍除了李克用没有人能統領，於是以詔書把李克用從達靼召來，根據朝廷制詔以李克用爲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李克用率領蕃漢軍萬人從石嶺關出軍，經過太原，要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衹

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

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

三年正月，出于河中，進屯乾坑。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堤谷；三月，又敗趙璋、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門先入，戰望春宮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天子授克用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國昌為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國昌卒。十一月，遣其弟克脩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磁三州自別為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

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于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丘，又敗之，巢脱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三百里，至于冤朐，不及而還。

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于太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於汴，遣弟克脩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用破巢功，封克用隴西郡王。

給他一千緡錢、一千石米，李克用大怒，放任軍隊大肆掠奪後回軍。

二年十一月，陳景思、李克用又以步兵、騎兵一萬七千人赴京城。

三年正月，兵出河中，進駐乾坑。黃巢叛黨大驚說："鴉兒軍到了！"二月，在石堤谷打敗了黃巢的將領黃鄴；三月又在良田坡打敗趙璋、尚讓，三十里内到處是尸首。這時，各鎮的軍隊都會聚在長安，在渭橋大戰，黃巢軍敗走入城，李克用乘勝追擊，先從光泰門入，在望春宫昇陽殿作戰，黃巢軍被打敗，向南逃出藍田關，京城平定，李克用的戰功爲第一。天子授李克用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以李國昌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十月，李國昌死。十一月，李克用派遣他的弟弟李克脩攻打昭義孟方立，奪取了澤州、潞州。孟方立逃至山東，以邢、洺、磁三州另設爲昭義軍。黃巢向南逃到蔡州，收降秦宗權，於是攻陳州。

四年，李克用以五萬兵救陳州，從天井關出，借道河陽，諸葛爽不許，於是克用軍從河中渡過黃河。四月，在太康打敗尚讓，在西華打敗黃鄴。黃巢且走且戰，來到中牟，臨近黃河還未渡，李克用追上了，黃巢軍受驚潰散。將到封丘，又打敗了黃巢軍，黃巢脱身逃走。李克用追擊，一晝夜追了三百里，追至冤朐，未追上，還軍。

經過汴州，在封禪寺休整軍隊，朱全忠在上源驛用酒食款待李克用，晚上酒宴結束，李克用酒醉酣睡，朱全忠的伏兵發起進攻，放火燒房子。李克用的侍者郭景銖滅了燭，把李克用藏在床下，用水澆醒他并告知禍難。正好天下大雨，澆滅了火，李克用找到隨從薛鐵山、賀回鶻等，藉閃電的亮光，繫着繩子從尉氏門縋下，回到軍中。七月，到達太原，向京城訴訟此事，請求對汴州用兵，派遣弟弟李克脩帶領一萬人屯駐河中等候。僖宗進行調解，因破黃巢有功，封李克用爲隴西郡王。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兖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俟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

重榮既不肯徙，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于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于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玫而不能使也，當破黄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明年，孟方立死，其弟遷立。

大順元年，克用擊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皆請因其敗伐之。昭宗以克用破黄巢功高，不可伐，下其事臺、省四品官議，議者多言不可。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興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使。

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于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兵大掠晋、絳，至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宦官田令孜有矛盾，命王重榮改鎮兖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令李克用以兵護送王處存到鎮。王重榮派人欺騙李克用説："天子詔命王重榮，等到李克用到達，與王處存共同誅殺他。"於是僞造詔書給李克用看，并説："這是朱全忠的陰謀。"李克用相信了，八次上表請求討伐朱全忠，僖宗不同意，李克用大怒。

王重榮既不肯改鎮兖州，僖宗派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伐王重榮。李克用反而派兵幫助王重榮，在沙苑打敗了朱玫，於是進犯京城，放火燒房，大肆掠奪。天子出京住在興元，李克用退兵屯駐河中。朱玫反而率兵追天子，未追上，得到襄王李熅，迫使他稱帝，屯駐在鳳翔。僖宗考慮到衹有李克用可以攻破朱玫而又不能使他聽命，當在長安攻破黄巢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李克用友善，於是派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李克用，并説明楊復恭的意見，讓他進兵攻討朱玫等。李克用假裝答應而不進軍。

第二年，孟方立死，弟弟孟遷繼立。

大順元年，李克用攻破孟遷，奪取了邢州、洺州、磁州，於是派遣安金俊在雲州攻打赫連鐸。幽州李匡威援救赫連鐸，在蔚州作戰，安金俊大敗。於是李匡威、赫連鐸及朱全忠都請求趁安金俊兵敗而討伐李克用。昭宗因李克用攻破黄巢的功勞很大，不可討伐，讓臺、省四品官議論討伐之事，很多人都説不可討伐。宰相張濬獨自認爲沙陀以前迫使僖宗到興元，罪當誅殺，可以討伐。軍容使楊復恭與李克用友善，也極力諫阻，認爲不可討伐，昭宗認爲對，下詔曉諭朱全忠等。朱全忠私下賄賂張濬，讓他更加堅持討伐的主張。昭宗不得已，任張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使。

這時，潞州將領馮霸反叛降梁，梁派遣葛從周入潞州。唐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李克用派遣李存孝在長子捉住孫揆，又派遣康君立攻取潞州。十一月，張濬同李克用在陰地作戰，張濬軍三戰三敗，張濬、韓建逃回。李克用的軍隊大肆掠奪晋州、絳州，直至河中，千里以内一

于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為之引咎，優詔答之。

二年二月，復拜克用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于雲州，圍之百余日，鐸走吐渾。八月，大蒐于太原，出晋、絳，掠懷、孟，至于邢州，遂攻王鎔于鎮州。克用栅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滹沱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前軍李存孝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克用還軍邢州。

景福元年，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于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于新市，為鎔所敗。八月，李匡威攻雲州，以牽克用之兵，克用潛入于雲州，返出擊匡威，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於王鎔，克用出兵井陘擊鎔，且以書招鎔，而急攻其平山，鎔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

乾寧元年三月，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為留後。

二年，河中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爭立，克用請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立珙。昭宗初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為河中節度使，既而許克用立珂。茂貞等怒，三鎮兵犯京師，聞克用亦起兵，乃皆罷去。六月，克用攻絳州，斬刺史王瑶。瑶，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于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于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

片荒蕪。李克用上表訴說自己的委屈，辭語傲慢，天子爲他承認過錯，以優渥的詔令作答覆。

二年二月，又任命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在雲州攻打赫連鐸，包圍他一百多天，赫連鐸逃往吐渾。八月，在太原大規模閱兵，出晋州、絳州，掠奪懷州、孟州，直至邢州，於是到鎮州攻打王鎔。李克用在常山西面扎營，帶十多名騎兵渡過滹沱河察看敵情，遇大雨，平地水深幾尺。鎮州人襲擊，李克用藏在樹林中，對他的馬祈禱說："我世世代代能占有太原，馬就不叫。"馬偶然未叫，李克用得以免禍。前軍李存孝攻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援救王鎔，李克用回軍到邢州。

景福元年，王鎔攻打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在堯山打敗王鎔。二月，同王處存一起攻打王鎔，在新市作戰，被王鎔打敗。八月，李匡威攻打雲州，來牽制李克用的軍隊，李克用悄悄進入雲州，回軍出擊李匡威，李匡威戰敗逃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反叛。二年，李存孝向王鎔求援，李克用出兵井陘攻擊王鎔，并以書信招撫王鎔，而又加緊攻打平山，王鎔畏懼，就與李克用和好，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幫助攻打邢州。

乾寧元年三月，李克用捉住李存孝并殺了他。冬天，又攻打幽州，李匡儔棄城逃走，追趕到景城，被殺，以劉仁恭爲留後。

二年，河中王重盈死去，他的幾個兒子王珂、王珙争着繼立，李克用請求立王珂，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華州韓建請求立王珙。昭宗開始兩面爲難，於是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不久允許李克用立王珂。李茂貞等憤怒，以三鎮之兵進犯京城，聽說李克用也起兵，纔都停止進犯。六月，李克用攻克絳州，殺了刺史王瑶。王瑶是王珙的弟弟，幫助王珙争位的人。七月，到達河中，同州王行約奔走京城，謊稱："沙陀十萬軍隊到了!"圖謀迎天子到邠州，李茂貞的養子閻圭也圖謀劫持天子到鳳翔，京城大

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

克用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克用，且告急。八月，克用進軍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克用擊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克用還軍雲陽，請擊茂貞，昭宗慰勞克用，使與茂貞解仇以紓難，拜克用“忠正平難功臣”，封晋王。是時，晋軍渭北，遇雨六十日，或勸克用入朝，克用未决，都押衙蓋寓曰：“天子還自石門，寢未安席，若晋兵渡渭，人情豈復能安？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笑曰：“蓋寓猶不信我，况天下乎！”乃收軍而還。

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朱全忠之攻兖、鄆也，克用遣李存信假道魏州以救朱宣等，存信屯于莘縣，軍士侵掠魏境，羅弘信伏兵攻之，存信敗走洺州。克用自將擊魏，戰于洹水，亡其子落落。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于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

四年，劉仁恭叛晋，克用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

光化元年，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克用遣周德威出青山口，遇從周于張公橋，德威大敗。冬，潞州守將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于朱全忠。

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于榆次，周德威敗之于洞渦。秋，李嗣昭復取澤、潞。

亂，昭宗出京住在石門。

李克用的軍隊停了一月多未前進，昭宗派遣延王李戒丕、丹王李允像兄長一樣事奉李克用，并且告急。八月，李克用進軍到渭橋，昭宗任命他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回到京城。十一月，李克用攻破邠州，王行瑜逃到慶州，被殺。李克用回軍到雲陽，請求攻擊李茂貞，昭宗慰勞李克用，讓他與李茂貞和好以解除國難，授李克用爲“忠正平難功臣”，封爲晋王。這時，晋軍駐扎渭水北面，六十多天都在下雨，有人勸李克用入京朝見天子，李克用未下决心，都押衙蓋寓說：“天子自石門回來，還未睡安穩，若晋軍渡過渭水，人心難道還能再安定？我們衹是起兵救援朝廷，何必入京朝見天子？”李克用笑着說：“蓋寓還不相信我，何况天下的人！”於是收軍回去。

三年正月，昭宗重新以張濬爲宰相，李克用說：“這是朱全忠的陰謀。”於是上表說：“如果陛下早晨以張濬爲相，那麽我傍晚就會到達朝廷！”京城的人十分恐懼，張濬的任命立刻停止了。朱全忠攻打兖州、鄆州，李克用派遣李存信借道魏州救朱宣等人，李存信在莘縣駐兵，軍隊侵犯掠奪魏州境内，羅弘信以伏兵攻打李存信，李存信兵敗逃至洺州。李克用自己帶領軍隊攻擊魏州，在洹水作戰，他的兒子落落戰死。六月，攻破魏州的成安、洹水、臨漳等十多縣。十月，又在白龍潭打敗魏人，進攻觀音門，朱全忠救兵到，纔解兵。

四年，劉仁恭背叛晋，李克用以五萬兵攻打劉仁恭，在安塞作戰，李克用大敗。

光化元年，朱全忠派遣葛從周攻下邢州、洺州、磁州。李克用派遣周德威從青山口出兵，在張公橋與葛從周相遇，周德威大敗。冬天，潞州守將薛志勤死去，李罕之占據潞州，反叛依附朱全忠。

二年，朱全忠派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攻破遼州，到達榆次，周德威在洞渦打敗了氏叔琮。秋天，李嗣昭又奪取了澤州、潞州。三年，

三年，嗣昭敗汴軍于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汴伏兵，嗣昭大敗。秋，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皆絶晉以附于朱全忠。

天復元年，全忠封梁王。梁王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以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為書幣聘梁以求和。梁王以為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別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皆迎梁軍降，晉人大懼。會天大雨霖，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二年，進攻晉、絳，大敗于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克用大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未决，梁軍大疫，解去，周德威復取汾、慈、隰三州。

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謂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

五年，會契丹阿保機於雲中，約為兄弟。

六年，梁攻燕滄州，燕王劉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强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是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其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

李嗣昭在沙河打敗汴軍，又奪取了洺州，朱全忠親自帶領軍隊包圍李嗣昭，李嗣昭敗走，到青山口，遇汴州伏兵，李嗣昭大敗。秋天，李嗣昭奪取懷州。這年，汴州人攻打鎮州、定州，鎮州、定州都脱離晉而依附朱全忠。

天復元年，朱全忠被封爲梁王。梁王攻下晉州、絳州、河中，捉住王珂回來。晉失去三個友好鄰邦，纔屈意向梁寫信送禮，派遣使者求和。梁王認爲晉軟弱可欺，於是説："晉雖然請求結盟，但書辭輕慢。"於是大規模攻擊晉。四月，氏叔琮進入天井，張文敬進入新口，葛從周進入土門，王處直進入飛狐，侯言進入陰地。氏叔琮攻取了澤州、潞州，他的别將白奉國攻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汾州守將李瑭都望風投降梁軍，晉人非常害怕。恰好天下大雨，梁兵很多人生病，都解兵離去。五月，晉又奪取汾州，殺了李瑭。六月，周德威、李嗣昭攻取慈州、隰州。二年，進攻晉州、絳州，在蒲縣大敗。梁軍乘勝攻破汾州、慈州、隰州，於是圍攻太原。李克用很畏懼，謀劃出奔雲州，又想逃奔匈奴，未下決心，梁軍發生大瘟疫，解兵離去，周德威重新奪取汾州、慈州、隰州。

四年，梁遷唐朝都城到洛陽，改年號爲天祐。李克用認爲梁是劫持天子而遷都，天祐不是唐朝年號，不可稱，於是仍稱天復。

五年，與契丹阿保機在雲中相會，相互約爲兄弟。

六年，梁攻燕的滄州，燕王劉仁恭來請求援軍。李克用怨恨劉仁恭反覆無常，不想派援軍，他的兒子李存勗勸諫説："這是我們重新振興的時機。現今天下的形勢，歸順梁的十有七八，强大如趙、魏、中山，都没有不聽命於梁的。從黄河以北，没有梁的禍患，梁所畏懼的就是我們與劉仁恭。如果燕、晉聯合起來，對梁是不利的。奪取天下的人不顧小的仇怨，而且他常常使我們窘迫，而我們却在他有患難時救他，可趁此時對他施加恩德而安撫他，這是一舉兩得的

克用以爲然，乃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梁圍乃解去，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

事，是不可喪失的機會。”李克用認爲對，於是助燕出兵攻破潞州，解除了梁軍的包圍，并以李嗣昭爲潞州留後。

七年，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遣周德威救潞州，軍于亂柳。冬，克用疾。是歲，梁滅唐，克用復稱天祐四年。

七年，十萬梁兵攻潞州，用雙重營壘包圍。李克用派遣周德威救潞州，在亂柳駐軍。冬天，李克用生病。這年，梁滅了唐朝，李克用重新稱天祐四年。

五年正月辛卯，克用卒，年五十三。子存勗立，葬克用於雁門。

五年正月辛卯，李克用死，時年五十三歲。他的兒子李存勗繼立，在雁門安葬了李克用。

嗚呼，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豈獨史官之繆哉！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其自序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此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其傳子孫，數世皆爲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

唉，時代久遠而弄不清傳承之事是很多的，難道僅僅是史官的疏謬嗎！李氏的先人，出於西突厥，本來叫朱邪，到了後代，別支自稱沙陀，而以朱邪爲姓，拔野古爲始祖。他們自己叙述說：沙陀是北庭的沙漠，在唐太宗時，攻破西突厥各部，分同羅、僕骨的人到這一沙漠，設置沙陀府，而以他們的始祖拔野古爲都督，傳給他的子孫，幾代都作沙陀都督，因此他的後代都自稱沙陀。

然予考于傳記，其説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

然而我考察傳記，這種説法是不對的。夷狄没有姓氏，朱邪是部族的號，拔野古與朱邪是同時的人，不是他的始祖，而唐太宗時，亦不曾有沙陀府。

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爲契苾何力所敗，遂没不見。後百五六十年，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矣。

唐太宗攻破西突厥，分散他的各部，設置十三個州，以同羅爲龜林都督府，僕骨爲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爲幽陵都督府，不曾有沙陀府。當時，西突厥有鐵勒、延陀、阿史那之類爲最大的部落，他們的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十數個部落，是小的部落；又有處月、處密各部，又更小。朱邪是處月別部的稱號。唐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服拔野古，第二年，阿史那賀魯反叛。到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跟隨賀魯在牢山作戰，被契苾何力打敗，就此隱没不見了。以後一百五六十年，唐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其兒子朱邪執宜出現在中原，自稱沙陀，以朱邪爲姓。

蓋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

沙陀是大沙漠，在金莎山的南面，蒲類海的

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録，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爲貴種云。

東面，從處月以來就住在這一沙漠中，叫沙陀突厥，而夷狄没有文字傳記，朱邪又小得不值得記録，故他的後代自己不清楚承傳。到朱邪盡忠的孫子纔開始賜姓李氏，李氏後來强大，夷狄之人於是以沙陀爲高貴的種族。

新五代史卷五

本紀第五(唐)

莊宗李存勗(下)

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于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崗，伶人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際，聲甚悲，坐上皆凄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于此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戲。

李存勗是李克用的長子。開初，李克用在邢州攻破孟方立，回軍上黨，在三垂崗設置酒宴，樂師演奏《百年歌》，奏到衰老時的情况，聲音很悲哀，宴席上的人都很凄愴。這時李存勗在旁邊，剛剛五歲，李克用捋着鬍鬚，感慨地指着李存勗笑着説："我將老了，這是一個奇特的孩子，二十年後，能代替我在這裏作戰吧!"李存勗十一歲時，跟隨李克用攻破王行瑜，派他到京城報捷，昭宗驚異他的狀貌，以鸂鶒巵、翡翠盤賜給他，撫着他的背説："此兒有奇異的外表，今後必當富貴，不要忘記國家。"到李存勗長大後，擅長騎馬射箭，膽量勇氣超過一般人，略微學習《春秋》，懂得大概意思，尤其喜愛音樂舞蹈雜耍類的戲藝。

天祐五年正月，即王位于太原。叔父克寧殺都虞候李存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執而戕之，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崗，嘆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晉亦遣周德威攻其晉州，敗梁軍于神山。

天祐五年正月，在太原即王位。叔父李克寧殺了都虞候李存質，李存勗寵愛的臣子史敬鎔告李克寧謀反。二月，捉住并殺了李克寧，又以先王去世、叔父叛亂的事告知周德威，周德威從亂柳帶領軍隊回到太原。梁夾城兵聽説晉有大喪事，周德威的軍隊將離去，因而很懈怠。王對各將説："梁人慶幸我們有喪事，認爲我年少，而剛剛即位，不能有所作爲，應該乘他們的懈怠而攻擊他們。"於是出兵赴上黨，來到三垂崗，感嘆道："這裏是先王設置酒宴的地方!"正好這天降大霧，白天昏暗，軍隊在霧中前進，攻擊梁軍夾城，城破，梁軍大敗，凱旋歸來，告慰祖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打梁的大安，晉也派遣周德威攻打晉州，在神山打敗了梁軍。

六年，劉知俊叛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阬。七年冬，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王鎔來乞師，諸將皆疑鎔詐，未可出兵，王不聽，乃救趙。八年正月，敗梁軍于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其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朝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

燕王劉守光聞晉攻梁深入，乃大治兵，聲言助晉，王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于承天軍。劉守光稱帝于燕。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于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于梁，而亦陰附于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十一年，殺燕王劉守光于太原，用其父仁恭于雁門。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册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于張公橋，晉軍大敗。

十二年，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于梁來附。王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號帳前銀槍軍。六月，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于洹水，王率百騎覘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晉軍與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十三年正月，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

六年，劉知俊背叛梁，來求援軍，王親自帶領軍隊到陰地關，派遣周德威攻打晉州，在蒙阬打敗梁軍。七年冬天，梁派遣王景仁攻打趙，趙王王鎔來求援軍，各個將領都懷疑王鎔有詐，認爲不可出兵，李存勗没有聽從這種意見，於是出兵救趙。八年正月，在柏鄉打敗梁軍，斬二萬首級，俘獲梁的將校三百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未攻下，留兵包圍邢州，離去，攻打魏。另外派遣周德威攻占梁的夏津、高唐，攻打博州，攻破東武、朝城，於是攻擊黎陽、臨河、淇門，掠取新鄉、共城。

燕王劉守光聽説晉深入攻梁，就大規模整治軍隊，聲稱援助晉，李存勗擔心此事，於是回軍。七月，與趙王王鎔在承天軍相會。劉守光在燕稱帝。九年正月，李存勗派遣周德威與鎮州、定州的軍隊會合起來進攻燕，劉守光向梁求救，梁軍攻打趙，在棗彊屠城，李存審反擊趕走了梁軍。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梁歸降，梁派遣康懷英討伐朱友謙，朱友謙重新向梁稱臣，暗中也依附晉。十年十月，劉守光請求投降，李存勗前往幽州，劉守光違背前約不投降，李存勗攻破了幽州。十一年，在太原殺了燕王劉守光，用他的父親劉仁恭在雁門祭奠。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進奉册書推舉王爲尚書令，開始建立行臺。七月，晉攻打梁的邢州，在張公橋作戰，晉軍大敗。

十二年，魏州軍隊叛亂，賀德倫以魏州、博州叛梁前來歸附。李存勗進入魏州，來到永濟，殺了亂軍首領張彥，用張彥的五百兵士自衛，叫帳前銀槍軍。六月，李存勗兼領魏博節度使。攻取德州。七月，攻取澶州。劉鄩在洹水駐軍，李存勗率領一百騎兵察看他的軍營，遇上劉鄩的伏兵，包圍幾層，突圍出來，喪失七八個騎兵。八月，梁重新奪取澶州，晉軍與劉鄩在莘縣對陣，晉軍多次挑戰，劉鄩關閉壁壘不出來應戰。十二年正月，李存勗留下李存審在莘縣，聲稱西歸。劉鄩聽説晉王將要離去，就帶領軍隊攻擊魏，攻打城東。王走到貝州，回師攻擊劉鄩，把他打得大敗，追趕到舊元城，又打敗了他，劉鄩逃到黎

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磁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

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

冬，梁謝彥章軍于楊劉。十二月，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堙塹，遂破之。十五年正月，梁、晉相距于楊劉，彥章决河水以隔晉軍。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寨。八月，大閱于魏，合盧龍、横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馬萬匹，軍于麻家渡。謝彥章軍于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戰于胡柳，晉軍大敗，周德威死之。梁軍暮休于土山，晉軍復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十六年正月，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十二月，敗梁軍于河南。十七年，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友謙，李存審敗梁軍于同州。

十八年正月，魏州僧傳真獻唐受命寶一。趙將張文禮弑其君鎔，文禮來請命。二月，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横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友謙等三請，王曰："予當思之。"

八月，遣趙王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

陽。三月，晉攻打梁的衛州，衛州刺史米昭投降；攻克磁州，殺了磁州刺史靳昭。四月，晉攻克洺州。八月，包圍邢州，邢州節度使閻寶投降。梁張筠放棄相州、戴思遠放棄滄州逃走，於是晉奪取了這兩個州，而貝州人殺了梁的守將張源德，以城投降。

契丹侵犯蔚州，捉住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本。十四年，契丹侵犯新州，接着侵犯幽州，李嗣源攻擊趕走了他們。

冬天，梁謝彥章在楊劉駐軍。十二月，晉軍攻打楊劉，李存勗親自背草填溝塹，於是攻破楊劉。十五年正月，梁、晉在楊劉相對抗，謝彥章放黄河水來阻隔晉軍。六月，晉軍渡水攻擊謝彥章，攻破了他的四個寨子。八月，李存勗在魏州大閱兵，會合盧龍、横海、昭義、安國及鎮州、定州的十萬軍隊、一萬匹馬，在麻家渡駐軍。謝彥章在行臺駐軍。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趕，在胡柳作戰，晉軍大敗，周德威戰死。梁軍傍晚在土山休息，晉軍重新攻擊，大敗梁軍，晉軍於是在德勝駐軍，建兩重寨子。十六年正月，李存勗兼領盧龍軍節度使。梁王瓚攻打德勝南城，没有攻克。十月，擴建德勝北城。十二月，在黄河以南打敗梁軍。十七年，朱友謙襲擊同州，梁派遣劉鄩攻擊朱友謙，李存審在同州打敗梁軍。

十八年正月，魏州和尚傳真進獻唐的受命國寶一個。趙將張文禮殺了他的君主王鎔，來晉請求依附。二月，以張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横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李存勗即皇帝位，李存勗三次辭讓，朱友謙等三次請求，李存勗説："我當考慮此事。"

八月，派遣趙王王鎔的舊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在鎮州攻打張文禮。史建瑭攻取了趙

取趙州。張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于戚城。王處直叛附于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

州。張文禮死，他的兒子張處瑾閉城拒守。九月，史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打德勝北城，李嗣源在戚城打敗了他。王處直反叛依附契丹，他的兒子王都囚禁王處直來歸附。十二月，契丹進犯涿州，接着進犯定州。

十九年正月，敗契丹于新城、望都，追奔至于幽州。三月，閻寶敗于鎮州，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衛州。九月，存進敗鎮人于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十九年正月，李存勗在新城、望都打敗契丹，追趕到幽州。三月，閻寶在鎮州被打敗，以李嗣昭代替閻寶。四月，李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替他。八月，梁攻取衛州。九月，李存進在東垣打敗鎮州軍，李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攻克鎮州。李存勗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于梁。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反叛，依附於梁。

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

夏四月己巳，李存勗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國號唐。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

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國昌、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于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

閏四月，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母親爲皇后：曾祖李執宜、曾祖母崔氏都謚昭烈，廟號懿祖；祖父李國昌、祖母秦氏都謚文景，廟號獻祖；父親謚武，廟號太祖。在太原建立祖廟，從唐高祖、唐太宗、唐懿宗、唐昭宗至曾祖、祖、父爲七廟。壬寅，李嗣源攻取鄆州。

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

五月辛酉，梁軍攻取德勝南城。

六月，及王彦章戰于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

六月，同王彦章在新的營壘作戰，打敗了他。這月，罷免了盧程。

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

秋八月，梁軍攻克澤州，守將裴約戰死。

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彦章戰于遞坊，敗之。

九月戊辰，李嗣源同王彦章在遞坊作戰，打敗了他。

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户參軍，蕭頃登州司户參軍；殺

冬十月壬申，赴鄆州襲擊梁。甲戌，攻取中都。丁丑，攻取曹州。己卯，消滅梁。朱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户參軍，貶蕭頃爲登州司户參軍；殺了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

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已下原之。

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

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辛巳，李繼韜伏誅。繼韜之弟繼達殺其兄繼儔于潞州。壬辰，畋于伊闕。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庚申，如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于太廟。朝獻于太微宫。戊辰，享于太廟。

二月己巳朔，有事于南郊，大赦。癸酉，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

三月己酉，党項來。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爲檢視諸陵使。潞州將楊立反。

夏五月壬寅，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克潞州。

六月丙子，楊立伏誅。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

秋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

八月，大雨霖，河溢。

九月壬子，置水于城門，以禳熒惑。甲寅，幸郭崇韜第。丙辰，黑水

他們都被滅族。己丑，降下恩詔，死罪囚犯減罪，流配以下囚犯赦免。

十一月乙巳，恢復北都爲鎮州，以太原爲北都。丙辰，恢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派遣使者來。辛酉，恢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進入洛京。

十二月庚午初一，從汴州到洛京。辛巳，李繼韜被處死。繼韜的弟弟李繼達在潞州殺了他的哥哥李繼儔。壬辰，皇帝在伊闕打獵。

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各鎮進獻暖殿貢物。己酉，尋求唐朝宦官。庚戌，新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都派遣使臣來。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的使臣大禹謨來。庚申，皇帝到達河陽。辛酉，從河陽至京。丁卯，七廟神主從太原運至京，祔祭於太廟。在太微宫朝獻。戊辰，在太廟祭獻。

二月己巳初一，皇帝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癸酉，衆臣上尊號爲昭文睿武光孝皇帝。戊寅，到李嗣源府宅。癸未，立劉氏爲皇后。

三月己酉，党項來朝。庚戌，皇帝賜給跟隨平定汴州及入洛京祭天的立仗軍士以功臣稱號。庚申，工部郎中李塗爲檢視諸陵使。潞州將領楊立反叛。

夏五月壬寅，封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内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大諲譔派遣使者來。丙寅，李嗣源攻克潞州。

六月丙子，楊立被處死。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

秋七月己酉，到雷山賽天神。

八月，大雨連降，黄河泛濫。

九月壬子，在城門儲備水，以祈禱火星消災。甲寅，到郭崇韜府宅。丙辰，黑水派遣使者

遣使者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暉妻一産三男子。

十一月癸卯，畋于伊闕。丙午，至自伊闕。丁巳，回鶻使都督安千想來。

十二月庚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毁即位壇爲鞠場。

二月己巳，聚鞠于新場。乙亥，射雁于王莽河。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王大諲譔皆遣使者來。射雁于北郊。乙酉，射鴨于郭泊。庚寅，射雁于北郊。

三月乙未，寒食，望祭于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

夏四月乙亥，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旱。庚寅，趙光胤薨。

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五日。己酉，黑水、女真皆遣使者來。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括馬。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于是月。丁巳，射雁于尖山。

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

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者來。己酉，王衍降。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滅其族。

十二月己卯，畋于白沙。癸未，至自白沙。

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

來。

冬十月癸未，左熊威軍將趙暉的妻子一胎生三個男孩。

十一月癸卯，在伊闕打獵。丙午，自伊闕至京。丁巳，回鶻使臣都督安千想來朝。

十二月庚午，同皇后一起到張全義府宅。

三年春正月庚子，入東京，毁即位壇爲打球場。

二月己巳，李存勗在新建球場聚衆打球。乙亥，在王莽河射雁。辛巳，突厥渾解樓、渤海國王大諲譔都派遣使臣來。在北郊射雁。乙酉，在郭泊射鴨。庚寅，在北郊射雁。

三月乙未，寒食節，皇帝在西郊望祭。庚申，從東京至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

夏四月乙亥，皇帝同皇后一起到郭崇韜、朱漢賓的府宅。天旱。庚寅，趙光胤逝世。

五月丁酉，皇太妃逝世，停止上朝五天。己酉，黑水、女真都派遣使臣來朝。

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搜求馬匹。

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去世。

八月癸未，殺河南縣令羅貫。

九月庚子，魏王李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討伐蜀。從六月至九月都在下雨。丁巳，皇帝在尖山射雁。

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都派遣使臣來。戊子，把貞簡太后安葬在坤陵。

十一月丁未，高麗派遣使臣來。己酉，王衍投降。郭崇韜殺王宗弼及他的弟弟王宗渥、王宗訓，殺了他們全族的人。

十二月己卯，在白沙打獵。癸未，從白沙至京。

閏十二月辛亥，封弟弟李存美爲邕王，李存

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霸爲永王，李存禮爲薛王，李存渥爲申王，李存乂爲睦王，李存確爲通王，李存紀爲雅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以下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二子于蜀。戊寅，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庚辰，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丙戌，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皆滅其族。

四年春正月壬戌，死罪以下囚犯減罪。甲子，魏王李繼岌在蜀殺郭崇韜及他的兩個兒子。戊寅，契丹使臣梅老鞋里來朝。庚辰，李存勗殺弟弟睦王李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乙酉，沙州曹義金派遣使臣來朝。丙戌，回鶻阿咄欲派遣使臣來朝。丁亥，殺李繼麟的將領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奉國，全部滅族。

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反于貝州。甲午，畋于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軍將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

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癸巳，鄴都軍將趙在禮在貝州反叛。甲午，在冷泉打獵。趙在禮攻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伐他。邢州軍將趙太反叛，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伐他。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伐趙在禮。

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如汴州。壬申，次滎澤。龍驤指揮軍使姚彥温以前鋒軍叛降于李嗣源。嗣源入于汴州。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

三月，趙太被處死。李嗣源反叛。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前往汴州。壬申，途中駐扎滎澤。龍驤指揮軍使姚彥温以前鋒軍反叛，投降李嗣源。李嗣源進入汴州。甲戌，從萬勝至京。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叛。

夏四月丁亥朔，皇帝崩。

夏四月丁亥初一，皇帝駕崩。

新五代史卷六

本紀第六(唐)

明宗李嗣源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雁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執事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先世本是夷狄出身，没有姓氏。父親名霓，是雁門部將，所生兒子邈佶烈，以騎馬射箭事奉太祖，爲人質樸敦厚，説話很少，辦事謙恭謹慎，太祖把他收爲養子，賜名嗣源。

梁攻兖、鄆，朱宣、朱瑾來乞師，太祖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存信留莘縣不進，使嗣源别以兵三千先擊梁兵，梁兵解去。存信留莘縣久之，爲羅弘信所襲，存信敗走，嗣源獨殿而還，太祖以嗣源所將騎五百號“横衝都”。

梁進攻兖州、鄆州，朱宣、朱瑾請求救兵，太祖派遣李存信帶領三萬軍隊援救。李存信在莘縣遲滯不前，派李嗣源另以三千兵先攻擊梁軍，梁軍解圍退去。李存信滯留莘縣很久，被羅弘信襲擊，李存信潰敗逃走，李嗣源獨自斷後而還師，太祖以李嗣源所帶領的五百騎兵賜號“横衝都”。

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嗣昭大敗走，梁兵追之。嗣源從間道後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爲陣，左右指畫，梁追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嗣源身中四矢，太祖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横衝名重四方。

光化三年，李嗣昭進攻梁地邢州、洺州，兵出青山，遇上葛從周的軍隊，李嗣昭大敗逃走，梁兵追趕他。李嗣源從小路隨後趕到，對李嗣昭説：“爲你打一仗。”於是解下馬鞍，磨礪箭鏃，占領高地，擺下陣勢，左右指畫，梁的追兵望見，不知他的用意。李嗣源大聲急呼説：“我捉葛從周，士卒不要動!”於是快馬進犯，出入敵陣，奮起攻擊，李嗣昭相繼進兵，梁解兵離去。李嗣源身中四箭，太祖脱衣給他穿，并賜藥物，以此慰勞他。從此李横衝的威名顯赫於四方。

梁、晋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晋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厩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

梁、晋在柏鄉相對抗，梁的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甲器械都與馬的顔色相同，晋兵望見都很畏懼。莊宗舉起酒盅讓李嗣源飲酒，并説：“你望見梁軍的赤、白馬畏懼嗎？即使我也膽怯。”李嗣源笑着説：“衹是表面可怕，明天都將進入我們的馬房。”莊宗很高興地説：“你應以氣勢吞掉他。”李嗣源於是舉起酒盅喝乾酒，

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

揮起馬鞭，快馬進犯梁的白馬陣，活捉梁的兩員裨將回來。梁兵大敗，李嗣源因作戰有功，被任命爲代州刺史。

莊宗攻劉守光，嗣源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別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莊宗已平魏州，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鎮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嗣源與閻寶等擊走之。

莊宗進攻劉守光，李嗣源及李嗣昭帶領三萬軍隊另從飛狐出兵，平定山後，攻取武州、嬀州、儒州。莊宗已經平定魏州，因相繼奪取磁州、相州，被任命爲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很久以後，改鎮安國。契丹攻打幽州，莊宗派遣李嗣源與閻寶等攻擊趕走了契丹軍。

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襲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决，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

同光元年，改鎮橫海。這時，梁、唐在黄河岸邊相對抗，李繼韜以潞州反叛降梁，莊宗擔憂，召李嗣源到軍帳中，對他說："李繼韜以上黨投降梁，而梁正緊急攻打澤州，我欲出其不意襲擊鄆州，來斷梁右臂，行嗎？"李嗣源回答說："黄河兩岸兩軍相持已經很久，如果不出奇兵，那麽决戰大計就不能定下，我請求獨自承當。"於是李嗣源以五千步兵和騎兵渡過濟水，到達鄆州，鄆州人没有準備，於是就襲擊攻破了鄆州，隨即被任命爲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都總管。

梁軍攻破德勝南柵，莊宗退保楊劉，王彦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前鋒擊梁軍，追至中都，擒彦章及梁監軍張漢傑。

梁軍攻破德勝南面的軍營，莊宗退守楊劉，王彦章緊急攻打鄆州，莊宗下令全軍援救，李嗣源擔任前鋒攻擊梁軍，追趕到中都，活捉王彦章及梁的監軍張漢傑。

彦章雖敗，而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嚮，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彦章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不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而郭崇韜亦勸莊宗入汴，莊宗以爲然，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州，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王彦章雖然被打敗了，而段凝帶領全部梁軍屯駐在黄河沿岸，莊宗不知道該進攻什麽地方，大多數將領都主張乘勝攻取青州、齊州，李嗣源說："王彦章戰敗一事，段凝還不知道，即使他聽到這一消息，遲疑不决，定下計策，也需三天。即使料到我們的進攻方向，急速發出救兵，必定要在黎陽渡河，幾萬軍隊，船不是一天能準備好的。這裏離汴州，没有幾百里，前面没有險阻，可以排成方隊前進，兩晚上就可到達。汴州已經攻破，段凝難道還值得顧忌嗎？"郭崇韜也勸莊宗攻入汴州，莊宗認爲對，派遣李嗣源以一千騎兵先到汴州，攻打封丘門，王瓚開門投降。莊宗隨後到達，見到李嗣源很高興，用手牽起他的衣衫并用頭相碰，說："與你共享天下。"任命李嗣源爲中書令。

二年，莊宗祀天南郊，賜以鐵券。五月，破楊立于潞州。六月，徙鎮宣武，兼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契丹侵漁陽，嗣源敗之于涿州。

二年，莊宗在南郊祭祀上天，以鐵券賜李嗣源。五月，李嗣源在潞州擊敗楊立。六月，改鎮宣武，兼任蕃漢內外馬步軍總管。冬天，契丹侵犯漁陽，李嗣源在涿州打敗了契丹。

三年，徙鎮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遂朝于洛陽。

三年，改鎮成德。莊宗到鄴都，李嗣源請求到莊宗臨時住所朝見，未允許。貞簡太后生病，請求入朝探望，又未允許。太后崩，請求到陵墓，允許了，而契丹侵犯邊境，未行。十二月，就到洛陽朝見。

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謙皆以讒死，嗣源以名位高，亦見疑忌。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嗣源討賊，莊宗不許，群臣屢請，莊宗不得已，遣之。

天成元年，郭崇韜、朱友謙都因讒言而死，李嗣源因聲名地位很高，也被懷疑忌妒。趙在禮在魏州反叛，大臣都請求派遣李嗣源討伐趙在禮，莊宗不允許，群臣多次請求，莊宗不得已，纔派遣了。

三月壬子，嗣源至魏，屯御河南，在禮登樓謝罪。甲寅，軍變，嗣源入于魏，與在禮合，夕出，止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將三百騎爲先鋒。嗣源行過鉅鹿，掠小坊馬二千匹以益軍。壬申，入汴州。

三月壬子，李嗣源到魏州，屯駐在御河南面，趙在禮登上城樓賠罪。甲寅，發生軍變，李嗣源入魏州，與趙在禮會合，傍晚時出來，在魏縣停留。丁巳，帶兵南行，派遣石敬瑭帶領三百騎兵爲先鋒。李嗣源經過鉅鹿，掠奪二千匹小坊馬來增補軍中。壬申，入汴州。

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群臣于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丙午，始奠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易斬縗以衮冕。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大赦，改元。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陳林來。是月，張居翰罷。

四月丁亥，莊宗崩。己丑，李嗣源進入洛陽。甲午，監國，群臣在興聖宮朝見。乙未，中門使安重誨改授爲樞密使。殺了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任命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丙午，首次在西宮舉行奠祭。皇帝在靈柩前即位，脱下麻布喪服，穿上皇帝禮服。壬子，魏王李繼岌逝世。甲寅，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渤海國王大諲譔派大陳林來朝。這一月，罷免了張居翰。

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

五月丙辰初一，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

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

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叛亂，指揮使張諫殺了代理知州高逖。己亥，張諫被處死。

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于御史臺門。契丹使梅老述骨來，渤海使大昭佐來。己卯，貶豆盧革爲辰

秋七月庚申，安重誨在御史臺門殺了殿直馬延。契丹使臣梅老述骨來朝，渤海使臣大昭佐來朝。己卯，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貶韋説爲敘州

州刺史，韋説敘州刺史。甲申，流革于陵州，説于合州。

八月乙酉朔，陝州硤石縣民高存妻一産三男子。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閱稼于冷泉宫。己亥，契丹犯邊。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彦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

九月己未，幸至德宫及袁建豐第。

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使大鬼主傅能何華來。辛丑，契丹使没骨餒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旱，辛亥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午朔，新羅使張芬來。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

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群臣買宴。盧臺亂，殺其將烏震。新羅使林彦來。

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伏誅。

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説。

八月乙酉，牂牁使宋朝化及昆明使者來。

九月庚午，党項使如連山來。壬申，契丹使梅老來。

冬十月乙酉，如汴州。宣武軍節

刺史。甲申，流放豆盧革到陵州，流放韋説到合州。

八月乙酉初一，陝州硤石縣百姓高存的妻子一胎生三個男嬰。丁酉，以三十二隻象笏賜給各個没有笏的官員。在冷泉宫察看莊稼。己亥，契丹侵犯邊境。丁未，平盧軍節度使霍彦威殺了登州刺史王公儼。甲寅，封醫官張志忠爲太原少尹。

九月己未，到至德宫及袁建豐的府宅。

冬十月丁亥，雲南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派大鬼主傅能何華來朝。辛丑，契丹派没骨餒來告知阿保機去世消息，朝廷停止三天朝會。旱災，辛亥下雨。

二年春正月癸丑初一，改名爲亶。癸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壬午初一，新羅使臣張芬來朝。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了他的兵馬都監李嚴。丙申，赦免京城的囚犯。封郭從謙爲景州刺史，不久殺了他。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征伐荆南。

三月壬子初一，到會節園，群臣出錢赴宴。盧臺叛亂，殺了他的將領烏震。新羅使臣林彦來朝。

夏四月庚寅，盧臺軍將龍晊等被處死。

六月丙戌，任圜罷職。庚子，到白司馬坡，祭祀突厥神。

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攻取夔州、忠州、萬州。癸酉，殺了豆盧革、韋説。

八月乙酉，牂牁使臣宋朝化及昆明使臣來朝。

九月庚午，党項使臣如連山來朝。壬申，契丹使臣梅老來朝。

冬十月乙酉，進入汴州。宣武軍節度使朱守

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彦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德音釋繫囚。是月，傳箭于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梅老來。

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者來。甲辰，畋于東郊。丙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聿謚曰孝恭，廟號惠祖，祖妣劉氏謚曰孝恭昭；曾祖敖謚曰孝質，廟號毅祖，祖妣張氏謚曰孝質順；祖琰謚曰孝靖，廟號烈祖，祖妣何氏謚曰孝靖穆；考謚曰孝成，廟號德祖，妣劉氏謚曰孝成懿。立廟于應州。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

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魯來。乙未，孔循罷。戊戌，回鶻使李阿山來。

三月丁未朔，御札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夏四月戊寅，延光罷。乙酉，達靼遣使者來。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月，契丹秃餒入于定州。辛酉，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順化可汗。

秋七月己未，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

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邈。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

冬十月，静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丁巳，突厥使張慕晋來。

十一月壬午，吐渾使念九來。甲午，王建立罷。

殷反叛，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彦超戰死。己丑，朱守殷自殺。乙未，殺了以太子太保退休的任圜。辛丑，下恩詔釋放囚犯。這月，傳箭給霍彦威。

十一月乙亥，契丹使臣梅老來朝。

十二月己丑，回鶻西面的吐蕃派遣使臣來朝。甲辰，在東郊打獵。丙午，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及母親爲皇后：高祖聿謚號叫孝恭，廟號惠祖，高祖母劉氏謚號叫孝恭昭；曾祖敖謚號叫孝質，廟號叫毅祖，曾祖母張氏謚號叫孝質順；祖父琰謚號叫孝靖，廟號叫烈祖，祖母何氏謚號叫孝靖穆；父親謚號叫孝成，廟號叫德祖，母親劉氏謚號叫孝成懿。在應州建立祖廟。

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攻陷平州。

二月辛巳，吐渾都督李紹魯來朝。乙未，孔循罷職。戊戌，回鶻使臣李阿山來朝。

三月丁未初一，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己未，鄭珏罷職。癸亥，封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西方鄴攻克歸州。戊辰，封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夏四月戊寅，范延光罷職。乙酉，達靼派遣使臣來朝。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叛。壬寅，封歸德軍節度使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月，契丹秃餒進入定州。辛酉，封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順化可汗。

秋七月己未，殺了齊州防禦使曹廷隱。

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捉住契丹首領惕隱赫邈。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叛。

冬十月，静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伐竇廷琬。丁巳，突厥使臣張慕晋來朝。

十一月壬午，吐渾使臣念九來朝。甲午，王建立罷職。

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辛亥，幸康義誠第。

十二月，李敬周攻克慶州，竇廷琬被處死。辛亥，到康義誠府宅。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掣撥都督來。

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使臣掣撥都督來朝。

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辛酉，晏球獻馘俘。趙敬怡薨。丁卯，崔協薨。庚午，至自汴州。

二月癸卯，王晏球攻克定州。辛酉，王晏球上獻所殺敵人的左耳和俘虜。趙敬怡去世。丁卯，崔協去世。庚午，從汴州至京。

三月丙戌，殺侄從璨。

三月丙戌，殺侄子從璨。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契丹使撩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四月，契丹侵犯雲州。癸丑，契丹使臣撩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了他。甲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月己巳，朝群臣，賀朔。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

五月己巳，群臣朝見，祝賀朔日。乙酉，追謚少帝叫昭宣光烈孝皇帝。契丹進犯雲州。

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

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

八月乙巳，黑水使骨至來。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乙卯，党項折遇明來。己未，高麗王建使張彬來。

八月乙巳，黑水使臣骨至來朝。丁未，吐渾首領念公山來朝。乙卯，党項折遇明來朝。己未，高麗王王建的使臣張彬來朝。

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令李商。

冬十二月辛丑，殺西平縣縣令李商。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閱馬于苑。辛卯，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爲大内留守。

長興元年春正月丁卯，在御苑閱馬。辛卯，封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爲大内留守。

二月，戊戌，黑水兀兒遣使者來。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獻于太微宫。甲寅，享于太廟。乙卯，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二月戊戌，黑水兀兒派遣使臣來朝。乙巳，封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在太微宫朝獻。甲寅，在太廟祭獻。乙卯，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

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

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内指揮使楊彦温逐其節度使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彦稠討之。辛亥，自通執彦温殺之。戊午，群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

夏四月戊戌，安重誨指使河中衙内指揮使楊彦温驅逐節度使李從珂。壬寅，西京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指揮使藥彦稠討伐楊彦温。辛亥，索自通捉住并殺了楊彦温。戊午，群臣上尊號叫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

德恭孝皇帝。辛酉，吐蕃首領于撥葛來。

來朝。

五月丁丑，回鶻使孽栗祖來。庚辰，回鶻使安黑連來。

五月丁丑，回鶻使臣孽栗祖來朝。庚辰，回鶻使臣安黑連來朝。

秋七月壬午，訪莊宗子孫瘞所。

秋七月壬午，尋訪莊宗子孫安葬處。

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于吴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

八月乙未，封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壬寅，殺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家族。吐渾來歸附。封兒子李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領王傳極殺了他的刺史陳宣，叛吴來降。乙卯，吐渾康合畢來朝。丙辰，封兒子李從厚爲宋王。

九月壬戌，吐蕃使王滿儒來。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

九月壬戌，吐蕃使臣王滿儒來朝。東川節度使董璋反叛。甲申，封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封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

冬十月丁酉，始藏冰。甲辰，驍衛上將軍致仕張筠進助軍粟。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

冬十月丁酉，開始藏冰。甲辰，以驍衛上將軍退休的張筠進獻助軍糧。乙巳，董璋攻陷閬州，殺了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戰死。孟知祥反叛。

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册，謁于太廟。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

十一月庚申初一，秦王李從榮受封册，在太廟謁見。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投奔。

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廢朝一日。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使翟末斯來。安重誨討董璋。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十二月丁未，二王的後代、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死，停止朝會一天。丁巳，回鶻順化可汗王仁裕的使臣翟末斯來朝。安重誨討伐董璋。沙州曹義金派遣使者來朝。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折七移來。庚辰，達靼使列六薛孃居來。

二年春正月戊辰，党項使臣折七移來朝。庚辰，達靼使臣列六薛孃居來朝。

二月丁酉，幸安元信第。戊戌，突厥使杜阿熟、吐渾使康萬琳來。辛丑，安重誨罷。

二月丁酉，到安元信府宅。戊戌，突厥使臣杜阿熟、吐渾使臣康萬琳來朝。辛丑，安重誨罷職。

三月，趙鳳罷。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三月，趙鳳罷職。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乙卯，以旱赦流罪以下囚。

夏四月甲辰，封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攻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戰死。乙卯，因旱災赦免流放罪以下囚犯。

閏五月丁酉，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張氏、子崇贇、崇緒。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邪姑兒來。

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

冬十一月戊申，吐蕃遣使者來。辛丑，旌表棣州民邢釗門閭。

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税農具錢。己未，西凉府遣使者來。己巳，回鶻使安求思來。辛未，渤海使文成角來。党項寇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拽骨來。己酉，渤海、回鶻皆遣使者來。

二月己卯，静難軍節度使藥彦稠及党項戰于牛兒谷，敗之。

三月甲申，契丹遣使者來。

夏四月庚申，新羅遣使者來。

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丙午，孟知祥攻董璋，陷綿州。

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達靼首領頡哥以其族來附。

秋八月己卯，吐蕃遣使者來。

冬十月庚申，幸石敬瑭第。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

三月甲辰，追册晋國夫人夏氏爲皇后。

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益許王，侄從温兖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使述骨卿來。

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獻白鶻，命放之。

八月戊申，大赦。

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三司使

閏五月丁酉，殺掉以太子太師退休的安重誨及他的妻子張氏、兒子安崇贇、安崇緒。

秋八月己未，契丹使臣邪姑兒來朝。

九月丁亥，放五坊鷹隼。

冬十一月戊申，吐蕃派遣使者來。辛丑，立牌坊表彰棣州百姓邢釗一家。

十二月甲寅初一，廢除煉鐵的禁令，開始徵收農具税錢。己未，西凉府派遣使者來朝。己巳，回鶻使臣安求思來朝。辛未，渤海使臣文成角來朝。党項侵犯方渠。

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使臣拽骨來朝。己酉，渤海、回鶻都派遣使臣來朝。

二月己卯，静難軍節度使藥彦稠同党項在牛兒谷作戰，打敗了党項。

三月甲申，契丹派遣使臣來朝。

夏四月庚申，新羅派遣使臣來朝。

五月己丑，二王後代、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丙午，孟知祥攻打董璋，攻陷綿州。

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了董璋，攻陷東川。達靼首領頡哥帶領他的宗族來歸附。

秋八月己卯，吐蕃派遣使者來朝。

冬十月庚申，到石敬瑭府宅。

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戊午，孟知祥使臣朱滉來朝。

三月甲辰，追封晋國夫人夏氏爲皇后。

夏五月戊寅，封兒子李從珂爲潞王，李從益爲許王，侄子李從温爲兖王，李從璋爲洋王，李從敏爲涇王。丙戌，契丹使臣述骨卿來朝。

秋七月乙未，回鶻都督李末來朝，進獻白鶻，下令放掉。

八月戊申，大赦天下。

九月戊戌，趙延壽罷職。封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

冬十月庚申，范延光罷職。封三司使馮贇爲

馮贇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

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崩于雍和殿。

嗚呼，自古治世少而亂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數百年，其可道者，數君而已，况於後世邪！况於五代邪！

予聞長老爲予言："明宗雖出夷狄，而爲人純質，寬仁愛人。"於五代之君，有足稱也。嘗夜焚香，仰天而祝曰："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自初即位，減罷宮人、伶官；廢内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灾，有司理之，請加丹艧，喟然嘆曰："天以火戒我，豈宜增以侈邪！"歲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無掃雪，曰："此天所以賜我也。"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吏有犯贓，輒寘之死，曰："此民之蠹也！"以詔書褒廉吏孫岳等，以風示天下。其愛人恤物，蓋亦有意於治矣。

其即位時，春秋已高，不邇聲色，不樂游畋。在位七年，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豐登，生民實賴以休息。

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屢以非辜誅殺臣下。至於從榮父子之間，不能慮患爲防，而變起倉卒，卒陷之以大惡，帝亦由此飲恨而終。

當是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其言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

樞密使。壬申，到士和亭，得病。

十一月壬辰，秦王李從榮帶兵入興聖宮，未攻克，被處死。乙未，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了三司使孫岳。戊戌，皇帝在雍和殿駕崩。

唉，自古以來太平時代少而戰亂時代多！三代爲天下之王的，都有幾百年，可稱道的，幾個君主罷了，何况後代呢？何况五代呢？

我聽年老的人對我說："明宗雖出身夷狄，而爲人單純質樸，寬厚仁義，關心百姓。"在五代的君主中，有值得稱道的地方。他曾晚上燒香，仰頭向天祈禱說："我本來是蕃人，哪能治理好天下！戰亂的時間太長了，希望老天爺早生聖人。"從剛即位起，就減罷宮人、樂官；廢除内藏庫，四方上獻的物品，全部歸官府。廣壽殿火災，官府修理宮殿，請加紅色塗漆，他感嘆說："老天以火災告誡我，哪能更加奢侈！"有一年天旱，不久下雪，露坐在庭中，下詔武德司不要掃宮中的雪，說："這是老天賜給我的。"多次向宰相馮道等問民間疾苦，聽見馮道等說穀帛價低，百姓無疾疫，就高興地說："我怎麼配得上，應該與你們做好事，來報答上天。"有貪贜的官吏，就處死，說："這是百姓的蛀蟲！"以詔書褒獎廉潔的官吏孫岳等人，來勸勉訓誡天下。他愛民恤物，因爲他想治理好天下。

他即位時，年事已高，不近聲色，不喜游獵。在位七年，在五代的君主中，是在位最久的，戰爭大體停息，多年五穀豐收，老百姓確實賴此休養生息。

然而夷狄性格剛果，仁慈而不能明判是非，多次以無罪誅殺臣僚。至於李從榮父子之間，不能考慮災難預先防備，倉促發生事變，結果使李從榮陷於大惡，帝也因此懷恨而死。

正當這個時候，大理少卿康澄上奏疏談時事，他說："治理國家有五個方面不值得畏懼，有六個方面極其可懼：日月星運行不合規律不值

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識者皆多澄言切中時病。若從榮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謂上下相徇，而毁譽亂真之敝矣。然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得畏懼，天象出現變異不值得畏懼，小人荒誕的話不值得畏懼，高山崩塌河川枯竭不值得畏懼，水災旱災蝗蟲之災不值得畏懼。賢能的讀書人隱居不出極可懼，士農工商不守本業極可懼，上下相互屈從極可懼，廉耻之心消失極可懼，毁譽不合實際極可懼，聽不到直言極可懼。”有識之士都贊美康澄的話切中時病。如李從榮事變，任圜、安重誨等之死，可説就是上下屈從，毁譽不合實際的弊端。然而康澄的話，難道衹是一時的弊病？凡是治理國家的，可不引以爲戒嗎？

新五代史卷七

本紀第七(唐)

愍帝李從厚

愍皇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為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拜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厚妃，孔循女也，安重誨怒循以女妻從厚，三年，罷循樞密使，出從厚為宣武軍節度使。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從厚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累加兼中書令。

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宦者孟漢瓊召王于鄴，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于西宮，皇帝即位于柩前，群臣見於東階，復于喪位。丙午，成服于西宮。庚戌，登光政門樓，存問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始聽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馮道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彥惲為副，中書舍人王延為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為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為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為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為橋道頓遞使。丁卯，禫。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視朝于廣壽殿。乙亥，契丹使都督沒辣于來。戊寅，大赦，改元，用樂。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者來。沙州、瓜州遣使者來。乙未，朱弘昭、馮贇獻錢

愍皇帝是明宗的第五個兒子李從厚。體格豐滿，説話很少，注重禮節，明宗因他外貌與自己相似，特別喜愛他。天成二年，以檢校司徒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加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從厚的妃子，是孔循的女兒，安重誨因孔循把女兒嫁給李從厚而憤怒，三年，罷免了孔循的樞密使一職，讓李從厚出任宣武軍節度使。第二年，改鎮河東。長興元年，封李從厚爲宋王，改鎮成德。二年，改鎮天雄，累次加官至兼中書令。

四年十一月，秦王李從榮被處死。明宗病很重，派遣宦官孟漢瓊召宋王到鄴都，而明宗崩，六天没有宣布。十二月癸卯初一，在西宮發喪，李從厚在靈柩前即皇帝位，群臣在東階朝見，又回到喪位。丙午，皇帝在西宮服喪。庚戌，登上光政門樓，撫慰軍民。辛亥，殺司衣王氏。癸丑，開始治理朝政。乙卯，殺司儀康氏。丁巳，封馮道爲已故皇帝山陵使，户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使，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行除喪服的祭禮。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初一，皇帝在廣壽殿聽政。乙亥，契丹使臣都督沒辣于來朝。戊寅，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演奏音樂。回鶻可汗王仁美派遣使臣來朝。沙州、瓜州派遣使臣來朝。乙未，朱弘昭、馮贇獻錢幫助建築陵墓。

助作山陵。

閏月丙午，册皇太后。甲寅，册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

閏正月丙午，册封皇太后。甲寅，册封太妃王氏。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幫助建築陵墓。

二月庚寅，視作山陵。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静難軍節度使藥彦稠爲副。

二月庚寅，視察建築陵墓情況。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反叛。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静難軍節度使藥彦稠爲副都部署。

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于從珂，思同奔歸于京師，不克，死之。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于從珂。戊辰，如衛州。

三月丙辰，王思同的軍隊潰散，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率他們的軍隊反叛，投降李從珂。辛酉，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朱弘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使。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反叛，投降李從珂，王思同逃往京城，没能到達，被殺。丁卯，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反叛，殺了馮贇，朱弘昭自殺，安從進拿他們兩個的人頭交給李從珂。戊辰，帝赴衛州。

廢帝李從珂

廢帝，鎮州平山人也。本姓王氏，其世微賤，母魏氏，少寡。明宗爲騎將，過平山，掠得之。魏氏有子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爲子，名曰從珂。及長，狀貌雄偉，謹信寡言，而驍勇善戰，明宗甚愛之。自晋兵戰梁于河上，從珂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

廢帝是鎮州平山人。本來姓王氏，他的家世低微卑賤，母親魏氏，年少守寡。明宗爲騎兵將領時，經過平山，掠得他們。魏氏有一個兒子叫阿三，已十多歲，明宗收爲養子，取名叫李從珂。到長大後，狀貌雄偉，謹慎誠實，很少説話，而驍悍英勇，善於作戰，明宗非常喜愛他。自從晋軍在黄河沿岸與梁軍作戰，李從珂經常立功，莊宗叫他的小名説："阿三不衹與我同年，他的敢於作戰也像我。"

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于石門。明宗討趙在禮，自魏反兵而南，從珂率戍兵自曲陽、盂縣馳出常山以追明宗。明宗之南也，兵少，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明宗入立，拜從珂河中節度使，封潞王。是時，明宗春秋已高，王於諸子次最長，樞密使安重誨患之，乃矯詔河中裨將楊彦温使圖之。王閲馬于黄龍莊，彦温即閉門拒之，王止于虞鄉以聞，明宗召王還京師，居之清化

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在石門戍守。明宗討伐趙在禮，從魏回軍向南，李從珂率領戍守的軍隊從曲陽、盂縣馳馬出常山追隨明宗。明宗向南進軍，兵很少，得知李從珂兵在後，軍聲大振。明宗入京即位，任命李從珂爲河中節度使，封爲潞王。這時，明宗已年老，潞王在各個兒子中年齡最大，樞密使安重誨擔心此事，於是僞造詔書命河中裨將楊彦温謀害他。潞王在黄龍莊閲馬，楊彦温就關閉城門不讓他回河中。潞王在虞鄉停留并上奏此事，明宗召潞王回京城，讓他住在清化里府宅。安重誨多次請求按

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明宗不聽，後重誨見殺，乃起王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

長興三年，爲鳳翔節度使。王子重吉自明宗時典禁兵，爲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用事，乃罷重吉兵職，出爲亳州團練使。又徙王爲北京留守，不降制書而宣授，又以李從璋爲代。初，安重誨得罪罷河中，以從璋爲代，而重誨見殺，故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同戰敗走，諸鎮兵皆潰。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王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于唐，來降。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于唐，來降。己巳，次陝。康義誠叛于唐，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居于衛州。

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王于蔣橋，王辭不見。入哭于西宮，遂見群臣，道拜，王答拜。入居于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王監國。乙亥，皇帝即位。丙子，率河南民財以賞軍。丁丑，借民房課五月以賞軍。戊寅，弑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乙酉，大赦，改元。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五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

六月庚辰，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

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軍法處置潞王，明宗不同意，從來安重誨被殺，纔起用潞王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

長興三年，潞王爲鳳翔節度使。潞王的兒子李重吉從明宗時起掌管禁兵，爲控鶴指揮使。愍帝即位，朱弘昭、馮贇把持朝政，就罷免了李重吉的禁軍職務，讓他出任亳州團練使。又改潞王爲北京留守，不頒詔書而口頭宣授，又以李從璋代替他的職務。開初，安重誨因罪被罷河中任，以李從璋代替，而安重誨被殺，故潞王更加猜疑不安，就據城反叛。愍帝派遣王思同會集各鎮的軍隊討伐他，王思同戰敗逃走，各鎮的軍隊也都潰散。

清泰元年三月丁巳，潞王率兵東進。庚申，到達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唐來降。甲子，到達華州，捉住藥彥稠。丙寅，到達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唐來降。己巳，到達陝州。康義誠叛唐來降。殺了宣徽使孟漢瓊。愍帝出京住在衛州。

夏四月壬申，進入京城，馮道率領衆官到蔣橋迎接潞王，潞王推辭不見。進入西宮哭後，纔見群臣，馮道朝拜，潞王答拜。入住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之命降天子爲鄂王，命潞王監國。乙亥，潞王即皇帝位。丙子，徵收河南百姓的財物稅來犒賞軍隊。丁丑，借五個月民房課稅犒賞軍隊。戊寅，殺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詢爲鄂王而死。乙酉，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五月丙午，封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相。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勸他即位的候選官員、同宗族子弟都賜官。

六月庚辰，到范延光及索自通府宅。

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許御署官選。

九月，契丹寇邊。

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

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寇雲州。庚寅，幸龍門。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

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契丹寇邊。

六月癸未，群臣獻添都馬。

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使其都督陳福海來。劉延皓罷。

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暠爲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者來。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遣使者來。丁未，封子重美爲雍王。

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

夏五月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叛降于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于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

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

秋七月戊申，克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于石敬瑭。

八月戊午，契丹使梅里來。

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太

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允許選任御署官。

九月，契丹侵犯邊境。

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職。

十二月乙亥，封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侵犯雲州。庚寅，到龍門。天旱。

二年春二月甲戌，范延光罷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太后。

三月辛丑，封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夏五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契丹侵犯邊境。

六月癸未，群臣進獻添都馬。

秋七月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派他的都督陳福海來朝。劉延皓被罷職。

九月己酉，刑部尚書房暠爲樞密使。乙卯，渤海派遣使者來朝。

三年春正月乙未，百濟派遣使者來朝。丁未，封兒子李重美爲雍王。

三月丙午，封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叛。

夏五月乙卯，封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使。戊申，先鋒指揮使安審信反叛，投降石敬瑭。己酉，振武守將安重榮反叛，投降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驅逐節度使劉延皓。

六月癸亥，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兼管天雄軍事務。甲戌，封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

秋七月戊申，攻克魏州。壬子，張令昭被處死。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反叛，投降石敬瑭。

八月戊午，契丹使臣梅里來朝。

九月甲辰，張敬達同契丹在太原作戰，大

原，敗績，契丹圍敬達于晉安。戊申，如河陽。

冬十月壬戌，括馬，籍民爲兵。

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立晉。

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于契丹。甲戌，契丹及晉人至于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皇帝崩。

敗，契丹在晉安包圍了張敬達。戊申，前往河陽。

冬十月壬戌，搜求馬匹，徵召百姓爲兵。

十一月戊子，封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丁酉，契丹扶立晉。

閏十一月甲子，楊光遠殺了張敬達，率他的軍隊反叛，投降契丹。甲戌，契丹及晉人到達潞州。丁丑，自河陽到京。辛巳，皇帝駕崩。

嗚呼，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懼，故先事而言，則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重誨區區獨見潞王之禍，而謀之不臧，至於殞身赤族，其隙自茲。及愍帝之亡也，穴於徽陵，其土一墐，路人見者，皆爲之悲。使明宗爲有知，其有愧於重誨矣，哀哉！

唉，君臣關係，可謂難處！聰明的人在未出現苗頭前就有深慮故能預先知道，愚昧的人告訴他禍難即將臨頭而仍不知畏懼。因此，在事變發生以前告誡，即使是忠告而不被相信，事到臨頭纔後悔，還來得及嗎？安重誨識見不足道，祇看到潞王對國家的危害，而謀劃得又不好，以致遭殺身滅族之禍，裂縫就從這裏開始。到愍帝死，埋於徽陵，祇有一個小土堆，過路的人看到，都爲他悲哀。假使明宗地下有知，或許有愧於安重誨吧，可悲啊！

新五代史卷八

本紀第八(晉)

高祖石敬瑭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其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晉王李克用起於雲、朔之間，臬捩鷄以善騎射，常從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得其姓之始也。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他的父親臬捩鷄，本來出自西夷，自從朱邪歸順唐朝，跟隨朱邪入陰山居住。以後，晉王李克用在雲州、朔州之間興起，臬捩鷄因爲善於騎馬射箭，常常跟隨晉王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鷄生敬瑭，姓石，不知道他是怎樣開始得到石姓的。

敬瑭爲人沈厚寡言，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

石敬瑭爲人沉厚少言語，明宗很喜歡他，以女兒作他的妻子，這就是永寧公主，從此常屬明宗帳下，叫左射軍。

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横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啖以酥，啖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戰于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從明宗復擊敗梁兵。明宗戰胡盧套、楊村，爲梁兵所敗，敬瑭常脱明宗於危。

莊宗已得魏州，梁的將領劉鄩緊急攻打清平，莊宗快馬援救，軍隊未來得及擺成陣勢，就被劉鄩襲擊，石敬瑭帶十多名騎兵横握長矛奔馳攻擊，援救莊宗回來。莊宗拊着他的背稱他豪壯，親手給他酥吃，給酥吃是夷狄看重的，從此名動軍中。十五年，莊宗在胡柳作戰，前鋒周德威戰死，石敬瑭率左射軍跟隨明宗重新擊敗梁兵。明宗在胡盧套、楊村作戰，被梁軍打敗，石敬瑭常使明宗脱離危險。

趙在禮之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初欲自歸于天子，明己所以不反者。敬瑭獻計曰："豈有軍變於外，上將獨無事者乎？且猶豫者兵家大忌，不如速行。願得騎兵三百先攻汴州，夷門天下之要害也，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趣汜水，且

趙在禮叛亂，明宗征討，到魏州後發生兵變，明宗本想自己回到天子那裏，説明自己没有反叛。石敬瑭獻計説："哪有在外發生軍變，最高將領獨自無事的呢？而且猶豫不決是兵家大忌，不如急速前進。希望能給我三百騎兵先攻打汴州，夷門是天下的要害，奪得夷門可以成就大事。"明宗認爲對，給了他三百騎兵，渡過黎陽作前鋒，明宗於是進入汴州。莊宗從洛陽隨後到達，不能入，而兵士都潰散離去。莊宗西回，明宗以石敬瑭爲前鋒奔赴汜水，并收集莊宗逃散的

收其散卒。莊宗遇弒，明宗入立，拜敬瑭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

在陝爲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贓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瑭爲首。

天成二年十月，從幸汴州，爲御營使，拜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如故；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三年四月，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拜駙馬都尉。董璋反東川，爲行營都招討使，不克而還。復兼六軍諸衛副使。徙鎮河陽三城，未行，而契丹、吐渾、突厥皆入寇，是時，秦王從榮統六軍，敬瑭疑其必及禍，不欲爲其副，乃自請行。及制出，不落副使，輒復辭行。明宗數責大臣問誰可行者，范延光、趙延壽等卒以敬瑭爲請，乃拜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落六軍副使，乃行。

明年，明宗崩，愍帝即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復鎮太原，來朝京師。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出奔，遇敬瑭于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于衛州而去。廢帝即位，疑敬瑭必反。

天福元年五月，徙鎮天平，敬瑭果不受命，謂其屬曰：“先帝授吾太原使老焉，今無故而遷，是疑吾反也。且太原地險而粟多，吾當内檄諸鎮，外求援於契丹，可乎?”桑維翰、劉知遠等共以爲然。乃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立許王從益爲明宗嗣。廢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

士卒。莊宗被殺，明宗入京即位，任命石敬瑭爲保義軍節度使，賜號“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兼六軍諸衛副使。

在陝州爲政以廉潔聞名。這時，很多諸侯不守法，鄧州陶玘、亳州李鄴都因貪臟被處死，明宗下詔書表彰廉潔的官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激勵天下，而以石敬瑭爲首。

天成二年十月，隨帝到汴州，爲御營使，授宣武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六軍副使仍保留；改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稱號。三年四月，改鎮天雄，任命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唐尹。五月，任命爲駙馬都尉。董璋在東川反叛，爲行營都招討使，没有攻克東川而回。又兼六軍諸衛副使。改鎮河陽三城，未赴任，而契丹、吐渾、突厥都入侵，這時，秦王李從榮統率六軍，石敬瑭估計他必定遭災禍，不想作他的副手，於是自己請求去抵抗。當詔書頒出，仍未去掉六軍諸衛副使的職務，就再次辭行。明宗多次咨詢大臣，問誰可去抵抗，范延光、趙延壽等最後都請派石敬瑭去，於是任命他爲河東節度使、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總管，去掉了六軍副使職務，這纔前去抵抗。

第二年，明宗去世，愍帝即位，加授中書令。三月，改鎮成德。清泰元年五月，再鎮太原，來京城朝見。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愍帝出奔，在路上遇見石敬瑭，石敬瑭殺了愍帝的一百多個隨從，把愍帝囚禁在衛州後離去。廢帝即位，懷疑石敬瑭必定反叛。

天福元年五月，改鎮天平，石敬瑭果然不接受命令，對他的僚屬説：“先帝給我太原讓我養老，現今無故遷我到天平，是懷疑我要反叛。而且太原地勢險要，糧食很多，我將對内向各鎮發布文告，對外向契丹求援兵，行嗎?”桑維翰、劉知遠等都認爲對。於是上表論廢帝不當立，請求立許王李從益爲明宗的繼承人。廢帝下詔書削奪石敬瑭的官爵，命張敬達等征討，石敬瑭向契丹求援。

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入自雁門，與唐兵戰，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耶律德光，約爲父子。

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己亥，大赦，改元。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閏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户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于唐來降，契丹鎖之以歸。己卯，次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叛于唐來降。辛巳，至自太原。盧文紀、姚顗罷。甲申，大赦，殺張延朗、劉延朗，赦房暠。

十二月乙酉，如河陽。追降王從珂爲庶人。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其刺史鄭玩。辛卯，御札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内都虞候祕瓊逐其節度副使李彦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其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其副使李彦贇。旱。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于吴。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

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

三月庚辰，如汴州。

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助國錢。契丹使宫苑使李可

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進入，與唐兵作戰，張敬達大敗。石敬瑭晚上出北門與耶律德光相見，約爲父子關係。

十一月丁酉，石敬瑭即皇帝位，國號爲晉。將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州納入契丹版圖。己亥，大赦天下，更改年號。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

閏十一月丙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户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戌，趙德鈞及其兒子趙延壽叛唐來降，契丹囚禁他們而回。己卯，到達河陽，節度使萇從簡叛唐來降。辛巳，從太原至京。將盧文紀、姚顗罷職。甲申，大赦天下，殺了張延朗、劉延朗，赦免了房暠。

十二月乙酉，進入河陽。事後貶王從珂爲庶人。丁亥，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丑，曹州指揮使石重立殺了刺史鄭玩。辛卯，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癸巳，鎮州牙内都虞候祕瓊驅逐節度副使李彦琦。同州裨將門鐸殺同州主將楊漢賓。庚子，天平軍節度使王建立殺了他的副使李彦贇。天旱。

二年春正月癸亥，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反叛降吴。丁卯，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殺了齊州防禦使祕瓊。戊寅，兵部侍郎李崧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密使。封唐宗室子弟爲公，以隋酅公爲杞、宋二王後，以周介公備薊、祝、陳三恪。

二月丁酉，契丹使臣皇太子解里來朝。

三月庚辰，進入汴州。

夏四月丁亥，赦免囚犯，減免百姓租賦。趙瑩出使到契丹。辛卯，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進獻助國錢。契丹使臣宫苑使李可興來。

興來。

五月壬戌，御札求直言。丁丑，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孝安，廟號靖祖，祖妣秦氏謚曰孝安元；曾祖郴謚曰孝簡，廟號肅祖，祖妣安氏謚曰孝簡恭；祖昱謚曰孝平，廟號睿祖，祖妣來氏謚曰孝平獻；考紹雍謚曰孝元，廟號獻祖，妣何氏謚曰孝元懿。

五月壬戌，皇帝親筆下令求直言。丁丑，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及母親爲皇后：高祖璟謚號叫孝安，廟號叫靖祖，高祖母秦氏謚號叫孝安元；曾祖郴謚號叫孝簡，廟號叫肅祖，曾祖母安氏謚號叫孝簡恭；祖父昱謚號叫孝平，廟號叫睿祖，祖母來氏謚號叫孝平獻；父紹雍謚號叫孝元，廟號叫獻祖，母何氏謚號叫孝元懿。

六月癸未，契丹使夷離畢來。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丁酉，傳箭于義成軍節度使符彦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留守判官李遐死之，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之。從賓寇河陽，殺皇子重信；寇河南，殺皇子重乂。

六月癸未，契丹使臣夷離畢來朝。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叛。丁酉，傳箭給義成軍節度使符彦饒。丁未，楊光遠爲魏府四面行營都部署。東都巡檢張從賓反叛，留守判官李遐戰死，奉國都指揮使侯益、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討伐張從賓。張從賓進犯河陽，殺皇子石重信；進犯河南，殺皇子石重乂。

秋七月，從賓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于吴，不克，伏誅。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于張從賓。義成軍亂，殺戍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戍將奉國指揮使馬萬執符彦饒歸于京師，命殺之于赤岡。乙卯，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克汜水關。壬申，楊光遠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其節度使周瓌，右衛大將軍李金全討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陷汜水關，殺巡檢使宋廷浩。壬子，右衛大將軍尹暉反叛，逃奔到吴，未成，被處死。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反叛，投降張從賓。義成軍叛亂，殺了守將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白奉進。甲寅，守將奉國指揮使馬萬捉住符彦饒送到京城，下令在赤岡殺了他。乙卯，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辛酉，杜重威攻克汜水關。壬申，楊光遠攻克博州。丙子，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了節度使周瓌，右衛大將軍李金全討伐王暉。

八月丙申，静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添都馬。乙巳，赦非死罪囚及張從賓、符彦饒、王暉餘黨。

八月丙申，静難軍節度使安叔千進獻添都馬。乙巳，赦免不是死罪的囚犯及張從賓、符彦饒、王暉的餘黨。

九月，楊光遠進粟。

九月，楊光遠進獻糧食。

冬十月辛巳，禁造甲兵。

冬十月辛巳，禁止製造鎧甲兵器。

三年春二月戊戌，諸鎮皆進物以助國。

三年春二月戊戌，各鎮都進獻物品以助朝廷。

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來。丁丑，禁私造銅器。

三月壬戌，回鶻可汗王仁美的使臣翟全福來朝。丁丑，禁止私造銅器。

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

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造受命寶。

寶。

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壬午，澶州刺史馮暉降。丙戌，許御署官選。己丑，蠲水旱民税。辛丑，歸伶官于契丹。

九月己酉，赦范延光。己未，歸静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鷄叫學生殷暉于契丹。于闐使馬繼榮來，回鶻使李萬金來。己巳，赦魏州，蠲民税。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使中書令韓熲來奉册曰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晋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使于契丹。己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大赦。庚子，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十一月辛亥，升廣晋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

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

四年春正月，盜發唐愍皇帝墓。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旌表深州民李自倫門閭。

三月乙巳，回鶻使其都督拽里敦來。丙辰，頒《調元歷》。靈州戍將王彦忠以懷遠城反。己未，彦忠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之。

夏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樞密使。

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

閏月壬申，桑維翰罷。

八月己亥朔，河决博平。西戎寇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彦澤敗之，執其首領野離羅蝦獨。

九月丁丑，契丹使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後。丙戌，高麗王建使其廣評侍郎邢順來。

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

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壬午，澶州刺史馮暉投降。丙戌，允許選任御署官。己丑，减免遭受水旱災害的百姓的賦税。辛丑，向契丹進奉樂官。

九月己酉，赦免范延光。己未，將静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鷄叫學生殷暉送給契丹。于闐使臣馬繼榮來朝，回鶻使臣李萬金來朝。己巳，赦魏州，减免百姓賦税。同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爲樞密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使臣中書令韓熲來進奉册命叫英武明義皇帝。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晋昌軍。戊子，右金吾衛大將軍馬從斌出使到契丹。己未，契丹使臣梅里來。戊戌，大赦天下。庚子，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

十一月辛亥，升廣晋府爲鄴都。壬戌，廢除鑄錢令。

十二月丙子，封兒子重貴爲鄭王。

四年春正月，强盜掘唐愍皇帝墳墓。辛亥，澶州防禦使張從恩爲樞密副使。立牌坊表彰深州百姓李自倫一家。

三月乙巳，回鶻使臣都督拽里敦來朝。丙辰，頒布《調元曆》。靈州守將王彦忠據懷遠城反叛。己未，王彦忠投降，供奉官齊延祚殺了他。

夏四月辛巳，封回鶻可汗王仁美爲奉化可汗。甲申，廢除樞密使。

秋七月丙辰，再次禁止鑄錢。

閏七月壬申，桑維翰罷職。

八月己亥初一，黄河在博平决口。西戎進犯涇州，彰義軍節度使張彦澤打敗了西戎，捉住了他們的首領野離羅蝦獨。

九月丁丑，契丹使臣粘木孤來。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公以承繼唐室一脉。丙戌，高麗王王建的使臣廣評侍郎邢順來朝。

冬十一月乙亥，在西京建立唐高祖、唐太

宗、莊宗、明宗、愍帝廟于西京。戊子，契丹使遥折來。吐蕃罷延族來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己丑，回鶻使石海金來。

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

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叛附于唐。

六月癸卯，李昪遣其將李承裕入于安州，金全奔于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及承裕戰，敗之。丁巳，克安州，承裕奔于雲夢，全節執而殺之。

秋八月丁酉，閲稼于西郊。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閲稼于沙臺。

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舍利來。

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

二月戊申，停買宴錢。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税。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薛同海來。

八月壬辰，如鄴都，開封尹鄭王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東京内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甲寅，光禄卿張澄使于契丹。

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彦詢使于契丹。丁丑，吐渾使白可久來。河决中都，入于沓河。

冬十月，河决滑、濮、鄆、澶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十一月丁丑，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之。

宗、唐莊宗、唐明宗、唐愍帝的廟宇。戊子，契丹使臣遥折來。吐蕃罷延族來歸附。

五年春正月丁卯初一，下恩詔廢除老百姓的公私債務。己丑，回鶻使臣石海金來朝。

夏四月甲子，契丹興化王來。

五月丙戌，安遠軍節度使李金全反叛，歸附南唐。

六月癸卯，李昪派遣他的將領李承裕入安州，李金全逃奔到南唐，安遠軍節度使馬全節同李承裕作戰，打敗了李承裕。丁巳，馬全節攻克安州，李承裕逃奔到雲夢，馬全節捉住并殺了他。

秋八月丁酉，在西郊觀看禾稼。己未，西京留守楊光遠殺了太子太師范延光。

九月丁卯，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巳，在沙臺觀看禾稼。

冬十月丁未，契丹使臣舍利來。

十一月丙子，冬至，開始用二舞。

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封臺駘爲昌寧公。

二月戊申，停收買宴錢。三月，免除百姓二年至四年以前的賦税。

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臣述括來。五月，吐渾首領白承福來朝。

秋七月壬午，突厥使臣薛同海來朝。

八月壬辰，進入鄴都，開封尹鄭王石重貴留守東京，宣徽南院使張從恩爲東京内外兵馬都監。壬寅，大赦天下。甲寅，光禄卿張澄出使到契丹。

九月乙亥，前安國軍節度使楊彦詢出使到契丹。丁丑，吐渾使臣白可久來朝。黄河在中都决口，流入沓河。

冬十月，黄河在滑、濮、鄆、澶四州决口。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叛。

十一月丁丑，任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以討伐安從進。

十二月丙戌朔，鄭王重貴爲廣晋尹，徙封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及安從進戰于唐州，敗之。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遣使者來。戊戌，杜重威及安重榮戰于宗城，敗之。

十二月丙戌初一，鄭王石重貴爲廣晋尹，改封爲齊王。先鋒都指揮使郭金海同安從進在唐州作戰，打敗了安從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叛。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鎮州行營招討使。丙申，契丹派遣使臣來。戊戌，杜重威同安重榮在宗城作戰，打敗了安重榮。

七年春正月丁巳，克鎮州，安重榮伏誅，赦廣晋。庚午，契丹使達剌來。

七年春正月丁巳，攻克鎮州，安重榮被處死，赦免廣晋。庚午，契丹使臣達剌來。

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彦威塞决河于滑州。

三月，歸德軍節度使安彦威在滑州堵住了黄河决口。

閏月，天興蝗食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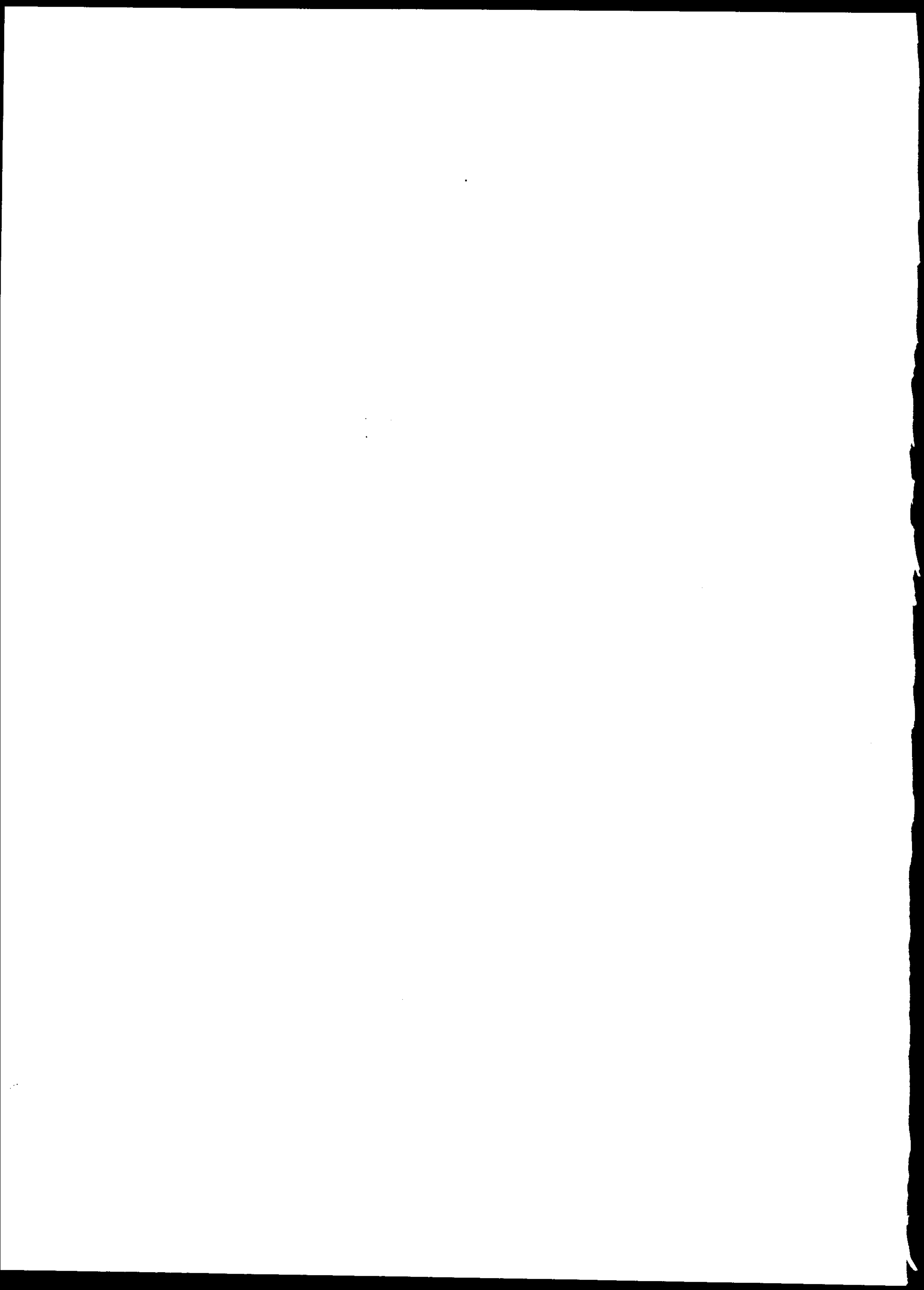
閏三月，天興蝗蟲吃麥苗。

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太后。

夏五月乙巳，尊皇太妃劉氏爲太后。

六月丙辰，吐渾使念醜漢來。乙丑，皇帝崩于保昌殿。

六月丙辰，吐渾使臣念醜漢來朝。乙丑，皇帝在保昌殿駕崩。



新五代史卷九

本紀第九(晋)

出帝石重貴

出帝父敬儒，高祖兄也，爲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爲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

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遂拜金紫光禄大夫，行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

天福二年九月，召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幸鄴，留守東京，已而爲廣晋尹，徙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崩，皇帝即位于柩前。庚午，使右驍衛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于相州之西山。如京使李仁廓使于契丹，契丹使梅李來。丙子，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門下侍郎竇貞固爲副，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户部侍郎吕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己卯，四方館使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使于契丹。

秋七月壬辰，皇祖母劉氏崩，輟視朝三日。丁酉，使石德超撲馬于相

出帝的父親敬儒，是高祖的哥哥，曾任唐莊宗的騎兵將領，早死，高祖以他的兒子石重貴作自己的兒子。高祖六個兒子，五個都早死，而石重睿年幼，故石重貴得以繼立爲帝。

石重貴年少時就謹慎沉厚，善於騎馬射箭，高祖讓博士王震以《禮記》教他，很久都不能通曉大意，他對王震説："這不是我們家的事。"高祖被契丹立爲帝，計劃以一個兒子留守太原，契丹讓他把各個兒子都叫出來供自己選擇，指着石重貴説："這個眼睛大的人可以。"就任命重貴爲金紫光禄大夫，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事。

天福二年九月，召回重貴，任命他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三年冬，爲開封尹，封他爲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年，高祖到鄴都，他留守東京，不久爲廣晋尹，改封齊王。

七年六月乙丑，高祖駕崩，皇帝在靈柩前即位。庚午，派遣右驍衛將軍石德超到相州西山以皇帝的兩匹馬撲祭。如京使李仁廓出使到契丹，契丹使臣梅李來。丙子，以馮道爲已故皇帝山陵使，以門下侍郎竇貞固爲副使，太常卿崔棁爲禮儀使，户部侍郎吕琦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王易簡爲儀仗使。己卯，四方館使朱崇節、右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出使契丹。

秋七月壬辰，皇帝的祖母劉氏崩，停止三天到朝廷處理政事。丁酉，派石德超到相州西山撲

州之西山。庚子，大赦。甲辰，契丹使通事來。

馬祭祀。庚子，大赦天下。甲辰，契丹派使臣通事來。

八月戊午，高行周克襄州。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錢粟助作山陵。甲子，契丹使郎五來。庚午，葬皇祖母於魏縣。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

八月戊午，高行周攻克襄州。庚申，天平軍節度使景延廣、義成軍節度使李守貞、彰德軍節度使郭謹，進獻錢糧幫助建造皇帝陵墓。甲子，契丹使臣郎五來。庚午，在魏縣安葬皇祖母。癸酉，契丹派遣他們的客省使張九思來。

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大行皇帝山陵都部署。

九月辛丑，李守貞爲已故皇帝山陵都部署。

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舍利來。庚午，回鶻遣使者來。

冬十月己未，契丹使臣舍利來。庚午，回鶻派遣使臣來。

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庚寅，葬聖文章武孝皇帝于顯陵。己亥，牛羊使董殷使于契丹。庚子，祔高祖神主于太廟。辛丑，蠲高祖靈車所過民租之半。

十一月，契丹使臣大卿來。庚寅，在顯陵安葬聖文章武孝皇帝。己亥，牛羊使董殷出使契丹。庚子，在太廟祔祭高祖神主。辛丑，減免高祖靈車所經之地百姓的一半租稅。

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契丹于越使令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巳來。丙子，于闐使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昇以來。旱，蝗。

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獻一百頂帳篷。契丹于越派遣令骨支來。辛未，又派遣野里巳來。丙子，于闐派遣都督劉再昇來，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都派遣使臣跟隨劉再昇來。有旱災、蝗災。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奥來。

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派遣烏多奥來。

二月壬子，景延廣爲御營使。己未，如東京，赦廣晋府囚。庚申，次澶州，赦囚。乙丑，至自鄴都。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

二月壬子，封景延廣爲御營使。己未，進入東京，赦免廣晋府的囚犯。庚申，到澶州，赦免囚犯。乙丑，從鄴都至京。庚午，寒食節，在南莊遥祭顯陵，焚皇帝衣服、紙錢。

三月己卯朔，趙瑩罷。晋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蝗。

三月己卯初一，罷趙瑩職。封晋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爲侍中。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出使契丹。有蝗災。

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供奉官張福率威順軍捕蝗于陳州。

夏四月庚午，董殷出使契丹。供奉官張福率領威順軍在陳州捕蝗蟲。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捕蝗于中都。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癸卯，馮道罷。甲辰，以旱、蝗大赦。

五月，泰寧軍節度使安審信在中都捕蝗蟲。丁亥，追封皇帝的伯父石敬儒爲宋王。癸卯，馮道罷職。甲辰，因旱災、蝗災大赦天下。

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癸亥，

六月庚戌，在皋門祭天求免蝗災。癸亥，供

供奉官七人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

秋七月甲午，册皇太后。丁酉，射于南莊。契丹使梅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帥奉國軍捕蝗于京畿。

八月丁未朔，募民捕蝗，易以粟。辛亥，檢民青苗。

九月戊寅，尊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丙申，幸大年莊及景延廣第。

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為皇后。壬子，畋于近郊，幸沙臺。丙寅，契丹使通事劉胤來。庚午，括借民粟。

十一月己卯，董殷使于契丹。甲申，幸八角，閲馬牧。乙未，契丹使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奔于青州。辛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金仁逢來。

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甲寅，高麗使太相來。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淄州刺史翟進宗死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于契丹，至于鄴都，不得進而復。大饑。壬午，前静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為御營使。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于澶州。契丹屯于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偉王戰于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于契丹。

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及契丹戰于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

奉官七人率領奉國軍在京城附近捕蝗。辛未，以借爲名搜括百姓糧食，藏糧食者殺。

秋七月甲午，册封皇太后。丁酉，在南莊射箭。契丹使臣梅里等來。甲辰，供奉官李漢超率領奉國軍在京城附近捕蝗。

八月丁未初一，招募百姓捕蝗蟲，以糧交換。辛亥，檢查百姓禾苗。

九月戊寅，尊稱秦國夫人安氏爲皇太妃。丙申，到大年莊及景延廣的府宅。

冬十月戊申，立馮氏爲皇后。壬子，在近郊打獵，到沙臺。丙寅，契丹使臣通事劉胤來。庚午，以借爲名搜括百姓糧食。

十一月己卯，董殷出使契丹。甲申，到八角，觀看牧馬。乙未，契丹使臣梅里來。戊戌，齊州刺史楊承祚逃奔到青州。辛丑，高麗派遣廣評侍郎金仁逢來朝。

十二月癸丑，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出使契丹。甲寅，高麗派遣太相來朝。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反叛，淄州刺史翟進宗戰死。

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初一，契丹進犯滄州。己卯，契丹攻陷貝州。庚辰，歸德軍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契丹進入雁門，進犯代州。辛巳，殿直王班出使到契丹，到達鄴都，不能前進而回。大饑荒。壬午，前静難軍節度使李周留守東京，景延廣爲御營使。乙酉，向北征討。丙戌，契丹進犯黎陽。辛卯，在澶州講習武事。契丹在元城屯駐，趙延壽進犯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搜求馬匹。丙申，契丹進犯黎陽。辛丑，劉知遠同契丹偉王在秀容作戰，打敗了契丹。博州刺史周儒反叛，投降契丹。

二月戊申，前軍都虞候李守貞在馬家渡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契丹。癸丑，北面行營都虞候馬全節在北平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契丹。

三月癸酉，及契丹戰于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

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赦京師。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

五月戊寅，李守貞討楊光遠。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

六月，克淄州。丙午，復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河决滑州，環梁山，入于汶、濟。

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辰，旌表陳州項城民史仁詡門閭。

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于七里烽，敗之。

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

十二月己亥朔，射兔于皋門。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

閏月乙酉，德音赦青州囚。契丹寇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于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幸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北征，契丹去。

三月癸酉，在戚城同契丹作戰，契丹離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在衡水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契丹。癸巳，强徵百姓組成武定軍。

夏四月，契丹攻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打敗了契丹，取回德州。甲寅，從澶州到京，恩赦京城。己未，馬全節在定豐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契丹。辛酉，按資産比例向百姓借財物。

五月戊寅，李守貞攻討楊光遠。丁亥，封鄴都留守張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辛卯，李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

六月，晋軍攻克淄州。丙午，重新設置樞密使。丁未，侍中桑維翰爲中書令，充樞密使。丙辰，黄河在滑州决口，環繞梁山，流入汶水、濟水。

秋七月辛未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己丑，太子太傅劉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八月辛丑初一，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德軍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戊辰，以匾額表彰陳州項城百姓史仁詡一家。

九月丙子，契丹進犯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在七里烽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契丹。

冬十月庚戌，武寧軍節度使趙在禮爲北面行營副都統，鄴都留守馬全節爲副招討使。

十二月己亥初一，在皋門射兔。丁巳，楊承勳囚禁他的父親楊光遠來投降，出帝殺了楊光遠。

閏十二月乙酉，下恩詔赦免青州囚犯。契丹進犯恒州。

二年春正月，契丹攻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同契丹在榆林作戰，兩軍都潰散。戊午，皇帝到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辛酉，高行周爲御營使。乙丑，向北征討，契丹離去。

二月己巳，幸黎陽。横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丙子，大閲于戚城。丙戌，閲馬於鐵丘。丙申，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馮玉爲户部尚書、樞密使。

二月己巳，到黎陽。以横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防備契丹。丙子，在戚城進行大規模檢閲。丙戌，在鐵丘檢閲戰馬。丙申，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馮玉爲户部尚書、樞密使。

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畋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諧里戰于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敗之，追奔至于衛村，又敗之。

三月戊戌，契丹攻陷祁州，刺史沈斌戰死。丁未，在戚城打獵。庚戌，馬全節攻克泰州。辛亥，易州守將孫方諫在狼山同契丹諧里作戰并打敗了他。甲寅，杜威攻克滿城。乙卯，攻克遂城。庚申，杜威在陽城同契丹作戰并打敗了他們，追趕到衛村，又打敗了他們。

夏四月戊寅，勞旋于戚城。己卯，勞旋于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

夏四月戊寅，在戚城慰勞凱旋將士。己卯，在王莽河慰勞凱旋將士。甲申，從澶州至京，赦免左右軍囚犯。庚寅，大賞軍功。

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幸南莊。

五月丙申初一，大赦天下。丙午，到南莊。

六月丁卯，射于繁臺，幸杜威第。旱。

六月丁卯，在繁臺射箭，到杜威府宅。天旱。

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丙寅，和凝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閲馬于茂澤陂。丁丑，括馬。

秋八月甲子初一，廢除二舞。丙寅，罷和凝職。馮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未，在茂澤陂檢閲戰馬。丁丑，搜求戰馬。

九月己亥，閲馬于萬龍岡，幸李守貞第。

九月己亥，在萬龍岡檢閲戰馬，到李守貞府宅。

冬十月丁丑，高麗使其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戊寅，射兔于硯臺。戊子，高麗使其兵部侍郎劉崇珪、内軍卿朴藝言來。

冬十月丁丑，高麗派遣廣評侍郎韓玄珪、禮賓卿金廉等來朝。戊寅，在硯臺射兔。戊子，高麗派遣兵部侍郎劉崇珪、内軍卿朴藝言來朝。

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射兔于皋門，幸沙臺。

十一月戊戌，封王武爲高麗國王。己巳，在皋門射兔，到沙臺。

十二月丁丑，臘，畋于郊。丁亥，桑維翰罷。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十二月丁丑，臘日，在京郊打獵。丁亥，桑維翰罷職。開封尹趙瑩爲中書令，李崧守侍中、樞密使。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突厥陸來。壬午，射鴨于板橋，幸南莊。

三年春二月丙子，回鶻使臣突厥陸來朝。壬午，在板橋射鴨，到南莊。

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于契丹。丙寅，契丹寇邊。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

夏六月，孫方諫在狼山反叛，依附契丹。丙寅，契丹進犯邊境。己丑，李守貞爲行營都部署，義成軍節度使皇甫遇爲副都部署。黄河在漁

爲副。河决漁池。大饑，群盗起。

秋七月，大雨，水，河决楊劉、朝城、武德。

八月辛酉，河溢歷亭。

九月，河决澶、滑、懷州。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彦澤及契丹戰于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于朔州，敗之。大雨霖，河决臨黄。

冬十月，河决衛州，丙寅，河决原武。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

十一月，永清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于瀛州，敗績。契丹寇鎮、定。

十二月己未，杜威軍于中渡。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及契丹戰于滹沱，敗績，死之。杜威、李守貞、張彦澤以其軍叛降于契丹。庚午，射兔于沙臺。壬申，張彦澤犯京師，殺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滅晋。

嗚呼，余書“封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禮：“兄弟之子猶子也。”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書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絶其所生也。蓋出帝於高祖得爲子而不得爲後者，高祖自有子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寘於馮道懷中而托之，出帝豈得立邪？晋之大臣，既違禮廢命而立之，以謂出帝爲高祖子則得立，爲敬儒子則不得立，於是深諱其所生而絶之，以欺天下爲真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絶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絶天

池决口。大饑荒，盗賊群起。

秋七月，大雨，發生水災，黄河在楊劉、朝城、武德决口。

八月辛酉，黄河在歷亭漫溢。

九月，黄河在澶州、滑州、懷州决口。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彦澤在新興同契丹作戰，打敗了契丹。癸卯，劉知遠在朔州同契丹作戰，打敗了他們。大雨連降，黄河在臨黄决口。

冬十月，黄河在衛州决口，丙寅，黄河在原武决口。辛未，杜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爲兵馬都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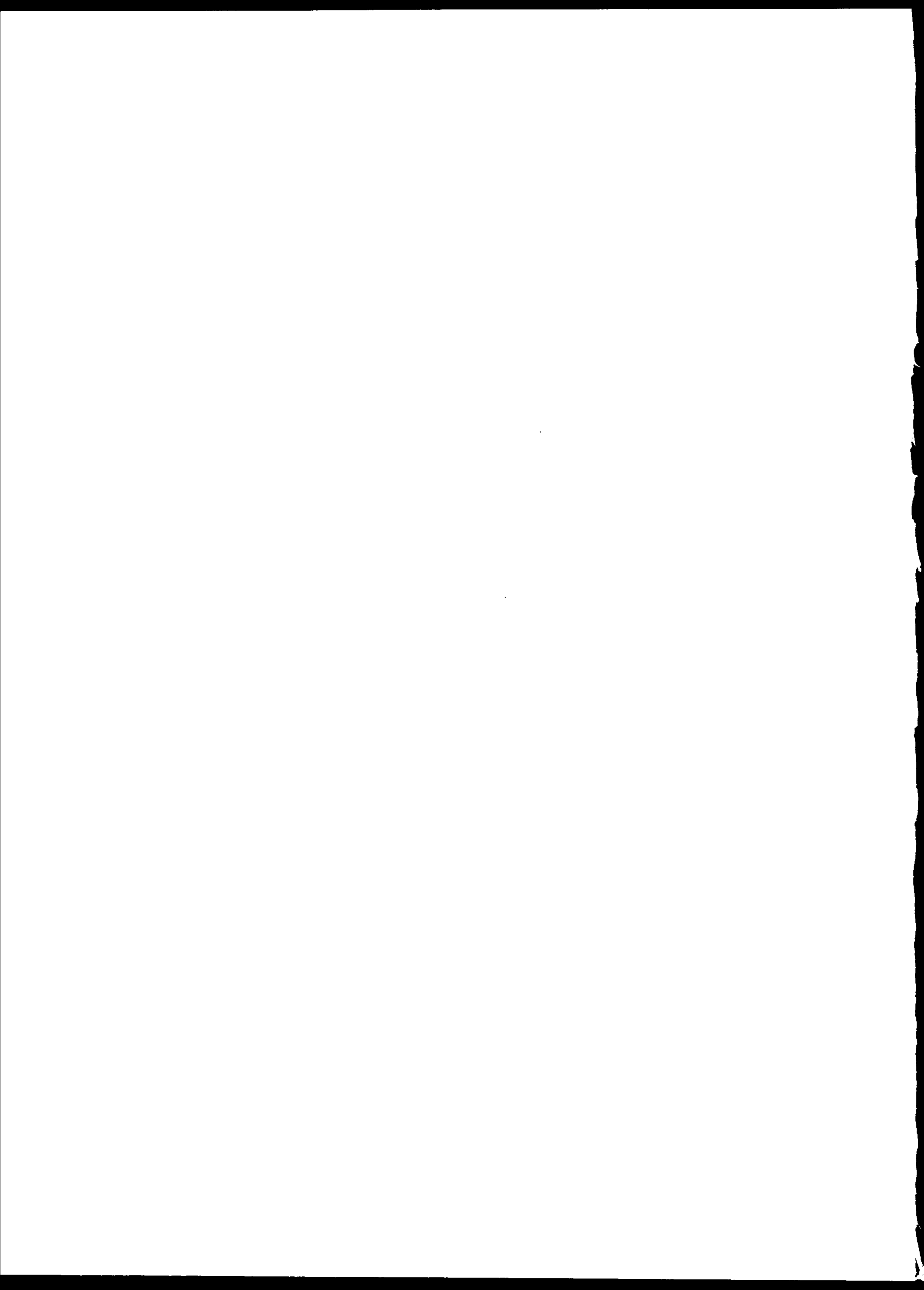
十一月，永清軍節度使梁漢璋同契丹在瀛州作戰，被打敗。契丹進犯鎮州、定州。

十二月己未，杜威在中渡駐軍。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同契丹在滹沱作戰，失敗，王清戰死。杜威、李守貞、張彦澤率他們的軍隊反叛，投降契丹。庚午，帝在沙臺射兔。壬申，張彦澤進犯京城，殺了開封尹桑維翰。契丹消滅了晋。

唉，我寫“封兒子石重貴爲鄭王”，又寫“追封皇帝的伯父石敬儒爲宋王”，難道没有用意嗎？禮書説：“兄弟之子如同親子。”石重貴寫作“子”是可以的，石敬儒是出帝的父親，寫作“皇帝的伯父”，爲什麽呢？出帝立爲帝是不正當的，而又斷絶與生父的關係。出帝對高祖來説可以算子，但不能作他的後代，因爲高祖自己有兒子。當高祖病時，抱着他的兒子石重睿放在馮道懷中而托付給他，出帝哪能立爲帝？晋的大臣，既違背禮制和高祖的命令而立他爲帝，認爲出帝是高祖子就能立爲帝，是石敬儒子就不能立爲帝，因此他極力隱瞞自己的家世而斷絶父子關係，以便欺騙天下之人，使他們認爲自己是高祖的親生兒子。禮書説：“作他人的後代，就要報答父母。”假使高祖没有兒子，出帝能作他的後代而正當地立爲皇帝，就用不着斷絶與生父的關係來欺騙世人。所以我寫“追封皇帝伯父石敬儒

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爲宋王"，以表明他立爲帝不正當，而滅絶天性，以父爲臣而給以官爵，來欺騙天下人。



新五代史卷十

本紀第十(漢)

高祖劉知遠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後世居于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凜如也。

與晉高祖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德勝，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德之。高祖留守北京，知遠爲押衙。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高祖自鎮州朝京師，遇愍帝于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槌侍高祖以虞變。高祖與愍帝議事未决，左右欲兵之，知遠擁高祖入室，敢與左右格鬥而死，知遠即率兵盡殺愍帝左右，留帝傳舍而去。

廢帝入立，高祖復鎮河東，已而有隙，高祖將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爲高祖謀畫，贊成之。高祖即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决，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剌，無大故勿棄之。"

天福二年，遷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知遠耻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高祖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姓劉，初名知遠，他的祖先是沙陀部人，以後世世代代居住在太原。劉知遠年少時就不好戲耍，沉穩莊重，説話很少，臉紫色，多白眼仁，一副威嚴的模樣。

與晉高祖都事奉明宗，任偏將，明宗同梁人在德勝作戰，晉高祖馬甲折斷，梁兵幾乎追趕上，劉知遠以自己所乘的馬給晉高祖，又取晉高祖的馬壓陣而還，晉高祖感激他的恩德。晉高祖留守北京，劉知遠擔任押衙。

潞王李從珂反叛，愍帝出逃，晉高祖從鎮州到京城朝見，在衛州遇上愍帝，留居旅舍，劉知遠派遣勇士石敢袖藏鐵槌侍奉晉高祖以防變。晉高祖與愍帝商議事情未作出决斷，愍帝左右的人想殺晉高祖，劉知遠簇擁晉高祖進入室内，石敢與愍帝左右的人格鬥而死，劉知遠就率領軍隊全部殺了愍帝左右的人，把愍帝留在旅舍離去。

廢帝入京自立爲帝，晉高祖再次鎮守河東，不久二人有矛盾，晉高祖將起兵反叛，劉知遠與桑維翰暗中爲晉高祖出謀劃策，輔助他取得成功。晉高祖在太原即皇帝位，以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兼任保義軍節度使。契丹耶律德光送晉高祖到潞州，臨别，指着劉知遠説："這位都軍很勇猛，没有大變故不要捨棄他。"

天福二年，劉知遠升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任忠武軍節度使。不久以杜重威代替劉知遠領忠武，劉知遠改領歸德，劉知遠以與杜重威受同一制詔爲耻，閉門不出。晉高祖憤怒，想要罷免他的軍職，宰相趙瑩認爲不可如此，晉高祖於是派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到他的府宅宣旨曉諭，

遠乃受命。五年，徙鄴都留守。九月，朝京師，高祖幸其第。六年，拜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高祖崩。

知遠從高祖起太原，有佐命功。自出帝立，與契丹絶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晋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王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别遣偉王攻雁門，敗之于秀容。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取其貲巨萬，良馬數千。

四年，契丹犯京師，出帝北遷，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虜法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可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王言契丹必不能有中國，乃議建國。

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等上箋勸進。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首梁暉取相州來歸。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晋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辛巳，陜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

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税。辛卯，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彦詢以其州來歸。壬寅，契丹遁，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

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

劉知遠纔接受任命。五年，改爲鄴都留守。九月，到京城朝見，晋高祖親臨他的府宅。六年，任命他爲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七年，晋高祖駕崩。

劉知遠追隨晋高祖起兵太原，有輔助創業的大功。自出帝登基後，與契丹斷絶盟好，在北方用兵，常常懷疑劉知遠功勛地位已很高，覬望晋多事而有别的志向，每每優待尊崇他。任命爲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任爲北面行營都統。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三年五月，加守太尉，然而北平王未曾出過兵。契丹進犯澶州，另遣偉王攻打雁門，北平王在秀容打敗了偉王。八月，殺吐渾白承福等族，奪取了數以萬計的資財，幾千匹良馬。

四年，契丹進犯京城，出帝北走，北平王派遣牙將王峻上表給契丹，耶律德光稱他爲兒，賜給他木拐杖，北虜法尊貴木拐杖像中原尊貴几杖，不是優待大臣不可能得到。王峻拿着木拐杖回來，虜人望見都讓路。王峻回來，爲北平王説契丹必定不能占有中原，於是商議建國。

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彦威等上書勸北平王即皇帝位。辛未，皇帝即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的首領梁暉攻取相州來歸附。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取代州，殺了代州刺史王暉。晋州將領藥可儔殺了晋州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來歸附。辛巳，陜州留後趙暉、潞州留後王守恩來歸附。

三月丙戌初一，減免河東雜税。辛卯，延州軍隊叛亂，驅逐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彦詢以丹州來歸附。壬寅，契丹退逃，以契丹將領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

夏四月己未，封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攻陷相州，殺了梁暉。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甲子，封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推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攻取潞州。戊辰，奉國指

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史弘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于欒城，契丹入于鎮州。

揮使武行德以河陽來歸附。史弘肇攻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在欒城死去，契丹入鎮州。

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為北京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于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

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丙申，前往東京。蕭翰逃歸契丹，以郇國公李從益掌管治理南朝軍國事。戊申，停駐絳州，刺史李從朗來歸附。

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于京師。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于闐遣使者來。

六月丙辰，停駐河陽，在京師殺了李從益和他的母親。甲子，從太原至京。戊辰，改國號爲漢，赦免罪人，減免百姓租稅。于闐派遣使者來朝。

是夏，劉昫薨。

這年夏天，劉昫逝世。

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庚辰，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湍謚曰明元，廟號文祖，祖妣李氏謚曰明貞；曾祖昂謚曰恭僖，廟號德祖，祖妣楊氏謚曰恭惠；祖僎謚曰昭憲，廟號翼祖，祖妣李氏謚曰昭穆；考琠謚曰章聖，廟號顯祖，妣安氏謚曰章懿。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祖，皆不祧。

秋閏七月乙丑，禁止製造契丹的衣服器具。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叛，封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征討他。庚辰，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及母親爲皇后：高祖劉湍謚號叫明元，廟號叫文祖，高祖母李氏謚號叫明貞；曾祖劉昂謚號叫恭僖，廟號叫德祖，曾祖母楊氏謚號叫恭惠；祖父劉僎謚號叫昭憲，廟號叫翼祖，祖母李氏謚號叫昭穆；父親劉琠謚號叫章聖，廟號叫顯祖，母親安氏謚號叫章懿。以漢高皇帝爲高祖，光武皇帝爲世祖，都不入祖廟。

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之將劉鐸，入于邢州。

八月，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驅逐契丹，以鎮州來歸附。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領劉鐸，進入邢州。

九月甲戌，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北征。

九月甲戌，封吏部尚書竇貞固守司空兼門下侍郎，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辰，向北征討。

冬十月甲申，次韋城，赦河北。

冬十月甲申，停駐韋城，恩赦河北。

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

十一月壬申，杜重威投降。

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

十二月癸巳，從鄴都到京。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更名暠。丁丑，皇帝崩于萬歲殿。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己未，改名爲暠。丁丑，皇帝在萬歲殿駕崩。

隱帝劉承祐

隱帝，高祖第二子承祐也。高祖即位，拜右衛上將軍、大内都點檢。魏王承訓長而賢，高祖愛之，方屬以爲嗣，承訓薨，高祖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皇子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高祖崩，秘不發喪，殺杜重威。

隱帝是漢高祖的第二個兒子劉承祐。漢高祖即位，任命爲右衛上將軍、大内都點檢。魏王劉承訓年長而賢能，高祖喜愛他，正望他作繼承人，劉承訓死了，高祖有病，因悲哀而疾病加劇，纔以劉承祐托付給各個將相。宰相蘇逢吉説："皇子劉承祐未封王，請急速封王。"未來得及封王而高祖駕崩，封鎖消息不發喪，殺了杜重威。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是日，皇帝即位于柩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于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

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劉承祐爲周王。這天，皇帝在靈柩前即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在大散關同蜀人作戰并打敗了蜀人。癸巳，大赦天下。

三月壬戌，竇貞固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丁丑，李濤罷。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陷潼關。

三月壬戌，封竇貞固爲已故皇帝山陵使，吏部侍郎段希堯爲副使，太常卿張昭爲禮儀使，兵部侍郎盧價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蔚爲儀仗使。丁丑，李濤罷任。護國軍節度使李守貞反叛，攻陷潼關。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叛附于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于關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兵馬都部署。河决原武。

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攻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領趙思綰反叛，依附李守貞，客省使王峻率領軍隊屯駐關西。封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鎮寧軍節度使郭從義爲永興軍兵馬都部署。戊子，保義軍節度使白文珂爲河中兵馬都部署。黄河在原武决口。

五月己未，回鶻遣使者來。乙亥，魏州内黄民武進妻一産三男子。河决滑州魚池。旱，蝗。

五月己未，回鶻派遣使臣來朝。乙亥，魏州内黄百姓武進的妻子一胎生三個男孩。黄河在滑州魚池决口。有旱災、蝗災。

秋七月戊申朔，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其判官張易。鸜鵒食蝗。丙辰，禁捕鸜鵒。庚申，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彦徽來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叛附于李守貞。

秋七月戊申初一，彰德軍節度使王繼弘殺了他的判官張易。鸜鵒吃蝗蟲。丙辰，禁止捕捉鸜鵒。庚申，郭威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彦徽來投奔。庚午，殺成德軍副使張鵬。乙亥，王景崇反叛，依附李守貞。

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

八月壬午，郭威討伐李守貞。

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及趙思綰戰，敗績。

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弘遷同趙思綰作戰，失敗了。

冬十月甲申，吐蕃使斯漫篤藺氈藥斯來。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

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太子太師致仕劉景巖。

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

二月丙子，蠲民紐配租。

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

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西涼府遣使者來。蝗。

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于京兆。甲子，克河中。

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使來獻俘。

冬十月，契丹寇趙、魏，群臣進添都馬。契丹陷內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

十一月，契丹遁。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子，趙暉獻馘俘。

二月甲戌，旌表潁州汝陰民麴溫門閭。

三月己酉，寒食，望祭于南御園。

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為天雄軍節度。

六月癸卯，河决原武。

秋八月，達靼來附。

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附于威。壬午，威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于七里店。癸未，勞軍于北郊。甲申，勞軍于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

冬十月甲申，吐蕃派遣使臣斯漫篤藺氈藥斯來朝。

十一月甲寅，殺太子太傅李崧，滅其族。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於睿陵。

十二月己卯，彰武軍節度使高允權殺了以太子太師退休的劉景巖。

二年春正月乙巳初一，赦免囚犯。

二月丙子，減免百姓的紐配租。

夏五月，李守貞的將領周光遜投降。乙丑，趙思綰投降。

六月辛卯，回鶻首領楊彥珣來朝。西涼府派遣使者來朝。蝗災。

秋七月丁巳，郭威在京兆殺了華州留後趙思綰。甲子，攻克河中。

八月，郭從義殺了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派人來獻俘虜。

冬十月，契丹進犯趙、魏，各個臣子進獻添都馬。契丹攻陷內丘。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討伐契丹。

十一月，契丹退逃。

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攻克鳳翔。丙午，郭威進獻添都馬。壬子，趙暉獻被殺人的左耳和俘虜。

二月甲戌，賜匾額表彰潁州汝陰百姓麴溫一家。

三月己酉，寒食節，在南御園遥望致祭。

夏四月壬午，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

六月癸卯，黄河在原武決口。

秋八月，達靼來歸附。

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都被滅族。郭威反叛。庚辰，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反叛，依附郭威。壬午，郭威進犯封丘，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在七里店駐軍。癸未，在北郊慰勞軍隊。甲申，在劉子陂慰勞軍隊。慕容彥超同郭威作戰，戰敗，開封尹侯益反叛，投降郭威。郭允明反叛。乙酉，

續，開封尹侯益叛降于威。郭允明反。乙酉，皇帝崩，蘇逢吉自殺。漢亡。

皇帝駕崩，蘇逢吉自殺。漢滅亡。

嗚呼！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

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皆不足道也。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已誅友珪，黜其鳳曆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晋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其愛憎之私爾。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晋，而晋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晋，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嘆哉！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

唉！人君即位稱元年，是很平常的事，古人不以此事爲重。孔子未修《春秋》以前，本來已經如此，即使是殘暴昏庸的君主，虛妄平庸的史書，記事的先後遠近，没有不是按歲月一一記載下去的，這是自然的道理。把一叫作元，也不曾有定法，不過是古人的習慣語罷了。到了後代學問曲僻的讀書人，纔開始説孔子記載“元年”是《春秋》的基本法則，於是以更改年號爲重大事件。

自漢朝以後，又把改年號叫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就多起來了，記不勝記。五代是混亂的時代，不合法不合理的事多得很，都不值得談它。至於它的年號乖背錯亂使後代疑惑，則不可不辨明。梁太祖在乾化二年被殺，第二年，末帝已處死朱友珪，廢除其鳳曆年號，重稱乾化三年，還算説得過去。到漢高祖建國，廢除晋出帝的開運四年，重稱天福十二年，爲什麽呢？大概是出自愛憎的私心。當出帝在位時，漢高祖住在太原，經常憤憤地看不起晋，而晋也假裝優禮他，幸而還未出現矛盾。到契丹滅晋，漢不曾有赴救國難的意思。出帝已北走，纔假裝帶兵聲稱追逐契丹，到了土門就回去了。到他即皇帝位更改年號時，廢除開運的年號，就可看出他的用心了。他對出帝不再有君臣的節義，而幸災樂禍、從中漁利，這就是他本來的志向，實在令人感慨無限啊！所謂心中想什麽外表必定表現出來，從這裏可看出吧！

新五代史卷十一

本紀第十一(周)

太祖郭威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晋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

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酒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晋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漢高祖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晋，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托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皇帝，姓郭，邢州堯山人。父親名簡，供職於晋國，任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郭簡被殺，兒子郭威從小成了孤兒，依靠潞州一個姓常的人。

潞州留後李繼韜招募勇敢的人爲兵，郭威十八歲，以勇力去應募。爲人憑仗意氣，好酒任性，李繼韜特别看重他。郭威曾在街市漫游，街上有一屠户，常以勇猛使街上的人畏服。郭威喝醉了酒，呼叫屠户，讓他靠近几案割肉，割得不合他的要求，就叱罵屠户。屠户解開衣服亮出肚子説："你是勇敢的人，能殺我嗎?"郭威就上前取刀殺了他，一街的人都吃驚，郭威却很自如。郭威被官吏捉住，李繼韜愛惜他的勇敢，悄悄放了他讓他逃走，不久又把他召回軍中。李繼韜叛晋附梁，後來莊宗滅梁，李繼韜被殺，他的軍隊全部隸屬馬直，郭威因能寫字算賬補爲軍吏。他愛讀《閫外春秋》，粗知兵法，後來擔任侍衛軍吏。漢高祖任侍衛親軍都虞候，尤其親近喜愛他，後來高祖所到各鎮，常常讓郭威跟從。契丹消滅了後晋，漢高祖在太原起兵，即皇帝位，任郭威爲樞密副使。

乾祐元年正月，漢高祖病勢加劇，將隱帝托付給郭威和史弘肇等人。隱帝即位，任命郭威爲樞密使。這年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繼反叛，隱帝派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别征討，很久都没有戰功。隱帝對郭威説："我想麻煩你行嗎?"郭威回答説："我不敢請求，也不敢推辭，衹聽從陛下命令。"於是加授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讓他到西面去督

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

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歡樂。

威至河中，自栅其城東，思栅其南，文珂栅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栅。諸將皆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爲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

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内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爲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威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

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争。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

促各個將領。

郭威在軍隊中，接見賓客時，穿寬袍大帶，到臨陣對敵、巡視軍營時，就用頭巾束髮穿短服，與士兵没有差别；皇上有所賞賜，就會同衆將習射，任他們拿取，剩下的都分發給士兵，將士們都很快活。

郭威到河中，自己在城東建營栅，常思在城南建營栅，白文珂在城西建營栅，徵調五縣丁壯二萬人修築連接三營的壁壘護衛三個營栅。各將都説李守貞是氣數已盡的賊子，不久就可攻破，不必如此勞費人力，郭威不聽取這種意見。不久李守貞頻頻出兵擊壞連營壁壘，郭威就重新修復。李守貞再次出擊，每次出擊都有損失。過了很久，李守貞城中的士兵糧食都消耗完了，郭威説："行了！"於是準備攻城器械，定下日期，從四面進攻李守貞，攻破河中外城，李守貞和妻子兒女自焚而死，趙思綰、王景崇相繼投降。

隱帝用玉帶慰勞郭威，加授檢校太師兼侍中，郭威推辭説："我事奉先帝，見過的功臣很多，都不曾用玉帶賞賜。"接着又説："我有幸能够統率軍隊，憑藉漢的威靈打敗賊軍，哪裏衹是我的功勞，都是因爲將相賢明，能够安定朝廷，存撫天下，而又按時送給軍需，因此我纔能够用心打仗。"隱帝認爲郭威是賢人，於是將楊邠、史弘肇、蘇逢吉、蘇禹珪、竇貞固、王章等人全部召來，都賜予玉帶，郭威纔接受了。郭威又把功勞推讓給大臣，請求給予封爵和賞賜，於是加竇貞固爲司空，蘇逢吉爲司徒，蘇禹珪、楊邠爲左右僕射。不久又説："這些人不過是漢朝廷親近的臣子罷了。漢的各宗室、天下各個方鎮，以及邊遠的荆、浙、湖南地區，都没有得到賞賜。"從此濫賞遍及天下。

這年冬天，契丹侵犯邊境，郭威以樞密使的職位率軍北伐，到魏州，契丹逃跑了。三年二月，軍隊返回。四月，任命郭威爲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然作爲樞密使赴任。宰相蘇逢吉認爲不能用藩鎮兼領樞密使，與史弘肇等人争執不下。過了很久，最終還是作爲樞密使赴任，詔告河北各州都聽從郭威調度。

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

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嚮。鸗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詣明德門，請立武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

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楊温為贇守徐州。戊午，次皋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巳，上

隱帝和李業等人策劃，已經殺死史弘肇等人，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在澶州殺死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在魏州殺死郭威和宣徽使王峻。詔書先送到澶州，李弘義擔心不能成事，反而把詔書拿給王殷看，王殷和李弘義派人告訴郭威。不久傳詔殺死郭威、王峻的使者也騎馬飛馳而到，郭威把詔書收起，在卧室召見樞密使院吏魏仁浦謀劃。魏仁浦勸說郭威反叛，教郭威反用留守的印章，重新寫一道詔書，令郭威殺害各將校，以此激怒他們，將校們果然都很氣憤，願爲郭威效勞。

十一月丁丑，郭威就發兵渡過黄河，隱帝派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人率兵抵抗郭威，又派遣內養鸗脱偵察郭威的去向。鸗脱被郭威活捉，於是郭威在鸗脱奏狀後附上一奏，請求捆綁李業等人送到軍中。隱帝收到郭威的奏狀，拿給李業等人看，李業等人都説郭威造反的情狀已很明白，於是在京師將郭威的家屬全部殺死。庚辰，郭威到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背叛漢廷前來投降。壬午，進犯封丘。甲辰，與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在劉子陂發生戰鬥，慕容彥超被打敗，逃往兗州。郭允明反叛，在趙村殺掉隱帝。丙戌，郭威進入京城，放火大肆搶劫。戊子，率領百官在明德門朝見太后，請求立繼位的君主。太后下令説：文武百官、六軍將校，共同商議，選擇賢明的人，繼承國家大統。庚寅，郭威率領百官到明德門，請求立武寧軍節度使劉贇爲繼承人。派遣太師馮道到徐州迎接劉贇。辛卯，請求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爲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爲副使。

十二月甲午初一，郭威北伐契丹，駐扎在滑州。癸丑，到澶州後返回。王峻派遣郭崇率領七百名騎兵到宋州等候劉贇，將他殺死，劉贇的將領鞏廷美、楊温爲他守徐州。戊午，到達皋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前來勸郭威稱帝。庚申，太后下詔讓郭威作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登位，大赦天下，更改年號，國號爲周。己巳，尊奉漢太后爲

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己卯，馮道爲中書令。

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在太原自立爲帝。己卯，馮道任中書令。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兀欲遣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

二月辛丑，西州回鶻派都督前來。丁未，契丹兀欲派遣使者裊骨支前來。癸丑，寒食節，在蒲池舉行望祭儀式。丁巳，尚書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回鶻派遣使者摩尼前來。

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彦超克徐州。

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彦超攻克徐州。

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爲德妃。

夏四月甲午，册立夫人董氏爲德妃。

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

五月辛未，追尊先祖及父親爲皇帝，祖母及母親爲皇后：高祖郭璟謚號叫睿和，廟號叫信祖，高祖母張氏謚號叫睿恭；曾祖郭諶謚號叫明憲，廟號叫僖祖，曾祖母申氏謚號叫明孝；祖父郭蘊謚號叫翼順，廟號叫義祖，祖母韓氏謚號叫翼敬；父親謚號叫章肅，廟號叫慶祖，母親王氏謚號叫章德。

六月辛亥，范質及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爲樞密副使。

六月辛亥，范質和户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被罷免。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爲樞密副使。

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

秋七月戊寅，親臨王峻住宅。

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

八月壬寅，契丹將趙瑩的靈柩送來。

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攻自晋州。

冬十月丙午，漢人前來征討，從晋州攻入。

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彦超拒之。

十一月，王峻和建雄軍節度使王彦超抵抗漢軍。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

十二月，慕容彦超反叛。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兖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爲兖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王昭派遣他的廣評侍郎徐逢前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攻克岢嵐軍。

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内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翟光鄴罷。

三月丁巳初一，寒食節，在郊外祭祀山川。戊辰，内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翟光鄴被罷免。

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

夏五月庚申，東征，李穀留守東都，鄭仁誨

都，鄭仁誨爲大内都點檢。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兖州。壬午，赦兖州。

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兖州。

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

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温來。

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

三月甲申，封榮爲晋王。丙戌，鄭仁誨罷。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水。

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

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

冬十月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吴怗磨五等來。

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

爲大内都點檢。癸亥，到達曹州，赦免流放罪以下囚犯。乙亥，攻克兖州。壬午，赦免兖州罪犯。

六月乙酉初一，親臨曲阜，祭祀孔子。庚子，從兖州返回京城。

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出使高麗。契丹侵犯邊境。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漢，前來歸附。

閏正月丙戌，回鶻使臣獨呈相温前來。

二月甲子，貶降王峻爲商州司馬。

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晋王。丙戌，鄭仁誨被罷免。己丑，棣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

夏六月，大雨，水災。

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前來投奔。

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人前來。

冬十月庚申，以馮道爲奉迎神主使。

十一月癸未，党項使臣吴怗磨五等人前來。

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從西京到京城，太祖在西郊迎接，祔祭在太廟。壬申，殺死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在太廟祭祀。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初一，在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罪人，更改年號，群臣進獻尊號稱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撤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任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王溥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被罷免。這天，皇帝崩於滋德殿。

新五代史卷十二

本紀第十二(周)

世宗柴榮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也。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太祖後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黄老，性沈重寡言。太祖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原姓柴，邢州龍岡縣人。柴氏的女兒嫁給太祖，這就是聖穆皇后。皇后的兄長柴守禮的兒子柴榮，從小跟隨姑姑在太祖家長大，由於恭謹忠厚受人喜愛，於是太祖把他當作兒子。後來太祖地位逐漸顯貴，柴榮也長大成人，外貌英俊奇偉，擅長騎馬射箭，粗通經書史籍和黄、老之學，性格沉穩，寡言少語。太祖爲漢樞密使，柴榮爲左監門衛大將軍，太祖鎮守天雄軍，柴榮任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内都指揮使。

乾祐三年冬，周兵起魏，犯京師，留榮守魏。太祖入立，拜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榮素爲樞密使王峻所忌，廣順三年正月來朝，不得留。既而峻有罪誅，三月，拜榮開封尹，封晉王。是冬，卜以來年正月朔旦有事于南郊，而太祖遇疾，不能視朝者久之。

乾祐三年冬天，周在魏州發兵，侵犯京師，留下柴榮守衛魏州。太祖入京稱帝，任柴榮爲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柴榮一向被樞密使王峻忌恨，廣順三年正月到京師朝拜，不准他留下。不久王峻有罪被殺，三月，任柴榮爲開封尹，封爲晉王。這年冬天，占卜決定第二年正月一日在南郊祭祀，而太祖患病，很久不能上朝。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郊，僅而成禮，即以王判内外兵馬事。壬辰，太祖崩，秘不發喪。丙申，發喪，皇帝即位于柩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爲樞密副使。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在南郊祭祀，勉强完成儀式，隨即以晉王判内外兵馬事。壬辰，太祖崩，隱瞞消息不發喪。丙申，發喪，晉王柴榮在太祖靈柩前即位。右監門衛大將軍魏仁浦任樞密副使。

二月庚戌，回鶻遣使者來。丁卯，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

二月庚戌，回鶻派遣使者前來。丁卯，以馮道爲已故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爲儀仗使，開封少尹權判府事王敏爲橋道頓遞使。漢人前來討伐，從潞州進攻。

來討，攻自潞州。

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如潞州以攻漢。壬辰，次澤州，閱兵于北郊。癸巳，及劉旻戰于高原，敗之，追及于高平，又敗之。丁酉，幸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伏誅。壬寅，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往潞州進攻漢。壬辰，停駐澤州，在北郊檢閱軍隊。癸巳，同劉旻在高原發生戰鬥，打敗了他，追到高平，再次打敗了他。丁酉，到潞州。己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被殺。壬寅，以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

夏四月乙卯，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于嵩陵。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于漢來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于漢來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取石、沁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如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皋，叛于漢來附。

夏四月乙卯，在嵩陵安葬神聖文武恭肅孝皇帝。汾州防禦使董希顏叛漢前來歸附。丙辰，遼州刺史張漢超叛漢前來歸附。辛酉，攻取嵐、憲二州。壬戌，立衛國夫人符氏爲皇后。攻取石、沁二州。乙丑，馮道薨。庚午，赦免潞州流放罪以下囚犯。赴太原。忻州監軍李勍殺死他的刺史趙皋，背叛漢前來歸附。

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于漢來附，契丹救漢。丁酉，回鶻使因難敵略來。符彥卿及契丹戰于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

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背叛漢前來歸附，契丹援救漢。丁酉，回鶻使臣因難敵略前來。符彥卿和契丹在忻口交戰，大敗，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戰死。

六月乙巳，班師。乙丑，次新鄭，遂拜嵩陵。庚午，至自太原。

六月乙巳，還師。乙丑，停駐新鄭，於是在嵩陵祭拜。庚午，從太原回到京城。

秋七月庚辰，閱稼于南御莊。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

秋七月庚辰，在南御莊視察莊稼。癸巳，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魏仁浦爲樞密使。

冬十月甲辰，殺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冬十月甲辰，殺死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

二年春二月，御札求直言。

二年春二月，親筆下令求直言。

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

夏五月辛未，宣徽南院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討伐蜀國。甲戌，大規模拆毀佛寺，禁止雙親無人供養的百姓去做僧尼和私自剃度爲僧。

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

秋九月丙寅初一，頒發禁止製造銅器的命令。

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

閏九月癸丑，向訓攻克秦州。

冬十月辛未，取成州。戊寅，高麗使王子太相融來。取階州。

冬十月辛未，攻取成州。戊寅，高麗派遣王子太相王融前來。向訓又攻取階州。

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伐唐。戊申，王景克鳳州。

十一月乙未初一，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攻伐唐。戊申，王景攻克鳳州。

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十二月丙戌，鄭仁誨薨。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南征。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及唐人戰于正陽，敗之。甲寅，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

三年春正月，增築京城。庚子，以向訓留守東京。壬寅，出征南方。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和唐人在正陽作戰，打敗了唐人。甲寅，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

二月丙寅，幸下蔡浮橋。壬申，克滁州。甲戌，李景來求成，不答。壬午，景使其臣鍾謨來奉表。丙戌，取揚州。辛卯，取泰州。

二月丙寅，到下蔡浮橋。壬申，攻克滁州。甲戌，李景前來求和，没有答應。壬午，李景派遣他的臣子鍾謨前來獻表。丙戌，攻取揚州。辛卯，攻取泰州。

三月庚子，内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彦爲竹龍都部署。是月，取光、舒、常州。

三月庚子，内外馬步軍都軍頭袁彦爲竹龍都部署。這一月，攻取光、舒、常三州。

夏四月，常、泰州復入于唐。

夏四月，常、泰二州又落入唐人之手。

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京師囚。

五月乙卯，從淮南回到京師，赦免京師囚犯。

六月壬申，德音赦淮南囚。

六月壬申，以恩詔赦免淮南囚犯。

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州復入于唐。

秋七月，皇后崩。揚、光、舒、滁四州又落入唐人之手。

八月乙丑，課民種木及韭。

八月乙丑，責令百姓種樹和韭菜。

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九月丙午，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王朴爲尚書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冬十月辛酉，葬宣懿皇后于懿陵。

冬十月辛酉，在懿陵安葬宣懿皇后。

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巳，殺李景之臣孫晟。

十一月庚寅，廢除不在祀典的祠廟。乙巳，殺死李景的臣子孫晟。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赦非死罪囚。

四年春正月己丑初一，赦免不是死罪的囚犯。

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南征。

二月甲戌，王朴留守東京。乙亥，出征南方。

三月丁未，克壽州。

三月丁未，攻克壽州。

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己卯，放降卒八百歸于蜀。癸未，追册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

夏四月己巳，從壽州回到京城。己卯，釋放投降士兵八百人回蜀。癸未，追封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

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

五月丙申，殺密州防禦使侯希進。

進。

秋八月乙亥，李穀罷，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來歸我濮州刺史胡立。

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點檢。壬申，南征。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于唐，以其州來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其州來降。丁丑，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静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死之。

二月甲寅，取雄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洲。

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亥，復如揚州。辛卯，幸迎鑾。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三月辛亥，李景來買宴。

四月庚申，祔五室神主于新廟。壬申，至自淮南，回鶻、達靼遣使來。

六月辛未，放降卒四千六百于唐。

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彦卿市銅于高麗。丁亥，頒《均田圖》。

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使莆訶散來。

冬十月丁酉，括民租。

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户、俸户。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昭遣使者來。辛酉，女真使阿辨來。

三月己酉，甘州回鶻來獻玉，却之。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給銅

秋八月乙亥，李穀罷官，王朴爲樞密使。癸未，蜀人送回濮州刺史胡立。

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三司使張美爲大内都點檢。壬申，出征南方。

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反叛唐，以泗州前來投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以濠州前來投降。丁丑，攻取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攻取海州。壬辰，攻取静海軍。丁未，攻克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戰死。

二月甲寅，攻取雄州。丁卯，入揚州。癸酉，入瓜洲。

三月壬午初一，赴泰州。丁亥，又赴揚州。辛卯，到迎鑾。己亥，攻克淮南十四個州，以長江爲界。三月辛亥，李景派人前來進獻買宴錢。

四月庚申，在新廟祔祭五室神主。壬申，從淮南返回京城，回鶻、達靼派使臣前來。

六月辛未，釋放投降的士兵四千六百人歸唐。

秋七月乙酉，水部員外郎韓彦卿到高麗買銅。丁亥，頒布《均田圖》。

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縵派遣莆訶散前來。

冬十月丁酉，搜括百姓租賦。

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

十二月丙戌，廢除各州縣税户、俸户。

六年春正月，高麗王王昭派遣使者前來。辛酉，女真使臣阿辨前來。

三月己酉，甘州回鶻前來進獻玉器，推辭不受。庚申，王朴薨。丙寅，宣徽南院使吴延祚留守東京。癸酉，停止供給銅魚。甲戌，出征北

魚。甲戌，北征。是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

夏四月壬辰，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關，以爲雄州。

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

六月癸未，立皇后符氏，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讓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莆訶散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崩于滋德殿。

恭帝柴宗訓

恭皇帝，世宗第四子宗訓也。世宗即位，大臣請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還京師，始封宗訓梁王，時年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皇帝即位于柩前。癸卯，范質爲大行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

秋七月丁未，户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

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曹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遣使者來。

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于高麗。

冬十一月壬寅，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高麗遣使者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遜于位。宋興。

嗚呼，五代本紀備矣！君臣之際，可勝道哉？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寧而殺存乂、從璨，則父子骨肉之恩幾何其不絶矣？太妃薨而輟朝，立劉

方。這一月，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樞密使。

夏四月壬辰，攻取乾寧軍。辛丑，攻取益津關，設置霸州。癸卯，攻取瓦橋關，設置雄州。

五月乙巳初一，攻取瀛州。甲戌，從雄州至京。

六月癸未，立符氏爲皇后，封兒子宗訓爲梁王、宗讓爲燕國公。戊子，占城使臣莆訶散前來。己丑，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皇帝在滋德殿崩。

恭皇帝是世宗的第四個兒子柴宗訓。世宗登位後，大臣們請求册封皇子爲王，世宗謙恭地推辭了很久。到攻取北方三關，因病還師京城時，纔封柴宗訓爲梁王，當時柴宗訓七歲。

顯德六年六月癸巳，世宗崩。甲午，恭帝在靈柩前登位。癸卯，范質爲已故皇帝山陵使，翰林學士竇儼爲禮儀使，兵部尚書張昭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邊歸讜爲儀仗使，宣徽南院使、判開封府事昝居潤爲橋道頓遞使。

秋七月丁未，户部尚書李濤爲山陵副使，度支郎中盧億爲判官。

八月庚寅，册封弟弟柴熙讓爲曹王，柴熙謹爲紀王，柴熙誨爲蘄王。壬寅，高麗派遣使臣前來。

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出使高麗。

冬十一月壬寅，在慶陵安葬睿武孝文皇帝。高麗派遣使臣前來。

七年春正月甲辰，讓位，宋朝建立。

唉，五代帝王的本紀到此就完備了。但君臣之間的關係，能説得完嗎？梁朱友珪反叛，唐殘害朱克寧而又殺死李存乂、李從璨，那麽父子間的骨肉之情還能有多少不斷絶呢？太妃薨而停

氏、馮氏爲皇后，則夫婦之義幾何其不乖而不至於禽獸矣？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居喪改元而用樂，殺馬延及任圜，則禮樂刑政幾何其不壞矣？至於賽雷山、傳箭而撲馬，則中國幾何其不夷狄矣。可謂亂世也歟！而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説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伐南唐，問宰相李穀以計策；後克淮南，出穀疏，使學士陶穀爲贊，而盛以錦囊，嘗置之坐側。其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及其虛心聽納，用人不疑，豈非所謂賢主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强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决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罷朝會，立劉氏、馮氏爲皇后，那麽夫婦間的禮義不亂而不會淪爲禽獸的又有多少呢？寒食節在野外祭祀却焚燒紙錢，居喪時更改年號并奏樂，殺死馬延和任圜，那麽禮樂刑政還有什麽不被毁壞呢？至於在雷山祭祀酬神，傳箭打馬，那麽中原怎能不淪入夷狄之手呢？堪稱亂世啊！然而世宗在位短短五六年時間，攻取秦隴，平定淮右，收復三關，威武的聲名震懾中原内外，國内招延擅長儒學文章的士子，考定典章制度，編纂《通禮》，校定《正樂》，議論《刑統》，這些製作方法都可以供後世運用。世宗爲人明智通達、英勇果敢，談吐卓偉。登位的第二年，拆毁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座。當時中原缺乏錢幣，於是下令盡毁天下銅製佛像來鑄錢幣，他曾説："我聽説佛家的主張認爲自己一生爲虚妄不實，而以惠利他人爲要緊的事，假使佛的真身還在，衹要有利於世，還想割截自己，何况這是銅像，怎麽會是他捨不得的呢?"因此群臣都不敢再説什麽。曾經在晚上讀書，看到唐人元稹的《均田圖》，很有感慨地嘆息説："這纔是使天下大治的根本，帝王的政治應當從這裏開始!"於是下令頒布這個圖法，使官吏百姓事先瞭解，希望用一年的時間使天下田土非常均等，他的規劃志向難道小嗎？世宗攻伐南唐，向宰相李穀詢問計謀；後來攻克淮南，拿出李穀的奏疏，令學士陶穀寫贊語，裝在絲袋中，經常放在座旁。世宗英武的才能堪稱英雄豪傑，至於他虛心聽取意見，用人不疑，難道不是人們所説的賢明君主嗎！世宗在北方攻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學家還批評他不以國家命運爲重，匆忙中僥幸取勝，根本不懂得他預測强弱、比較雙方力量而抓住述律懈怠的時候，得到不可失的機會，這些若不是能看清决勝時機的人，誰能做到這步呢？確實不是史學家所能想得到的！

新五代史卷十三

列傳第一

梁家人傳

嗚呼，梁之惡極矣！自其起盜賊，至於亡唐，其遺毒流于天下。天下豪傑，四面并起，孰不欲戡刃於胸？然卒不能少挫其鋒以得志。梁之無敵於天下，可謂虎狼之强矣。及其敗也，因於一二女子之娛，至於洞胸流腸，刲若羊豕，禍生父子之間，乃知女色之能敗人矣。自古女禍，大者亡天下，其次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免矣，猶及其子孫，雖遲速不同，未有無禍者也。然原其本末，未始不起於忽微。《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言至矣，可不戒哉！梁之家事，《詩》所謂"不可道"者。至於唐、晉以後，親疏嫡庶亂矣！作《家人傳》。

唉，梁的罪惡大極了！自從它以盜賊起家，到滅亡唐朝，它留下的毒害遍及天下。天下的英雄豪傑，從四面八方奮起，誰不想在它胸膛上刺把刀？然而終究不能稍稍挫折它的鋒芒而實現願望。梁在天下無敵，堪稱虎狼般的强壯。到它被打敗時，祇是由於迷戀一兩個女子的快活取樂，直到胸口被刺穿，腸子淌出，像猪羊一樣地被宰殺，災禍在父子之間產生，纔知道女色是能够毁滅人的。從古到今女色產生的禍害，大的使國家滅亡，其次使家庭破敗，再次使人失去性命，假如自己免禍，禍害還會危及子孫後代，雖然快慢不同，但没有不導致災禍的。然而推究事情的根源，未嘗不是從細小的事產生的。《易經·坤》卦的初六説："踩到霜，就快結冰了。"《家人》卦的初九説："治家閑散不嚴，必有亡家的後悔。"這是至理名言，能不引以爲戒嗎！梁人的家事，是《詩經》上所説的"不能説"的事。至於唐、晉以後，近親遠戚、嫡系旁支的界綫都混亂了。因此作《家人傳》。

太祖母文惠皇后王氏

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

梁太祖的母親是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她生了三個兒子：長子是廣王朱全昱，次子是朗王朱存，三子就是太祖。

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爲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

皇后年輕守寡，帶着三個兒子在蕭縣人劉崇家幫工爲生。太祖長大後刁潑無賴，縣裏的人對他都深感頭痛。劉崇憂慮太祖懶惰不勞動，多次加以鞭打斥責，祇有劉崇的母親憐愛他，常常親自爲他梳洗，告誡家中人説："朱三不是普通人，

之!"黄巢起,太祖與存俱亡爲盜,從黄巢攻廣州,存戰死。居數歲,太祖背巢降唐,反以破巢,遂鎮宣武。乃遣人以車馬之蕭縣,迎后於崇家。使者至門,后惶恐走避,謂劉氏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邪!"使者具道太祖所以然,后乃驚喜泣下,與崇母俱載以歸,封晉國太夫人。

應當好好地待他。"黄巢起兵後,太祖和朱存都偷跑出外爲盜,跟隨黄巢攻打廣州,朱存戰死。過了幾年,太祖背叛黄巢向唐投降,反而以擊潰黄巢有功,做了宣武軍守將。於是派人率車馬到蕭縣,去劉崇家接皇后。太祖的使臣到劉崇家門,皇后驚慌逃避,對劉氏説:"朱三窮困失意、品行不好,定已作賊死了,怎麼會有這種地位呢!"使臣一一述説了太祖成爲現在這樣的原因,皇后纔驚喜交加地哭了,和劉崇的母親一起坐車回去,封爲晉國太夫人。

太祖置酒太夫人前,舉觴爲壽,歡甚。太祖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也。"后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得如先人也!"太祖莫知其故,后曰:"朱二與汝俱從黄巢,獨死蠻嶺,其孤皆在午溝,汝今富貴,獨不念之乎?"太祖泣涕謝罪,乃悉召存諸子以歸。太祖剛暴多殺戮,后每誡之,多賴以全活。

太祖在太夫人座前擺設酒席,舉杯祝壽,十分快活。太祖説:"朱五經讀了一輩子書,不曾及第,現在有我這個兒子做了節度使,無愧於先人了。"皇后神色很感傷,過了好一會兒,説:"你能達到現在的地位,堪稱英偉傑出,但德行未必能比得上先人!"太祖不明白皇后爲什麽這樣説,皇后説:"朱二和你都跟隨黄巢,獨自死於荒遠的山嶺中,他的後代都在午溝,你現在富貴了,難道不關心他們嗎?"太祖哭泣告罪,於是全部召回朱存的子女。太祖性格剛暴,殺人很多,皇后每每警告他,很多人因此纔活下來。

大順二年秋,后疾,卜者曰:"宜還故鄉。"乃歸。卒於午溝。太祖即位,立四廟,追尊皇考爲穆皇帝,后曰文惠皇后。

大順二年秋,皇后生病,占卜的人説:"應當返回家鄉。"於是返回。死在午溝。太祖即位後,設立四廟,追尊父親爲穆皇帝,皇后爲文惠皇后。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家子也。太祖少以婦聘之,生末帝。太祖貴,封魏國夫人。

太祖元貞皇后張氏,是單州碭山縣渠亭里富豪人家的女兒。太祖年輕時聘她爲妻子,生下末帝。太祖顯貴後,封爲魏國夫人。

后賢明精悍,動有禮法,雖太祖剛暴,亦嘗畏之。太祖每以外事訪之,后言多中。太祖時時暴怒殺戮,后嘗救護,人賴以獲全。太祖嘗出兵,行至中途,后意以爲不然,馳一介召之,如期而至。

皇后賢明精悍,凡事都有禮法,雖然太祖性格剛暴,也很敬畏她。太祖常向她咨詢外間的事務,皇后的話多有應驗。太祖常常狂怒殺人,皇后常給以保護,很多人因此纔得以保全性命。有一次太祖率兵外出征戰,行到半路,皇后認爲不應這樣,派一人騎馬前去召回,太祖按期而返。

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於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友裕惶恐,與數騎亡山中,久之,自匿於廣王。后陰使人教友裕

郴王朱友裕進攻徐州,在石佛山打敗朱瑾的軍隊,朱瑾逃跑,朱友裕没有追趕,太祖大怒,解除朱友裕的兵權。朱友裕驚慌害怕,帶領數名騎兵逃入山中,過了很久,一個人躲藏在廣

脱身自歸，友裕晨馳入見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請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捽出，將斬之。后聞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歸罪，豈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

王那裏。皇后暗中派人去教朱友裕脱離廣王回來，於是朱友裕一早就馳馬趕來見太祖，在庭院中俯伏下拜，哭泣着請求一死，太祖很憤怒，叫手下的人把朱友裕揪出去，準備殺掉他。皇后聽説後，來不及穿鞋，奔到庭中扶着朱友裕哭着説：“你自綁請罪，難道不是想表明自己不是反叛太祖嗎?”太祖的怨怒纔消去，赦免了朱友裕。

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后迎太祖於封丘，太祖告之。后遽見瑾妻，瑾妻再拜，后亦拜，凄然泣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爲之感動，乃送瑾妻爲尼，后嘗給其衣食。司空，太祖時檢校官也。

太祖打敗朱瑾後，占有了朱瑾的妻子返回，皇后在封丘迎接太祖，太祖把這件事告訴了皇后。皇后立即見朱瑾的妻子，朱瑾的妻子行兩拜禮，皇后也答拜，感傷落淚，説：“兖州、鄆州和司空是同姓的邦國，弟兄之間，因小事動武，却使我的姐姐落到這種地步；如果汴州不幸失守，我也就同你現在的處境一樣了。”説完又哭起來。太祖被皇后的話打動，於是送朱瑾的妻子去做尼姑，皇后常常供給她衣物糧食。司空，是太祖當時所任的檢校官銜。

天祐元年，后以疾卒。太祖即位，追册爲賢妃。初葬開封縣潤色鄉，末帝立，追謚曰元貞皇太后，祔于宣陵。后已死，太祖始爲荒淫，卒以及禍云。

天祐元年，皇后因病而死。太祖即位後，追封爲賢妃。最初安葬在開封縣潤色鄉，末帝即位後，追加謚號叫元貞皇太后，祔葬在宣陵。皇后死後，太祖纔變得荒淫，最終因此招致災禍。

昭儀陳氏

昭儀陳氏，宋州人也，少以色進。太祖已貴，嬪妾數百，而昭儀專寵。太祖嘗疾，昭儀與尼數十人晝夜爲佛法，未嘗少懈，太祖以爲愛己，尤寵之。開平三年，度爲尼，居宋州佛寺。

昭儀陳氏，宋州人，年輕時以美色進宫。當時太祖已經顯貴，旁妻侍妾有數百人，而獨寵昭儀。有一次太祖患病，昭儀和數十個尼姑晝夜不停地做佛事，不曾有一點懈怠，太祖認爲她很心疼自己，更加寵愛她。開平三年，昭儀剃度爲尼，住在宋州的佛寺中。

昭容李氏

昭容李氏，亦以色進。尤謹愿，未嘗去左右。太祖病，晝寢方寐，棟折，獨李氏侍側，遽牽太祖衣，太祖驚走，棟折寢上，太祖德之，拜昭容。皆不知其所終。

昭容李氏，也是以美色進宫。她特别謹慎忠厚，不曾離開太祖。太祖患病時，白天睡覺剛入睡，屋梁斷了，衹有李氏在太祖旁侍奉，於是拉太祖的衣服，太祖驚醒奔走，屋梁斷了打在床上，太祖很感激她，拜爲昭容。都不知道她最後怎樣。

末帝德妃張氏

末帝德妃張氏，其父歸霸，事太祖爲梁功臣。帝爲王時，以婦聘之。

末帝的德妃張氏，父親張歸霸，爲太祖做事，是梁的功臣。末帝爲王時，娶她爲妻。末帝

帝即位，將册妃爲后，妃請待帝郊天，而帝卒不得郊。貞明元年，妃病甚，帝遽册爲德妃，其夕薨，年二十四。

即位後，準備册封她爲皇后，德妃請求等到末帝祭天之後，但末帝始終未能祭天。貞明元年，她病得很重，末帝趕忙册封她爲德妃，當晚去世，年二十四歲。

次妃郭氏

次妃郭氏，父歸厚，事梁爲登州刺史。妃少以色進。梁亡，唐莊宗入汴，梁故妃妾，皆號泣迎拜。賀王友雍妃石氏有色，莊宗召之，石氏慢罵，莊宗殺之。次以召妃，妃懼而聽命。已而度爲尼，賜名誓正，居于洛陽。

次妃郭氏，父親郭歸厚，效力梁朝，任登州刺史。郭妃年輕時以美色進宫。梁滅亡後，唐莊宗進入汴京，梁原來的妃妾都哭泣迎拜。賀王朱友雍的妃子石氏很有美色，唐莊宗召見她，石氏謾罵唐莊宗，唐莊宗殺了她。接着召見郭妃，郭妃因懼怕而聽從。不久剃度爲尼，賜名叫誓正，住在洛陽。

初，莊宗之入汴也，末帝登建國樓，謂控鶴指揮使皇甫麟曰："吾，晋世仇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無使我落仇人之手！"麟與帝相持慟哭。是夕，進刃於帝，麟亦自剄。莊宗入汴，命河南張全義葬其尸，藏其首於太社。晋天福三年，詔太社先藏罪人首級，許親屬收葬，乃出末帝首，遣右衛將軍安崇阮與妃同葬之。妃卒洛陽。

當初，唐莊宗攻入汴州，末帝登上建國樓，對控鶴指揮使皇甫麟説："我是晋的世代仇敵，不能等他們來殺我，你應結束我的性命，不要讓我落到仇人手中！"皇甫麟和末帝相抱痛哭。這天晚上，皇甫麟用刀刺死末帝後，也自殺了。唐莊宗攻進汴州後，命令河南張全義埋掉末帝的尸體，把末帝的頭收藏在太社。晋天福三年，詔太社過去收藏的罪人人頭，准許他們的親屬收葬，於是取出末帝的頭，派遣右衛將軍安崇阮把末帝與妃子一起安葬。郭妃後來死在洛陽。

太祖兄　太祖子

太祖二兄：曰全昱，曰存。八子：長曰友裕，次曰友珪、友璋、友貞、友雍、友徽、友孜，其一養子曰友文。

太祖有兩個兄長：一個名叫朱全昱，一個名叫朱存。八個兒子：長子名叫朱友裕，其次名叫朱友珪、朱友璋、朱友貞、朱友雍、朱友徽、朱友孜，有個養子名叫朱友文。

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友文爲博王、友珪郢王、友璋福王、友貞均王、友雍賀王、友徽建王。友裕前即位卒，追封郴王，而康王友孜，末帝即位封。

開平元年五月乙酉，封朱友文爲博王、朱友珪爲郢王、朱友璋爲福王、朱友貞爲均王、朱友雍爲賀王、朱友徽爲建王。朱友裕死在太祖即位前，追封爲郴王，而康王朱友孜，是末帝即位時封的。

友璋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友珪時，爲鄆州留後，末帝時，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武寧，及友雍、友徽皆不知其所終。

朱友璋最初爲壽州團練使、押左右番殿直、監豐德庫，在朱友珪稱帝時任鄆州留後，末帝時任忠武軍節度使，改鎮武寧軍，與朱友雍、朱友徽一樣，都不知道他們的最終去向。

廣王朱全昱

廣王全昱，太祖即位封。太祖

廣王朱全昱，是太祖即位時所封。太祖和

與仲兄存俱亡爲盜，全昱獨與其母猶寄食劉崇家。太祖已貴，乃與其母俱歸宣武，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致仕。

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宴居宮中，與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爲!"太祖不悦，罷會。全昱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三子皆封王：友諒衡王，友能惠王，友誨邵王。

二哥朱存逃亡爲盜，祇有朱全昱和母親仍然依附劉崇家。太祖顯貴後，纔和母親一道前往宣武軍，領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太師退休。

太祖即將接受禪讓時，有關人員在前殿作儀式準備，朱全昱看了，回頭對太祖說："朱三，你能做皇帝嗎?"太祖在宮中舉行宴會，和廣王飲酒賭博，朱全昱酒已喝醉，拿骰子投擲盆中而反彈於外，呼叫太祖說："朱三，你不過是碭山一個平民，有幸天子任用你爲四鎮節度使，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呢？然而你却毁滅了唐朝延續三百年的國家，我會看見你整個家族被殺，哪裏用得着賭博呢!"太祖不高興，停止宴會。朱全昱也不喜歡住在京城，常常住在碭山老家。三個兒子都封爲王：朱友諒爲衡王、朱友能爲惠王，朱友誨爲邵王。

朱友諒

乾化元年，升宋州爲宣武軍，以友諒爲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爲!"乃罷友諒，居京師。太祖卧病，全昱來視疾，與太祖相持慟哭；太祖爲釋友諒，使與東歸。貞明二年，全昱以疾薨。徙衡王友諒嗣封廣王。

乾化元年，太祖將宋州升爲宣武軍，任朱友諒爲節度使。朱友諒進獻一根秆上結三個穗的象徵吉祥的麥子，太祖發怒說："今年宋州大水成災，哪需做這種事!"於是罷免了朱友諒，讓他住在京城。太祖患病卧床，朱全昱前來探視病情，和太祖相抱痛哭；太祖因此放了朱友諒，讓他和父親一道東歸。貞明二年，朱全昱因病而死。繼封衡王朱友諒爲廣王。

朱友能

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至爲不法，奸人多依倚之。而陳俗好淫祠左道，其學佛者，自立一法，號曰"上乘"，晝夜伏聚，男女雜亂。妖人母乙、董乙聚衆稱天子，建置官屬，友能初縱之，乙等攻劫州縣，末帝發兵擊滅之。自康王友孜謀反伏誅，末帝始疏斥宗室，宗室皆反仄。貞明四年，友能以陳州兵反，犯京師，至陳留，兵敗，還走陳州，後數月降，末帝赦之，降爲房陵侯。

朱友能爲宋滑二州留後、陳州刺史，所到之處行爲不軌，很多奸人都投靠他。陳州的風俗喜好胡亂祭祀和旁門左道，那裏學佛的人，自己建立了一套佛法，號稱"上乘"，晝夜聚集在一起，男女混雜。妖人母乙、董乙聚衆自稱天子，設置各種官吏，起初朱友能放任他們，母乙等就攻打搶劫州縣，末帝派軍隊消滅了他們。自從康王朱友孜謀反被殺，末帝開始疏遠和斥退皇族，皇族都懷有二心，紛紛反叛。貞明四年，朱友能率領陳州軍隊反叛，進犯京師，到陳留，軍隊被打敗，逃回陳州，數月後投降，末帝赦免了他，降爲房陵侯。

朱友誨

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欲以州兵爲亂，末帝召還京師，與友諒、友能皆被幽囚。梁亡，莊宗入汴，皆見殺。

朱友誨爲陝州節度使，準備率領州中軍隊叛亂，末帝把他召回京師，和朱友諒、朱友能一起都被囚禁了。梁滅亡時，唐莊宗攻入汴州，都被殺死。

朗王朱存

朗王存，初與太祖俱從黄巢攻廣州，存戰死。存子友寧、友倫。

朗王朱存，當初和太祖都跟隨黄巢進攻廣州，朱存戰死。朱存的兒子名叫朱友寧、朱友倫。

朱友寧

友寧字安仁，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太祖以爲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内制勝都指揮使、襲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備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復遣攻師範，圍博昌，屠之，清河爲之不流。戰於石樓，兵敗，友寧墮馬見殺。

朱友寧字安仁，從小聰明機敏，喜怒不形於色。太祖以他爲軍校，擅長使用弓劍。後升爲衙内制勝都指揮使、襲州刺史。太祖圍攻鳳翔，派遣朱友寧在東面防備宣武軍。王師範襲擊梁，圍攻齊州，朱友寧率領軍隊擊敗他們，繳獲戰馬一千匹，殺敵數千人。太祖事奉唐昭宗返回京師，拜朱友寧爲建武軍節度使，賜號叫“迎鑾毅勇功臣”。太祖再次派他進攻王師範，圍攻博昌，大肆屠殺，清河被尸體阻塞不流。在石樓交戰，軍隊被打敗，朱友寧從馬上墮下來被殺死。

朱友倫

友倫幼亦明敏，通《論語》、小學，曉音律。存已死，太祖以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表右威武將軍。燕人攻魏内黄，友倫以前鋒夜渡河，奪馬千匹。李罕之以潞州降梁，晋人攻潞，友倫以兵入潞州，取罕之以歸。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鳳翔，晋人襲梁，友倫以兵三萬至攀山，晋人乃却，友倫西會太祖於鳳翔。昭宗還長安，拜友倫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友倫宿衛，伺察昭宗所爲。友倫擊鞠墜馬死，太祖大怒，以兵七萬至河中。昭宗涕泣，不知所爲，將奔太原，不果。宰相崔胤遣人止太祖，太祖以爲友倫胤等殺之，奏請誅胤等，昭宗未從，乃遣友諒至京師，以兵圍開化坊，殺胤及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

朱友倫從小也聰明機敏，精通《論語》、小學，通曉音律。朱存死後，太祖任朱友倫爲元從馬軍指揮使，上表奏請命他爲右威武將軍。燕人進攻魏州内黄，朱友倫率前鋒趁夜渡過黄河，繳獲戰馬一千匹。李罕之以潞州向梁投降，晋人進攻潞州，朱友倫率兵攻入潞州，俘獲李罕之而回。累遷檢校司空，領藤州刺史。太祖圍攻鳳翔，晋人襲擊梁，朱友倫率領軍隊三萬人到攀山，晋人於是退兵，朱友倫西進和太祖在鳳翔會合。唐昭宗返回長安，任命朱友倫爲寧遠軍節度使。太祖東歸，留朱友倫護衛皇城，窺視唐昭宗的動向。朱友倫擊球從馬上墜下摔死，太祖大怒，率領七萬軍隊到河中。唐昭宗哭泣，不知所措，準備逃奔太原，未能實現。宰相崔胤派人阻止太祖，太祖認爲朱友倫是被崔胤等人殺死的，上奏請求誅殺崔胤等人，唐昭宗没有允許，於是太祖派遣朱友諒到京師，率兵圍住開化坊，殺死崔胤和京兆尹鄭元規、皇城使王建勳、飛龍使陳

陳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

太祖即位，已封宗室，中書上議，故皇兄存，皇侄建武軍節度使友寧、寧遠軍節度使友倫，皆當封。於是追封存朗王、友寧安王、友倫密王。

郴王朱友裕

郴王友裕字端夫，幼善騎射，從太祖征伐，能以寬厚得士卒心。

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稍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歡呼，晉王喜，遺友裕良弓百矢。太祖鎮宣武，以爲衙內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攻鄆，友裕以先鋒次斗門，鄆兵夜擊之，友裕敗走。太祖從後來，不知友裕之敗也，前軍遇敵多死。太祖至村落間，始與友裕相得。是時，朱宣在濮州，太祖乃遣友裕先以二百騎前，太祖後至，與友裕相失。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梁將李璠等死者十餘人。

冬，友裕取濮州，遂圍時溥於徐州。朱瑾以兵二萬救溥，友裕敗瑾于石佛山，瑾走。都虞候朱友恭讒之太祖，以爲瑾可追而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奪其兵屬龐師古，以友裕屬吏，使者誤致書於友裕，友裕惶恐，不知所爲，賴張皇后教之，得免。權知許州。許州近蔡，苦於大寇，居民殘破，友裕招撫流散，增户三萬餘。

遷諸軍都指揮使，與平兗、鄆，還領許州。崔洪奔淮南，友裕引兵定蔡州，市不易肆。太祖兼鎮護國軍，

班、閤門使王建襲、客省使王建乂、前左僕射張濬。

太祖即位，已經册封宗室，中書提出建議，已故的皇兄朱存，皇侄建武軍節度使朱友寧、寧遠軍節度使朱友倫，都應當册封。於是追封朱存爲朗王、朱友寧爲安王、朱友倫爲密王。

郴王朱友裕字端夫，從小擅長騎馬射箭，跟隨太祖征戰，能以爲人寬厚贏得士兵的喜歡。

太祖和晉兵在西華圍困黃鄴，黃鄴的士兵肩扛長矛登上城墻斥罵敵軍，晉王派胡人騎兵不斷射擊都没能射中。太祖回頭示意朱友裕，朱友裕一箭就射中，軍中士兵都大聲歡呼，晉王很高興，送給朱友裕最好的弓和一百支箭。太祖鎮守宣武軍，任朱友裕爲衙内都指揮使。景福元年，太祖進攻鄆州，朱友裕作爲先鋒駐扎斗門，鄆州軍隊趁夜攻擊，朱友裕敗逃。太祖從後來，不知朱友裕已被打敗，前面的軍隊和敵軍遭遇，很多人被殺死。太祖行到鄉村中，纔和朱友裕相遇。這時，朱宣在濮州，於是太祖派朱友裕先率領二百人馬前行，太祖後到，和朱友裕失去聯絡。太祖突然和敵兵相遇，被打敗而逃跑。敵兵追得很緊，逃到一條大溝前，差點不能脱身，幸好溝中堆有柴草，馬纔得以躍過，梁將李璠等十多人被殺死。

冬天，朱友裕攻取濮州，接着將時溥圍困在徐州。朱瑾率領兩萬軍隊援救時溥，朱友裕在石佛山打敗朱瑾，朱瑾逃跑。都虞候朱友恭在太祖面前説朱友裕的壞話，認爲可以追殺朱瑾而朱友裕却不追。太祖大怒，削奪他的兵權歸龐師古，把朱友裕交給法官查辦。使者誤將詔書送給朱友裕，朱友裕驚恐不安，不知所措，幸虧張皇后教他辦法，纔得以免死。權知許州。許州靠近蔡州，苦於大盗劫掠，民衆死亡流移，朱友裕招回安撫流散的百姓，增加户口三萬多。

遷任諸軍都指揮使，參加平定兗、鄆二州，回來後仍領許州。崔洪逃奔淮南，朱友裕率兵平定蔡州，街市買賣經營如常。太祖兼鎮護國軍，

以友裕爲留後。遷忠武軍節度使。太祖攻鳳翔，未下，去攻邠州。友裕破靈臺、良原，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降。後崇本復叛，太祖遣友裕攻之，屯于永壽。友裕以疾卒。

以朱友裕爲留後。遷任忠武軍節度使。太祖進攻鳳翔，未能攻克，於是離開鳳翔而攻邠州。朱友裕攻破靈臺、良原，攻克隴州，楊崇本以邠州來降。後來楊崇本又反叛，太祖派遣朱友裕進攻他，在永壽屯駐。朱友裕因病而死。

博王朱友文　庶人朱友珪

博王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頗能爲詩，太祖養以爲子。

博王朱友文字德明，原姓康，名叫勤。從小俊美有風姿，好學，善於談吐，很能寫詩，太祖收養他作兒子。

太祖領四鎮，以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賦聚斂以供軍實。太祖即位，以故所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征賦，置建昌宮總之，以友文爲使，封博王。太祖幸西都，友文留守東京。

太祖統領四鎮，以朱友文爲度支鹽鐵制置使。太祖四方征戰，朱友文聚斂財物以供軍需。太祖即位，用過去所領的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徵收賦税，設立建昌宫統管它們，任朱友文爲建昌宫使，封爲博王。太祖到西都，朱友文留守東京。

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鎮宣武，略地宋、亳間，與逆旅婦人野合而生也。長而辯黠多智。博王友文多材藝，太祖愛之，而年又長，太祖即位，嫡嗣未立，心嘗獨屬友文。太祖自張皇后崩，無繼室，諸子在鎮，皆邀其婦入侍。友文妻王氏有色，尤寵之。太祖病久，王氏與友珪妻張氏，常專房侍疾。太祖病少間，謂王氏曰："吾知終不起，汝之東都，召友文來，吾與之决。"蓋心欲以後事屬之。乃謂敬翔曰："友珪可與一郡，趣使之任。"乃以友珪爲萊州刺史。

平民朱友珪，是太祖當初鎮守宣武軍，侵奪宋、亳二州間時，和途中婦人苟合所生的。長大後狡猾多智謀。博王朱友文多才多藝，太祖很喜歡他，而他年齡又最大，太祖即位時，還没有立繼承人，心裏常常衹屬意朱友文。太祖自從張皇后死後，没有再娶，兒子們在各地鎮守，太祖要他們的妻子入宫侍奉自己。朱友文的妻子王氏頗有美色，太祖特别寵愛她。太祖久病不起，王氏和朱友珪的妻子張氏，常常專寵在房中侍候太祖。太祖的病稍稍輕一點，對王氏説："我知道最終不免一死，你去東都，叫朱友文回來，我要和他訣别。"大概心中想將後事托付給他。於是對敬翔説："可給朱友珪一個郡，催他去赴任。"於是以朱友珪爲萊州刺史。

太祖素剛暴，既病而喜怒難測，是時左降者，必有後命，友珪大懼。其妻張氏曰："大家以傳國寶與王氏，使如東都召友文，君今受禍矣！"夫婦相對而泣。左右勸友珪曰："事急計生，何不早自爲圖？"友珪乃易衣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計事，勍夜以牙兵五百隨友珪，雜控鶴衛士而入。夜三鼓，斬關入萬春門，至寢中，侍疾者皆走。太祖惶駭起呼

太祖平常性格剛暴，病後就更加喜怒無常，這時被降官的人，隨後必然還會有重處的命令，朱友珪十分恐懼。他的妻子張氏説："皇帝已經將傳國寶拿給王氏，要她去東都召回朱友文，你現在遭禍了！"夫婦相對而哭。手下人勸朱友珪説："事情緊急計謀即出，爲什麽不早些爲自己作打算？"於是朱友珪换了衣服，暗中進入左龍虎軍，會見統軍韓勍商量辦法。晚上韓勍派牙兵五百人跟隨朱友珪，混雜在控鶴衛士中進入皇宫。半夜三更的時候，斬斷門閂而進入萬春門，

曰："我疑此賊久矣，恨不早殺之，逆賊忍殺父乎!"友珪親吏馮廷諤以劍犯太祖，太祖旋柱而走，劍擊柱者三，太祖憊，仆于床，廷諤以劍中之，洞其腹，腸胃皆流。友珪以裀褥裹之寢中，秘喪四日。乃出府庫，大賚群臣及諸軍。遣受旨丁昭浦矯詔馳至東都，殺友文。又下詔曰："朕艱難創業，逾三十年。托于人上，忽焉六載，中外叶力，期于小康。豈意友文陰畜異圖，將行大逆。昨二日夜，甲士突入大内，賴友珪忠孝，領兵剿戮，保全朕躬。然而疾恙震驚，彌所危殆。友珪克平凶逆，厥功靡倫，宜委權主軍國。"然後發喪。乾化二年六月既望，友珪於柩前即皇帝位，拜韓勍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友謙不受命。而懷州龍驤軍三千，劫其將劉重霸，據懷州，自言討賊。三年正月，友珪祀天於洛陽南郊，改元曰鳳歷。

到太祖寢室，侍候太祖的人都跑了。太祖驚恐地起身叫道："我疑心這個賊子很久了，悔恨没有早一天殺掉他，反賊你忍心殺死父親嗎!"朱友珪親信的官吏馮廷諤用劍刺太祖，太祖繞着柱子躲藏奔走，劍三次擊在柱子上，太祖精疲力盡，倒在床上，馮廷諤用劍刺中太祖，穿破肚皮，腸胃流出。朱友珪用墊子將太祖的尸體裹到寢室中，喪事保密四天，纔打開府庫，大賞群臣和各軍將士。派遣受旨丁昭浦拿着假詔書飛馳到東都，殺死朱友文。又發布假詔書說："我艱難創業，三十多年。登位稱帝，很快已六年，中外齊心協力，希望使天下小康。哪裏料到朱友文暗中别有打算，準備反叛。前二日晚上，武裝士兵突然闖進宫内，全靠朱友珪忠心孝順，率兵剿殺叛賊，我纔得以保全性命。然而病中受驚，生命更加危急。朱友珪平定逆凶，功勞無與倫比，可以委任他代掌軍國大政。"然後纔發布喪告。乾化二年六月十六日，朱友珪在太祖的靈柩前登上皇帝位，拜韓勍爲忠武軍節度使，以末帝爲汴州留後，河中朱友謙爲中書令。朱友謙不接受任命。懷州龍驤軍三千人馬，脅迫他們的將領劉重霸，占據懷州，自稱討賊。三年正月，朱友珪在洛陽南郊祭天，更改年號爲鳳歷。

太祖外孫袁象先與駙馬都尉趙巖等，謀與末帝討賊。二月，象先以禁兵入宫，友珪與妻張氏趨北垣樓下，將逾城以走，不果，使馮廷諤進刃其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末帝即位，復友文官爵，廢友珪爲庶人。

太祖外孫袁象先和駙馬都尉趙巖等人，策劃和末帝一起討伐朱友珪。二月，袁象先率禁兵進入皇宫，朱友珪和妻子張氏逃奔到北面墻樓下，準備越過城墻逃跑，没有成功，命令馮廷諤用刀刺死妻子和自己，馮廷諤也自殺了。末帝即位，恢復朱友文的官爵，廢朱友珪爲平民。

康王朱友孜

康王友孜，目重瞳子，嘗竊自負，以爲當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德妃薨，將葬，友孜使刺客夜入寢中。末帝方寐，夢人害己，既寤，聞榻上寶劍鎗然有聲，躍起，抽劍曰："將有變邪!"乃索寢中，得刺客，手殺之，遂誅友孜。明日，謂趙巖、張漢傑曰："幾與卿輩不相見。"由此遂疏弱宗室，而信任趙、張，以至於敗

康王朱友孜，眼睛裏有兩個瞳子，私下很自負，認爲應當成爲天子。貞明元年，末帝的德妃死，快要安葬時，朱友孜派刺客在晚上進入末帝卧室裏。末帝剛剛入睡，夢見有人要殺自己，醒來後，聽見床榻上的寶劍發出鏘鏘的聲音，一躍而起，拔劍說："將有兵變啊!"於是在卧室中搜索，捉到刺客，親手殺死他，接着殺死朱友孜。第二天，對趙巖、張漢傑說："差點不能與你們相見了。"從此就疏遠削弱皇室親屬，而信

亡。

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弑君，友珪以子弑父，一也。與弑即位，逾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于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伸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任趙、張二人，以至於失敗滅亡。

唉，《春秋》的筆法，褒貶毀譽之間，難做到啊！有人問："梁太祖作爲臣子殺君主，朱友珪作爲兒子殺父親，都是一樣的。贊揚殺君即位，第二年改換年號，《春秋》的筆法，都作爲君主來記載，然而朱友珪未能列在本紀中，爲什麼呢？況且父子的罪惡一樣大，而在本紀中不寫兒子，這就是贊揚他的父親，難道這是《春秋》的宗旨嗎？"我回答説："梁的情况很明顯。朱友珪父親的罪惡，無須等褒貶他的兒子而後彰明，然而末帝的志向，不能不表明。《春秋》的筆法，君主被殺而殺君的人却得不到討伐的，國家的臣子要承擔罪責。我對於朱友珪的事情的寫法，就是用來伸張討伐殺害君主的人的志向的。"

新五代史卷十四

列傳第二

唐太祖家人傳

太祖劉太妃　貞簡皇后曹氏

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

太祖的正妻是劉氏，代北人；次妃曹氏，太原人。

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自太祖起兵代北，劉氏常從征伐。爲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館于封禪寺。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脱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遲明，太祖還，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爲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于朝。"太祖從之。

太祖封爲晉王時，劉氏被封爲秦國夫人。自從太祖在代北起兵，劉氏常常跟隨太祖征戰各地。她爲人聰明機敏，足智多謀，很熟悉兵法，常常教侍妾騎馬射箭，以助太祖一臂之力。太祖向東追擊黃巢，回師經過梁國，在封禪寺駐扎。梁王邀請太祖進城，在上源驛擺酒設宴，半夜率兵攻擊他。太祖手下先逃脱返回的人，將太祖遭難之事告訴夫人，夫人面不改色，立即殺掉報告的人，暗中召見大將，商議保全軍馬而返回。快天亮時，太祖回來，和夫人面對面痛哭，於是準備起兵攻梁國。夫人説："大王本來是爲國家征討賊寇，如今梁國的罪行并未暴露，却匆忙倒戈相攻，天下人知道了，没有誰能分辨是非曲直。不如收兵返回駐地，親自向朝廷申訴。"太祖同意了。

其後，太祖擊劉仁恭，敗歸。梁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歲攻晉，圍太原，晉兵屢敗，太祖憂窘，不知所爲。大將李存信等勸太祖亡入北邊，收兵以圖再舉，太祖然之。入以語夫人，夫人問誰爲此謀者，曰："存信也。"夫人駡曰："存信，代北牧羊兒耳，安足與計成敗邪！且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擒，今乃自爲此乎？昔公亡在達靼，幾不能自脱，賴

後來，太祖攻擊劉仁恭，失敗而歸。梁國派遣氏叔琮、康懷英等連年進攻晉國，包圍太原，晉軍多次被打敗，太祖憂愁窘迫，不知所措。大將李存信等人勸説太祖逃到北方邊遠地區，收拾殘兵，以期重振旗鼓，太祖同意這樣做。進屋把這個打算告訴夫人，夫人問是誰出的這個主意，太祖回答："是李存信。"夫人駡道："李存信不過是代北的放羊娃罷了，哪裏配參與商量成敗興亡的大計！何況大王曾經嘲笑王行瑜放棄邠州逃跑，最後被人捕獲，如今難道自己也做這種傻事

天下多故，乃得南歸。今屢敗之兵，散亡無幾，一失其守，誰肯從公？北邊其可至乎?”太祖大悟而止。已而亡兵稍稍復集。

嗎？從前大王在達靼流亡，幾乎不能脱身自拔，幸虧天下多事，纔得以南歸。而今多次失敗的軍隊，潰散逃亡後剩下的已不多，一旦放棄固守之地，誰還願意跟隨大王呢？北方邊遠地區是可以去得的地方嗎?”太祖如夢初醒，打消了這個念頭。不久，逃散的士兵漸漸重新聚攏。

夫人無子，性賢，不妒忌，常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

夫人没有兒子，性情賢惠，不妒忌别人，常常對太祖説：“曹氏的相貌一定會生貴子，應當好好待她。”而曹氏自己也很謙恭退讓，因此兩人相處得很融洽。

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曹氏由是專寵。太祖性暴，怒多殺人，左右無敢言者，惟曹氏從容諫譬，往往見聽。及莊宗立，事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歲，歲嘗馳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莊宗即位，册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慚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復何言哉！”

曹氏被封爲晉國夫人，後來生下兒子，這就是唐莊宗，太祖極看重他，曹氏因此特别受寵。太祖性情暴烈，發怒時常常殺人，手下人没有敢站出來説話的，祇有曹氏輕言細語，規勸曉諭，往往被采納聽取。到唐莊宗立爲太子，事奉曹氏特别周到，他援救趙、攻破燕、奪取魏博，同梁在黄河邊交戰十多年，每年數次驅馬急歸，探望他的母親，人們都稱揚他的孝順。唐莊宗即位後，册封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去謝太后，太后面有愧色。太妃説：“但願我兒子能够萬世爲國君，假如我死後能在黄泉陪伴先王，就很幸運了，還有什麼可説的呢！”

莊宗滅梁入汴，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宫，而太妃獨留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薨。七月，太后薨，謚曰貞簡，葬于坤陵。而太妃無謚，葬魏縣。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于洛也，涕泣而别，歸而相思慕，遂至不起。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

唐莊宗滅梁後進入汴州，派人接太后回到洛州，住在長壽宫，而太妃獨自留在晉陽。同光三年五月，太妃去世。七月，太后去世，謚號稱貞簡，安葬在坤陵。而太妃没有謚號，安葬在魏縣。太妃和太后相互都很體貼尊重，太妃送太后到洛州，哭泣相别，回來後思念太后，以至於身亡。太后聽説太妃病重，想要趕到晉陽探望病情，到太妃死時，又想要親自去安葬她，唐莊宗哭泣勸阻，衆臣紛紛上書請求太后不要前往，方纔作罷。然而太后自從太妃死後，悲哀得不吃不喝，過了一個月也去世了。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 淑妃韓氏 德妃伊氏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其次后也，初封魏國夫人。

唐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唐莊宗正妻是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是燕國夫人伊氏，再次是皇后，最初封爲魏國夫人。

后父劉叟，黄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晋王攻魏，掠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晋宫，貞簡太后教以吹笙歌舞。既笄，甚有色，莊宗見而悦之。莊宗已爲晋王，太后幸其宫，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時，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宫，宫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其佗嬪御莫得進見。

皇后的父親劉叟，一臉黄色鬍鬚，擅長診病占卜，自號劉山人。皇后出生後五六年，晋王進攻魏州，劫掠成安，副將袁建豐獲得皇后，把她送到皇宫裏，貞簡太后教她吹笙及唱歌跳舞。長大成人後，頗有姿色，唐莊宗見後很喜歡她。唐莊宗做晋王後，太后到宫中來，莊宗擺酒款待，親自起身唱歌跳舞，太后高興之極，叫劉氏吹笙助酒，宴罷，留下劉氏賞賜給唐莊宗。在這之前，唐莊宗在夾城間攻擊梁軍，俘得符道昭的妻子侯氏，在各宫中受到獨寵，宫中稱她爲“夾寨夫人”。唐莊宗征戰四方，常常讓侯氏隨軍而行。後來，劉氏生下兒子繼岌，唐莊宗認爲像自己，很喜歡他，從此劉氏更加受到寵愛，自從攻克魏博，在黄河邊征戰十多年，衹以劉氏隨軍。劉氏足智多謀，善於迎合唐莊宗的意旨，其他嬪妃没有人能見到莊宗。

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宫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塢，時有黄鬚丈人護之。”及出劉叟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争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慟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劉叟于宫門。

劉氏的父親聽説她已顯貴，來到魏宫中投謁求見。唐莊宗叫來袁建豐詢問此事，袁建豐説：“我當初在成安北面的土堡俘得劉氏，當時有個黄鬍鬚老人保護她。”將劉叟帶出來給袁建豐看，袁建豐説：“是這個人。”然而劉氏正和夫人們争寵，以門第相比較，於是大怒説：“我離開家鄉時的情景，大略都還能記起，我父親不幸在亂兵中死去，當時我環繞尸體痛哭後離去。這個鄉間老頭怎麼會到這裏來!”於是下令在宫門口鞭打劉叟。

莊宗已即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悦。同光二年癸未，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册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册，乘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之，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

唐莊宗即皇帝位後，打算立劉氏爲皇后，但韓夫人是正妻，伊夫人的位次在劉氏之上，因此感到爲難而没有着手進行。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迎合皇帝意旨，上書稱劉氏應當立爲皇后，唐莊宗大喜。同光二年癸未，皇帝至文明殿，派遣使臣册封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封後，乘着翟羽裝飾的彩車，配備全副儀仗，吹奏作樂，參拜太廟。韓夫人等都忿忿不平，於是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

莊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逾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

唐莊宗自從滅亡梁國，氣焰驕横而百事懈怠，宦官、優伶敗亂朝政，因此皇后得以擅權於宫中，她自認爲出身低賤，逾越正常次序得以立爲皇后，是得佛之力。又喜好聚斂財富，分别派

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

遣手下人經商，以至於市面店鋪中柴草果菜，都說是宮中出售的。四方進貢的財物，必定分成兩份，一份進獻給皇帝，一份歸皇后本宮所有，宮中錢財堆積如山。衹有寫佛書，贈送僧尼而不惜。而唐莊宗因此也迷信佛教。

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游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

有一個胡僧從于闐來，唐莊宗帶領皇后和兒子前往迎接拜見。胡僧雲游五臺山，派遣宮中使臣供應食宿，所到之處全城轟動。又有一個僧人名叫誠惠，自稱能够降伏龍。有一次經過鎮州，王鎔没有對他以禮相待，誠惠發怒說："我有五百條毒龍，我會派一條毒龍揭起一塊石頭，常山的人，都將成爲魚鱉。"恰巧第二年滹沱河發大水，毁壞鎮州城門及墻，人們都認爲誠惠是神。唐莊宗和皇后帶領兒子、妃子拜見誠惠，誠惠正襟危坐不起身，從此士人無論貴賤都去拜見他，衹有郭崇韜不去拜見。

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鎮，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中宮，問遺不絶。

這時，皇太后和皇后與藩鎮勾結，太后之旨稱爲"誥令"，皇后之旨稱爲"教命"，兩宮使臣在路上絡繹不絶。許州節度使温韜因爲皇后迷信佛教，於是請求用自己的私人住宅作佛寺，爲皇后祈福。唐莊宗數次到郭崇韜、元行欽等人家中，常常和皇后一起去。後來，到張全義家，酒醉耳熱之際，讓皇后拜張全義爲養父。張全義每天派遣姬妾進出宮中，不斷向皇后請安送禮。

莊宗有愛姬，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陽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

唐莊宗有一個愛姬，頗有美色而又生了個兒子，皇后心裏忐忑不安。唐莊宗閑居宮中，元行欽在一旁侍奉，唐莊宗問他說："你纔死了妻子，準備再娶嗎？我幫你物色。"皇后指着唐莊宗的愛姬說："皇帝愛憐元行欽，爲什麽不賜給他？"唐莊宗迫不得已，假裝答應了。皇后催促元行欽拜謝，元行欽拜了兩拜，唐莊宗起身回看愛姬時，轎子已經出宮了。唐莊宗十分不悦，稱病不食好幾天。

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税，百姓愁苦，號泣于路，莊宗方與后荒于畋游。十二月己卯臘，畋于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

同光三年秋，大水成災，兩河百姓四處流亡，京城的賦税不足，六軍士兵，常常餓死，於是預借第二年夏、秋兩季的租税，百姓憂愁苦悶，在路邊哀號哭泣，而唐莊宗正和皇后沉迷於打獵游樂。十二月己卯臘日，在白沙打獵，皇后帶領皇子、後宮傾巢隨行，經過伊闕，住宿龕

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徹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懼，亡竄山谷。

澗，癸未纔回來。這時下大雪，軍中士兵飽受寒冷之苦，金槍衛兵一萬人馬，所到之處責令百姓供給衣食，破壞日用雜器，拆毀屋舍燒掉，縣吏害怕，逃亡流竄到山谷之中。

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于延英，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妝奩及皇幼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賚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

第二年三月，客星進入天庫之分野，有流星劃向天棓。占星人說："皇帝身邊將會兵變突起，應當散發積聚的財富求福消災。"宰相請求拿出國庫中的財物供給軍隊，唐莊宗同意，皇后不願意，說："我們夫婦取得天下，雖然是出於武力，恐怕也有上天的安排。命運既然掌握在天之手中，人又能把我們怎麽樣呢！"宰相在延英殿和皇帝辯論此事，皇后在屏風後傾耳偷聽，於是取出一個化妝盒，拉着皇帝的幼子滿喜一起放到皇帝面前說："諸侯進獻的財物，賞賜完了，宮中剩下的衹有這些了，請變賣來供給軍隊。"宰相驚恐地退下了。到趙在禮作亂時，皇帝派兵討伐魏，方纔拿出財物犒軍，衆士兵一邊搬運，一邊罵道："我的妻子兒女都已餓死，得到這些東西有什麽用！"

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亡太半。至罌子谷，道路隘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内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萬段矣！"乃投水而死。

唐莊宗東至汴州，隨從軍隊二萬五千人，到萬勝後，不能前進而返回，軍士潰散，逃亡大半。到罌子谷時，道路狹窄，唐莊宗見到手執兵器的隨行官吏，都用好話安慰他們說："剛纔接到報告，魏王已平定蜀地，得到蜀地的金銀五十萬兩，將全部賞給你們。"官吏回答說："陛下賞賜得太晚了，得到的人也不會感恩。"唐莊宗淚下，於是回頭要内庫使張容哥拿袍帶來賞賜，張容哥回答說："没有了。"軍士們叱喝張容哥說："使我們君主到這步田地，都是你們這類人！"於是拔刀追殺張容哥，手下人遮擋纔免於一死。張容哥說："皇后捨不得財物，不用來供給軍隊，反而歸罪於我。事情如有不測，我會被碎尸萬段啊！"於是投水而死。

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官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與存渥奸，及至太

郭從謙反叛，唐莊宗被飛箭射中，傷勢極重，躺在絳霄殿廊下，口渴想喝水，皇后命令宦官給唐莊宗送了點熟酪，自己并不去探望。唐莊宗死，皇后和李存渥等人燒毁嘉慶殿，在百餘人馬保護下逃出師子門。皇后在馬上用袋子裝滿金銀珠寶，準備在太原修建寺廟作尼姑。在路上和

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晋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

李存渥通奸，到太原後，纔削髮爲尼。唐明宗入朝即位，派人賜皇后死。晋天福五年，追贈謚號神閔敬皇后。

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宫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紀。莊宗遇弑，後宫散走，朱守殷入宫，選得三十餘人。虢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宫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欲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太原，晋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

自從唐末戰亂以來，後宫的制度不完備，到唐莊宗時，後宫的嬪妃尤其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真、懿才、咸一、瑶芳、懿德、宣一等，其他名號，不可勝數。唐莊宗被殺後，後宫的嬪妃流散逃亡，朱守殷進宫時，選得三十多人。虢國夫人夏氏由於曾被唐莊宗寵愛，朱守殷不敢留下。唐明宗即位後，全部讓唐莊宗時的宫女回家，祇有夏氏無家可歸，於是因爲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和她同姓，因此讓夏氏回到他家，後來嫁給契丹突欲李贊華。李贊華性格殘酷狠毒，喜歡殺人，婢妾稍微有過失，常常加以刀刲火炙之刑。夏氏恐懼，請求解除婚約，於是削髮爲尼而死。而韓淑妃、伊德妃都住在太原，晋高祖反叛時，被契丹俘獲。

太祖弟

唐自朱邪得姓而爲李氏，得國而爲晋，得天下而爲唐。其始出於夷狄，而終以亂亡，故其世次不可詳見。其可見者，曰太祖四弟、八子、五孫，三世而絶。太祖四弟曰：克讓、克脩、克恭、克寧，皆不知其父母名號。

後唐從朱邪得到姓氏，後來改而稱爲李氏，取得郡國後稱爲晋，奪得天下後稱爲唐。它的祖先出自夷狄，最後又因内亂滅亡，因此它的世代順序不可詳考。可以考見的，太祖有四個弟弟、八個兒子、五個孫子，傳三代就絶後了。太祖的四個弟弟是：李克讓、李克脩、李克恭、李克寧，他們父母的名號皆不可知。

李克讓

克讓，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留京師。李氏自憲宗時以部族歸唐，唐處之河西，嘗遣一子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其後太祖起兵雲中，殺唐守將段文楚。唐發兵討太祖，遣王處存以兵圍親仁坊，捕宿衛子克讓。克讓與其僕何相温、石的歷等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處存以千餘人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追兵乃止，克讓奔于雁門。明年，太祖復

李克讓，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任振武軍校，跟隨討伐王仙芝，因功拜金吾衛將軍，留在京城。李氏自從唐憲宗時率領部族歸順唐，唐把他們安置在河西，曾經派他們的一個兒子擔任京城衛戍官，在親仁坊賜給府宅。後來太祖在雲中起兵，殺死唐守將段文楚。唐出兵討伐太祖，派遣王處存率兵包圍親仁坊，去逮捕衛戍官之子李克讓。李克讓和他的隨從何相温、石的歷等十多人，彎弓馳馬，突圍而出。王處存派一千多人追到渭橋，李克讓等射死一百多人，追兵纔停止，李克讓逃到雁門。第二年，太祖又歸順唐，李克

歸唐，克讓還宿衛京師。黄巢犯長安，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奔于南山，匿佛寺，爲寺僧所殺。

李克脩

克脩字崇遠，從討龐勛，以功拜朔州刺史。太祖鎮雁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黄巢，爲先鋒，遷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于邢州，晋取潞州，表克脩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太祖自將擊方立，還軍過潞，克脩性儉嗇，供饋甚薄，太祖大怒，詬而擊笞之。克脩慚憤，發疾卒。二子：嗣弼、嗣肱。

李嗣弼

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破涿州，嗣弼殁于虜。

李嗣肱

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敗梁軍于胡壁，嗣肱獲梁將一人。梁太祖圍蓨縣，嗣肱從存審救蓨，梁軍解去，嗣肱功爲多，超拜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叛晋，亡入契丹，山後諸州皆叛，嗣肱取嬀、儒、武三州，拜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卒于官。

李克恭

克恭，初爲决勝軍使。克脩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克脩爲人簡儉，潞人素安其政，且哀其見笞以死。克恭横暴不法，又不習軍事，由是潞人皆怨。克恭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于太祖，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太祖遣李元審討之，戰于沁水，元審大敗被傷，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而出奔，行

讓纔又回來任京城衛戍官。黄巢進攻長安，李克讓把守潼關，被賊軍打敗，逃奔到南山，藏在佛寺中，被寺中僧人殺死。

李克脩字崇遠，跟隨討伐龐勛，因功拜爲朔州刺史。太祖鎮守雁門，任命他爲奉誠軍使。跟隨入關，討伐黄巢，擔任先鋒，升任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徙到邢州，晋奪取潞州，表奏李克脩任昭義軍節度使。多次前往山東攻擊孟方立，又和李罕之在懷、孟二州間攻擊賊寇。後來，太祖親自率兵攻擊孟方立，回師經過潞州，李克脩生性吝嗇，供給贈送的財物很少，太祖大怒，責駡并鞭打他。李克脩羞慚憤懣，發病而死。他有兩個兒子：李嗣弼、李嗣肱。

李嗣弼任涿州刺史，天祐十九年，契丹攻下涿州，李嗣弼被蠻虜殺死。

李嗣肱，年輕時膽略過人，跟隨周德威多次立下戰功，任馬步軍都虞候。李存審在胡壁打敗梁軍，李嗣肱捉獲梁將領一人。梁太祖圍攻蓨縣，李嗣肱跟隨李存審救援蓨縣，梁軍解圍，李嗣肱功勞最大，越級拜爲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歷次升遷至澤、代二州刺史。新州王郁背叛晋朝，逃亡到契丹，山後各州都反叛了，李嗣肱攻取嬀、儒、武三州，拜爲新州刺史、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春，死在任上。

李克恭，最初任决勝軍使。李克脩死後，由李克恭代替他任昭義軍節度使。李克脩爲人簡樸節約，潞州百姓素來習慣於受他管理，并爲他被鞭打致死而悲傷。李克恭專横强暴，不依法辦事，又不熟悉軍事，因此潞州百姓都討厭他。李克恭挑選後院健壯兵士五百人，獻給太祖，走到銅鞮時，將領馮霸率領衆人反叛。太祖派遣李元審討伐他們，在沁水交戰，李元審大敗受傷，逃奔到潞州。牙將安居受也反叛，殺死李克恭和李元審，派人叫馮霸回來，馮霸不接受命令，安居

至長子，爲野人所殺，傳首于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于梁。

受懼怕而出逃，逃到長子時，被鄉野之人殺死，叫人把他的頭送給馮霸。馮霸於是進入潞州，自稱爲留後，以本州之地歸附梁朝。

李克寧

克寧，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太祖小心不懈。太祖與赫連鐸、李可舉戰雲、蔚間，後奔達靼，入破黄巢，克寧未嘗不從行。太祖鎮太原，以爲内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之事，無大小皆决克寧。

李克寧，爲人仁厚孝順，在衆兄弟當中最善良，事奉太祖小心翼翼，毫不怠慢。太祖和赫連鐸、李可舉在雲、蔚二州間作戰，後來逃到達靼，入京打敗黄巢，李克寧没有不隨行的。太祖鎮守太原，任他爲内外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軍中的事情，無論大小都由李克寧定奪。

太祖病，召莊宗侍側，屬張承業與克寧曰："以亞子屬公等。"太祖崩，莊宗告於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有先王之命，恐不足以當大事。叔父勛德俱高，先王嘗任以政矣，敢以軍府煩季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吾兄之命，以兒屬我，誰敢易之！"因下而北面再拜稱賀，莊宗乃即晉王位。

太祖患病，叫唐莊宗來身邊侍奉，囑托張承業和李克寧説："我把亞子托付給你們。"太祖去世，唐莊宗去對李克寧説："孩兒幼年喪父，不懂一點政務，雖然有先王的遺命，恐怕不能够承擔大事。叔父的功勛卓著，德高望重，先王曾經以國政相托，斗膽把軍府大事煩三叔父治理，直到我能够自立的時候。"李克寧説："我兄長的命令，把你托付給我，誰敢小看你呢！"於是退至殿下，面向北方對莊宗下拜數次，口中稱賀，唐莊宗於是即晉王之位。

初，太祖起於雲、朔之間，所得驍勇之士，多養以爲子，而與英豪戰争，卒就霸業，諸養子之功爲多，故尤寵愛之，衣服禮秩如嫡。諸養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自先王時常見優假。及新王立，年少，或托疾不朝，或見而不拜。養子存顥、存實告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侄，理豈安乎？人生富貴，當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世，父慈子孝，先王土宇，苟有所歸，吾復何求也！"

當初，太祖在雲、朔二州間起兵，得到的矯健勇猛的士兵，大多當作兒子撫養，讓他們去同英雄豪傑争奪戰鬥，最終實現霸業，衆養子的功勞最大，因此特别寵愛他們，服飾禮儀俸禄同親生的兒子一樣。衆養子手下都統有精兵，仗恃有功，恣肆妄爲，在先王時常被放縱。到新王即位時，新王年幼，他們有的稱病不上朝，有的朝見但不下拜。養子李存顥、李存實對李克寧説："哥哥死了弟弟繼位，這是古來的規矩。叔父向侄子下拜，難道合理嗎？人生的富貴榮華，全在你自己争取。"李克寧説："我家三代，父親慈愛，兒子孝順，先王的天下，祇要有人繼承，我還有什麽要求呢！"

克寧妻孟氏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説孟氏，孟氏數以迫克寧。克寧仁而無斷，惑於群言，遂至於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於克寧，克寧殺之，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求

李克寧的妻子孟氏素來剛烈凶悍，李存顥等人各自派他們的妻子前去游説孟氏，孟氏多次逼迫李克寧繼位。李克寧仁厚而缺乏决斷，被衆人的言論迷惑，於是遭致災禍。都虞候李存質得罪過李克寧，李克寧殺掉他，因而和張承業、李存

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謀執王及太后以降梁。莊宗召承業、存璋告之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當避賢路以紓禍於吾家。"承業等請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既至，執而殺之。

璋有矛盾，又請求兼領大同軍節度使。這時寵臣史敬鎔去見太后，誣告李克寧和李存顥陰謀綁架莊宗和太后投降梁。唐莊宗叫來張承業、李存璋，告訴他們說："三叔父做出這種事，怎麼辦呢？然而骨肉之親不能够自相殘殺，我將讓賢來解除我家的災禍。"張承業等請求誅殺李克寧。於是在府中埋伏兵卒，設酒宴大會賓客，李克寧一到，便將他逮捕殺掉。

太祖子

太祖子八人：莊宗長子也，次曰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乂、存確、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存美等七人爲王。蓋存霸、存渥、存紀與莊宗同母也，存美、存乂、存確、存禮不知其母名氏號位。存美封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太祖有兒子八人：唐莊宗是長子，其次是李存美、李存霸、李存禮、李存渥、李存乂、李存確、李存紀。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下詔分封李存美等七人爲王。李存霸、李存渥、李存紀和唐莊宗是同母所生，李存美、李存乂、李存確、李存禮四人不知道他們母親的名氏號位。李存美封爲邕王，李存霸封爲永王，李存禮封爲薛王，李存渥封爲申王，李存乂封爲睦王，李存確封爲通王，李存紀封爲雅王。

李存乂

存乂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莊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宫禁，承恩寵，而士或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于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絶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千郎，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大怒，以兵圍其第而誅之，并誅千郎。

李存乂歷任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的女兒爲妻。這時，魏州妖人楊千郎被重用，自稱會墨子的法術，能够支配鬼神，製造丹砂、水銀。唐莊宗視他爲神人，拜他爲檢校尚書郎，賜給紫袍，他的妻子進出宫廷，蒙受恩寵，有的士人依附她求得官爵，李存乂和李存渥等人常成群結隊地在他家淫亂。到郭崇韜被滅族時，唐莊宗派遣宦官暗中打探外面的輿論怎樣，而宦官便想殺盡郭崇韜的親朋黨羽以消除後患，因而誣告説："李存乂拜訪楊千郎時，飲酒盡興，捋袖伸臂哀號哭泣，替岳父喊冤，言辭充滿怨恨。"唐莊宗大怒，派兵圍住李存乂的住宅，將他殺死，同時殺掉楊千郎。

李存霸

存霸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存渥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皆居京師，食其俸禄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徙存霸北

李存霸歷任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李存渥歷任義成、天平二軍節度使，都住在京城，靠俸禄過活罷了。趙在禮發動變亂，於是派遣李存霸去往河中。李嗣源發動兵變，向京城進軍，唐莊宗兩次到汜水，調李存霸任北京留守，

京留守，存渥河中節度使，宣麻未訖，郭從謙反，攻興教門，存渥從莊宗拒賊。莊宗中流矢崩，存渥與劉皇后同奔于太原，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存霸聞京師亂，亦自河中奔太原，比至，麾下皆散走，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乃剪髮、衣僧衣，謁符彦超曰："願爲山僧，冀公庇護。"彦超欲留之，爲軍衆所殺。

李存渥任河中節度使，還没有下達詔書，郭從謙反叛，進攻興教門，李存渥跟隨唐莊宗抗拒賊軍。唐莊宗被飛箭射中而死，李存渥和劉皇后一起逃奔太原，行進到風谷時，被部下殺死。李存霸聽説京城變亂，也從河中逃奔太原，快到的時候，部下都流散逃跑了，衹有隨從康從弁没有離開。李存霸於是剪去頭髮、穿上僧衣，謁見符彦超説："願做山中僧人，希望你保護我。"符彦超本想收留他，但最終被士兵殺死。

李存紀　李存確

存紀、存確聞郭從謙反，奔于南山，匿民家。明宗詔河南府及諸道："諸王出奔，所至送赴闕；如不幸物故者，收瘞以聞。"存紀等所匿民家以告安重誨，重誨謂霍彦威曰："二王逃難，主上尋求，恐其失所。今上既監國典喪，此禮如何?"彦威曰："上性仁慈，不可聞奏。宜密爲之所，以安人情。"乃即民家殺之。

李存紀、李存確聽説郭從謙反叛，逃奔到南山，藏在百姓家中。唐明宗下詔通告河南府及各道説："衆王外出逃亡，所到之地必須將他們送往京城；如果不幸死亡，應收埋上報。"李存紀等人所藏的百姓家報告了安重誨，安重誨對霍彦威説："二王逃難，皇帝尋找，擔心他們不能安生。如今皇上已經代理國政，主持國喪，這個禮儀怎麽辦?"霍彦威説："皇上天性仁慈，不能上報。應當秘密地爲他們安排歸宿，來安定人心。"於是就在百姓家將他們殺掉。

存美素病風，居太原，與存禮皆不知其所終。

李存美向來有風病，住在太原，連同李存禮，都不知道他們最後如何。

莊宗子

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其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繼岌母曰劉皇后，其四皆不著其母名號。

唐莊宗有五個兒子：長子是李繼岌，其次是李繼潼、李繼嵩、李繼蟾、李繼嶢。李繼岌的母親是劉皇后，其餘四子都未記載他們母親的名號。

李繼岌

莊宗即位，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爲相，建言：唐故事，皇子皆爲宫使。因以鄴宫爲興聖宫，以繼岌爲使。

唐莊宗即位後，李繼岌爲北都留守，判六軍諸衛事。升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任宰相，建議説：唐朝舊例，皇子都擔任宫使。於是將鄴宫改爲興聖宫，令李繼岌爲宫使。

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皆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

同光三年，封爲魏王。這年討伐蜀國，令李繼岌任西南行營都統，郭崇韜任都招討使，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均任參議軍事。九月戊申，率領六萬軍隊從鳳翔進入大散關，軍隊没有十天的糧食，然而所到的州鎮都開城投降，於是

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半逆戰于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江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綿州，衍上箋請降。丙辰，入成都。王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群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

獲得當地的糧食。到達興州，蜀將領程奉璉率領五百人馬投降，於是派這些士兵修築閣道，以便讓唐軍通過。王衍率兵一萬人屯駐利州，分出一半兵力在三泉迎戰，被先鋒康延孝打敗，王衍畏懼，截斷吉柏江上的浮橋，逃奔回成都。唐軍從文州的小路入蜀。十月己酉，李繼岌到達綿州，王衍上表求降。丙辰，進入成都。王衍乘竹輴到昇仙橋，穿着白衣服、牽着羊，用草繩繫住頭頸，袒胸露臂，口中銜玉，車上載着棺材，臣子們穿着喪服，光着脚來投降。李繼岌下車取玉，郭崇韜爲王衍解開繩索，燒掉棺材。從出兵到王衍投降，共七十五天，兵器不見血迹，從古到今用兵打仗，没有像這樣容易的。然而李繼岌雖身爲都統，軍政號令却全部由郭崇韜發布。

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吕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已下，皆争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崇韜日决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方，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

當初，唐莊宗派遣宦官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官李廷安、吕知柔任典謁。李從襲等人素來討厭郭崇韜，又見郭崇韜獨攬軍權，更加不滿。等到攻破蜀，蜀的貴臣大將，從王宗弼以下，都争相用蜀地的寶物、樂妓供奉郭崇韜父子，而魏王得到的，不過是一匹馬、一束絲綢、唾壺、麈柄罷了；郭崇韜每天處理軍中事務，將吏賓客車馬盈門，而都統府衹是大將早上前來參拜，牙門清寂無聲。因此李從襲等人憤怒不已。不久王宗弼率領蜀人進見李繼岌，請求留下郭崇韜鎮守蜀，李從襲等人於是説郭崇韜有二心，勸李繼岌做好防備。李繼岌對郭崇韜説："陛下倚仗你如同衡、華二山，在朝廷奉爲上賓，期待你統一天下，統治四方，一定不會將你這元老丢棄在蠻夷之地。這件事我不贊成。"

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悦，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彦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盗賊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彦珪將行，見劉皇后曰：

唐莊宗聽説郭崇韜想留在蜀，也不高興，派遣宦官向延嗣催促李繼岌回師。向延嗣到達成都，郭崇韜不出來迎接，相見時，禮節更加怠慢，向延嗣發怒，李從襲等人於是向向延嗣報告説郭崇韜有二心，恐怕會危及魏王。向延嗣返回後，把這些全部説了。劉皇后哭着請求保全李繼岌，唐莊宗派遣宦官馬彦珪前去窺探郭崇韜的動向。這時，兩川剛平定，孟知祥還没有到達，各地都有盗賊聚集在山林中，郭崇韜正派遣任圜等人分頭出去招降，擔心以後發生變故，因此軍隊

"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覆稟命乎!"劉皇后以彦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决?"皇后以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彦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但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争，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

沒有立即返回。而馬彦珪快要出發時，進見劉皇后説："我看向延嗣稱蜀中事態已不可收拾，禍亂發生，將在頃刻，怎麽能三千里往返請示旨意呢!"劉皇后把馬彦珪的話告訴唐莊宗，唐莊宗説："流言還不知是否屬實，怎麽能够就讓馬彦珪决斷呢?"皇后因請求未獲准，於是自己作教命給李繼岌，讓他殺掉郭崇韜。第二年正月，郭崇韜留下任圜守蜀，等待孟知祥到來，郭崇韜約定不日回師。馬彦珪到蜀，拿出皇后的教命給李繼岌看，李繼岌説："如今大軍快要出發，没有任何徵兆，怎麽能做這樣的虧心事!"李從襲等人哭着説："如今有秘令，你如果不行動，假如郭崇韜知道了，那麽我們都没命了!"李繼岌説："皇上没有詔令，衹是皇后的手令，怎麽能殺招討使?"李從襲等人力争要殺掉郭崇韜，李繼岌被迫聽從。拂曉，李從襲用都統的命令召見郭崇韜，李繼岌上樓迴避。郭崇韜進門，登上臺階，李繼岌的侍從李環砸碎了郭崇韜的頭。

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辛卯，至興平，聞明宗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李從襲勸繼岌馳趣京師，以救内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籛斷浮橋，繼岌不得度，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襲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謂李環曰："吾道盡途窮，子當殺我。"環遲疑久之，謂繼岌乳母曰："吾不忍見王，王若無路求生，當踣面以俟。"繼岌面榻而卧，環縊殺之。任圜從後至，葬繼岌華州之西南。繼岌少病閹，無子。明宗已即位，圜率征蜀之師二萬至京師，明宗撫慰久之，問圜繼岌何在，圜具言繼岌死狀。

李繼岌於是回師。二月，軍隊到達泥溪，先鋒康延孝反叛，占據漢州，李繼岌派遣任圜討伐將其平定。四月辛卯，到達興平，聽説唐明宗反叛，軍隊進入京城，李繼岌想退守鳳翔。到達武功時，李從襲勸説李繼岌快馬趕往京城，拯救内難。行進到渭河時，西都留守張籛截斷浮橋，李繼岌不能渡河，於是沿河向東，到達渭南，手下人都潰散了。李從襲對李繼岌説："大勢已去，好運不會再來，大王應當自作打算。"李繼岌彷徨哭泣，對李環説："我已日暮途窮，你應當殺掉我。"李環遲疑了很久，對李繼岌的乳母説："我不忍心面對大王來殺他，大王如果無法求生，請仆倒等着。"李繼岌俯卧床上，李環將他勒死。任圜隨後到來，把李繼岌安葬在華州西南。李繼岌年輕時因病無生育能力，没有子女。唐明宗即位後，任圜率領伐蜀的軍隊二萬人到京城，唐明宗安撫慰勞他們很久，并問任圜，李繼岌在哪裏，任圜詳細報告了李繼岌死時的情景。

同光三年，詔以皇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皆爲光禄大夫，檢校司徒。蓋其皆幼，故不封。當莊宗遇

同光三年，下詔皇子李繼嵩、李繼潼、李繼蟾、李繼嶢等人均授光禄大夫，檢校司徒。由於他們都還年幼，因此不封王。當唐莊宗被殺時，

弒時，太祖子孫在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皆不知所終，太祖之後遂絶。

太祖的子孫有十一人在世，唐明宗入京即位後，其中四人被殺，其餘的都不知下落，太祖的後代於是斷絶了。

新五代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

唐明宗家人傳

明宗和武憲皇后曹氏　昭懿皇后夏氏

明宗三后一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晋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潞王從珂母也；淑妃王氏，許王從益之慈母也。

唐明宗有三個皇后、一個皇妃：和武憲皇后曹氏生晋國公主；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李從榮、唐愍帝；宣憲皇后魏氏，是潞王李從珂的母親；淑妃王氏，是許王李從益的養母。

曹氏、夏氏皆不見其世家。夏氏無封爵，明宗未即位前卒。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晋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所生二子皆已王，乃追册爲皇后，謚曰昭懿。

曹氏、夏氏的家世都不見記載。夏氏没有封爵，在唐明宗登位前就已死去。唐明宗天成元年，封楚國夫人曹氏爲淑妃，追封夏氏爲晋國夫人。長興元年，立淑妃爲皇后，而夏氏生的兩個兒子都已經封爲王，於是追封夏氏爲皇后，謚號昭懿。

明宗宣憲皇后魏氏

魏氏，鎮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生子十歲矣。明宗爲騎將，掠平山，得其子母以歸。居數年，魏氏卒，葬太原。其子是爲潞王從珂。明宗時，從珂已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廢帝即位，追尊魏氏爲皇太后，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南府東立寢宫。清泰三年六月丙寅，遣工部尚書崔儉奉上皇太后寶册，謚曰宣憲。

魏氏，鎮州平山人。最初嫁給平山百姓王氏，生了個兒子已經十歲。唐明宗作騎將時，劫掠平山，得到魏氏母子而回。過了幾年，魏氏死去，安葬在太原。她的兒子就是潞王李從珂。唐明宗時，李從珂已封爲王，於是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唐廢帝登位後，追稱魏氏爲皇太后，擬議爲她修建陵墓，然而太原石敬瑭反叛，於是在京城河南府東面修建陵墓。清泰三年六月丙寅，派遣工部尚書崔儉進獻皇太后寶册，謚號宣憲。

明宗淑妃王氏

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别室，有言

淑妃王氏，邠州賣面食人家的女兒，相貌美麗，號稱“花見羞”。年幼時被賣給原梁朝將領劉鄩做侍女，劉鄩死後，王氏無家可歸。這時，唐明宗夏夫人已死，正打算另娶，有人向安重

王氏於安重誨者，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

明宗即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少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宫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愍帝即位，册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宫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托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宫中動静。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謂秦王實以兵入宫衛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愍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悦，欲遷之至德宫，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

廢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丘尼。"帝驚，問其故，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兒不容，則死之日，何面見先帝!"因泣下。廢帝亦爲之凄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廢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

誨説起王氏，安重誨報告唐明宗，於是娶王氏爲妻。王氏平時得到劉鄩金銀珠寶很多，全部將其送給唐明宗手下人及其衆兒媳婦，人人都説王氏的好話，唐明宗更加憐愛她。而夫人曹氏爲人簡淡質樸，常常迴避事端，從此王氏獨受寵愛。

唐明宗登位，商議立皇后之事，而本應立曹氏，曹氏對王氏説："我一向多病，性情又怕煩躁，妹妹應當代替我。"王氏説："皇后，是皇帝的配偶，是最尊貴的位置，誰敢謀取！"於是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淑妃事奉皇后也很恭謹，每天早晨皇帝起床，侍候盥洗梳頭着衣，都是淑妃在一旁照顧，到退朝時，皇帝和皇后進餐，淑妃侍候，待食畢纔退下，不曾稍有怠慢，皇后心裏也更加喜歡她。然而宫廷中的事務，都由淑妃作主。唐明宗患病，淑妃和宦官孟漢瓊在皇帝身邊進出周旋，於是專權主事，殺死安重誨、秦王李從榮，她都參預了。劉鄩的幾個兒子，都由於淑妃的緣故封官拜爵。唐愍帝登位，册封尊崇皇后爲皇太后，淑妃爲皇太妃。當初，唐明宗後宫有嬪妃生下一個兒子，令淑妃作養母，這就是許王李從益。李從益的乳母司衣王氏，見唐明宗已老而秦王手握重兵，心中盤算爲後半生考慮應把自己托付給秦王，於是説："這孩子想念秦王。"這時李從益已經四歲，又幾次教李從益自己説請求見秦王。唐明宗派乳母領着從益來往於秦府，於是和李從榮私通，李從榮便讓王氏窺探宫中情况。李從榮死後，司衣王氏稱秦王的確是率兵進宫保衛天子，但却因反叛罪被殺，口出怨言。唐愍帝聽説後，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情牽連到太妃，因此心中很不高興，想把她遷到至德宫去住，由於太后平常很喜歡太妃，怕傷她的心而作罷，但從此對待太妃極差。

唐廢帝入宫登位，曾在太妃的庭院中擺酒設宴，太妃舉起酒杯説："我希望告别皇帝出家受戒爲尼。"皇帝很吃驚，問是什麽原因，太妃回答説："小兒碰巧得到天命照應，如果大兒不容留，那麽死的時候，有什麽臉見先帝呢！"於是哭起來。唐廢帝也爲她感到悲傷，故對她很好。石敬瑭的軍隊進攻京城時，唐廢帝招集衆人將自

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燔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以免。

焚而死。太妃對太后説：“事情危急了，應當稍稍迴避，以等待姑夫。”太后説：“我家到這個地步，怎麽忍心獨自求生，妹妹好自爲之！”太后於是和皇帝一起都自焚而死，而太妃和許王李從益及其妹妹藏在鞠院而免於一死。

晉高祖立，妃自請爲尼，不可，乃遷于至德宫。晉遷都汴，以妃子母俱東，置於宫中，高祖皇后事妃如母。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以郇國三千户封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太常議立莊宗、明宗、愍帝三室，以至德宫爲廟；詔立高祖、太宗，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祠。

晉高祖登位，太妃自願請求作尼姑，晉高祖不准許，於是遷到至德宫居住。晉遷都到汴州，帶太妃母子一起東行，安置在宫中，高祖皇后像母親一樣對待太妃。天福四年九月癸未，詔令以郇國三千户之爵封唐許王李從益爲郇國公，來接續唐的大統，衣服顔色、旌旗全部依照過去的制度。太常寺議建立唐莊宗、唐明宗、唐愍帝三個祀室，將至德宫作爲宗廟；詔令另立高祖、太宗祀室，共爲五廟，讓李從益每年按時主持祭祀。

出帝即位，妃母子俱還洛陽。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耶律德光乃爲延壽娶從益妹，是爲永安公主。公主不知其母爲誰，素亦養於妃，妃至京師主婚禮。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弟兄，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也。”乃拜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從益辭，不之官，與妃俱還洛陽。

晉出帝登位，太妃母子都回到洛陽。契丹進攻京城，趙延壽所娶唐明宗的女兒已死，於是耶律德光便爲趙延壽娶李從益的妹妹，她就是永安公主。公主不知道她的母親是誰，平常也爲太妃所撫養，太妃到京城主持婚禮。耶律德光看見唐明宗的畫像，燒香拜了兩拜，回頭對太妃説：“唐明宗和我結爲兄弟，你就是我的嫂子。”接着嘲笑説：“現在却成了我的夫人。”於是拜李從益爲彰信軍節度使，李從益推辭不赴任，和太妃一起回到洛陽。

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於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群臣拜殿下。群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爲翰所迫，此豈福邪？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爲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爲樞密使，燕將劉祚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

耶律德光北歸，留下蕭翰守禦汴州。漢高祖在太原起兵，蕭翰打算北歸，於是派人叫來李從益，將漢境事務委托給他。李從益母子逃到徽陵境内，躲避使臣，使臣强迫他們東歸，於是任命李從益掌管南朝軍國事。李從益到崇元殿，蕭翰率領契丹衆將領在殿上參拜，晉衆臣在殿下參拜。衆臣進見太妃，太妃説：“我們孤兒寡母，被蕭翰逼迫，這難道是福氣嗎？災禍馬上就要降臨了！”於是命王松、趙上交擔任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任樞密使，燕將領劉祚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蕭翰留下契丹士兵一千人歸劉祚後離去。

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爲拒，行周等皆不

漢高祖率領軍隊向南征戰，李從益派人叫高行周、武行德等人至京保衛朝廷，高行周等人都

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争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不來，於是和王松商議憑藉燕兵閉城自守。太妃說："我們亡國幸存之人，怎麼敢和别人爭奪天下！"於是派人上書迎接漢高祖。漢高祖聽説他們曾經令高行周入京戍衛而高行周没來，於是派遣郭從義先進京殺太妃母子。太妃臨死呼叫説："我們母子有什麼罪？爲什麼不留下我的兒子，讓他每年寒食節拿一罐飯灑在唐明宗墳上！"聽見這話的人無不悲傷。李從益死時十七歲。

愍帝哀皇后孔氏

愍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横海軍節度使。后有賢行，生四子。愍帝即位，立爲皇后，未及册命而難作。愍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廢帝入立，后及四子皆見殺。晋高祖立，追謚曰哀。

唐愍帝哀皇后孔氏，父親名叫孔循，横海軍節度使。皇后爲人處事善良賢惠，生了四個兒子。唐愍帝登位，立爲皇后，没來得及册封就遭遇災禍。唐愍帝外出逃亡，皇后有病，兒子年幼，都不能跟隨。唐廢帝入宫登位，皇后和四個兒子都被殺死。晋高祖登位，追贈謚號哀。

明宗子

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

唐明宗有四個兒子，名叫李從璟、李從榮、李從厚、李從益。

李從璟

從璟初名從審，爲人驍勇善戰，而謙退謹敕。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毋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公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憐其言，賜名繼璟，以爲己子。

李從璟原名從審，爲人勇猛善戰，又謙和不爭而謹嚴。跟隨唐莊宗作戰，多次立下戰功，任金槍指揮使。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唐莊宗對李從璟説："你父親對國家有大功勞，忠誠孝順之心，我自然明白深信。如今被亂軍逼迫，你應親自前去傳達我的旨意，不要使他疑心。"李從璟馳馬到衛州，被元行欽逮捕，將要殺他，李從璟大叫道："我父親被亂軍逼迫，你們不能體諒他的心，我也到不了魏，讓我回去保衛天子！"元行欽纔放了他。唐莊宗欣賞他的豪言，賜名叫繼璟，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

從莊宗如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禍，從璟不聽。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明宗即位，贈太保。

李從璟跟隨唐莊宗入汴州，將士們很多在路上逃跑了，惟獨李從璟不離去，手下人有的勸他躲避災禍，李從璟没有聽從。唐莊宗聽説唐明宗已經過黎陽，又想派李從璟前去聯絡。元行欽認爲不能這樣，於是殺掉李從璟。唐明宗登位，追贈他爲太保。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

唉！没有父親兒子怎能出生，没有君主臣子又怎能生存？而世人却説："忠於君主和孝順父

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我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赦己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親，不能兩全其美。”難道真是這樣嗎？君主和父親，是人倫道德的根本；忠誠孝順是人臣子女首要的節操。難道它們不是相輔相成，而又相互矛盾的嗎？這不過是取決於出於私利還是出於道義罷了。從私利考慮則兩者都矛盾，從道義考慮就能兩全其美。父親率兵攻擊他的君主，做兒子的人，服從父親呢，還是服從君主呢？回答應是：“身視所在之地而定，心則服從道義，這樣就行了。”身在君主旁就服從君主，身在父親旁就服從父親。服從君主的人，一定要對君主推辭說：“兒子不能够射死父親，希望不要加入戰鬥！”然後又悲號哭泣着向父親呼喊道：“爲什麼不放下武器回到我的君主身邊來！”君主失敗就殉君主而死，父親失敗就在服完喪後繼續事奉君主。服從父親的人，一定要對父親說：“君主是不能够射死的，爲什麼不放下武器歸順我的君主！”君主失敗就殉君主而死，父親失敗就等待君主治罪，如果君主赦免自己，就在服完喪後繼續事奉君主。古代懂得孝道的人没有比得上虞舜的，懂得道義的人没有比得上孔丘、孟軻的，他們在處理君臣父子關係上做得十分周詳了，假使他們不幸遇上這樣的問題，恐怕也不過如此罷了！李從璟對於唐莊宗，懂得他應遵從的而死得其所。悲哀啊！

秦王李從榮

秦王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業？”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

秦王李從榮，天成元年，以檢校司徒的官銜兼任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調任鎮守河東。長興元年，拜爲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

李從璟死後，李從榮在衆皇子中年齡最大，又掌握着兵權。但他爲人輕佻而貪婪，很喜好儒學，學作詩歌，常召集很多文人，作詩飲酒，因此輕佻淺薄的後生小子，天天用阿諛諂媚的話來驕縱他的心。自將相大臣以下官員都爲此擔憂，唐明宗很清楚他的惡行却無法懲治他。有一次李從榮在唐明宗身旁，唐明宗問他說：“你在處理軍政事務之餘，喜歡做些什麼事呢？”李從榮回答說：“有空就讀書，和儒生們討論經義罷了。”

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

唐明宗說：“經書上寫有怎樣做君臣父子的道理，但必須是大儒及正派之士，纔可以接近。我看見先帝喜好作詩，一點用處也没有。你是武將家的兒子，文章并非長期練習，必定寫不好，流傳他人之口，衹不過被取笑罷了。我已老了，對經義雖然不能通曉，但還是喜歡經常聽聽，其他的就不值得學了。”

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禄，所以示不敢專。今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册，出，載册以車，朝于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與宰相分班而居右。

這年秋天，封李從榮爲秦王。舊例，衆王受封時不參謁宗廟，然而主事部門迎合意旨，想把禮儀搞得隆重，便建議説：“古代因夏、秋祭祀宗廟而授予爵禄，表示不自己作主。現在接受大封而不告祭宗廟，不合敬重順從祖先的道理。”因此李從榮穿上朝服，乘坐輅車，配備儀仗，到朝廷接受封册，從朝廷出來，用車載上封册，到太廟告祭，京城的人都認爲他很榮耀。三年，加官兼中書令。有關部門又説：“舊例，親王上朝的位次在宰相之下，現在秦王地位高而上朝位次低，不相稱。”於是和宰相分爲兩班而站立右邊。

四年，加尚書令，食邑萬户。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書不悦，顧左右曰：“群臣欲立太子，吾當養老於河東。”乃召大臣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入白曰：“臣聞奸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群臣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宫耳。”延光等患之，乃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櫜鞬以軍禮庭參；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又升班在宰相上。”從榮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人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

四年，加官尚書令，食邑一萬户。太僕少卿何澤上書，請求立李從榮爲皇太子。這時唐明宗已病，看到何澤的上書很不高興，回頭對手下的人説：“衆臣想立太子，我應當在河東去養老了。”於是召集大臣商議立太子的事，大臣都不敢表態。李從榮進來説：“我聽到奸人説，想立我爲太子，我確實不願意。”唐明宗説：“這是衆臣的願望。”李從榮出門，去見范延光、趙延壽等人説：“各位想立我爲太子，這是想奪我的兵權，把我囚禁在東宫罷了。”范延光等人對此很擔憂，於是加李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頭銜。有關部門又説：“元帥或者統率各道，或者專門治理一方，從前代以來没有天下大元帥的官名，這個禮儀没有地方可以考究遵守。請從節度使以下官吏，凡是在軍隊中任有職務的，都佩帶弓箭袋按軍禮在朝廷參見；其中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人，初次參見也像這樣，以後准許依照賓客之禮參見。凡是元帥府的文告頒行天下，都用帖子。升朝班次在宰相之上。”李從榮在元帥府大宴賓客，各將都有賞賜：控鶴、奉聖、嚴衛指揮使，每人賞一匹馬、十四絹；各軍指揮使，每人賞十

使，人絹十匹；都頭已下，七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皆震慴。從榮又命其寮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己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匹絹；都頭以下，每人賞七匹到三匹。又請求以嚴衛、捧聖一千人爲牙兵，每次上朝，以幾百人馬前後簇擁，張弓挾箭，在路上馳馬飛奔，看見的人無不震驚懼怕。李從榮又命令手下官僚和各地游走士人試作《征淮檄》，陳述他自己平定統一天下的志向。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從榮自擇。從榮乃請翰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爲元帥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言，不可也。"從榮出而恚曰："任以元帥而不得請屬寮，非吾所諭也。"將相大臣見從榮權位益隆，而輕脫如此，皆知其禍而莫敢言者。惟延光、延壽陰有避禍意，數見明宗，涕泣求解樞密，二人皆引去，而從榮之難作。

言事官請求爲衆王選擇老師，以便進行訓導。宰相對這事感到爲難，於是請李從榮親自選擇。李從榮於是請翰林學士崔棁、刑部侍郎任贊擔任元帥判官。唐明宗說："學士作我的代言官，這樣不妥。"李從榮出門怨恨地說："任命我爲元帥却不能指定僚屬，真叫我不明白！"將相大臣看見李從榮的權位日重一日，而又如此輕率疏脫，都明白他災禍將臨，而又没有敢說話的人。衹有范延光、趙延壽暗中有躲避災禍的打算，幾次進見唐明宗，哭泣着請求罷免自己的樞密使，二人都退避離去，於是李從榮的禍事臨頭了。

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宫西士和亭，得傷寒疾。己丑，從榮與樞密使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王淑妃告曰"從榮在此。"又曰："弘昭等在此。"皆不應。從榮等去，乃遷於雍和殿，宫中皆慟哭。至夜半後，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宫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宫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而從榮稱疾不朝。

十一月戊子，下雪，唐明宗去皇宫西面的士和亭，得了傷寒病。己丑，李從榮和樞密使朱弘昭、馮贇進宫在廣壽殿請安，皇帝不省人事。王淑妃告訴他說："李從榮在這裏。"又說："朱弘昭等人在這裏。"皇帝都没有回答。李從榮等人離去，於是把皇帝遷到雍和殿，宫中的人都痛哭流涕。到半夜後，皇帝突然自己從床上坐起來，服侍照料的人都已離開，皇帝回頭對殿上看守更漏的宫女說："什麽時候了？"回答說："四更了！"皇帝當即吐出幾片像肺一樣的肉，流下一斗多唾液。看守更漏的宫女問："皇帝清醒了嗎？"回答說："我不知道。"過了一會兒，六宫的人都到了，說："皇帝還魂了！"於是端來一碗稀粥。到天亮時，病情稍稍好轉，但李從榮稱病不來朝見。

初，從榮常忌宋王從厚賢於己，而懼不爲嗣。其平居驕矜自得，及聞人道宋王之善，則愀然有不足之色。其入問疾也，見帝已不知人，既去，而聞宫中哭聲，以謂帝已崩矣，乃謀以兵入宫。使其押衙馬處鈞告弘昭等，欲以牙兵入宿衛，問何所可以居

當初，李從榮常常忌恨宋王李從厚比自己能幹，害怕不能成爲繼承人。他平常驕横自大，但一聽人説宋王好，便悲形於色，悵然若失。他進宫探問皇帝疾病時，看見皇帝已不省人事，離去之後，又聽見宫中的哭聲，認爲皇帝已經死了，於是打算率兵入宫。他派遣他的押衙官馬處鈞告訴朱弘昭等人，打算率牙兵進入皇宫戍衛，問哪

者。弘昭等對曰：“宮中皆王所可居，王自擇之。”因私謂處鈞曰：“聖上萬福，王宜竭力忠孝，不可草草。”處鈞具以告從榮，從榮還遣處鈞語弘昭等曰：“爾輩不念家族乎？”弘昭、贇及宣徽使孟漢瓊等入告王淑妃以謀之，曰：“此事須得侍衛兵爲助。”乃召侍衛指揮使康義誠，謀於竹林之下。義誠有子在秦王府，不敢决其謀，謂弘昭曰：“僕爲將校，惟公所使爾！”弘昭大懼。

裏可以居住。朱弘昭等人回答說：“皇宮中都是你可以居住的地方，你自己選擇吧。”朱弘昭於是私下對馬處鈞說：“皇上身體還好，秦王應當盡力做到忠誠孝順，不能草草行事。”馬處鈞將這些告訴了李從榮，李從榮又派馬處鈞對朱弘昭等人說：“你們不考慮你們的家族嗎？”朱弘昭、馮贇和宣徽使孟漢瓊等人進宮告訴王淑妃并商議對策，說：“這事必須得到侍衛兵的協助。”於是叫來侍衛指揮使康義誠，在竹林中商議。康義誠有兒子在秦王府，不敢作出决定，對朱弘昭說：“我是一個將校，一切聽從你的指使！”朱弘昭非常害怕。

明日，從榮遣馬處鈞告馮贇曰：“吾今日入居興聖宮。”又告義誠，義誠許諾。贇即馳入内，見義誠及弘昭、漢瓊等坐中興殿閤議事，贇責義誠曰：“主上所以畜養吾徒者，爲今日爾！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奈何以子故懷顧望，使秦王得至此門，主上安所歸乎？吾輩復有種乎？”漢瓊曰：“賤命不足惜，吾自率兵拒之。”即入見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宮中相顧號泣。明宗問弘昭等曰：“實有之乎？”對曰：“有之。”明宗以手指天泣下，良久曰：“義誠自處置，毋令震動京師。”潞王子重吉在側，明宗曰：“吾與爾父起微賤，至取天下，數救我危窘。從榮得何氣力，而作此惡事！爾亟以兵守諸門。”重吉即以控鶴兵守宮門。

第二天，李從榮派馬處鈞告訴馮贇說：“我今天進住興聖宮。”又告訴康義誠，康義誠答應了。馮贇於是驅馬趕來，見康義誠和朱弘昭、孟漢瓊等人正坐在中興殿閤中商議事情，馮贇斥責康義誠說：“皇上之所以畜養我們這些人，就是爲了今天有用！如今事情危在旦夕，怎麽能由於兒子的緣故瞻前顧後，如果秦王到了這道門口，皇上怎麽辦呢？我們還能不斷子絶孫嗎？”孟漢瓊說：“我這條低賤的命不值得珍惜，我親自率兵抵抗他。”於是進見皇帝說：“李從榮反叛，軍隊已進攻端門。”宮中的人都相視哀號哭泣。唐明宗問朱弘昭等人說：“真有這事嗎？”回答說：“有這事。”唐明宗用手指着天淚流滿面，很久纔說：“康義誠自己處置此事，不要使京城混亂。”潞王的兒子李重吉在一旁，唐明宗說：“我和你父親出身低賤，直到奪取天下，他幾次在危急窘迫的時候救助我。李從榮哪來的膽量，敢幹這樣罪惡的事情！你快率兵把守各門。”李重吉當即率領控鶴兵把守宮門。

是日，從榮自河南府擁兵千人以出。從榮寮屬甚衆，而正直之士多見惡，其尤所惡者劉贊、王居敏，而所昵者劉陟、高輦。從榮兵出，與陟、輦并轡耳語，行至天津橋南，指日景謂輦曰：“明日而今，誅王居敏矣！”因陣兵橋北，下據胡床而坐，使人召康義誠。而端門已閉，叩左掖門，亦

這天，李從榮從河南府率兵一千人出發。李從榮的僚屬很多，但正直的人他大多討厭，特别討厭的是劉贊、王居敏，所親近的人是劉陟、高輦。李從榮帶兵出發，他和劉陟、高輦并馬低聲商議，行進到天津橋南面時，指着太陽對高輦說：“明天這個時候，已經殺掉王居敏了！”於是在橋北駐扎軍隊，下馬靠着胡床就坐，派人叫康義誠來。然而端門已關閉，敲左掖門，該門也

閉，而於門隙中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騎兵從北來，即馳告從榮。從榮驚懼，索鐵厭心，自調弓矢。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衝之，從榮兵射之，從益稍却。弘實騎兵五百自左掖門出，方渡河，而後軍來者甚衆，從榮乃走歸河南府，其判官任贊已下皆走出定鼎門，牙兵劫嘉善坊而潰。從榮夫妻匿床下，從益殺之。

關閉了，他們在門縫中看見捧聖指揮使朱弘實率領騎兵從北面趕來，立即馳馬返回告訴李從榮。李從榮震驚恐懼，叫人拿來護心鐵在胸前戴妥，親自調試弓箭。皇城使安從益率騎兵三百人衝來，李從榮的兵士向他們放箭，安從益稍稍後撤。朱弘實的騎兵五百人從左掖門出發，正在渡河，後面的軍隊蜂擁而至，李從榮於是飛速逃回河南府，他的判官任贊以下的人都已飛逃出定鼎門，牙兵搶劫嘉善坊後潰逃。李從榮夫妻藏在床下，安從益殺死了他們。

明宗聞從榮已死，悲咽幾墮于榻，絶而蘇者再。馮道率百寮入見，明宗曰："吾家事若此，慚見群臣！"君臣相顧，泣下沾襟。從榮二子尚幼，皆從死。後六日而明宗崩。

唐明宗聽説李從榮已死，悲傷哽咽，幾乎要從床上掉下來，兩次昏迷後又蘇醒。馮道率領百官進見，唐明宗説："像我家這樣的事情，没臉見衆臣！"君臣相視，淚下沾襟。李從榮的兩個兒子還年幼，都隨李從榮而死。六天後唐明宗死去。

明宗侄

明宗兄弟皆不見于世家，而有侄四人，曰：從璨、從璋、從温、從敏。

唐明宗的兄弟都不載於世家，但有侄子四人，名叫：李從璨、李從璋、李從温、李從敏。

李從璨

從璨初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用事，自諸王將相皆下之，從璨爲人剛猛，不能少屈，而性倜儻，輕財好施，重誨忌之。明宗幸汴州，以從璨爲大内皇城使。嘗於會節園飲，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其事，貶房州司户參軍，賜死。重誨見誅，詔復其官，贈太保。

李從璨當初任右衛大將軍，安重誨當政時，自衆王將相以下都屈己尊崇他，李從璨性格剛烈勇猛，不能稍稍委屈自己，但天性風流瀟灑，不看重錢財喜好施與，安重誨很忌恨他。唐明宗到汴州，命李從璨作大内皇城使。有一次在會節園飲酒，喝得暢快，開玩笑地登上皇帝的坐床，安重誨上報此事，貶李從璨爲房州司户參軍，後賜死。安重誨被誅殺後，下詔恢復李從璨的官爵，追贈太保。

李從璋

從璋字子良，少善騎射。莊宗時，將兵戍常山，聞明宗兵變于魏，乃亦起兵據邢州。明宗即位，以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改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彰國軍節度使，徙鎮義成。明宗幸汴州，從璋欲率民爲貢獻，其從事諫以爲不可，從璋怒，引弓欲射

李從璋字子良，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唐莊宗時，率兵戍衛常山，聽説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於是也起兵占據邢州。唐明宗登位，命他任捧聖左廂都指揮使，後改任皇城使，領饒州刺史，拜爲彰國軍節度使，調任鎮守義成軍。唐明宗到汴州，李從璋準備帶領百姓進獻財物，他的隨從勸阻他認爲不可，李從璋發怒，拉開弓想射

之，坐罷爲右驍衛上將軍。居久之，出鎮保義，徙河中。長興四年夏，封洋王。晉高祖立，徙鎮威勝，降封隴西郡公。從璋爲人貪鄙，自鎮保義，始折節自修，在南陽頗有遺愛。天福二年卒，年五十一。

李從温

從温字德基，初爲北京副留守。歷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節度使，封兖王。晉高祖立，復爲忠武軍節度使。從温爲人貪鄙，多作天子器服以自僭，宗族、賓客諫之，不聽，其妻關氏大呼于牙門曰："從温欲反，而造天子服器。"從温大恐，乃悉毀之。

明宗諸子八人，至晉出帝時六已亡歿，惟從温、從敏在，太后常曰："吾惟有一兄，豈可繩之以法！"從温由此益驕。嘗誣親吏薛仁嗣爲盗，悉籍没其家貲數千萬。仁嗣等詣闕自訴，事下有司，從温具伏。出帝懼傷太后意，釋之而不問。開運二年，徙河陽三城，卒于官。

是時從璋子重俊爲虢州刺史，坐贓，亦以太后故，罪其判官高獻而已。重俊復爲商州刺史。坐與其妹奸及殺其僕孫漢榮掠其妻，賜死。

李從敏

從敏字叔達，爲人沉厚寡言，善騎射。初從莊宗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明宗入立，遷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與討王都。歷鎮横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涇王。漢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封秦國公。周廣順元年卒，贈中書令，謚曰恭惠。

死他，爲此被罷免爲右驍衛上將軍。過了很久，出任鎮守保義軍，調任河中。長興四年夏天，封爲洋王。晉高祖登位，調任鎮守威勝軍，降封爲隴西郡公。李從璋爲人貪婪卑下，自從鎮守保義軍，纔開始謹飭自修，在南陽很受後人愛戴。天福二年死，五十一歲。

李從温字德基，最初任北京副留守。歷任安國、忠武、義武、成德、武寧五軍節度使，封爲兖王。晉高祖登位，又任忠武軍節度使。李從温爲人貪婪卑下，常常製作并擅用天子的器物服飾，族人、賓客勸阻他，他從不聽從，他的妻子關氏在牙門大喊道："李從温想造反，製造天子的器物服飾。"李從温恐慌至極，於是全部將其銷毁。

唐明宗的兒子八人，到晉出帝時六人已死，祇有李從温、李從敏還活着，太后常常説："我祇有一個兄弟，怎麽能繩之以法！"李從温因此更加驕横。曾經誣告親信的官吏薛仁嗣是盗賊，全部登記没收他的家財，价值數千萬。薛仁嗣等人到朝廷申訴，事情交到官府處理，李從温一一伏罪。晉出帝怕傷太后的心，放過這件事不再追究。開運二年，調任河陽三城，死在任上。

這時李從璋的兒子李重俊任虢州刺史，由於貪贜被治罪，也因爲太后的緣故，祇把他的判官高獻治罪罷了。李重俊又任商州刺史。由於和他的妹妹通奸和殺死僕人孫漢榮并占有他的妻子而被賜死。

李從敏字叔達，爲人深沉厚重，寡言少語，擅長騎馬射箭。最初跟隨唐莊宗，任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行軍司馬，唐明宗入宫登位，遷任皇城使、保義軍節度使，參加討伐王都。歷任鎮守横海、義武、成德、歸德、保義、昭義、河陽，封爲涇王。漢高祖時，任西京留守，封爲秦國公。周廣順元年死，追贈中書令，謚號恭惠。

新五代史卷十六

列傳第四

唐廢帝家人傳

廢帝皇后劉氏

廢帝皇后劉氏，父茂威，應州渾元人也。后爲人强悍，廢帝素憚之。初封沛國夫人，廢帝即位，立爲皇后。

其弟延皓，少事廢帝爲牙將，廢帝即位，拜宫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爲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受賕，掠人園宅，在鄴下不恤軍士，軍士皆怨。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以其屯駐兵逐延皓，延皓走相州。是時，石敬瑭已反，方用兵，而令昭之亂作。令昭乃閉城，遣其副使邊仁嗣請己爲節度使。廢帝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已而遣范延光討之，令昭敗走邢州，追至沙河，斬之，屯駐諸軍亂者三千餘人皆死。有司請以延皓行軍法，廢帝以后故，削其官爵而已。

唐廢帝皇后劉氏，父親叫劉茂威，應州渾元人。皇后爲人好强凶悍，唐廢帝素來懼怕她。最初封爲沛國夫人，唐廢帝登位，立爲皇后。

皇后的弟弟劉延皓，年輕時事奉唐廢帝，做牙將，廢帝登位，拜爲宫苑使、宣徽南院使。清泰二年，任樞密使、天雄軍節度使。劉延皓爲人素來謹慎忠厚，顯貴後就變了，憑藉皇后的關係當政，接受賄賂，搶奪别人的園林住宅，在鄴下不體恤軍中士兵，士兵們都很怨恨他。捧聖都虞候張令昭派他的駐軍驅逐劉延皓，劉延皓逃到相州。這時，石敬瑭已經反叛，正用兵打仗，而又發生張令昭的叛亂。張令昭於是關閉城門，派遣他的副使邊仁嗣請求任命自己爲節度使。唐廢帝任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不久帝派遣范延光討伐他，張令昭敗逃邢州，范延光追到沙河，將張令昭斬首，屯駐各軍參與叛亂的三千多人都被殺死。有關部門請求把劉延皓按軍法治罪，唐廢帝由於皇后的緣故，衹是削奪他的官爵罷了。

廢帝二子

廢帝二子，曰重吉、重美，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生。

唐廢帝有兩個兒子，名叫李重吉、李重美，一個女兒出家爲尼姑，法號幼澄，都不知道是誰生的。

李重吉

廢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指揮

唐廢帝鎮守鳳翔，李重吉任控鶴指揮使，和

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愍帝即位，不欲重吉掌親兵，乃出重吉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廢帝北京。廢帝自疑，乃反。愍帝遣人殺重吉于宋州，幼澄亦死。

妹妹都留在京城。控鶴軍是皇帝的親兵。唐愍帝登位，不願李重吉統領親兵，於是令李重吉出任亳州團練使，讓幼澄住在宫中，又遷唐廢帝到北京。唐廢帝起疑心，於是反叛。唐愍帝派人在宋州殺死李重吉，幼澄也死了。

李重美

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廢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

李重美，小時候就像成人一樣聰明機敏。唐廢帝登位，從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官職，改任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雍王。

石敬瑭反，廢帝欲北征，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廢帝心憚敬瑭，初不欲往，聞重美言，以爲然，而劉延皓與劉延朗等迫之不已，廢帝遂如河陽，留重美守京師。京師震恐，居民皆出城以藏竄，門者禁止之。重美曰："國家多難，不能與民爲主，而欲禁其避禍，可乎？"因縱民出。及晋兵將至，劉皇后積薪于地，將焚其宫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坐，但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后以爲然。廢帝自焚，后及重美與俱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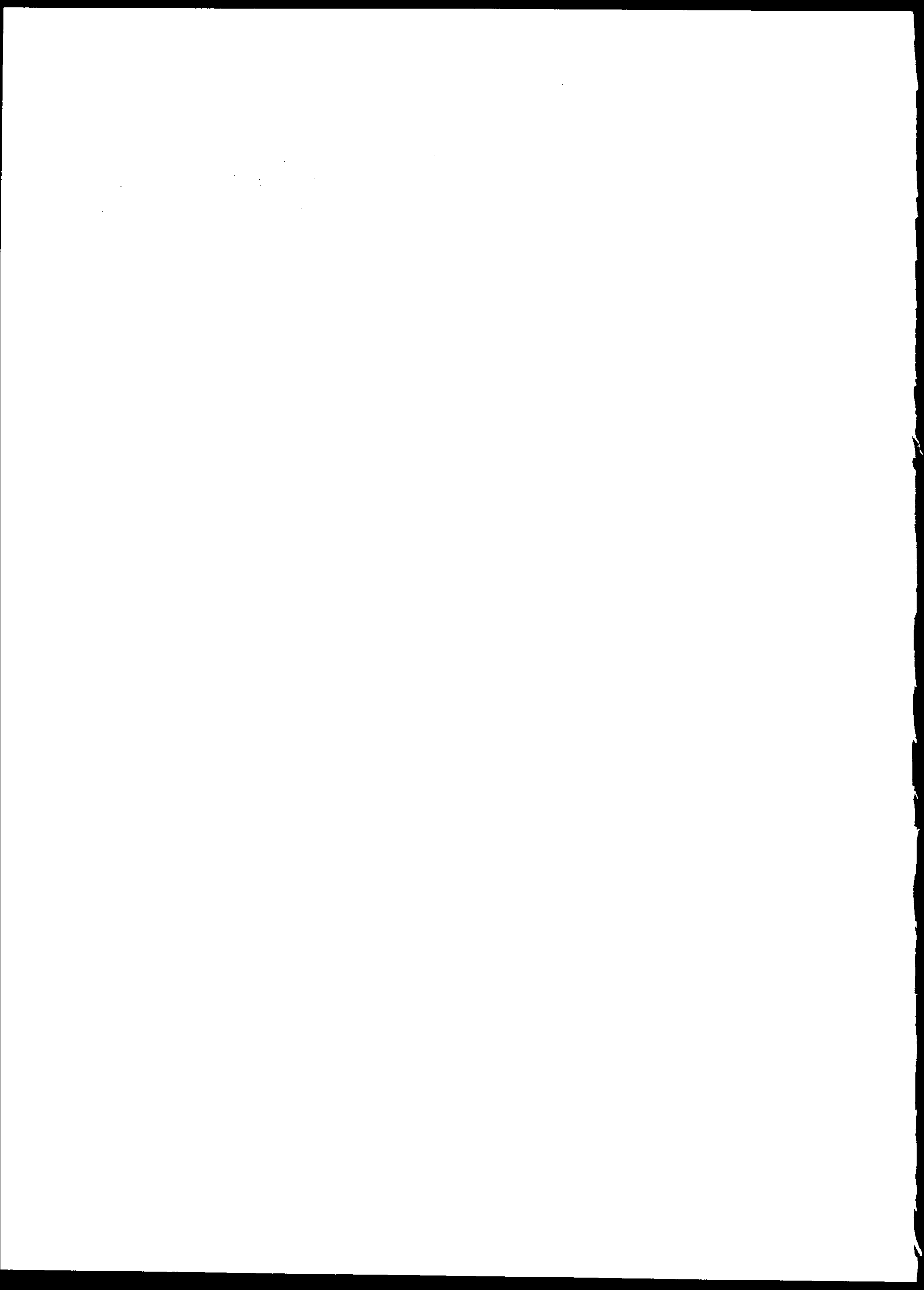
石敬瑭反叛，唐廢帝打算北征，李重美認爲應當慎重，堅決請求不要去。唐廢帝心裏害怕石敬瑭，本不想去，聽了李重美的話，認爲是對的，但劉延皓和劉延朗等人不住地逼迫，唐廢帝於是去河陽，留下李重美守京城。京城之人震驚恐懼，城中居民都出城躲藏流亡，守城門的士兵阻止他們。李重美説："國家多災多難，不能够爲百姓作主，却想禁止他們逃避災禍，能這樣做嗎？"於是聽任百姓逃亡。到晋兵快到時，劉皇后在地上堆起柴草，準備焚毁宫室，李重美説："新的天子到來，一定不會露天而坐，這樣做不過是以後勞費民力重建宫室，在死後遭到怨恨罷了！"皇后認爲確實是這樣。唐廢帝自焚而死，皇后和李重美同皇帝一起死去。

嗚呼！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禮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唐一號而三姓，周一號而二姓。唐太祖、莊宗爲一家，明宗、愍帝爲一家，廢帝爲一家；周太祖爲一家，世宗爲一家。别其家而同其號者，何哉？唐從其號，見其盗而有也；周從其號，與之也。而别其家者，昭穆親疏之不可亂也。號可同，家不可以不别，所以别嫌而明微也。梁博王友文

唉！一家人的規矩，確實不能不正。禮，正是用來避嫌和明確模棱兩可之處的。太過分了，五代的時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規矩都乖離了，宗廟、朝廷中，衆人和祖先靈位都亂了秩序，這可以稱爲亂世吧！自古以來不曾有過。唐一個國號而有三個姓，周一個國號而有兩個姓。唐太祖、唐莊宗是一家人，唐明宗、唐愍帝是一家人，唐廢帝是一家；周太祖是一家，周世宗是一家。區分他們的家族而認同他們的國號，爲什麼呢？依照唐的國號，可見他們是盗取占有的天下；依照周的國號，是贊揚他們禮讓天下。而分别家族，是因爲宗廟左昭右穆的親疏次序不能亂。國號可以一樣，家族不能不區别，這就是用

之不別，何哉？著禍本也，梁太祖之禍，自友文始，存之所以戒也。

以避嫌和明辨細微的辦法。不區別梁博王友文，爲什麽呢？這是爲了標明災禍的起源，梁太祖的災禍，起自友文，保存他的事迹是用來警戒後人。



新五代史卷十七

列傳第五

晉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常疑高祖必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以語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

高祖即位，公主當爲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册。”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以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爲皇太后，然卒不奉册而高祖崩，故后訖高祖世亦無册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册尊皇后爲皇太后。

太后爲人强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用事，太后數訓戒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彦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于晉，今皆在否？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在否?”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彦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

晉高祖皇后李氏，是唐明宗皇帝的女兒。皇后最初叫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爲魏國長公主。自從唐廢帝登位，常常疑心晉高祖一定會反叛。三年，公主從太原來京朝賀千春節之後告别歸去，留不下她，唐廢帝酒醉，對公主説：“你爲什麽急着回去，想和石郎反叛嗎?”酒醒後，手下人告訴他，唐廢帝後悔不迭。公主回去後，告訴了晉高祖，晉高祖從此更加不安。

晉高祖登位，公主應當做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關部門説：“皇太妃的尊號已定，請獻上寶册。”太妃，是晉高祖父親的小妾劉氏。晉高祖因爲還没有建立宗廟，於是推讓，没來得及辦理。七年夏五月，晉高祖已病，於是下詔尊稱太妃爲皇太后，然而始終没能獻寶册晉高祖就死了，因此皇后在整個晉高祖朝也没有册命。晉出帝天福八年七月，册封皇后爲皇太后。

太后爲人機敏好强，晉高祖平常很怕她。晉出帝的馮皇后當權，太后多次教訓警告他，晉出帝不遵從，於是導致禍敗。

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經降服晉軍，派遣張彦澤先進攻京城，送信給太后，詳細陳述已經降服晉軍，并説：“我有一個梳頭的婢女偷了一個藥袋逃奔到晉，現在都在不在？我在陽城打仗時，丢失一輛奚車，還在不在?”又問早先被晉捉獲的契丹人以及景延廣、桑維翰等人在哪裏。太后和皇帝聽説張彦澤到來，想自焚而死，寵臣薛超勸阻他們。到得到耶律德光送來的信，

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郎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北朝皇帝，皇帝以屬我，我素以為其所知，卿為我草奏具言之，庶幾活我子母。"質為帝草降表曰：

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黄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

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絶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

又為太后表曰：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彦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

就滅掉火來到上苑。皇帝叫來值班學士范質，對他説："杜郎多麽對不起我！從前先帝在太原起兵時，想選一個兒子留守，和北朝皇帝商量，皇帝把這事囑托給我，我一向以爲被他瞭解，你替我起草一個奏章詳細説一下現在的情況，希望他讓我母子倆活下來。"范質替皇帝起草降表説：

孫兒臣石重貴上言：不久前唐的國運宣告結束，中原大地失去了控制，命運糟糕到極點，天地傾塌缺損。先人有十里田地，有一支軍隊，戰亂災禍接連不斷，力氣用盡，勢力孤單。皇帝公公救助患難，擊潰强敵，興利除害，親自穿戴鎧甲頭盔，深入戰場。頂霜冒露，越過雁門天險；風馳電掣，誅殺中冀盜賊。指揮軍隊，安定天下，氣勢凌跨宇宙，正義感動神靈。不居功自負，於是建立晉國，那麽皇帝公公對晉有創造化育之恩。

不久前碰上天降大禍，先君去世，我遵奉遺願，繼承前代的基業。居喪之初，昏荒迷亂，每有軍國大事，都委托給將相大臣。至於擅自接續宗廟祭祀，既沒有得到同意；輕率發布文告，竟敢抗拒尊嚴。自生事端，果然招致大怒，災禍降臨，神靈不佑，國運殆盡，上蒼不保。十萬將士，一遇皇帝公公之兵就束手投降；億萬百姓，伸長脖子盼望歸順。我不仁不義，蒙受羞耻，貪生忍辱，自己導致滅亡，連累祖宗蒙羞，苟且虛度時光，僥幸留上一命。皇帝公公如果大恩大德，看在過去的分上，稍稍息怒，不誅殺我們，不讓我們祖先的祭祀斷絶，那麽我們百口之家都享受到您的再生之德，一家人都會銘記您的無法報答的恩惠，這些雖然是我們的心願，但却不敢奢望。我和太后、妻子馮氏在郊外野地反綁着等待治罪。

范質又替太后起草降表説：

晉朝皇太后新婦妾李氏上言：張彦澤、傅住兒等人到來，承蒙皇帝阿翁下書安撫。我斗膽想到先皇帝過去在并、汾二州，正碰上禍亂，危急如同累卵，智力勇氣都窮盡

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逾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了，一朝一夕，難以保全。皇帝阿翁從冀北發兵，親自到達河東，跋山涉水，跨越艱難險阻。即時鏟除巨奸大孽，於是平定中原，拯救石氏免於滅亡，建立晉朝之國家。不幸先帝去世，兒子繼位，不能承繼友好關係，安定百姓，反而辜負您的恩義。多次發動戰爭，駟馬難追，實在是自取憂愁，還能怨誰！如今上蒼震怒，内外離散，上將牽羊迎降，六軍放下武器。我們全家受禍，望着日影偷生，正在惶恐迷惑的時候，安撫慰問及時到來，明白地宣示您的恩意，委曲地表示您的寬容，安慰開導反復叮嚀，令人精神振奮，神采飛揚。哪料到已經垂死之命，忽然蒙受再生的恩惠，反省罪過，責備自己，即使九死也不能相報。現在派遣孫兒石延煦、石延寶，獻表請求治罪，向您陳述感激之情。

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吃飯處。"

耶律德光回答説："可以不必憂慮，保證你們有吃飯的地方。"

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延勳以兵守之。是時雨雪寒凍，皆苦饑。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

四年正月丁亥初一，耶律德光進入京城，皇帝和太后坐着轎子到郊外迎接，耶律德光不接見，讓他們住在封禪寺，派遣將領崔延勳率兵看守。這時雨雪交加寒冷刺骨，衆人都又冷又餓。太后派人對寺中僧人説："我曾經在這裏賞賜幾萬僧人的飯食，現在難道不可憐我們嗎?"寺中僧人推辭説不知虜人意下如何，不敢進獻食物。皇帝暗中請求把守的人，纔稍微得到一些食物。

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於黄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吾聞重貴不從母教而至于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絶兩國之歡。然重貴此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以宫女五十、宦者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三、儀鸞司三、

辛卯，耶律德光把皇帝貶降爲光禄大夫、檢校太尉，封爲"負義侯"，遷到黄龍府。耶律德光派人對太后説："我聽説石重貴不聽從母親的教誨纔成爲現在這樣，你可以請求自便，不要和他一起走。"太后回答説："石重貴事奉我很周到。他的過失，在於違背先君的意願，斷絶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然而石重貴這次離去，幸好承蒙你的大恩大德，得以保全生命和家室，母親不能跟隨兒子，又能到哪裏去呢！"於是太后和馮皇后、皇帝的弟弟石重睿、皇帝的兒子石延煦、石延寶等人傾族隨皇帝北遷，宫女五十人、宦官三十人、東西班五十人、醫官一人、控鶴官四

六軍士二十人從，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羊酒爲獻，衛兵推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

人、厨師七人、茶酒司三人、儀鸞司三人、六軍士兵二十人隨行，用騎兵三百人護衛。經過的州縣，都是過去晉的將領官吏，如有供奉贈送，都不准傳送。路旁的百姓父老，爭相手持羊酒進獻，衛兵們推擠阻攔，不讓他們看見皇帝，於是皇帝及一干人都哭泣着離去。

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宫女、從官，采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黄龍府。

從幽州出發行進十多天，過平州，出榆關，在砂石中行進，飢餓時得不到食物，衹好派宫女和隨行官吏，采摘樹上的果子和野菜來吃。又走了七八天，到達錦州，虜人强迫皇帝和太后對阿保機的畫像下拜。皇帝受不了這個屈辱，哭着喊道："薛超害了我，不讓我死!"又走了五六天，經過海北州，到達東丹王墓，派石延煦前去祭拜。又走了十多天，渡過遼水，到達渤海國的鐵州。再走七八天，經過南海府，於是到達黄龍府。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州去黄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這年六月，契丹國母將皇帝、太后遷往懷密州，懷密州在黄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的地方。走過遼陽二百里地，國母被永康王囚禁，永康王命令皇帝、太后返回遼陽，稍稍供給他們一些物品。第二年四月，永康王到遼陽，皇帝身穿白衣頭戴紗帽，和太后、皇后到永康王的帳篷中謁見，永康王阻止皇帝，讓他穿着一般的衣服進見。皇帝伏在地上淚如雨下，陳述自己的過失。永康王讓人扶起皇帝，讓他坐下來，飲酒奏樂。永康王帳中的伶人、隨從官員，望見從前的君主，都哭起來，不能克制自己的悲哀，爭相贈送衣服、藥品。

五月，永康王上陘，取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永康王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以尚幼。永康王馳一騎取之，以賜禪奴。陘，虜地，尤高凉，虜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永康王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見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永康王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五月，永康王去陘州，帶走皇帝的隨行宦官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以及皇子石延煦。永康王妻子的兄弟禪奴喜歡皇帝的小女兒，請求嫁給他，皇帝以年齡尚幼相推辭。永康王派一名騎兵帶走皇帝的小女兒，賜給禪奴。陘州，是虜人的地方，地勢特别高寒，虜人常在五月去陘州避暑，八月離開。到了八月，永康王離開陘州，太后自己騎馬到霸州進見永康王，請求在漢兒城邊賜地給他們耕種畜牧，以此爲生。永康王帶着太后，走了十多天，讓太后和石延煦一起都回遼陽。

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

第二年，是漢乾祐二年，這年二月，遷移皇帝、太后到建州。從遼陽向東南行走一千二百里到達建州，節度使趙延暉讓出卧室給他們住。距離建州幾十里外得到五十多頃田地，皇帝派隨行的人前去耕種爲食。

明年三月，太后寢疾，無醫藥，常仰天而泣，南望戟手駡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宫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焉。

第二年三月，太后患病，没有醫官藥物，常常仰望着天空哭泣，望着南方把肘彎成戟形駡杜重威、李守貞等人説："如果死人没有知覺則罷，如果有，我在地下也不會寬恕你們！"八月太后病重，對皇帝説："我死後，燒掉我的尸骨送到范陽佛寺中，不要讓我成爲虜地的鬼魂！"接着死去。皇帝和皇后、宫女、宦官、東西班的人，都披髮赤足，抬着靈柩到賜給的土地，焚燒太后的尸骨，挖地安葬。

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周顯德年間，有一個從契丹逃回的中原人，説看見皇帝和皇后及幾個兒子都很好。以後就不知道他們的下落。

太妃安氏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爲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夫人。出帝立，尊爲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毁奚車而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安太妃，代北人，不知道她的家世，是石敬儒的妻子，生下晋出帝，封爲秦國夫人。晋出帝登位，尊崇爲皇太妃。太妃年老失明，跟隨晋出帝北遷，從遼陽到建州時，死在路上。臨死時對皇帝説："請把我燒成灰，向南揚撒，也許魂靈能得以返回國中。"死後，砂地裏没有草木，於是砸毁奚車作柴來焚燒，載着她的骨灰到建州。李太后也死了，於是一起安葬。

出帝皇后馮氏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爲州進奏吏，居京師，以巧佞爲安重誨所喜，以爲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歡甚，乃爲重胤娶濛女，後封吴國夫人。重胤早卒，后寡居，有色，出帝悦之。高祖崩，梓宫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以爲后。是日，以六軍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

晋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父親馮濛，任州中進奏官，住在京城，因善用花言巧語諂媚人得到安重誨喜愛，任爲鄴都副留守。晋高祖留守鄴都，遇到馮濛很高興，於是作主替石重胤娶馮濛的女兒爲妻，後來封爲吴國夫人。石重胤死得早，皇后守寡，頗有美色，晋出帝很喜歡她。晋高祖死，靈柩尚停，晋出帝還在守喪期中，就娶馮氏爲皇后。這天，用六軍充當儀仗護衛、太常吹奏樂曲，令皇后到西御莊，在晋高祖的畫像殿進見。衆臣都來祝賀。皇帝回頭對馮道等人説："這是皇太后的命令，我和你們不勝慶幸。"衆臣

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醪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絶倒，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生？"后與左右皆大笑，聲聞于外。

退出，皇帝和皇后暢飲，唱歌跳舞，到靈柩前，灑酒祭奠說："這是皇太后的命令，我和先帝不勝慶幸。"手下人都忍不住發笑，皇帝自己也笑得前仰後合，回頭對手下人說："我今天做新女婿，怎麼樣？"皇后和手下人都大笑，笑聲傳到外面。

后既立，專内寵，封拜宫官尚宫、知客等皆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爲皇后宫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内外用事，晉遂以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宫，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藥，欲與帝俱飲以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馮氏既立爲皇后，獨受寵愛，將宫官尚宫、知客等人都封拜爲郡夫人，又用男子李彦弼作皇后宫都押衙。她的哥哥馮玉執政，内外配合主權，晉於是由此而崩潰。契丹進攻京城，向天下揭露皇帝的罪惡說："接叔母到宫中爲妻，破壞人倫道德的大法。"皇后隨皇帝北遷，爲皇帝的耻辱悲哀，幾次尋找毒藥，準備和皇帝一起喝下而死，但毒藥没有找到。後來不知道她的結局如何。

高祖家人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爲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叔父，一兄六弟，七子二孫，而有略有詳，非惟禍亂多故而失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者。然粗存其見者，以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贇、敬暉、重胤，子曰重貴、重信、重乂、重英、重進、重睿、重杲，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贇，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胤皆不知其於高祖爲親疏也。

晉朝最初出自夷狄而名不見經傳，最終又被夷狄消滅，因此不能詳細考知它的宗室次序的來龍去脉。其中可以知道的是：晉高祖的兩個叔父，一個哥哥、六個弟弟，七個兒子、兩個孫子，但記載有略有詳，不僅僅是由於多禍亂變故而事實亡佚，也是由於很多事不值得稱述。但大略記下可知者，以聊勝於無。兩位叔父叫石萬友、石萬詮，哥哥叫石敬儒，弟弟叫石敬威、石敬德、石敬殷、石敬贇、石敬暉、石重胤，兒子叫石重貴、石重信、石重乂、石重英、石重進、石重睿、石重杲，孫子叫石延煦、石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石萬友、石萬詮，孝元皇帝生晉高祖，石萬友生石敬威、石敬贇，石萬詮生石敬暉，但石敬儒、石敬德、石敬殷、石重胤等人都不知道他們和晉高祖是親是疏。

高祖，孝元皇帝第二子也，而敬儒爲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反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爲親疏，然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

晉高祖是孝元皇帝的第二個兒子，但石敬儒是哥哥，懷疑他就是長子，那麼他對於晉高祖來講年齡爲長而且血緣親近，但他贈官反而在弟弟們之末，而整個晉高祖當政的時候祇他一人没有得到追封，這又是可疑之處。石重胤，是晉高祖的弟弟，也不知道他們是親是疏，但晉高祖喜歡他，把他作爲養子，所以在他的名字中加"重"

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六，未名而卒，而舊説以重睿爲幼子者，非也。

字而下與衆子并列。晋高祖的叔父、哥哥和弟弟石敬殷、兒子石重進，都死在他登位前，而石敬威、石敬德、石重胤、石重英，是在晋高祖反叛時死的。晋高祖最小的兒子叫馮六，没有取名就死了，而舊的説法把石重睿當作最小的兒子，這是不對的。

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爲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石氏世代在軍中任職，石萬友、石萬詮職位太低不見記載。天福二年正月，石萬友從原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石萬詮也從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石萬友爲秦王，石萬詮加贈太師，追封爲趙王。

石敬威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爲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人孰能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爲沂州馬步軍指揮使，以高祖反誅。

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爲太傅，并贈敬殷以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以故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石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任彰聖右第三都指揮使，領常州刺史。聽説晋高祖在太原起兵，對人説：“有生就有死，誰能避免？我哥哥正幹大事業，我不能够苟且偷生，蒙受耻辱，被時人笑話。”於是自殺。石敬德當時任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因晋高祖反叛被殺。

天福二年正月，高祖追贈石敬威、石敬德爲太傅，并贈石敬殷爲檢校太子賓客，也贈爲太傅，而石敬儒没有得到贈官。七年正月，追封石敬威爲廣王，石敬德爲福王，石敬殷爲通王，都贈太尉。石敬儒纔由原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任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惟獨他一人没有受封。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三位皇叔爲太師，而皇伯石敬儒纔追封爲宋王，也加贈太師。

石敬贇

敬贇字德和，少無賴，竄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以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河陽三城節度使。

石敬贇字德和，年輕時很無賴，在民間流浪。晋高祖派人找到他，補任太原牙將。晋高祖登位，任命他爲飛龍皇城使，歷次升遷至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冬，拜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敬贇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贇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

石敬贇性情貪婪强暴，晋高祖替他選擇賢能的官吏輔助他，石敬贇也懼怕晋高祖的嚴厲没有

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侄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以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彦存、鄭温遇以警之。

敢違法。一年多後，調任鎮守保義軍。晉出帝時，加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纔逐漸驕横放縱。皇帝常常派使臣去，必定要問使臣："小侄子平安不?"陜州百姓深受他暴虐之苦，於是帝召他回京城，由於他是皇帝的叔叔，不能數落，帝衹好斥責他原來的跟從都押衙蘇彦存、鄭温遇來警告他。

契丹犯邊，敬贇從出帝幸澶淵，使以兵備汶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以曹州爲威信軍，授敬贇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召還。

張彦澤兵犯京師，敬贇夜走，逾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契丹侵犯邊境，石敬贇隨晉出帝到澶淵，派他率兵守備汶陽，守衛麻家渡，不曾碰見敵軍，因此没有戰功。開運元年七月，又出任威勝軍節度使。一年多後，晉出帝改曹州爲威信軍，任命石敬贇爲節度使。在曹州時尤其貪婪暴戾，過了很久，將他召回。

張彦澤的軍隊進攻京城，石敬贇趁夜逃跑，跨越東城墻時，掉在沙濠中淹死，當時四十九歲。

韓王石敬暉

韓王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而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曹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大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舉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以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皆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虢王，重胤郯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皆加贈太師。

韓王石敬暉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敢而多智謀，晉高祖特别喜歡他。晉高祖時任曹州防禦使，以廉潔儉樸著稱，死在任上，贈爲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爲韓王。兒子石曦繼承他的爵位。

晉高祖李皇后生下楚王石重信，其餘幾個兒子則不知道母親是誰。晉高祖在太原起兵時，石重英任右衛大將軍，石重胤任皇城副使，住在京城，聽説晉高祖起兵，藏在百姓家的井中，被捉到後殺死，這家百姓也被滅族。天福二年正月，晉高祖爲兩個兒子發喪，都贈爲太保；并贈石重進以原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都加贈爲太傅，追封石重英爲虢王，石重胤爲郯王，石重進爲夔王。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都加贈太師。

楚王石重信

楚王重信字守孚，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以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

楚王石重信字守孚，爲人聰明多智謀而又講究禮節。天福二年二月，由左驍衛上將軍拜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有政績，晉高祖下詔書褒獎他。這年范延光反叛，詔令前任靈武軍節度使張從賓率領河陽的軍隊討伐范延光，張從賓也反叛，石重信被殺，當時二十歲。晉高祖打算贈石

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爲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爲善被禍，吾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重信爲太尉，大臣引用漢朝舊例，皇帝的兒子没有做三公的。晉高祖説："這個兒子行善遭禍，我很爲他悲哀，從我開始罷了，哪有先例呢!"於是贈爲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爲沂王。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改封爲楚王。

壽王石重乂

壽王重乂字弘理，爲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以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子。

壽王石重乂字弘理，爲人好學，很懂兵法。晉高祖登位，拜爲左驍衛大將軍。晉高祖到汴州，任命爲東都留守。張從賓反叛，進攻河南，石重乂被殺，當時十九歲，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爲壽王。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他們都没有兒子。

石重睿

重睿爲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以宦者抱持寘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皆知其以重睿托道也。高祖崩，晉大臣以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石重睿的外貌像晉高祖。晉高祖患病卧床，宰相馮道到卧室内進見，石重睿還年幼，晉高祖叫他出來讓他在馮道面前下拜，接着讓宦官抱起來放到馮道懷中，晉高祖雖然不説話，手下人都明白他是把石重睿托付給馮道。晉高祖死，晉大臣們由於國家多難，擬議立年長者爲君主，而景延廣已經暗中許諾立晉出帝，於是石重睿没能被立。晉出帝任命石重睿爲檢校太保、開封尹，命左散騎常侍邊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石重睿爲雄武軍節度使，一年多後，調任鎮守忠武軍，都没有赴任。契丹消滅晉，石重睿隨晉出帝北遷，後來不知道他的下落。

陳王石重杲

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陳王石重杲，晉高祖最小的兒子。小字叫馮六，没有取名就死了，贈太傅，追封爲陳王，賜名叫重杲。晉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

石延煦　石延寶

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爲子。

石延煦、石延寶，晉高祖的孫子，晉出帝把他們作爲養子。

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爲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事，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

開運二年秋，任命石延煦爲鄭州刺史。石延煦年齡小，不能就職任事，於是派一個宦官跟隨他，又選派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官於是獨攬政事，每每辱駡路航，晉出帝召回路航。不久調

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

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争爲聚斂，趙在禮所積巨萬，爲諸侯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絹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贊以聘幣一百五十床迎于其第，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此一婚，其費十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

自延煦爲齊州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晋，出帝與太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玉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玉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絶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疏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絶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絶之，是大僞也。

石延煦爲齊州防禦使。

三年，拜石延煦爲鎮寧軍節度使。這時，河北打仗，旱災蝗災遍及天下，餓死的百姓上百萬，而各方鎮争相聚斂財富，趙在禮聚積財富巨萬，在衆侯王中爲最多。晋出帝貪圖他的財富，就讓石延煦娶趙在禮的女兒，趙在禮進獻三千匹絹，先後進獻的錢財數不勝數。三年五月，派遣宗正卿石光贊帶聘禮一百五十床在他的宅第迎娶，晋出帝在萬歲殿宴請趙在禮，賞賜的禮物極厚重，君臣窮奢極侈，當時人認爲十分榮耀。趙在禮對人説："我女兒這次結婚，費用高達十萬。"十一月，調任石延煦鎮守保義軍。

自從石延煦任齊州防禦使，石延寶代任鄭州刺史。到契丹滅亡晋時，晋出帝和太后派石延煦、石延寶帶着降表、玉璽、金印去往契丹，而石延寶當時也任威信軍節度使了。契丹得到玉璽後，認爲製作得不精緻，和前代史書記載的不同，命令石延煦等人回去報告要真玉璽。晋出帝寫狀回答説："不久前潞王李從珂在洛陽自焚，不知道玉璽在哪裏，懷疑已經燒掉了。先帝奉命，令玉工製作這個玉璽，在位衆臣都知道這件事。"於是纔作罷。以後石延煦等人隨晋出帝北遷，不知道結局如何。

唉！在古代不幸没有兒子，而把同宗族人的兒子作爲繼承人，聖人贊成這樣做，寫在《禮經》上而不忌諱。然而後代里巷粗俗的人却忌諱這樣，一忌諱則欺騙僞冒層出不窮。因此那些在襁褓中非法竊取别人嬰孩的人，閉口不提嬰孩的父母，而欺騙别人説是自己生的兒子，説："不這樣，就不能使孩子專心一意地愛我，而孩子一定會有二心。"作爲這些人兒子的，自己也忌諱他的親生父母，斷絶與親生父母的血緣親情，反而將其看作叔伯父，用以欺騙他的宗族，搞亂了衆人及祖先靈位的親疏關係。萬物凡生下來就有知覺的，没有不愛他的父母的。假如這個兒子，能忍心真正斷絶和父母的血緣親情，那麽竟連禽獸都不如了。假如他并不忍心而表面上裝着斷絶了，這是最大的虚僞。

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絶，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

那些里巷粗俗的人對於事情的考慮，也已經够周密了！然而苟且、竊取、欺騙、虚僞等不可效法的，是小人纔幹的事。衹有聖人却不這樣，認爲做人之道没有比接續香火更重要的事，這是萬代通行之法而天下共同實行的，何必忌諱呢！所謂兒子，没有不由父母生下的，因此作爲人的後代，一定有生他的父親，一定有他所繼承的父親，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何必忌諱呢！簡單明白，不苟且不竊取，不欺騙不虚僞，可以作爲通行之法而共同實行的，是聖人的準則。

又以謂爲人之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絶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絶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晋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絶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絶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

我又認爲作爲别人後代的人承擔的責任重大，因此延長喪期服"斬衰"喪。而之所以不與親生父母斷絶，是由於天性不能斷絶，然而養育的恩情應服從於道義，因此縮短喪期服"期服"喪。服喪，是外在的事情，可以減少，但父母的名義却不能改變，因此經書上説："作爲人的後代，應爲他的父母祭祀。"從三代以來，擁有天下國家的人没有不遵守這句話的，但晋朝却不遵守。晋出帝對石敬儒，違背了事父之道，把父親作爲臣子來封爵，不衹是按照理義不應當登位自立，迫不得已斷絶父子關係，大概也是對里巷粗俗的人的作爲習以爲常了。

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絶，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晋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理責哉！

五代，是盗賊戰亂的時代，禮樂制度崩潰毁壞，三綱五常的道理滅絶，而先王的制度文章至此破壞無餘了！如寒食節在野外祭祀却焚燒紙錢，天子却做里巷粗俗之事的例子太多了！而晋朝出自於夷狄，靠篡權背叛奪得天下，晋高祖把耶律德光當作父親，而晋出帝就把耶律德光當作祖父而自稱爲孫子，對於親生父親却當作臣子直呼其名，這難道還能用做人的道理來責備嗎！



新五代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漢家人傳

高祖皇后李氏

高祖皇后李氏，晋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晋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

漢高祖皇后李氏，晋陽人，父親務農爲生。漢高祖年輕時在軍隊中當兵，在晋陽放馬，晚上進入她家將她搶走。漢高祖顯貴後，封她爲魏國夫人，生下漢隱帝。

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宫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高祖崩，隱帝册尊爲皇太后。

開運四年，漢高祖在太原起兵，賞賜軍中士兵，國庫所儲不够用，打算向百姓徵收。皇后勸阻説："如今起兵，號稱義兵，百姓没有嘗到好處却先奪走他們的財物，恐怕不是新天子救助百姓的本意吧。現在後宫擁有的財物，請全部拿出來，即使不够，士兵也不會因此産生怨恨。"漢高祖爲此臉色都變了，向她認錯。漢高祖登位，立爲皇后。漢高祖去世，漢隱帝册封尊崇她爲皇太后。

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游戲宫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廷，非太后所宜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師傅，延問正人，以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謀議，遂至於亡。

皇帝年幼，多次和小人郭允明、後贊、李業等人在宫中游戲，太后屢次嚴厲責備他。皇帝説："國家的事情，外有朝廷處理，不是太后所應當説的。"太常卿張昭聽説後，上疏勸諫皇帝，請求："親近太師太傅，聘請正人君子向他們請教，以便增長見識。"皇帝却更加不省悟。後來，皇帝始終和郭允明等人混在一起，於是導致滅亡。

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旁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以爲不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閨門！"邠等

當初，皇帝和郭允明等人謀劃誅殺楊邠、史弘肇等人，計議已定，進來告訴太后。太后説："這是大事情，應當和宰相商量。"李業在一旁回答説："先皇帝一生都説，朝廷的大事情，不要向書生請教。"太后堅决不同意，皇帝拂衣而去，説："何必跟婦道人家商量！"楊邠等人被殺死

死，周太祖起兵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以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以出，遂及於難。

後，周太祖起兵攻向京城，慕容彥超在劉子陂被打敗，皇帝打算親自率兵出征，太后制止他說："郭威原是我們家的人，不是事情危急心生疑慮，怎麼會到現在這地步！現在如果按兵不動，下詔書開導郭威，郭威必定有話說，那麼君臣的關係，也許還可以保全。"皇帝不聽從而出征，於是遭致災禍。

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誥。已而議立湘陰公贇為天子，贇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誥曰："侍中功烈崇高，德聲昭著，剪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歷數攸屬，所以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唯以衰朽，托於始終。載省來箋，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崩。

周太祖進入京城，凡事都稱說是太后的命令。不久擬議立湘陰公劉贇爲天子，劉贇還沒有到，周太祖於是請求太后執政。不久周太祖出征契丹，軍士簇擁着他返回。周太祖請求事奉太后爲母親，太后下誥說："侍中功業偉大，德望聲譽顯著，鏟除禍亂，安定國家，百姓謳歌歸心，是注定要肩負國家命運的人，因此軍民都推舉擁戴，億萬人皆大歡喜。我風燭殘年偶然未死，碰上這個多災多難的時代，衹有以衰朽之身，始終托付於你。反復閱視送來的箋奏，受到如同母親一樣的對待，感受體會到深厚的情意，不禁淚流縱橫。"於是遷太后到太平宮，敬加尊號爲昭聖皇太后。顯德元年春去世。

高祖家人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贇，高祖愛之，以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贇徐州節度使。承訓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

漢高祖有兩個弟弟、三個兒子：弟弟叫劉崇、劉信，兒子叫劉承訓、劉承祐、劉承勳。劉崇的兒子叫劉贇，漢高祖很喜歡他，看作自己的兒子。乾祐元年，拜劉贇爲徐州節度使。劉承訓早死，追封爲魏王。劉承祐依次登位，這就是漢隱帝。劉承勳任開封尹。

劉承勳　劉贇

周太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以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色皆沮，以謂漢臣未有推立己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州節

周太祖在北郊打敗漢兵後，漢隱帝被殺死。周太祖進入京城，認爲漢的大臣一定會推舉擁戴他，等見到宰相馮道等人時，馮道根本無意奉承，周太祖不得已，見到馮道還要下拜，馮道接受周太祖的下拜就跟平時一樣，慢慢慰勞他說："你行路辛苦了！"周太祖心灰意冷，神色沮喪，認爲漢朝臣子没有推立自己的打算，而又不好自立爲帝，因而告訴漢太后要求選立一個漢的繼承人。宗室河東節度使劉崇等還活着的有四個人，於是替太后下誥詞說："河東節度使劉崇，許州

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以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以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以卧榻舁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之，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

節度使劉信，都是漢高祖的弟弟，徐州節度使劉贇，開封尹劉承勳，都是漢高祖的兒子，文武百官，請選擇繼位君主來接續帝位。”於是周太祖和王峻進宮見太后，說：“開封尹劉承勳，是高祖皇帝的兒子，應當立爲帝。”太后認爲劉承勳久病，不能勝任繼承人。周太祖和衆臣請求見劉承勳瞭解他的飲食起居，太后叫人用床抬着劉承勳出來見衆臣，衆臣一看果然如太后所說，於是共同上奏說：“徐州節度使劉贇，漢高祖很喜歡他，作爲養子，應當立爲繼承人。”於是派太師馮道率領衆臣去迎接劉贇。馮道揣測周太祖本意不在劉贇，對周太祖說：“你這樣做是出自内心嗎?”周太祖指天發誓。馮道起行後，周太祖對人說：“我一生不對人說謊話，現在却要說謊話了!”馮道見到劉贇，傳達太后的意旨讓他回去。

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以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

劉贇行進到宋州，周太祖從澶州被兵士簇擁着返回京城，王峻擔心劉贇手下的人生事，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領七百人馬護衛劉贇。郭崇到宋州，劉贇登上城樓問郭崇的來意，郭崇說：“澶州兵變，怕你没有察覺，派我來護衛，没有惡意。”劉贇叫郭崇前來，郭崇不敢進見，馮道出來和郭崇說了幾句，郭崇纔登樓見劉贇，不久接管了劉贇手下的軍隊。

太祖以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上交、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是以不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目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幽贇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董裔、牙内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

周太祖用書信叫馮道先返回，留下他的副官趙上交、王度陪同劉贇入朝見太后。馮道於是先回，劉贇對馮道說：“我這次回來，仗恃的是你這位三十年的老宰相，因此不疑心。”馮道默默不語。劉贇的客將賈正等人幾次對馮道虎視眈眈，想對他下手。劉贇說：“不要草草行事，事情哪裏是他做主的呢!”馮道離開後，郭崇把劉贇囚禁在外面的客舍，殺死賈正和判官董裔、牙内都虞候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人。

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誥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以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誥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北，人心靡東。適當改卜之初，俾膺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周太祖干預國政後，太后纔下誥詞說：“近來樞密使郭威，志在安定國家，商議選立國君，因徐州節度使劉贇爲漢高祖的近親，立他爲漢的繼承人，於是從藩鎮召回京城。雖然誥命已經下達，然而軍心不歸附，天意在北面，人心没有向東的。正是另行選擇的時候，使他承受分封土地的命令，劉贇可以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師、上柱國，封湘陰公。”贇以幽死。

師、上柱國，封爲湘陰公。”劉贇最終被囚禁而死。

初，贇自徐州入也，以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温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彦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以刺史，并詔贇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彦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見殺。

當初，劉贇從徐州來京城，令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温守衛徐州。鞏庭美等人聽説劉贇没能立爲皇帝，於是關閉城門抗拒朝廷命令。周太祖拜王彦超爲徐州節度使，下詔開導鞏庭美等人并許諾讓他們做刺史，又詔令劉贇赦免鞏庭美等人。廣順元年三月，王彦超攻克徐州，鞏庭美等人都被殺。

承勳，廣順元年以病卒，追封陳王。

劉承勳，廣順元年因病而死，追封爲陳王。

嗚呼！予既悲湘陰公贇之事，又嘉庭美、楊温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以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温之區區為贇守孤城以死，其始終之迹，何愧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録，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史氏不著，不知其何以死也。當王彦超之攻徐州也，周嘗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四，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款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予固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唉！我既爲湘陰公劉贇的事感到悲哀，又贊許鞏庭美、楊温的所作所爲。劉贇對於漢來説不是嫡親長子，不過是因周氏篡國，怕天下不平而感到爲難，因此利用劉贇以等待機會罷了。在這個時候，天下人都明白劉贇必定不會被立爲帝，然而鞏庭美、楊温這樣的小官却爲劉贇堅守孤城而死，他們自始至終的作爲，與死節之士相比毫不遜色。然而我從實録中查考，兩人死的情况不清楚。他們兩人的行爲，本來就知道是成不了事的，所看重的是他們的死，然而寫史的人没有記下來，不知道他們是怎麽死的。當王彦超進攻徐州時，周曾經派人招撫鞏庭美等人，我收集到四封詔書，都説鞏庭美等人曾經向周表示過忠心，後來畏罪又反叛，然而鞏庭美等人的效忠奏狀也没有見到，這些都已搞不清了。史書上没有記載的，能不謹慎對待嗎！如果有疑傳疑，那麽真實的記載就可相信了。我固然稱許他們兩人的忠誠而對他們的用心感到悲切，然而却不能把他們列在死節之士中，可惜啊！

蔡王劉信

蔡王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以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立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

蔡王劉信，漢高祖的堂弟。漢高祖鎮守太原時，任命劉信爲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調領許州。漢高祖患病，漢隱帝應當立爲繼承人，楊邠等人奉高祖臨終遺命，不想讓劉信留在京城，就派遣劉信到鎮所，劉信哭泣着離去。

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刲剔支

劉信所到之處貪污聚財，喜好殺人。軍中士兵觸犯法律的，劉信叫來他們的妻子兒女，當着

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

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爲天無眼，而使我鬱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以勸我一杯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軍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他們將犯法者剮肉支解，讓他們自己吃親人的肉，面前血流滿地，劉信命奏樂飲酒很自在。

楊邠等人死後，劉信大喜，對他的僚屬説："我原來以爲老天無眼，讓我在這裏鬱鬱寡歡，到現在已三年了！皇上孤立，幾乎落在盗賊手中。諸位可以敬我喝一杯了。"不久聽説災難發生，劉信憂慮吃不下飯。周太祖在澶州發動兵變，王峻派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帶兵視察許州，劉信於是自殺。周太祖登位後，追封他爲蔡王。

新五代史卷十九

列傳第七

周太祖家人傳

太祖聖穆皇后柴氏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爲皇后，謚曰聖穆。"

周太祖有一個皇后三個皇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和周太祖是同鄉，於是嫁給了他。周太祖未成名時，喜好飲酒賭博，行俠仗義，不拘小節，皇后常常勸阻他。周太祖相貌奇特偉岸，皇后心裏知道是一個貴人，事奉他很周到。到周太祖登位時，皇后已先死，於是下詔："已故夫人柴氏，追封爲皇后，謚號聖穆。"

淑妃楊氏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以色選入趙王宫，事王鎔。鎔爲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爲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父親楊弘裕，任真定少尹。淑妃小時候因美貌被選進趙王宫中，事奉王鎔。王鎔被張文禮殺死，鎮州大亂，淑妃也流落民間，後來嫁給同鄉石光輔。過了幾年，石光輔死去。周太祖柴夫人去世後，聽説淑妃有美色而又賢惠，於是娶她爲繼室。周太祖正在太原事奉漢高祖，天福年間淑妃死去，於是安葬在太原近郊。

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以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

周太祖登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封爲淑妃。拜淑妃的弟弟楊廷璋爲右飛龍使，楊廷璋推辭説："我父親老了，希望將此官授給他。"周太祖説："我正在考慮這事，難道會忘記你父親嗎!"隨即召見楊弘裕，楊弘裕年老不能行走，於是在他家拜他爲金紫光禄大夫、真定少尹。

太祖崩，葬嵩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嵩陵之側爲虚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周太祖死，安葬在嵩陵。一后三妃都應當陪葬，但太原還没有攻克，周世宗詔令官府在嵩陵旁修建空墓等候。顯德元年，周世宗在高平打敗劉旻，於是進攻太原，太原關閉壁壘而被包圍，於是將淑妃遷葬。

貴妃張氏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諮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妃歸，爲其子婦。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祖父張記，任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部尚書。父親張同芝，跟隨趙王王鎔任諮呈官，作官至檢校工部尚書。王鎔死後，鎮州大亂，唐莊宗派幽州符存審率兵討伐張文禮，副將武從諫住在貴妃家，見貴妃還年幼，可憐她，而武從諫家在太原，於是領着貴妃返回，做了他的兒媳婦。

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累封吴國夫人。太祖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追册爲貴妃。

過了很久，周太祖在太原事奉漢高祖，楊夫人死去，武氏的兒子也死了，於是娶貴妃爲繼室。周太祖顯貴後，屢次加封至吴國夫人。周太祖率兵進京城，漢派遣劉銖殺戮他的家人，貴妃和子女都被殺。周太祖登位後，追封爲貴妃。

德妃董氏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録事參軍。父光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知其律吕。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祖父董文廣，唐深州録事參軍。父親董光嗣，趙州昭慶縣尉。德妃從小穎悟，剛能説話，聽到音樂聲就能辨别其律吕。

年七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寘諸褚中以歸。潞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以爲子，過於所生。居五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莫知所在。潞將仕于京師，遇瑀，欣然歸之，年十三。

七歲時，鎮州大亂，家裏將她丢失，被潞州牙將獲得，放在袋中帶回。這個潞州牙將的妻子曾經生過一個女兒，便不能再生育，得到德妃後很憐愛，收爲養女，愛她勝過親生女兒。五六年後，德妃家人悲傷地想念她，她的哥哥董瑀在民間尋找，没有人知道她在哪裏。潞州牙將在京城做官，碰見董瑀，欣然將德妃送還給他，當時德妃十三歲。

瑀以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仕晋爲内職。契丹犯闕，進超殁于虜中，妃嫠居洛陽。漢高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建國，中宫虚位，遂册爲德妃。廣順三年卒，年三十九。

董瑀把德妃嫁給同鄉劉進超，劉進超也在晋做官，在宫内任職。契丹進攻京城，劉進超死在虜人兵中，德妃寡居洛陽。漢高祖從太原進入京城，周太祖跟隨，經過洛陽時，聽説德妃賢惠，聘她爲妻。周太祖建國後，中宫位置空缺，於是册封爲德妃。廣順三年死，三十九歲。

妃兄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

德妃有三個哥哥：董瑀做官到太子右贊善大夫，董玄之、董自明都做到刺史。

太祖子侄

郭侗 郭信 郭守愿 郭奉超 郭遜

初，帝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

當初，皇帝在魏州起兵，漢率兵包圍皇帝的

第，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侄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位，詔故第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皇侄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爲世宗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

住宅，當時張貴妃和幾個兒子郭青哥、郭意哥，侄子郭守筠、郭奉超、郭定哥，都被殺死。郭青哥、郭意哥，不知他們的母親是誰。周太祖登位後，下詔贈已故的第二個兒子郭青哥爲太尉，賜名郭侗；第三個兒子郭意哥贈司空，賜名郭信；皇帝的侄子郭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因“筠”字聲音接近“榮”字，爲周世宗避諱，改名爲郭守愿；郭奉超贈左監門衛將軍；郭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郭遜。

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以緣情，恩以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大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贈太傅，追封郯王；信司徒，杞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遜等，頃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周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下詔説：“講禮用以順應人情，加恩用以哀悼死者，何况在兄弟之間，尤其沉浸於悲傷的感情。已故的皇弟贈爲太保的郭侗、贈爲司空的郭信，大運剛剛開始，不能長壽，使我最終失去兄弟，確實讓我經常想念。郭侗可以贈爲太傅，追封爲郯王；郭信可以贈爲司徒，追封爲杞王。”又下詔説：“已故的皇堂弟贈爲左領軍衛將軍的郭守愿、贈爲左監門衛將軍的郭奉超、贈爲左千牛衛將軍的郭遜等人，當初由於世道衰微，未能享受高齡，每每想到他們無辜夭折，就難以忘懷而悲痛欲絶。郭守愿可以贈爲左衛大將軍，郭奉超可以贈爲右衛大將軍，郭遜可以贈爲右武衛大將軍。”

新五代史卷二十

列傳第八

周世宗家人傳

柴守禮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爲子，是爲世宗。

守禮字克讓，以后族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横，嘗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彦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爲，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年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爲世立言之説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多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没有兒子，收養哥哥柴守禮的兒子作爲養子，這就是周世宗。

柴守禮字克讓，因是皇后的親族，拜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周世宗登位，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光禄卿。退休後，住在洛陽，整個周世宗朝，不曾到過京城，手下人也没有誰敢提起這件事，衹是把他當國舅禮待。柴守禮也很放縱蠻横，曾經在大街上殺人，官府上報，周世宗并不追究。這時，王溥、王晏、王彦超、韓令坤等人同時在朝任將相，都有父親住在洛陽，和柴守禮每天來往，想做什麽就做什麽，洛陽人大多害怕他們而躲開，號稱爲"十阿父"。柴守禮死時七十二歲，做官到太傅。

唉！父子的恩情太深了！孟子説：虞舜作天子，而父親瞽叟殺了人，於是虞舜抛棄天下，悄悄背着瞽叟逃跑了。孟子認爲天下可以没有虞舜，但不能没有公道，虞舜可以抛棄天下，但不能對他的父親用刑，這是作爲垂教後世之名言的説法。然而事情本來就有很多不能按意願去做的！天子有宗廟國家的重任、百官的護衛、朝廷規矩嚴密，如果不幸不能悄悄逃掉，那麽怎麽辦纔行呢？我讀周的歷史，讀到柴守禮殺人，周世宗放過而不追究，這是因爲已經挺身而出，承擔天下重任，但兒子對於父親的義務也很重大，因此寧願承擔違背法律的過失，來伸張父子之道，它之所以符合道義，大概就在於懂得權宜變通的

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爲非，孝者所以教人爲善，其意一也，孰爲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絶人道，孰爲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爲舜與世宗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而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道理。君子對人處事，不過依照事情的輕重來處理罷了。刑律執行不嚴事小，對父親不孝事大。刑律是用來禁止人們爲非作歹的，孝道是用來教導人們行善的，它們的宗旨是一樣的，哪個重要呢？加刑於一個人，未必能使天下不殺人，而殺死父親，就滅絶了人道天性，哪個嚴重呢？權衡所説的事情輕重，那麽天下雖然不能抛棄，但對父親也不可以施加刑罰。既然這樣，那麽作爲虞舜和周世宗這樣的人，應當設法不使瞽叟、柴守禮這樣的人殺人，做到這點就堪稱孝順了！但是如果碰上不能兩全其美的事情，就應按事情的輕重來處理。周世宗懂得權宜變通，這是很明白的了！

世宗貞惠皇后劉氏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微時所娶也，世宗爲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其族。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册爲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周世宗有三個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道她的家世，因爲是周世宗微賤時娶的。周世宗任左監門衛將軍時，得以封爲彭城縣君。周世宗跟隨周太祖到魏州，皇后留在京城，周太祖起兵，漢誅殺了她全家。周太祖登位，追封她爲彭城郡夫人。周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纔下詔追封彭城郡夫人劉氏爲皇后，官府加謚號貞惠，陵墓名惠陵。

世宗宣懿皇后符氏　後立皇后符氏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彦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爲人明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爲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决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

宣懿皇后符氏，她的祖父是秦王符存審，父親是魏王符彦卿。皇后家世代爲王，出生於高貴的將相之家，爲人明敏果斷，胸懷大志。最初嫁給李守貞的兒子李崇訓。李守貞在漢做官，任河中節度使時，已有二心。有一個術士善於聽人的聲音來判斷吉凶，李守貞讓家裏人出來叫他聽各人的聲音，他聽到皇后的聲音，吃驚地叫道："這是天下的母親！"李守貞更加自負，説："我兒媳都是天下的母親，我奪取天下還有什麽疑義呢！"於是决定反叛。這時漢派遣周太祖討伐他，過了一年，攻破他的城池。李崇訓知道不免一死，親手殺掉家人，然後輪到皇后，皇后逃跑躲藏，用幕帳遮住自己，李崇訓慌亂中没有找到皇后，於是自殺。漢兵進入他家，皇后莊嚴地坐在大廳上，看着軍士説："郭公和我父親有交情，你們不要動我！"軍士們見此情景不敢逼迫。

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彦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爲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脱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毁形髮爲！"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鋭，聞后如此，益奇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爲繼室。世宗即位，册爲皇后。世宗卞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顔色，漸爲解説，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憂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宫，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于新鄭，陵曰懿陵。

周太祖聽説後，認爲一個女子能使亂兵不敢冒犯，很驚奇，對她加以安慰勉勵，送回給符彦卿。皇后感激周太祖不殺之恩，拜周太祖爲義父。她的母親因皇后夫家滅亡，而她一人在戰亂中免於一死，認爲是天幸，想讓皇后削髮爲尼，皇后不願意，説："死生有命，這是天意。何必輕率地毁掉我的容貌頭髮！"周太祖對皇后有恩，而周世宗天性尤其英氣勃勃，聽説皇后這樣，更加把她看得神奇不凡。到劉夫人死後，就娶她做繼室。周世宗登位後，册封爲皇后。周世宗性情急躁常常暴怒，而事後又往往追悔，每次對手下人發怒，皇后必定從容地觀察他的臉色，慢慢爲手下人開脱，周世宗怒氣也隨之而消，因此更加看重皇后。周世宗征伐淮南，皇后認爲皇帝不宜親自出征，堅決地勸阻他，周世宗不聽。出師很久一無所獲，又碰上酷暑大雨，皇后憂慮成疾而死去。議事的人因爲正用兵打仗，請求簡化喪禮，於是百官在西宫上朝祭吊，三天後脱去喪服，皇帝也在七天後脱去喪服，安葬在新鄭，陵墓名懿陵。

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宫，號周太后。

後來立皇后符氏，是皇后的妹妹。建國之初，遷到西宫，稱周太后。

世宗七子

柴誼　柴誠　柴諴　柴熙讓　柴熙謹　柴熙誨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爲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爲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諴，左屯衛大將軍。

周世宗的兒子七人：長子叫柴宜哥，其次二子都没取名，接着是恭皇帝、柴熙讓、柴熙謹、柴熙誨，都不知道他們的母親是誰。柴宜哥和下面兩個弟弟，都被漢人殺死。周太祖登位，下詔賜皇孫名：柴誼，贈左驍衛大將軍；柴誠，贈左武衛大將軍；柴諴，贈左屯衛大將軍。

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爲國日淺，恩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夭閼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

顯德三年，衆臣請求封贈宗室，周世宗認爲建國時間還不長，恩德和信譽還没有施及百姓，必須大功大德告成，幸福充滿人間，然後商議這件事纔行。第二年夏四月癸未，先封贈周太祖的幾個兒子。又下詔説："父子之道，聖賢不曾忘懷，每每想到夭折的情形，更加觸動悲傷的情懷。已故皇帝的兒子左驍衛大將軍柴誼、左武衛

誠、左屯衛大將軍諴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吴王；諴太保，韓王。”而皇子在者皆不封。

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爲恭皇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軍，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蓋知其曲在己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愧於其心者矣！

大將軍柴誠、左屯衛大將軍柴諴等人，想到往事，足以傷情，應當增加一個字的封號，再贈三臺的俸禄。柴誼可以贈太尉，追封爲越王；柴誠可以贈太傅，追封爲吴王；柴諴可以贈太保，封爲韓王。”在世的皇子都不加封。

六年，在北方收復三關，世宗患病，返回京城。六月癸未，皇子柴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爲梁王；柴宗讓也拜爲左驍衛上將軍，封爲燕國公。十天後周世宗死，梁王登位，這就是恭皇帝。這年八月，柴宗讓改名叫熙讓，封爲曹王。柴熙謹、柴熙誨先前都没有封爵，於是拜柴熙謹爲右武衛大將軍，封爲紀王；拜柴熙誨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封爲蘄王。我朝乾德二年十月，柴熙謹死。柴熙讓、柴熙誨，不知他們最終如何。

唉！大公之道，是天下共同遵循的。事有是非曲直，即使父親憐愛兒子，有時也不能爲他謀私。周太祖在魏州起兵時，漢派遣劉銖在京城誅殺他的家族，殘酷狠毒到了極點；後來周太祖入京稱帝，派人責問劉銖，劉銖言辭毫不屈服，周太祖雖恨透了他，但因劉銖言辭耿直，最終没有傷害他的家人。到追封被殺死的妻子和兒女時，其言語深深地自我哀痛罷了，不敢有斥責漢的言語，大概知道自己理虧。因此大略記下這些言辭，從中可見周有對不住自己良心的地方。

新五代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

梁臣傳(上)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晋、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唉！孟子説“春秋的時候没有正義的戰爭”，我也認爲五代時没有道德始終無瑕的臣子。説没有，不是指没有一人，而是説很少。我發現有三個爲節義而死的人。那些衹在一代做官的人，分别按照他們的國籍羅列，作《梁臣傳》、《唐臣傳》、《晋臣傳》、《漢臣傳》、《周臣傳》。其他不衹在一代做官，不能按照國籍來歸屬的人，作《雜傳》。載入《雜傳》，確實是讓君子感到羞耻的，但僅僅在一代做官的臣子也未必都可貴，請讀者細辨他們的善惡吧！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

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自稱是唐平陽王敬暉的後代。從小好學，書信檄文寫得很好，乾符年間考進士没考中，於是客居大梁。敬翔的同鄉王發任汴州觀察支使，於是前去投靠他。

過了很久，王發没有地方可推薦他，敬翔客居在那裏生活更加窘迫，衹好替人寫奏箋名帖，流傳到軍隊中。梁太祖素來不讀書，敬翔寫的都是通俗易懂的話，梁太祖很喜歡，對王發説：“聽説你有個老朋友，可以和他一起來。”敬翔見到梁太祖，梁太祖問他説：“聽説你讀過《春秋》，《春秋》上寫的是什麼事?”敬翔説：“衹是諸侯爭鬥作戰的事罷了。”梁太祖説：“那上面用兵打仗的方法可以爲我所用嗎?”敬翔説：“所謂用兵，在於應付急變，出奇制勝，《春秋》是古代的兵法，不能用在今天。”梁太祖大喜，任命他軍中職務，但這不是敬翔喜好的，於是任命爲

館驛巡官。

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静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

梁太祖和蔡人在汴州郊外作戰，敬翔時時爲梁太祖出主意，大多見效，梁太祖很高興，認爲遇到敬翔太晚，一有事情就向敬翔請教。梁太祖隨從唐昭宗從岐州返回長安，唐昭宗叫來敬翔和李振，登上延喜樓慰勞他們，拜爲太府卿。

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還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内殿，將有所托。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

當初，梁太祖常常在殿上侍奉，唐昭宗猜想有能捉住他的衛兵，於是假裝鞋帶散了，回頭看看梁太祖，梁太祖跪下替他繫上鞋帶，左右衛兵却没人敢動，梁太祖汗流浹背，從此很少進見。唐昭宗遷往洛陽，在崇勳殿設宴，酒喝到中途起身，派人叫梁太祖進入内殿，準備有所托付。梁太祖更加害怕，以患病爲由推辭不去。唐昭宗説："你不想來，可以派敬翔來。"梁太祖急忙招手叫敬翔出來，也假裝喝醉酒離去。

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爲可信任。

梁太祖打敗趙匡凝後，攻取荆、襄二州，於是進攻淮南。敬翔苦苦勸阻，認爲剛打勝仗的軍隊，應當謹慎行動養精蓄鋭。梁太祖没有聽從。軍隊由光州出發，碰上大雨，幾乎不能前進，進攻壽州，没有攻克，而逃跑的士兵很多，梁太祖纔開始深深後悔。回來後氣憤暴躁，差不多殺盡了唐的大臣，但却更加信任敬翔。

梁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

梁殺君篡位，多半采用敬翔的計謀。梁太祖登位後，因爲唐樞密院曾經用過宦官，於是改爲崇政院，任命敬翔爲院使。升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

翔爲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

敬翔爲人深沉有雄才大略，跟隨梁太祖用兵打仗三十多年，大小事情都必定通報他。敬翔也盡心盡意，勤勤懇懇，晝夜不眠，自稱衹有騎在馬上時纔能得到休息。梁太祖性情剛烈暴躁難以親近，有做不得的事，敬翔也從不明説，衹略微提一提，梁太祖省悟後，常常照敬翔的話改變了主意。

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

梁太祖攻破徐州，抓獲時溥的愛姬劉氏，很寵愛她，劉氏是已故尚讓的妻子，於是把她嫁給敬翔。敬翔顯貴後，劉氏仍然侍奉梁太祖，進出卧室像過去一樣，敬翔對此很煩惱。劉氏譏諷敬翔説："你以爲我曾經失身於賊人嗎？尚讓，是黄家的宰相；時溥，是國家的忠臣。憑你的門

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

第，都算是委屈了我，請從此分手吧!”敬翔由於梁太祖的緣故，向她道歉，勸阻了她。劉氏的車馬服飾華麗奢侈，另外設置專管謁見的官，和藩鎮交結，權貴們常常依附她，受到的寵信和進言於太祖而奏效都不在敬翔之下。當時的富貴人家，常常效法她。

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

梁太祖死，朱友珪登位，因敬翔是先帝謀臣，怕他算計自己，不想讓敬翔擔任機要官職，於是用李振代替敬翔任崇政使，拜敬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敬翔因朱友珪害怕自己，常常稱病，不曾管事。

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强，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宫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

梁末帝登位，趙巖等人主持朝政，常挑撥舊臣同君主的關係。敬翔更加鬱鬱不得志。後來，梁全部喪失河北，和晉在楊劉形成對峙，敬翔說:“從前的河朔一半在手，憑先帝的勇武，統率如貔似虎的衆臣，還不能征服晉。現在晉一天天更加强大，梁一天天更加削弱，陛下待在深宫中，一同計議大事的，不是身邊惟命是從的人，就是私家的親戚，還能指望成就事業嗎?我聽説晉進攻楊劉，李亞子背着柴草渡水，身先士卒。陛下遇事敷衍應付，墨守條文，以風流儒雅沾沾自喜，而派賀瓌爲將領，哪裏能够抵擋對方的餘勇呢?我雖然衰憊了，但蒙受國家的恩德深重，如果國家缺人，希望自己能够爲國盡力。”趙巖等人認爲敬翔在口吐怨言，於是沒有理他。

其後，王彦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

後來，王彦章在中都被打敗，梁末帝感到恐懼，於是令段凝去往河上。這時，梁的精兵都在段凝軍中，段凝有二心，觀望形勢不來。梁末帝急忙叫來敬翔說:“我平時常常忽視你的話，現在事情危急了，不要因此怨恨，請你告訴我應當怎麽辦吧!”敬翔說:“我跟隨先帝三十多年，現在雖爲宰相，實際上衹是朱家的老奴才，事奉陛下如同夫君，憑我的忠心，怎麽敢有所隱瞞?陛下當初重用段凝，我就争執過此事，如今段凝不來，敵人已大兵壓境，想爲陛下出謀劃策，小人就來挑撥離間，一定不會被聽取。請求先死，我不忍心看見國家滅亡!”君臣相對痛哭。

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謂翔曰:

敬翔和李振都受到梁太祖的信任，唐莊宗進入汴州，下詔赦免梁衆臣，李振高興地對敬翔

"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說："有詔令洗刷罪名，將要朝見新的君主。"想叫敬翔一起進見。敬翔夜晚停留在高頭車坊中，快天亮時，手下人報告說："崇政使李公進朝了!"敬翔嘆息說："李振枉爲大丈夫了！又有什麼臉面跨進梁的建國門呢?"於是自己上吊而死。

朱珍 李唐賓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盗。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黄巢、破秦宗權、東并兖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

朱珍，徐州豐縣人。年輕時和龐師古等人都跟隨梁太祖做盜賊。朱珍作將領，善於治理軍隊挑選士兵，梁太祖最初鎮守宣武軍時，朱珍爲梁太祖創立軍隊的制度，選將練兵很有辦法。梁太祖獲得衆將領招募的士兵和其他投降的士兵，都歸朱珍統率，朱珍從中挑選將領五十多人，都能用。梁打敗黄巢、擊潰秦宗權、向東吞并兖、鄆二州，朱珍都參加了戰鬥，并常常勇猛超過衆將領。

太祖與晋王東逐黄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晋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

梁太祖和晋王向東追擊黄巢，回來時經過汴州，駐扎在上源驛，梁太祖派朱珍趁夜率兵進攻晋王，晋王逃去，朱珍殺掉他手下全部的士兵。

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

義成軍内亂，驅逐安師儒，安師儒逃奔梁。梁太祖派朱珍率兵奔赴滑州，路上碰到大雪，朱珍催促軍隊快速前進，僅用一夜就趕到城下，於是登城。義成軍以爲正下雪，没料到梁兵會來，没有防備，於是梁軍攻下滑州。

秦宗權遣盧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悦。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

秦宗權派遣盧瑭、張晊等進攻梁，這時梁兵還很少，幾次被秦宗權圍困。梁太祖於是拜朱珍爲淄州刺史，在淄、青二州招募士兵。朱珍的副將張仁遇對朱珍說："軍中如有違犯命令的人，請求先斬後奏。"朱珍說："副將想專權殺人嗎?"立即殺掉張仁遇，將其尸體在軍中展示，軍中士兵都感動喜悦。朱珍率領招募到的士兵一萬多人返回，梁太祖大喜說："賊兵在我郊外，如果踐踏我的麥田，怎麼辦！現在朱珍回來，我的事就好辦了！何況賊軍正讓士兵休息，養精蓄鋭，估計我的兵少，并不知道朱珍回來，說我不過是堅守罷了，應當出其不意攻擊他們。"於是出兵打敗張晊等軍，秦宗權從此敗亡，而梁的軍威大振，都是因爲得到朱珍招募的士兵的緣故。

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

朱珍跟隨梁太祖進攻朱宣，攻取曹州，捕獲刺史丘弘禮。又攻取濮州，刺史朱裕逃到鄆州。梁太祖於是返回汴州，留下朱珍進攻鄆州。朱珍

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内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内珍軍，珍軍已入瓮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瓮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也。

離鄆州二十里，派精兵挑戰朱裕的軍隊，鄆州人不敢出戰。朱裕假作降書，暗中派人召喚朱珍，約定打開城門作内應。朱珍信以爲真，趁夜率領軍隊叩擊鄆州城門，朱裕登上城上矮墻，開門讓朱珍的軍隊入城，朱珍的軍隊進入瓮城後吊門起動，鄆州人從城墻上投下亂石，朱珍的軍隊都死在瓮城中，朱珍僅僅免於一死，梁太祖并没有責備他。

魏博軍亂，囚樂彦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於臨黄。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彦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吴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

魏博的軍隊叛亂，囚禁樂彦貞。梁太祖派遣朱珍救援魏博，朱珍攻破黎陽、臨河、李固，分别派遣聶金、范居實等横掃澶州，在臨黄殺死魏博豹子軍兩千人。朱珍威震河朔。魏博人殺死樂彦貞，朱珍纔返回。梁進攻徐州，派遣朱珍先攻下豐縣，又在吴康打敗時溥，和李唐賓等人屯駐蕭縣。

唐賓者，陝人也。初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

李唐賓，陝州人。最初是尚讓的副將，和梁太祖在尉氏門作戰，被梁太祖打敗，李唐賓於是向梁投降。梁兵攻戰四方，李唐賓常和朱珍在一起，和朱珍的名氣差不多，而驍悍勇猛超過朱珍，朱珍打仗凡遇小敗，李唐賓輔佐他就大勝。朱珍曾經私下接來自己的家屬安置在軍隊中，梁太祖懷疑朱珍有二心，派李唐賓窺探他。朱珍和李唐賓不和，李唐賓不能忍受，連夜逃往宣武軍，朱珍獨自騎馬追上他，二人在梁太祖跟前互相控告。梁太祖愛惜這兩個將才，讓他們互相和解。

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

朱珍屯駐蕭縣，聽説梁太祖將要到來，命令軍中準備館舍馬房等待。李唐賓部下將領嚴郊整治馬房超過期限，軍吏催逼，嚴郊向李唐賓訴苦，李唐賓因此責備朱珍，朱珍發怒，拔劍而起，李唐賓揮動衣服奔向朱珍，朱珍當即殺掉他，并派使臣報告李唐賓造反。使臣早晨到梁，敬翔怕梁太祖暴怒發生意外，於是隱藏使臣，到晚上纔見他，以爲即使太祖要采取什麽措施，也必定等到天亮，希望能够稍稍拖延時間再想辦法。天黑後，纔領朱珍的使臣進見，梁太祖大驚，但已是晚上了，不能做什麽，敬翔於是慢慢地爲梁太祖謀劃。第二天，假裝逮捕李唐賓的妻子兒女入獄。於是去往朱珍的軍隊，離蕭縣三十

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床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里，朱珍迎見，梁太祖命令武士把朱珍逮捕。衆將領霍存等十多人叩頭爲朱珍求情，梁太祖大怒，舉起胡床砸向他們説："朱珍殺李唐賓的時候，爲什麽偏不救他呢！"霍存等人退下，朱珍於是被絞死。

龐師古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黄巢、秦宗權，皆有功。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原名龐從。梁太祖鎮守宣武軍，剛得到戰馬五百匹組成騎兵，就令龐師古統率，跟隨他打敗黄巢、秦宗權，都立下戰功。

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吕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

梁太祖進攻時溥没能攻克，留下軍隊令龐師古堅守，龐師古奪取了宿遷縣，進駐吕梁。時溥率兵二萬人出戰，龐師古打敗了他，殺敵二千人。孫儒追隨楊行密，攻取揚州，淮南大亂，梁太祖派龐師古渡過淮河進攻孫儒，被孫儒打敗。這時，朱珍、李唐賓已死，龐師古和霍存分别統率他們的軍隊。郴王朱友裕進攻徐州，朱瑾率兵救援時溥，朱友裕在石佛山打敗時溥，朱瑾收拾殘兵逃去。梁太祖認爲朱友裕可以追擊却不去追擊，將他的軍隊交給龐師古。龐師古攻破徐州，殺死時溥，梁太祖表奏龐師古任徐州留後。梁軍進攻鄆州，兵臨濟水，龐師古拆木搭橋，晚上遣中軍先渡河。朱宣逃到中都，被殺。

太祖已下兖、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栅，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人决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决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爲摇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梁太祖攻下兖、鄆二州後，派遣龐師古和葛從周去淮南進攻楊行密，龐師古從清口出兵，葛從周從安豐出兵。龐師古從微賤時開始跟隨梁太祖，爲人很謹慎，不曾離開梁太祖一步，到作將領，出兵打仗時，必定請示行動方案後纔出發，軍中没有梁太祖的命令，從不妄自行動。龐師古在清口安營扎寨，清口地勢低下，有人請求到高處築栅，龐師古認爲不是梁太祖的命令而不接受。淮南人放水淹没他們，請求的人報告説："淮南人挖開河堤，上流的水涌來了！"龐師古認爲這是動摇軍心，立即殺掉他。不久大水涌來，士兵不能作戰，龐師古於是被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强於天下，而吴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吴，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

唉，軍隊的勝敗，豈是容易説清楚的！梁的軍隊在天下最强大，而吴的軍隊被視爲弱小，然而龐師古兩次攻擊吴，却兩次被打敗最後戰死。後來，梁太祖親自率兵從光山出發，進攻壽春，

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强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强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但也被打敗。大概從高駢死後，唐用梁兼管淮南，於是和孫儒、楊行密爭鬥，總共三十年中，三次出兵而三次被打敗。最强大的軍隊遇上最弱小的軍隊而結局如此，這是不可以常理解釋的。兵法中固然有以少勝多、以弱勝强的戰例，然而吳怎麼能够懂得它呢！難道不是恰好碰上了機會嗎？因此説：“武器是凶器，打仗是危險的事情。”能不小心嗎！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黄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鬥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年輕時跟隨黄巢，被打敗後向梁投降。跟隨梁太祖進攻蔡州時，梁太祖從馬上摔下，葛從周扶起梁太祖重新騎到馬上，和敵兵徒步格鬥臉上受傷，身上也多處受傷，副將張延壽從一旁攻擊敵軍，葛從周纔得以和梁太祖一起逃掉。梁太祖罷免全部將領，衹用葛從周、張延壽爲大將。

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晋，召晋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晋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晋守將李克恭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晋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内黄，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吴，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秦宗權攻掠潁、亳二州，和梁軍在焦夷發生戰鬥，葛從周捉獲敵將王涓一人。隨朱珍在淄青招募士兵，碰上東面的軍隊就作戰，朱珍招募到士兵返回，葛從周的功勞最大。張全義在河陽襲擊李罕之，李罕之逃奔到晋，召集晋軍進攻張全義，張全義向梁求兵增援，梁太祖派葛從周、丁會等去救援，在沇河打敗晋軍。潞州馮霸殺掉晋守將李克恭向梁投降，梁太祖派葛從周進入潞州，晋軍進攻潞州，葛從周無法堅守，逃到河陽。梁太祖進攻魏州，葛從周和丁會先攻下黎陽、臨河，在内黄同梁太祖會合，在永定橋打敗魏軍。跟隨丁會進攻宿州，用水淹没宿州城，於是攻破宿州。梁太祖在兖州進攻朱瑾，没有攻克，留下葛從周圍困朱瑾，朱瑾閉城不出，葛從周謊稱援兵到了，假裝逃到高吴躲避，半夜潛回城下，朱瑾認爲葛從周已經離去了，於是出兵收拾外面的城壕，葛從周襲擊朱瑾的軍隊，殺死一千多人。

晋攻魏，魏人求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暗門以待，晋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暗門出擊，敗晋王兵。

晋軍進攻魏，魏人求救，梁太祖派侯言救援魏，侯言在洹水修築營壘。梁太祖怨憤侯言不出戰，派遣葛從周代替侯言。葛從周來到軍中，更加閉壘不出，却鑿了三個暗門等待敵軍，晋兵進攻他們，葛從周率領精兵從暗門出擊，打敗晋王

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徙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留後，以兖、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渒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

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栅，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

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鵶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

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

的軍隊。晉王發怒，親自率兵攻擊葛從周，葛從周雖然大敗，但梁兵擒獲晉王的兒子落落，把他送到魏，殺掉了他。於是轉攻鄆州，在中都擒獲朱宣，又進攻兖州，趕走朱瑾。梁太祖表奏葛從周爲兖州留後，以兖、鄆二州兵力進攻淮南，取道安豐，在清口和龐師古會合。葛從周行進到濠州，聽説龐師古死，急速返回，到達渒河，正要渡河時淮軍追上他們，葛從周也大敗。這時，晉軍出山東進攻相、衛二州，梁太祖派葛從周征戰山東，攻克洺州，殺死洺州刺史邢善益；又攻克邢州，趕走刺史馬師素；又攻克磁州，殺死刺史袁奉滔。五天攻克三個州。梁太祖於是表奏葛從周兼任邢州留後。

劉仁恭進攻魏州，已經在貝州屠城，羅紹威向梁求救，葛從周和梁太祖會合救援魏州，進入魏州。燕兵進攻館陶門，葛從周率五百人馬出戰，説："大敵當前，怎可回頭!"命令關上城門然後作戰。攻破燕軍八個栅寨，燕兵逃跑，追到臨清，把他們堵在御河，淹死的人很多。梁太祖任命葛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

梁太祖派遣葛從周到滄州進攻劉守文，派蔣暉督察軍事。劉守文向父親劉仁恭求救，劉仁恭遣燕兵援救，蔣暉對將領們説："我王要我督察各將，現在燕兵來到，不能迎戰，應該放他們進城，和劉守文的軍隊一起吃掉倉庫中的糧食，讓他們都被困在城中然後攻取滄州。"衆將領都認爲這樣很好。葛從周發怒説："軍隊取决於主將的指揮，哪裏有監軍説話的地方！況且蔣暉的話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勝敗的關鍵掌握在我心裏，蔣暉怎麽能明白呢!"於是率領軍隊在乾寧迎候劉仁恭，在老鵶堤開戰，劉仁恭大敗，殺敵三萬多人，捉獲將領馬慎交等一百多人，繳獲戰馬三千匹。這時，劉守文也向晉求救，晉進攻邢、洺二州以牽制葛從周，葛從周急速返回，在青山打敗晉軍。於是隨梁太祖進攻鎮州，攻克臨城，王鎔求和，梁太祖表奏葛從周爲泰寧軍節度使。

跟隨氏叔琮進攻晉太原，没有攻克。梁軍向西進攻鳳翔．青州王師範派他的將領劉鄩襲

鄆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鄆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鄆，從周卒招降鄆。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擊兗州，葛從周的家屬被劉鄩俘獲，劉鄩對他們很好而沒有殺掉他們。梁太祖從鳳翔返回，於是派葛從周進攻劉鄩，最後葛從周招降了劉鄩。梁太祖登位，拜葛從周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因病退休，拜爲右衛上將軍，住在偃師。梁末帝登位，拜爲昭義軍節度使、陳留郡王，在家享受俸禄。死後贈太尉。

霍存

霍存，洺州曲周人也。少從黄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栅，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

霍存，洺州曲周人。年輕時跟隨黄巢，黄巢被打敗後，霍存就向梁投降。霍存作爲將領驍悍勇猛，擅長騎馬射箭。秦宗權進攻汴州，霍存率三千人趁夜攻破張晊軍隊的栅寨，又率騎兵攻破秦賢，殺敵三千人，在赤岡打敗張晊。

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破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晋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爲其殿，晋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

跟隨朱珍征戰淄、青二州，又跟隨龐師古進攻時溥，都立下戰功。朱珍和李唐賓雙雙死後，就用龐師古代替朱珍、霍存代替李唐賓進攻時溥，攻破碭山，霍存捉獲敵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進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淹没宿州，丁會和霍存在城下進攻，於是攻克宿州。跟隨進攻潞州，和晋人相遇，在馬牢川發生戰鬥，霍存進攻則衝在前面，撤退則在後面坐鎮，晋軍退却，於是向東進攻魏，奪取淇門，殺敵三千人。梁取得曹州後，梁太祖任命霍存爲刺史，兼各軍都指揮使。

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圍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閲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閲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梁進攻鄆州，朱瑾前來救援，梁衆將領有的勸説梁太祖放朱瑾進入鄆州，讓他們消耗糧食，牢牢圍困他們而不打，靠這個辦法可以使他們都疲憊。梁太祖説："朱瑾一定會和時溥一起來，不如派霍存攔擊他們。"霍存在蕭縣埋伏軍隊，不久朱瑾果然和時溥一起渾渾噩噩地趕來，霍存出兵伏擊他們，於是在石佛山打敗朱瑾等人，霍存中飛箭死去。梁太祖登位後，在繁臺檢閲騎兵，回頭對衆將領説："如果霍存還活着，哪裏會勞駕我親自檢閲呢！諸君難道不想念他嗎？"過了幾天又這樣説。

張存敬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

張存敬，譙郡人。爲人剛强耿直，膽大勇猛，年輕時跟隨梁太祖作將領，善於在危急窘迫之中想出妙計。

李罕之與晋人攻張全義於河陽，

李罕之和晋人在河陽進攻張全義，梁太祖派

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鵶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莫、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晋、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

張存敬和丁會等人救援他們，李罕之撤圍離去。梁太祖任命張存敬爲諸軍都虞候。梁太祖進攻徐、兗二州，任命李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隨葛從周進攻滄州，在老鵶堤打敗劉仁恭。回軍時在鎮州進攻王鎔，攻進城中，繳獲牛馬數以萬計。升任宋州刺史。又隨衆將領進攻幽州，張存敬攻取瀛、莫、祁、景四州。梁進攻定州，和王處直在懷德驛作戰，大敗敵軍，尸體横陳十多里地。梁攻下鎮、定二州後，就派張存敬在河中進攻王珂，張存敬出兵含山，攻克晋、絳二州，王珂向梁投降。梁太祖表奏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又調任宋州刺史，尚未到任，死在河中，贈官太傅。

存敬子仁穎、仁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晋，常爲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張存敬的兒子叫張仁穎、張仁愿。張仁愿很孝順，張存敬死後，事奉他的哥哥張仁穎，外出必定告知，返回時必定面見，如同事奉父親的禮節。張仁愿通曉法令，效力梁、唐、晋三朝，曾經擔任大理卿，死後，贈官秘書監。

符道昭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

符道昭，蔡州人。曾作秦宗權的騎將，秦宗權失敗後，符道昭流浪四方無所依靠，後來投靠鳳翔李茂貞，李茂貞很喜歡他，收爲養子，取名符繼遠。梁進攻李茂貞，符道昭和梁兵作戰，多次被打敗，於是歸附梁，梁太祖表奏符道昭爲秦州節度使，由於戰亂没能赴任。梁太祖作元帥，剛開元帥府，李周彝便以鄜州之地投降，任命爲左司馬，右司馬則一時難以找到合適人選，得到符道昭後，就任命他爲右司馬。

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恶魏兵强，未敢發，求梁爲助。太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祖悉破之。

羅紹威準備誅殺他的牙兵，畏懼魏兵强大，不敢輕舉妄動，請求梁的幫助。梁太祖於是派遣全部魏兵讓他們進攻燕，又派馬嗣勳協助羅紹威誅殺牙兵。牙兵被殺後，在外的魏兵聽説後都叛亂了，魏將領左行遷占據歷亭、史仁遇占據高唐發動叛亂，符道昭等人跟隨梁太祖全部打敗了他們。

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

符道昭任將領，進攻敵人勇猛，但缺乏周密的謀劃，每次作戰都率先出擊，大多被打敗，李周彝等人作爲後續纔能取勝。開平元年和康懷英等人進攻潞州，修築夾城和蚰蜒狀的壕溝圍困敵

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人，一年多不能攻克，晉軍攻破夾城，符道昭戰死。

劉捍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

劉捍，開封人。爲人聰明機敏儀表威武，善於出迎賓客入爲禮贊。梁太祖剛剛鎮守宣武軍時，讓他作客將，派他隨朱珍在淄青二州招募士兵。

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

梁太祖向北進攻鎮州，和王鎔講和，派劉捍去見王鎔，王鎔的軍隊不知道梁的用意，正整兵以待，劉捍孤身獨騎飛馳入城，把梁太祖的用意告訴王鎔，王鎔於是遵命。梁軍進攻定州，降服王處直，劉捍又一人騎馬入城慰勞。梁太祖圍攻鳳翔，派劉捍進見李茂貞商議戰事。唐昭宗召見劉捍，詢問梁軍的情況，對答很合唐昭宗之意，賜給錦袍，拜爲登州刺史，賜號叫"迎鑾毅勇功臣"。梁軍進攻淮南，派劉捍先去淮口，修築馬頭下浮橋讓梁兵渡河。梁太祖出兵光山進攻壽州，又派劉捍在淮北建浮橋，讓返回的軍隊渡過。拜爲宋州刺史。

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梁太祖登位後，升爲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任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叛，賄賂引誘劉捍手下的將官，把劉捍捉去，劉知俊給劉捍戴上脚鐐手銬，送到李茂貞那裏，將其殺死。梁太祖哀悼劉捍，贈劉捍太傅頭銜。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鎮，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世代在宣武軍任牙將。梁太祖剛到宣武軍鎮守時，任命爲通引官，歷次升遷至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準備誅殺牙軍，梁太祖派寇彥卿到魏商議事情，寇彥卿私下爲羅紹威出謀劃策，於是全部殺掉牙軍。

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

寇彥卿身高八尺，鼻高臉方，聲音像鐘一樣洪亮，擅長騎馬射箭，喜好讀書，善於窺伺梁太祖的心意，所作所爲都符合梁太祖的意願。梁太祖曾經說："敬翔、劉捍、寇彥卿三人都是老天特意賜給我的。"喜歡他們到這種程度。梁太祖賜給寇彥卿自己喜愛的坐騎"一丈烏"。梁太祖圍攻鳳翔，任命寇彥卿爲都排陣使，寇彥卿騎着

神將也!”

“一丈烏”在陣前來回奔馳，梁太祖看着他說：“真是神將啊!”

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請遷都。彦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皆拆屋爲筏，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偟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彦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

當初，梁太祖和崔胤謀劃，打算遷都到洛陽，但唐昭宗不同意。後來唐昭宗逃奔到鳳翔，梁太祖率兵包圍他，唐昭宗逃出後，第二年，梁太祖率兵到河中，派寇彦卿上表逼迫唐昭宗遷都。寇彦卿於是驅趕着全部長安居民向東遷移，將房屋全部拆毁做成木筏，沿渭河順流而下，百姓在路上呼號哭泣，仰天大罵說：“國賊崔胤、朱温讓我們落到現在這個地步!”唐昭宗也回頭瞻望陵墓宗廟，徘徊不忍離去，用俚語對手下人說：“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君臣相挽，淚下沾襟。唐昭宗行進到華州，派人告訴梁太祖因何皇后懷有身孕，希望留在華州等冬天過後再走。梁太祖大怒，回頭對寇彦卿說：“你去催皇帝來，一天也不能停留。”寇彦卿又馳馬到華州，當天就迫使唐昭宗上路。

太祖即位，拜彦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彦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彦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彦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彦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彦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

梁太祖登位，拜寇彦卿爲感化軍節度使。一年多後，召回擔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寇彦卿早晨上朝走到天津橋時，百姓梁現不讓路，前面開路的士兵揪住梁現扔向橋上石欄將他摔死。寇彦卿進見梁太祖自陳認罪，梁太祖愛惜他，詔令寇彦卿用錢賠償梁現家贖罪。御史司憲崔沂上奏彈劾寇彦卿，請求依法論處，梁太祖迫不得已，貶降寇彦卿爲左衛中郎將。又拜爲相州防禦使，遷任河陽節度使。

太祖遇弑，彦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彦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梁太祖被殺後，寇彦卿挂出梁太祖的畫像如同他還活着那樣事奉他，常常對客人談起先朝時事，總是淚流滿面。梁末帝登位，調任鎮守威勝軍。寇彦卿聰明機敏善於事奉人，但依仗寵信作威作福，喜好殺人，常常猜忌别人。死在鎮所，時年五十七歲。

新五代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梁臣傳(中)

康懷英

康懷英，兖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吴。太祖得懷英大喜。

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原界，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栅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二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

楊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還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晋，太祖命懷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晋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

康懷英，兖州人。跟隨朱瑾擔任牙將，梁軍進攻朱瑾，朱瑾出兵至豐、沛二州間籌糧，留下康懷英守城，康懷英就獻城向梁投降，朱瑾於是逃奔到吴。梁太祖得到康懷英後極爲高興。

後來隨氏叔琮進攻趙匡凝，打下鄧州。梁軍在岐州進攻李茂貞，令康懷英爲先鋒，到武功時，斬殺岐州兵一萬多人，梁太祖高興地説："縣名叫武功，真是武功啊。"以名馬賞賜康懷英。這時，李周彝率鄜坊兵救援岐州，駐扎在三原境内，康懷英驅走他們，順便奪取敵方翟州後返回。岐州軍隊駐扎在奉天，康懷英在奉天東北築栅下寨。半夜，岐州軍隊進攻他們，康懷英認爲夜裏不應驚擾别的軍隊，獨自率二千人出戰，快天亮時，岐州軍隊退去，康懷英身上十多處受傷。李茂貞和梁講和，唐昭宗返回京城，賜康懷英"迎鑾毅勇功臣"之稱號。

楊行密進攻宿州，梁太祖派康懷英驅走他們，表奏爲宿州刺史。調任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盤據潞州背叛梁向晋投降，梁太祖任命康懷英爲招討使，準備出發時，梁太祖告誡他，話説得很急切，康懷英感到慌亂害怕，以爲必須奪取潞州，於是修築夾城包圍潞州城。晋派周德威駐扎在亂柳，幾次進攻夾城，康懷英不敢迎戰，梁太祖於是用李思安代替康懷英統兵，貶降康懷英爲都虞候。過了很久，李思安也一無所獲，梁太祖大怒，罷免李思安，任命同州劉知俊爲招討使。劉知俊還未到軍中，梁太祖已親自

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黄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詣闕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

趕到澤州，擔任康懷英等人的後備軍，并敦促他們。不久晉王李克用死，唐莊宗召周德威返回。梁太祖聽説晉有喪事，周德威離去，也回到洛陽，衆將領也稍稍鬆弛。唐莊宗對周德威説："晉之所以能够和梁匹敵，而又爲梁所害怕，是因爲有先王。如今梁聽説我們的先王死了，認爲我剛剛登位，不能出兵打仗，他們的戒備一定很鬆懈，應當出其不意地攻擊他們，不衹是解圍，也足以奠定霸業。"於是和周德威等人騎馬飛奔六天趕到北黄碾，正碰上漫天大霧，在三垂岡設下埋伏，直奔夾城，將它攻破。康懷英大敗，損失大將三百人，康懷英帶着騎兵百人逃回，到朝廷請求賜死。梁太祖説："去年起兵時，月亮虧食，占卜的人認爲出兵不利，我偏偏不聽而導致失敗，不是你的過錯。"故不再追究康懷英，任命他爲右衛上將軍。

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知俊反叛，逃奔到岐州，梁太祖任命康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劉知俊率岐州軍圍攻靈武，梁太祖派康懷英進攻邠寧來牽制他。康懷英奪取寧、慶、衍三州，返回時走到昇平，劉知俊襲擊他們，康懷英大敗。調任鎮守感化軍。後來朱友謙反叛依附晉，命康懷英討伐他，和晉軍在白徑嶺作戰，康懷英又大敗。調任鎮守永平，死在任上。

劉鄩　劉遂凝　劉遂雍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為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

劉鄩，密州安丘人。年輕時跟隨青州王敬武，王敬武死後，兒子王師範繼位，棣州刺史張蟾反叛，王師範派指揮使盧洪討伐張蟾，盧洪也反叛了，王師範假裝好言好語召盧洪前來，盧洪到達，在郊外迎接，命令劉鄩在座位上將他殺死，於是派劉鄩進攻張蟾，并打敗了他。王師範表奏劉鄩爲登州刺史，任命爲行軍司馬。

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虚，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泄，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虚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

梁太祖向西進攻鳳翔，王師範趁梁内部空虚，秘密派軍隊分别襲擊梁的各個州縣，其他被派遣的人多泄露計謀，没有成功。衹有劉鄩一向好讀兵書，有謀略。這時，梁已打敗朱瑾等人，全部占據兖、鄆二州，任命葛從周爲兖州節度使，葛從周在外帶兵，劉鄩於是派人擔着油在城中賣，詳細偵察城中虚實和進出要道。賣油的人

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徙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

發現羅城下水洞可以進入，劉鄩於是派五百步兵從水洞進城襲擊，攻破兗州，遷移葛從周的家屬到城外府宅，親自拜見葛從周的母親，很有禮節地安撫他們，照顧十分周到。

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逾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

梁太祖把唐昭宗遷出鳳翔後，率兵東歸，派朱友寧進攻王師範，葛從周進攻劉鄩。劉鄩用板車將葛從周的母親抬到城墻上，葛母對葛從周喊道："劉將軍待我很好，和你沒有什麼不同。臣子各自爲其主，你要仔細考慮！"葛從周因此暫緩進攻。劉鄩於是挑選出所有婦女和百姓中老弱病殘不能够抗敵的人，疏散他們出城，他衹和年輕力壯的人同甘共苦，平分衣食，堅守待援。城外援軍未到，人心很渙散，副使王彥溫越城而逃，守城的人很多也逃跑了。劉鄩於是派人假裝對王彥溫說："你不要帶太多人出去，不是我平常派遣的人，都不要帶出去。"又在城中下令說："我派去跟隨副使的人可以出去，其他人如果出城全部滅族。"城裏的人都很迷惑，逃跑的人於是不再繼續。不久梁軍聽說了，果然怀疑王彥溫不是真心投降，在城下將他斬首，於是城中守備更加堅牢。

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居自如，太祖益奇之。

王師範的軍隊已山窮水盡，葛從周用禍福得失開導劉鄩，劉鄩回答說："等我的主人投降了，就把城歸還給梁。"王師範被打敗，向梁投降，劉鄩於是也投降。葛從周爲劉鄩準備行裝，送劉鄩回梁，劉鄩說："我這個投降的將領承蒙梁的恩惠没有被殺，已很幸運了！怎敢騎馬穿裘衣呢？"於是穿着白色衣服騎着驢子回到梁。梁太祖賞賜給他帽子、衣帶，用酒招待他，劉鄩以酒量小推辭，梁太祖說："攻占兗州，氣量爲何那麽大呵？"任命他爲元從都押衙。這時，梁太祖已統領四鎮，將吏都是功臣和老部下，劉鄩一下子以降將身份位居他們之上，衆將領見到劉鄩時，都行軍禮，劉鄩坐在那兒神態自如，梁太祖更覺得他不尋常。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

梁太祖登位，劉鄩屢經升遷任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反叛，攻陷長安，梁太祖派劉鄩和牛存節討伐他，劉知俊逃到鳳翔，梁太祖於是將長安改爲永平軍，拜劉鄩爲節度使。梁末帝登位後，領

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

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争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餽軍。

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鋭，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

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

鎮南軍節度使，任開封尹。

楊師厚死，分相、魏爲兩個鎮，梁末帝怕魏兵作亂，派劉鄩率兵屯駐魏縣。魏兵果然作亂，劫持賀德倫向晉投降。唐莊宗進入魏，劉鄩認爲晉軍全部跟隨唐莊宗去魏，因而可以襲擊太原，於是編成草人，讓草人扛上旗幟，用驢背着在城上來往，軍隊却暗中取道黄澤關襲擊太原。晉軍望見梁的營壘旗幟來往穿梭，不知道梁軍已離去，因此没有追趕。劉鄩到達樂平，遇上下雨，不能前進而返回，急赴臨清，争奪魏屯積的糧食，但周德威已經先到，劉鄩於是駐扎在莘縣，修築甬道至黄河以便供應軍需。

過了很久，梁末帝用書信責備劉鄩説："軍中之事全部托付給你，河朔各州一下子全部喪失。如今倉庫中的儲備已盡，軍糧運送也不足，你和國家同心，應當想個好辦法！"劉鄩回答説："晉軍鋭不可擋，不能出擊，應等待時機。"梁末帝又派人向劉鄩詢問必勝敵軍的計策，劉鄩回答説："我没有什麽神奇的方法，請每人供給十斛米，米吃完敵人就被打敗了！"梁末帝大怒，譏諷劉鄩説："你儲備糧食，是準備充飢呢？還是準備破敵？"於是派遣使臣監督劉鄩的軍隊。劉鄩召見衆將領商議説："皇上深居宫禁之中，和白面書生謀劃，一定會壞事。如今敵人强大，不可輕舉妄動，各位認爲怎麽樣？"將領們都想作戰，劉鄩於是召集全部將領坐在軍門上，每人拿一杯黄河水給他們喝，將領們不知其意，有的喝有的推辭，劉鄩説："喝一杯水還這樣作難，滔滔黄河水喝得完嗎？"將領們臉色都變了。

這時，唐莊宗在魏，幾次率强兵逼近劉鄩的軍營，劉鄩不願迎戰，而梁末帝又多次催促劉鄩，要他迎戰。唐莊宗和將領們商議説："劉鄩學過《六韜》，喜歡靠機謀權變打仗，原想先顯示弱小再襲擊我，現在他被逼迫，一定會尋求速戰速決。"於是聲稱要返回太原，命令符存審守魏，假裝西歸，在貝州埋伏軍隊。劉鄩果然報告梁末帝説："晉王已經西歸，魏没有防備，可以出擊。"於是率兵一萬人進攻魏城東，唐莊宗從貝州急速返回襲擊他們。劉鄩忽然看見晉軍，驚

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圜陣以禦晋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晋，降鄩亳州團練使。

慌地說："晋王在這裏呢！"軍隊稍稍退却，追到舊時的元城，唐莊宗和符存審布成兩個方陣夾擊他們，劉鄩布成圓陣抵禦晋軍。兩軍再次交鋒，劉鄩大敗，向南逃跑，從黎陽渡過黄河，退保滑州。梁末帝任命劉鄩爲義成軍節度使。第二年，河朔之地都被晋占領，貶降劉鄩爲亳州團練使。

兗州張萬進反，拜鄩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陜州，鄩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爲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鴆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

兗州張萬進反叛，拜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使。張萬進失敗死去，於是拜劉鄩爲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反叛，攻陷同州，梁末帝任命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行進到陜州，劉鄩寫信招降朱友謙，朱友謙没有回音，在此停留一個多月等待他。尹皓、段凝等人一向討厭劉鄩，於是誣告他，認爲劉鄩和朱友謙是親家，因此纔逗留不前以便賊軍羽翼豐滿。不久劉鄩的軍隊多次被打敗，於是罷免劉鄩，讓他返回洛陽，用毒酒殺了他，時年六十四歲，贈官中書令。

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鄩妾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宫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皆被恩寵。

劉鄩的兒子劉遂凝、劉遂雍，在唐做官都任刺史。劉鄩的小妾王氏容貌美麗，劉鄩死後，進入唐明宗宫中，這就是王淑妃。唐明宗晚年，淑妃專權，劉鄩的兩個兒子都受到寵幸。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内，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鄩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留守。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當時劉遂雍任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領各鎮軍隊討伐鳳翔，被打敗後東歸，劉遂雍關閉城門不讓他們入城，查封所有倉庫等待潞王。潞王的先頭部隊到達，全都用金銀綢緞供給他們。潞王見到劉遂雍，握手哭泣，從此事情不論大小都和劉遂雍商量。唐廢帝入宫登位，拜劉遂雍爲淄州刺史，令劉鄩的哥哥劉琪的兒子劉遂清代替劉遂雍任西京副留守。

劉遂清

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晋開運中爲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毁，鄉里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爲母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劉遂清歷任易、棣等五州刺史，都有好的政績，調任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晋開運年間任安州防禦使而死。劉遂清天性極孝順，爲父親服喪悲哀得身體幾乎不支，鄉人很贊賞他。曾任淄州刺史，迎接他的母親到州，母親到郊外時，劉遂清爲母親駕車行走幾十里，州人都以此爲榮。

牛存節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原名牛禮，

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人木强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為小校。

在河陽跟隨諸葛爽，諸葛爽死後，牛存節望着他的隨從説："天下大亂，應當選擇英雄投靠他。"於是率領他的隨從十多人歸附梁太祖。牛存節爲人淳樸剛强、忠心謹慎，梁太祖很喜歡他，賜給他名和字，讓他作小校。

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黄。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

張晊進攻汴州，牛存節攻破他的兩個營寨。梁進攻濮州，在南劉橋、范縣作戰，牛存節功勞最多。李罕之在河陽圍攻張全義，張全義向梁求兵援助，梁太祖因爲牛存節曾經在河陽做官，熟悉那裏的小路，讓他率兵擔任前鋒。這年鬧饑荒，出兵之後缺乏糧食，牛存節用金銀綢緞向老百姓換取乾桑果給士兵作爲食物，打跑了李罕之。梁太祖進攻魏，牛存節攻克魏黎陽、臨河，斬殺魏軍一萬二千人，和梁太祖在內黄會師。遷任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

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逾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瓮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淠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

梁軍進攻鄆州，牛存節派都將王言在鄆州西北角的城濠中埋伏戰船，約定中午用船渡兵跨越城濠，迅速進攻敵軍。恰逢軍營中起火，鄆州人登上城墻觀火，王言伏在城濠中不敢行動，和牛存節失約，牛存節獨自攻破鄆州西面瓮城門，搶占濠溝上的吊橋，梁軍得以全部進城，於是打敗朱宣。隨葛從周進攻淮南，葛從周在淠河被打敗，牛存節收容潰散的士兵八千人返回。太祖拜他爲亳、宿二州刺史。朱瑾逃到吳，召集吳兵進攻宿、徐二州，牛存節謀劃説："淮軍一定不會先進攻宿州，因爲宿州的濠溝營壘素來堅固，可以抗敵。"於是夜晚率兵急赴徐州，等趕到徐州城下時，朱瑾的軍隊剛到，他們望着飛起的烟塵，驚慌地説："梁軍已到，爲何如此迅速！"没能進攻就離去了。不久梁太祖的使臣來到，向牛存節傳達軍事計劃，都和牛存節的主意不謀而合，從此將領們更加佩服他的才能。遷任潞州都指揮使。梁太祖進攻鳳翔，派人召回牛存節。牛存節作爲將領，法令嚴整而又善於贏得士兵的歡心，潞州送行的人都號哭流淚。歷次升遷至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

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

梁太祖登位，拜他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隨康懷英進攻潞州，任行營排陣使。晉軍攻破夾城後，牛存節等人率領殘兵返回，行進到天井關

天井關，聞晋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晋，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晋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晋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鄜州留後。

時，聽説晋軍進攻澤州，牛存節望着將領們説："我這次出征雖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但澤州是緊要的地方，不能丢失。"將領們都不想去救援澤州。牛存節命令士兵好好休息，然後説道："事情危急而不趕去，難道稱得上勇敢嗎!"於是舉鞭打馬當先而行，士兵們都隨他而去。到達澤州時，州中人已經焚燒外城，準備向晋投降，聽説牛存節到來，纔稍稍安定下來。牛存節進入城中，協助澤州人守城，晋人挖地道攻城，牛存節挑選幾十個勇士，也挖地道對付他們，在地道中發生戰鬥，敵人無法進城，晋人撤圍而去。遷任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調任鄜州留後。

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晋，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

同州劉知俊反叛，逃奔鳳翔，於是調任牛存節爲匡國軍節度使。朱友珪登位，朱友謙反叛依附晋，西面和鳳翔相連，牛存節東西兩面受敵。同州水鹹而又没有井，劉知俊背叛梁後，因爲缺水不能堅守而逃跑，因此朱友謙和岐兵一起包圍同州，曠日持久，想用缺水來拖垮他們，牛存節祈禱後選地鑿井八十口，井水都甘甜可飲，朱友謙最終不能攻克同州。

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晋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痟，而梁、晋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梁末帝登位，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調任鎮守天平軍。蔣殷在徐州反叛，派牛存節攻破徐州，因功加官太尉。梁、晋在黄河上相持，牛存節患頭痛病，而梁、晋正在苦戰，牛存節更加忠勇激發，整治軍隊督促士兵，不曾談起他的病情。病情危急，被召回京城，臨死前，牛存節對他的兒子牛知業説："要做到忠孝，纔算是我的兒子。"再没有提到别的事。贈官太師。

張歸霸　張歸厚　張歸弁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

張歸霸，清河人。梁末帝娶他的女兒，這就是德妃。張歸霸年輕時和弟弟張歸厚、張歸弁都跟隨黄巢，黄巢被打敗後東逃，張歸霸兄弟於是向梁投降。

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

秦宗權進攻汴州，張歸霸數次作戰有功。張晊駐扎在赤岡，派騎兵挑戰，箭射中張歸霸，張歸霸拔出箭，反過來射向敵人，一箭射死，并搶過戰馬返回。梁太祖從高丘上望見，覺得他十分豪壯，賞賜給金銀綢緞，并把自己的馬也賞賜給

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游兵，過晊栅，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晋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内黄，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

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弟歸厚，字德坤。爲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悦，以爲騎長。

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駡，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栅，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鬥。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舁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洺、

張歸霸。梁太祖派張歸霸率領弓箭手五百人埋伏在低窪處，自己率領幾百騎兵作爲流動兵力，經過張晊的栅寨，張晊出兵追擊梁太祖，張歸霸出動伏兵，斬殺張晊兵千人，繳獲戰馬幾十匹。

梁太祖進攻蔡州，蔡州將領蕭顥迅速攻擊梁太祖的軍營，張歸霸來不及請示，就和徐懷玉分别出東南壁門，合擊打敗蕭顥，梁太祖得以拔營離去。梁太祖進攻兗、鄆二州，奪取曹州，派張歸霸率領幾千士兵守衛，和朱瑾在金鄉迎戰，大敗敵軍。又攻破濮州。晋人進攻魏州，張歸霸隨葛從周救援魏州，在洹水作戰，張歸霸活捉李克用的兒子落落，交給魏州人。又在内黄擊敗劉仁恭，戰功在衆將領之上。光化二年，權知邢州。調任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又拜爲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因病而死。

兒子張漢傑，跟隨梁末帝做過高官，憑藉張德妃的關係專權。梁滅亡，唐莊宗進入汴州，於是被滅族。

弟弟張歸厚，字德坤。作爲將領擅長使用弓箭和長矛，能够以少勝多。張晊屯駐赤岡，張歸厚和張晊二人在陣前交戰，張晊疲憊而後撤，衆將領乘勝追擊，張晊於是大敗。梁太祖大喜，令張歸厚作騎長。

梁進攻時溥，張歸厚率部下率先進軍九里山，碰上徐州兵發生戰鬥，梁舊將陳璠反叛後留在徐州，被張歸厚認出他，瞪眼大駡，騎馬飛馳，直奔敵軍去捉陳璠，被箭射中左眼。

郴王朱友裕進攻鄆州，屯駐在濮州，梁太祖隨後到達，朱友裕遷走栅寨，和梁太祖錯過。梁太祖結果和鄆州軍隊遭遇，梁太祖登高觀望敵軍，鄆州兵纔一千多人，於是梁太祖和張歸厚率廳子軍直衝敵陣，交戰後，鄆州軍蜂擁而至，張歸厚估計支持不住，率幾十名騎兵護衛梁太祖先回。張歸厚的戰馬中箭而倒，於是手持長矛徒步格鬥。梁太祖回到軍營中，派張筠馳馬去接張歸厚回來，認爲他一定已經戰死。張歸厚身中十多箭，得到張筠的馬纔得以返回，梁太祖見到他，哭着説："衹要你還活着，喪失軍隊又有什麽關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

係呢!”派人抬張歸厚回到宣武軍。升任右神武統軍，歷任洺、晉、絳三州刺史，和晉人多次作戰都不曾失敗。乾化元年，拜爲鎮國軍節度使，因病而死。兒子張漢卿。

歸弁，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張歸弁，作爲將領也擅長打仗，開平初任滑州長劍指揮使。兒子張漢融。梁滅亡後，都被滅族。

王重師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脱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軍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爲人沉默多智謀，擅長擊劍和使用長矛。秦宗權攻陷許州，王重師脱身歸附梁，隨梁太祖平定蔡州，進攻兗、鄆二州，任拔山軍指揮使。王重師在齊、魯間苦戰，威震周圍敵軍。升任潁州刺史。

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强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

梁太祖進攻濮州，已經攻破，濮州人堆積柴草焚燒州城，梁軍無法進城。這時，王重師正患金瘡病，躺在營帳中，將領們强迫他起來，王重師急忙起身，取來軍中所有氈毯澆上水，蓋在火上，率領精兵手持短刀突擊進城，梁軍隨之而入，於是攻占了濮州。王重師身上八九處受傷，軍士背着他回來。梁太祖聽説後，吃驚地説道:“怎麽能讓我得到濮州而失去王重師呢!”派醫師爲他治療，一個多月後纔痊愈。王師範投降，表奏王重師爲青州留後，歷次升遷至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任幾年，很有威望政績。

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己，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户參軍，未行，賜死。

王重師和劉捍原來有矛盾，劉捍曾在梁太祖面前陷害他，梁太祖開始怀疑王重師。王重師派遣他的將領張君練向西進攻邠、鳳二州而没有事先請示。張君練的軍隊小敗，梁太祖因爲王重師擅自出兵，有損國威，準備召回他治罪，派劉捍代替他。王重師不知道梁太祖對自己發怒，劉捍到時，王重師不出來迎接，在青門會見劉捍，禮節又很傲慢，劉捍於是飛馬回去告訴梁太祖，説王重師有二心。梁太祖更加憤怒，貶降王重師爲溪州刺史，再貶降爲崖州司户參軍，還未出發，即被賜死。

徐懷玉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爲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年輕時跟隨梁太祖，和梁太祖一樣都出身低賤。徐懷玉作將領，以英

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

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劍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栅。從太祖東攻兖、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

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兖，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

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還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雄豪壯自負，在戰陣上十分勇猛。隨梁太祖鎮守宣武軍，任永城鎮將。

秦宗權進攻梁，在金隄、靈昌、酸棗修築營壘，徐懷玉率領輕騎兵接連進攻，擊敗敵軍，俘虜及斬殺敵軍五千多人，升任左長劍都虞候。又在板橋、赤岡擊潰秦宗權，鏟除他的八個栅寨。隨梁太祖向東進攻兖、鄆二州，攻克徐、宿二州。徐懷玉遍體刀傷，每戰必勝，得到的賞賜，常常用來分給士兵，是梁的名將。他原名叫徐琮，梁太祖賜名懷玉。

隨梁太祖進攻魏州，在黎陽打敗魏州軍隊，於是向東進攻兖州，在金鄉擊敗朱瑾。又隨龐師古進攻楊行密，龐師古在清口被打敗，衹有徐懷玉一軍無恙，隨即收聚潰散士兵一萬多人而回。升任沂州刺史，恰逢連續豐年，於是修繕兵器，整治營壘，爲進攻防守作準備。不久王師範背叛梁，進攻東部邊境，徐懷玉多次率州中軍隊擊敗他。調任齊州防禦使。

天復四年，率本州軍隊向西迎接唐昭宗遷都洛陽，升任華州觀察留後，率兵屯駐雍州。調任右羽林統軍，屯駐在澤州，晉人進攻他，挖掘隧道而入，徐懷玉在隧道中攻擊他們，晉人於是退去。梁太祖時，他歷任曹、晉二州刺史，晉人多次進攻他，徐懷玉始終堅守，在洪洞打敗了晉兵。拜爲保大軍節度使。梁太祖死，朱友珪篡位登基，朱友謙依附晉，襲擊鄜州，抓獲徐懷玉將他殺死。

新五代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梁臣傳(下)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晋，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晋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晋，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

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出，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晋周德威攻晋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

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晋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晋，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年輕時跟隨河陽人李罕之，李罕之向晋投降時，挑選他的部下强健兵士一百人獻給晋王，楊師厚名列其中。楊師厚在晋時，没有什麽名氣，後來因爲犯罪逃奔到梁，梁太祖任命他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進攻王師範，楊師厚在臨朐作戰，擒獲梁的副將八十多人，攻克棣州，因功拜爲齊州刺史。

梁太祖在襄陽進攻趙匡凝，派楊師厚擔任先鋒。楊師厚砍伐穀城西童山的樹木做成浮橋，渡過漢水，攻擊趙匡凝，打敗了他，趙匡凝棄城逃跑。楊師厚進攻荆南，又驅逐趙匡凝的弟弟趙匡明，功勞最大，拜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知俊反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人進攻他，很久不能攻克。楊師厚率奇兵出擊，沿南山進入長安西門，降服守門的軍隊，於是攻克長安。晋周德威進攻晋州來接應劉知俊，楊師厚在蒙坑打敗他，因功升任保義軍節度使，調任鎮守宣義軍。

這時，梁軍進攻趙很久没有進展，梁太祖在洛陽因病卧床，病情稍稍好轉，就親自率兵向北進攻趙。楊師厚跟隨梁太祖到達洹水，夜晚行軍迷路，第二天早晨，到達魏縣，聽説敵軍快到，梁軍潰散混亂不可收拾，過了很久没有敵軍到來，纔平定下來。不久梁太祖發病，於是返回。第二年梁太祖的病稍微好轉，這時晋軍進攻燕，燕王劉守光向梁請求救援，梁太祖用進攻趙的

疆，三月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兵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

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常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倔强。羅紹威時，牙兵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巨萬而還。

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决，謂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時，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

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

行動來牽制晉人，屯駐在龍花，派遣楊師厚進攻棗彊，三個月都没能攻克。梁太祖發怒，親自前往敦促士兵作戰，纔攻破棗彊，屠城之後，進兵圍攻蓨縣。晉史建瑭率領輕兵夜襲梁軍，梁軍大亂，梁太祖和楊師厚都丢棄輜重南逃。梁太祖返回東都，楊師厚留下駐扎魏州。第二年，梁太祖被殺，朱友珪擅自登位，楊師厚乘機殺掉魏州牙將潘晏、臧延範等人，驅逐節度使羅周翰，朱友珪於是任命楊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

自從梁太祖和晉在河北開戰以來，楊師厚常任招討使，統率梁的全部精兵。梁太祖死後，楊師厚就排斥舊有將帥，慢慢有些矜持傲慢，難以管制。當時魏仗恃牙兵，統帥因此桀驁不馴。羅紹威時，牙兵都被殺死，魏勢力孤單，纔被梁控制。楊師厚志滿意得，於是又重新設立銀槍效節軍。朱友珪暗中想算計他，叫楊師厚進宫商量事情。楊師厚的幕僚田温等人勸他不要去，楊師厚説："我二十年没有對不起朱家的地方，現在如果不去，就會被懷疑而惹事生非，但我知道皇上的爲人，即使去，也不會把我怎麽樣。"於是率强兵二萬人往京城朝見，把軍隊留在京城外，帶十多人跟着自己，進宫朝見朱友珪，朱友珪更加恐懼，賞賜錢財上萬讓他返回。

不久梁末帝謀劃討伐朱友珪，向趙巖詢問計謀，趙巖説："這件事的成敗，關鍵在於招討使楊公。能讓他説句話告訴禁軍，我們的事立即就能成功。"梁末帝於是派遣馬慎交秘密會見楊師厚，推心置腹地向楊師厚説明他們的打算。楊師厚猶豫不决，對他的部下説："當郢王殺父叛逆時，我没能立即討伐他。如今君臣的名分已經確定，無緣無故改弦易轍，人們會怎樣説我呢?"有的部下説："朱友珪殺死父親和君主，是天下的惡人，均王依仗大義誅討亂賊，這件事容易成功。他如果有一天攻破亂賊，你將怎樣安身呢?"楊師厚恍然大悟，於是派遣他的將領王舜賢到洛陽，會見袁象先商量有關事宜，派朱漢賓率兵屯駐滑州作爲接應。梁末帝終於和袁象先殺掉了朱友珪。

梁末帝登位，封楊師厚爲鄴王，詔書不稱他

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爲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的名字，事情無論大小都要跟楊師厚商量，但梁末帝心裏更加戒備害怕他。不久楊師厚潰瘍發作死去，梁末帝爲此在宮中接受慶賀。從此纔分相、魏爲兩個鎮。魏軍叛亂，獻魏博之地向晉投降，梁失去河北從這時開始。

王景仁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原名茂章，年輕時跟隨楊行密在淮南起兵。王景仁作將領驍勇剛烈而驃悍，誠實簡樸没有威嚴的儀表，面對敵人必定身先士卒，楊行密視他爲壯士。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

梁太祖派侄子朱友寧在青州進攻王師範，王師範向楊行密請求援兵，楊行密派遣王景仁率領步兵、騎兵七千人援救王師範。王師範提兵背城構成兩個栅寨，朱友寧趁夜攻擊其中一寨，寨中告急，催促王景仁出戰，王景仁按兵不動。朱友寧攻破一個栅寨後，連續作戰不停。快天亮時，王景仁估計朱友寧的軍隊已經困乏，於是出戰，大敗敵軍，於是斬殺朱友寧，拿着他的頭報告楊行密。

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毁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嘆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這時，梁太祖正進攻鄆州，得知兒子朱友寧被殺死，率領二十萬軍隊兼程趕來，王景仁關閉營壘假裝膽怯，等到梁軍鬆懈的時候，破寨而出，飛馳疾戰，酣戰後退出小坐，叫來衆將領一起飲酒，之後再次出戰。梁太祖登上高處望見後，叫來一個青州降兵，問他："飲酒的人是誰?"回答説："是王茂章。"梁太祖嘆息説："如果我得到這個人作將領，天下也不難平定了!"梁軍又被打敗了。王景仁的軍隊撤回時，梁兵急追不放，王景仁估計不能脱身，派遣副將李虔裕率領一隊士兵在山下埋伏，等待敵軍，讓軍隊停下不走，解去馬鞍開始睡覺，李虔裕大聲疾呼道："追兵到了，趕快跑吧，我李虔裕冒死阻擋他們!"王景仁説："我也準備在這裏打仗。"李虔裕再三請求，王景仁纔起行，李虔裕最終戰死，梁軍因此不能追上王景仁，王景仁得以保全部隊返回。

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物，景仁

王景仁跟隨楊行密，任潤州團練使。楊行密死後，兒子楊渥從宣州趕來繼位，讓王景仁代他守宣州。楊渥繼位後，返回索求宣州原有物品，

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

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

王景仁吝惜不給，楊渥發怒，派兵進攻王景仁。王景仁投奔錢鏐，錢鏐表奏王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早就認識王景仁，於是派人叫他來，王景仁從小路投奔梁，仍任命他爲寧國軍節度使，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過了很久，沒有用他之處，讓他和宰相一起，上朝請安罷了。

開平四年，任命王景仁爲北面招討使，率領韓勍、李思安等人的軍隊討伐趙，行進到魏州時，司天監說："月亮虧缺，不利於出兵。"梁太祖急忙命令王景仁等人返回，不久又派他們出征。王景仁離去後，梁太祖想到占星人的話，派使臣飛馳前去，令王景仁在魏州停下待命。王景仁已經過了邢、洺二州，使臣追上他，王景仁不聽詔命，前進到柏鄉駐扎。乾化元年正月庚寅，發生日食，崇政使敬翔對梁太祖說："戰事令人擔憂了！"梁太祖爲此憂慮，很晚纔吃飯。這天，王景仁和晉人作戰，在柏鄉大敗，王景仁回來向梁太祖訴苦，梁太祖說："我也明白，恐怕是韓勍、李思安輕視你是客人，不聽從你指揮罷了。"於是罷免王景仁回家，幾個月後，恢復了他的所有官爵。

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梁末帝登位，任命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進攻廬、壽二州，軍隊經過獨山，山上有楊行密的祠廟，王景仁拜了兩拜悲號哭泣而離去。在霍山作戰，梁軍敗逃，王景仁斷後，奮力作戰，因此梁軍沒有大敗。王景仁回到京城後，因患疽病而死，贈官太尉。

賀瓌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兖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兖州，瓌趨待賓館，欲絶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冢上大呼曰："我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跟隨鄆州朱宣任都指揮使。梁太祖在兖州進攻朱瑾，朱宣派賀瓌和何懷寶、柳存等人率兵一萬人救援兖州，賀瓌趕赴待賓館，打算斷絶梁軍的軍餉供應綫。梁太祖征戰到中都，遇到投降的士兵，説賀瓌等人的軍隊奔赴待賓館了！用六壬占卜，得到"斬關"，認爲吉祥，於是挑選精兵夜晚飛馳百里，希望先趕到待賓館迎戰賀瓌，但天太黑，士兵迷路，早晨到達鉅野東面時，和賀瓌的軍隊相遇，發起攻擊，賀瓌等人大敗。賀瓌逃走，梁兵緊追不放，賀瓌看到無路可逃，登上山坡大叫道："我是賀

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縶瓌及懷寶等至兖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效。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

瓌，不要殺我！”梁太祖驅馬將賀瓌抓來，同時捉到何懷寶等數十人，降服他們的士兵三千多人。這天，大風吹起沙塵遮天蔽日，梁太祖說：“老天憤怒我殺人太少嗎？”於是殺死投降的全部士兵三千人，然後捆着賀瓌和何懷寶等人到兖城下招降朱瑾，朱瑾不讓他們進城，於是斬殺何懷寶等十多人，衹留下賀瓌。賀瓌感激梁太祖不殺之恩，發誓用生命爲梁太祖效力。跟隨梁太祖平定青州，任命爲曹州刺史。梁太祖登位，歷次升遷至相州刺史。梁末帝時，升任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晋，晋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衛、洺、磁諸州皆入于晋。晋軍取楊劉，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彦章等屯于行臺。晋軍迫瓌十里而栅，相持百餘日。瓌與彦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晋人輜重在陣西，瓌軍將薄之，晋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晋兵仰攻之，瓌軍下山擊晋軍，瓌大敗，晋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爲栅。瓌以舟兵攻南栅，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

貞明元年，魏兵叛亂，賀德倫向晋投降，晋王進入魏州。劉鄩在舊元城被打敗，逃到黎陽，貝、衛、洺、磁各州都歸屬晋。晋軍攻取楊劉，梁末帝於是任命賀瓌爲招討使，和謝彦章等人屯駐在行臺。晋軍逼近賀瓌，僅距十里地築栅扎寨，雙方對峙一百多天。賀瓌和謝彦章有矛盾，伏兵殺掉他，晋莊宗高興地說：“將帥不和，梁就快滅亡了！”於是命令軍隊把老弱病殘的人送回鄴，率領輕兵襲擊濮州。賀瓌從行臺追踪他們，在胡柳陂發生戰鬥，晋人的輜重在戰陣西面，賀瓌的軍隊快要逼近時，晋軍大亂，梁軍斬殺晋軍將領周德威，全部奪取晋軍的輜重。梁軍勝利後，在無石山布陣，天黑時，晋軍從山下進攻他們，賀瓌的軍隊下山出擊晋軍，賀瓌大敗，晋於是奪取濮州，築德勝城，在黄河兩岸修築栅寨。賀瓌派水兵進攻南面栅寨，没有成功，回師行臺，因病而死，時年六十二歲，贈官侍中。有一個兒子叫賀光圖。

王檀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

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踣，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内黄，遷衙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年輕時跟隨梁太祖作小校，尚讓進攻梁，在尉氏門作戰，王檀勇猛超過衆將領，梁太祖覺得他很不尋常，升任踏白副指揮使。

跟隨朱珍往東方招募士兵，多次立下戰功。梁和蔡州兵在板橋作戰，李重裔的戰馬跌倒，被蔡州兵擒獲，王檀馳馬奪回，同時擒獲蔡州將領一人。跟隨梁太祖攻破魏内黄，升任衙山都虞候。又隨朱珍進攻徐州，王檀擒獲將領一人。梁

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

兵進攻王師範，王檀率領一支軍隊攻破密州，拜爲密州刺史。梁太祖登位，升任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

王景仁敗於柏鄉，晋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

王景仁在柏鄉被打敗，晋軍圍攻邢州，梁太祖十分恐懼，打算親自率兵救援邢州，王檀勸阻梁太祖，請求讓自己去抗敵，奮力作戰，終於保全了邢州，因功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爲瑯琊郡王。

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晋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盗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朱友珪登位，調任鎮守宣化軍。貞明元年又調任匡國軍。這時，唐莊宗攻取魏博，王檀認爲晋軍全部在河北，於是率領奇兵西出陰地襲擊太原，没能攻克而返回。調任鎮守天平軍，王檀曾經招收逃亡的盗賊作部下，他們發動兵變，入室殺死王檀，王檀當時五十八歲，贈官太師，謚號忠毅。

馬嗣勳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没，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年輕時在州中作客將，爲人文武雙全、能言善辯。梁太祖進攻濠州，刺史張遂派遣馬嗣勳手持牌印向梁投降。楊行密進攻張遂，張遂又派馬嗣勳向梁太祖請求援兵。梁兵還没到，濠州已經覆没，馬嗣勳無處可去，於是留下來在梁做事，梁太祖任命他爲宣武軍元從押衙。

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説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梁太祖向西進攻鳳翔，行進到華州時，派馬嗣勳入城游説韓建，韓建立即出城投降。天祐二年，羅紹威準備誅殺牙軍，向梁請求援兵，梁的公主嫁給了魏，剛剛死去，梁太祖於是派遣馬嗣勳率領長直一千人造成彩車進入魏，把兵器放在彩車中，聲稱協助葬事。馬嗣勳住在銅臺，夜晚和魏鎮守新鄉的軍隊進攻石柱門，入城接出羅紹威的家屬，嚴加保護。於是又奪取魏的武器進攻牙軍，牙軍不知敵兵從何而來，没有人能够防備，殺死牙軍八千多人，天快亮時牙軍全都被殺。馬嗣勳受重傷而死。梁太祖登位，贈官太保。

王虔裕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爲人矯健勇猛，擅長騎馬射箭，靠打獵謀生。年輕時跟隨諸葛爽在青、棣二州間起兵，後來諸葛爽任汝州防禦使，

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黄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黄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賊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

率兵向北攻擊沙陀，返回時進入長安進攻黄巢，諸葛爽的軍隊被打敗向黄巢投降，黄巢任命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攻陷河陽，王虔裕跟隨諸葛爽投奔到梁。這時，梁太祖剛剛鎮守汴州，黄巢、秦宗權等人正是兵力强盛，梁太祖與他們作戰中多次陷入困境，但梁没有别的將領，於是讓王虔裕統率騎兵，曾經作爲先鋒在陳、蔡二州間攻擊黄巢，鏟除黄巢的幾個栅寨，黄巢逃跑，梁軍追擊，在萬勝戍作戰，黄巢軍被打敗向東逃跑，王虔裕的功勞最大，於是表奏王虔裕爲義州刺史。

黄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宗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

黄巢逃離後，秦宗權進攻許、鄭二州，和梁作爲敵對雙方交界，大小戰鬥一百多次，王虔裕常有戰功。秦宗賢進攻汴州南部地區，梁太祖派王虔裕在尉氏抵抗秦宗賢，王虔裕戰敗，損失一名副將，梁太祖發怒，把王虔裕拘禁在軍隊中。

邢州孟遷降梁，爲晋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晋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晋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晋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晋，見殺。

邢州孟遷向梁投降，被晋人圍困，梁太祖派王虔裕率精兵一百人飛馳救援，趁夜衝破晋的包圍，進入邢州，天快亮時，在城上樹起梁的旗幟，晋人以爲救兵到了，於是撤退。不久晋兵又捲土重來，孟遷拘捕王虔裕向晋投降，王虔裕被殺。

謝彥章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惠，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温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温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

謝彥章，許州人。小時候跟隨葛從周，葛從周欣賞他的機敏聰明，把他作爲兒子撫養，向他傳授兵法，葛從周把一千貫錢放在大盤子中，擺成各種戰陣，向他展示軍隊出入進退的法度，謝彥章全都掌握了。到長大成人後，跟隨梁太祖做騎將。這時，賀瓌擅長使用步兵，而謝彥章和孟審澄、侯温裕都擅長統率騎兵，孟審澄、侯温裕率領的騎兵不過三千人，謝彥章的騎兵多而且統領得更好。

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晋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晋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

謝彥章跟隨梁末帝，歷次升遷至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晋進攻河北，賀瓌任北面招討使，謝彥章任排陣使，屯駐在行臺。謝彥章作將領，喜歡禮待儒生，雖然在軍隊中，常穿儒生衣服，一旦面對敵人統領士兵，舉止威嚴，有將帥的儀容，左右奔馳，如風雨般迅猛。晋人望見他軍陣整齊，相互説道："謝彥章一定在這裏!"他

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彦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栅之地也。"已而晋兵栅之,瓌疑彦章陰以告晋,益惡之。彦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彦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彦章以爲將反。瓌旦享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温裕皆見害。

的威名在敵軍中就是這樣有分量。賀瓌心裏産生猜忌,當謝彦章和賀瓌在郊外巡視時,賀瓌指着一個地方對謝彦章説:"這個地方山岡隆起,中間却很平坦,是築栅安營的好地方。"不久晋軍在這裏築栅,賀瓌疑心是謝彦章暗中告訴了晋人,更加討厭他。謝彦章原來和馬步都虞候朱珪有矛盾,賀瓌想速戰速決,謝彦章請求穩重行事拖垮敵軍,朱珪於是誣告謝彦章,認爲他將要反叛。賀瓌早上宴饗兵士,派朱珪埋伏士兵殺死謝彦章,孟審澄、侯温裕都被害。

新五代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唐臣傳(一)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

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吴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

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彦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彦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彦章爲重塹以絶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彦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彦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任河東教練使。爲人聰明機敏，能够應對自如，因富有才幹受到稱頌。

唐莊宗爲晉王時，孟知祥爲中門使，郭崇韜爲副使。中門使這個職務，參加管理機密的軍國大事，先前，吴珙、張虔厚等人都在任中門使時相繼受到懲罰。孟知祥害怕，請求外出任職，唐莊宗説："你想迴避麻煩的事情，應當推薦能够代替你的人。"孟知祥於是推薦郭崇韜任中門使，郭崇韜很受信賴。

晉兵在鎮州圍攻張文禮，很久没能攻克，而定州王都誘引契丹人前來侵犯。契丹人到達新樂，晉人都感到害怕，打算解圍離去，唐莊宗猶豫不决，郭崇韜説："契丹這次來，并不是救張文禮，而是因爲王都用利益引誘他們罷了，况且晉剛剛攻破梁軍，應當利用已經振奮的氣勢，不能因膽怯而匆忙撤退。"唐莊宗認爲他説得對，果然打敗了契丹。唐莊宗登位，拜郭崇韜爲兵部尚書、樞密使。

梁王彦章擊破德勝，唐軍向東退守楊劉，王彦章包圍了他們。唐莊宗登上營壘，望見王彦章挖深溝斷絶唐軍的退路，心裏不以爲然，笑着説："我明白他們的主意，他們想打持久戰以便拖疲我。"立即率領手持短劍的士兵出戰，遭到王彦章的伏兵箭射，大敗而回。唐莊宗問郭崇韜説："有什麽好辦法呢?"這時，唐軍已占領了鄆州，郭崇韜於是説："王彦章把我們圍困在這裏，

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争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彦章必來争，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彦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毁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彦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彦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太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他的目的是要奪取鄆州。我願意帶領幾千士兵，占據黄河下游，在他必會争奪的地方修築營壘，以策應鄆州爲名，王彦章一定會趕來争奪，在分散了他的兵力後，就可以算計他了。但修築營壘的事難以一下完成，陛下天天率精兵向王彦章挑戰，迫使王彦章不能向東征戰，十天後營壘就修成了。”唐莊宗認爲可行，於是派郭崇韜和毛璋率領幾千士兵晚上出發，經過的地方驅趕擄掠當地百姓，拆毁房屋，砍伐樹木，渡過黄河在博州東面修築營壘，晝夜督促施工，六天營壘就修成了。王彦章果然率兵迅速進攻他們，當時正是大熱天，王彦章的士兵被熱死，營壘未能攻克，損失的士兵已有一大半，返回奔赴楊劉，唐莊宗迎面攻擊他們，於是打敗了他們。

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内，盡得梁虚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悦，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争、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虚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

康延孝從梁投奔唐，首先見郭崇韜，郭崇韜把他請到卧室内密談，全部獲知梁軍的虚實。這時，唐莊宗駐扎在朝城，段凝駐扎在臨河。自從唐失去德勝後，梁兵天天征戰澶、相二州，攻占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二州叛歸梁，契丹多次侵犯幽、涿二州，又聽康延孝説梁正在召聚各鎮的兵力打算對唐采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唐的將領們都感到憂慮困惑，認爲不能預知勝負。唐莊宗也擔憂這事，向將領們詢問，將領們都説：“唐得到鄆州，隔一條黄河難以固守，不如把鄆州放棄給梁，而向西攻取衛州、黎陽，以黄河爲界，和梁商定停戰，不要再相互進攻，也許可以靠這個爲將來作打算。”唐莊宗不高興，退下躺在營帳裏，召見郭崇韜詢問計策，郭崇韜説：“陛下依仗正義起兵打仗，將士們在戰事中疲於奔命，老百姓苦於輸送軍餉，已經十多年了。何况如今國家大號已經樹立，從黄河以北，人人都抬頭盼望功成業就而想休養生息。現在得到一個鄆州，却不能堅守而放棄它，即使想劃定黄河爲界，誰肯替陛下把守呢？而且唐没有失去德勝時，四面八方的商人，徵調轉輸的物資必定在此聚集，柴草糧餉，堆積如山。自從丢失南城，保守楊劉，道路上輾轉運輸的物資，損失一大半。而魏、博等五個州，秋天的莊稼還没有成熟，榨乾老百姓來聚斂財物，也維持不了幾個

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

月，這難道是按兵不動、持久作戰的時候嗎？我自從康延孝前來投奔後，全部獲知梁軍的虛實，這確實是老天要消滅梁的時候。希望陛下派出一部分軍隊把守魏州，固守楊劉，而從鄆州長驅直入搗毀梁的老巢，不超過半個月，天下就安定了！”唐莊宗十分高興地說：“這纔是大丈夫的事業啊！”於是向司天監詢問，司天監說：“年歲不利於用兵打仗。”郭崇韜說：“古時候任命將領，鑿開凶門而出。何況規劃好的計謀已經決定實施，區區老生常談，哪裏值得相信呢！”唐莊宗當天就向軍隊發布命令，把家屬送回到魏州，晚上渡過楊劉，從鄆州出發襲擊汴州，八天後就消滅了梁。唐莊宗論功行賞，賜給郭崇韜鐵券，拜爲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舊任樞密使。

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

唐莊宗和將領們用武力奪取天下，而郭崇韜不曾親臨戰場，祇是因謀劃議論取得輔助帝王創業的第一大功，一身兼任將相，於是把治理天下當成自己的使命，碰上任何事情都不迴避。而宦官、伶人專權，就很不方便了。

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

當初，郭崇韜和宦官馬紹宏都任中門使，而馬紹宏的官位更高。到唐莊宗登位時，兩人都應當任樞密使，而郭崇韜不希望馬紹宏位居自己之上，於是任張居翰爲樞密使，馬紹宏爲宣徽使。馬紹宏失去樞密使職務而抱怨不滿，郭崇韜於是設置內勾使，讓馬紹宏擔任。凡是全國通過徵收租賦得來的錢財俸祿，都要經過內勾使。不久因文案賬籍過於繁多，各州縣深受其害，於是廢止了這件事，而馬紹宏尤其怨恨。郭崇韜很害怕，對他老朋友的子弟說：“我輔佐天子取得天下，現在大功告成，而小人們紛紛興風作浪，我想迴避他們，回去守衛鎮陽，也許可以避免災禍，行嗎？”老朋友的子弟說：“俗話說：‘騎虎難下。’現在你的權位已經很高，而下面有很多人怨恨和嫉妒，一旦失去你現在的地位，能够保全自己嗎？”郭崇韜問：“怎麽辦呢？”回答說：“現在宮中還没有立皇后，劉氏受到寵愛，應當請求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做些對天下有利而又方便百姓的事。然後請求隱退。天子因爲你有大功勞而没有過錯，必定不會聽隨你離去。這樣一來，在外有

悦，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

不貪權的名聲，在内有宫中的幫助，又受到天下人的喜愛，即使有誣告離間，哪能動摇你的地位呢?”郭崇韜認爲説得對，於是上書請求立劉氏爲皇后。

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禄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

郭崇韜素來廉潔奉公，自從到洛陽後，纔開始接受四面八方的賄賂饋贈，老朋友和子弟有的提出意見，郭崇韜説:“我官居將相，俸禄和賞賜的財物價值上萬，難道缺少這些東西嗎?如今的藩鎮諸侯，很多是梁過去的將領，都曾是與皇上同生死、共患難的人。現在拒絶接受他們所有的禮物，難道不會産生怨恨嗎?况且收藏在自己家裏，跟公家的倉庫有什麽不同?”第二年，天子在南郊祭天，於是全部貢獻出他所收藏的財物，以便協助賞賜。

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内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并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

唐莊宗在南郊祭天後，就立劉氏爲皇后。郭崇韜多次上書自陳己見，請求依照唐的舊例，把樞密使的職務交還給内臣，而一同辭去鎮陽的官職，莊宗以好言下詔不准許。郭崇韜又説:“我跟隨陛下駐扎朝城，設計攻破梁軍時，陛下摸着我的背約定説:‘成功以後，給你一個鎮。’現在天下統一，傑出賢明的人都來到朝廷，我精疲力盡了，希望依照前約退職。”唐莊宗召見郭崇韜，對他説:“朝城的約定，我答應給你一個鎮，没有答應你離去。想丢下我，去哪裏呢?”郭崇韜於是陳述關係天下利害的二十五件事，都按照他的意見施行了。

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爲侍中、樞密使。

李嗣源任成德軍節度使，調郭崇韜到忠武軍。郭崇韜於是陳説自己的權位已到頂點，話説得很懇切。唐莊宗説:“我怎麽能够身居天下最高貴的位置，而讓你没有尺寸安身的地方呢?”郭崇韜不斷推辭，唐莊宗於是收回任命，仍然任他爲侍中、樞密使。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宫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宫樓閣百數。今大内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宫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

同光三年夏，大雨久下不停，大水毁壞老百姓的土地，很多老百姓流亡而死。唐莊宗擔心宫中熱濕不能居住，想修建高樓避暑。宦官進言説:“我看見長安全盛時期，大明、興慶宫樓閣上百。現在的皇宫還比不上那時公卿宰相家。”唐莊宗説:“我擁有天下，難道不能修建一座樓?”於是派宫苑使王允平辦理此事。宦官説:

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宫，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凉。"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郭崇韜皺着眉頭不高興，常常因租賦重而吝惜財物，陛下即使想建一座樓，那能成嗎?"唐莊宗於是派人問郭崇韜説："過去我和梁軍在黄河邊對峙，即使是寒冬盛夏，穿着鎧甲騎在馬上，都不覺得勞苦。現在住在幽深的宫廷中，有大屋子遮蔭，却受不了天熱，爲什麽呢?"郭崇韜回答説："陛下過去以天下爲己任，現在爲自己一人作打算，艱難困苦和安逸快活，憂慮的事情不一樣，情勢自然這樣。希望陛下不要忘記創業時的艱難，常常像在黄河邊一樣，那麽就能使大熱天因此變得凉快。"唐莊宗默默不語。最後還是派王允平建樓，郭崇韜果然直言勸阻。宦官説："郭崇韜的家，跟皇帝的住處没有什麽不同，哪裏知道陛下多熱呢!"從此挑撥離間的話就越來越多地傳到宫裏。

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强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托，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

河南縣縣令羅貫，爲人剛强正直，很爲郭崇韜所瞭解。羅貫嚴格要求自己，奉公守法，不接受權貴富豪的請求托付，宦官、伶人有要向他請求的事情，書信堆滿了案桌，一個都不答覆，都拿給郭崇韜看。郭崇韜多次爲他説話，宦官、伶人因此對他恨得咬牙切齒。自從過去唐時張全義擔任河南尹以來，縣令大多出自他的門下，張全義像對下人一樣養着他們。到羅貫任縣令時，不屈服於張全義，縣中百姓依仗張全義犯法的人，都依法殺掉。張全義大怒，曾派人報告劉皇后，劉皇后從容不迫地爲羅貫辯白，而手下的人日夜不停地一起攻擊他的短處。唐莊宗找不到合適的機會談這件事。皇太后死，安葬在坤陵，坤陵在壽安，唐莊宗到修建陵墓的地方去，而道路泥濘，橋梁毁壞。唐莊宗停車問道："誰主管這個地方?"宦官説："這裏歸河南縣管。"於是緊急召見羅貫，羅貫到後，回答説："我本來就没有收到詔書，請責問主管這事的人。"唐莊宗説："這是你管的地方，還問什麽人!"立即把羅貫投進監獄，獄中官吏拷打他，打得他體無完膚。第二天，下詔殺掉羅貫。郭崇韜勸阻説："羅貫没有别的罪，橋梁和道路没有修好，按法不應當處死。"唐莊宗發怒説："太后的靈車快要啓程，天子的車馬要從這裏往來，橋梁道路没有修好，你

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决！”因起入宫，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

説他無罪，你們是一夥的！”郭崇韜説：“羅貫雖然有罪，應當由官府整理罪案執行法律。陛下以統領萬乘大國的尊嚴，對一個縣令發怒，使天下的人，説陛下執法不公，這是我們做臣子的罪過。”唐莊宗説：“羅貫，是你喜歡的人，隨你裁决吧！”於是起身進宫，郭崇韜緊跟唐莊宗，争論不已，唐莊宗自己關上殿門，郭崇韜不能進去。羅貫結果被殺。

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决崇韜。

第二年伐蜀，擬議選派大將。當時唐明宗任總管，應當去。而郭崇韜因受到誣告處境危險，想立大功作爲保全自己的辦法，於是説：“契丹在北方邊境形成禍患，不是總管去就不能抵禦。魏王李繼岌，是國家的太子，但還没有建立大功；况且親王任元帥，是唐的慣例。”唐莊宗説：“李繼岌，還是小孩子，哪能擔當國家大事？一定要替我爲他選一個副手。”郭崇韜還没來得及説話，唐莊宗就説：“我找到副手了，没有人能代替你。”於是任李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軍政大事都由郭崇韜决定。

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于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宫，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没其家財。蜀人大恐。

唐軍進入蜀地，所經過的地方都投降迎接他們。王衍的弟弟王宗弼，暗中與郭崇韜通好，請求擔任西川兵馬留後，郭崇韜答應讓他作節度使。軍隊到達成都後，王宗弼把王衍遷移到西宫，把王衍的嬪妓、珍寶都獻給郭崇韜和他的兒子郭廷誨。又和蜀人聯名上狀見魏王，請求留下郭崇韜鎮守蜀地。李繼岌很疑心郭崇韜，郭崇韜無法表白自己，於是藉故殺掉王宗弼和他的弟弟王宗渥、王宗勳，没收他們的家産，蜀人十分恐懼。

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

郭崇韜素來嫉恨宦官，曾對李繼岌説：“你有攻破蜀地的功勞，軍隊凱旋後，必定被立爲太子，等到皇上死後，應當全部消滅宦官，就是閹割過的馬，也不能騎。”李繼岌的監軍李從襲等人眼見郭崇韜獨攬軍權，心中已很不滿，聽到他這樣説，都切齒痛恨他，想用什麽辦法算計他。唐莊宗聽説攻破蜀地，派宦官向延嗣前來慰勞軍隊，郭崇韜不去郊外迎接，向延嗣大怒，於是和李從襲等人一起設計陷害他。向延嗣返回京師，獻上從蜀地得到的兵馬財物賬單，一共得到士兵

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

三十萬人，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件，糧食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寶、玉器、犀牛角、象牙兩萬件，綾羅綢緞五十萬匹。唐莊宗說："人稱蜀地爲天下富國，得到的就是這些嗎?"向延嗣於是說蜀地的寶物都進了郭崇韜的腰包，而且誣告郭崇韜別有打算，將會危及魏王。唐莊宗大怒，派宦官馬彥珪到蜀，觀察郭崇韜的動向。馬彥珪報告了劉皇后，劉皇后讓馬彥珪假造詔書令魏王殺掉郭崇韜。

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没。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二孫。

郭崇韜有五個兒子，其中兩個跟隨郭崇韜死在蜀，其餘的都被殺。他攻破蜀地得到的財物，都被登記没收。唐明宗登位後，下詔准許送回家鄉安葬，把他在太原的舊居賜給他的兩個孫子。

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悦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當郭崇韜當權時，從宰相豆盧革、韋悦等人以下都依附他。郭崇韜的父親名叫郭弘，豆盧革等人就藉别的事，上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因爲他姓郭，於是把他當成郭子儀的後代，郭崇韜也就自認爲是這樣。郭崇韜伐蜀時，經過郭子儀的墓地，下馬悲號痛哭而離去，聽見的人很以爲可笑。但郭崇韜對國家竭盡忠誠，有雄才大略。他攻破蜀地後，就派遣使臣以唐的威武恩德曉諭南詔各蠻族，打算藉此安撫招降他們，堪稱胸有大志啊!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晋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晋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

安重誨，應州人。父親安福遷，事奉晋任將領，以驍悍勇敢聞名。梁在鄆州進攻朱宣，晋軍救援朱宣，朱宣被打敗，安福遷戰死。

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

安重誨年輕時跟隨唐明宗，爲人聰明機敏、謹慎恭敬。唐明宗鎮守安國軍，任他爲中門使，在魏州發動兵變時，所有參與謀劃議論的大計，都由安重誨和霍彥威決斷。唐明宗登位，任爲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他堅決推辭不接受，改任兵部尚書，依舊任中門使。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

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

安重誨自從任中門使後，已受到皇帝的親近、信任，而以輔助帝王創業的功臣身份，擔負處理軍國大事的重要職責，事情無論大小，都要參加決斷，他的權勢震動天下。雖然他竭盡忠誠

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勞費心力，不時對國家有所幫助，但他仗恃功勞炫耀寵信，作威作福，又没有賢人君子的協助，他一孔之見的計慮，是災禍産生的根源，以至於人臣君主都受到傷害，差不多要被滅族，這就是他可悲的地方啊。

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决杖而已。重誨以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

安重誨曾經外出，經過御史臺門前，殿直馬延不小心衝闖了他的前導，安重誨發怒，就在御史臺門前殺掉馬延然後纔上奏。這時，隨行的廳子軍士桑弘遷，打傷了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虔，馳馬衝闖宰相的前導。桑弘遷因罪被處死，安虔衹是被判鞭打罷了。安重誨由於殺死馬延，於是請求下詔處分，唐明宗迫不得已聽從了他，因此御史、諫官中没有人敢說什麽了。

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争，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誨恐天下議己，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悦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

宰相任圜判三司，因他職責之内的事和安重誨發生争執，未能如願，任圜發怒，藉口有病辭職，退居在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叛，安重誨派人僞造詔書馳馬到任圜家，殺掉任圜然後纔上報，誣告任圜和朱守殷合謀，唐明宗都不能察問。而安重誨怕天下人對自己不滿，於是將三司積欠未收的賦税錢兩百多萬，請求免除，希望以此取悦於人而搪塞責任，唐明宗迫不得已，爲他下詔免除賦税。他作威作福，大多是這樣一些事情。

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

這時，各地上奏的事情，都是先告訴安重誨然後纔上奏。河南縣進獻吉祥的稻子，一根莖上長着五束稻穗，安重誨看了說：“假的。”鞭打送稻子的人并讓他回去。夏州李仁福進獻白鷹，安重誨不接受，第二天，對唐明宗說：“陛下詔令天下不准進獻鷹鷂，而李仁福違反詔令進獻鷹，我已拒絕了。”安重誨走後，唐明宗暗中派人把白鷹取進宫中。一天，在西郊試飛白鷹，告誡手下人說：“不要讓安重誨知道了！”宿州進獻白兔，安重誨說：“兔子既陰險又狡猾，即使是白色的又有什麽用呢？”於是拒受而不上報。

明宗爲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

唐明宗爲人雖然寬厚，但他的性格野蠻，殺人很果斷。馬牧軍使田令方牧養的馬，瘦弱而死得很多，被彈劾應當處死，安重誨勸阻說：“假如天下人聽說由於馬的緣故，殺死一個軍使，這就叫看重畜牲而輕視人。”田令方於是得以免於

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

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内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强。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絶錢鏐之臣；徒陷彥温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并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

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吴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棰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絶於唐矣！

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閲馬黄龍莊，其牙内指揮使楊彥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氳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温，拜彥温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

一死。唐明宗派回鶻侯三馳馬傳信到回鶻。侯三到醴泉縣，這個縣素來偏僻，没有傳信的馬，縣令劉知章外出打獵，没能及時供給馬匹，侯三於是上奏。唐明宗大怒，把劉知章捆綁押送到京師，準備殺掉他，安重誨從容地爲他辯護，劉知章纔得以不死。安重誨竭盡忠心做好事，也大都是這一類。

安重誨既然以天下爲己任，於是打算對内爲國家謀劃，對外鉗制諸侯的强大。但他輕信韓玫的誣告，而拒絶錢鏐的稱臣；枉自陷害楊彥温至死，而不能消除潞王的憂患；李嚴一出而孟知祥就産生貳心，李仁矩還没到董璋就反叛了；四面八方發生騷亂，軍隊各處作戰，就像澆油膏滅火，恰恰足以加大火勢。這就是所謂一孔之見的計慮是災禍産生的根源。

錢鏐占據兩浙，號稱兼有吴、越而稱王，從梁到唐莊宗，常常用特殊的禮節，來束縛并使他稱臣罷了。唐明宗登位後，錢鏐派遣使臣到京師朝見，致信安重誨，禮節很傲慢。安重誨很憤怒，但没有發泄，於是派他寵信的官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出使到錢鏐那裏。而韓玫仗恃安重誨的權勢，多次凌辱烏昭遇，藉醉發酒瘋，用馬鞭打他。錢鏐打算將這事上報，烏昭遇認爲有辱國體，堅決勸阻了。韓玫返回時，反而向安重誨誣告説："烏昭遇見到錢鏐，行舞蹈禮自稱爲臣子，而把朝廷的事私下告訴錢鏐。"烏昭遇因罪死在御史臺獄中，於是下令取消錢鏐的官爵，以太師退休家居，從此錢氏就與唐斷絶來往了。

潞王李從珂任河中節度使，安重誨認爲李從珂不是李家的兒子，以後必定造成國家的禍患，於是打算暗中算計他。李從珂在黄龍莊檢閲戰馬，他的牙内指揮使楊彥温關閉城門叛亂。李從珂派人對楊彥温説："我對你很好，何苦反叛呢？"回答説："我楊彥温不是要反叛，得到樞密院的命令，要你趕回朝廷！"李從珂跑到虞鄉，飛馬上報兵變。唐明宗疑心事情不清楚，想追查爲什麼會這樣，於是派殿直都知范氳拿着有金帶的夾衣、有金鞍金籠頭的馬賜給楊彥温，拜楊彥温爲絳州刺史，以便引誘他來。安重誨堅決請求

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誡曰："爲我生致彦温，吾將自訊其事。"彦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彦温以滅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奸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

出兵討伐，唐明宗迫不得已，於是派侍衛指揮使藥彦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伐楊彦温，但告誡説："替我活捉楊彦温送來，我要親自訊問此事。"藥彦稠等人攻破河中，迎合安重誨的意旨，殺掉楊彦温滅口。安重誨率領群臣祝賀，唐明宗大怒説："我家的事還没完，你們不應祝賀！"李從珂被罷去節度使，住在清化里家中。安重誨多次暗示宰相，説李從珂有失職守，應當按罪論處，馮道於是請求執法。唐明宗發怒説："我兒子被壞人中傷，事情還没有分辨明白，你們説這樣的話，是不想讓我的兒子活在人世間嗎?"趙鳳於是説："《春秋》責備將帥的意義，就是用來勉勵做臣子的人的。"唐明宗説："這都不是你們的意思！"馮道等人誠惶誠恐地退下了。過了幾天，馮道等人又拿這事請求，唐明宗回視手下的人，説别的事情。第二天，安重誨就親自出面談論這事，唐明宗説："你想怎麽處理，我就隨你怎麽處理！"安重誨説："這是父子間的關係，不是我該説的，希望陛下裁定！"唐明宗説："我任小校的時候，吃穿都不够，這個兒子替我擔石灰，拾馬糞，藉此纔能過活，如今我貴爲天子，偏偏不能保護他嗎！讓他關在家裏，對你又有什麽妨害呢！"安重誨從此不再敢説這件事。

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奸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

孟知祥鎮守西川，董璋鎮守東川，兩人都有二心，安重誨凡事都壓制他們，務必要抑制他們的陰謀，凡是兩川更换守將，大多用自己親信的人，一定派精兵跟隨，慢慢讓他們分守各州，準備危急的時候有用。他們兩人察覺後，認爲這是算計他們，更加不安。不久派李嚴任西川監軍，孟知祥大怒，殺掉李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任李仁矩爲節度使來鉗制董璋，并且削奪他的土地，董璋率兵進攻殺死李仁矩。孟、董二人於是都反叛了。唐軍守蜀的，共三萬人，後來孟知祥殺死董璋，占據兩川，而唐的精兵都留在蜀了。

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吴，而明宗難之。其後户部尚書李鏻得吴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吴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爲信。"

當初，唐明宗到汴州，安重誨建議，打算順便伐吴，而唐明宗感到爲難。後來户部尚書李鏻抓到吴的探子説："徐知誥打算拿吴國稱藩，希望得到安公的一句話作爲憑信。"李鏻立即帶來

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彦温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吴。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彦温之言，因廷詰彦温，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彦温、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公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

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盗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絶，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構，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嘆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

探子見安重誨，安重誨十分高興認爲應該這樣，於是拿玉帶給探子，讓他帶給徐知誥作爲憑信，玉帶價值千緡。開始没有把這事上奏，後來過了一年，没有徐知誥的消息，纔上奏貶李鏻爲行軍司馬。不久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報告事變，説："樞密承旨李虔徽對他的門客邊彦温説：'安重誨私自招募士兵，整治武器，準備親自伐吴。又和探子作私下勾結。'"唐明宗拿這些話問安重誨，安重誨驚慌恐懼，請求調查這事。唐明宗開始很懷疑，手下大臣都爲他辯白，不久事情稍稍緩和些，纔把邊彦温的話告訴安重誨，於是在朝廷上詢問邊彦温，邊彦温承認都是假話，於是君臣相視而哭。邊彦温、李行德、張儉都因罪被滅族。安重誨於是請求罷官，唐明宗安慰他説："事情已經弄清楚，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安重誨不斷請求，唐明宗發怒説："隨你去，我不怕没人！"示意武德使孟漢瓊到中書省，催馮道等人前來商議代替安重誨的人選，馮道説："諸位如果憐惜安公，讓他得以罷官離去，這纔是解除他的災禍啊。"趙鳳認爲大臣不能隨便更换。於是任范延光爲樞密使，而安重誨官居原位。

董璋等人反叛，朝廷派石敬瑭前去討伐，而兩川道路險阻，糧食運輸很困難，每每花費一石，祇能送到一斗。從潼關以西，老百姓深受輸送軍餉的危害，常常逃亡聚積到山林做盜賊。唐明宗對安重誨説："事勢已經這樣，我應親自前往。"安重誨説："這是臣子的責任。"於是請求前往。關西的人聽説安重誨來了，都很恐懼震驚，而安重誨每天前進幾百里，四面八方都震驚害怕。監督催促運糧，日夜不停，死在路上的人馬，數不勝數。安重誨經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把他請到家裏，讓他的妻子兒女在安重誨身邊小心侍奉。安重誨飲酒過量，對朱弘昭説："不久前被讒言陷害，差點不能保全性命，幸好皇上英明神聖，纔能够保住家族不被滅殺。"於是感嘆着哭起來。安重誨離去後，朱弘昭騎馬飛馳上報説："安重誨有怨恨之心，不能讓他到行營，怕他會惹事。"而宣徽使孟漢瓊從行營出使回來，也説起西邊人震驚害怕的情況，於是説到安重誨

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

的過失、罪惡。安重誨走到三泉時，被召回。經過鳳翔時，朱弘昭拒絶接待他，安重誨害怕了，飛奔京師。還没到，拜爲河中節度使。

重誨已罷，希旨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與重誨陰伺宫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彦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陜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彦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吴，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重誨罷官後，迎合皇上的人爭相找他的過失。宦官安希倫，因和安重誨私下勾結，常常和安重誨一起暗中窺視宫中的動静，事情暴露後被殺。安重誨更加恐懼，於是上書請求告老回家。安重誨以太子太師離官居家；而以李從璋任河中節度使，派藥彦稠率兵到河中防備發生變亂。安重誨的兒子安崇緒、安崇贊，守衛京師，聽説制詔下發，當天就跑到父親那裏，安重誨見到他們，吃驚地説："你們怎麽能來!"不久又説："這不是他的本意，被人唆使罷了。我以死報國，其餘的還説什麽呢!"於是捆綁兩個兒子送往京師，走到陜州時，被投進獄中。唐明宗又派翟光業到河中，監視安重誨的動向，告誡説："如果他有二心，就和李從璋一起殺掉他。"又派宦官出使到安重誨那裏。使臣見到安重誨，不停地悲號哭泣，安重誨問他是什麽原因，使臣説："有人説你有二心，朝廷派藥彦稠率兵到了!"安重誨説："我死也不能抵塞罪責，還勞朝廷興師動衆，加重皇上的憂慮。"翟光業到後，李從璋率兵包圍安重誨的家，走進去在庭上拜見。安重誨低身答拜，李從璋用檛打他的頭，安重誨的妻子跑過來抱着他呼叫説："要他自己死還不晚，何必就像這樣!"又打安重誨妻子的頭，夫妻兩人都死了，血流滿庭。李從璋檢查他的家産，不過幾千緡罷了。唐明宗下詔，因他與錢鏐絶交，導致孟知祥、董璋反叛，以及擬議討伐吴，把這些作爲罪行。同時殺掉他的兩個兒子，其他的子孫都免於一死。

重誨得罪，知其必死，嘆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安重誨獲罪後，知道自己必定被處死，嘆息説："我固然應當死，衹是遺憾没有爲國家消滅潞王!"這就是他的遺憾。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决者，與其被旨而

唉，做官不能盡職由來已久了！我讀梁的告示的底稿，知道敬翔、李振任崇政院使時，凡是秉承皇上的意旨，都告訴宰相讓他執行。宰相有不同意見時而事情應當由皇上决斷的，和雖秉承

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意旨而還有需要再請示的事情，就都記下來送進宮中，通過崇政使上奏，得到聖旨再宣布下發。梁的崇政使，就是唐樞密使的職務，大概擔負上下通報情況的責任，唐常常用宦官擔任，到梁時爲了防備禍患，纔改用士人擔任，在皇宫準備皇帝詢問，參與謀劃計議是有的，但不曾獨自在外面管事。到郭崇韜、安重誨擔任這個職務時，纔恢復唐樞密使的名稱，但權力却和宰相一樣大。後代沿襲，於是一分爲二，屬於文官的事歸宰相管，武官的事歸樞密使管。樞密使的責任既然這樣重大，因而宰相從此就不能盡宰相的職能了。

新五代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唐臣傳(二)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事晋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内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晋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爲人勇猛而足智多謀，望見烟塵就能够判斷敵軍的人數。他的身材高大，笑起來也不改變臉色，人們見了他，都覺得嚴肅可畏。跟隨晋王任騎將，逐漸升遷爲鐵林軍使，跟隨晋王攻破王行瑜，因功升遷衙内指揮使。他的小名叫陽五，在梁、晋那個時候，周陽五的勇猛聞名天下。

梁軍圍晋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晋王戒德威曰："陳野义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錘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梁軍包圍晋太原，向軍中發布命令說："能够活捉周陽五的人委任他爲刺史。"有一個勇猛的將領陳章，號稱陳野义，常常騎着白色的馬，身穿紅色的鎧甲以示自己與衆不同，在戰陣中出没，尋找周陽五，打算一定要活捉他。晋王警告周德威說："陳野义想活捉你來求得刺史，你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要好好防備他！"周德威笑着說："陳章喜歡說大話罷了，怎麽知道刺史不該我做呢？"於是告誡他手下的士兵說："如果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就假裝逃跑躲開他。"兩軍對陣，周德威穿着普通軍卒的衣服混在隊伍中。陳章出來挑戰，兩軍纔開始交鋒，周德威的部下看見騎白馬穿紅鎧甲的人，於是撤退，陳章果然舉起長矛緊追他們，周德威等陳章衝過去後，揮起鐵錘向他擊去，陳章被擊中，摔下馬來，於是被活捉。

梁攻燕，晋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閉城拒

梁進攻燕，晋派周德威率領五萬人助燕進攻梁，攻取潞州，升遷周德威爲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放棄燕進攻潞州，用夾城包圍，潞州守將李嗣昭關閉城門抵抗守衛，而

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逾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宫前慟哭幾絶，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周德威和梁軍在城外相互對峙一年多。李嗣昭和周德威素來有矛盾，晉王病危，對唐莊宗説："梁軍圍困潞州，而周德威和李嗣昭有矛盾，我很擔憂他們啊！"晉王死了還没有安葬，唐莊宗剛剛登位，殺死他的叔父李克寧，國内還没有安定，而晉的主要兵力，都歸周德威統率在外，晉人都感到恐懼。唐莊宗派人把晉王的死和李克寧被殺告訴周德威，并且召他的軍隊回來。周德威接到命令後，當天就率軍回到太原，把軍隊留在城外，步行進城，伏在晉王的棺木前痛哭得幾乎氣絶，晉人於是纔安下心來。於是周德威跟隨唐莊宗再次進攻梁軍，攻破夾城，和李嗣昭和好如初。周德威因攻破夾城的功勞，被任爲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鋭，未可與争，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悦，退卧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筏渡河，吾無類矣！不

天祐七年秋，梁派王景仁率魏、滑、汴、宋等州士兵七萬人進攻趙州。趙王王鎔向晉請求援兵，晉派周德威事先屯駐在趙州。冬季，梁軍到達柏鄉，趙州人告急，唐莊宗親自率兵出贊皇，在石橋和周德威會師，前進到距離柏鄉五里的地方，在野河北面安營扎寨。晉軍人少，而王景仁統率的神威、龍驤、拱宸等軍，都是梁的精鋭部隊，用綢帶金銀裝飾人馬鎧甲，光彩和日光相輝映，晉軍望見後臉色都變了。周德威鼓勵他的士兵説："這不過是汴、宋二州雇來的小商販，枉自打扮外表罷了，其實不值得害怕。他們的一副鎧甲價值幾萬，抓到他們恰恰够我們的資用，不要衹是望着羡慕他們，應當努力上前去奪取。"退下來却對唐莊宗説："梁軍鋭不可擋，不能和他們争鬥，應稍稍撤退等待時機。"唐莊宗説："我率孤軍千里出戰，速戰速决纔有利。現在不乘勢猛攻他們，讓敵人知道我們人馬的多少，那我們就無計可施了！"周德威説："不是這樣，趙州人能够守城而不能野戰。我們要取得勝利，有利的是騎兵，平原曠野，纔是騎兵發揮優勢的地方。現在我們駐軍在河邊，靠近敵人的營門，不是我們利用優勢的地方。"唐莊宗不高興，退回營帳中休息，將領們没有人敢進見。周德威對監軍張承業説："大王憤怒軍隊經久衰疲。不速戰速决，不是膽怯。況且我們的軍隊少又靠近賊軍

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鬥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噪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于柏鄉，横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争，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的營門，所倚仗的，不過是一水之隔罷了。假如梁軍得到船渡過河來，我們都没命了！不如撤退駐扎在鄗邑，引誘敵人走出營壘，騷擾拖疲他們，這樣纔能够用計謀打敗敵人。”張承業進見唐莊宗説：“周德威這個老將軍懂得用兵，希望不要輕視他的意見！”唐莊宗於是起身説：“我正在考慮呢。”不久周德威抓到梁的散兵，問他王景仁在做什麽，回答説：“正在造幾百隻船，準備連成浮橋。”周德威帶着這個士兵一起進見唐莊宗，唐莊宗笑着説：“果然像你料想的那樣。”於是撤退到鄗邑。周德威早晨派遣三百騎兵到梁的軍營挑戰，自己率强兵三千人緊隨。王景仁發怒，率領他的全部軍隊出擊，和周德威輾轉作戰幾十里地，到達鄗邑南面。兩軍都組成戰陣，梁軍横亘六七里地，汴、宋二州的軍隊在西面，魏、滑二州的軍隊在東面。唐莊宗打馬登上高處，望見後高興地説：“平原淺草，可進可退，確實是我打勝仗的地方！”於是派人告訴周德威説：“我應爲你打前陣，你隨我前進。”周德威勸阻説：“梁軍没有準備從遠處而來，和我們輾轉作戰，他們來時一定來不及帶乾糧，即使帶了，也没時間吃，不到中午，人馬都餓了，趁他們快要撤退時攻擊他們，必定取勝。”將領們也都認爲是這樣。到未申時候，梁軍的東面揚起烟塵，周德威鳴鼓前進，指揮他西面的軍隊説：“魏、滑二州的軍隊逃了！”又指揮他東面的軍隊説：“梁軍逃了！”梁軍的戰陣騷動，不能重新整頓，於是都逃跑了，因而大敗。周德威從鄗邑追到柏鄉，梁軍横尸幾十里，王景仁僅率十多騎兵逃脱。自從梁和晉發生争鬥，共幾十次打仗，梁軍不曾像這樣大敗過。

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逾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

劉守光在燕越分自封爲帝，晉派周德威率三萬人馬出飛狐進攻他。周德威進入祁溝關，攻取涿州，於是把劉守光包圍在幽州，攻破幽州外城，劉守光關閉城門拒守。而晉軍全部攻克燕的各個州縣，衹有幽州没有攻克，包圍了一年多纔攻破，周德威因功拜爲盧龍軍節度使。周德威雖然身爲大將，但常常親自和士兵在戰陣上馳騁。劉守光的猛將單廷珪，望見周德威在戰陣上，

"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說:"這就是周陽五!"於是舉槍飛馬追他。周德威假裝逃跑，估計單廷珪快要追到了，側轉身體稍稍一退，單廷珪的戰馬正在飛奔，不能停，放他稍稍過去，周德威舉起檛子猛擊他，單廷珪從馬上摔下，被抓獲。

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黄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争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

唐莊宗和劉鄩在魏州對峙，劉鄩晚上暗自派軍隊經黄澤關襲擊太原，周德威從幽州率一千人馬進入土門追擊劉鄩。劉鄩到達樂平，碰上下雨不能前進而返回。周德威和劉鄩都向東面前進，争相趕赴臨清。臨清屯積有糧食，而且是供應晉軍軍餉的必經之路，周德威先馳馬占據了臨清，因此唐莊宗最終纔能使劉鄩的軍隊疲困而擊敗他們。

莊宗勇而好戰，尤鋭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争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纍具而營栅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栅不得成，樵纍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遽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

唐莊宗勇猛好戰，尤其看見敵軍鋒芒更加畢露。周德威是老將，常常力求穩重以挫傷敵人的鋒芒，因此他用兵打仗，常常窺視敵人的漏洞來取得勝利。十五年，周德威率燕兵三萬人，和鎮、定等州的軍隊跟隨唐莊宗到黄河邊，從麻家渡進軍臨濮，以便趕赴汴州。軍隊駐扎在胡柳陂，黎明時，探望軍情的騎兵報告說:"梁軍來了!"唐莊宗向周德威詢問戰術，周德威回答說:"這裏到汴州，要不了兩天兩夜，梁軍士兵的父母妻子兒女都在那裏，而梁人家庭、國家的命運都取决於這次戰鬥。我們以深入敵境的軍隊，面對他們必定誓死取勝的戰鬥，衹能智取，而很難和他們硬鬥。况且我們的軍隊先到這裏，準備好了糧竈營栅，這可叫做以逸待勞的軍隊。大王應按兵不動，請讓我率騎兵騷擾他們，讓他們不能修築營栅，没有時間砍柴做飯，趁他們疲勞困乏的時候進攻他們，就能够取勝。"唐莊宗說:"我們駐扎在黄河邊，整天等候敵人到來，現在見到敵人却不打，又做什麽呢?"回頭對李存審說:"你帶着軍需先走，我爲你殿後。"立即督促軍隊出發。周德威對他的兒子說:"我不知道會死在哪裏!"前面碰上梁軍而擺開陣勢:唐莊宗在中間，鎮、定二州的軍隊在左面，周德威的軍隊在右面，而軍需物資在周德威的西面。兩軍交戰後，唐莊宗率銀槍軍飛馳進入梁軍陣地，梁軍小敗，進攻晉運送軍需的部隊，運送軍需的部隊看

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見梁的紅色戰旗，都驚慌地逃進周德威的軍隊中，周德威的軍隊大亂，梁軍趁勢進攻，周德威父子都戰死。唐莊宗和將領們相抱痛哭說：“我不聽老將軍的話，而讓他們父子倆得到這個下場!”唐莊宗登皇位後，贈周德威太師。唐明宗時，加贈太尉，祔祭在唐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周德威爲燕王。兒子周光輔，官做到刺史。

符存審　符彥超　符彥饒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悦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原名符存，年輕時很貧賤，曾犯法應當處死，臨刑時，指着一旁的破墻對執刑的人說：“希望死在那裏，能有墻土蓋尸。”行刑的人哀憐他就同意了，把他帶到墻下。而主將正在飲酒，望着他的愛妓，想找一個會唱歌的人助酒，他的愛妓説：“有個叫符存的人常常爲我唱歌，唱得很好。”主將馳馬召見符存審，而符存審由於移到墻下執刑的緣故，還没有被處死，於是前往應召，主將讓他唱歌，很喜歡他，符存審因此得以不死。後來追隨李罕之，跟着李罕之投奔晉，晉王任他爲義兒軍使，賜姓李，名叫存審。

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蓨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以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存審横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跟隨晉王進攻李匡儔，任前鋒，攻破居庸關。又隨晉王進攻王行瑜，攻破龍泉寨，因功遷檢校左僕射。跟隨李嗣昭進攻汾州，捉獲李瑭，遷左右廂步軍指揮使。又隨李嗣昭進攻潞州，降服丁會。隨周德威攻破梁軍夾城，遷忻州刺史、蕃漢馬步軍指揮使。晉、趙進攻燕，梁救燕，進攻趙的深州，包圍蓨縣，符存審和史建瑭駐扎在下博，打跑梁軍，遷領邢州團練使。魏博背叛梁向晉投降，符存審任前鋒，屯駐臨清。唐莊宗進入魏，符存審在魏縣駐軍作後盾，和劉鄩在莘州西面相對峙。隨唐莊宗在舊元城打敗劉鄩，閻寶以邢州投降，於是任符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投降，調任符存審到横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

契丹包圍幽州，這時晉和梁在黄河邊相持不下，想派兵救幽州，兵力太少，如果不救，又怕失去幽州。唐莊宗拿不定主意，詢問各將領，而祇有符存審認爲應當救，說：“希望借給我騎兵

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遷内外蕃漢馬步軍總管。

五千人就够了!"於是派符存審分出兵力救幽州，終於打跑了契丹。隨唐莊宗在胡柳陂打仗，晉軍在早晨被打敗，損失周德威，符存審和他的兒子符彦圖奮力作戰，傍晚又在土山上打敗梁軍，於是攻取德勝，在黄河南北修築兩個城，晉人把它叫做"夾寨"。遷内外蕃漢馬步軍總管。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鬥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兵已敗，不如逸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鄩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向晉投降，梁派劉鄩進攻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是派符存審和李嗣昭去營救。河中軍隊少而又弱小，梁人素來小看它，而且没有料到晉軍迅速趕到。符存審挑選精鋭的騎兵兩百人混在河中士兵中出擊劉鄩的營壘，假裝失敗逃跑，劉鄩的軍隊追擊他們，晉的騎兵掉頭攻擊梁軍，俘獲梁的騎兵五十人，梁人纔知道這是晉軍，都很吃驚。但河中糧食少而又剛剛投降，人心很動摇，晉軍駐扎在朝邑，將領們都想速戰速决，符存審説:"如果梁軍知道速戰對我們有利，就會在渭河兩邊築營，斷絶我們的軍餉供應綫，用持久戰困擾我們，那麽我們就進退兩難，這是失敗的戰術。不如暫緩進攻顯示弱小，等待機會出奇制勝，這樣纔能取勝。"於是按兵不動。過了十天，觀望雲氣的人説:"天有黑氣，形狀就像鬥鷄一樣。"符存審説:"可以打仗了!"於是進軍攻擊劉鄩，大敗劉鄩，劉鄩躲在營壘中不再出來。符存審説:"劉鄩的軍隊已被打敗，不如放走他。"於是讓士兵休息，派副將王建及在沙苑牧馬，劉鄩認爲晉軍鬆懈了，於是在晚上逃跑，符存審追擊到渭河，再次大敗劉鄩。

張文禮弒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

張文禮殺趙王王鎔，晉派閻寶、李嗣昭等人進攻他，到後就都戰死了，最後派符存審去纔攻破。

存審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强遣之。

符存審作將，有機智謀略，大小一百多次戰鬥，不曾受到挫敗，和周德威齊名。周德威死後，晉的老將衹有符存審還在。契丹進攻遮虜，於是任符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這時符存審已患病，推辭不願去，唐莊宗派人安慰曉諭他，强行派他去。

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

唐莊宗消滅梁進入洛陽，符存審自以爲身爲大將，未能有滅梁的功勞，怏怏不樂，病情更加

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於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鈎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爲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嚴重，於是請求到京師朝見。這時，郭崇韜的權位日重一日，但他的聲望素來在符存審之下，不喜歡符存審到京師來處在自己之上，於是阻止這件事，符存審的妻子郭氏哭着向郭崇韜訴苦說："我的丈夫對國家有功勞，而對你來說是同鄉好友，怎麼忍心讓他死後棄尸荒野呢！"郭崇韜更加惱怒。符存審多次上書，郭崇韜就是不准許，符存審伏在枕頭上嘆息說："我跟隨兩個君主四十年，現在天下統一，四方少數民族、遠方鄙俗之人，以至亡國的將領、射帶鈎斬衣袖的小人物，都能够親自進見天子，舉杯祝壽，偏偏我却被拋棄死在這裏，難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嗎！"郭崇韜估計符存審病情已經危急，於是請求准許他來朝。調任符存審爲宣武軍節度使，死在幽州。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說："我年輕時提着一把劍離開家鄉，四十年内得到將相的職位，却是通過衝鋒陷陣出生入死纔得到這些的呀。"於是拿出一生中身上所中的箭頭一百多枚給他們看并說："你們要努力啊！"符存審有三個兒子：符彥超、符彥饒、符彥卿。

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弑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即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鎮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

符彥超任汾州刺史。郭從謙殺唐莊宗，唐明宗進入洛陽，這時，符彥超任北京巡檢，永王李存霸逃奔到太原，符彥超會見留守張憲商討對策。張憲，是個儒生，跟隨唐莊宗最久，不忍心背恩負義，想接納永王，符彥超不聽從，李存霸於是被殺。唐明宗登位後，符彥超前來朝拜，唐明宗對他很感激，慰勞他說："河東沒有事端，全靠你盡心盡力啊。"任他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調任鎮守昭義軍，罷官爲上將軍，又任泰寧軍節度使，又調任安遠。

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盗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

符彥超管理家産的僕人王希全盗竊他的家財，符彥超稍稍責備他，家奴害怕，晚上敲開他的房門，說有急事，符彥超出來，被家奴所殺，追贈太尉。

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

次子符彥饒，任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率汴州兵三千人戍守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作亂，殺權知州高逖，逼迫符彥饒任統帥。符彥饒假裝答應他說："想讓我做統帥，應當禁止放火搶劫，明天按軍禮在南衙門見我。"於是

見吾於南衙。”乃陰與拱衙指揮使龐起伏甲于衙内。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儼。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

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

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噪，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而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

彥饒與晉初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

史建瑭，雁門人也。晉王爲雁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黄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嘗將騎兵爲先鋒。晉王東追黄巢于冤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

暗中和拱衙指揮使龐起在衙門内埋下伏兵。第二天，張諫等人都聚集在南衙門外，伏兵出動，殺死張諫等人，又殺死四百多人，當天發布公告，令推官韋儼管理州中事務。唐明宗下詔褒獎他的忠誠和膽略。後來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任曹、沂、饒三州刺史。

清泰三年，從饒州刺史拜爲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符彥饒率侍衛兵隨唐廢帝到河陽。唐廢帝被打敗，晉高祖任命楊光遠代替符彥饒率親軍，調符彥饒任義成軍節度使。

范延光反叛，白奉進率侍衛兵三千人屯駐滑州。士兵犯法，白奉進抓到五個人，其中三個人是義成軍的士兵，於是全部殺掉，符彥饒大怒。第二天，白奉進帶着幾個騎兵到符彥饒那裏，對没有事先告訴他就殺掉他的士兵表示道歉，符彥饒說：“士兵各有所屬，義成軍的士兵難道是你能殺的嗎？怎麽没有主客的禮儀呢！”白奉進發怒説：“士兵犯法，怎麽還分你我！況且我已親自就我的過失道歉，而你大怒不止，想和范延光一同反叛嗎！”於是拂衣起身，符彥饒不再留他，而部下們大肆喧嘩，追上白奉進殺了他，符彥饒没有制止他們。不久屯駐軍將馬萬等人聽説發生騷亂，率兵捉到符彥饒送到京師，於是以符彥饒策應范延光反叛的罪名上奏。走到赤岡時，晉高祖派人殺了他，下詔取消他的官爵。

符彥饒和晉原本没有矛盾，因一時的忿恨，没能管好他的軍隊，殺死白奉進已經不是他的本意，因反叛被殺，更不是他的罪行。

史建瑭，雁門人。晉王任雁門節度使時，他的父親史敬思任九府都督，跟隨晉王入潼關攻破黄巢，收復京師，在陳州進攻秦宗權，曾率領騎兵作爲先鋒。晉王向東追擊黄巢到冤朐，返回時經過梁，在城北駐扎。梁王在上源驛擺酒，衹有史敬思和薛鐵山、賀回鶻等十多人侍奉。晉王喝醉了，在上源驛留宿，梁兵在晚上圍攻他們。史敬思登上驛樓，射死梁兵十多人，碰上天下大雨，晉王纔得以和隨行的人一同逃走，從上面吊

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

繩子逃出尉氏門。而史敬思被梁兵追上，被殺。

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晋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瑭已爲晋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晋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加檢校左僕射。

史建瑭年輕時在軍中任副校，自從晋降服丁會後，和梁在潞州相對峙，史建瑭已是晋軍的先鋒。梁兵多次被史建瑭殺死，常常相互告誡要躲開史先鋒。梁派遣王景仁進攻趙，晋軍救趙，史建瑭率先鋒兵經過井陘，在柏鄉打仗。梁軍組成方陣，把軍隊分成兩部分：汴、宋二州的軍隊在左面，魏、滑二州的軍隊在右面。周德威攻擊他們左面的軍隊，史建瑭攻擊他們右面的軍隊，梁軍都逃跑了，於是大敗梁軍。因功加檢校左僕射。

天祐九年，晋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晋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宫，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晋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晋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晋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晋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

天祐九年，晋進攻燕，燕王劉守光向梁請求軍隊增援，梁太祖親自率兵進攻趙，包圍棗彊、蓨縣。這時晋的精兵都在北方進攻燕，衹有符存審和史建瑭率三千騎兵屯駐在趙州。梁軍攻破棗彊後，符存審把守下博橋。史建瑭把他的部下五百人馬分成五隊：一隊到衡水，一隊到南宫，一隊到信都，一隊到阜城，而自己率一隊，約定各自捉取梁軍割草放牧的人十個到下博會合。到傍晚，抓到梁兵幾十人，都殺掉了，各隊留下一人，放他逃去，告訴他説："晋王的大軍快到了。"第二天，史建瑭率領一百騎兵打着梁的旗幟，混在割草放牧的梁軍中，在傍晚叩開梁的營門，殺死守門的士兵，放火大叫，斬殺幾十上百人。而梁派出去割草放牧的人，各自都碰上了晋兵，有的已經不見了，那些被放回來没有被殺的士兵，回來後都説晋軍快到了。於是梁太祖在晚上拔營離去，蓨縣人追擊他們，梁軍丢下的糧草武器不可勝數。梁太祖這時正患病，從此更加嚴重。而晋軍因此能同心協力收復燕，全是他們兩人的功勞。後來隨唐莊宗進入魏博，在舊元城打敗劉鄩，積累功勞歷任貝、相二州刺史。

十八年，晋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十八年，晋軍在鎮州討伐張文禮，史建瑭率先鋒兵攻克趙州，抓到刺史王鋋。軍隊到達鎮州，史建瑭進攻城門，中飛箭而死，終年四十二歲。

史匡翰

建瑭子匡翰，尚晋高祖女，是爲

史建瑭的兒子史匡翰，娶晋高祖的女兒，這

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晋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

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

義成軍從事關澈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彦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澈，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晋，爲匡衛指揮使。梁、晋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效節軍。

晋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晋兵已敗，與梁争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晋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旦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晋遂軍德勝，爲南北城于

就是魯國長公主。史匡翰爲將，沉着剛毅有智謀，而禮賢下士，和部下談話都稱自己的名字。歷任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在晋任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到之處軍隊和百姓都稱頌敬重他。

史氏世代爲將，而史匡翰喜好讀書，特别喜歡《春秋三傳》，和學者探討，整天没有倦意。

義成軍從事關澈特别喜歡喝酒，曾醉駡史匡翰說："最近聽説張彦澤宰割張式，没見史匡翰殺我關澈，天下談論的人找不到與這事成雙成對的。"史匡翰没有發怒，倒滿酒罰自己還安慰勉勵他，人們都佩服他的氣量。死時四十歲。

王建及，許州人。年輕時跟隨李罕之，隨李罕之投奔晋，任匡衛指揮使。梁、晋在柏鄉打仗，在鄗邑野河岸邊對峙，鎮、定二州兵把守河上的橋，梁兵迅速進攻他們。唐莊宗登上高臺望見鎮、定二州兵快要被打敗，回頭對王建及說："橋如果被梁軍奪去，那麽我們的軍隊就危險了，怎麽辦呢?"王建及挑選兩百人飛馬進攻梁兵，梁兵被打敗，散去。跟隨唐莊宗在莘縣、舊元城打仗，都首先登城衝鋒陷陣，累積功勞拜爲遼州刺史，統領銀槍效節軍。

晋進攻楊劉，王建及親自背蘆葦填溝，首先登城攻克楊劉。隨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晋兵被打敗後，和梁軍争奪土山，梁兵先到，上山擺開陣勢。唐莊宗到山下望見梁軍陣地牢固而嚴整，對他的軍隊喊話說："今天的戰鬥，占領土山的取勝。"於是馳馬衝向梁軍，王建及率銀槍軍跟着前進，梁兵下山逃跑，在山的西面布陣，晋兵於是奪取了土山。將領們都說："潰散的士兵還没有集聚，短時間内不能打仗。"閻寶說："他們在山上布陣，我們在山下，還能擊敗他們，何况居高臨下出擊，機不可失。"王建及認爲是這樣，於是對唐莊宗說："請你登上高處看我攻破敵軍!"隨即對士兵們呼叫說："今天損失的軍需物資都在山的西面，爲什麽不去拿回來呢!"立即

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咒莫不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瓮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圍解去。

馳馬進攻梁軍陣地，梁兵大敗。晉軍於是在德勝駐扎，在黃河兩岸修築南北城。梁將賀瓌進攻南城，用竹繩把戰船繫在黃河河邊，晉兵不能渡河，南城很危急。唐莊宗在軍營門口堆放金銀綢緞，招募能够攻破梁軍戰船的人，以至於吐火焰念禁咒的，無奇不有。王建及穿着雙層鎧甲手執長矛叫道："梁、晉一水之隔罷了，何必施巧計！看我今天如何破敵！"立即用大瓮堆上柴草，從上游放火焚燒梁的戰船，王建及率兩隻船載上穿鎧甲的士兵隨火而去，砍掉他們的竹繩，梁兵都逃跑了。晉軍於是得以渡過黃河，援救南城，賀瓌撤圍離去。

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快快而卒，年五十七。

自從唐莊宗取得魏博後，王建及統率銀槍效節軍。王建及帶兵，喜歡把家財分發給士兵。唐莊宗派宦官韋令圖監督他的軍隊，韋令圖說："王建及得到士兵的擁護，怕他有二心，不能讓他掌管牙兵。"隨即改任爲代州刺史。王建及快快不樂而死，終年五十七歲。

元行欽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

元行欽，幽州人。任劉守光的副將，劉守光篡奪父親劉仁恭的權位，派元行欽率兵在大安山進攻劉仁恭并囚禁了他，又派元行欽謀害他的兄弟們。後來晉進攻幽州，劉守光派元行欽在雲、朔二州間招募士兵。這時唐明宗在山北奪占土地，和元行欽在廣邊軍相對峙，一共打了八仗，唐明宗七次射中元行欽，元行欽拔出箭繼續作戰，也射中唐明宗的大腿。元行欽多次被打敗，於是投降。唐明宗摸着他的背用酒招待他說："壯士啊！"於是收爲養子。常常跟隨唐明宗打仗，多次立下戰功。唐莊宗攻克魏後，增選勇猛的將領保衛自己，聽說元行欽驍悍勇猛，選他做散員都部署，賜姓名叫李紹榮。

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絶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

唐莊宗好戰又輕敵，和梁軍在潘張打仗，軍隊被打敗後逃散，唐莊宗剩下三四個騎兵飛馬逃去，梁兵幾百人追上，手持長矛包圍他們。元行欽認出他們的旗幟了，一馬飛馳，舉劍斬斷兩支長矛，殺死一個梁兵，梁軍潰散逃去。唐莊宗返回營寨，抱着元行欽哭着說："和你共享富貴！"從此對他的寵愛超過了其他將領。拜爲忻州刺

使。莊宗宴群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群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

史，遷武寧軍節度使。唐莊宗在內殿宴請群臣，暢飲奏樂，談起一生打仗的事開玩笑取樂，而奇怪元行欽不在，於是環視左右說："李紹榮在哪裏?"管事的報告說："奉命宴請使相，李紹榮是散官，不能參加。"唐莊宗很不高興地取消宴會。第二天，立即拜元行欽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此就不召群臣進內殿，祇是宴請武臣罷了。

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及！若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噪。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

趙在禮在魏反叛，唐莊宗正選派大將攻打他。劉皇后說："這是小事情，可催李紹榮去指揮。"於是任他爲鄴都行營招撫使，率兩千人討伐趙在禮。元行欽進攻鄴都南門，用詔書招降趙在禮。趙在禮送來羊酒犒勞軍隊，登上城墻對元行欽說："將士們離開父母多年，沒有得到聖旨准許就逃奔回家，給皇上帶來憂慮，追悔莫及！如果你爲他們說好話，還能改過自新。"元行欽說："天子因爲你們對國家有功，這個小錯誤必定會寬恕你們。"趙在禮行再拜禮，把詔書拿給各軍看。皇甫暉在一旁奪過詔書撕掉，軍士大肆喧嘩。元行欽都上報了，唐莊宗大怒，命令元行欽說："攻破州城那天，不要留下活的!"於是增召各鎮軍隊，都歸元行欽統率。元行欽屯駐澶州，把各鎮軍隊分成五路，拆毀百姓的車輪、門窗、屋椽做成木筏，渡過長慶河進攻冠氏門，沒能攻克。

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群臣皆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

這時，邢、洺各州都相繼反叛，而元行欽進攻鄴都沒有成功，唐莊宗打算親自率兵前去，群臣都勸阻，於是派唐明宗討伐他們。唐明宗到魏，駐扎在城西，元行欽駐扎在城南。而唐明宗發動兵變，進入魏後，和趙在禮合謀。元行欽聽說了，撤退屯駐衛州，把唐明宗反叛的事上奏。

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可，因擊殺從璟。

唐莊宗派金槍指揮使李從璟飛馬召來唐明宗商量事情。李從璟，是唐明宗的兒子。走到衛州時，唐明宗已經反叛，元行欽於是捉住李從璟，準備殺掉他，李從璟請求返回京師，元行欽於是准許了他。唐明宗從魏縣率兵向南，元行欽率兵趕回京師。跟隨唐莊宗到汴州，走到滎澤時，聽說唐明宗已經渡過黎陽，唐莊宗又派李從璟向唐明宗表示和好，元行欽認爲不行，因而殺死了李從璟。

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

唐明宗進入汴州，唐莊宗到萬勝鎮時不能再前進，他和元行欽登上路旁的山頂，擺酒，相視而哭。有一個鄉下人進獻野鷄，問他這個山的名字，鄉下人說："叫愁臺。"唐莊宗更加不高興，於是罷酒離去。向西走到石橋，在野地上擺酒，唐莊宗對元行欽說："你們跟隨我很久了，富貴危難無不同甘共苦。現在危急緊迫，却默默無語，坐觀成敗。我到滎澤時，準備獨自騎馬渡過黄河，親自請求唐明宗，你們各自陳説利害。現在讓我落到這個地步，你們怎麽樣呢？"元行欽哭泣着回答說："我原是微賤之人，承蒙陛下撫養，官至將相。危難的時候，不能報效國家，即使死也不能免去罪責。"於是和將領一百多人，都解開髮髻割斷頭髮，放在地上，發誓以死報國，君臣相抱痛哭。

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駡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爲之流涕。

唐莊宗回到洛陽，幾天後，又到汜水。郭從謙反叛，唐莊宗死，元行欽出逃。走到平陸時，被鄉下人抓住，送到虢州，刺史石潭打斷他的雙腿，載在囚車上，送到京師。唐明宗見了，駡道："我的兒子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元行欽睁大眼睛盯着唐明宗說："先皇帝有什麽對不起你的！"於是在洛陽街上被斬首，人們都爲他哭泣。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唉！死之所以可貴的地方，就在於爲義而不苟且偷生。因此說：君主在就和他同在，君主死就和他同死的人，纔是國家的忠臣。當唐明宗的軍隊在魏叛亂時，將領們不知該跟誰，而惟獨元行欽以反叛罪上奏，又殺掉唐明宗的兒子李從璟，以至於割下頭髮發誓，他的忠誠的節操值得頌揚。到唐莊宗死時，他不能自殺，反而逃亡求生，最終被抓到殺死。他的話雖然没有屈服，但死却不是他的意願，有什麽可貴的呢？

安金全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

安金全，代北人。爲人勇猛果斷，擅長騎馬射箭，號稱能够生擒敵人、搜索伏兵。在晉任騎將，多次隨唐莊宗打仗立功，官做到刺史，因病住在太原。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

唐莊宗攻下魏博後，和梁在黄河對峙。梁將王檀襲擊太原，晉軍都跟隨唐莊宗在黄河，太原没有防備，監軍張承業十分恐懼，率領各部門工

諸司工匠登城捍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强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録其功。

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匠登上城墻抵抗，而外面進攻很急。安金全勉强支撑着起來對張承業説："太原，是晉的根基。一旦失守，大事就完了。我確實精疲力盡了，但還能爲你打敗賊軍。"張承業很高興，把鎧甲武器交給他。安金全穿上鎧甲跨上馬，召集率領子弟和過去的將吏一百多人，晚上衝出北門，在羊馬城中進攻王檀，王檀的軍隊驚慌逃散，而晉的救兵陸續來到。但唐莊宗不認爲安金全有才能，在有生之年都没有爲他記功。

安金全和唐明宗有老交情，唐明宗登位後，拜安金全爲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任兩年，召回京師，因病死去。

袁建豐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黄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衙内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

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遥領鎮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袁建豐，不知道他的家世。晉王討伐黄巢到華陰，撿到他，當時纔九歲，喜歡他俊俏爽朗，收養了他。長大後學習騎馬射箭，任鐵林都虞候，跟隨晉王進攻王行瑜、李匡威，因功遷突陣指揮使。跟隨唐莊宗攻破夾城，在柏鄉打仗，遷左廂馬軍指揮使。唐明宗任衙内指揮使時，袁建豐任副使，跟隨唐莊宗進入魏，攻取衛、磁、洺三州，拜爲洺州刺史。進攻梁將王千，殺敵一千多人，抓獲將校七十多人。遷相州刺史。跟隨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指揮使孟謙占據相州反叛，袁建豐返回討伐平定了他。調任隰州刺史，因風病罷任。

唐明宗登位，因舊時的交情召他回京師，并親自到他家裏，安撫慰問很殷勤，加檢校太尉，在京師任鎮南軍節度使，讓他領俸禄到死，贈太尉。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爲汴州軍校，鄴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爲孝義指揮使，數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

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親西方再遇，任汴州軍校，西方鄴在軍中，以勇猛有力出名。二十歲時，南渡黄河求官於梁，不被任用，到黄河邊投奔唐莊宗，唐莊宗任他爲孝義指揮使，多次跟隨唐莊宗征伐立下戰功，同光中任曹州刺史，率領州軍屯駐汴州。

唐明宗從魏回師南渡黄河，而唐莊宗向東去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有二心，令在北門迎接唐明宗，在西門迎接唐莊宗，陳設堆放的東西一

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奈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得入，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嘆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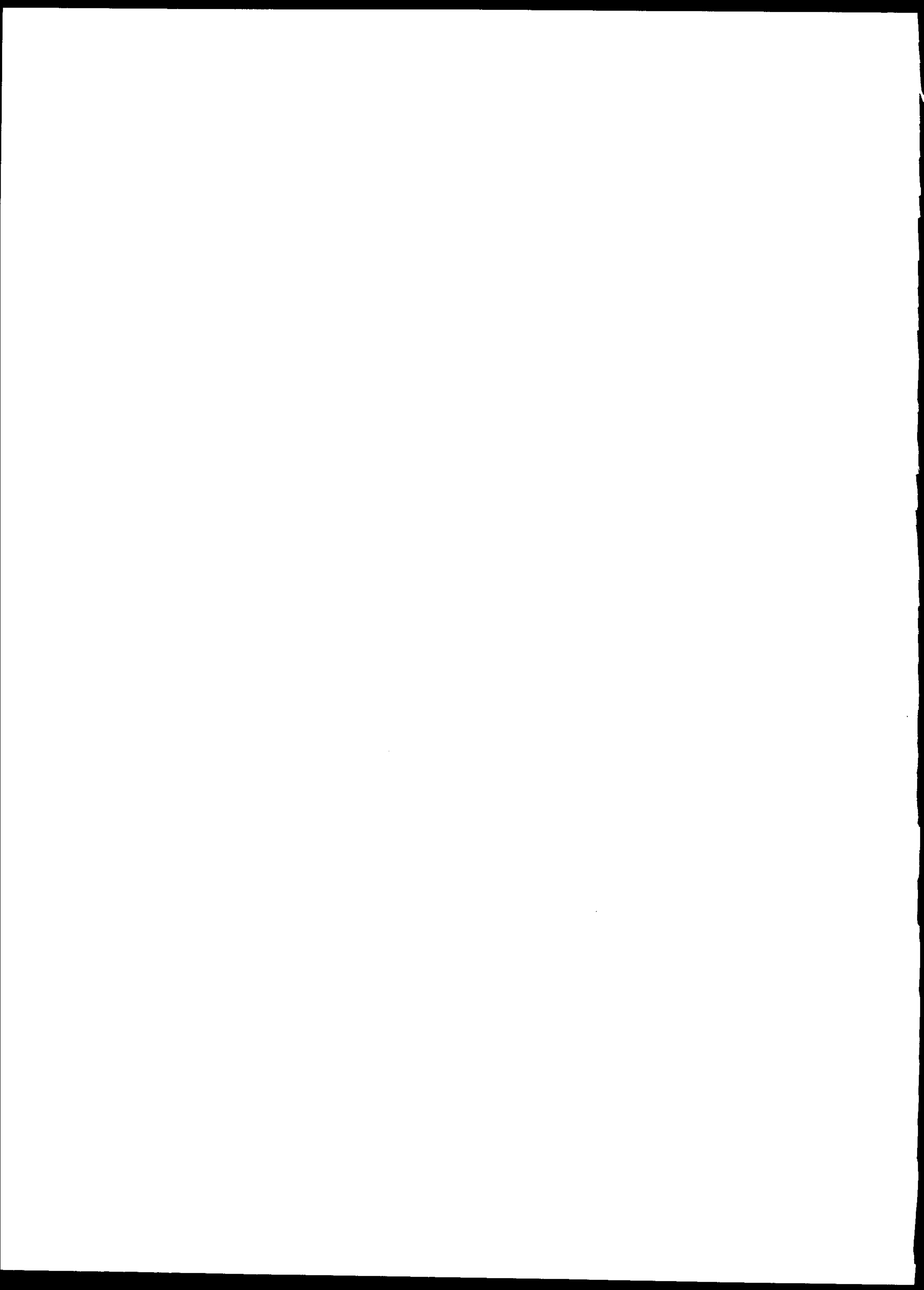
樣，說："先到的進去。"西方鄴於是斥責孔循說："皇上攻破梁抓到你，對你有不殺之恩，怎麼想接納唐明宗而對不起國家呢！"孔循不回答。西方鄴估計爭不過孔循，而石敬瑭的妻子，是唐明宗的女兒，當時正在汴州，西方鄴想殺掉她，以便穩定人心。孔循知道他的打算後，把她帶到自己家中藏起來，西方鄴沒有辦法。而唐明宗已到汴州，於是率領五百騎兵向西在汜水迎接唐莊宗，嗚咽哭泣，唐莊宗也爲此噓唏流淚，於是讓他率兵作先鋒。唐莊宗到汴州西面，不能進城，返回洛陽，被殺。唐明宗進入洛陽，西方鄴在馬前請求賜死，唐明宗稱贊嘆息很久。

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

第二年，荆南高季興反叛，唐明宗派襄州節度使劉訓等人招撫討伐，而任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於是拜西方鄴爲夔州刺史，作董璋副手率兵出三峽。不久劉訓等人因無戰功被貶黜，將領們都被罷官，董璋也曾出兵，祇有西方鄴一人攻取三個州，於是以夔州爲寧江軍，拜西方鄴爲節度使。不久他又奪取歸州，多次打敗高季興的軍隊。

鄴，武人，所爲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于鎮。

西方鄴是個武臣，做的事很多不合法律，判官譚善達多次勸阻。西方鄴發怒，派人上告譚善達接受别人的錢財，把他投進獄中。譚善達素來剛烈，說的話更加不恭敬，於是死在獄中。西方鄴患病，夢見譚善達作祟，死在任上。



新五代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唐臣傳(三)

符習

符習，趙州昭慶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軍柏鄉，趙常遣習將兵從晉。晉軍德勝，張文禮殺趙王王鎔，上書莊宗，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家趙，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裁，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王冤。"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不敢受，乃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也，不宜分割以示弱，願授臣河南一鎮，得自攻取之。"乃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鎮安國，又徙平盧。

符習，趙州昭慶人。年輕時跟隨趙王王鎔任軍校，從晉去救趙，在柏鄉攻破梁軍，趙常常派符習率兵跟隨晉。晉軍駐扎德勝，張文禮殺死趙王王鎔，上書唐莊宗，請求讓符習回到趙。唐莊宗讓符習回去，符習悲號哭泣着說："我家世代住在趙，受到趙王的恩惠，趙王曾拿一把劍給我讓我效力，現在聽說趙王死了，想用劍自殺，又想到這樣做最終没有什麽好處，請讓我攻趙破賊，爲趙王申冤。"唐莊宗認爲他是個壯士，於是派閻寶、史建瑭等人協助符習討伐張文禮，任符習爲鎮州兵馬留後。符習進攻張文禮没有攻下，唐莊宗任用别的將領攻破了。拜符習爲成德軍節度使，符習推辭不敢接受，於是以相、衛二州爲義寧軍，任符習爲節度使，符習推辭説："魏博六個州是稱霸稱王的地方，不應分割出來顯示弱小，希望給我河南一個鎮，能够自己去攻占它。"於是拜符習爲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符習也不曾攻取。後來調任鎮守安國軍，又調到平盧。

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而以明宗舉兵不順，去就之意未决，霍彦威紿習曰："主上所殺者十人，公居其四，復何猶豫乎?"習意乃决。平盧監軍楊希望聞習爲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

趙在禮作亂，派符習率鎮兵討伐亂賊。符習還没到魏州，而唐明宗兵變，符習不敢前進。唐明宗派人招降符習，符習在胙縣會見唐明宗，而因唐明宗起兵名義不正，没有决定跟不跟隨唐明宗，霍彦威欺騙符習説："主上要殺的十個人中，你排第四，還有什麽猶豫不决的呢?"符習的主意纔打定。平盧監軍楊希望聽説符習被唐明宗招降，就率兵圍困符習的家屬，準備殺掉他們。指

儼素爲希望所信，紿希望曰："内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宣言青人不便習之嚴急，不欲習復來，因自求爲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温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温擒而殺之。習復鎮天平，徙鎮宣武。

揮使王公儼素來受到楊希望的信任，欺騙楊希望説："你對朝廷竭盡忠心，誅殺反叛人的家屬，誰敢不從命！應當分派兵力守城，以便預防外面的事變，符習的家屬不值得擔心。"楊希望相信了，於是把他的軍隊全分去守城，王公儼因而捉住楊希望殺掉，符習的家屬因此免於被殺。而王公儼揚言青州人不習慣符習的嚴厲急迫，不希望符習再回來，於是自己請求任節度使。唐明宗於是以房知温代替符習鎮守平盧，拜王公儼爲登州刺史。王公儼不及時接受任命，房知温把他抓住殺掉。符習又鎮守天平軍，調任鎮守宣武軍。

習素爲安重誨所不悦，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以奉養之。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以自娱。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

符習一向不討安重誨喜歡，迎合安重誨的人上報説符習殘酷搜刮汴州百姓，於是以太子太師離官居家，回到昭慶舊居，唐明宗任他的兒子符令謙爲趙州刺史以便供養他。符習因爲無罪，爲失去官職怏怏不樂，因而以打獵豪飲自得其樂。過了一年多，中風而死，贈太師。

習二子：令謙、蒙。令謙，有勇力，善騎射，以父任爲將，官至趙州刺史，有善政，卒于州，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號爲良刺史。蒙，少好學，性剛鯁，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晋，官至禮部侍郎。

符習有兩個兒子：符令謙、符蒙。符令謙，勇猛有力，擅長騎馬射箭，因爲父親的緣故被任爲將，官做到趙州刺史，有政績，死在趙州，州中人悲號哭泣爲他送葬的有幾千人，當時被稱爲好刺史。符蒙，年輕時好學，性格剛强鯁直，任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來在晋做官，做到禮部侍郎。

烏震

烏震，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爲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爲張文禮所弑，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自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晋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

烏震，冀州信都人。年輕時跟隨趙王王鎔當兵，逐漸因功升爲副校，歸屬符習的軍隊。符習在黄河邊跟隨唐莊宗，而王鎔被張文禮殺死，烏震隨符習討伐張文禮，而他的家在趙，張文禮抓住烏震的母親妻子和兒女十多人來招降烏震，烏震没有理睬。張文禮於是親自割了他們的手和鼻子，用刀割而不殺死他們，放他們回到符習的軍隊中，軍中的人都不忍心正面看他們一眼。烏震大哭而止，激憤地鼓勵自己，身先士卒。晋軍攻破鎮州，烏震因功拜爲刺史，歷任深、趙二州刺史。

震爲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爲刺史，以廉平爲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

烏震爲人單純質樸，從小好學，精通《左氏春秋》，喜歡寫詩，擅長書法。到任刺史時，因廉潔公平治理有聲譽，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

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轉運使。唐明宗聽到他的名聲，升拜爲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替房知溫戍守盧臺軍。剛到時戍兵龍晊等人作亂，被殺，贈太師。

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爲不爲，爲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矧其事衆人所皆可爲，而任不專己，又其爲與不爲，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爲利，猶曰不孝，况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唉！依照正義來盡忠盡孝就能兩全其美，我已經説過了，像烏震這樣的人，能够叫做忠嗎？烏震做事考慮不周全到了極點了。領别人的俸禄而爲别人做事，所做的事有自己專門承擔的責任，而關係國家利害的事情，在於自己做不做，做了即使有利於國家，却對自己的親屬有危害，還要辭官離去。何况事情是衆人都能做的，而責任不專歸自己，又是做和不做，都和國家的利害没有關係，像這樣却不管他的親屬，即使不以此謀利，都還叫做不孝，何况因此得到利益了呢！能够用孝來對待自己的親屬，然後纔能用忠來事奉自己的君主，像烏震這樣的人，可説是大不孝了，哪還有什麽忠可言呢！

孔謙

孔謙，魏州人也，爲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其左右皆悦之。自少爲吏，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闕乏，所以成莊宗之業者，謙之力爲多，然民亦不勝其苦也。

孔謙，魏州人，任魏州孔目官。魏博歸屬晋後，唐莊宗任他爲度支使。孔謙爲人殷勤機敏，而用心奸巧善於事奉人，唐莊宗和手下的人都很喜歡他。從年輕時就開始做官，擅長書法算術，很懂搜刮聚集金錢糧食的事情。晋和梁在黄河邊對抗十多年，大小百餘次戰鬥，孔謙調撥供送軍需，不曾缺乏，幫助完成唐莊宗的大業，孔謙出力最多，但老百姓也苦不堪言。

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既而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北都也，宜得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爲然，因以憲留守北都，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解職以讓崇韜，崇韜亦不肯當。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可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

唐莊宗剛剛建立國號時，孔謙自認爲應當做租庸使，而郭崇韜任用魏博觀察使判官張憲爲租庸使，任孔謙爲副官。孔謙怏怏不樂。不久唐莊宗消滅梁，孔謙跟隨進入汴州，對郭崇韜説："鄴都是北都，應當找重要的人鎮守，非張憲不行。"郭崇韜認爲對，於是任張憲留守北都，而任宰相豆盧革管理租庸。孔謙更加失望，於是暗中搜求豆盧革的過失，而豆盧革曾親手寫條子借租庸錢十萬，孔謙於是拿條子給郭崇韜看，而略微泄露這事，讓豆盧革知道。豆盧革恐懼，於是請求罷官讓位給郭崇韜，郭崇韜也不願擔任。唐莊宗問："誰行呢？"郭崇韜説："孔謙雖然長於管理金銀糧食，但衆人有非議不能身居要職，不

乃趣召憲。憲爲人明辯，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崇韜罷憲不召，以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財贍國功臣"。

如再用張憲。"於是催召張憲。張憲爲人聰明善辯，人們都很忌恨他，孔謙於是趁機對豆盧革說："租庸錢糧，都在眼前，交給一個小官就能管理。鄴都是天下的關鍵，不能隨便交給别人。"豆盧革把他的話告訴郭崇韜，郭崇韜没有召張憲回來，任興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孔謙更加氣憤，於是請求罷官。唐莊宗對他請求辭職很憤怒，準備依法處理他，全靠伶官景進解救他，纔作罷。不久王正言患風病，不能做事，景進多次替他説話，纔罷免王正言，任孔謙爲租庸使，賜給"豐財贍國功臣"的稱號。

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爲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僞梁之弊，不可爲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减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鄣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户；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

孔謙没有别的才能，衹是以聚斂財富爲本事。唐莊宗剛登位時，向天下施捨恩惠，免除老百姓的田租，免除各場務所欠按規定徵收的賦税，孔謙都違背詔書促收。舊例：觀察使管理的州中的事務，都不能直接下達，上面徵收的賦税，也下達給觀察使執行。而孔謙直接把賦税帖子下發各州，不經過觀察使，觀察使們不斷上書論理，認爲："詔令不下發所屬支郡，刺史不獨自上奏事情，這是唐的制度。賦税帖子直接下發，沿襲僞梁弊端，不能效法。如今唐的天運復興，希望恢復過去的制度。"下詔依照他們的請求，而孔謙不執行詔令，最後還是把賦税帖子直接下發。又請求减少百官的俸禄錢，减少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的人數。以至於設置關卡阻塞天下山谷小路，禁止行人，以便徵收商人、行人的賦税；派大程官免收猪羊柴炭，占有隱瞞户口；改制丈量田畝的竿尺；全部掌管各州使公署的錢。因此天下人都怨恨他。

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市，籍没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户部爲三司。

唐明宗登位，下詔羅列孔謙的罪狀，在洛陽街上斬首，登記没收他的家産。於是取消租庸使，另設鹽鐵、度支、户部三個部門。

張延朗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也。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即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在梁做官，以租庸吏任鄆州糧料使。唐明宗攻克鄆州，得到張延朗，又任爲糧料使，後來調任鎮守宣武、成德，任爲元從孔目官。唐明宗即位，任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

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始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户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户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自此始。

長興元年拜爲三司使。唐的制度：户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管理這事，而設有鹽鐵轉運使。後來用兵打仗，以國家財政爲重，於是讓宰相擔任這個職務。乾符以後，天下大亂，國家財用更加缺乏，纔設置租庸使，打仗時沒有常規，隨時調撥聚斂財富，仗打完了就停止。梁興起後，開始設置租庸使，管理天下錢財糧食，廢除鹽鐵、户部、度支官。唐莊宗消滅梁後，沿襲不變。唐明宗登位後，殺租庸使孔謙而廢掉這個官職，任命大臣一人管理户部、度支、鹽鐵，名叫判三司。張延朗於是請求設置三司使，事情交給中書省討論。中書依照唐的舊例，拜張延朗爲特進、工部尚書，充各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户部度支事。下詔任張延朗充三司使，位在宣徽使之下。三司設置使從此開始。

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常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張延朗號稱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財糧食的狀况也没有什麽建樹。唐明宗常常外出游玩，召張延朗一起吃飯，張延朗没有來，托使者報告說："三司的公務繁忙，没有空。"聽見的人都笑了。歷任泰寧、雄武軍節度使。唐廢帝任他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

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高祖深以爲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祖，遲疑不决，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晉高祖有二心，三司在太原的財物，張延朗都調走了，晉高祖十分恨他。晉兵叛亂，唐廢帝打算親自出征，而心裏怕晉高祖，猶豫不决。張延朗和劉延朗等人勸他一定要去。張延朗登記各道百姓做壯丁并搜刮他們的馬匹，兵馬未到，晉兵已進入京師，晉高祖抓到張延朗，殺了他。

李嚴

李嚴，幽州人也，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嚴爲人明敏多藝能，習騎射，頗知書而辯。

李嚴，幽州人，原名李讓坤。事奉劉守光任刺史，後來事奉唐莊宗任客省使。李嚴爲人聰明機敏，多才多藝，熟習騎馬射箭，知書識理而又能言善辯。

同光三年，使于蜀，爲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音辭清亮，蜀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中國事。嚴對曰："前年天子

同光三年，出使到蜀，爲王衍陳説唐復興功德的盛大，聲音語言清晰響亮，蜀人聽了都很受震動。王衍的樞密使宋光嗣擺酒設宴召李嚴，從容不迫向他問起中原的情况。李嚴回答説："前

建大號于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梁之降兵猶三十萬，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逾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强，鳳翔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侍，稽首稱藩。至荆、湖、吴越，修貢賦，效珍奇，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虚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吴越非吾所知，若鳳翔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其可信乎？又聞契丹日益强盛，大國其可無慮乎？”嚴曰：“契丹之强，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爾！”嚴曰：“唐滅梁如拉朽，况其不及乎！唐兵布天下，發一鎮之衆，可以滅虜使無類。然而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内，自前古王者，皆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蜀人聞嚴應對，愈益奇之。

年天子在鄴都的宫殿建立國號，從鄆州奔赴汴州，平定天下用了不到十天，而梁投降的士兵還有三十萬人之多，向東到大海，向西到甘、涼二州，向北懾服幽陵，向南跨越閩嶺，四面八方萬里疆域，没有不向唐稱臣的。而淮南楊氏繼承幾代的强大，鳳翔李公依仗是前朝舊臣，都還要派兒子入宫侍奉，叩頭自稱藩臣。至於荆、湖、吴越，準備進獻賦税，效獻珍奇異寶，希望把自己當做下屬的郡縣，每月都有人來。天子正用恩德安撫他們，用軍威震懾他們，天下大勢，不能不統一。”宋光嗣説：“荆、湖、吴越不是我所知道的，至於鳳翔却是蜀的姻親，那裏的人反覆無常，能够信任嗎？又聽説契丹一天天强盛起來，你們大國能不憂慮嗎？”李嚴説：“契丹的强大，和僞梁誰更强？”宋光嗣説：“比起梁來略弱一些。”李嚴説：“唐消滅梁如同摧枯拉朽，何况趕不上梁的呢！唐軍布滿天下，動用一鎮的兵力，就能够消滅夷虜讓他們絶種。但是天生四方少數民族，不在九州方圓之内，從古代稱王的人開始，都讓他們存在而不管他們，因爲不想窮兵黷武。”蜀人聽了李嚴的回答，更把他看成奇人。

是時，蜀之君臣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宫，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而還，惟得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之，大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爲‘入草人’乎？”於是决議伐蜀。

這時，蜀的君臣都昏庸暗昧，而依仗險要的地勢保全自己，窮侈極奢，不守本分。李嚴從蜀返回後，詳細陳述了可以攻取的情况。當初，唐莊宗派李嚴帶着名貴的馬匹進入蜀，用馬换珍奇異寶供給後宫，而蜀的法律嚴禁把奇異的物品帶出劍門，不是奇異的物品而被帶出去的，叫做“入草物”，因此李嚴一無所得地返回了，衹是得到黄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的東西。唐莊宗聽説了，大怒説：“異物送到中原，就叫做‘入草’，王衍能幸免不成爲‘入草人’嗎？”因此决定討伐蜀。

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衆皆以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妻母爲托，即日以蜀降。嚴還，明

冬天，魏王李繼岌向西討伐，任李嚴爲三川招撫使，和康延孝一起率領五千士兵先走，經過的州縣都投降迎接他們。康延孝到達漢州，王衍告訴説：“李嚴來就投降。”衆人都認爲討伐蜀的計謀出自李嚴，而王衍十分怨恨李嚴，不應前去。李嚴聽説了很高興，立即飛馳到益州。王衍見到李嚴，把妻子母親托付給他，當天就以蜀投

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故。

降。李嚴返回，唐明宗任他爲泗州防禦使，依舊任客省使。

其後孟知祥屈强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聞嚴來，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嚴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也，知祥由此遂反。

後來孟知祥在蜀稱强，安重誨逐漸壓制他，想找一個能够制服孟知祥的人，李嚴於是請求任西川兵馬都監。快出發時，他的母親說：“你過去首倡攻破蜀的計謀，現在去，可能會以死來回報蜀人了！”李嚴不聽從。當初，李嚴和孟知祥一起跟隨唐莊宗，當時孟知祥任中門使，李嚴曾有過失，唐莊宗很氣憤，命令殺掉他，孟知祥要執刑的人稍緩一下，進見唐莊宗說：“李嚴的過失很小，不應憑自己的喜怒殺人，怕會失去士大夫的心。”唐莊宗的怒氣稍稍消去，命令孟知祥監督鞭打李嚴二十杖放掉他。孟知祥雖然和李嚴有舊交，但討厭他來。蜀人聽說李嚴來，也都很憎惡他。李嚴到後，孟知祥擺酒從容自如地問李嚴說：“是朝廷讓你來的呢，還是你自己想來的？”李嚴說：“君主的命令。”孟知祥發怒說：“天下的藩鎮都没有監軍，怎麽你偏偏來這裏？這不過是你小子蠱惑朝廷罷了！”立即抓住殺掉了他，唐明宗不能責問這事，孟知祥於是反叛。

李仁矩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以為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仁矩惶恐，不襪而靴走庭中，璋責之曰：“爾以西川能斬李嚴，謂我獨不能斬爾邪！”顧左右牽出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

李仁矩，不知道他的家世。年輕時跟隨唐明宗任客將，唐明宗登位，任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唐明宗在南郊祭天，東西川應當進獻助禮錢，派李仁矩去催。李仁矩仗恃皇恩驕横放縱，見到藩臣不以禮相待。東川節度使董璋擺酒宴請李仁矩，李仁矩推辭喝醉了不去，在客館中和娼妓飲酒。董璋發怒，率領親兵抽出兵器來到傳舍，李仁矩驚慌害怕，來不及穿襪子，衹是穿着靴子到庭中，董璋斥責他說：“你以爲西川能斬李嚴，我就偏不能殺你嗎！”令手下人拉出李仁矩殺掉。李仁矩哭泣着下拜請罪，纔作罷。第二天，董璋擺酒宴召李仁矩，見到董璋的妻子兒女，用厚禮謝罪。李仁矩返回，說董璋必定會反叛。

仁矩素為安重誨所親信，自璋有異志，重誨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至京師告其子

李仁矩素來受到安重誨的親近信任，自從董璋有二心，安重誨考慮要有辦法制服他，於是分東川的閬州爲保寧軍，任李仁矩爲節度使，派姚洪率兵戍守。董璋寫信到京師告訴他的兒子董光

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髦，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唐復遣一騎入斜谷，吾反必矣！與汝自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

業說："朝廷分割我的屬郡，另設節度使，又派兵戍守，這是要殺掉我。如果唐再派一個騎兵進入斜谷，我就必定反叛了！和你從此訣别了。"董光業暗中把信拿給樞密承旨李虔徽看，讓他告訴安重誨，安重誨不省悟。

仁矩至鎮，伺璋動静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閬州，光業亟言以爲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鋭，宜堅壁以挫之。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鋭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李仁矩到任，窺伺董璋的動静必定上奏，董璋更加疑心恐懼，於是決定反叛。安重誨又派荀咸乂率兵增强閬州的防守，董光業多次説，認爲這樣不行，安重誨不聽。荀咸乂還没到，董璋已經反叛，進攻閬州，李仁矩召集將校詢問對策，都説："董璋有二心很久了，常常利誘我們的軍隊，軍隊不能用，而賊軍的鋒芒正鋭利，應當堅守營壘來挫敗他們的鋭氣。守十天，大軍必到，賊軍會自己撤退。"李仁矩説："蜀懦弱，怎能抵擋我們的精鋭部隊！"隨即强迫他們出戰，還没交戰就潰散了，李仁矩被抓住，同他的家屬一起被殺。

毛璋

毛璋，滄州人也。梁末，戴思遠爲横海軍節度使，璋事思遠爲軍校。晉已下魏博，思遠棄滄州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功爲貝州刺史。

毛璋，滄州人。梁末，戴思遠任横海軍節度使，毛璋跟隨戴思遠任軍校。晉攻克魏博後，戴思遠放棄滄州出逃，毛璋獻滄州向晉投降，因功任貝州刺史。

璋爲人有膽勇，自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璋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璋鎮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蔚切諫諭之，乃聽命。

毛璋爲人膽大勇敢，自從晉和梁在黄河相對抗，毛璋多次立下戰功。唐莊宗消滅梁，拜授毛璋爲華州節度使。在任常做違法的事情，議事的人懷疑他有二心，於是調毛璋鎮守昭義軍。毛璋本想拒絶命令，他的判官邊蔚懇切相勸，他方從命。

璋累歷藩鎮，又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益爲淫侈。嘗服赭袍飲酒，使其所得蜀妓爲王衍宫中之戲于前。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璋遣子廷贇持書往西川，疑其有奸。明宗乃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而無私書。璋無罪名，有司議："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璋

毛璋歷官藩鎮，又在華州得到魏王李繼岌攻伐蜀時剩下的財物，既富有又驕横，更加淫逸奢侈。曾穿着紅袍飲酒，讓他得到的蜀妓在面前表演王衍在宫中時看的戲。唐明宗聽説後很憎惡他，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説毛璋派他的兒子毛廷贇拿着信去西川，懷疑其中有奸謀。唐明宗於是派人追回毛廷贇，把他和毛璋一起投進御史臺獄中。毛廷贇招供説他實際上是毛璋的養子，有一個叔父在蜀，準備去探望他，而没有帶私信。毛璋没有罪名，官府裁議説："毛璋以前在藩鎮做官，暗中有别的打算，到朝廷任

見任官，勒還私第。

初，延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獄，延祚多掊璋陰事欲言之，璋許延祚重賂以滅口。既出而責賂於璋，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吕夢奇議曰："璋前經推劾，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璋款上，有告者言夢奇受賂而劾獄不盡，乃移軍巡獄。獄吏希旨，鍛煉其事，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令所在賜自盡。

職後，行爲不檢點。"於是罷免毛璋所任官職，令他回家。

當初，毛廷贇到蜀，是和他的門客趙延祚一起去的，到被召下獄，趙延祚常收集毛璋的私事想上奏，毛璋答應給趙延祚厚禮以便封住他的嘴巴。毛璋出獄後趙延祚向他索取賄賂，毛璋不給，趙延祚於是親自到御史臺報告，毛廷贇和毛璋又被投進監獄，審訊他没有罪狀。中丞吕夢奇說："毛璋以前受過審理，已承蒙昭雪，而趙延祚由於索取賄賂的緣故，又重新羅織罪名。"於是稍稍寬免毛璋。毛璋供狀上報，有人報告說吕夢奇接受賄賂審案不詳盡，於是把案子從御史獄轉到軍巡獄。獄中官吏迎合意旨，羅織罪名，毛璋都伏罪了：答應賄賂趙延祚而没給，曾把馬借給吕夢奇但他没有接受賄賂。毛璋因罪長期流放儒州，不久令所在地官吏讓他自殺。

新五代史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唐臣傳(四)

朱弘昭　馮贇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即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朱弘昭，太原人。年輕時事奉唐明宗任客將，唐明宗即位後，任文思使。和安重誨有矛盾，因此常常出使在外。董璋任東川節度使時，於是任朱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死他的監軍李嚴，朱弘昭很恐懼，請求返回京師，董璋不准許，竟對他産生猜忌，朱弘昭對董璋更加坦誠相待毫不疑心，董璋很敬重他的爲人。後來董璋有軍務，派朱弘昭入朝，朱弘昭纔得以脱身。升任左衛大將軍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

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己，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即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孟知祥反叛，石敬瑭攻伐蜀，很久没有戰功，唐明宗派安重誨監督軍隊。這時安重誨已有嫌隙。安重誨到鳳翔後，朱弘昭迎拜他，禮節很恭敬，把安重誨請到家裏，讓他的妻妾們侍候飲食。安重誨因朱弘昭厚待自己，酒酣耳熱時，詳細談論蒙受天子厚恩，而受到讒言挑撥離間的原委，因而流下眼淚。朱弘昭立即上奏説安重誨有怨恨之情，又暗中派人馳馬報告石敬瑭，讓他不接待安重誨。正巧石敬瑭因糧餉没送到，於是燒毁營寨讓軍隊返回。安重誨也因受到誣告被召回，經過鳳翔時，朱弘昭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去，安重誨因此獲罪致死。樞密使范延光特别憎惡朱弘昭的爲人，罷免他的鳳翔節度使，任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過了很久，任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

這時，唐明宗已病，而秦王李從榮的禍患露出端倪，唐的大臣們都想引退避禍。樞密使范

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説，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昭惶恐，乃視事。

延光、趙延壽日夜輪流進見，哭泣着請求解職離去，唐明宗發怒不准許。趙延壽讓他的妻子興平公主進宫爲他説好話，范延光也托孟漢瓊、王淑妃爲他説話，因此都得以罷官。任朱弘昭和馮贇代替趙延壽、范延光，朱弘昭進見，推辭説："我這個地位低賤的人，不能够擔當重任。"唐明宗呵斥他説："你們都不想在我眼前嗎？我養你們有什麼用！"朱弘昭惶恐不安，於是上任管事。

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閽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贇爲進奏官。明宗即位，即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

馮贇，也是太原人。父親馮璋，事奉唐明宗做守門人。馮贇小時候，因機敏狡黠受唐明宗喜愛。唐明宗任節度使時，任馮贇爲進奏官。唐明宗即位，就任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任河東忠武軍節度使、三司使。

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并掌機務於中，大事皆决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直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贇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

唐明宗病重，大臣們很少再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專權，朱弘昭和馮贇在宫中共同掌管要務，大事情都决定於這四個人。到殺秦王而立唐愍帝後，更加自認爲功勞大。而且他們任用的大多不是合適的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陰險詭譎，好耍陰謀詭計，曾跟隨梁張漢傑，又曾事奉郭崇韜，兩人都事敗而死，朱弘昭於是薦舉他任樞密直學士，而采用他的計謀。這時，朱弘昭、馮贇派孟漢瓊到魏，召唐愍帝進京即位，而留下孟漢瓊在魏暫時處理後事。第二年正月，孟漢瓊請求回朝，朱弘昭、馮贇於是擬議調任成德范延光代替孟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替范延光，鳳翔潞王李從珂代替石敬瑭。三個人都是唐的大臣，由於孟漢瓊的緣故，隨便調换他們的地方，又不下詔令，衹是派使臣監督他們上路，李從珂因此反叛。

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其以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于家，贇母新死，子母棄

李從珂的軍隊已經向東出發，唐愍帝十分恐懼，派人召朱弘昭商量事情。朱弘昭對他的門客穆延暉説："皇上緊急召見我，將要加罪於我了。我的兒媳，是你的女兒，讓她回娘家，不要讓她遭禍。"於是拔劍大哭，想自殺，而家裏人勸阻了他。使臣催朱弘昭進見很急，朱弘昭呼叫説："困窘到這步了啊！"於是投井而死。安從進聽説了，也在家中殺死馮贇，馮贇的母親剛死，母

尸于道，妻子皆見殺。贇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贇中書令。

子兩人的尸體被丢棄在路上，妻子兒女都被殺了。馮贇有個兒子纔三歲，他過去的部下張守素把他藏起來纔幸免於死。漢高祖即位後，贈朱弘昭爲尚書令，馮贇爲中書令。

劉延朗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謀之。而暠又喜鬼神巫祝之説，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暠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暠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并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暠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當初，唐廢帝在鳳翔起兵，和他共事的有五個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劉延朗任孔目官。當初，唐愍帝即位，調唐廢帝任北京留守，不下詔書，派供奉官趙處愿催他上路。唐廢帝疑惑，召韓昭胤等人商量，韓昭胤等人都勸他反叛，從此事情無論大小，都由這五個人策劃。而房暠又喜好鬼神巫師的説法，有一個瞎子張濛，自稱事奉太白山神，神，就是北魏人崔浩，他預言吉凶没有不准的，房暠素來很相信他。房暠曾帶着張濛進見皇帝，聽到皇帝説話的聲音，張濛驚奇地説："這不是做臣子的人！"房暠讓張濛向神詢問，神傳話説："三珠并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房暠不明白話的含義，派人問張濛，張濛説："神的話就是這樣，我衹能傳話，不能解釋。"皇帝就任張濛爲館驛巡官。

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暠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决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暠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即位之日，受册明宗柩前。册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暠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由是暠

唐廢帝準備反叛，但軍隊少，又缺乏糧食，因此很害怕，派房暠問張濛，張濛傳神的話説："大王定會占有天下，不要憂慮！"於是决定反叛，讓李專美寫聲討書，説："朱弘昭、馮贇慶幸唐明宗患病，殺秦王而立唐愍帝。唐愍帝年齡小，小人當權，離間親骨肉，我們將到朝廷興師問罪！"派使臣飛馬告訴各鎮，都不響應，衹有隴州防禦使相里金派他的判官薛文遇前來商議事情。唐廢帝見到薛文遇，非常高興。而劉延朗徵調城中百姓和財物供給軍隊。王思同率各鎮軍隊包圍鳳翔，唐廢帝恐懼，又派房暠問神，神説："大王的軍隊少，東面的軍隊來，是爲了迎接大王。"不久東面的軍隊果然反叛向唐廢帝投降。唐廢帝進入京師，即位那天，在唐明宗的靈柩前接受册封，封册説："在應順元年，年次是甲午，四月庚午朔。"唐廢帝回頭對房暠説："張濛傳達

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

帝既立，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暠爲宣徽北院使，延朗爲莊宅使。久之，昭胤、暠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

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悦。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

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静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每帝遣使者勞軍，即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宫。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宫。帝疑高祖欲毁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天象失度，宜安静以弭災，其事

神的話，難道不是應驗了嗎！"從此房暠更加受到親近信任，而專門任用巫師。

唐廢帝即位後，任韓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爲比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宋審虔爲皇城使，房暠爲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爲莊宅使。過了很久，韓昭胤、房暠任樞密使，劉延朗任副使，宋審虔任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也任職方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從此宋審虔率兵，李專美、薛文遇負責出謀劃策，而韓昭胤、房暠和劉延朗掌管機密。

當初，唐廢帝和晉高祖都事奉唐明宗，而心裏互相都不喜歡。唐廢帝進京即位後，晉高祖迫不得已前來朝拜，而心中很疑慮，想請求回到方鎮任職，又難以開口，於是假裝患了風痹病，用艾把全身燒傷，希望唐廢帝可憐他而讓他去。劉延朗等人多次説石敬瑭可以留在京師，韓昭胤、李專美説："石敬瑭和趙延壽都娶唐公主，不能祇留一人。"於是又授晉高祖河東節度使而讓他去。這時，契丹多次侵犯北方邊境，任晉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駐在忻州。而屯駐的軍隊突然發生兵變，簇擁晉高祖呼叫"萬歲"，晉高祖害怕，斬殺三十多人纔作罷。於是唐廢帝更加懷疑他。

這時，晉高祖在北方掌握全部精鋭的軍隊，運送糧草，遠近上下都爲此勞累疲困。唐廢帝和劉延朗等人日夜商議，而李專美、薛文遇輪流住在中興殿房中，召見詢問，常常到深夜纔罷朝。這時，晉高祖的弟弟石重胤任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的母親曹太后住在宫中，因而得以窺視皇帝的言行報告晉高祖，晉高祖更加覺得危險恐懼。每次皇帝派使臣慰勞軍隊，就假裝手足麻痹不能支撑自己，多次藉此請求解去總管的職務來試探皇帝的想法。這時，皇帝的母親魏氏被追封爲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原，有關官吏建議設立寢宫。晉高祖建議説陵墓和百姓家的墳墓混在一起，不能設立寢宫。皇帝怀疑晉高祖想拆毁老百姓的墳墓，給國家帶來怨恨，因此發怒，罷免晉高祖的總管職務，調任鄆州。劉延朗等人多次説

遂止。

不能這樣，而司天監趙延義也説天象失去規律，應當安静消災，這件事纔作罷。

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瑭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瑭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答詔，曰："宜以惡語詆之。"

過了一月多，薛文遇一人當班，皇帝在晚上召見他，商量罷免石敬瑭的事，薛文遇説："我聽説'在路旁修建房屋，三年也修不好'。國家大事，由陛下决斷。况且調任石敬瑭他會反叛，不調任他也會反叛，快慢不同罷了，不如事先算計他。"皇帝大喜説："巫師説我今年會得到一個賢人輔佐我安定天下，你大概就是了！"於是令薛文遇親筆寫任免名單，半夜下發學士院起草制誥。第二天宣示制誥，文武官員都大驚失色。過了五六天，石敬瑭反叛的消息傳來。石敬瑭上書，説皇帝不是唐明宗的兒子，而許王李從益依次當立。皇帝看了書後大怒，親手撕掉扔在地上，召學士馬胤孫寫答詔，説："應當用狠毒的話攻擊他。"

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説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誤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

劉延朗等人請求皇帝親自出征，皇帝心裏很憂慮恐懼，常常討厭談石敬瑭的事，每每警告人説："你不要説石郎，讓我心驚膽戰！"因此不想出征。而劉延朗等人多次催促他，纔出發。到懷州時，皇帝在晚上召李崧詢問計策。薛文遇不知道跟着來了，皇帝見了他臉色都變了，李崧踩他的脚，薛文遇纔出去。皇帝説："我看到薛文遇就心驚肉跳，想抽刀刺死他。"李崧説："薛文遇是個小人，以致誤了大事，刺死他更不好。"纔作罷。這時，契丹已立石敬瑭爲天子，率兵向南，皇帝惶恐迷惑不知該去哪裏。派宋審虔率一千騎兵到白馬坡察看戰場，宋審虔説："什麽地方不能打仗？即使占領這個地方，誰願待在這兒？不如回去。"皇帝於是返回，自焚而死。晉高祖進入京師，劉延朗等六人都被削籍除名做老百姓。

初，延朗與暠并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暠心患之，而不能争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

當初，劉延朗和房暠共同掌管機密，劉延朗專權，各將應當任命州官的，不按照功勞大小排先後，交納賄賂多的人得到條件好的州，交納賄賂少和没有賄賂的人得到條件差的州，或者很久都得不到，因此人人都怨恨他。房暠心裏很憂慮，但又不能和劉延朗争執，祇好天天吃飽了睡覺罷了。每當劉延朗談論事情，就低下頭假裝睡

過其家，指而嘆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鬲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覺不管。到晉兵進入京師時，劉延朗騎着一匹馬逃到南山，經過他的家，指着嘆息説："我在這裏存放錢三十萬，不知歸誰了!"於是被追兵殺死。晉高祖聽説房暠常常不和劉延朗共事，哀憐他，後來又任他爲將。一年多後死去。李專美在晉任大理卿，開運年間死去。當晉快要起兵時，唐廢帝任韓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任河陽節度使，和宋審虔、薛文遇等人都不知道他們的結局如何。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况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唉，禍福成敗的道理，能不引以爲戒嗎！張濛傳達神的話應驗了，但怎麽知道這不是禍害呢！我記載的，大概就像這樣，讀者應該深思。唐廢帝的即位，參加謀議的，就是這五六個人罷了。考察他們興亡成敗的規律，即使有聰明的人爲他們謀劃，也未必能够不失敗，何况是像這樣的五六個人呢！因此一并叙述附在劉延朗傳中，揭示他們自始至終的際遇。

康思立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康思立，原是山陰某部的人。年輕時任騎將，跟隨唐莊宗攻破梁的夾城，在柏鄉作戰，積累功勞升任突騎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歷任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調任鎮守保義，都有政績。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傅其城，呼曰："西兵十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悦之，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唐愍帝派王思同等人討伐他，康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一千五百人，於是以羽林兵一千人歸屬王思同統率。王思同到鳳翔，軍隊叛亂，向李從珂投降。康思立聽説後，想全部誅殺羽林軍一千人的家屬，還没來得及，而李從珂的軍隊已到，康思立於是率捧聖兵守城，李從珂兵臨城下，呼叫説："西面的軍隊十萬人打算立新天子，你們五百人能够抵抗嗎？枉自置陝州人於死地罷了！"捧聖兵聽了，都放下武器，康思立於是打開城門迎接李從珂。唐廢帝即位，因康思立原本没有投降的意思，很不高興，調任安遠，又調任安國，因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

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

石敬瑭在太原反叛，唐廢帝任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唐廢帝到懷州，派康思立率護駕的騎兵經過團柏谷救張敬達，未到，而張敬

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晉，思立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師。

達已死，楊光遠向晉投降，康思立患病，死在路上。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師。

康義誠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以擅長騎馬射箭事奉晉王，唐莊宗時任突騎指揮使。跟隨唐明宗討伐趙在禮，到達魏州時發生兵變，康義誠上前陳説唐莊宗的過失，勸唐明宗向南進軍。唐明宗即位，升任捧聖指揮使，兼任汾州刺史。跟隨唐明宗攻破朱守殷，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任河陽三城節度使。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又任親軍都指揮使，兼任河陽，加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王從榮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脱，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秦王李從榮素來驕横，自從任河南尹後，掌管六軍，拜爲大元帥，唐的大臣們都怕遭禍，考慮脱身，祇有唐義誠心向着他，派他的兒子在秦王府中做事。唐明宗患病，李從榮策劃率兵進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人都認爲不行，而祇有康義誠首鼠兩端。李從榮起兵後，到達天津橋時，朱弘昭等人進宮，報告李從榮反叛，唐明宗哭泣着召康義誠，讓他親自處理，而康義誠始終没有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率兵進攻李從榮，李從榮敗逃，被殺。

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悦。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閲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即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

三司使孫岳曾給馮贇説李從榮必定失敗的情況，康義誠聽了不高興。到李從榮死後，康義誠纔率兵進入河南府，召孫岳檢查李從榮的家財。孫岳到後，康義誠乘混亂之機，派人射殺他，孫岳逃到通利坊被殺，唐明宗無法詰問。康義誠殺死孫岳後，又因李從榮的緣故，和朱弘實發生矛盾。唐愍帝登位後，朱弘實常常以誅殺李從榮的功勞自負，康義誠更加心懷不滿。

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王思同率各鎮軍隊包圍他，興元張虔釗的軍隊叛亂向李從珂投降，王思同逃走，各鎮的軍隊都潰逃了。唐愍帝大怒，對朱弘昭等人説："我剛剛即位，天下的事都是你們操辦的，但我對於事奉兄長，没有失節的地方，各位以國家大計逼迫我，我不能一人違抗。事情一旦到這步，有什麼辦法轉禍爲福？

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鬥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虔釗一軍耳。諸鎮之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而聞。愍帝召兩人，爭於前，帝不能决，遂斬弘實，以義誠爲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

我應當率領手下人去迎接我的兄長，讓位給他，如果他不相信我，我就死在他那個地方！”朱弘昭等人驚惶恐懼不能回答，康義誠上前說：“西面的軍隊驚慌潰散，是由於主將膽怯罷了。現在京師的軍隊還多，我請求全部率領他們向西出征，把守關口，招集逃亡的士兵，爲以後作打算。”唐愍帝認爲可以，到左藏庫，親自賞給將士每人絹二十匹，錢五千。這時，唐明宗的陵墓還没有完工，國庫空虛。軍士們背着賞品揚言說：“到了鳳翔再要一份。”朱弘實見軍士們没有鬥志，而康義誠全部率領他們西去，懷疑他有二心，對康義誠說：“現在西面的軍隊小敗，却没有一個騎兵逃向東面，人心由此可知。不如用現在的軍隊固守京師，他們雖然僥幸取勝，不過得到張虔釗一軍罷了。各鎮的軍隊在後面，他們敢直接來嗎！”康義誠發怒說：“像這樣說，你朱弘實反了！”朱弘實說：“你說誰想反呢?”他的聲音尖厲讓皇帝聽到了。唐愍帝召見他們兩人，他們在皇帝面前爭執，皇帝不能决斷，於是殺了朱弘實，任康義誠爲招討使，率領全部禁軍西征。

愍帝奔衛州。義誠行至新安，降于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于興教門外，夷其族。

唐愍帝逃到衛州。康義誠到達新安時，向李從珂投降。清泰元年四月，在興教門外被斬，滅族。

嗚呼！五代爲國，興亡以兵，而其軍制，後世無足稱焉。惟侍衛親軍之號，今猶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遺制也。然原其始起微矣，及其至也，可謂盛哉！當唐之末，方鎮之兵多矣，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蓋其卒伍之長也。自梁以宣武軍建國，因其舊制，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因之，至明宗時，始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是時，天子自有六軍諸衛之職，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以大臣宗室一人判六軍諸衛事，此朝廷大將天子國兵之

唉！五代時爲國當政，依靠軍隊决定成敗興亡，而這時的軍隊制度，没有值得後代稱道的。衹有侍衛親軍的名稱，現在還沿用而很重要，這就是五代留下的軍制。但推其根源它剛出現時微不足道，到它發展後，堪稱很興盛了！當唐末時，地方藩鎮的軍隊很多，大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把一個州的各軍合在一起，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大概這就是軍隊的長官。自從梁以宣武軍建國，沿襲過去的制度，有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沿襲這個制度，到唐明宗時，纔改變成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當這個時候，天子自己有六軍諸衛的職務，六軍有統軍，諸衛有將軍，而又用大臣宗室一人主管六軍諸衛事，這是朝廷大將天子國兵的舊制度。而侍衛親軍，是

舊制也。而侍衛親軍者，天子自將之私兵也，推其名號可知矣。天子自爲將，則都指揮使乃其卒伍之都長耳。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漢有侍衛司獄，凡朝廷大事皆决侍衛獄。是時，史弘肇爲都指揮使，與宰相、樞密使并執國政，而弘肇尤專任，以至於亡。語曰："涓涓不絶，流爲江河。熒熒不滅，炎炎奈何?"可不戒哉！然是時，方鎮各自有兵，天子親軍不過京師之兵而已。今方鎮名存而實亡，六軍諸衛又益以廢，朝廷無大將之職，而舉天下内外之兵皆侍衛司矣。則爲都指揮使者，其權豈不益重哉！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亦親軍也，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分屬此兩司矣。

天子親自統率的私家軍隊，考察它的名稱就明白了。天子自己任將，那麽都指揮使不過是軍隊的長官罷了。然而自從漢、周以來，這個職位越來越重要，漢有侍衛司獄，凡是朝廷的大事都取決於侍衛獄。這時，史弘肇任都指揮使，和宰相、樞密使一同掌管國家大政，而史弘肇尤其專權，以至於滅亡。俗語說："涓涓細流不斷，匯流成大江大河。熒熒小火不熄，烈火熊熊怎麽辦呢?"能不警惕嗎！但在這時，地方藩鎮都有自己的軍隊，天子的親軍不過是衹有京師的軍隊罷了。現在地方藩鎮名存實亡，六軍諸衛又日益廢棄，朝廷没有大將的職務，而全天下内外的軍隊都是侍衛司的。那麽任都指揮使的人，權勢難道不是更加大了嗎！親軍的名稱，出自唐明宗，後來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也是親軍，都不能考知它設置之初的情況。現在天下的軍隊，分屬這兩個司了。

藥彦稠

藥彦稠，沙陀三部落人也。初爲騎將，明宗即位，拜澄州刺史。從王晏球破王都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使楊彦温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彦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彦温有所説，戒彦稠得彦温毋殺，將訊之。彦稠希重誨旨，殺彦温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

藥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原任騎將，唐明宗即位，拜爲澄州刺史。跟隨王晏球在定州攻破王都，升任侍衛步軍都虞候，兼任壽州節度使。安重誨僞造詔書派河中指揮使楊彦温驅逐他的節度使潞王李從珂。任藥彦稠爲招討使，唐明宗懷疑楊彦温會有話説，令藥彦稠抓到楊彦温不要殺掉，準備審訊他。藥彦稠迎合安重誨的意旨，殺死楊彦温滅口，唐明宗大怒，但没有加罪於他。

長興中爲静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彦稠與靈武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党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之。使者未至，彦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謂其使者曰："吾誅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也。"已而彦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

長興年間任静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掠奪方渠財物，半路截殺回鶻使臣，唐明宗派藥彦稠和靈武康福會合軍隊進攻他們，阿埋等族逃亡到山谷中。唐明宗認爲党項知道畏懼，可以加以管束而安撫他們。使臣没到，藥彦稠等人從牛兒族入白魚谷，全部殺掉他們的族人，抓獲他們的大首領連香等人，派人報捷。唐明宗對藥彦稠的使者說："我誅殺党項，没有謀利的動機。凡軍隊中繳獲的東西，全部分給士兵，不要以進獻爲名，搜刮士兵。"不久藥彦稠以党項掠奪的回鶻進獻的玉器兩團和送給秦王的

及遣秦王金裝胡騄等來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以賜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人。

潞王從珂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金裝胡騄等物前來進獻，唐明宗說：“我已告訴藥彥稠了，不能失信。”於是全部賜給藥彥稠。又趕走鹽州各少數民族，得到他們抓去的男女一千多人。

潞王李從珂反叛，藥彥稠任招討副使。王思同的軍隊潰散，藥彥稠和王思同都東逃，被潞王的軍隊抓到，拘禁在華州獄中，不久殺掉了他。晉高祖即位，贈侍中。

新五代史卷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唐臣傳(五)

豆盧革

豆盧革，父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天下亂，革避地之中山，唐亡，爲王處直掌書記。

莊宗在魏，議建唐國，而故唐公卿之族遭亂喪亡且盡，以革名家子，召爲行臺左丞相。莊宗即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革雖唐名族，而素不學問，除拜官吏，多失其序，常爲尚書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莊宗已滅梁，革乃薦韋説爲相。説，唐末爲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南海，後事梁爲禮部侍郎。革以説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説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

是時，莊宗内畏劉皇后，外惑宦官、伶人，郭崇韜雖盡忠於國，而亦無學術，革、説俯仰，默默無所爲，唯諾崇韜而已。唐、梁之際，仕宦遭亂奔亡，而吏部銓文書不完，因緣以爲奸利，至有私鬻告敕，亂易昭穆，而季父、母舅反拜侄、甥者，崇韜請論以法。是時唐新滅梁，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説、革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建言。是歲冬，選人吴延皓改亡叔告身行事，事發，延皓及選吏尹玫皆坐死，尚書左丞判吏部

豆盧革，父親豆盧瓚，唐舒州刺史。豆盧爲世代名族，唐末天下大亂，豆盧革遷家避禍來到中山，唐滅亡後，任王處直的掌書記。

唐莊宗在魏州時，擬議建立唐國，而過去的唐公卿士大夫家族遭逢戰亂喪亡殆盡，因豆盧革是名門之後，召爲行臺左丞相。唐莊宗即位，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豆盧革雖然是唐的名門望族，但不學無術，任命官吏，多不合規矩，常常被尚書郎蕭希甫駁斥糾正，豆盧革對這事很惱火。唐莊宗消滅梁後，豆盧革於是推薦韋説任相。韋説，唐末任殿中侍御史，因罪貶官南海，後來在梁任禮部侍郎。豆盧革因韋説熟悉前朝舊事，因此推薦他輔佐自己，而韋説也不學無術，祇是以門第自負。

這時，唐莊宗在宫内怕劉皇后，在外受宦官、伶人的蠱惑，郭崇韜雖然對國家竭盡忠誠，但也不學無術，豆盧革、韋説隨人俯仰，默默無所作爲，祇是附和郭崇韜罷了。唐、梁交替換代的時候，做官的人遭逢戰亂逃亡，而吏部銓選官吏的文件不齊備，於是藉機謀取私利，以至於出現私自出賣告敕，隨便改變輩分，而季父、母舅反而拜侄、甥的情況，郭崇韜請求依法論處。這時唐剛剛消滅梁，朝廷的規章制度還没有建立，議事的人認爲應當逐漸革除弊端，而郭崇韜痛恨惡人太厲害，辦事很果斷，韋説、豆盧革心中明白這樣做不行，却不能提出什麽好建議。這年冬，候選的官吏吴延皓塗改已經死去的叔叔的任

銓崔沂等皆貶，說、革詣閤門待罪。由是一以新法從事，往往以僞濫駁放而斃踣羈旅、號哭道路者，不可勝數。及崇韜死，說乃教門人上書言其事，而議者亦以罪之。

命狀做官，事情敗露後，吳延皓和銓選官吏的尹玫都因罪被處死，尚書左丞兼吏部銓崔沂等人都被貶官，韋說、豆盧革到閤門等待治罪。從此一律按新的法律處理事情，往往因非法隨意委派官吏而倒斃他鄉、在道路上悲號哭泣的人，數不勝數。到郭崇韜死後，韋說於是讓門人上書爲他的事喊冤，而議事的人還是認爲他有罪。

是歲，大水，四方地連震，流民殍死者數萬人，軍士妻子皆采稆以食。莊宗日以責三司使孔謙，謙不知所爲。樞密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則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水旱，宰相職也。"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以問革、說。革、說不能對，第曰："陛下威德著于四海，今西兵破蜀，所得珍寶億萬，可以給軍。水旱，天之常道，不足憂也。"

這年，大水成災，四面八方都連續發生地震，流亡的百姓餓死的有幾萬人，士兵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采野穀子來吃。唐莊宗天天以此責問三司使孔謙，孔謙不知所措。樞密院小官段徊說："我曾見前朝舊例，國家有大災難，那麽天子就用紅色書札責問宰相。水災和乾旱，歸宰相管。"唐莊宗於是命令學士起草詔書，親手書寫，用來責問豆盧革、韋說。豆盧革、韋說不能回答，衹是說："陛下的威儀恩德流布四面八方，如今西面的軍隊攻破蜀，得到的珍寶價值億萬，可以用來賞給軍隊。至於水災乾旱，是老天常要發生的事情，不值得憂慮。"

革自爲相，遭天下多故，而方服丹砂煉氣以求長生，嘗嘔血數日，幾死。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佗官，而革以說子爲弘文館學士，說以革子爲集賢院學士。

豆盧革自從任宰相以來，碰上天下多災多難，而正吃丹砂煉氣以求長生不老，曾吐血幾天，幾乎死去。豆盧革、韋說二人各自都任他們的兒子做拾遺，父子同在一個省，人們認爲不對，於是改任别的官職，因而豆盧革任韋說的兒子爲弘文館學士，韋說任豆盧革的兒子爲集賢院學士。

莊宗崩，革爲山陵使，莊宗已祔廟，革以故事當出鎮，乃還私第，數日未得命，而故人賓客趣使入朝。樞密使安重誨詬之于朝曰："山陵使名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以我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誣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所在馳驛發遣。宰相鄭珏、任圜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費州司户參軍，說夷州司户參軍，皆員外置同正員。已而竄革陵州，說

唐莊宗死，豆盧革任山陵使，唐莊宗被祔祭在宗廟後，豆盧革按照舊例應當外出任職，於是回到家中，幾天都没有得到任命，而他的朋友賓客們催他上朝。樞密使安重誨在朝廷上罵他說："山陵使的官名還在，不等到另外任命，就迫不及待到新的朝廷來，認爲我是武臣好欺騙嗎！"諫官迎合安重誨的意旨，上疏誣告豆盧革放縱田客殺人，韋說因和鄰居爭奪水井有罪，於是都被罷官。豆盧革被貶爲辰州刺史，韋說被貶爲溆州刺史，一路上用驛馬遣送。宰相鄭珏、任圜三次上書，請求不要繼續加罪，没有回答。豆盧革又因請求俸禄私財歸自己，韋說賣官給候選的官吏，責授豆盧革爲費州司户參軍，韋說爲夷州司

合州，皆長流百姓。

户參軍，都在編制外安置待遇同正式編制。不久放逐豆盧革到陵州，韋說到合州，均爲長期流放百姓。

初，說嘗以罪竄之南海，遇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爲相，常以書幣相問遺。唐兵伐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爲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佗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謂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革、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

當初，韋說曾因罪流放到南海，受到赦免，回來住在江陵，和高季興成爲知己，到擔任宰相後，常常寫信送錢慰問他。唐軍討伐蜀，高季興請求率兵進三峽，唐莊宗同意了，派高季興自己攻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作爲他的屬郡。到攻破蜀時，高季興没有戰功，而唐派别的將領攻取了這五個州。唐明宗剛即位，高季興多次請求這五個州歸他管，說是先帝同意了的，朝廷迫不得已就把這五個州劃歸他了。到豆盧革、韋說再次被貶官時，於是拿這件事歸罪他們二人。天成二年夏，詔令陵、合二州刺史監督他們二人自殺。

革子昪，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至晋天福初，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卒。

豆盧革的兒子豆盧昪，韋說的兒子韋濤，都做官到尚書郎，因他們父親的罪被罷廢。到晋天福初年，韋濤任尚書膳部員外郎，死。

盧程

盧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昭宗時，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亡，避亂燕、趙，變服爲道士，游諸侯間。豆盧革爲王處直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時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之以爲河東節度推官。

盧程，不知道他的祖先是什麽人。唐昭宗時，盧程考中進士，任鹽鐵出使巡官。唐滅亡後，在燕、趙一帶逃難，改變服飾做了道士，在諸侯之間游蕩。豆盧革任王處直的判官，盧汝弼任河東節度副使，二人都是過去唐的名門望族，和盧程的門第相當，因而一起推薦他任河東節度推官。

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戰胡柳，掌書記王緘歿于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監軍張承業曰："吾以巵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巵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

唐莊宗曾召盧程起草文書，盧程推辭說不會寫。後來在胡柳打仗，掌書記王緘戰死沙場，唐莊宗回師駐扎在太原，擺酒宴對監軍張承業說："我用一杯酒在酒席上召一個書記。"於是舉起酒杯向巡官馮道祝酒。盧程的官位在馮道之上，因爲曾經推辭說不會寫，因此没有任用他，而改任盧程爲支使。盧程十分遺憾地說："用人不依照門第高低而先用鄉巴佬嗎！"

莊宗已即位，議擇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節度判官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故唐時名族，可以爲相，莊宗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是時，朝廷

唐莊宗登位後，擬議選任宰相，而盧汝弼、蘇循已經死了，依次節度判官盧質應當拜爲宰相，而盧質不喜歡承擔事務，於是有人說豆盧革和盧程都是過去唐時的名門望族，可以任爲宰相，唐莊宗任盧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這

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肩輿導從，喧呼道中。莊宗聞其聲以問左右，對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時，朝廷剛剛建立，百廢待興，盧程、豆盧革接受任命那天，轎子引路隨行，在路上喧鬧。唐莊宗聽到聲音後詢問手下人，回答説："宰相的轎子進宫門了。"唐莊宗登上樓看，笑着説："這就是人們所説的似是而非。"

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圜，莊宗姊婿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圜駡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也！宰相取給州縣，何爲不可！"圜不對而去，夜馳至博州見莊宗。莊宗大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痴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之，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盧程帶着皇太后的封册，從魏州到太原，上下於高山險地，所到州縣，驅使壯丁爲他們做事，官吏們迎候拜見，盧程坐在轎子上神態自若，稍稍不順他的意，一定要加以鞭打羞辱。有人向盧程借驢夫，盧程下柬帖令興唐府派驢夫，興唐府的官吏説没有先例，盧程發怒鞭打官吏的背。少尹任圜，是唐莊宗的姐夫，到盧程那裏説不能這樣。盧程頭戴華陽巾，穿着鶴羽大衣，靠着几案處理事情，盯着任圜駡道："你是什麽東西，依仗老婆家的勢力！宰相向州縣取東西，有什麽不行！"任圜没有答話離去，晚上飛馬趕到博州進見唐莊宗。唐莊宗大怒，對郭崇韜説："我誤把這個傻東西當成宰相，怎敢羞辱我的九卿！"迫令盧程自殺，郭崇韜也想殺掉他，幸虧盧質奮力解救，於是罷爲右庶子。唐莊宗進入洛陽，盧程在路上從馬上摔下來，中風而死，贈禮部尚書。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爲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横，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逾年而晋王薨，晋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嗣昭卒免於禍，圜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胡柳，擊敗梁兵，圜頗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

任圜，京兆三原人。爲人聰明機敏，能言善辯，見過他的人喜歡他的容貌舉止，到聽到他縱横自如地談論問題後，都更加受到震動。李嗣昭任昭義節度使，徵召任圜任觀察支使。梁軍修築夾城包圍潞州，過了一年晋王死去，營救潞州的晋兵都散去。李嗣昭很危急，向任圜詢問是去還是留，任圜勸説李嗣昭堅守等待，不能有二心。不久唐莊宗攻破梁的夾城，聽説任圜爲李嗣昭策劃堅守的計謀，十分贊賞他，從此更加出名。後來李嗣昭和唐莊宗發生矛盾，任圜多次奉命在他們之間來往，分辯消除讒言陷害，李嗣昭最終免受災禍，是任圜的功勞。李嗣昭跟隨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擊敗梁軍，任圜功勞不小，唐莊宗慰勞他説："儒生也傷身體嗎？仁人的勇敢，多麽壯烈啊！"

張文禮弑王鎔，莊宗遣嗣昭討

張文禮殺死王鎔，唐莊宗派李嗣昭討伐他。

之。嗣昭戰殁，圜代將其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圜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圜嘗擁兵至城下，處球登城呼圜曰："城中兵食俱盡，而久抗王師，若泥首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圜告之曰："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款誠，以此計之，子亦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是也!"乃遣子送狀乞降，人皆稱圜其言不欺。既而佗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得保其家族者甚衆。

李嗣昭陣亡，任圜代替他統率軍隊，號令嚴明。不久張文禮的兒子張處球等關閉城門堅守，不能攻克，任圜多次以禍福利害曉諭鎮州人，鎮州人相信了他。任圜曾率兵到城下，張處球登上城樓呼叫任圜説："城中的軍隊糧食都快完了，而又抵抗朝廷軍隊很久，如果自己在頭上塗泥歸順朝廷，又怕無法承擔責任，希望你哀憐我們，爲我們指明活路。"任圜告訴他説："拿你的父親來説，固然難以寬恕，但罪罰不殃及後代，你可從輕處理。至於你拒守一年多，殺傷我的大將，一時窘困無路，纔表露誠意，就此看來，你也難免受到懲罰。但坐而待斃，哪裏比得上低頭伏罪?"張處球哭泣着説："你的話對啊！"於是派遣兒子送狀子求降，人們都稱贊任圜的話不騙人。不久別的將領攻破鎮州，張處球雖然被殺，但鎮州的官吏百姓因曾求降，因此得以保全家族的人很多。

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爲政有惠愛。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圜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圜與崇韜素相善，又爲其司馬，崇韜因以鎮州事托之，而圜多所違異。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圜不能察，信任之，多爲其所賣。及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公廨錢。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宫人百餘，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

後來以鎮州爲北京，拜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代理留守事，當政有惠愛之心。第二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任圜任行軍司馬，仍知真定府事。任圜和郭崇韜素來相處很好，又任他的行軍司馬，郭崇韜因而把鎮州的事情交托給他，而任圜做事多有違背郭崇韜的地方。當初，任圜的推官張彭爲人陰險貪婪，任圜没能覺察，對他很信任，常常被他出賣。到郭崇韜統管鎮州時，張彭爲任圜出謀隱瞞官署的錢財。唐莊宗派宦官挑選過去趙王時的宫女一百多人，其中有一個姓許的特别有姿色，張彭賄賂看管宫女的人把她藏起來。後來事情敗露，召張彭到京師，準備將他治罪，張彭害怕，把以前隱藏官府錢財的賬本全部獻給郭崇韜，郭崇韜很感謝張彭，没有殺他，因此和任圜産生矛盾。同光三年，任圜罷行軍司馬任，暫時署理工部尚書。

魏王繼岌暨崇韜伐蜀，懼圜攻己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康延孝反，繼岌遣圜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

魏王李繼岌和郭崇韜討伐蜀，怕任圜在背後攻擊自己，於是召任圜參與魏王軍事。蜀被消滅後，表奏任圜爲黔南節度使，任圜懇切推辭不赴任。李繼岌殺死郭崇韜，讓任圜代替統率他的軍隊凱旋。康延孝反叛，李繼岌派任圜率三千人，會合董璋、孟知祥等人的軍隊，在漢州打敗

王先至渭南，自殺，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

康延孝，而魏王先到渭南，自殺身亡，任圜統率他的全部軍隊向東去。唐明宗嘉獎他的功勞，拜任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三司。這時，唐明宗剛剛殺掉孔謙，任圜召選有才能的人，壓制投機取巧的人，公私富足，天下安適。

是秋，韋説、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誨以爲然。佗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圜前争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爲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虚有儀表，號爲'没字碑'。臣以陛下誤加采擢，無功幸進，此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詳審。然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 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决，重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駡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螂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爲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重誨交惡自協始。

這年秋，韋説、豆盧革罷宰相任，任圜和安重誨、鄭珏、孔循等人擬議選擇適合做宰相的人，任圜的意見是讓李琪做宰相，而鄭珏、孔循素來不想李琪做宰相，對安重誨説："李琪不是没有文臣的才藝，衹是不廉潔罷了！宰相，正直而有器度的人纔足以勝任，太常卿崔協可以。"安重誨認爲對。有一天，唐明宗詢問誰能擔任宰相，安重誨就以崔協回答。任圜上前争執説："安重誨不瞭解朝廷中的人，被人出賣了。天下人都知道崔協不識字，而空有一副好儀表，號稱'没字碑'。我因陛下誤加提拔，没有功勞僥幸升官，像我這個不知書達理的人，拿我一個人取笑就够了，宰相的位置有幾個，難道能够容忍再增加笑柄嗎?"唐明宗説："宰相這個要職，你們再認真考慮。但我在藩鎮時，認識易州刺史韋肅，人們説韋肅出身名門，况且待我很好，安在這個職位行嗎? 或許韋肅不行，那麽馮書記是前朝的判官，被人稱爲長者，可以做宰相了！"馮書記，就是馮道。議論没有結果，安重誨等人退下在中興殿廊下休息，孔循不作揖，拂衣而去，邊走邊駡説："天下大事一是任圜説了算，二還是任圜説了算，任圜究竟是什麽人！"任圜對安重誨説："李琪的才藝，可以勝過同輩一百人，而説壞話的人巧言敗壞他的名聲，妒忌毁害他的才能，如果不用李琪而任崔協爲相，那就像捨棄蘇合丸而取蜣螂丸了。"安重誨發笑而又忍住了。但安重誨最終認爲孔循的話可信，過了一個多月，崔協和馮道都被拜爲宰相。崔協任相多年，人們常常譏笑他的所作所爲，而任圜和安重誨從崔協的事開始就相互仇視。

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户部給券，重誨奏請自内出，圜以故事争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圜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宫嬪御迎前

過去使臣出使四方，都由户部供給憑信，安重誨上奏請求由宫中發憑信，任圜用舊例和他争執，没有結果，於是和安重誨在皇帝面前争論，任圜聲色俱厲。唐明宗罷朝後，後宫嬪妃上前問

問曰："與重誨論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悦，而使臣給券卒自内出，圜益憤沮。重誨嘗過圜，圜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圜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圜遽求罷職，乃罷爲太子少保。圜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于磁州。

道："和安重誨争執的是誰?"唐明宗回答説："是宰相。"宮女上奏説："我在長安時，看見宰相奏請事情，不曾像他那樣，大概是輕視你皇帝罷了！"唐明宗因此不高興，而發給使臣的憑信最終還是由宮中發出，任圜更加氣憤沮喪。安重誨曾拜訪任圜，任圜讓他的家妓出來，擅長唱歌而又有姿色，安重誨想要，任圜不給，因此二人更加相互仇視。任圜立即請求罷官，因而罷爲太子少保。任圜覺得不能保全自己，於是請求辭官，退居在磁州。

朱守殷反于汴州，重誨誣圜與守殷連謀，遣人矯制殺之。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爲下詔，坐圜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位，贈圜太傅。

朱守殷在汴州反叛，安重誨誣告任圜和朱守殷合謀，派人僞造詔書殺他。任圜接到詔命後很平静，招聚族人暢飲後死去。唐明宗知道後不加追問，爲此下詔書：因任圜和朱守殷通信有怨恨責備的話而治罪。唐愍帝即位，贈任圜太傅。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鳳懼，因髡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晋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趙鳳，幽州人，年輕時以儒學出名。燕王劉守光時，在燕人臉上刻字塗墨作記號讓他們當兵，趙鳳畏懼，於是剃去頭髮做和尚，依附燕王的弟弟劉守奇藏起來。劉守奇逃奔梁，梁任劉守奇爲博州刺史，趙鳳做他的判官。劉守奇死後，趙鳳離開任鄆州節度判官。晋攻取鄆州，唐莊宗聽説過趙鳳的名聲，得到他很高興，任爲扈鑾學士。唐莊宗即位，拜趙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第，酒酣，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籍没，鳳又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别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没，刑人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不見納。

唐莊宗和劉皇后到河南尹張全義家，酒酣耳熱，命皇后拜張全義爲父親。第二天，派宦官讓學士寫箋給張全義，像對父親般對待他，趙鳳上書極力主張不能這樣。張全義的養子郝繼孫犯法當死，宦官、伶人希望得到他的錢財，堅決請求登記没收，趙鳳又上書説："郝繼孫是張全義的養子，不應有另外登記在册的財産，就法律上看他的罪還不到應登記没收財産的程度，執法的人貪財，不能够給天下作榜樣。"這時，皇后和衆多小人當權，趙鳳的話都没有被采納。

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

唐明宗是個武臣出身的君主，不熟悉文字，各地的章奏，常常讓安重誨讀給他聽。安重誨也是個不讀書的人，讀章奏常常不合皇帝的意旨。孔循讓安重誨找儒生帶在身邊，但他們兩人都不

於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

鳳好直言而性剛强，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因諷圜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慚不能對。

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説，轉相惑亂，爲患不細。"明宗遂不復召。

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欲北行，軍中爲之汹汹。而定州王都以爲天子幸汴州誅守殷，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閤，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

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僞。"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

知道唐的舊例，於是設置端明殿學士，讓馮道和趙鳳擔任。

趙鳳喜歡説直話而性格剛强，素來和任圜相處很好，自從任圜任宰相後，多次推薦提拔他。當初，端明殿學士班位在翰林學士之下，而署銜又署在官名下。第二年，趙鳳升任禮部侍郎，於是有人暗示任圜把學士署銜提升到官名上，又下詔令班位在翰林學士之上。任圜被安重誨殺害，而誣告他謀反。這時，安重誨正當權，即使唐明宗也不能責問他，惟獨趙鳳大哭呼叫安重誨説："任圜是天下的義士，難道會謀反！而你殺了他，拿什麽向天下人解釋?"安重誨羞愧不能回答。

巫師周玄豹用相法預言人間的事很多都説準了，唐莊宗特别相信他，任他爲北京巡官。唐明宗任內衙指揮使時，安重誨想試探一下周玄豹，於是讓另一個人和唐明宗换了衣服穿，而讓唐明宗坐在下座，召周玄豹來看相，周玄豹説："內衙，是重要的將領，這個人不能够擔當。"於是指着在下座的唐明宗説："這個人可以！"於是爲唐明宗説，他以後將顯貴至極。唐明宗即位後，想起周玄豹覺得他很神奇，準備召他到京師，趙鳳勸阻説："喜好和憎惡，是皇上應當謹慎的。現在陛下把他的巫術看得很神奇而召他到京師，那麽全國的人，都會忙於吉凶禍福這類説法，相互迷惑，爲害不小。"唐明宗於是不再召周玄豹。

朱守殷反叛，唐明宗到汴州，朱守殷被殺後，又下詔去鄴都。這時，隨行護駕的各軍正從河南遷家到汴州，不願北行，軍中因此很喧擾。而定州王都認爲天子到汴州誅殺朱守殷，又到鄴都是算計自己，於是疑慮不安。宰相率領百官到閤門，請求停止去鄴都，唐明宗不聽，人們很害怕，臣子們不再敢説話。趙鳳親筆上疏責問安重誨，話説得很直切，安重誨以此上奏，於是去鄴都的事作罷。

有一個和尚游歷西域後，得到佛牙來進獻。唐明宗拿給大臣們看。趙鳳説："據説水火都不能損傷佛牙，請求檢驗這個佛牙的真假。"於是用斧頭砍佛牙，佛牙應聲而碎。這時，宮中施捨

千，因鳳碎之乃止。

的物品已達數千件之多，由於趙鳳砸碎佛牙纔停止施捨。

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而嶠亦訐直敢言，與鳳素善。及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材名在鳳上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詆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争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

天成四年夏，拜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于嶠，自從唐莊宗時和趙鳳都任翰林學士，而于嶠也敢於直言揭短，和趙鳳素來很友好。到趙鳳顯貴後，而于嶠長久不得升官，自認爲才能名聲在趙鳳之上而受不到重用，因而和蕭希甫一起多次抨擊時政，特别毁謗非議趙鳳，趙鳳對他心懷不滿，没有找到機會發泄。而于嶠和鄰居争奪水井，爲安重誨所不滿，趙鳳就把于嶠降職爲秘書少監。于嶠於是喝醉了酒去見趙鳳，趙鳳知道他一定不恭敬，就推托説正在洗頭，于嶠辱駡當班的官吏，又在隨從當班的屋子裹小便後離去。省吏告訴趙鳳，于嶠在客舍小便，而且辱駡趙鳳。趙鳳把這事上奏，唐明宗下詔削奪于嶠的官爵，長期流放武州作老百姓，又流放到振武，天下人都覺得他冤枉。

其後安重誨爲邊彦温等告變，明宗詔彦温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奸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家利害，陛下不可以爲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爲中興主，安可使奸人動摇！"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彦温等三家。

後來安重誨被邊彦温等人誣告發動兵變，唐明宗召邊彦温等人到朝廷責問，都伏罪承認自己欺詐，立即殺掉了他們。幾天後，趙鳳在中興殿上奏事情，説："我聽説有誣告安重誨的壞人。"唐明宗説："這是小事，我已經處理了，你可以不過問了。"趙鳳説："我聽説的事情，關係國家利害，陛下不能認爲無關緊要。"於是指着殿屋説："這個殿之所以尊嚴宏偉，是由於有棟梁柱石的支撑，如果折斷一根棟梁，去掉一塊柱石，就會垮掉。大臣，是國家的棟梁柱石，况且安重誨出身微賤，經歷了艱難危險，纔使陛下成爲中興的君主，怎麽能讓壞人動摇他呢！"唐明宗改變臉色道歉説："你説得對啊。"於是將邊彦温等三家滅族。

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禄，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足居于家，疾篤，自筮，投蓍而嘆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于家。

後來安重誨獲罪，臣子們没有敢説話的，衹有趙鳳多次説安重誨竭盡忠誠。唐明宗認爲趙鳳是同黨，罷他爲安國軍節度使。趙鳳把在任上所得俸禄，全部用來分給將校賓客們。唐廢帝登位，召爲太子太保。因脚病住在家中，病得嚴重，自己用蓍草占卜，扔下蓍草嘆息説："我家世代没有活過五十歲的人，又都很貧窮低賤，我現在年齡超過五十而且富貴，還有什麽要求呢！"

清泰二年死在家中。

李襲吉

李襲吉，父圖，洛陽人，或曰唐相林甫之後也。乾符中，襲吉舉進士，爲河中節度使李都推鹽判官。後去之晉，晉王以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

李襲吉，父親李圖，洛陽人，有人説是唐代宰相李林甫的後代。乾符年間，李襲吉考中進士，任河中節度使李都的榷鹽判官。後來離開李都到晉，晉王任他爲榆次令，於是任爲掌書記。

襲吉博學，多知唐故事。遷節度副使，官至諫議大夫。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

李襲吉博學，知道很多唐代的舊事。升任節度副使，官做到諫議大夫。晉王和梁有矛盾，交戰多年，後來晉王多次處境艱難，想和梁相互和好，讓李襲吉寫信向梁説明，文辭十分清晰明麗。梁太祖讓人讀信，讀到"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時，感嘆説:"李公處在偏僻的一角，有像這樣的士人，如果我得到了，就如虎添翼了!"回頭望着他的隨從敬翔説:"好好替我寫信答覆。"敬翔的回信，書法和言辭都不好，而李襲吉的書信，很多在世上流傳。

襲吉爲人恬淡，以文辭自娱，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

李襲吉爲人恬靜淡泊，以寫文章自樂。天祐三年死。以盧汝弼代任副使。

汝弼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爲唐名家，故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晉王薨，莊宗嗣爲晉王，承制封拜官爵皆出汝弼。十八年，卒。

盧汝弼擅長書畫，但文章趕不上李襲吉。他的父親盧簡求任河東節度使，是唐的名門，因此盧汝弼也知道很多唐的舊事。晉王死，唐莊宗繼任晉王，秉承皇帝意旨封拜官爵等事都出自盧汝弼。十八年，死。

莊宗即位，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唐莊宗即位，贈李襲吉爲禮部尚書、盧汝弼爲兵部尚書。

張憲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爲人沈静寡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莊宗即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爲人沉靜少欲，年輕時好學，會彈琴飲酒。唐莊宗素來知道他的文章寫得好，任他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唐莊宗即位，拜爲工部侍郎、租庸使，轉任刑部侍郎、兼吏部銓、東都副留守。張憲精通爲官之道，很有政績。

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於是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

唐莊宗到東都，定州王都前來朝見，唐莊宗命令張憲修整擊球場，和王都擊球。當初，唐莊宗在東都建立國號，把擊球場作爲即位壇，因此張憲説:"即位壇，是稱王的人興起的地方。漢的鄗南、魏的繁陽壇，到現在都還在，不能毁

可毀。”乃別治宫西爲鞠場，場未成，莊宗怒，命兩虞候亟毁壇以爲場。憲退而嘆曰：“此不祥之兆也!”

掉。”於是另外在宫廷西面修建擊球場，擊球場還没修好，唐莊宗發怒，命令兩個虞候趕快毁掉即位壇作爲擊球場。張憲退下嘆息説：“這是不祥之兆啊！”

初，明宗北伐契丹，取魏鎧仗以給軍，有細鎧五百，憲遂給之而不以聞。莊宗至魏，大怒，責憲馳自取之，左右諫之乃止。又問憲庫錢幾何，憲上庫簿有錢三萬緡，莊宗益怒，謂其嬖伶史彦瓊曰：“我與群臣博，須錢十餘萬，而憲以故紙給我。我未渡河時，庫錢常百萬緡，今復何在?”彦瓊爲憲解之乃已。

當初，唐明宗北伐契丹，取來魏的鎧甲兵器供給軍隊，其中有細鎧甲五百副，張憲供給軍隊而没有上奏。唐莊宗到魏，大怒，責令張憲飛馬親自取回來，手下的人勸阻後纔作罷。又詢問張憲錢庫中的錢還有多少，張憲奉上錢庫的賬簿有錢三萬緡，唐莊宗更加惱怒，對他寵信的伶官史彦瓊説：“我和臣子們賭博，需要十多萬錢，而張憲拿過去的賬本騙我。我没渡過黄河時，庫錢常常有一百萬緡，現在又到哪裏去了呢?”史彦瓊替張憲作了解釋纔作罷。

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面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苟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材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郭崇韜討伐蜀，推薦張憲可爲宰相，而宦官、伶人不願張憲留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説：“宰相在天子身邊，事情有什麽不對的地方，還可以改變，一個地方的長官，如果任用的人不合適，那麽爲害不小。張憲的才能確實可以重用，不如把一個地方交給他管理。”於是任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弑，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彦超，願爲僧以求生，彦超麾下兵大噪，殺存霸。憲出奔沂州，亦見殺。

趙在禮作亂，張憲的家在魏州，趙在禮待他的家人很好，派人拿信招降張憲，張憲殺掉他的使臣，没有拆開信看就交上去了。唐莊宗被殺，唐明宗進入京師，太原的人還不知道，而永王李存霸逃奔到太原。手下人告訴張憲説：“現在魏州的軍隊南去，皇上的存亡還不知道，李存霸來太原没有詔書，而他騎的馬鞦帶都斷了，難道不是被打敗的嗎！應把他抓起來等候命令。”張憲説：“我原是書生，没有一點功勞，而皇上待我很好，難道懷有二心希望發生變亂？衹能和他同死罷了！”張憲的隨從張昭遠教張憲向唐明宗上表勸他登皇帝位，張憲哭泣着拒絶了。不久李存霸割掉頭髮，見北京巡檢符彦超，願意做和尚求生，符彦超的部下大聲喧嘩，殺死李存霸。張憲出逃沂州，也被殺。

嗚呼！予於死節之士，得三人而失三人焉。鞏廷美、楊温之死，予既已哀之。至於張憲之事，尤爲之痛惜

唉！我對於死於節操的士人，得到三個人而又失去三個人。鞏廷美、楊温的死，我已經爲他們悲哀了。至於張憲的事情，尤其爲他感到悲痛

也。予於舊史考憲事實，而永王存霸、符彦超與憲傳所書始末皆不同，莫得而考正。蓋方其變故倉卒之時，傳者失之爾。然要其大節，亦可以見也，憲之志誠可謂忠矣。當其不顧其家，絶在禮而斬其使，涕泣以拒昭遠之説，其志甚明。至其欲與存霸俱死，及存霸被殺，反棄太原而出奔，然猶不知其心果欲何爲也。而舊史書憲坐棄城而賜死，予亦以爲不然。予之於憲固欲成其美志，而要在憲失其官守而其死不明，故不得列于死節也。

惋惜。我在舊史中考察張憲的事迹，而永王李存霸、符彦超和張憲的傳記所載的事情首尾都不相同，没有人能够考證。大概當倉猝間發生變故的時候，記載的人失傳了。但總括他一生的大節，也能够看出了。張憲的品質確實可以叫做忠誠。當他不顧家人，拒絶趙在禮招降而殺掉他的使者，哭泣着拒絶張昭遠的勸説，他的志向是很明白的。至於他想和李存霸同死，到李存霸被殺，反而放棄太原出逃，但還是不知道他心裏究竟想做什麽。而舊史記載張憲因棄城出逃而被賜死，我也認爲不是這樣。我對於張憲固然想成全他美好的志向，但因爲他離開自己的職守而又死因不明，因此不能列在《死節傳》中。

蕭希甫

蕭希甫，宋州人也。爲人有機辯，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以希甫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髪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于魏，置百官，求天下隱逸之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機智善辯，矯異偏激，年輕時考中進士，任梁開封尹袁象先的掌書記。袁象先任青州節度使時，任蕭希甫爲巡官。蕭希甫不高興，於是抛棄他的母親妻子，改名换姓逃到鎮州，自稱爲青州掌書記，拜見趙王王鎔。王鎔任蕭希甫爲參軍，他十分不高興，過了一年多，又逃到易州，削髪爲僧，住在百丈山。唐莊宗準備在魏建國，設置各種官員，招求天下隱逸的士人，幽州李紹宏推薦蕭希甫任魏州推官。

莊宗即帝位，欲以知制誥，有詔定内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樞密使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内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宫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希宦官旨，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

唐莊宗即位後，想任他爲知制誥，下詔確定宫内宴會的禮儀，詢問蕭希甫説："樞密使能出席嗎?"蕭希甫認爲不行。樞密使張居翰聽説後發怒，對蕭希甫説："我依次事奉過三朝天子，見過的内宴幾百次，你原是個鄉巴佬，哪裏知道宫廷中的事?"蕭希甫不能回答。因此當權的宦官都切齒憎恨他。宰相豆盧革等人迎合宦官的意旨，一起排擠他，任爲駕部郎中，蕭希甫不得志，特别怏怏不樂。

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嫁矣。希甫乃發哀服喪，居于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

唐莊宗消滅梁，派蕭希甫宣旨慰問青、齊二州，蕭希甫纔知道他的母親已死，而妻子袁氏也改嫁了。蕭希甫於是致哀服喪，住在魏州，有人引用漢代李陵的信來諷刺他説："老母終堂，生妻去室。"當時都傳作笑話。

明宗即位，召爲諫議大夫。是

唐明宗即位，召任爲諫議大夫。這時，又設

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奸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頗沮難之。其後革、説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而説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惟破釜而已，革、説終皆貶死。明宗賜希甫帛百匹、粟麥三百石，拜左散騎常侍。

置檢舉箱，任蕭希甫爲使，蕭希甫建議説："自從戰亂連綿不斷，綱紀大壞，欺凌侵奪，有勢力的人取勝。大凡搶奪别人的妻子女兒，强占别人的田地房屋，貪官污吏，含冤受刑入獄的人，怎麽能説得完。而一旦設置檢舉箱，投訴的人必定很多，會控告到功臣貴戚，有不能够繩之以法的人。"於是從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黎明算起，大辟罪以上的犯人，都赦免他們，這之後纔把檢舉箱展示給衆人。當初，唐明宗想任蕭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説多方加以阻止。後來豆盧革、韋説受到安重誨的嫌惡，蕭希甫討好安重誨，誣告上奏説："豆盧革放縱田客殺人，而韋説和鄰居爭奪水井，井裏有珍寶財物。"有關官吏追究其罪狀，井中衹有破鍋罷了，豆盧革、韋説最終都貶官而死。唐明宗賜給蕭希甫一百匹絲綢、三百石糧食，拜爲左散騎常侍。

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宫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安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明宗將有事於南郊，前齋一日，群臣習儀于殿廷，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候班于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既出，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詬詈。是夜，托疾還第。月餘，坐告李筠事動摇軍衆，貶嵐州司户參軍，卒于貶所。

蕭希甫性格狹隘而急躁求進，曾派人在晚上敲開宫門報告兵變，稱河堰牙官李筠報告他所在的軍隊謀反，次日早晨，追問没有這事，殺掉李筠，軍士們到安重誨那裏要求交出蕭希甫要吃了他。這時，唐明宗準備在南郊祭祀，齋戒前一天，臣子們在殿廷上練習禮儀，宰相馮道、趙鳳，河南尹秦王李從榮，樞密使安重誨在月華門外等候上朝，蕭希甫和兩省的官員先進入，馮道等人坐在廊下不起身，出來後，蕭希甫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使見到兩省官員怎麽能不起身，因而大肆辱駡。這天晚上，稱病回家。一個多月後，因告李筠的事情動摇軍心，貶爲嵐州司户參軍，死在那裏。

劉贊

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别以蔬食食贊於床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禄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禄；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又爲孔謙鹽鐵判官。明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

劉贊，魏州人。父親劉玭任縣令，劉贊剛開始讀書，穿着青布衫短襖，每次吃飯劉玭就自己吃肉，而另外拿菜食給劉贊在床下吃，對他説："肉食，是君主給的俸禄，你想吃的話，就要勤奮讀書謀求俸禄；我的肉食，不是你的食物。"從此劉贊更加努力學習，考中進士。任羅紹威的判官，離開後又任租庸使趙巖的巡官，再任孔謙的鹽鐵判官。唐明宗時，屢經升遷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做官遵紀守法，權貴豪强

法，權豪不可干以私。

不能在他那裏謀求私利。

是時，秦王從榮握兵而驕，多過失，言事者請置師傅以輔道之。大臣畏王，不敢决其事，因請王得自擇，秦王即請贊，乃拜贊秘書監，爲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

這時，秦王李從榮掌握重兵而驕横，有不少過失，議事的人請求設置師傅輔助引導他。大臣們怕秦王，不敢决定這事，於是請求秦王自己選擇師傅，秦王就請劉贊，於是拜劉贊爲秘書監，任秦王傅。劉贊哭泣着説："災禍要到了！"

秦王所請王府元帥官屬十餘人，類多浮薄傾險之徒，日獻諛諂以驕王，獨贊從容諷諫，率以正道。秦王嘗命賓客作文於坐中，贊自以師傅，耻與群小比伍，雖操筆勉强，有不悦之色。秦王惡之，後戒左右贊來不得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不交人事。

秦王所請的王府元帥官吏十多人，大多是輕浮淺薄、傾軋陰險的人，天天阿諛奉承讓秦王變得驕横無理，衹有劉贊從容自若地規勸諷諫，用正道來引導他。秦王曾命令賓客們即席寫文章，劉贊自以爲是師傅，耻於和這群小人爲伍，雖然勉强提筆，但顯出不高興的臉色。秦王討厭他，後來告誡手下人劉贊來了不得通報，劉贊也不去，每月去王府一次罷了，回來後就閉門不出，不和人交往。

已而秦王果敗死，唐大臣議王屬官當坐者，馮道曰："元帥判官任贊與秦王非素好，而在職不逾月，詹事王居敏及劉贊皆以正直爲王所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病告家居久，皆宜不與其謀。而諮議參軍高輦與王最厚，輦法當死，其餘可次第原減。"朱弘昭曰："諸公不知其意爾，使秦王得入光政門，當待贊等如何？吾徒復有家族邪！且法有首從，今秦王夫婦男女皆死，而贊等止其一身幸矣！"道等難之。而馮贇亦争不可，贊等乃免死。於是論高輦死，而任贊等十七人皆長流。

不久秦王果然罪敗而死，唐的大臣們議論秦王的下屬官吏中應當因罪法辦的人，馮道説："元帥判官任贊和秦王不是一向要好，而任職不到一個月，詹事王居敏和劉贊都因正直而被秦王憎惡，河南府判官司徒詡稱病住在家中很久了，都應當没有參與秦王的陰謀。而諮議參軍高輦和秦王相處最好，高輦依法應當處死，其餘的人可以依次减免。"朱弘昭説："各位不知道他的用意罷了，假如秦王得以進入光政門，會怎樣對待劉贊等人呢？我們還有家人宗族嗎！而且法律上有首惡與從犯之分，現在秦王夫婦兒女都死了，而劉贊等衹處死他們本人就算幸運了！"馮道等人駁斥他。而馮贇也堅持説不能殺，劉贊等人纔免於一死。於是决定處死高輦，而任贊等十七人都被長期流放。

初，贊聞秦王敗，即白衣駕驢以俟，人有告贊奪官而已，贊曰："豈有天子冢嗣見殺，而賓僚奪官者乎，不死幸矣！"已而贊長流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病卒。

當初，劉贊聽説秦王失敗，就穿着白衣騎着驢候罪，有人告訴劉贊衹是罷官罷了，劉贊説："難道有天子的長子被殺，而賓客僚屬衹罷官的事嗎，不死就很幸運了！"不久劉贊被長期流放爲嵐州百姓。清泰二年，詔令回到家鄉，走到石會關時，病死。

何瓚

何瓚，閩人也，唐末舉進士及第。莊宗爲太原節度使，辟爲判官。

何瓚，閩人，唐末考中進士。唐莊宗任太原節度使時，徵召爲判官。唐莊宗每次出征，都留

莊宗每出征伐，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

瓚爲人明敏，通於吏事，外若疏簡而内頗周密。莊宗建大號于鄴都，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

瓚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召還，見於内殿，勞問久之，已而以瓚爲西川節度副使。是時，孟知祥已有二志，方以副使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亟奏留季良，遂改瓚行軍司馬。瓚耻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京爲馬步軍都虞候，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常繩以法，知祥初不樂，及瓚爲司馬，猶勉待之甚厚。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下張承業守太原，張承業死後，何瓚代替主持留守事。

何瓚爲人聰明機敏，通曉爲官之道，外表粗疏簡慢而内心頗爲周密。唐莊宗在鄴都建立國號，拜何瓚爲諫議大夫，何瓚擔心唐莊宗不能成事，請求留守北京。

何瓚和唐明宗有故交，唐明宗即位，召他回來，在内殿接見他，慰勞他很久，不久任何瓚爲西川節度副使。這時，孟知祥已有二心，正把副使趙季良當作心腹，聽説以何瓚代替趙季良，急忙上奏請求留下趙季良，於是改任何瓚爲行軍司馬。何瓚耻於自己爲自己説話，迫不得已而赴任，唐明宗的賞賜十分豐厚。當初，孟知祥在北京任馬步軍都虞候，而何瓚留守太原，孟知祥按軍禮事奉何瓚，何瓚常常依照法律來要求他，孟知祥開始不高興，到何瓚任司馬時，還是勉强對他很好。孟知祥反叛後，罷免何瓚的司馬職務，赦罪回家，何瓚含恨而死。

新五代史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晉臣傳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鑒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佗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長得醜陋奇特，身材矮小而臉面很長，常常對着鏡子自以爲奇，説："七尺長的身軀，不如一尺長的臉面。"慷慨激昂地有志於作公卿輔臣。當初考進士時，主考官討厭他的姓氏，因爲"桑"和"喪"發音相同。有人勸他不一定考進士，可以從别的途徑謀求做官，桑維翰慷慨激昂，於是寫下《日出扶桑賦》來抒發志向。又鑄成鐵硯拿給人看説："如果這個硯臺用壞了就改從别的途徑謀求做官。"最終考中了進士。晉高祖召他任河陽節度掌書記，後來就常常讓他跟着自己。

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己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爲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决，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

晉高祖從太原調任天平，不接受任命，而别有打算，以此詢問手下的將領，將領們都恐懼得不敢説話，衹有桑維翰和劉知遠贊成，於是讓桑維翰寫信向契丹求援。耶律德光答應了，而趙德鈞也用重金利誘耶律德光，請求他幫助自己篡奪唐政權。晉高祖怕事情不成功，於是派桑維翰去見耶律德光，十分雄辯地爲他陳説利害得失，耶律德光的主意纔打定，終於因此消滅唐而建立晉，這是桑維翰的功勞。晉高祖即位，任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任相州節度使，一年多後，調任鎮守泰寧。

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絶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

吐渾白承福被契丹逼迫，通過歸附鎮州安重榮來投奔晉，安重榮於是請求和契丹斷絶友好關係，利用吐渾進攻他們。晉高祖難於拒絶安重

意未决。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争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决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絶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説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濅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爲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

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巨萬。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

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

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彦澤遺太后書，問此

棨，没有拿定主意。桑維翰上疏陳述不能和契丹争鬥的七個原因，晉高祖把桑維翰的使者召到卧室内，對他説："北方的事情，正擾亂我的心，得到這個上疏，我的主意已打定了，可以不擔憂了。"桑維翰又勸晉高祖到鄴都。七年，晉高祖在鄴都，桑維翰前來朝拜，調任鎮守晉昌。

晉出帝即位，召拜爲侍中。而景延廣當權，和契丹絶交，桑維翰的意見不被采納，於是暗中派人勸晉出帝説："制服契丹而安定天下，不用桑維翰不行。"於是外調景延廣到河南，拜桑維翰爲中書令，又任爲樞密使，封爲魏國公，事情無論大小，一概托付給他。幾個月内，各種事情都逐漸有條不紊。當初，李瀚任翰林學士，好飲酒而常誤事，晉高祖認爲他輕浮淺薄。天福五年九月，下詔廢除翰林學士一職，依據《唐六典》把它的職責劃歸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也都廢除了。到桑維翰任樞密使時，又奏請設置學士，而全部任用親朋舊友擔任。

桑維翰的權勢日盛一日，四處饋贈的財物，每年累積不計其數。内客省使李彦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當權時，一起説他的壞話。皇帝想立即罷免桑維翰，大臣劉昫、李崧都認爲不行，最後任馮玉爲樞密使，不久又任爲宰相，桑維翰一天天被疏遠了。皇帝飲酒過度而患病，桑維翰派人暗中禀告太后，請求爲皇帝的弟弟石重睿設置師傅。皇帝病愈後，知道了這件事，發怒，於是罷免桑維翰，任他爲開封尹。桑維翰於是稱脚有病，很少再朝見皇帝。

契丹駐守中渡，攻破欒城，杜重威等人的大軍離得很遠，桑維翰説："情况危急啊！"於是會見馮玉等人商量事情，而意見不合。又請求晉見皇帝，皇帝正在園林中訓練鷹，没有空閑見他，桑維翰退下嘆息説："晉的祖先不能再受到祭祀了！"

自從契丹和晉結盟，開始時事成於桑維翰，而最終敗在景延廣手上，因此從兩軍交戰以來，凡是契丹方面的書檄文告，都没有不提到這兩個人的。耶律德光侵犯京師，派張彦澤給太后送

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而己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彦澤圖之，而彦澤亦利其貲産。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晋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彦澤以驍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彦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爲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彦澤以兵入，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晋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彦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慚不能對。是夜，彦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彦澤所掠。

信，打聽這兩個人還在不在，可讓他們先來。而皇帝因桑維翰曾主張不要和契丹絶盟而自己不聽他的話，不願讓桑維翰去見耶律德光，因而暗示張彦澤算計他，而張彦澤也想占有他的財産。桑維翰的相貌怪異，又素來自恃威嚴，晋的老將大臣們，見到他没有不屈服的，張彦澤自恃勇猛剛强，每次去迎候桑維翰，即使是寒冬臘月也没有不汗流滿面的。當初，張彦澤進入京師，手下人勸桑維翰躲避災禍，桑維翰説："我作爲大臣，國家到了這種地步，到哪裏逃避死呢！"静坐府中不動。張彦澤率兵進來，問："桑維翰在哪裏？"桑維翰厲聲説道："我，是晋的大臣，自應爲國而死，你怎麽能無禮呢！"張彦澤兩腿打顫不敢抬頭看，退下對人説："我不知道桑維翰是怎樣一個人，今天見了，還讓人如此恐懼，哪能再見他呢？"於是以皇帝的命令召桑維翰。桑維翰出發，遇見李崧，在馬上交談，軍吏上前告訴桑維翰，讓他去侍衛司獄中。桑維翰知道不能免禍，看着李崧説："你主持國事，讓我桑維翰一人去死嗎？"李崧羞愧不能回答。這天晚上，張彦澤派人將桑維翰勒死，又用絲綢繫在桑維翰脖子上，報告耶律德光説："桑維翰上吊自殺。"耶律德光説："我原無意殺掉桑維翰，桑維翰何必自己去死。"耶律德光到京師，派人驗尸，相信是吊死的，於是把尸體賜給桑維翰的家人，而他的財産都被張彦澤所掠奪。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强見稱。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彦章戰中都，彦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晋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録以爲客將。高祖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親景建擅長射箭，曾教景延廣説："射箭射不進鐵，不如不射。"從此景延廣以拉强弓著稱。跟隨梁邵王朱友誨，朱友誨謀反被囚禁，景延廣逃亡在外。後來跟隨王彦章在中都打仗，王彦章被打敗，景延廣身上多處受傷，僅僅得以保住性命。

唐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叛，晋高祖任六軍副使，主持誅殺跟隨朱守殷反叛的人。景延廣任汴州軍校當殺，晋高祖愛惜他的才能，暗中放他逃走，後來録任爲客將。晋高祖即位，任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調任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調任保義，又召

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

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調任鎮守河陽三城，升任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

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册，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有横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争，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

晉高祖去世，晉出帝即位，景延廣出了力，十分誇耀自己的功勞。當初，晉出帝即位，晉的大臣們擬議報告契丹，送上表章自稱爲臣子，景延廣一人不同意，祇是送信自稱孫子罷了，大臣們都知道這樣不行，而又不能强求。契丹果然發怒，多次以此責備晉，景延廣對契丹使臣喬瑩說："先皇帝是契丹所立的，現在的天子是中原自己册立的，可以做孫子，但不能做臣子。而且晉有十萬口横磨大劍，爺爺如果要打仗，就來，以後無法管住孫子，被天下人笑話。"喬瑩明白他的話必然引起兩國争端，怕以後没有東西作憑證，於是請求寫在紙上，以防遺忘。景延廣命令官吏都記下來交給喬瑩，喬瑩把信藏在衣領中返回，把景延廣的話全部報告給契丹，契丹更加憤怒。

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床、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睿，下至伴食刺史、重睿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歲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

天福八年秋，晉出帝巡幸大年莊回來，在景延廣家中擺酒宴。景延廣進獻的器服、鞍馬、茶床、椅榻都裹上了金銀，用龍鳳圖案作裝飾。又進獻五千匹絲綢，一千四百兩絲綿，二十二匹馬，玉鞍、衣物、犀牛角、玉器、金帶等，請求賜給隨行的官吏，上自皇帝的弟弟石重睿，下至伴食刺史、石重睿的隨從人員各有不同。皇帝賞賜給景延廣和他的母親、妻子、隨從、押衙、孔目官等人的禮物也相等。當時天下旱災、蝗災并起，餓死的老百姓一年達十多萬人，而君臣如此窮奢極侈，相互誇耀攀比。

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虜於戚城，高行周、符彦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横，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唤我來，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

第二年春，契丹入侵，景延廣隨晉出帝北征任御營使，兩軍在澶、魏二州間相對峙。先鋒石公霸在戚城和敵軍遭遇，高行周、符彦卿的兵少不能救援，飛馬催景延廣增兵，景延廣按兵不動。三個將領被重重包圍，皇帝親自率兵營救他們，三個將領纔得以逃出，都哭泣着訴苦。但景延廣正掌握着親兵，仗恃功勞放縱專横，將領們都由他調度，皇帝也不能控制。契丹曾對晉人呼叫說："景延廣叫我們來，爲什麽不速戰速決？"這時，將領們都奮力作戰，而景延廣未曾與敵人

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晋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晋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

碰面。契丹離去後，景延廣獨自躲在營壘中不敢出來。自從景延廣一句話而使契丹和晋關係惡化，凡是號令征伐一概出自景延廣，晋的大臣們都不能參與，因此凡是契丹的書檄文告，都無不以景延廣爲藉口。契丹離去後，晋出帝回到京師，於是出調景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第二年，晋出帝到澶淵，讓景延廣隨行，都没有功勞。

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晋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爲長夜之飲，大治第宅，園置妓樂，惟意所爲。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晋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

景延廣住在洛陽，鬱鬱不得志。見晋日益削弱，估計一定不能對付契丹，於是通宵飲酒，大肆修建住宅，在園中設置歌舞藝人，爲所欲爲。後來皇帝也後悔，派供奉官張暉奉表向契丹稱臣求和，耶律德光回答説："派桑維翰、景延廣來，割讓鎮、定二州給我，纔可以講和。"晋知道這不行，纔作罷。契丹到中渡，景延廣駐守河陽，聽説杜重威投降，於是返回。

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晋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吴，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决，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歡，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殆，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耶律德光侵犯京師，到達相州時，派騎兵幾千人混在晋軍中渡過黄河直奔洛陽，以便抓獲景延廣，告誡説："景延廣向南逃奔到吴，向西逃奔到蜀，務必追擊捉住他。"而景延廣擔心他的家人，没有自殺，契丹騎兵突然到來，於是和隨從閻丕馳馬到封丘見耶律德光，和閻丕一起被戴上枷鎖。景延廣説："閻丕，是我的隨從，因職事跟隨我，有什麽罪而被戴上枷鎖？"閻丕於是獲釋。耶律德光指責景延廣説："南北雙方斷絶友好關係，都是因爲你。"召喬瑩來對質他過去説過的話，景延廣開始時不承認，喬瑩從衣領中拿出收藏的信，景延廣纔服罪。於是拿十件事責問景延廣，每承認一件事，拿給他一個象牙籌碼，給到第八個籌碼時，景延廣把臉貼在地上，不敢抬頭看，於是大聲呵叱他并把他囚禁起來。準備送他到北方去，走到陳橋時，停在老百姓家中。晚上，景延廣窺伺看守他的人鬆懈了，伸手卡住自己的脖子而死，當時五十六歲。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晋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興，終爲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

唉，從古到今禍福成敗的道理，没有像晋氏這樣的明證了！它開始因契丹而興盛，最終被契丹消滅。但當它以叛逆對抗名正言順者，大業未

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舌之强，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解難，遂成晋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爲多。及少主新立，釁結兵連，敗約起争，發自延廣。然則晋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成，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衹是憑一個人的使命，仗恃口舌的强辯，能使契丹舉國興師動衆，像符契一樣應驗，解除危難建立晋國，在這個時候，桑維翰的功勞最多。到年輕的君主剛即位，戰事不斷，毀約引起争端，事情起因於景延廣。因此晋氏的事業，桑維翰成就了，景延廣又敗壞了，兩人的用心不同，而遭受的災禍一樣，原因是什麽呢？大概立國始終名義不順，而和夷狄共事，常常見到災禍，見不到幸運。能不警惕嗎！能不警惕嗎！

吴巒

吴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彦珣節度判官。晋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彦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巒所爲，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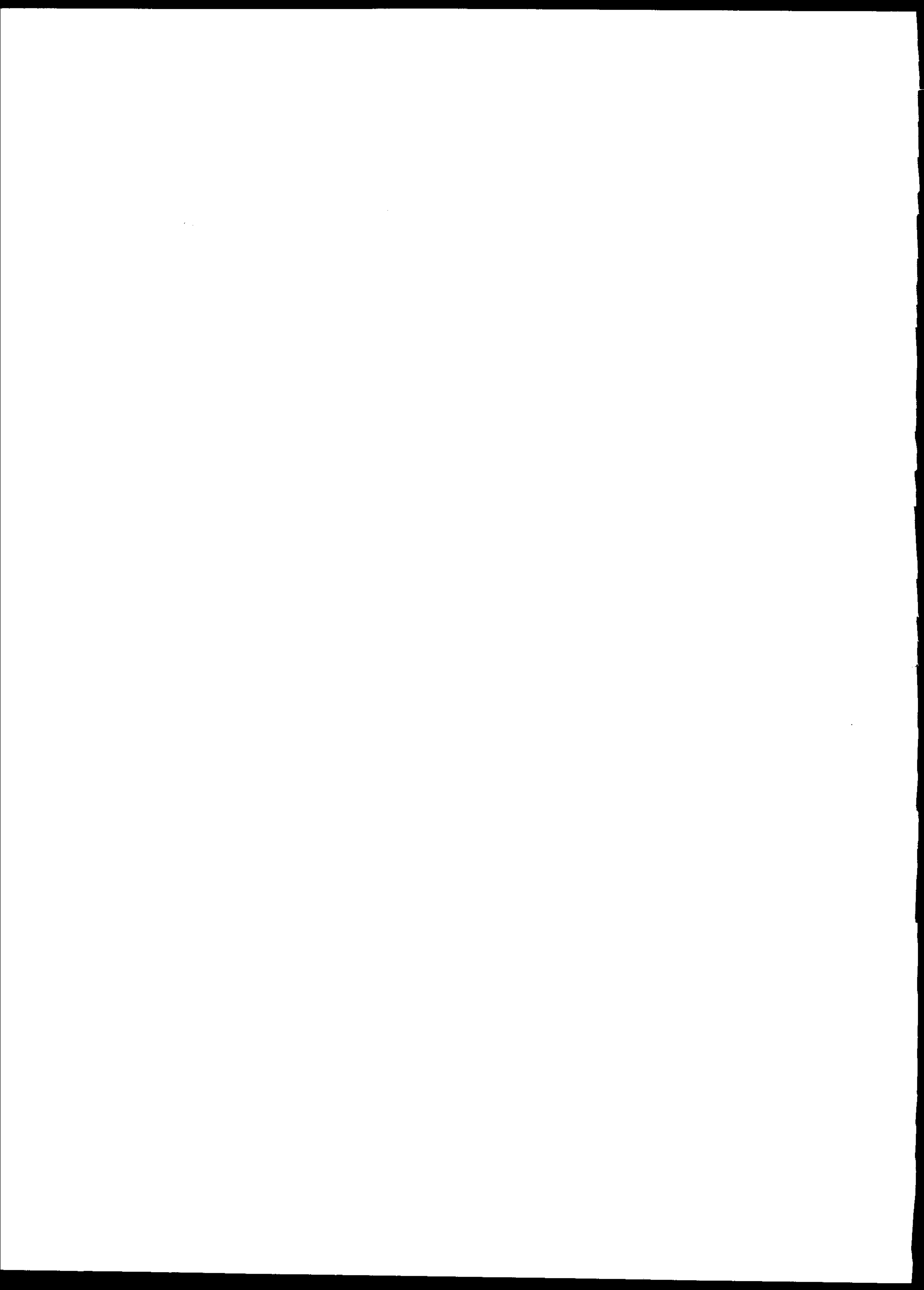
吴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年輕時考明經科没考中，清泰年間任大同沙彦珣的節度判官。晋高祖在太原起兵，召契丹援助，契丹經過雲州，沙彦珣出城迎拜，被契丹俘虜。城中人推舉吴巒管理州中事務，吴巒就關閉城門拒守，契丹用軍隊包圍他。晋高祖即位，把雲州劃歸契丹，而吴巒還是堅守州城不投降，契丹圍城七個月。晋高祖認爲吴巒的所作所爲很忠義，於是寫信告訴契丹，讓他們解圍離去。晋高祖召吴巒，任他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出帝即位，與契丹絶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温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很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閑居無憀，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朝京師，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晋大臣以巒前守雲州七月，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温守貝州。巒善撫士卒，會天大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巒，願自效，巒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巒從城上投薪草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

晋出帝即位，和契丹絶交，河北各州都戒備，認爲貝州位於水陸要道，危急時可以轉運軍餉，於是在那裏屯積糧草數十萬，任王令温爲永清軍節度使。王令温的牙將邵珂，一向驕横狠毒難以控制，王令温罷免了他的職務。邵珂閑居無聊，於是暗中派人逃到契丹，説貝州屯積的糧食很多但没有軍隊把守，可以奪取。王令温因事去京師朝見，心裏對邵珂很疑心，於是把他的兒子邵崇範作爲人質跟隨他去京師。晋的大臣們因爲吴巒過去堅守雲州七個月，契丹不能攻克，於是派吴巒騎驛馬前去代替王令温守貝州。吴巒善於安撫士兵，碰上天氣十分寒冷，就撕掉他的帷幕做衣服給士兵穿，士兵們都很喜歡他。邵珂於是求見吴巒，願意效力，吴巒推心置腹地相信了他。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向南侵犯，包圍貝州，吴巒命令邵珂把守南門。契丹包圍三天，四面猛攻，吴巒從城上投下柴草把城梯和衝車差不多燒

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温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温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温，瀛州河間人也。

完了。不久邵珂從南門引契丹人進城，吴巒正把守東門作戰，而手下人報告邵珂反叛，吴巒見城中已亂，就投井而死。而王令温的家屬被契丹俘虜，晋出帝哀憐他，任王令温爲武勝軍節度使，後來累任方鎮，周顯德年間死。王令温，瀛州河間人。



新五代史卷三十

列傳第十八

漢臣傳

蘇逢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悦爲高祖從事，逢吉常代悦作奏記，悦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逢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爲節度判官。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漢高祖鎮守河東，父親蘇悦任漢高祖的從事，蘇逢吉常常代替蘇悦寫奏記，蘇悦於是告訴了漢高祖。漢高祖召見蘇逢吉，見他精神爽秀，憐愛他，就任他爲節度判官。

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内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爲可，以故甚愛之。然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静獄”。逢吉入獄中閲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静矣。”

漢高祖性格素來嚴肅，賓客僚佐們很少能够請求進見，惟獨蘇逢吉能進入，整天在漢高祖的書房中侍立。兩使的文簿堆滿了，没有人敢通報，蘇逢吉就取來放在懷中，等到漢高祖的神色可以冒犯時進獻，漢高祖大多認可了，因此很喜歡他。但蘇逢吉爲人貪婪狡詐没有德行，喜好殺人。漢高祖曾因他的生日派蘇逢吉整頓清理獄中囚犯以求福，叫做“静獄”。蘇逢吉進入獄中察看囚犯，無論輕重曲直都殺掉，報告説：“監獄清静了。”

高祖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逢吉，逢吉以爲己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决，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

漢高祖建立國號後，拜蘇逢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時，制度剛開始建立，朝廷大事都由蘇逢吉决定，蘇逢吉以此爲己任。但他素來不懂學問，隨事裁决，出自他個人的看法，因此漢代尤其没有法度，而不施行德政，老百姓没有人稱贊它。

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嘩。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

漢高祖平定京師後，蘇逢吉和蘇禹珪同在中書省，拜官授職常常違反舊制。蘇逢吉尤其喜好接收賄賂財貨，賣權賣官，指責的人吵鬧不停。但漢高祖正倚仗信任他們兩人，因此没有人敢上報。鳳翔李永吉初到京師朝見，蘇逢吉因李永吉是過去秦王李從曮的兒子，世代王侯之家，應當

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晋末使楚，至是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橐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

有奇異的財物，就派人告訴李永吉，答應給他一個州，而索求他祖上的玉帶，李永吉以没有玉帶作解釋，蘇逢吉於是派人買了一條玉帶，價值幾千緡，要求李永吉抵償；前客省使王筠在晋末出使楚，到這時纔回來，蘇逢吉猜想王筠得到楚王的厚重財物，派人索求，答應給他一個州，王筠怏怏不樂，把口袋中裝的一半財物獻給他。但兩人都没有得到許諾的州。

晋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别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

晋宰相李崧隨契丹北去，漢高祖進入京師，把李崧的宅第賜給蘇逢吉，而李崧在西京另有田産住宅，蘇逢吉於是都占爲己有。李崧從北方回來，因而把宅第契券獻給蘇逢吉，蘇逢吉不高興，而李崧的子弟多次口出怨言。後來，蘇逢吉就誘使人誣告李崧和弟弟李嶼、李嶬等人，投入獄中，李崧憑空自己冤枉自己伏罪："和家僮二十人，圖謀藉漢高祖的陵墓作亂。"獄狀上報中書省，蘇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於是將李崧家滅族。

是時，天下多盗，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盗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吉曰："爲盗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吝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盗，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盗，入于山中，盗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盗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因盗殺人滋濫。

這時，天下盗賊很多，蘇逢吉親自起草詔書下發州縣，凡是盗賊所住本家和鄰居都滅族。有人對蘇逢吉説："做盗賊被滅族，已不是先王的法制，何况鄰居呢！"蘇逢吉不情願地承認對，迫不得已，衹是去掉滅族一項罷了。因此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將平陰縣十七個村的老百姓數百人全部殺死。衛州刺史葉仁魯聽説按察區域中有盗賊，親自帶兵追捕。當時十多個村民一齊追趕盗賊，進入山中，盗賊都逃散了。葉仁魯隨後到，見追捕盗賊的村民，以爲是盗賊，把他們全部抓獲，割斷他們的脚筋，把他們丢棄在山脚示衆，這些人長聲悲號，幾天就死了。聽到的人都爲他們鳴冤叫屈，而蘇逢吉把葉仁魯當成能人，從此天下因做盗賊被殺的事就泛濫成災了。

逢吉已貴，益爲豪侈，謂中書堂食爲不可食，乃命家厨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托以它事告於高祖，杖殺之。

蘇逢吉顯貴後，更加奢侈無度，稱中書堂的食物是不能吃的，於是命令家厨進獻食品，每天都吃最珍貴最好的。繼母死了，不服喪致哀。妻子武氏死後，暗示百官和各州鎮送絲綢做喪服。武氏的喪期未完，就任命他的兒子們做官。有一個庶出兄弟從外地歸來，没有告訴蘇逢吉就見他的兒子們，蘇逢吉發怒，藉口别的事向漢高祖告

狀，被用棍棒打死了。

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决。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乾祐二年，加拜司空。

蘇逢吉曾隨漢高祖征伐鄴都，多次在軍中發酒瘋侮辱周太祖，周太祖很怨恨他。後來漢隱帝登位，蘇逢吉素來和李濤很好，暗示李濤請求罷免周太祖和楊邠樞密使的職務。李太后憤怒李濤挑撥大臣的關係，罷免李濤的宰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情都報告給他決定。蘇逢吉、蘇禹珪從此備位充數罷了。乾祐二年，加拜爲司空。

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争，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己，已而會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捨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齏粉矣！"

周太祖鎮守鄴都，没有免去樞密使之職，蘇逢吉認爲樞密使的職責，由方鎮擔當不便，和史弘肇發生爭執，最終還是依照史弘肇的意見。史弘肇怨恨蘇逢吉和自己作對，不久在王章家中相見，蘇逢吉在座上發酒瘋，史弘肇更加憤怒。蘇逢吉謀求外出任職來躲避他，不久又作罷，有人問他原因，蘇逢吉説："如果捨棄這裏離去，史公一旦處置我，我就粉身碎骨了。"

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于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這時，漢隱帝年齡小，小人在他身旁弄權。史弘肇等人作威凌駕皇帝，皇帝和他手下的李業、郭允明等人都很憂慮。蘇逢吉每次見到李業等人，都用言語激怒他們，李業等人終於殺掉史弘肇，任蘇逢吉權知樞密院。正讓人起草詔書，聽説周太祖起兵，纔作罷。蘇逢吉晚上住在金祥殿東閣，對司天夏官正王處訥説："昨晚天未黑，就夢見李崧在一旁，活人和死人交接，没有吉祥的事情。"周太祖到北郊，官軍在劉子陂被打敗。蘇逢吉在七里住宿，晚上和同住的人暢飲，要刀準備自殺，被手下人勸止。第二天和漢隱帝逃跑到趙村，在老百姓家中自殺。周太祖平定京師，割下他的頭示衆，正是在李崧被殺的地方。廣順初，賜給他的兒子西京莊園和一處住宅。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户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兵，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爲人驍悍勇猛，能够追趕上奔馳的戰馬。梁末，徵調老百姓七户人家中出一個兵，史弘肇當兵，隸屬開道指揮，被選爲禁兵。漢高祖統率禁兵，史弘肇任軍校。後來，漢高祖鎮守太原，讓他統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漢高祖在太原建立國號，代州王暉拒不受命，史弘肇攻破了他，因功拜爲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揮使。

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

弘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少忤意，立檛殺之，軍中爲股栗，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授顧命。

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决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僮奴，而厮養之輩，往往脅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暉狡酷，因緣爲奸，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吴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

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

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爲獻。潁州麴場官麴温與軍將何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温。拯

這時契丹北歸，留下耿崇美在潞州進攻王守恩。漢高祖派史弘肇先去攻打他，耿崇美戰敗逃走，王守恩以潞州城向漢投降。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人，都迎接史弘肇，親自前來歸附。史弘肇進入河陽，漢高祖隨後到來，於是進入京師。

史弘肇任將，嚴肅剛毅，沉默寡言，部下有人曾稍有違背他的意願，立即鞭打致死，軍中人人爲此兩腿發抖，因此漢高祖最初起義時，史弘肇行軍所到的地方，秋毫無犯，兩京安定。升任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祖病情加劇，和楊邠、蘇逢吉等人一起接受臨終委托。

漢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人都反叛了，關西打仗，人心恐懼，京城的老百姓，謡言流傳互相驚恐。史弘肇出兵警戒探察，總是殺人，無論大小罪行都被殺死。這時白天出現太白星，老百姓有人抬頭觀望的，立即將他斬殺在街上。街上有酒醉者忤逆一兵士，誣告他訛言，被斬於街上。凡是百姓無辜獲罪的，獄吏告訴史弘肇，僅用三個指頭示意，獄吏即判腰斬。又定下割舌、破嘴、斷筋、斷足的刑法。李崧因家奴告他謀反被族滅，史弘肇把他的小女兒取來當作婢女使唤。於是以前有資望而今失職的舊將人家，都姑息遷就家僮奴僕，而受人豢養的人，常常脅迫鉗制他的主人。侍衛孔目官解暉狡猾殘酷，仗勢做壞事，老百姓無辜獲罪的，没有人敢上告申訴。燕人何福進有一個玉枕，值錢十四萬，派僮僕賣到淮南以便買茶。僮僕把錢藏起來，何福進鞭打僮僕索求，僮僕於是誣告何福進得到趙延壽玉枕，用來送給吴人。史弘肇抓到何福進治罪，何福進被殺，他的部下分别占有他的妻子兒女，登記没收他的家財。

史弘肇不喜歡賓客，曾説："文人墨客叫人難以忍受，稱我爲兵。"

史弘肇統領歸德，他的副使等人每月大都用私錢一千緡進獻。潁州麴場官麴温和軍將何拯爭執官事，訴訟到三司，三司認爲麴温對。何拯向

訴之弘肇，弘肇以謂潁己屬州，而温不先白己，乃追温殺之，連坐者數十人。

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托，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

周太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行，蘇逢吉、楊邠以爲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舉爵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爲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醑。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晋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致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

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

史弘肇申訴，史弘肇認爲潁州是自己的屬州，而麴温不首先告訴自己，於是追捕麴温殺掉，受到牽連治罪的有數十人。

周太祖平定李守貞，推獎各個臣子，史弘肇拜爲中書令。漢隱帝自關西停戰以來，漸漸親近小人，和後贊、李業等人嬉戲游樂没有節制，而太后的親族熱衷干謁托情，史弘肇和楊邠逐漸壓制他們。太后有個老朋友的兒子謀求補任軍職，史弘肇就把他殺了。皇帝剛聽音樂時，賜給教坊使等人玉帶、錦袍，這些人前去辭謝史弘肇，史弘肇發怒説："士兵們爲國家出征没一點特别賞賜，你們這些人有什麽功勞，怎敢接受這些東西！"全部拿回賞賜的物品歸還官府。

周太祖外出鎮守魏州，史弘肇擬議帶樞密使同行，蘇逢吉、楊邠認爲不行，史弘肇很怨恨他們。第二天，在竇貞固家中聚會飲酒，史弘肇舉起酒杯高聲向周太祖敬酒説："昨天朝廷上争論，爲什麽有不同意見？今天和你喝下這杯酒。"蘇逢吉和楊邠也舉起大酒杯説："這是國家大事，何必介意呢！"於是一起乾杯。史弘肇説："安定朝廷，平定禍亂，衹需長槍大劍就行了，像'毛錐子'有什麽用呢？"三司使王章説："如果没有'毛錐子'，軍隊糧餉從哪裏徵集呢？""毛錐子"，是説毛筆。史弘肇沉默不語。另一天，在王章家中聚會飲酒，酒酣耳熱，猜拳行令，史弘肇不會做，客省使閻晋卿挨着史弘肇坐，多次教他。蘇逢吉開玩笑説："座中有個姓閻的人，何必擔心罰酒！"史弘肇的妻子閻氏，是酒家歌女，因而認爲是在譏諷自己，大怒，用醜話辱駡蘇逢吉，蘇逢吉不計較。史弘肇想毆打他，蘇逢吉先出去了。史弘肇起身找劍想追殺蘇逢吉，楊邠哭泣着説："蘇公，是漢的宰相，你如殺了他，又把天子放在哪裏呢？"史弘肇馳馬離去，楊邠送他到家纔返回。從此將相之間如水火不相容。漢隱帝派王峻在公子亭擺酒讓他們和解。

這時，李業、郭允明、後贊、聶文進等人當權，不喜歡執政大臣。而漢隱帝漸漸長大，受大臣鉗制，多次有怨言，李業等人乘機説壞話，認爲史弘肇的威勢超過了皇帝，不除掉必定會作

必為亂。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亂。漢隱帝很想除掉他。晚上聽到作坊中打造鎧甲的聲音，以爲亂兵到了，通宵不能睡着。因此和李業等人在宮禁中密謀除掉史弘肇。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史弘肇和楊邠、王章等人進朝，坐在廣政殿東面的廊屋中，數十個身披鎧甲的士兵從裏面衝出，抓住史弘肇、楊邠、王章殺掉，并把他們三家滅族。

弘肇已死，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反，群臣莫能對。又召諸軍校見於萬歲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常憂橫死，今日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史弘肇死後，皇帝坐在崇元殿召集群臣，聲稱史弘肇等人謀反，群臣没有人敢回話。又在萬歲殿召見各軍校，皇帝說："史弘肇等人獨攬大權，讓你們常常擔心慘遭橫禍而死，今天我能爲你們作主了！"軍校們都下拜。周太祖登位，追封史弘肇爲鄭王，按照禮節送歸家鄉安葬。

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為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邠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事漢高祖為右都押衙，高祖即位，拜樞密使。

楊邠，魏州冠氏人。年輕時任州府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楊邠爲勾押官，歷任孟、華、鄆三州糧料院使。跟隨漢高祖任右都押衙，漢高祖即位，拜爲樞密使。

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時，逢吉、禹珪頗以私賄除吏，多繆。邠為相，事無大小，必先示邠，邠以為可，乃入白，而深革逢吉所為，凡門蔭出身，諸司補吏者，一切罷之。

楊邠出身小官吏，不喜歡文人，和蘇逢吉等人心中互相排擠忌恨。蘇逢吉勸說李濤上疏罷免楊邠和周太祖的樞密使職務，楊邠哭泣着在李太后面前訴說，太后發怒，罷免李濤的宰相，加楊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這時，蘇逢吉、蘇禹珪往往根據私下賄賂任官授職，出現很多錯誤。楊邠任宰相後，事情無論大小，必定首先請示楊邠，楊邠認爲可以，纔進宮上報，而大力改變蘇逢吉的所作所爲，凡是因門第做官的，各司補選的官吏，都一概罷免。

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以謂為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

楊邠雖然擅長做官的事，但不懂得有關大局的道理，認爲治理國家，不過是錢庫充實，武器完備罷了，禮樂文物都是虛華不實的東西。因此執掌國家大政而務求苛刻繁細，凡是前資官不能留在京師之外，而天下出行的人，都要給憑證纔能出行。十天之內，人心擾亂，楊邠估計不能實行而作罷。

邠常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為之戰

楊邠常和王章在皇帝面前議論政事，皇帝說："事情實行之後，不要讓人說閑話！"楊邠於是說："陛下衹管不說話，有我在。"聽到這話的

粟。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謝絶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周太祖即位，追封弘農王。

人爲他發抖。李太后的弟弟李業請求任宣徽使，皇帝和太后私下詢問楊邠，楊邠勸阻認爲不行。皇帝想立寵愛的耿夫人爲皇后，楊邠又認爲不行；夫人死後，準備按照皇后的禮儀安葬，楊邠又認爲不行。因此漢隱帝大怒，而手下人乘機陷害他，和史弘肇等人同一天被殺。

楊邠爲人十分儉樸恬静，雖不拒收各地賄賂的財物，但往往拿來獻給皇帝。居家時謝絶賓客，晚年纔稍稍和士大夫交往，招納賓客在門下。懂得歷史傳記文章有用，於是責求官吏抄寫。不久，碰上災禍。周太祖登位，追封爲弘農王。

王章

王章，魏州南樂人也。爲州孔目官。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皓，章事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與副招討李周善，乃以章托周。周匿章褚中，以橐駝負之洛陽，藏周第。唐滅，章乃出，爲河陽糧料使。漢高祖典禁兵，補章孔目官，從之太原。

高祖即位，拜三司使、檢校太尉。高祖崩，隱帝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絶。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雀鼠耗”，章乃增一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陌三；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然尤不喜文士，嘗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廪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章猶意不能滿，往往復增之。民有犯鹽、礬、酒麯者，無多少皆抵死，吏緣爲奸，民莫堪命。已而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

王章，魏州南樂人。任州孔目官。張令昭驅逐節度使劉延皓，王章追隨張令昭。張令昭失敗，王章的岳父白文珂和副招討李周關係很好，於是把王章托付給李周。李周把王章藏在袋中，用駱駝馱到洛陽，藏在李周家中。唐滅亡，王章纔出來，任河陽糧料使。漢高祖統率禁軍，補王章爲孔目官，隨漢高祖到太原。

漢高祖登位，拜爲三司使、檢校太尉。漢高祖死，漢隱帝登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時，漢剛剛建立，在契丹掠奪之後，京師財庫空虚，而關西三叛并起，周太祖在西方打仗，王章供應軍糧，不曾匱乏斷絶。但徵收財利搜刮百姓，百姓深受其害。過去老百姓一石税糧加送兩升作爲“雀鼠耗”，王章於是增加爲租税一石加送兩斗作爲“省耗”；緡錢出納，都以八十爲一百文，王章又減少三文放出去；州縣百姓上訴田産，必定全州全縣復核，以便搜括暗藏的田地。天下因此深受困害。他特别不喜歡文士，曾對人説：“給這些人一把算盤，不知道顛倒，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呢!”百官的俸禄都取自供應軍隊剩下的没有用的東西，命令官吏往高處估算它們的價值，估算定了又增加，叫做“擡估”，王章還不滿意，往往再增加。老百姓觸犯鹽、礬、酒麯法的，無論多少都抵罪處死，官吏假公濟私做壞事，老百姓不能忍受。不久和史弘肇等人同一天被殺。

劉銖

劉銖，陝州人也。少為梁邵王牙將，與漢高祖有舊，高祖鎮太原，以為左都押衙。銖為人慘酷好殺戮，高祖以為勇斷類己，特信用之。高祖即位，拜永興軍節度使，徙鎮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

是時，江淮不通，吳越錢鏐使者常泛海以至中國。而濱海諸州皆置博易務，與民貿易。民負失期者，務吏擅自攝治，置刑獄，不關州縣。而前為吏者，納其厚賂，縱之不問。民頗為苦，銖乃一切禁之。然銖用法，亦自為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請增民租，畝出錢三十以為公用，民不堪之。隱帝患銖剛暴，召之，懼不至。是時，沂州郭淮攻南唐還，以兵駐青州，隱帝乃遣符彥卿往代銖。銖顧禁兵在，莫敢有異意，乃受代還京師。

銖嘗切齒於史弘肇、楊邠等，已而弘肇等死，銖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僂儸兒矣。"權知開封府，周太祖兵犯京師，銖悉誅太祖與王峻等家屬。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銖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應與人為婢。"太祖使人責銖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念之乎？"銖曰："為漢誅叛臣爾，豈知其佗。"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乃與群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迨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群臣皆以為善。乃止殺銖，與李業等梟首於市，

劉銖，陝州人。年輕時任梁邵王的牙將，和漢高祖有舊交，漢高祖鎮守太原，任他爲左都押衙。劉銖爲人刻毒殘酷，喜好殺人，漢高祖認爲他的勇猛果斷像自己，特别信任重用他。漢高祖即位，拜爲永興軍節度使，調任鎮守平盧，加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又加侍中。

這時，江淮道路不通，吳越錢鏐的使臣常常渡海到中原。而沿海各州都設置博易務，和老百姓做生意。老百姓負債過期的，博易務的官吏擅自抓捕治罪，設置刑獄，不報告州縣。而對以前做過官吏的人，收受重金賄賂，放縱他們不過問。老百姓深受其害，劉銖於是一概禁止。但劉銖執法，也很苛刻嚴峻。老百姓有罪的，問他年齡大小，回答說多少歲，就按照歲數棒打多少次，叫做"隨年杖"。每次棒打一人，必定用兩根棍子同時打，叫做"合歡杖"。又請求增加老百姓的租賦，每畝出錢三十作爲公用，老百姓不堪其苦。漢隱帝擔憂劉銖剛烈暴躁，召他回京，劉銖害怕沒去。這時，沂州郭淮進攻南唐返回，率兵駐扎青州，漢隱帝於是派符彥卿去代替劉銖。劉銖見禁兵在一旁，不敢有别的考慮，於是接受代換回到京師。

劉銖常切齒痛恨史弘肇、楊邠等人，不久史弘肇等人死，劉銖對李業等人說："各位可算是僂儸兒了。"權知開封府，周太祖的軍隊進犯京城，劉銖把周太祖和王峻等的家屬全部殺掉。周太祖進入京城，劉銖的妻子赤身露体用席子遮蓋自己，和劉銖一起都被抓獲。劉銖對他的妻子說："我就要死了，你應作别人的婢女。"周太祖派人斥責劉銖說："我和你一同跟隨先帝，偏偏沒有老朋友的交情嗎？我家被你屠殺滅族，即使有君主的命令，做得那樣殘酷狠毒，怎麼忍心。如今你也有妻子兒女，想他們嗎？"劉銖說："我衹是爲漢誅殺叛臣罷了，哪管别的。"這時，周太祖正想收攬人心，於是和群臣商議說："劉侍中從馬上摔下傷勢很重，而士兵逼迫羞辱他，趁他一息尚存，我想上奏太后，寬免他的家屬，怎麼樣？"群臣都認爲好。於是衹殺掉劉銖，和李

赦其妻子。太祖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業等人一起斬首示衆，赦免了他的妻子兒女。周太祖登位，賜給陝州的莊園住宅各一處。

李業

李業，高祖皇后之弟也。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時，以爲武德使。隱帝即位，業以皇太后故，益用事，無顧憚。時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師大風拔木，壞城門，宫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召司天趙延乂問禳除之法，延乂對曰："臣職天象日時，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然臣所聞，殆山魈也。"皇太后乃召尼誦佛書以禳之，一尼如厠，既還，悲泣不知人者數日，及醒訊之，莫知其然。而帝方與業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狎昵，多爲廋語相誚戲，放紙鳶于宫中。太后數以灾異戒帝，不聽。

時宣徽使闕，業欲得之，太后亦遣人諷大臣。大臣楊邠、史弘肇等皆以爲不可。業由此怨望，謀殺邠等。邠等已死，又遣供奉官孟業以詔書殺郭威于魏州。威舉兵反，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巍、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晋卿等率兵拒威于澶淵。兵未出，威已至滑州，帝大懼，謂大臣曰："昨太草草耳。"業請出府庫以賚軍，宰相蘇禹珪以爲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爲官家勿惜府庫。"乃詔賜京師兵及魏兵從威南者錢人十千，督其子弟作書，以告北兵之來者。及漢兵敗于北郊，業取内庫金寶，懷之以奔其兄保義軍節度使洪信，洪信拒而不納。業走至絳州，爲人所殺。

李業，漢高祖皇后的弟弟。皇后有兄弟七人，李業最小，因此特别憐愛他。漢高祖時，任爲武德使。漢隱帝登位，李業由於皇太后的緣故，更加專權，肆無忌憚。當時天下旱災、蝗災并起，黄河决口泛濫，京師大風拔起樹木，毁壞城門，皇宫中多次看見怪物投來瓦石、摇動宫門。漢隱帝召司天趙延乂詢問求福消災的辦法，趙延乂回答説："我負責天象日時，觀察它們的變化，以便考知順逆吉凶罷了，求福消災的事，不是我能懂得的。但據我所知，恐怕是山魈作怪。"皇太后於是召尼姑誦讀佛書求福消災，一個尼姑去厠所，回來後，悲號哭泣幾天不省人事，等到蘇醒後訊問她，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而皇帝正和李業以及聶文進、後贊、郭允明等人親近，常猜謎語相互逗樂，在宫中放風筝。太后多次拿災異警告皇帝，皇帝不聽。

當時宣徽使無人擔任，李業想得到這個職位，太后也派人暗示大臣們同意。大臣楊邠、史弘肇等人都認爲不行。李業因此怨恨不滿，策謀殺掉楊邠等人。楊邠等人死後，又派供奉官孟業持詔書到魏州殺郭威。郭威起兵反叛，漢隱帝派左神武統軍袁巍、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閻晋卿等人率兵在澶淵抵抗郭威。還未出兵，郭威已到滑州，皇帝十分恐懼，對大臣説："過去太草率了。"李業請求拿出府庫中的錢財賞賜軍隊，宰相蘇禹珪認爲不行，李業在皇帝面前向蘇禹珪下拜説："相公應爲皇帝着想不要吝惜府庫錢財。"於是下詔賞賜京師士兵和隨郭威向南的魏州士兵每人錢十千，督促他們的子弟寫信，以便告知從北面來的軍隊。到漢兵在北郊被打敗時，李業拿走國庫的金銀珠寶，帶着它們投奔他的哥哥保義軍節度使李洪信，李洪信拒不接受。李業逃到絳州，被人殺死。

聶文進

聶文進，并州人也。少爲軍卒，善書算，給事漢高祖帳中。高祖鎮太

聶文進，并州人。年輕時當兵，擅長寫字算術，在漢高祖手下做事。漢高祖鎮守太原，任爲

原，以爲押司官。高祖即位，歷拜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爲樞密使，頗親信之，文進稍橫恣。遷右領軍大將軍，入謝，召諸將軍設食朝堂，儀鸞、翰林、御厨供帳飲食，文進自如，有司不敢劾。

押司官。漢高祖即位，歷拜爲領軍屯衛將軍、樞密院承旨。周太祖任樞密使，十分親近信任他，聶文進逐漸專横放肆。升任右領軍大將軍，進宫辭謝，召各將軍在朝堂設宴，儀鸞、翰林、御厨供給飲食，聶文進神態自如，官府不敢彈劾他。

周太祖鎮鄴，文進等用事居中，及謀殺楊邠等，文進夜作詔書，制置中外。邠等已死，文進點閲兵籍，指麾殺戮，以爲己任。周太祖在鄴聞邠等遇害，初以爲文進不與，及發詔書，皆文進手迹，乃大詬之。

周太祖鎮守鄴都，聶文進等人在朝廷專權，到謀殺楊邠等人時，聶文進晚上寫詔書，向中外發布。楊邠等人死後，聶文進點閲軍隊名册，指揮殺人，以此爲自己的職責。周太祖在鄴都聽説楊邠等人被殺，最初以爲聶文進没有參與，到打開詔書時，看到都是聶文進的筆迹，於是大罵他。

周兵至京師，隱帝敗于北郊，太后懼，使謂文進善衛帝，對曰："臣在此，百郭威何害！"慕容彦超敗走，帝宿于七里，文進夜與其徒飲酒，歌呼自若。明旦，隱帝遇弑，文進亦自殺。

周兵到達京師，漢隱帝在北郊被打敗，太后恐懼，派人叫聶文進好好保護皇帝，回答説："我在這裏，一百個郭威又有什麽妨害！"慕容彦超敗逃，皇帝住在七里，聶文進晚上和朋友飲酒，若無其事地唱歌喊叫。第二天早晨，漢隱帝被殺，聶文進也自殺了。

後贊

後贊，兖州瑕丘人。其母，倡也。贊幼善謳，事張延朗。延朗死，贊更事漢高祖，高祖愛之，以爲牙將。高祖即位，拜飛龍使，隱帝尤愛幸之。楊邠等執政，贊久不得遷，乃共謀殺邠等。邠等死，隱帝悔之，贊與允明等番休侍帝，不欲左右言己短。隱帝兵敗北郊，贊奔兖州，慕容彦超執送京師，梟首于市。

後贊，兖州瑕丘人。他的母親是歌妓。後贊從小擅長唱歌，跟隨張延朗。張延朗死後，後贊又跟隨漢高祖，漢高祖喜歡他，任爲牙將。漢高祖即位，拜爲飛龍使，漢隱帝特别喜歡寵愛他。楊邠等人執政，後贊很久得不到升任，於是合謀殺掉楊邠等人。楊邠等人死後，漢隱帝後悔，後贊和郭允明等人輪流休息侍奉皇帝，不願手下人説自己的壞話。漢隱帝在北郊被打敗，後贊逃奔兖州，慕容彦超抓到他送回京師，斬首示衆。

郭允明

郭允明，少爲漢高祖厮養，高祖愛之，以爲翰林茶酒使。隱帝尤狎愛之，允明益驕横無顧避，大臣不能禁。

郭允明，少年時爲漢高祖的侍兒，漢高祖喜歡他，任爲翰林茶酒使。漢隱帝特别親近憐愛他，郭允明更加驕横無所顧忌，大臣們也不能制止。

允明使荆南高保融，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保融待之甚厚。允明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爲攻取之計者，以動之。荆人皆恐，保融厚賂以遺之。遷飛龍使。

郭允明出使荆南高保融，車馬服飾，隨從嚮導和節度使一樣，高保融待他很好。郭允明於是暗中派人用脚步測量城池高低，好像是在做攻取城池的打算，以便驚動他們。荆南人都恐慌了，高保融用重金賄賂他讓他離去。升任飛龍使。

已而李業與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日中，載邠等十餘尸暴之市中。允明手殺邠等諸子於朝堂西廡，王章婿張貽肅血流逆注。隱帝敗于北郊，還至封丘門，不得入，帝走趙村，允明從後追之，弑帝于民舍，乃自殺。

不久李業和郭允明謀殺楊邠等人，這天没有雲，天色昏暗，濛濛霧雨像在哭泣，中午，載着楊邠等人十多具尸體暴露在街上。郭允明在朝堂西面廊屋親手殺死楊邠等人的子女，王章的女婿張貽肅血流如注。漢隱帝在北郊被打敗，回到封丘門，不能進去，逃到趙村，郭允明從後追上，在百姓家中殺死漢隱帝，於是自殺。

新五代史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周臣傳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

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

>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奸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年輕時考中進士，任校書郎，依附漢樞密使楊邠。楊邠和王章、史弘肇等人有矛盾，王朴眼見漢的建國時間不長，漢隱帝年輕孱弱，任用小人，而楊邠作爲大臣，和將相們結怨，知道漢一定會亂，於是離開楊邠東歸。後來李業等人教漢隱帝誅殺權臣，楊邠和王章、史弘肇等人都被殺，這三家的門客多受牽連，而王朴因此一人得以幸免。

周世宗鎮守澶州，王朴任節度掌書記。周世宗任開封尹，拜王朴爲右拾遺，任推官。周世宗登位，升任比部郎中，進獻《平邊策》，寫道：

> 唐失治國之道而失去吳、蜀，晉失治國之道而失去幽、并二州。觀察它們之所以失地的原因，就能懂得平定天下的辦法。當失地的時候，君主昏庸，政治紊亂，軍隊驕横，百姓貧困，接近皇帝的人在朝廷內做壞事，遠離皇帝的人在外面反叛，小事情不能控制就導致超越本分，大事情不能控制就導致過分，天下離心離德，人們不服從命令，吳、蜀乘亂竊取國號，幽、并利用空隙而占據土地。平定它們的辦法，在於糾正唐、晉的過失罷了。一定要首先進用賢人斥退不賢的人，以便讓時政清明；任用能人除去無能的人，以便考察他們的才能；施恩惠講信用，號令嚴明，以便讓他們同心同德；獎賞功勞，懲罰罪惡，以便讓他們盡心盡力；勤

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儉節約，以便增加財富；按時分派勞役，以便讓百姓休養生息。等到倉庫充實、器物完備、人人願意效力然後興兵。敵方的老百姓，知道我們政教普遍推行，上下同心，力强財足，人安將和，有必能取勝的形勢，那麽瞭解敵情的人願意做我們的間諜，瞭解敵方山河的人願意做我們的先導。敵方的百姓和我們這裏的百姓同心，這就是和天意一致；和天意一致，就没有不能成就的功業。

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虚實、衆之强弱，攻虚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而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内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并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

進攻取勝的辦法，從容易的着手。現在衹有吳容易謀取，東至大海，南到長江，可以騷擾的地方達兩千里。先從防備少的地方騷擾，防備東就騷擾西，防備西就騷擾東，他們一定會奔走救援防備差的地方，奔走救援的時候，可以知道對方的虚實、兵衆的强弱，攻擊對方虚弱之處，就所向無敵了。不要大舉出兵，衹要輕兵騷擾他們。對方怯弱，獲知我們的軍隊進入他們的領土，必定會派大軍前來應戰，多次大舉出兵就會導致百姓疲困、國力衰竭，一旦没有大舉出兵我們就能取得勝利。敵人衰竭，我們勝利，那麽長江以北各州就爲我們國家所有。得到長江以北後，就利用他們的老百姓，顯示我們的軍威，長江以南也就不難平定了。如果這樣，那麽花費的力氣少而取得的戰功多。得到吳，那麽桂、廣二州都成爲内臣，岷、蜀就可傳信召降了。如不前來投降，那就從四面一起進攻，像捲席子一樣平定蜀。吳、蜀平定後，幽州會聞訊前來投降。衹有并州那些誓死不投降的盜寇，不能用恩信誘降，必須用强兵進攻，等他們力盡氣衰，不足以成爲我們的邊患時，可最後算計它。如今軍隊精悍幹練，武器軍需完備充足，部下守法，各將聽命，一年之後，就可以平定邊患。

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

我是一個書生，不足以談論大事，以至於不識大體，不合權變，希望陛下諒解！

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

升任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一年之中，升任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這時，周世宗

是時，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决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户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

剛登位，鋭意征伐進取，已經拒絶群臣的議論，親自在高平打敗劉旻，回來後更加用力整治軍隊，慷慨激昂有平定統一天下的大志。多次向大臣們詢問治國之道，挑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讓他們寫《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和《平邊策》，王朴列在人選中。而當時的文士都不希望皇上急於用兵打仗，認爲平定篡位叛亂的人，首先在於培養文德。衹有翰林學士陶穀和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和王朴都談論用兵的策略，王朴説長江、淮河一帶可以首先攻取。周世宗一向瞭解王朴，當看到他的議論宏偉，更把他看成奇才，召他商計天下大事，意見無不相合，於是下决心重用他。顯德三年，出征淮南，任王朴爲東京副留守。返回後，拜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升任樞密使。四年，再次出征淮南，任王朴留守京師。

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内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

周世宗在位的時候，對外從事征伐，而在内講求法治。王朴爲人聰明機敏多才多智，不衹是當代的事務，至於陰陽律曆，都無不精通。顯德二年，詔令王朴校定大曆，於是删除近代附會天命世俗荒誕不經的學説，設置通法、經法、統法，用歲率、軌率、離率、交率、朔策、望策、周率、變率等數字，推算日月五星的運行，寫成《欽天曆》。六年，又下詔令王朴考正雅樂，王朴認爲十二律管互吹，難以反映真實的情况，於是按京房的説法製作律準，以九尺長的弦十三根，依律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音階，樂成很和諧。

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朴性格剛强果斷，又受到周世宗信任，凡是他做的事，當時没有敢指責爲難的人，但人們也不能够超過他。周世宗出征淮南，王朴留守京師，擴大新城，疏通道路，十分壯偉雄闊，現在京師的格局，大多是他規劃建成的。他考訂的音樂，用到現在不可改變。他陳述的用兵策略，不衹是應付一時的策略。至於他論述各國興亡的次序説："可以首先攻取淮南，并州是必死的盜寇，最後滅亡。"後來宋朝興起，平定四方，衹有并州最後被制服，都像王朴所説的那樣。

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

六年春，周世宗派王朴巡視汴口，建斗門，

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

返回時，拜訪舊相李穀的家，發病，倒在座上，被人抬回後就死了，時年五十四歲。周世宗親臨吊唁，用玉鉞叩地，多次大聲痛哭。贈侍中。

鄭仁誨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也。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于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鄉里，事母以孝聞。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最初，跟隨唐將陳紹光。陳紹光爲人驍悍勇猛而好因酒使性，曾因喝醉酒對鄭仁誨發怒，拔出劍想殺掉他，手下人都逃掉了，鄭仁誨直立不動，臉無懼色，陳紹光把劍扔在地上，安撫鄭仁誨説："你有器量，必定會富貴，不是我能趕得上的。"鄭仁誨後來脱離陳紹光而去，回到鄉間，侍奉母親以孝出名。

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周太祖居帳下，時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歡。每事有疑，即從仁誨質問，仁誨所對不阿，周太祖益奇之。漢興，周太祖爲樞密使，乃召仁誨用之，累官至内客省使。太祖破李守貞於河中，軍中機畫，仁誨多所參决。太祖入立，以仁誨爲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樞密使。世宗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明年冬，以疾卒。世宗將臨其喪，有司言歲不利臨喪，世宗不聽，乃先以桃茢而臨之。

漢高祖任河東節度使，周太祖爲部下，常常去拜訪鄭仁誨，和他交談很高興。每當事情有疑問，就找鄭仁誨詢問，鄭仁誨的回答不曲從迎合，周太祖更覺得他了不起。漢建立，周太祖任樞密使，於是召用鄭仁誨，屢次升遷至内客省使。周太祖在河中攻破李守貞，軍中的機務策劃，鄭仁誨大多參與决定。周太祖登位，任鄭仁誨爲大内都點檢、恩州團練使、樞密副使，多次升任至宣徽北院使，出任鎮寧軍節度使。顯德元年，拜爲樞密使。周世宗進攻河東，鄭仁誨留守東都。第二年冬，因病而死。周世宗準備親臨致哀，官吏説年歲不利於親臨致哀，周世宗不聽，於是先用桃木、笤帚掃除不祥而親臨致哀。

仁誨自其微時，常爲太祖謀畫，及居大位，未嘗有所聞，而太祖、世宗皆親重之，然亦能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謚曰忠正。

鄭仁誨從微賤時開始，常常爲周太祖策謀規劃，到官居要職時，不曾有所建樹，而周太祖、周世宗都很親信重用他，但也能謙謹好禮，不矜持居功，受到士大夫的稱贊。贈中書令，追封爲韓國公，謚號爲忠正。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少好學，善屬文。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其爲文章，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源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年輕時好學，擅長寫文章。廣順初年，考進士名列前茅，任爲校書郎，直史館。兩次升任至監察御史。他寫文章，以文辭豐富自鳴得意。曾編排歷代國家興亡治亂的事迹爲《運源賦》，十分詳備。又因游相國寺，看見庭院中竹子可愛，作《碧鮮賦》，題寫在寺

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黄門就壁録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賜緋，而載已病，不能朝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學士院。世宗憐之，賜告還第，遣太醫視疾。

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議者以穀能知人而朴能薦士。

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穀居數人中，文辭最劣，尤無行。昭、儼數與論議，其文粲然，而穀徒能先意所在，以進諛取合人主，事無大小，必稱美頌贊，至於廣京城、爲木偶耕人、紫芝白兔之類，皆爲頌以獻，其辭大抵類俳優。而載以不幸早卒，論議雖不及昭、儼，而不爲穀之諛也。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内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晋、漢，而材智於

壁上，周世宗聽説了，派小黄門到壁旁抄録，看了後説好，於是任爲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升任翰林學士，賜給緋衣，而扈載已生病，不能入朝謝恩。過了一百多天，纔强忍病痛去學士院值班。周世宗哀憐他，給假讓他回家，派太醫給他看病。

當初，扈載因文章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其看重他的才能，向宰相李穀推薦他，但很久不受重用，王朴因此詢問李穀説："不任扈載爲舍人，爲什麽呢?"李穀説："不是不瞭解他的才能，但扈載薄命，恐怕他不能勝任。"王朴説："你作爲宰相，應以進用賢人斥退不賢的人爲職責，爲什麽談命相呢?"不久召拜爲知制誥。到任學士後，不到一年就病死，時年三十六歲。議事的人認爲李穀能瞭解人而王朴能推薦賢士。

這時，天子英武，喜好招延天下奇才，而對文士尤其以禮相待，扈載和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人都受到進用。陶穀在這幾個人當中，文章最差，尤其没有德行。張昭、竇儼多次和皇上論議，文采明麗，而陶穀衹能先揣測皇上心意所在，以便諂媚取悦，事情無論大小，都必定稱頌贊美，以至於擴修京城、做木偶耕夫、紫芝白兔一類的事，都作頌進獻，文辭大抵和俳諧戲子差不多。而扈載因不幸早死，論議雖比不上張昭、竇儼，但却不寫陶穀那樣阿諛奉承的文章。

唉！製作器物，没有好的材料却有好的工匠；治理國家，没有能幹的臣子却有能幹的君主。大概材料依靠工匠纔能製成器物，臣子依靠君主纔能受重用。因此説，治理國家就譬如下棋，懂得棋子的作用而把它放到合適的位置的人纔能獲勝，不懂得棋子的作用而把它放到不合適的位置的人失敗。失敗的人對着棋子專心注目，成天勞心傷神，如果讓善於下棋的人看了，衹要替他改變棋子的位置就勝了。獲勝的人所使用的棋子，正是失敗的人的棋子；振興國家所任用的人，正是國家滅亡的臣子。王朴的才智，確實可叫做能幹。没有遇上周世宗，又到哪裏施展呢？周世宗時，對外從事征伐，攻取戰勝；在内完善

周哉？惟知所用爾。

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强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没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蹈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智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况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嘆哉！

制度，擬議刑法，考訂律曆，講求禮樂遺文，所用的都是五代時的士人，難道都是在晉、漢時愚蠢怯弱，到周時方能才智俱全嗎？周衹是懂得怎樣用人罷了。

亂國的君主，常常把愚蠢不賢的人安在重要的位置上，而强求他們做不能勝任的事，暴露他們的缺點和罪惡；把賢智之士安置在下面，而淹没他們的才能，讓君子、小人都不能處在他們應處的位置，而使自己陷於危險滅亡。善於治理國家的君主，能够把賢智之士安置在身旁，而疏遠愚蠢不賢的人，讓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身享安樂榮華。治與亂相差雖然很遠，但導致治亂的原因却相差不多，顛倒任用人才罷了。唉，從古到今治國之君少而亂國之君多，何况在五代時，士人得到君主賞識與得不到君主賞識，哪能感嘆得完呢！

新五代史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死節傳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彦章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彦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鬥鷄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彦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彦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彦章，彦章斬其使者以自絶。然晉人畏彦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彦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

俗話說："世亂識忠臣。"的確如此啊！五代時候，不能認爲没有忠臣，我得到保全志節的義士三人，作《死節傳》。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年輕時當兵，侍奉梁太祖，任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梁末帝登位，升任濮州刺史，又調任澶州刺史。王彦章爲人驍悍勇猛有力，能赤脚踩在荆棘上走一百步。手持一杆鐵槍，騎馬奔馳衝殺，迅猛如飛，而没有别的人能舉起他的鐵槍，軍中稱他爲王鐵鎗。

梁、晉爭奪天下，彼此成爲勁敵，惟獨王彦章心裏常常輕視晉王，對人說："亞次不過是鬥鷄小兒罷了，哪裏值得畏懼呢！"梁分魏、相等六州爲兩個鎮，怕魏州軍隊不聽從指揮，派王彦章率領五百騎兵進入魏州，屯駐在金波亭以防兵變。魏州軍隊果然作亂，晚上進攻王彦章，王彦章南逃，魏州人向晉投降。晉軍攻破澶州，俘獲王彦章的妻子兒女帶回太原，賜給他們住宅，供給的東西很齊備，秘密派使臣招降王彦章，王彦章斬殺使臣自絶後路。但晉人害怕王彦章在梁，一定要招降他，對他的妻子兒女更好了。

自從梁失去魏、博二州，和晉沿黄河兩岸駐軍，王彦章常常擔任先鋒。升任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調任宣義軍節度使。這時，晉已完全占據黄河以北，用鐵鎖截斷德勝口，在黄河南、北兩岸修築兩座

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内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强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

城寨，號稱“夾寨”。而梁末帝昏庸荒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專權，大臣老將多遭受讒言離間，王彥章雖任招討副使，而謀略不被采用。龍德三年夏，晉攻占鄆州，梁人十分恐懼，宰相敬翔眼看事情危急，把繩子藏在靴中，進宫見梁末帝，哭泣着説：“先帝奪取天下，不認爲我不賢，我的謀略無不被采用。如今强敵還没有消滅，陛下忽視我的意見，我不受重用，不如去死！”於是拿出繩子準備自縊。梁末帝讓人制止他，問他想説什麽。敬翔説：“事情危急了，非王彥章不行！”梁末帝於是召王彥章任招討使，任命段凝爲副使。梁末帝詢問破敵的期限，王彥章回答説：“三天。”左右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筏，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筏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王彥章接受任命出征，飛馳兩天趕到滑州，擺酒大宴，暗中派人在楊村準備戰船，命令六百身穿鎧甲的士兵都手持大斧，載上鍛鐵的工匠，帶上鼓風器和柴炭，順水而下。王彥章聚集衆人飲酒，酒喝到一半，假裝起身更衣，率領幾千精兵，沿河奔赴德勝口，船中的士兵挑起鐵鎖把它燒斷，趁勢用大斧砍斷浮橋，而王彥章率兵猛攻南城，浮橋已斷，南城於是被攻破，大概是三天吧。這時唐莊宗在魏州，以朱守殷守夾寨，聽説王彥章任招討使，震驚地説：“王彥章驍悍勇猛，我曾避開他的鋒芒，不是朱守殷能够對付的。但王彥章的兵力少，速戰速决纔有利，一定會猛攻我的南城。”隨即飛馬前去營救，走了二十里，遇上夾寨報信的人報告説：“王彥章的軍隊已到了。”等唐軍趕到，南城已被攻破了。唐莊宗拆除北城做成木筏，下浮至楊劉，和王彥章的戰船都在黄河上漂浮，雙方各沿一岸行駛，每當船筏接近就交戰，一天幾十次交鋒。王彥章到達楊劉，幾乎要攻克了。晉人在博州東岸修築堡壘，王彥章率兵進攻，没能攻克，返回來攻打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奸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

這時，段凝已有二心，和趙巖、張漢傑相勾結，王彥章素來剛烈，氣憤梁一天天削弱，而痛恨趙巖等人的所作所爲，曾對人説：“等到我攻破賊軍回來，將誅殺奸臣來告知天下。”趙巖等人聽説後很害怕，和段凝協力想搞垮他。攻破南

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毁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城時，王彥章和段凝分别撰寫捷報奏聞，段凝派人告訴趙巖等人隱瞞王彥章的捷報而上報自己的，梁末帝開初還懷疑這事，不久使臣到軍中，衹是賞賜慰勞段凝而不賞賜王彥章，士兵們都大驚失色。到楊劉兵敗時，段凝於是上書説："王彥章飲酒輕敵纔導致兵敗。"趙巖等人從中日夜詆毁他，於是罷免王彥章，任命段凝爲招討使。王彥章飛馳到京師進見，用手板在地上指畫，陳述勝敗的過程，趙巖等人暗示有關官員彈劾王彥章不恭敬，勒令他回家。

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捉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晋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

唐軍進攻兖州，梁末帝召王彥章，讓他把守東路。這時，梁的强兵都歸屬段凝，京師衹有保衛皇帝車駕的騎兵五百人，都是剛剛招募的士兵，不能用，於是將他們歸屬王彥章，而以張漢傑監督他。王彥章到達遞坊，因兵少戰敗，退守中都；又被打敗，和他的親兵一百多人拼死作戰。唐將夏魯奇素來和王彥章關係很好，分辨出他的口音，説："這是王鐵鎗！"舉起長矛刺他，王彥章傷得很重，戰馬仆倒，被抓獲。唐莊宗見到他，説："你常常把我看成小孩子，現在服輸了嗎？"又説："你是會打仗的人，爲什麼不守兖州而守中都呢？中都没有壁壘，拿什麼固守？"王彥章回答説："大勢已去，不是個人的力量能够改變的！"唐莊宗感到凄愴，賜給他藥以便醫治他的創傷。王彥章是個武臣，没有讀過書，常用俗語對人説："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他對於忠義，大概是出自天性。唐莊宗喜愛他的驍悍勇猛，想保全他，讓他活下來，派人安慰曉諭王彥章，王彥章推辭説："我和陛下血戰十多年，如今兵敗力盡，不死又等什麼呢？而且我受梁的恩德，不死不能報答，哪有早晨服事梁晚上却服事晋的道理，這樣活着有什麼臉面見天下的人呢！"唐莊宗又派唐明宗前去開導他，王彥章因爲創傷，卧床不能起來，抬頭看着唐明宗，叫他的小字説："你不是邈佶烈嗎？我難道是苟且偷生的人？"於是被殺，時年六十一歲。晋高祖時，追贈王彥章爲太師。

裴約

與彥章同時有裴約者，潞州之牙

和王彥章同時的人裴約，是潞州下級軍官，

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

唐莊宗任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裴約憑藉副將的身份守澤州。李嗣昭死後，他的兒子李繼韜以澤、潞二州反叛，向梁投降，裴約召集他州中的人哭泣着曉諭説："我跟隨已故的節度使二十多年，親眼見到他分發財物犒賞士兵，想要向梁報仇，但却不幸早死。如今郎君還没有辦完父親的喪事，就違背父親的意願，我能死在這裏，不能隨他歸附梁！"衆人都感動得落淚。

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爲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梁派董璋率兵包圍他們，裴約和州中人抵抗堅守，向唐莊宗求救。這時，唐莊宗正和梁軍在黄河打仗，并且已經建立國號，聽説李繼韜反叛投降梁，露出十分憂慮的神色，到獲知裴約一人没有叛降時，高興地説："我對李繼韜何曾慢待？對裴約何曾厚愛？而裴約却能够辨别逆順！"望着符存審説："我不吝惜把澤州讓給梁，一個州容易得到，裴約這樣的人才難得。你看着合適的機會，替我把裴約帶來。"符存審率領五千騎兵奔馳到遼州，而梁兵已攻破澤州，裴約被殺。

劉仁贍

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

到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

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彦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彦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守。彦貞果敗於正陽。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父親劉金跟隨楊行密，任濠、滁二州刺史，以驍悍勇猛出名。劉仁贍擔任將官，輕視財物，看重將士，法令嚴肅，從小略通兵書。在南唐做官，任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到之地都政治清明安定。李景讓他掌管親軍，任爲武昌軍節度使。周軍出征淮南，先派李穀從壽春進攻，李景派將領劉彦貞抵禦周軍，讓劉仁贍任清淮軍節度使，鎮守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劉彦貞見周軍退却，估計他們害怕了，緊追他們。劉仁贍認爲不行，劉彦貞不聽，劉仁贍獨自按兵不動守城。劉彦貞果然在正陽戰敗。

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爲"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决其水寨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炮舟竹龍皆

周世宗進攻壽州，把它重重包圍，用兩船相并載着炮，從淝河中流炮擊壽州城；又把幾十萬根大竹子捆扎在一起，上面蓋上木屋，號稱"竹龍"，載上甲兵攻城，又决水寨之水流入淝河。用各種方法攻城，從正月到四月都没能攻下，而這年非常炎熱，大雨十多天不停，周軍營寨水深幾尺，淮河、淝河暴漲，炮船竹龍都漂到南岸，

飄南岸，爲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寨紫金山下，爲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被李景的軍隊焚燒，周軍死了很多人。周世宗東赴濠梁，讓李重進任廬、壽二州都招討使。李景也派他的元帥齊王李景達等人在紫金山下扎寨，修築夾道連接城中。而李重進和張永德兩軍相互猜疑不和，劉仁贍多次請求出戰，景達不允許，因此怨憤嘆息而生病。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寨，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

第二年正月，周世宗又到淮河邊，全部攻破紫金山下的營寨，毀壞夾道，李景的軍隊大敗，將領們大多被俘獲，而李景的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人，有的逃跑，有的投降，都不能堅守，即使是李景君臣，也都震驚畏懼，上表稱臣，願意割讓土地、獻納貢賦，以證明降服誠意，而劉仁贍獨自堅守，不能攻下。周世宗讓李景派來的使臣孫晟等人到城下告知劉仁贍，劉仁贍的兒子劉崇諫趁着他父親患病，圖謀和將領們出城投降，劉仁贍立即命令將他斬首，監軍使周廷構在中門哭泣挽救他，没有救成，於是士兵們都感動得哭起來，願意以死守城。

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

三月，劉仁贍病重，已經不省人事，他的副使孫羽僞造劉仁贍的信，獻城投降。周世宗命令把劉仁贍抬到營帳前，感嘆很久，賜給他玉帶、御馬，又讓他進城養病，這天死去。詔書寫道："劉仁贍對他所事奉的人竭盡忠誠，堅守節操，無所虧損，前代的名臣，有幾個能和他相提并論！我出征南方，以得到你爲最大收獲。"於是拜劉仁贍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劉仁贍不能接受任命而死去，享年五十八歲。

世宗遣使吊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剋，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周世宗派使臣吊祭劉仁贍，喪事由官府出資，追封爲彭城郡王，任他的兒子劉崇讚爲懷州刺史，賜給莊園、住宅各一處。李景聽説劉仁贍死，也追封他爲太師。壽州原來的州治爲壽春，周世宗因它難以制勝，於是將城遷到下蔡，而恢復它的軍鎮建置，稱號爲忠正軍，説："我用它來奬賞劉仁贍的忠節。"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

唉，天下憎惡梁已經很久了！但不幸生在那個時代的義士，不做它的臣子是可以的，那些享用他主人俸禄的人，必然要爲他主人的事而死，

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録》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於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僞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像王彦章這樣的人，可以説是死得其所啊！劉仁贍既然殺死他的兒子來表明自己的意志，哪有臨死變節的呢？現在的《周世宗實録》載有劉仁贍的降書，這是他的副使孫羽等人寫的。當周世宗時，王環爲蜀國守衛秦州，很久都攻不下來，後來他力盡而投降，周世宗很是贊賞他的忠誠，但衹封爲大將軍。就周世宗對他們兩人厚薄不同并考察周世宗的制誥，可知劉仁贍不是投降的人。從古到今忠臣義士難得啊！五代亂世之時，這三個人，或出身於士兵，或出身於僞國的臣子，真令人不勝感嘆呵！真令人不勝感嘆呵！

新五代史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死事傳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爲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爲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爲學，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爲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爲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没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彦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唉！從開平到顯德，前後一共五十三年，而天下有五代，士人不幸生在這個時代，想要保全節操而永不背叛的人，必然很少了。在這個時代，如果用誓死守節和必定遠離塵世要求士人，那麽天下就没有士人了。然而這個時代的習俗，就把苟且偷生不離富貴看成理所當然的事。至於儒生，把仁義忠信當作學問，享用人家的俸禄，承擔人家的國事，不管國家的存亡，都心安理得地以苟且偷生爲得意，不衹是不懂得羞愧，反而以苟且偷生所得爲榮耀的人，能數得完嗎！因此我對於爲國事而死的臣子，認爲有可取的地方。君子對於人，樂於成人之美而不責求人完美無缺，何况死是人們難以做到的事呢？我從五代，找到三個能够保全節操的士人罷了。那些開初没有超群不凡的節操，而最終爲他人的事業獻身的人，有十五個，而在戰場上陣亡的人不在其中。但我選取王清、史彦超，這是有用意的！這是有用意的！作《死事傳》。

張源德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晋人也。少事晋，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晋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爲蔡州刺史。

張源德，不知道他的家世，有人説他原是晋人。年輕時在晋做官，没有什麽值得稱道的。隨李罕之以潞州背叛晋投降梁，李罕之派張源德見梁太祖。梁太祖時，張源德由金吾衛將軍任蔡州刺史。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死，梁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怕魏軍不聽從指揮，於是派劉鄩率兵一萬人，屯駐在魏州以防兵變。魏州軍隊果然叛亂，逼迫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

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晋。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晋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晋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晋軍塹而圍之。

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南走黎陽，晋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晋，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晋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晋，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晋，獨貝一州，圍之逾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晋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

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晋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晋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晋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晋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二州向晋投降。正當這個時候，張源德爲劉鄩守貝州。晋王進入魏州，將領們想先攻打貝州，晋王説："貝州城雖小但堅固，攻打它却難以倉猝攻下。况且張源德雖然仗恃劉鄩的軍隊，但和滄州互爲首尾，如今德州在中間而没有防備，不如先攻占德州，那麽滄、貝二州的勢力被分開就容易謀取了。"於是先襲擊攻破德州，然後率領五千士兵進攻張源德，張源德堅守，不能攻克，晋軍挖戰壕包圍他們。

不久劉鄩在舊元城大敗，向南逃到黎陽，晋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都以城向晋投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都棄城逃走。這時，晋軍已先攻克燕全境，而鎮、定二州都歸附晋，從黄河以北、太行山以東，四方千里，六個鎮、幾十個州的地方全歸屬晋，惟獨貝州一個州，圍攻一年多不能攻下。張源德的防守已然堅固，而貝州人聽説晋已完全占據河北，城中糧食快要吃完，就勸張源德出城投降，張源德不聽，於是被殺。

張源德死後，貝州人商量説："晋圍困我們很久，我們無路可走而後纔投降，恐怕都不能幸免。"於是告訴晋説："我們想穿着鎧甲手持兵器投降，得到赦免後纔放下武器，怎麽樣？"晋軍同意了，三千貝州人出城投降，放下武器後，晋軍四面圍攻把他們全部殺死。

夏魯奇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

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于晋，爲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鬥，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

晋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脱，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瘡，與莊宗决圍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唐莊宗時，賜給姓名叫李紹奇，後來唐莊宗賜給姓名的人，都恢復了原名。

夏魯奇最初效力梁任宣武軍校，後來逃奔到晋，任衛護指揮使。隨周德威在幽州進攻劉守光，劉守光的將領單廷珪、元行欽憑藉驍悍勇猛自負，夏魯奇每次和他們二位將領争鬥，都打得難分難解，雙方軍隊都放下武器觀看。

晋攻下魏博後，梁將劉鄩駐扎在洹水，唐莊宗率領一百騎兵窺視敵情，碰上劉鄩的伏兵，重重包圍他們，幾乎不能脱身，夏魯奇奮力作戰，親手殺死一百多人，身上二十多處受傷，和唐莊

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爲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彦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

宗衝破包圍逃出。唐莊宗更加覺得他神奇，任他爲磁州刺史。跟隨唐莊宗在中都打仗，擒獲王彦章，唐莊宗認爲他勇壯，賜給絹綢一千匹，拜爲鄭州防禦使。升任河陽節度使，爲政仁惠慈愛。調任忠武節度使，河陽人阻攔挽留他，不能赴任，父老鄉親到京師請求留下他，唐明宗派中使前去説服他們，夏魯奇纔得以離去。

唐師伐荊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唐軍攻伐荊南，任夏魯奇爲招討副使，没有戰功返回。調任武信節度使，東川董璋反叛，進攻遂州，夏魯奇關閉城門抵抗，一個月過去救兵不到，城中糧食吃完，夏魯奇自刎而死，享年四十九歲。

姚洪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爲指揮使。

姚洪，原是梁的小軍校。自從董璋擔任梁將軍，姚洪曾爲董璋做事，後爲唐做事，任指揮使。

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爲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駡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駡。明宗聞之泣下，録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長興年間，派姚洪率領一千人戍守閬州。董璋反叛，派人送信招降姚洪，姚洪得到董璋的信，就扔到厠所中。後來董璋的軍隊攻破閬州，抓到姚洪，董璋説："你當士兵時，我待你很好，爲何辜負我呢？"姚洪駡道："老賊！你過去做李七郎的奴僕，清掃馬糞，得到一塊剩下的烤肉，感恩不盡。如今天子任用你爲節度使，何苦要反叛呢？我能爲國家而死，不能跟着别人的奴僕求生！"董璋發怒，在面前燒一大鍋水，命令十個壯士割他的肉煮來吃，姚洪至死大駡不停。唐明宗聽説後流下眼淚，録用他的兩個兒子，并優厚地撫恤他的家人。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簶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晋，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晋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爲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功。

王思同是幽州人。他的父親王敬柔，娶劉仁恭的女兒爲妻，生下王思同。王思同效力劉仁恭任銀胡簶指揮使，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囚禁，王思同逃奔晋，任命爲飛勝指揮使。梁、晋在莘州對峙，派王思同在楊劉修築營壘，因功升任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積官升任鄭州防禦使。王思同爲人果敢勇猛，擅長騎馬射箭，喜好讀書，很喜歡寫詩，輕財物重節義，對文士常常以禮相待，但不曾有戰功。

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

唐明宗時，因久不升遷任匡國軍節度使，調

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栅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

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奸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摇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謁思同，欲因其歡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絶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瘡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奸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

任雄武節度使。這時，吐蕃多次入侵，而秦州没有邊防堡壘，王思同修建四十多個栅欄來防禦。過了五年，到京師朝見，唐明宗向他詢問邊防情況，王思同指點山河，陳述形勢利害。王思同離去後，唐明宗顧望左右的人説："人們説王思同不管事，不理事的人能像這樣嗎？"於是纔知道他的才能，任命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伐董璋，王思同任先鋒指揮使，軍隊進入劍門，而後續的軍隊没有跟上，王思同和董璋交戰，不能取勝而撤退了。石敬瑭罷兵，王思同調任山南西道節鎮，不久又任京兆尹、西京留守。

應順元年二月，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飛馬向四鄰傳送檄文，聲稱奸臣藉先帝患病的時機，殘殺秦王而擁立年幼的繼承人，侵凌削弱宗室，動摇藩鎮，陳述自己起兵討亂的緣由。又派樂官家奴安十十拿五弦琴拜謁王思同，想趁他高興時表明意向。這時，各方藩鎮都懷有觀望成敗的二心，得到潞王的檄書後，雖然上報朝廷，但不拒絶潞王的使臣。祇有王思同將安十十和李從珂派來的推官郝詡等人押送到京師。唐愍帝贊賞他的忠誠，就任命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集各鎮軍隊圍攻鳳翔，攻破東西關城。李從珂兵力弱小但守城很堅固，城外的士兵死傷很多，李從珂登上城墻向城外的軍隊呼叫哭泣説："我跟隨先帝二十年，大小幾百次戰鬥，鎧甲不離身，滿身傷痕，士兵們本來曾跟隨我。如今先帝剛剛逝世，而朝廷信用壞人，對親生骨肉挑撥離間，我究竟有什麽罪而受到討伐呢？"於是失聲痛哭。聽到哭聲的士兵，都悲傷憐憫他。興元張虔釗進攻西城，催戰很急，士兵苦於催督，掉轉兵器進攻張虔釗，張虔釗逃跑。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喊説："潞王是我們的君主！"於是率兵從西門進城向李從珂投降。而王思同不知道，還在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煽動他的部下説："城西的軍隊進城領賞了！何必再戰呢？"士兵們解下鎧甲丢棄武器，聲音傳到幾里之外，於是都進城投降。各個節鎮的軍隊都潰散了。王思同隻身逃走，到達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關閉

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愧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

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噪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栅，雲梯飛炮以攻之，所爲城栅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

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栅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

城門不讓他進城，於是逃到潼關。李從珂率兵東進，來到昭應，前鋒軍兵追捕到王思同。李從珂責問說："罪行能逃避嗎?"王思同回答說："我不是不明白跟隨大王就能活命，而是怕最終死後不能在地下與先帝見面。"李從珂爲他的話感到羞愧，於是殺了他。漢高祖登位，追贈爲侍中。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小字生鐵。年輕時因擅長騎馬射箭效力唐莊宗任廳直軍使。唐明宗時，任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連續升任彰國、大同軍節度使，調任武信、晉昌節度使。

清泰二年，契丹多次侵犯邊境，唐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任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駐在忻州，屯駐的軍隊聚衆鼓噪攔住石敬瑭呼喊"萬歲"，石敬瑭斬殺三十多人制止他們。唐廢帝懷疑石敬瑭有野心，於是任張敬達爲北面副總管，以減少他的軍隊。第二年夏天，調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於是任張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石敬瑭因此就反叛了。皇帝就任命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率軍包圍太原，張敬達修築長城連栅，用雲梯飛炮攻城，修築的城栅快要完成時，狂風暴雨洪水突然到來，毁壞了城栅。

石敬瑭向契丹求救。九月，契丹耶律德光從雁門入關，旌旗前後相連五十多里。耶律德光先派人告訴石敬瑭說："我想在今天攻破敵軍，行嗎?"石敬瑭回答說："大軍遠道而來，而賊軍氣勢正旺，關鍵是要成功，不必太快。"使臣還没有回報，而兩軍已經交鋒。張敬達在西山擺開戰陣，契丹以羸弱的騎兵三千人，革鞭木鐙，人馬都不披挂鎧甲，向唐軍撲來。唐軍争相追逐他們，契丹軍隊逃跑，追到汾曲，契丹的伏兵出擊，把唐軍截成兩部分，在北面的唐軍都被殺死，死了一萬多人。張敬達收拾軍隊在晉安扎寨，契丹軍隊包圍他們。唐廢帝派趙延壽、范延光等人救援。趙延壽屯駐團柏谷，范延光屯駐遼州，距離張敬達都有一百多里。契丹包圍張敬達

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挂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晋，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的軍隊，從晋安寨往南，長一百多里，寬五十里，張敬達從軍中望去，衹見氈帳相連如同岡巒起伏，四面用毛繩貫穿，挂上鈴鐺做警報，放出狗來回巡邏。張敬達軍中有晚上出去的人，就被契丹抓獲，從此封閉營寨不敢再出來。趙延壽等人都有二心，没有救張敬達的意思。張敬達還有士兵五萬人、戰馬一萬匹，過了很久糧食吃完，衹好削樹木篩馬糞來喂馬，軍士吃死馬，不久馬吃光了。副招討使楊光遠勸張敬達向晋投降，張敬達自認爲不忍心背叛唐，而且救兵快到了，楊光遠不斷催他，張敬達説："各位爲什麽逼我呢！爲什麽不殺掉我向晋投降?"楊光遠就殺死張敬達投降。契丹主耶律德光聽説張敬達死了，哀憐他的忠誠，派人收葬他的尸體。

翟進宗　張萬迪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皆事唐，後事晋，進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百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進宗。出帝贈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進宗尸，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翟進宗、張萬迪都不知道是什麽地方的人。最初都在唐做官，後來在晋做官，翟進宗任淄州刺史，張萬迪任登州刺史。楊光遠反叛，用騎兵一百人脅迫他們兩個刺史到青州，張萬迪遵命，而翟進宗偏偏不屈服，楊光遠於是殺死翟進宗。晋出帝追封翟進宗爲左武衛上將軍。到楊光遠被平定時，寬恩赦免青州人，即使是楊光遠的子孫也都受到安慰寬免，而惟獨不赦免張萬迪，宣布他的罪行把他殺掉。下詔尋求翟進宗的尸體，越禮安葬他，喪事由官府出資辦理，任命他的兒子翟仁欽爲東頭供奉官。

沈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隨、趙等八州刺史。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年輕時當兵，效力梁任拱辰都指揮使。後來在唐做官，隨魏王李繼岌攻破蜀，平定康延孝，因功任虢州刺史，歷任隨、趙等八個州的刺史。

晋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晋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劃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

晋開運元年，任祁州刺史。契丹侵犯邊界到達榆林，經過祁州，沈斌認爲契丹深入晋地，而回歸的軍隊疲弱可以攻擊，就率本州軍兵攔擊他們。契丹派精鋭騎兵攻破城門，沈斌的士兵大多戰死，城中没有防備，契丹將趙延壽留下兵力，向他發起猛攻。趙延壽招降沈斌，沈斌從城上罵趙延壽説："你們父子二人失算，身陷契丹，忍

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

心率領犬羊般的士兵，殘害父母的邦國，我沈斌能爲國家一死而已，不能效法你的所作所爲！”不久州城失陷，沈斌自殺，他的家屬都陷没在契丹軍中。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晋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因請先登，遂攻破之。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開初效力唐任寧衛指揮使。後來效力晋任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在襄州反叛，王清隨高行周攻打他，一年多没能攻克，王清對高行周説：“安從進關閉孤城防守，形勢怎能長久呢?”於是請求率先登城，就攻破了州城。

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拒，而虜以精騎并西山出晋軍後，南擊欒城，斷晋餉道。清謂重威曰：“晋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彦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志，猶豫不肯進，彦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開運二年冬，隨杜重威在陽城作戰，王清因奮力作戰在步軍中功勞最大，晋升爲檢校司徒。這年冬，杜重威駐扎在中渡橋南面，契丹軍在橋北面和他們對峙，而契丹軍派精鋭騎兵沿着西山從晋軍背後繞出，向南攻打欒城，截斷晋軍供應軍餉的道路。王清對杜重威説：“晋軍危險了！現在距離鎮州五里，而在這裏死守，營寨孤立，糧食耗盡，將怎麽辦呢？請求用兩千步兵作爲先鋒，奪橋開路，您率各軍跟隨而來進入鎮州，就能防守了。”杜重威同意了，派他和宋彦筠一同前往，王清和契丹軍作戰，打敗契丹軍，搶占橋梁。這時，杜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前進，宋彦筠也退逃了，王清説：“我一個人死在這裏了！”於是奮力作戰而死。享年五十三歲。漢高祖登位，追贈王清爲太傅。

史彦超

史彦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彦超爲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晋州。劉旻攻晋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厢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彦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

史彦超是雲州人。爲人武勇剽悍驍捷。周太祖在魏州起兵時，史彦超任漢龍捷都指揮使，率領士兵跟隨。周太祖進京登位，改任虎捷都指揮使，在晋州戍守。劉旻進攻晋州，州中没有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抵抗，史彦超率守軍堅守一月多，周太祖派王峻營救他們，劉旻的軍隊解圍離去。因功升遷龍捷右厢都指揮使，兼任鄭州防禦使。周、漢在高平交戰，史彦超任前鋒，率先攻陷敵陣，因功拜爲感德軍節度使。

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彦卿拒之，以彦超

周軍包圍漢太原城，契丹救援漢，從忻、代二州出兵。周世宗派符彦卿抵禦，任史彦超爲

爲先鋒，戰忻口，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

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决，聞彦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彦超而憤無成功，憂恚不食者數日。贈彦超太師，優恤其家焉。

先鋒，在忻口作戰，史彦超奮勇抗敵，馳馬左右出擊，四次突圍出來而又被包圍，於是陣亡。

這時，周世宗在高平打敗漢軍，乘勝前進，圍城的戰役，將領們意見不一，因此攻城久而没有成功。周世宗想解圍離去但還没有决定，聽説史彦超戰死，於是急速回師，倉猝撤軍的時候，死亡損失很多士兵。周世宗既惋惜史彦超的死，又氣憤没有戰功，有幾天憂慮憤懣不吃東西。追贈史彦超爲太師，優厚撫恤他的家人。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宫。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宫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

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

晟奔于吴。是時，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并爲昪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

孫晟原名孫鳳，又名孫忌，密州人。好學，文章有文采，特别擅長寫詩。年輕時做道士，住在廬山簡寂宫。曾經畫唐代詩人賈島的像挂在屋中墻壁上，早晚敬奉。簡寂宫的道士討厭孫晟，把他當成妖怪，用棍棒把他驅趕出去。於是身穿儒生的服飾向北到趙、魏二州，在鎮州拜見唐莊宗，唐莊宗任命孫晟爲著作佐郎。

天成年間，朱守殷鎮守汴州，徵召他爲判官。朱守殷反叛，伏法，孫晟於是拋棄妻子兒女，逃亡到陳、宋二州之間。安重誨討厭孫晟，認爲唆使朱守殷反叛的就是孫晟，畫他的像懸賞捉拿他，没能抓到，於是把他家族的人全殺掉。

孫晟逃奔到吴。這時，李昪正要篡奪楊氏國家，大量招納四方人士，得到孫晟，喜歡他的文章，讓他撰寫教令，因此而出名。孫晟口吃，碰上人不能寒暄應酬，不久坐定後，論辯機鋒四出，聽的人不知疲倦。李昪特别喜歡他，召他商議事情，常常合他的心意，任命爲右僕射，和馮延巳一起任李昪的宰相。孫晟看不起馮延巳的爲人，常常説："金碗玉杯而裝狗屎，行嗎?"孫晟效力李昪父子二十多年，官做到司空，家中更加富豪驕奢，每次吃飯不擺几案，讓家妓們各持一種食器，圍着他站着侍候，號稱"肉臺盤"，當時很多人效法他。

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

周世宗征討淮南，李景害怕，起初派泗州下級軍官王知朗到徐州，捧國書求和，周世宗不答應。又派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上表稱臣，仍不答應。於是派禮部尚書王崇質爲孫晟的副使上表，鍾謨和孫晟等人都説李景願意割讓

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淮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

壽、濠、泗、楚、光、海六州的土地，每年獻納一百萬資助軍隊。而周世宗已經攻取滁、揚、濠、泗各州，打算全部占領淮南纔罷休，於是扣留使臣不讓他們回去，而加緊攻打壽州。鍾謨等人見周世宗英武雄傑不是李景能對付的，而軍隊氣勢很盛，壽春就要危急，於是說："希望陛下寬免我們五天不殺，讓我們回去取李景的表文，把淮北各州全部獻給你。"周世宗同意了，派供奉官安弘道押送李德明、王崇質南歸，而鍾謨和孫晟都被扣留。李德明等人返回後，李景反悔，不願割地。周世宗也因天熱多雨回師，留下李重進、張永德等人分別進攻廬、壽二州，周軍攻占的揚、泰各州，都不能堅守，李景的軍隊又重振旗鼓了。李重進和張永德兩軍相互猜疑，有矛盾，張永德上書說李重進反叛，周世宗不聽。李景獲知他們兩人相互猜疑，於是送蠟丸書給李重進，規勸他反叛。

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當初，孫晟奉命出使時，對王崇質說："我這一去必定不能幸免，但我最終不會辜負永陵的一抔泥土。"永陵是李昪的墳墓。到王崇質返回，而孫晟和鍾謨都到周的京城，住在都亭驛，周世宗待他們很好，每次朝見進入閣門內，讓他們排在東省官後面，召見時必拿好酒招待。不久周軍多次被打敗，攻占的各州全部失去，周世宗很憂慮，召孫晟詢問江南的情況，孫晟不回答，周世宗憤怒，没有機會發泄。正好李重進將李景的蠟丸書上報，有很多斥責周的過失罪惡的話，因此發怒說："孫晟前來出使我國，說李景怕我神奇威武，願意面向北面自稱臣子，保證没有二心，怎能有這種指責的話呢？"急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孫晟下獄，連同他的隨從兩百多人全部殺了。孫晟臨死時，周世宗還派近臣詢問他，孫晟始終不回答，神態安詳自然，整理衣帽望着南方下拜說："我祇有以死報國了！"於是就刑。孫晟死後，鍾謨也被貶爲耀州司馬。後來，周世宗怒氣消解，憐憫孫晟的忠誠，後悔殺了他，召拜鍾謨爲衛尉少卿。李景已經割讓長江以北土地，於是讓鍾謨返回，而李景獲知孫晟死去，也追封他爲魯國公。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一行傳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

唉，五代的禍亂到了極點，是《易傳》所説的“天地閉塞，賢人隱退”的時代吧！當這個時候，臣子殺死他的君主，兒子殺死他的父親，而官吏們安享自己的俸禄而立身於朝廷，心滿意足地不再有廉潔知耻的品質，這種人到處都是。我認爲自古忠臣義士大多出在亂世，因而奇怪當時值得稱道的人多麽少，難道果真没有這樣的人嗎？雖然説干戈興起，學校廢置，而禮義衰微，風俗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然而自古以來天下不曾没有賢人，我想一定有潔身自持的士人，痛恨世俗，遠遠離去而不能考見的。自古賢才有蘊藏在心中而不表露在外面，有的困居在狹陋的街巷，棄身在荆棘草莽之中，即使像顏子那樣有德行，没有遇上仲尼聲名就不能顯揚，何况社會多變故，而君子之道消亡的時候呢！我還認爲必定有懷持才能，培養節義，却沉淪於下層，泯没無聞的人。在傳記中尋找這樣的人，而混亂之世分崩離析，文字記載殘缺不全，不能再找到，僅僅得到四五個人罷了。

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禄，俯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身處山林之中而和麋鹿作伴，雖不足以作爲正道，但與其享用别人的俸禄，低頭忍辱，内含羞愧，哪比得上心中無愧，放縱身心而開懷自得的人呢？我獲知有兩個人，名叫鄭遨、張薦明。權勢和利誘不能使他意志屈從，仕途去留不違背正義，這樣的人我找到一個，名叫石昂。如果對君主有利，因爲忠誠而遭受罪罰，又何必替自己辯白，有到死也不申辯的人，這是古代的義士，這樣的人我找到一個，名叫程福贇。五代亂世，

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親不像父親，兒子不像兒子，至於兄弟、夫婦間的人倫關係，没有不敗壞無餘的，而天理幾乎滅亡了。在這個時代，能够在某一個地方自我修養孝順父母敬愛兄長，而影響流傳於天下的人，或許還有，但他們的事迹不昭著，因而無可記述，衹有他們的名字姓氏有的因記載在書上，我也不敢讓他們泯没，而其中粗略可記的，我找到一個人，名叫李自倫。編寫《一行傳》。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唐明宗的祖廟避諱遨，因此當時通用他的字。鄭遨年輕時好學，文辭敏捷。唐昭宗時，考進士没中，見天下已亂，産生了拂衣遠去的打算，準備帶上他的妻子兒女和他一道歸隱，他的妻子不願跟隨，鄭遨於是進少室山做道士。他的妻子多次寫信勸鄭遨回家，他都把信扔進火中，後來聽説他的妻子、兒女死了，大哭一場作罷。

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鄭遨和李振在過去相友善，李振後來在梁做官，地位顯貴，想讓鄭遨做官，鄭遨不理睬，後來李振獲罪流放南方，鄭遨步行一千多里去探望他，因此知情的人更加稱頌他的德行。

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晋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

後來，鄭遨聽説華山有五粒松，松脂流進地下，一千多年後變成藥，能去除在人體内作祟的三尸神，於是移居到華陰，想得到這種藥。和道士李道殷、羅隱之相交好，世人把他們看成三個高士。鄭遨種田，羅隱之賣藥爲生，李道殷有釣魚術，下鈎不用魚餌，又能點化石頭成金子，鄭遨曾核驗確實如此，但没有向他求教。節度使劉遂凝多次拿寶物送給他，鄭遨一樣也不接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晋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宣召他，都不應召，就賜號叫逍遥先生。天福四年死，享年七十四歲。

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污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自絶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遨好飲酒弈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玩于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愈

鄭遨的節操高尚，遭逢亂世而不被榮利玷污，以至於棄妻子、兒女於不顧而隱去，難道不是自絶於世而十分珍愛自身的人嗎？但鄭遨喜好飲酒下棋，常常寫詩在人世間流傳，人們常把他的詩抄寫在白色綢絹上，作爲寶貝互相贈送，甚至於有人畫下他的像，挂在屋壁上審視玩味，他

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

的行踪雖遠離世人但名聲却更加彰著，與石門守門人、荷蓧丈人之類不同。

張薦明

與遨同時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宫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和鄭遨同時的張薦明，是燕地人。年輕時以儒學游歷河朔，後來去做道士，精通老子、莊周的學說。漢高祖召見他，問他道家可以治國不。回答説："道是體察萬物微妙處而形成的學說，學到它的極深處，坐在鋪席之間不動，就能治理天下。"漢高祖覺得他的話博大宏深，請到内殿講授《道德經》，拜他爲師。張薦明聽到宫中演奏時鼓，説："陛下聽到鼓聲了嗎？鼓聲衹是一種聲音罷了。五音十二律吕，鼓聲没有一様，但伴和它們的却是鼓聲。一，是萬事萬物的根本，能堅守根本的人就能够治理天下。"漢高祖認爲他説得對，賜號爲通玄先生，後來不知道他的去向。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彦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彦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于庭，仰責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

石昂是青州臨淄人。家中有藏書幾千卷，喜歡招延四方賢士，士人無論遠近，不少人到石昂處做學問。在他門下謀生就食的人有時幾年不離去，石昂不曾露出怠慢的神色。但石昂不求做官。節度使符習贊賞他的品行，召他任臨淄令。符習去京師朝拜，監軍楊彦朗主持節度使留後的事宜，石昂因公事到府上謁見，引見的人因楊彦朗避諱"石"字，就改稱他的姓叫"右"。石昂快步走到庭中，抬頭斥責楊彦朗說："你怎麽能因私害公！我石昂姓'石'，不是'右'。"楊彦朗大怒，拂衣起身離去，石昂就快步出去了。辭去官職回到家中，對他的兒子説："我本來就不願在亂世做官，現在果然受到宦官的侮辱，子孫們要以我爲戒啊！"

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説，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

石昂的父親也好學，一生不喜歡佛學，父親死後，石昂在靈柩前誦讀《尚書》，説："這是我的父親想聽的。"告誡他的家人不能讓佛事玷污他的父親。

晋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户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

晋高祖時，下詔求天下忠信孝悌的士人，户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人一起到東上閤門，上奏石昂的品行道義可以應詔。詔令石昂到京師，在便殿召見他，任命他爲宗正寺丞。升遷少卿。晋出帝登

卿。出帝即位，晋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晋室大亂。

位，晉的朝政日益衰敗，石昂多次上疏極力勸諫，不被采納，於是稱病東歸，在家壽終正寢。石昂離去後，晉室大亂。

程福贇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沉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晋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摇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爲冤，福贇終不自辨以見殺。

程福贇，不知道他的家世。爲人沉穩忠厚少言語而有勇力。年輕時當兵，因戰功累官升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任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年間，契丹軍隊入侵，晉出帝北征，奉國士兵乘機在晚上放火焚毁營寨，想藉機作亂，程福贇親自救火受傷，火被撲滅，作亂的人没能起事。程福贇認爲契丹大軍將到，而天子在軍隊中，京師空虛，不應因小事情動摇人心，因而隱瞞了這件事没有上奏。軍將李殷的位次排在程福贇之下，利於程福贇離去而由他取代，於是誣告程福贇和作亂的人合謀，要不然爲什麽不上奏。晉出帝把程福贇投進獄中，人們都認爲他冤枉，程福贇始終没有爲自己辯白而被殺害了。

李自倫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户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

李自倫，是深州人。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户部上奏説："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代人同住，奉詔按規定旌賞。依照規定，表彰忠孝仁義之人，必定要首先加以核查，忠孝的人終身免除徭役，全家仁義的一并加以表彰。得到本州審察到鄉中老人程言等人稱説，李自倫的高祖叫李訓，李訓生李粲，李粲生李則，李則生李忠，李忠生李自倫，李自倫生李光厚，六代人同居屬實。"下詔以他們居住的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按規定立牌坊賜匾額加以表彰。

九月丙子，户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九月丙子，户部又上奏説："前登州孝義人家王仲昭六代人同住，爲表彰他忠孝建有廳堂、步欄，前面樹立屏風，修建烏頭正門，門前兩柱高一丈二尺，墨染的柱子頂端覆蓋瓦桶，修築雙闕高一丈，在烏頭正門南面三丈七尺，兩旁種上槐樹柳樹，相距十五步，請仿照這一形式爲李自倫旌表門閭。"下詔説："這是從前的事，没有令格。依據地勢所宜，外門修高些，門兩旁安放旌表木柱，左右修建臺，高一丈二尺，長寬方正相稱，塗成白色而四角用紅色，使不孝不義的人看見，可以産生悔改之心而改變他們的行爲。"

新五代史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唐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爲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爲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爲之空。

多麽厲害呀，白馬驛的災禍，可悲啊，該爲它哭泣吧！但士人的生死，難道是一個人自己的事嗎？當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想讓他寵愛的官吏張廷範做太常卿，唐宰相裴樞認爲唐代常任命清流之士來擔任太常卿，張廷範是梁的客將，不可以任太常卿。梁王因此大怒，說："我常常稱贊裴樞純樸厚道不落於輕浮淺薄，現在也做這樣的事嗎！"這年四月，彗星在西北方出現，掠過文昌、軒轅、天市星域，宰相柳璨迎合梁王意圖，把老天的譴責歸咎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以太保退休的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都無罪受到貶斥，同一天在白馬驛賜死。凡是歸附唐而不歸附梁的官吏，都被誣陷爲朋黨，受牽連被貶賜死的有幾百人，朝廷因此空乏無人。

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

第二年三月，唐哀帝讓位給梁，派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任册禮使，禮部尚書蘇循任副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任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任副使；御史大夫薛貽矩任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任副使。四月甲子，張文蔚等人從上源驛進奉册書國寶，乘坐輅車，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開道，在金祥殿朝拜梁。梁王穿龍袍戴皇冠向南而坐，大臣張文蔚、蘇循手捧册書登上殿堂，讀完册書後，大臣楊涉、張策手捧傳國玉印，大臣薛貽矩、趙光逢手捧金寶，依次登上殿堂，進讀完畢，退下殿堂，率領文武百官向北行大禮再拜稱

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

賀。

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一個太常卿和國家相比哪個重要？假使裴樞等人不被賜死，尚且珍惜一太常卿職位，難道肯把國家讓給别人嗎？雖然裴樞等人的力量不一定能使唐不亡，但他們一定不會讓唐滅亡而讓自己獨自活下來。唉！唐的滅亡，賢人君子已經和它同歸於盡，那麽别的活着的人不過都是懦弱不賢、陰險狡猾、賣國謀利的人罷了。如果不是這樣，怎麽會在梁的朝廷蒙受這樣的奇耻大辱呢！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最初因文章德行出名，考中進士。唐昭宗時，任翰林學士承旨。這時，天子微弱無力，制度已經敗壞，張文蔚身居翰林，起草制詔下發各地，獨能遵循大的體制。唐昭宗遷到洛陽，拜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害裴樞等七人，到處牽連朝廷士大夫，動輒加以誅殺，官吏們以眼神示意，不敢說話，都自身難保，張文蔚竭力爲他們辯護解脱，朝中士大夫大多靠他纔得以保全活下來。

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爲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梁太祖登位，仍然任命張文蔚爲宰相，梁代初年的制度都是張文蔚裁定的。張文蔚在家也很守孝道。開平二年，梁太祖巡視北方，留張文蔚守西都，暴病而死，追贈右僕射。

楊涉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爲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脱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俯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

楊涉，祖父楊收，是唐懿宗時的宰相；父親楊嚴，官做到兵部侍郎。楊涉考中進士，唐昭宗時任吏部尚書。唐哀帝登位，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出身在唐的名家，世代奉守禮法，而性格特别恭謹忠厚，不幸遭逢唐末的亂世。被任命爲宰相那天，與家人相對而哭泣，望着他的兒子楊凝式說："我不能逃脱這個羅網，災禍快到了，必定會連累你們。"唐滅亡後，在梁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俯首低眉，無所作爲，罷相爲左僕射，主持貢舉考試，幾年以後死去。

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晋、漢、周，常以心疾致

兒子楊凝式，著述有文采，擅長公文與書信，在梁、唐、晋、漢、周五朝都做過官，常常

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因心病辭官，住在洛陽，官做到太子太保。

張策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父親張同，任唐容管經略使。張策從小聰明穎悟好學，精通章句之學。父親張同，住在洛陽敦化里，疏浚水井時獲得一個古鼎，銘文刻着："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工匠吉千。"張同覺得神奇，張策當時十三歲，站在張同身旁，説："漢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改年號爲延康。當年十月，魏文帝受禪即位，又改年號爲黄初，因此黄初元年没有二月，銘文多麼荒謬呵！"張同十分驚異。

策少好浮圖之説，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黄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晋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張策從小喜好佛教學説，於是剃去頭髮做僧人，住在長安慈恩寺。黄巢侵犯長安，張策纔還俗，事奉父母躲避戰亂，在鄉間過了十多年。召拜爲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徵辟他任觀察支使。晋王李克用進攻王行瑜，張策和奴婢用轎子抬着他的母親東歸，在積雪中趕路，路上的人都可憐他們。梁太祖兼領四鎮，召他爲鄭、滑二州觀察支使，因爲母親去世而解職。服喪期滿，在唐任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召他爲判官，韓建改任許州，任命他爲掌書記。韓建派張策出使梁太祖，梁太祖見到他高興地説："張夫子到了。"於是留他任掌書記，把他推薦給朝廷，累官拜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太祖登位，升任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官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遷中書侍郎。因風病罷爲刑部尚書，辭官居家，死於洛陽。

趙光逢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温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絶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

趙光逢字延吉，父親趙隱，任唐左僕射。趙光逢在唐以文章德行出名，當時人稱贊他正直温和，稱他爲"玉界尺"。唐昭宗時任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因爲世道混亂棄官，住在洛陽，閉門杜絶人際交往五六年。柳璨任宰相，和趙光逢有舊恩，起用趙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

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

唐滅亡後，在梁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屢次升遷至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辭官居家。梁末帝登位，起用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事，又以司徒辭官居家。唐天成年間，在家中拜爲太保，封齊國公，死，追贈太傅。

薛貽矩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時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在唐任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唐昭宗從岐州回長安，大殺宦官，薛貽矩當時爲中尉韓全誨等人撰畫像贊語，受牽連被貶官。薛貽矩於是自己結交梁太祖，梁太祖在朝廷上替他説話，拜爲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梁太祖從長蘆回師，唐哀帝派薛貽矩前來慰勞，薛貽矩按臣子的禮節進見，梁太祖還禮讓他上臺階，薛貽矩説："殿下的功德延及百姓，天、地、人三靈改變選擇，皇帝正要做舜、禹禪讓的事，臣子我怎敢違背?"於是自稱臣子行朝拜之禮，梁太祖側身避讓。薛貽矩返回，就催促唐哀帝讓位。梁太祖登位，拜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官拜爲司空。薛貽矩在梁任宰相五年，死，追贈侍中。

蘇循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爲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俯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于淠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册禮副使。

蘇循，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爲人乖巧奸佞，阿諛奉承，毫無廉耻，惟利是圖。在唐任禮部尚書。這時，梁太祖已殺掉唐昭宗，擁立唐哀帝，唐的故舊大臣都痛恨得咬牙切齒，有的低頭畏懼災禍，有的離開朝廷不願做官，而蘇循專門迎合梁以求進用。梁軍進攻楊行密，在淠河大敗，梁太祖急躁憤懣，急於取代唐，想向唐索取賜予功臣的九錫，群臣没有人敢提出此議，衹有蘇循一人帶頭説："梁王的大功大德，是天命所歸，應當立即接受禪讓。"第二年，梁太祖登位，蘇循任册禮副使。

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慚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將，

蘇循有一個兒子蘇楷，乾寧年間考中進士，唐昭宗派學士陸扆復核取消了他，蘇楷常常慚愧懷恨。到唐昭宗被殺後，唐的朝政一概出自梁，蘇楷任起居郎，和柳璨、張廷範等人相勾結，於是對張廷範説："謚號是用來改變稱呼而以誠信爲貴。以前官府給先帝的謚號叫'昭'，名不副實，你是太常卿，我是史官，不能不説。"於是上疏反駁謚議。而張廷範原是梁的客將，曾謀求

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

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托，旦夕引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鋭，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蹈舞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悦。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爲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

楷，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

做太常卿没有得到，廷範也因此怨唐，因而把蘇楷的上疏下發給張廷範，張廷範論議説："我聽説處理政事堅牢穩固叫做恭，混亂而無損害叫做靈，英武而不專斷叫做莊，當政時遭難叫做閔，因事立功叫做襄，請改昭宗皇帝的謚號叫恭靈莊閔皇帝，廟號叫襄宗。"

梁太祖登位後，在玄德殿擺酒宴，對着群臣自稱功德微薄不配承受天命，都是各位推舉擁戴的功勞。唐的舊臣楊涉、張文蔚等人慚愧畏懼，俯身不能回答，衹有蘇循和張禕、薛貽矩等人盛贊梁王的功德，説梁王是順應天命符合人心的。蘇循父子都自認爲依附梁得到托身之所，朝夕盼望，希望受到重用，敬翔特别憎惡他們，對梁太祖説："梁剛建國，應當進用正直的士人使風俗淳厚，蘇循父子都没有德行，不能讓他們在新朝中立身。"於是父子兩人都被勒令回到鄉里，於是到河中依附朱友謙。後來，朱友謙背叛梁向晉投降，晉王即將登位，尋求活着的唐的舊臣，以填補官員的缺額，朱友謙於是派蘇循到魏州。這時梁還没有滅亡，晉的將相們大多不願晉王登位。晉王的打算雖然鋒芒畢露，將相大臣們没有人贊成這個主意。蘇循剛到魏州時，看見州府廳堂就下拜，叫做"拜殿"。到進見晉王時，行舞蹈禮口呼萬歲而自稱爲臣子，晉王非常高興。第二天又進獻三十支"畫日筆"，晉王更加歡喜，於是任蘇循爲節度副使。不久病死。唐莊宗登位，贈左僕射。

蘇楷，同光年間任尚書員外郎。唐明宗登位，大臣們打算審察他辯駁謚號的罪過，因爲憂慮而死。

杜曉

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爲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毁；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户部，又辟巡官，或謂曉曰："嵇康

當唐滅亡的時候，又有一個叫杜曉的人，字明遠。祖父杜審權，父親杜讓能，都是唐的宰相。唐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率兵侵犯京師，唐昭宗在臨皋殺死杜讓能爲自己開脱。杜曉因父親無罪而死，服喪時過度悲哀損害了身體；服喪完後，身穿布衣戴頭巾，自暴自棄十多年。崔胤主管鹽鐵時，徵召他爲巡官，任命爲京師附近的縣尉，直昭文館，都不赴任。崔遠判户部時，又

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爲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兵所殺，贈右僕射。

召他任巡官，有人對杜曉説：“嵇康死後，他的兒子嵇紹自暴自棄不出來做官，山濤用道理説服他，纔出來做官。你忍心讓杜氏逢年遇節同百姓一樣鋪上席子祭祀自己的先人嗎?”杜曉因此纔赴任。累官升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登位，改任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友珪登位，升任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人討伐賊軍，軍兵大肆擄掠，杜曉被亂兵殺死，追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説；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爲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

唉！誰是最早編造朋黨之論的人呢？始作俑者太肆無忌憚，真可稱爲不仁義的人啊！我曾到繁城讀《魏受禪碑》，見到漢的群臣稱頌魏的功德，而且用大字深深刻在碑上，自己列上姓名，來向世人誇耀。又讀《梁實録》，獲知張文蔚等人的這些所作所爲，不得不爲此哭泣。把國家送給别人而自相誇耀，隨後就做别人的宰相，這些事如果不是小人，誰能做得出來呢！漢、唐末世，整個朝廷都是小人，而那些君子在哪裏呢！當漢快要滅亡的時候，首先用朋黨的罪名來禁錮天下的賢人君子，而立於朝廷的，都是小人，然後漢接着就滅亡了。到唐快要滅亡時，又是先用朋黨的罪名全部殺掉朝廷賢士，而其餘活下來的，都是軟弱無能、傾邪陰險的人，然後唐接着就滅亡了。

那些想使别人的國家空虚無人而除去它的君子的人，必定上奏説别人是朋黨；想孤立君主的勢力而蒙蔽君主耳目的人，必定上奏説别人是朋黨；想篡奪國家政權送給别人的人，必定上奏説别人是朋黨。作爲君子，歷來過失很少，小人們想加罪於君子，就有可以誣告者，有不可以誣告者，不能什麼都牽連到。至於準備把整個天下的好人，尋求其同類而全部除去，衹有指責他們爲朋黨罷了。因此他們的親戚舊友，可以叫做朋黨；和他們交往的摯友，可以叫做朋黨；一起仕宦求學的人，可以叫做朋黨；門生部屬，可以叫做朋黨。這幾種人，都是他們的同類，都是好人。因此説：想使别人的國家空虚無人而除去它的君子，衹要用朋黨的罪名來加罪，就没有能幸

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伥伥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説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免的人。好人和好人樂於相處，因爲他們是同一類的人，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因此聽説是好人就必定相互稱贊，相互稱贊就叫做朋黨；好人必定相互推薦，相互推薦就叫做朋黨。假使獲知是好人却不敢稱贊，君主聽不到天下有好人；見到好人却不敢推薦，那麽君主就不能見到好人了。好人日益疏遠，而小人日益進用，那麽作爲君主，悵然若失和誰商議治理國家的大計呢？因此説：想要孤立君主的勢力而蒙蔽君主耳目的人，必定會上奏朋黨的説法。一個君子存在，小人雖然人多勢衆，但必定有所顧忌，有不敢做的事情。衹有讓整個國家空虚而没有君子，然後小人們纔能放肆地無所不爲，漢和魏、唐和梁交替的時候就是這樣。因此説：能够篡奪國家送給别人，是因爲這個國家没有君子，整個國家空虚而没有君子，是因爲用朋黨的罪名剪除了君子。

嗚呼，朋黨之説，人主可不察哉！

唉，朋黨的邪説，君主能不明辨嗎！

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經傳上説“一句話可以讓國家滅亡”，就是説的這樣的事吧！能不借鑒嗎！能不引以爲戒嗎！

新五代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虓武之士，往往養以爲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唉！世道衰落，人倫敗壞，因而親疏之間的倫理違反了常規，骨肉之間大動干戈，異姓之人成了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之間，更換了五個朝代而實際上有八個姓氏，其中三個出於收養的兒子。其中最得勢的獲取天下，其次的建立功名、位居將相，難道不是藉助於時代的空隙，因利益相同而互相依賴利用嗎！唐自稱沙陀，起自代北地區，唐主所結交的都是一代雄傑，又往往收爲義子，號稱“義兒軍”，爭奪天下之時，大多利用他們來成就功業，等到滅亡之時也還是因爲這些人。唐太祖的養子很多，其中能够記述的有九人：首先是唐明宗，其次是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進、李存璋、李存賢。作《義兒傳》。

李嗣昭　李繼韜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太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爲衙内指揮使。

李嗣昭，原本姓韓，是汾州太谷縣百姓家的兒子。唐太祖外出打獵，到他家，見他家樹林中瀰漫有雲氣，覺得很奇怪，召他的父親詢問。他的父親説家裏剛生下個兒子，唐太祖於是送給他金銀綢帛而把嬰兒帶走，讓他的弟弟李克柔收養作兒子。最初取名叫李進通，後來改名叫李嗣昭。李嗣昭長得矮小，但膽魄勇力超過常人。開初喜好喝酒，唐太祖曾略微勸誡他，於是終身不飲酒。唐太祖喜歡他的恭謹忠厚，常常讓他跟隨着出兵打仗，任衙内指揮使。

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

陝州王珙和他的哥哥王珂在河中爭位，太祖派李嗣昭幫助王珂，在猗氏打敗了王珙，俘獲他的三個將領。梁軍救援王珙，李嗣昭又在胡壁堡

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爲梁所敗，太祖鴆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

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

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逾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

打敗他們，抓獲他們的一個將領。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取潞州向梁投降，梁派丁會接應李罕之，李嗣昭和丁會在含山作戰，抓獲他們一個將領，殺敵三千人，於是攻取澤州。光化二年，晉派李君慶進攻梁的潞州，李君慶被梁打敗，太祖用毒酒殺死李君慶，李嗣昭攻克潞州。三年，從山東出兵，攻取梁洺州，梁太祖親自率兵進攻他們，派葛從周在青山口設下伏兵。李嗣昭聽説梁太祖親自前來，棄城逃跑，在路途和伏兵遭遇，因而大敗。

天復元年，梁攻破河中，抓獲王珂，攻取晉、絳、慈、隰各州，於是大舉出兵攻打晉，包圍太原。李嗣昭每天派精鋭的騎兵出擊梁軍，碰上大雨，梁軍解圍離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反叛向梁軍投降，梁軍離開後，李嗣昭又攻取汾州，斬殺李瑭。於是從陰地出兵，攻取慈州，使其刺史唐禮投降。又攻取隰州，使其刺史張瓌投降。這年，梁軍向西侵犯京師，包圍鳳翔，李嗣昭乘機進攻梁的晉、絳二州，在平陽作戰，抓獲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率領十萬士兵迎戰他們，李嗣昭等人敗逃，朱友寧追擊，晉派李存信率兵迎接李嗣昭，李存信又被打敗。梁軍於是包圍太原，而慈、隰、汾三州又歸於梁。唐太祖十分恐懼，策劃逃到雲州，李存信等人勸唐太祖逃到契丹，李嗣昭奮力爭執認爲不可以，幸好劉太妃也這樣説，纔作罷。李嗣昭晝夜不停地出奇兵攻打梁軍，梁軍解圍離去，李嗣昭又攻取汾、慈、隰三州。這時，鎮、定二州都已和晉斷絶交往而歸附梁。晉在外失去大國的援助，在内損失許多州縣，連年之内，孤城兩次被圍。在這時，李嗣昭奮力作戰功勞最大。

天祐三年，和周德威進攻梁潞州，使丁會投降，任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派李思安率領十萬軍隊進攻潞州，修築夾城包圍潞州。梁太祖曾派人招降李嗣昭，李嗣昭殺掉使臣，關閉城門堅守，過了一年，唐莊宗纔攻破夾城。李嗣昭保全安撫士兵百姓，優撫贍養很有恩德。梁、晉在胡柳會戰，晉軍戰敗，周德威陣亡。唐莊宗害怕，想收兵返回臨濮，李嗣昭説："梁軍打勝了、

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争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

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决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嗣昭諸子，繼儔長而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决。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廪實，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梁圍以夾城彌年，軍用乏絶，楊氏之積，蓋有

日夜想回家。如果我們收兵，讓他們休息，他們休整之後再出戰，我們拿什麽去抵擋？應當用精鋭的騎兵騷擾他們，趁他們勞累疲乏，可以取勝。"唐莊宗同意了。這時，梁軍已登上無石山，唐莊宗派李嗣昭輾轉攻打山北，而親自率銀槍軍赴戰并呼喊説："今天的戰鬥，攻占無石山的人取勝！"晉軍都争相登山，梁軍急速下山，在山的西面布陣，晉軍從山上猛攻，大敗梁軍。於是晉在德勝築城。周德威死後，李嗣昭代理知幽州，過了幾個月，派李紹宏代替他。李嗣昭快要離去，幽州人都哭泣着關閉城門挽留他，李嗣昭晚上悄悄出走，纔得以離去。

十九年，隨唐莊宗在望都攻打契丹，唐莊宗被契丹包圍幾十層，李嗣昭率三百騎兵衝破包圍，救唐莊宗出圍。這時，晉派閻寶在鎮州攻打張文禮，閻寶被鎮州人打敗，於是用李嗣昭代替閻寶。鎮州軍隊出城搶掠九門，李嗣昭用奇兵攻打他們，鎮州軍隊快被殺盡，剩下的三個人藏在破墻中，李嗣昭馳馬射他們，反而被賊軍射中頭，李嗣昭見箭袋中没有箭了，從頭上拔下箭，射死一人，回到軍營就死了。

李嗣昭的各個兒子中，李繼儔是長子但很懦弱，他的弟弟李繼韜把他囚禁起來自立爲主帥，唐莊宗正和梁軍在黄河相持不下，没有時間追究這事，因而就任命他爲昭義軍節度留後。李繼韜把政務交托給魏琢、申蒙，魏琢等人常常唆使李繼韜反叛，李繼韜遲疑不决。唐莊宗在魏州，因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魏琢等人認爲唐莊宗召張居翰等人是詢問李繼韜的事，李繼韜將被誅殺，於是用話語激李繼韜反叛，李繼韜於是派他的弟弟李繼遠去梁，梁末帝當即拜李繼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了幾個月，唐莊宗消滅梁，李繼韜準備逃到契丹，正好赦書到達，纔作罷，於是跟着他的母親去京師朝拜，李繼遠諫阻説："哥哥你是臣子，有反叛的罪名，又有什麽臉面朝見天子呢？何况潞州城堅固而倉庫充實，不如關閉城門坐吃存糧，來延續歲月，比去京師遭殺好。"李繼韜不聽。李繼韜的母親楊氏，善於積聚財富，一生居家積財外出販賣，以至於家

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韜初無惡意，爲奸人所誤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嘗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己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其二子嘗爲質于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其父反，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

財百萬。當李嗣昭被梁軍築夾城包圍一年多時，缺乏軍餉，楊氏的積蓄，多有救助。到這時，就帶着幾十萬兩銀子到京師，重金賄賂宦官、樂師，宦官、樂師們都說："李繼韜原來没有惡意，被壞人所誤罷了。"楊夫人也用賄賂拜見劉皇后，劉皇后爲她説話："李嗣昭是功臣，應當受到恩意寬恕。"因此唐莊宗放了李繼韜。曾跟隨唐莊宗打獵，寵幸他無猜疑。李存渥特别切齒憎恨李繼韜，多次詆毁責備他，李繼韜心懷不安，又賄賂宦官、樂師請求回到節鎮，唐莊宗不答應。李繼韜暗中派人告訴李繼遠，讓他在軍中作亂，希望天子派自己去平定，事情敗露，在天津橋處斬。他的兩個兒子曾作爲人質扣留在梁，唐莊宗消滅梁捉到他們，拍着他們的背説："你們這樣小，就能够幫助你們的父親反叛，長大了又做什麽呢?"於是一并殺掉。隨即派人殺掉李繼遠，任命李繼儔知潞州事。

已而，召繼儔還京師，繼儔悉取繼韜妓妾珍玩，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

不久，召李繼儔回京師，李繼儔收取李繼韜的所有歌妓家妾珍寶，而没有按時上路。他的弟弟李繼達發怒説："我的哥哥父子都被誅殺，而大哥不仁義，貪圖他的財産，奸淫他的妻妾，這是我不能容忍的!"於是穿上縗麻孝服，率領幾百騎兵坐守於戟門，派人進去殺掉李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招募一千多人進攻李繼達，李繼達逃到城外，自剄而死。

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坐笞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晋陽，楊氏所積餘貲猶巨萬，晋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産，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李嗣昭有七個兒子，到唐明宗時，兒子李繼能因打死了他母親的主管收藏的奴婢，奴婢家人上告變亂，説李繼能反叛，和弟弟李繼襲都被殺，衹有一個兒子李繼忠幸免。李繼忠住在晋陽，楊氏積聚剩下的財産還有數萬，晋高祖從太原起兵，召契丹支援，契丹索取賄賂，晋高祖向李繼忠借貸以便凑够。晋高祖登位，很感謝他，任命爲沂、棣、單三州刺史，開運年間死。楊氏一生積聚財産，李嗣昭父子三人都依賴她。

李嗣本

嗣本，本姓張氏，雁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

李嗣本，原姓張，是雁門人。世代任銅冶鎮將官。李嗣本年輕時跟隨唐太祖，唐太祖很喜愛他，賜給他姓名，收養爲兒子。跟隨攻打居庸關，因戰功升任義兒軍使。跟隨攻破王行瑜，升

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洺、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蔚州，嗣本戰歿。

任威遠軍使。跟隨攻打羅弘信，率領先鋒軍攻破湯陰。跟隨唐莊宗攻破潞州夾城。多次因戰功升任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稱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隨唐莊宗在舊元城攻打劉鄩，攻克洺、磁各州，六月，回師振武。契丹軍隊侵入代北，攻打蔚州，李嗣本陣亡。

李嗣恩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李嗣恩，原本姓駱，吐谷渾部族人。年輕時跟隨唐太祖，擅長騎馬射箭，任鐵林軍將，逐漸因戰功升任突陣指揮使，賜給姓名，收養爲兒子。跟隨唐太祖在河西打敗康懷英，升任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跟隨李嗣昭在河中援救朱友謙，和梁軍奮力作戰，長矛刺中他的嘴，仍不停戰。升任遼州刺史。跟隨唐莊宗攻入魏州，升任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進攻太原，軍隊趕赴樂平，李嗣恩從後邊追擊，從別的路先進太原防守。劉鄩的軍隊離去，李嗣恩也率兵在魏州和唐莊宗會師，跟隨在莘州作戰。升任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死於太原。追贈爲太尉。

李存信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由是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李存信，原本姓張，他的父親張君政，是回鶻李思忠部族的人。李存信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會蕃夷語言，精通蕃族文字。隨唐太祖在代北起兵，進關攻破黃巢，累次因功任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於是賜給姓名，收養作兒子。李存信和李存孝都是養子，才智勇力不如李存孝，但李存信并不甘心在他之下，由此關係惡化，李存孝做的事，李存信每每敗壞阻遏，李存孝終於獲罪而死。而李存信多次跟隨唐太祖外出征伐，因功領郴州刺史。唐太祖派他率兵救援朱宣，李存信屯駐在莘縣，受到羅弘信的攻擊，李存信被打敗，丢失唐太祖的兒子落落。後來隨唐太祖討伐劉仁恭，在安塞大敗。唐太祖大怒，看着李存信說："昨天我喝醉了，你不能繼續爲我打仗嗎？古人亦衹能受三敗之辱，你已經兩次了。"將要殺他，李存信叩頭認罪幸免一死。因此十分恐懼，常常稱説有病，天復二年死亡，年齡四十一

歲。

李存孝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

李存孝是代州飛狐人。原來姓安，名敬思。唐太祖征討代北時得到他，讓他在營帳中服役，賜給他姓名，作爲養子，常常作爲騎將跟隨唐太祖。

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晋，晋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還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温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晋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孟方立争邢、洺、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晋取三州，存孝功爲多。

文德元年，河南張言襲擊攻破河陽，李罕之前來投歸晋，晋把李罕之安置在澤州，派李存孝和薛阿檀、安休休等人率七千士兵協助李罕之還擊河陽。梁也派丁會、牛存節等人協助張言。在温縣作戰，梁軍首先扼制住太行山，李存孝大敗，安休休被俘。這時，晋已得到澤、潞二州，每年都出兵山東，和孟方立争奪邢、洺、磁三州，李存孝都在軍隊中。孟方立死後，晋攻取三個州，李存孝的功勞最大。

明年，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栅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鬥!"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三千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横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棄去，晋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晋，擊陰地關，晋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别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晋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晋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

第二年，潞州兵變，殺死李克恭歸附唐，梁派李讜在澤州進攻李罕之，李存孝率五千騎兵救援。梁軍對李罕之呼喊説："你常常仗恃太原以活命，如今上黨已歸附唐，唐軍大量聚集包圍太原，沙陀人將没有巢穴安身，你又依仗誰而不投降呢?"李存孝率領五百精騎，繞梁軍栅欄呼喊説："我是沙陀族尋求巢穴安身的人，等着拿你們的肉給軍隊吃，可以讓胖子出戰!"梁驍將鄧季筠率軍出戰，李存孝揮舞長矛擒獲了他，李讜敗逃，存孝追擊到馬牢關。回軍進攻潞州。唐任命孫揆爲潞州節度使，孫揆是儒生，以梁軍三千人爲護衛，儒服車蓋都很寬大，帶着符節走在前面。李存孝派三百騎兵埋伏在長子西面崖谷中，等孫揆的軍隊走過，攔腰攻擊截斷他們，擒獲孫揆而回。當初，梁派葛從周、朱崇節堅守潞州等待孫揆，得知孫揆被俘，都棄城逃去，晋於是又攻取潞州。這時，張濬、韓建攻伐晋，進攻陰地關，晋派李存信、薛阿檀等人抵擋張濬，另派李存孝駐扎在趙城。唐軍在陰地關戰敗，張濬退保晋州，韓建逃到絳州。李存孝進攻晋州，張濬的軍隊出來迎戰，又被打敗，因而閉城不敢出。李存孝離去，進攻絳州。張濬、韓建都逃跑了。

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

李存孝的手臂很長善於射箭，身上披着重

坐稍，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别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負其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譖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之。明年，趙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説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乃存信構陷之耳。願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夫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者十餘日。

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鴆殺君立。君立初爲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

甲，盛着弓箭帶着長矛，手舞鐵檛，出入於戰陣之中，帶着兩匹戰馬，激戰之中换馬，上下如飛。當初，李存孝攻取潞州功勞最大，而唐太祖另外任命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李存孝任汾州刺史。李存孝自負其功大，竟幾天不吃飯。到驅趕張濬時，升任邠州刺史。大順二年，改任邢州節度留後。這時，晉軍連年進攻趙的常山，李存孝常任先鋒，攻克趙的臨城、元氏。趙王向幽州李匡威求救，李匡威兵到，晉軍就退去。李存孝素來和李存信有矛盾，李存信讒毁他説："李存孝有二心，常常避開趙不攻擊。"李存孝心懷不安，於是依附梁并和趙交往，自己歸附於唐，於是請求會師攻伐晉。唐命趙王王鎔援助他。第二年，趙和幽州産生矛盾，因害怕而和晉講和，反而派三萬兵協助晉攻打李存孝。李存孝據城防守，唐太祖親自率兵來到城下，挖壕溝包圍他們，李存孝出兵衝擊，壕溝没有挖成。偏將袁奉韜派人游説李存孝説："你怕的不過是晉王罷了!晉王等壕溝挖成後，將留下軍隊離去，那些將領們不是你的對手，即使有壕溝又能做什麽?"李存孝認爲對，聽任晉軍挖成壕溝。壕溝挖成，溝深壁高，無法接近，李存孝於是困於其中。城中糧盡，登上城墻呼喊説："我蒙受唐王的恩德，官居將相，難道想捨棄父子之情而依附仇敵嗎?不過是李存信陷害我罷了。希望活着見唐王説一句話再死。"唐太祖哀憐他，派劉夫人進城安慰曉諭他，劉夫人帶着他一起返回，李存孝叩頭請罪説："我對於晉有功勞而無過失，到這步，都是李存信害的!"唐太祖呵叱説："你撰寫檄文百端歸罪於我，也是李存信害的嗎?"把他捆起來載在後車上，到太原，車裂分尸以示衆。但唐太祖愛惜他的才能，悵然若失憎恨將領們不能容下他，爲此十多天不理政事。

康君立素來和李存信交好，當兩人關係惡化時，康君立每每協助李存信想搞垮他。李存孝死後，唐太祖和將領們下棋，談到李存孝，流淚不止，康君立却不以爲然，唐太祖大怒，用毒酒殺死了康君立。康君立最初任雲州牙將，唐僖宗時，驅逐段文楚，和唐太祖一起在雲中起兵，康

蓋君立首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君立首倡其事。後來多次立下戰功，表奏爲昭義節度使，由於李存孝的緣故被殺。

李存進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黄巢，以爲義兒軍使。

李存進是振武人，原姓孫，名重進。唐太祖攻破朔州時得到他，賜給他姓名，收養作兒子。隨唐太祖進關攻破黄巢，任命爲義兒軍使。

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武軍節度使。是時，晋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

跟隨唐莊宗在柏鄉作戰，升任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歷任慈、沁二州刺史。唐莊宗剛得到魏博時，任命他爲天雄軍都部署，整治梁的亂軍，一切依法辦理，有犯法的人，就在街市殺頭分尸示衆，魏人屏聲斂氣懼怕他。跟隨唐莊宗在黄河邊打仗，因功升任振武軍節度使。這時，晋軍駐扎在德勝，建南、北二寨，常常用船來回運兵，感到十分勞累，而黄河以北没有竹石，李存進於是用葦笮之繩索把戰船連成浮橋。唐莊宗十分高興，脱下衣服賜給他。

晋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爲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爲柵。晋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

晋在鎮州討伐張文禮，很久没有攻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繼陣亡，於是用李存進代替李嗣昭任招討使，駐扎在東垣渡。東垣渡的土質不好，不能修築堡壘，李存進砍樹修築栅欄。晋軍早晨出去割草放馬，張文禮的兒子張處球率一千多士兵逼近李存進的栅寨，李存進在橋上迎戰，差不多殺光了張處球的軍隊，而李存進也陣亡。追贈太尉。

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爲洋州節度使。潞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兒子李漢韶，唐明宗時恢復原姓，任洋州節度使。潞王李從珂占據鳳翔反叛，李漢韶和張虔釗會合唐軍討伐他，唐軍都向李從珂投降，衹有李漢韶和張虔釗的軍隊不投降，都逃奔到蜀。在蜀做官，歷任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七十多歲時，死在蜀。

李存璋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黄巢，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爲晋王，晋王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晋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逾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内爲

李存璋字德璜，最初和康君立、薛志勤等人跟隨唐太祖進關，攻破黄巢，多次升任至義兒軍使。唐太祖病危，李存璋和張承業等人受臨終顧托，立唐莊宗爲晋王，晋王任命李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晋從先王時開始，曾寬容軍士，軍士們大多觸禁犯法，唐莊宗剛登位，十分憂慮，李存璋把他們都繩之以法，境内因此清静整肅。隨唐

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莊宗進攻夾城，在柏鄉作戰，因功升任汾州刺史。唐莊宗和劉鄩在魏博作戰，梁派王檀前來，乘虛襲擊太原，李存璋率汾州軍隊進太原堅守，因功升任大同軍防禦使，隨後任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病死。追贈太尉。

李存賢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抵，太祖擊黄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後爲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栅而寓居。至存賢爲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爲？"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

李存賢，許州人，原姓王名賢。年輕時當兵，擅長摔跤，唐太祖在陳州攻打黄巢，得到他，賜給他姓名，收養作兒子。後來任義兒軍副兵馬使，升任沁州刺史。從前，沁州位於敵軍要道，遷州城到南面一百多里處，憑據險要地勢建立栅寨駐下。到李存賢任刺史時，説："遷城躲避敵人，哪裏是勇敢的人幹的事？"於是恢復舊州城。梁軍多次攻城，李存賢奮力守衛，梁軍始終不能接近。升任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升任慈州刺史。

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晋，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

天祐十八年，梁軍在河中進攻朱友謙，唐莊宗派李存賢援救朱友謙。這時，朱友謙剛剛背叛梁歸附晋，而河中糧食少，人們多有二心，探子於是對李存賢説："河中人想殺掉你歸附梁，你應當趕快離開。"李存賢説："爲國事而死，是我的志向，又有什麽遺憾呢！"終於趕走了梁軍。

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抵，嘗與王闕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莊宗置酒宫中，嘆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抵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唐莊宗登位，拜爲右武衛上將軍。唐莊宗也喜歡摔跤，曾和王（闕文）較量而多次獲勝，十分自負，因而望着李存賢説："你要是能勝我，給你一個節鎮。"李存賢摔跤獲勝。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患病，唐莊宗在宫中擺酒，嘆息説："和我創業的老朋友，差不多都死完了，活着的衹有符存審罷了！如今他又病重，北方的事誰能代替他呢？"因而望着李存賢説："没有人能代替你。你摔跤勝了，我不會食言。"當天任命他爲盧龍軍節度使。這年，死在幽州，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太傅。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伶官傳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晋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晋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争；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唉，國家興亡盛衰的道理，雖説是出於天命的安排，難道就不是人事的作用嗎？推究唐莊宗取得天下，和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世人傳説晋王臨終的時候，拿出三支箭賜給唐莊宗并告訴他説："梁，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擁立的，契丹和我相約爲兄弟，但都背叛了晋而歸附梁。這三件事，是我終身的遺恨。給你這三支箭，你不要忘了你父親的志願！"唐莊宗接受了這三支箭并把它們珍藏在太廟中。後來用兵打仗時，就派從事拿着少牢祭品到太廟禱告，請出箭來，裝在錦囊裏，背着箭走在軍隊前面，到戰勝歸來又送回太廟收藏。當唐莊宗用繩子捆綁燕王父子，用木匣裝上梁君臣的人頭，進入太廟，把箭歸還給先王而報告成功，那時意氣的旺盛，可説是豪壯極了！等到仇敵已經消滅，天下已經平定，一個人晚上呼喊，叛亂的人就四面響應，唐莊宗匆忙驚慌地向東逃出，還没來得及看見賊軍而士兵已經逃散離去，君臣面面相覷，不知該回到哪裏，以至於割掉頭髮對天發誓，眼淚流下打濕了衣襟，多麼衰弱啊！豈不是取得天下艱難而失去天下容易嗎？抑或推究他成敗的軌迹，而都是出自别人嗎？《尚書》説："驕傲自滿招致損害，謙虚謹慎得到好處。"憂慮辛勞能使國家興盛，安逸享樂能使自身滅亡，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因此當他强盛的時候，遍天下的英雄豪傑没有人能和他争鬥；到他衰敗的時候，幾十個樂官圍困他，居然身死國亡，被天下人耻笑。禍患常常是從細小的事物中積累起來的，而智慧武勇又

常常困於自己溺愛的東西，哪裏衹是伶人呢！因此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

唐莊宗既喜歡樂舞藝人，又懂得音樂，會作曲，到現在汾、晉二州民間，大多能唱他作曲的歌，叫做“御制曲”的都是。他的小字叫亞子，當時有的人叫他亞次。又另取藝名自稱李天下。從他做王開始，直到做天子時，常常和藝人們在庭中嬉戲，樂官從此專權，於是導致滅亡。

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宫中以爲笑樂。

皇后劉氏素來微賤，她的父親劉叟，賣藥爲生，擅長占卜，號稱劉山人。劉氏性格强悍，正和嬪姬們爭寵，常常以自己的家世爲耻辱，十分忌諱這件事。唐莊宗於是穿上劉叟的衣服，背上蓍草袋和藥箱，讓他的兒子李繼岌手提破帽跟着他，來到劉氏卧室裏，説：“劉山人前來看望女兒。”劉氏大怒，鞭笞李繼岌趕他走。宫廷中作爲笑料逗樂。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

唐莊宗在胡柳打仗時，他寵愛的樂官周匝被梁人抓去。後來消滅梁進入汴京，周匝到馬前拜見，唐莊宗見到他很高興，賜給他金銀綢帛，慰勞他的辛苦。周匝回答説：“我落到仇敵手中，而能活着回來，是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的力量。希望求得兩個州報答這兩個人。”唐莊宗都同意任命他們做刺史。郭崇韜諫阻説：“和陛下共同奪取天下的人，都是英豪忠勇的人。如今大功剛剛告成，没有一個人受到封官賞爵，却先委任樂官做刺史，恐怕會喪失天下人心，不可以這樣做！”於是擱置了這一任命。過了一年，樂官們多次提到這件事，唐莊宗對郭崇韜説：“我已答應周匝了，這樣做讓我羞於見到他們三個人。你説得雖對，但應爲我委屈施行。”最終任陳俊爲景州刺史、儲德源爲憲州刺史。

敬新磨

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税

唐莊宗喜好打獵，在中牟打獵時，踐踏百姓的農田，中牟縣令攔着馬懇切諫阻，爲百姓請求，唐莊宗發怒，呵叱縣令離開，將要殺掉他。樂官敬新磨知道這樣做不行，於是率領衆伶人追上縣令，把縣令抓到馬前斥責他説：“你身爲縣令，偏偏不知道我們天子喜歡打獵嗎？怎麽放縱

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

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

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

景進

是時，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决，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

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見鬼

老百姓種莊稼交納賦税！爲什麽不讓你的百姓挨餓空下這塊地，以便讓我們的天子馳騁打獵？你的罪應當被處死！”於是上前請求趕快行刑，樂官們一同附和，唐莊宗大笑，縣令纔得以免死離去。

唐莊宗曾和藝人們在庭上游戲，四下顧望呼喊説：“李天下，李天下在哪裏？”敬新磨急速上前給了唐莊宗一耳光。唐莊宗變了臉色，左右的人都驚恐，藝人們也十分震驚害怕，一起抓住敬新磨責問説：“你怎麽敢打天子耳光？”敬新磨回答説：“李天下，衹有一個人罷了，又呼叫誰呢！”於是人們都笑了，唐莊宗很高興，重重賞賜敬新磨。

敬新磨曾在殿中奏事，殿廷中有很多惡狗，敬新磨離去，一條惡狗起身追他，敬新磨躲在柱子後呼叫説：“陛下不要放縱你的兒女咬人！”唐莊宗家世本是蕃夷，蕃夷人忌諱稱狗，因此敬新磨藉此譏諷他。唐莊宗大怒，拉弓搭箭將要射殺他，敬新磨急忙呼喊説：“陛下不要殺死我！我和陛下是連爲一體的，殺了我不吉祥！”唐莊宗大驚失色，問他是什麽緣故，回答説：“陛下建國時，改年號爲同光，天下都稱陛下爲同光帝。同，就是銅，如果殺了我敬新磨，那麽‘同’就没有光澤了。”唐莊宗大笑，於是放了他。

但當時的樂官，衹有敬新磨最擅長滑稽取笑，他的笑話最出名，而没有聽説他别的過失罪惡。那些敗政亂國的伶人，以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首。

這時，樂官們進出宫廷，侮辱戲弄官吏，群臣憤慨憎恨，没有人敢吐露怨氣，有的人反而依托樂官，來希求恩寵，四方的藩鎮，争相行賄，而景進在其中最專權。唐莊宗派景進等人出訪民間，事情無論大小都上報。每當景進在殿中奏報事情，左右的人都叫退下，軍機國事都參與决斷，三司使孔謙把他當做哥哥事奉，稱他爲“八哥”。

唐莊宗剛進入洛陽時，住在唐過去的宫室中，而宫女嬪妃不全。宦官們迎合旨意，多次説

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空宮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奸，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

晚上在宮中看見鬼怪，互相驚嚇，唐莊宗詢問祈禱消災的辦法，於是說："過去唐代後宮中宮女上萬人，現在宮中空虛多怪，應當用人填補，纔能止絶鬼怪。"唐莊宗欣然贊同。後來到鄴都，於是派景進等人挑選鄴都的美女一千人，來充實後宮。而景進等人藉機幹壞事，軍士的妻子女兒因此逃跑失散的有幾千人。唐莊宗返回洛陽，景進用車載上鄴都的美女一千人相隨，路上前後相連，男女無別。

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爲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魏王李繼岌攻破蜀，劉皇后聽信宦官的誣告，派李繼岌殘殺郭崇韜。郭崇韜素來憎恨樂官，常常制裁抑制他們，樂官因此都爲他的死高興。皇帝的弟弟李存乂，是郭崇韜的女婿，景進對唐莊宗進讒言説："李存乂要反叛了，替他的岳父報仇。"於是拘囚李存乂把他殺掉。朱友謙以梁河中府而向晉投降，到唐莊宗入洛陽時，樂官們都向朱友謙索賄，朱友謙拿不出來而推辭了。景進於是説朱友謙的壞話："郭崇韜被殺了，朱友謙心中不安，必定會反叛，應當一并殺掉。"於是他和他的將領五六人都被滅族，天下認爲他們很冤枉。景進，官做到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史彥瓊

史彥瓊者，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决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俯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廷徽爲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

史彥瓊，擔任武德使，住在鄴都，而魏博六州的政事都由史彥瓊决定，從留守王正言以下，都俯首事奉他。這時，郭崇韜在蜀無罪被殺，人們還不知道他的死，衹見在京師殺死他的兒子們，因而流傳説："郭崇韜殺死魏王李繼岌而自己稱王於蜀中，因此他全家被滅族。"鄴都人聽了，正感到疑惑不解。不久，朱友謙又被殺掉。朱友謙的兒子朱廷徽任澶州刺史，詔令史彥瓊殺掉他，史彥瓊對這事保密，半夜馳馬出城。鄴都人見史彥瓊無緣無故半夜馳馬出城，於是震驚傳布説："劉皇后對郭崇韜殺死李繼岌感到憤慨，已經殺掉皇帝，自己登位，緊急召史彥瓊商議事情。"鄴都人十分恐懼。有貝州來鄴都的人，把這些話傳回去了，戍守士兵皇甫暉聽説此事，於是挾持趙在禮作亂。趙在禮到館陶後，鄴都巡檢使孫鐸，進見史彥瓊求兵抵禦賊人，史彥瓊不肯

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

給他，說："賊兵還没有到，到了再給你軍隊難道就晚了嗎?"不久賊軍到來，史彥瓊率軍登上北門，聽見賊軍的呼聲，十分恐懼，丢下他的軍隊逃跑，一人騎馬回到京師。趙在禮因此能進入鄴都，叛亂成功，都是史彥瓊引起却又縱容作亂的結果。

郭從謙

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爲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温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温反。復欲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

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群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黄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内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黄甲軍相射。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

郭門高，名叫從謙，門高是他的藝名。雖然他是以藝人受到重用，但他曾立有軍功，因此任命他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是親軍。郭從謙因爲姓郭，於是拜郭崇韜爲叔父，而皇帝的弟弟李存乂又把郭從謙當作養子。郭崇韜死，李存乂被囚禁，郭從謙在軍中擺下酒，憤憤然流淚，説這兩個人冤枉。這時，從馬直軍士王温在宫中值夜守衛，晚上策謀作亂，事情敗露被殺。唐莊宗對郭從謙開玩笑説："你的同黨李存乂、郭崇韜辜負了我，你又唆使王温反叛，還想做什麽呢?"郭從謙恐懼，退下後煽動他的士兵説："全部用掉你們的家財，吃肉喝酒，不要爲以後作打算。"士兵們問他什麽原因，郭從謙於是説："皇上因爲王温的緣故，等待攻破鄴都，全部活埋你們。"士兵們相信了，都願作亂。

李嗣源的軍隊反叛，向京師進軍，唐莊宗向東奔汴州，而李嗣源先到。唐莊宗到萬勝，不能入城而返回，士兵逃散，還剩下兩萬多人。過了幾天，唐莊宗又東奔汜水，打算把守關口來抵抗。四月丁亥初一，在中興殿接受群臣朝見，宰相面對三刻之久。隨行護駕的黄甲馬軍在宣仁門、步兵在五鳳門擺開戰陣來等候。唐莊宗到内殿進食，郭從謙從軍營出來，露出刀、搭滿箭，迅速進攻興教門，和黄甲軍互相對射。唐莊宗聽説兵變，率領各王衛士把亂兵趕出宫門，亂兵放火燒毁城門，攀着城墻攻入，唐莊宗殺死數十上百人。亂軍從樓上向皇帝射箭，皇帝受重傷，倒在絳霄殿廊下，從皇后到各王左右的人都逃跑了。到午時，皇帝駕崩，五坊樂人善友，收聚樂器焚燒尸體。李嗣源進入洛陽，得到唐莊宗的骨殖，安葬在新安的雍陵。任郭從謙爲景州刺史，不久殺了他。

《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傳》說："你從這裏開始，必定在這裏結束。"唐莊宗喜好樂官，而被樂官郭門高殺掉，用樂器焚尸。能不相信嗎！能不引以爲戒嗎！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宦者傳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唉，自古以來宦官、宮女造成的災禍都十分深重！明察是非的人在災禍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懂得畏懼，昏庸暗昧的人災禍發生了還安然相處，以至於動亂滅亡不能追悔。即使這樣，也不能不引以爲戒。因此作《宦者傳》。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爲内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張承業字繼元，是唐僖宗時的宦官。原本姓康，小時候被閹割，做内常侍張泰的養子。晉王的軍隊攻打王行瑜，張承業多次在軍隊中出入，晉王喜歡他的爲人。到唐昭宗被李茂貞逼迫，將要出逃到太原時，就先派張承業出使晉說明意圖，晉王於是任命他爲河東監軍。後來崔胤誅殺宦官，對在京師外的宦官，都令所在地殺掉他們。晉王憐惜張承業，不忍心殺掉他，把他藏在斛律寺。唐昭宗駕崩，纔讓承業出來，又任爲監軍。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

晉王病危，把唐莊宗托付給張承業說："以亞子麻煩你們了！"唐莊宗常常把張承業當做哥哥對待，逢年節時登堂拜見母親，十分親近看重他。唐莊宗在魏州，和梁在黄河邊作戰十多年，軍國大事，都交托給張承業，張承業也盡心盡力不懈怠。大凡蓄積錢財糧食，招兵買馬，督促課賦，鼓勵農桑，而成就唐莊宗的大業，張承業的功勞最多。在晉陽的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各位王子，張承業一概都以法律約束，權貴們都收手不敢做壞事而畏懼張承業。

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

唐莊宗逢年節時從魏州回來探視親眷，需要錢賭博、賞賜樂官，而張承業主管錢財，唐莊宗

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晋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内，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

得不到錢。唐莊宗於是在錢庫中擺酒宴，酒喝到盡興，讓兒子李繼岌爲張承業跳舞，跳完後，張承業拿出寶帶、幣帛、馬匹相贈，唐莊宗指着堆積的錢呼着李繼岌的小名對張承業説："和哥缺錢，可以給他一堆錢，拿寶帶、馬匹做什麽?"張承業推辭説："國家的錢，不是我的私財。"唐莊宗説話冒犯他，張承業發怒説："我是老宣詔使臣，我并不是爲兒孫打算，珍惜這些庫錢，不過是爲了幫你成就霸業罷了！你如果想用錢，何必問我？錢用完了，軍隊散了，遭災的哪祇是我一人呢?"唐莊宗望着元行欽説："拿劍來！"張承業起身，拉着唐莊宗的衣服哭泣，説："我接受先王托付的使命，誓死爲家爲國報仇。今天爲你珍惜庫中的錢物而死，死得無愧於先王了！"閻寶在一旁拉開張承業的手要他離開，張承業舉拳把閻寶打倒在地，駡道："閻寶是朱温的賊黨，蒙受晋的大恩大德，却説不出一句忠誠的話，反而阿諛奉承以取容嗎！"太后聽説後，派人召唐莊宗。唐莊宗性格很孝順，聽説太后召他，很害怕，於是倒兩杯酒向張承業謝罪説："我酒後的過失，又得罪於太后。希望你喝下這杯酒，爲我分擔過失！"張承業不願喝。唐莊宗進内宫，太后派人向張承業謝罪説："小兒冒犯了你，已鞭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唐莊宗都到張承業家拜訪，安慰勞賞他。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盧質嗜好飲酒，傲慢輕忽，從唐莊宗到各位王子大多受到他的侮辱怠慢，唐莊宗十分憎恨他。張承業趁空隙時請求説："盧質嗜好飲酒不講禮義，我請求爲你殺掉他。"唐莊宗説："我正在招納賢才以完成我的功業，你爲何説這種錯誤的話呢?"張承業起身慶賀説："大王能够像這樣，天下不難平定了。"盧質因此幸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仇，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

天祐十八年，唐莊宗已答應諸將要即皇帝位。張承業正卧病不起，聽説這事，從太原乘轎到魏州，諫阻説："大王父子和梁血戰三十年，原希望爲家爲國報仇，而恢復唐的社稷。如今元凶還没有消滅，就匆忙以尊貴的名號自居，這不是大王父子當初的心願，而且讓天下人失望，不可以這樣！"唐莊宗推辭説："這是將領們的意

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晋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争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願。”張承業説：“不對，梁是唐、晋的仇敵，是天下人共同憎惡的。現在大王如果能爲天下鏟除大惡，爲歷代聖主報深仇大恨，然後再尋找唐的後裔立爲皇帝。如果唐的子孫還活着，誰人敢對抗他呢？如果唐已經没有子孫了，天下的士人，誰能和王争奪皇位呢？我是唐家的一個老奴僕罷了！確實希望看見大王的成功，然後退身田間，讓百官送我出洛陽東門，而讓路上的人指着我贊嘆説‘這是本朝的宣詔使臣，先王時的監軍’，難道不是臣子君主都光榮的事嗎？”唐莊宗不聽。張承業明白不能諫阻了，於是望着天大哭説：“我們的王自己取天下，誤了老奴我了。”坐着轎子回到太原，絶食而死，年齡七十七歲。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賜謚號正憲。

張居翰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晋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晋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

張居翰字德卿，過去唐掖廷令張從玫的養子。唐昭宗時，任范陽軍監軍，和節度使劉仁恭關係很好。天復年間，大肆誅殺宦官，劉仁恭把張居翰藏在大安山北面溪谷中得以幸免。後來，梁軍進攻劉仁恭，劉仁恭派張居翰隨晋王進攻梁的潞州以牽制梁軍，晋於是攻取潞州，任命張居翰爲昭義監軍。

莊宗即位，與郭崇韜并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

唐莊宗即位，和郭崇韜一起任樞密使。唐莊宗因消滅梁很驕傲，宦官藉機專權，郭崇韜又獨攬政事，張居翰默然不言，苟且免責罷了。

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魏王攻破蜀，王衍到京師朝見，走到秦川時，唐明宗在魏州發動兵變。唐莊宗東征，擔心王衍作亂，派人飛馬詔令魏王殺掉他。詔書已蓋印畫押，而張居翰打開看了，詔書中説“殺掉王衍一行人”，張居翰認爲殺掉降兵不吉祥，於是拿詔書貼在柱子上，抹去“行”字，改爲一個“家”字。當時和王衍一起東行的蜀國降兵一千多人，都獲免於死。

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宫，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唐莊宗被殺，張居翰在至德宫朝見唐明宗，請求回到鄉里。天成三年，死在長安，年齡七十一歲。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

五代的文章鄙陋，而史官的職責在戰亂中荒

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

廢了，傳記小說大多失傳，因此關於五代的事迹，往往首尾不完整，而夾雜着錯誤。至於英雄豪傑奮起力爭，戰爭的勝敗，國家興亡的時候，難道會没有謀臣的策略，能言善辯的士人的論述？但却不能在文字中找到這些材料，於是讓它們湮没消失不能流傳到後代。然而衹有張承業的事迹清楚地留在人們的耳目中，到現在老人們還能談説。張承業的議論堪稱傑出不凡啊！恐怕不是宦官能够説得出來的。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宫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

從古到今宦官禍亂國家，它的根源比女色的災禍還要深遠。女人，美色罷了；宦官的危害，不衹是一個方面。宦官管轄的事務親近而又熟悉，他們的心專横而又殘忍。能够用小善來迎合人意，用小的恩信來籠絡人心，讓皇帝必定相信并且親近他們。等到已受到信任，然後再用禍福來威脅挾持皇帝。即使在朝廷有忠臣和博學之士，而皇帝却認爲他們距自己很疏遠，不如侍奉他起居飲食、在其前後左右的人親近可靠。因此在皇帝前後左右的人日益受到親近，那麼忠臣和博學之士就日益受到疏遠，而皇帝的勢力就日益孤立。勢力孤立，那麼畏懼災禍的心情就日益急切，而把持皇帝的人就日益穩固，安危出自他們的喜怒，禍患隱藏在帷幕中，那麼過去所説的可靠的人，恰恰就是造成災禍的人。禍患深重後纔發覺，想和受到疏遠的臣子算計左右受到親近的人，慢了就會滋養禍患而更加深重，快了他們就會挾持皇帝作爲人質，即使有大聖大智的人也不能參與謀劃，即使謀劃了也不能做，做了也不能成功，至於最嚴重的情況，就是兩敗俱傷。因此大的禍患使國家滅亡，其次使自身滅亡，而使得奸臣豪强們能够藉此作爲依靠而起來作亂，直至剔除整個宦官，全部殺掉他們，讓天下人高興而後作罷。這是從前的史書所載的宦官的災禍常常如此，不衹是在一個朝代的事。作爲皇帝，并不是想要在朝廷内滋生禍患而在外疏遠忠臣和博學之士，是禍患逐漸積累而事勢逼使其這樣的。女色的誘惑，如果不幸而不能醒悟，那麼就會遭受災禍；如果一旦醒悟，摒除了就行了。宦官造成的災禍，即使想要悔悟，却有不能摒除的情勢，

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

唐昭宗的事就是這樣。因此説它“比女色的災禍深重”，指的就是這點。能不警惕嗎！唐昭宗信任親近宦官，因此纔會出現被幽禁在東宮裏的事。從東宮脱身後而和崔胤算計宦官，崔胤是宰相，眼見無能爲力，於是向梁召兵，梁兵快到時，而宦官挾持皇帝逃奔到岐，梁兵包圍了三年，唐昭宗逃出後，而唐也就滅亡了。

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吴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當初，唐昭宗脱身後，梁王殺掉唐的所有宦官第五可範等七百多人，在京師外的宦官，詔令天下全部捕殺，但宦官多被各個節鎮藏起來不殺。這時，藩鎮企圖篡國，都任用宦官做事，吴越國最多。到唐莊宗即位後，詔令天下尋訪過去唐代的宦官全部送到京師，得到數百人，宦官於是又當權，從而導致滅亡。這和尋找已經翻了的車，親自駕駛而重蹈覆轍有什麽不同呢！可爲之悲嘆啊！

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門内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静，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

唐莊宗没有消滅梁時，張承業已經死了。後來張居翰雖任樞密使，但不管事。有一個宣徽使馬紹宏，曾賜姓李，頗受信用。但他誣陷殺害大臣，貪污財貨，專權作威，受到天下人怨恨，在皇帝身邊取寵，是豢養的宦官。這時，唐明宗從鎮州前來朝見，在京師奉朝請。唐莊宗頗爲懷疑他有野心，暗中派馬紹宏窺視他的行動，馬紹宏反而把情况告訴唐明宗。唐明宗從魏州返回，天下人都知道災禍起於魏州，誰知道使唐明宗萌生二心，是從馬紹宏開始的。郭從韜攻破蜀後，唐莊宗聽信宦官的話而懷疑他。但郭崇韜的死，唐莊宗不知道，都是宦官幹的。當這個時候，整個唐的精鋭軍隊都在蜀，假如郭崇韜不死，唐明宗進入洛陽後，難道没有西面的憂慮？他還能平静地取代唐嗎？到唐明宗即位時，又詔令天下全部捕捉宦官而殺掉。宦官逃亡到山谷中，很多人削髮做了和尚。逃到太原的宦官七十多人，全部被抓獲而在都亭驛殺掉，鮮血流滿庭中。

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内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宫者，懼不得立

唐明宗晚年多病，王淑妃在宫中專權干預政事，宦官孟漢瓊趁機專權。秦王進宫見唐明宗已病危，出來後聽到哭聲，以爲皇帝駕崩了，於是策謀率兵進宫，怕自己不能立爲皇帝。大臣朱弘

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昭等人正在商量這事，還没有作出決定，孟漢瓊急速進見唐明宗，説秦王反叛，就率兵誅殺他，使秦王陷於大惡，而唐明宗因此含恨而死。後來唐愍帝逃奔到衛州，孟漢瓊往西在路上迎接唐廢帝，唐廢帝討厭他把他殺掉了。

唉！人置身於安樂之中，如果不是聖人賢哲，就不能很久而不驕縱懈怠。宦官、女人的災禍不是一天形成的，他們必定要窺伺驕縱懈怠的時機再逐漸侵入。唐明宗不是衹知享樂的君主，但却還是這樣，是因爲他在位太久了。其餘的君主大多是武人出身，到他們的子孫繼位時，在位時間短而享年不長，因此宦官來不及做什麽。宦官造成的大災害，大略可見了。惟獨張承業的議論，傑出可喜，而張居翰改一個字救活了上千人。君子對於人，如果有好的地方，没有不贊取的。我對於這兩個人認爲有可取之處。取那些好的，而戒備那些壞的，這就是人們所説的"喜愛他們但明白他們的邪惡，憎惡他們但知道他們的美好"。因此一并叙述他們導致禍敗的原因，寫在《宦者傳》中。

新五代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雜傳(一)

王鎔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没諾干，爲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録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没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

王鎔，他的先人是回鶻阿布思的後裔，叫做没諾干，任鎮州王武俊的騎將，王武俊收他作爲養子，於是冒姓王。没諾干的兒子叫末坦活，末坦活的兒子叫昇，昇的兒子叫廷湊，廷湊的兒子叫元逵，元逵的兒子叫紹鼎、紹懿，紹鼎的兒子叫景崇。從昇以上三代，常常任鎮州騎將，從景崇以上四代五人，都任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做到守太尉，封爲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死。兒子王鎔繼位，衹有十歲。

是時，晋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并起而交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强而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

這時，晋剛剛占據太原，李匡威占據幽州，王處存占據中山，赫連鐸占據大同，孟方立占據邢臺，四方英雄豪傑都起兵相互爭鬥。王鎔置身其中，而繼承祖輩父輩百年家業，兵馬强壯而蓄積豐富，是唐的世代藩臣。因此王鎔雖然年齡小，但憑藉他的家世而占據重要地位，四方各鎮的廢立繼承，要向唐請求的，都藉王鎔上報。

自晋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晋軍解去。明年，晋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晋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晋軍大敗。明年春，晋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

自從晋出兵山東，攻破孟遷，奪取邢、洺、磁三州後，景福元年，就大舉出兵攻打趙，攻克臨城。王鎔向李匡威求救，李匡威前來救援，晋軍解圍離去。第二年，晋會同王處存進攻王鎔的堅固、新市。晋王和王處存都親自率兵，而王鎔不曾親臨軍中，派追風都團練使段亮、剪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人，把軍隊交給李匡威罷了。李匡威在磁河作戰，晋軍大敗。第二年春，晋進攻天長軍，王鎔出兵救援，在叱日嶺戰敗，晋軍於是出

敗于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匡威，晉軍解去。

軍井陘。王鎔又向李匡威求救，晉軍解圍離去。

初，匡威悦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内慚不敢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己，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

當初，李匡威喜歡他的弟弟李匡儔的妻子的美貌而和她淫亂，李匡儔發怒，到李匡威援救王鎔時，就引誘李匡威的軍隊作亂而自立。李匡威心中羞慚不敢返回，就把符印送歸他的弟弟，而準備逃奔到京師。走到深州時，王鎔感激李匡威救援自己，派人邀請他，住在梅子園，像父親一樣事奉他。

匡威客李正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管，軍士閉門大噪，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走。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李匡威的門客李正抱，年輕時游歷燕、趙之間，每每在常山流連，喜愛它不願離開。李正抱、李匡威都因失去國家而百無聊賴，一道登上城西高閣，眺覽山河，傷心地流下眼淚，於是李正抱和李匡威策謀劫掠王鎔而取代他。於是謊稱是忌日，王鎔斥去隨行衛士，早晨到館中慰問李匡威，坐下後，身披鎧甲的士兵從帷幕後面衝出，抓住王鎔的兩隻袖子，王鎔説："我的國家靠你纔保存，確實没有什麽能够報答你的大恩大德，今天的事，這是我心甘情願的。"於是叩頭讓位給李匡威。李匡威素來看不起王鎔，認爲他無能耐，就和王鎔并駕前往府上，準備接替他的職位。行經親事營時，士兵們關門鼓噪，暴雨雷電，狂風拔起樹木，屋上的瓦都飛起來了。屠夫墨君和望見王鎔，認出他來，從墻缺口中縱身躍出，從馬上挾住王鎔，背起他就跑，亂軍殺死李匡威、李正抱，燕人都逃跑了。李匡儔雖然恨他的哥哥，但却假裝用道義急切指責王鎔。王鎔既已失去了燕的援助，而晉軍又猛攻平山，逼迫王鎔結盟，王鎔於是和晉言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州，乃爲書詔鎔，使絶晉而歸梁，鎔依違不决。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

後來梁太祖攻克晉的邢、洺、磁三個州，於是寫書信招王鎔，讓他和晉絶交而歸附梁，王鎔猶豫不能下決心。晉將李嗣昭又攻取洺州，梁太祖打敗李嗣昭，李嗣昭放棄洺州逃跑。梁繳獲了他們的軍需物資，發現王鎔給李嗣昭的信，多談及梁的情况，梁太祖發怒，於是調兵到常山，對葛從周説："得到鎮州就把它給你，你做我的先鋒。"葛從周到臨城，被飛箭射中，躺在車中，梁軍士氣低落。梁太祖親自率兵迫近城下，焚毁州城南關，王鎔害怕，望着他的僚屬説："情况

何?"判官周式，辨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駡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乎！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

危急了，怎麽辦?"判官周式，是個能言善辯的人，回答說："這種情况很難和他們硬争，但可以以理取勝。"周式和梁太祖有舊交情，於是請求去梁軍。梁太祖看見周式，駡道："我常常寫信招降王鎔，他却不來，現在我到了這裏，他却讓你做説客，晚了！况且晉是我的仇敵，而王鎔依附它，我知道李嗣昭在城中，可讓他先出來。"於是拿出繳獲的王鎔給李嗣昭的書信給周式看，周式上前說："梁是想奪取一個鎮州就作罷呢，還是想在天下成就霸業？况且稱霸的人用道義要求人而不謀求私利，如今皇帝在上，諸侯們堅守自己的國土，和鄰國和睦相處，是爲了停止争鬥，并且讓百姓休養生息。過去曹公攻破袁紹，得到魏的將吏寫給袁紹的信，就全部燒掉了，這纔是英雄幹的事情啊！現在梁知道没有理由出兵，就拿李嗣昭作爲藉口。况且王氏五代六公據有這片土地，難道没有誓死報國的人，而要等李嗣昭嗎?"梁太祖十分高興，起身拉住周式的衣服撫慰他說："我的話是開玩笑的。"於是請周式到上座，討論和王鎔言和。王鎔拿兒子王昭祚作爲人質，梁太祖把女兒嫁給他。梁太祖登位，封王鎔爲趙王。

鎔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强，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

王鎔的祖母去世，各個節鎮都前往吊祭，梁的使臣看見晉的使臣在，回去説趙王有二心。這時，魏博羅紹威死，梁於是想全部占據河北，開平四年冬天，派供奉官杜廷隱監督魏博將領夏諲，率兵三千人襲擊深、冀二州，任命王景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王鎔害怕，向晉求兵。晉人在柏鄉打敗王景仁，梁於是失去鎮、定二州，而唐莊宗因此更加强大，在北方攻破幽、燕二州，在南方吞并魏博，王鎔常常率兵跟隨。王鎔十分感激晉。第二年，在承天軍和唐莊宗相會，舉杯祝壽，唐莊宗因王鎔是父親的朋友，尊敬禮待他，飲酒盡興後爲王鎔唱歌，拔出佩刀割斷衣襟發誓，答應把女兒嫁給王鎔的兒子王昭誨。

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

王鎔爲人仁厚而不擅長打仗，從來不敢身先士卒，别的軍隊進攻趙，常常靠鄰國的軍隊救援。當時，各個藩鎮都在戰争中疲敝不堪而衹有趙安定，人們喜歡王氏的相安無事，市人士女都

夸侈爲嬉游。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煉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綉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宫，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千餘人逾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宫室，遂滅王氏之族。

穿寬大的衣裳束寬腰帶，一意誇耀奢侈嬉戲游玩。王鎔在富貴方面特別驕縱，又喜好左道旁門，煉丹藥，尋求長生不老，和道士王若訥留在西山游玩，登上王母祠，讓婦人用錦綉牽着他們向上。每次出游，一個多月都不回來，把政事交托給宦官。宦官石希蒙和王鎔同起居。天祐十八年冬，王鎔從西山到鶻營莊留宿，準備回府，石希蒙阻止他。宦官李弘規諫阻説："如今晉王置身於弓箭炮石中，而大王耗盡軍國財物作爲游獵的費用，城門大開，宫中空寂，一個多月不返回，假使有一人關閉城門不接納你的隨從，大王想回到哪裏去呢？"王鎔害怕，催促準備車駕，石希蒙堅决阻止他。李弘規發怒，派親事軍將領蘇漢衡率領軍士，身穿鎧甲，手持刀劍，來到營帳前説："士兵們疲勞了！希望跟你回去。"接着李弘規上前説："蠱惑大王的人是石希蒙，請求殺掉他來向士兵們謝罪！"王鎔不回答，李弘規呼喚王鎔的士兵砍下石希蒙的頭，丢到王鎔面前，王鎔恐懼，急忙返回。派他的兒子王昭祚和大將張文禮把李弘規、蘇漢衡兩家滅族，收捕他們的副將投入獄中，追究反叛的事狀，親軍們都很恐懼。張文禮引誘作亂，半夜，親軍一千多人越墻而入，王鎔正和道士燒香接受符籙，士兵砍下王鎔的頭，裝起來帶出去，又放火燒毁宫室，就將王氏滅族了。

鎔小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岳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

王鎔的小兒子王昭誨，年方十歲，士兵當中有感激王鎔的人，把他藏在洞中，兵變平定後，剃去他的頭髮，給他披上僧人的衣服，碰上湖南人李震，把王昭誨藏在茶籠中，載到湖南去，歸附南岳寺廟作和尚，改名叫崇隱。唐明宗時，王昭誨已長大，想回去，而王鎔過去的將領符習任宣武軍節度使，李震把他送到符習那裏，符習向朝廷上表。王昭誨自稱是以前的成德軍中軍使進見，拜爲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年間，還任少府監。

張文禮

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

張文禮，是個狡詐奸猾的人，王鎔受他迷惑而寵愛他，把他作爲養子，叫王德明。王鎔死後，張文禮自任留後。唐莊宗開初接納他，後來

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獲知他和梁勾結，派趙的舊將符習和閻寶攻打他。張文禮家晚上有鬼哭，野河水變成了血，游魚都死了，張文禮害怕，患癰疽病而死。他的兒子張處瑾秘不發喪，抵禦堅守，打敗符習等人。唐派李嗣昭代替符習，李嗣昭中飛箭而死，又派李存進代替李嗣昭，李存進不久又陣亡，於是任符存審爲招討使，纔攻破張處瑾。俘獲張文禮的妻子和兒子張處瑾、張處球、張處琪等人，折斷他們的脚押送到晉。趙人請求把他們剁成肉醬，在街市上將張文禮的尸體分割。

羅紹威　羅弘信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

父弘信，爲牧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彦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

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淇門、衛縣。戰于内黄，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絶。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

羅紹威字端己，他的先輩是長沙人。祖父羅讓，北遷到魏州貴鄉。

父親羅弘信，是牧監的士兵。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作亂，遂殺掉他們的軍帥樂彦貞，擁立他們的將領趙文建做留後，不久又殺掉他。將官們不知道該擁立誰，於是聚衆呼喊説："誰能做我們的主帥?"羅弘信從人群中走出來回答説："我可以做你們的主帥。"羅弘信的外貌長得很奇特，臉色青黑，軍中人覺得他很奇異，共同擁立他爲節度留後。唐昭宗登位，拜羅弘信爲節度使。

梁太祖將要攻打晉，向羅弘信請求買糧，羅弘信不給，因此産生矛盾。梁軍進攻魏州，攻取黎陽、淇門、衛縣。在内黄作戰，魏州兵五戰五敗，羅弘信害怕，請求結盟，纔作罷。這時，梁軍正在東邊攻兖、鄆二州，北面和晉對峙，晉派李存信救援朱宣，向魏州借道通行。梁太祖獲知後，派使臣告訴羅弘信説："晉人的志向在河朔，軍隊返回時就會消滅魏州。"羅弘信認爲是這樣，於是出兵在莘縣襲擊李存信，梁太祖派葛從周援助他。梁兵抓獲晉王的兒子落落，送到魏州，羅弘信殺了落落，於是和晉絶交。梁太祖還是懷疑羅弘信有二心，就把羅弘信當作哥哥對待，常常派人以謙卑的話貴重的禮物去魏州通問致意。魏州的使臣到梁，梁太祖向北下拜而後接受禮物，對使臣説："六兄比我年齡大一倍，我怎敢怠慢他。"羅弘信十分高興，認爲是厚待自己。因此梁太祖往來於燕、趙之間，最終占據河北，魏州没有成爲他的後患。羅弘信死，羅紹威繼任。

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内黄。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己。

羅紹威好學，擅長書法，很懂得寫文章，聚集圖書數萬卷，開館招納四方士人。羅弘信在唐時，因爲他的祖先是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羅紹威繼承父親的長沙郡王封爵。羅紹威剛剛繼位，幽州劉仁恭率十萬大軍進攻魏州，屠貝州城，羅紹威向梁求救，在内黄大敗燕軍。第二年，梁太祖派葛從周會同魏州兵攻打滄州，攻取德州，於是在老鴉隄打敗燕軍，羅紹威因此感激梁救助自己。

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彦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遂殺之。紹威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

魏博從田承嗣開始纔有牙軍，時間長了牙軍日益驕横，到羅紹威時已有兩百年歷史，父子相承，世世代代相互聯姻用以結交外援。以前的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彦貞等人，都是由牙軍擁立的，牙軍不高興，於是就殺掉主帥。羅紹威爲人精悍聰明機敏，通曉官吏事體，治政很有威嚴，但他的家世代是由牙軍擁立的。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羅紹威害怕有變故。不久，牙軍軍校李公佺作亂，羅紹威誅殺了他，於是秘密派使臣向梁求兵，想要全部殺掉牙軍。梁太祖答應了，爲他派李思安等人攻打滄州，到魏州招兵，羅紹威趁機派全部魏州兵隨從，衹留下牙軍。

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内黄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

羅紹威的兒子羅廷規娶梁王的女兒爲妻，恰逢梁女死，梁太祖暗中派客將馬嗣勳挑選精兵藏在車中，派長直軍一千人混雜在車夫中進入魏州，謊稱是助葬，梁太祖率兵跟在後面。羅紹威晚上派家奴兵數百人，會合馬嗣勳的士兵攻打牙軍，連同他們的家屬一并殺掉。梁太祖從内黄飛馳到魏州，跟隨梁太祖攻打滄州的魏州士兵走到歷亭，聽到消息後都反叛了，逃到澶、博各州，魏州境内大亂，幾個月後，梁太祖爲羅紹威全部平定了叛軍。牙軍被消滅後，魏州兵全部反叛，羅紹威的勢力更加孤立，梁太祖於是想侵奪他的土地，羅紹威纔開始追悔不已。

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

這年，梁太祖又攻打滄州，在長蘆駐軍，羅紹威供給梁軍糧餉，從滄州到魏州五百里路，修建亭堡，自己準備各種供應物品，數十萬梁兵都取用充足，羅紹威因此越發困乏。

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

唐昭宗東遷到洛陽，詔令各鎮修繕京師，羅

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

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爲漢起未央宫，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

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兄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

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强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

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使，年

紹威修建的太廟落成，加拜爲守侍中，進封爲鄴王。

梁太祖圍攻滄州没有攻下，劉守光會合晉軍攻破梁潞州。梁太祖從長蘆返回，經過魏州，發病，躺在府中，將領們没人能見到他，羅紹威怕梁太祖最終襲擊自己，於是趁空隙進見説："如今四方戰亂，梁的憂患，是因爲唐存在的緣故；唐家的天命已完，不如趁早奪取唐。"梁太祖十分高興，於是急忙返回。梁太祖登位，將要在洛陽建都，羅紹威挑選魏州的好木材營建五鳳樓、朝元前殿，木材沿黄河浮水而上，很快到達京師。梁太祖贊嘆説："我聽説蕭何守護關中，爲漢營建未央宫，哪裏比得上羅紹威不遠千里送木材，像是有神助似的，功勞遠遠超過蕭何了！"賜給羅紹威寶帶和名馬。

燕王劉守光囚禁他的父親劉仁恭，和他的哥哥劉守文有矛盾，羅紹威飛馬送信勸説劉守光等人向梁投降。梁太祖聽説後笑着説："我經常攻打燕不能攻克，如今羅紹威寫封信，就勝過用十萬大軍。"梁太祖每當有大事情，多派使臣向他詢問，羅紹威也不時派人馳馬送信禀報梁太祖，使臣在路上相遇，所説的事往往相同。

羅紹威因爲魏州很久没有用兵打仗了，願意砍伐安陽淇門的樹木造船，從黄河入洛陽，每年從水道運送穀物一百萬石，供應京師。梁太祖更加認爲羅紹威盡忠盡力，派將領程厚、盧凝監督勞役。船還没造成而羅紹威病了，於是上表説："魏州是過去的大鎮，有很多外籍士兵，希望梁派一個有功的重臣親臨魏州，請求讓我歸家而死。"梁太祖急忙命令他的兒子羅周翰監理府事，告訴使臣説："快去，告訴你的主人，替我强迫自己多吃飯，如果去世，一定世世代代讓他的子孫富貴。現在讓羅周翰監理府事，還希望他能病愈。"羅紹威在梁做官，累拜太師兼中書令，死時三十四歲，贈尚書令，賜謚號叫貞壯。

有兒子三人，羅廷規，官做到司農卿而死。羅周翰繼承父親的職位，乾化二年八月被楊師厚所驅逐，改任宣義軍節度使，死在任上，年齡十四歲。羅周敬代他任宣義軍節度使，年齡十歲，

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禄卿。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晋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晋安公主。

改任忠武軍節度使。第二年，任秘書監、駙馬都尉、光禄卿。唐莊宗時任金吾大將軍，唐明宗任命他爲匡國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晋天福二年死，三十二歲。羅廷規娶梁太祖的兩個女兒，一個是安陽公主，一個是金華公主。羅周翰娶梁末帝的女兒，叫壽春公主，羅周敬也娶梁末帝的女兒，叫晋安公主。

王處直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

王處直字允明，是京兆萬年人。父親王宗，善於聚斂財物，富裕可和王侯之家相比，任唐神策軍吏，官做到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兒子王處存、王處直。

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内閑廐宫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黄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爲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

王處存因父親的緣故被任命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内閑廐宫苑等使。乾符六年，又拜爲義武軍節度使。黄巢攻陷長安，王處存感慨憤激而哭泣，率領本鎮兵進關討賊。黄巢被打敗後，排定功勞，收復京城攻打賊軍，李克用功勞第一；救援王室，倡導大義，王處存功勞第一。乾寧二年，王處存死在任上，三軍依照河朔舊例，推舉王處存的兒子王郜任留後，又拜爲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處直任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

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兵返入城逐郜，郜出奔晋，亂兵推處直爲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絶晋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

光化三年，梁軍進攻定州，王郜派王處直率兵抵抗，在沙河大戰，被梁兵打敗。軍隊返回城中驅逐王郜，王郜出逃到晋，亂軍推舉王處直任留後。梁兵圍城，王處直派人告訴梁，請求與晋絶交而事奉梁，拿出十萬匹絹犒賞軍隊，於是和梁結盟。梁太祖表奏王處直爲義武軍節度使，累封爲太原王。梁太祖即位，封王處直爲北平王。

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晋，處直亦遣人至晋，願絶梁以自效。晋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晋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

後來梁軍進攻王鎔，王鎔向晋求救，王處直也派人到晋，願意與梁絶交而效力。晋兵救援王鎔，王處直率五千士兵隨行，在柏鄉攻破梁軍。後來晋在北邊攻破燕，在南邊攻取魏博，和梁在黄河邊作戰，十多年，王處直未嘗不率兵隨同作戰。

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

王處直喜好巫術，而有門客李應之，是個虚妄不實的妖人。王處直患病，李應之用邪道治愈

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營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决焉。初，應之於陘邑聞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横，乃籍管内丁壯，别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已上藏于别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

了他的病，王處直更加覺得神奇，讓他穿上道士的衣服，任命爲行營司馬，軍政事務無論大小，都取决於他。當初，李應之在陘邑撿到一個小孩劉雲郎，收養作兒子，而王處直没有兒子，於是把劉雲郎送給王處直，而欺騙他説："這個孩子生下來就很奇異。"王處直收養作兒子，改名叫王都，十分喜愛他。李應之因此更加驕横，於是登記管轄範圍内的壯丁，另建新軍，自己統率，在博陵坊修建住宅，四面開門，都用邪道方法。王處直的將吏們知道他必定會造成災患，而没有人能諫阻。這時，幽州李匡儔借道中山去京師，王處直在城外埋下伏兵，以防備不測。李匡儔離開後，甲士們進城包圍李應之的住宅，抓住他把他殺了，於是到王處直那裏請求殺掉王都，王處直不同意。第二天，論功行賞，因而暗中記下甲士姓名，從隊長以上登記在另外的册子上，後來藉别的事殺掉他們，共二十年，没有一個幸免的人，但王處直最終被王都殺死。

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郜之亡于晋也，郁亦奔焉，晋王以女妻之，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晋兵，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説。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晋，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揕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

王都爲人狡猾諂媚，多陰謀詭計，王處直任命他爲節度副使。張文禮殺王鎔，唐莊宗出兵討伐張文禮，王處直和手下人商量説："鎮州，是定州的屏障，張文禮雖然有罪，但鎮州滅亡了，定州不能獨存。"於是派人請求唐莊宗不要出兵，唐莊宗拿出獲取的張文禮和梁的蠟書給王處直看，説："張文禮對不起我，不能停止出兵。"王處直有個侍妾所生的兒子王郁，當王郜逃到晋時，王郁也逃奔出去，晋王把女兒嫁給了他，任爲新州防禦使。王處直見唐莊宗一定要討伐張文禮，更生疑心，於是暗中和王郁交結，讓王郁到北方招契丹入塞以便牽制晋兵，而且答應召王郁爲繼承人，王都知道後不高興。而定州人都説不能召契丹，害怕給自己留下後患，王處直不聽。王郁自從逃奔到晋，常常怕王處直不能容忍他，因此十分高興，認爲藉這個機會可以取王處直之位，於是用重金賄賂引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侵，定州人都不願契丹出兵，小吏和昭訓勸説王都起兵反叛，王都於是抓捕王處直，把他囚禁在西宅，自任爲留後，凡是王氏的子孫以及王處直的將校差不多都被殺光。第二年正月初一

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初，有黄蛇見于碑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歡甚，以其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巨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秃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璘、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秃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

初，莊宗軍中閲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爲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段

清晨，王都到西宅拜見王處直，王處直奮起抓他的胸，喊叫説："反賊！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但周圍没有兵器，於是想咬他的鼻子，王都扯掉衣袖跑了，王處直於是被殺。

當初，有黄蛇在碑樓出現，王處直認爲是龍，把它收藏起來祭祀，又有數百隻野鵲，在麥田中築巢，王處直認爲是自己的德政招來的，而定州人都知道這些是不祥之兆，説："蛇在山澤中打洞，却住在人的屋子裏，鵲是築巢而居的鳥，却飛下來住在田中，這是小人篡位，而在上的人失去位置的徵兆。"不久王處直果然被廢置處死。

唐莊宗在沙河打敗契丹後，追擊時經過定州，和王都相處得很高興，讓他的兒子李繼岌娶王都的女兒，任命王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唐莊宗到鄴，王都前來朝見，賜給他錢財不計其數。唐莊宗因李繼岌的緣故，對王都很好，王都的請求無不答應。到唐明宗即位，十分討厭王都的爲人，而安重誨每每依照法令來約束他，王都開始有别的打算。這時，唐兵攻打契丹，多次往來於定州，王都供給軍隊糧草不足，自己更加不安。和昭訓爲王都出謀説："天子剛剛即位，四方没有歸附，這種形勢容易分離，可以考慮保住自己的計劃。"不久朱守殷在汴州反叛，王都於是也反叛，派人用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個節鎮，相約都舉兵反叛，而五鎮不響應。唐明宗派王晏球討伐他。王都又和王郁招契丹軍援救，契丹派秃餒率一萬騎兵救援王都。王都派指揮使鄭季璘、龍泉鎮將杜弘壽率兩千人迎接契丹，被王晏球打敗。鄭季璘、杜弘壽被俘，王晏球斥責説："我曾派人招降你們，爲什麽不投降?"杜弘壽回答説："我受中山的恩德有兩代了，不敢有二心。"於是被殺，杜弘壽臨刑時，神態自如。王晏球在望都駐軍，和王都以及契丹軍作戰，在曲陽大敗他們，王都和秃餒帶着幾個騎兵逃去，關閉城門不再出來。

當初，唐莊宗在軍中收養一個男孩，很喜歡他，讓他改姓李，名叫繼陶，收養在宫中作兒子。唐明宗即位，安重誨把他趕出宫中，向段徊

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虚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絶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

乞請，段徊也討厭他把他趕走。王都派人找到他。到這時，欺騙衆人説："這是唐莊宗的太子。"給他穿上天子的衣服，讓他在城上巡視，來向王晏球的軍隊顯示，認識他的士兵説："這是李繼陶。"一起駡他。王都住在城中，士兵少，衹有用契丹的兩千人守城，稱呼禿餒爲餒王，低三下四地事奉他。將領們有的想出城投降，王都嚴密窺伺，没有哪一天不殺人，因此堅守了一年。天成四年二月，城被攻破，王都和他的家屬都自焚而死，王氏於是在中山絶後。而王處存有個兒子王鄴，王鄴的兒子王廷胤，和唐莊宗聯外姻，爲人驍悍勇猛，自從擔任軍校，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唐明宗時，歷任貝、忻、密、澶、隰五州刺史。范延光在鄴反叛，晉高祖以王廷胤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攻破范延光有功，拜爲彰德軍節度使。

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當初，王處直被王都囚禁，小兒子王威北逃到契丹。契丹主對晉高祖説："我想讓王威繼承他先人的爵位土地，怎麽樣?"晉高祖回答説："按中原的法規，從將校到刺史，升爲團練防禦使而後至節度使，請送王威回歸中原，逐漸進用他。"契丹主發怒説："你從諸侯做到天子，難道是逐漸的嗎?"晉高祖得知後，於是改王廷胤爲義武節度使，説："這也是王氏的後代。"後來移任鎮海而死。

劉守光　劉仁恭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晉，晉以爲壽陽鎮將。

劉守光是深州樂壽人。父親劉仁恭，跟隨幽州李可舉，能挖地道來攻城，軍隊中稱爲"劉窟頭"。逐漸因軍功升任爲軍校。劉仁恭爲人勇敢，喜歡説大話。李可舉死，兒子李匡威討厭他的爲人，不願他在軍隊中，調他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兵變，殺死刺史，劉仁恭在縣中募兵一千人，討平了兵變，李匡威很高興，又任他爲將領，讓他戍守蔚州。戍守的士兵超過期限得不到代换，都想回家，口出怨言。李匡威被弟弟李匡儔驅逐，劉仁恭聽説叛亂，於是帶領戍守的士兵攻打幽州，到達居庸關時，戰敗，逃奔到晉，晉任命他爲壽陽鎮將。

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

劉仁恭多智謀權詐，善於事奉人，事奉晉王

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晋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晋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

的愛將蓋寓尤其恭謹，每每對着蓋寓哭泣，自稱："在燕無罪，因受誣告纔被驅逐。"於是述説燕的虛實，陳述能够攻取的計謀，晋王更加信任喜歡他。乾寧元年，晋擊破李匡儔，於是任劉仁恭爲幽州留後，留下親信燕留得等十多人監督軍隊，爲他向唐請求任命，拜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

其後晋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晋王以書微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晋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晋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晋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彦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爲横海軍節度使。

後來晋攻打羅弘信，向劉仁恭求兵，劉仁恭不給，晋王寫信略微責備他，劉仁恭大怒，逮捕晋的使臣，殺掉燕留得等人反叛。晋王親自率兵討伐他，在安塞作戰，晋王大敗。光化元年，派他的兒子劉守文襲擊滄州，驅逐節度使盧彦威，於是奪取滄、景、德三州。替他的兒子向唐請求任命，唐昭宗遲疑不决，没有立即答應，劉仁恭發怒，對唐的使臣説："替我告訴天子，儀仗符節我自己就有，衹是想要長安本色的罷了，爲什麽多次請求却得不到呢！"唐昭宗最終任劉守文爲横海軍節度使。

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内黄，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横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晋。

劉仁恭父子率領兩鎮兵十萬人，號稱三十萬人攻打魏州，屠貝州城。羅紹威向梁求救，梁派李思安救魏州，在内黄大敗劉守文，殺死五萬人。劉仁恭逃跑，梁軍追擊他，從魏州到長河，死尸布滿幾百里地。梁軍從此連年攻打他，攻破他的瀛、漠二州，劉仁恭害怕，又依附晋。

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晋，晋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晋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天祐三年，梁進攻滄州，劉仁恭徵調境内所有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的男子，都在臉上刻字，稱"定霸都"，得到二十萬人，自備武器糧食，屯駐在瓦橋。梁軍以長蘆爲堡壘，深溝高壘，劉仁恭不能接近。滄州被包圍一百多天，城中糧食耗盡，相互吃人，分解骨頭燒火做飯，有的把泥土捏成丸子吃，死的人十有六七。劉仁恭向晋求救，晋王爲他攻打潞州以牽制梁的包圍，晋攻破潞州，梁軍纔解圍離去。

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宫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煉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

但劉仁恭僥幸世道多變故，因富貴而驕横，在大安山修築宫殿，窮奢極侈，挑選燕地的美女住在裏面。又和道士煉丹藥，希望能够長生不死。命令燕人用泥土做錢，把銅錢全部收斂起來，挖山洞藏起來，不久又殺掉工匠滅口，後人

莫知其處。

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于盧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鷄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别室，既而殺之。

守文將吏孫鶴、吕兖等，立守文子延祚以距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鬃尾，兖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麯，號"宰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黄，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晋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鬥，可待之，吾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晋王果救趙，大敗梁兵於柏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晋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率二鎮以從晋，然誰當

都不知道藏錢的地方。

劉仁恭有個愛妾羅氏，他的兒子劉守光和她通奸，劉仁恭發怒，鞭打劉守光，趕走了他。梁開平元年，派李思安攻打劉仁恭，劉仁恭在大安山，劉守光從外面率兵攻入，趕走李思安，於是自稱盧龍軍節度使，派李小喜、元行欽率兵攻打大安山，抓住劉仁恭把他幽禁起來。他的哥哥劉守文聽説父親被囚禁，就率兵討伐劉守光，到達盧臺時，被劉守光打敗，進軍戰於玉田，又被打敗，於是向契丹求兵。第二年，劉守文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在鷄蘇作戰，劉守光兵敗，劉守文假裝不忍心，走出戰陣對衆人呼喊説："不要殺死我弟弟！"劉守光的將領元行欽認識劉守文，驅馬上前把他捉獲，又把他囚禁在另一間屋子中，不久殺了他。

劉守文的將吏孫鶴、吕兖等人，擁立劉守文的兒子劉延祚抗拒劉守光，劉守光包圍他們一百多天，城中糧食耗盡，一斗米值三萬錢，人們互相殘殺吃其肉，有的吃泥土，馬相互吃馬鬃馬尾，吕兖等人搜捕來城中飢民，喂給他們酒麯，號稱"宰務"，每天殺飢民來供應軍隊。時間長了，劉延祚力盡，於是投降。

劉守光歷來昏庸愚蠢，從此更加驕横，製成鐵籠、鐵刷，對有過失的人，把他放置到籠中，外面用火烤，或者用鐵刷刷剔他的皮膚以致死，燕人都避禍逃到别的地方。劉守光穿着赭黄色的衣袍，對他的將吏説："我穿上這樣的衣袍而面向南方，能够在天下稱帝嗎？"孫鶴急切諫阻認爲不行。梁攻打趙，趙王王鎔向劉守光求救，孫鶴説："如今趙没有罪，而梁攻伐它，諸侯救趙的軍隊，先到的稱霸，我怕燕軍還没有出動，而晋已先攻破梁了，這是不能失去的機會。"劉守光説："趙王曾和我結盟而又背叛了我，現在危急了纔來歸附我；而且兩隻老虎正相争鬥，可以等待其結果，我應做卞莊子。"於是不出兵。晋王果然救趙，在柏鄉大敗梁軍，進而掠奪邢、洺二州，到達黎陽。劉守光聽説晋以全國軍隊深入梁，於是整治軍隊戒嚴，派人游説煽動鎮、定二州説："燕有精兵三十萬人，率領兩鎮跟從晋，

主此盟者?”晋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黄池之會，而越入吴;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以伐人，而强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班師。

守光以爲諸鎮畏其强，乃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晋王率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册尊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告于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河北采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册，用唐册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晋使者下獄，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瞳、齊涉爲左右相。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册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

明年，晋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祈溝關入，其潭、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晋，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

然而誰當主盟呢?”晋人對此很憂慮，商議説:“過去夫差在黄池之會爭主盟之位，而越人攻入吴;項羽貪圖攻伐齊國之利，而漢打敗楚。如今我們跨越千里攻伐别人，而强大的燕在後面，這是心腹之患。”就因此回師。

劉守光認爲各個節鎮畏懼他的强大，就暗示各鎮共同推尊自己，於是晋王率領天德宋瑶、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人，用墨制册封尊劉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劉守光又派人告訴梁，請求任命自己爲河北兵馬都統，以便討伐鎮州、定州、河東。梁派閤門使王瞳拜劉守光爲河北采訪使。有關官府告訴劉守光，尚父受册封，用唐代册封太尉的禮儀，劉守光問道:“這一儀式條文中爲何不談郊外祭天、改用年號呢?”有關人員説:“這是天子的禮儀，尚父雖然尊貴，不過是别人的臣子罷了。”劉守光發怒説:“我做尚父，誰應當做皇帝呢?况且現在天下四分五裂，强大的稱帝，弱小的稱王，我以兩千里地的燕，難道不能在一方稱帝嗎?”於是給梁、晋的使臣戴上刑具投入獄中，把大斧木砧放在庭上，命令説:“敢進諫的人處死!”孫鶴進諫説:“滄州被打敗時，我蒙受你不殺的恩德，今天的事，不敢不進諫。”劉守光發怒，把他推到木砧上，命令軍士割他的肉吃。孫鶴呼叫説:“不出一百天，大軍當至!”命令堵住他的嘴而把他剁成肉醬。劉守光於是在梁乾化元年八月，自稱大燕皇帝，改年號叫應天，任命王瞳、齊涉爲左右宰相。晋派太原少尹李承勳祝賀册封尚父，到達燕時，而劉守光已經自封帝王稱號。有關官府逼迫李承勳自稱臣子，李承勳不屈服，按照諸侯國之間交往的禮節進見，劉守光發怒，殺了他。

第二年，晋派周德威率領三萬人，會同鎮、定二州的軍隊進攻燕，從祈溝關攻入，燕的潭、涿、武、順各州都迎接投降。劉守光被包圍一年，多次被打敗，於是派客將王遵化寫信給周德威説:“我得罪了晋，迷途不知返，現在我病了，你好好替我解釋吧!”周德威對王遵化説:“大燕皇帝還没有在郊外祭天，怎麽就這樣了呢?我奉

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晋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晋王至則降。”晋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晋王，晋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晋軍。明旦，晋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

命討伐僭位叛亂之人，不知道别的。”劉守光更加窘困，於是進獻一千匹絹、一千兩白銀、一百段錦綉，派他的將領周遵業對周德威説：“我王以實情告訴你，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用有功的人，寬恕有過失的人，是稱霸的人的事。劉守光去年妄自尊大，原本不能位在朱温之下，哪裏料到你們大國軍隊在外暴露一年，希望稍稍寬宥我們。”周德威不答應。劉守光登城呼喊周德威説：“你是三晋賢士，偏不爲别人的危急着急嗎？”派人用他自己騎的馬交换周德威的馬離去，於是告訴説：“等晋王到了就投降。”晋王於是親自到軍中，劉守光登城見到晋王，晋王問他準備怎麽辦？劉守光説：“如今成了砧板上的肉，王想怎麽處置就怎麽處置！”劉守光寵信的人李小喜，勸他不要投降，劉守光因而請求等以後再説。這天晚上，李小喜反叛向晋軍投降。第二天早晨，晋軍攻破城，抓獲劉仁恭和他的家族三百人。

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其妻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晋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晋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也？”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晋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晋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

劉守光和他的妻子李氏、祝氏，兒子劉繼珣、劉繼方、劉繼祚等人，南逃到滄州，迷路，走到燕樂地界，數天没有得到吃的，派他的妻子祝氏向農家乞討食物，農家覺得奇怪而盤問她，祝氏以實情相告，於是被擒送到幽州。晋王正在大肆犒勞軍隊，客將引見劉守光，晋王對他開玩笑説：“主人避客爲什麽這樣急呢？”劉守光叩頭請求處死，晋王命令給劉守光和他的父親劉仁恭戴上刑具隨軍。軍隊返回時經過趙，趙王王鎔會見晋王，擺酒宴，酒酣耳熱時請求説：“希望見到劉仁恭父子。”晋王命令解除械鎖讓他們出來，帶他們到下座。喝酒吃飯神態自如，都没有愧色。

晋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晋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晋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

晋王到太原，劉仁恭父子被用繩子捆着，獻於太廟。劉守光將死，哭着説：“我死了没有遺憾，但教我不投降的人，是李小喜，有罪的人不死，我將在地下申訴。”晋王派人召李小喜，李小喜瞪着眼睛説：“囚禁父親殺死哥哥，和骨肉之親通奸，也是我李小喜教你的嗎？”晋王發怒，命令先殺掉李小喜。劉守光知道不能免死，大呼説：“王準備恢復唐室成就霸業，爲什麽不赦免

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雁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我讓我效力呢?”他的兩個妻子在一旁罵道:“事情已到了這地步,活着做什麽?希望先死!”於是都被殺死。晉王命令李存霸押解劉仁恭到雁門,刺他的心用血祭祀先王的墳墓,然後斬首。

新五代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雜傳(二)

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戍鳳翔。黄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自隊長遷軍校。

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與保鑾都將李鋋等敗行瑜於大唐峰。明年，玫遂敗死。茂貞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蹕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立争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

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宰相徐彦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羈。徒令甸服生靈，因兹受幣；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

李茂貞是深州博野人。原本姓宋，名叫文通，在博野軍當兵，戍守鳳翔。黄巢侵犯京師，鄭畋率博野軍攻打賊軍，李茂貞因功從隊長升任軍校。

光啓元年，朱玫反叛，唐僖宗出逃住在興元。朱玫派王行瑜進攻大散關，李茂貞和保鑾都將李鋋等人在大唐峰打敗王行瑜。第二年，朱玫就戰敗而死。李茂貞因功從扈蹕都頭拜爲武定軍節度使，賜給他姓名。護從皇帝車駕東歸，到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和天威都頭楊守立争路，率兵相攻，李昌符没有取勝，逃到隴州。唐僖宗派李茂貞擊殺李昌符，因功拜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爲隴西郡王。

二年，樞密使楊復恭犯罪，逃奔到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是楊復恭的養子，收留了他。李茂貞於是上書説按楊復恭父子的罪行都應殺掉，於是自己請求任山南招討使。唐昭宗由於宦官的緣故，感到爲難，没有答應。李茂貞擅自出兵攻破興元，楊復恭父子被殺死。

李茂貞上表請求任他的兒子李繼密暫且主持興元軍府事，唐昭宗於是調任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任命宰相徐彦若鎮守鳳翔。李茂貞不遵從詔令，上表爲自己辯論説："祇是憂慮軍情突變，軍士難以控制。枉自讓王畿附近的百姓，因此受到損害；不知道皇上流亡，從此到哪裏去?"唐昭宗因李茂貞表中的話不恭敬，不能忍受，因

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强，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佗日雖欲誅晁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争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輿而走，亡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扈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盩厔，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兵。茂貞素與讓能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讓能也。"陳兵臨皋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故先言之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雷州司户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

明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諸子珂、珙争立。晋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晋王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千宿衛而去。晋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争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于石門。茂貞以兵至鄠縣，斬繼鵬自贖。

晋兵已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擊茂貞。昭宗以謂晋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自贖矣，乃詔罷歸晋軍。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昭宗自石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謂唐將討己，亦治兵請覲，京師大恐，居

此向宰相杜讓能詢問，杜讓能説："李茂貞地大兵强，而唐的實力不能够討伐他；鳳翔又靠近京師，容易給自己造成危害而難以後悔，以後即使想誅殺晁錯向諸侯謝罪，恐怕都不能够了。"唐昭宗發怒説："我不能懦弱地坐着忍受凌辱！"於是責令杜讓能整治軍隊，而任命覃王李嗣周爲京西招討使。命令下達後，京師市民都知道不行，一起聚集在承天門，阻止宰相請求不要出兵，争相投擲瓦塊石頭打宰相，宰相下車而逃，丢失了他的印，人們心裏十分恐懼，唐昭宗的主意更加堅定。覃王率領扈駕軍五十四都在盩厔打仗，唐軍戰敗潰散，李茂貞於是進犯京師，屯駐在三橋。唐昭宗到安福門，殺掉兩個樞密使向李茂貞請罪，求他罷兵。李茂貞素來和杜讓能有矛盾，於是説："策劃出兵的不是兩個樞密使，而是杜讓能。"在臨皋驛布兵，請求殺掉杜讓能。杜讓能説："我過去説過，衹有殺掉我纔能够解除國難。"唐昭宗流淚沾濕衣襟，貶杜讓能爲雷州司户參軍，賜他死，李茂貞纔罷兵。

第二年，河中節度使王重盈死，他的兒子王珂、王珙相争自立。晋王李克用請求立王珂，李茂貞和韓建、王行瑜請求立王珙，唐昭宗不答應。李茂貞等人發怒，率領三鎮軍隊侵犯京師，策劃廢掉唐昭宗，擁立吉王李保。没有成功，而晋王也出兵，李茂貞害怕，於是殺掉宰相韋昭度、李磎，留下他的養子李繼鵬率兵兩千在宫中值宿警衛而離去。晋軍到河中，李繼鵬和王行瑜的弟弟行實等人争相劫持唐昭宗出逃，京師大亂，唐昭宗出逃住在石門。李茂貞率兵到鄠縣，殺掉李繼鵬爲自己贖罪。

晋軍攻破王行瑜後，返回駐扎在渭北，請求攻打李茂貞。唐昭宗認爲晋相距遠而李茂貞靠得近，因而想庇護他作爲恩惠，希望在危急時可以依靠；而且李茂貞已殺死他的養子贖罪了，於是詔令晋軍罷兵返回。李克用嘆息説："唐不殺掉李茂貞，憂患無窮！"

唐昭宗從石門返回，增募安聖、捧宸等軍一萬多人，任命諸王統率。李茂貞認爲唐將要討伐自己，也整治軍隊請求朝見，京師百姓大爲恐

人亡入山谷。茂貞遂犯京師，昭宗遣覃王拒之，覃王至三橋，軍潰，昭宗出居于華州。遣宰相孫偓以兵討茂貞，韓建爲茂貞請，乃已。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

其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諸宦者，陰與梁太祖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强，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千宿衛京師，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

天復元年，胤召梁太祖以西，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涉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急，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

及梁太祖即位，諸侯之强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入擬天子而已。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内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

懼，居民都逃到山谷中。李茂貞於是侵犯京師，唐昭宗派覃王抵禦他，覃王到三橋，軍隊潰散，唐昭宗出逃住在華州。派宰相孫偓率兵討伐李茂貞，韓建爲李茂貞請求，纔作罷。過了很久，加拜李茂貞爲尚書令，封爲岐王。

後來，唐昭宗被宦官廢除，重新登位後，宰相崔胤打算藉助梁軍誅殺宦官，暗中和梁太祖商議。中尉韓全誨等人，也倚仗李茂貞的强大，作爲外援，李茂貞派他的兒子李繼筠率領幾千士兵護衛京師，宦官仗恃岐州軍兵，更加驕横不可控制。

天復元年，崔胤召梁太祖向西，梁軍到達同州，韓全誨等人害怕，和李繼筠劫持唐昭宗逃到鳳翔。梁軍包圍了一年多，李茂貞每次作戰就敗，關閉營壘不敢出來。城中柴糧都耗盡了，從冬到春，下雪不斷，餓死凍死的老百姓每天上千人。一斗米值七千錢，以至於燒人糞煮尸體來吃，父親吃自己的兒子，有人爭奪他吃的肉，就説："這是我的兒子，你怎麼能吃！"人肉每斤值一百錢，狗肉每斤值五百錢，父親甘願吃兒子，而人肉不如狗肉值錢。天子在宮中設置了一個小磨，派宮人自己磨豆麥供應天子，從後宮、諸王十六宅以下，凍死餓死的每天有三四個人。城中人一起攔住李茂貞，請求他想辦法給生路，李茂貞窮窘危急，策劃把天子交給梁來换取解圍。唐昭宗對李茂貞説："我和六宮的人都一天吃稀飯，一天吃湯餅，怎能不和梁和解呢?"三年正月，李茂貞和梁訂約和解，殺死韓全誨等二十多人，把他們的人頭送到梁軍，梁的包圍解除。天子雖然得以出城，但梁又劫持天子東遷而唐滅亡，李茂貞不衹是使唐滅亡，也困住了自己。

到梁太祖登位，諸侯當中勢力强大的都相繼稱帝，惟獨李茂貞不能，衹稱爲岐王，開王府設置屬官，封妻子作皇后，以天子儀衛上朝辦事，進出模擬天子罷了。李茂貞住在岐，由於寬厚仁慈、愛惜財物，老百姓較爲安定，曾因土地窄賦税少，下令專賣油，於是禁止城門放松柴進城，因爲松柴可以做火炬，有藝人譏誚説："我請求

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有地二十州；其被梁圍也，興元入于蜀；開平已後，邠、寧、鄜、坊入于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當梁末年，所有七州而已。

一并禁止月亮發光。”李茂貞笑了而没有發怒。

當初，李茂貞攻破楊守亮而奪取興元，而邠、寧、鄜、坊各州都依附他，共有二十個州；當他被梁包圍時，興元歸屬蜀；開平以後，邠、寧、鄜、坊等州歸屬梁，秦、鳳、階、成等州又歸屬蜀；在梁末年，衹有七個州罷了。

莊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乃上表稱臣，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以其耆老，甚尊禮之，改封秦王，詔書不名。同光二年，以疾卒，年六十九，謚曰忠敬。

唐莊宗攻破梁後，李茂貞稱岐王，上書以季父輩分自居。到聽説唐莊宗攻入洛陽，就上表自稱臣子，派他的兒子李從曮前來朝拜。唐莊宗因爲他年老，很尊敬禮待他，改封爲秦王，詔書上不稱名。同光二年，病死，六十九歲，謚號叫忠敬。

李從曮

從曮爲人柔而善書畫，茂貞承制拜從曮彰義軍節度使。茂貞卒，拜鳳翔節度使。魏王繼岌征蜀，爲供軍轉運應接使。

李從曮爲人温柔而擅長書畫，李茂貞受權拜李從曮爲彰義軍節度使。李茂貞死，拜爲鳳翔節度使。魏王李繼岌出征蜀，任供軍轉運應接使。

蜀平，繼岌遣從曮部送王衍，行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從曮遂東至華州，聞莊宗之難乃西歸。明宗入立，聞重厚嘗拒從曮，遣人誅之。從曮上書，言重厚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貸其過。雖不許，士人以此多之。歷鎮宣武、天平。

蜀平定後，李繼岌派李從曮監押王衍，到達鳳翔時，監軍使柴重厚拒不接納，李從曮於是往東到華州，聽説唐莊宗遭難又西歸。唐明宗登位，聽説柴重厚曾拒納李從曮，派人殺了他。李從曮上書，説柴重厚守鳳翔時，没有騷擾軍隊百姓，希望寬恕他的罪過。雖然没有准許，士人因此稱贊他。相繼鎮守宣武、天平。

從曮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廢帝起鳳翔，將行，鳳翔人叩馬乞從曮。廢帝入立，復以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卒年四十九。

李從曮有一千頃田、一千畝竹子在鳳翔，怕損害百姓的利益，不曾清理租賦，鳳翔人喜愛他。唐廢帝從鳳翔出發，快要走時，鳳翔人拉住馬請求留下李從曮。唐廢帝登位，又任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死時四十九歲。

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黄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亦死，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

韓建字佐時，是許州長社人。年輕時任蔡州軍校，隸屬忠武軍將領鹿晏弘。跟隨楊復光在長安進攻黄巢，黄巢被攻破後，楊復光也死了，鹿晏弘和韓建等人無所歸屬，於是率領手下的士兵往西從蜀中迎唐僖宗，打劫經過的地方。到達興元時，驅逐牛叢，占據山南。不久不能守，鹿晏弘東逃到許州，韓建於是逃奔到蜀，拜爲金吾衛將軍。

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户口流散，建少賤，習農事，乃披荆棘，督民耕植，出入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床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韵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緝兵民，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號爲"北韓南郭"。

唐僖宗返回長安，韓建任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多次經受大軍浩劫，户口流散，韓建小時候低賤，熟習農活，於是披荆斬棘，督促百姓耕田種植，出入鄉里，詢問百姓疾苦。韓建原來不識字，於是派人在他用的器物床榻上題字，寫出它們的名稱來看，時間長了逐漸粗通文字。見到《玉篇》，高興地説："我按類推求，還有什麽學不到呢。"因此而通音韵聲律，有空就鑽研書史。這時，天下已亂，各鎮都由武夫把持，衹有韓建安撫軍兵百姓，又好學。荆南成汭這時改姓郭，也治理荆、楚有方。當時號稱"北韓南郭"。

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晋，濬敗，建自含山遁歸。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争立，晋人助珂，建與王行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晋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晋兵問罪三鎮，兵傅華州，建登城呼曰："弊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晋人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晋和。

大順元年，以兵歸屬張濬攻伐晋，張濬失敗，韓建從含山逃回。河中王重盈死，兒子王珂、王珙争位，晋人支持王珂，韓建和王行瑜、李茂貞支持王珙。唐昭宗不同意，韓建等人大怒，率三鎮兵侵犯京師。唐昭宗召見韓建等人責備他們，王行瑜、李茂貞惶恐發抖不能説話，韓建獨自上前陳述理由。於是殺掉宰相韋昭度、李磎等人，策劃廢除唐昭宗。恰逢晋出兵快要到了，韓建等人害怕，纔返回。晋軍向三鎮興師問罪，兵臨華州，韓建登城呼喊説："我們國家對你們大國未嘗失禮，爲什麽受到攻打?"晋人説："你率兵冒犯天子，誅殺大臣，因此討伐你。"不久與晋言和。

乾寧三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倔强，非止茂貞，若捨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幸華州。

乾寧三年，李茂貞又侵犯京師，唐昭宗準備逃奔到太原，停駐渭北，韓建派兒子韓允請求唐昭宗到華州。唐昭宗又想往鄜州，韓建在富平追上唐昭宗，哭泣着説："藩臣倔强不馴，不止是李茂貞，如果捨棄靠近京師的地方而去偏遠的邊塞，皇上渡過黄河，就不能回來了！"唐昭宗也哭了，於是到華州。

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軍及定州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將兵，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

這時，天子孤單弱小，衹有殿後軍和定州三都將李筠等人的士兵一千多人作護衛，以各王統率。韓建已使唐昭宗到他鎮守的地方，於是想控制他，就請求罷免各王統率的軍兵，解散殿後軍，多次上表都没有答覆。唐昭宗登上齊雲樓，向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首表達思歸的感情，最後一首寫道："野烟生碧樹，陌上行

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不悦，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佗鎮。昭宗召建，將辨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不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行宫，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丕使于晋，以謀興復。戒丕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諸王謀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皆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之何，為建立德政碑以慰安之。

建已殺諸王，乃營南莊，起樓閣，欲邀昭宗游幸，因以廢之而立德王裕。其父叔豐謂建曰：“汝陳、許間一田夫爾，遭時之亂，蒙天子厚恩至此，欲以兩州百里之地行大事，覆族之禍，吾不忍見，不如先死!”因泣下歔欷。李茂貞、梁太祖皆欲發兵迎天子，建稍恐懼，乃止。光化元年，昭宗還長安，自為建畫像，封建潁川郡王，賜以鐵券。建辭王爵，乃封建許國公。

梁太祖以兵嚮長安，遣張存敬攻同州，建判官司馬鄴以城降，太祖使鄴召建，建乃出降。太祖責建背己，建曰：“判官李巨川之謀也。”太祖怒，即殺巨川，以建從行。

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繫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太祖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宫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軍節度使。

太祖即位，拜司徒、同中書門下

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酒酣情盡，和跟隨他的臣子悲歌流淚，韓建和諸王都作詞與之唱和。韓建心裏尤其不高興，於是派人誣告各王策劃殺掉韓建、劫持天子去别的地方。唐昭宗召韓建，準備辨明是非，韓建聲稱有病不去，於是派各王親自前去，韓建不見，請求送各王歸十六宅，唐昭宗以此爲難。韓建於是率領幾千精兵包圍行宫，請求殺掉李筠。唐昭宗非常恐懼，急忙下詔殺掉李筠，全部解散殿後和三都衛兵，把各王幽禁在十六宅中。唐昭宗更加後悔到華州，派延王李戒丕出使到晋，以便謀求復興。李戒丕返回，韓建和中尉劉季述誣告各王謀反，率兵包圍十六宅，各王都登上屋頂呼叫，於是被殺。唐昭宗無可奈何，爲韓建立下德政碑安慰他。

韓建殺掉各王後，就營建南莊，修築樓閣，打算邀請唐昭宗巡游，藉機廢除他而擁立德王李裕。他的父親韓叔豐對韓建説：“你不過是陳、許二州間的一個農夫罷了，碰上時代混亂，蒙受天子的大恩纔成現在這樣，想要靠兩個州一百里的地方做大事，被滅族的災禍，我不忍心看見，不如先死！”於是抽泣淚下。李茂貞、梁太祖都想出兵迎接天子，韓建稍感害怕，纔作罷。光化元年，唐昭宗返回長安，親自爲韓建畫像，封韓建爲潁川郡王，賜給他鐵券。韓建推辭郡王的爵位，於是封韓建爲許國公。

梁太祖率兵向長安進軍，派張存敬進攻同州，韓建的判官司馬鄴以城投降，梁太祖派司馬鄴召降韓建，韓建纔出來投降。梁太祖指責韓建背叛自己，韓建説：“這是判官李巨川策劃的。”梁太祖發怒，立即殺掉李巨川，讓韓建隨行。

唐昭宗東遷，韓建跟隨到洛陽，唐昭宗舉酒敬梁太祖和韓建説：“遷都之後，國家稍微安定，國家的安危，全靠你們倆人。”其次輪到何皇后舉杯，韓建踩梁太祖的脚，梁太祖於是假裝喝醉離去。韓建出來，對梁太祖説：“天子和宫人遞眼色，帷幕下有兵器的聲音，怕你不能幸免。”梁太祖因此很感激他，表奏韓建爲平盧軍節度使。

梁太祖登位，拜爲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

平章事。太祖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有言，太祖亦優容之。太祖郊于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太祖崩，許州軍亂，見殺，年五十八。

事。梁太祖性格剛烈暴躁，臣子們不敢進諫，祇有韓建不時進諫，梁太祖也寬容他。梁太祖在洛陽郊外祭天，韓建任大禮使。罷宰相任，外任許州節度使，梁太祖死，許州兵變，被殺，五十八歲。

李仁福　李彝超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

當唐僖宗時，有托跋思敬者，爲夏州偏將，後以與破黄巢功，賜姓李氏，拜夏州節度使。思敬卒，乾寧二年，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

自唐末天下大亂，史官實録多闕，諸鎮因時倔起，自非有大善惡暴著于世者，不能紀其始終。是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鎮之兵，四面并起而交争，獨靈夏未嘗爲唐患，而亦無大功。朱玫之亂，思敬與鄜州李思孝皆以兵屯渭橋。其後，黄巢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會諸鎮兵討賊，思敬與破巢復京師，然皆未嘗有所可稱，故思敬之世次、功過不顯而無傳。

梁開平二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即拜彝昌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是時，仁福爲蕃部指揮使，戍兵于外，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其於思諫爲親疏也。是歲四月，拜仁福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終梁之世，奉正朔而已。是時，岐王李茂貞，晋王李克用，數會兵攻仁福，梁輒出兵救之。仁福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卒，其子彝超自立爲留後。

自仁福時，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恐爲邊患。明宗因其卒，乃以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徙彰武安從進代之。恐彝超不受代，遣邠州藥彦稠以兵五萬送從進之鎮。

李仁福，不知道他的家世。

當唐僖宗時，有個叫托跋思敬的人，任夏州偏將，後來因參加攻破黄巢有功，賜姓李氏，拜爲夏州節度使。托跋思敬死，乾寧二年，任命他的弟弟托跋思諫爲節度使。

自從唐末天下大亂以來，史官的實録大多闕失，各節鎮憑藉時機崛起，如不是有大善大惡昭著於世的，就無法從頭到尾地記述。這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各鎮的軍隊，四面并起而交相争鬥，祇有靈夏没有成爲唐的禍患，但也没有大的功勞。朱玫作亂，托跋思敬和鄜州李思孝都率兵屯駐在渭橋。後來，黄巢攻陷京師，王重榮、李克用等人會同各鎮的軍隊討伐賊軍，托跋思敬參加攻破黄巢收復京師，但都不曾有可以稱道的事情，因此托跋思敬的世次、功過都不清楚而没有傳下來。

梁開平二年，托跋思諫死，軍中立他的兒子托跋彝昌爲留後，隨即拜托跋彝昌爲節度使。第二年，他的將領高宗益作亂，殺掉托跋彝昌。這時，李仁福任蕃部指揮使，帶兵戍守在外，軍中於是迎接李仁福擁立他，不知道他跟托跋思諫的親疏關係怎樣。這年四月，拜李仁福爲檢校司空、定難軍節度使。在整個梁代，奉行唐朝曆法罷了。這時，岐王李茂貞、晋王李克用，多次合兵攻打李仁福，梁就出兵救他。李仁福累官到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朔方王。長興四年三月死，他的兒子李彝超自任爲留後。

從李仁福時起，邊將多説李仁福和契丹勾結，恐怕會造成邊患。唐明宗藉他死的機會，於是任李彝超爲延州刺史、彰武軍節度使，而調彰武軍安從進代替他。怕李彝超不接受替代，派邠州藥彦稠率兵五萬人送安從進赴任。李彝超果

彝超果不受代，從進與彥稠以兵圍之，百餘日不克。夏州城壁素堅，故老傳言赫連勃勃蒸土築之，從進等穴地道，至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彝超外招党項，抄掠從進等糧道，自陝以西，民運斗粟束芻，其費數千，人不堪命，道路愁苦。明宗遂釋不攻，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

其弟彝興，累官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中，封西平王，其後事具國史。

然不接受替代，安從進和藥彥稠率兵包圍他，一百多天不能攻克。夏州城牆歷來堅牢，老人們傳説是赫連勃勃蒸土修築的，安從進等人挖地道，挖到城下堅如鐵石，鑿不能入。李彝超從關外招党項，抄掠安從進等人運糧的路，從陝州以西，老百姓運送一斗糧一束草料，花費幾千錢，人們受不了，一路上都是愁苦之聲。唐明宗於是放棄而不攻打，任李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去世。

他的弟弟李彝興，屢經升遷至檢校太師兼侍中，周顯德年間，封爲西平王，以後的事載於國史。

韓遜

韓遜，不知其世家。初爲靈武軍校，當唐末之亂，據有靈鹽，唐即以爲節度使，而史失不録，不見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始見於史。

是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皆與梁爭戰，獨遜與夏州李思諫臣屬于梁，未嘗以兵爭。李茂貞嘗遣劉知俊攻遜，不能克，遜亦善撫其部，人皆愛之，爲遜立生祠。

貞明中，遜卒，軍中立其子洙爲留後，梁即以爲節度使。至莊宗時，又以洙兼河西節度。

天成四年，洙卒，即以洙子澄爲朔方軍留後。其將李賓作亂，澄乃上章請帥於朝，明宗以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以代澄，由是命吏而相代矣。韓氏自遜有靈武，傳世皆無所稱述，澄後不知其所終。

韓遜，不知道他的家世。最初任靈武軍校，當唐末大亂時，占據靈鹽，唐就任他爲節度使，而史書失傳没有記録，找不着這件事。梁開平三年，封朔方節度使韓遜爲潁川王，纔見於史書。

這時，邠寧楊崇本、鄜延李周彝、鳳翔李茂貞，都和梁爭戰，惟獨韓遜和夏州李思諫歸屬梁稱臣，不曾率兵相爭。李茂貞曾派劉知俊攻打韓遜，没能攻克，韓遜也善於安撫他的部下，人們都喜歡他，爲韓遜修建生祠廟。

貞明年間，韓遜死，軍中擁立他的兒子韓洙爲留後，梁就任命他爲節度使。到唐莊宗時，又任韓洙兼河西節度。

天成四年，韓洙死，就任命韓洙的兒子韓澄爲朔方軍留後。他的將領李賓作亂，韓澄於是向朝廷上章請求任命軍帥，唐明宗任康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代替韓澄，從此由朝廷任命官吏來相替代。韓氏自從韓遜占據靈武，流傳幾代都没有什麽值得稱述的地方，後來不知韓澄最終如何。

楊崇本

楊崇本，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曰繼徽，茂貞表崇本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崇本迎降，太祖使復其姓，賜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

楊崇本，小時候侍奉李茂貞，被他收養作兒子，改姓李，名叫李繼徽，李茂貞表奏楊崇本爲靜難軍節度使。梁太祖攻打岐没有攻克，於是移兵進攻邠州，楊崇本出迎投降，梁太祖讓他恢復原姓，賜名叫崇本，把他的家遷到河中作爲人

質。

崇本妻有美色，太祖用兵，往來河中，嘗幸之。崇本妻頗愧恥，間遣人誚崇本曰："大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崇本涕泣憤怒。其後梁兵解岐圍，崇本妻得歸，崇本乃復背梁歸茂貞。

茂貞西連蜀兵會崇本攻雍、華，關西大震。太祖以兵西至河中，遣郴王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梁兵乃旋。崇本屯美原，太祖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擊之，崇本大敗，自此不復東。

乾化四年，爲其子彦魯所弑。崇本養子李保衡，殺彦魯以降梁。

高萬興

高萬興，河西人也。唐末，河西屬李茂貞，茂貞將胡敬璋爲延州刺史，萬興與其弟萬金俱事敬璋爲騎將。敬璋死，其將劉萬子代爲刺史。梁開平二年，葬於州南，萬子在會，其將許從實殺萬子，自爲延州刺史。是時，萬興兄弟皆將兵戍境上，聞萬子死，以其部下數千人降梁。

梁太祖兵屯河中，遣同州劉知俊以兵應萬興，攻丹州，執其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執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彦昱皆棄城走。梁太祖乃以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以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已而劉知俊叛，乃徙存節守同州，以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萬興累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貞明四年，萬金卒，乃以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徙封北平王。梁亡，莊宗入洛，萬興嘗一來朝。同光三年，卒于鎮。

質。

楊崇本的妻子有美色，梁太祖用兵打仗，往返於河中，曾經寵幸她。楊崇本的妻子感到十分羞愧耻辱，秘密派人責備楊崇本説："大丈夫不能庇護他的妻子，我已成爲朱公的女人了，没有臉見你，祇有用刀子繩子結果生命罷了！"楊崇本哭泣憤怒。後來梁軍解除對岐的包圍，楊崇本的妻子得以回來，楊崇本於是又背叛梁而歸附李茂貞。

李茂貞西連蜀兵會同楊崇本進攻雍、華二州，關西十分震驚。梁太祖率兵向西到河中，派郴王朱友裕攻打他，朱友裕到達永壽而死，梁軍就回師。楊崇本屯駐在美原，梁太祖又派劉知俊、康懷英等人攻打他，楊崇本大敗，從此不再東征。

乾化四年，被他的兒子楊彦魯殺死。楊崇本的養子李保衡，殺掉楊彦魯向梁投降。

高萬興是河西人。唐末，河西歸屬李茂貞，李茂貞的大將胡敬璋任延州刺史，高萬興和他的弟弟高萬金都侍奉胡敬璋任騎將。胡敬璋死後，他的將領劉萬子代任刺史。梁開平二年，在州南安葬胡敬璋，劉萬子在場，他的將領許從實殺掉劉萬子，自封延州刺史。這時，高萬興兄弟都率兵戍守在邊境上，聽説劉萬子被殺，率領部下幾千人向梁投降。

梁太祖的軍隊屯駐在河中，派同州劉知俊率兵接應高萬興，攻打丹州，擒獲刺史崔公實。進攻延州，擒獲許從實。鄜州李彦容、坊州李彦昱都棄城逃跑。梁太祖於是任命高萬興爲延州刺史、忠義軍節度使，任牛存節爲保大軍節度使。不久劉知俊反叛，於是調牛存節守同州，任命高萬金爲保大軍節度使。高萬興屢經升遷至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渤海郡王。貞明四年，高萬金死，於是任高萬興爲鄜延節度使，進封爲延安郡王，改封爲北平王。梁滅亡，唐莊宗進入洛陽，高萬興曾朝拜一次。同光三年，死在任上。

萬興兄弟皆驍勇，而未嘗立戰功，然以戍兵降梁，梁取鄜、坊、丹、延自萬興始，故其兄弟世守其土。

高萬興兄弟都驍悍勇猛，却不曾立下戰功，但以戍邊的軍隊向梁投降，梁攻取鄜、坊、丹、延等州是從高萬興開始的，因此他們兄弟二人世代都守護本土。

高允韜 高允權

萬興子允韜代立，長興元年徙鎮安國，又徙義成，清泰中卒。

高萬興的兒子高允韜代任他的職任，長興元年調任鎮守安國，又改任義成，清泰年間死。

萬金子允權，開運中爲膚施令，罷居于家。是時，周密爲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滅晋，延州軍亂，逐密，密守東城，而西城之兵以允權爲留後。聞漢高祖起太原，遂歸漢，即拜節度使，廣順三年卒。

高萬金的兒子高允權，開運中任膚施令，免職住在家中。這時，周密任彰信軍節度使，契丹消滅晋，延州兵變，驅逐周密，周密堅守東城，而西城的軍隊擁立高允權爲留後。聽説漢高祖在太原起兵，於是歸附漢，就拜爲節度使，廣順三年死。

温韜

温韜，京兆華原人也。少爲盗，後事李茂貞，爲華原鎮將，冒姓李，名彦韜。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以韜爲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韜以耀州降梁，已而復叛歸茂貞。茂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末帝時，韜復叛茂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静勝軍，即以韜爲節度使，復其姓温，更其名曰昭圖。

温韜是京兆府華原人。年輕時做盗賊，後來侍奉李茂貞，任華原鎮將，改姓李，名叫彦韜。李茂貞以華原縣爲耀州，任温韜爲刺史。梁太祖在鳳翔包圍李茂貞，温韜以耀州向梁投降，不久又叛梁歸附李茂貞。李茂貞又改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任温韜爲節度使。梁末帝時，温韜又背叛李茂貞向梁投降，梁改耀州爲崇州，改鼎州爲裕州，改義勝軍爲静勝軍，就任温韜爲節度使，恢復他的姓氏温，改他的名叫昭圖。

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内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宫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

温韜在鎮七年，在他境内的唐宗室各個陵墓，都被挖掘，拿走裏面藏的金寶，而昭陵最牢固，温韜從墓道下去，看見宫室規模宏偉壯麗，和人間一樣，中門是正寢，東西廂陳列着石床，床上石盒中是鐵匣，全部收藏着前代圖書，鍾繇、王羲之的筆迹，紙墨就像新的一樣，温韜全部取出來，於是流傳到人間，衹有乾陵因狂風暴雨没能打開。

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晋王以兵援友謙而趨華原，韜懼，求徙佗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爾，罪不可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

後來朱友謙背叛梁，攻取同州，晋王率兵援救朱友謙而奔赴華原，温韜害怕，請求改任别的節鎮，於是移任忠武。唐莊宗消滅梁，温韜從許州前來朝拜，藉樂官景進獻納賄賂劉皇后，皇后替他説話，唐莊宗待温韜很好，賜給他姓名叫李紹冲。郭崇韜説："這是劫掠陵墓的盗賊，罪行不能饒恕！"唐莊宗説："已經寬恕他了，不能

信。"遽遣還鎮。

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已而赦之，勒歸田里。明年，流于德州，賜死。

失信。"於是派他回鎮。

唐明宗進入洛陽，温韜和段凝一起都被收捕投入獄中，不久赦免，勒令回到鄉里。第二年，流放到德州，賜死。

嗚呼，厚葬之弊，自秦漢已來，率多聰明英偉之主，雖有高談善説之士，極陳其禍福，有不能開其惑者矣！豈非富貴之欲，溺其所自私者篤，而未然之禍，難述於無形，不足以動其心歟？然而聞温韜之事者，可以少戒也！

唉，厚葬的弊病，自從秦、漢以來，很多聰明英偉的君主，即使有高談闊論善於游説的士人，極力陳説厚葬的禍福利害，也有不能消除君主的迷惑的！難道不是富貴的欲望，沉溺在自己偏愛的事情中很深，而還没有顯現的災禍，難以在無形中描述，不足以震動君主的心嗎？但聽到温韜的事的人，可稍引以爲戒了！

五代之君，往往不得其死，何暇顧其後哉。獨周太祖能鑒韜之禍，其將終也，爲書以遺世宗，使以瓦棺、紙衣而斂，將葬，開棺示人，既葬，刻石以告後世，毋作下宫，毋置守陵妾，其意丁寧切至，然實録不書其葬之薄厚也。又使葬其平生所服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二，其一于京師，其一于澶州；又葬其劍、甲各二，其一于河中，其一于大名者，莫能原其旨也。

五代的君主，常常死於非命，哪有時間顧及他們死後的事呢！衹有周太祖能從温韜的災禍中引以爲鑒，他臨終時，留書給周世宗，讓他用瓦棺、紙衣爲自己殮尸。要安葬時，打開瓦棺給人看，安葬後，刻石告訴後代，不建地下宫殿，不設守陵妾，反復叮嚀他的意思，十分懇切，但實録没有記載他安葬的厚薄。又以他活着時穿戴的衮冕、通天冠、絳紗袍各兩套隨葬，一套埋在京師，一套埋在澶州；又以他的劍、鎧甲各兩件隨葬，一件埋在河中，一件埋在大名，没有人能推知他的用意。

新五代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雜傳(三)

盧光稠　譚全播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

盧光稠、譚全播，都是南康人。盧光稠身材高大，外貌俊偉，没有别的才能，而譚全播勇敢有膽識謀略，但譚全播常常覺得盧光稠的爲人非同尋常。

唐末，群盗起南方，全播謂光稠曰："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盗。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斬之，曰："不從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

唐末，衆多盗賊在南方興起，譚全播對盧光稠説："天下喧擾，這真是我們的大好時機，不要枉自守着這貧賤過活！"於是一起招聚士兵做盗賊。衆人推舉譚全播作首領，譚全播説："各位衹是做賊呢，還是想建立功業呢？如果想建立功業，應當有個好統帥，盧公儀表堂堂，確實是你們的主人。"衆人假裝同意，譚全播發怒，拔出劍三次擊樹，砍斷了它，説："不聽從命令的人就像這樹一樣！"衆人害怕，於是擁立盧光稠爲統帥。

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其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

這時，王潮攻陷嶺南，譚全播進攻王潮，攻取他的虔、韶二州，又派盧光稠的弟弟盧光睦攻打潮州。盧光睦好逞勇猛而輕易進軍，譚全播告誡他要穩重，他不聽，譚全播估計他必定失敗，於是在他返回的路上埋伏奇兵。盧光睦果然敗逃，潮州人追擊他，譚全播率奇兵攔擊，大敗潮州人，於是攻取了潮州。

是時，劉巖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

這時，劉巖在南海起兵，趕走盧光睦，率兵幾萬人進攻虔州。盧光稠十分恐懼，對譚全播説："虔、潮二州都是你奪取的，現在不是你就不能堅守。"譚全播説："我知道劉巖容易對付！"於是挑選精兵一萬人，埋伏在山谷中，假裝在城南修治陣地，告訴劉巖會戰的日期。率領老弱士

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

兵五千人出戰，正打得激烈時，假裝敗逃，劉巖緊追他們，伏兵突起，劉巖於是大敗。盧光稠論列戰功，譚全播全部推給將領們，盧光稠心裏更加覺得他賢明。

梁初，江南、嶺表悉爲吴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

梁初，江南、嶺表全部被吴和南漢分割占據，而盧光稠衹是以虔、韶二州向京師請求任命，希望疏通道路，輸送賦税。梁太祖爲他設置百勝軍，任盧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立鎮南軍，任命他爲留後。

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游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

開平五年，盧光稠病重，把符印交付給譚全播，譚全播不接受。盧光稠死，譚全播擁立他的兒子盧延昌而事奉他。盧延昌喜好游獵，他的將領黎求關閉城門拒絶盧延昌回城，盧延昌被殺。黎求於是謀劃殺死譚全播，譚全播害怕，稱病不出來。黎求於是自立，向梁請求任命。

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彦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絶。彦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静，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彦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

乾化元年，拜黎求爲防禦使。黎求暴病而死，他的將領李彦圖自立，譚全播更加恐懼，於是稱説病重，閉門不與人交往。李彦圖懷疑他，派人窺視他的動静，譚全播對着窺視他的人做出生病的樣子纔幸免。李彦圖死，州中的人一起到譚全播的住宅去，敲門請求他，譚全播纔重新出仕，派使臣向梁請求任命，拜爲防禦使。

全播治虔州七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廣陵，卒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龑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吴。

譚全播治理虔州七年，有很好的政績，楊隆演派劉信攻破虔州，把譚全播帶回廣陵，死時八十五歲。當盧氏還在時，劉龑已攻取韶州，到譚全播被俘時，虔州就歸屬吴了。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凶悍獝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盗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釃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

雷滿是武陵人。爲人凶悍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年間，湖南饑荒，盗賊興起，雷滿和同鄉人區景思、周岳等聚集了諸南蠻幾千人，在大沼澤中打獵，於是射獵斟酒，挑選座中英豪的人，補設伍長，號稱土團軍，蠻人們追隨他，推舉雷滿爲主帥。

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

這時，高駢鎮守荆南，召雷滿做部下，讓他率領蠻軍擊賊。高駢調任到淮南，雷滿跟隨到廣陵，逃回，殺刺史崔翥，於是占據朗州，向唐請求任命。唐昭宗以澧、朗二州爲武貞軍，拜雷滿爲節度使。

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吕自牧

這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吕自牧占據澧州，

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荊江，攻劫州縣。楊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荊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於君山。滿襲破荊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

而溪洞各蠻宋鄴昌、師益等人，都起兵剽掠大湖以外的地方，雷滿也用輕便船隻出没於荊江，攻劫州縣。楊行密在鄂州進攻杜洪，荊南成汭出兵救援杜洪，成汭戰敗，在君山被淹死。雷滿襲擊攻破荊南，不能守衛，焚燒掠奪殆盡纔離去。

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

雷滿曾在府中挖了個深池，有客人來訪，就在池上設宴，指着池水說："蛟龍水怪都栖居在這裏，這裏是水府。"飲酒盡興，拿座上的器物投到水中，接着裸體進入水中，取出器物在水上嬉戲，很久纔出來，整理衣服又坐下，神態自如。

滿居朗州，引沅水塹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滿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為荊、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恃塹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七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於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雷滿住在朗州，引沅水環繞城墻，上面修築長橋，作不能被攻破的安排。天祐中，雷滿死，兒子雷彥恭自任。雷彥恭依附楊行密，也曾攻劫州縣，成了荊、湖的禍患。開平元年，馬殷出兵攻打雷彥恭，他依靠城壕的阻隔，一年多没能攻破。三年，雷彥恭投奔楊行密，馬殷捉獲他的弟弟雷彥雄等七人送到梁，在汴州街市上斬首，雷彥恭死在淮南，澧、朗二州於是歸屬楚。

鍾傳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為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為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為首尾。久之，洪敗死。

鍾傳是洪州高安人。在州中任小校，黃巢攻掠江淮，各地盜賊興起，往往占據州縣。鍾傳率領州兵攻打賊軍，頻頻取勝，於是趕走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鍾傳爲節度使。江夏樂人杜洪，也占據鄂州，楊行密多次攻打他，杜洪每每倚仗鍾傳首尾接應。過了很久，杜洪戰敗而死。

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之。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攻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

這時，危全諷、韓師德等人分別占據撫、吉各州，鍾傳都不能指揮他們，率兵攻打他們，纔稍稍聽從命令，惟獨危全諷不能攻克，於是親自率兵包圍他。城中晚上起火，將領們請求緊急進攻，鍾傳說："我聽説君子不趁人之危。"於是掃地祭天，對城再拜，祝福說："危全諷不投降，不是老百姓的罪過，希望老天滅火。"危全諷獲知後，第二天也就聽從命令了，請求把女兒嫁給鍾傳的兒子鍾匡時。

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

鍾傳占據江西三十多年，多次拜授爲太保、中書令，封爲南平王。天祐三年，鍾傳死，其子

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争立，乞兵於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吴。

趙匡凝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諲功多。德諲卒，子匡凝自立。

是時，成汭死，雷彦恭襲取荆南，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彦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絶。

匡凝爲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

太祖攻兖州，朱瑾求救於晋，晋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晋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晋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兖、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

太祖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答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

鍾匡時自稱留後，向唐請求任命。危全諷説："聽任鍾郎做了三年節度使，我將自己來做了。"不久鍾傳的養子鍾延規和鍾匡時争位，向楊渥求兵，楊渥派秦裴等人進攻鍾匡時，鍾匡時戰敗，被押回廣陵。開平三年，危全諷等人在江西起兵，策劃恢復鍾氏舊地，危全諷被楊隆演的將領周本打敗，江西於是歸屬吴。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父親趙德諲跟隨秦宗權，任申州刺史。秦宗權反叛，趙德諲攻克襄陽。梁太祖攻打蔡州，秦宗權多次被打敗，趙德諲於是以山南東道七州投降。梁太祖最初鎮守宣武時，曾被秦宗權圍困，聽説趙德諲投降，十分高興，表奏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合他的軍隊攻打蔡州，攻破蔡州，趙德諲功勞最大。趙德諲死，兒子趙匡凝自立。

這時，成汭已死，雷彦恭襲取荆南，趙匡凝派他的弟弟趙匡明驅逐雷彦恭，梁太祖表奏趙匡凝爲荆襄節度使，任趙匡明爲荆南留後。這時，唐衰落，藩鎮不再尊奉朝廷，惟獨趙匡凝兄弟没有停止進貢。

趙匡凝爲人氣度相貌很雄偉，性格正直嚴肅，喜歡修飾自己，頗爲喜好學問，藏書幾千卷，爲政威嚴有恩。

梁太祖進攻兖州，朱瑾向晋求救，晋派史儼等人率兵幾千人救援朱瑾，朱瑾失敗，和史儼等人逃奔到淮南。晋王李克用派人送書信禮物向趙匡凝借道，以出使到楊行密那裏，要求放回史儼等人。晋王的使臣被梁抓獲，梁太祖大怒。這時，梁已攻破兖、鄆二州，派氏叔琮、康懷英等人攻打趙匡凝，氏叔琮攻取泌、隨二州，康懷英攻取鄧州，趙匡凝害怕，請求訂盟誓，纔作罷。

梁太祖殺了唐昭宗，將要謀劃取代唐，怕趙匡凝兄弟不從，派使臣告訴他們，趙匡凝哭泣着回答使臣説："蒙受唐的恩德很深，不敢妄有别的打算。"梁太祖派楊師厚攻打他，梁太祖率兵在漢水以北殿後，趙匡凝戰敗，乘輕便小船投奔

密。師厚進攻荊南，匡明奔于蜀。

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時，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温所殺。匡明卒于蜀。

楊行密。楊師厚進攻荊南，趙匡明逃奔到蜀。

趙匡凝到達廣陵，楊行密見到他，開玩笑說："你在節鎮時，輕車重馬，每年向梁輸送財物，現在被打敗了就回到我這裏嗎?"趙匡凝説："我世代做唐的臣子，每年向朝廷貢納財物，不是向賊人輸送財物。如今因爲不順從賊的緣故，力量盡竭纔到你這裏，祇有由你決定我的生死罷了!"楊行密待他很好。後來楊行密死了，楊渥逐漸對他無禮，楊渥正在設宴，吃青梅子，趙匡凝望着楊渥説："不要多吃，會發小兒熱。"將領們認爲他輕慢無禮，楊渥遷移趙匡凝到海陵，後來被徐温殺死。趙匡明死在蜀中。

新五代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雜傳(四)

朱宣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晸。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晸入關與破黄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晸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晸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即拜宣天平軍節度使。

朱宣是宋州下邑人。年輕時跟隨他的父親販鹽做盜賊，父親犯法被處死，朱宣於是前往侍奉青州節度使王敬武任軍校，王敬武讓他隸屬於他的將領曹全晸。中和二年，王敬武派曹全晸入關參與攻破黄巢。返回時經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崇死，他的將領崔君預自稱留後。曹全晸攻殺崔君預，於是占據鄆州。朱宣因戰功，任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不久曹全晸死，軍中推舉朱宣任留後，唐僖宗隨即拜朱宣爲天平軍節度使。

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兖、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既還，乃馳檄兖、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强晋，宣、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爲梁所滅。

梁太祖鎮守宣武，把朱宣當做哥哥對待。梁太祖剛到任時，兵力還少，多次被秦宗權圍困，梁太祖向朱宣求兵。朱宣和他的弟弟朱瑾率兖、鄆二州的軍隊救援汴州，大破蔡州軍隊，趕走秦宗權。這時，梁太祖已經襲取滑州，逐漸打算吞并各鎮，朱宣、朱瑾已經返回，就迅速傳檄兖、鄆二州，稱朱宣、朱瑾誘使很多宣武士兵向東逃亡，於是出兵收聚逃亡的士兵，趁機進攻他們，於是成爲敵國，在曹、濮二州間苦戰。這時，梁又向東面進攻徐州，西面有蔡州賊軍，北面和强大的晋對峙，朱宣、朱瑾兄弟自己首尾相應，但最終被梁消滅了。

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爲葛從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乾寧四年，朱宣被打敗，逃跑到中都，被葛從周抓獲，在汴橋下被斬殺。

朱瑾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兖州節度

朱瑾是朱宣的叔伯弟弟。隨朱宣住在鄆州，補爲軍校。年輕時風流倜儻，胸懷大志，兖州節

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兖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泰寧軍節度使。

度使齊克讓喜歡他的爲人，把女兒嫁給他。朱瑾將要行親迎之禮，於是挑選强壯的士兵扮做車夫，在車中藏匿兵器。晚上到達兖州，伏兵出擊，俘虜齊克讓，自稱爲留後。唐僖宗就拜朱瑾爲泰寧軍節度使。

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

朱瑾和朱宣在汴州攻破秦宗權後，梁太祖指責朱瑾誘使宣武士兵回去，派朱珍進攻朱瑾，攻取曹州，又進攻濮州，而梁太祖親自進攻鄆州。朱瑾兄弟互相往來救援，共十多年，大小幾十次戰鬥，和梁太祖多次互有勝敗。

太祖得宣將賀瓌、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僞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

梁太祖抓獲朱宣的將領賀瓌、何懷寶和朱瑾的哥哥朱瓊，於是把朱瓊等人帶到兖州城下，告訴朱瑾説："你的哥哥被打敗了！現在朱瓊等人已經投降，不如儘早歸附我們。"朱瑾假裝説："好。"於是派牙將胡規拿着降書禮物到軍門請求投降。梁太祖大喜，到延壽門和朱瑾交談，朱瑾説："希望能讓朱瓊送符書官印。"梁太祖相信了，派客將劉捍送朱瓊前往。朱瑾在橋下埋伏壯士，一人騎馬迎接朱瓊，揮手對劉捍説："讓朱瓊獨自來！"朱瓊前去，埋伏的壯士抓到他，於是關閉城門，指責朱瓊首先投降，殺掉他，把他的頭拋到城外。梁太祖估計不能攻下，於是留下軍隊包圍他們而離去。

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晋，晋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爲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瑾據城自守，而和葛從周等人在城下作戰，朱瑾的軍隊多次被打敗，朱宣也在鄆州被打敗，於是向晋求救兵，晋派李承嗣、史儼等人率領騎兵五千人救援他們。梁太祖攻破朱宣後，就緊急奔赴兖州。朱瑾城中糧食耗盡，和李承嗣等人在豐、沛一帶掠奪糧食，梁軍忽然到來，朱瑾的將領康懷英等人以城向梁投降。朱瑾等人率領手下的士兵急奔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接納他們。又奔逃海州，梁軍緊追他們，於是逃奔到淮南。楊行密聽説朱瑾前來，十分高興，解下他的玉帶送給朱瑾，表奏朱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任命爲行軍副使。後來，梁派龐師古、葛從周等人進攻淮南，楊行密任用朱瑾，在清口大敗梁軍，斬殺龐師古。楊行密多次上表奏朱瑾爲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强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隆演不能爲。

楊行密死後，楊渥和楊隆演相繼登位，都年齡小，徐溫和他的兒子徐知訓專權，懼怕朱瑾，想要除掉他，朱瑾於是策劃殺徐知訓。曾在每月初一派愛妾到徐知訓家問候，徐知訓强迫和她私通，他的愛妾回來訴苦，朱瑾更加憤憤不平。多次勸説楊隆演殺掉徐氏，以消除國家的禍患，楊隆演未能辦到。

既而知訓以泗州建静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户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踶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携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逾垣，折其足。瑾顧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一身死之！"遂自刎。

不久徐知訓以泗州建立静淮軍，任命朱瑾爲節度使。快要出行時，召他晚上飲酒。第二天，徐知訓到朱瑾家辭謝，朱瑾把他請進堂中，讓妻子陶氏出來迎候，徐知訓正下拜，朱瑾用笏板打倒他，伏兵從門内衝出，殺掉徐知訓。開始，朱瑾把兩匹烈馬拴在庭中，徐知訓進來後就放掉馬，讓它們相互踢咬嘶叫，因此外面没有人聽到發生的事變。朱瑾提着徐知訓的頭飛奔到楊隆演處，給他看，説："今天爲吴除掉禍患了！"楊隆演説："這事不是我敢知道的！"匆忙起身入内。朱瑾氣憤地用徐知訓的頭撞擊柱子，提着劍出去，府門已經關閉，於是越墻而出，折斷了足。朱瑾眼見無路可去，大聲呼喊説："我替衆人除去禍害，而我自己一人爲此而死！"於是自殺。

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

潤州徐知誥聽説變亂，率兵奔赴廣陵，把朱瑾家滅族。朱瑾的妻子陶氏臨刑時哭泣，他的妾説："爲什麽哭呢？今天將要見到丈夫了！"陶氏收住眼淚，高興地就刑，聽説此事的人都爲她悲哀。

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温病，夢瑾挽弓射之。温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疽，醫者視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朱瑾名震長江、淮河一帶，人們敬服他。他死之後，暴尸在廣陵北門，過路的人私下共同掩埋了他。這時，老百姓多害瘧疾，都取他墳墓上的土，用水服下，説病就好了，再加上新土，逐漸形成一個高墳。徐溫等人十分憎惡，挖出他的尸體，投到雷公塘中。後來徐溫患病，夢見朱瑾拉弓射他。徐溫害怕，用網打撈朱瑾的尸骨，埋在塘側，在上面修建祠堂。當初，朱瑾曾患癰疽，醫病的人看了，露出害怕的神色，朱瑾説："祇管治療，我不是因病而死的人。"到這時果然應驗。死時五十二歲。

王師範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

王師範是青州人。父親王敬武，任平盧軍牙

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

敬武卒，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爾。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

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捍天子，今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已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逐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

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迫之，師

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洪霸郎在齊、棣二州間做盜賊，平盧節度使安師儒派王敬武率兵擊破他。王敬武回師驅逐安師儒，自稱爲留後，都統王鐸承受制命拜王敬武爲節度使。

王敬武死，王師範年齡還小，他的棣州刺史張蟾反叛。唐昭宗認爲王師範年輕，下面不服從，於是拜太子少師崔安潛任平盧節度使。王師範不接受替代，張蟾迎接崔安潛進入棣州。王師範派他的將領盧洪進攻張蟾，盧洪率兵回師襲擊青州，王師範假裝說好話，派人迎接，告訴盧洪說："我年輕不能承擔政事，依賴將領們共同扶持我罷了。要不是這樣，就隨便你做什麼了。"盧洪認爲王師範不能有什麽作爲，迅速返回，没有防備。王師範在路上埋伏軍隊，告訴他的僕從劉鄩說："盧洪來時，替我殺掉他！任用你做牙將。"第二天，盧洪前來，王師範出來迎接，劉鄩在座上殺掉盧洪，伏兵出動，全部殺掉其餘的士兵，於是急攻棣州，攻破張蟾，崔安潛逃奔回京師。唐昭宗於是拜王師範爲節度使。

王師範頗爲喜好儒學，藏書達萬卷，爲政威嚴惠愛并重。梁太祖在鳳翔包圍唐昭宗，宦官韓全誨等人僞造皇帝的詔書召各鎮軍隊攻打梁。詔書到達青州，王師範哭泣着說："各鎮有軍隊，是用來捍衛天子的，如今天子危急受辱，而各鎮反而用軍隊自衛；我即使力量不够，却應當以此决定成敗。"於是派使臣向楊行密求兵。這時，梁已在東面攻克兗、鄆二州，王師範於是派劉鄩和他的弟弟王師魯分别進攻兗、密各州。派張居厚率壯士二百人扮做車夫，在車中藏下武器，向西奔赴梁軍，自稱王師範的使臣出使梁，打算趁機劫持殺掉梁太祖。張居厚到達華州東城，華州將領婁敬思懷疑他們有詐，剖開車子觀看，看見武器。張居厚於是殺掉婁敬思，率兵攻打西城，未能攻克而返回。劉鄩驅逐葛從周攻取兗州，而平盧各州都起兵進攻梁。

後來，梁太祖從鳳翔回師向東，派朱友寧攻打王師範，朱友寧陣亡。又派楊師厚攻打，屯駐在臨朐。王師範率兵逼近他們，楊師厚假裝膽怯

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絶，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傅其城，而梁别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

不敢出戰，秘密派人假稱説："梁軍少，正向鳳翔求兵，如今糧食快要吃完了，肯定要回師。"王師範信以爲真，於是派王師魯率領全部軍隊進攻，楊師厚拒守而不迎戰。王師魯退兵，楊師厚追擊到聖王山，王師魯大敗，於是迫近城下，而梁别將劉重霸攻下棣州，王師範於是請求投降，梁太祖同意了。王師範穿着素色衣服騎着驢子到梁太祖那裏請罪，梁太祖用客禮接待他。過了很久，表奏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太祖即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宫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仇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於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梁太祖登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住在洛陽。梁太祖心裏想殺掉他，没有機會動手。梁太祖的各個兒子都已封爲王，在宫中設宴，朱友寧的妻子哭泣着對梁太祖説："陛下把家變成國，兒子們個個都得以封王，而我的丈夫獨自戰死，怎麽仇人還在朝廷中呢！"梁太祖猛然用食指中指指點着説："我也幾乎忘了這個賊人。"於是派人到洛陽把王師範滅族。使臣到達，先在外面挖坑，纔進去告訴王師範。王師範擺設酒席，和宗族的人飲酒，對使臣説："死是人人都不能避免的，何况有罪的人呢？但害怕長幼失去秩序，在地下愧對先人。"飲酒過半，命令依照長幼的次序起身，在坑旁就刑，聽説此事的人都哀憐他們。同光三年，贈王師範爲太尉。

李罕之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盗。

是時，黄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

李罕之是陳州項城人。爲人驍悍勇猛，氣力勝過幾個人。年輕時求學，讀書不成，去做和尚，因他强横無禮，所到的地方都不收他。於是在酸棗街上討飯，街上的人都不給他，李罕之把討飯的器具扔在地上，撕裂衣服，又去做盗賊。

這時，黄巢在曹、濮二州起事，李罕之於是去依附他。黄巢北渡長江，李罕之和他的部下逃跑到淮南，自願歸附高駢，高駢表奏他爲光州刺史。一年多後，秦宗權猛攻光州，李罕之不能守，逃回項城，收拾他的殘餘人馬，在河陽依附諸葛爽，諸葛爽任李罕之爲懷州刺史。黄巢敗逃後，諸葛爽向唐投降，唐僖宗拜諸葛爽爲東南面招討使，讓他攻打秦宗權，諸葛爽表奏李罕之爲副使，率兵屯駐宋州，又表奏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派孫儒進攻河南，李罕之兵少，向西

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

逃到澠池，孫儒燒毁宮殿，擄掠後離去。李罕之在澠池駐守。

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任經，經慮罕之凶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河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

一年多後，諸葛爽死，他的將領劉經擁立諸葛爽的兒子諸葛仲方。諸葛仲方年齡小，事情都托付給劉經，劉經憂慮李罕之凶猛武勇難以控制，率兵攻打他，李罕之反擊打跑劉經。李罕之追到鞏縣，在汜水擺開戰船，將要渡過黄河，劉經派張言在黄河拒守，張言反而背叛劉經，和李罕之合攻河陽，被劉經打敗，退保懷州。不久孫儒攻陷河陽，諸葛仲方逃奔到梁。梁兵打跑孫儒，李罕之襲擊攻取河陽，張言攻取河南，都歸附梁。

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晋、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晋。晋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沇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頎事晋，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栅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晋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捍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户。

李罕之和張言都是背叛諸葛爽的將領，事情已成，就相互拱手結盟，發誓休戚與共永不相忘。李罕之駕御衆人没有法度，性情苛刻暴躁，很不得人心。而張言善於整治軍隊，教導百姓種植，盡力積聚財富。李罕之用兵打仗，張言曾補充他物資的不足。李罕之求取没有限度，張言頗爲苦惱，不能輸送，李罕之召張言軍中官吏鞭打責求，張言更加忿忿不平。李罕之率領全部軍隊攻打晋、絳二州，張言趁夜晚襲擊河陽，李罕之逃奔到晋。晋表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派李存孝率三萬士兵協助李罕之進攻張言。張言向梁求救。李罕之在沇河被打敗，於是回到太原，李克用把他請到營帳中。李罕之留下他的兒子李頎事奉晋，就回到澤州，每天派兵在懷、孟二州間掠奪，以人爲食。城中居民屯聚在摩雲山，李罕之全部攻殺他們，在上面修建營栅，當時人稱做李摩雲。這時，晋正在攻取山東的土地，頗爲倚仗李罕之作屏障。李茂貞等人侵犯京師，李克用率兵到渭河以北，唐僖宗任李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奏李罕之爲副都統。攻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一千户。

罕之自以功多於晋，私謂蓋寓曰：“自吾脱身河陽，賴晋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不對。佗日，諸鎮擇守將，未嘗及罕

李罕之自認爲對晋功勞大，私下對蓋寓説：“自從我在河陽脱身，幸賴晋收容我，没能有什麽報答晋的；現在我快老了，没有作爲了。如果我王哀憐我，給我一個小鎮，讓我罷兵養病然後回家養老，多幸運啊！”蓋寓替他上報，李克用不回答。另一天，各鎮挑選守將，未曾選到李罕

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

之，李罕之心裏更加怏怏不快。蓋寓報告李克用，怕李罕之有二心，李克用説："我對李罕之怎會吝惜一個鎮，但是鷹鳥的性格，吃飽就高飛了！"

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溉、伊鐔等，遣子顥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

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死，李罕之急速到潞州，派人向晉王陳述説："薛志勤將要死了，新帥還没到，之所以這樣做，不過是爲了防備別的盜賊罷了！"李克用大怒，派李嗣昭攻打他。李罕之捉住晉的守將馬溉、伊鐔等人，派兒子李顥押送到梁求兵。梁太祖派丁會守潞州，任命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走到懷州，因病而死，時年五十八歲。

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澤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游，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衍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李罕之當初背叛梁而歸附晉，晉王派李罕之守澤州，李罕之留下他的兒子李頎和唐莊宗游玩，十分親近。後來李罕之背叛晉歸附梁，晉王發怒，打算殺掉李頎，唐莊宗給他一匹駿馬，讓他逃奔到梁。梁太祖得到李頎父子十分高興，讓他和朱友倫率兵保衛唐昭宗，因此李頎在梁太祖時，時常掌管禁兵。梁末帝殺朱友珪，李頎參與策劃，拜爲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在唐做官，歷任衛、衍二州刺史，屢經升遷爲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年間死，時年七十歲，追贈太尉。

孟方立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潯攻諸葛爽于河陽，遣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潯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

孟方立是邢州平鄉人。年輕時當兵，因勇猛有力選爲隊將。唐廣明年間，潞州節度使高潯在河陽攻打諸葛爽，派孟方立率兵出天井關任先鋒。高潯被他的將領劉廣驅逐，劉廣被亂軍殺死。孟方立聽説兵變，率兵從天井關攻入并占據潞州，唐於是任命他爲昭義軍節度使。

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洺、磁五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己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爲昭義軍。

昭義軍管轄澤、潞、邢、洺、磁五個州，而治所在潞州。孟方立認爲潞州山高水險，而且民俗强勁剽悍，自從劉稹以來常常驅逐其軍帥；而且自己是邢州人，於是遷移昭義軍治所到邢州。而潞州人怨恨孟方立的遷移，就將澤、潞二州歸附晉。晉派李克修任澤潞節度使，孟方立以邢、洺、磁三州自立爲昭義軍。

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窺山東，

晉多次派李存孝等人出兵窺伺山東，邢、

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既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

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滏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鴆而卒。

軍中以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於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

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返覆，殺之。

王珂

王珂，河中人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

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

洺、磁三州的百姓差不多被俘掠乾净，幾千里不毛之地，多年來不再耕作蠶桑。孟方立以孤城自守，向梁求救，梁正在東面進攻兗、鄆二州，不能救援他。文德元年，孟方立向王鎔求兵攻打晉，王鎔答應了。孟方立於是派他的將領奚忠信攻打晉的遼州，而王鎔因别的原因不能出兵。軍隊既已失約，奚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打他們。

孟方立的將領石元佐，善於用兵而足智多謀，孟方立曾信用他。奚忠信被打敗後，石元佐被晉將安金俊捉住，安金俊待他很好，向他詢問攻打邢州的策略，石元佐説："孟方立善於據守而邢州城堅固，如果進攻，必定不能如願。應當猛攻他的磁州，孟方立前來救援，就可以打敗他。"安金俊認爲對。駐軍於滏水西面，孟方立果然率兵前來救援，被安金俊打敗，奔入邢州，關閉城門不再出來。外無援兵，城中糧食快要吃完，孟方立晚上出來巡視州城，向守城的士兵發令，守城的人都不響應，孟方立明白不行了，於是回去喝下毒酒死去。

軍中推選他的弟弟洺州刺史孟遷任留後，向梁求救。梁太祖派王虔裕率騎兵三百人協助孟遷守城，孟遷捉住王虔裕向晉投降。晉將孟遷的家族遷移到太原，任命他爲汾州刺史，後來任澤潞節度使。

天復元年，梁派氏叔琮攻打晉，出天井關，孟遷開門投降，爲梁兵引路攻打太原，没能攻克。氏叔琮的軍隊返回經過潞州，帶着孟遷回到梁，梁太祖討厭他反覆無常，殺了他。

王珂是河中人。他的叔父王重榮，率河中兵攻破黃巢，對唐有功勞，拜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没有兒子，把他的哥哥王重簡的兒子王珂作爲繼嗣。王重榮死，弟弟王重盈繼立，王重盈死，軍中就因王珂是王重榮的養子，擁立他。

王重盈的兒子陝州節度使王珙、絳州刺史王瑤，和王珂爭立，王珙、王瑤寫書信給梁太祖，説王珂是過去王氏的奴隸，小字叫忠兒，不應繼立。王珂也向晉求援，晉人向朝廷上報，唐昭宗

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瑶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磎等而去。珙、瑶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瑶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陜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於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

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絶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

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白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携家夜濟，人必争舟，一夫鴟張，大事即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

由於晉的緣故，答應了。而王珙、王瑶也在西面交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做後援，王行瑜等人交相上奏章争辯，唐昭宗回答説王重榮和晉對唐曾有大功，業已答應，不能改變。王行瑜等人發怒，率兵進犯京師，殺死宰相李磎等人而離去。王珙、王瑶聯合軍隊在河中攻打王珂，王珂向晉求援，晉兵往西征討三鎮，途中攻克絳州，殺掉王瑶而去，到達渭河北面，攻破王行瑜。唐昭宗最終任王珂爲河中節度使。晉王嫁女給王珂爲妻，派李嗣昭率兵在陜州協助王珂攻打王珙。王珙爲人慘酷刻薄，曾殺人後把頭扔到跟前，仍然談笑自如，他的部下深感痛苦。副將李璠趁王珙戰敗，殺掉王珙，自稱留後。

這時，梁已攻克鎮、定二州，將要移兵往西，而唐昭宗被劉季述廢除，京師大亂。崔胤暗中召梁兵西來，梁太祖因王珂在河中，怕他成爲後患，於是望着張存敬、侯言，把一根大繩子給他們，説："替我把王珂綁來！"張存敬等人率兵出含山，攻破晉、絳二州，派何絪率兵把守，斷絶晉的援助。張存敬包圍河中，王珂向晉告急，晉因何絪的緣故不能前進。王珂於是派他的妻子帶信告訴晉王説："賊軍氣勢如此，我很快就要向梁討食了！大人怎麽忍心不救援呢？"晉王回答説："梁軍設置屏障，寡不敵衆，如果救你就連晉都要一起滅亡，你不如與王郎自己歸附朝廷。"王珂於是寫信給李茂貞説："天子剛剛撥亂反正，詔令藩鎮不要相互侵犯以便安定王室。現在朱公背約攻打我們，他的矛頭不止對着我們，如果我們一朝滅亡了，那麽西北各鎮就不是各位所能堅守的！願意與華州出兵潼關作爲接應。"李茂貞不答覆。王珂無計可施，於是在黄河造船，準備回到京師。

王珂晚上登城曉諭守城墻的人，守城墻的士兵都不理睬他。牙將劉訓晚上到王珂卧室中報告事情，王珂呵斥他説："軍隊要反叛了嗎！"劉訓於是脱下衣服捆住自己纔進來説："你如果有懷疑，就先斬斷我的手臂！"王珂説："事情危急了！有什麽辦法呢？"劉訓説："你如果帶着家人晚上渡河而逃，人們必定争搶渡船，一個人囂

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款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

張，大事就完了。不如到天亮時把實情給軍隊講明，願意跟從你的還有一半人。如不這樣，就姑且作投降之狀來穩住梁軍，慢慢考慮投靠誰。”王珂認爲行。

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即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於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馳詣太祖於洛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握手嘘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晋婿也，疑其貳己，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

梁太祖自從同州向唐投降後，就依附王重榮，因爲母親姓王，因此就把王重榮當舅舅對待。王珂於是登城對張存敬呼喊說：“我和梁王有世家舊交，你們的軍隊應當退避三舍，等梁王來了，我將會遵命。”張存敬於是退兵，派人馳馬到洛陽禀報梁太祖。梁太祖到河中，先到城東，在王重榮的墓旁哭泣後纔進城。王珂想反綁兩手牽着羊進見梁太祖，梁太祖對他說：“太師阿舅的恩德何時能忘記，你如果以亡國的禮儀見我，太師會怎麽説我呢?”王珂在路上迎接梁太祖，握手哽咽不已，於是遷王珂到汴州。梁太祖因王珂是晋王的女婿，懷疑他對自己有二心，派王珂西行覲見皇帝，到達華州時，派人在旅舍中把他殺了。

王瓚

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晋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晋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

王瓚是王重盈的兒子，梁太祖捉住王珂後，自任河中節度使，以王瓚爲吏。王瓚在梁做官，任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梁末帝時，任開封尹。貞明五年，代替賀瓌任北面行營招討使。這時，晋已在德勝築城，王瓚從黎陽渡過黄河攻打澶州，没能攻克，退兵屯駐楊村，扼守黄河上流，和晋人相持一年多，大小一百多次戰鬥，王瓚最終無戰功，梁末帝派戴思遠替代他，王瓚又任開封尹。

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宫室謂瓚曰：“使吾保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朐，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爲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

唐莊宗從鄆州進入京師，梁末帝聽説唐兵快要到了，日夜哭泣，不知所措，手持國寶，指着他的宫室對王瓚説：“讓我保住這些東西，就看你的計謀怎樣了!”唐兵已經過了宛朐，王瓚驅使城中人登城守禦。唐兵進攻封丘門，王瓚開門投降，伏在地上請求處死，唐莊宗慰勞他，扶起他說：“我和你家世代聯姻，而臣子各自爲自己主人罷了，又談什麽罪呢!”於是任命他爲開封尹，遷宣武軍節度使。不久過去梁的臣子趙巖、張漢傑等人相繼被處死，王瓚憂慮而死，贈太子

卒，贈太子太師。

太師。

趙犨 趙昶 趙珝

趙犨，其先青州人也。世為陳州牙將。犨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為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材，召置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趙犨，祖先是青州人。世代任陳州牙將。趙犨小時候和一群孩子在道路上游戲，部署軍隊，像將帥一樣指揮，即使大孩子們都聽從他的節制，他的父親趙叔文見了，驚奇地說："使我家光大的人，是這個孩子！"到成年後，善於使用弓劍，爲人勇猛果敢，看重義氣，刺史聽説他的才能，召他到軍中。屢經升遷任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

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都，犨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黄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犨為刺史以自保，忠武軍表犨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犨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

王仙芝侵犯河南，攻陷汝州，將要侵犯東都，趙犨率兵打敗他們，王仙芝於是向南離去。不久黄巢起兵，所在州縣，往往陷入賊軍手中。陳州豪傑幾百人，一起到忠武軍，求趙犨做刺史以保護自己，忠武軍表奏趙犨爲陳州刺史。不久黄巢攻陷長安，趙犨對將吏們説："按我的估計，黄巢如不被長安市人所殺，就必定會驅使衆人東逃，我們州恰好在其要道上！"於是整治城池以作防守準備，把六十里以内的百姓都遷移到城中，挑選他們的子弟，配給武器鎧甲，任命他的弟弟趙昶、趙珝爲將。黄巢失敗，果然東逃，先派孟楷占據項城，趙昶攻破項城，抓獲孟楷歸來。黄巢隨後到，聽説孟楷被俘，大怒。

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衆圍犨，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犨語其下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為八仙營，起宫闕，置百官，聚糧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人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黄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為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

不久秦宗權以蔡州歸附黄巢，黄巢氣勢很盛，於是率領全部軍隊包圍趙犨，設置舂臼石磨，磨爛人肉爲食物。陳州人恐慌，趙犨對他的部下説："我家三代都是陳州將領，一定能保住這裏。你們這些男子，應當在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在這個時候。"陳州人都踴躍振作起來。黄巢在城北三里修寨栅稱八仙營，修建宫室，設置百官，堆聚糧餉，打算長期圍困他們，軍隊號稱有二十萬。陳州人過去有幾百張大弩，都廢壞了，年輕的弩工都不認識這些武器。趙珝設計修復它們，弩箭遠射五百步，人馬都被射穿，因此黄巢不敢逼近。包圍三百天，趙犨糧食快要吃完，於是向梁求兵。梁太祖和李克用都親自率兵會聚陳州，在西華打敗黄巢的將領黄鄴。西華有存糧，黄巢仗恃作爲軍餉，到黄鄴被打敗，黄巢纔解圍離去。

梁太祖入陳州，犨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犨陰識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托之計。以梁援己恩，爲太祖立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黄巢已去，秦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犨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即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犨節度使。犨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

梁太祖進入陳州，趙犨兄弟在馬前迎接拜見，十分恭敬。但趙犨暗中明白梁太祖必成大事，於是俯首屈心，作依托於他的打算。因爲梁援救自己的恩德，爲梁太祖修建祠廟，早晚參拜。讓自己的兒子趙巖娶梁太祖的女兒，這就是長樂公主。黄巢離去後，秦宗權又在淮西作亂，攻陷周圍二十多個州，而陳州距離蔡州最近，趙犨兄弟奮力抵禦，最終不能攻下。後來黄巢、秦宗權都戰敗而死，唐昭宗就以陳州爲忠武軍，拜趙犨爲節度使。趙犨患病後，就讓位給弟弟趙昶，幾個月後死去。

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珝代立。

趙昶趁剛剛消滅大寇，於是休整士兵督促農桑，事奉梁尤其恭謹。梁兵四方攻戰，趙昶運送糧餉，不曾稍稍懈怠。趙昶死，趙珝代任。

珝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决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珝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

趙珝頗爲知書達理，於是尋求鄧艾舊迹，疏決翟王陂灌溉民田。兄弟倆在陳州二十多年，陳州人充分依賴他們。梁太祖收降韓建後，攻取同、華二州，改趙珝任同州留後。入唐，任右金吾衛上將軍。一年多後，因病罷官回家，死在家中，陳州人爲他罷市。

趙巖

犨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户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婿也，故親信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

趙犨的次子趙巖，梁末帝時任户部尚書、租庸使，和張漢傑、張漢倫等人在朝中專權。梁從梁太祖開始以暴虐殺戮爲業，而梁末帝爲人特别温和恭謹，但性格庸懦愚蠢，因爲張漢傑是妻子家的人，而趙巖是女婿，因此親近信任他們，大臣老將都切齒憤恨，梁末帝偏不醒悟，以至於滅亡。

初，友珪殺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

當初，朱友珪殺掉梁太祖自立，以梁末帝爲東都留守。趙巖入東都，梁末帝和他飲酒，從容自如地對他坦誠相告。趙巖爲梁末帝出謀，派人召楊師厚的軍隊起事。趙巖返回西都，終於和袁象先率禁兵殺掉朱友珪，取來傳國寶交給梁末帝。

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耻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裒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飲食必費萬錢。

梁末帝登位，趙巖自以爲對梁有功，又娶公主爲妻，聽説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俸禄十分豐厚，羞愧自己比不上。於是侵占天下良田大宅，盤剥商人旅客，門庭若市，租賦財物，一半歸他自己，趙巖每次飲食必定花費上萬錢。

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也？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

過去，魏州牙兵驕横，多次作亂，羅紹威全部殺掉他們。梁太祖死，楊師厚驅逐羅氏，占據魏州，又設置牙兵兩千人，梁末帝擔憂此事。楊師厚死，趙巖和租庸判官邵贊商議説："魏州成爲唐的禍患，一百多年了，自從先帝在時，就曾切齒憤恨羅紹威，因他先恭敬而後倨傲。如今先帝剛死，楊師厚又成爲陛下的憂患，之所以這樣，是因爲魏州地大兵多。陛下不藉這個時機控制魏州，怎知後人不成爲楊師厚呢？不如分相、魏二州爲兩個鎮，那就没有北顧的憂患了。"梁末帝認爲對，於是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作亂，以魏博向晋投降，梁因此失去全部河北。

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距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即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虚竭，箕斂供軍，若行郊禋，則必賞賚；是取虚名而受實弊也。"末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

這時，梁將劉鄩等人和唐莊宗在澶、魏間相對抗，軍隊多次被打敗。趙巖説："古代稱王的人必定在郊外祭祀天地，陛下登位以來還没有在郊外祭天，議事的人認爲朝廷和藩鎮一樣，像這樣怎麽能威重天下？如今雖然失去河北，天下幸好安定，希望陛下盡力施行。"敬翔認爲不行，説："如今府庫空虚，竭力搜刮民財供給軍隊，如果行郊祀祭天大禮，就必須賞賜財物；這是博取虚名而遭受實際的危害。"梁末帝不聽，於是準備車駕到西京，而唐莊宗攻取楊劉，有人傳言："晋兵攻入東都了！"有人傳言："扼斷汜水了！"有人傳言："攻下鄆、濮二州了！"京師狂風拔起樹木，梁末帝十分恐懼，隨行的官吏相視而哭，梁末帝纔返回東都，於是没能在郊外祭天。

鎮州張文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則晉兵憊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彦章用段凝，皆巖力也。

鎮州張文禮殺王鎔，派人告訴梁説："我已北召契丹，希望梁率一萬兵出德、棣二州，那麽晋兵就疲憊了。"敬翔認爲對，趙巖和張漢傑都認爲不行，纔作罷。後來貶黜王彦章任用段凝，都是趙巖出的力。

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國樓以問群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末帝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

唐莊宗的軍隊將到汴州，梁末帝惶恐迷亂不知所措，登上建國樓詢問群臣，有人説："晋率孤軍遠道而來，勢必難以持久，即使讓他們攻入汴梁，也不能堅守。應當前往洛陽，據守險要，召集天下軍隊，慢慢謀取，勝負還不能肯定。"梁末帝猶豫不决，趙巖説："形勢已經如此，一

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

當巖用事時，許州温韜尤曲事巖，巖因顧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罹非禍者，未必不爲福；小人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犨自以先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禄利，自謂知所托矣，安知其族卒與梁俱滅也？犨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也，非君子之所求也，可不戒哉！

且走下這樓，誰人可保！”梁末帝最終死在樓上。

當趙巖專權時，許州温韜特别曲意迎合趙巖，趙巖於是望着他左右的人説：“我常常待温韜很好，如今因爲危急投靠他，他必定不會以我謀利。”於是投奔温韜，温韜砍下他的頭進獻。唐莊宗消滅梁後，段凝歷來和趙巖很好，上奏請求殺掉趙巖的家屬，於是將趙巖家滅族。

唉，禍福的道理，哪能全一樣呢！君子小人的禍福就不同。老子説：“禍啊是福倚藏的地方，福啊是禍潜伏的地方。”後世談論禍福的人，都把他的話作爲至理名言。行善而得到福，哪裏會有禍？作惡而遭受禍，哪裏會有福？衹有君子遭受意外的禍未必就不是福；小人尋求超越本分的福，未嘗就不會碰上禍，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當初，趙犨靠先見之明，和梁太祖深交，到他的子孫後代都享受梁的利禄，自以爲深知所托，哪裏知道他的家族最終和梁一同滅亡呢？趙犨向梁求福，是老氏所説的福，不是君子所要追求的福，能不引以爲戒嗎？

馮行襲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盗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吕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

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皆道山南，盗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

李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

馮行襲字正臣，是均州人。唐末，山南盗賊孫喜率領一千人襲擊均州刺史吕燁，吕燁不能抵禦。馮行襲任州軍校，於是暗中挑選勇士埋伏在江南，獨自乘小船迎接孫喜，告訴他説：“州中人聽説你到了，都想歸附你！但知道你的軍隊多，老百姓害怕擄掠，恐怕他們驚擾，請求你把軍隊留在江北，獨自和幾個心腹前去，我願做你們的前導，以安慰州中百姓，此事可以立即平定。”孫喜信以爲然，於是把他的軍隊留在江北，獨自和馮行襲渡江。軍吏上前拜見，馮行襲把孫喜打倒在地，殺掉他，伏兵齊發，殺掉全部隨行的人。其餘的士兵在江北，聽説孫喜死，都潰散了。山南節度使劉巨容表奏馮行襲爲均州刺史。

這時，唐僖宗在蜀，各個方鎮向皇帝貢獻財物的人都取道山南，盗賊常盤踞州西長山攔劫財物，馮行襲攻破全部盗賊。洋州葛佐召馮行襲任行軍司馬，讓他率兵鎮守谷口，使秦、蜀道路暢通，馮行襲因此出名。

李茂貞兼領山南節度使，派兒子李繼臻守金

州，行襲逐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韓全誨遣中官郄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

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州，馮行襲驅逐他，於是占據金州。唐昭宗就以金州爲戎昭軍，拜馮行襲爲節度使。唐昭宗在岐，梁太祖率兵西行，中尉韓全誨派宦官郄文晏等二十多人在江淮召兵，以抵禦梁太祖，馮行襲已歸附梁，於是全部殺掉郄文晏等人。梁太祖在襄陽攻打趙匡凝，馮行襲派兒子馮勗率水軍在均、房二州會合，因功升任匡國軍節度使。

馮行襲爲人嚴酷，缺少恩惠，而所到之地每每碰上好運，境内乾旱有蝗災，飛鳥就吃掉蝗蟲；年成不好，田中就自己長出野稻穀。唐朝廷衰落，他知道梁必定興盛，尤其盡心盡力事奉梁，官做到司空，封長樂郡王，死後贈太傅，謚號爲忠敬。

新五代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一

雜傳(五)

氏叔琮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黄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兖，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

氏叔琮是開封尉氏人。擔任梁騎兵伍長，梁兵在陳、許二州間攻打黄巢，氏叔琮作戰多次立功，梁太祖認爲他威武雄壯，讓他統率後院馬軍，隨梁太祖打徐、兖二州，上表奏爲宿州刺史。讓他攻襄陽，多次被打敗，降爲陽翟鎮遏使。過了很久，遷任曹州刺史。

太祖下河中，取晋、絳，晋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晋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晋州刺史。

梁太祖攻克河中，攻取晋、絳二州，晋王派使臣致信梁太祖求和，梁太祖認爲晋的書信語言輕慢，於是派氏叔琮和賀德倫等人攻晋。氏叔琮從太行山進兵，攻取澤、潞二州，出石會，在洞渦駐營，時間長了糧食吃完，纔回師。表奏爲晋州刺史。

晋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晋人以爲晋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晋二人而歸。晋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晋，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晋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晋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

晋人又攻取絳州，進攻臨汾，氏叔琮挑選兩個眼窩深、有鬍鬚的强壯士兵，在襄陵路旁牧馬，晋人以爲他們是晋兵，在路上混雜行進，等到晋人懈怠時，擒獲兩個晋人回來。晋軍十分驚慌，以爲有伏兵，於是退兵屯駐在蒲縣。梁太祖派朱友寧軍隊一萬人會合氏叔琮抵禦晋，朱友寧想休整士兵等待，氏叔琮説："敵人聽説救兵到了必定會逃跑，跑了哪還有什麽戰功呢?"於是趁晚上出擊晋人，晋人大敗，追趕到太原。梁太祖十分高興地説："攻破太原没有氏老不行。"不久軍隊中發生大瘟疫，氏叔琮班師，下命令説："患病不能走的就燒死他。"患病的人害怕，都説没有病，於是率精兵殿後而返回石會，留下幾個騎兵，把大將的旗幟樹在高高的山岡上，晋兵疑心他們有埋伏，就不敢追擊。過了很久，移任保

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彦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大軍節度使。

唐昭宗遷到洛陽，拜爲右龍武統軍。梁太祖派氏叔琮和李彦威等人殺唐昭宗，不久又殺了氏叔琮。

李彦威

李彦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下洛，拜右龍武統軍。

李彦威是壽州人。年輕時跟隨梁太祖，爲人聰穎有悟性，善於揣摩人意。梁太祖疼愛他，收養作兒子，冒姓朱，名叫友恭。歷任汝、潁二州刺史。唐昭宗到洛陽，拜爲右龍武統軍。

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疏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嚙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

當初，劉季述廢黜唐昭宗，立皇太子李裕爲天子。唐昭宗恢復帝位，認爲皇太子年幼無知，被賊人擁立，寬恕了他，恢復他過去的德王封爵。唐昭宗從岐返回，梁太祖見李裕眉清目秀，討厭他，對宰相崔胤説："德王曾被劉季述立爲天子，怎麽能還活着呢？你告訴天子殺掉他。"崔胤上奏，唐昭宗不同意，有一天拿這事詢問梁太祖，梁太祖説："我怎敢説這事，崔胤想出賣我罷了。"唐昭宗遷到洛陽，對蔣玄暉説："德王是我的愛子，朱全忠爲什麽想殺掉他？"於是哭起來，把指頭咬出了血。蔣玄暉全部告訴了梁太祖，梁太祖更加討厭李裕。

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晋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彦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彦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宫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駡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彦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彦威臨刑大呼

這時，唐昭宗改年號爲天祐，遷到東都，這是受梁逼迫，而晋人、蜀人認爲天祐這個年號不是唐建立的，不再稱用它，祇稱天復。王建也傳布檄文於天下，出兵討伐梁。梁太祖十分害怕，怕唐昭宗出奔到别的鎮，率兵七萬人到河中，暗中派敬翔到洛陽，告訴李彦威和氏叔琮等人，讓他們殺掉唐昭宗。八月壬辰，李彦威、氏叔琮率龍武兵守衛宫禁中，晚上二鼓時，率兵一百人叩宫門上奏事情，夫人裴正一開門問道："奏報事情怎能率兵進來？"龍武牙官史太殺掉裴正一，奔赴椒蘭殿，問唐昭宗在哪裏，唐昭宗正喝醉酒，起身逃跑，史太持劍追他，唐昭宗穿着單衣繞柱而逃，史太的劍刺中了他，唐昭宗死。訃告送到河中，梁太祖假裝驚駭，倒在地上哭號，駡道："你們這些奴才辜負了我，讓我在後世背上惡名嗎！"梁太祖到洛陽，把李彦威、氏叔琮流放到嶺南，派張廷範殺了他們。李彦威臨刑時大

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

莊宗時，得故唐内人景姹，言當彦威等殺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呼道："出賣我而殺人滅口，這合天理嗎?"回頭望着張廷範説："盡力做吧，你也快趕上了。"於是被殺。不久恢復他原來的姓名。

唐莊宗時，得到唐原來的宫人景姹，述説當李彦威等人殺唐昭宗時，各王宗屬幾百人都遇害，而挖了一個坑，一同埋在龍興寺北，請求合爲一個墳而改葬他們。詔令以已故的濮王爲首，按一品官禮節安葬。

李振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

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侄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宫，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

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仇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

李振字興緒，他的祖父李抱真，任唐潞州節度使。李振任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賊興起於浙東，未能成行，於是西歸。經過梁，獻計策干謁梁太祖，梁太祖留下他。梁太祖兼領鄆州，上表奏李振爲節度副使。

李振到長安奏事，住在梁王在京城的官邸。宦官劉季述策謀廢黜唐昭宗，派他的侄子劉希正通過梁王府邸官吏程巖見李振説："如今主上嚴酷急躁，誅殺無辜的人，中尉怕遭受災禍，將要行廢立大事，請求你和各位王府官吏同心協力安定中外，怎麽樣?"李振驚駭地説："百歲奴僕也要事奉三歲的主人，你們敢這樣做嗎！如今梁王擁有百萬軍隊，正依仗大義尊奉天子，你們不要做這種不吉利的事！"李振返回，劉季述最終和程巖等人廢黜唐昭宗，把他囚禁在東宫，稱爲太上皇，立皇太子李裕爲天子。這時，梁太祖用兵於邢、洺二州間，劉季述僞造太上皇的制誥告知梁太祖，梁太祖猶豫不决，不知怎麽做，李振説："豎刁、伊戾作亂，成爲想稱霸的人的依托。如今宦官作亂，天子危急受屈辱，這是你仗義立功的時機。"梁太祖恍然大悟，於是拘囚劉季述的使臣，派李振到京師見崔胤，商量救出唐昭宗。唐昭宗復位，梁太祖十分高興，握着李振的手説："你的計謀成功了！"

王師範在青州向梁投降，派李振去替代王師範，王師範懷疑畏懼，不知所措，李振説："難道不知道漢代的張繡嗎？張繡和曹公爲敵，但却不歸附袁紹而歸附曹公，是因爲他知道曹公的志向遠大，不因私仇殺人。現在梁王正想成就大事業，難道會因過去的恩怨殘害忠臣嗎?"王師範

自釋，乃西歸梁。

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仄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

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晋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

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

太祖即位，累遷户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

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虚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兖、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

的疑慮瞭然自解，於是西歸梁。

唐昭宗遷到洛陽，李振往來於京師，朝臣們都對他側目而視，李振見了他們就像無人一樣。稍有所怒，必定加以譴責貶斥。因此李振一到京師，朝廷就必定有貶降官吏的事。當時人把李振看作是鴟梟。

梁太祖殺唐昭宗，派李振到京師和朱友恭、氏叔琮商量。唐昭宗死，梁太祖問李振應當怎樣對待朱友恭等人，李振説："過去晋朝司馬氏殺魏的君主，同時殺掉成濟，不這樣，拿什麽堵住天下人的嘴？"梁太祖於是歸罪朱友恭等人而把他們殺了。

李振曾在咸通、乾符年間舉進士，連續考試不中，尤其憤恨唐的公卿，到裴樞等人被賜死於白馬驛時，李振對梁太祖説："這些人曾自稱清流，可以把他們扔到黄河中，讓他們變成濁流。"梁太祖笑着照辦了。

梁太祖登位，累官遷户部尚書。朱友珪時，以李振代敬翔任崇政院使。唐莊宗滅梁入汴梁，李振拜見郭崇韜，郭崇韜説："人稱李振是一代奇才，我今天見了，不過是普通人罷了！"不久伏法被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爲人聰明機敏，善於治理財賦，精通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徵召他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守滑州，奏請裴迪任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王鐸任租庸使，辟爲租庸招納使。

梁太祖鎮守宣武，徵召爲節度判官。梁太祖在各地用兵，常常留下裴迪調撥軍需錢賦。梁太祖於是在官府門前張榜，把軍中事務留給自己處理，而把財貨獄訟等一切事務交給裴迪。

梁太祖西攻岐州，王師範策謀襲擊汴，派壯士苗公立送信到汴，暗中窺探虚實。裴迪召苗公立詢問東面的情况，苗公立變臉色，於是屏退旁人秘密追問他，完全瞭解了情况。裴迪來不及上報，派朱友寧率兵巡視兖、鄆二州，因此王師範雖然暗中作亂，但事情最終未能成功。梁太祖從

"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

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岐返回，將吏們都賜以"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們進見，梁太祖看着裴迪説："'叶贊'的功勞，衹有裴公具有，别的人不配承受。"

裴迪入唐，累官遷太常卿。梁太祖登位，召拜爲右僕射，一年後請老歸家，以司空退休，死在家中。

韋震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强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黄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彦樞亦疏請所在斬决。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原名韋肇。爲人强悍機敏，能言善辯。事奉梁太祖任都統判官。申叢捉住秦宗權，想送到梁太祖那裏，又想親自獻於京師，又想挾持秦宗權奪取他的軍隊。梁太祖派韋震到蔡州察看，申叢派騎兵三百人迎接韋震，想殺掉他，韋震施計得以幸免。回來報告梁太祖説："申叢不值得擔心，爲他出謀劃策的牙將裴涉，是個虚妄庸碌的人。"申叢後來果然被郭璠殺掉。郭璠把秦宗權送到梁太祖那裏，梁太祖想要張揚這件事，請求向唐進獻俘虜，唐朝廷因時溥攻破黄巢，衹進獻死者的左耳罷了，秦宗權不值得獻俘，左拾遺徐彦樞也上疏請求就地斬决。梁太祖派韋震到京師奏報事情，反復論争，最終把秦宗權作爲俘虜獻給京師，梁太祖感激他，上表舉任他爲節度副使。

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兖、鄆，遂攻吴，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强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

唐昭宗到石門，梁太祖派韋震從虢州、略州由小路送表章到行宫，唐昭宗賜給他名字震。梁太祖攻破兖、鄆二州後，就攻打吴，在清口大敗。梁太祖害怕各鎮乘機算計自己，於是暗示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人舉薦自己任元帥，而且請求兼領鄆州。唐昭宗起初不答應，韋震極力辯白，敢於誇大言辭，語言多不恭敬，唐昭宗最終允許把鄆州給梁，梁太祖於是兼領四鎮，表奏韋震爲鄆州留後。

昭宗還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喑，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唐昭宗遷都洛陽，韋震入朝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因病成了啞巴，以太子太保辭官退休。梁太祖接受禪讓，改爲太子太傅。梁末帝登位，加太師，死。

孔循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

孔循，不知道他家世代是什麽人。從小孤苦，流落到汴州，富人李讓得到他，收養作兒子。梁太祖鎮宣武，把李讓作爲養子，孔循於是

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

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皇后，因殺璨及玄暉、廷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

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

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麯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麯禁，許民得造麯。

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

冒姓朱。稍稍長大後，在梁太祖營帳中供事，梁太祖兒子的乳母有喜愛他的，收養孔循作兒子，乳母的丈夫姓趙，孔循又冒姓爲趙，名叫殷衡。唐昭宗東遷到洛陽，梁太祖全部去掉天子手下的人，完全用梁王手下的人代替他們，任命王殷爲宣徽使，孔循爲副使。

孔循和蔣玄暉、張廷範等人共同參與殺死唐昭宗的陰謀，後來孔循和蔣玄暉有矛盾，唐哀帝登位，將要在南郊祭祀，孔循於是和王殷向梁太祖進讒言説："蔣玄暉私下侍奉何太后，和張廷範等人事奉天子在郊外祭天，希望延長唐的國統。"梁太祖大怒。這時，梁兵攻打壽春，大敗而回，唐哀帝派裴迪犒勞軍隊，梁太祖見到裴迪，很憤怒，裴迪返回，唐哀帝不敢去郊外祭天。封梁太祖爲魏王，備辦九錫法物，梁太祖拒不接受。蔣玄暉和宰相柳璨相繼急馳到梁爲自己開脱，柳璨説："自古以來帝王的興起，必定有封國，而唐之所以没有立即讓位，是因爲應當先建國，設九錫，然後纔禪讓帝位。"梁太祖説："我不由九錫而做天子，行嗎?"柳璨害怕，飛馳離去。梁太祖派孔循和王殷殺何皇后，又殺掉柳璨和蔣玄暉、張廷範等人，任命孔循爲樞密副使。

唐滅亡，在梁任職，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方纔改姓孔，名叫循。唐莊宗時，權知汴州。唐明宗自從魏兵反叛後南逃，唐莊宗往東出汜水，孔循兩面觀望，派人在北門迎接唐明宗，在西門迎接唐莊宗，供給營帳牲口糧草，對兩方禮節相同，而告誡他的人説："先到的人讓他進城。"唐明宗先到，於是接納他進城。

唐明宗登位，任命爲樞密使。唐明宗到汴州，孔循留守東都，百姓有觸犯酒麯法的，孔循殺了他的全家，唐明宗知道他們冤枉，於是詔令天下廢除酒麯禁令，准許老百姓可以製造酒麯。

孔循爲人表面温和諂媚而實際陰險狡猾，安重誨尤其親近信用他，大凡孔循説的話，没有不采用的。唐明宗曾打算讓皇子娶安重誨的女兒，安重誨拿這事問孔循，孔循説："你是掌管國家機密的臣子，不宜和皇子聯姻。"安重誨相信他，

白明宗，求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於是作罷。而孔循暗中派人禀告唐明宗，請求把女兒嫁給皇子，唐明宗就讓宋王李從厚娶孔循的女兒。安重誨從此開始憎惡他的爲人，以孔循出任忠武軍節度使，改任橫海節度使，死於任上，年齡四十八歲，贈太尉。

孫德昭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黄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

孫德昭是鹽州五原人。父親孫惟最，具有雄才大略。黄巢攻陷長安，孫惟最率領鄉里的子弟，得到義兵一千人，向南攻黄巢於咸陽，興平州將認爲他的行爲很雄壯，把州兵兩千人增派給他。因爲他參與破賊有功勞，拜爲右金吾衛大將軍。

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亂，民皆賴以爲保。

朱玫在京師作亂，唐僖宗到興元，孫惟最率兵攻擊賊軍。累官升任鄜州節度使，留在京師護衛。鄜州將吏到京城請求孫惟最到鎮赴任，京師百姓幾萬人和神策軍又攔路挽留他，不能出行，改爲荆南節度使，在京師處理事務，分管神策軍，號稱“扈駕都”。這時，京師動亂，百姓都靠他作爲保障。

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宫，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喧嘩，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静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

孫德昭因父親恩蔭被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唐昭宗，把他幽禁在東宫，宰相崔胤策謀恢復昭宗帝位，暗中派人尋求可以共同成就事業的義士，孫德昭於是和孫承誨、董從實響應崔胤，崔胤撕下衣襟書寫結盟。天復元年正月初一，還没有天亮，劉季述將要上朝，孫德昭在路旁埋伏甲兵，攔擊他的車馬把他殺掉，孫承誨等人分别搜索他的全部餘黨。唐昭宗聽見外面喧嘩，非常恐懼。孫德昭馳馬趕到，敲門説：“劉季述被殺了，皇帝應當復位!”何皇后呼唤道：“你可進獻逆賊的頭來!”孫德昭把劉季述的頭扔進去。不久孫承誨等人都取來劉季述餘黨的人頭進獻，唐昭宗相信了他們。孫德昭打破門鎖救出唐昭宗，登上丹鳳樓復位，因功拜爲静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稱“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和孫承誨等人都拜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凌煙閣懸挂畫像，都留在京師，號稱“三使相”，恩寵無比。

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捍

這時，崔胤正打算誅殺唐的宦官，在外和梁交結作爲依靠，而宦官也倚仗李茂貞作保護，

蔽，梁、岐交争。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己，以龍鳳劍、鬥鷄紗遺之。

梁、岐兩方交相争鬥。冬十月，宦官韓全誨劫持唐昭宗到鳳翔，孫承誨、董從實都隨行，而孫德昭獨親附梁，於是率兵護衛崔胤以及百官保衛東街，催促梁兵西進，梁太祖頗爲感激他親附自己，拿龍鳳劍、鬥鷄紗送給他。

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

梁太祖到華州，孫德昭以軍禮在路旁謁見。梁太祖到京師，表奏孫德昭爲同州留後，將要出行，京師百姓又請求把他留下，於是任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包圍鳳翔，孫德昭把他的士兵八千人歸屬梁太祖，梁太祖更加感激他，讓他先到洛陽，賜給一處上等住宅。

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

唐昭宗東遷，拜爲左威衛上將軍，因病免職。梁太祖登位，用烏銀帶、官袍、笏板、名馬賞賜他。病稍痊愈，任命爲左衛大將軍。梁末帝登位，拜爲左金吾大將軍而死。孫承誨、董從實到鳳翔，和宦官們一起都被殺死。

王敬蕘

王敬蕘，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

王敬蕘是潁州汝陰人。在州中做事，任牙將。唐代末期，王仙芝等人在汝、潁二州間攻戰劫掠，刺史不能抵禦，王敬蕘就替代他，拜爲刺史。王敬蕘的狀貌魁偉雄傑，而又沉勇有力，善於使用鐵槍，槍重三十斤。

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蕘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户二萬。

潁州與淮西是鄰境，多次受到秦宗權進攻，奮力作戰抵禦秦宗權，秦宗權把河南各州全部攻陷，惟獨王敬蕘不能攻克，因此潁州附近各州的百姓，都依仗王敬蕘躲避賊人。這時，各地殘破，惟獨潁州有二萬户人口。

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蕘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蕘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吴，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爲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

梁太祖進攻淮南，路經潁州，王敬蕘供應梁兵十分豐厚，梁太祖非常高興，表奏王敬蕘爲沿淮指揮使。後來梁兵進攻吴，龐師古戰死於清口，敗兵逃回，經過潁州，大雪，士兵飢寒交迫，王敬蕘於是沿淮河堆積柴草爲其做粥供應他們，逃亡的士兵大多靠此活命，梁太祖表奏王敬蕘爲武寧軍留後，又拜爲節度使。

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天祐三年，任左衛上將軍。梁太祖登位，王敬蕘因病退休，後來死在家中。

蔣殷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子，冒姓王

蔣殷，小時候爲王重盈的養子，冒姓王。梁

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録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

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簒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宫。哀帝下詔慚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

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本姓蔣。末帝詔削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太祖攻取河中，因王氏的舊恩録用他的子孫，表奏蔣殷爲牙將，梁太祖特别喜歡他。

唐遷都到洛陽，蔣殷任宣徽北院使。梁太祖已經攻克襄陽，轉而進攻淮南，還軍時屯駐在正陽，唐哀帝派蔣殷犒勞軍隊。這時，唐哀帝正要籌劃在郊外祭天，蔣殷和樞密使蔣玄暉等人有矛盾，於是向梁太祖進讒言，説蔣玄暉等人教天子在郊外祭天，并等待助祭的諸侯以謀求復興，梁太祖大怒，唐哀帝爲此取消了郊外祭天。這時，梁太祖將有殺君簒國的陰謀，何太后曾哭泣着叩頭對蔣玄暉等人説："梁王繼位後，希望保全唐家母子。"蔣殷於是誣陷蔣玄暉等人曾私下侍候太后，梁太祖斬蔣玄暉和張廷範、柳璨等人，派蔣殷在積善宫殺掉太后。唐哀帝下詔表示羞愧，自稱因母后的緣故無法祭祀上天，於是最終没有郊祀。

平民朱友珪和蔣殷友善，朱友珪殺梁太祖自立，拜蔣殷爲武寧軍節度使。梁末帝登位，以福王朱友璋代替蔣殷，蔣殷不受替代。王瓚也是王氏的兒子，怕受蔣殷的連累，於是説蔣殷不是王氏的兒子，原本姓蔣。梁末帝下詔削除他的官爵，恢復他的原姓，派牛存節討伐他，蔣殷全族人自焚而死。



新五代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雜傳(六)

劉知俊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

劉知俊字希賢，是徐州沛縣人。年輕時事奉時溥，時溥和梁人相互攻戰，劉知俊和他的部下二千人向梁投降，梁太祖任命他爲左開道指揮使。

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

劉知俊容貌雄壯英邁，能够披甲上馬，揮舞寶劍攻入敵陣，勇敢超出各將之上。在這個時候，劉開道名重軍中。歷任海、懷、鄭三州刺史，跟隨梁太祖攻破青州，因功表奏爲匡國軍節度使。

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

邠州楊崇本率兵六萬人進攻雍州，屯駐在美原。這時，梁太祖正和各將進攻滄州，劉知俊不等命令，就和康懷英等人打敗楊崇本，斬殺二萬人，繳獲戰馬三千匹，抓獲偏將一百人。

李思安爲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

李思安築夾城進攻潞州，很久不能攻克。梁太祖罷免李思安，拜劉知俊爲行營招討使，還未到潞州，夾城已被攻破，改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在幕谷打敗邠、岐二州軍隊。這時，延州高萬興背叛楊崇本向梁投降，梁太祖派劉知俊會同高萬興，攻克丹、延、鄜、坊四州，加官檢校太尉兼侍中，封爲大彭郡王。劉知俊的戰功越來越高，梁太祖性格多猜忌，多次殺害將領們，王重師無罪被殺，劉知俊更加畏懼，不能安定。梁太祖攻克鄜、坊二州後，派劉知俊再次進攻邠州，劉知俊因軍糧供應不上没有成行。

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遣人

梁太祖到河中，派宣徽使王殷召劉知俊。他的弟弟劉知浣任親軍指揮使，暗中派人告訴劉知

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

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為涇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

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為武信軍節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子孫，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構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棕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凄愴其聲以自喜。後去為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為宣武都押衙。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

俊不宜前來。劉知俊於是反叛，向李茂貞稱臣，率兵進攻雍、華二州，抓獲劉捍送到鳳翔。梁太祖派人對劉知俊說："我待你够好了，爲什麽背叛我呢？"劉知俊回答說："王重師没有對不住陛下却被滅族，我不是背叛你的恩德，衹是怕死罷了！"梁太祖又派人告訴他說："我固然知道你是因爲這個原因，我殺王重師，是劉捍誤了我，致使你到這地步，我難道不悔恨此事嗎？如今劉捍已死，不能搪塞責任。"劉知俊不回答，率兵截斷潼關。

梁太祖派劉鄩、牛存節進攻劉知俊，劉知俊於是逃奔到李茂貞處。李茂貞的土地狹小，無處安置他，派他西攻靈武。韓遜告急，梁太祖派康懷英、寇彥卿等人進攻邠寧來牽制他。劉知俊在昇平大敗康懷英，殺梁將許從實。李茂貞十分高興，任命劉知俊爲涇州節度使，派他進攻興元，攻取興州、鳳州，包圍了西縣。

不久李茂貞左右的人妒忌劉知俊的戰功，藉事挑撥他們，李茂貞奪取了他的軍隊。劉知俊於是逃奔到蜀，王建任命他爲武信軍節度使，派他回師進攻李茂貞，攻取秦、鳳、階、成四州。王建雖然待劉知俊很好，但也暗中妒忌他的才能，曾對手下人說："我老了，快死了，劉知俊不是你們所能控制的，不如儘早對付他！"而蜀人也都嫉恨他。劉知俊臉色黑，而他的生年是丑年。王建的各個子孫，都用"宗"、"承"取名，於是在里巷中編爲歌謠說："黑牛出圈棕繩斷。"王建更加討厭他，於是被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年輕時擅長哀挽歌辭，特别能使歌聲凄愴動人而自我欣賞。後來去做盜賊，和梁太祖一道都跟隨黄巢。梁太祖鎮守宣武，任命他爲宣武都押衙。

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擊攻破河陽，驅逐李罕之，李罕之召晋兵包圍河陽，張全義告急。這時，梁軍在魏，於是派丁會和葛從周等人率領一萬人救援。丁會等人到達河陰，商議說："李罕之預料我們不敢渡過九鼎，因爲我們兵少而遠道趕來，而且不會料到我們很快就到了。出

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其不意，攻其不備，這是兵家取勝的策略。”於是渡過九鼎，直奔河陽，在沇水作戰，李罕之大敗，河陽解圍。

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内黄。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别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壞，筠降。兖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

大順元年，梁軍攻打魏，丁會和葛從周攻破黎陽、臨河，又在内黄打敗羅弘信。梁軍在徐州攻擊時溥，派丁會另外攻打宿州，刺史張筠關閉城門守禦，丁會在汴水築堰浸灌宿州東城，城墻垮塌，張筠投降。兖州朱瑾率兵一萬多人襲擊單父，丁會和朱瑾在金鄉作戰，大敗朱瑾。

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晋，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晋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

光化二年，李罕之背叛晋，在潞州向梁投降。丁會從河陽進攻晋的澤州，攻克了它。於是任命丁會爲昭義軍留後，丁會怕梁太祖多猜疑，幾年來常常稱病。

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弑，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守光乞師于晋，晋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晋。晋王以會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

天復元年，梁太祖又起用丁會任昭義軍節度使。唐昭宗被殺，丁會和三軍穿白衣致哀。梁軍進攻燕的滄州，燕王劉守光向晋求兵，晋人爲他攻打潞州，丁會於是向晋投降。晋王帶着丁會回到太原，賜給他上等住宅，職位在諸將之上。

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唐莊宗登位，任命丁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因病死於太原。後唐立國，追贈太師。

賀德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

賀德倫是河西人。年輕時任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節度使，賀德倫隨梁太祖征伐，因功累官升遷平盧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彦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閲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别，哭聲盈塗。效節軍將張彦謀於其衆曰：“朝廷以我軍府强盛，設法殘破之。况我六州舊爲藩府，未

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死，梁末帝因爲魏州兵歷來驕縱難以控制，於是分相、澶、衛三州建置昭德軍，任命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任命賀德倫爲節度使。派劉鄩率兵六萬人渡黄河，聲稱進攻鎮定，王彦章率騎兵五百人進入魏州，屯駐金波亭以防變亂；分魏州牙兵一半人進入昭德軍。租庸使派孔目官審核魏州兵籍，檢查核對倉庫。賀德倫催促牙兵上路，牙兵的親屬和他們相互訣别，哭聲充滿道路。效節軍將張彦同他的部下商議説：“朝廷因爲我們軍隊强盛，倉庫充實，設計使它殘破。何况我們六州過去是藩鎮，不曾遠出河門，一旦離開親

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

人，辭別鄉里，活着不如死去。”於是一道在夜裏進攻金波亭，王彥章逃出。黎明，魏州兵進攻內城，殺死五百多人，抓獲賀德倫送到樓上，放縱士兵大肆劫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為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反，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為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鄩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即召鄩還。”戒彥勿為朝廷生事。

梁末帝派供奉官扈異馳馬趕到魏州開導張彥，用刺史職位相許。張彥對扈異說：“替我回報皇帝，三軍士兵没有辜負朝廷，朝廷辜負了三軍，分割六州没有道理，所以纔導致動亂。衹要把六州歸還給魏，而詔令劉鄩回師，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扈異返回，說張彥狂妄不值得懼怕，應催促劉鄩的軍隊攻打他。梁末帝派人曉諭張彥，說處置已經確定，不能再改變。使臣多次往返，張彥發怒說：“奴僕小兒膽敢如此嗎！”於是召羅紹威的舊官吏司空頲說：“替我寫奏章，如果再反覆不定，那就渡過黄河俘虜他們算了！”梁末帝下詔以好的言辭答覆他，說：“王鎔死後，鎮州人請求投降，就派劉鄩率兵平定鎮州，没有别的原因，如果魏州覺得不便，就召劉鄩回來。”告誡張彥不要給朝廷惹事。

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

張彥於是因楊師厚爲魏州節度使時曾兼招討使職，逼賀德倫論爭這事，梁末帝不答應，用詔書向他說明，張彥撕破詔書扔到地上，說：“愚蠢的君主任人牽着鼻子走，難和他共事了！”於是逼迫賀德倫向晉投降，賀德倫驚惶恐懼地說：“謹遵將軍的命令。”於是派牙將曹廷隱致書唐莊宗。

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己，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為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為變，殺之。

唐莊宗入魏州，賀德倫因張彥逼迫自己，派人暗中向唐莊宗訴苦，唐莊宗在臨清殺掉張彥而後進入魏州。改賀德倫任大同軍節度使。走到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下他。王檀進攻太原，賀德倫的部下大多投奔王檀，張承業怕賀德倫變亂，殺了他。

閻寶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為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為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為保義軍節度使。

閻寶字瓊美，是鄆州人。年輕時任朱瑾的牙將，朱瑾逃跑到淮南，閻寶向梁投降。梁太祖時，任諸軍都虞候，常常跟隨各將征伐，不曾獨自立下戰功。到梁末帝時，任命閻寶爲保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

貞明元年，賀德倫在魏博向晉投降，晉軍攻

晋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温將五百騎救寶，温至内黄，遇晋軍，乃降晋。晋遣温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晋。晋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

梁、晋戰胡柳，晋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决勝料勢，决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十八年，晋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慚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晋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克洺、磁、相、衛四州，移兵包圍邢州。梁末帝派捉生都指揮使張温率領五百騎兵救援閻寶，張温到達内黄，遇上晋軍，於是向晋投降。晋派張温帶領投降的梁軍到城下招降閻寶，閻寶就向晋投降。晋王拜閻寶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職位在各將之上。

梁、晋在胡柳作戰，晋軍失敗。唐莊宗想退兵保守臨濮，閻寶説："取勝要估計形勢，决戰要估計軍情，軍情、形勢已有了，决斷在於不遲疑。如今梁兵困窘危急，他的形勢必可以破；打勝了就驕傲懈怠，這種軍情一見可知。這是不可失去的時機。"唐莊宗拜謝説："要不是你，差一點壞了我的事。"於是整軍再戰，終於打敗梁兵。

十八年，晋軍在鎮州討伐張文禮，任命閻寶爲招討使。第二年三月，閻寶戰敗，退守趙州。羞愧氣憤引發癰疽而死，追贈太師。晋天福中，追封爲太原王。

康延孝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群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婿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奸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彦章，驍將也，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疏斥，此其必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彦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彦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

康延孝是代北人。是太原的士兵，有罪逃亡到梁。梁末帝派段凝駐軍在黄河邊，任命康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見梁末帝任用衆多小人，知道他必定滅亡，於是率領一百騎兵投奔到唐。在朝城進見唐莊宗，唐莊宗解下御衣、金帶賜給他。拜康延孝爲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

唐莊宗屏退衆人向康延孝詢問梁的情况，康延孝陳述説："梁末帝懦弱無能。趙巖是其女婿，張漢傑是媳婦家的人，都專權用事。段凝奸邪，因進獻黄金多而任爲大將，從他父親時就有名的將領，地位反在他之下。王彦章是驍勇的將領，派張漢傑監督他的軍隊而制約他。進用小人，而忠臣勇士都被疏遠排斥，這是梁必定滅亡的趨勢。"唐莊宗又詢問梁的計謀如何，回答説："我在梁時，暗中聽説他們的商議：約定在冬天十一月大舉出兵，派董璋率領陝、虢、澤、潞的軍隊從石會出發以進攻太原；霍彦威率關西、汝、洛的軍隊掠地邢、洺以進抵鎮、定；王彦章率京師禁衛軍攻打鄆州；段凝率黄河邊的軍隊抵擋陛

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搗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

下。"唐莊宗最初聽康延孝說梁必定滅亡，很高興。到聽説梁要大舉出兵，害怕了，說："那將怎樣抵禦他們呢?"康延孝說："梁兵雖然人衆，分開後就没有多餘的人了。我請求等他們分開後，率鐵騎軍五千人從鄆州奔赴汴州，出其不意，擊其空虛無防之地，不過十天，天下就平定了。"唐莊宗覺得他的話十分豪壯。後來董璋等人雖没有出兵，但梁兵全部歸屬段凝屯於黄河邊，京師空虛無防，唐莊宗最終用康延孝的計策，從鄆州攻入汴州，祇八天就消滅了梁。因功拜爲鄭州防禦使，賜給姓名叫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

三年，征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

三年，征伐蜀，任命康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攻破鳳州，攻取固鎮，降服興州。和王衍在三泉交戰，王衍敗逃，斷吉柏江浮橋，康延孝造船渡河，進取綿州。王衍又斷綿江浮橋。康延孝對招撫使李嚴說："我們軍隊千里遠來，進攻别人的國家，利在速戰速决。趁王衍膽破心驚的時機，衹需有一百騎兵突過鹿頭關，他們就會忙着迎降。如果修繕橋梁，必定停留幾天，讓王衍得以閉關做準備，那勝負就不能預知了。"於是和李嚴乘馬渡江，隨他們渡江的軍士有一千多人，於是入鹿頭關，攻克漢州，住了三天，後面的軍隊纔趕到。王衍的弟弟王宗弼果然在蜀投降。康延孝屯駐在漢州，以等待魏王李繼岌。

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厢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邪? 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

蜀平定，康延孝功勞最多。左厢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職位在康延孝之下，但特别受到郭崇韜的重用。郭崇韜每有軍務，單獨召董璋和他商議，而不詢問康延孝，康延孝大怒，斥責董璋說："我有平定蜀的功勞，你們無能跟隨後面，反而俯首於郭公門下，我是都將，難道不能按軍法殺掉你嗎?"董璋向郭崇韜陳訴，郭崇韜解除董璋的軍職，表奏他爲東川節度使，康延孝更加憤怒說："我頂着弓矢刀刃，跋涉艱難險阻，平定兩川，董璋有什麼功勞能做節度使!"於是進見郭崇韜說這樣不行。郭崇韜說："李紹琛反了嗎? 膽敢違背我的調度!"康延孝懼怕而退下。第二年郭崇韜死去，康延孝對董璋說："你又在哪家門下俯首事奉呢?"董璋請求哀憐而免禍。

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哭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

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脱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李繼岌回師，命令康延孝率一萬二千人殿後，走到武連，聽説朱友謙無罪被殺。朱友謙有個兒子朱令德在遂州，唐莊宗派使臣詔李繼岌就地殺掉他。李繼岌不派康延孝去，而派董璋去，康延孝已自起疑心，到董璋經過康延孝軍旅時，又不拜見他，康延孝大怒，對他的部下説："南面平定梁，西面攻取蜀，計謀全部出自郭公；而汗馬功勞，攻城破敵的人是我。如今郭公已死，我怎麽能够活下來？而朱友謙和我都是背叛梁歸附唐的人，朱友謙的禍依次輪到我了！"康延孝的部下都是朱友謙的舊將，獲知朱友謙被滅族，都在軍營門前號哭訴説："朱公没有罪，二百口家人被殺，舊將往往跟着被殺死，我們死定了！"康延孝於是集合他的兵衆從劍州返回蜀，自稱爲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急速向蜀人傳送檄文，幾天之間，兵衆達到五萬人。李繼岌派任圜率七千騎兵追趕他們，在漢州追上，會合孟知祥夾攻他們，康延孝戰敗，被抓獲，載於囚車上。

任圜在軍中擺酒，引囚車到座上，孟知祥倒一大杯酒從車中給康延孝喝，而對他説："你從梁朝脱身歸順唐，於是擁有軍權。如今有平定蜀地的功勞，不怕没有榮華富貴，怎麽反而被關進這個囚車了呢？"康延孝説："郭崇韜是輔助帝王創業的臣子，功勞第一，武器没有沾血就攻取了兩川，没有一點罪過，一時之間全家被殺。至於像我康延孝，怎麽能保住腦袋？因此不敢回到朝廷罷了！"任圜東回，康延孝的囚車到鳳翔，唐莊宗派宦官殺了他。

新五代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雜傳(七)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賊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

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

罕之出兵攻晋、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晋，晋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晋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己，由是盡心焉。

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户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宫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

張全義字國維，是濮州臨濮人。年輕時以農家子弟在縣裏服役，縣令多次侮辱他，張全義於是逃到黄巢賊軍中。黄巢攻陷長安，任命張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黄巢賊軍被打敗，逃到河陽追隨諸葛爽。諸葛爽死，事奉他的兒子諸葛仲方。

諸葛仲方被孫儒驅逐，張全義和李罕之分别占據河陽、洛陽而歸附於梁，兩人相處很好。但李罕之性格貪婪暴烈，天天以劫掠爲事。張全義勤儉節約，治軍有法，督促百姓耕田養殖。因此，李罕之常常缺食，而張全義常有節餘。李罕之仰仗張全義供給他，張全義不能供給，兩人因而有了矛盾。

李罕之出兵進攻晋、絳二州，張全義襲取河陽，李罕之投奔晋，晋派兵救助李罕之，圍攻張全義很急。張全義向梁求兵，梁派牛存節、丁會等人率兵一萬人從九鼎渡過黄河，在沇水打敗李罕之，晋軍解圍離去。梁派丁會守河陽，張全義回師任河南尹。張全義感激梁救出自己，因此對梁盡心盡力。

這時，河南遭受黄巢、孫儒的兵火蹂躪之後，城邑殘破不全，全縣不到一百户，張全義披荆斬棘，鼓勵耕作養殖，親自帶着酒食，在田間慰勞百姓，修築南、北二城讓他們居住。數年後，人口興盛物資齊備，老百姓十分信賴他。到梁太祖劫持唐昭宗東遷，修繕治理宫殿、官府、倉庫，都是張全義出的力。

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

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蓨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剚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

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嫗勿多言。"

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户，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

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侄，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托。

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白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

張全義原名張言，唐昭宗賜名張全義。唐滅亡，張全義事奉梁，又請求改名，梁太祖賜名張宗奭。梁太祖性格猜忌，晚年尤其嚴重，張全義事奉他更加謹慎，最終以此免禍。

自從梁和晉在河北作戰，軍隊多次敗逃，張全義就收聚士兵鎧甲戰馬，月月進獻以補充不足。梁太祖在蓨縣兵敗，路上患病，返回洛陽，到張全義的會節園避暑，住了十天，張全義的妻子女兒都被迫與其淫亂。他的兒子張繼祚憤恨羞耻不能控制自己，想刺死梁太祖，張全義制止他説："我被李罕之的軍隊包圍在河陽，以木屑爲食，衹有一匹馬，準備殺掉作軍糧，死在朝夕之間，但梁兵救出我們，得以活到現在，這種恩不能忘。"張繼祚纔作罷。

曾有人對梁太祖談起張全義，梁太祖召張全義，他的用意無法預料。張全義的妻子儲氏聰明機敏有口才，急忙進見，嚴厲地説："張宗奭不過是種田老翁罷了！守河南三十年，開荒種地，聚積財賦，協助陛下創業，如今已老邁無用，已經没有作爲了，而陛下疑心他是爲什麽呢?"梁太祖笑着説："我没有惡意，你不要多説了。"

張全義在梁做官，累拜中書令，食邑達一萬三千户，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爲魏王。

當初，張全義被李罕之打敗，他的弟弟張全武和他的家屬被晉兵抓獲，晉王供給他們田宅，待他們很好，張全義常常暗中派人到太原通消息。到梁滅亡，唐莊宗進入汴梁，張全義從洛陽來朝見，以泥糊頭等待治罪，唐莊宗安慰他説："你家弟侄，有幸又相見了。"張全義伏地流涕。年老不能上前跪拜，派人扶着他登廷，犒賞飲宴竭盡歡樂，命皇子李繼岌、皇弟李存紀等人都把他當哥哥對待。張全義於是不用梁賜給的姓名，請求恢復他的原名。而張全義還不能安心，於是重金賄賂劉皇后，把自己托付給她。

當初，梁末帝到洛陽，準備在南郊祭天而未成，當時的儀仗法物還在，張全義於是請莊宗駕臨洛陽，説南郊儀仗法物已準備好。唐莊宗非常

悅，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

高興，加拜張全義爲太師、尚書令。第二年十一月，唐莊宗到洛陽，在南郊祭天但禮器法物没準備好，於是改在來年二月，但不用過去的話責備張全義。因爲皇后的緣故，對他更好，多次到他的府第，命皇后拜張全義爲父親，改封爲齊王。

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斫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

當初，唐莊宗消滅梁，打算挖梁太祖的墳墓，開棺毁尸。張全義認爲梁雖是仇敵，但現在已經將他全家滅掉，足够報仇了，開棺戮尸，不是帝王以大度昭示天下的做法。唐莊宗認爲對，衹是鏟去墓前雙闕罷了。

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托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黄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冤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

張全義的監軍曾得到李德裕平泉山莊的醒酒石，李德裕的孫子李延古，於是托張全義再次索回。監軍氣忿地説："自從黄巢作亂以後，洛陽園宅不再能保，哪衹是平泉山莊一個石頭呢！"張全義曾在黄巢賊軍中，認爲這是譏諷自己，因而大怒，上奏鞭殺監軍，天下的人都認爲冤枉。他處理獄訟，以首先申訴的有理，老百姓頗感痛苦。

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群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

同光四年，趙在禮在魏反叛，元行欽討賊無功，唐莊宗想親自率兵討伐，大臣們都諫阻認爲不行，於是説唐明宗可以率兵。這時，郭崇韜、朱友謙都已被殺，唐明宗從鎮州前來朝見，張全義將他安置在自己家中，唐莊宗懷疑他，不想派他去討伐。群臣堅持請求，不答應；最後張全義竭力辯説，唐莊宗纔答應。不久唐明宗到魏後果然反叛，張全義憂慮而死，時年七十五歲，賜謚號忠肅。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晋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其子張繼祚，官做到上將軍。晋高祖時，和張從賓在河陽反叛，罪該滅族。而宰相桑維翰因他的父親桑珙曾事奉張全義，於他有恩，請求保全他們，不答應，但衹是殺掉張繼祚和他的妻子兒女罷了。

朱友謙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盗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

朱友謙字德光，是許州人。原名朱簡，在澠池鎮當兵，有罪逃離，在石濠、三鄉之間做盗賊，過往的商人旅客都深受其苦。過了很久，離去爲陝州軍校。

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争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

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刻殘酷，和他的弟弟王珂争奪河中，戰敗，他的牙將李璠和朱友謙

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

策劃，共同殺掉王珙，歸附梁，梁太祖表奏李璠代替王珙。李璠立爲節度使，朱友謙又率兵進攻他，李璠得以逃離，梁太祖又表奏朱友謙代替李璠。

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陜，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録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

梁兵西攻李茂貞，梁太祖往來經過陜州，朱友謙事奉他尤其謹慎，於是請求說："我本來沒有功勞，而富貴到這步，都是元帥的力量！而且有幸和你同姓，希望更改名字以便排在你的兒子中。"梁太祖更加喜愛他，於是把他的名字改爲朱友謙，收作兒子。梁太祖即位，改任河中節度使，積官升任中書令，封爲冀王。

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

梁太祖被殺，朱友珪即位，加封朱友謙爲侍中，朱友謙雖接受任命，但心中常常不平。不久朱友珪派人召朱友謙入朝進見，朱友謙不去，於是歸附於晉。朱友珪派招討使韓勍率康懷英等的軍隊五萬人攻打朱友謙。晉王出澤、潞二州救援他，在解縣遇上康懷英，大敗康懷英，追到白逕嶺，晚上打着火炬攻打他，康懷英又被打敗，梁兵纔解圍離去。朱友謙醉後睡在晉王的營帳中，晉王見了，望着他手下的人說："冀王雖然大貴，但遺憾手臂太短了!"

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絶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絶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

梁末帝即位，朱友謙又向梁稱臣而不和晉絶交。貞明六年，朱友謙派他的兒子朱令德襲取同州，驅逐節度使程全暉，於是請求兼領同州。梁末帝最初不答應，不久答應了，詔命還没到，朱友謙又反叛了，又和梁絶交而歸附晉。梁末帝派劉鄩等人討伐他，劉鄩被李存審打敗。晉封朱友謙爲西平王，加官守太尉，任命他的兒子朱令德爲同州節度使。

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巨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唐莊宗消滅梁入洛陽，朱友謙前來朝見，賜姓名叫李繼麟，賞賜財物不計其數。第二年，加官守太師、尚書令，賜給鐵券赦免死罪。任命他的兒子朱令德爲遂州節度使，朱令錫爲忠武軍節度使，其餘兒子和他的將校們做刺史的有十多人，恩寵之盛，當時無人可比。

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閲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

這時，宦官、樂官專權，多向朱友謙索求財物，朱友謙不能滿足而推辭，宦官、樂官都生氣了。唐兵伐蜀，朱友謙檢閲他的精兵，令他的兒子朱令德率兵從軍。到郭崇韜被殺，樂官景進

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己，閲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内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别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慚。

説："唐兵最初出征時，朱友謙以爲是討伐自己，檢閲軍隊作防備。"又説："和郭崇韜謀反。"進而説："郭崇韜之所以在蜀反叛，是把朱友謙作爲内應。朱友謙見郭崇韜死了，謀劃和李存乂一道替郭氏報仇。"唐莊宗最初懷疑這事，樂官、宦官們經常説他的壞話。朱友謙聽説後十分恐懼，準備進朝爲自己辯明是非，將吏們都勸他不要去。朱友謙説："郭公對國家有大功，却因别人説壞話而死，我不替自己辯白，誰爲我説話!"於是單車進朝。景進派人僞造叛變的書信，誣告朱友謙謀反。唐莊宗疑惑，於是改朱友謙任義成軍節度使，派朱守殷晚上率兵包圍他的住所，把朱友謙趕出徽安門外，殺了他，恢復他的姓名。詔魏王李繼岌在遂州殺死朱令德，王思同在許州殺死朱令錫，夏魯奇在河中把他的家屬殺掉。夏魯奇到朱友謙家，朱友謙的妻子張氏率領他的宗族兩百多人見夏魯奇説："朱氏宗族應當處死，希望不要濫殺平民。"於是和奴婢僕人一百人告别，率領宗族一百人就刑。張氏進屋取出鐵券給夏魯奇看，説："這是皇帝頒賜的，不知寫的什麽話!"夏魯奇也爲此羞愧。

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朱友謙死後，他的將領史武等七人都因朱友謙牽連被滅族，天下的人都認爲他們冤枉。

袁象先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己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洺、陳三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袁象先是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袁恕己的後代。父親袁敬初，是梁太府卿、駙馬都尉，娶梁太祖的妹妹，這就是萬安大長公主。袁象先因爲是梁王的外甥，任宣武軍内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任宿、洺、陳三州刺史。梁太祖即位，屢經升遷至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

太祖遇弑，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彦威擊敗于鄢陵，其餘

梁太祖被殺，朱友珪即位。梁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和趙巖商量，趙巖説："這事易如反掌，祇須有招討使楊令公一句話曉諭禁軍，就可成事。"梁末帝就派人到魏州，把計謀告訴楊師厚，楊師厚派副將王舜賢到洛陽和袁象先商議，袁象先答應了。這時，龍驤軍大將劉重遇在懷州戍守，率領他的軍隊作亂，朱友珪派霍彦威在鄢陵打敗他，其殘餘的士兵逃散，追捕他們很緊。

兵奔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弑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

象先爲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贈太師。

袁正辭

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横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産數千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晋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内郡，未及而卒。

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

梁末帝於是召集在東京的龍驤軍告訴他們説：“皇上因劉重遇的緣故，打算全部召龍驤軍到洛陽殺掉他們。”於是僞造朱友珪的詔書給他們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措，就告訴他們説：“朱友珪殺害父親和君主，是天下的叛賊！你們如能赴洛陽擒獲他，拿他的頭祭祀先帝，那就是人們説的轉禍爲福了。”軍士們歡呼踴躍，説：“你的話説得對。”梁末帝隨即馳馬上奏，説：“龍驤軍反了。”袁象先聽説後，就率禁軍一千人進宮攻打朱友珪，朱友珪死。梁末帝即位，拜袁象先爲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兼在京馬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任平盧軍節度使，改宣武節度使。

袁象先任梁將，不曾有戰功，衹因爲是梁王外甥的緣故掌管禁軍。到誅殺朱友珪時，對梁末帝有功。在宋州十多年，搜刮他的百姓，積聚財貨上千萬。唐莊宗消滅梁，袁象先來洛陽朝見，用車載着數十萬家産，賄賂唐的將相、樂官、宦官和劉皇后等人，從此朝廷内外都同聲稱贊他的爲人。唐莊宗待他很好，賜姓名叫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説：“歸德這個名稱，是爲你取的。”派他返回節鎮。這年死去，年齡六十歲，贈太師。

袁象先有兩個兒子，袁正辭官做到刺史，袁義在周世宗時任横海軍節度使。袁象先平生積聚的財産數千萬，房舍四千間，他死時，不拿來分給各個兒子，而全部給了袁正辭。袁正辭最初以父親恩蔭被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兼任衢州刺史。晋高祖入京師即位，又獻錢五萬緡，求做真刺史。拜爲雄州刺史，州城在靈武西面，吐蕃界内。袁正辭害怕，不想去，又獻錢數萬，纔得以免職。袁正辭忿恨到極點，用衣帶上吊自殺，直至家人來救他，纔作罷。晋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一萬兩，晋出帝可憐他，想給他一個内地州郡，没來得及赴任就死了。

袁正辭積錢滿屋，屋中曾有聲音如牛叫一

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樣，人們以爲是妖怪，勸他散財以消災。袁正辭說："我聽說物類發出聲音，不過是在尋求它的同類罷了，應當增加錢財，聲音就必定停止。"聽到的人都傳爲笑話。

朱漢賓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殁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父親朱元禮任軍校，跟隨梁軍作戰，在清口陣亡。朱漢賓爲人有膽量勇力，梁太祖因他的父親戰死，哀憐他，把他收作養子。

是時，梁方東攻兖、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雁"。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這時，梁正東攻兖、鄆二州，鄆州朱瑾招募軍中驍悍勇猛的人，在他們臉上刻上兩隻雁，號稱"雁子都"。梁太祖獲知後，就重新挑選數百勇士，號稱"落雁都"，任朱漢賓爲指揮使。到朱漢賓顯貴後，人們還叫他"朱落雁"。朱漢賓在梁任天威軍使，歷任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惠，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歡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

唐莊宗消滅梁，罷朱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對他很不看重。後來唐莊宗因出游到他的府第，朱漢賓的妻子有美色而又賢惠，趁機在左右侍奉，送進酒食，演奏歌舞，唐莊宗很高興，逗留到晚上二更天纔離開，朱漢賓從此受寵。

初，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

當初，朱漢賓在梁，和朱友謙都是梁太祖的養子，而朱友謙年長，朱漢賓把他當哥哥對待。後來梁滅亡，朱漢賓多次致書朱友謙，朱友謙不答覆，朱漢賓對此懷恨在心。後來朱友謙被滅族，人們都認爲朱漢賓出了力。

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

唐明宗即位，因朱漢賓受唐莊宗厚待，討厭他，任命他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專權，朱漢賓依附於他，結爲親家，因此又得以擔任昭義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後，朱漢賓被罷爲上將軍，於是以太子少保退休。

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晋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朱漢賓爲將，不曾有戰功，而處理政事能够守法，喜好施捨，人們頗爲喜愛他。清泰二年死，六十四歲。晋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賜謚號貞惠。

段凝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爲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

段凝是開封人。原名段明遠，後來改名叫段凝。任澠池主簿。父親事奉梁太祖，因事治罪被

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妹内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

凝爲人憸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悦。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

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彦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奸。彦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彦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彦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彦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

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絶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馹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奸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愧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

調職。後來段凝棄官不做，也事奉梁太祖，任軍巡使。又把他的妹妹獻給梁太祖，他的妹妹有美色，後來封爲美人。

段凝爲人奸佞乖巧，善於窺視迎合人意，又因他妹妹的緣故，梁太祖逐漸親近信任他，常派他監理各軍。任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經過懷州，段凝進獻饋贈十分豐厚，梁太祖大喜。經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按常禮進獻饋贈，比段凝菲薄，梁太祖發怒，李思安因而得罪被處死。升遷段凝爲鄭州刺史，派他在黄河邊監軍。李振多次請求罷免他，梁太祖説："段凝没有罪。"李振説："等他有罪時，國家就亡了！"但最終没有罷免他。

唐莊宗攻克魏博，和梁在黄河邊相對抗。梁派王彦章爲招討使，段凝爲副使。這時，梁末帝昏庸惑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專權，段凝依附趙巖等人爲奸。王彦章任招討使三天，就用奇計攻破唐的德勝南城。而段凝和王彦章各自上奏報功，趙巖等人從中隱瞞王彦章的報功奏狀，把功勞全部歸於段凝。段凝趁機向趙巖等人獻納金銀，請求代替王彦章，梁末帝被趙巖等人迷惑，最終任段凝爲招討使，駐扎在王村。

這時，唐已攻克鄆州，段凝於是從酸棗決黄河水東灌鄆州，以隔絶唐軍，號稱"護駕水"。唐莊宗從鄆州奔赴汴梁，汴梁兵已全部歸屬段凝，京師没有防備，於是派張漢倫乘驛車飛馳到黄河邊召段凝，張漢倫半路上從馬上摔下，受傷不能前進。不久梁滅亡，段凝率五萬精兵向唐投降，唐莊宗賜給他錦袍、御馬。第二天，段凝上奏："故梁的奸人趙巖、張漢傑等十多人玩弄權柄，殘害百姓，請一并將他們滅族。"段凝在唐的朝廷中出入面無愧色，見到唐的將相就像歌舞藝人，通過樂官景進賄賂劉皇后，來求得恩寵。唐莊宗很親近喜歡他，賜姓名叫李紹欽，任命他爲泰寧軍節度使。在任一個多月，花費庫錢數十萬，有關官府請求責令他賠償，唐莊宗未追究。郭崇韜堅持請求要他賠償，認爲不能寬恕，唐莊宗發怒説："我被你控制，全不能自由！"最終開脱了他。

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唐莊宗派李紹宏監督諸將防備契丹，段凝駐扎在瓦橋關，諂媚事奉李紹宏，李紹宏多次薦舉段凝可以重用，郭崇韜每每認爲不行。調任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叛，李紹宏請求以段凝爲招討使，唐莊宗令段凝分條奏報作戰計劃，段凝請求任用的將佐，都是他的舊黨，唐莊宗懷疑他，纔作罷。唐明宗即位，勒令他回到鄉里。第二年，流放到遼州，賜死。

劉玘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

劉玘是汴州雍丘人，世代任宣武軍牙將。梁太祖爲宣武節度使，劉玘從士兵補爲隊長，逐漸以戰功升爲牙將，任襄州都指揮使。

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

山南節度使王班被亂軍殺死，亂軍推舉劉玘任留後，劉玘假裝答應他們，第二天在庭中宴請士卒，在帷幕中埋伏甲兵，酒宴中間，擒獲作亂的人殺掉。恰逢梁派遣陳暉的軍隊也到了，襄州平定，因功拜爲復州刺史，改任亳、安二州刺史。

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梁末帝時，任晉州觀察留後，一共八年，天天和晉人交戰。唐莊宗消滅梁，劉玘前來朝拜，唐莊宗慰勞他說："劉侯没有疾病吧? 你住在晉陽的南郊很久了，不早通消息，今天來拜訪我，不是晚了嗎?"劉玘叩頭謝罪，遣送他回鎮，於是任命爲節度使，改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替他，劉玘返回京師，還没有到，拜爲武勝軍節度使，因病死在途中，贈侍中。

周知裕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

周知裕字好問，是幽州人。爲劉仁恭的騎將，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囚禁，周知裕離去，事奉劉守光的哥哥劉守文。劉守光又攻殺劉守文，於是和張萬進擁立劉守文的兒子劉延祚而事奉他。劉守光又殺劉延祚，讓他的兒子劉繼威代替。張萬進殺掉劉繼威，和周知裕都逃奔到梁。

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

梁太祖得到周知裕很高興，爲他設置歸化軍，任命周知裕爲指揮使，凡是和晉作戰所俘獲的人，以及背叛晉歸附梁的士兵，都歸屬周知

裕。梁、晉相拒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

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裕。梁、晉在黄河邊相拒十多年，梁軍摧毁堅城攻陷陣地，歸化一軍功勞最大，但周知裕的官位没有超過刺史。

唐莊宗入汴，周知裕和段凝駐扎在黄河上，聽説梁已滅亡，想要自殺，被賓客舊友勸阻，於是向唐投降。唐莊宗尤其寵愛優待他，諸將嫉恨他受到的恩寵，藉打獵之機射殺他，周知裕逃跑而幸免。唐莊宗替他殺掉射他的人，任命周知裕爲房州刺史。唐明宗時，歷任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在之地都有善政。安州靠近淮河，民俗討厭患病的人，父母有病，就被安置在别的房屋中，用竹竿繫着飲食投給他們吃，到死也不靠近他們。周知裕對此很憂慮，加以教導，從此逐漸革除這一風俗。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年間死，贈太傅。

陸思鐸

陸思鐸，澶州臨黄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

梁、晉相拒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箭笴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

陸思鐸是澶州臨黄人。年輕時在梁宣武軍當兵，以善於射箭出名。屢經升遷至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

梁、晉在黄河邊相拒，陸思鐸把他的姓名刻在箭末射擊晉軍，而箭射中唐莊宗的馬鞍，唐莊宗拔下箭，看見陸思鐸的姓名，覺得他非同尋常。後來消滅梁，陸思鐸拜見，唐莊宗拿出箭給他看，陸思鐸伏在地上請求處死，唐莊宗安慰扶起他，拜爲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晉高祖時，任陳、蔡二州刺史。死時五十四歲。陸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時告誡他的兒子説："陳州人愛戴我，我死了就埋在那裏。"於是安葬在陳州。

新五代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雜傳(八)

趙在禮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效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晸爲首，仁晸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逾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

趙在禮字幹臣，是涿州人。年輕時事奉劉仁恭任軍校，劉仁恭派他輔佐他的兒子劉守文襲取滄州。後來劉守文被他的弟弟劉守光殺死，趙在禮就逃奔到晉。唐莊宗時，任效節指揮使，率魏州兵戍守瓦橋關。回師走到貝州時，軍士皇甫暉作亂，推選他們的將領楊仁晸爲首領，楊仁晸不從命，被殺死；又推舉一個小校，小校不從命，也被殺掉；於是皇甫暉提着兩人的頭到趙在禮那兒去。趙在禮聽說有人作亂，來不及繫上衣帶，正要越墻而逃，皇甫暉拉着他的脚把他從墻上拖下來，用刀圍着他，拿兩個人頭給他看，說："不順從我就像這兩個人頭。"趙在禮服從了他，於是也反叛了。

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邪?"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廄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

趙在禮從貝州回軍攻打魏州，放縱軍隊大肆劫掠。這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多病而昏惑，聽說趙在禮到了，呼喚官吏起草奏書，官吏已經逃散，王正言還不知道，正靠着案桌大怒，手下人告訴他說："賊軍已在街市上殺人，官吏百姓都跑了，想叫誰呢?"王正言大驚失色，說："我原不知道這樣。"隨即索要馬匹準備逃去，馬廄的官吏說："你的妻子兒女都成了俘虜，還找什麽馬呢?"王正言驚惶恐懼，走出府門，一看到趙在禮，就望着他下拜，趙在禮向王正言喊道："你何必如此委屈自己呢！這樣做是軍士的意思，不是我的本意。"趙在禮就自稱兵馬留後。

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

唐莊宗派元行欽討伐他，元行欽没有攻克魏州，於是派唐明宗代替元行欽。唐明宗到達鄴

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

都，軍隊變亂，於是進城和趙在禮合軍。唐明宗的軍隊反叛，向京師進軍，趙在禮留在魏州。唐明宗即位，拜趙在禮爲義成軍節度使，趙在禮不接受任命，於是拜爲鄴都留守、興唐尹。過了很久，皇甫暉等人都離去了，趙在禮獨自在魏州，以魏軍的驕悍爲患，怕遭禍，於是請求改任橫海節度使。相繼任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節鎮，所到之地大開店舍，積聚財産上萬。

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内，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

晉出帝時，任命趙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讓他攻打契丹，不曾立下戰功。趙在禮在宋州，人們尤其深感痛苦；不久罷職離去，宋州人高興地相互稱快説："拔去眼中釘，難道不快樂嗎！"不久又受命在宋州任職，於是登記管轄區域内的人口，每人收錢一千，自稱爲"拔釘錢"。

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晉滅亡後，契丹入汴州，趙在禮從宋州飛馳到洛陽，遇上契丹拽剌等人，趙在禮拜於馬前，拽剌等人的士兵一齊凌辱他，索討錢財，趙在禮十分憤怒。走到鄭州時，聽説晉的大臣大多被契丹拘囚，半夜惶惑不安，解下衣帶在馬槽上吊自殺而死，六十二歲。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

霍彥威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俊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洺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

霍彥威字子重，是洺州曲周人。少年時遇到戰亂，被梁將霍存掠去，霍存喜歡他英俊聰明，收爲養子。曾隨霍存打仗，中箭，瞎了一隻眼。後來事奉梁太祖，梁太祖也喜歡他，逐漸升遷爲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參與誅殺朱友珪，因功拜爲洺州刺史，遷任邠寧節度使。

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逾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陜州留後。

李茂貞派梁叛將劉知俊攻打邠州，霍彥威堅守一年多，每次俘獲劉知俊的士兵，必定放他們回去，劉知俊感激他，後來就不再進攻了。改任義成軍節度使，又改任天平軍節度使，兼北面行營招討使，和晉軍在黄河邊相持，霍彥威多次被打敗，降爲陜州留後。

莊宗滅梁，彥威自陜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

唐莊宗滅梁，霍彥威從陜州來朝拜，唐莊宗在故梁的崇元殿擺酒，霍彥威和梁將段凝、袁象先等人都在座。唐莊宗飲酒正在興頭上，指着霍

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

彥威等人舉酒對唐明宗說："這些人都是以前的强敵，今天陪我飲酒，乃是你的功勞。"霍彥威等人惶恐不安地伏在地上請求處死，唐莊宗安慰他們說："我和總管開玩笑罷了，你們不要怕。"賜予姓名叫李紹真。第二年，改任武寧節度使，隨唐明宗攻打契丹，唐明宗喜歡他的爲人，對他十分親近優待。

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剿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鎮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

後來，趙在禮反叛，霍彥威在邢州單獨討伐趙太，攻破趙太，回軍歸屬於唐明宗討伐趙在禮。明宗的軍隊叛亂，跟隨馬直軍吏張破敗率士兵殺死將校，放火焚燒軍營，高聲喧嘩，唐明宗呵叱他們說："自從我當統帥十多年，有什麽對不起你們！如今很快就可攻破賊城，是你們樹立功名、取得富貴的時機。何況你們是天子的親軍，反而向賊軍效力嗎！"軍士回答說："城中的人有什麽罪，戍守的士兵想回家却回不去！天子不加寬恕，立志剿除他們。而且聽説攻破魏州之後，打算全部活埋魏博各軍，我們原本無心反叛，祇是怕死而已！如今要和城中軍隊會合，打退各鎮的軍隊，請求天子在黄河以南稱帝，令公你鎮守黄河以北。"唐明宗流着淚開導他們，亂兵環繞着他呼喊說："令公你不願在黄河以北稱帝，那别的人就會占據它，我們這些人是虎狼之輩，哪裏懂得尊卑貴賤！"霍彥威和安重誨勸唐明宗答應他們，於是率兵進城，和趙在禮會合，霍彥威一人没進城。唐明宗進城，和趙在禮擺酒大宴，而唐明宗所率的軍士還有在城外的，聽説明宗反叛，都潰散而去，祇有霍彥威率領的五千人駐扎在州城西北角按兵不動。過了兩天，唐明宗又出城，得到霍彥威的軍兵，於是前往魏縣，打算返回鎮州，霍彥威、安重誨勸唐明宗率兵向南。

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群臣勸進，内外機事，皆决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温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内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

唐莊宗駕崩，霍彥威隨唐明宗進入洛陽，首先率領群臣勸進，朝廷内外機要大事，都取决於霍彥威。霍彥威素來和段凝、温韜有矛盾，於是擅自抓捕段凝、温韜投入獄中，準備殺掉他們，安重誨說："段凝、温韜的罪惡，天下人都知道，但主上正平定内難，以恩信昭示天下，哪裏是你報私仇的時候呢?"霍彥威纔作罷。唐明宗即位，

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

就赦免段凝、温韜，放回鄉里，隨後終於被賜死。

彦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彦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彦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彦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彦威，自彦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彦威嘗戰敗脱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彦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决於晏，彦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爲法。

霍彦威改任平盧節度使。朱守殷反叛，被誅殺，霍彦威派使臣馳馬獻上兩支箭慶賀，唐明宗賜給他兩支箭作回報。蠻夷的法規，起兵指揮軍衆，以傳箭作爲號令，但在下的不能施於在上的人。唐明宗原本出身蠻夷，而霍彦威是武人，君臣都不懂禮，常有這類事發生。但霍彦威的門客有個叫淳于晏的，是登州人，年輕時考上明經科，遭逢亂世，依附霍彦威，從霍彦威任偏將時就已跟隨他了。霍彦威曾戰敗脱身逃跑，手下的兵没有人跟隨他，衹有淳于晏徒步拿着一把劍跟着他逃到荆棘林中纔幸免於難。霍彦威贊賞他的節義，所到方鎮，常徵召他跟着自己，以至於他家事無大小，都由淳于晏决定，霍彦威因此得以减少過失。當時各個節鎮徵辟幕僚，都拿淳于晏作榜樣。

天成三年冬，彦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彦威卒，明宗涕泣還宫，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彦威太師，謚曰忠武。

天成三年冬，霍彦威死於方鎮。這時，唐明宗正在近郊打獵，青州派人馳馬報告霍彦威死訊，唐明宗哭泣着回宫，停止上朝，并整月不奏樂，贈霍彦威爲太師，賜謚號忠武。

房知温

房知温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門軍，稍遷親隨軍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

房知温字伯玉，是兗州瑕丘人。年輕時因勇猛有力被任爲赤甲都官健，後來歸屬魏州馬門軍，逐漸升遷爲親隨軍指揮使。唐莊宗攻取魏博，得到房知温，賜姓爲李氏，名叫紹英，任命爲澶州刺史，歷任曹、貝二州刺史，防守瓦橋關。

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温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强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晋，梁遂失河

唐明宗從魏州返兵向南，房知温首先趕去投奔他。天成元年，拜爲泰寧軍節度使。第二年，任北面招討使，屯駐在盧臺。唐明宗派烏震前去接替房知温返鎮，守軍效節軍將龍晊等人攻殺烏震。效節，是魏州的軍隊。魏州自從羅紹威誅殺衙軍，楊師厚任節度使，又設置銀槍效節軍。在梁末帝時，楊師厚幾乎成了梁的禍患。楊師厚死，以賀德倫代替他。梁末帝擔憂魏州軍隊强大難以控制，和趙巖等人策劃分相、魏爲兩個鎮，魏州軍隊由此作亂，劫持賀德倫背叛梁而向晋投降，梁於是失去黄河以北的土地。唐莊宗自從得

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

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策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策。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

到魏州兵後，和梁在黄河邊作戰，多次立下戰功，向他的軍隊許諾滅梁而給予重賞。到梁滅亡時，魏州軍隊雖然多次受到賞賜，但驕横放縱，貪得無厭，常常心懷怨恨，皇甫暉作亂，劫持趙在禮到魏州，都是這支軍隊幹的。唐明宗即位，趙在禮爲天雄軍節度使，因魏州軍隊素來驕横，他常常懼怕災禍，居不安身，暗中派人向唐明宗陳訴，請求解職離去。唐明宗於是任命皇子李從榮代替趙在禮，而派魏州效節軍九指揮赴北防守盧臺。軍隊出發那天，不供給兵器鎧甲，祇是在長竿上繫着旗子作隊伍的標志，士兵們十分疑惑不解。第二年，唐明宗派烏震代替房知溫戍守，而房知溫尤其不樂意。戍守盧臺的軍隊在河的東西兩岸修築兩寨，烏震剛到，和房知溫在東寨會見，正在玩賭輸贏的游戲，效節軍士動亂，在門外喧嘩，房知溫就騎馬奔出。亂軍擊殺烏震，拉着馬籠頭挽留房知溫，房知溫騙他們説："騎兵都在西寨，今天祇有步軍，恐怕無所作爲。"房知溫隨即躍馬登船渡河進入西寨，率騎兵把作亂的人全部殺死。唐明宗下詔，在魏州把他們的家屬全部誅殺，共有九指揮三千多家數萬人，被趕到漳水邊殺掉，漳水因此變了顔色。魏州驕横的軍隊，從此絶迹。唐明宗知道動亂因房知溫而起，開釋而不追問，把他改任武寧節度使，加兼侍中，歷任天平、平盧節度使。

當初，唐明宗任北面招討使，而房知溫任副使，唐廢帝當時爲副將，事奉房知溫十分恭謹，後來因喝醉酒而失去歡心。到唐廢帝在鳳翔起兵，唐愍帝出逃，房知溫乘機有窺伺皇位之意，對他的司馬李冲説："我有幾屋子錢，養兵數千人，憑藉時機舉義兵，必定會成功。"李冲説："如今天子懦弱，上下離心離德，潞王的軍隊聲威很盛，事情不可預知，我李冲請求帶着奏表去西面窺探情况。"等李冲到京師，唐廢帝已入京師即位，李冲就奉表祝賀，回來勸説房知溫入朝，唐廢帝慰勞他賞賜十分豐厚。房知溫返鎮，被封爲東平王。太常上言説："策拜王公，皇帝親臨殿前檻楯頒發詔册。在外任職的人，在前殿委派使臣，而儀仗、鼓吹樂器、車駕、器物不出

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策，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

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

知温卒後，其子彦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盗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

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噪，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宫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

梁、晋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

都城，考察舊例没有明文規定。如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接受策封，送發詔册，請求下詔兵部、太常寺、太僕，供給儀仗、鼓吹樂器、車駕、器物，送至他們的所在地，禮儀完成後送還官府。”

房知温在方鎮，常常殘酷地搜刮百姓，積聚家財上萬，在青州南城修建宅第，出入有歌舞妓相隨，游樂嬉戲不問政事。天福元年死於任上，贈太尉。

房知温死後，他的兒子房彦儒進獻他父親的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黄金一百兩、白銀一千兩、茶葉一千五百斤、絲十萬兩，被拜授爲沂州刺史。他的將吏分得他剩餘家産，都成了富豪人家。

王晏球字瑩之，是洛陽人。年輕時遭逢動亂，被盗賊劫去，汴州富人杜氏得到他，收作養子，改姓杜。梁太祖爲宣武節鎮，挑選有才略武藝的富家子弟安置在身旁，號稱“廳子都”。王晏球爲人倜儻不俗有大節，擔任廳子都指揮使。梁太祖即位，任右千牛衛將軍。朱友珪即位，龍驤戍兵反叛，從懷州奔赴京師，朝廷派王晏球在河陽打敗他們，王晏球因功升遷龍驤第一指揮使。

梁末帝即位，王晏球升任龍驤四軍指揮使。梁派捉生軍將李霸率一千人戍守楊劉，李霸夜晚作亂，從水門攻入，放火大呼，用長竿裹着布澆上油，往上焚燒建國門。王晏球聽説有人作亂，不等命令，率領龍驤軍五百騎兵攻打他們，賊人氣勢稍有收斂。梁末帝登樓看見，呼喊説：“這不是我的龍驤軍嗎！”王晏球奏報説：“作亂之人，不過是李霸一都的軍兵罷了，陛下嚴守宫城，而責令我破賊。”天明，殺掉全部亂軍，因功拜爲澶州刺史。

梁、晋駐扎在黄河岸上，任王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唐莊宗入汴州，王晏球率兵追擊他，趕到封丘，聽説梁末帝已死，就放下武器向唐投降，唐莊宗賜姓名叫李紹虔，拜爲齊州防禦使，戍守瓦橋關。

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櫜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强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絶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唐明宗兵變，從鄴都向南，派人招王晏球，王晏球跟隨到洛陽，被拜爲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叛，唐明宗任命王晏球爲招討使，和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人討伐他。王都派人去北面招引契丹人，契丹派禿餒率一萬騎兵救援王都。王晏球聽説禿餒等人的軍隊快來了，留下張延朗屯駐於新樂，自己在望都迎擊契丹。而契丹從別的路進入定州，和王都出其不意地攻打張延朗，張延朗大敗，收拾殘兵會同王晏球奔赴曲陽，王都乘勝追擊他們。王晏球先到水邊，正坐在胡床上指揮，而王都兵衆突然到來，王晏球和手下十多人接連發箭向他們射擊，王都兵衆稍稍退却，而後面的軍隊也到了。王晏球站立在高岡上，命令將領們都把弓箭裝在袋子裏，使用短兵器，回頭看的人殺頭。符彥卿率左軍攻打敵軍左面，高行珪率右軍攻打敵軍右面，中軍騎兵抱着馬頸馳入王都軍中，王都於是大敗，從曲陽到定州，死尸横陳，丢棄甲仗有六十多里地。王都和禿餒躲進城中，不敢再出來。契丹又派惕隱率七千騎兵增援王都，王晏球在唐河和他們相遇，追擊到滿城，斬殺二千人，繳獲戰馬一千匹。契丹自從中原多戰事以來，在北方稱强，北方各種族無論大小都畏懼服從他，而中原的軍隊碰上契丹軍隊的時候，不曾稍稍得志過。自從王晏球打敗禿餒，又趕走惕隱，契丹剩下的兵衆潰逃到村落，村落的百姓用鋤頭棍棒到處擊殺他們，不留有活口。惕隱和數十個騎兵逃到幽州西面，被趙德鈞抓獲送到京師。唐明宗下詔斥責譏諷契丹。契丹後來多次派使臣到中原，請求歸還惕隱等人，言辭十分謙卑恭敬，而唐總是斬殺契丹使臣拒絶他們的請求。在這時，中原幾乎聲威大震，而契丹氣勢稍稍衰落馴服，這是從王晏球開始的。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禄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

王晏球攻打定州，很久没有攻克，唐明宗多次派人催他破賊，王晏球認爲不能急攻。他的副將朱弘昭、張虔釗等人揚言説："王晏球膽怯了！"於是驅使軍隊進攻，軍隊果然被打敗，被殺傷三千多人，從此將領們不敢再談進攻。王晏球於是讓士兵休養，靠三州賦税爲食，他拿出全部俸禄置辦牛肉酒食，天天和將領們大辦宴會。

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决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

過了很久，王都城中糧食吃完，先放出城中百姓一萬多人，多次和禿餒商議突圍逃跑，没有成功，王都的將領馬讓能以城投降，王都自焚而死。

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王晏球爲將有機智謀略，善於安撫士兵。他攻打禿餒，既扭轉敗勢而取得成功，而各個大將都想乘勝攻取王都，王晏球回軍，獨自按兵不動，終於靠持久戰使王都崩潰。從天成三年四月王都反叛，到第二年二月纔攻克王都，軍中不曾殺戮一個人。他因攻破王都有功，被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又改任平盧節度使，屢經升遷到兼中書令。當年死去，享年六十二歲，贈太尉。

安重霸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

安重霸是雲州人，最初和唐明宗都事奉晉王。安重霸獲罪逃奔到梁，又逃奔到蜀。

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托。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游。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劍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

安重霸爲人狡猾詭譎，多智多謀，善於事奉人。蜀王建任命他爲親將。王衍即位，年齡小，宦官王承休專權，安重霸和王承休深交以把自己托付給他。梁代末年，蜀攻取李茂貞的秦、成、階三州，安重霸勸王承休請求爲秦州節度使，王衍任王承休爲節度使，安重霸爲他的副使。安重霸和王承休大量收取秦州花木獻給王衍，邀請王衍東游。唐魏王的軍隊伐蜀，王承休十分恐懼，向安重霸問計，安重霸説："劍門是天下險關，即使有精鋭的軍隊，也不能通過。但你受國家的恩德，聽説國家有難不能不去，願意和你一道西去。"王承休歷來親近信任他，以爲是這樣。王承休整理軍隊將要出發，秦州人送别他們，在城外營帳中暢飲。酒宴結束，王承休上路，安重霸站在王承休馬前，辭别説："秦、隴不能失去，願意留下來爲你把守。"王承休已經上路，拿他没辦法。

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還，卒于潞州。

唐軍攻破蜀後，安重霸也獻秦、成、階三州向唐投降，唐明宗任命他爲閬州團練使。罷職，爲左衛大將軍。過了很久，任爲匡國軍節度使。唐廢帝時，任京兆尹、西京留守，改任大同節度使，因病罷官返回，死在潞州。

王建立　王守恩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建立是遼州榆社人。唐明宗任代州刺史時，以王建立爲虞候將。唐莊宗曾派女奴到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州人，王建立抓捕女奴鞭打她們。唐莊宗發怒，想殺掉他，唐明宗庇護他纔幸免於難。唐明宗從魏州返回，侵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都在常山，王建立殺常山監軍和守兵，唐明宗的家屬因而得以免除災患，因此唐明宗更加寵愛他。唐明宗即位，任命爲成德軍節度副使，不久拜爲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

王建立和安重誨歷來不和，定州王都有二心，多次寫信給王建立，相約爲兄弟，安重誨獲知後向皇帝論奏。唐明宗不願傷害王建立，急召他回京師。王建立進見，也多談安重誨的過失。唐明宗大怒，想立即罷免安重誨，群臣多方勸解，纔作罷。然而最終以王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過了一年多，王建立自稱不識文字，希望解除三司職務，唐明宗不許。過了很久，王建立稱病，唐明宗笑着說："人確實有謊稱有病而真得病的。"王建立於是出任平盧節度使，又改上黨節度使。王建立怏怏不得志，就請求免職，於是以太子少保退休。

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爲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譏汝邪!"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

王建立多次請求朝見，皇上不同意，於是自己到京師，擅自到後樓謁見唐明宗，哭訴自己没有罪，被安重誨排擠，唐明宗說："你是節度使，不做好事，哪裏衹是安重誨誣陷你！"賜給他茶藥送他回去。唐廢帝即位，又起任他爲天平軍節度使。

晋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

晋高祖時，改任平盧節度使。天福五年來朝見，晋高祖慰勞他說："三十年前的老兄，可以不下拜！"特許他乘轎入朝，派兩個宦官扶着他登殿，宴請接見禮儀非常隆重。他又改任昭義節度使，賜給玉斧、蜀中産的馬。屢經升遷封爲韓王。

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

王建立喜好殺人，他在晚年開始信奉佛法，戒殺生，所到之地人們稍稍安定。死時七十歲，

十，贈尚書令。

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晋。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静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

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群臣上殿慰諭之，群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

贈尚書令。

兒子王守恩，因父親的恩蔭補官，逐漸升遷爲諸衛將軍。王建立死後，在潞州安家，王守恩從京師得假歸家，而契丹消滅了晋。昭義節度使張從恩和王守恩是親家，於是任王守恩代理巡檢使，讓他守潞州，而張從恩去見契丹人。張從恩離去後，王守恩藉機剽掠劫奪張從恩的家財，獻潞州向漢投降。漢高祖即位，任命王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改任静難軍節度使、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守恩生性貪婪粗鄙，人們深感痛苦。當時周太祖以樞密使身份率領白文珂等軍隊往西平定三個反叛的節鎮，回軍經過洛陽，王守恩以節度使宰相自居，坐轎子迎接。周太祖發怒，當天以札子命白文珂代替王守恩爲留守，而王守恩正往館舍拜見，坐在客位等候接見，而官吏急速來禀報新留守到府中辦事了。王守恩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於是罷官離去，在京師奉朝請。

後來漢隱帝殺史弘肇等人，召群臣上殿安慰開導，群臣恐懼，没有敢説話的人，衹有王守恩上前對答説："陛下纔睡醒了吧。"聽的人都嚇得縮頸無言。顯德年間，任左金吾衛上將軍而死。

唉！道德仁義，是用來治理國家的，而法制綱紀，也是用來維持國家的。自古以來動亂滅亡的國家，必定首先破壞它的法制，然後跟着産生動亂。動亂和毁壞相繼，以至於綱紀蕩然無存，那就必定要達到大亂然後纔能反正，這是事勢發展的必然，五代的時候就是如此。像白文珂、王守恩都位兼將相，是漢的大臣，而周太祖以一個樞密使的札子就改换了他們的職務，就像更换防守的士兵一樣。這時，周太祖與漢還没有裂痕的端倪，那種無君叛上的想法，應當還没有在心中萌發，而他的所作所爲就是這樣，這是爲什麽呢？大概他們已習以爲常，所以衹是發生在一時喜怒、頤指氣使之間，而白文珂不敢違背，王守恩不能抗拒。周太祖既已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也置之不理，這樣上下心安理得不以爲怪，難道不是朝廷的法制綱紀壞亂相繼，它的由來久遠，

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已達到極點而纔到這地步嗎！因此善於爲天下考慮的人，不敢忽視細微的事，而常常杜絶不好的苗頭，能不引以爲戒嗎！

康福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

康福是蔚州人，世代爲軍校。康福以騎馬射箭事奉晉王，任副將。唐莊宗曾說："我家靠養羊牧馬爲生，康福的相貌像胡人而又肥胖，胡人應去養羊牧馬。"於是令康福在相州牧馬，任小馬坊使，一年後馬匹繁殖得很快。唐明宗從魏州返回，軍隊經過相州，康福獻上小坊馬二千匹歸順明宗，明宗的軍勢因此更加强盛。唐明宗即位，拜他爲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隨從劉訓討伐荆南，無功而回。

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嘗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

康福爲將没有别的才能，擅長各種蕃夷語言，唐明宗曾召他進便殿，向他打聽外族的情況，康福就用蕃語回答。樞密使安重誨討厭他，常常警告康福說："不要隨意奏報事情，我會殺掉你的！"康福害怕，請求出外任職。

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凉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烟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

靈武韓洙死後，他的弟弟韓澄繼位，而偏將李從賓作亂。韓澄上表請求朝廷任命將帥，而安重誨認爲靈武深入蠻夷境土，任軍帥的人大多遇害，於是拜康福爲凉州刺史，朔方、河西軍節度使。康福進見唐明宗，哭訴被安重誨排擠。唐明宗召安重誨替康福更改别的節鎮，安重誨說："康福做刺史没有功勞而任節度使，還敢有所選擇嗎！"唐明宗發怒，對康福說："安重誨派你去，不是我的意思。我會派兵保護你，别擔心。"於是派將軍牛知柔率兵護衛康福。走到方渠時，羌人果然出兵攔擊康福，康福派兵打跑他們。走到青岡峽，遇上大雪，康福登山望見河谷中的烟火，有吐蕃數千個營帳，没有發覺康福到來，康福把他的兵分成三路，出其不意襲擊他們。吐蕃人非常驚駭，丢下車馬營帳逃跑，把他們差不多全部殺盡，繳獲很多玉器、綾羅錦帛、羊馬，因此聲威大震。

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

康福在靈武三年，常常豐收，有馬四千匹，蕃夷部族敬畏服從。論事的人懷疑康福有二心，安重誨也説康福必定會背叛朝廷。唐明宗派人對

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静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

康福説："我有什麽虧了你而想背叛我！"康福説："蒙受國家大恩，誓死没有二心。"於是乞請回朝，唐明宗不答應。康福再次上奏章，就隨奏書而回，唐明宗不加罪於他，改任他爲彰義節度使。歷任静難、雄武節度使，充任西面都部署。

晋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

晋高祖時，康福改任河中節鎮。被替代返回京城，死在京師，贈太師，賜謚號武安。

福世本夷狄，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康福世世代代本爲蠻夷人，蠻夷中以沙陀族爲高貴，因此常自稱爲沙陀種。康福曾因病躺在閣中，部屬幕僚進來探病，見他蓋着錦衾，相視低聲開玩笑説："錦衾爛兮！"康福聽見，發怒説："我是沙陀種，怎能説我是奚族？"聽見的人都笑話他。

郭延魯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晋，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

郭延魯是沁州綿上人。父親郭饒，以驍悍勇猛效力於晋，多次立下軍功，任沁州刺史九年，當政有恩惠於百姓，州中人思念他。

延魯以善槊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

郭延魯因擅使長矛而爲將，屢經升遷爲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叛，跟隨攻汴州，因率先登城之功任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屢經升遷爲復州刺史。郭延魯感嘆地説："我父親在沁州九年，百姓至今想念他。我現在有幸能做刺史，怎敢忘記我父親的志願。"因此更以廉正公平自勵，百姓很信賴他。任官期滿，州中人請求他留下，皇上不許，都攔路攀住車子號哭。天福年間，拜爲單州刺史，死在任上。

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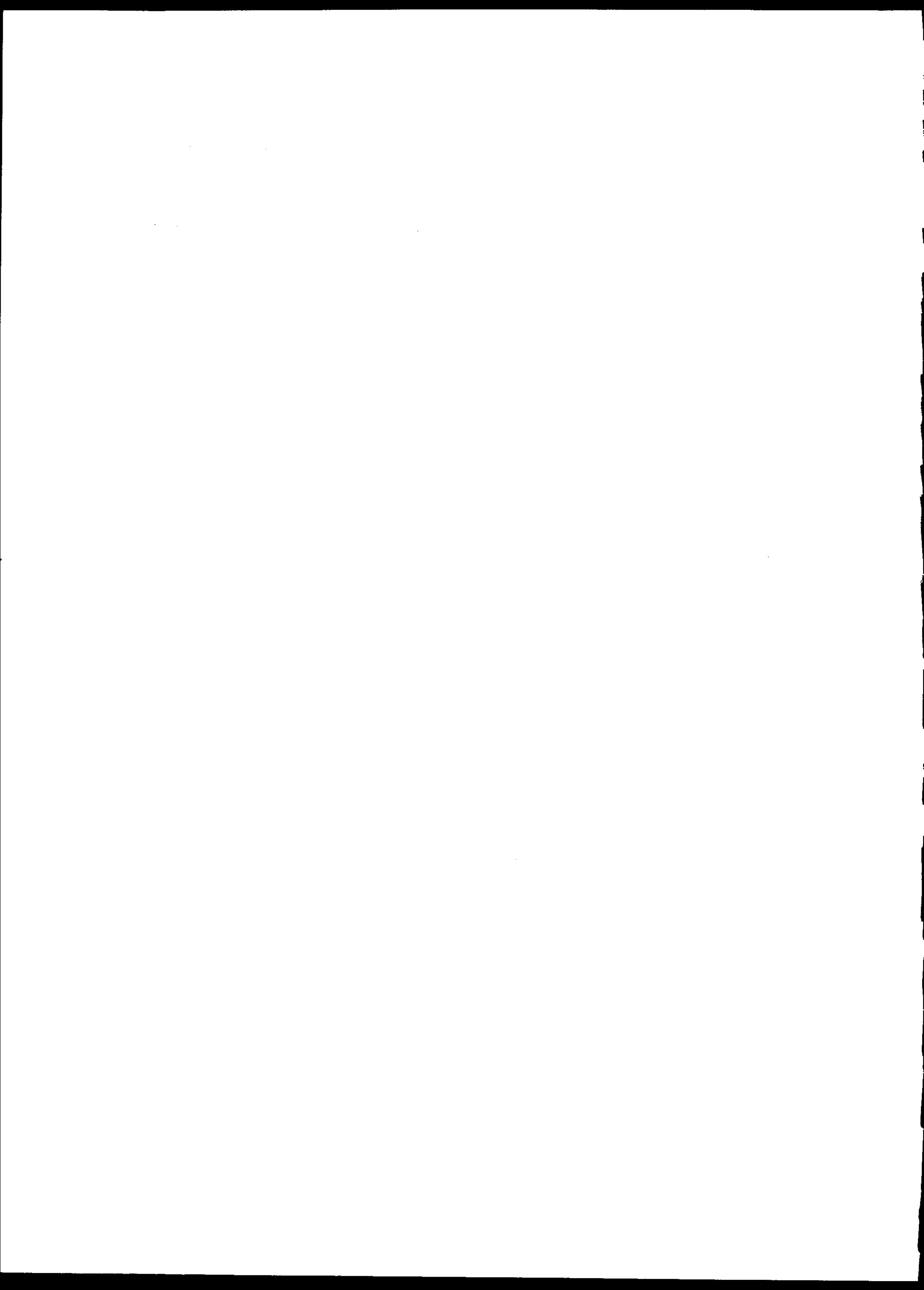
在當時，刺史都憑藉軍功拜授，論事的人常論及此事，認爲天下正多變故，民力困敝的時候，不應任用武夫爲刺史，他們仗恃軍功放縱部下，爲害不小。而郭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稱於時。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剥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晋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

唉，五代的百姓怎麽能够忍受啊！向上要交納急需的兵賦，在下又受到苛刻盤剥聚斂的困擾。自從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的事情逐漸興起，到了晋就記不勝記了。那時"添都"、"助國"的財物，動輒以千數計算。至於來朝、奉使、買酒宴、贖罪，没有不出於進獻的。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他們的子孫都相率用家財謀求

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刺史之職，進獻財物多的人得到大州肥地。大概從天子開始都以賄賂爲能事，那麼作爲他們的百姓又怎能忍受呢！在這個時候，像郭延魯這樣的遵守法紀、公正廉潔的官吏，確實難得而可貴啊！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雜傳(九)

華温琪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黄巢爲盗，巢陷長安，以温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

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歷齊、晋二州。莊宗攻晋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善守，升晋州爲定昌軍，以温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晋，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

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逾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

華温琪字德潤，是宋州下邑人。世世代代本爲農家。華温琪身高七尺。年輕時跟隨黄巢做盗賊，黄巢攻陷長安，任命華温琪爲供奉官都知。黄巢失敗，華温琪逃到滑州，眼看自己相貌魁偉，害怕不能容身，於是自投白馬河，漂流了幾十里，没有死，河邊的人把他從河中救出。又在桑樹林中上吊自殺，桑枝折斷。於是前往胙縣，有農夫見到他説："你相貌堂堂，不是尋常人!"於是把他藏在家中。後來過了一年多，聽説濮州刺史朱裕招募士兵，於是前去依附他。

後來在梁效力，任開道指揮使，積累戰功任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於黄河成災，華温琪遷到新的州以避水患，老百姓靠他得利。歷任齊、晋二州刺史。唐莊宗攻晋州，一個月不能攻破，梁末帝嘉奬華温琪善於堅守，升晋州爲定昌軍，任命華温琪爲節度使。因爲搶占所在地百姓的妻子，被她丈夫告了一狀，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據有河中反叛歸附晋，梁末帝拜華温琪爲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

唐莊宗消滅梁，見到華温琪，説："這就是爲梁守平陽的人!"贊賞他，於是以耀州爲順義軍，拜華温琪爲節度使，移任雄武節度使。唐明宗時來朝見，希望留在京城，任命爲左驍衛上將軍。過了一年，唐明宗對樞密使安重誨説："華温琪是老朋友了，該給他一個重鎮。"安重誨不願給他，回答説没有缺員。有一天，唐明宗又談

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

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到這事，安重誨説："能替代的職官衹有樞密使了。"唐明宗説："行。"安重誨不能作答。華温琪聽説後害怕，有幾個月稱病不出。不久任命爲鎮國軍節度使。唐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辭官退休。

天福元年死，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嘆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賜與甚厚。

萇從簡是陳州人。世代以宰羊爲生。萇從簡離家在晉做軍校，力敵數人，擅長使用長矛。唐莊宗用兵攻城，萇從簡大多爲梯頭，唐莊宗喜愛他的勇武，因功屢遷至步軍都指揮使。唐莊宗和梁軍對陣，梁軍中有拿着大旗在陣地中出入的人，唐莊宗登上高丘望見那人，感嘆説："那是個猛士，誰能替我奪取他的旗幟呢?"萇從簡於是上前請求前往，唐莊宗捨不得他，不同意。萇從簡暗中率領幾個騎兵，飛馳奔入梁軍陣地，奪下那人的旗子返回，軍中都擊鼓喧呼，唐莊宗認爲他很勇敢，賞賜十分豐厚。

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

萇從簡曾中飛箭，箭頭射入股骨中，令醫師取出箭頭。醫師没有好藥，打算鑿他的骨頭，人們都認爲不行。萇從簡就讓他鑿骨，醫師遲疑不忍下手，萇從簡叱令他快鑿，手下人見了，都好像受不了這樣狠毒的療法，而萇從簡談笑自如。但他爲人剛烈暴躁難以控制，唐莊宗每每枉法寬容他。多次升遷到蔡州防禦使。唐明宗時，歷任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唐明宗曾告誡他説："富貴當愛惜，但你却不能保持。先帝能寬恕你，我恐怕不能。"萇從簡本性難改，唐明宗也不責求他。

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唐廢帝在鳳翔舉兵，萇從簡和各鎮軍隊包圍他，不久軍隊潰散，萇從簡東逃，被抓獲。唐廢帝斥責他不投降，萇從簡説："事奉君主不敢有二心。"唐廢帝放了他，拜爲潁州團練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將親征，召他爲招討副使，他跟隨到河陽，廢帝拜授他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唐廢帝返回洛陽，萇從簡就向晉投降。歷任忠武、武寧節鎮，入朝爲左金吾衛上將軍。死時六十五歲，贈太師。

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

萇從簡喜好吃人肉，所到之地常暗中收捕民

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逾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逾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間小孩來吃。許州一富人家有玉帶，想得到它却不能，派兩個兵晚上去富人家中殺人取玉帶。士兵晚上跳過墻頭，隱藏在樹叢中，看見那夫婦倆相敬如賓，那兩個士兵感嘆説："我公想奪他們的珍寶，而殺這樣的人，我們必定逃不脱。"因而跳出來告訴夫婦倆，讓他們趕快獻上玉帶，接着越墻離去，不知他們去了哪裏。

張筠　張籛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惠，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于晋。晋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

梁亡事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彦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彦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彦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彦琳無反狀，召彦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内，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

筠弟籛，當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内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蜀，留籛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籛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

初，筠代康懷英爲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宫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温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籛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

張筠是海州人。世代以家資經商。張筠事奉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兵攻打時溥奪取宿州，俘獲張筠，喜歡他善辯聰慧，任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屢經升遷爲宣徽使。梁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任命張筠爲節度使，由於這個原因魏博軍反叛歸附於晋。晋王攻取相州，張筠棄城逃跑。後來被任命爲永平軍節度使。

梁滅亡後事奉唐，仍然任京兆尹。隨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定後，拜爲河南尹，移任興元節度使。張筠曾患病，不見將吏，副使符彦琳進來探病，張筠又推辭不見。符彦琳懷疑張筠已死，就請求交出牌印。張筠發怒，令手下人收捕符彦琳投入獄中，以反叛的罪名上報。唐明宗知道符彦琳没有反叛，召符彦琳并放了他，假裝調任張筠任西京留守，誡令守城門的人不讓進城，張筠到長安不能進去，於是朝拜京師，被任命爲左驍衛上將軍。

張筠的弟弟張籛，當張筠任京兆尹時，被任命爲牙内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張筠西伐蜀，留張籛守京兆。蜀平定後，魏王李繼岌回師，到達興平，而唐明宗從魏州起兵，京師大亂，張籛就截斷咸陽浮橋抗拒李繼岌，李繼岌於是自殺。

當初，張筠代康懷英任永平軍節度使，而康懷英一死，張筠就掠奪他的家産。又在唐的舊宫挖掘，得到很多金玉。有個偏將侯莫陳威，曾和温韜發掘唐的各座陵墓，分得財寶，張筠因而藉事殺掉侯莫陳威而奪取財寶。魏王李繼岌死在渭南，張籛奪取他的全部行李。而王衍從蜀到達秦川，唐莊宗派宦官向延嗣殺掉他，向延嗣乘機

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籛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巨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籛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籛性鄙，因鬱鬱而卒。

得到王衍在蜀中的全部珍寶。唐明宗登位，隨即派人捕捉誅殺宦官，向延嗣逃命，而蜀地珍寶又被張籛奪取。因此兄弟兩人的家資都上萬數。但張筠爲人喜好施捨，因他很富有，因此所到之地不聚斂財富，百姓靠此安定。而張籛嗜酒貪婪鄙陋，歷任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帶領軍隊到回鶻買馬，因爲馬不合要求，官府審查馬的價錢，張籛性格貪鄙，因此鬱鬱而死。

筠居洛陽，擁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張筠住在洛陽，擁有巨額家資，以酒色聲妓自娛自足十多年，人們稱他爲“地仙”。天福二年，移居長安。這年，張從賓作亂，進入洛陽，張筠因而幸免。死後，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籛無所利害，籛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籛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籛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籛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唉，五代反叛的人很多了，我對於唐明宗惟獨難以評價！直至魏王李繼岌死，然後唐明宗纔完成自己的帝業。唐莊宗被殺，李繼岌以嫡長子身份手握重兵，死在外面而没能登位，這是件大事，而以前的史書不記載爲什麽會這樣。李繼岌的死活，對張籛没有什麽利害關係，張籛爲什麽要抗拒他不讓他東進呢？難道他受到指使纔這樣做嗎？然而唐明宗對符彥超深深感激，而對張籛没有什麽優待，這又是可疑的事。要不然，是喜好作亂的臣子，觀望風聲而響應嗎？假使張籛不截斷浮橋，而李繼岌得以率兵東進，唐明宗就未必能够登位。那麽李繼岌的死，出於張籛的抗拒，他所關聯的事難道還小嗎！

楊彥詢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吴、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楊彥詢字成章，是河中寶鼎人。年輕時事奉青州王師範，王師範好學，藏書萬卷，讓楊彥詢管理。楊彥詢爲人聰穎通達，於是受到親近信任。王師範向梁投降，後來被殺，楊彥詢無所歸依，於是到魏州，事奉楊師厚任客將。魏博背叛梁歸入晉，楊彥詢因而留下事奉晉。唐莊宗滅梁，任命楊彥詢爲引進副使，楊彥詢奉命出使吴、蜀，常常符合旨意。歷任德州刺史、羽林將軍。

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

晉高祖鎮守太原，唐廢帝懷疑他有二心，挑選恭謹忠厚的將領輔佐他，於是任楊彥詢爲太原

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晋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彦詢，彦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决，彦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彦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

節度副使。後來晋高祖因受到懷疑被調任，想要拒命不去，拿這事詢問楊彦詢，楊彦詢不敢正面回答，就説："太原的實力，能和唐抗衡嗎？您自己考慮吧！"晋高祖反叛的主意已打定，楊彦詢也不敢再説。晋高祖手下人因楊彦詢有不同意見，想殺掉他，晋高祖急忙制止他們，説："衹有副使一人，我自願擔保他。"纔幸免。

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彦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這時，晋高祖向契丹求兵，契丹耶律德光在太原册立晋高祖，率兵送到黄河邊。楊彦詢任宣徽使，多次在敵帳中出入，耶律德光也喜歡他的爲人。第二年，拜爲感德軍節度使，又入朝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改鎮國節度使，碰上大饑荒年，爲政對百姓有恩惠。因患風濕病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死時年七十四歲，贈太子太師。

李周

李周字通理，邢州内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

李周字通理，是邢州内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的後代。父親李矩，遭逢亂世不做官，曾對李周説："邯鄲是用兵打仗的地方，如今世道不平，你應從軍以振興我們家族。"

周年十六爲内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晋兵争山東，群盗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内丘人盧嶽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憲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盗從林中射嶽，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盗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嶽至太原，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疏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晋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晋，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

李周十六歲時爲内丘捕賊將，以勇敢聞名。這時，梁、晋軍隊争奪山東，盗賊們充斥道路，出行的人必須以兵器自衛。内丘人盧嶽將要遷家到太原，住在旅舍中，彷徨不敢前行，李周可憐他，把他送到西山。有個盗賊從樹林中用箭射盧嶽，射中了他的馬，李周大叫道："我在這裏，誰敢這樣？"盗賊聽見他的聲音，説："這是李周。"於是各自散去。李周送盧嶽到太原，盧嶽對他説："我年輕時學星象曆法，而且擅長相面。你的長相方臉形高鼻梁，眉目疏朗，身高七尺，確實是將相的面相。我占卜天象，晋必定據有天下，你應留下事奉晋，以求富貴。"李周以母親年老辭别回去。

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洺，晋王栅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嶽言，至青山歸晋，晋王以周爲萬勝黄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

這時，梁派葛從周攻克邢、洺二州，晋王在青山口築栅寨駐兵，李周不知該去哪裏，纔想起盧嶽的話，到青山歸附晋，晋王任命李周爲萬勝黄頭軍使。後來跟隨征伐常常立功。跟隨在柏鄉

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絶河，斷晋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絶糧三日。莊宗以巨筏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静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

作戰，首先登城，升爲匡霸指揮使，駐守楊劉。李周作爲將領很勇敢，他對於用兵，善於防守，能和士兵同甘共苦。梁兵進攻李周，李周堅守。過了很久，李周獲知母親去世，回家奔喪，唐莊宗派别的將領代替李周把守，幾乎爲梁兵攻破，唐莊宗於是追李周回來堅守，纔得以不被攻破。後來梁人攻破德勝後，趁機東攻楊劉，用巨艦隔絶黄河，截斷晋的軍餉供應。李周派人馳馬奔赴唐莊宗求救，請求每天行軍一百里奔赴急難，唐莊宗笑着説："李周替我堅守，擔憂什麽！"每天行軍六十里，一面走一面打獵，説："李周不是梁將能對付的。"等趕到時，李周已斷糧三天。唐莊宗用大木筏堆上柴草澆上油，順流而下放火焚燒梁艦，梁兵解圍散去。唐莊宗見到李周慰勞説："要不是你，將領們就被梁軍擒去了！"李周歷任相、蔡二州刺史。唐明宗時，拜爲武信軍節度使，改任静難節度使，歷任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到之地多善政。

晋高祖時，復鎮静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晋高祖時，又鎮静難，罷官回家。晋出帝到達澶淵，派李周留守東京，返回，拜爲開封尹。死時七十四歲，贈太師。

劉處讓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晋，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晋，晋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晋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晋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敗，處讓因留事晋。

劉處讓字德謙，是滄州人。年輕時是張萬進親近的官吏，張萬進入梁，任泰寧軍節度使，以劉處讓爲牙將。張萬進背叛梁歸附晋，梁派劉鄩討伐他。張萬進派劉處讓向晋求救，晋王正和梁軍相對抗，没能出兵，劉處讓於是在軍門前割下耳朵陳訴説："張萬進之所以被圍，是因爲歸附晋，怎麽不管他的危急呢？如果不出兵，希望求得一死。"晋王認爲他很豪壯，説："義士啊！"爲他出兵。還没渡過黄河，而張萬進已被梁兵打敗，劉處讓於是留下爲晋效力。

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

唐莊宗登位，劉處讓任客省使，常常出使四方，大多符合旨意。天成中，升任引進使，屢次升遷左驍衛大將軍。唐廢帝時，魏州軍作亂，驅逐將帥劉延皓，派范延光招討，以劉處讓爲黄河北都轉運使。

晋高祖立，歷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

晋高祖登位，劉處讓歷任宣徽南院使。范延光反叛，晋高祖命楊光遠任招討使，任劉處讓參

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

謀軍事。不久副招討使張從賓在河陽反叛，劉處讓分兵攻破張從賓。回軍，和楊光遠攻打鄴都，一年多不能攻克。後來范延光有投降的想法而又遲疑不決，劉處讓進城，用禍福利害開導他，范延光於是出來投降。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晋重兵在己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己，高祖不得已，罷維瀚等，以處讓爲樞密使。

唐的制度，樞密使常常以宦官擔任，自從梁用敬翔、李振，到唐莊宗纔開始以武臣擔任，權勢超過將相。晋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任樞密使，劉處讓和宦官們對此心懷不滿。楊光遠討伐范延光，因爲晋的重兵掌握在自己手中，舉動十分驕横放肆，他請求的事，晋高祖頗有删减壓制。劉處讓對楊光遠説："這不是皇上的意思，都是因爲桑維翰、李崧等人妒忌你而已！"楊光遠大怒。罷兵後，楊光遠見晋高祖，申訴桑維翰等人敗壞自己，晋高祖迫不得已，罷免桑維瀚等人，任劉處讓爲樞密使。

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處讓居喪期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劉處讓在職，大凡陳述的事情，多不符合旨意。劉處讓爲母親服喪，晋高祖就不再授他任樞密使，把樞密使的官印交給中書，廢除了樞密使的職位。劉處讓居喪一年，復官，又任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因病而死，六十三歲，累贈太師。

李承約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晋，晋王以爲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洺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

李承約字德儉，薊門人。年輕時事奉劉仁恭，任山後八軍巡檢使，統領騎兵二千人。劉仁恭被他的兒子劉守光拘囚，李承約率領他的騎兵逃奔到晋，晋王任命他爲匡霸指揮使。跟隨晋王攻破夾寨，在臨清打仗，因功多次升任洺、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

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静。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爲許留一年。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統軍。

天成年間，邠州節度使毛璋有二心，唐明宗拜授李承約爲涇州節度副使，派他前去窺伺毛璋的動静。李承約見到毛璋，用禍福利害開導他。後來唐明宗派人代替毛璋，毛璋即時接受了。唐明宗十分高興，於是拜李承約爲黔南節度使。李承約用恩情信義安撫各蕃夷部落，鼓勵百姓種田栽桑，興辦學校。過了幾年，應當替换，黔南人到京師請求留下他，爲此准許再留一年。後召入朝爲左衛上將軍，改任左龍武統軍，拜爲昭義軍節度使，又任左龍武統軍。

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天福二年，升任左驍衛上將軍。多次告老，不准許。死時七十五歲，贈太子太師。

張希崇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脱，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阱，實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阱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内地，徙鎮邠寧。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從小好學，精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歡儒生，張希崇於是在軍中效力任副將，率兵戍守平州。後來契丹攻陷平州，俘獲張希崇，知道他是儒生，任命他爲盧龍軍行軍司馬。唐明宗時，盧文進從平州逃回，契丹於是以張希崇代替盧文進任平州節度使，派親將率三百騎監視他。過了一年多，契丹將領喜歡他的爲人，監視的士兵逐漸鬆懈，張希崇趁機和他的部下策謀逃回南方。他的部下都説兵太多，不能都逃，怕不能脱身，於是勸張希崇獨自逃離。張希崇説："監守我們的契丹兵不過三百騎兵罷了，殺掉他們的將領，他的士兵必定逃散。何況平州距離契丹大營一千多里，即使他們獲知作亂而呼援兵，我和你們也都在漢人領土上了！"衆人都説好。於是先挖了個陷阱，填上石灰。第二天，契丹將領拜見張希崇，張希崇拿酒給他喝，把他殺死扔在陷阱中，他的騎兵都潰逃而去，張希崇率領他的部下，得馬二萬匹南歸。唐明宗嘉獎他，拜爲汝州防禦使。升任靈武節度使。靈州地界和蕃夷相連，供應戍守士兵軍餉的通道，常苦於受蕃夷劫掠，張希崇於是開墾土地，教士兵耕種，軍隊因此糧食自足，而節省運送的花費，唐明宗下詔贊賞他。張希崇撫養士兵，招撫蕃夷部落，回鶻、瓜、沙各國都派使臣入朝上貢。過了四年，上書請求回内地，改任邠寧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嘆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晉高祖登位，又拜爲靈武節度使，張希崇嘆息説："我當老死在邊疆，難道不是天命嗎！"張希崇事奉母親很孝敬，早晚母親進食，必定站在一旁侍候，撤下飲食後纔敢退下。爲大將不喜歡音樂女色。喜好讀書，很懂星象曆法。天福三年，月亮遮蔽畢宿上端的大星，張希崇感嘆説："畢宿上端的大星主邊將，大概要應在我身上吧！"第二年正月死，追贈太師。有兒子張仁謙。

相里金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黄甲指揮使。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爲人勇猛强悍，而又能屈己禮待士人。事奉晉王，任五院軍隊長。梁、晉在柏鄉、胡柳交戰，他都有戰功，遷黄甲指揮使。

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

同光年間，拜忻州刺史。這時，各州州守都任用武人，多用自己家僕主管倉場事務，侵吞公私財物，利益落入私人，相里金獨自禁止家僕參與這事，供給他們豐厚的給養，衹讓他們管理家事罷了。升任隴州防禦使。

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即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

唐廢帝在鳳翔起兵，馳馬傳送檄書給四鄰，四方没有響應，衹有相里金第一個派判官薛文遇去見唐廢帝，往來商議事情。唐廢帝登位，感激他，拜爲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任相里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

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晉高祖登位，改任建雄節度使，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死，贈太師。

張廷蘊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黄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

張廷蘊是開封襄邑人。年輕時在宣武軍當兵，離去後事奉晉，逐漸遷任軍校。常隨唐莊宗征伐，勇往直前，奮力作戰，滿身傷痕，唐莊宗認爲他很勇敢，任爲帳前黄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這時，唐莊宗在魏州，帶劉皇后隨行，劉氏常放任她手下的人侵擾百姓無法無天，没有人敢説什麼，張廷蘊則把他們抓來殺掉。

楊立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逾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潁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

楊立在潞州反叛，唐莊宗派唐明宗任招討使，元行欽任都部署，張廷蘊任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爲前鋒。張廷蘊到達潞州，天色已晚，就率領一百多士兵越過城濠登上城墻，守城的人不能抵抗，於是攻破潞州。第二天天亮，唐明宗和元行欽後到，唐明宗心裏對他很不滿。張廷蘊因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潁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年間，因病而死。

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

張廷蘊是個武人，認得的不過幾個字，而平生看重文人。曾隨唐明宗攻破梁的鄆州，抓獲判官趙鳳，張廷蘊對他説："我看你的樣子必定是個儒生，不必隱瞞了。"趙鳳如實回答，張廷蘊

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髦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急忙把他推薦給唐明宗。後來趙鳳貴爲宰相，多次向安重誨推薦張廷蘊，安重誨也多次爲他説話，唐明宗因對張廷蘊攻破潞州不滿，始終忌恨他，因此最終沒有讓他執掌節鎮大權。張廷蘊素來清廉，歷任七州，死的時候，家中沒有留下多餘財産。

馬全節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唐同光年間，馬全節任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在鄴都反叛，任馬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唐明宗登位，歷任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唐廢帝時，蜀軍攻打金州，州兵纔幾百人，馬全節疏散家財，和士兵一道堅守，蜀人離去後，唐廢帝召馬全節，任命爲滄州留後。

晉高祖入立，即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三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而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

晉高祖登位，就拜授馬全節爲橫海軍節度使，改任安遠節度使，接替李金全。李金全反叛歸附李昇，晉高祖出兵三萬人，派馬全節和安審暉討伐他，李金全南逃。李昇的將領李承裕守安州，馬全節與李承裕在州南作戰，大敗李承裕，殺敵三千人，活捉一千多人。李承裕棄城而逃，安審暉追到雲夢，抓獲李承裕和他的士兵二千人，馬全節殺掉一千五百人，把其餘的士兵和李承裕獻到京師。李承裕對馬全節説："我在城中掠奪，得到數以百萬計的財物，將軍你都拿去了。我見到天子，必定這樣申訴然後就刑。"馬全節害怕，於是殺了李承裕，晉高祖置之不理，改任馬全節爲昭義節度使。又改任安國節度使。跟隨杜重威討伐安重榮，因功移任義武節鎮。

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

自從晉出帝和契丹關係惡化，馬全節一直在軍中。開運元年，任行營都虞候，契丹和晉的大軍在澶、魏間相抗衡，馬全節另外攻白團城，攻破了，俘虜七百人。攻克泰州，俘虜二千人，收降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在戚城被打敗，引兵分道北逃，馬全節在定豐打敗他們，抓獲他們的將領安暉。七月，調任廣晉尹，留守鄴都。十月，杜重威任招討使，任馬全節爲副使，在衛村大敗契丹。

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决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

馬全節爲人謙虚謹慎，侍奉母親很孝順，他當政決斷事情，必依法而行。當初，調任到廣晉，經過元城，穿着白色長衫拜見當地縣令，州里引以爲榮。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開運二年，改任順國節度使，没到任而死，時年五十五歲，贈中書令。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

皇甫遇是常山真定人。爲人勇猛有力，鬍鬚蜷曲，擅長射箭。年輕時隨唐明宗征伐，在唐效力任武勝軍節度使，所到之地苛刻殘暴，以搜刮爲能事，賓客僚佐大多棄官逃離，以躲避他的禍害。

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厢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

晉高祖時，歷任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節度使，罷爲神武統軍。契丹進犯，攻陷貝州，晉出帝任命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皇甫遇任馬軍右厢排陣使。這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叛，晉出帝於是派李守貞和皇甫遇分兵把守鄆州。皇甫遇等人到達馬家渡，契丹正要渡黄河援助楊光遠，皇甫遇等人打敗他們，因功拜爲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

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彦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彦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即與彦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彦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

開運二年，契丹侵犯西山，派先鋒趙延壽包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趙延壽分兵大肆劫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個縣，南到邢州。這年年終，晉出帝和近臣飲酒過量，患病，不能出征，於是派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同馬全節、安審琦以及皇甫遇等人抵禦契丹軍。張從恩等人到達相州，在安陽河南面擺開戰陣，派皇甫遇和慕容彦超率幾千騎兵前去探視敵情。皇甫遇渡過漳河，遇上契丹兵幾萬人，轉戰十多里，到達榆林，被契丹軍包圍，皇甫遇的戰馬中箭倒地，得到他的僕從杜知敏的戰馬，騎上再戰。杜知敏被契丹兵抓獲，皇甫遇對慕容彦超説："杜知敏是個義士，怎能失去他！"隨即和慕容彦超躍馬衝入契丹陣，奪得杜知敏而返回。契丹軍和皇甫遇作戰，從午時到未時，晉軍解圍後又被包圍，敵軍不斷增添精兵，氣勢很盛。皇甫遇告誡慕容彦超説："今天的形勢，衹有决戰和逃跑兩種選擇而已，决戰或許還能活命，逃跑就死定了。同樣

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即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拒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即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

是死，誓死決戰，還足以報效國家。"張從恩和將領們奇怪皇甫遇探視軍情沒有回音，都説皇甫遇已陷入契丹軍中了。不久有人飛馬報告皇甫遇被圍，安審琦率兵準備前往，張從恩懷疑報信的人有詐，不想去，安審琦説："成敗在天，應當和你共同承擔責任，即使契丹軍不南來，我們如果失去皇甫遇，又有什麽臉面見天子！"於是率騎兵渡河，各軍都跟隨北進，距離契丹軍兵十多里時，契丹軍望見救兵趕來，就解圍離去。皇甫遇和安審琦等人收兵南回，契丹也都北去。這時，契丹兵已深入内地，人馬都很困乏，他們返回時，將領們不能追擊，而張從恩率皇甫遇等人退保黎陽，契丹軍因而得以逃離。

三年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俯首以次自畫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彦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絶吭而死。

三年冬，任命杜重威爲都招討使，皇甫遇任馬軍右厢都指揮使，屯駐在中渡。杜重威已暗中向契丹投誠，在帳幕後埋下伏兵，召全部將領就座，告訴説向契丹軍投降，皇甫遇和將領們驚愕不能回答。杜重威拿出降表，皇甫遇等人低頭依次寫上自己的名字，隨即命令士兵放下武器出來投降。契丹派皇甫遇和張彦澤先到京師，皇甫遇走到平棘，斷喉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晋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由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晋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俯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唉，梁滅亡而敬翔死去，不能列爲爲節義而死之士；晋滅亡而皇甫遇死去，不能列爲爲國而死之士，我難道没有用意嗎！梁篡奪唐，用敬翔的計謀最多，由兒子幫助父親殺掉他的祖父，行嗎？他不受斧鉞之誅，就是幸免了。當晋兵向契丹軍投降時，士兵們原本不知道，到命令他們放下武器時，哭聲震天，那麽投降難道是他們的願望嗎！假使皇甫遇奮力伸臂而起，在座中殺掉杜重威，即使不幸不免被害，那還算得上死得其所，他的節義功業難道不令人凜然起敬嗎！既然俯首從命，使君主的國家一道滅亡，即使死了也不能够贖罪，哪裏值得珍視呢！君子對於人，或者推己及人予以寬恕，或求全責備。寬恕，因而向善自新的道路寬廣；求全責備就很難得了，因爲難得，因此纔可貴。然而要懂得哪些是可以寬恕的，和哪些是可貴的，難道不又是一件難事嗎！

安彦威

安彦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彦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彦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彦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彦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安彦威字國俊，是代州崞縣人。年輕時在唐明宗的手下當兵。安彦威擅長射箭，很懂兵法。唐明宗爲天平、宣武、成德節度使，常任安彦威爲牙將，因恭謹忠厚受到信任。唐明宗登位，皇子李從榮鎮守鄴都，安彦威任護聖指揮使。任命李從榮判六軍，安彦威升任捧聖指揮使，兼任寧國軍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拜彦威北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决滑州，命彦威塞之，彦威出私錢募民治堤。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彦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毁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彦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

晉高祖登位，拜安彦威爲北京留守，改任歸德節度使。這時，滑州河水决堤，命令安彦威堵塞，安彦威拿出自己的錢招募百姓修堤。升任西京留守，碰上大饑荒年，安彦威救濟安撫飢民，有犯法的百姓，都受到寬大，飢民很愛戴他，不願流亡。他爲母親服喪，悲戚哀痛超過禮制要求。晉出帝與契丹毁約，拜安彦威爲北面行營副都統，安彦威拿出全部家財佐助軍需。因病死在京師。

彦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彦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安彦威和安太妃是同一宗族，晉出帝把他當國舅對待，安彦威不曾以此炫耀。到他死時，太妃臨喪哭泣，人們纔知道他們同宗，當時人更加稱贊他的謹慎持重。

李瓊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李瓊是滄州饒安人。年輕時任騎將，和晉高祖隸屬於唐明宗軍中。同光二年，契丹侵犯邊塞，唐明宗出軍涿州，遇上契丹軍隊，和他們交戰不能取勝，將領們各自逐漸退去，而晉高祖孤軍作戰不停，契丹軍逐漸合攏包圍他。李瓊拉着晉高祖的衣服和他一起逃跑，到達劉李河追兵快趕上，李瓊浮水先到南岸，晉高祖走到河水中流，馬跌倒，李瓊用長矛拉出他，又把自己騎的馬讓給晉高祖，而步行保護他，跑了十多里，纔得以逃脱。

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與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

唐明宗在魏州兵變而南進，李瓊隨晉高祖率三百騎兵先赴汴州。晉高祖任保義軍節度使，任命李瓊爲牙隊指揮使。晉高祖建國，任命他爲護聖都虞候，賜給他很多的金銀綢帛，而不封給他官爵，李瓊鬱鬱不樂。過了很久，拜爲相、申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任棣州刺史。楊光遠反叛，寫信招李瓊，李瓊拒不接受。升任洺州團練使，

遷洺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

又任護聖右廂都指揮使。

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晉滅亡，契丹攻入京師，任李瓊爲威州刺史，到達鄭州，遇上盜賊被殺。

劉景巖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户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留後。晉高祖即位，即拜景巖節度使。

劉景巖是延州人。他家歷來富有，能以家財和豪傑賢俊交游。在高萬金手下當兵，後來任丹州刺史。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徵調百姓七家出一個人當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快出發時，劉景巖派人激怒他，義兵作亂，殺掉楊漢章，迎接劉景巖爲留後。晉高祖登位，就拜劉景巖任節度使。

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内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己，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

劉景巖的從事熊皦，爲人多智多謀，暗中察覺劉景巖蠻橫跋扈難以控制，怕他有二心，想使他利令智昏，於是告訴劉景巖，認爲邊地不能長久安身，替他陳述保護聲名享受利益的計策，說邠、涇二州有很多好田，將獲利百倍，應當多買田追求財利使自己富有。劉景巖相信了他，一年多，獲利很多。劉景巖派熊皦去京師朝拜，熊皦於是說："劉景巖不宜留在邊地，可調他到内地。"於是調劉景巖到邠州，熊皦入朝拜爲補闕，而劉景巖又改任保義節度使，没過多久，又移鎮武勝。劉景巖纔明白熊皦出賣了自己，於是誣告熊皦隱藏了自己的玉帶，熊皦因此被貶爲商州上津令。熊皦怕劉景巖攔截謀害他，途中逃跑，躲進山中。

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子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强，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益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

開運三年，劉景巖罷去武勝節度使，以太子太師辭官，住在華州。契丹侵犯京師，以周密鎮守延州，劉景巖纔返回故鄉。而州中人驅逐周密，擁立高允權，高允權的妻子劉氏，是劉景巖的孫女。劉景巖有良田、上等宅第、僮僕很多，党項人司家族在近郊畜牧，尤其富强，劉景巖和他們來往，高允權對此很擔心。高允權的妻子逢年節時回家探望，劉景巖對她說："高郎是一縣令，而擁有這個州，他能保住嗎?"高允權更加討厭他，而心中又貪圖他的田産宅第，於是誣陷他謀反而殺掉他，死時八十多歲。

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

長子劉行琮，任德州刺史，罷官，留在京

師，亦被誅。

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師，也被誅殺。

次子劉行謙，是高允權妻子的父親，替他上奏說他不是劉氏的兒子，纔免於被誅殺。



新五代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雜傳(十)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爲劉守光的騎將。唐莊宗進攻范陽，盧文進因先投降被任命爲壽州刺史，唐莊宗讓他隸屬於自己的弟弟李存矩。李存矩任新州團練使，統率山後八軍。唐莊宗和劉鄩在莘州對抗，召李存矩會師攻打劉鄩。李存矩招募山後精兵幾千人，督促百姓獻出馬匹，百姓用十頭牛換一匹馬，山後的人都抱怨，而士兵又不願南去，走到祁溝關時，相聚謀劃作亂。盧文進有個女兒年少貌美，李存矩要娶她做偏房，盧文進因他是大將不敢抗拒，雖然把女兒給了他，但却時常心懷不滿，因而和亂軍一道殺掉李存矩反叛。進攻新州，没能攻克，進攻武州，又没能攻克，於是投奔契丹，契丹派他守平州。

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

唐明宗登位，盧文進從平州率領幾萬人歸附後唐，唐明宗得到他，很高興，任命他爲義成軍節度使。過了一年多，調任鎮守威勝，加同平章事，入朝任上將軍，出外鎮守昭義，調任鎮守安遠。

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昪，昪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自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昪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

晉高祖登位，和契丹相約爲父子，盧文進懼怕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死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向李昪投誠，李昪派兵迎接他。盧文進在幾地任職，很有政績，士兵和百姓都愛戴他。他要出發時，帶着幾騎隨從，來到軍營中和將士們告别，講逃避契丹的打算，將士們都再拜訣别，於是南逃。李昪任命盧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

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

盧文進身高七尺，相貌堂堂。自從他投奔契

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强。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餽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丹，多次引導契丹騷擾幽、薊一帶地方，擄掠那裏的百姓，將中原的紡織技術全部教給契丹，契丹因此更加强盛。同光年間，契丹多次派遣奚族騎兵在塞上出入，攻掠燕、趙，人們没有安寧的年歲。後唐兵駐守涿州，一年四季運送軍需，從瓦橋關到幽州，重兵偵察，常常苦於契丹的襲擊，成爲後唐的禍患十多年，都是盧文進的作爲。直到南逃後，他纔伏身匿迹，力求恭謹，禮待文士，惟恐謙恭得不够。他所談論的，不過是近代朝廷儀制、臺閣舊事而已，從不談論軍事。最後，任左衛上將軍，在金陵去世。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厮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義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慚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

李金全，祖先出自吐谷渾。李金全年輕時被唐明宗收養，因爲驍悍勇猛擅長騎馬射箭，時常跟隨唐明宗征戰，因功拜爲刺史。天成年間，任彰義軍節度使，任職期間一味貪婪殘暴。罷職歸來，貢獻戰馬幾十匹，過了幾天，又進獻戰馬，唐明宗對他説："你擔心馬太多嗎，爲什麼多次進獻呢？而且你在涇州的政績如何，莫不是拿養馬當政事吧？"李金全羞慚得不能回答。調任鎮守橫海。過了很久，罷爲右衛上將軍。

晋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

晋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掉節度使周瓌，晋高祖派李金全率兵一千人前往，下詔書招降王暉説："王暉如果投降，就任命爲唐州刺史。"又把信射進城曉諭安州，不殺一人，又告誡李金全説："不要讓我失信。"李金全還没趕到，襄州安從進估計王暉必定逃往江南，率精兵攔截要路。王暉聽説李金全要來，果然南逃，被安從進的軍隊殺死。李金全後到，捉得王暉餘黨幾百人，都送到京師。

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

王暉作亂，在城中大肆劫掠三天，李金全貪圖他劫掠的資財，因而擒獲他的將領武克和等十多人把他們殺掉，武克和呼叫説："王暉爲首作亂，還向他真誠發誓，任命爲刺史；我們有什麼罪，反而要殺害呢？如果是朝廷的命令，拿什麼表示誠信？如果是將軍違背詔書而殺掉投降的人，你也將不免一死！"晋高祖没有追究，隨即任命李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

金全左都押衙明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己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鴆仁沼，仁沼舌壞而死。

李金全屬下左都押衙明漢榮操縱大權，所作所爲多違法，晉高祖爲此很擔憂，不希望因明漢榮而連累功臣，因此挑選廉正的官吏賈仁沼代替他，而且召回明漢榮。明漢榮唆使李金全留住自己不放，李金全的門客龐令圖諫阻説："賈仁沼過去跟隨王晏球，王晏球在中山進攻王都，王都派擅長射箭的人登上城墻射王晏球，射中頭盔，賈仁沼在後面拉弓，射那擅長射箭的人，一箭射死了他，王晏球尋找這個人，準備重賞他，賈仁沼默默退下而不聲張，這是天下的忠臣啊。王都失敗，王晏球派遣賈仁沼到京師報捷，賞賜的財物很豐厚，他全部分給貧窮的故友、親戚，這是天下的廉潔之士啊。爲人如此，難道會爲人出謀劃策而心懷不善嗎？應當接納賈仁沼而派明漢榮去。"明漢榮聽説此事，連夜派人殺掉龐令圖并讓賈仁沼飲毒酒，賈仁沼中毒身亡。

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冤，漢榮大懼，紿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款于李昪。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昪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汉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昪以金全爲天威統軍。

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任命馬全節代替李金全。而賈仁沼的兩個兒子打算去京師爲父親申冤，明漢榮十分恐懼，欺騙李金全説："過去天子召我明漢榮，你違背詔書而不派我去。賈仁沼的死，他的兩個兒子將要到朝廷申訴。如今讓馬全節取代你，這是召你去打官司。"李金全聽信他的話，於是反叛，向李昪投誠，晉高祖出兵三萬，命令馬全節討伐他。李昪派遣將領李承裕進入安州，李金全於是南逃，到達汉川時，引頸北望，哭泣着離去。李昪任命李金全爲天威統軍。

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昪，金全爲昪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沭陽。昪之諸將皆鋭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漢隱帝時，李守貞在河中反叛，請求李昪出兵，李金全爲李昪的潤州節度使，和查文徽等兵出沭陽。李昪的將領們都主張迅速攻取，惟獨李金全認爲鞭長莫及，不能前去，於是作罷。後來也不再用他，不知他最後怎樣。

楊思權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事奉梁任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消滅後梁，任命他爲夾馬都指揮使。

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

唐明宗時，秦王李從榮任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使，楊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便輔佐他。李從榮素來驕横，做的事多違法。這時，宋王李從厚任河南尹。李從厚年輕，謙恭好禮。

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悦，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何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以從榮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

唐明宗暗中派人從容不迫地説李從厚的優點，以便諷示鼓勵他。李從榮不高興，告訴楊思權説："天下人都認爲宋王賢良而我不好，我即將被廢黜了，怎麽辦呢?"楊思權説："你有兵，又有我楊思權在，擔心什麽呢!"於是勸説李從榮招募誓死忠誠的士兵，增添鋒利的兵器作爲防備。馮贇爲此擔憂，將這事報告朝廷。唐明宗召楊思權回京師，因李從榮的緣故，也没有斥責他。後來任他右羽林都指揮使，率兵戍守興元。

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己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殿下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驗。"從珂即書曰："可邠寧節度使。"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興元張虔釗會同各鎮兵討伐叛軍。各鎮軍隊包圍鳳翔，楊思權攻打西城，嚴衛指揮使尹暉攻打東城，攻破兩個城關。李從珂登上城樓對外面的軍隊呼叫，説自己不是反叛的人，話語很悲哀，城外的士兵聽了都爲他悲傷，而張虔釗督戰很緊，士兵們反戈攻擊張虔釗，楊思權乘機招呼他的部隊説："潞王真是我們主人啊!"隨即率士兵進城投降。尹暉聽説楊思權已經投降，也命令他的軍隊放下武器，因此各鎮的軍隊都潰散了。楊思權和尹暉進見李從珂，楊思權上前説："我用赤誠之心事奉殿下，殿下事成之後，希望不要用防禦、團練使打發我。"於是從懷中拿出一張紙説："希望寫下我的姓名作爲憑據。"李從珂立即寫道："可爲邠寧節度使。"

廢帝入立，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唐廢帝登位，拜任楊思權爲靜難軍節度使。後來任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在京城去世，贈太傅。

尹暉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横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所殺，有子勳。

尹暉，魏州大名人。追隨唐廢帝進入洛陽，而晉高祖前來朝見，和尹暉在路上相遇。尹暉當時任嚴衛指揮使，仗恃先投降的功勞，不爲晉高祖屈身敬禮，在馬上横鞭拜揖，晉高祖發怒，告訴唐廢帝不可將有名的藩鎮交給尹暉。於是任命他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登位，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叛，寫信招納尹暉，尹暉害怕，出逃到淮南，被人殺死，有個兒子叫尹勳。

王弘贄

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

王弘贄，不知他的祖先是誰。唐明宗時，任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

衛將軍、衛州刺史。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嘆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且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婿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捍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

潞王李從珂在鳳翔反叛，率兵東到陝州。唐愍帝害怕，連夜領一百多騎兵出逃，到達衛州東面七八里時，正趕上晉高祖將去京師朝拜，引馬開道的人毫不避讓，唐愍帝派手下人呵叱他，回答說："這是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唐愍帝隨即下馬痛哭，對石敬瑭說："潞王造反，康義誠等都背叛了我，我無所依靠，長公主教我在路上迎接你。"晉高祖說："衛州刺史王弘贄，是個老將，而且很懂時事，請去和他商計。"隨即馳馬前去見王弘贄說："主人危急困迫，又是我的親戚，怎樣求得保全?"王弘贄說："天子避難，自古就有，但將相大臣跟着他嗎?"回答說："没有。""國寶、車駕、法物跟着他嗎?"回答說："没有。"王弘贄嘆息說："所謂大樹將倒，不是一根繩子所能維係的。如今擁有萬乘之國的君主，率領一百騎兵出逃，而没有一個將相大臣跟隨，那麽人心去就由此可知了。即使想要復興，哪能行呢！"就隨晉高祖到驛舍拜謁唐愍帝。晉高祖準備把王弘贄的話告訴唐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上前對晉高祖說："主上，是唐明宗的愛子，您，是愛婿，您在這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在哪裏，您也助賊造反嗎?"於是抽出佩刀刺殺晉高祖，晉高祖的親將陳暉和他們格鬥，沙守榮和陳暉戰死，奔弘進也抹頸自殺。晉高祖因而把皇帝的隨從兵士全部殺掉，留下皇帝一人在驛舍而離去。

弘贄奉帝居于州廨。弘贄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憀。"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

王弘贄事奉皇帝住在州署。王弘贄有兒子王巒，任殿直，唐廢帝登位，派王巒拿毒酒給王弘贄。當初，唐愍帝在衛州時，王弘贄命令街市酒家獻酒，唐愍帝看見後，大驚失色，突然倒在地上，很久纔蘇醒，王弘贄說："這人是酒家，希望獻酒以解無聊。"唐愍帝接受了，從此每天獻一觴酒。等到王巒帶着毒酒來時，於是讓酒家獻酒，唐愍帝毫無疑心地飲下，於是死去。

弘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禄卿致仕，卒，贈太傅。

王弘贄後來在晉任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禄卿辭官居家，死，贈太傅。

劉審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年輕時讀過

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

一些書，精通官吏事務，任唐興令，補爲范陽牙校。劉守光越位稱帝，任命劉審交爲兵部尚書，劉守光失敗，回到太原，唐莊宗任命他爲從事。從來趙德鈞鎮守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舉薦劉審交爲判官。

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

王晏球討伐王都，任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定，拜任遼州刺史。又任北面轉運使，改任慈州刺史，因母親年老離職。母親去世，悲傷哀痛超過禮制要求，多年没有調任。

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

晉高祖登位，楊光遠在魏州討伐范延光，劉審交又任供軍使。這時，晉高祖分户部、度支、鹽鐵爲三使，一年多後，三司更加繁瑣多弊，於是又合而爲一，拜任劉審交爲三司使。議事的人請求查檢天下百姓的田地，應該能增加租稅，劉審交說："租稅有定額，而天下近年没有閑田，老百姓的苦樂，不可能齊一。"於是作罷，没有查檢，老百姓賴此不受困擾。升任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外出察看民田，見百姓耕作的農具簡陋，於是取來河北的農具作範模，替百姓重新鑄造農具。安從進被平定，調任劉審交到襄州，又調到青州，都有政績。罷任返回。

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召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群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决。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

契丹侵犯京城，留下蕭翰離去，蕭翰又讓劉審交任三司使。不久蕭翰徵召許王李從益守衛京師。漢高祖在太原起義，李從益徵召高行周抵抗漢高祖，高行周没有來。李從益的母親王淑妃和群臣商量迎接漢高祖，有人認爲在京師的燕兵還有幾千人，可以守城等待高行周，淑妃不同意，商議没有結果。劉審交上前說："我是燕人，現在爲燕守城，應當爲燕打算，但事態如此，無能爲力了。太妃的話對。"李從益於是罷兵不設防備，派人往西邊迎接漢高祖。漢高祖到來，罷免劉審交而不加任用。

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漢隱帝時，劉審交擔任汝州防禦使，有能幹的聲名。乾祐三年死，七十四歲。州人聚集在靈柩前哭泣，上疏請求留葬在近郊，讓百姓每年能够祭祀。下詔特贈太尉，建祠立碑。

王周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

王周，魏州人。年輕時憑勇猛有力從軍，事奉唐莊宗、唐明宗，任副校，因奮力作戰有功拜

戰有功拜刺史。

晋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

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晋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决，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立，徙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　高行珪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匡儔所簒，晋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晋兵爲匡威報仇，乃欣然從之，爲晋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留晋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晋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晋盡誅思

爲刺史。

晋天福年間，隨楊光遠在魏州討伐范延光，又隨杜重威在鎮州討伐安重榮，都有功。歷任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彦澤爲政苛暴殘虐，老百姓大多流亡，王周於是改爲寬恕，詢問百姓的疾苦，廢除苛刻有害的二十多件事，老百姓又都回來了。歷任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都有政績。定州橋壞了，老百姓的租車翻下橋去，王周説："不整修橋梁，是刺史的過失。"於是賠償百姓糧食，爲他們修治橋梁。

杜重威向契丹投降，契丹軍隊經過鎮州，兵臨城下呼叫王周出來投降，王周哭泣着説："蒙受晋朝的大恩，不能死戰而獻城投降，有什麽臉面南行見君主和士大夫呢!"於是豪飲，索刀想要自殺，家人阻止他，逼他出去投降。契丹任命王周爲武勝軍節度使。

漢高祖登位，調任鎮守武寧。死在任上，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世代爲懷戎守將。父親高思繼。高思繼兄弟都以武勇在北邊稱雄，任幽州節度使李匡威的守將。李匡威被他的弟弟李匡儔篡權，晋王打算討伐作亂的人，商議説："高思繼兄弟在孔領關，有三千士兵，這是後患，不如派人招納他們。高思繼爲我們所用，那就没有什麽事不能成功。"李克用派人招納高思繼兄弟。燕地風俗重義氣，高思繼等人得知晋兵爲李匡威報仇，於是欣然從命，擔當晋兵的前鋒。李匡儔得知高思繼兄弟都反叛了，於是棄城逃跑。李克用讓劉仁恭守幽州，任命他的一個哥哥爲先鋒都指揮使，高思繼任中軍都指揮使，一個弟弟任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别掌管燕兵。李克用臨别對劉仁恭説："高思繼兄弟，勢力壓倒一方，成爲燕地禍患的，必定是高氏，應好好提防。"李克用留下晋兵一千人作爲劉仁恭的護衛。而晋兵常常犯法，高思繼等人多次誅殺他們。李克用責問劉仁恭，劉仁恭控告高氏，因此後晋把高思繼兄弟全部殺死。

繼兄弟。

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即率所牧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留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縶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耶！"行欽即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即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

劉仁恭讓高思繼哥哥的兒子高行珪擔任牙將，而高思繼的兒子高行周年齡十多歲，也收養在手下，長大些後，補任軍職。劉仁恭被囚禁，劉守光登位，任命高行珪爲武州刺史。後來劉守光背叛晉，晉兵攻打他。劉守光的將領元行欽在山後放馬，聽說劉守光即將被包圍，立即率放牧的馬前去援救，而手下的士兵在路上反叛，推舉元行欽爲幽州留後，元行欽說："我怕的人是高行珪。"於是派人去懷戎，抓到高行珪的兒子囚禁起來。軍隊經過武州，招納高行珪說："劉守光可取而代之。你應當隨我前去，不然，將殺掉你的兒子。"高行珪婉言拒絶說："我和你都是劉公的將領，而忍心背叛他嗎？我應當爲劉氏出力，哪裏還能顧及我的兒子呢！"元行欽就率兵包圍高行珪。一個多月，高行珪城中糧食吃完，他召集州人告訴説："我不是不替父老鄉親守城，現在劉公的救兵不來，怎麽辦？你們可以殺掉我向晉投降。"父老們都哭起來，願意死守。這時，高行周恰隨高行珪在武州，就連夜把高行周繫在繩子上放下城，馳馬到晉去見唐莊宗，唐莊宗就派唐明宗救援武州。等趕到時，元行欽已解圍離去，高行珪於是向晉投降。唐莊宗時，高行珪歷任朔忻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唐明宗登位，調任鎮守威勝、安遠。

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之，行珪不聽，銜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佗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

高行珪性格貪婪鄙劣，所作所爲多不合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多次規勸他，高行珪不聽，對他銜恨在心。不久有守兵策劃叛亂，高行珪事先有所覺察，因而暗中把兵庫中的武器轉移到别的地方。守兵叛亂，趕到兵庫搶武器却一無所得，於是潰散逃去，高行珪追殺他們。乘機誣奏范延策一同反叛，連他的兒子都被殺，天下人都認爲他們冤枉。高行珪死在任上，贈太尉。

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佗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

當高行珪向晉投降時，高行周在唐明宗手下，最初任副將，趙德鈞知道他有本事，對唐明宗說："這人外貌厚道而又小心謹慎，以後必定大富大貴，應當好好對他。"梁、晉軍駐扎在黄河邊，唐莊宗派唐明宗東襲鄆州，高行周率領前軍，晚上遇雨，軍中將士都想停止不前，高行周

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

説：“這是老天幫助我們！鄆州人仗恃有雨，不會防備我們進攻，應當出其不意。”隨即連夜馳馬渡過濟河，進入鄆州城，鄆州人纔發覺，高行周於是攻占了鄆州。唐莊宗滅梁，高行周因功任端州刺史，升任絳州刺史。

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

唐明宗時，參與平定朱守殷，打敗王都，升任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任彰武、昭義節度使。

晉高祖時，爲西京留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彦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

晉高祖時，任西京留守，調任鎮守天雄。安從進叛亂，任命高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叛亂，調任鎮守歸德。晉出帝時，代景延廣擔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這時，李彦韜、馮玉等專權，高行周於是請求回到藩鎮。

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翰又棄去，召唐故許王從益入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

契丹滅晉，留下蕭翰守汴京，蕭翰又棄逃，召後唐原許王李從益進入汴京。而漢高祖在太原起兵，李從益派人召見高行周，打算讓他抵抗漢兵，高行周嘆息説：“衰亂的世道難以輔助，何况是兒戲呢！”於是没有奉命前去。

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軍，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漢高祖進入京師，加封高行周守中書令，調任鎮守天平軍，封爲臨清王。周太祖登位，封爲齊王。去世，贈尚書令，追封爲秦王。有個兒子叫高懷德。

白再榮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留麻荅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留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荅，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荅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留後。

白再榮，不知他的祖先是誰。年輕時當兵。唐、晉之際，任護聖指揮使。契丹侵犯京師，白再榮隨契丹北歸，到達鎮州時，契丹留下麻荅駐守鎮州而離去，隨行的晉人大多留在那裏。没過多久，李筠、何福進等人商議趕走麻荅，派人召白再榮，白再榮遲疑不决不願去，軍士逼迫他，於是趕去，共同進攻麻荅。麻荅逃跑，將領們因白再榮名位最高，於是推舉他爲留後。

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留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荅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

白再榮出身於軍隊，貪婪而没有計謀。這時，李崧、和凝等人都隨契丹留在鎮州，白再榮率兵包圍他們的住所，逼求財物，又想害死李崧奪取他的家資。李穀對他説：“你們親受契丹的苦楚，擔憂死都來不及。然而趕走麻荅，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衹是你的功勞。如今剛求得生路，

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它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荅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荅”。

就急忙殺掉宰相，這或許是契丹都不做的事。假使以後回到京師，天子問宰相在哪裏，拿什麽回答呢?”白再榮默默不語，於是作罷。進而全部拘囚曾事奉麻荅的人，奪取他們的財物，鎮州人稱他爲“白麻荅”。

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爲留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漢高祖登位，拜任白再榮爲留後，升任義成軍節度使。罷任回到京師。周太祖率兵進入京師，士兵攻打白再榮的家，奪走他的全部財産。隨後上前説：“士兵們曾在你手下事奉你，一旦如此無禮，又有什麽臉見你呢!”於是殺了白再榮，提着他的頭離去，家人用絲綢贖回他的頭安葬。

安叔千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唐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振武軍節度使。歷静難、横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没字碑。”

安叔千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年輕時擅長騎馬射箭，事奉唐莊宗，任爲奉安指揮使。唐明宗時參與討伐王都，拜任秦州刺史。跟隨攻打契丹，任先鋒都指揮使，因功拜爲振武軍節度使。歷任静難、横海、安國、建雄四鎮節度使。安叔千相貌堂堂，但不通文字，做的事很鄙陋，人們叫他“没字碑”。

晋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晋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没字否? 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吃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

晋出帝時，任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侵犯京師，後晋衆官員到赤岡迎見耶律德光，安叔千走出班列用夷語説話，耶律德光慰勞説：“你是安没字嗎? 你在邢州時，已經向我傳達了誠懇的心意，我如今到這裏，應當給你一個吃飯的地方。”安叔千再拜。於是任爲鎮國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立，罷歸京師，自以常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

漢高祖登位，罷任回到京師，自己因常暗中依附契丹，很羞愧畏懼。以太子太師辭官家居。

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棰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周太祖的軍隊進入京師，士兵大肆劫掠，安叔千家資已盡，而士兵猜測他有隱瞞，不停地鞭打他。傷勢嚴重，回到洛陽，去世，七十二歲。

新五代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雜傳(十一)

翟光鄴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逾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鄄城人。他的父親翟景珂，風流倜儻有膽量有氣魄。梁、晉在黃河相對抗，翟景珂召集并率領邑人守衛永定驛，晉人攻打他們，一年多不能攻克，翟景珂最終戰死。翟光鄴當時十歲，被晉兵搶去，唐明宗喜歡他聰明穎悟，常常讓他跟着自己。

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

翟光鄴事奉後唐，官做到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歷任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晉出帝打敗楊光遠後，以翟光鄴爲青州防禦使。翟光鄴招聚兵民，很有恩德。契丹滅晉，委派翟光鄴管理曹州。許王李從益進入汴京，任命他爲樞密使。漢高祖進入京師，改任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登位，拜任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死在任上。

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均有無，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洛，無久留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留葬立祠，不許。

翟光鄴爲人沉默寡言、足智多謀，事奉繼母以孝順出名。雖然顯貴，但不積聚財產，常借官舍居住，蕭索得僅能遮蔽風雨。爲使親族和睦，粗衣粗食，同甘共苦，翟光鄴處之泰然，天天和賓客們以飲酒聚書爲樂事。處理政事，務必以寬鬆平靜、休養生息爲本。病危，告誡他手下的人，死後即把尸體送回洛陽，不要久留以免拖累軍府。死後，州人上書請求留下安葬，建立祠廟，沒有准許。

馮暉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

馮暉，魏州人。在效節軍當兵，因功升任隊

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佗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

長。唐莊宗進入魏州，和梁在黃河邊相拒抗，馮暉作爲隊長逃到梁軍中，王彥章認爲馮暉驍悍勇猛，把他收歸部下。梁滅亡，唐莊宗寬恕馮暉没有追究，讓他跟隨唐明宗討伐楊立。魏王李繼岌平定蜀後，馮暉多次升遷任夔、興二州刺史。董璋在東川反叛，馮暉跟隨晉高祖討伐董璋，軍隊到達劍門，劍門有兵把守，不能進關，馮暉從别的路迂迴到劍門關左翼，將蜀地守兵消滅殆盡。恰逢晉高祖回師，拜任馮暉爲澶州刺史。

天福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氐、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書褒美。

天福年間，范延光在魏州反叛，晉高祖派馮暉襲擊滑州，没能攻克，馮暉於是進入魏州，爲范延光守城。不久出城投降，被拜任義成軍節度使，調任鎮守靈武。靈武自從唐明宗以後，買馬買糧，招徠部族，供應賞賜軍士，每年花費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輾轉運輸供給，老百姓承受不了勞役，因此流亡的人很多。青岡、土橋一帶，氐、羌族攔路搶劫，商人旅客出行必須有軍隊保護。馮暉一到任，就廣施恩信，部族感激他的恩惠，停止了侵奪，然後推廣屯田以便節省運送軍餉的花費，修整倉庫、亭館一千多處，大多出自俸錢，不增加百姓的賦税，轄區内太平無事，晉高祖下詔書表彰他。

党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留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超既留，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己意。

党項拓拔彥超是最大的部族頭領，各族的順逆常常看拓拔彥超的去留。馮暉來到後，拓拔彥超前來拜見，於是留下他，爲他在城中修建府宅，給予豐厚的賞賜，務求滿足他的心意。拓拔彥超既已留下，各部族爭相用羊馬來貿易，一年就有馬五千匹。後晉見馮暉馬多而且得到各部族擁戴，反而認爲是禍患，調任他鎮守靜難，又調到保義。年内，又召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領河陽節度使，馮暉到此時纔發覺後晉有猜忌自己的意思。

是時，出帝昏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温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

這時，晉出帝昏庸迷亂，馮玉、李彥韜等人專權，馮暉違心地事奉他們，因而得以再次鎮守靈武。當時王令温鎮守靈武，失去各部族的人心，成爲很大的邊患。馮暉就請求説："如今朝廷事務繁多，必定不能用兵支援我。希望能够自己招募士兵作爲護衛。"於是招募士兵一千多人，抵達梅戍，各部族漸漸來拜見，馮暉望着一名首

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玩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領，指着他的佩劍說："這是板橋王氏的劍嗎？我聽説王氏劍是天下的利劍。"俯身從首領腰中取出劍，好像要玩賞，乘機殺死首領，跟隨首領的十多個騎兵也都被殺了。副將藥元福說："現在到靈武還有五六百里遠，怎麼辦？"馮暉笑着説："此人是部落中的豪傑，是部族所依靠的人，我能够殺他，其餘的人難道敢動彈嗎！"不久各部族都率兵卡住道路，馮暉用言語開導他們，衹有首領被殺的一個部族請戰，於是交戰并趕走了他們，各部族於是不敢妄動。馮暉來到靈武，安撫邊境各部，經歷十多年，恩信大顯。官做到中書令，封爲陳留王。廣順三年去世，追封爲衛王。兒子叫馮繼業。

皇甫暉

皇甫暉，魏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都將楊仁晸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晸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鋭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可强，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

皇甫暉，魏州人。在魏州當兵，戍守瓦橋關，期滿應當换回，而留下屯守貝州。這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皇甫暉爲人驍悍勇猛而又强横無耻，夜晚在軍中博戲，没有取勝，於是和同黨陰謀作亂，劫持都將楊仁晸説："唐能够攻破梁而得到天下，是因爲先取得魏州進而擁有河北全部軍隊的。魏州軍隊鎧甲不離身、戰馬不卸鞍已有十多年。如今天下已經平定，可是天子不顧念魏州將士長期戍守的辛勞，離家很近，却不能和家人相見。現在將士想回家之心不可阻止，你應當和我們一起走。如果不幸天子對我軍發怒，就占據一州，足以起兵奪權。"楊仁晸説："你們的打算多麽錯誤！如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鋭的甲兵，不下幾十萬，諸君都有家屬，爲什麽要説這樣不祥的話？"軍士們知道不能逼他就範，就殺了他，推舉一個小校做首領，小校不答應，又斬殺了他，隨即提着兩顆首級拜見副將趙在禮，趙在禮從命，於是連夜焚毁貝州，進入魏州，趙在禮任命皇甫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皇甫暉領着全副武裝的幾百騎兵，在城中大肆劫掠，到一百姓家，問他的姓氏，回答説："姓國。"皇甫暉説："我當破國！"於是殺他全家。又到一家，問他們的姓氏，回答説："姓萬。"皇甫暉説："我殺一萬家就够了。"又殺他全家。等到唐明宗進入魏州，他就和趙在禮合謀，唐莊宗

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

的災禍就出自皇甫暉。唐明宗登位，皇甫暉從士兵升任陳州刺史，在唐朝時他常擔任刺史。

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

晉天福中，皇甫暉以衛將軍的身份住在京師。趙在禮已掌握軍權，解除地方職務來到朝廷，皇甫暉前去迎候他說："我和你都在甘陵起家，終成大事，但這是由我發起的，你如今富貴了，能照顧我嗎？要不然，災禍就會在座中發生！"趙在禮害怕，急忙拿出器物錢幣幾千給他，用酒款待他，皇甫暉神態自如地飲完酒，不辭而別。過了很久，任密州刺史。

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瘡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契丹侵犯京師，皇甫暉率領密州人逃到江南，李景任命他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守江州。後周軍隊征討淮地，李景任命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駐守清流關，被後周軍隊打敗，連同手下都監姚鳳一起被抓獲。周世宗召見他們，見皇甫暉滿身傷口，很可憐他，賜給金帶、鞍馬，幾天後去世。拜任姚鳳爲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抵，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寨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沿淮巡檢。

唐景思，秦州人。小時候擅長摔跤，以宰狗爲生。後來去當兵，積官升任指揮使。唐魏王李繼岌伐蜀，唐景思爲蜀守衛固鎮。李繼岌的軍隊到來，唐景思獻城投降，拜任興州刺史。晉高祖時，任貝州行軍司馬。晉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唐景思被趙延壽俘獲，被任爲壕寨使。契丹滅晉，拜任唐景思爲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任鄧州行軍司馬，後來任沿淮巡檢。

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

後漢法令殘酷，而史弘肇專權，喜好以誣告殺人。唐景思有個奴僕，曾有所求而没有如願，就馳馬去見史弘肇，説唐景思和李景勾結，并私藏武器。史弘肇派小吏率三十名騎兵去收捕唐景思，奴僕對小吏説："唐景思是個勇猛的人，抓到就殺掉他，不然會讓他逃掉。"小吏到來，唐景思上前迎候，用兩手抱着小吏喊冤，請求到獄司自我申辯。小吏傳來奴僕和唐景思對證，唐景思説："我家就在這裏，請你搜查。如果有十千錢，就是接受别人的賄賂。有鎧甲一副，就是私藏武器。"官吏搜索他家，衹有一個衣筐，内裝

吏閔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潁、亳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

軍人登記簿、糧簿而已。小吏同情而寬免了他，唐景思請求戴上枷鎖到京師爲自己辯白。唐景思有個僕從王知權在京師，聽説唐景思被告發，就去見史弘肇，希望先把自己關進獄中來表明唐景思没有反叛，史弘肇哀憐他，把王知權送到獄中，每天用酒食款待。唐景思戴枷上路後，潁、亳二州的人跟隨到京師共同爲他辯白。史弘肇於是審訊那個奴僕，他完全認罪，於是上奏處死奴僕，放了唐景思。

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效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後來唐景思隨周世宗在高平作戰，周世宗把所得到的漢降兵幾千人編爲效順指揮，任命唐景思爲指揮使，又在淮河戍守。周軍攻伐淮南，唐景思因功兼任饒州刺史，升任濠州刺史，周軍攻打濠州，唐景思因傷重而死，追贈爲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盗，鄉里患之，符彦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彦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秋，以疾卒，贈太師。

王進，幽州良鄉人。爲人勇猛强悍，跑起來趕得上奔馳的馬。年輕時聚衆做盜賊，鄉里認爲他是禍患，符彦超派人用錢財將他收編爲部下。符彦超鎮守安遠軍，軍中發生叛亂，他派王進疾速奏報京師，唐明宗因他來得快而驚奇，贊賞他的足力，把他歸屬寧衛指揮。漢高祖任侍衛親軍指揮使時，任王進爲軍校。漢高祖鎮守河東，就讓他跟隨，每有急事，就派王進急行到京師，往返不過五六天，因此更加親信喜歡他，屢經升遷爲奉國軍都指揮使。隨從周太祖在魏州起兵，升任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任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元年秋，因病去世，追贈爲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嘆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

唉！我撰述過去的歷史，寫到王進的事，未嘗不放下書而感嘆説：太過分了，五代的君主，都是由武人崛起的，和他們共事的都是勇士强兵，各自瓜分土地分封侯王，和豺狼牧養着這些人有什麽不同！雖然他們的依托遭遇，出於一時的幸運，然而必定都還是横身戰陣、面臨敵人，即使没有可敵百人的英勇，也必定有一朝的辛勞。至於像王進這樣的人，衹是以快步善跑而執掌軍權，多麽過分啊！難道不是代表等級的爵號車服的作用，隨着世道的不同而輕重不同嗎？在

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治世君子得到它就重要，在亂世小人易於得到它就不重要嗎？抑或因機緣、因僥幸，以前未嘗没有，而亂世尤多，到了極點，就成了這樣嗎？難道還有超過這種情况的嗎？當這時，統治國家的，長的不過十幾年，短的三四年到一二年。天下的人，見上面改朝换代，與更换戍長没有什麽不同，改朝换代都易如反掌，何况君主以下的人呢？像王進等人，哪裏值得稱道呢？《易經》的否極泰來、此消彼長，君子小人常常相互上下，見了在上的如王進等人，那麽在他們之下的就可想而知了。我記載王進的事，是用以哀憐這一代人的混亂，可見當時身居下位的賢人君子，能説得完嗎？能説得完嗎？

常思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劍指揮使。歷唐、晋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最初追隨唐莊宗當兵，後來任長劍指揮使。歷任唐、晋六軍都虞候。漢高祖任河東節度使，任命常思爲牢城指揮使。漢高祖登位，常思兼任武勝軍節度使，調任鎮守昭義。常思行伍出身，不曾有戰功，衹因僥幸碰上漢的興立，於是執掌帥權。在潞州五年，以聚斂財富爲能事，生性鄙劣吝嗇。

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即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逾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當初，常思微賤時，周太祖還小，孤苦無依，寄食在常思家，認常思爲叔父，後來常思和周太祖都遇漢而取得富貴。周太祖登位後，每每叫常思爲常叔，拜見他的妻子，禮節如同自家人一樣。廣順三年，常思調任鎮守歸德，過了三年前來朝拜，又調任平盧，常思因而稟告説："我在宋州，宋州百姓欠我絲息十萬兩，願把債券進獻。"周太祖點頭同意，隨即燒掉債券，下詔給宋州全部免除。常思住在青州，一年後患病，回到洛陽，去世，贈中書令。

孫方諫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當初，定州西北有個狼山堡，定州人常占據它來躲避契丹，有個尼姑深意住在其中，用佛法誘惑百姓，老百姓多歸依她。後來尼姑死了，堡中人説她的尸體不朽，因而祭奉她。尼姑姓孫，孫方諫自認爲是尼姑同族的人，就繼續施行佛法，堡中人推舉他做首

爲主。

晋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悪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游奕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晋，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

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

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領。

晋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厭悪孫方諫在山中聚衆，怕成爲邊患，因而表奏他爲游奕使。孫方諫因有所求而不能如願，於是北通契丹。後來契丹滅晋，任命孫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不久調孫方諫到雲中，孫方諫不接受任命，率領他的門徒又進入狼山堡。

漢高祖興立，契丹放火焚燒定州，擄掠定州百姓北去。孫方諫聽説後，從狼山進入定州，占據定州歸附漢，漢高祖表彰他，就拜授孫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

周太祖時，調任鎮守鎮國，任命他的弟弟孫行友爲定州留後。周世宗進攻太原，孫方諫到皇帝行營朝拜，隨同回到京師，到洛陽時患病，調任鎮守匡國，死在洛陽，享年六十二歲，贈太師。

新五代史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雜傳(十二)

王峻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産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

王峻字秀峰，相州安陽人。父親王豐，爲樂營將。王峻年輕時靠擅長唱歌事奉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攻克魏博後，張筠放棄相州，逃回京師。租庸使趙巖經過張筠家，張筠讓王峻唱歌助酒，趙巖見了很喜歡他。這時趙巖正專權，張筠因而把王峻送給趙巖。梁滅亡，趙巖被滅族，王峻流落到民間。過了很久，事奉三司使張延朗，張延朗不很喜歡他。晉高祖滅唐，殺掉張延朗，這時漢高祖隨着晉起兵，晉高祖就把張延朗的資産全部賞賜給漢高祖，王峻因此得以事奉漢高祖。

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

漢高祖鎮守河東，王峻爲客將。漢高祖登位，拜任王峻爲客省使。漢派郭從義討伐趙思綰，派王峻監督軍隊。屢經升遷爲宣徽北院使。

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殺贇、信。

周太祖鎮守天雄軍，王峻任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人，又派人殺周太祖和王峻等人，王峻等人於是和周太祖出兵進犯京師。周太祖監國，假藉漢太后的命令拜任王峻爲樞密使。周太祖率兵北出，到達澶州，回師殺向京城。這時，周太祖已派馮道在徐州迎接湘陰公劉贇，而漢的宗室蔡王劉信在許州。王峻和王殷商計，派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到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到許州窺伺事變，郭崇、馬鐸於是殺掉劉贇、劉信。

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

周太祖登位，拜任王峻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進攻晉州，王峻任行營都部署，得以全權相機行事。另

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陜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陜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兖州慕容彦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彦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决。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

派陳思讓、康延沼從烏嶺出絳州和王峻會師。王峻到達陜州，停留不前。周太祖派遣使臣翟守素馳馬趕到陜州，告訴王峻説周太祖要親自出征。王峻屏退手下人對翟守素説："晉州城堅牢不可接近，而劉旻的軍隊也鋭不可擋，我之所以留在這裏，不是膽怯，是有所等待罷了。而且陛下剛登位，對四方藩鎮，還没有施以威嚴和恩德，哪裏能够輕舉妄動！而兖州慕容彦超反叛的迹象已經表露，如果陛下出汜水，慕容彦超就會進入京師，陛下拿什麽對付他?"翟守素馳馬返回，把王峻的話一五一十地彙報給周太祖。這時，周太祖已下詔宣布西去，聽了王峻的話，趕緊拉着自己的耳朵説："差點壞了我的事！"於是停止前進。王峻的軍隊從絳州出發，前鋒報告説已過蒙阬，王峻心喜，對他的僚屬説："蒙阬，是晉、絳二州的天險，劉旻不派兵扼守，讓我們過去了，可知他必敗無疑。"王峻的軍隊距晉州三十里時，劉旻獲知周兵大批到來，就撤軍離去。將領們都想追擊，王峻猶豫不决。第二天，派騎兵追趕劉旻，没有追上而返回。

從討慕容彦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

王峻跟隨討伐慕容彦超，任隨駕都部署，率領衆兵搶先登城。

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横。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彦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有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

王峻和周太祖都在魏州起家，自認爲有輔佐皇帝創業的功勞，以天下爲己任。凡是議論請求的事情，無論大小，都期望必能如願，有時稍不如意，言語臉色就不恭敬，周太祖每每寬容他。王峻的年齡比周太祖大兩歲，周太祖往往稱王峻爲兄，有時稱他的字，王峻因此更加驕横。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人，都是周太祖舊時的副將，周太祖剛登位，謙退不願進用，而王峻心中忌恨他們。自從攻破慕容彦超回來，就請求解除樞密使的職務以便試探皇帝的心意，周太祖慰勞他。王峻發出許多信給各藩鎮，請求保薦他，過了幾天，各藩鎮都馳馬獻上王峻的信，周太祖大驚。王峻接連上書請求解職，因而不管事，周太祖派近臣召見他説："你如果不出來，我會親自前來恭候你。"王峻説："皇帝的車駕如果前來，這是讓我有不測之禍。"但根本没有出來的意思。樞密直學士陳同和王峻很友好，周太祖就派陳同

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僶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

去宣召王峻。陳同回來奏報説："王峻的主意稍有鬆動，但請求陛下聲稱要準備車駕，像是要去請他的樣子，那麽王峻必定出來。"周太祖盡力照辦。王峻聽説周太祖要來，於是馳馬進見。

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太祖於内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慚不能對。

王峻在樞密院修建廳堂，非常奢華，邀周太祖臨幸，周太祖賜予十分豐厚。周太祖在内院建一小殿，王峻就上奏説："宫室已經很多，修小殿做什麽？"周太祖説："樞密院的房屋不少，你又何必修建？"王峻羞慚不能回答。

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顔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争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别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

王峻任樞密使兼宰相，又請求兼任平盧節度使。已經接受任命，剛到任所又請求借左藏庫絲綢一萬匹，周太祖都儘量順從他。又請求任用顔衎、陳同取代李穀、范質擔任宰相，周太祖説："任用和辭退宰相，難道能倉猝行事？應當慢慢考慮。"王峻不斷議論請求，言語漸漸不恭敬。中午時分，周太祖還未進食，王峻争執不停，這時正是寒食假，周太祖説："等到寒食過去，會替你辦。"王峻纔退下。周太祖於是不能忍受，第二天到便殿，召百官都進殿，隨即把王峻囚禁在别的處所。周太祖見到馮道，哭泣着説："王峻欺凌我，不能忍了！"王峻隨即被貶爲商州司馬，死在貶所。

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録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録送史館，自此始。

王峻被廢黜後，周太祖因王峻監修國史，估計他記載不實，因而宣召史官取來按日記録政事的册子查看，史官推托説宫禁中的事不是外人可以知道的，害怕因泄漏而獲罪。王峻被貶官後，李穀監修國史，因而請求命令近臣記録宫禁中的事交付史館，於是命令樞密直學士到樞密院謄録并送交史館，從此開始這樣做。

王殷

王殷，大名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祁州刺史。晋天福中，徙原州刺史。

王殷，大名人。年輕時當兵，因軍功屢升爲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隨范延光在魏州討伐張令昭，因功拜任祁州刺史。晋天福中，調任原州刺史。

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

王殷事奉母親以孝順出名，想和人出游，必定事先告訴母親，母親不認可的，不曾敢去。等到任刺史時，政事小有過失，母親責備他，王殷就取來刑杖交給婢僕，在母親面前捶打自己。母

晋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

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邪？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

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卧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親死後服喪，晋高祖下詔書讓王殷起復，任命爲憲州刺史，王殷請求服完喪。完喪後，晋出帝任命他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

後來隨漢高祖討伐杜重威，首先登城，奮力作戰，箭射中他的頭，箭頭從他口中穿出而没有死，漢高祖表彰他，任命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任寧江軍節度使。

契丹侵犯邊境，漢派王殷率兵屯駐澶州。漢隱帝已殺掉楊邠等人，下詔讓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在澶州殺掉王殷，又下詔命令郭崇在魏州殺掉周太祖。詔書到達澶州，李弘義怕不能成事，反而把事情告訴王殷，王殷派人馳馬到魏州告訴周太祖，於是起兵反叛。周太祖登位，拜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任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照舊統領親軍，從黄河以北都受王殷指揮。王殷致力於聚斂財富，周太祖聽説後厭惡此事，派人對他説："我在魏州起兵時，庫存的錢糧難道少嗎？你爲國爲家而用，够了。"王殷不聽。

王殷和王峻都隨周太祖在魏州起兵，後來王峻獲罪，王殷心中不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王殷請求進朝祝壽，周太祖同意了，而怕他疑心，又派使臣阻止他。第二年，周太祖在南郊祭祀。這年冬天，王殷前來朝見，王殷手握兵權，職當警衛，進出常常帶兵相隨，又請求給他武器，以防萬一。這時，周太祖因病卧床，懷疑王殷有二心，於是帶病駕臨滋德殿，王殷進來問候起居，周太祖就命令抓捕他，削奪在身官爵，長期流放登州。不久殺掉他，把他的家屬遷到登州。

劉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效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

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年輕時追隨楊師厚，以勇猛强悍出名。唐莊宗攻克魏博，和梁在黄河兩岸交戰，劉詞因軍功任效節軍使，升任長劍指揮使，因事降職到汝州十多年。

唐廢帝時，下詔讓各州鎮挑選驍悍勇猛的人充實禁軍，劉詞得以被選爲禁軍校。參與打敗張從賓、楊光遠，因功升任奉國第一軍都虞候。跟

從馬全節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

隨馬全節攻克安州，因功升任指揮使。隨同杜重威攻克鎮州，因首先登城之功拜任泌州刺史。晉軍討伐安從進，他擔任襄州行營都虞候，因功升任泌州團練使。調任到房州，一年多，爲政不騷擾百姓，人人都覺得便利。劉詞空閑時，常常穿着鎧甲，頭枕戈戟而卧，對人説："我靠它們取得富貴，難道能一天忘了它們嗎？而且人的性情容易積習難改，如果一旦筋力怠惰，有戰事時拿什麽報國！"

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

漢高祖時，又任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在河中討伐李守貞，劉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兼寧江軍節度使，任行營都虞候，因功拜任鎮國軍節度使。

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周太祖登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繼鎮守安國、河陽三城。周世宗在高平作戰，樊愛能等軍戰敗南逃，碰上劉詞并勸阻他説："軍隊敗了，可以不前進了。"劉詞不聽，反而催兵前進，周世宗嘉獎他，任命爲隨駕都部署。到回師後，任命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調任鎮守永興。第二年死在任上，享年六十五歲，追贈爲侍中，謚號忠惠。

王環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

王環，鎮州真定人。因勇猛有力爲孟知祥駕車，到孟知祥在蜀越分稱帝時，讓他掌管衛兵。晉開運年間動亂時，秦、鳳、階、成四州都歸入蜀，孟昶任命王環爲鳳州節度使。

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返，吾有慚焉。"乃决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黄花谷以争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别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

周世宗登位，第二年，派王景、向訓攻打秦、鳳二州，多次被王環打敗，大臣們都請求停戰。周世宗説："我想統一天下成一家，而風聲教化不能到達秦、鳳二州，如今已出兵，無功而回，我對此感到羞慚。"於是决意進攻。周兵運糧的路很艱險，孟昶派兵五千人出堂倉到達黄花谷争奪糧道。王景、向訓事先知道他們前來，命令排陣使張建雄率兵二千人把守谷口，另派副將率强兵一千人繞到他們後面，埋伏在堂倉等待他們返回。蜀兵在前面遇上張建雄，交戰不勝，退逃到堂倉，伏兵出動，把他們全部殺死，因此把守各城堡的蜀兵都潰散了。

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内，處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嘆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

當初，孟昶派遣秦州節度使高處儔率兵援助王環，還没到，獲知堂倉兵敗，也潰逃而回，高處儔屬下判官趙玭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去，高處儔於是逃奔成都，趙玭於是獻城投降，成、階二州相繼也投降了，惟獨王環堅守一百多天，然後纔被攻克。周世宗召見王環，感嘆説："三個州郡都已投降，王環獨力堅守，我多次寫信招降他，而王環不理睬，以至於力盡被擒，雖然未能以死殉職，也還忠於他所事奉的君主，起用他可以鼓勵那些事奉君主的人。"於是拜任王環爲右驍衛將軍。

是時，周師已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寨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這時，後周軍隊已經出征淮地，就讓王環協助侯章爲攻取賊城水寨副部署。當初，周軍南征，李景在淮河陳兵，戰船很多，周軍没有打水仗的戰船，周世宗爲此擔憂，於是在京城西面設置造船務，製造幾百艘戰艦，又得到李景的降兵，教他們水戰。第二年，周世宗再次征伐淮地，派遣王環率領水兵幾千人，從蔡河進入淮河。王環在軍中，不曾有戰功。和王環一道被抓獲的蜀兵，周世宗不殺他們，讓他們全部隨軍作戰，後來很多人都去南方投奔李景，周世宗對王環更加深信不疑。不久李景部將許文縝、邊鎬等人都被抓獲，周世宗全部任命他們爲將軍，和王環等人在京師成排修建府宅，一年四時賞賜十分豐厚。第二年周世宗又到淮南，又讓王環隨行，王環患病，死在泗州。

折從阮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父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温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晋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漢高祖入立，於府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拜從阮子德扆爲府

折從阮字可久，原名折從遠，避漢高祖的名諱，改名阮，雲中人。他的父親折嗣倫，擔任麟州刺史。折從阮的爲人，像一個温和恭謹的長者，爲父親服喪，以孝順出名。唐莊宗鎮守太原，讓他做牙將，後來任命他爲府州刺史。晋出帝和契丹毁棄盟約，折從阮率兵攻打契丹，攻取契丹城堡十多處，升任本州團練使，兼任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漢高祖登位，在府州建置永安軍，任命折從阮爲節度使。第二年，折從阮率領他的族人到京師朝拜，調任鎮守武勝，隨即任命折從阮的兒子

州團練使。

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静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折德扆爲府州團練使。

周太祖登位，折從阮依次調任宣義、保義、静難三鎮節度使。顯德二年，罷任回到京師，走到洛陽時去世，贈官爲中書令。

新五代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雜傳(十三)

朱守殷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宗即位，以其厮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駡曰："駑才，果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

同光二年，領鎮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校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勛舊，與伶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圍其第而殺之。

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静。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

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亟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

朱守殷，年輕時事奉唐莊宗爲奴僕，名叫會兒，唐莊宗讀書，會兒常在一旁侍奉。唐莊宗即位，把他收養的人編爲長直軍，任命朱守殷爲軍使，因此不曾經歷戰陣的考驗。但他喜好談論别人的隱私長短來取信莊宗，唐莊宗認爲他忠誠，升任蕃漢馬步軍都虞候，派他守德勝。王彥章攻打德勝，朱守殷没有防備，於是南城失守，唐莊宗駡他説："蠢才，果然誤了我的事！"唐明宗請求對朱守殷施行軍法，唐莊宗不接受。

同光二年，朱守殷兼任鎮武軍節度使。這時，唐莊宗剛進洛陽，朱守殷巡邏檢查京師，仗恃恩寵驕横放肆，凌辱功臣元老，與伶人景進裏外相應。魏王李繼岌殺掉郭崇韜後，景進誣陷朱友謙和郭崇韜謀反，唐莊宗派遣朱守殷包圍朱友謙的家把他殺掉。

這時，唐明宗從鎮州前來朝拜，住在自己家中。唐莊宗正受衆多小人的蠱惑，猜忌大臣，就派朱守殷窺視唐明宗的動静。朱守殷暗中派人告訴唐明宗説："職位太高的臣子自身危險，功勞傾蓋天下的人受不到獎賞，你可説是位高功顯了。應當自己謀劃返回藩鎮，不要去碰災禍！"唐明宗説："我不過是洛陽的一個普通人罷了，能做什麽！"不久唐明宗終於在魏州反叛。

唐莊宗去東面討伐，朱守殷率騎兵在宣仁門外候駕。郭從謙作亂，攻破興教門入城，唐莊宗急召朱守殷等軍，朱守殷按兵不動。唐莊宗獨自和各位王子宦官一百多人射殺賊軍，朱守殷等人

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宫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

始終没去。朱守殷正移兵在北邙山下休息，聽説唐莊宗已死，隨即馳馬到宫中，選載嬪妃、財寶而回，放縱士兵劫掠，派人催唐明宗進入洛陽。

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吴，或以爲東諸侯有屈强者，將制置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指揮使馬彦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

唐明宗登位，拜授朱守殷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第二年，升任宣武軍節度使。九月，唐明宗下詔臨幸汴州，議事的人議論紛紛，有的認爲是征吴，有的認爲是東面的諸侯有太倔强的，將要處置他們。朱守殷尤其不安，於是殺掉指揮使馬彦超，關閉城門反叛。唐明宗走到京水，聽説朱守殷反叛，派范延光率兵飛馳逼近城下，汴州人開門放進范延光，朱守殷親手殺掉他的族人，於是伸長脖子命令手下人殺掉他。唐明宗到達汴州，下令鞭打他的尸體，割下頭顱在街上示衆七天，送回洛陽示衆。

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彦超與計事，彦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彦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洺州長史。

朱守殷將要反叛時，召都指揮使馬彦超和他商議，馬彦超不從命，朱守殷殺掉他。唐明宗哀憐馬彦超的死，任命他的兒子馬承祚爲洺州長史。

董璋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晋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璋爲刺史。

董璋，不知他的祖先是誰。小時候和高季興、孔循都是汴州富人李讓的家僮。梁太祖鎮守宣武，收養李讓作兒子，這就是朱友讓。他的僮奴因朱友讓的緣故，都得以事奉梁太祖，董璋因軍功擔任指揮使。晋李繼韜以潞州反叛向梁投降，梁末帝派董璋攻克澤州，就任董璋爲刺史。

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厢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參决。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横。

梁滅亡，董璋在唐任邠寧節度使，和郭崇韜相友善。郭崇韜伐蜀，任董璋爲行營右厢馬步軍都虞候，軍中事無論大小，都和他商量。蜀平定，任他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守西川。後來，兩人有二心。安重誨在朝中專權，議事的人多説孟知祥必定不能替唐出力，而能制服孟知祥的人是董璋，常常稱贊董璋的忠義，安重誨認爲是那樣，很優寵他，因此董璋更加驕横。

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賫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

天成四年，唐明宗在南郊祭天，下詔書讓兩川進貢用於南郊的財物五十萬，派李仁矩帶着安重誨的信前去告訴董璋，董璋訴苦不願拿出財

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己，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彦釗扼劍門關爲七寨，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刲肉釘面，刳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

物，衹肯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想殺掉李仁矩，李仁矩哭泣哀求得以幸免，回去説董璋必定反叛。後來使臣到東川，董璋更加傲慢，使臣回去，大多講述董璋想要反叛的情况。安重誨對此擔憂，於是逐漸挑選將吏擔任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刺史牙衛，分布在各州。又分割閬州設置保寧軍，任命李仁矩爲節度使，派姚洪率兵一千人隨李仁矩戍守閬州。董璋和孟知祥察覺唐疑心自己，而且割削他們的土地，於是合謀反叛。董璋因而替他的兒子娶孟知祥的女兒以便相互結交。又派遣部將李彦釗扼守劍門關，建七個寨子，在關北增設關卡，號稱永定。凡是東歸的唐守兵，都攔留他們，抓獲逃跑的人，用鐵籠關起來，用火烤他們，或者割肉釘臉，挖心來吃。長興元年九月，孟知祥攻陷遂州，董璋攻陷閬州，抓獲李仁矩、姚洪，把他們全部殺掉。

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疏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敝，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己。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當初，董璋等人反叛，唐衹是誅殺董璋的家屬，孟知祥的妻子兒女都在成都，他留在京師的遠親都没有被殺。石敬瑭討伐董璋等人，很久没有建功，而劍門關以西運送軍需不足，遠近勞困，唐明宗對此很憂慮。安重誨親自前去督軍，石敬瑭不接納，安重誨於是獲罪被處死，石敬瑭也返回了。唐明宗於是派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西歸，開導董璋等人讓他們改過。孟知祥派人告訴董璋，想和他一起向朝廷負荆請罪，董璋説："唐没有殺你孟公的家屬，對西川的恩德深厚啊。我的子孫在哪裏？有什麽可告罪的！"董璋因此疑心孟知祥出賣自己。三年四月，率兵一萬人進攻孟知祥，在彌牟交戰，董璋大敗，逃回梓州。當初，唐陵州刺史王暉被人代職回朝途中拜訪董璋，董璋攔留他。到這時，王暉抓獲董璋殺掉，把他的頭送給孟知祥。

范延光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唐明宗任節度使，把范延光安置在手下，但并未覺得他有非凡之處。唐明宗攻破鄆州，梁兵正扼守楊劉，梁的先鋒將康延孝暗中向唐明宗投誠。唐明宗尋求能够把康延孝的誠意送達唐莊宗的人，范延光主動請求前往，於是懷揣康延孝的蠟丸書，往西拜

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彦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搒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晋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

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并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嘆曰：“吾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内嚮之意，請除二刺史

見唐莊宗將書呈上，并且說：“如今康延孝雖有投降的打算，但扼守楊劉的梁兵很强大，不可打他的主意。不如在馬家口修築堡壘以便聯絡汶陽。”唐莊宗同意他的看法。堡壘建成，梁派王彦章急攻新壘。唐明宗派范延光從小路去求援兵，晚上到達黄河，被梁兵抓獲，送到京師，投進獄中，拷打幾百次，用刀威脅，范延光始終不肯吐露晋的情况。拘囚幾個月後，他逐漸受到獄吏的保護。唐莊宗進入汴州，獄吏去掉他的枷鎖，迎拜并放了他。唐莊宗見到范延光，很高興，拜任檢校工部尚書。

唐明宗時，范延光擔任宣徽南院使。唐明宗去汴州，到達滎陽時，朱守殷反叛，范延光說：“朱守殷反叛的事剛剛暴露，如果不趕緊攻擊，讓他作好了準備，那麼城池堅固將難以靠近。因此趁人没有防備時攻擊，没有比急攻更好的，我請求給我五百騎兵，飛馳到城下，以神速震駭他。”於是率騎兵五百人，從傍晚急馳到半夜，行軍二百里，在朱守殷的城下交戰。黎明，唐明宗也飛馳而到，汴州軍隊望見天子的車駕，於是打開城門，而范延光先進城，還在巷戰，殺傷很多，朱守殷死，汴州平定。

第二年，升任樞密使，出任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又召范延光和趙延壽同任樞密使。唐明宗問范延光馬匹有多少。回答說：“騎兵有三萬五千匹馬。”唐明宗摸着腿感嘆說：“我在軍隊中四十年，唐太祖在太原時，馬匹不過七千，唐莊宗攻取河北，和梁家在黄河交戰，馬纔一萬匹。如今有馬三萬五千匹却不能統一天下，我老了，馬多又怎麽樣呢！”范延光乘機說：“我曾計算過，一匹馬的花費，能養步兵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吃掉十五萬士兵的糧食。”唐明宗說：“喂肥了戰馬而餓瘦了我的士兵，這是我感到羞愧的！”

夏州李仁福死，他的兒子李彝超自立而希望做節度使。唐明宗派安從進代替他，李彝超不接受代任的命令。用兵攻打他，很久不能攻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駕着驛馬進見獻策，説綏、銀二州的人，都有歸順朝廷的意思，請求任命兩個刺

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説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

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訩訩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静，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

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馮贇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殺愍帝，唐室大亂，弘昭、贇皆及禍以死。末帝復詔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爲天雄軍節度使。

延光常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入腹内，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頗畜異志。

當晋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

史以便招降他們。范延光説："朝廷大軍問罪，原本針對李彝超，夏州被攻破後，綏、銀二州難道值得擔憂！如不攻破夏州，即使得到綏、銀二州，也不能够把守。"劉遂凝又請求親自馳馬去説服李彝超讓他出來投降，范延光説："一個劉遂凝，萬一失去，不值得可惜，可惜的是朝廷的體統。"這時，王淑妃專權，劉遂凝兄弟和淑妃有舊交，正依仗她蒙受恩寵，所有建議無不采納，而大臣們因淑妃的緣故，大多不敢争執，衹有范延光從容自如地阻止他。

唐明宗患病，不能管理朝政，京師的人，各種議論喧擾不安，有的逃竄到山谷中，有的寄藏在軍營裏，官府不能禁止。有人勸范延光用嚴厲的刑法制止他們，范延光説："應當以静制動，可以稍作等待。"不久唐明宗的病勢有所緩解，京師纔安定下來。

這時，秦王手握兵權十分驕横，宋王軟弱而且不在京師，議事的人多歸心於潞王。范延光擔心大禍臨頭，於是請求罷職離去。趙延壽暗中窺察范延光有避禍的想法，也急忙請求罷職。唐明宗再三挽留他們，兩人的言辭更加懇切，跟着哭起來。唐明宗迫不得已，就把他們兩人都罷免了，范延光又鎮守成德，而任命朱弘昭、馮贇做樞密使。不久秦王起兵被殺，唐明宗死，潞王反叛，殺掉唐愍帝，唐室大亂，朱弘昭、馮贇都遇禍而死。唐末帝又下詔書讓范延光擔任樞密使，拜任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作亂，驅逐節度使劉延皓，朝廷派范延光討伐平定了他們，就任命他爲天雄軍節度使。

范延光曾經夢見大蛇從肚臍鑽進他腹中，進去一半而拉出它，拿這事問他手下的術士張生，張生頌揚説："蛇，和龍同類，進入你的腹中，這是稱王的預兆。"張生自從范延光微賤時，就預言他必定富貴，范延光素來覺得他神奇，常把他安置在身邊，預言大多説中，因此認爲他的話正確，從此頗有二心。

當晋高祖在太原起兵時，唐末帝派范延光率兵二萬人屯駐遼州，和趙延壽相應夾擊敵人。不久趙延壽率先投降，范延光偏不投降。晋高祖登

延光賀表又頗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

位，范延光的賀表又遠在諸侯之後到達，而且他的女兒又是唐末帝兒子李重美的妃子，因此就心懷不安。晉高祖加封范延光爲臨清王以使他安心。

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衙内指揮使，後温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温其家族，瘞之一穴，而取其家貲巨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槖其貲装，道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誤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爲亂，乃幸汴州。

有個平山人祕瓊，擔任成德軍節度使董温其的衙内指揮使，後來董温其被契丹俘虜，祕瓊就把董温其的家族全部殺掉，埋在一個坑裏，奪得他的家財以萬計。晉高祖登位，任命祕瓊爲齊州防禦使，祕瓊帶着他奪得的財産，取道魏州出來。范延光暗中派人致信招納他，祕瓊不接受，范延光發怒，挑選士兵埋伏在疆界上，等祕瓊經過，在夏津殺掉他，奪了他的全部資財，以戍守巡邏的士兵誤殺了他上報。因此晉高祖懷疑他勢必作亂，於是前往汴州。

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鋭、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鋭輕脱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諜者，詢得其謀，誘鋭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鋭、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

天福二年六月，范延光終於反叛，派遣牙將孫鋭、澶州刺史馮暉，率兵二萬人到黎陽，征戰滑、衛二州。晉高祖任命楊光遠爲招討使，率兵從滑州渡過胡梁攻打他。孫鋭輕佻没有計謀，行軍中隨身帶着十多個娼妓，打着傘拿着扇，一面酣唱，一面飲食，神態自如，士兵苦於天熱，都不爲他出力。楊光遠捉到一個探子，探聽到他們的情況，就引誘孫鋭等人横渡黄河，渡了一半時攻打他們，士兵很多被淹死，孫鋭、馮暉逃進魏州，關閉營壘不再出戰。

初，延光反意未决，而得暴疾不能興，鋭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鋭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强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况鋭等兒戲邪？行取孺子爾！"乃决意討之。

當初，范延光還未决意反叛時，而得暴病不能起來，孫鋭於是暗中召馮暉進城，逼迫范延光反叛，范延光惶惑不安，就聽從了他們。晉高祖聽説范延光用孫鋭等人反叛，笑着説："我雖説不會打仗，也曾隨唐明宗奪取天下，攻堅破强的事經歷很多了。像范延光已不是我的對手，何况孫鋭等人的兒戲呢？很快就要捕獲這小子了！"於是决意討伐他們。

延光初無必反意，鋭等敗，延光遣牙將王知新賫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

范延光當初并没有必定反叛的打算，孫鋭等人被打敗，范延光派牙將王知新帶着奏表自願歸順，晉高祖不接見，把王知新交付武德司。范延光又依附楊光遠上表請求投降，没有答覆，范延光於是堅守。晉用兩百支箭射信到城中，全部赦免魏州人，招募能斬殺范延光的人。但魏州城堅固難以攻克，攻打了一年多没能攻下，兵疲糧

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

盡，宗正丞石昂上書極力諫阻，請求赦免范延光，希望駕單車進城說服他投降。晉高祖也悔悟了。三年九月，派人進入魏州城赦免范延光，范延光於是投降，册封爲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給鐵券。過了幾個月前來朝見，因羞慚告老回家，以太子太師的職位辭官。

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乃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群臣無間，然心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反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奸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猶豫未决。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傅。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温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當初，晉高祖赦免范延光讓他投降，告訴使臣對他說："許你不死，如果投降而又殺掉你，我怎麼能享有帝位？"范延光和他的副使李式商議，李式說："主上敦厚誠信明瞭大義，許諾不殺你，就不會殺你。"於是投降。等到辭官住在京師時，一年四時宴見賓客，晉高祖對他和對群臣一樣，但心裏不願讓他留在京師。一年多後，派宣徽使劉處讓帶着酒在晚上拜訪范延光，對他說："皇上派我劉處讓來時，恰逢契丹的使臣到來，北朝皇帝詢問晉魏博的反臣在哪裏，怕晉不能控制他，應當鎖上送來，以免成爲中原的後患。"范延光聽了哭起來，不知所措。劉處讓說："你應當暫且去洛陽，藉以避開契丹使臣。"范延光說："楊光遠留守河南，他是我的仇人。我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去那裏嗎？"劉處讓說："可以。"於是帶着他的錢財回河陽，回去時包裹行李滿路，楊光遠貪圖他的資財，果然算計他。因而上奏說："范延光是反覆無常的奸臣，如果不除掉他，那他不是北逃到胡地就是南逃到吳越，請求把他拘囚在洛陽。"晉高祖猶豫不决。楊光遠兼鎮河陽，他的兒子楊承勳知州事，於是派楊承勳率兵脅迫他自殺。范延光說："天子賜給我鐵券，許諾不殺我，怎麼能這樣？"楊承勳就讓强壯的士兵逼他上馬，走到浮橋上時，把他推落到河中淹死，以范延光投水自殺上報，因而奪得他的全部財産。晉高祖因正合心意，并不追問，爲他的去世停止上朝，贈官爲太傅。水運軍使曹千在繆家灘找到范延光漂流的尸體，下詔准許送回相州安葬，安葬後，墓就塌了，砸破了棺材，頭顱全被砸碎了。當初，祕瓊殺死董温其奪取他的資財，范延光又殺死祕瓊奪取資財，而最終因資財被楊光遠殺死，而楊光遠也不能幸免。

李彥珣

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贓誅。

當范延光反叛時，有個叫李彥珣的人，擔任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在河陽反叛，李彥珣歸附他，張從賓失敗，李彥珣逃奔到魏州，范延光任命他爲步軍都監，派他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道李彥珣是邢州人，他的母親還在邢州，就派人到邢州，抓來他的母親帶到城下，讓李彥珣看，以便招降他，李彥珣望見母親，親自把母親射死。等到范延光出城投降時，晉高祖拜任李彥珣爲房州刺史，大臣們說李彥珣殺死母親應當處死，晉高祖認爲赦令已傳出，不能失信。後來李彥珣犯貪污罪被殺。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趨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飢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害不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絶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啊，人的本性必須警惕流於習俗是多麼重要啊！因此聖人對於仁義有很深的理解，他們進行教化，勤勉而不懈怠，舒緩而不急迫，想使百姓逐漸習慣而自己趨向仁義，以至於時間一久就相安成俗。但百姓無知，經常見到善就安於行善，經常見到惡就安於作惡。五代的動亂，由來已遠。自從唐朝衰落，兵禍饑荒不斷，父親不能養育兒子，兒子不能贍養他的父母。開始的時候，骨肉之間不能互相保護，大概是事出不幸，因此禮義日益廢棄，恩愛日益淺薄，這種習俗長久了就導致風氣大壞，以致父子之間自相殘害。五代的時候，這樣的禍害説都説不完。人之常情没有人不懂得愛他的親人，没有人不懂得憎惡不孝，但李彥珣彎弓射死他的母親，晉高祖隨後又赦免了他，不衹是李彥珣自己不懂得這是最大的罪惡，而晉高祖也對此心安理得不以爲怪，難道不是積習太久纔導致這樣的嗎！《論語》説："性相近，習相遠。"到達極點，使得人心不如禽獸，能不悲哀嗎！像李彥珣這樣的罪惡，而心安理得不以爲怪，那麽晉出帝殺死父親，也難怪普天下都不知道這是大逆不道了。

婁繼英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

婁繼英，不知是哪裏人。在梁、唐做官，任絳、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任左監門衛上將軍。

繼英子婦，温延沼女也，自明宗

婁繼英的兒媳，是温延沼的女兒，自從唐明

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書招繼英，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與其弟延濬、延衮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以延光之反，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位，繼英懼不敢出。

宗誅殺他的父親温韜，温延沼兄弟就被免官居住在許州，心中常懷怨恨。等到范延光反叛時，婁繼英有個弟弟任魏州子城都虞候，范延光派人帶着蠟書招納婁繼英，婁繼英於是派温延沼進魏州見范延光，范延光非常高興，讓他暗中謀取許州。温延沼和弟弟温延濬、温延衮招募一千不得志的人，期望用他們攻取許州。而許州節度使萇從簡因范延光的反叛，擔心有響應的人，防備很嚴。温延沼還没來得及出兵，范延光蠟書的事泄露到京師，婁繼英惶恐不安，於是出逃到許州。晉高祖下詔招降撫慰他，讓他官復原位，婁繼英害怕而不敢出來。

温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知温氏之初欲殺己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殺之。從賓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温氏兄弟謀劃殺掉婁繼英而主動歸順，温延沼因他女兒的緣故不忍心。張從賓在洛陽反叛，温延沼兄弟於是和婁繼英都去汜水投奔張從賓。婁繼英得知温氏最初想殺掉自己，就向張從賓誣告温延沼兄弟，張從賓就把他們殺掉了。張從賓失敗，婁繼英被杜重威殺死。

安重榮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父安從義，利州刺史。父親安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

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重榮業已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

安重榮有力氣，擅長騎馬射箭，任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在太原起兵，派張穎暗中招納安重榮，安重榮的母親和兄弟都認爲不行，安重榮已經答應了張穎，母親、兄弟商量一同殺掉張穎以便阻止安重榮，安重榮説："不行，我應當爲母親占卜。"於是竪起一支箭，距離一百步射它，説："石公做天子就射中。"一箭就中；又立一支箭來射，説："我做節度使就射中。"一箭又中。他的母親、兄弟纔同意，安重榮率一千巡邊騎兵反叛進入太原。晉高祖登位，拜任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

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駡，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後射殺之。

安重榮雖是武夫，但通曉做官吏的事務，下面的人不能騙他。有一對夫婦控告他們的兒子不孝，安重榮拔出劍交給那位父親，讓他自己殺掉兒子，那位父親哭着説："不忍心！"他的母親在一旁大駡，奪下他的劍追殺兒子，問她，纔知道是繼母，安重榮呵斥他的繼母出去，隨後把她

射死。

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强馬壯者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敝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耻也！"數以此非誚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駡，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并加封爵。

安重榮出身行伍，突然富貴，又見唐廢帝、晉高祖都從藩侯奪得國家，曾對人說："天子難道有種嗎？兵强馬壯的人就能做天子！"雖然懷有二心，但没有表露出來。這時，晉高祖和契丹約定爲父子，契丹很驕横，晉高祖對他們更加謹慎，安重榮憤憤不平，認爲"委屈中原而尊奉夷狄，使已經窮困的百姓更加貧乏，而滿足契丹貪得無厭的欲望，這是晉的萬世耻辱"！多次拿這些話指責譏誚晉高祖。契丹使臣往來經過鎮州，安重榮張開兩腿坐着謾駡他們，不給他們行禮，有時還捕殺他們。這時，吐渾白氏臣服歸屬契丹，受契丹殘暴虐待，安重榮引誘他們入塞。契丹多次派使臣責問晉高祖，并索求被殺的使臣，晉高祖對使臣鞠躬低頭，受到責備却更加恭謹，多説好話替自己開脱，而姑息安重榮不加責問。於是派供奉官張澄率兵兩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中的吐渾人，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塞。吐渾離去後又來，安重榮最終接納了他們，乘機招聚逃命的人，督促百姓種稗草，養馬一萬匹，所作所爲更加驕横。因發怒殺死指揮使賈章，誣陷他反叛，賈章的女兒還年幼，想放過她，她説："我家三十口都死於兵亂，活着的衹有我和父親，如今父親已死，我怎忍心獨自活着，情願去死！"於是殺了她。鎮州人因此贊賞賈章女兒的剛烈，而知道安重榮必定失敗。安重榮很不安分地追求享樂，認爲金魚袋不够珍貴，就把玉刻成魚形來佩戴。娶兩個妻子，晉高祖順從他并加以封爵。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剌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剌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害，掠取生口羊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强壯，辦具軍

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臣拽剌經過鎮州，安重榮威逼羞辱他，拽剌出言不遜，安重榮惱怒，抓住拽剌，率領輕騎掠奪幽州南境的百姓，安置在博野。上表説："我在昨天得悉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人率領本族三萬多帳從應州前來投奔，又得悉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率本族、牛羊、車帳、甲馬分七八路前來投奔，都説契丹殘害他們，掠奪他們的奴隸羊馬，從今年二月以後，號令各蕃部，點閱身强力壯的人，備辦軍裝，約定初秋向南來。各蕃部確實懼怕上天不保祐，導致家族敗

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沿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敕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歸。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勛勞，久居富貴，没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决。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敝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

滅，希望先來歸附，他們各部的强兵可達十萬。又得悉黄河沿岸的党項、山前山後的逸、越利各族的首領都派人送上契丹授給他們的告身、敕牒、旗幟前來投誠，都哭泣訴苦，希望整治武器報仇。又得悉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掉節度使劉山，以城歸附。我認爲各蕃部不招自來，朔州不攻自歸，雖然出自人們的願望，但也都出自天意。又考慮到身陷蕃地的將領們，原本都各有功勞，久處富貴，陷身敵境，受不了殘酷虐待，企足盼望朝廷，思歸之心可以理解，假使聽到朝廷討伐契丹的檄文，必定全部倒戈相助。"他的表文有幾千字。又寫信給朝廷大臣、四方藩鎮，都説可以攻取契丹。晉高祖對此擔憂，爲此駕臨鄴都，回答安重榮説："前代和契丹和親，都是爲天下考慮，如今我以天下向他們稱臣，你以一個藩鎮抗拒他們，大小不稱，不要自取羞辱！"安重榮認爲晉不能把他怎麽樣，於是决意反叛。安重榮雖拿契丹作藉口，但暗中派人和幽州節度使劉晞相勾結。契丹也認爲後晉多事對自己有利，慶幸安重榮作亂，希望他們兩敗俱傷，想藉機窺伺中原，因此没有對安重榮發怒。

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爲母卜之。"指其堂下幡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潭。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

安重榮將要反叛時，他的母親又認爲不行，安重榮説："爲母親占卜。"指着他堂下幡竿上的龍口仰首射箭，説："我據有天下就射中。"一箭射中，他的母親就同意了。饒陽令劉巖進獻五色水鳥，安重榮説："這是鳳。"把它養在後潭中。又派人鑄造大鐵鞭進獻，誑騙他的百姓説："鞭有神，指着人，人就死。"號稱"鐵鞭郎君"，外出就拿鐵鞭作前驅。鎮州城門守關的鐵製胡人，無緣無故掉下頭來，鐵胡，是安重榮的小名，雖然他很忌諱此事，但没有醒悟。

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彦之與

這年冬天，安從進在襄陽反叛，安重榮獲知，於是也舉兵反叛。這年，鎮州大旱，又鬧蝗災。安重榮招聚飢民幾萬人，驅迫他們去鄴都，聲稱朝見天子。走到宗城破家堤，晉高祖派杜重威迎戰，交戰後，部將趙彦之和安重榮有矛

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争殺而分之。重榮聞彦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飢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裨將自城西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於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虚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

盾，臨陣捲旗投奔晉軍，他的鎧甲、馬鞍、馬繮繩都用銀裝飾，晉軍不知他前來投降，都争着砍殺瓜分銀子。安重榮聽説趙彦之向晉投降，十分恐懼，退入輜重中，他的士兵二萬人都四散逃走。這年冬天大寒，潰逃的士兵飢寒而死及被殺，没有留下一個。安重榮獨自和十多個騎兵逃回，用牛馬皮做鎧甲，逼迫州人守城而待敵。杜重威兵臨城下，安重榮的副將從城西水碾門引官軍進城，殺死守城的二萬多人。安重榮率吐渾幾百名騎兵守牙城，杜重威派人抓獲他，斬下他的頭進獻，晉高祖登樓接受他的左耳，下令將首級漆好送給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爲恒州，常山爲恒山。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祖父、父親都在唐任騎將。安從進最初隨唐莊宗在軍中，任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唐明宗時，任保義、彰武軍節度使，不曾率兵征伐。李彝超在夏州自立，安從進曾一人率兵前去，最終也没有戰功。唐愍帝登位，調任順化，任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在鳳翔反叛，安從進巡檢京師，殺掉樞密使馮贇，向李從珂投誠。唐愍帝出逃，李從珂將到京師，安從進率領百官在郊外列隊迎接。清泰中，調任鎮守山南東道。晉高祖登位，加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晉高祖攻取天下不順利，常因此感到羞愧，藩鎮多事，對他們過於放縱，而藩鎮的臣子，有的心懷不安，有的羡慕晉高祖的作爲，認爲反叛就能成大業，因此在位七年，而反叛的事發生六次，安從進最後反叛，但都不能幸免。自從范延光在鄴都反叛，安從進就已有二心，依仗江河天險，招集亡命之徒，增置軍隊武器。南方運送進貢的財物途經襄陽的，多擅自留用，阻截商人行客，把他們都刺臉充軍。和安重誨暗中勾結相互依托，約定裏外相應。晉高祖對此擔憂，考慮調動安從進，派人對他説：“東平王建立前來朝拜，希望回到鄉里，已經調他去上黨。我空出青州的職位等你去，你如果確實願去，我就下制

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宫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游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

詔。”安從進回答説：“把青州移到漢江南面，我就赴任。”晉高祖也寬容他。他的兒子安弘超任宫苑副使，住在京師，安從進請求賜他休假，回來後就不讓他再去。王令謙、潘知麟，都是安從進的牙將，跟隨安從進最久，知道他必定失敗，懇切地勸阻他。安從進讓兒子安弘超和王令謙游南山，酒興正濃時，讓人把王令謙推下山崖摔死。

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

天福六年，安重榮捕殺契丹使臣，反叛的迹象表露，晉高祖因此駕臨鄴都，鄭王石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説：“陛下將要北去，安從進必定反叛，拿什麽制服他?”晉高祖説：“你的意見如何呢?”和凝説：“我從兵法上得知，先於他人的就能取勝於人。希望用空白敕書十多道交給鄭王，有危急就指派將領前去討伐。”

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安從進獲知晉高祖北去，就殺掉潘知麟反叛。鄭王以空白敕書命令李建崇、郭金海等人討伐他，安從進率兵進攻鄧州，没有攻克，行進到湖陽，碰上李建崇等人，十分驚駭，認爲太神速，又被野火焚燒，於是大敗。安從進率幾十個騎兵逃回襄陽。晉高祖派高行周包圍他，過了一年糧食耗盡，安從進自焚而死。抓獲他的兒子安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到京師，晉高祖登樓接受獻俘，在街上示衆後殺掉他們。降襄陽爲防禦州，贈王令謙忠州刺史，潘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噔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秃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辨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嬀、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

楊光遠字德明，父親叫阿噔啜，大概是沙陀部人。楊光遠原名阿檀，任唐莊宗的騎將，跟隨周德威在新州和契丹交戰，斷了一隻手臂，於是被廢置不用。過了很久，任命他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守瓦橋關。楊光遠秃頭斷臂，不識文字，但明辨多智，長於吏事。唐明宗時，任嬀、瀛、冀、易四州刺史，以善於治理著稱。

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荝剌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荝剌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荝剌皆北狄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

當初，唐兵在中山攻破王都，抓獲契丹大將荝剌等十多人。不久契丹和中原和好，派使臣索求荝剌等人，唐明宗和大臣們商議，都打算把他們歸還契丹，惟獨楊光遠不同意，説：“荝剌等都是北狄善戰的人，他們失去荝剌等人就像失去

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也！”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説，卒不遣荊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

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靳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己，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愧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

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佗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己，始爲恣横。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奪其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己爲晉疏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

了手脚一樣；而且他們在這裏住了很久，熟知中原的情況，送他們回去難道對我們有利嗎?”唐明宗説：“蕃人看重盟約，既然已跟我們和好，難道會對不住我們?”楊光遠説：“我怕後悔來不及啊！”唐明宗贊賞他的意見，最終没有送回荊刺等人。楊光遠從易州刺史升任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調任鎮守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在雲、應二州之間抵禦契丹。

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末帝派楊光遠協助張敬達，任太原四面招討副使，被契丹打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包圍他們幾個月，人食馬料都光了，就殺馬來吃，馬殺光了，就殺掉張敬達出來投降。耶律德光見到了他們，奚落説：“你們真是惡漢兒。”楊光遠和將領們開始不懂得他在譏誚他們，還用謙恭的話回答他，耶律德光説：“不吃鹽和奶酪，吃了一萬匹戰馬，難道不是惡漢兒嗎！”楊光遠等人羞慚得低下頭，耶律德光問道：“怕不怕?”都説：“很怕。”問：“怕什麽?”回答説：“怕你帶我們進入蕃地。”耶律德光説：“我的國家没有土地官爵安置你們，你們盡力事奉晉吧。”晉高祖任命楊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楊光遠進見，假裝悶悶不樂的樣子，像是有所遺憾，晉高祖疑心他有什麽不滿足的，派人問他，回答説：“我對富貴没有什麽不滿足，衹是不如張生鐵死得其所，爲此我常常羞愧罷了！”因此晉高祖認爲他忠誠，十分親近信任他。

范延光反叛，任命他爲魏府都招討使，很久不能攻克，晉高祖就用别的計策降服范延光。而楊光遠自己覺得手握重兵在外，以爲晉高祖懼怕自己，開始放肆驕横。晉高祖每每寬容他，挑選他的兒子楊承祚娶長安公主，他的次子楊承信等都越級拜授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討厭他，多次談論他的不是。楊光遠從魏府前來朝拜，一再指責桑維翰專權難以控制。晉高祖迫不得已，將桑維翰免職外放相州，也將楊光遠調任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剥奪他的軍權。楊光遠開始十分怨恨起來，暗中用財寶籠絡契丹，訴説自己被晉疏遠排斥。他養的軍隊一千人，在河、洛

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

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

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絶。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决戰戚城，亦敗。

契丹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誤光遠邪!"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群臣皆以爲不可，乃敕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

間違法犯禁，比寇盜還厲害。天福五年，調任鎮守平盧，封爲東平王。楊光遠請求讓他的兒子隨行，於是拜任楊承祚爲單州刺史，楊承勳爲萊州防禦使，父子一起東去，車騎相連幾十里。晉出帝登位，拜爲太師，封爲壽王。

這時，晉的馬少，靠搜括天下馬匹充實軍隊，景延廣請求取回楊光遠以前借的官馬三百匹，楊光遠發怒説："這些馬是先帝賜給我的，怎能又拿回去，這是懷疑我反叛！"於是策劃作亂。而楊承祚從單州逃回，晉出帝就任命楊承祚爲淄州刺史，派使臣賜給玉帶、御馬安慰他，楊光遠更加驕横，於是反叛。招引契丹進犯，攻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也叛降契丹。

這時，晉出帝和耶律德光在澶、魏二州間相拒，鄆州觀察判官竇儀在軍中商計事情，出謀説："現在不用重兵大將把守博州渡，假使周儒得以引契丹東過黄河和楊光遠會合，河南就危險了！"晉出帝於是派李守貞、皇甫遇率兵一萬沿黄河而下。周儒果然引契丹軍從馬家渡横渡黄河，正在修築營壘，李守貞等人猛攻他們，契丹大敗，於是和楊光遠隔絶。耶律德光聽説黄河上軍隊大敗，就和晉在戚城决戰，也被打敗。

契丹北去後，晉出帝又派李守貞、符彥卿東討楊光遠，楊光遠據城堅守，從夏到冬，城中人吃人差不多快吃完了。楊光遠北望契丹，叩頭呼叫耶律德光説："皇帝誤了我楊光遠啊！"他的兒子楊承勳等勸他出去投降，楊光遠説："我在代北時，曾用紙錢祭天池，投進去就沉了，人們説我該做天子，姑且等待時機，不要隨便議論。"楊承勳知道不行，於是殺掉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人，劫持楊光遠把他幽禁起來，派人送降表等待治罪。楊承信、楊承祚都到京城自己請罪，楊光遠也上章請求一死。晉出帝任命他的兩個兒子爲侍衛將軍，賜給楊光遠詔書，許諾不處死他，臣子們都認爲不行，於是下令讓李守貞隨意處置。李守貞派客省副使何延祚把他殺死在家中。何延祚到他家時，楊光遠正

第，光遠方閲馬于厩，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願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有何罪? 昔我以晉安寨降契丹，使爾家世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

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德光滅晉，使人召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臠而食之，乃以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既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阿噔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既病秃，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秃瘡天子、跛脚皇后邪?”相傳以爲笑。然而召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在馬厩察看馬匹，何延祚派一個都將進去對他説：“天子的使臣在門口，想回去報告天子，但没有進貢的東西。”楊光遠説：“什麽意思?”回答説：“希望得到你的頭而已！”楊光遠罵道：“我有什麽罪? 過去我獻晉安寨向契丹投降，使得你家代代做天子，我也希望終身富貴，反而如此負心！”於是被殺，以病死上報。

楊承勳在晉任鄭州防禦使，耶律德光滅晉，派人召楊承勳到京師，斥責他劫持父親，把他切成肉塊吃了，於是任命楊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追贈楊光遠爲尚書令，封爲齊王，命令中書舍人張正撰寫楊光遠墓碑銘文賜給楊承信，讓他在青州刻石。石碑立起後，天降大雷，擊斷了石碑。

阿噔啜原本不是姓氏，後來改名瑊而姓楊。楊光遠原名檀，清泰二年，官府建議把犯唐明宗廟名諱偏旁的都改名，於是賜名光遠。楊光遠既是秃頭，而他的妻子又是跛子，人們因此説：“從古到今難道有秃頭天子、跛脚皇后嗎?”相傳爲笑柄。然而招來夷狄成爲天下最大的災禍，最終消滅晉氏，創傷中原三十多年，都是楊光遠造成的。

新五代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雜傳(十四)

杜重威

杜重威，朔州人也。其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以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領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杜重威，朔州人。他的妻子石氏，是晉高祖的妹妹，晉高祖登上帝位，封石氏爲公主，授任杜重威爲舒州刺史，讓他統管禁軍。跟隨侯益在汜水打敗張從賓，因功授任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在鄴都反叛，杜重威跟隨晉高祖收服范延光，調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調領天平，升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彦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重威成德軍節度使。

安重榮反叛，杜重威在宗城迎戰，安重榮擺偃月陣，杜重威攻打不動。杜重威打算稍稍後撤等待時機，偏將王重胤說："兩軍剛交戰，後退的先敗。"於是分兵三路，杜重威先命左右隊攻打對方的兩翼，戰鬥激烈時，王重胤又率精兵攻打對方的中軍，安重榮部將趙彦之前來投奔，安重榮於是大敗，逃回鎮州，關閉營壘不敢出戰。杜重威攻破鎮州，因功授任杜重威爲成德軍節度使。

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略。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没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絶好，契丹連歲入寇，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所屠戮。胡騎驅其人民千萬過其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

杜重威是軍人出身，没有德行而又不懂爲將的謀略。攻破鎮州後，將府庫的積蓄和安重榮的資産全部奪取，自家吞没，晉高祖雖然知情却没有追問。到晉出帝和契丹絶交後，契丹連年進犯，杜重威閉城自守，所屬州縣城邑大多受到屠殺。胡騎驅趕他成千上萬的百姓經過城下，杜重威登城瞭望，却没有出城營救。

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泰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

開運元年，加封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第二年，率領軍隊攻打泰州，攻破滿城、遂城。契丹已撤軍到達古北，回師攻擊，杜重威等南

威等南走，至陽城，爲虜所困，賴符彦卿、張彦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爲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乎?"乃收馬馳歸。

逃，到達陽城，被契丹軍圍困，幸虧符彦卿、張彦澤等人藉大風之勢奮力出擊，契丹大敗逃走。將領們想要追擊，杜重威用俚語説："碰上盜賊而逃脱性命，還指望再得個兒子嗎?"於是收兵馳馬而回。

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户口凋敝，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爲鄴都留守。而鎮州所留私粟十餘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和市軍儲，乃録以聞，給絹數萬匹以償之，重威大怒曰："吾非反者，安得籍没邪!"

杜重威在鎮州，大肆搜刮百姓，使鎮州人凋敝，又怕契丹前來進犯，於是接連上表請求回到京師，還没有等到答覆，就急忙上路，朝廷不能制止，就授任杜重威爲鄴都留守。而在鎮州留下私人的糧十多萬斛，殿中監王欽祚向百姓議價購買糧食作爲軍備，於是登記上報，給他幾萬匹絲綢作抵償，杜重威大怒説："我不是反叛的人，怎能登記没收財産！"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秋，天下大水，霖雨六十餘日，飢殍盈路，居民拆木以供爨，銼藁席以秣馬牛，重威兵行泥潦中，調發供饋，遠近愁苦。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彊。契丹寇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虜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彦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彦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以三脚木爲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不許。

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稱以瀛州投降，又任命杜重威爲北面行營招討使。這年秋天，天下大雨成災，大雨六十多天不停，餓死的人充斥道路，居民們拆除木器用來燒飯，銼磨藁席喂養牛馬，杜重威的軍隊在泥水中行進，調發百姓供應軍需，遠近愁苦不堪。杜重威到達瀛州，高牟翰已棄城逃去，杜重威退兵屯駐武彊。契丹侵犯鎮、定二州，杜重威向西急行軍至中渡橋，和契丹隔着滹沱河布陣。偏將宋彦筠、王清渡河奮力作戰，而杜重威按兵不動，宋彦筠因此被打敗，王清陣亡。轉運使李穀教杜重威用三脚木建橋，招募不怕死的士兵過河攻打賊軍，將領們都認爲對，惟獨杜重威不同意。

契丹遣騎兵夜并西山擊欒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絶，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悦，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栅外，軍士猶喜躍以爲决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

契丹派騎兵連夜沿着西山攻打欒城，截斷杜重威軍隊的後路。這時，杜重威已有二心，而運糧通道被隔絶，於是暗中派人去向契丹請求投降。契丹人十分高興，許諾拿中原讓杜重威稱帝，杜重威信以爲真，於是埋伏甲兵，召集將領們宣布向虜軍投降。將領們驚愕不已，因上將先投降，於是都從命了。杜重威拿出降表讓將領們簽名，於是命令士兵在栅寨外擺開陣勢，士兵們還歡喜跳躍以爲是要與敵决戰，杜重威告訴他們糧食吃完出去投降，士兵們都脱下鎧甲大哭起來，聲震原野。契丹賜給杜重威紅袍，讓他穿上巡視軍隊，授任杜重威爲太傅。

契丹犯京師，重威以晋兵屯陳

契丹侵犯京師，杜重威率晋兵屯駐陳橋，士

橋，士卒凍餓，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俯首不敢仰顧。契丹據京師，率城中錢帛以賞軍，將相皆不免，重威當率萬緡，乃訴於契丹曰："臣以晉軍十萬先降，乃獨不免率乎?"契丹笑而免之，遣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虜帳中爲别。

兵飢寒交迫，不能忍受痛苦。杜重威在路上出入，街上的人跟着駡他，杜重威低頭不敢仰視。契丹占據京師，搜刮城中錢財賞賜軍隊，將相都不能幸免，杜重威應當交錢一萬緡，於是向契丹訴苦説："我率晉軍十萬人先投降，還不能免交嗎?"契丹人一笑答應了，派他回鄴都。第二年，契丹返回北方，杜重威和他的妻子石氏到契丹帳中告别。

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遣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之，重威不聽命，而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告者言其將反，高祖悉誅於繁臺，其亡者奔于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

漢高祖平定了京師，授任杜重威爲太尉、歸德軍節度使，杜重威害怕，不接受任命。漢高祖派高行周進攻他，没能攻克，漢高祖於是親自率兵攻打他。又派給事中陳同以詔書召見他，杜重威不從命，而漢兵多次戰敗，包圍他一百多天。當初，契丹把一千五百名燕兵留在京師，漢高祖從太原進入京師，有人舉報説燕兵將要反叛，漢高祖把他們全部殺死在繁臺，逃亡的燕兵投奔到鄴都。燕將張璉先率兵兩千在鄴都，聽説燕兵被殺，就勸杜重威堅守。漢高祖殺掉燕兵後，爲此後悔，多次派人招降張璉等人，張璉登城呼叫説："繁臺的誅殺，燕兵有什麽罪？既然不能活，請以死守城！"

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録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

杜重威糧食吃盡，磨麴來吃，不少老百姓越過城墻出來投降，都面無人色。杜重威於是派判官王敏和他的妻子相繼請求投降，漢高祖准許。杜重威穿着白衣服出來見漢高祖，漢高祖赦免杜重威，授任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將張璉和杜重威的將吏全部殺掉，而收録他們的私財，帶着杜重威回京師。

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子弘璋、弘璨、弘璲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漢高祖病重，環視大臣説："好好提防杜重威！"漢高祖去世，封鎖消息没有發喪，大臣們共同殺掉杜重威和他的兒子杜弘璋、杜弘璨、杜弘璲，將尸體抛到街市，街上的人踢尸大駡，官吏不能禁止，肢裂尸體，任意踐踏，一會兒就不見尸體了。

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守河陽，讓他擔任客將，後來曾追隨晉高祖，晉高祖登上帝位，任他爲客省使。在安州監督馬全節的軍隊打敗李金全，因功授任宣徽使。

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栅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之。光遠降，其故吏宋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必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

晉出帝登位，楊光遠反叛，招引契丹進犯。李守貞任義成軍節度使，任侍衛親軍都虞候，隨同晉出帝抵達澶州。麻荅率奇兵進入鄆州，渡過馬家口，在黄河東面修築栅寨駐軍。李守貞率軍前去打敗他們，契丹兵大多被淹死，繳獲戰馬幾百匹，俘虜副將七十多人。轉領泰寧軍節度使，率兵二萬人討伐楊光遠。楊光遠投降，他原來的部下宋顏將楊光遠的全部財寶、美女、好馬獻給李守貞，李守貞感激他，暗中把宋顏安置在屬下。當時，凡是出兵攻破賊軍，必定有恩詔赦免賊軍餘黨。而楊光遠的餘黨十多人都在逃命，正緊急追捕他們。樞密使桑維翰延緩恩詔，很久不下達。議事的人舉報宋顏藏在李守貞那裏，下詔書捉拿宋顏殺掉，李守貞大怒，於是和桑維翰產生矛盾。

賊平行賞，守貞悉以甐茶染木給之，軍中大怒，以帛裹之爲人首，梟於木間，曰："守貞首也。"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爲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

平定賊軍後施行獎賞，李守貞全部用黄黑色的茶葉染木賞給他們，軍中士兵大怒，用絲綢裹上它們做成人頭，挂在樹上示衆，説："這是李守貞的頭。"李守貞因功授任同平章事，把楊光遠的舊宅賜給他，李守貞奪取旁邊的官舍民宅大加整治，成爲京師最好的宅第。晉出帝親臨他家，宴飲賞賜的恩禮，超過了其他將領。

契丹入寇，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豢圉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挂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泰州，破滿城，殺二千餘人。還，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

契丹進犯，晉出帝再度親往澶州，杜重威任北面招討使，李守貞任都監。晉兵一向驕横，而李守貞、杜重威爲將都没有節制，軍隊行營所到之地，當地居民喂養的馬匹被一搶而空，甚至連草木都糟踏光了。他們剛出兵時，有賞賜，叫"挂甲錢"，到班師回朝時，又加以慰勞賞賜，叫"卸甲錢"，軍隊出入的花費，常常不下三十萬，因此晉軍公私都很窘困。李守貞和杜重威等人攻下泰州，攻破滿城，殺死二千多人。返回後，李守貞任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歸德。

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

這時，晉出帝派人帶信招趙延壽讓他回國，趙延壽詐稱想回來，希望得到晉兵的接應，而契丹高牟翰也詐稱以瀛州投降，晉出帝信以爲真，命令杜重威等人率兵接應他們。當初，晉大臣都説杜重威不忠誠，心有怨恨，不能任用，於是用李守貞。這時，杜重威鎮守魏州，李守貞曾率兵

鎮魏州，守貞嘗將兵往來過魏，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于武彊。契丹寇鎮、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

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以圖，而門下僧總倫以方術陰干守貞，爲言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遣人以赭黄衣遺守貞，守貞大喜，以爲天人皆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草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吴、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

文珂等攻景崇、思綰等久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彦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檄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于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

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艴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

往來經過魏州，杜重威待他很優厚，常用戈戟鎧甲、金銀絲綢贈送他。晋出帝曾對李守貞説："你常常拿家財散發給士兵，可以説是忠於國家的人了！"李守貞回答説："都是杜重威送給我的。"因而請求和杜重威一同北去。於是最終仍以杜重威爲招討使，李守貞爲都監，屯駐在武彊。契丹侵犯鎮、定二州，李守貞等駐扎在中渡，於是李守貞和杜重威一道向契丹投降。契丹任李守貞爲司徒。契丹侵犯京師，拜李守貞爲天平軍節度使。

漢高祖進入京師，李守貞前來朝拜，高祖任他爲太保、河中節度使。漢高祖去世，杜重威死，李守貞害怕，不能安心，認爲漢室新建，漢隱帝剛登位，天下容易謀取，而他門下的僧人總倫用方術暗中迷惑李守貞，説他有不同尋常的相貌，李守貞於是决意反叛。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叛，派人拿紅黄色的衣服送給李守貞，李守貞非常高興，認爲天人都應驗了，於是出兵西去占據潼關，招誘草莽寇盜，到處都發生叛亂。漢派白文珂、常思等人出兵攻打他。不久王景崇又以鳳翔反叛，王景崇和趙思綰派人推舉李守貞做秦王，李守貞以官爵委任王景崇等人。又派人暗中送蠟丸書給吴、蜀、契丹，要他們出兵牽制漢。

白文珂等人進攻王景崇、趙思綰等人久無戰功，漢隱帝於是派樞密使郭威率領禁兵統領白文珂等人，監督他們攻打。將領們都請求先攻打趙思綰、王景崇，郭威還未拿定主意。到達華州時，節度使扈彦珂對郭威説："三個叛將聯合，以李守貞爲主，李守貞先被打敗，那麼趙思綰、王景崇就會應聲而破。如果捨近求遠，讓李守貞在後面攻擊，趙思綰、王景崇在前面抵抗，那漢兵就必敗了。"郭威認爲對，於是先攻打李守貞。

這時，馮道罷相住在河陽，郭威剛出兵時，到馮道家拜訪詢問計策，馮道説："你懂得博戲嗎？"郭威年輕時無賴，喜好蒲博，認爲馮道譏諷他，羞惱發怒。馮道説："凡是博戲，錢多就贏，錢少就輸，不是輸家不善於博戲，之所以輸，是由於財勢不足的緣故。如今聯合各將的軍

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大悟，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爲三栅，栅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栅。守貞出其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守貞兵常失十三四，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無幾，而食又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爲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

隊攻打一座城，比較力量大小，勝敗可以料定。”郭威豁然頓悟，計議以持久戰圍困李守貞，於是和將領們分成三個栅寨，在李守貞城外三面築栅，而在城南留下缺口，調動五個縣的丁夫修築長城連接三個栅寨。李守貞出兵破壞長城，郭威就命人把壞的地方修補好，李守貞隨即出城爭奪，李守貞的士兵常常損失十分之三四，如此一年多，李守貞城中士兵所剩無幾，而糧食又吃盡，殺人來吃。郭威說：“行了。”於是定下日期，督促兵士四面出擊，攻破了城池。

初，守貞召總倫問以濟否，總倫曰：“王當自有天下，然分野方災，俟殺人垂盡，則王事濟矣。”守貞以爲然。嘗會將吏大飲，守貞指畫虎圖曰：“吾有天命者中其掌。”引弓一發中之，將吏皆拜賀，守貞益以自負。

當初，李守貞召見總倫問他能否成事，總倫說：“大王自當據有天下，但天象和你對應的地區正有災難，等人快要殺光時，大王的事業就成功了。”李守貞信以爲真。曾和將吏們暢飲，李守貞指着畫虎圖說：“我有天命就能射中它的脚掌。”拉弓一箭射中，將吏們都下拜祝賀，李守貞更加自負。

城破，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烟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其餘黨皆磔之。

城被攻破後，李守貞和妻子兒女自焚而死，漢軍進城，在烟灰中斬下他的頭，傳送到京師，在南市上示衆，他的餘黨都被分尸。

張彥澤

張彥澤，其先突厥部人也。後徙居陰山，又徙太原。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目睛黄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以善射爲騎將，數從莊宗、明宗戰伐。與晋高祖連姻，高祖時，已爲護聖右厢都指揮使、曹州刺史。與討范延光，拜鎮國軍節度使，歲中，徙鎮彰義。

張彥澤，他的祖先是突厥人。後來移居陰山，又移居太原。張彥澤爲人驍悍殘忍，眼珠黄而晚上有光，看人就像猛獸一般。因善於射箭任騎將，多次跟隨唐莊宗、唐明宗攻戰征伐。和晋高祖結爲姻親，晋高祖時，已任護聖右厢都指揮使、曹州刺史。參與討伐范延光，拜爲鎮國軍節度使，年内，調任鎮守彰義。

爲政暴虐，常怒其子，數笞辱之。子逃至齊州，州捕送京師，高祖以歸彥澤。彥澤上章請殺之，其掌書記張式不肯爲作章，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射式，式走而免。式素爲彥澤所厚，多任以事，左右小人皆素嫉之，因共讒式，且迫之曰：“不速去，當及禍。”式乃出奔。彥澤遣指揮使李興以二十騎追之，戒曰：“式不肯來，當取其頭以來！”式至衍州，刺

張彥澤爲政殘暴，常對他的兒子發怒，多次鞭打羞辱他。兒子逃到齊州，州中捉到他送至京師，晋高祖把他交還張彥澤。張彥澤上奏請求殺掉他，他的掌書記張式不願爲他起草奏章，多次勸諫阻止他。張彥澤發怒，拉弓射張式，張式快步躲開纔幸免於難。張式素來受到張彥澤厚待，常常把事情交托給他，因此張彥澤手下的小人一直都嫉恨他，乘機共同詆毁張式，而且威脅他說：“不趕快離去，必定遇害。”張式於是出逃。張彥澤派指揮使李興率領二十名騎兵追趕他，告

史以兵援之邠州，節度使李周留式，馳騎以聞，詔流式商州。彥澤遣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期必得式，且曰："彥澤若不得張式，患在不測。"高祖不得已，與之。彥澤得式，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

誡他們説："張式如果不願回來，就必須取他的頭來！"張式到達衍州，刺史用兵護送他到邠州，節度使李周留下張式，馳馬上報，下詔流放張式到商州。張彥澤派司馬鄭元昭到朝廷論辯請求，希望一定得到張式，而且説："張彥澤如得不到張式，禍患難以預測。"晉高祖迫不得已，把張式交給他。張彥澤得到張式，將張式剖心、裂嘴、斷手脚，然後把他殺掉。

高祖遣王周代彥澤，以爲右武衛大將軍。周奏彥澤所爲不法者二十六條，并述涇人殘敝之狀，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伏閤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濤見高祖切諫，高祖曰："彥澤功臣，吾嘗許其不死。"濤厲聲曰："彥澤罪若可容，延光鐵券何在!"高祖怒，起去，濤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爲蠲涇州民税，免其雜役一年，下詔罪己，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於是國珍等復與御史中丞王易簡率三院御史詣閤門連疏論之，不報。

晉高祖派王周接替張彥澤，任彥澤爲右武衛大將軍。王周奏報張彥澤所犯二十六條罪行，并述説涇州人殘破的狀況，張式的父親張鐸到朝廷申訴冤情，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濤、張麟，員外郎麻濤、王禧都上殿上疏，論説張彥澤殺死張式的冤案，都没有理睬。李濤進見晉高祖懇切規勸，晉高祖説："張彥澤是功臣，我曾許諾不殺他。"李濤高聲説："張彥澤的罪行如果可以容忍，那麽范延光的鐵券又在哪裏！"晉高祖發怒，起身離去，李濤跟在後面不停地規勸，晉高祖迫不得已，召見張式的父親張鐸、弟弟張守貞、兒子張希範等人，都授官職，爲此免除涇州百姓的賦税，免除雜役一年，下詔書歸罪自己，而張彥澤衹是削減官階、降低爵位而已。於是曹國珍等人又和御史中丞王易簡率領三院御史到朝廷接連上疏論理，没有答覆。

出帝時，彥澤爲左龍武軍大將軍，遷右武衛上將軍，又遷右神武統軍。自契丹與晉戰河北，彥澤在兵間，數立戰功，拜彰德軍節度使。與契丹戰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鋭，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虜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虜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衛村，又大敗之，契

晉出帝時，張彥澤任左龍武軍大將軍，升任右武衛上將軍，又升任右神武統軍。自從契丹和晉在河北交戰，張彥澤在軍中，多次立下戰功，拜爲彰德軍節度使。和契丹在陽城作戰，被契丹包圍，而軍中無水，挖井就壞，加上天颳大風，契丹順風飛馬揚塵，攻勢十分凶猛，張彥澤軍中非常恐懼。張彥澤詢問將領們，將領們都説："現在敵軍憑藉順風的優勢，而我們處在下風，應等風向回轉後纔能作戰。"張彥澤贊同這種意見。將領們都已離去，偏將藥元福獨自留下，對張彥澤説："現在軍隊十分飢渴，假如等到風向回轉，我們就成俘虜了！而且逆風作戰，敵人必定認爲我們不會這樣做，這就叫出其不意。"張彥澤就拔掉障礙物，奮力作戰，契丹逃跑奔走二十多里，追到衛村，又大敗契丹，契丹逃去。

丹遁去。

開運三年秋，杜重威爲都招討使，李守貞兵馬都監，彦澤馬軍都排陣使。彦澤往來鎮、定之間，敗契丹于泰州，斬首二千級。重威、守貞攻瀛州不克，退及武彊，聞契丹空國入寇，惶惑不知所之，而彦澤適至，言虜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西趨鎮州。彦澤爲先鋒，至中渡橋，已爲虜所據，彦澤猶力戰争橋，燒其半，虜小敗却，乃夾河而寨。

十二月丙寅，重威、守貞叛降契丹，彦澤亦降。耶律德光犯闕，遣彦澤與傅住兒以二千騎先入京師，彦澤倍道疾驅，至河，銜枚夜渡。壬申夜五鼓，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有頃，宫中火發，出帝以劍擁後宫十餘人將赴火，爲小吏薛超所持。彦澤自寬仁門傳德光與皇太后書入，乃滅火。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宿衛寬仁門，登樓覘賊，彦澤呼而下之，諸門皆啓。彦澤頓兵明德樓前，遣傅住兒入傳戎王宣語，帝脱黄袍，素服再拜受命。使人召彦澤，彦澤謝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使召之，彦澤笑而不答。

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宫嬪、宦者十餘人皆步從。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内外不通。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澤乃敢遣。帝取内庫帛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躁，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彦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乃止。

開運三年秋，杜重威任都招討使，李守貞任兵馬都監，張彦澤任馬軍都排陣使。張彦澤在鎮、定二州間往來，在泰州打敗契丹，殺敵二千人。杜重威、李守貞進攻瀛州没有攻克，退到武彊，聽説契丹舉國進犯，驚惶疑惑不知所措，而張彦澤恰好趕到，論説可以破虜軍的情況，於是和杜重威等人往西奔赴鎮州。張彦澤做先鋒，到達中渡橋，已被敵軍占據，張彦澤又奮戰奪橋，敵軍稍稍敗退，於是夾河築寨。

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反叛投降契丹，張彦澤也投降了。耶律德光侵犯京師，派張彦澤和傅住兒率領兩千騎兵先進京師，張彦澤兼程飛馳，到達黄河，摘下馬鈴連夜渡河。壬申晚上五更時，從封丘門破關而入。一會兒，宫中起火，晋出帝持劍簇擁後宫十多人將赴火自盡，被小吏薛超抱住。張彦澤從寬仁門傳進耶律德光和皇太后的信，於是滅火。大内都點檢康福全守衛寬仁門，登樓看見賊軍，張彦澤呼叫他下來，打開所有城門。張彦澤在明德樓前屯駐軍隊，派傅住兒進去傳達契丹君主的命令，出帝脱下黄袍，穿着白衣服下拜兩次接受命令。出帝派人召見張彦澤，張彦澤推辭説："我無臉見陛下。"又派人召見他，張彦澤笑而不答。

第二天，將皇帝遷到開封府，皇帝和太后、皇后坐着轎子，宫妃、宦官十多人都步行跟随。張彦澤派控鶴指揮使李筠率兵監守，内外不能通消息。皇帝和太后上給耶律德光的表章，都事先拿給張彦澤看後纔敢派人送去。皇帝想拿幾段内庫的絲綢，主管的人説："這不是皇帝的東西。"不給。又派人向李崧要酒，李崧説："我家有酒不敢吝惜，衹是擔心陛下憂愁急躁，喝了有難以預測的災禍，所以不敢進獻。"皇帝的姑姑烏氏公主私下賄賂守門人，得以進去和皇帝訣别，回家後上吊而死。耶律德光渡過黄河，出帝想去郊外迎接，張彦澤不同意，派人告訴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回答説："天上没有兩個太陽，難道有兩個天子在路上相見的事嗎！"於是作罷。

初，彦澤至京師，李濤謂人曰："吾禍至矣！與其逃於溝竇而不免，不若往見之。"濤見彦澤，爲俚語以自投死，彦澤笑而厚待之。

當初，張彦澤到京師，李濤對人說："我的災禍到了！與其逃到溝洞中而不免一死，不如去見他。"李濤見到張彦澤，説着粗話自尋死路，張彦澤却笑着對他很優厚。

彦澤自以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猶題其旗幟曰"赤心爲主"。迫遷出帝，遂輦內庫，輸之私第，因縱軍士大掠京師。軍士邏獲罪人，彦澤醉不能問，瞋目視之，出三手指，軍士即驅出斷其腰領。皇子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有色，彦澤使人求於皇太后，太后遲疑未與，即劫取之。彦澤與閤門使高勳有隙，乘醉入其家，殺數人而去。

張彦澤自認爲對契丹有功勞，晝夜暢飲娛樂，出入隨從的騎兵常常幾百人，還在他的旗幟上題寫"赤心爲主"。逼迫晉出帝遷走後，就用車載上內庫的財物，送到自己家中，并且放縱士兵在京師大肆掠奪。士兵巡邏抓獲罪人，張彦澤酒醉不能審問，瞪着眼睛看他們，伸出三個手指，士兵就把他們推出去砍頭斬腰。皇子石延煦的母親楚國夫人丁氏有美色，張彦澤派人向皇太后索求，皇太后遲疑着没有給他，張彦澤就把她搶走。張彦澤和閤門使高勳有矛盾，就藉醉闖進他家，殺死幾個人離去。

耶律德光至京師，聞彦澤劫掠，怒，鎖之。高勳亦自訴於德光，德光以其狀示百官及都人，問："彦澤當誅否?"百官皆請不赦，而都人爭投狀疏其惡，乃命高勳監殺之。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縗絰杖哭，隨而詬詈，以杖朴之，彦澤俯首無一言。行至北市，斷腕出鎖，然後用刑，勳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其髓，臠其肉而食之。

耶律德光到達京師，聽説張彦澤四處劫掠，非常生氣，把他關起來。高勳也向耶律德光告狀，耶律德光把他的狀子拿給百官和都人看，問："張彦澤該不該殺?"百官都請求不要赦免，而國都的人爭相投遞狀子告發他的罪惡，於是命令高勳監督殺掉他。以前被張彦澤殺死的士大夫的子孫，都穿上喪服拄着喪杖哭泣，跟在後面大罵張彦澤，用杖打他，張彦澤低頭説不出一句話。走到北市，砍斷手腕取下枷鎖，然後行刑，高勳剖出他的心祭奠死者，街上的人爭相砸破他的腦袋，取出腦髓，把他割成碎肉吃掉了。

嗚呼，晉之事醜矣，而惡亦極也！其禍亂覆亡之不暇，蓋必然之理爾。使重威等雖不叛以降虜，亦未必不亡；然開虜之隙，自一景延廣，而卒成晉禍者，此三人也。視重威、彦澤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以知其憤疾怨怒於斯人者，非一日也。至於爭已戮之尸，臠其肉，剔其髓而食之，扯裂蹈踐，斯須而盡，何其甚哉！此自古未有也。然當是時，舉晉之兵皆在北面，國之存亡，繫此三人之勝敗，則其任可謂重矣。蓋天下惡

唉，後晉的事很醜惡，而罪惡也達到了極點！它的禍亂滅亡接踵而來，是必然的道理。假使杜重威等人不反叛向敵人投降，它也未必就不滅亡；然而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是從景延廣一人開始的，而最終導致晉的禍患，是杜重威、李守貞、張彦澤三人。看到杜重威、張彦澤的死，而晉人之所以那樣稱心快意，就可以知道他們對這些人的痛恨怨怒，不止一天了。至於爭奪已經殺戮的尸體，割成碎肉，剔出腦髓來吃，裂尸踐踏，瞬間化爲烏有，是多麼過分呵！這是自古以來没有過的。然而在當時，晉的所有軍隊都在北方，國家的存亡，決定於這三個人的勝敗，那麼

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而終以不悟，豈非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歟？

他們的責任可説够重大了。大概天下人那樣憎惡他們，晉又這樣信任他們，而且始終不能醒悟，這難道不是人們所説的“面臨亂亡的君主，各有自認爲賢良的臣子”嗎？

新五代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雜傳(十五)

王景崇

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晋，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晋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大將軍，未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詣行在見高祖，願留軍中效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

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

王景崇，邢州人。爲人聰明機敏巧於辯論，善於事奉人。唐明宗鎮守邢州，讓他擔任牙將，後來曾追隨唐明宗，爲部下。唐明宗登位，任他爲通事舍人，歷任引進閤門使，馳馬傳詔給方鎮、監督軍隊征伐，必定任用王景崇。後來事奉晋，做到左金吾衛大將軍，常因君主不能信用他的才能而悶悶不樂。晋滅亡，蕭翰占據京師，王景崇重金賄賂他的將領高牟翰以便求得進用。不久蕭翰北歸，許王李從益住在京師，任命王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

漢高祖在太原起兵，王景崇取出左藏庫的錢財趕去迎接漢高祖，漢高祖到達京師，拜任王景崇爲右衛大將軍，并沒有看重他。漢高祖進攻鄴都，王景崇不得隨行，於是請求留守起居表，去行宫見漢高祖，希望留在軍中效力，替漢高祖籌劃攻戰的策略，十分能言善辯，漢高祖纔看重他的才能。

這時，漢剛剛建立，鳳翔侯益、永興趙贊都曾聽命於契丹，漢高祖登位，侯益等人自起疑心，於是暗中召引蜀人援助，漢高祖對此很擔憂。等到攻破鄴都，侯益等人害怕，都請求入朝。恰逢回鶻進貢，説被党項阻隔不能通行，希望得到漢兵的援助，漢高祖派王景崇率兵迎接回鶻使者。王景崇將要出發，漢高祖已患病，召他進卧室告誡他説："如果侯益等人已經前來，則罷，如果他們還遲疑不决，你就酌情自行處置他們。"王景崇到達陝州時，趙贊已向東入朝，而

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

蜀兵正侵犯南山，王景崇攻破蜀兵，追到大散關而返回。漢高祖於是下詔任命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

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速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决。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説景崇曰："吾與子爲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爲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

王景崇到達鳳翔，侯益没有入朝的打算，而恰好漢高祖去世，有人勸王景崇可以迅速殺掉侯益，王景崇考慮到獨自接受先帝的命令而年輕的君主不知道，猶豫不决。侯益的從事程渥，和王景崇是同鄉，有舊交，前去游説王景崇説："我和你是老朋友，我的職位不過是幕僚，而你已經顯貴了，怎麽想用陰謀詭計害人而取代他呢？侯公父子親信幾百人，你不要輕舉妄動，災禍快到了！除了我，誰會給你説這些。"於是王景崇很不願誅殺侯益，侯益因而逃去，王景崇十分後悔没有殺掉他。

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爲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蜀兵至寶鷄，爲暉將藥元福、李彦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潜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

侯益到京師，漢隱帝剛登位，史弘肇、楊邠等人專權，侯益於是重金賄賂楊邠等人，暗中藉故中傷王景崇。不久侯益被拜爲開封尹，王景崇心中不安，暗示鳳翔的將吏請求讓自己掌領府事。朝廷擔心他，拜任王景崇爲邠州留後，任命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王景崇於是反叛，殺光侯益的家屬，和趙思綰共同推舉李守貞爲秦王，漢隱帝就命令趙暉討伐他們。王景崇西招蜀人援助，蜀兵到達寶鷄，被趙暉的將領藥元福、李彦從打敗。趙暉進攻鳳翔，挖壕溝包圍他們，多次率精兵挑戰，王景崇閉門不出。趙暉於是命令一千士兵潜入城南三十里處，僞造蜀兵的旗幟，沿南山而下，聲稱蜀中救兵到了，一會兒烟塵揚起，王景崇信以爲真，於是命令幾千人突圍而出作接應，趙暉設下埋伏等着他們，王景崇的軍隊大敗，從此不敢再出城。

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璨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僞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脱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璨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

第二年，李守貞、趙思綰相繼都被打敗，王景崇的門客周璨對王景崇説："你能堅守這裏，是因爲有河中、京兆。如今都失敗了，又依靠什麽呢？不如投降。"王景崇説："的確拖累你們了，但事情危急，我想用個萬一成功的計策行嗎？我聽説趙暉的精兵都在城北，現在讓公孫輦等人燒毁城東門僞稱投降，我率牙兵攻打他們城北的軍隊，縱然不能成功而戰死，也比束手就擒好。"周璨等人都贊成這樣做。黎明，公孫輦燒

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矣，肇乃降暉。

毀東門假裝準備投降，而府中起火，王景崇自焚了，公孫肇於是向趙暉投降。

趙思綰

趙思綰，魏州人也。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

趙思綰，魏州人。爲河中節度使趙贊的牙將。漢高祖登位，調趙贊鎮守永興，趙贊到京師朝拜，留下趙思綰的士兵幾百人在永興。漢高祖派王景崇到永興，和齊藏珍率兵迎護回鶻入朝，暗中把西面的事交托給他。

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然以非己兵，懼思綰等有二心，意欲黥其面以自隨，而難言之，乃稍微風其旨。思綰厲聲請先黥以率衆，齊藏珍惡之，竊勸景崇殺思綰，景崇不聽，與俱西。

王景崇到達永興，趙贊雖已進朝，但他所召引的蜀兵已占據子午谷，王景崇用趙思綰的士兵趕走他們。於是和趙思綰一道西去，但因不是自己的士兵，懼怕趙思綰等人懷有二心，就想在他們臉上刻字讓他們跟隨自己，而又難以開口，於是稍微暗示他的意思。趙思綰高聲請求先給他臉上刻字以便率領衆兵，齊藏珍討厭他，暗中勸王景崇殺掉趙思綰，王景崇不同意，和趙思綰一道西去。

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思綰謂其下常彦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彦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爲然。思綰與部下入城，有州校坐於城門，思綰歐之，奪其佩刀斬之，并斬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

漢高祖派使臣召見趙思綰等人，這時侯益入京朝拜，趙思綰率兵跟隨侯益東歸。趙思綰對部下常彦卿說："趙公已在別人手中，我們到了，將一起死，怎麼辦呢？"常彦卿說："事情發生了再應變，不要預言。"侯益到達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來迎接侯益，在郊外亭中飲酒，趙思綰上前說："士兵住在城東，而將士們的家屬都住在城中，希望放士兵進城帶走他們的家屬。"侯益信以爲真。趙思綰和部下進城，有個州校坐在城門口，趙思綰毆打他，搶過佩刀把他殺掉，并斬殺十多個守門的人，於是關上城門搶劫庫中武器反叛。

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爲晋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每犒宴，殺人數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綰取其膽以酒吞之，語其下曰："食膽至千，則勇無敵矣！"

漢高祖派郭從義、王峻討伐他，一年多没能攻下，而王景崇也反叛了，和趙思綰一起向李守貞投誠，李守貞任趙思綰爲晋昌軍節度使。漢隱帝派郭威西去監督各將的軍隊，先在河中包圍李守貞。過了幾個月，趙思綰城中糧食吃盡，殺人來吃，每次犒勞宴請，都殺掉幾百人，在厨房中宰殺就如猪羊一樣。趙思綰取出人膽用酒吞下，對他的部下說："吃膽達到一千個，就勇猛無敵了！"

思綰計窮，募人爲地道，將走

趙思綰没有辦法了，招募人修建地道，準備

蜀，其判官陳讓能謂思綰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爲此爾！今國家用兵三方，勞敝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綰厲聲曰："爲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恥，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於市。

逃到蜀中，他的判官陳讓能對趙思綰說："你對國家没有什麽大惡，衹是怕死纔這樣做而已！如今國家三方用兵，勞民傷財没完没了，如果確實能够翻然悔悟效順國家，自己率先歸附，將功補過，或許還能活命；如果坐守危城，不過是等死而已。"趙思綰贊同他的話，於是派教練使劉珪到郭從義處請求投降，而派部將劉筠入朝呈交降表。朝廷拜任趙思綰爲鎮國軍留後，催促他赴任，趙思綰逗留不去。蜀暗中派人招納趙思綰，趙思綰將要投奔蜀，而郭從義也懷疑他，於是派人告訴郭威，郭威命令郭從義謀害他。郭從義因而進城召見趙思綰，催他上路，他一到就被抓起來。趙思綰問道："怎樣用刑？"回答說："站着釘死。"趙思綰高聲說："替我報告郭公，我被處死也不够抵償罪責，但用釘子裂尸的醜相是壯士感到耻辱的，希望稍稍寬容一點。"郭從義答應了他，父子倆都在街上被斬。

慕容彥超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産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爲軍校，累遷刺史。唐、晋之間，歷磁、單、濮、棣四州，坐濮州造麯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

契丹滅晋，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於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爲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進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佗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

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的同母弟弟。曾冒姓閻，慕容彥超長着黑色的長鬚，號稱閻崑崙。年輕時事奉唐明宗爲軍校，多次升遷做到刺史。唐、晋之際，歷任磁、單、濮、棣四州刺史，因在濮州私造酒麯接受賄賂被治罪，依法應當處死，漢高祖從太原上書爲其辯解，得以免死，流放到房州。

契丹消滅晋，漢高祖在太原起兵，慕容彥超從流放地逃跑投奔漢，拜爲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在魏州反叛，漢高祖任命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都部署來討伐他，任命慕容彥超爲高行周副手。慕容彥超和高行周的謀略多不一致，高行周用兵穩重，兵臨城下後，很久不進攻。慕容彥超想速戰速决，而高行周不同意。高行周有個女兒嫁給杜重威的兒子，慕容彥超揚言説高行周因爲女兒的緣故，憐惜賊城而不進攻，高行周大怒。漢高祖聽説兩人相處不好，怕有别的變故，因此就親自出征。慕容彥超多次藉故凌辱高行周，高行周不能忍受，見到宰相哭泣，用屎塞嘴訴苦。漢高祖知道慕容彥超理虧，派人慰勞高行周，召來慕容彥超加以斥責，又讓他去向高行周謝罪，

高行周的怒氣纔漸漸消了。

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爲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敢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爲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

這時，漢兵在魏州城下已停留很久，杜重威的防守更加堅固，將領們都知道不能攻取，正在等待機會，而慕容彥超獨自説可以迅速進攻，漢高祖認爲不錯，因此親自督促士兵急攻，死傷一萬多人，於是彥超不敢再談進攻。後來杜重威出城投降，漢高祖任命高行周爲天雄軍節度使，高行周推辭不敢接受，漢高祖派蘇逢吉告訴他説："我會爲你調走慕容彥超的。"高行周纔接受任命，而慕容彥超調任鎮守泰寧。

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兖，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鋭，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誚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爲？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宫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兖州，隱帝遇弑于北郊。

漢隱帝殺掉史弘肇等人後，又派人到魏州殺周太祖和王峻等人，怕不能成事，召集將領們前來保衛京城。使臣到達兖州，慕容彥超正在吃飯，放下勺筷就上路。周兵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對漢隱帝説："北兵這次前來，他們的家屬都在京師，應當關閉城門挫敗他們的鋭氣，讓他們的妻子兒女登上矮墻招降北兵，可以使他們放下武器。"慕容彥超譏誚侯益説："侯益老了！這是懦夫的計策。"漢隱帝於是派慕容彥超作侯益的副手，率兵到北郊。周兵到後，侯益在晚上反叛向周投降。慕容彥超在七里奮戰，漢隱帝出來犒賞軍隊，太后派人告訴慕容彥超好好保衛皇帝，慕容彥超口氣很大地回答説："北兵能做什麽？我在戰陣上大喝一聲，可坐着不動就使他們回軍營去。"又對漢隱帝説："陛下要是宫中無事，明天可以出來看我打仗。"第二天漢隱帝又出來慰勞軍隊，慕容彥超戰敗後逃向兖州，漢隱帝在北郊被殺。

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爲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魯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内多盗而止，又爲高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指斥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僞，以書示行周。

周太祖登位，慕容彥超心中不安，多次進獻財物，周太祖回贈他玉帶，又賜給詔書安慰他，稱呼慕容彥超爲弟弟而不叫名，又派翰林學士魯崇諒去安慰開導他，慕容彥超心中更加疑惑懼怕。不久劉旻在太原自立爲王，出兵攻打晉、絳二州，周太祖派王峻在西面打仗，慕容彥超也乘機謀反，派押衙鄭麟到京師請求入朝，周太祖知道有詐，親手寫詔書准許他入朝。慕容彥超又稱他管轄的地區内盗賊很多而没有走，又僞造高行周寫給他的書信呈送朝廷，信中言語都指斥周的過失，像是想共同反叛的人。周太祖核驗信上的

彦超又遣人南結李昇，昇爲出兵攻沭陽，爲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晋、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彦超閉城自守。

初，彦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鑒也。"彦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彦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斸掘搜索無所得。彦超又遣鄭麟持刃廹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彦超，彦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彦超，欲贖出弘魯，彦超大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

是歲鎮星犯角、亢，占曰："角、亢，鄭分，兖州當焉。"彦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又使民家立黄幡以禳之。

彦超爲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彦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佗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争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

印章是假的，拿信給高行周看。慕容彦超又派人在南面勾結李昇，李昇爲他出兵攻打沭陽，被周兵打敗。而劉旻進攻晋、絳二州没有攻克，散去。周太祖於是派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伐他，慕容彦超緊閉城門防守。

當初，慕容彦超反叛的時候，判官崔周度諫阻說："魯，是詩書之國，自從伯禽以來没有能稱霸的人，但用禮義守國而享世長久的很多。如今你英明神武，是一代豪傑，如果根據實力待機而動，可以終身保持富貴。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都是近年來可以借鑒的。"慕容彦超大怒，但没有理由加害他。不久被包圍，因而大肆搜刮城中百姓的資財用來犒勞軍隊，原陝州司馬閻弘魯懼怕受他鞭打，於是把全部家産獻上，慕容彦超認爲没有獻完，又想一并加罪給崔周度，於是命令崔周度監督搜刮閻弘魯的家。崔周度對閻弘魯說："你的生死，要看財産的多少，希望不要隱瞞。"閻弘魯派家僮和崔周度挖掘搜索一無所得。慕容彦超又派鄭麟持刀逼迫他，閻弘魯惶恐地叩拜他的妻妾，妻妾都說没有隱瞞財産。崔周度進去禀報慕容彦超，慕容彦超不相信，把閻弘魯和崔周度投進獄中。閻弘魯的乳母在泥土中拾得金纏臂獻給慕容彦超，想贖出閻弘魯，慕容彦超大怒，派軍校鞭打閻弘魯夫婦至皮開肉綻而死，於是在街上處斬崔周度。

這年鎮星進入角、亢之域，占卜之辭說："角、亢，是鄭州的分野，兖州正當着。"慕容彦超就率軍府將吏走出西門三十里設祭，在開元寺迎候，塑像事奉，每天去一次，又讓百姓家立黄旗求福消災。

慕容彦超爲人狡詐多智而又喜好聚斂財富，在任所曾設庫典當錢，有奸猾的百姓製造假銀子來典當，主管官吏很久纔發覺。慕容彦超暗中唆使主管官吏乘夜晚在庫墻上挖洞，把庫中的金銀綢緞全部轉移到别的地方，而以被盗報告。慕容彦超就在街上張榜，讓老百姓自報他們所典當的錢物而償還他們，老百姓都争相自報典當的財物，不久發現典當假銀子的人，把他安排在深室中，讓他教十多人日夜不停地造假銀子，都是鐵

有銀數千鋌，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爲之用。

製的而在外面包上銀子，號稱“鐵胎銀”。當他被包圍時，鼓勵爲他守城的人說：“我有銀子幾千鋌，將全部拿來賜給你們。”士兵們私下相互說：“這不過是鐵胎而已，又有什麼用呢！”都不爲他出力。

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兗州平，太祖詔贈閻弘魯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秘書監。

第二年五月，周太祖親自出征，城被攻破，慕容彥超夫妻都投井而死，他的兒子慕容繼勳率領隨從五百人出逃被抓獲，於是把他們滅族。兗州平定，周太祖下詔追贈閻弘魯爲左驍衛大將軍、崔周度爲秘書監。

新五代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雜傳(十六)

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耻，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

傳曰："禮義廉耻，是治理國家的四個準則；這四個準則没有確立，國家就會滅亡。"管仲的話説得多好啊！禮義是治理國人的根本法則，廉耻是人們立身的根本節操。大概没有廉潔，人們就無所不取；没有羞耻，人們就無所不爲。像這樣做人，那麼災禍動亂、失敗滅亡，也就無所不至，何況做大臣的人却無所不取、無所不爲，那麼天下還有不亂、國家還有不亡的嗎！我讀馮道寫的《長樂老叙》，見他自述引以爲榮，他可説是没有廉耻的人了，那麼天下國家就由此可知了。

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虚言也哉！

我在五代發現三個保全節操的士人，十五個爲國事而死的臣子，而奇怪那些身穿儒服的士人以學古自稱，却有很多人享受别人的俸禄、在别人的國家中任職，但却使忠義的節操，衹是出自武夫士兵，難道在儒士中果真就没有這樣的人嗎？難道不是節操高尚的士人憎惡時代的動亂，鄙薄這樣的世道而不願出來嗎？抑或是掌管天下的君主不值得顧念，而没有人能够使他們出來嗎？孔子認爲："十家人的城邑，必定有忠信之人存在。"難道是没有根據的空話嗎？

予嘗得五代時小説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齊之間，爲虢州司户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

我曾讀到五代時的一篇小説，記載王凝的妻子李氏的事情，作爲一個婦人還能這樣，就可推知世上確曾有這樣的人而没能被發現。王凝住在青、齊二州間，任虢州司户參軍，因病死在任上。王凝家素來貧窮，一個兒子還年幼，李氏帶着她的兒子，背着他的遺骸回鄉來。向東經過開封時，在旅舍停下，旅舍主人見這個婦人獨自帶

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于朝，官爲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着一個孩子因而懷疑她，不准她留宿。李氏看天色已晚，不願離去，主人就拉着她的手臂把她拖出去。李氏仰天痛哭說："我是婦人，難道不能守節，而讓這隻手被人拉扯嗎？不能因這隻手而一并沾污了我的身子！"就拿來斧頭自己砍斷了手臂。看到此事的過路人都圍聚在一起替她感嘆，有的爲她傷心，有的爲她悲泣落淚。開封尹獲知這事後，向朝廷報告，官府爲她賜藥治傷，豐厚地撫恤李氏，而鞭打那個旅舍主人。唉，不能自愛而忍辱偷生的士人，聽說李氏的風範後應該略感羞愧吧！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晋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奉劉守光任參軍，劉守光失敗後，去事奉宦官張承業。張承業監理河東軍，委任他爲巡官，因他有文學才能而向晋王推薦，任河東節度掌書記。唐莊宗登位，拜爲户部侍郎，充翰林學士。

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晋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卧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禄，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飢，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

馮道爲人能够刻苦節儉。當晋和梁在黄河兩岸駐軍時，馮道在軍中，修了一間茅屋，没有鋪床席，就躺在一堆草上睡覺而已。所得到的俸禄，拿來和僕人們同飲同食，心神安適自如。有將領搶來別人的美女送給馮道，馮道不能推脱，就把她安置在別的房屋中，查訪她的主人而送她回去。他解除學士的職務在景城爲父親服喪，遇上饑荒年，拿出所有的財物周濟鄉里，而在野外耕作，親自背柴打草。有荒着田不耕種，以及無力耕種的人，馮道趁晚上去，偷偷爲他們耕種。田主後來羞愧告謝，馮道并不認爲有什麽恩德。服完喪，又召爲翰林學士。走到汴州，碰上趙在禮作亂，唐明宗從魏州率兵返回，侵犯京師。孔循勸說馮道暫時留下等待時機，馮道說："我奉詔書奔赴朝廷，難道能擅自停留！"於是迅速趕到京師。

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真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

唐莊宗被殺害，唐明宗登位，素來知道馮道的所作所爲，詢問安重誨說："先帝時馮道在哪裏供職？"安重誨說："任學士。"唐明宗說："我素來瞭解他，他真是我的宰相啊。"拜馮道爲端明殿學士，升任兵部侍郎。一年多後，拜爲中書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録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説其義，嘉納之。

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即位，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弑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逾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成、長興年間，連年五穀豐登，中原平安無事。馮道曾告誡唐明宗説："我任河東掌書記時，奉命出使中山，經過險要的井陘時，怕馬絆倒，不敢放鬆馬勒和繮繩，到平地後，以爲不必擔心，却突然跌倒受傷。凡是身歷險境的人憂慮深遠而獲得保全，身居平安的人，禍患就生於疏忽，這是人之常情。"唐明宗問道："天下雖然豐收，百姓受益了嗎?"馮道説："糧食貴了就會讓農夫挨餓，糧食賤了就會損傷農夫的利益。"因而朗誦文人聶夷中的《田家詩》，詩的語言淺近易懂。唐明宗回頭讓手下人記下這首詩，常常自己朗誦。水運軍將在臨河縣得到一隻玉杯，杯上的銘文是"傳國寶萬歲杯"，唐明宗很喜歡這個玉杯，拿給馮道看，馮道説："這不過是前代有形的實物罷了，稱王的人原本有無形的法寶。"唐明宗問他是什麽，馮道説："仁義就是帝王的法寶。因此説：'大寶是帝位，怎樣保持帝位叫仁。'"唐明宗是個武人出身的君主，不懂他的話，馮道離去後，召來侍臣替他講解馮道説的意思，稱許并接受了。

馮道做唐明宗的宰相十多年，唐明宗去世，又做唐愍帝的宰相。潞王在鳳翔反叛，唐愍帝出逃到衛州，馮道率百官迎接潞王進京，這就是唐廢帝，於是又做他的宰相。唐廢帝登位時，唐愍帝還在衛州，三天後，唐愍帝纔遇害身死。不久唐廢帝讓馮道出任同州節度使，一年多後，拜爲司空。晉消滅唐，馮道又在晉做官，晉高祖拜馮道爲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爲魯國公。晉高祖去世，馮道做晉出帝的宰相，加授官爲太尉，封爲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調任鎮守威勝。契丹消滅晉，馮道又事奉契丹，在京師朝拜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責備馮道事奉後晉没有成績，馮道無言以對。又問道："爲什麽前來朝拜?"回答説："無城無兵，怎敢不來。"耶律德光譏誚他説："你是怎樣一個老頭子?"回答説："無才無德的痴頑老頭子。"耶律德光很高興，任命馮道爲太傅。耶律德光北歸，馮道跟隨到常山。漢高祖登位，他纔回到漢，以

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

太師奉朝請。周消滅漢，馮道又在周做官，周太祖拜馮道爲太師，兼中書令。

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

馮道年輕時就能匡正自己的行爲而獲得世人的稱贊，等到擔任大臣後，尤其致力於穩重處世待物，事奉四姓十個君主，越來越以舊德自居。但當時的士人無論賢愚都景仰馮道爲元老，而喜歡稱譽他。

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晋、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

耶律德光曾問馮道說："怎樣纔能拯救天下的百姓?"馮道用玩笑話回答說："這樣的時代佛出來了也不能救，衹有皇帝能救。"人們都認爲契丹没有殺盡中原人，是靠馮道這一句話說得好。周兵反叛，侵犯京師，漢隱帝已死，周太祖認爲漢的大臣必定會擁戴自己，及至見到馮道時，馮道根本没有這個意思。周太祖素來對馮道下拜，這次也迫不得已對他下拜，馮道接受下拜就跟平常一樣，周太祖的雄心逐漸沮喪，知道漢不能取代，於是假裝立湘陰公劉贇爲漢的繼承人，派馮道去徐州迎接劉贇。劉贇還没到，周太祖率兵北到澶州，舉兵反叛，於是取代漢。議事的人說馮道能够挫敗周太祖的陰謀而延緩它，始終不拿晋、漢的滅亡責備馮道。但馮道對喪君亡國的事也從未在意。

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師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

當這個時候，天下大亂，少數民族交相侵略，百姓的生命，比身體倒挂還危急，馮道偏偏自稱"長樂老"，著書幾百言，陳述自己歷事四姓君主以及在契丹得到的階勛官爵，引以爲榮。自稱："孝順家人，忠於國家，做兒子、做兄弟、做臣子、做師長、做丈夫、做父親、有兒子、有孫子。時而翻開一卷書，時而飲下一杯酒，品嘗飲食、鑒賞音樂、享受顔色，在當代平安年老，老而自樂，有什麽快樂能像這樣?"他的自述大抵如此。

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

馮道以前事奉九個君主，都不曾直言規勸。周世宗剛登位，劉旻進攻上黨，周世宗說："劉旻小看我，以爲我剛登位而國家有大喪，必定不能出兵迎戰。而且善於用兵的人常常出其不意，我應當親自率兵攻打他。"馮道於是懇切勸阻，認爲不行。周世宗說："我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人無論大小都親自出征。"馮道說："陛下不能

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取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

和唐太宗比。”周世宗説：“劉旻的軍隊是烏合之衆，如果遇上我的軍隊，就像高山壓在鳥蛋上一樣。”馮道説：“陛下能使山不動嗎?”周世宗發怒，起身離去，最終還是親自率兵攻打劉旻，果然在高平打敗劉旻。周世宗攻取淮南，平定三關，威武精神的振奮就從高平開始。他攻打劉旻，看不起馮道，不讓他隨行，任命他爲周太祖山陵使。安葬完周太祖後馮道就死了，享年七十三歲，謚號叫文懿，追封爲瀛王。

道既卒，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馮道死後，當時的人都共同稱贊嘆息，認爲他和孔子壽命相同，當時人大抵就是這樣喜歡爲他延譽。馮道有個兒子馮吉。

李琪 李珽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也。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

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内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珽飢卧廬中，聞者哀憐之。服除，還拜御史。荆南成汭辟掌書記。吴兵圍杜洪，梁太祖遣汭與馬殷等救洪。汭以大舟載兵數萬，珽爲汭謀曰：“今一舟容甲士千人，糗糧倍之，緩急不可動，若爲敵人縻之，則武陵、武安必爲公之後患。不若以勁兵屯巴陵，壁不與戰，吴兵糧盡，則圍解矣。”汭不聽，果敗，溺死。趙匡凝鎮襄陽，又辟掌書記。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太祖即位，除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珽度太祖不欲先用故吏，固辭不拜，出知曹州。曹州素劇難理，前刺史十餘輩，皆坐廢，珽至，以治聞。還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病，行襲有牙兵二千，皆故蔡卒，太祖懼爲變。行襲爲人嚴酷，從事魏峻切諫，行襲怒，誣以贓下獄，欲誅之。乃遣珽代行襲爲留後。珽至許州，止傳舍，慰其將吏，行襲病甚，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乃即卧内見行襲，道太祖語，

他的哥哥李珽，在唐末考中進士，任監察御史。遭逢母親的喪事，貧窮無法安葬，靠乞討然後安葬。李珽餓得躺在家中，聽説此事的人都哀憐他。服完喪，回朝拜爲御史。荆南成汭徵召他爲掌書記。吴兵包圍杜洪，梁太祖派成汭和馬殷等人救援杜洪。成汭用大船載兵幾萬人，李珽爲成汭出謀説：“如今一艘船載甲兵一千人，乾糧加倍，緊急時不能行動，如果被敵人牽制，那麼武陵、武安必定成爲你的後患。不如率强兵屯駐巴陵，堅守營壘不和他們作戰，吴兵糧食耗盡後，就解圍了。”成汭没有采納，果然失敗，死在水中。趙匡凝鎮守襄陽，又徵召他爲掌書記。梁太祖攻破趙匡凝，得到李珽，高興地説：“這人是真正的書記。”梁太祖登位，授任考功員外郎、知制誥。李珽估計梁太祖不想先用過去的官吏，堅決推辭不受命，出京治理曹州。曹州素來事務繁多難以治理，以前的刺史十多人，都因罪廢置，李珽到後，以善於治理聞名。升任兵部郎中、崇政院直學士。許州馮行襲患病，馮行襲有牙兵兩千人，都是過去的蔡州兵，梁太祖怕發生兵變。馮行襲爲人嚴刻殘酷，從事魏峻直言勸諫，馮行襲發怒，用貪污受賄罪誣陷使他入獄，想殺掉他。於是派李珽接替馮行襲任留後。李珽到達許州，住在客舍中，慰問許州將吏，馮行襲病重，想派人代替他接受詔書，李珽説：“頭朝

行襲感泣，解印以授珽。珽乃理峻冤，立出之，還報太祖，太祖喜曰："珽果辦吾事。"會歲飢，盗劫汴、宋間，曹州尤甚，太祖復遣珽治之。珽至索賊，得大校張彦珂、珽甥李郊等，及牙兵百餘人，悉誅之。召拜左諫議大夫。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顧珽曰："何謂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友珪立，除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賊，珽爲亂兵所殺。

東面加朝服，這是禮儀。"於是去卧室裹見馮行襲，轉述梁太祖的話，馮行襲感動得哭泣，解下印綬交給李珽。李珽於是審理魏峻的冤案，立即放他出獄，回去報告梁太祖，梁太祖高興地説："李珽果然能替我辦事。"恰逢這年饑荒，盗賊在汴、宋二州間搶劫，曹州尤其嚴重，梁太祖又派李珽去治理。李珽到任後搜索盗賊，抓到大校張彦珂、李珽的外甥李郊等人，以及牙兵一百多人，全部殺掉。宣召拜任爲左諫議大夫。梁太祖去河北，到達内黄，回頭對李珽説："爲什麽叫内黄?"李珽説："河南有外黄、下黄，因此這裏叫内黄。"梁太祖説："外黄、下黄在哪裏?"李珽説："秦有外黄都尉，在今天的雍丘；下黄被北齊廢置，在今天的陳留。"梁太祖一生不喜歡儒士，聽了李珽的話非常高興。朱友珪登位，授任右散騎常侍，侍講。袁象先討伐賊軍，李珽被亂兵殺死。

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與其兄珽皆以文章知名。唐亡，事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征伐四方，所下詔書，皆琪所爲，下筆輒得太祖意。末帝時，爲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性畏慎周密，琪倜儻負氣，不拘小節，二人多所異同。琪内結趙巖、張漢傑等爲助，以故頃言多沮。頃嘗摘摭其過。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爲守，爲頃所發，末帝大怒，欲竄逐之，而巖等救解，乃得罷爲太子少保。

李琪年輕時考中進士、博學宏辭科，幾次升任至殿中侍御史，和他的哥哥李珽都以文章聞名。唐滅亡，事奉梁太祖爲翰林學士。梁兵四方征伐，所下達的詔書，都是李琪寫的，落筆就合梁太祖的心意。梁末帝時，任御史中丞、尚書左丞，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蕭頃同任宰相。蕭頃性格膽小謹慎周密，李琪豪爽自負、不拘小節，兩人多有不同。李琪在朝廷内結交趙巖、張漢傑等人作爲佐助，因此蕭頃的話多被阻撓。蕭頃曾指摘李琪的過失。李琪偏袒的官吏應當擔任試官，李琪改試爲守，被蕭頃告發，梁末帝大怒，想放逐他，而趙巖等人救解，纔得以罷爲太子少保。

唐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忌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乏食尤甚，莊宗以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書數千言，其説漫然無足取，而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而莊宗崩。明宗入洛陽，群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即位故事。霍彦威、孔循

唐莊宗消滅梁，得到李琪，想讓他做宰相，而梁的舊臣大多忌恨他，於是任命爲太常卿。升任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成災，京師缺糧尤其嚴重，唐莊宗用朱筆御札下詔讓百官上書奏事。李琪上書幾千字，他的意見漫無邊際没有可取之處，而唐莊宗偏偏看重他的意見，於是任命他爲國計使。正想任命他爲宰相，而唐莊宗逝世。唐明宗進入洛陽，群臣勸説明宗登位，官府準備禮儀，用靈柩前登位的舊例。霍彦威、孔

等請改國號，絶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説，問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號國曰唐。今唐天命已絶，宜改號以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群臣，群臣依違不决。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宫，何所依往！"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即位。以琪爲御史中丞。

循等人請求改換國號，不再承襲土德。唐明宗是個武人出身的君主，不懂他們的意思，問什麽叫改號，回答説："唐莊宗接受唐的賜姓成爲唐的宗族，接續唐昭宗而登位，因而國號爲唐。如今唐的天命已經斷絶，應改變國號自我更新。"唐明宗對此疑慮，把這事交給群臣討論，群臣或贊成或反對意見不統一。李琪議論説："殿下是宗室的賢人，三代立功，現在興兵來朝，以奔赴國難爲名，而想改變國號，使先帝成爲路人，那麽孤獨的棺木，去哪裏依托！"唐明宗贊同他的看法，於是穿上喪服發喪，然後登位。任命李琪爲御史中丞。

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群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内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群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群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

自從唐末喪亂以來，朝廷的禮儀敗壞，天子不曾上朝，而入閤的制度也廢棄了。常參官每天到正衙，聽説不坐衙就退下，衹有大臣奏報事情，每天在便殿接見一次，而侍從内各司，每天兩次朝拜而已。唐明宗剛登位，就下詔書給群臣，五天一次隨宰相到内殿進見，叫做起居。李琪認爲這不是唐的舊例，請求廢除五日起居，而恢復每月初一、十五入閤的舊例。唐明宗説："五日一起居，是我想藉以多次召見群臣的緣故，不能廢棄。而每月初一、十五入閤可以恢復。"但唐的舊例，天子每天到殿堂接見群臣，叫"常參"；初一、十五向各陵墓進獻祭食，有思慕先人的心情，不能到前殿，就到便殿接見群臣，叫"入閤"。宣政是前殿，叫做"衙"，衙有儀仗。紫宸是便殿，叫做"閤"。皇帝不到前殿而到紫宸，是從正衙叫來儀仗，從閤門進入，百官在前殿候朝，因而跟隨進見，因此叫"入閤"。但前殿是朝廷，禮儀尊嚴；便殿是宴見賓客的地方，禮儀簡單。自從乾符以後，因爲動亂而禮儀闕失，天子不能每天接見群臣而在初一、十五接見，因此前殿日常廢棄儀仗，而初一、十五到便殿進見却有儀仗，後來習以爲常，就把到便殿進見看得更重要。至於到前殿，還叫做"入閤"，後來也廢棄了，到這時纔恢復。但有關部門不能論正此事。大凡群臣五天一次到中興殿進見，這是在便殿，是入閤流傳下來的制度，而叫做"起居"；初一、十五到文明殿，這是在前殿，反而

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内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

叫做"入閤",李琪都不能糾正。李琪又建議説:"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議論事情,而内殿起居,見一面就退出,想進言的人,無法自己陳述,不符合希望多次見到群臣的本意。"唐明宗於是下詔在起居日有事要談的人,准許自行出列陳述。又下詔百官依次輪流奏對。

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即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托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糾,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等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尚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

這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管事,安重誨的侍從騎兵經過御史臺門口時,殿直馬延誤撞了他,安重誨就在御史臺門口殺掉馬延然後上報。李琪任中丞,懼怕安重誨而不敢彈劾糾察他,又怕諫官議論,於是托宰相任圜先告訴安重誨然後糾察此事,但還是模棱兩可不敢直言其事。豆盧革等人罷相,任圜擬議任命李琪做宰相,而孔循、鄭珏阻撓此事,於是作罷。李琪升任尚書右僕射。李琪上書申告中書,稱《開元禮》"僕射上報事情那天,中書、門下率領百官送呈"。中書下達給太常徵詢意見。禮院説《開元禮》没有"送上"之文,而李琪已解除新近任命的職務,再次提出上述禮儀,都没有同意。

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還洛,琪當率百官至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凶黨,破真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真定,罰俸一月。霍彦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彦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叙彦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駁。

唐明宗討伐王都,攻破定州後,從汴州返回洛陽,李琪應當率領百官到上東門,而請求到偃師迎接。他的奏章説"打敗契丹凶黨,攻破真定逆城",因誤把定州寫成真定,罰一個月的俸禄。霍彦威去世,下詔書讓李琪撰寫神道碑碑文。霍彦威是梁的舊將,而李琪過去是梁的宰相,叙述霍彦威在梁的事情不稱"僞梁",被馮道駁回。

琪爲人重然諾,喜稱人善。少以文章知名,亦以此自負。既貴,乃刻牙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坐側。爲人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數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

李琪爲人講信用,喜歡稱贊别人的善行。年輕時以文章出名,也因此自負。顯貴後,就在牙板上刻下金字"前鄉貢進士李琪",時常放在座旁。爲人缺乏穩重,不懂進退處世的原則,因此多次受到當時人的詆毁。以太子少傅退休居家,去世,享年六十歲。

鄭珏

鄭珏,唐宰相綮之諸孫也。其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居河南,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爲監察御史。梁太祖即位,拜左補闕。梁諸大臣以全義故數薦之,累拜中書舍

鄭珏,唐代宰相鄭綮的孫子。父親鄭徽,任河南尹張全義的判官。鄭珏年輕時依附張全義住在河南,多次考進士不中,張全義把鄭珏囑托給有關部門,纔得以考中。唐昭宗時,任監察御史。梁太祖登位,拜爲左補闕。梁衆大臣因張全義的緣故多次推薦他,幾次升遷任中書舍人、翰

人、翰林學士奉旨。末帝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莊宗自鄆州入汴，末帝聞唐兵且至，惶恐不知所爲，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珏問計安出，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其策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事急矣，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

莊宗入汴，珏率百官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户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爲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即位，欲用任圜爲相，而安重誨以圜新進，不欲獨相之，以問樞密使孔循。循嘗事梁，與珏善，因言珏故梁相，性謹慎而長者，乃拜珏平章事。

明宗幸汴州，六軍家屬自洛遷汴，而明宗又欲幸鄴都，軍士愁怨，大臣頗以爲言。明宗不省，上下汹汹，轉相動摇，獨珏稱贊，以爲當行。趙鳳極言於安重誨，重誨驚懼，入見明宗切諫，乃詔罷其行。而珏又稱贊之，以爲宜罷。

珏在相位既碌碌無所爲，又病聾，孔循罷樞密使，珏不自安，亟以疾求去職。明宗數留之，珏章四上，乃拜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

林學士奉旨。梁末帝時，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唐莊宗從鄆州進入汴州，梁末帝聽説唐兵快到了，驚惶恐懼不知所措，和李振、敬翔等人相抱痛哭，因而召鄭珏詢問有什麽計策，鄭珏説："我有一個計策，不知陛下能否實行?"梁末帝問他的計策怎樣，鄭珏説："希望得到陛下的傳國寶馳馬進入唐軍，以便延緩他們的行軍速度，而等待救兵到來。"皇帝説："事情危急了，傳國寶固然不值得吝惜，衹是你這一去，能不能了結這事?"鄭珏低頭慢慢考慮説："衹怕不容易了結這事。"於是旁邊的人都大笑起來。

唐莊宗進入汴州，鄭珏率領百官在路旁謁見。貶爲萊州司户參軍，酌情調任曹州司馬。張全義在郭崇韜面前替他説話，又召爲太子賓客。唐明宗登位，想任用任圜做宰相，而安重誨因任圜剛剛進用，不願讓他單獨做宰相，拿這事詢問樞密使孔循。孔循曾在梁做官，和鄭珏關係好，因而説鄭珏是過去梁的宰相，性格謹慎而又年長，於是拜鄭珏爲平章事。

唐明宗進入汴州，六軍家屬從洛陽遷到汴州，而唐明宗又想去鄴都，士兵們愁悶埋怨，大臣們不斷諫阻。唐明宗并不醒悟，上下議論紛紛，相互動摇，惟獨鄭珏稱贊，認爲應當去。趙鳳向安重誨極力諫阻，安重誨震驚害怕，入見唐明宗急切諫阻，纔下詔不去。而鄭珏又加以稱贊，認爲應當不去。

鄭珏身居相位既碌碌無爲，又耳聾，孔循罷樞密使，鄭珏心裏不安，急忙藉生病請求離任。唐明宗多次挽留他，鄭珏四次上書，於是拜爲左僕射辭官居家，賞賜鄭州的莊園一處。去世，贈司空。

李愚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也。愚爲人謹重寡言，好學，爲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彦威以愚爲安陵主簿，丁母憂解去。後游關中，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内，愚以書説韓建，使圖興復，其言甚壯。建不能用，乃去之洛陽。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李愚爲人謹慎厚重，沉默寡言，好學，善作古文。滄州節度使盧彦威任李愚爲安陵主簿，爲母親服喪解職離去。後來游歷關中，劉季述把唐昭宗幽囚在東内，李愚寫信游説韓建，要他圖謀復興，言辭十分雄壯。韓建没能采用，於是李愚離開前去洛

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愚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以經術事梁末帝爲侍講，數稱薦愚，愚由此得召。久之，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

衡王友諒，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宜妄有所屈?"坐言事忤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唐莊宗滅梁，愚朝京師，唐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繼岌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以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决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行至寶鷄，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摇，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

明宗即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嘆，命以供帳物賜之。

潞王反，犯京師，愍帝夜出奔。明日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而朱弘昭、馮贇皆已死，愚欲至中書候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處處張榜招安，今即至矣，何可俟太后旨也?"乃相與出迎。廢帝入立，罷道出鎮同

陽。考取進士、宏詞科，任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李愚又前往山東，和李延光相處很好，李延光以經術在梁末帝那裏任侍講，多次稱贊推薦李愚，李愚因此受到召用。過了很久，拜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

衡王朱友諒，是梁末帝的哥哥，梁大臣李振等人都對他下拜，惟獨李愚衹作長揖，梁末帝因此責問李愚說："衡王，我都對他下拜，你僅僅作揖，行嗎?"李愚說："陛下按家人的禮節見他，那麽下拜是應該的；我對他没有什麽私親，難道該隨便下拜嗎?"因論事違背皇帝的意旨，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唐莊宗消滅梁，李愚到京師朝拜，唐的公卿士大夫素來知道李愚學古，很看重他，拜爲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李繼岌伐蜀，徵用李愚爲都統判官。蜀道艱難險阻，議事的人認爲應當緩兵等待時機進攻，招討使郭崇韜拿這事請李愚決斷，李愚說："王衍荒淫懈怠，當政亂國，那裏的人討厭他。趁他倉猝，攻其不備，利於速戰，不能延緩。"郭崇韜認爲他説得對，而所到之處都迎接他們并投降，於是消滅蜀。當初，軍隊到達寶鷄時，招討判官陳乂推説有病請求留下，李愚高聲說："陳乂見利而進，知難而退。如今大軍跋涉天險，人心容易動摇，正好殺掉他示衆。"從此軍中没有人敢説要留下。

唐明宗登位，多次升遷任兵部侍郎承旨。唐明宗在南郊祭天，李愚爲宰相馮道、趙鳳起草加恩制誥，馮道看不起他的文辭，降他爲太常卿。任圜罷相，於是拜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任宰相，不修建宅第，而借延賓館居住。李愚患病，唐明宗派宦官探望他，看見他用的破舊氈席，四壁蕭然，唐明宗感嘆不已，命令拿供宴會使用的帷帳賜給他。

潞王反叛，侵犯京師，唐愍帝連夜出逃。第二天李愚和馮道到端門，聽説皇帝已經出逃，而朱弘昭、馮贇都已死去，李愚想到中書去等待太后確定去留，馮道說："潞王已到處張榜招安，現在就快到了，怎能等太后的命令?"於是一道出去迎接潞王。唐廢帝登位，罷免馮道，讓他出

州，以劉昫爲相。昫性褊急，而愚素剛介，動輒違戾。昫與馮道姻家，愚數以此誚昫，兩人遂相詬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

守同州，任命劉昫爲宰相。劉昫氣量狹小、性情急躁，而李愚素來剛强耿直，動不動就違逆劉昫。劉昫和馮道是親家，李愚多次拿這點譏誚劉昫，兩人於是相互指責大駡，因而都被罷免。李愚任左僕射。

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而愚爲相，欲依古以創理，乃請頒《唐六典》示百司，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時以其迂闊不用。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而以愚爲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清泰二年以疾卒。

當時，戰爭剛剛爆發，天下多事，而李愚任宰相，想按照古代的制度來治理國家，於是請求頒布《唐六典》給各部門，讓他們各盡其職，州縣貢舉士人，行鄉飲酒禮，當時認爲這樣做太迂腐而未采用。唐愍帝登位，着意治國，多次召集學士，詢問時事，而覺得李愚迂腐，不曾問他什麽。唐廢帝也認爲李愚等人無所事事，常常看着宰相説："這是喝稀飯的和尚！"藉此説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清泰二年因病去世。

盧導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也。唐末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唐亡事梁，累遷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以病免。

盧導字熙化，范陽人。唐末考中進士，任監察御史。唐滅亡後事奉梁，多次升遷任左司郎中、侍御史知雜事，因病免職。

唐明宗時，召拜右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潞王從珂自鳳翔以兵犯京師，愍帝出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宫寺，將出迎潞王于郊，京師大恐，都人藏竄，百官久而不集，惟導與舍人張昭先至。馮道請導草箋勸進，導曰："潞王入朝，郊迎可也，若勸進之事，豈可輕議哉！"道曰："勸進其可已乎？"導曰："今天子蒙塵于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潞王守節不回，以忠義見責，其將何辭以對？且上與潞王，皆太后子也，不如率百官詣宫門，取太后進止。"語未終，有報曰："潞王至矣。"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百官班迎，百官紛然而去。潞王止于正陽門外，道又促導草箋，導對如初。李愚曰："吾輩罪人，盧舍人言是也。"導終不草箋。

唐明宗時，召拜爲右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人。潞王李從珂從鳳翔率兵侵犯京師，唐愍帝出逃到衛州。宰相馮道、李愚在天宫寺召集衆官員，準備到郊外迎接潞王，京師十分恐懼，人們都逃亡隱藏起來，衆官員很久聚集不起來，衹有盧導和舍人張昭先到。馮道讓盧導起草箋表勸潞王登位，盧導説："潞王入朝，到郊外迎接可以，至於勸他登位的事，難道可以隨便議論嗎！"馮道説："勸他登位可以作罷嗎？"盧導説："如今天子在外逃亡蒙受風塵，匆匆就把皇位拿來勸他人即位，如果潞王守節不改變主意，反而用忠義責備我們，那我們用什麽話回答？而且皇上和潞王，都是太后的兒子，不如率領衆官員去宫門，聽太后的吩咐。"話未説完，有人報告説："潞王到了。"京城巡檢使安從進催促衆官員列隊迎接，衆官員紛紛前去。潞王在正陽門外停下，馮道又催盧導起草箋表勸潞王登位，盧導像起初那樣回答。李愚説："我們是罪人，盧舍人的話是對的。"盧導最終没有起草箋表。

導後事晋爲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六。

盧導後來事奉晋任吏部侍郎。天福六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

司空頲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也。唐僖宗時，舉進士不中，後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流汗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即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爲德倫判官。

德倫以魏博降晉，晉王兼領天雄，仍以頲爲判官。梁、晉相距河上，常以頲權軍府事。頲爲郭崇韜所惡，崇韜數言其受賂。都虞候張裕多過失，頲屢以法繩之。頲有侄在梁，遣家奴召之，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于梁，莊宗族殺之。

司空頲，貝州清陽人。唐僖宗時，考進士不中，後來離去任羅紹威的掌書記。羅紹威死，去梁任太府少卿。楊師厚鎮守天雄，司空頲辭官前去依附他。楊師厚死，賀德倫代任。張彥作亂時，命令判官王正言起草奏書詆毀梁的君臣，王正言素來不擅長文辭，又被刀尖逼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張彥發怒，把王正言推下床榻，罵道："蠢漢羞辱我！"望着文字官吏詢問誰能起草奏書，官吏們就説司空頲是羅王時的掌書記，於是馳馬召他。司空頲被亂兵搶走衣服，就用破衣服遮蔽形體來到，他見了張彥作長揖，神態自如，揮筆成文，而言辭十分淺近鄙俚，張彥因他寫得通俗易曉，非常高興，就賞給他衣服、僕人、馬匹，於是任他爲賀德倫的判官。

賀德倫以魏博向晉投降，晉王兼領天雄，仍舊任司空頲爲判官。梁、晉在黄河對峙，常常讓司空頲代理軍府事。司空頲爲郭崇韜所憎惡，郭崇韜多次説他受賄。都虞候張裕常有過失，司空頲多次繩之以法。司空頲有個侄子在梁，派家奴去召他，張裕抓到他的家奴，説他和梁通信，唐莊宗把他滅族。

新五代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雜傳(十七)

劉昫

劉昫，涿州歸義人也。昫爲人美風儀，與其兄暄、弟皞，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子都所囚，昫兄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

唐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居職。明宗素重昫而愛其風韵，遷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昫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當時以此爲榮。廢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初，廢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其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廢帝大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核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賄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以爲德，而三司吏皆沮怨。

先是，馮道與昫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道爲人，凡事有稽失者，必指以誚昫曰：

劉昫，涿州歸義人。劉昫風度儀容優美，和他的哥哥劉暄、弟弟劉皞，都以好學聞名於燕、薊一帶。後來任定州王處直的觀察推官。王處直被兒子王都囚禁，劉昫的哥哥劉暄也被仇家殺死，劉昫於是避難到滄州。

唐莊宗登位，拜任劉昫爲太常博士，任命爲翰林學士，唐明宗時，幾次升遷至兵部侍郎任職。唐明宗素來看重劉昫而喜愛他的風韵，升任端明殿學士。長興三年，拜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到中興殿門告謝。這天大祭不坐朝，劉昫進端明殿告謝。劉昫從端明殿學士拜爲宰相，當時人都以此爲榮。唐廢帝登位，升任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

當初，唐廢帝登位，問三司使王玫："錢庫有多少錢?"王玫説："有數百萬。"等到讓他拿錢賞賜軍隊時錢却不到十分之一，唐廢帝大怒，罷免王玫，命令劉昫兼判三司。劉昫性格明辨，而痛恨三司侵吞之弊太嚴重，於是在賬簿上勾抹計算，核對虛實，把殘剩的租賦和積留的欠債全部免除。過去官吏們僥幸有多年的欠債隱瞞而不上報，藉以把持州縣索取賄賂，到劉昫把債務全部免除後，民間歡喜感恩戴德，而三司官吏們都很沮喪怨恨。

在這之前，馮道和劉昫是親家而同任宰相，馮道罷相，李愚代替他。李愚素來討厭馮道的爲人，凡有稽考失誤的事，必定指斥譏誚劉昫説：

"此公親家翁所爲也!"昫性少容恕,而愚特剛介,遂相詆訴。相府史吏惡此兩人剛直,因共揚言,其事聞,廢帝并罷之,以昫爲右僕射。是時,三司諸吏提印聚立月華門外,聞宣麻罷昫相,皆歡呼相賀曰:"自此我曹快活矣!"

昫在相位,不習典故。初,明宗崩,太常卿崔居儉,以故事當爲禮儀使,居儉辭以祖諱蠡。馮道改居儉秘書監,居儉怏怏失職。中書舍人李詳爲居儉誥詞,有"聞名心懼"之語,昫輒易曰"有恥且格"。居儉訴曰:"名諱有令式,予何罪也?"當時聞者皆傳以爲笑。及爲僕射,入朝遇雨,移班廊下,御史臺吏引僕射立中丞御史下,昫詰吏以故事,自宰相至臺省皆不能知。是時,馮道罷相爲司空。自隋、唐以來,三公無職事,不特置,及道爲司空,問有司班次,亦皆不能知,由是不入朝堂,俟臺官、兩省入而後入,宰相出則隨而出。至昫爲僕射,自以由宰相罷與道同,乃隨道出入,有司不能彈正,而議者多竊笑之。

晉高祖時,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於洛陽,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開運年間,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契丹犯京師,昫以目疾罷爲太保,是歲卒,年六十。

"這是你的親家翁幹的!"劉昫生性缺少寬容,而李愚又特別剛强耿直,於是相互詆毀。宰相府的官吏忌恨兩人的剛直,於是共同張揚此事,唐廢帝得知後,將兩人一起罷免,任命劉昫爲右僕射。這時,三司官吏們提着官印聚集在月華門外,聽説下詔罷免劉昫的宰相職位,都相互歡呼慶賀説:"從此我們快活了!"

劉昫擔任宰相,不熟習典故。當初,唐明宗死,太常卿崔居儉,按舊例當任禮儀使,崔居儉以祖父名蠡應當避諱作推辭。馮道改崔居儉任秘書監,崔居儉因失去原有職位而怏怏不樂。中書舍人李詳爲崔居儉起草誥詞,有"聞名心懼"的話,劉昫就改成"有耻且格"。崔居儉申訴説:"名字避諱有規定的格式,我有什麽罪?"當時聽説的人都傳爲笑談。等到任僕射時,入朝遇雨,改在屋廊下列隊,御史臺官吏帶僕射站在中丞御史後,劉昫責問官吏根據什麽舊例,從宰相到臺省都不知道。這時,馮道罷相任司空。從隋、唐以來,三公没有具體職責,不特别設置,到馮道任司空時,向官吏詢問進朝列隊的次序,也都不知道,因此不入朝堂,等臺官、兩省官吏進去後纔進去,宰相出來就跟着出來。等到劉昫任僕射時,自認爲他從宰相罷職和馮道相同,於是跟着馮道進出朝廷,主管部門不能彈劾糾正,而議事的人私下多笑話他。

晉高祖時,張從賓反叛,在洛陽殺死皇子李重乂,於是任命劉昫爲東都留守,掌管鹽鐵。開運年間,拜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判三司。契丹侵犯京師,劉昫因眼疾罷爲太保,這年去世,享年六十歲。

盧文紀

盧文紀字子持,其祖簡求,爲唐太原節度使,父嗣業,官至右補闕。文紀舉進士,事梁爲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爲御史中丞。初上事,百官臺參,吏白諸道進奏官賀,文紀問:"當如何?"吏對曰:"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史。自唐衰,天子微弱,諸侯

盧文紀字子持,祖父盧簡求,任唐太原節度使,父親盧嗣業,官做到右補闕。盧文紀中進士,奉事梁任刑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唐明宗時,任御史中丞。剛上任時,衆官員到御史臺參拜,官吏報告各道進奏官前來祝賀,盧文紀問道:"應當怎樣接待?"官吏回答説:"朝廷在長安時,進奏官像小吏一樣拜見大夫、中丞。自從唐衰落後,天子微弱無力,諸侯强盛,不來進

强盛，貢奉不至，朝廷姑息方鎮，假借邸吏，大夫、中丞上事，進奏官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相傳以爲故事。”文紀曰：“吾雖德薄，敢隳舊制?”因遣吏諭之。進奏官奮臂喧然欲去，不得已入見，文紀據床端笏，臺吏通名贊拜，既出，恚怒不自勝，訴於樞密使安重誨。重誨曰：“吾不知故事，可上訴于朝。”即相率詣閤門求見以狀訴。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比外何官?”鳳曰：“州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怒曰：“乃吏卒爾，安得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文紀又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將相天子自書之，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歲餘，遷工部尚書。

貢，朝廷遷就方鎮，借給他們住所，大夫、中丞上任時，進奏官到客位通報姓名，用茶酒招待他們而不拜見大夫、中丞，相傳作爲成例。”盧文紀說：“我雖然德行淺薄，怎敢破壞過去的制度?”因而派官吏告知他們進來拜見。進奏官們揮臂喧嘩想要離去，迫不得已進去拜見，盧文紀坐在床榻上握着手板，御史臺官吏通報姓名後唱禮下拜，退出後，進奏官們憤怒難忍，向樞密使安重誨申訴。安重誨說：“我不知道慣例怎樣，可以向朝廷上訴。”於是就一起到閤門求見，上狀申訴。唐明宗問宰相趙鳳：“進奏吏相當於在外的什麼官?”趙鳳說：“相當於州縣發遞知後一類。”唐明宗發怒說：“不過是小吏罷了，怎能輕辱我的執法官！”都處以杖刑而遣送回去。盧文紀又請求全部恢復對朝廷内外官員的校考法，將相由天子親自書寫校考，詔令雖然頒布施行，然而官吏最終没有執行。一年多後，升任工部尚書。

文紀素與宰相崔協有隙，協除工部郎中于鄴，文紀以鄴與其父名同音，大怒，鄴赴省參上，文紀不見之，因請連假。已而鄴奉使未行，文紀即出視事，鄴因醉忿自經死；文紀坐貶石州司馬。

盧文紀素來和宰相崔協有矛盾，崔協任于鄴爲工部郎中，盧文紀因于鄴和自己父親的名同音，非常生氣，于鄴赴官府參拜上司，盧文紀不見他，因而長期請假。不久于鄴奉命出使還没出發，盧文紀就出來處理事務，于鄴因憤懣醉酒上吊自殺；盧文紀因此被貶爲石州司馬。

久之，爲秘書監、太常卿。奉使于蜀，過鳳翔，時廢帝爲鳳翔節度使，文紀爲人形貌魁偉、語音琅然，廢帝奇之。後廢帝入立，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内琉璃瓶中，夜焚香咒天，以箸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過了很久，任秘書監、太常卿。奉命出使蜀，經過鳳翔，當時唐廢帝任鳳翔節度使，盧文紀身材魁梧、聲音宏亮悦耳，唐廢帝覺得他不同一般。後來唐廢帝登位，想挑選宰相，向手下人詢問，都說：“盧文紀和姚顗有威望。”唐廢帝於是寫下全部清廉有聲望的官吏姓名放進琉璃瓶中，晚上燒香祝天，用筷子挾起寫有姓名的紙條，第一張就是盧文紀，高興地任命他爲宰相，於是拜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復唐故事，開延英，冀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群臣也，不可罷，而便殿論事，可以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

這時，天下多事，唐廢帝多次因此責備盧文紀。盧文紀因而請求廢除五天一次進見問安，恢復唐的舊例，開放延英殿，希望能够從容奏議天下大事。唐廢帝認爲五天一次進見問安，是唐明宗用來接見群臣的，不能廢棄，而在便殿議論國家大事，可以從容不迫，何必要在延英殿。因而

時詣閤門請對。

下詔凡是宰相有事，隨時可到閤門請求同皇帝談話。

晉高祖起太原，廢帝北征，過拜徽陵，休仗舍，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爲待，自卿爲相，詢于輿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使吾至此，卿宜如何?"文紀皇恐謝罪。廢帝至河陽，文紀勸帝扼橋自守，不聽。晉高祖入立，罷爲吏部尚書，累遷太子太師，致仕。

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北征，經過徽陵時拜祭，在儀仗駐地休息，望着盧文紀說："從我在鳳翔認識你，就不把你當一般人對待，自從你任宰相以來，詢問衆人的意見，都說能達到太平無事，如今使我落到這個地步，你該怎麼辦呢?"盧文紀惶恐不安地告罪。唐廢帝到達河陽，盧文紀勸皇帝扼守橋梁，没有采納。晉高祖登位，罷爲吏部尚書，幾次升遷任太子太師，辭官居家。

周太祖入立，即拜司空于家。卒，年七十六，贈司徒。

周太祖登位，到盧文紀家中拜他爲司空。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司徒。

馬胤孫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也。爲人懦暗，少好學，學韓愈爲文章。舉進士，爲唐潞王從珂河中觀察支使。從珂爲楊彦温所逐，罷居于京師里第，胤孫從而不去。從珂爲京兆尹，徙鎮鳳翔，胤孫常從之，以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舉兵反，與將吏韓昭胤等謀議已定，召胤孫告之曰："受命移鎮，路出京師，何向爲便?"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大王爲國宗屬，而先帝新棄天下，臨喪赴鎮，臣子之忠也。"左右皆笑其愚，然從珂心獨重之。廢帝入立，以爲户部郎中、翰林學士。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馬胤孫字慶先，棣州商河人。爲人懦弱愚昧，年輕時好學，學習韓愈做文章的風格。考中進士，任唐潞王李從珂的河中觀察支使。李從珂被楊彦温驅逐，罷任住在京師家裏，馬胤孫跟隨他没有離開。李從珂任京兆尹，調任鎮守鳳翔，馬胤孫一直跟着他，被任爲觀察判官。潞王將要舉兵反叛，和將吏韓昭胤等人商議已定，召馬胤孫告訴他說："奉命調任，路經京師，向哪裏走方便?"馬胤孫說："君主召命，不等備車。如今大王是國家的宗親，而先帝剛棄天下而去，臨喪赴任，是臣子的忠誠。"手下人都笑他愚蠢，但李從珂心中却偏偏看重他。唐廢帝登位，任命他爲户部郎中、翰林學士。過了很久，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胤孫不通世務，故事多壅塞。是時，馮道罷匡國軍節度使，拜司空。司空自唐已來無特拜者，有司不知故事，朝廷議者紛然，或曰司空三公，宰相職也，當參與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以謂司空之職，祭祀掃除而已。胤孫皆不能决。時劉昫亦罷相爲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僕射前。"胤孫責御史臺檢例，臺言："故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

馬胤孫不熟悉世務，因此辦事多滯留。這時，馮道罷爲匡國軍節度使，拜爲司空。司空從唐以來没有專門拜任的人，官府不知道慣例怎樣，朝廷議論紛紛，有的說司空屬於三公，是宰相職位，應當參與國家大政，而宰相盧文紀獨自認爲司空這個職位，不過負責祭祀灑掃而已。馬胤孫也都不能决斷。當時劉昫也罷相任僕射，右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議說："常侍列隊候朝時應在僕射前。"馬胤孫責令御史臺檢視舊例，御史臺官吏說："無處查詢舊例，根據現在南北列隊候

常侍在前。”胤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也！且僕射師長百寮，中丞、大夫就班修敬，而常侍在南宫六卿之下，况僕射乎！昭序痴兒，豈識事體？”朝士聞居儉言，流議稍息。胤孫臨事多不能决，當時號爲“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延士大夫也。

朝的次序，常侍在前面。”馬胤孫就決定按御史臺的申報執行，劉昫大怒。崔居儉在朝廷上揚言說：“孔昭序要是會說話，朝廷就没有會説話的人了！而且僕射是衆官員的師長，中丞、大夫都要對他列隊致敬，而常侍排在南宫六卿之下，何况僕射呢！孔昭序這個痴兒，難道懂得事體？”朝廷上的士人聽了崔居儉的話，議論纔逐漸平息。馬胤孫臨事大多不能決斷，當時人稱他爲“三不開”，説他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辦事，不開門招納士大夫。

晋兵起太原，廢帝幸河陽，是時勢已危迫，胤孫自洛來朝行在，人皆冀其有所建言，胤孫獻綾三百匹而已。晋高祖入立，罷歸田里。

晋在太原起兵，唐廢帝到河陽，這時形勢已很危急，馬胤孫從洛陽到河陽朝見，人們都盼他有所建議，馬胤孫不過進獻了三百匹綢緞而已。晋高祖登位，他被罷免回到鄉里。

胤孫既學韓愈爲文，故多斥浮屠氏之説，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集》、《佛國記》行于世。時人誚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清泰，廢帝年號也。人有戲胤孫曰：“公素慕韓愈爲人，而常誦傅奕之論，今反佞佛，是佛佞公邪，公佞佛邪？”胤孫答曰：“豈知非佛佞我也？”時人傳以爲笑。

馬胤孫既然學韓愈做文章，因此常常指斥佛教學説，等到罷任回家後，却反而學佛，著有《法喜集》、《佛國記》傳世。當時人譏誚他説：“諂媚清泰還不够，於是來諂媚佛教。”清泰是唐廢帝的年號。有人對馬胤孫開玩笑説：“你素來傾慕韓愈的爲人，又常常誦讀傅奕的議論，現在反而討好佛，這是佛討好你呢，還是你討好佛？”馬胤孫回答説：“怎知不是佛討好我呢？”當時人傳爲笑談。

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居于洛陽，周廣順中卒。胤孫卒後，其家婢有爲胤孫語者。初，崔協爲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不能言，死而後語”云。

後來以太子賓客分司住在洛陽。周廣順年間去世。馬胤孫去世後，他的家婢有學他説話的人。當初，崔協做唐明宗的宰相，在位時毫無建樹，死後，家中有學他説話的人，馬胤孫又是這樣。當時人嘲諷説：“活着不能説，死了纔説。”

姚顗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也。少蠢，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爲奇，以其女妻之。舉進士，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滅梁，貶復州司馬，已而以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廢帝欲擇宰相，選當時清望官知名於世者，得盧文紀及顗，乃拜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顗字百真，京兆長安人。年輕時愚蠢，不修邊幅，當時没有人知道他。中條山隱士司空圖一見就覺得他不同一般，把女兒嫁給他。考中進士，在梁做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唐莊宗消滅梁，貶爲復州司馬，不久任命爲左散騎常侍兼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唐廢帝想挑選宰相，要挑選當時知名而清廉有聲望的人，得到盧文紀和姚顗，於是拜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顗爲人仁恕，不知錢陌銖兩之數，御家無法，在相位齪齪無所爲。唐制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曰尚書銓，侍郎二人曰中銓、東銓。每歲集以孟冬三旬，而選盡季春之月。天成中，馮道爲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纔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始詔三銓合爲一，而尚書、侍郎共行選事。至顗與盧文紀爲相，復奏分銓爲三。而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顗等無如之何，廢帝爲下詔書禁止。

姚顗爲人仁愛寬容，不懂錢陌銖兩之數，治家没有法規，在相位碌碌無爲。唐的制度吏部分爲三銓，尚書一人叫尚書銓，侍郎二人叫中銓、東銓。每年冬天第一個月下旬集中，而挑選官吏到春季最後一個月纔結束。天成中，馮道任宰相，建議説："天下没有統一，每年挑選官吏纔幾百人，而吏部三銓分别輸送，雖説是慣例，其實枉自繁瑣而没有好處。"纔下詔把三銓合在一起，而尚書、侍郎共同負責挑選官吏的事情。到姚顗和盧文紀任宰相時，又上奏請求分爲三銓。而循資、長定的舊格，時間長了常有錯亂，於是進行修改增損。候選的官吏對此多感不便，往往攔留宰相，喧嚷不恭，姚顗等人不知怎麼辦，唐廢帝因此下詔書禁止。

晋高祖立，罷顗爲户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卒之日家無餘貲，尸不能斂，官爲賵贈乃能斂，聞者哀憐之。

晋高祖登位，罷免姚顗爲户部尚書。去世，享年七十五歲，去世時家中没有剩餘資産，不能收尸，官府爲他送去安葬的物品纔得以收尸，聽説的人都哀憐他。

劉岳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民部尚書政會之八代孫，崇龜、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末帝時，爲翰林學士，累官至兵部侍郎。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唐民部尚書劉政會的第八代孫，劉崇龜、劉崇望是他的伯、叔父。劉岳出身名門，文辭敏捷，善於談論。考中進士，在梁任左拾遺、侍御史。梁末帝時，任翰林學士，幾次升遷任兵部侍郎。

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録其制辭，編爲敕甲。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

梁滅亡，貶爲均州司馬，又任爲太子詹事。唐明宗時，任吏部侍郎。舊例，吏部文武官吏的任命狀，都是在送上朱膠紙軸錢以後纔發給，那些官位高的人就賜給任命狀，貧窮的人不能送錢，往往衹得到敕牒而没有任命狀。五代動亂，習以爲常，官位低的人不再發給任命狀，中書衹是收録他們的制辭，編成敕甲。劉岳建議，認爲"制辭或記載他們的才能，或贊揚他們的功勞，或申明訓誡，而接受官職的人不發給任命狀，都不知道爲什麼任命他，背離了王言詔告臣子的本意。請求全部賜給任命狀"。從此所有官員都賜給任命狀，是從劉岳開始的。

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

宰相馮道世代農家，外貌質樸粗野，朝中士人大多笑他鄙陋。馮道黎明進朝，兵部侍郎任贊

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兔園册》爾。"《兔園册》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岳太常卿。

和劉岳在他後面，馮道走路經常回頭看，任贊問劉岳說："馮道爲什麽回頭看?"劉岳說："丢了《兔園册》而已。"《兔園册》，是鄉間學校鄙俚儒生教田夫牧童讀的書，因此劉岳拿來譏誚馮道。馮道聽説後大怒，調任劉岳爲秘書監。後來李愚任宰相，升任劉岳爲太常卿。

初，鄭餘慶嘗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嘆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删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其後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説，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其類甚多。

當初，鄭餘慶曾采納唐代士人百姓的吉凶書疏格式，夾雜當時家人的禮儀，著《書儀》兩卷。唐明宗見其中有爲父母守喪没有滿期而召任職務、爲死去的男女舉行婚禮的制度，嘆息説："儒生是用來鼓勵孝悌而敦厚風俗的，而且没有戰事，爲父母守喪没有滿期就召任職務行嗎?結婚是吉祥的禮儀，用在死者身上行嗎?"於是下詔書讓劉岳挑選精通古今典章制度的博學之士，共同删定《書儀》。劉岳和太常博士段顒、田敏等人增删這本書，而内容粗俗鄙俚，都是當時的家人女子傳聞習見，往往失去本來面目，但也不時有古代禮制的遺風。後來亡失了，更加不能考究它們的始末，其中的婚禮迎親，有女子坐在丈夫馬鞍上同打一個髮髻的説法，尤其荒誕不經。公卿士大夫家，往往沿用這種禮儀。時間長了，又更加以訛傳訛、錯誤可笑，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岳卒于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温叟。

劉岳死在任上，享年五十六歲，贈吏部尚書。兒子叫劉温叟。

嗚呼，甚矣，人之好爲禮也！在上者不以禮示之，使人不見其本，而傳其習俗之失者，尚拳拳而行之。五代干戈之亂，不暇於禮久矣！明宗武君，出於夷狄，而不通文字，乃能有意使民知禮。而岳等皆當時儒者，卒無所發明，但因其書增損而已。然其後世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而十又轉失其三四也，可勝嘆哉！

唉，人們喜好講究禮儀已到極點了！在上的人不用禮儀來給人們作示範，使得人們不能見到禮儀的本來面目，而傳布民間習俗中錯訛的禮儀，還忠謹懇切地推行它。五代干戈動亂，没有時間致力於禮儀已經很久了。唐明宗是個武君，出身於夷狄，又不懂文字，却能有意使百姓懂得禮儀。而劉岳等人都是當時的儒生，結果無所闡明，衹是沿襲那本書加以增删罷了。但後代士人百姓的吉凶禮儀，都拿劉岳增删的書作標準，而在流傳中又遺失十分之三四，能感嘆得完嗎！

馬縞

馬縞，不知其世家，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少卿，以知禮見稱于世。唐莊宗時，累遷中書舍

馬縞，不知道他的家世。年輕時考中明經科，又考中宏詞科。奉事梁朝任太常少卿，以通曉禮儀著稱於世。唐莊宗時，多次升遷任中書舍

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廟于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謂靈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謚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謂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吴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爰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眇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臣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請尊祖禰爲皇帝，曾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群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皋陶爲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

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唐明宗登位，繼承唐太祖、唐莊宗却不建親廟。馬縞説：“漢代諸侯王繼承皇位的人，必定另建親廟，漢光武皇帝在南陽建了四所親廟，請依照漢的舊例，建親廟表示孝道進行祭祀。”唐明宗把他的意見下發，禮部尚書蕭頃等人請求采納馬縞的建議。宰相鄭珏等人擬議拿漢桓帝、漢靈帝作比照，認爲漢靈帝尊奉他的祖父解瀆亭侯劉淑爲孝元皇，父親劉萇爲孝仁皇，請求下令讓有關部門審定謚號，四代祖父都稱皇，依照漢的舊例修建園陵。事情下達給太常，博士王丕議論説漢桓帝尊奉他的祖父爲孝穆皇帝，父親爲孝崇皇帝。馬縞認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字，衹有吴的孫皓尊奉他的父親孫和爲文皇帝，不能效法。右僕射李琪等人的意見和馬縞相同。唐明宗下詔説：“五帝的禮儀不相承襲，三王的樂制不相沿襲，衹有‘皇’和‘帝’，不同時代稱呼不同。從嬴秦開始，就已兼稱這兩個不同的名號，我身居帝位，爲億兆民衆所尊奉，怎麽能總皇帝二字於微小的我，而對先世却吝惜一字?”於是命令宰相大臣召集百官到中書，各抒己見。李琪等人請求尊奉祖廟爲皇帝，曾祖、高祖爲皇。宰相鄭珏綜合衆人意見上奏説：“禮儀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根據人情，可用可不用，有减少有增加。現在議事的人引古爲證，把漢代作爲依據，漢代的制度，又依據什麽?開元時，尊奉皋陶爲德明皇帝，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都在京師建廟，這是唐家的舊例。我請求四代祖父都依詔旨加上‘帝’字，而在京師建廟。”於是下詔書同意加“帝”字，而在應州建廟。

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决於縞。縞又言：“縗麻喪紀，所以别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唐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廢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

劉岳修改《書儀》，他增删的部分，都由馬縞定奪。馬縞又説：“縗麻等喪服的禮制，是用來區别親疏遠近，辨明嫌疑誤會的。《禮》書記載，叔嫂間不服喪，是因爲推論起來關係疏遠的緣故。唐太宗時，官府擬議爲哥哥的妻子穿小功喪服五個月，現在官府給喪假是穿大功喪服九個月，這是不對的。”唐廢帝下發他的意見，太常博士段顒議論説：“爲嫂子服喪給假穿大功喪服九個月，是令文的規定，令文和禮書的不同不止

功。妻父母婿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善大夫趙咸又議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儀禮》五服，或以名加，或因尊制，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據《禮》爲兄之子妻服大功，今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尊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滅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敕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于令。"令有五服，自縞始也。

一處，而有五種不同的喪服。《禮》書記載，姨舅都穿小功喪服，令文中都穿大功喪服。妻父母婿外甥都穿緦麻喪服，令文中都穿小功喪服。禮書、令文的不同就像這樣。"右贊善大夫趙咸又建議説："喪禮，與其輕易穿喪服，寧肯心中悲戚。《儀禮》中的五種喪服，有的是從名分上制定的，有的是從尊卑上制定的，推恩引義，各有所當。根據《儀禮》爲哥哥的兒媳穿大功喪服，現在爲嫂子穿小功喪服，這就輕重失次了。從名義上看那麼哥哥的兒媳疏遠，從尊卑上看那麼嫂子并不卑下，爲嫂子穿大功喪服，由來已久。令文是國家的法典，不能廢棄。"司封郎中曹琛，請求下發他的意見，并依照禮書、令文的不同之處審訂。下詔書讓尚書省召集百官議論。左僕射劉昫等人議論説："令文對喪服没有正式規定，而爲嫂嫂服喪給大功假，是假期寧肯依照令文，而敕令没有年月，請凡是喪服都以《開元禮》爲準，交由太常草擬五服制度，附在令文中。"令文中有五服，是從馬縞開始的。

縞，明宗時嘗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户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馬縞，唐明宗時曾因覆核獄訟不當，貶爲綏州司馬。又任太子賓客，升任户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任宰相後，覺得他是迂腐儒生而看不起他，改任國子祭酒。去世時，享年八十歲，贈兵部尚書。

崔居儉

崔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

崔居儉，清河人。祖父崔蠡、父親崔蕘都是唐代名臣。崔居儉的文辭優美，風骨清秀，年輕時考中進士。梁貞明中，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任刑部侍郎、太常卿。

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秘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户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

崔氏自從後魏、隋、唐以來和盧、鄭都是一等世家大族，吉凶的事，各自有家禮記載。到他們的後代子孫，專門以門望自負，受到世人嫉恨。唐明宗逝世，崔居儉按慣例當任禮儀使，崔居儉因祖父名叫蠡，推辭不接受，宰相馮道就調崔居儉任秘書監。崔居儉歷任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户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去世，享年七十歲，贈右僕射。

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常

崔居儉不善謀生，身居顯官，常常缺衣少

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食，去世時貧窮得不能安葬，聽説的人都爲他悲哀。

崔棁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游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

崔棁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親崔涿，唐末任刑部郎中。崔棁年輕時好學，涉獵經史，擅長文辭。遭逢亂世，寄居在滑臺，十多年不去里巷游玩，很少有人認識他。梁貞明三年，考中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徵召他爲掌奏記。

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棁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毁，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逾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崔棁生性很孝順，他的父親崔涿患病，不願吃藥，説："生死有命，吃藥做什麽?"崔棁多次請醫送藥，都不接受。每當有探病的賓客，崔棁就在門外迎拜，哭泣着告訴他們，崔涿最終不吃藥而死。崔棁守喪過於悲哀傷了身體，守喪期滿，唐明宗任命他爲監察御史，他不接受，一年多内兩次任命，纔接受。幾次升任都官郎中、翰林學士。

晋高祖時，以户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棁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争之，維翰頗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莅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

晋高祖時，他以户部侍郎的身份擔任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當初，崔棁任學士時，曾起草制書，被宰相桑維翰修改。崔棁因唐代慣例，學士起草的制書如被改動就應當免職，於是援引經典據理力争，桑維翰很不高興。而崔棁從小致力於文章學問，不能辦事，桑維翰於是任命崔棁掌管貢舉，崔棁果然不能稱職。當時有個進士孔英，素來品行醜惡，爲當時人憎惡。崔棁受命管理貢舉後，去見桑維翰，桑維翰素來顯貴，神態莊嚴而語言簡練，他對崔棁説："孔英來了。"崔棁不懂他的意思，認爲桑維翰屬意於孔英，就讓孔英考上了，受到衆人非議，就被罷免學士，拜爲尚書左丞，升任太常卿。

五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宫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黄紗袍，白中單，白練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

五年，晋高祖下詔書命太常恢復文武兩種舞蹈，詳核考定元旦、冬至朝會禮儀和樂章。從唐末動亂以來，禮樂制度亡失已經很久，崔棁和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吕琦、禮部侍郎張允等人共同草定。這年冬至，晋高祖在崇元殿朝會，殿廷設置宫懸，文武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行，六十四人，戴進賢冠，穿黄紗袍，白色中單，白絹上衣背心，白布大口褲，革帶鞋。左手執籥，右手持雉羽。持引路大旗的二人。武舞

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悦，賜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嘆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兹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棁以風痹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

郎八行，六十四人，戴平頭巾，緋絲布大袖、金飾綉緞坎肩，白練上衣，絲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褲，烏靴。左手拿盾，右手執斧。持引路旌旗的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背負熊豹，以象徵百獸齊舞。案上設一面羽葆鼓，一面大鼓，一隻金錞。歌唱、吹簫、吹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起酒杯，演奏《玄同》；舉三次，用登歌演奏《文同》；舉起食物，文舞演出《昭德曲》，演出武舞《成功曲》。禮儀舉行完畢，晉高祖很高興，賜金帛給崔棁，觀看的左右群臣都感嘆。但是禮樂廢弛已久，製作的禮樂簡單錯訛，又接着演奏龜兹部《霓裳法曲》，使雅音混亂。樂工舞郎，多數是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逃避徭役的人，又没有老師良工教他們練習。第二年元旦，又在殿廷演奏，而唱歌發出的聲音悲傷煩躁，像《薤露》、《虞殯》的聲音，跳舞的人行列進退，都不合節拍，聽到的人都很悲憤。這年晉高祖逝世。崔棁因風痹改任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而死。

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請廢除二舞。第二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進入京城，太常請準備法駕迎接，樂工排練鹵簿鼓吹，京城的人聽到了都爲此流淚。

李懌

李懌，京兆人也。少好學，頗工文辭。唐末舉進士，爲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亡，事梁爲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亡，責授懷州司馬，遇赦量移，稍遷衛尉少卿。天成中，復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累遷尚書右丞承旨。

李懌，京兆人。年輕時好學，十分擅長文辭。唐末考中進士，任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唐滅亡，奉事梁任監察御史，經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梁滅亡，貶爲懷州司馬，遇上大赦酌情調到别處，逐漸升任衛尉少卿。天成年間，又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幾次升任尚書右丞承旨。

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年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爾。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

當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管理貢舉，放榜考中的進士，有的被中書省審察落選，於是請求下令學士院作詩賦作爲貢舉用的範文，學士竇夢徵、張礪等人作的詩賦不好，於是讓李懌作，李懌笑着説："我年輕時考中進士，不過是出自偶然而已。後生可畏，後來的人不可估量，假使讓我又

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聞者多其知體。後遷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卒，年七十餘。

參加禮部考試，未必不落選，怎能給英俊少年做範文呢?”聽説的人贊賞他説話得體。後來升任刑部尚書，分司洛陽。去世，享年七十多歲。

新五代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雜傳(十八)

和凝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其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世遂不復宦學。凝父矩，性嗜酒，不拘小節，然獨好禮文士，每傾貲以交之，以故凝得與之游。而凝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爲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脱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他的九世祖和逢堯任唐朝的監察御史，後代就不再學做官。和凝的父親和矩，生性喜好飲酒，不拘小節，但惟獨喜歡禮待文士，每每傾盡家資和他們交往，因此和凝得以和這些文士交游。而和凝從小聰明機敏，形神秀發。考中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徵召他爲從事。賀瓌和唐莊宗在胡柳交戰，賀瓌戰敗，脱身逃跑，衹有和凝跟着他，賀瓌回頭看見和凝，揮手讓他離去。和凝説："大丈夫應當爲知己而死，我遺憾不能死得其所，怎麼可以離去!"不久一個騎兵幾乎要追上賀瓌，和凝喝斥他還不停，立即拉弓搭箭將騎兵射死，賀瓌因此得以幸免。賀瓌逃回，告誡他的兒子們説："和生是有志節的義士，以後必定富貴，你們要恭謹地事奉他!"因而把女兒嫁給他。

天成中，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絶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

天成年間，和凝拜爲殿中侍御史，積官升任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這時，進士大多浮華淺薄，喜好喧嘩以便打動主考官。主考官每次放榜，就用棘刺護圍，關閉省門，禁絶人們出入，習以爲常。和凝撤除棘刺打開省門，而士人都肅静無聲，録取的都是一時秀傑，被稱爲善於選拔人才。

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爲翰林學士承旨。高祖數召之，問以時事，凝所對皆稱旨。天福五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後晉初年，拜爲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任翰林學士承旨。晉高祖多次召見他，詢問時事，和凝的回答都符合晉高祖的心意。天福五年，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高祖將幸鄴，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陛下幸鄴，從進必因此時反，則將奈何？"高祖曰："卿將何以待之？"凝曰："先人者，所以奪人也。請爲宣敕十餘通，授之鄭王，有急則命將擊之。"高祖以爲然。是時，鄭王爲開封尹，留不從幸，乃授以宣敕。高祖至鄴，從進果反，鄭王即以宣敕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討之。從進謂高祖方幸鄴，不意晉兵之速也，行至花山，遇建崇等兵，以爲神，遂敗走。出帝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

晉高祖將要去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叛的迹象已經敗露。和凝說："陛下去鄴都，安從進必趁這個時候反叛，那怎麼辦呢？"晉高祖說："你準備拿什麼對付他？"和凝說："先發制人是戰勝對方的辦法。請寫下宣敕十多道，交給鄭王，一有危急就任命將領進攻。"晉高祖認爲不錯。這時，鄭王任開封尹，留下來没有跟隨去鄴都，於是把宣敕交給他。晉高祖到達鄴都，安從進果然反叛，鄭王就用宣敕任命騎將李建崇、焦繼勳等人討伐他。安從進認爲晉高祖剛到鄴都，没料到晉兵如此神速，走到花山時，遇上李建崇等人的軍隊，以爲是天兵神將，於是敗逃。晉出帝登位，加封和凝右僕射，一年多後，罷免平章事，遷任左僕射。

漢高祖時，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顯德二年卒，年五十八，贈侍中。

漢高祖時，拜爲太子太傅，封爲魯國公。顯德二年去世，享年五十八歲，贈侍中。

凝好飾車服，爲文章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板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己及第時名次爲重。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後知舉，選范質爲第五。後質位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爲榮焉。

和凝喜好打扮車馬服飾，寫文章以多爲富，有集子一百多卷，曾自己刻板傳世，有見識的人大多非議他。但他生性樂於行善，喜好稱道後進之士。唐的慣例，任知貢舉的人放榜録取的進士，以自己考中進士時的名次爲重。和凝考中進士時是第五名，後來任知貢舉，選范質爲第五名。後來范質位至宰相，封爲魯國公，官做到太子太傅，都和和凝相同，當時人以此爲榮。

趙瑩

趙瑩字玄輝，華州華陰人也。爲人純厚，美風儀。事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爲保義軍節度使，以瑩掌書記，自是徙鎮常以瑩從。

趙瑩字玄輝，華州華陰人。爲人純樸忠厚，風度儀表優美。事奉梁將康延孝爲從事。晉高祖任保義軍節度使，以趙瑩爲掌書記，從此調任常常讓趙瑩跟從。

高祖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于色，勸高祖毋反。高祖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高祖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中書令。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是時，出帝童昏，馮玉、李彦韜等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以爲相。

晉高祖將要在太原起兵，詢問衆將吏，有的贊成，趙瑩偏偏露出畏懼的神色，勸晉高祖不要反叛。晉高祖雖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見，但心裏很喜愛他。晉高祖登位，拜任他爲翰林學士承旨、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經升遷至中書令。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這時，晉出帝愚昧無知，馮玉、李彦韜等人專權，和桑維翰爭權，於是共同詆毁擠走了桑維翰，認爲趙瑩柔順容易控制，因此又推薦他爲宰相。

契丹滅晋，瑩從出帝北徙虜中，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通好，遣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見敏悲不自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俱，而易則留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契丹滅晋，趙瑩跟隨晋出帝北遷到敵境，趙瑩事奉兀欲爲太子太保。周太祖時，與契丹和好，派尚書左丞田敏出使契丹，在幽州遇上趙瑩，趙瑩見到田敏悲痛欲絶。趙瑩的兒子是趙易則、趙易從。當他北遷時，和趙易從一道，而趙易則留在漢，官做到刑部郎中。後來趙瑩患病將死，向契丹申告，希望把尸體送回中原，契丹同意了。等他死後，派趙易從護喪南歸。周太祖哀憐他，追贈趙瑩爲太傅，埋葬在華陰。

馮玉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馮贇爲河東節度使，辟爲推官。入拜監察御史，累遷禮部郎中，爲鹽鐵判官。晋出帝納玉姊爲后，玉以后戚知制誥，拜中書舍人。玉不知書，而與殷鵬同爲舍人，制誥常遣鵬代作。頃之，玉出爲潁州團練使，拜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遷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馮玉字璟臣，定州人。年輕時考進士不中。馮贇任河東節度使，徵召他爲推官。入朝任監察御史，累經升遷爲禮部郎中，任鹽鐵判官。晋出帝娶馮玉的姐姐爲皇后，馮玉因是皇后的親戚而任知制誥，拜爲中書舍人。馮玉没有學問，而和殷鵬同任舍人，常派殷鵬代作制誥。過了一段時間，馮玉出任潁州團練使，拜爲端明殿學士、户部侍郎，升任樞密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時，出帝童昏，馮皇后用事，軍國大務，一决於玉。玉嘗有疾在告，自刺史已上，宰相不敢除授，以俟玉决。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以價資望淺爲不可，由是與維翰有隙，維翰由此罷相。

這時，晋出帝愚昧無知，馮皇后專權，軍國大事，都取决於馮玉。馮玉曾患病休假，從刺史以上官吏，宰相不敢任命，而等馮玉决定。馮玉任命中書舍人盧價爲工部侍郎，桑維翰認爲盧價資望太淺不行，因此和桑維翰産生矛盾，桑維翰因此被罷相。

玉爲相，四方賄，積貲巨萬。契丹滅晋，張彦澤先以兵入京師，兵士争先入玉家，其貲一夕而盡。明日見彦澤，猶諂笑，自言願得持晋玉璽獻契丹，以冀恩奬。彦澤不納。出帝之北，玉從入契丹，契丹以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傑自契丹逃歸，玉懼，以憂卒。

馮玉擔任宰相，四方賄賂，積聚家資上萬。契丹滅晋，張彦澤率兵先入京師，士兵們争先恐後地進入馮玉家，一夜之間把他的家財搶光。第二天馮玉見到張彦澤，仍然笑臉諂媚，自稱希望能拿着晋的玉璽獻給契丹，以便求得恩賜奬賞。張彦澤不理他。晋出帝去北方，馮玉跟隨進入契丹，契丹任命他爲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他的兒子馮傑從契丹逃回，馮玉害怕，憂慮而死。

盧質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也。父望，唐司勳郎中。質幼聰惠，善屬文。事唐爲秘書郎，丁母憂，解職。後去游太原，晋王以爲河東節度掌書記。

盧質字子徵，河南人。父親盧望，任唐司勛郎中。盧質從小聰明穎慧，善於寫文章。在唐任秘書郎，爲母親服喪，罷職。後來去漫游太原，晋王任命他爲河東節度掌書記。

質與張承業等定議立莊宗爲嗣。莊宗將即位，以質爲大禮使，拜行臺禮部尚書。莊宗即位，欲以質爲相。質性疏逸，不欲任責，因固辭不受。拜太原尹、北京留守，遷户部尚書、翰林學士。從平梁，權判租庸，遷兵部尚書，後爲學士承旨，仍賜"論思匡佐功臣"。天成元年，拜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歷鎮河陽、橫海。

盧質和張承業等人商定立唐莊宗爲繼承人。唐莊宗將要登位，任命盧質爲大禮使，拜爲行臺禮部尚書。唐莊宗登位，想讓盧質做宰相。盧質生性懶散閑逸，不願擔負責任，因而堅決推辭不接受。拜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升任户部尚書、翰林學士。跟隨唐莊宗平定梁，暫代判租庸，升任兵部尚書，後來任學士承旨，又賜給"論思匡佐功臣"封號。天成元年，拜爲匡國軍節度使。三年，拜爲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相繼鎮守河陽、橫海。

初，梁已篡唐，封哀帝爲濟陰王，既而鴆殺之，瘞于曹州。同光三年，莊宗將議改葬，而曹太后崩，乃止。因其故壠，稍廣其封，以時薦饗而已。質乃建議立廟追謚，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明宗御文明殿，遣質奉册立廟于曹州。而議者以謂輝王不幸爲賊臣所立，而昭宗、何皇后皆爲梁所弑，遂以亡國，而"昭宣光烈"非所宜稱，且立廟稱宗而不入太廟，皆非是。共以此非質，大臣亦知其不可，乃奏去廟號。

當初，梁篡取唐後，封唐哀帝爲濟陰王，不久用毒酒害死他，埋在曹州。同光三年，唐莊宗將商議改葬，而曹太后逝世，於是作罷。沿襲舊墳，稍稍增大土堆，按時獻祭罷了。盧質於是建議修廟追加謚號，謚號叫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叫景宗。天成四年八月戊申，唐明宗到文明殿，派盧質奉册在曹州建廟。而議事的人認爲輝王不幸被賊臣擁立，而唐昭宗、何皇后都被梁殺死，因而亡國，不宜稱"昭宣光烈"，而且立廟稱宗却不進入太廟，都不對。共同以此非難盧質，大臣們也知道這樣不行，於是上奏請求取消廟號。

秦王從榮坐謀反誅，質以右僕射權知河南府事。廢帝反鳳翔，愍帝發兵誅之，竭帑藏以厚賞，而兵至鳳翔皆叛降。廢帝悉將而東，事成許以重賞，而軍士皆過望。廢帝入立，有司獻籍數甚少，廢帝暴怒。自諸鎮至刺史，皆進錢帛助國用，猶不足，三司使王玫請率民財以佐用。乃使質與玫等共議配率，而貧富不均，怨訟并起，囚繫滿獄。六七日間，所得不滿十萬。廢帝患之，乃命質等借民屋課五月，由是民大咨怨。

秦王李從榮因謀反被殺，盧質以右僕射代管河南府事。唐廢帝在鳳翔反叛，唐愍帝出兵討伐他，用盡錢庫的錢重賞，而軍隊到鳳翔後都叛降了。唐廢帝率領全部降兵東去，許諾事成後重賞，士兵們都大喜過望。唐廢帝登位，有關部門進獻的錢很少，唐廢帝十分惱怒。從各藩鎮到刺史，都進獻錢和絲綢補充國用，還是不够，三司使王玫請求按比例徵收百姓的財物補足國用。於是讓盧質和王玫等人共同議定分配的比例，而貧富不均，怨恨和訴訟一并產生，監獄囚犯爆滿。六七天中，得到的錢不足十萬。唐廢帝對此擔憂，於是命令盧質依據民房徵税五個月，因此百姓很不滿意。

晋高祖入立，質以疾分司西京，拜太子太保。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晋高祖登位，盧質因病分管西京，拜爲太子太保。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吕琦

吕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也。父兖，爲横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兖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兖見殺。守光怒兖，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兖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

吕琦字輝山，幽州安次人。父親吕兖，任横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和他的弟弟劉守光率兵相互攻打，劉守文戰敗而死，那裏的官吏百姓擁立他的兒子劉延祚并事奉他，以吕兖爲主要謀臣。不久劉延祚又被劉守光打敗，吕兖被殺。劉守光憤恨吕兖，一并把他的家滅族。吕琦十五歲，被抓到，將要行刑，吕兖過去的門客趙玉欺騙監刑的人説："這人是我的弟弟。"監刑的人相信了，放吕琦離去。趙玉和吕琦得以一起逃跑，吕琦雙足無力不能行走，趙玉背着他走，走過幾百里地，改名换姓，在路上討飯，得以幸免。

琦爲人美風儀，重節概，少喪其家，游學汾、晋之間。唐莊宗鎮太原，以爲代州軍事推官。後爲横海趙德鈞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

吕琦風度儀表俊美，看重氣節，年幼失家，在汾、晋間游學。唐莊宗鎮守太原，任命他爲代州軍事推官。後來任横海趙德鈞的節度推官，入爲殿中侍御史。

明宗時，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盗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冤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歲餘，遷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唐明宗時，任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盗竊監管的財物，投進軍中監獄審理，獄吏尹訓接受賄賂推翻訴訟，他的冤家向朝廷申訴，下令御史臺查核，發現尹訓受賄，上奏抓捕尹訓到御史臺。尹訓受安重誨庇護，没有交給御史臺，吕琦不斷奏請，尹訓畏罪自殺，訴訟纔辨明，因此活下來的人很多。一年多後，升任禮部郎中、史館修撰。

長興中，廢帝失守河中，罷居清化坊，與琦同巷，琦數往過之。後廢帝入立，待琦甚厚，拜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是時，晋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多所裨畫。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自明宗時王都反定州，契丹遣秃餒、荝剌等助都，而爲趙德鈞、王晏球所敗，秃餒見殺，荝剌等皆送京師。其後契丹數遣使者求荝剌等，其辭甚卑恭，明宗輒斬其使者不報。而東丹王又亡入中國，契丹由此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

長興年間，唐廢帝在河中失守，罷任住在清化坊，和吕琦同在一個巷子，吕琦多次前去拜訪他。後來唐廢帝登位，對吕琦很好，拜爲知制誥、給事中、樞密院直學士、端明殿學士。這時，晋高祖鎮守河東，有二心，唐廢帝爲此擔心，吕琦和李崧都作他的顧問，幫助出了許多主意。吕琦説："太原的禍亂，必定向契丹求助，不如先發制人。"自從唐明宗時王都在定州反叛，契丹派秃餒、荝剌等人援助王都，而被趙德鈞、王晏球打敗，秃餒被殺，荝剌等人都被送到京師。後來契丹多次派使臣索求荝剌等人，言語十分謙卑恭敬，唐明宗就殺掉使臣不予理睬。而東丹王又逃進中原，契丹因此多次想求和。吕琦接着説："當今的形勢，不如和契丹講和，依照漢

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使强藩大鎮顧外無所引援，可弭其亂心。”崧以琦語語三司使張延朗，延朗欣然曰：“苟能紓國患，歲費縣官十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佗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詩，以誚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察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邪？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吕琦强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雖拜何益？”帝意稍解，曰：“勿拜。”賜酒一卮而遣之，其議遂寢。因遷琦御史中丞，居數月，復爲端明殿學士。其後晋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

的舊例，每年供給契丹金銀絲綢，嫁女給他們，使得强藩大鎮看到外族没有什麽人可以引來援助自己，這樣就可以消除他們作亂的打算。”李崧把吕琦的話告訴三司使張延朗，張延朗高興地説：“如果能够緩解國家的災患，每年花費朝廷幾十萬緡，責令我拿够此數就行了！”因而一同策劃這事。唐廢帝非常高興，有一天拿吕琦等人的話詢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薛文遇認爲很不對，因而口誦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的詩句，藉以譏誚吕琦等人。唐廢帝大怒，緊急召來李崧、吕琦等人詢問和戎的計策怎樣。吕琦等人察覺皇帝臉帶怒氣，急忙説：“我們爲國家考慮，不是幫助契丹謀取中原的利益。”皇帝就發怒説：“你們想幫我達到太平却像這樣做嗎？我的一個女兒還小，想把她丢給夷狄，金銀綢緞是用來養兵衛國的，又送去資助敵人，行嗎？”李崧等人惶恐不安地下拜請罪，下拜無數次後，吕琦足上無力不能下拜而先停了。皇帝説：“吕琦倔犟，肯把我看成君主嗎？”吕琦説：“我素來羸弱多病，下拜多了就無力，讓我稍稍休息一下。”過了一會兒喘息停止，上奏説：“陛下認爲我們説得不對，可以治罪，即使下拜有什麽好處？”皇帝的怒意逐漸消除，説：“不要下拜了。”賜給一杯酒讓他們回去，議和的事就作罷了。接着遷吕琦爲御史中丞，過了幾個月，又授任端明殿學士。後來晋高祖在太原起兵，果然引來契丹援助，於是消滅了唐。

琦事晋爲秘書監，累遷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卒。

吕琦事奉晋任秘書監，多次升遷爲兵部侍郎。天福八年去世。

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

趙玉官做到職方員外郎，吕琦像對待父親一樣事奉他，趙玉有病，親自嘗藥扶侍，到死時，爲他家主辦喪葬。趙玉的兒子趙文度年幼喪父，吕琦教他讀書，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後來考中了進士。

琦有子餘慶、端。

吕琦有兒子叫吕餘慶、吕端。

薛融

薛融，汾州平遥人也。少以儒學知名，唐明宗時爲右補闕，直弘文館。晋高祖鎮太原，融爲觀察判官。

薛融，汾州平遥人。年輕時以儒學聞名，唐明宗時任右補闕，直弘文館。晋高祖鎮守太原，薛融任觀察判官。晋高祖調任鄆州，想占據

高祖徙鄆，欲據太原拒命，延見賓佐，問以可否，而坐中或贊成之，或恐懼不敢言，融獨從容對曰："融本儒生爾，軍旅之事，未嘗學也，進退存亡之理，豈易言哉!"高祖不之責也。

太原抗拒任命，召見賓僚，詢問可否，而在座的人有的贊成，有的恐懼不敢説話，惟獨薛融從容自如地回答説："我薛融原是儒生而已，軍隊的事，不曾學習，進退存亡的道理，難道能輕易説嗎!"晉高祖没有責備他。

高祖入立，拜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拜左諫議大夫，遷中書舍人。融曰："文辭非臣所長也。"遂辭不拜。時詔修洛陽大内，融上疏切諫，高祖褒納其言，即詔罷其役。遷御史中丞，改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卒，年六十。

晉高祖登位，拜他爲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累經升遷爲左諫議大夫，升任中書舍人。薛融説："文辭不是我擅長的。"於是推辭不接受。當時下詔修洛陽皇宫，薛融上疏急切諫阻，晉高祖贊揚并采納了他的意見，隨即下詔停止修建宫殿。升任御史中丞，改爲尚書右丞，分司西京。去世，享年六十歲。

何澤

何澤，廣州人也。父鼎，唐末爲容管經略使。澤少好學，長於歌詩。舉進士，爲洛陽令。唐莊宗好畋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游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以何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臣死於馬前，使後世知陛下之過。"莊宗大笑，爲之止獵。拜倉部郎中。

何澤，廣州人。父親何鼎，唐末任容管經略使。何澤年輕好學，擅長歌詩。考中進士，任洛陽令。唐莊宗喜好打獵，多次踐踏民田，何澤就潛身埋伏在草叢中等唐莊宗，擋着他的馬諫阻説："陛下没能統一天下以消除戰事，却對疲憊的百姓横徵暴斂以供給軍需。眼下莊稼正要成熟，怎麽能放縱打獵游樂損害衆多莊稼？這樣讓老百姓拿什麽交租賦，讓官吏怎樣監督百姓耕作？陛下如果不聽取我的意見，希望賜我死在馬前，讓後世知道陛下的過錯。"唐莊宗大笑，因此停止了打獵。授何澤爲倉部郎中。

明宗時，數上書言事。明宗幸汴州，又欲幸鄴，而人情不便，大臣屢言不聽；澤伏閤切諫，明宗嘉之，拜吏部郎中、史館修撰。澤外雖直言，而内實邪佞，嘗於内殿起居，班退，獨留，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聞者皆哂之。

唐明宗時，多次上書論事。唐明宗駕臨汴州，又想到鄴都，而人心不安，大臣們多次勸説都不采納；何澤拜伏在宫闕下急切諫阻，唐明宗贊揚他，拜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何澤表面上雖然直言不諱，而内心其實奸邪諂媚，曾在内殿請安，朝班退下後，獨自留下，用手板敲打額頭，北望呼叫説："英明的君主，英明的君主!"聽見的人都譏笑他。

五代之際，民苦於兵，往往因親疾以割股，或既喪而割乳廬墓，以規免州縣賦役。户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而課州縣出紙，號爲"蠲紙"。澤上書言其敝，明宗下詔悉廢户部蠲紙。

五代時，老百姓苦於用兵打仗，常常因親人患病而割下自己腿上的肉來治病，有的已經死了還在守護墳墓的小屋中割下乳房，以便設法免去州縣賦役。户部每年下達免除租賦的文書，不可勝數，而責令州縣出紙，號稱"免租紙"。何澤上書論説它的害處，唐明宗下詔全部廢除户部免租紙。

澤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于鳳，求爲給諫。鳳薄其爲人，以爲太常少卿。敕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澤時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

何澤和宰相趙鳳有舊交，多次向趙鳳表訴私衷，請求任命他爲給諫。趙鳳看不起他的爲人，任命他爲太常少卿。敕命還没發布而何澤已事先知道，就署上新官名上章申訴。他的奏章下到中書省，趙鳳等人説："何澤還没有被任命受職就以新官自稱，輕侮朝廷，請依法處理。"於是以太僕少卿身份退休，住在河陽。何澤當時已經七十歲，還希求升官，隨即派奴婢宜子到朝廷投書論事，請求立秦王爲皇太子。秦王素來驕横，常常行爲不軌，於是釀成災禍，這是從何澤開始的。

晋高祖入立，召爲太常少卿，以疾卒于家。

晋高祖登位，徵召他爲太常少卿，因病死在家中。

王權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也。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權舉進士，爲右補闕。唐亡，事梁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遷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權隨州司馬。起爲右庶子，累遷户部尚書。晋高祖時爲兵部尚書。是時，高祖以父事契丹，權當奉使，嘆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乎?"因辭不行，坐是停任。逾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王權字秀山，太原人。唐左僕射王起的曾孫。父親王蕘，官做到右司郎中。王權考中進士，任右補闕。唐滅亡，在梁任職方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累經升遷爲御史中丞。唐莊宗滅梁，貶王權爲隨州司馬。起用爲右庶子，累經升遷爲户部尚書。晋高祖時任兵部尚書。這時，晋高祖把契丹當父親事奉，王權應當奉命出使契丹，感嘆説："我雖然没有才能，又怎能在氈帳中跪拜?"因而推辭不去，因此被停職。過了一年以太子少傅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贈左僕射。

史圭

史圭，常山石邑人也。爲人明敏好學。爲寧晋、樂壽縣令，有善政，縣人立碑以頌之。郭崇韜鎮成德，辟爲從事。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升殿自圭始。改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重誨敗死，圭出爲貝州刺史。罷歸常山，閉絶人事，出入閭里乘輜軿車。

史圭，常山石邑人。爲人聰明機敏好學。任寧晋、樂壽縣令，有政績，縣中人立碑頌揚他。郭崇韜鎮守成德，徵召他爲從事。唐明宗時，任尚書郎。安重誨任樞密使，推薦史圭爲直學士。按舊例，直學士職位雖然清閑，但承領文書，參加掌管衆多事務，和判官没有差别。安重誨素來不知書，依靠史圭作顧問，就請求准許史圭上殿侍立。樞密直學士上殿是從史圭開始的。史圭改任尚書右丞，判吏部銓事。安重誨敗死，史圭出任貝州刺史。罷免回到常山，閉門謝絶人事交往，出入里巷都乘坐有屏蔽的車子。

晋高祖立，召拜刑部侍郎、鹽鐵

晋高祖登位，召拜爲刑部侍郎、鹽鐵副使，

副使，還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名。以疾罷，卒于常山。

升任吏部侍郎，分知銓事，有能幹的稱譽。因病罷免，死在常山。

龍敏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也。少仕州，攝參軍。劉守光亂，敏避之滄州，遂客於梁，久不調。敏素善馮道，道爲唐莊宗從事，乃潛往依之。監軍張承業謂道曰："聞子有客，可與俱來。"道以敏見承業，承業辟敏監軍巡官，使掌奏記。莊宗即位，召拜司門員外郎。

龍敏字欲訥，幽州永清人。年輕時在州中做官，代理參軍。劉守光作亂，龍敏逃避到滄州，於是在梁客居，很久没有調任。龍敏素來和馮道交好，馮道任唐莊宗的從事，於是暗中去依附他。監軍張承業對馮道説："聽説你有客人，可以和他一道來。"馮道讓龍敏拜見張承業，張承業推舉龍敏擔任監軍巡官，讓他掌管奏記。唐莊宗登位，召拜爲司門員外郎。

敏父咸式，年七十餘，而其王父年九十餘，皆在鄴，敏乃求爲興唐尹，事祖、父以孝聞。丁母憂，去職。趙在禮反，逼敏起視事。明宗即位，在禮鎮滄州，敏乃復得居喪。服除，累拜兵部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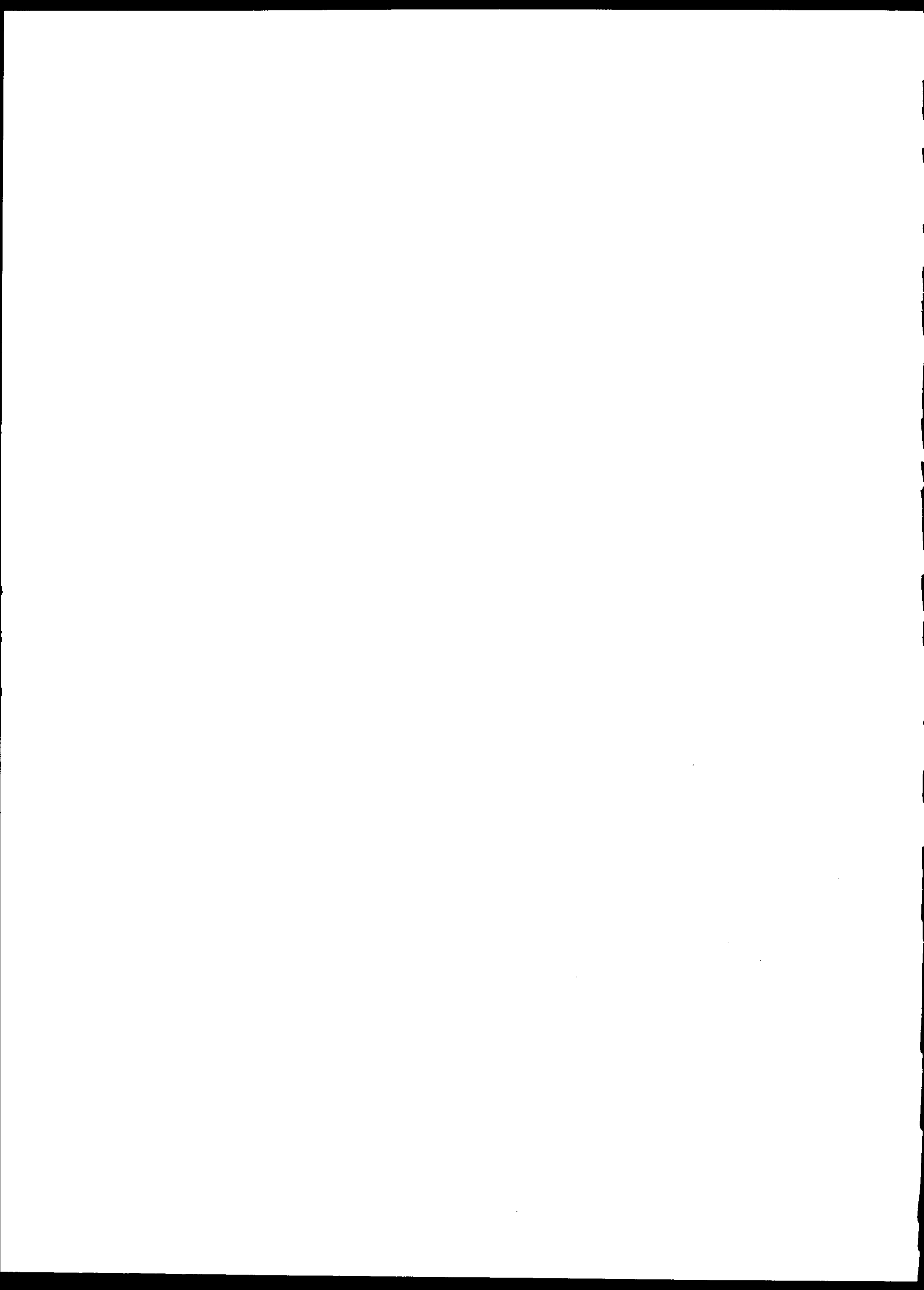
龍敏的父親龍咸式，七十多歲，而他的祖父九十多歲，都在鄴都，龍敏於是請求任興唐尹，事奉祖父、父親，以孝順聞名。爲母親服喪，離職。趙在禮反叛，催逼龍敏出來處理事務。唐明宗登位，趙在禮鎮守滄州，龍敏纔又得以守喪。服完喪，多次升遷爲兵部侍郎。

馮贇留守北京，辟敏副留守。贇入爲樞密使，敏拜吏部侍郎。是時，晉高祖起太原，乞兵契丹。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異志，張敬達屯于晉安，勢甚危急。廢帝問計從臣，敏曰："晉所恃者契丹也。東丹王失國之君，今在京師，若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内顧之憂，何暇助晉？晉失契丹，大事去矣。"又謂李懿曰："敏，燕人也，能知德鈞。德鈞爲將，守城嬰塹，篤勵健兒而已。使其當大敵，奮不顧身，非其能也。况有異志乎？今聞駕前之馬，猶有五千，願得壯者千匹，健兵千人，與勇將郎萬金，自平遥沿山冒虜中而趨官寨，且戰且行，得其半達，則事濟矣！"懿爲言之廢帝，廢帝莫能用。然人皆壯其大言。

馮贇留守北京，推舉龍敏爲副留守。馮贇任樞密使，龍敏被授爲吏部侍郎。這時，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向契丹請求援兵。唐廢帝在懷州，趙德鈞父子有二心，張敬達屯駐在晉安，形勢十分危急。唐廢帝詢問跟隨他的臣子有什麼辦法，龍敏説："晉仗恃的是契丹。東丹王是失去國家的君主，現在在京師，如果用兵送東丹王從幽州進入西樓，契丹將有内顧之憂，哪有閑暇援助晉？晉失去契丹的支援，大事就完了。"又對李懿説："我龍敏是燕人，能够瞭解趙德鈞。趙德鈞爲將領，依據壕溝守城，一心鼓勵士兵罷了。要讓他身當大敵，奮不顧身，不是他的才能。何况有二心呢？聽説現在皇帝的馬還有五千匹，希望得到壯馬一千匹，矯健的士兵一千人，和勇將郎萬金一道，從平遥沿着山路進入契丹境内而前往官寨，一面走一面打，能够走完一半的路程，事情就成功了。"李懿替他告訴唐廢帝，唐廢帝没有采用。但人們都認爲他的話語豪壯。

歷晉爲太常卿，使于吴越。是時，使吴越者，見吴越王皆下拜，敏獨揖之。還，遷工部侍郎。乾祐元年，瘍發於首卒，贈右僕射。

在晉歷任太常卿，出使到吴越。這時，出使吴越的人，見到吴越王都要下拜，龍敏偏偏對他作揖。返回，升任工部侍郎。乾祐元年，頭上發瘡而死，贈右僕射。



新五代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雜傳(十九)

李崧

李崧，深州饒陽人也。崧幼聰敏，能文章，爲鎮州參軍。唐魏王繼岌爲興聖宫使，領鎮州節度使，以推官李蕘掌書記。崧謂掌書吕柔曰："魏王皇子，天下之望，書奏之職，非蕘所當。"柔私使崧代爲之，以示盧質、馮道，道等皆以爲善。乃以崧爲興聖宫巡官，拜協律郎。

繼岌與郭崇韜伐蜀，以崧掌書記。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讒者言，陰遣人之蜀，教繼岌殺崇韜，人情不安。崧入見繼岌曰："王何爲作此危事？誠不能容崇韜，至洛誅之何晚？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動摇人情，是召亂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奈何？"崧乃召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黄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師還，繼岌死於道。崧至京師，任圜判三司，用崧爲鹽鐵判官，以内憂去職還鄉里。服除，范延光居鎮州，辟崧掌書記。延光爲樞密使，崧拜拾遺，直樞密院。累遷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明宗春秋高，秦王從榮多不法，晋高祖爲六軍副使，懼禍及，求出外藩。是時，契丹

李崧，深州饒陽人。李崧年幼時聰明機敏，能寫文章，任鎮州參軍。唐魏王李繼岌任興聖宫使，領鎮州節度使，委任推官李蕘爲掌書記。李崧對掌書記吕柔説："魏王是皇子，是天下的希望，掌管書奏的職務，不是李蕘所能勝任的。"吕柔擅自讓李崧代替李蕘，把他寫的文稿拿給盧質、馮道看，馮道等人都覺得好。於是任命李崧爲興聖宫巡官，拜爲協律郎。

李繼岌和郭崇韜伐蜀，任命李崧爲掌書記。李繼岌攻破蜀後，劉皇后聽信别人的讒言，暗中派人到蜀，叫李繼岌殺掉了郭崇韜，當時軍心不安。李崧進見李繼岌説："大王爲什麽要做這樣危險的事情？如果確實容不下郭崇韜，到洛陽殺他就晚了嗎？現在軍隊在外五千里遠，没有看見一尺詔書就殺死大臣，動摇人心，這是招亂。"李繼岌説："我也後悔，怎麽辦呢？"李崧於是召來三四個書吏，登上樓撤掉梯子，晚上用黄紙僞造詔書，倒蓋上都統印章，第二天黎明告諭各軍，軍心纔安定下來。

軍隊返回，李繼岌死在路上。李崧回到京師，任圜判三司，任命李崧爲鹽鐵判官，因母親去世離任回到鄉里。守喪完畢，范延光在鎮州，徵召李崧任掌書記。范延光任樞密使，李崧被拜爲拾遺，直樞密院。屢經升遷爲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長興中，唐明宗年歲已高，秦王李從榮常常不守法紀，晋高祖任六軍副使，怕殃及自己，請求出任外藩。這時，契丹進入雁門，唐明

入雁門，明宗選將以捍太原，晋高祖欲之。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議將，久不决，明宗怒甚，責延壽等，延壽等惶恐，欲以康義誠應選，崧獨曰："太原，國之北門，宜得重臣，非石敬瑭不可也！"由是從崧議。晋高祖深德之，陰遣人謝崧曰："爲浮屠者，必合其尖。"蓋欲使崧終始成己事也。其後晋高祖以兵入京師，崧竄匿伊闕民家，晋高祖召爲户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内艱，起復。

高祖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是時，晋兵敗契丹於陽城，趙延壽在幽州，詐言思歸以誘晋兵，崧等信之。初，漢高祖在晋，掌親軍，爲侍衛都指揮使，與杜重威同制加平章事，漢高祖耻之，怒不肯謝，晋高祖遣和凝諭之，乃謝。其後漢高祖出居太原，重威代爲侍衛使，崧亦數稱重威之材，於是漢高祖以崧爲排己，深恨之。崧又信延壽之詐以爲然，卒以重威將大兵，其後敗于中渡，晋遂以亡。

契丹耶律德光犯京師，德光素聞延壽等稱崧爲人，及入京師，謂人曰："吾破南朝，得崧一人而已！"乃拜崧太子太師。契丹北還，命崧以族俱行，留之鎮州。其後麻荅棄鎮州，崧與馮道等得還。高祖素不悦崧，又爲怨者譖之，言崧爲契丹所厚，故崧遇漢權臣，常惕惕爲謙謹，莫敢有所忤。

漢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崧家遭亂，多埋金寶，逢吉悉有之。而崧弟嶼、嶬與逢吉子弟同舍，酒酣，出怨言，以爲奪我第。崧又以宅券獻逢吉，逢吉尤不喜。漢法素嚴，楊邠、史弘肇多濫刑法。嶼僕葛

宗挑選將領保衛太原，晋高祖想去。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等人商議挑選將領，很久不能决定，唐明宗很憤怒，斥責趙延壽等人，趙延壽等人惶恐不安，想讓康義誠應選，李崧偏偏説："太原，是國家的北門，應當用重臣把守，非用石敬瑭不可！"因此采納了李崧的意見。晋高祖非常感激他，暗中派人告謝李崧説："修建佛塔的人，必定合攏塔尖。"想讓李崧始終成全自己的事。後來晋高祖率兵進入京師，李崧逃竄藏在伊闕百姓家中，晋高祖召他任户部侍郎，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爲母親服喪，服喪未滿就被起用。

晋高祖逝世，晋出帝登位，任命李崧兼判三司，和馮玉共同掌管樞密院。這時，晋兵在陽城打敗契丹，趙延壽在幽州，詐稱想回來以便誘惑晋兵，李崧等人相信了。當初，漢高祖在晋，掌管親軍，任侍衛都指揮使，和杜重威同一詔書加平章事，漢高祖對此感到耻辱，發怒不肯謝恩，晋高祖派和凝開導他，纔謝恩。後來漢高祖出京任職住在太原，杜重威代任侍衛使，李崧也多次稱贊杜重威的才能，於是漢高祖認爲李崧排斥自己，十分恨他。李崧又對趙延壽的謊言信以爲真，終於讓杜重威率領大軍，後來在中渡橋被打敗，晋於是滅亡。

契丹耶律德光侵犯京師，耶律德光素來聽趙延壽等人稱贊李崧的爲人，等到進入京師後，對人説："我攻破南面的朝廷，是要得到李崧一人罷了！"於是拜李崧爲太子太師。契丹北歸，命令李崧率領他的族人一起走，把他留在鎮州。後來麻荅放棄鎮州，李崧和馮道等人得以返回。漢高祖素來不喜歡李崧，李崧又被怨恨他的人詆毁，説李崧受到契丹的厚待，因此李崧碰上漢的權臣，常常憂懼地謙恭謹慎，不敢有所違忤。

漢高祖進入京師，把李崧的府第賜給蘇逢吉，李崧家遭逢亂世，家中埋下很多金銀財寶，蘇逢吉全部據爲己有。而李崧的弟弟李嶼、李嶬和蘇逢吉的子弟同住一起，酒酣耳熱，口出怨言，認爲侵奪了他們的府第。李崧又拿房契獻給蘇逢吉，蘇逢吉還是不高興。漢的法令素來嚴

延遇爲嶼商賈，多乾没其貲，嶼笞責之。延遇夜宿逢吉部曲李澄家，以情告澄。是時，高祖將葬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教延遇告變，言崧與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焚京師，又以蠟丸書通守貞。逢吉遣人召崧至第，從容告之，崧知不免，乃以幼女托逢吉。逢吉送崧侍衛獄。崧出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豈有不死之人，然亦豈有不亡之國乎！"乃自誣伏，族誅。

酷，楊邠、史弘肇常常濫用刑法。李嶼的僕人葛延遇爲李嶼做買賣，常常侵吞他的資財，李嶼鞭打斥責他。葛延遇晚上住在蘇逢吉的部下李澄家，把事情告訴李澄。這時，漢高祖將安葬在睿陵，河中李守貞反叛。李澄於是唆使葛延遇報告作亂，説李崧和他的外甥王凝圖謀趁安葬高祖將放火燒京師，又用蠟丸書勾結李守貞。蘇逢吉派人召李崧到家裏，從容自如地告訴他，李崧知道不能幸免，於是把幼女托付給蘇逢吉。蘇逢吉送李崧到侍衛獄。李崧出來騎在馬上，跟隨他的人離去了，没留下一人，李崧氣憤地説："自古以來難道有不死的人，難道有不滅亡的國家嗎！"於是自己編造罪狀伏罪，被滅族。

崧素與翰林學士徐台符相善，後周太祖入立，台符告宰相馮道，請誅葛延遇，道以延遇數經赦宥，難之。樞密使王峻聞之，多台符有義，乃奏誅延遇。

李崧素來和翰林學士徐台符友好，後來周太祖登位，徐台符告訴宰相馮道，請求殺掉葛延遇，馮道因葛延遇多次受到赦免寬宥，感到爲難。樞密使王峻聽説後，贊揚徐台符有義氣，於是上奏誅殺葛延遇。

李鏻

李鏻，唐宗室子也。其伯父陽事唐，咸通間爲給事中。鏻少舉進士，累不中，客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處直不爲禮。乃易其緑衣，更爲緋衣，謁常山李弘規，弘規進之趙王王鎔，鎔留爲從事。其後張文禮弒鎔自立，遣鏻聘唐莊宗於太原。鏻爲人利口敢言，乃陰爲莊宗畫文禮可破之策。後文禮敗，莊宗以鏻爲支使。

李鏻，唐代宗室的後代。他的伯父李陽在唐做官，咸通間任給事中。李鏻年輕時考進士，多次没考中，客居河朔間，自稱清海軍掌書記，拜見定州王處直，王處直不還禮。於是換下緑色衣服，改穿緋色衣服，拜見常山李弘規，李弘規把他推薦給趙王王鎔，王鎔留下他任從事。後來張文禮殺掉王鎔自立爲王，派李鏻到太原拜訪唐莊宗。李鏻口齒伶俐敢於説話，於是暗中爲唐莊宗謀劃可以攻破張文禮的計策。後來張文禮被打敗，唐莊宗任命李鏻爲支使。

莊宗即位，拜鏻宗正卿，以李瓊爲少卿。獻祖、懿祖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國初建，鏻、瓊上言："獻祖宣皇帝建初陵，懿祖光皇帝啓運陵，請置臺令。"縣中無賴子自稱宗子者百餘人，宗正無譜諜，莫能考按。有民詣寺自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厚賂宗正吏，鏻、瓊不復詳考，遂補爲令。民即持絳幡招置部曲，侵奪民田百餘頃，以謂陵園壖地。民訴于官，

唐莊宗登位，拜李鏻爲宗正卿，任命李瓊爲少卿。唐獻祖、唐懿祖的陵墓在趙州昭慶縣，唐剛建國，李鏻、李瓊建議説："唐獻祖宣皇帝的建初陵、唐懿祖光皇帝的啓運陵，請求設置臺令。"縣中無賴自稱是宗室後代的有一百多人，宗正没有譜諜，無法考核。有一個人到寺中自稱世代任丹陽竟陵臺令，重金賄賂宗正官吏，李鏻、李瓊不再認真核定，就補他爲臺令。這人就拿着大紅色旗幟招置部下，侵奪民田一百多頃，説這是陵園墻内的土地。老百姓向官府告狀，不

不能决，以聞。莊宗下公卿博士，問故唐諸帝陵寢所在。公卿博士言：“丹陽在今潤州，而竟陵非唐事。鏻不學無知，不足以備九卿。”坐貶司農少卿，出爲河中節度副使。

明宗即位，以鏻故人，召還，累遷户部尚書。鏻意頗希大用，嘗謂馮道、趙鳳曰：“唐家故事，宗室皆爲宰相。今天祚中興，宜按舊典，鏻雖不才，嘗事莊宗霸府，識今天子於藩邸，論才較業，何後衆人？而久置班行，於諸君安乎？”道等惡其言。後楊溥諜者見鏻言事，鏻謂安重誨曰：“楊溥欲歸國久矣，若朝廷遣使諭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以玉帶與諜者使爲信，久而無效，由是貶鏻兗州行軍司馬。

鏻與廢帝有舊，愍帝時，爲兵部尚書，奉使湖南，聞廢帝立，喜，以謂必用己爲相。還過荆南，謂高從誨曰：“士固有否泰，吾不爲時用久矣。今新天子即位，我將用矣！”乃就從誨求寶貨入獻以爲賀，從誨與馬紅裝拂二、猓㺐皮一，因爲鏻置酒，問其副使馬承翰：“今朝廷之臣，孰有公輔之望？”承翰曰：“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太常盧文紀也。”從誨笑顧左右，取進奏官報狀示鏻，顗與文紀皆拜平章事矣。鏻慚失色。還，遂獻其皮、拂，廢帝終不用。

初，李愚自太常卿作相，而盧文紀代之，及文紀作相，鏻乃求爲太常卿。及拜命，中謝曰：“臣叨入相之資。”朝士傳以爲笑。

鏻事晋累遷太子太保。漢高祖即位，拜鏻司徒，居數月卒，年八十八，贈太傅。

能斷决，就將此事上報。唐莊宗下詔公卿博士，詢問過去唐各帝王陵墓在哪裏。公卿博士們説：“丹陽在現在的潤州，而竟陵與唐事無關。李鏻不學無術，不配置身九卿中。”因此被貶爲司農少卿，出任河中節度副使。

唐明宗登位，因李鏻是老朋友，召他回朝，多次遷升爲户部尚書。李鏻心中很希望受到重用，曾對馮道、趙鳳説：“唐家舊例，宗室的人都任宰相。如今皇位中興，應當遵循舊典，我李鏻雖然無能，但曾在唐莊宗的幕府任職，在藩邸認識當今的天子，論才能功業，有什麼落在衆人後面？而長久置身朝班行列，各位安心嗎？”馮道等人討厭他的言語。後來爲楊溥打聽消息的人拜見李鏻反映情况，李鏻就對安重誨説：“楊溥想回國很久了，如果朝廷派使臣曉諭他，可以召回他。”安重誨相信了，把玉帶交給通消息的人作爲憑信，很久没有結果，因此貶李鏻爲兗州行軍司馬。

李鏻和唐廢帝有舊交，唐愍帝時，任兵部尚書，奉命出使湖南，聽説唐廢帝登位，很高興，認爲必定任用自己做宰相。返回時經過荆南，對高從誨説：“士人的道路固然有通有塞，我不被現時重用很久了。如今新天子登位，我將受到重用了！”於是向高從誨索求財寶進獻祝賀，高從誨給他兩支紅色馬尾拂塵、一張長尾猿皮，并且爲李鏻設宴，問他的副使馬承翰：“如今朝廷的臣子，誰有宰相的聲望？”馬承翰説：“尚書崔居儉，左丞姚顗，其次是太常盧文紀。”高從誨笑着環視手下人，取來進奏官的報狀給李鏻看，姚顗和盧文紀都拜爲平章事了。李鏻羞慚失色。回到京師，就獻上猿皮、拂塵，唐廢帝最終没有重用他。

當初，李愚從太常卿作到宰相，而盧文紀代任太常卿，到盧文紀作宰相，李鏻於是請求任太常卿。到拜命時，謝表中説：“我有辱做宰相的資格。”朝中士人傳作笑談。

李鏻在晋多次升遷爲太子太保。漢高祖登位，拜李鏻爲司徒，過了幾個月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贈太傅。

賈緯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

賈緯，鎮州獲鹿人。年輕時考進士不中，州中舉薦他爲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守成德，推薦他爲趙州軍事判官，升任石邑令。

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録，史官之職廢，緯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録》六十五卷。當唐之末，王室微弱，諸侯强盛，征伐擅出，天下多事，故緯所論次多所闕誤。而喪亂之際，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賈緯擅長史學。唐代從唐武宗以後没有實録，史官的職務被廢置，賈緯搜集編纂傳聞，著《唐年補録》六十五卷。正值唐末年，王室衰微弱小，諸侯强大興盛，擅自征伐，天下多事，因此賈緯的編纂有很多缺誤的地方。但在喪亡動亂的時候，事迹粗存梗概，也對史家有所裨益。

晋天福中，爲太常博士，非其好也，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丁内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

晋天福年間，任太常博士，這不是他喜歡的，多次請求擔任史官，改任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撰，參與修撰《唐書》。遭逢母親的喪事，服完喪，任知制誥。累經升遷爲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又任修撰。

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儼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録。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

漢隱帝時，下詔書命他和王伸、竇儼共同修撰晋高祖、晋出帝、漢高祖實録。當初，桑維翰任宰相，一向討厭賈緯的爲人，對他很刻薄。賈緯爲桑維翰寫傳，稱"桑維翰死後，有銀子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認爲不能這樣寫，多次就此事指責賈緯，賈緯迫不得已，改成幾千鋌。

廣順元年實録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廣順元年實録完成，賈緯請求升官没有如願，從此産生怨恨。這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賈緯記載每天的事，多説當時大臣的過失，王峻見到後，發怒説："賈給事的子弟做官也要看門閥，怎麽一個個詆毁當朝士人，讓他們的子孫怎樣做官升遷?"將此事告訴周太祖，貶賈緯爲平盧軍行軍司馬。第二年死在青州。

段希堯

段希堯，河内人也。晋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希堯爲判官。高祖軍屯忻州，軍中有擁高祖呼萬歲者，高祖惶惑，不知所爲。希堯勸高祖斬其亂首，乃止。高祖將舉兵太原，與其賓佐謀，希堯以爲不可，高祖雖不聽，然重其爲人，不責之也。

段希堯，河内人。晋高祖任河東節度使時，任命段希堯爲判官。晋高祖的軍隊屯駐在忻州，軍中有人擁立晋高祖高呼萬歲，晋高祖惶恐不安，不知所措。段希堯勸晋高祖斬爲首作亂的人，纔平息此事。晋高祖準備在太原起兵，和他的賓客僚佐商量，段希堯認爲不行，晋高祖雖然没有聽取，但看重他的爲人，没有責備他。

高祖入立，希堯比諸將吏，恩澤最薄。久之，稍遷諫議大夫，使于吴

晋高祖登位，段希堯和將吏們相比，受到的恩賜最少。過了很久，逐漸升遷爲諫議大夫，出

越。是時，江、淮不通，凡使吴越者皆泛海，而多風波之患。希堯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懼，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亦止。歷萊、懷、棣三州刺史。出帝時，爲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累遷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少保。

使到吴越。這時，長江、淮河不通，凡是出使吴越的人都航海而行，因而常有海上風波的災禍。段希堯過海，遇上大風，手下人都感到恐懼，段希堯說："我一生不騙人，你們依靠我，可以無需害怕。"不久風也停了。歷任萊、懷、棣三州刺史。晋出帝時，任吏部侍郎，判東、西銓事，屢經升遷爲禮部尚書。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贈太子少保。

張允

張允，鎮州人也。少事州爲張文禮參軍。唐莊宗討張文禮，允脱身降，莊宗繫之獄，文禮敗，乃出之爲魏州功曹。趙在禮辟節度推官，歷滄、兗二鎮掌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累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廢帝皇子重美爲河南尹，掌六軍，以允剛介，乃拜允給事中，爲六軍判官。罷，遷左散騎常侍。

張允，鎮州人。年輕時在州中任張文禮的參軍。唐莊宗討伐張文禮，張允脱身投降，唐莊宗把他關在獄中，張文禮被打敗，纔放出他擔任魏州功曹。趙在禮召爲節度推官，歷任滄、兗二鎮掌書記。入朝爲監察御史，屢經升遷爲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唐廢帝的兒子李重美任河南尹，掌管六軍，因張允剛直耿介，於是拜張允爲給事中，任六軍判官。罷任，升爲左散騎常侍。

晋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吴漢疾篤，帝問漢所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爲恩，不行赦不以爲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晋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

晋高祖登位，多次赦免天下罪人，張允作《駁赦論》進獻説："管子説：'大凡赦免這種事利小害大，時間長了就經受不了它造成的災禍；没有赦免則害小利大，時間長了有説不盡的好處。'另外，漢代的吴漢病重，皇帝問吴漢想説什麽。吴漢説：'衹希望陛下不要赦免罪人而已!'不把實行赦免當成恩德，不把不實行赦免當成没有恩德；因爲這是懲罰罪人的緣故。自古以來都因水災旱災就頒布恩詔寬宥罪過，打開牢獄放出囚犯，希望感動上天的心而救助災害，這是不對的。假如有兩個訴訟的人，一個有罪一個無罪，如果有罪的人被放掉，那麽無罪的人就含冤了。這是招至災禍的做法，不是救災的辦法。以至於使得小人碰上天災，就都高興地相互鼓勵作惡，説：'國家要進行赦免了，一定會釋放我們來救災。'像這樣，就是唆使百姓作惡。作爲上天之道，是要降福給善人而降災給惡人。如果放了惡人就能變災爲福，那麽這樣一來上天又喜歡人們作惡了。凡是上天降下災禍，不過是用來警告勸誡君主節制嗜好欲望，致力於勤儉節約，哀憐孤寡老人，端正刑罰罷了。"這時，晋高祖

允事漢爲吏部侍郎，隱帝誅戮大臣，京師皆恐，允常退朝不敢還家，止于相國寺。周太祖以兵入京師，允匿于佛殿承塵，墜而卒，年六十五。

正喜好臣子提意見，看了十分高興。

張允在漢任吏部侍郎，漢隱帝誅殺大臣，京師的人都很恐懼，張允常常退朝後不敢回家，住在相國寺中。周太祖率兵進入京師，張允藏在佛殿承塵中，掉下來摔死了。終年六十五歲。

王松

王松，父徽，爲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晋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晋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爲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僞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僞敕焚之。松以手指其胸，引郭子儀自誚，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爲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

王松，父親王徽，任唐僖宗的宰相。王松考中進士，後唐時，歷任刑部郎中，唐末，在方鎮任職。晋高祖鎮守太原，徵召王松爲節度判官。晋高祖登位，拜爲右諫議大夫，屢經升遷爲工部尚書。晋出帝北遷，蕭翰在京師擁立許王李從益，任命王松爲左丞相。漢高祖進入洛陽，先派人馳馬詔令曾授給僞職的東京百官都燒掉僞詔，讓他們不要自起疑心，因此御史臺全部收繳百官的僞詔燒掉。王松用手指着胸口，引郭子儀譏誚自己，告訴人説："這是二十四考中書令。"聽見的人都笑他。後來王松的兒子王仁寶擔任李守貞的河中支使，李守貞反叛，王松因兒子的緣故上書自白，漢高祖哀憐他，祇是讓他罷職而已。王松在京城東面有田産，一年四時往來於京師，因病去世。

裴皞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也。裴氏自晋、魏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凉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皞出於名家，而容止端秀，性剛急，直而無隱。少好學，唐光化中舉進士，拜校書郎、拾遺、補闕。事梁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事後唐爲禮部侍郎。皞喜論議，每陳朝廷闕失，多斥權臣。改太子賓客，以老拜兵部尚書致仕。晋高祖起爲工部尚書，復以老告，拜右僕射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太保。

裴皞字司東，河東人。裴氏自從晋、魏以來，世代都是名族，住在燕的號稱"東眷"，住在凉的號稱"西眷"，住在河東的號稱"中眷"。裴皞出身名門，而形容舉止端莊秀美，性格剛强急躁，耿直没有隱瞞。年輕好學，唐光化年間中進士，拜爲校書郎、拾遺、補闕。在梁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在後唐任禮部侍郎。裴皞喜好議論，每次指陳朝廷闕失，常常斥責權臣。改任太子賓客，因年老拜爲兵部尚書辭官居家。晋高祖起用他任工部尚書，又以年老告退，拜爲右僕射辭官居家。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贈太子太保。

皞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胤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已作相，嘗過皞，皞

裴皞以文章學問在朝任職很久，宰相馬胤孫、桑維翰，都是裴皞在禮部放榜録取的進士。後來馬胤孫知貢舉，放榜後，帶着新録取的進士拜訪裴皞，裴皞高興地作詩説："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人相傳以爲榮耀。桑維翰作宰相後，曾

不迎不送。人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爲當。

拜訪裴皞，裴皞不迎不送。有人問他，裴皞說：“我在中書省見桑公，我是一下屬官吏；桑公在我家見我，他是門生。哪有送迎的道理？”人們也認爲得當。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俊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年輕時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二十五歲纔開始學習，而爲人俊秀，在秦、隴間以文辭聞名。秦州主帥召他任秦州節度判官。秦州歸入蜀後，王仁裕因而在蜀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爲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置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久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户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

唐莊宗平定蜀，王仁裕事奉唐，又任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守興元，推舉他爲從事。王思同留守西京，委任他爲判官。唐廢帝在鳳翔舉兵，王思同戰敗，唐廢帝得到王仁裕，知道他的名聲沒有殺他，把他安置在軍中，自從唐廢帝起事，到他進京登位，傳檄各鎮，詔書、告命都是王仁裕起草的。過了很久，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登位，罷職任郎中，歷任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又任翰林學士承旨，多次升遷爲户部尚書，罷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七歲，贈太子少師。

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黄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争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鬥昇龍門外，聲聞于内，人以爲神。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王仁裕天生通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時，在永福殿宴請群臣，演奏黄鐘，王仁裕聽了說：“聲音不純正肅穆而又没有和聲，當有争鬥起於宮中。”不多時兩個軍校在昇龍門外争鬥，聲音傳進宮内，人們都認爲王仁裕很神奇。王仁裕喜好作詩。他小時候，曾夢見有人剖開他的腸胃，用西江水洗滌，看見江中沙石上都寫有篆文籀文，從此文思更加長進。於是彙集他平生所寫詩一萬多首編成一百卷，取名《西江集》。

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

王仁裕與和凝在五代時都以文章出名，又曾知貢舉，王仁裕的門生王溥，和凝的門生范質，官都做到宰相，當時稱贊他們善於獲得人才。

裴羽

裴羽字用化，其父贄，相唐僖宗，官至司空。羽以一品子爲河南

裴羽字用化，父親裴贄，輔佐唐僖宗，官做到司空。裴羽以一品官子弟的身份出任河南壽

壽安尉。事梁爲御史臺主簿，改監察御史。

唐明宗時，爲吏部郎中，與右散騎常侍陸崇使于閩，爲海風所飄至錢塘。是時，吴越王錢鏐與安重誨有隙，唐方絶鏐朝貢，羽等被留經歲，而崇以疾卒。後鏐遣羽還，羽求載崇尸與俱歸。鏐初不許，羽以語感動鏐，鏐惻然許之，因附羽表自歸。明宗得鏐表大喜，由是吴越復通於中國。羽護崇喪至京師，及其橐裝還其家，士人皆多羽之義。

羽，周太祖時爲左散騎常侍，卒，贈户部尚書。

安尉。在梁任御史臺主簿，改任監察御史。

唐明宗時，任吏部郎中，和右散騎常侍陸崇出使閩，被海風吹飄到錢塘。這時，吴越王錢鏐和安重誨有矛盾，唐正拒絶錢鏐的朝貢，裴羽等人被扣留一年，而陸崇因病而死。後來錢鏐派裴羽回去，裴羽請求載上陸崇的尸體一道回去。錢鏐最初不答應，裴羽以言詞打動了錢鏐，錢鏐悲傷地答應了他，因而交付表書給裴羽表示自己要歸附。唐明宗得到錢鏐的表書非常高興，從此吴越又和中原交往了。裴羽爲陸崇護喪到京師，把他的行裝送回他家，士人都稱贊裴羽的義氣。

裴羽，周太祖時任左散騎常侍，去世，贈户部尚書。

王延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好學，嘗以賦謁梁相李琪，琪爲之稱譽，薦爲即墨縣令。馮道作相，與延故人，召拜左補闕。遷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權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與故相崔協有隙。是時，協子頎方舉進士，文紀謂延曰："吾嘗譽子于朝，貢舉選士，當求實效，無以虚名取人。昔有越人善泅，生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而問之，則曰：'其父善泅，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爲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邪!"明年，選頎甲科，人皆稱其公。累遷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三。

延爲人重然諾，與其弟規相友愛，五代之際，稱其家法焉。

王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年輕好學，曾帶着賦拜見梁宰相李琪，李琪因此稱譽他，推薦他任即墨縣令。馮道作宰相，和王延是老朋友，召拜爲左補闕。升任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拜爲中書舍人，暫代知貢舉。吏部尚書盧文紀和前宰相崔協有矛盾。這時，崔協的兒子崔頎正考進士，盧文紀對王延説："我曾在朝廷稱譽你，貢舉挑選士人，應當講求實效，不要憑虚名録取人。過去有個越人善於游水，生個兒子剛滿一百天，他的母親就把他浮在水上。人們覺得奇怪就詢問她，她説：'他的父親善於游水，兒子必定能游水。'像這樣行嗎?"王延退下後笑着説："盧公的話，是因崔協而説的，恨别人的父親就牽連到兒子嗎!"第二年，選崔頎中甲科，人們都稱贊他公道。多次升遷爲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辭官居家。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王延爲人看重信譽，和他的弟弟王規相友愛，五代的時候，人們都稱贊他的家法。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學數術，明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拜大理

馬重績字洞微，他的祖先出身北狄，而世代在軍中任職。馬重績年輕時學數術，懂得太一、五紀、八象、《三統大曆》，住在太原。唐莊宗鎮守太原時，每次用兵征伐，必定詢問他，馬重績説的無不應驗，拜爲大理司直。唐明宗時，廢置

司直。明宗時，廢不用。

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拜重績太子右贊善大夫，遷司天監。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遇《隨》，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爲也！"七月而從賓敗。高祖大喜，賜以良馬、器幣。

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王者所以正一氣之元，宣萬邦之命。而古今所紀，考審多差，《宣明》氣朔正而星度不驗，《崇玄》五星得而歲差一日，以《宣明》之氣朔，合《崇玄》之五星，二曆相參，然後符合。自前世諸曆，皆起天正十一月爲歲首，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歲愈多，差闊愈甚。臣輒合二曆，創爲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詔下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核得失。仁錡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績曆考之，皆合無舛。"乃下詔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

重績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爲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爲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爲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爲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

不用他。

晉高祖據有太原抗拒朝廷命令，唐廢帝派兵包圍他，形勢十分危急，晉高祖命令馬重績占卦預測，遇《同人》卦，說："天火的象徵，乾健而離明。健是君德，明是南面而向的臣德，用來治理天下的。同人就是人所同，必定有與我相同的。《易》說：'戰於乾。'乾，代表西北。又說：'相見於離。'離，代表南方。與我相同的是自北而南吧？乾，代表西北，戰而勝，大致在九月十月之交吧？"這年九月，契丹幫助晉擊敗唐軍，晉於是據有天下。拜馬重績爲太子右贊善大夫，升任司天監。第二年，張從賓反叛，命令馬重績占卜，遇《隨》卦，說："南望箕、尾兩星，它們不相連續。虛處振動，隨動覆没。一年將到秋天了，没有什麽作爲了。"七月張從賓失敗。晉高祖非常高興，賜給他良馬器物和錢幣。

天福三年，馬重績上奏："曆象，是帝王用來端正元氣之始，宣命萬邦的。而古今所記載的，考察審定多有差誤。《宣明曆》氣朔正而星度得不到驗證，《崇玄曆》五星符合而每年差一天。以《宣明曆》的氣朔，合《崇玄曆》的五星，兩種曆書相互參驗，然後纔符合。自前代各種曆書，皆以天正十一月爲一年的開頭，用太古甲子爲上元，積年越久，誤差越嚴重。我就綜合二曆，創造新法，以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雨水正月中氣爲氣首。"下詔命司天監趙仁錡、張文皓等考核得失。趙仁錡等說："明年庚子正月初一，用馬重績曆考察，都符合，没有舛誤。"於是下詔頒行，取名《調元曆》。推行幾年就出現誤差，於是不用。

馬重績又說："漏刻的辦法是以中星考晝夜爲一百刻，八又六十分之二十刻爲一個時辰，半個時辰以四刻十分爲正，這是自古以來所用的。現今失傳，以午正爲時辰的開始，往下侵不到四刻十分爲午。由此晝夜黄昏拂曉，都不符合，請依古法改正。"朝廷聽從了。

重績卒年六十四。

馬重績死時六十四歲。

趙延義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也。曾祖省躬通數術，避亂于蜀。父温珪，事蜀王建爲司天監，每爲建占吉凶，小不中，輒加詰責。温珪臨卒，戒其子孫曰："數術，吾世業，然吾仕亂國，得罪而幾死者數矣！子孫能以佗道仕進者，不必爲也。"然延義少亦以此仕蜀爲司天監。蜀亡，仕唐爲星官。

趙延義字子英，秦州人。曾祖父趙省躬精通數術，在蜀中避亂。父親趙温珪，跟隨蜀王建任司天監，每次爲王建占卜吉凶，小有不合，就加以責問。趙温珪臨死時，告誡他的子孫說："數術，是我們家世代的家業，但我在亂國做官，獲罪而幾乎被處死多次了！子孫們如能以别的辦法進入仕途，就不必從事數術了。"但趙延義年輕時也以數術在蜀任司天監。蜀滅亡，在唐任星官。

延義兼通三式，頗善相人。契丹滅晋，延義隨虜至鎮州。李筠、白再榮謀逐麻荅歸漢，猶豫未决，延義假述數術贊成之。

趙延義兼通三式，很善於給人看相。契丹滅晋，趙延義隨契丹到鎮州。李筠、白再榮商量驅逐麻荅回漢，正猶豫不决，趙延義藉陳述數術贊成他們的做法。

周太祖自魏以兵入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延義事周爲太府卿、判司天監，以疾卒。

周太祖從魏州率兵進入京師，周太祖召見趙延義問道："漢的國運短暫，是由於天命嗎?"趙延義說："稱王的人安撫天下，應當用仁德恩澤，而漢的刑法很殘酷，濫用刑罰，天下喊冤，這就是它滅亡的原因!"這時，周太祖正用兵包圍蘇逢吉、劉銖的家，想把他們滅族，聽了趙延義的話感到毛骨悚然，因而寬免了他們的族人，兩家得以保全。趙延義在周任太府卿、判司天監，因病去世。



新五代史卷五十八

考第一

嗚呼，五代禮樂文章，吾無取焉。其後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遺也。作《司天》《職方考》。

唉，五代的禮樂文章，我無所取。那些後世想要知道的，不可以遺漏。作《司天》《職方考》。

司天考(上)

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覺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厘，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然自堯命羲、和見於《書》，中星閏餘，略存其大法。而三代中間千有餘歲，遺文曠廢，《六經》無所述，而孔子之徒，亦未嘗道也。至於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

司天掌管日月星辰現象。整個天地間，一年分爲四季，二十四氣，七十二候，運行十日十二辰，作爲曆法。謹慎觀察它的變化，就是占。占是預測不同尋常的徵兆，用以檢驗吉凶，探求天意，覺察人事，這種方術藏於官府。曆有固定的數，用來推測寒暑，預測自然規律，盡力於人事，使天下相信此法。占術有時要用，曆法不可一天出現差誤。差誤極小，就會使天人關係混亂，各種事物的時序不協調，這是擁有國家的人所看重的。然而自從堯命羲、和見於《尚書》，中星的餘閏，大法略存。而三代中間一千多年，遺文荒廢，《六經》没有記載，而孔子一類人，也未曾談過。到了後世，此學全部出自陰陽家，此事很重要，此學却處於末流。天人關係，深遠幽微，而讓擁有一技藝士人，進行推算，積累分毫，往上推求幾千年以前，一定要得到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都會合於子時，叫做上元，作爲曆的開始。大概自漢以後，這種學説纔開始詳見於世，它的來龍去脉祇是如此。這果真是堯、舜、三代的大法嗎？都不可能考見了。然而自此以後，曆家的技藝，雖各代多有不同，而未嘗不以此爲根據。

未始不本於此。

五代之初，因唐之故，用《崇玄曆》。至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爲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曆》。然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玄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之際，曆家可考見者，止於此。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玄》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於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不復見。

五代初年，因襲唐朝原來的曆法，采用《崇玄曆》。到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開始改造新曆，不再推崇古代上元甲子冬至七曜的會合，而以唐天寶十四年乙未爲上元的起始，用正月雨水作爲二十四氣的開始。當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蔿開始改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雨水爲一年的開始，叫《符天曆》。然而世上稱它爲小曆，祇流行於民間。而馬重績就用它作爲曆，於是施行於朝廷，賜號爲《調元曆》。然而施行五年，就因差誤不能用，而重新使用《崇玄曆》。周廣順年間，國子博士王處訥，在家中私撰《明玄曆》。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中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五代時，可考見的曆家，祇是這些。而《調元曆》法不是古曆法，《明玄曆》又祇藏於家中，《萬分曆》祇流行於民間，這些曆法都不值得記述。而《永昌》、《正象》、《齊政曆》，都祇用於蜀國和南唐，現今也亡佚了，不再看得到了。

世宗即位，外伐僭叛，内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曰：

> 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天人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當以數知之。數之爲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焉。歲月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政，由斯而行。夫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因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爲，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之於天下也。

周世宗即位，對外討伐越位反叛的人，對内建設法制。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曉曆數，於是詔王朴撰定曆法。一年多後，王朴上奏説：

> 我聽説聖人的製作，在於知道天人的變化。人情的變化，可以從言論知道；天道的變化，就應當根據數來推知。數的作用，聖人用它來觀天道。歲月日時，由此而成；陰陽寒暑，由此調節；各地政事，由此推行。建立國家的人，即位改元，樹立綱紀，必須體現它的本源；發布政令，考核官吏政績，必須根據歲時；舉行典禮，演奏樂章，必須以朔日爲正；各種農工，必須順應天時；各種刑罰征討，必須順應節氣；各種事務作爲，必須遵從日月。因此，聖人接受天命，必定要研治曆數。所以歲、月、日、星辰、曆數，都有固定的度數，雨、暘、燠、寒、風、時，都有固定的應驗，每年一月的第一天統一施行於天下。

自唐之季，凡曆數朝。亂日失天，垂將百載。天之曆數，汩陳而已。陛下順考古道，寅畏上天，咨詢庶官，振舉墜典。臣雖非能者，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爲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箭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遲疾以推星，考黃道之斜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自唐末以來，共經歷了幾個朝代。天日差錯混亂，將近百年。天的曆數，陳列混亂。陛下依次考察古道，敬畏上天，咨詢百官，振興失傳的典禮。我雖没有才能，哪敢不尊奉詔命。於是總括萬象制定曆法，觀察日月、五星以確立上元，元，測量圭箭以察驗節氣，審察月亮出現在東西方以定每月的第一日，弄清日月運行的軌道以推算月的運行，校驗運行快慢以推算星的位置，考察黃道的斜正，辨别天勢的升降，而日食月食就詳知了。

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各有數，合則化成矣。陽之策三十六，陰之策二十四。奇偶相命，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同則陰陽之數合。七十二者，化成之數也。化成則謂之五行之數。五之，得期數。過之者，謂之氣盈；不及者，謂之朔虚。至於應變分用，無所不通。故以七十二爲經法。經者，常用之法也。百者，數之節也，隨法進退，不失舊位，故謂之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謂之統法。自元入經，先用此法，統曆之諸法也。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元者，歲、月、日、時皆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當盈縮、先後之中，所謂七政齊矣。

立天之道，叫陰和陽。陰陽各自有數，陰陽合就變化生成萬物。陽的籌策三十六，陰的籌策二十四。奇偶相生，兩陽三陰，同得七十二籌策。同就陰陽數合。七十二，是化成萬物的數。化成萬物就叫五行的數。七十二的五倍，就是一個周期數。超過這一數字，叫做氣盈；不到這一數字，叫做朔虚。至於適應變化分别運用，是没有不通的。因此以七十二作爲經法。經法就是常用之法。百是數的法度，隨法或進或退，都不失舊位，所以叫通法。以通法進經法，得七千二百，叫做統法。自元入經，先用這一方法，這就是統曆的各種方法。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叫做全率。以通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叫做大率，而元紀出現。元，歲、月、日、時都是甲子；日、月、五星合在子；正處於盈縮、先後的中間，這就是所説的七政齊整一致了。

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慊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横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周建國，定都於汴。樹圭置箭，測岳臺晷漏，以爲中數。

古代立圭於陽城，因陽城接近洛陽。還不滿意它的中心，在洛陽偏東。開元十二年，派遣使者在天下各地察驗日影，南到林邑，北到横野，中間得到浚儀的岳臺，與南弦北弦相應，處在大地中間。大周建國，在汴州定都，立圭置箭，測量岳臺日影時刻，作爲中數。日影時刻準確，那麽太陽所到之

晷漏正，則日之所至，氣之所應，得之矣。

日月皆有盈縮。日盈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日縮，則先中而朔。自古朓朒之法，率皆平行之數；入曆既有前次，而又衰稍不倫。《皇極》舊術，則迂迴而難用。降及諸曆，則疏遠而多失。今以月離朓朒，隨曆校定，日躔朓朒，臨用加減。所得者，入離定日也。一日之中，分爲九限。每限損益，衰稍有倫。朓朒之法，可謂審矣。

赤道者，天之紘帶也。其勢圜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黄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四度。當與赤道近，則其勢斜；當與赤道遠，則其勢直。當斜，則日行宜遲；當直，則日行宜速。故二分前後加其度，二至前後减其度。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黄道内，半在黄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黄道，謂之正交；入黄道，謂之中交。若正交在秋分之宿，中交在春分之宿，則比黄道益斜。若正交在春分之宿，中交在秋分之宿，則比黄道反直。若正交、中交在二至之宿，則其勢差斜。故校去二至二分遠近，以考斜正，乃得加减之數。自古雖有九道之説，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黄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之中，分爲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焉。九道之法，可謂明矣。

星之行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去日極遠，勢盡而留。自

處，氣候的相應變化，都獲得了。

日月都有盈虧。日盈月虧，就後於中數而爲朔日；月盈日虧，就先於中數而爲朔日。自古根據月亮出現在東西方以定朔日的方法，通常都是平行的數字；入曆既有以前的次第，而又衰微不合倫次。按《皇極》舊法，則迂迴難用。按以後各種曆法，則疏遠多失。現今根據月亮經過東西方，隨曆校定，太陽運行東西方的度數，臨用時加減。所獲得的，爲入離定日。一天中間，分成九限。每限增損，衰微有倫次。根據月亮運行東西方以定朔日的方法，可説準確了。

赤道是天的紐帶。勢圓而平，紀録宿度的固定數字。黄道是太陽的軌道。一半在赤道内，一半在赤道外，離極二十四度。當它與赤道接近時，則勢斜；當它與赤道遠離時，則勢直。正當勢斜的時候，太陽運行應慢；當勢直的時候，太陽運行應快。因此春分秋分前後加度數，夏至冬至前後减度數。九道是月亮運行的軌道。一半在黄道内，一半在黄道外，離極遠六度。出黄道叫正交，入黄道叫中交。如果正交在秋分的位次，中交在春分的位次，就比黄道更斜。如果正交在春分的位次，中交在秋分的位次，就比黄道更直。若正交、中交在夏至冬至的位次，勢就略斜。因此比較離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遠近，來考察斜正，就得到加减的數字。自古以來雖有九道的説法，大概也是知道而不詳盡，衹有承襲的文字，而没有推算的功用。現今以黄道一周，分爲八節；一節中間，分爲九道；總共七十二道，而使日月没有隱藏它的斜正的位勢。九道的方法，可以説明白了。

星的運行，接近太陽而速度就快，遠離太陽而速度就慢。離太陽極遠，就力盡而停

古諸曆，分段失實，隆降無準；今日行分尚多，次日便留；自留而退，惟用平行，仍以入段行度爲入曆之數，皆非本理，遂至乖戾。今校逐日行分積，以爲變段。然後自疾而漸遲，勢盡而留。自留而行，亦積微而後多。別立諸段變曆，以推變差，俾諸段變差，際會相合。星之遲疾，可得而知之矣。

留。自古以來各種曆法，分段不合實際，升降沒有標準；今日行分還多，第二天便停留了；自停留而後退，衹用平行，并以入段行度爲入曆的數字，都不符合本來的道理，於是導致乖戾。現今校正每天的行分積，作爲變段。然後自快而漸慢，力盡而停留。自停留而運行，也是積累微少而後增多。另立各段變曆，以推求變化差失，交會相合。星運行的快慢，可以知道了。

自古相傳，皆謂去交十五度以下，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暗虛之所射，其理有異。今以日月徑度之大小，校去交之遠近，以黄道之斜正，天勢之升降，度仰視、旁視之分數，則交虧得其實矣。

自古以來代代相傳，都說離去交會十五度以下，就有日食月食。殊不知日月的相互遮掩，與暗虛所射，道理不同。現今根據日月經度的大小，校正離去交會的遠近，根據黄道的斜正，天勢的升降，測度仰視、旁視的分數，那麽交會盈虧就得到真實情況了。

臣考前世，無食神首尾之文。近自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其大體，遂爲等接之法。蓋從假用，以求徑捷，於是乎交有逆行之數。後學者不能詳知，因言曆有九曜，以爲注曆之常式。今并削而去之。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

我考察前代，没有食神首尾的文字。近來根據司天卜祝的小小技藝，不能舉出它的大概，就作爲等接的方法。大概是從借用，以求簡捷，於是交會有逆行的數字。後學之人不能詳盡知道，於是說曆有九曜，作爲注曆的固定格式。今一并删去。謹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成《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作爲《欽天曆》。

昔在帝堯，欽若昊天。陛下考曆象日月星辰，唐堯之道也。天道玄遠，非微臣之所盡知。

從前在唐堯時候，敬順上天。陛下考察曆象日月星辰，是唐堯之道。天道微妙幽遠，不是小臣所完全知道的。

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爲始。

周世宗稱贊此奏。詔司天監用《欽天曆》，以第二年正月朔旦爲開始。

《顯德欽天曆》

演紀上元甲子，距今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演紀上元甲子，距離現今顯德三年丙辰，共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算外。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欽天》步日躔術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欽天》統法：七千二百。

《欽天》經法：七十二。

《欽天》通法：一百。

歲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朔率：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十八。

歲策：三百六十五，一千七百六十，四十。

軌策：三百六十五，一千八百四十四，八十。

歲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

軌中：一百八十二，四千五百二十二，四十。

朔策：二十九，三千八百二十，二十八。

氣策：一十五，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象策：七，二千七百五十五，七。

周紀：六十。

歲差：八十四，四十。

辰則：六百；八刻二十四分。

赤道宿次

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一十度少。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少。

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七度。觜：一度。參：一十度。西方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度。鬼：三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一度。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置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乘之，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也。以氣策累加之，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之，即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也。

朔弦望：

置氣積，以朔率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盈周紀去之，命甲子算外，即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也。以象策累加之，即各得弦望及次朔也。

日躔入曆：

置歲率，以閏餘減之，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即天正常朔加時所入也。累加象策，滿歲中去之，盈縮互命，即四象所入也。

日躔朓朒：

置加時入曆分秒，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統法而一，損益其日朓朒數，爲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置氣積，以軌率去之，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也。加歲中，以次命之，即夏至之宿也。

黄道宿次：

置二至日躔赤道宿度。距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乃一度少强，亦限率空。其半當四立之宿。自後亦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殷二分之宿。自二分至二至，

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中節：

設歲率，以演紀上元距所求積年相乘，爲氣積。統法而一，爲日。滿周紀除去，用甲子算外，就是天正中氣日辰及分秒。以氣策累加，秒盈通法從分，分盈統法從日，日盈周紀去掉，就各得次氣日辰及分秒。

朔弦望：

設氣積，以朔率除去，不盡爲閏餘。用減氣積，爲朔積。統法而一，爲日。滿周紀去掉，用甲子算外，就是天正常朔日辰及分秒。以象策累加，就各得弦望及次朔。

日躔入曆：

設歲率，以閏餘減掉，統法而一，爲日。歲中以下爲盈；以上，減去歲中爲縮，就是天正常朔加時所入。累加象策，滿歲中去掉，盈縮互命，就是四象所入。

日躔朓朒：

設加時入曆分秒，以日損益率相乘，統法而一，加減日朓朒算，就是日躔朓朒定數。

赤道日度：

設氣積，以軌率除去，餘統法而一，爲度；命赤道虛八算外，就是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及分秒。加歲中，以次命，就是夏至之宿。

黄道宿次：

設夏至冬至日躔赤道宿度。距離前後每五度爲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是一度稍强，限率也空。它的一半正是四立之宿。自此以後也五度爲限，初率空，每限增一，盡九限，末率八，正春分秋分之宿。自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也如此。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

亦如之。各以限率乘所入限度，爲分。經法而一，爲度。二至前後各九限以減、二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黄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

黄道日度：

置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與所入限率相乘，皆以統法通之，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之。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減赤道所躔，即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黄道宿度及分也。加歲中，以黄道宿次命之，即夏至加時日度及分也。

午中日躔：

置二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足，反減，爲午前分。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黄道日度，爲午中日度及分也。各以次日躔分加之，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之，即次日午中日躔也。

午中日躔入曆：

置天正中氣午前分，便爲午中入盈曆日分。其在午後者，以午後分減歲中，爲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即去之，盈縮互命，爲每日午中入曆也。

岳臺中晷：

置午中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用損益其下中晷數，爲定數也。

晨昏分：

各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晨分，即所求晨定分也。用損加、益減其下昏分，即所求昏定分也。

日出入辰刻：

置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爲辰

經法而一，爲度。夏至冬至前後各九限以減赤道宿，春分秋分前後各九限以加赤道宿，爲黄道宿及分。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

黄道日度：

設天正中氣加時日躔赤道宿度。各自與所入限率相乘，都以統法通，所入限率乘其分以從。經法而一，爲分；盈統法，爲度。用以減赤道所躔，就是天正中氣加時日躔黄道宿度及分。加歲中，以黄道宿次命，就是夏至加時日度及分。

午中日躔：

設夏至冬至分，減去半法，爲午後分；不够，反減，爲午前分。用以乘初日躔分，經法而一，午前以加、午後以減加時黄道日度，就是午中日度及分。各以次日躔分相加，滿統法從度。依宿次命，就是次日午中日躔。

午中日躔入曆：

設天正中氣午前分，便是午中入盈曆日分。在午後的，以午後分減歲中，就是午中入縮曆日分。累加一日，滿歲中就除去，盈縮互命，就是每日午中入曆。

岳臺中晷：

設午中入曆分，以日損益率乘，如統法而一，爲分；分十爲寸。用以損益下中晷數，爲定數。

晨昏分：

各設入曆分，以日損益率乘，如統法而一，用以損益下晨分，就是所求晨定分。用以損加、益減下昏分，就是所求昏定分。

日出入辰刻：

設晨昏分，以一百八十加晨、減昏，爲日出入分。各以辰則除，就是辰數；餘滿經法，爲

數；餘滿經法，爲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則日出入辰刻也。

晝夜刻：

置日入分，以日出分減之，爲晝分。用減統法，爲夜分。各滿經法，爲晝夜刻。

五夜辰刻：

置昏分，以辰則除，爲辰數；經法除，爲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即甲夜辰刻也。倍晨分，五約之，爲更用分。又五約之，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則爲辰，滿經法爲刻，即各得五夜辰刻也。

昏曉中星：

置昏分，減去半統，用乘軌率，統法除之，爲距中分。盈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爲昏中星；減之，爲曉中星。

赤道内外數：

置入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如統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内外數；如不足損，則反損之；内外互命，即得所求赤道内外定數也。

九服距軌數：

置距岳臺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之，爲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之，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其地戴中數。以赤道内外定數内減、外加之，即九服距軌數也。

九服中晷：

置距軌數，二十五乘之，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置之，以二十二乘，六約之，用減四千，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即得其地中晷也。

九服刻漏：

經法通軌中而半之，用自相乘，如其地戴中數而一；以乘二百六十

刻；命辰數子正算外，就是日出入辰刻。

晝夜刻：

設日入分，以日出分減，就是晝分。用減統法，就是夜分。各滿經法，就是晝夜刻。

五夜辰刻：

設昏分，以辰則除，就是辰數；以經法除，就是刻數。命辰數子正算外，就是甲夜辰刻。晨分加一倍，以五除，就是更用分。又以五除，爲籌用分。用累加甲夜，滿辰爲辰，滿經法爲刻，就各得五夜辰刻。

昏曉中星：

設昏分，減去半統，用以乘軌率，以統法除，就是距中分。滿統法，爲度。加午中日躔，就是昏中星；減午中日躔，就是曉中星。

赤道内外數：

設入曆分，以日損益率乘，如統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内外數；如不够損，就反損；内外互命，就得到所求的内外定數。

九服距軌數：

設距離岳臺的南北里數，以三百六十通，爲步。以一千七百五十六除，用北加、南減二千五百一十三，爲地戴中數。以赤道内外定數内減外加，就是九服距軌數。

九服中晷：

設距軌數，以二十五乘，以一百三十七除，爲天用分。設置此數，以二十二乘，以六除，用四千減，爲晷法。又以天用分自相乘，如晷法而一，爲地用分。相從爲晷分，分十爲寸，就得到地中晷。

九服刻漏：

用經法通軌中的一半自相乘，如地戴中數而一；用以乘二百六十三，以經法除，爲漏法。通

三，經法除之，爲漏法。通軌中於上，置赤道内外數於下，以下減上，餘用乘之；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内以減、赤道外以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其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置晨昏分，各如岳臺術入之，即得其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也。

軌中於上，置赤道内外數於下，以下減上，用餘數乘；盈漏法，爲漏分。赤道内減、赤道外加一千六百二十，爲地晨分。減統法，爲昏分。設晨昏分，各如岳臺數加入，就得此地日出入辰刻、五夜辰刻、昏曉中星。

《欽天》步月離術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離率：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九十三，九。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交率：一十九萬五千九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離策：二十七，三千九百九十三，九。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交策：二十七，一千五百二十七，九十七，五十六。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望策：一十四，五千五百一十，一十四。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交中：一十三，四千三百六十三，九十八，七十八。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離朔：一，七千二十七，一十九。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交朔：二，二千二百九十二，三十，四十四。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準：一千七百三十六。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中限：四千七百八十。

平離：九百六十三。

平離：九百六十三。

程節：八百。

程節：八百。

月離入曆：

月離入曆：

置朔積，以離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加時入曆也。累加象策，盈離策去之，即弦望及次朔入曆也。

設朔積，以離率除去，餘滿統法爲日，就是天正常朔加時入曆。累加象策，滿離策除去，就是弦望及次朔入曆。

月離朓朒：

月離朓朒：

置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程節除之，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設入曆分，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以程節除，爲限數。餘乘所入限損益率，程節而一，用損益其限朓朒爲定數。

朔弦望定日：

朔弦望定日：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

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朔弦望常分，

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則進一日，有交見初則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則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亦如之。元日有交，則消息定之。定朔與後朔干同者，大；不同者，小；無中氣者，爲閏。

朒加朔弦望常分，爲定日。定朔加時日入後，就進一日，有交見初就不進。弦望加時日未出，就退一日，日雖出有交見初也如此。元日有交，就用消息確定。定朔與後朔干同的，大；不同的，小；無中氣的爲閏。

朔望加時日度：

各置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其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置定朔曆分，通法約之，以定數盈加、縮減之。各命以冬夏至之宿算外，即所求也。

朔望加時日度：

各設日躔入曆，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爲定朔加時入曆。以曆分乘日損益率，統法而一，損益其下盈縮數，爲定數。設定朔曆分，以通法除，以定數盈加縮減。各命以冬至、夏至之宿算外，就是所求的數。

月離入交：

置朔積，以交率去之，餘滿統法爲日，即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也。以望策累加之，盈交策去之，即望及次朔所入也。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爲入交常日。置月離朓朒定數，經法乘之，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即入交定日也。

月離入交：

設朔積，以交率除，餘滿統法爲日，就是天正常朔入交泛日。以望策累加，以盈交策除，就是望及次朔所入。各以日躔朓朒定數，朓減朒加，爲入交常日。設月離朓朒定數，乘經法，平離而一，朓減朒加常分，就是入交定日。

黄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之，十九而一。復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減其朔加時日度，即朔前月離正交黄道宿度也。

黄道正交月度：

統法通朔交定日，以二百五十四乘，十九而一。又以統法除，爲入交度。用以減去朔加時日度，就是朔前月離正交黄道宿度。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黄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故月有九道。黄道八節，各有九限。若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即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殷半交之宿。自後亦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復與黄道相會，謂之

九道宿次：

月離出入黄道六度。變從八節，斜正不同，因此月有九道。黄道八節，各有九限。如正交，起八節後第一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一道。起第二限之宿，爲月行其節第二道，就以所起限爲正交後第一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減盡九限，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正半交之宿。此後也是九限，初率八，每限減一，末率空。又九限，初率空。每限增一，末率八，又與黄道相會，叫做中交。自中交到正交，也是如此。各設所入限度，乘以限率，爲泛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夏至冬至之宿限數相

中交。自中交至正交，亦如之。各置所入限度，以限率乘之，爲泛差。其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至之宿限數乘之。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二分之宿限數乘之：皆如經法而一，爲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凡月正交後出黄道外，中交後入黄道內。其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黄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黄道內：皆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黄道內；秋分之宿後，出黄道外：皆以差爲減。四約泛差，以黄道差減之，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皆以差爲減。以黄赤二差加減黄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周焉。

九道正交月度：

置月離正交黄道宿度，各以所入限率乘之，亦乘其分，經法約之，爲泛差。用求黄赤二差，以加減之，即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也。

九道朔月度：

置月離正交九道宿度，以入交度加之，命以九道宿次，即其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也。

九道望月度：

置朔望加時日相距之度，以軌中加之，爲加時象積。用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既所求也。自望推朔，亦如之。

月離午中入曆：

置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之，即所求也。

乘。半交前後各九限，以距春分秋分之宿限數相乘：都如經法而一，爲黄道差。在冬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減，中交前後各九限爲加。在夏至之宿後，正交前後各九限爲加，中交前後各九限爲減。月正交後出黄道外，中交後入黄道內。半交前後各九限，在春分之宿後，出黄道外；秋分之宿後，入黄道内：都以差爲加。在春分之宿後，入黄道内；秋分之宿後，出黄道外：都以差爲減。四除泛差，去黄道差減，爲赤道差。正交、中交前後各九限，都以差爲加。半交前後各九限，都以差爲減。以黄赤二差加減黄道，爲九道宿次，就其分爲少、太、半之數。八節各九道，七十二道爲一周。

九道正交月度：

設月離正交黄道宿度，各乘以所入限率，也乘其分，以經法除，爲泛差。用以求黄赤二差，進行加減，就是月離正交九道宿度。

九道朔月度：

設月離正交九道宿度，加入交度，命以九道宿次，就是朔加時月離九道宿度。

九道望月度：

設朔望加時日相距的度數，加以軌中，爲加時象積。用以加其朔九道月度，命以其道宿次，就是所求。自望推朔，也是如此。

月離午中入曆：

設朔望月離入曆，加半統，減去定分，各以日躔月離朓朒定數，朓減朒加，就是所求度數。

晨昏月度：

置其日晨昏分，以定分減之，爲前；不足，返減，爲後。用乘其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爲晨昏月度。

晨昏月度：

設日晨昏分，減去定分，爲前；不够，反減，爲後。用來乘日離程，統法而一，滿經法爲度，爲晨昏前後度。前加後減加時月，就是晨昏月度。

晨昏象積：

置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之，即所求也。

晨昏象積：

設加時象積，以前象前後度，前減後加；又以後象前後度，前加後減，就是所求度數。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足，反減之，爲減。以距後象日數除之，用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即所求。

每日晨昏月度：

累計距後象離度，以減晨昏象積，爲加；不够，反減，爲減。除以距後象日數，用以加減每日離度，爲定度。累加晨昏月度，命以九道宿次，就是所求度數。

月去黄道度：

置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以上，去之，月行陰道：皆以經法通之。用減九百八十，餘以乘之，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黄道外；行陰道，在黄道内，即所求月去黄道内外度也。

月去黄道度：

設入交定日。交中以下，月行陽道；交中以上，離開它，月行陰道：都以經法通。用以減九百八十，乘以餘數，五百五十六而一，爲分；滿經法爲度。行陽道，在黄道外；行陰道，在黄道内，就是所求月離黄道内外度。

日月食限：

置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減交中，爲交前：皆以統法通之，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皆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限：

設定交行陰陽道日。半交中以下，爲交後；以上，用以減交中，爲交前：都以統法通，爲距交分。朔視距交分，陽道四千二百一十九，陰道一萬零三百八十三以下，日入食限。望視距交分陰陽道，都在六千九百九十五以下，月入蝕限。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置朔定分。半統以上，以半統減之；半統以下，用減半統：爲距午分。十一乘之，經法而一。半統以下，以減半統；以上以加，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其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之，三百一十三而一；用減二百四十

日月食甚加時定分：

設朔定分。半統以上，減去半統；半統以下，則用半統減定分：爲距午分。乘以十一，除以經法，其所得小於半統以下，用半統減它；以上加，朔定分：爲日食加時定分。望以日晨分與一千六百二十相減，餘以二百四十五乘，三百一十三而一；用以減二百四十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五，餘以損益望定分，爲月食加時定分。

日食常準：

置中準，與其日赤道內外數相乘，二千五百一十三除，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以乘之，半晝分而一；赤道内以減、赤道外以加中準，爲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置日躔入曆，以經法通之，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二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二至前。各三約之，二至前後用減、二分前後用加二千七百七十二，爲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乘之，半晝分而一，以加常準，爲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足減者，反減之，爲限外分。視陰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即置定限，以距交分減之，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曰陰道，亦爲陽道食；即加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其有限外分者，即減去限外分，爲距食分。不足減者，不食。其陽道距交分，定限以下，爲入定食限；即用減陽道定限，爲距食分。各置距食分，皆以四百七十八除，爲日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月食分：

視距交分，中準以下，皆既；以上，用減食限，爲距食分。置之，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之大分；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命小分以半及强弱。

日食常準：

設中準，與那日赤道内外數相乘，除以二千五百一十三，爲黃道出入食差。以距午分減半晝分相乘，半晝分而一；赤道内減中準，赤道外加中準，就是日食常準。

日食定準：

設日躔入曆，通以經法，三千二百八十七以下，用以減三千二百八十七，爲夏至冬至後；以上，減去三千二百八十七，爲春分秋分前。六千五百七十四以上，用以減九千八百六十一，爲春分秋分後；以上，減去九千八百六十一，爲夏至冬至前。各以三除，夏至冬至前後減二千七百七十二，春分秋分前後加二千七百七十二，就是黃道斜正食差。以距午分相乘，半晝分而一，用以加常準，就是定準。

日食分：

以定準加中限，爲陰道定準；減中限，爲陽道定限。不够減的，反減，爲限外分。根據陰道道距交分，定準以上，定限以下，爲陰道食；就設定限，以距交分減，爲距食分。定準以下，雖叫陰道，也是陽道食；就加陽道定限，是距食分。有限外分的，就減去限外分，是距食分。不够減的，不食。若陽道距交分，在定限以下，則爲入定食限；就用陽道定限減距交分，爲距食分。各設距食分，都除以四百七十八，爲日食大分，其餘數爲小分。用一至十爲限定義大分的量爲限，用半、强、弱等定義小分的量。

月食分：

比照距交分，中準以下，都食盡；以上，用以減食限，爲距食分。設置此數，以五百二十六除，爲月食大分，其餘爲小分。命大分以十爲限，用半、强、弱等定義小分的量。

日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減四千七百八十；餘自相乘，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除之；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之，七百三十五而一；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二千三百六十二除之；用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置距食分，二千一百四以上，用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之；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上，用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七除之；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五十二以下，以距食分減之；餘自相乘，二千六百五十四而一；用減四百一十七，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置泛用分，以平離乘之，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之，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推之，得虧初、復末定分。置初、甚、末定分，各以辰則除之，爲辰；經法除之，爲刻：即初、甚、末之辰刻也。

虧食所起：

日食起虧自西，月食起虧自東。其食分少者，月行陽道，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陰道，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常數也。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南：此黄道斜正也。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則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則日食偏北，月食偏

日食泛用分：

設距食分，一千九百一十二以上，用以減四千七百八十；其餘自相乘，除以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用以減六百四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下，用以減一千九百一十二，餘以通法乘，七百三十五而一；用以減五百一十七，爲泛用分。九百五十六以上，以距食分自相乘，除以二千三百六十二，用以減三百八十七，爲泛用分。

月食泛用分：

設距食分，二千一百零四以上，用以減五千二百六十；餘自相乘，以六萬九千一百六十九除；以減七百一十一，爲泛用分。一千零五十二以上，用以減二千一百四十；餘以七除，以減五百六十七，爲泛用分。一千零五十二以下，減以距食分；餘自相乘，除以二千六百五十四；用四百一十七減得數，爲泛用分。

日月初末加時定分：

各設泛用分，乘以平離，其日離程而一，爲定用分。用以減朔望定分，爲虧初。加虧初，爲復末。加時常分，如食甚術一樣推求，得虧初、復末定分。設初、甚、末定分，各除以辰則，爲辰；以經法除，爲刻：這就是初、甚、末的辰刻。

虧食所起：

日食從西起虧，月食從東起虧。食分少的，月行陽道，日食就偏南，月食偏北；行陰道，日食就偏北，月食偏南：這是常數。立春後，立夏前，食分多，日食就偏南，月食偏北；立秋後，立冬前，食分多，日食就偏北，月食偏南：這是黄道的斜正。陽道交前，陰道交後，食分多，就日食偏南，月食偏北；陽道交後，陰道交前，食分多，就日食偏北，月食偏南：這是九道的斜正。黄道比常數所偏略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又四分之一：這都是據午時而言。若午前午後，一理

南：此九道斜正也。黄道比常數所偏差少，九道比黄道所偏又四分之一：皆據午而言之。若午前午後，一理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以定初、甚、末之方，即各得所求也。

帶食出入分：

視其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已上，復末定分已下，即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已下者，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爲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已上者，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食差。各置帶食差，以距食分乘之，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之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置初、甚、末定分。晨分已下，以昏分加之；昏分已上，昏分減之：皆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數。

《欽天》步五星術

歲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偏南，一理偏北，及消息所食分數多少，用以定初、甚、末的方位，就各得所求。

帶食出入分：

看那日出入分，在虧初定分以上，復末定分以下，就帶食出入。食甚在出入分以下的，以出入分減復末定分，爲帶食差。食甚在出入分以上的，以虧初定分減出入分，爲帶食差。各設帶食差，以距食分乘，定用分而一，日以四百七十八、月以五百二十六除，爲帶食大分，餘爲小分。

食入更籌：

各設初、甚、末定分。晨分以下，加以昏分；昏分以上，減去昏分：都更用分而一，爲更數。餘，籌用分而一，爲籌數。

木星

周率：二百八十七萬一千九百七十六，六。

變率：二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六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一，七十八。

周策：三百九十八，六千三百七十六，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八十九。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前留	二十六三十二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疾	二十七	四三十八	一三十七
退遲	一十四	一一十二	空二十八
後留	二十六三十二		
順遲	二十五	二九	一二十九
順疾	九十	一十六六十三	一十一一十三
夕伏	一十七	三三十七	二二十四

熒惑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火星

周率：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二，一十一。

變率：二百九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一，七十一。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空。

周策：七百七十九，六千六百二十二，一十一。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空。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前留	八六十九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疾	二十一	七四十六	二四十
退遲	一十	一五十八	空四十四

後留	八六十九		
順遲	六十二	一十九二十九	一十八二十
次遲	七十一	四十五三十三	四十二五十八
次疾	七十一	四十六六十九	四十四一十七
順疾	七十三	五十一一	四十八三
夕伏	七十三	五十三六十八	五十五十八

鎮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土星

周率：二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九十。

變率：九萬二千四百一十六，五十。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九，八十。

周策：三百七十八，五百七十六，九十。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九，九十。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晨見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前留	三十七三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疾	三十三	二三十五	空六十
退遲	一十六	空四十三	空一十四
後留	三十七三		
順遲	一十九	空六十三	空三十五
順疾	六十五	六三十八	三五十一
夕伏	一十九	二七	一一十四

太白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金星

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前留	六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晨見	七	四四十	一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順疾	九十六	一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辰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水星

周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變率：八十三萬四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四十四。

周策：一百一十五，六千三百三十五，五十二。

曆中：一百八十二，四千四百八十，二十二。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前留	二六十八		
夕伏	一十一	六	二
晨見	一十一	六	二
後留	二六十八		
順遲	一十六	一十一四十三	一十一十
順疾	一十一	一十八二十四	一十六四
晨伏	一十七	三十四一	二十九五十四

中日中星：

置氣積，以其星周率除之，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用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足減，則加歲率以減之，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以統法約之，爲日、爲度，即所求平合中日、中星也。置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之，即逐段中日也。置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之，即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見，皆退變也。

中日中星：

設氣積，除以星周率，爲周數；不盡爲天正中氣積前合。用以減歲率，爲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如不够減，就加歲率而減，爲次前年天正中氣後合。各除以統法，爲日、爲度，就是所求平合中日、中星。設中日，以逐段變日累加，就是逐段中日。設中星，以逐段變度順加、退減，就得逐段中星。金水夕伏晨現，都是退變。

入曆：

置變率，以周數乘之，以曆率去之，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

入曆：

設變率，以周數乘，以曆率除，餘滿統法爲度。曆中以下，爲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

先；以上，減去曆中，爲後：即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之，得逐段入曆也。

先後定數：

置入曆分，以其度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先後數，即所求也。

常日定星：

置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之，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并先減、後加之，即各爲其段常日定星。置定星，以其年天正中氣日躔黄道宿次加而命之，得逐段末日加時宿度也。

盈縮定數：

置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即常日入盈縮曆也。置曆分。以其日損益率乘之，經法而一，用損益其下盈縮數，即得所求也。

定日：

置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之，爲定日。以其年天正中氣加而命之，即逐段末日加時日辰也。

入中節：

置定日，以氣策除之，命起冬至，即所入氣日數也。

平行分：

置定日，以前段定日減之，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以經法乘之，通日率而一，爲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其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之，餘減平行分，爲其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倍平行分爲其段遠留行分。其不近伏留段，皆以順行

就是所求平合入曆。以逐段變曆累加，得逐段入曆。

先後定數：

設入曆分，乘以度損益率，經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先後數，就是所求數。

常日定星：

設中日中星，各以先後定數，先加後減，留用前段先後數，太白順伏見及前順疾次疾後次遲次疾疾、辰星順伏見及前疾後遲，都先減後加，就各爲其段常日定星。設定星，以此年天正中氣日躔黄道宿次加并命，得到逐段末日加時宿度。

盈縮定數：

設常日，如歲中以下，爲在盈；歲中以上，減去歲中，餘爲在縮：就是常日入盈縮曆。設曆分，乘以日損益率，經法而一，用以損益其下盈縮數，就得到所求盈縮定數。

定日：

設常日，以盈縮定數盈減縮加，爲定日。以此年天正中氣加并命，就是逐段末日加時日辰。

入中節：

設定日，除以氣策，命起冬至，就是所入氣日數。

平行分：

設定日，以前段定日減本段定日，爲日率；定星與前段定星相減，爲度率。通度率，乘以經法，通日率而一，就是平行分。

初末行分：

近伏段與伏段平行分，合起來折半，爲此段近伏行分。以平行分減，餘減平行分，爲此段遠伏行分。近留段近留行分空。平行分加倍爲此段遠留行分。不近伏留段，都以順行二段平行分合起來折半，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

二段平行分，合而半之，爲前段末日、後段初日行分。各與其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則減平行分，即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其不近伏留段，退行則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則加之，少則減之：皆爲遠遲行分也。

段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就加平行分；平行分少，就減平行分，就是前段初日、後段末日行分。不近伏留段，退行就以遲段近疾行分，爲疾段近遲行分，所得與平行分相減，平行分多就加，少就減：都是遠遲行分。

初行夜半宿次：

置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之；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也。

初行夜半宿次：

設經法，以前段末日加時分減；餘乘前段末日行分，經法而一，用順加、退減前段末日加時宿度，爲此段初行昏後夜半宿度。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其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之，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其段初末定行分。置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則累加、末少則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也。

每日行分：

初末行分相減，爲差率。累計此段初行昏後夜半距後段初行昏後夜半日數除，爲日差。半日差，以減多加少爲此段初末定行分。設初定行分，用日差末多就累加、末少就累減，爲每日行分。以每日行分順加、退減初行昏後夜半宿度，爲每日昏後夜半星所至宿度。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以乘其段日差；末多用加、末少用減初日行分，爲其日行分。合初日而半之，以所累計日乘之，用順加、退減其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即所求也。

先定日昏後夜半宿次：

自初日累計距所求日數，用以乘此段日差；末多加初日行分，末少減初日行分，這就是日行分。合初日而折半，乘以所累計日，用順加、退減此段初行昏後夜半宿次，就是所求數。

《欽天》步發斂術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候策：五，五百二十四，四十五。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卦策：六，六百二十九，三十四。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外策：三，三百一十四，六十七。

維策：一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維策：十二，一千二百五十八，六十八。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氣盈：一千五百七十三，三十五。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七十二。　　朔虛：三千三百九十九，七十二。

氣候圖

冬至	十一月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	十二月節	雁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	十二月中	鷄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	正月節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	正月中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驚蟄	二月節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	二月中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	三月節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	三月中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	四月節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	四月中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	五月節	螗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	五月中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	六月節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	六月中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	七月節	凉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七月中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	八月節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	八月中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户	水始涸
寒露	九月節	鴻雁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黄華
霜降	九月中	豺祭獸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立冬	十月節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	十月中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	十一月節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爻象圖

冬至	《坎》初六	公　《中孚》	辟　《復》	侯　《屯》内
小寒	《坎》九二	侯　《屯》外	大夫　《謙》	卿　《睽》
大寒	《坎》六三	公　《升》	辟　《臨》	侯　《小過》内
立春	《坎》六四	侯　《小過》外	大夫　《蒙》	卿　《益》
雨水	《坎》九五	公　《漸》	辟　《泰》	侯　《需》内
驚蟄	《坎》上六	侯　《需》外	大夫　《隨》	卿　《晋》
春分	《震》初九	公　《解》	辟　《大壯》	侯　《豫》内
清明	《震》六二	侯　《豫》外	大夫　《訟》	卿　《蠱》
穀雨	《震》六三	公　《革》	辟　《夬》	侯　《旅》内
立夏	《震》九四	侯　《旅》外	大夫　《師》	卿　《比》
小滿	《震》六五	公　《小畜》	辟　《乾》	侯　《大有》内
芒種	《震》上六	侯　《大有》外	大夫　《家人》	卿　《井》
夏至	《離》初九	公　《咸》	辟　《姤》	侯　《鼎》内
小暑	《離》六二	侯　《鼎》外	大夫　《豐》	卿　《涣》
大暑	《離》九三	公　《履》	辟　《遯》	侯　《恒》内
立秋	《離》九四	侯　《恒》外	大夫　《節》	卿　《同人》
處暑	《離》六五	公　《損》	辟　《否》	侯　《巽》内
白露	《離》上九	侯　《巽》外	大夫　《萃》	卿　《大畜》
秋分	《兑》初九	公　《賁》	辟　《觀》	侯　《歸妹》内
寒露	《兑》九二	侯　《歸妹》外	大夫　《无妄》	卿　《明夷》
霜降	《兑》六三	公　《困》	辟　《剥》	侯　《艮》内
立冬	《兑》九四	侯　《艮》外	大夫　《既濟》	卿　《噬嗑》
小雪	《兑》九五	公　《大過》	辟　《坤》	侯　《未濟》内
大雪	《兑》上六	侯　《未濟》外	大夫　《蹇》	卿　《頤》

七十二侯：

各置中節，即初候也。以候策累加之，即次候也。

六十四卦：

置中氣，即公卦也。以卦策累加之，即次卦也。置候卦，以外策加之，即外卦也。

五行用事：

置四立之節而命之，即春木、夏

七十二候：

各設中節，就是初候。以候策累加，就是次候。

六十四卦：

設中氣，就是公卦。以卦策累加，就是次卦。設候卦，加以外策，就是外卦。

五行用事：

設四立之節而命名，就是春木、夏火、秋

火、秋金、冬水用事之初也。置四季之節，各以維策加之，即土用事也。

没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已上者，用減統法，爲有没分。通氣策以乘之，氣盈而一，滿統法爲日；用加其氣而命之，即所求没日也。

滅日：

常朔分朔虚已下者，爲滅分。以朔率乘之，朔虚而一，盈統法爲日；用加其朔而命之，即所求滅日也。

右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亡其《步發斂》一篇，而在者三篇，簡略不完，不足爲法。朴曆世既罕傳，予嘗問於著作佐郎劉羲叟，羲叟爲予求得其本經，然後朴之曆大備。羲叟好學知書史，尤通於星曆，嘗謂予曰："前世造曆者，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惟寫分擬數而已。至朴亦能自爲一家。朴之曆法，總日躔差爲盈縮二曆，分月離爲遲疾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殺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黄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黄道八節，辨其内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矣。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矣。測岳臺之中晷，以辨二至之日夜，而軌漏實矣。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矣。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羲叟之言蓋如此，覽者得以考焉。

金、冬水用事的開始。設四季之節，各加以維策，即土用事。

没日：

中節分五千六百二十六秒六十五以上的，用此數減統法，爲有没分。乘以通氣策，除以氣盈，滿統法爲日；用它加其氣的得數的定義，就是所求没日。

滅日：

常朔分朔虚以下的，爲滅分。乘以朔率，朔虚而一，盈統法爲日；用以加其朔而命，就是所求滅日。

以上是王朴所撰《欽天曆經》四篇。《舊史》遺失《步發斂》一篇，而存世的三篇，簡略不全，不值得效法。王朴曆世上既少流傳，我曾問著作佐郎劉羲叟，劉羲叟爲我求得本經，然後王朴曆非常完備。劉羲叟好學懂書史，對星曆尤其精通，曾對我說："前代製造曆法的人，方法各自不同而多有差誤。到唐一行纔開始以天地中數作《大衍曆》，最爲精密。後代善於研治曆法的人，都用他的方法，祇是寫分擬數罷了。到王朴也能自爲一家。王朴曆法，總合太陽運行的度次差爲盈縮二曆，細分月離爲快慢二百四十八限，用以考察圓缺漸變的發展過程，用以審定朓朒，而朔望準確了。校正赤道九限，變更率數，用以推算黄道，使日行度次有常度；分黄道八節，辨别内外，用以揆度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就協調了。觀察天勢升降和軌道斜正，用以控制食差，交會就嚴密了。測量岳臺中晷，用以辨别夏至冬至的日夜，軌漏就符合實際了。推算星辰運行的逆順、隱留，使舒緩迫急漸進，五緯就齊備了。然而此曆還不够宏大深遠簡便易行，便直接急切地采取這曆法。至於它的長處，即使聖人出現也不能廢棄。"劉羲叟的話就是這樣，讀者可加以考察。

新五代史卷五十九

考第二

司天考(下)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

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絶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絶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

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爲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

從前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完備。我述本紀，記載人事而不記載天變，我怎麽敢與聖人不同呵！史文雖不同，主旨却是一致的。

自從堯、舜、三代以來，没有不順應天意而舉人事的，孔子刪《詩》、《書》没有刪天變。聖人不棄絶天人關係，也不以天參與人事。棄絶天人關係就天道廢棄，以天參與人事就人事迷惑，因以常常保留而不深究。《春秋》雖記載日食、星變一類事，孔子未曾闡明它的原因，因此他的弟子們，在後世不能有所叙述。

這樣的話，那麽天果真與人事有關嗎？果真與人事無關嗎？回答説：天，我不知道，質正於聖人的言論就可以了。《易》説："天運行的規律是減損盈滿而彌補欠虧，地運行的規律是改變盈滿而使欠虧充實，鬼神運行的規律是使盈滿受害而使謙退受福，人類運動的規律是討厭盈滿而喜好謙讓。"這是聖人窮究天人關係，最詳盡明白的。對於天地鬼神，就説不可知；可知的衹是人罷了。太陽升頂就要西下，盛衰必定循環往復。天，我不知道，我衹看到它對於物有虧有盈。草木成熟，會變衰落；在下的物，會升進流行。地，我不知道，我衹見到在物上有流動變化。貪圖滿盈的人禍很多，保持簡約的人福很多。鬼神，我不知道，我衹看到人的禍福。天地鬼神，不可能知道它的内心，就根據表現在物上的現象來探測。因此根據可以看見的迹象來給個説法，這就是虧損盈滿、變化流動、災害福禄。至於

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

人，則可知，因此直言人情叫好惡。知與不知，用語不同，參酌體會，與人没有不同。天果真參與人事，不參與人事，則所不知。因它不可知，所以常常敬而遠之；因它與人没有不同，就研治我們的人事罷了。人事就是天意。《書》說："天的看法來自民的看法，天的聽覺來自民的聽覺。"没有下悦於人心，而上怒於天意的；没有下違人理，而上順天道的。

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

那麼稱王的人君臨天下，撫養百姓，布德施政，以順人心，這就叫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常運動不停，不能没有盈縮差誤的變化，而占卜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這是官府的事。本紀所述人君行事很詳盡，可以看出興亡治亂。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化，官府所占卜的，因此用其官記載它，以備司天的考察。

嗚呼，聖人既没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唉，聖人已死而異端興起，自秦、漢以來，學者爲災異所惑，天文五行的學説，繁瑣極了。我的叙述，不得不與《春秋》有不同，考察的人應該知道。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

開平二年夏四月辛丑，熒惑星凌犯上將星。甲寅，地震。四年十二月庚午，有月食。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坐。二年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靈臺。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初一，有日食。五月，客星犯帝座。二年正月丙申，熒惑星凌犯房宿第二星。戊申，月凌犯心宿大星。四月甲寅，月掩蓋心宿大星。壬申，彗星出於張宿；甲戌，彗星出於靈臺。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甲申，衆星交流；丙戌，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熒惑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

同光元年十月辛未初一，有日食。二年六月甲申，各星交流；丙戌，各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星凌犯星宿。十一月丁巳，地震。三年三月丙申，熒惑星凌犯上相。戊申，有月食。四月癸亥初一，有日食。甲子，熒惑凌犯左執法。六月甲子，白天出現太白星。丙寅，歲星凌犯右執法。己巳，白天出現太白星。庚寅夜，自二更起出現許多流星，直至三更天。辛卯夜，西南上空

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于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墮，有聲如雷，野雉皆雊。丙辰，太白、歲相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于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于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火合于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于是月，宗人、宗正搖不止。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

出現許多小流星。九月甲辰夜，月食。丁未，天狗墜，聲音如雷，野鷄皆叫。丙辰，太白星、歲星相凌犯。十一月甲寅，地震。

天成元年三月，惡星進入天庫，流星凌犯天棓。四月庚戌，金星凌犯積尸。六月乙未，各小星交流。七月己未，月凌犯太白星。庚申，白天出現太白星。乙丑，月入南斗魁星。八月乙酉朔，有日食。癸卯，太白星凌犯心大星。乙巳，月凌犯五諸侯星座。辛亥，熒惑凌犯上將星。九月丁巳，月凌犯心宿大星。己巳，月凌犯昴宿。庚午，熒惑凌犯右執法；己卯，熒惑凌犯左執法星。十月戊子，熒惑凌犯上相星。己丑至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蓋左執法星。十一月丁丑，月暈繞火星、木星。戊寅，月凌犯金、木、土星。十二月戊戌，熒惑星凌犯氐宿。乙巳，月掩庶子星。二年正月甲戌，熒惑星、歲星相凌犯。二月辛卯日，火星犯鍵閉星。三月戊午日，月掩鬼宿。庚申夜，西北上空出現許多小流星。己巳日，熒惑星犯上相。乙亥，月入羽林。四月丁亥，月凌犯右執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凌犯房星。八月己卯初一，有日食。庚子，月凌犯五諸侯星。九月壬子，歲星凌犯房星。庚申，月進入羽林星；壬申，月凌犯上將星。十月壬午，月凌犯五諸侯星。癸未，地震。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辛未，地震；壬申，地震。十二月癸未，地震。三年春正月壬申，金星、火星會於奎宿。二月丁丑初一，有日食。四月丁酉，月凌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蓋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蓋心宿庶子星；癸巳，月入羽林星。自正月至這月，宗人、宗正星搖動不停。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星。閏八月癸卯初一，熒惑凌犯上將星。戊申，月凌犯南斗星。乙卯，熒惑凌犯右執法星。庚戌，太白星凌犯右執法星。九月庚辰，土星、木星在箕星會合。辛巳，金星、火星在軫星會合。十月庚午，彗星出現在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蓋軒轅大星。乙未，太白星凌犯鎮星，月掩蓋房星。十二

白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土、木合于箕。辛巳，金、火合于軫。十月庚午，彗出西南。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于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于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庚戌，月有食之，既。

月壬寅初一，熒惑凌犯房星，金星、木星在斗宿相凌犯。乙卯，有月食。四年正月癸巳，月進入南斗魁星。二月辛酉，月及火星、土星在斗宿會合。三月壬辰，歲星凌犯牛星。六月癸丑，有月食，食盡。七月丁丑，月進入南斗星。九月丙子，熒惑星進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有月食，食盡。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太白犯天鐏。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小星交流而殞。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衆星交流；丁亥，衆星交流而殞。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

長興元年六月癸巳初一，有日食。乙卯，太白星凌犯天鐏星。八月己亥，月凌犯南斗星。乙卯，月凌犯積尸星。九月辛酉初一，衆小星交流而隕落。十一月壬戌，熒惑星凌犯氐宿。十二月丙辰，熒惑星凌犯天江星。二年正月乙亥，太白星凌犯羽林星。庚辰，月凌犯心距星；二月丁未，月凌犯房星。四月甲寅，熒惑凌犯羽林星。五月癸亥，白天出現太白星。閏五月乙巳，白天出現歲星。六月壬午，地震。八月丁巳，辰星凌犯端門星。九月丙戌，各星交流；丁亥，各星交流而隕落。戊子，白天出現太白星。丁未，打雷。十一月甲申初一，有日食。丙戌，太白凌犯鍵星。三年四月庚辰，熒惑星凌犯積尸星。九月庚寅，太白星凌犯哭星。十月壬申，白天出現太白星。十一月己亥，太白星凌犯壁壘星。四年五月癸卯，白天出現太白星。六月庚午，各星交流。七月乙亥初一，衆星交流。九月辛巳，太白星凌犯右執法星。乙未，有雷。

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于西北。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

應順元年二月丁酉，衆星流於西北。四月戊寅，白虹穿過太陽。這月改元。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甲戌，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雨雹于京師。冬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掃天壘及哭星。

清泰元年五月己未，白天出現太白星。六月甲戌，太白星凌犯右執法星。九月辛丑，衆星交流。壬寅，京城下冰雹。冬十一月丁未，彗星出現在虛、危二宿，掃過天壘及哭星。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二年正月乙卯，日有食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五月壬子，月犯上將。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太白犯五諸侯；五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九月癸未，月掩畢。五年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六年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壬子，彗出于西，掃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十月庚戌，彗出東方。丙辰，熒惑犯進賢。十一月庚子，月犯房。

天福元年三月壬子，熒惑星凌犯積尸星。二年正月乙卯，有日食。七月丙寅，有月食。十二月己卯初一，日旁有二白虹。三年三月壬子，日旁有二白虹。五月壬子，月凌犯上將星。四年四月辛巳，太白星凌犯東井北轅星；甲午，太白凌犯五諸侯星；五月丁未，太白星凌犯輿鬼中星。七月庚子初一，有日食。九月癸未，月掩畢宿。五年十一月丁丑，有月食。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星凌犯軒轅星。九月己卯，熒惑星凌犯上將星。壬子，彗星出現在西方，掃過天市垣。八年四月戊申初一，有日食。八月丙子，熒惑星凌犯右掖星。十月庚戌，彗星出現在東方。丙辰，熒惑星凌犯進賢星。十一月庚子，月凌犯房星。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壬戌，太白犯昴。己巳，熒惑犯天籥。三月戊子，月有食之。四月丁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庚辰，月犯熒惑；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犯東井。八月甲辰，熒惑入南斗。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月有食之。庚寅，月犯五諸侯；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犯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辰。二年七月乙未朔，月犯角；壬寅，月犯心前大星。庚戌，歲犯井鉞。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甲戌，歲犯東井。九月己酉，月犯昴。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甲午朔，太白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旁有二白虹。壬戌，太白星凌犯昴宿。己巳，熒惑星凌犯天籥星。三月戊子，有月食。四月丁巳，太白星凌犯五諸侯星。七月庚辰，月凌犯熒惑星；壬午，月入南斗。甲申，太白星凌犯東井星。八月甲辰，熒惑星入南斗。九月庚午初一，有日食。丙子，月入南斗；乙酉，月食昴。丙戌，有月食。庚寅，月凌犯五諸侯星；十月癸卯，月入南斗；十一月辛巳，月凌犯昴宿。十二月癸丑，太白星凌犯辰星。二年七月乙未朔，月凌犯角宿；壬寅，月凌犯心前大星。庚戌，歲星凌犯井鉞星。八月甲子初一，有日食。甲戌，歲星凌犯東井星。九月己酉，月凌犯昴宿。甲寅，太白星凌犯南斗魁星。十一月甲午初一，太白星凌犯哭星。癸丑，月掩角距星；戊午，月凌犯心後星。三年二月壬戌初一，有日食。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壬戌，月犯昴。癸酉，雨木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月有食之。

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星白天出現。十月己丑，太白星凌犯亢宿距星。十一月壬子，雨着木成冰。辛酉，雨着木成冰。壬戌，月凌犯昴宿。癸酉，雨着木成冰。乙亥，月掩心大星；己卯，月凌犯南斗。十二月乙未，有月食。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犯南斗。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心庶子星。八月乙酉，鎮犯太微西垣。戊戌，歲犯右執法。九月丁卯，月掩鬼。十月丁丑，歲犯左執法。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晝見。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壬午，月犯心；丙戌，月犯天關；八月乙亥，月犯房次將。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鎮。辛酉，鎮犯右執法。丁卯，太白犯歲。鎮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勾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甲寅，月犯昴。三年二月甲戌，月犯昴。六月乙卯，鎮犯左掖。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太白犯心大星。十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太白犯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乾祐元年四月甲午，月凌犯南斗。六月戊寅初一，有日食。乙未，月入南斗。七月甲寅，月掩蓋心宿庶子星。八月乙酉，鎮星凌犯太微西垣。戊戌，歲星凌犯右執法星。九月丁卯，月掩鬼宿。十月丁丑，歲星凌犯左執法星。二年四月壬午，太白星白天出現。六月癸酉初一，有日食。壬午，月凌犯心星；丙戌，月凌犯天關星；八月乙亥，月凌犯房宿次將星。九月壬寅，太白星凌犯右執法星。庚戌，太白星凌犯鎮星。辛酉，鎮星凌犯右執法星。丁卯，太白星凌犯歲星。鎮星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凌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星，勾已星往來，至這年十一月辛亥而出。甲寅，月凌犯昴宿。三年二月甲戌，月凌犯昴宿。六月乙卯，鎮星凌犯左掖星。七月甲申，熒惑星凌犯司怪星。八月癸卯，太白星凌犯房星；庚戌，太白星凌犯心宿大星。十月辛酉，月凌犯心宿大星，太白星凌犯木星。十一月甲子初一，有日食。

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犯咸池。己未，熒惑犯五諸侯。三月甲子，歲守心。己卯，熒惑犯鬼；壬午，熒惑犯天尸。四月甲午，歲犯鈎鈐。二年二月庚寅，太白經天。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熒惑犯天鐏。九月辛酉，熒惑犯鬼。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太白犯進賢。三年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巳，熒惑犯上將；丙申，熒惑犯右執法。七月乙酉，月犯房。十二月戊申，雨木冰。

廣順元年二月丁巳，歲星凌犯咸池星。己未，熒惑星凌犯五諸侯星。三月甲子，歲星守心宿。己卯，熒惑星凌犯鬼星；壬午，熒惑星凌犯天尸星。四月甲午，歲星凌犯鈎鈐星。二年二月庚寅，太白星經過天空。四月丙戌初一，有日食。七月乙丑，熒惑星凌犯井鉞星；八月乙未，熒惑星凌犯天鐏星。九月辛酉，熒惑星凌犯鬼星。庚辰，太白星掩蓋右執法星。十月壬辰，太白星凌犯進賢星。三年四月乙丑，熒惑星凌犯靈臺星；五月辛巳，熒惑星凌犯上將星；丙申，熒惑星凌犯右執法星。七月乙酉，月凌犯房星。十二月戊申，雨着木成冰。

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有聲如雷，牛馬皆逸，京城以爲曉鼓，皆伐鼓以應之。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孛于參。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癸酉，月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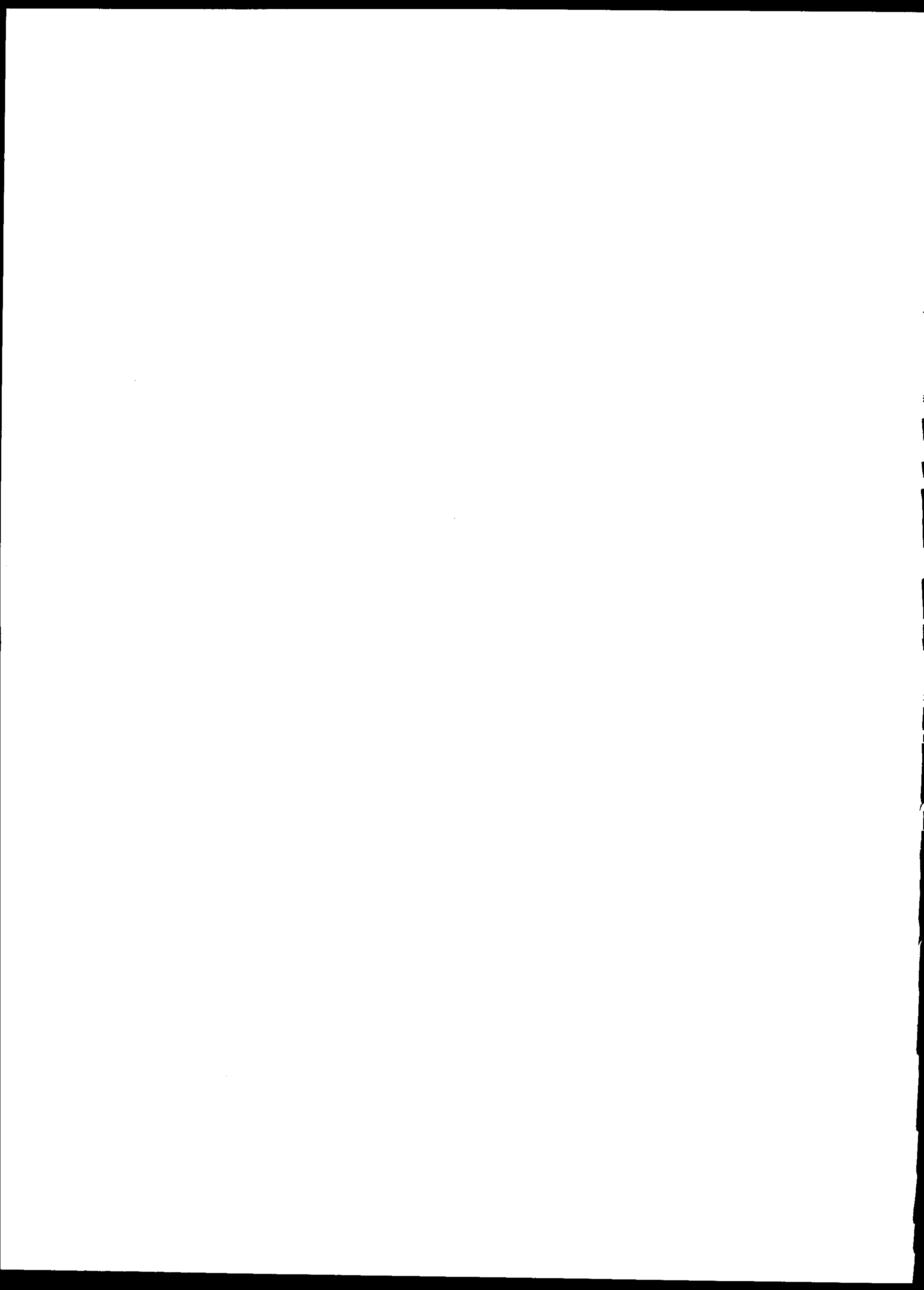
顯德元年正月庚寅，有大星墜落，聲音如雷，牛馬皆逃，京城誤以爲是拂曉鼓，都打鼓以應。三年正月壬戌，有星在參宿處光芒四射。十二月庚午，白虹穿過太陽。癸酉，有月食。

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史官所記亦有詳略，其日、月、五星之變，

五代是亂世，文字不完整，而史官所記也有詳略，日、月、五星的災變，大的就是這樣。至

大者如此。至於氣祲之象，出没銷散不常，尤難占據。而五代之際，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日之中常七八，其繁不可以勝書，而背氣尤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黄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此其尤異者也。至於吴火出楊林江水中、閩天雨豆之類，皆非中國耳目所及者，不可得而悉書矣。

於陰陽二氣相侵而形成的徵象，出没消散没有固定，尤其難以占候。而五代時，日有冠珥、環暈、纓紐、負抱、戴履、背氣，十天之中常常出現七八次，多得記都記不完，而背氣尤其多。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黄霧瀰漫四方。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二白虹相對。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横亘長空。這是尤其特異的。至於吴地火出楊林長江中、閩地天空降豆之類，都不是中原耳聞目見的，不能詳悉記載。



新五代史卷六十

考第三

職方考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强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爲十一國，南有吴、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晋，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百九州以爲晋。劉氏之初，秦、鳳、

唉，自夏、商、周三代以上，没有哪一朝不分封土地加以治理。後世借鑒古代教訓矯正失誤，纔在天下實行郡縣制。而從秦、漢以來，立國誰比得上三代長久？到它們滅亡時，未嘗不分裂，以至於有的無地自存。治國得要領，那麽即使萬國也能治理好；一旦失去應當遵循的原則，那麽即便已經統一天下也會無地容身，要領和原則，難道不是都本於道德嗎！唐代興盛時，雖然稱天下爲十道，但朝廷的權勢仍很集中。到它衰敗後，設置軍節度，號稱方鎮，大的方鎮占據有十多個州，小的也占據有三四個州，因此它們的士兵一旦驕横就要驅逐將帥，將帥一旦强大就要背叛朝廷，土地被他們世代占有，大動干戈而相互侵犯，天下的形勢，從此就分裂了。但唐從中期就變故很多，它的興衰危難，常常靠方鎮的軍隊來扶持，而它受到侵犯凌辱以至於動亂滅亡，最終也是因爲方鎮。這些情况，難道是分封制和郡縣制的利弊造成的嗎？自從唐僖宗、唐昭宗以來，天下日益分裂。梁初，天下分成十一個國家，南方有吴、吴越、荆南、楚、閩、南漢，西方有岐、前蜀，北方有燕、晋，而朱氏以他的七十八個州建立後梁。唐莊宗最初起於并、代地區，攻取幽、滄一帶，占據三十五個州，後來又攻取後梁的魏、博等十六州，共有五十一個州，靠它消滅了後梁。岐王稱臣後，又得到他的七個州。同光中攻破前蜀，不久又失去了，衹得到秦、鳳、階、成四個州，而營、平二州却被契丹攻陷。這樣，連同增設的一個州，共以一百二十

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于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强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吴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三個州建立後唐。石氏登位，獻十六個州給契丹，而得到後蜀的金州，又增設一個州，共以一百零九個州建立後晋。劉氏初年，秦、鳳、階、成四州又歸入後蜀，漢隱帝時增設一個州，共以一百零六個州建立後漢。郭氏取代後漢時，十個州歸入劉旻，周世宗攻取秦、鳳、階、成、瀛、莫和淮南地區十四個州，又增設五個州而撤銷三個州，共以一百一十八個州建立後周。宋建立後因襲後周。這就是中原地區的大概形勢。其餘外屬各國的州，因强國弱國互相兼并，得失無常。到後周末年，閩國早已滅亡，而還有七個國家存在。從長江以南，二十一個州屬南唐；從劍門關以南，加上山南西道四十六個州，屬後蜀；在洞庭湖南北，十個州屬楚；在浙江東西，十三個州屬吴越；在南嶺南北，四十七個州屬南漢；從太原以北，十個州屬東漢；而荆、歸、峽三州屬南平。合計中原所有，共二百六十八個州，而軍不包括在其中。唐的邊界很遠，以前的史書有詳細記載，而其中包括了羈縻、寄治、有名無實的州。五代亂世，文字記載不全，而不時有廢置歸并，又有的陷入夷狄，詳細情況不能考究清楚。能够考見的，列在下表中。

州	梁	唐	晋	漢	周
汴	都	有宣武。	都	都	都
洛	都	都	都	都	都
雍	有永平。	都	有晋昌。	有永興。	有
兖	有泰寧。	有	有	有	有罷。
沂	有	有	有	有	有
密	有	有	有	有	有
青	有平盧。	有	有罷。	有平盧。	有
淄	有	有	有	有	有
齊	有	有	有	有	有
棣	有	有	有	有	有

登	有	有	有	有	有
萊	有	有	有	有	有
徐	有武寧。	有	有	有	有
宿	有	有	有	有	有
鄆	有天平。	有	有	有	有
曹	有	有	有威信。	有罷。	有彰信。
濮	有	有	有	有	有
濟					有太祖置。
宋	有宣武。	有歸德。	有	有	有
亳	有	有	有	有	有
單	有輝州。	有改曰單州。	有	有	有
潁	有	有	有	有	有
陳	有	有	有鎮安。	有軍廢。	有復。
蔡	有	有	有	有	有
許	有匡國。	有忠武。	有	有	有
汝	有	有	有	有	有
鄭	有	有	有	有	有
滑	有宣義。	有義成。	有	有	有
襄	初曰忠義，有後復爲山南東道。	有	有	有	有
均	有	有	有	有	有
房	有	有	有	有	有
金	有　蜀武雄。	有　蜀	有懷德。尋罷。	有	有
鄧	有宣化。	有威勝。	有	有	有武勝。
隨	有	有	有	有	有
郢	有	有	有	有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有
復	有	有	有	有	有
安	有宣威。	有安遠。	有罷軍。	有復。	有罷。
申	有	有	有	有	有

蒲	有護國。	有	有	有	有
孟	有河陽三城。	有	有	有	有
懷	有	有	有	有	有
晋	有初曰定昌。後曰建寧。	有建雄。	有	有	有
绛	有	有	有	有	有
陜	有鎮國。	有保義。	有	有	有
虢	有	有	有	有	有
華	有感化。	有鎮國。	有	有	有罷軍。
商	有	有	有	有	有
同	有忠武。	有匡國。	有	有	有
耀	岐義勝。有崇州。靜勝。	有復曰耀州。改順義。	有	有	有
解				有隱帝置。	有
邠	岐靜難。有	有	有	有	有
寧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慶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衍	岐　有	有	有	有	廢
威			有高祖置。	有	有改曰環州。
鄜	岐保大。有	有	有	有	有
坊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丹	岐　有	有	有	有	有
延	岐　有忠義。	有彰武。	有	有	有
夏	有定難。	有	有	有	有
銀	有	有	有	有	有
綏	有	有	有	有	有
宥	有	有	有	有	有
靈	有朔方。	有	有	有	有
鹽	有	有	有	有	有
岐	岐鳳翔。	有	有	有	有
隴	岐	有	有	有	有
涇	岐彰義。	有	有	有	有
原	岐	有	有	有	有

渭	岐	有	有	有	有
武	岐	有	有	有	有廢。
秦	岐雄武。 蜀天雄。	有	有	蜀	有
成	岐　蜀	有	有	蜀	有
階	岐　蜀	有	有	蜀	有
鳳	岐　蜀	有	有	蜀	有
乾	岐李茂貞置。	有	有	有	有
魏	有天雄。唐	有鄴都。	有鄴都。	有鄴都。	有罷都。
博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貝	有　唐	有	有永清。	有	有
衛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澶	有　唐	有	有鎮寧。	有	有
相	有昭德。唐	有	有彰德。	有	有
邢	有保義。唐	有安國。	有	有	有
洺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磁	有改曰惠州。唐	有復曰磁州。	有	有	有
鎮	有武順。唐	有成德。	有順國。	有成德。	有
冀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深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趙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易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祁	有　唐	有	有	有	有
定	有義武。唐	有	有	有	有
滄	唐橫海。	有	有	有	有
景	唐	有	有	有	有廢。
德	唐	有	有	有	有
濱					有世宗置。
瀛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莫	唐	有	契丹	契丹	有
雄					有世宗置。
霸					有世宗置。
幽	唐盧龍。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涿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薊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順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營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平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契丹
蔚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朔	唐振武。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雲	唐大同。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應	唐	有彰國。	契丹	契丹	契丹
新	唐	有威塞。	契丹	契丹	契丹
嬀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儒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武	唐	有	契丹	契丹	契丹
寰		有明宗置。	契丹	契丹	契丹
忻	唐	有	有	有	東漢
代	唐雁門。	有	有	有	東漢
嵐	唐	有	有	有	東漢
石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憲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麟	唐	有	有	有	東漢
府	唐	有	有永安。	有罷軍。	有永安。
并	唐河東。	有北都。	有	有	東漢
汾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慈	唐	有	有	有	有
隰	唐	有	有	有	有
澤	唐	有	有	有	有
潞	唐昭義。	有安義。	有昭義。	有	有
沁	唐	有	有	有	東漢
遼	唐	有	有	有	東漢
揚	吳淮南。	吳	南唐	南唐	有
楚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泗	吳	吳	南唐	南唐	有

滁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和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光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黄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舒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蕲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廬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保信。
壽	吴忠正。	吴	南唐清淮。	南唐	有忠正。
海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泰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濠	吴	吴	南唐	南唐	有
通					有世宗置。
潤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常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宣	吴寧國。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歙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鄂	吴武昌。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昇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池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饒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信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江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洪	吴鎮南。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撫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袁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吉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虔	吴	吴	南唐	南唐	南唐
筠					南唐李景置。
建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汀	閩	閩	南唐	南唐	南唐
劍			南唐李景置。	南唐	南唐
漳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泉	閩	閩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南唐留從效。

福	閩威武。	閩	吴越	吴越	吴越
杭	吴越鎮海。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越	吴越鎮東。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蘇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湖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宣德。
温	吴越	吴越	吴越静海。	吴越	吴越
台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明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處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衢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婺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睦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吴越
秀			吴越元瓘置。	吴越	吴越
荆	南平荆南。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歸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峽	蜀	南平	南平	南平	南平
益	蜀成都。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漢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彭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蜀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綿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眉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嘉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劍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梓	蜀劍南東川。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遂	蜀武信。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果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閬	蜀	有保寧。後蜀	蜀	蜀	蜀
普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陵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資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榮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簡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邛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黎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雅	蜀永平。	有 後蜀	蜀	蜀	蜀
維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茂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文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龍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黔	蜀武泰。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施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夔	蜀鎮江。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忠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萬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興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利	蜀昭武。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開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通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涪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渝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瀘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合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昌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巴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蓬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集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壁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渠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戎	蜀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梁	蜀山南西道。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洋	蜀武定。	有 後蜀	蜀	蜀	蜀
潭	楚武安。	楚	楚	楚	周行逢
衡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澧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朗	楚永順。	楚	楚	楚	周行逢武平。

岳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道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永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邵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全			楚馬希範置。	楚	周行逢
辰	楚	楚	楚	楚	周行逢
融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連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昭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宜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桂	楚靜江。	楚	楚	南漢	南漢
賀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梧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蒙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嚴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富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柳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象	楚	楚	楚	南漢	南漢
容	南漢寧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邕	南漢建武。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封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恩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春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新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竇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韶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欽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廣	南漢清海。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横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賓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惠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鬱林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英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雄		南漢劉龑置。	南漢	南漢	南漢
瓊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崖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儋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萬安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羅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潘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勤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瀧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辯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南漢

汴州，唐故曰宣武軍。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滅梁，復爲宣武軍。晋天福三年升爲東京，漢、周因之。

洛陽，梁、唐、晋、漢、周常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晋爲西京，漢、周因之。

雍州，唐故上都，昭宗遷洛，廢爲佑國軍。梁初改京兆府曰大安，佑國軍曰永平。唐滅梁，復爲西京。晋廢爲晋昌軍。漢改曰永興，周因之。

曹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晋開運二年置威信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置彰信軍。

汴州，唐舊稱宣武軍。後梁以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後唐消滅後梁，又爲宣武軍。晋天福三年升爲東京，後漢、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洛陽，後梁、後唐、後晋、後漢、後周常作爲都城。唐舊稱東都。後梁稱西都。後唐稱洛京。後晋稱西京，後漢、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雍州，唐舊稱上都，唐昭宗遷都到洛陽後，廢爲佑國軍。後梁初，改京兆府爲大安軍，改佑國軍爲永平軍。後唐消滅後梁，又爲西京。後晋廢爲晋昌軍。後漢改置永興軍，後周沿襲這個名稱。

曹州，舊屬宣武軍節度。後晋開運二年置威信軍。後漢初，廢軍。後周廣順二年又置彰信軍。

宋州，故屬宣武軍節度。梁初徙置宣武軍。唐滅梁，改曰歸德。

陳州，故屬忠武軍節度。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漢初，軍廢。周廣順二年復之。

許州，唐故曰忠武。梁改曰匡國。唐滅梁，復曰忠武。

滑州，唐故曰義成。以避梁王父諱改曰宣義。唐滅梁，復其故。

襄州，唐故曰山南東道。唐、梁之際改曰忠義軍。後以延州爲忠義，襄州復曰山南東道。

鄧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梁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唐改曰威勝。周改曰武勝。

安州，梁置宣威軍。唐改曰安遠，晉罷，漢復曰安遠，周又罷。

晉州，故屬護國軍節度。梁開平四年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曰建寧。唐改曰建雄。

金州，故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陝州，唐故曰保義，梁改曰鎮國，後唐復曰保義。

華州，唐故曰鎮國，梁改曰感化，後唐復曰鎮國。

同州，唐故曰匡國，梁改曰忠武，後唐復曰匡國。

耀州，本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置義勝軍。梁末帝時，茂貞養子温韜以州降梁，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曰静勝。後唐復爲耀州，改曰順義。

延州，故屬保大軍節度。梁置忠義軍，唐改曰彰武。

魏州，唐故曰大名府，置天雄軍，五代皆因之。後唐建鄴都，晉、漢因之，至周罷。大名府，後唐曰興

宋州，舊屬宣武軍節度。後梁初，將宣武軍節度遷到這裏。後唐消滅後梁，改稱歸德軍。

陳州，舊屬忠武軍節度。後晉開運二年置鎮安軍。後漢初，廢軍。後周廣順二年復置鎮安軍。

許州，唐舊稱忠武軍。後梁改稱匡國軍。後唐消滅後梁，又稱忠武軍。

滑州，唐舊稱義成軍。因避梁王父親的諱，改稱宣義軍。後唐消滅後梁，恢復了它的舊名。

襄州，唐舊稱山南東道。後唐、後梁之際，改稱忠義軍。後來以延州爲忠義軍，襄州復稱山南東道。

鄧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後梁攻破趙匡凝，分鄧州置宣化軍。後唐改稱威勝軍。後周改稱武勝軍。

安州，後梁設置宣威軍。後唐改稱安遠軍，後晉廢軍。後漢復稱安遠軍，後周又廢軍。

晉州，舊屬護國軍節度。後梁開平四年設置定昌軍，貞明三年改稱建寧軍。後唐改稱建雄軍。

金州，舊屬山南東道節度。唐末設置戎昭軍，不久廢軍，而歸入後蜀。到晉高祖時，又設置懷德軍，不久又廢。

陝州，唐舊稱保義軍，後梁改稱鎮國軍，後唐又稱保義軍。

華州，唐舊稱鎮國軍，後梁改稱感化軍，後唐又稱鎮國軍。

同州，唐舊稱匡國軍，後梁改稱忠武軍，後唐又稱匡國軍。

耀州，原是華原縣，唐末屬李茂貞，建爲耀州，設置義勝軍。梁末帝時，李茂貞的養子温韜以耀州向後梁投降，後梁改耀州爲崇州，改義勝軍爲静勝軍。後唐復爲耀州，改軍名順義。

延州，舊屬保大軍節度。後梁設置忠義軍，後唐改稱彰武軍。

魏州，唐舊稱大名府，設置天雄軍，五代都沿襲該名。後唐建爲鄴都，後晉、後漢沿襲這個名稱，到後周時，廢除鄴都一名。大名府，後唐

唐，晋曰廣晋，漢、周復曰大名。

澶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晋天福九年置鎮寧軍。

相州，故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置昭德軍，而天雄軍亂，遂入于晋。莊宗滅梁，復屬天雄。晋高祖置彰德軍。

邢州，故屬昭義軍節度。昭義所統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爲昭義軍節度使，徙其軍額于邢州，而澤、潞二州入于晋。方立但有邢、洺、磁三州。故當唐末有兩昭義軍。梁、晋之争，或入于梁，或入于晋。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莊宗滅梁，改曰安國。

鎮州，故曰成德軍。梁初以"成"音犯廟諱，改曰武順。唐復曰成德，晋又改曰順德，漢復曰成德。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即位，以其應州人也，乃置彰國軍。

新州，唐同光元年置威塞軍。

府州，晋置永安軍，漢罷之，周復。

并州，後唐建北都，其軍仍曰河東。

潞州，唐故曰昭義。梁末帝時屬梁，改曰匡義，歲餘，唐滅梁，改曰安義。晋復曰昭義。

盧州，周世宗克淮南，置保信軍。

壽州，唐故曰忠正，南唐改曰清淮。周世宗平淮南，復曰忠正。

五代之際，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福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荆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

稱興唐府，後晋稱廣晋府，後漢、後周又稱大名府。

澶州，舊屬天雄軍節度。後晋天福九年設置鎮寧軍。

相州，舊屬天雄軍節度。梁末帝分設昭德軍，因天雄軍叛亂，於是歸入晋國。唐莊宗消滅後梁，重新歸屬天雄軍。晋高祖設置彰德軍。

邢州，舊屬昭義軍節度。昭義軍統領澤、潞、邢、洺、磁五州。唐末孟方立任昭義軍節度使，把治所遷到邢州，而澤、潞二州歸入晋國。孟方立祇有邢、洺、磁三州。因此在唐末有兩個昭義軍。後梁與晋國争戰時，有的州歸入後梁，有的州歸入晋國。後梁以邢、洺、磁三州爲保義軍。唐莊宗消滅後梁，改稱安國軍。

鎮州，舊稱成德軍。後梁初，"成"字讀音犯廟諱，改稱武順軍。後唐又叫成德軍。後晋復改稱順德軍，後漢又稱成德軍。

應州，舊屬大同軍節度。唐明宗登位，因他是應州人，於是設置彰國軍。

新州，後唐同光元年設置威塞軍。

府州，後晋設置永安軍，後漢廢軍，後周復置軍。

并州，後唐建爲北都，軍名仍稱河東。

潞州，唐舊稱昭義。梁末帝時屬後梁，改稱匡義軍，過了一年多，後唐消滅後梁，改稱安義軍。後晋又稱昭義軍。

盧州，周世宗攻克淮南後，設置保信軍。

壽州，唐舊稱忠正軍，南唐改稱清淮軍。周世宗平定淮南，又稱忠正軍。

五代時，外屬各國的州軍，揚州叫淮南軍，宣州叫寧國軍，鄂州叫武昌軍，洪州叫鎮南軍，福州叫武威軍，杭州叫鎮海軍，越州叫鎮東軍，江陵府叫荆南軍，益州、梓州分别叫劍南東川、劍南西川，遂州叫武信軍，興元府叫山南西道，

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静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譜。

濟州，周廣順二年置，割鄆州之鉅野、鄆城，兖州之任城，單州之金鄉爲屬縣而治鉅野。

單州，唐末以宋州之碭山，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輝州爲單州。其屬縣置徙，傳記不同，今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置，治華原縣。梁初改曰崇州，唐同光元年復爲耀州。

解州，漢乾祐元年九月置，割河中之聞喜、安邑、解縣爲屬而治解。

威州，晋天福四年置，割靈州之方渠，寧州之木波、馬嶺三鎮爲屬而治方渠。周廣順二年改曰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置，治奉天縣。

磁州，梁改曰惠州，唐復曰磁州。

景州，唐故治弓高。周顯德三年廢爲定遠軍，割其屬安陵縣屬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爲定遠軍治所。

濱州，周顯德三年置，以其濱海爲名。初，五代之際，置推鹽務於海傍，後爲贍國軍，周因置州，割棣州之渤海、蒲臺爲屬縣而治渤海。

雄州，周顯德六年克瓦橋關置，治歸義；割易州之容城爲屬，尋廢。

霸州，周顯德六年克益津關置，治永清，割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爲屬。

洋州叫武定軍，黔州叫黔南軍，潭州叫武安軍，桂州叫静江軍，容州叫寧遠軍，邕州叫建武軍，廣州叫清海軍，都是唐朝的舊名，經歷五代没有改變，至今沿襲這些州軍名。其他僭越僞國改置的州軍名稱，不能全部考知，不值得談起，至於有些沿襲到現在的州軍名，前面已用譜表形式略加注明。

濟州，後周廣順二年設置，割鄆州的鉅野、鄆城，兖州的任城，單州的金鄉爲屬縣，州治在鉅野縣。

單州，唐末因宋州的碭山縣是梁太祖的家鄉，以該縣設置輝州，不久移治所到單父縣。後唐消滅後梁，改輝州爲單州。關於它的屬縣的設置、遷移情況，傳説記載各不相同，現在統領單父、碭山、成武、魚臺四縣。

耀州，李茂貞設置，州治在華原縣。後梁初，改稱崇州，後唐同光元年又稱耀州。

解州，後漢乾祐元年九月設置，割河中府的聞喜、安邑、解縣爲屬縣，州治在解縣。

威州，後晋天福四年設置，割靈州的方渠，寧州的木波、馬嶺三鎮爲屬鎮，州治在方渠鎮。後周廣順二年改稱環州，顯德四年廢爲通遠軍。

乾州，李茂貞設置，州治在奉天縣。

磁州，後梁改稱惠州，唐又稱磁州。

景州，唐朝舊州治在弓高縣。後周顯德三年州廢爲定遠軍，割它的屬縣安陵縣歸德州，廢弓高縣入東光縣，是定遠軍的治所。

濱州，後周顯德三年設置，因它濱臨海邊而得名。當初，五代時，在海邊設置榷鹽務，後來建爲贍國軍，後周以贍國軍設置濱州，割棣州的渤海、蒲臺爲屬縣，州治在渤海縣。

雄州，後周顯德六年攻克瓦橋關後設置，州治在歸義縣；割易州的容城爲屬縣，不久廢置。

霸州，後周顯德六年攻克益津關後設置，州治在永清縣，割莫州的文安，瀛州的大城爲屬縣。

通州，本海陵之東境，南唐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克淮南，升爲静海軍，後置通州，分其地置静海、海門二縣爲屬而治静海。

筠州，南唐李景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

劍州，南唐李景置，割建州之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而治延平。

全州，楚王馬希範置，以潭州之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而治清湘。

秀州，吴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

雄州，南漢劉龑割韶州之保昌置，治保昌。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之湞陽置，治湞陽。

開封府故統六縣。梁開平元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考城更曰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隸焉。唐分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其故，晋升汴州爲東京，復割五縣隸焉。

雍丘，晋改曰杞，漢復其故。

長垣，唐改曰匡城。

黎陽，故屬滑州，晋割隸衛州。

葉、襄城，故屬許州，唐割隸汝州。

楚丘，故屬單州，梁割隸宋州。

密州膠西，故曰輔唐，梁改曰安丘，唐復其故，晋改曰膠西。

渭南，故屬京兆，周改隸華州。

同官，故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唐割隸耀州。

美原，故屬同州，李茂貞置鼎州而治之。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後不見其廢時，唐同光三年，割

通州，原是海陵縣的東境，南唐設置静海制置院，周世宗攻克淮南，升爲静海軍，後來設置通州，分通州地設置静海、海門二縣爲屬縣，州治在静海縣。

筠州，南唐李景設置，割洪州的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縣，州治在高安縣。

劍州，南唐李景設置，割建州的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爲屬縣，州治在延平縣。

全州，楚王馬希範設置，以潭州的湘川縣爲清湘縣，又割灌陽縣爲屬縣，州治在清湘縣。

秀州，吴越王錢元瓘設置，割杭州的嘉興縣爲屬縣并作爲治所。

雄州，南漢劉龑割韶州的保昌縣設置雄州，州治在保昌縣。

英州，南漢劉龑割廣州的湞陽縣設置，州治在湞陽縣。

開封府過去統領六個縣。後梁開平元年，割滑州的酸棗、長垣縣，鄭州的中牟、陽武縣，宋州的襄邑縣，曹州的考城縣改稱戴邑，許州的扶溝、鄢陵縣，陳州的太康縣隸屬於它。後唐將酸棗、中牟、襄邑、鄢陵、太康五縣仍割屬原來各州，後晋升汴州爲東京，又割這五縣隸屬東京。

雍丘縣，後晋改稱杞縣，後漢恢復舊名。

長垣縣，後唐改稱匡城縣。

黎陽縣，舊屬滑州，後晋割屬衛州。

葉縣、襄城縣，舊屬許州，後唐割屬汝州。

楚丘縣，舊屬單州，後梁割屬宋州。

密州膠西縣，舊稱輔唐縣，後梁改稱安丘縣，後唐恢復舊名，後晋改稱膠西縣。

渭南縣，舊屬京兆府，後周改屬華州。

同官縣，舊屬京兆府，後梁割屬同州，後唐割屬耀州。

美原縣，舊屬同州，李茂貞設置鼎州，以它爲治所。後梁改爲裕州，屬順義軍節度。以後不見它何時廢除。後唐同光三年，割屬耀州。

隸耀州。

平凉，故屬涇州。唐末渭州陷吐蕃，權於平凉置渭州而縣廢。後唐清泰三年，以故平凉之安國、耀武兩鎮置平凉縣，屬涇州。

平凉縣，舊屬涇州。唐末，因渭州被吐蕃攻陷，權且在平凉縣設置渭州，而廢平凉縣。後唐清泰三年，以原平凉縣的安國、耀武兩鎮設置平凉縣，屬於涇州。

臨涇，故屬涇州。唐末原州陷吐蕃，權於臨涇置原州而涇州兼治其民。後唐清泰三年割隸原州。

臨涇縣，舊屬涇州。唐末，因原州被吐蕃攻占，暫且在臨涇縣設置原州，而以涇州兼管原州的百姓。後唐清泰三年，臨涇縣割屬原州。

鄜州咸寧，周廢。

鄜州咸寧縣，後周廢。

稷山，故屬河中，唐割隸絳州。

稷山縣，舊屬河中府，後唐割屬絳州。

慈州仵城、吕香，周廢。

慈州仵城縣、吕香縣，後周廢。

大名府大名，故曰貴鄉。後唐改曰廣晋，漢改曰大名。

大名府大名縣，舊稱貴鄉縣，後唐改稱廣晋縣，後漢改稱大名縣。

滄州長蘆、乾符，周廢入清池；無棣，周置保順軍。

滄州長蘆縣、乾符縣，後周廢入清池縣；無棣縣，後周設置保順軍。

安陵，故屬景州，周割隸德州。

安陵縣，舊屬景州，後周割屬德州。

澶州頓丘，晋置德清軍。

澶州頓丘縣，後晋設置德清軍。

博州武水，周廢入聊城。

博州武水縣，後周廢入聊城縣。

博野，故屬深州，周割隸定州。

博野縣，舊屬深州，後周割屬定州。

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

武康縣，舊屬湖州，後梁割屬杭州。

福州閩清，梁乾化元年，王審知於梅溪場置。

福州閩清縣，後梁乾化元年，王審知以梅溪場設置。

蘇州吴江，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蘇州吴江縣，後梁開平三年，錢鏐設置。

明州望海，梁開平三年，錢鏐置。

明州望海縣，後梁開平三年，錢鏐設置。

處州長松，故曰松陽，梁改曰長松。

處州長松縣，舊稱松陽縣，後梁改稱長松縣。

潭州龍喜，漢乾祐三年，馬希範置。

潭州龍喜縣，後漢乾祐三年，馬希範設置。

天長、六合，故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爲軍，六合爲雄州，周復故。

天長縣、六合縣，舊屬揚州。南唐以天長縣置天長軍，以六合縣置雄州，後周復爲縣，屬揚州。

漢陽，故屬鄂州，周置漢陽軍。

漢陽縣，舊屬鄂州，後周設置漢陽軍。

汉川，故屬沔州，周割隸安州。

汉川縣，舊屬沔州，後周割屬安州。

襄州樂鄉，周廢入宜城。

襄州樂鄉縣，後周廢入宜城縣。

鄧州臨湍，漢改曰臨瀨；菊潭、向城，周廢。

鄧州臨湍縣，後漢改稱臨瀨縣；菊潭縣、向城縣，後周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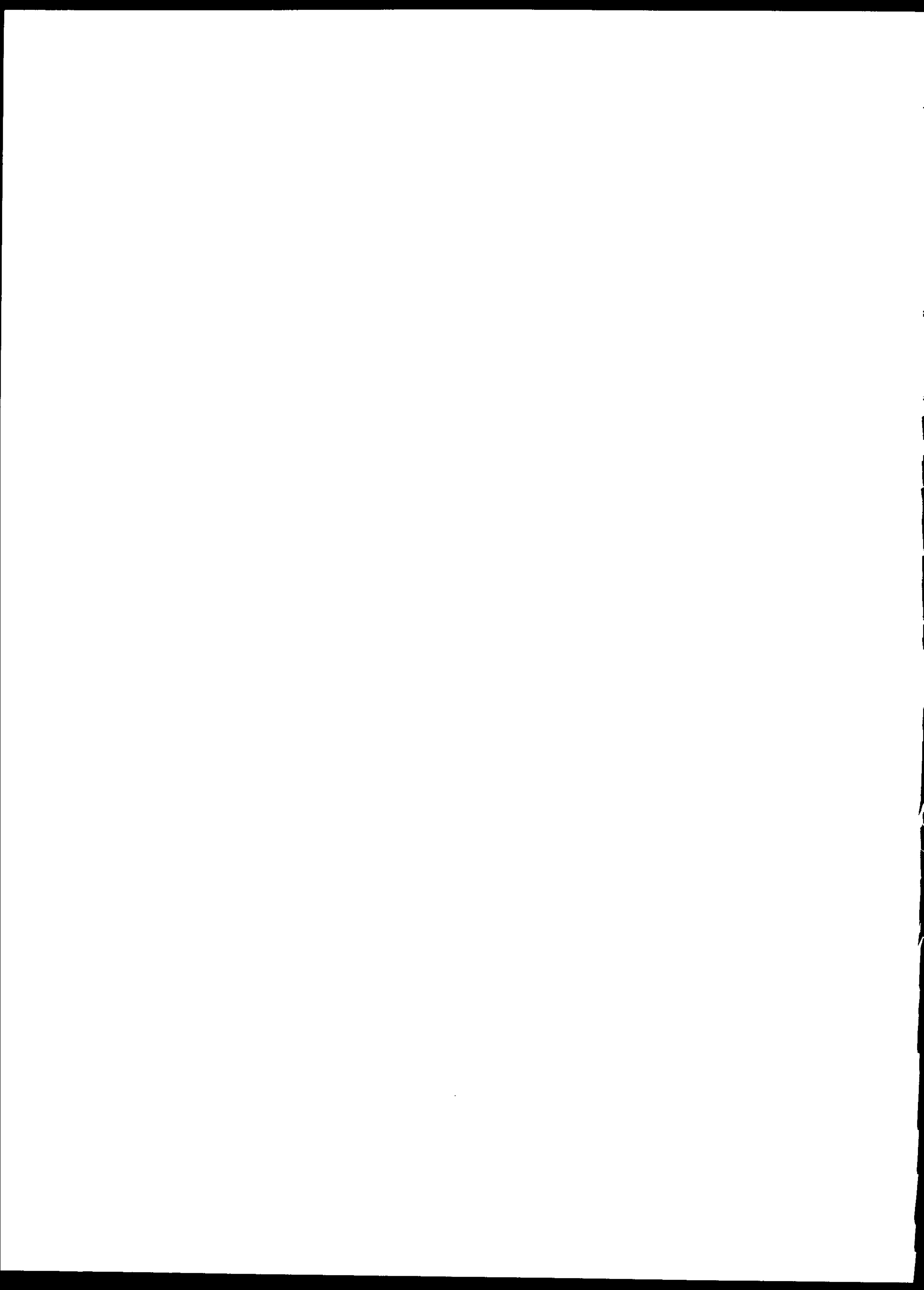
復州竟陵，晋改曰景陵。

復州竟陵縣，後晋改稱景陵縣。

監利，故屬復州，梁割隸江陵。	監利縣，舊屬復州，後梁割屬江陵。
唐州慈丘，周廢。	唐州慈丘縣，後周廢。
商州乾元，漢改曰乾祐，割隸京兆。	商州乾元縣，後漢改稱乾祐縣，割屬京兆府。
洛南，故屬華州，周割隸商州。	洛南縣，舊屬華州，後周割屬商州。
隨州唐城，梁改曰漢東，後唐復舊，晋又改漢東，漢復舊。	隨州唐城縣，後梁改稱漢東縣，後唐恢復舊名，後晋又改稱漢東縣，後漢又恢復舊名。
雄勝軍，本鳳州固鎮，周置軍。	雄勝軍，原是鳳州的固鎮，後周設置軍。
秦州天水、隴城，唐末廢，後唐復置。	秦州天水縣、隴城縣，唐末廢，後唐復置。
成州栗亭，後唐置。	成州栗亭縣，後唐設置。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録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没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虚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遷變，故亦不復録，而録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

自從唐代出現方鎮，史官都不在地理書中予以記載，這是因爲他們認爲方鎮是軍隊的事，不是職方職掌的緣故。然而後代沿襲，用軍來稱地名，州名反而消失了。現在設置軍，衹是用這種虚名的升建來表示州府的重要，這就不能不加以記載。州、縣，大凡唐朝過去有而在五代罷廢的，及五代時設置而沿襲至今的，以及割屬歸并的縣而現在沿襲的，都應列出，以備職方部門查考。其餘曾經設置而又廢除，曾經改割而又恢復舊有隸屬的州縣，都不值得記載。山川、物産、風俗，都是職方部門掌管的，但五代年代短促，没有什麽變化，因此也不再記載，衹記載這時的方鎮軍名，以便和以前的史書相互對照。



新五代史卷六十一

世家第一

吴世家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貧能自强，富者先亡。閩陋荆蹙，楚開蠻服。剥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蜑遭劉。百年之間，并起争雄，山川亦絶，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國世家》。

唉！自從唐王朝失去它的政權，天下人乘機而起，刺面剃髮的罪犯和盜賊商販，都身穿皇袍頭戴皇冠。吴國和南唐國，奸豪們竊取争奪。前後蜀國地勢險要而富有，東漢國地勢險要却貧窮，貧窮却能自强，富有的却先滅亡。閩國狹小，荆南局促，楚國則開拓蠻人區域。人民不堪掠奪，要數吴越國到達極點。把人看作可任意宰割的牲畜，嶺南蠻人不幸遇上了劉氏的南漢。百年之間，各地并起争雄，山河阻隔，風俗不通。俗語説：清風吹起，衆多雲翳消散；日月出來，火把就會滅掉。因此説，真人産生，而天下就會大同。作《十國世家》。

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淝人。他長得高大有力氣，手能舉起一百斤。唐朝乾符中，江、淮盜賊并起，楊行密作爲盜賊被抓起來，刺史鄭棨覺得他的外貌不同一般，鬆綁放了他。後來接受招募當州兵，戍守朔方，遷任隊長。年滿戍守歸來，而軍吏討厭他，又讓他外出戍守。楊行密將要出發，到軍吏房舍拜訪，軍吏假裝説他好話，問楊行密去有什麽要求。楊行密激憤地説："祇是缺少你的頭罷了！"就斬下軍吏的頭，提着出來，因而起兵作亂，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逃跑，楊行密就占據廬州。

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

中和三年，唐朝就拜任楊行密爲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受到畢師鐸的進攻，高駢表奏楊行密任行軍司馬，楊行密率兵數千人奔赴高駢那裏，走到天長，畢師鐸已經拘囚高駢，召宣州

秦彦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兵衆數萬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争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彦及師鐸奔于東塘，行密遂入揚州。

秦彦進入揚州，楊行密不能進城，屯駐在蜀岡。畢師鐸數萬軍隊攻打楊行密，楊行密假裝失敗，放棄營寨逃跑，畢師鐸的士兵飢餓，乘勝争相進入楊行密的營寨收繳軍物，楊行密掉轉軍隊攻打他們，畢師鐸大敗，一人騎着馬逃進城，於是殺掉高駢。楊行密獲知高駢被殺死，讓士兵穿上喪服向着城哭了三天，攻打揚州西門，秦彦和畢師鐸逃奔到東塘，楊行密於是進入揚州。

是時，城中倉廪空虚，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强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彦、畢師鐸，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廪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彦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鍠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鍠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鍠，戰于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鍠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

這時，城中倉庫空虚，飢餓的百姓互相殘殺而食，夫婦、父子互相牽拉，去屠户處賣掉，屠户像殺猪羊一樣地剔割他們。楊行密不能堅守，想逃跑。而蔡州秦宗權派他的弟弟秦宗衡劫掠淮南，秦彦和畢師鐸從東塘返回，和秦宗衡會合，楊行密關閉城門不敢出來。不久秦宗衡被副將孫儒殺掉，孫儒攻破高郵，楊行密更加懼怕。他的門客袁襲説："我們用新招集來的衆兵把守空城，而將領們很多是高駢的老朋友，我們没有厚重的恩德和素來的信任有力地控制他們而讓他們心服。如今孫儒的士兵正氣盛，攻無不克，這正是各位將領脚踩兩隻船順强棄弱、選擇向背的時候。海陵鎮守使高霸，是高駢的舊將，一定不會爲我們出力。"楊行密於是用軍令召高霸，高霸率領他的軍隊進入廣陵，楊行密想讓高霸改守天長，袁襲説："我們因疑心高霸纔召他回來，能再任用他嗎？而且如果我們能够戰勝孫儒，高霸就没有用處，如果不幸不能戰勝孫儒，天長難道還能是我們的嗎！不如殺掉他，兼并他的衆兵。"楊行密藉犒賞軍隊之機抓獲高霸把他滅族，得到他的士兵數千人。不久孫儒殺掉秦彦、畢師鐸，兼并他們的軍隊攻打楊行密，楊行密想逃跑到海陵。袁襲説："海陵難守，而廬州是我們過去管轄的，城堡完備，倉庫充實，可替以後作打算。"楊行密於是逃到廬州。過了很久，不知該去哪裏，問袁襲説："我想收拾武器日夜兼程，向西攻取洪州，行嗎？"袁襲説："鍾傳剛占據江西，必然不能謀取，而秦彦進入廣陵時，召池州刺史趙鍠把宣州交托給他。如今秦彦已死，趙鍠失去依靠，而把守宣州不是他的本意，況且他的才能不能和你相比，宣州可以攻取。"楊行密於是率

兵進攻趙鍠，在曷山交戰，大敗趙鍠。進而包圍宣州，趙鍠棄城逃跑，被追上殺掉，楊行密於是進入宣州。

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蘇、常、潤州。大順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衆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密。諸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鋭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栅，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

龍紀元年，唐朝拜楊行密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派田頵、安仁義、李神福等人攻打浙西，奪取蘇、常、潤三州。大順二年，攻取滁、和二州。景福元年，攻取楚州。孫儒自從趕跑楊行密，進入廣陵後，時間長了，也不能堅守，於是焚毁廣陵城。殺掉老弱病殘的百姓給軍隊吃，逼迫他的兵衆渡過長江，號稱五十萬人，攻打楊行密。田頵、劉威等將領一遇上孫儒的軍隊就被打敗，楊行密想逃到銅官。他的門客戴友規説："孫儒這次來兵多氣盛，鋭不可擋，却可以挫敗他，他的兵衆不可抗拒却可以持久來拖垮他們。如果躲避他們而逃跑，衹能是束手就擒。"劉威也説："背城修築堅牢的栅寨，可以不戰拖疲他們。"楊行密認爲不錯。過了很久，孫儒的士兵飢餓無食，又流行瘟疫，楊行密出動全部軍隊攻打他們，孫儒戰敗，被抓獲，快死時，抬頭望着劉威説："聽説你想出這個計策打敗了我，如果我有像你這樣的將領，能被打敗嗎?"楊行密收降孫儒的殘兵數千人，用黑衣蒙上鎧甲，號稱"黑雲都"，常常作爲親軍。

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晋，晋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湋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于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

這年，重新進入揚州，唐朝拜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授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行密任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前來歸附。分派田頵等人攻城掠地，從淮河以南、長江以東各州都被攻克。進攻蘇州，抓獲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投奔楊行密。當初，朱瑾受到梁軍的進攻，向晋軍求救，晋軍派李承嗣率强勁的騎兵數千人援助朱瑾，朱瑾被打敗，因而和李承嗣一道投奔楊行密。楊行密的士兵都是江、淮人，淮人身體輕弱無力，得到朱瑾强勁的騎兵，軍隊更加振奮。這年，梁太祖派葛從周、龐師古進攻楊行密的壽州，楊行密在清口打敗梁兵，殺死龐師古，而葛從周收兵逃跑，被追到湋河，又大敗。五年，錢鏐進攻蘇州，在白方湖和周本開戰，周本戰敗，蘇州又歸入越軍。天復元年，派李神福攻打越軍，在臨安

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頵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

是歲，唐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吴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兄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吴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絶，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别遣臺濛擊頵，頵敗死。

初，頵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頵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頵怒曰："吏欲我下獄也！"歸而遂謀反。

作戰，大敗越軍，抓獲他們的將領顧全武而回。二年，馮弘鐸反叛，襲擊宣州，在曷山和田頵作戰，馮弘鐸戰敗，準備逃入海中，楊行密親自到東塘攔他，派人對馮弘鐸説："勝敗，乃兵家常事，一仗挫敗，何苦將自己拋棄在海島？我的官府雖小，但還能容下你。"馮弘鐸感動哭泣，楊行密帶着十多名騎兵，馳馬進入他軍中，任馮弘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馮弘鐸任昇州刺史。

這年，唐昭宗在岐，派江淮宣諭使李儼拜楊行密爲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爲吴王。三年，任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攻打杜洪，荆南成汭救援杜洪，李神福在君山打敗他。梁軍進攻青州，王師範前來求救，派王茂章救援他，大敗梁兵，殺死朱友寧。朱友寧，是梁太祖哥哥的兒子，梁太祖大怒，親自率兵攻打王茂章，號稱二十萬大軍，又被王茂章打敗。田頵反叛，襲擊昇州，抓獲李神福的妻子兒女回到宣州。楊行密召李神福討伐田頵，田頵派他的將領王壇迎戰，又送信給李神福，拿他的妻子兒女招降他。李神福説："我從一個士兵隨吴王起家，現在任了大將，忍心背棄吴王的恩德而顧惜妻子兒女嗎？"立即斬殺田頵的使臣自絶後路，士兵們獲知後都感動振奮。走到吉陽磯，田頵抓着李神福的兒子李承鼎招降他，李神福呵叱手下人射殺他們，於是在吉陽打敗王壇的軍隊。楊行密另派臺濛攻打田頵，田頵戰敗而死。

當初，田頵和安仁義、朱延壽等人都隨楊行密在微賤中奮起，到江、淮初定，考慮逐漸休養生息時，而這三人都猛悍難以控制，楊行密很想除掉他們，但没有機會動手。天復二年，錢鏐因他的將領許再思等人反叛而包圍他們，許再思召田頵攻打錢鏐的杭州，快要攻克時，楊行密收納錢鏐的賄賂，命令田頵解兵休戰，田頵很遺憾。田頵曾在廣陵商計事情，楊行密的將領們很多人找田頵索求賄賂，監獄的官吏也要索求。田頵發怒説："這些官吏是想讓我進監獄！"回來後就謀反。

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圍之。吴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嘗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吴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降之，仁義猶豫未决。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于廣陵。

安仁義獲知後也反叛了，焚毁東塘襲擊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來迎戰，望見安仁義後大罵他。安仁義停下他的軍隊説："李遇都敢如此侮辱我，他們必定有伏兵。"於是率兵撤退，而伏兵果然出動，追到夾岡，安仁義把旗幟插在地上，脱下鎧甲吃飯，李遇的士兵不敢追，安仁義又逃進潤州。楊行密派王茂章、李德誠、米志誠等人包圍他。吴軍中數朱瑾擅長使長矛，米志誠擅長射箭，都是第一流的。而安仁義曾以擅長射箭自負，説："米志誠的十把弓，抵不住朱瑾的一把長矛；朱瑾的十把長矛，抵不住我安仁義的一把弓。"每次和王茂章等人打仗，必定射中後纔出兵，因此吴軍怕他，不敢靠近。楊行密也想招降他，安仁義猶豫不决。王茂章趁他鬆懈，挖地道進城，抓獲安仁義，在廣陵殺掉。

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頵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

朱延壽，是楊行密妻子朱氏的弟弟。田頵和安仁義將要反叛時，楊行密懷疑他，於是假裝患了眼病，每次接待朱延壽的使臣，必定假裝看錯看昏什麽東西以便做給使臣看。有次走路，故意碰上柱子倒地，朱夫人扶起他，很久纔蘇醒。哭泣着説："我的事業成功了却失去了眼睛，這是老天要廢棄我！我的兒子們都不配委以重事，得到朱延壽把大業交給他，我就没有遺憾了。"夫人很高興，急忙召來朱延壽，朱延壽到，楊行密在卧室門口迎接他，把他刺死，把朱夫人嫁了出去。

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天祐二年，派劉存進攻鄂州，焚毁州城，城中士兵突圍出城，將領們請求猛打他們，劉存説："攻打他們又會躲進城，那城就更加堅固，任他們離去，城就可以攻取。"這天攻破州城，抓住杜洪，在廣陵殺掉。九月，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投奔楊行密。十一月，楊行密逝世，時年五十四歲，謚號叫武忠。兒子楊渥繼位。楊溥越分自立爲帝後，追尊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墓叫興陵。

楊渥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温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

楊渥字承天，是楊行密的長子。楊行密患病，讓楊渥出任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温私下對楊渥説："如今大王患病，却讓嫡長子外出

必有奸臣之謀，若它日召子，非温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温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温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温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

任職，必定有奸臣的陰謀，如果哪天召你，不是我的使臣千萬不要應召而來。”楊渥哭泣着告辭徐温離去。楊行密病重，命令判官周隱作符召楊渥，周隱擔心楊渥年幼體弱不能擔任大事，勸楊行密任用有威望的舊將代任主持軍政，於是推薦大將劉威，楊行密没有同意。徐温和嚴可求進來探病，楊行密把周隱的意見告訴他們，徐温等人非常震驚，於是到周隱那裏商計事情。周隱還没出來，而徐温看見周隱寫的召符還在案桌上，急忙取來給楊渥送去。楊渥見到徐温的使臣，纔出發。楊行密死，楊渥繼位，召周隱駡道：“你是想出賣我國家的人，又有什麽臉見楊氏呢?”於是殺掉他。任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

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

楊渥進朝時，用車載了很多宣州倉庫中的財物回到廣陵，當時王茂章吝惜不想給他，楊渥發怒，命令李簡率兵五千人包圍他，王茂章逃奔到錢塘。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

天祐三年二月，劉存攻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死，他的兒子鍾匡時代任，鍾傳的養子鍾延規怨恨没能繼任，率兵攻打鍾匡時。楊渥派秦裴率兵攻打他們。九月，攻克洪州，抓獲鍾匡時和司馬陳象而回，在街上殺掉陳象，赦免鍾匡時。任秦裴爲江西制置使。

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楚，敗于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駡殷曰：“昔歲宣城脱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耶？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

梁太祖取代唐朝，改年號爲開平，楊渥仍稱天祐年號。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率領水軍伐楚，在瀏陽被打敗，楚人抓獲劉存和陳知新而回。楚王馬殷素來聽説他們的名聲，想讓他們都活下來，劉存等人大駡馬殷説：“往年你在宣城從我們刀下逃脱，今天的失敗，是老天要消滅我們，我們肯跟隨你求活嗎？我們難道是背叛楊氏的人?”馬殷知道不能使他們屈服，於是殺掉他們，岳州又歸入楚。

初，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温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牙兵入，

當初，楊渥進廣陵時，留下手下士兵三千人在宣州，讓他的心腹陳璠、范遇統率他們。登位後，討厭徐温掌管牙兵，召陳璠等人組成東院馬軍用來自衛。而徐温和左衙都指揮使張顥都是楊行密時的老將，又有擁立楊渥的功勞，都討厭陳璠等人侵奪他們的權力。四年正月，楊渥處理公務，陳璠等人在一旁侍立，徐温、張顥率牙兵闖

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

進來，拉下陳璠等人，殺掉他們，楊渥不能阻止，因此不能控制政權而心中的氣憤不能發泄，徐温等人心中也越發不放心。

五年五月，温、顥共遣盗入寢中殺渥，渥説群盗能反殺温等者皆爲刺史。群盗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五年五月，徐温、張顥共同派盗賊進入卧室中殺楊渥，楊渥勸説群盗：能反殺徐温等人的都任爲刺史。群盗都同意，祇有紀祥不從命，捉住楊渥吊死，當時二十三歲，謚號叫景。弟弟楊隆演登位。楊溥越分自立爲帝後，追尊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墓叫紹陵。

楊隆演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温、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暗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内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

楊隆演字鴻源，是楊行密的第二個兒子。原名楊瀛，又名楊渭。當初，徐温、張顥殺掉楊渥時，約定瓜分楊渥的土地做後梁的臣子，到楊渥死後，張顥想背約自立。徐温對此擔憂，徵詢他的門客嚴可求，嚴可求説："張顥雖然剛愎自用，但做事愚蠢，這事容易對付。"第二天，張顥在府中藏列劍戟，召將領們商議事情，從大將朱瑾以下，都摒去隨行護衛的人然後纔能進去。張顥問將領們，誰是應當擁立的人？將領們没有人敢回答。張顥再三問，嚴可求上前密告説："當今四境有很多憂患，不是你來作主不行，但怕這樣做得太快了。而且現在在外的劉威、陶雅、李簡、李遇都是先王的人，你即使自立，不知這些人能否心服事奉你。不如輔佐擁立年幼的君主，以較長時間慢慢争取，等到他們回心轉意，然後就行了。"張顥不能回答。嚴可求因而快步走出，寫了一張教令放在袖中，率領將領們進來祝賀，將領們不知他在做什麽。到拿出教令向他們宣讀，纔知道是楊渥的母親史氏的教令，説楊氏創業艱難，而繼承王位的楊渥身遭不幸，楊隆演依次應當繼位，告訴將領們不要辜負楊氏，好好事奉他。辭意激切，聽的人受到感動。張顥氣色很沮喪，最終無能爲力，楊隆演於是得以登位。

顥由此與温有隙，諷隆演出温潤州。可求謂温曰："今捨衙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温患之，可求因説顥曰："公與徐温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衙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

張顥從此和徐温産生矛盾，暗示楊隆演把徐温調到潤州。嚴可求對徐温説："如今捨棄衙兵而出任外郡，災禍快到了。"徐温對此擔憂，嚴可求因而游説張顥説："你和徐温共同接受委托，議事的人説你搶奪了他的衙兵，是準備把他殺死在外，是真的嗎？"張顥説："事情已經做了，怎

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弑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

能停下呢?"嚴可求説："很容易。"第二天，隨張顥和將領們拜訪徐溫，嚴可求假意責備徐溫説："古人不忘一頓飯的恩情，何况你是楊氏三代的將領，如今年幼的繼承人剛登位，多事之秋，能請求外任以便苟且偷安嗎?"徐溫也假意告謝説："你們挽留，那我就不想離開了。"因此徐溫没有走。行軍副使李承嗣和張顥關係好，察覺嚴可求有依附徐溫的打算，暗示張顥派門客晚上去刺殺他，門客没有刺中嚴可求。第二天，嚴可求到徐溫那裏，商量先殺掉張顥，暗中派鍾章挑選壯士三十人，去衙堂斬了張顥，趁機把殺楊渥的事歸罪於他。徐溫從此專權，楊隆演衹是個傀儡。

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玗、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慚不肯出，可求强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彦章，而玗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餉給吴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陳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吴，吴兵三等，如公此衆，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此敗。

六月，撫州危全諷反叛，進攻洪州，袁州彭彦章、吉州彭玗、信州危仔倡都起兵反叛。楊隆演召嚴可求詢問可以任用誰去討伐。嚴可求推薦周本，當時周本正攻打蘇州失敗而歸，羞慚不願出任，嚴可求强行起用他。周本説："蘇州的失敗，不是因爲膽怯，而是上將權力小，手下的人擅自指揮罷了。如果一定要任用我，希望不要任用副手。"於是請求給他七千士兵。在象牙潭作戰，打敗他們，抓獲危全諷、彭彦章，而彭玗逃奔到楚，危仔倡逃奔到錢塘。危全諷被抓到廣陵，將領們商議説："過去先王攻打趙鍠，危全諷多次供給吴軍軍餉。"於是放了他没殺。當初，危全諷想舉兵反叛時，錢鏐送王茂章到後梁，路上拜訪危全諷，對他説："聽説你想大舉出兵，希望能看看你的軍隊，以便知道行不行。"危全諷擺開兵陣，和王茂章登城觀看，王茂章説："我素來事奉吴，吴兵分成三等，像你這樣的軍隊，衹能相當於他們的下等兵將而已，非得增兵十萬不行。"而危全諷果然因此被打敗。

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 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

八年，徐溫兼任昇州刺史，在金陵整治水軍。宣州李遇從楊行密時就任大將，功勛職位很高，氣憤徐溫專權，曾説："徐溫是什麽人? 我都不認識，而突然到了這地步。"徐溫聽説後，發怒，派柴再用率兵護送王壇取代李遇，而且召他來。李遇疑心，不接受被替代的命令，柴再用包圍他，楊隆演派客將何蕘開導李遇讓他自己回

因説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衆，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温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

來。何蕘因而游説道："你如果想反叛，可以殺掉我何蕘示衆，如果原本無心反叛，爲什麽不隨我何蕘出來?"李遇自己因無心反叛，於是隨何蕘出來，徐温暗示柴再用等李遇出來，就殺掉他，并把他家滅族。

九年，温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吴王。温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温敗之于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霍丘。十二年封徐温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遥决之。冬，浚楊林江，水中出火，可以燃。

九年，徐温率領將吏們進封楊隆演爲太師、中書令、吴王。徐温任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進攻楚國奪取岳州，抓獲岳州刺史苑玫。十年，越人進攻常州，徐温在無錫打敗他們。後梁派王茂章攻打壽春，徐温在霍丘打敗他們。十二年，封徐温爲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開始鎮守潤州。留下他的兒子徐知訓任行軍副使，執掌政權，而大事情由徐温在遠地决斷。冬天，疏通楊林江，水中出火氣，可以燃燒。

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反顧一麾，外兵争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

十三年，宿衛將領李球、馬謙挾持楊隆演登樓，奪取庫中武器以誅殺徐知訓，在門橋擺開戰陣。徐知訓和他們打仗，頻頻退却，朱瑾恰好從外歸來，帶着一個騎兵上前察看他們的戰陣，説："這不值一戰。"因而回頭顧望一揮手，從外回來的士兵争相前進，於是斬李球、馬謙，而作亂的士兵都潰逃了。十四年，徐温調任治理金陵。十五年，派王祺會合洪、袁、信三州軍隊攻打虔、韶二州，很久没能攻克。王祺患病，任劉信接代他。四月，副都統朱瑾殺掉徐知訓，朱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聽説作亂，率兵而入，殺掉後唐宣諭使李儼以制止叛亂，於是執掌政權。

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鬖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耻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吴人皆仄目。知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携其首馳府中示隆演曰："今日爲吴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内。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逾垣，折其足，遂自

徐氏專政時，楊隆演年幼懦弱，不能自立，而徐知訓尤其凌侮他。曾在樓上飲酒，命藝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扮演參軍，楊隆演穿着破舊的衣服，頭頂兩邊梳成髮髻，扮演蒼鶻。徐知訓曾藉酒罵座，説話傷害楊隆演，楊隆演感到羞愧耻辱哭起來，而徐知訓更加凌辱他。手下人扶着楊隆演起身離開，徐知訓殺掉一個役吏，纔罷休。吴人都對他側目相看。徐知訓又和朱瑾産生矛盾，朱瑾殺掉徐知訓後，提着他的頭馳馬到府中給楊隆演看説："今天爲吴鏟除災患了。"楊隆演説："這事不是我敢知道的。"急忙起身入内。朱瑾氣忿不平，用徐知訓的頭擊打柱子，提劍出

刎死。米志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温疑志誠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志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

來，府門已關閉，翻越宫墻，摔斷了脚，於是自殺。米志誠聽説朱瑾殺了徐知訓，穿上鎧甲率領家兵到天興門問朱瑾在哪裏，聽説朱瑾已死，纔返回。徐温懷疑米志誠幫助朱瑾，派使臣殺他。嚴可求怕事情不能成功，派人假裝從湖南前來報告打了勝仗，召將領們前來祝賀，擒獲米志誠殺掉。劉信攻克虔州，抓獲譚全播返回。

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將吏請隆演即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温奉玉册、寶綬尊隆演即吴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内，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顔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章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内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

十六年，春二月，徐温率領將吏們請求楊隆演登天子位，楊隆演不同意。夏四月，徐温捧着玉册、寶綬尊楊隆演登吴王位。建置宗廟、社稷，依照天子的制度設置百官，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在境内實行大赦，追尊楊行密爲孝武王，廟號叫太祖，追尊楊渥爲景王，廟號叫烈祖。拜徐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爲東海郡王，任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顔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尚書，李宗、陳章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用、錢鏢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内樞密使，江西劉信爲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爲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爲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爲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爲鎮東大將軍，文武官吏依次升位。封宗室成員都爲郡公。

温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温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吴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吴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僭號。

徐温調任鎮守金陵時，任他的養子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曾對徐温説："二郎君不是徐氏的親兒子，而推舉賢能，禮賢下士，人心都很向着他，如不除掉他，怕成爲後患。"徐温不能采用他的建議。到徐知誥執掌政權時，嚴可求的話泄露，徐知誥讓嚴可求出任到楚州，嚴可求害怕，到金陵見徐温商量説："唐朝滅亡至今十二年了，而吴還不敢改變天祐這個年號，可説是不辜負唐朝了。但吴之所以能征伐四方，建立基業，常常是以復興唐朝爲藉口。如今聽説黄河邊打仗，後梁兵多次敗退，如果李氏復興，那怎麽能向他屈節呢？應當在現在先建國自立。"徐温深以爲然，因而留下嚴可求不派他去楚州，接下來謀劃迫使楊隆演越位稱帝。

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意，常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謚曰宣。弟溥立，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二年五月，楊隆演死。楊隆演年少繼位，徐氏專權，到建國稱王時，不是他的主意，常常怏怏不樂，過量飲酒，很少再吃什麽，於是得病死去，時年二十四歲，謚號叫宣。弟弟楊溥登位，越位稱帝後，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墓叫肅陵。

楊溥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温金陵尹。明年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内。冬十一月，祀天於南郊。御天興樓，大赦。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

楊溥，是楊行密的第四個兒子，楊隆演建國時，封爲丹陽郡公。楊隆演死，弟弟廬江公楊濛依次應當繼位，而徐氏執掌政權，不想要年長的君主，於是擁立楊溥。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温爲金陵尹。第二年二月，改年號爲順義，境内實行大赦。冬十一月，在南郊祭天。楊溥登天興樓，實行大赦。拜徐温爲太師，嚴可求爲右僕射。

三年，唐莊宗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蘋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

三年，唐莊宗消滅後梁，吴派司農卿盧蘋出使後唐，嚴可求秘密條陳幾件事給盧蘋讓他出發。盧蘋到洛陽被接見，唐莊宗問他事情，盧蘋依次回答，都和嚴可求授給他的話一樣。

四年，溥至白沙閲舟師，徐温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

四年，楊溥到白沙檢閲水軍，徐温前來拜見，以白沙爲迎鑾鎮。

五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吴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鋋首百步，謂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五年，後唐派諫議大夫薛昭文出使福州，借道江西，劉信出來慰勞他，對他説："亞次聽没聽説過有我劉信呢?"薛昭文説："天子剛占據河南，還不熟悉你的大名。"劉信説："漢代有個韓信，吴國有個劉信，你回去後，告訴亞次，應當來到淮上比試射箭。"於是倒一大杯酒，望着一百步遠的牙旗鋋頭，對薛昭文説："一箭射中，希望用這杯酒給你祝壽，否則也用這杯酒罰我自己。"説完，箭已穿過鋋頭了。

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温四代祖考，立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

六年，爲大丞相徐温的四代祖父追封爵位，在金陵建廟。左僕射徐知誥任侍中，右僕射嚴可求任同平章事。這年，唐莊宗死，五月丁卯，下詔爲同光皇帝罷朝七天。

七年，大丞相徐温率吴文、武上表勸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即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内，追尊行密武

七年，大丞相徐温率領吴國文武官吏上表勸楊溥登皇帝位，楊溥没有准許而徐温病死。十一月庚戌，楊溥到文明殿登皇帝位，改年號叫乾貞，在境内實行大赦，追尊楊行密爲武皇帝，楊

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温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温舊鎮。諸子皆封王。

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留之不遣，以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睿聖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内，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

二年，册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令謀司徒，宋齊丘司空。知誥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

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謚曰睿。

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宫，嚴兵守之，絶不通

渥爲景皇帝，楊隆演爲宣皇帝。任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徐温的兒子徐知詢爲輔國大將軍、金陵尹，管理徐温的舊鎮。楊溥的兒子們都封王。

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爲廣源王，淮瀆爲長源王，馬當上水神府爲寧江王，采石中水神府爲定江王，金山下水神府爲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前來歸附，封高季興爲秦王。九月，高季興在白田打敗楚軍，抓獲他們的將吏三十四人前來進獻。

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前來朝拜，徐知誥誣陷他有反叛的迹象，扣留他不讓回去，任爲左統軍，殺掉他的客將周廷望。任徐知諤爲金陵尹。楊溥加封尊號爲睿聖文明孝皇帝，境内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大和，任徐知誥爲中書令。

二年，册封他的兒子江都王楊璉爲太子。三年，任徐知誥爲金陵尹，任他的兒子徐景通爲司徒，和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丘一同任平章事。四年，封徐知誥爲東海王。五年，在金陵建都。六年閏正月，金陵起火，停止建都，廢臨川王楊濛爲歷陽公，徐知誥派親信王宏率兵守着他。拜王令謀爲司徒，宋齊丘爲司空。徐知誥召徐景通回到金陵，任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任他的兒子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和王令謀等人執政。

七年九月，楊溥加封尊號叫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弘道廣德皇帝，實行大赦，改年號爲天祚。徐知誥升位爲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爲齊王。二年，徐景遷患病，任徐知誥的次子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徐知誥建立齊國，設立宗廟、社稷，設置左、右丞相以下官吏，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楊溥派江夏王楊璘奉册禪讓帝位給齊王。十二月，楊溥死在丹陽，時年三十八歲，謚號叫睿。

昇元六年，李昇把楊氏子孫遷到海陵，號稱永寧宫，嚴兵把守，絶不讓他們與人交往。時間

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吴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碗、翡翠瓶以獻，楊氏遂絶。

長了，男女衹好自成配偶，吴人多哀憐他們。顯德三年，周世宗征伐淮南，下詔安撫楊氏子孫，而李景聽説後，派人把楊氏家族全部殺掉。後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到楊氏的玉硯、瑪瑙碗、翡翠瓶進獻，楊氏於是滅絶。

徐温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少以販鹽爲盜，行密起合淝，隸帳下。行密所與起事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獨温未嘗有戰功。及行密欲殺朱延壽等，温用其客嚴可求謀，教行密陽爲目疾，事成，以功遷右衙指揮使，始預謀議。

及行密病，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而温居帳下，遂預立渥之功。及弒渥，又與張顥有隙，使鍾章殺之。章許諾，選壯士三十人，椎牛享之，刺血爲盟。温猶疑章不果，夜半使人探其意，陽謂曰："温有老母，懼事不成，不如且止。"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温乃安。明日，鍾章殺顥，温因盡殺紀祥等，歸弒渥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渥母史氏。史悸而泣曰："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淝，公之惠也。"

徐温字敦美，海州朐山縣人。年輕時販鹽做盜賊，楊行密在合淝起兵，把他安置在手下。和楊行密一同起事的劉威、陶雅之流，號稱三十六英雄，惟獨徐温不曾有戰功。到楊行密想殺朱延壽等人，徐温用他的門客嚴可求的計謀，教楊行密假裝眼睛患病，事成後，因功遷右衙指揮使，纔開始參預謀議大事。

到楊行密患病時，平生舊將，都因戰事駐守在外，而徐温在他軍帳中，於是有擁立楊渥的功勞。殺掉楊渥後，又和張顥產生矛盾，讓鍾章殺張顥。鍾章答應了，挑選壯士三十人，殺牛犒勞他們，刺血結盟。徐温還疑心鍾章不能做到底，半夜派人刺探他的想法，假意對他説："徐温家有老母，怕不能成事，不如姑且作罷。"鍾章説："話已説出口，難道可以算了嗎？"徐温纔安心。第二天，鍾章殺掉張顥，徐温因而全部殺掉紀祥等人，把殺楊渥的事歸罪張顥，把這事告訴楊渥的母親史氏。史氏驚悸地哭泣説："我兒年幼，如此禍亂，如果能够保全百口之家回到合淝，就是你的恩惠。"

隆演立，温遂專政，遷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大將李遇怒温用事，出嫚言，温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皆自疑，温因僞下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温遷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温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温戰于無錫，筠感

楊隆演登位，徐温於是專權，遷任昇州刺史，在金陵整治水軍。大將李遇對徐温專權非常憤怒，説話不尊重他，徐温派柴再用到宣州把李遇滅族。楊行密的舊將，人人都心神不定，徐温因而假意謙讓他們，就像見楊行密那樣恭謹，將領們纔安心。八年，徐温遷任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徐温派招討使李濤攻打越，在臨安作戰，副將曹筠投奔到越，李濤戰敗被俘。徐温暗中派人告訴曹筠説："我任用你做將領，你的軍隊有求於我，我不能供給，是我的錯。"赦免曹筠的妻子兒女不殺，厚待他們。秋天，越人攻打毗陵，徐温在無錫作

温前言，臨戰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温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黄六州爲齊國。温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徙治之，以其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事温遥决之。知訓爲朱瑾所殺，温養子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

温雖奸詐多疑，而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使人説譚全播出降，遣使報温，温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下，而反用説客降之，何以威敵國?" 笞其使者而遣之，曰："吾以笞信也。" 因命濟師，遂破全播。人有誣信逗留陰縱全播，言信將反者，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温，温與信博，信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吴，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 温遽止之，一擲，六子皆赤，温慚，自以巵酒飲信，然終疑之。及唐師伐王衍，温急召信至廣陵，以爲左統軍，托以内備，遂奪其地。

温客尤見信者，惟駱知祥、嚴可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温嘗以軍旅問可求，國用問知祥，吴人謂之"嚴、駱"。温亦自喜爲智詐，尤得吴人之心。初隨行密破趙鍠，諸將皆争取金帛，温獨據餘囷，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温請隆演即皇帝位，不許，又請即吴王位，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隆演卒，温越次立其弟溥。順義七年，温又請溥即皇帝位，溥未許而温病卒，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謚曰武。李昪僭號，號温爲義祖。

戰，曹筠對徐温以前的話很感激，臨陣叛逃回來，於是打敗越兵。十二年，徐温被封爲齊國公，兼兩浙招討使，開始鎮守潤州，以昇、潤、宣、常、池、黄六州爲齊國。徐温築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從潤州遷治昇州，任他的兒子徐知訓在廣陵輔佐楊隆演，而大事由徐温在遠地决斷。徐知訓被朱瑾殺掉，徐温的養子徐知誥從潤州先入廣陵，於是執政。

徐温雖然奸詐多疑，但善於使用將吏。江西劉信包圍虔州，很久不能攻克，派人游説譚全播出來投降，又派使臣報告徐温。徐温發怒説："劉信率十倍於敵人的軍隊，不能攻下一個城，反而用説客讓他們投降，拿什麼威震敵國?" 鞭打他的使臣打發他走，説："我已鞭打劉信了。" 因而命令渡軍，於是攻破譚全播。有人誣告劉信逗留不前暗中放了譚全播，説劉信要反叛，劉信獲知後，因而親自到金陵報捷見徐温，徐温和劉信賭博，劉信收起骰子高聲賭咒説："如果我劉信想背叛吴，希望擲成惡彩，如果没有二心，應當擲成渾花。" 徐温急忙阻止他，一擲，六個骰子都是紅的，徐温羞慚，親自拿起一杯酒給劉信喝，但始終懷疑他。到後唐軍攻伐王衍時，徐温急召劉信到廣陵，任他爲左統軍，藉口讓他防衛京城，於是奪取了他的地盤。

徐温的門客特别受到信任的，衹有駱知祥、嚴可求。嚴可求善於籌劃，駱知祥長於理財謀利，徐温常向嚴可求詢問行軍打仗的事，向駱知祥詢問國家財用的事，吴人稱他們爲"嚴、駱"。徐温也喜好智謀欺詐，很得吴國人心。當初隨楊行密攻破趙鍠，將領們都争相奪取金銀綢緞，徐温偏偏占據剩下的糧食，作粥給挨餓的人吃。十六年，徐温請求楊隆演登皇帝位，没有應許，又請求登吴王位，纔准許，於是建立國家，改换年號，拜徐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爲東海郡王。楊隆演死，徐温打破順序擁立他的弟弟楊溥。順義七年，徐温又請求楊溥登皇帝位，楊溥没有准許而徐温病死，時年六十六歲，追封爲齊王，謚號叫武。李昪越位稱帝後，稱徐温爲義祖。

嗚呼，"盜亦有道"，信哉！行密之書，稱行密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其將蔡儔叛於廬州，悉毁行密墳墓，及儔敗，而諸將皆請毁其墓以報之。行密嘆曰："儔以此爲惡，吾豈復爲邪？"嘗使從者張洪負劍而侍，洪拔劍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劍，不疑。又嘗駡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負我者邪？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暴，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故二世四主垂五十年。及渥已下，政在徐温。於此之時，天下大亂，中國之禍，篡弑相尋，而徐氏父子，區區詐力，裴回三主，不敢輕取之，何也？豈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歟！

唉，"盜賊也有他們的道義"，是真的啊！關於楊行密的書，稱贊楊行密的爲人，寬厚仁慈、高雅誠實，能够得到士兵歡心。他的將領蔡儔在廬州反叛，全部毁掉楊行密家的墳墓，到蔡儔被打敗時，將領們都請求毁掉他家的墳墓報復他。楊行密嘆息説："蔡儔以此作惡，我難道又作惡嗎？"曾讓隨從張洪背着劍侍衛，張洪拔出劍刺殺楊行密，没刺中，張洪被殺死，又任用張洪親善的陳紹背劍侍衛，没有疑心。又曾駡他的將領劉信，劉信忿懣不平，投奔孫儒，楊行密告誡手下人不要追他，説："劉信是辜負我的人嗎？他喝醉了離去，酒醒了必定又回來。"第二天，劉信果然回來了。楊行密出身盜賊，他的部下都是驍悍勇武、雄豪强暴的人，而樂於爲他出力，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因此在位兩代人四個君主將近五十年。到楊渥以後，政權落在徐温手中。這時，天下大亂，中原有災禍，篡位殺君接連不斷，而徐氏父子，以微不足道的欺詐力量，左右着三個君主，却不敢輕易除掉他們，爲什麽呢？難道不是因爲他們也有恩威在於國人中嗎！

新五代史卷六十二

世家第二

南唐世家

李昪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也。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其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及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爲人溫厚有謀。爲吳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昪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斂爲戰守，昪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民稍譽之。徐溫鎮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溫聞昪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昪潤州刺史。昪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既而徐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昪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得政。

李昪字正倫，徐州人。家世原本微賤，父親李榮，遭逢唐末動亂，不知他最終如何。李昪年幼成了孤兒，寄居在濠、泗二州間，楊行密攻打濠州，得到他，覺得他外貌不凡，收養他作兒子。而楊氏的兒子們容不下他，楊行密把他交給徐溫，於是冒姓徐，名叫知誥。成年之後，身高七尺，寬額頭，高鼻梁。爲人溫和忠厚、足智多謀。任吳樓船軍使，率水軍屯駐在金陵。柴再用攻打宣州，殺掉李遇，李昪因功拜爲昇州刺史。當時江淮剛平定，州、縣官吏大多是武夫，盡力徵收賦稅爲戰備，惟獨李昪好學，結交儒士以禮待之，能够以勤勞節儉自勉，以寬厚仁慈爲政，老百姓逐漸稱贊他。徐溫鎮守潤州，以昇、池等六州爲屬州，徐溫聽説李昪治理昇州有政績，前去視察，見到昇州府倉充實，城墻修整得很好，於是把治所從潤州遷移到昇州，而升任李昪爲潤州刺史。李昪開初不想前往，多次請求去宣州，徐溫不同意。不久徐知訓被朱瑾殺掉，徐溫住在金陵，還不知道。李昪住在潤州，靠近廣陵，所以先知道，當天率領州兵渡過長江平定叛亂，於是當政。

昪事徐溫甚孝謹，溫嘗罵其諸子不如昪，諸子頗不能容，而知訓尤甚，嘗召昪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彦能覺之，酒至昪，以手爪掐之，昪悟起走，乃免。後昪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

李昪事奉徐溫很孝順恭謹，徐溫曾罵他的兒子們比不上李昪，兒子們很不能容忍他，而徐知訓尤其容不下他，曾召李昪飲酒，埋伏持劍的士兵想謀害他，行酒吏刁彦能察覺了，行酒到李昪時，用手指掐他，李昪明白後起身逃跑，纔幸免。後來李昪從潤州前來朝拜，徐知訓和他在山

徐知諫以其謀告昪，昪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紿以不及，由是得免。後昪貴，以彥能爲撫州節度使。

知訓之用事也，嘗凌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爲謀客，士有羈旅於吴者，皆齒用之。嘗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婚喪匱乏者，往往賙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温雖遥秉大政，而吴人頗已歸昪。

武義元年，拜左僕射，參知政事。温行軍司馬徐玠數勸温以己子代昪，温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昪秉政。會温病卒，知詢奔還金陵，玠反爲昪謀，誣知詢以罪，斬其客將周廷望，以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號，拜昪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鎮金陵，如温之制，留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以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昪東海郡王。

昪照鑒見白鬚，顧其吏周宗嘆曰："功業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馳詣廣陵見宋齊丘，謀禪代。齊丘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吴人，昪黜宗爲池州刺史。

吴臨江王濛者，怨徐氏捨己而立溥，心嘗不平，及昪將謀篡國，先廢濛爲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吴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爲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縛濛送金陵，見殺。

光寺飲酒，又想謀害他，徐知諫把他的陰謀告訴李昪，李昪起身逃去。徐知訓把劍交給刁彥能，讓他追殺李昪，刁彥能追到途中返回，欺騙説没追上，李昪因此得以幸免。後來李昪顯貴，任刁彥能爲撫州節度使。

徐知訓專權時，曾凌弱楊氏而驕横輕慢將領們，因此被殺掉。到李昪執掌政權時，想籠絡人心，於是放寬刑法、推廣恩信，建延賓亭禮待四方士人，招來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等人做謀士，旅居在吴的士人，都依次用他們。曾暗中派人瞭解民間無力操辦婚喪大事的人，常常周濟他們。酷暑時不曾張傘蓋持扇，手下人進獻傘蓋，必定不接受，説："人們還有很多暴露在酷暑中，我爲什麽要用這個？"因此徐温雖然在遥控大政，而吴人都頗爲歸向於李昪。

武義元年，拜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徐温的行軍司馬徐玠多次勸説徐温用自己的兒子代替李昪，徐温派兒子徐知詢入廣陵，謀議代替李昪執政。恰逢徐温病死，徐知詢奔回金陵，徐玠反而爲李昪出主意，用罪名誣陷徐知詢，斬他的客將周廷望，任徐知詢爲右統軍。楊溥僭位稱帝，拜李昪爲太尉、中書令。大和三年，出任金陵節鎮，依照徐温的規定，留下他的兒子李景通任司徒、同平章事，任王令謀、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李昪爲東海郡王。

李昪照着鏡子看見鬍鬚已白，回望他的役吏周宗感嘆説："功成業就，而我已老了，怎麽辦呢？"周宗明白他的心意，馳馬到廣陵見宋齊丘，商議禪位的事。宋齊丘認爲不行，請求殺掉周宗以向吴人謝罪，李昪貶周宗爲池州刺史。

吴臨江王楊濛，怨恨徐氏抛開自己而擁立楊溥，心中曾忿忿不平，到李昪將要謀取篡國時，先廢楊濛爲歷陽公，派官吏率兵看守他。楊濛殺掉看守他的人，投奔廬州節度使周本。周本是吴原來的大將，聽説楊濛到了，想收留他，被他的兒子周祚阻止。周本説："這是我過去君主家的郎君，怎忍心拒絶他！"於是親自出來迎接，周祚關上門攔住周本不讓他出去，捆縛楊濛送到

金陵，楊濛被殺。

五年，昪封齊王。已而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昪謂人望已歸。天祚三年，建齊國，置宗廟社稷，以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溥遣攝太尉楊璘傳位於昪，國號齊，改元昇元。昪以册尊溥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册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温爲忠武皇帝，封子景爲吴王，封徐氏子知證江王，知諤饒王。周本與諸將至金陵勸進，歸而嘆曰："吾不誅篡國者以報楊氏，今老矣，豈能事二姓乎！"憤惋而死。

五年，李昪受封齊王。不久閩、越各國都派使臣勸李昪登帝位，李昪認爲人心已歸附自己。天祚三年，建立齊國，設置宗廟社稷，任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十月，楊溥派代理太尉楊璘傳位給李昪，國號爲齊，改年號爲昇元。李昪上册書尊奉楊溥説："接受讓位的老臣徐知誥，鄭重上册命封皇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徐温爲忠武皇帝，封兒子李景爲吴王，封徐氏兒子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周本和將領們到金陵祝賀登位，回來後嘆息説："我不能殺掉篡國的人報答楊氏，現在我老了，難道能事奉兩個姓氏的君主嗎！"憂憤哀惋而死去。

二年四月，遷楊溥於潤州丹陽宫。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宫使，以嚴兵守之。

二年四月，遷楊溥到潤州丹陽宫。任王輿爲浙西節度使，馬思讓爲丹陽宫使，派士兵嚴格看守他。

徐氏諸子請昪復姓，昪謙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然後復姓李氏，改名曰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乃自以爲建王四世孫，改國號曰唐。立唐高祖、太宗廟，追尊四代祖恪爲孝静皇帝，廟號定宗；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祖志孝安皇帝，廟號惠宗；考榮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温爲義父，徐氏子孫皆封王、公，女封郡、縣主。以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以步騎八萬講武於銅橋。

徐氏的兒子們請求李昪恢復原姓，李昪謙遜自抑地説不敢忘記徐氏的恩德，把這一建議下達百官商議，百官都請求恢復原姓，然後纔恢復李姓，改名叫李昪。自稱唐憲宗的兒子建王李恪生李超，李超生李志，任徐州判司，李志生李榮。於是自認爲是建王的第四代子孫，改國號爲唐。建唐高祖、唐太宗宗廟，追尊四代祖李恪爲孝静皇帝，廟號爲定宗；曾祖李超爲孝平皇帝，廟號爲成宗；祖父李志爲孝安皇帝，廟號爲惠宗；父親李榮爲孝德皇帝，廟號爲慶宗。尊奉徐温爲義父，徐氏的子孫都封爲王、公，女兒、孫女都封爲郡主、縣主。任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右僕射張延翰同平章事。十一月，率步兵騎兵八萬人在銅橋演練武事。

楊溥卒於丹陽宫。溥子璉爲吴太子時，昪以女妻之，及昪篡國，封其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而辭，宫中皆憐之。溥卒，以璉爲康化軍節度使，已而以疾卒。

楊溥死在丹陽宫。楊溥的兒子楊璉做吴的太子時，李昪把女兒嫁給他，到李昪篡國後，封他的女兒爲永興公主。他的女兒聽見人們稱她公主，就嗚咽哭泣着推辭，宫中的人都哀憐她。楊溥死後，任命楊璉爲康化軍節度使，不久病死。

三年四月，昪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畢，群臣請上尊號。昪曰："尊號，非古也。"不許。州、縣言民

三年四月，李昪在郊外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祭禮結束，群臣請求進獻尊號。李昪説："尊號，不是古代的制度。"不准許。州、縣申報的孝順

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

父母、敬愛兄長并五代同堂的七家，都賜給門額旌表，免除徭役；其中江州陳家尤其興盛，宗族七百口人，每次吃飯設大席位，老少按次第而坐共同進食，養狗一百多條，都在一處飼養，一條狗没有來，其餘的狗都不吃食。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送款于昪，昪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安陸南，三戰皆敗，承裕與裨將段處恭皆死，都監杜光鄴及其兵五百人被執送于京師，高祖厚賜之，遣還。昪致書高祖，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高祖又遣之，昪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

四年六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反叛，向李昪投誠，李昪派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接他。李承裕和晉將馬全節、安審暉在安陸南面交戰，三次都被打敗了，李承裕和副將段處恭都戰死，都監杜光鄴和他的士兵五百人被俘押送到晉國京師，晉高祖重重賜予他們，遣送他們回去。李昪寫信給晉高祖，又送回杜光鄴等人，請求按敗軍依法處置，晉高祖又遣送他們回來，李昪派軍兵守住淮河拒絶，纔作罷。

六年，吴越國火，焚其宫室、府庫，甲兵皆盡，群臣請乘其弊攻之，昪不許，遣使吊問，厚賙其乏。錢氏自吴時素爲敵國，昪見天下亂久，常厭用兵，及將篡國，先與錢氏約和，歸其所執將士，錢氏亦歸吴敗將，遂通好不絶。

六年，吴越國發生火災，燒毁宫室、倉庫，武器都被燒光，群臣請求趁機攻打他們，李昪不同意，派使臣哀吊慰問，盡力周濟他們。錢氏自從吴時歷來就是敵國，李昪見天下久亂不止，常常厭惡用兵打仗，到將要篡國時，先和錢氏講和，送回抓獲的將士，錢氏也歸還了吴的敗將，於是不斷通好。

昪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嘗誚昪曰："田舍翁安能成大事!"而昪志在守吴舊地而已，無復經營之略也，然吴人亦賴以休息。

李昪的客卿馮延巳喜好談兵、説大話，曾譏誚李昪説："鄉間老頭怎能成大事!"而李昪志在守護吴國舊有的土地而已，不再有經營天下的謀略，但吴人也賴以休養生息。

七年，昪卒，年五十六，謚曰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陵曰永陵。子景立。

七年，李昪死，卒年五十六歲，謚號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爲烈祖，陵墓爲永陵。兒子李景登位。

李景

景，初名景通，昪長子也。既立，又改名璟。徐温死，昪專政，以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明年，昪鎮金陵，留景爲司徒、同平章事，與宋齊丘、王令謀居廣陵，輔楊溥。昪將篡國，召景歸金陵爲副都統。昪立，封齊王。昪卒，嗣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爲皇太后，妃鍾氏爲皇后。封弟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鄂王，景逷前未王，爲保寧王。秋，改

李景，原名李景通，是李昪的長子。南唐立國後，又改名李璟。徐温死後，李昪專權，任命李景爲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第二年，李昪鎮守金陵，留下李景任司徒、同平章事，和宋齊丘、王令謀住在廣陵，輔佐楊溥。李昪將要篡國，召李景回到金陵任副都統。李昪登位，封李景爲齊王。李昪死，李景繼位，改年號爲保大。尊奉母親宋氏爲皇太后，妃子鍾氏爲皇后。封弟弟壽王李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李景達爲鄂王，李景逷以前没有封王，封爲保寧王。秋，改封李景遂爲

封景遂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景達爲燕王、副元帥，盟於昪柩前，約兄弟世世繼立。封其子冀南昌王、江都尹。

齊王、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李景達爲燕王、副元帥，在李昪靈前發誓，約定兄弟代代繼位。封他的兒子李冀爲南昌王、江都尹。

冬十月，破虔州妖賊張遇賢。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初，有神降羅縣民家，與人言禍福輒中。遇賢禱之，神曰："遇賢是羅漢，可留事我。"是時，南海劉龑死，子玢初立，嶺南盜賊起，群盜千餘人，未有所統，問神當爲主者，神言遇賢，遂共推爲帥。遇賢自號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官屬，群賊盜皆絳衣，攻剽嶺外，問神所嚮，神曰："當過嶺取虔州。"遂襲南康，節度賈浩不能禦。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有衆十餘萬，連陷諸縣。景遣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之。遇賢問神，神不復語，群盜皆懼，遂執遇賢以降。

冬天十月，攻破虔州妖賊張遇賢。張遇賢，是循州羅縣的一個小吏。當初，有神降臨羅縣百姓家，與人談禍福動輒説中。張遇賢向鬼神禱告，神説："張遇賢是羅漢，可以留下來事奉我。"這時，南海劉龑死去，兒子劉玢剛繼位，嶺南盜賊并起，盜賊們一千多人，没有統領他們的人，詢問神應當由誰爲首，神説是張遇賢，於是共同推舉他作主帥。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改年號爲永樂，設置下屬官吏，盜賊們都穿上大紅色衣服，攻打剽掠嶺外，問神該去哪裏，神説："應當越五嶺攻取虔州。"於是襲擊南康，節度賈浩不能抵禦。張遇賢占據白雲洞，建造宮室，有十多萬人，接連攻陷各縣。李景派洪州營屯虞候嚴思、通事舍人邊鎬率兵攻打他。張遇賢詢問神，神不再説話，盜賊們都很恐懼，於是抓住張遇賢投降。

景以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夢錫直宣政殿，專掌密命，而延巳等皆以邪佞用事，吴人謂之"五鬼"。夢錫屢言五人者不可用，景不納。十二月，景下令中外庶政委齊王景遂參决，惟陳覺、查文徽得奏事，群臣非召見者，不得入。給事中蕭儼上疏切諫，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詣閤求見景，曰："臣事先朝三十年，見先帝所以成功業者，皆用衆賢之謀，故延接疏遠，未嘗壅隔，然下情猶有不達者。今陛下新即位，所信用者何人？奈何頓與臣下隔絶！臣老即死，恐無復一見顔色。"因泣下嗚咽，景爲之動容，引與坐，賜食而慰之，遂寢所下令。

李景任命馮延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馮延魯爲中書舍人，陳覺爲樞密使，魏岑、查文徽爲副使。常夢錫當值宣政殿，專門掌管機密誥命，而馮延巳等人都靠奸邪諂媚專權，吴人稱他們是"五鬼"。常夢錫多次説這五個人不能任用，李景不采納。十二月，李景下令朝廷内外政務都委托齊王李景遂參預決定，衹有陳覺、查文徽得以奏報事情，群臣没有得到召見，不得入朝。給事中蕭儼上疏急切諫阻，没有答覆。侍衛軍都虞候賈崇到閤門求見李景，説："我事奉先朝三十年，知道先帝之所以功成業就，都是因爲采用衆多賢人的計謀，因此接見疏遠的臣子，不曾阻隔，但就是這樣還是有下情不能上達的情况。如今陛下剛登位，信任重用的是些什麽人？怎麽一下子就和臣子們隔絶開！我老了快死了，怕是不能再見你一次了。"於是嗚咽哭泣，李景爲他感動而改變臉色，召他進來坐下，賜給他食物并安慰他，於是廢除了所下達的命令。

初，宋齊丘爲昪謀篡楊氏最有

當初，宋齊丘爲李昪謀劃篡奪楊氏政權最實

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昪屢招之，乃出。昪僭號，未幾，齊丘以病罷相，出爲洪州節度使。景立，復召爲相，而陳覺、魏岑等皆爲齊丘所引用。而岑與覺有隙，譖覺於景，左遷少府監。齊丘亦罷相爲浙西節度使。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弒其君王延羲，文進自立。是時，延羲弟延政亦自立於建州，國號殷。王氏兄弟連兵累年，閩大亂，景因其亂遣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建州。延政聞唐且攻之，遣人紿福州曰："唐兵助我討賊矣。"福州信之，共殺文進等以降，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文徽軍屯建陽，福州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留從効亦殺其刺史黄紹頗，皆送款於文徽。

四年八月，文徽乘勝克建、汀、泉、漳四州，景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遷王延政之族于金陵。以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景遂欲罷兵，而查文徽、陳覺等皆言："仁達等餘孽猶在，不若乘勝盡取之。"陳覺自言可不用尺兵致仁達等。景以覺爲宣諭使，召仁達朝金陵，仁達不從。覺慚，還至建州，矯命發汀、建、信、撫州兵攻仁達。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會覺。景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以延魯、魏岑、陳覺皆爲監軍使。仁達送款於吴越，吴越以兵三萬應仁達。覺等争功，進退不相應，延魯與吴越兵先戰，大敗而走，諸軍皆潰歸。景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

力，事成後，就假意進入九華山，李昪多次招他，纔出來。李昪越位稱帝，不久，宋齊丘因病罷相，出任洪州節度使。李景登位，又召爲宰相，而陳覺、魏岑等人都是宋齊丘推薦任用的。而魏岑與陳覺有矛盾，在李景面前詆毁陳覺，降職爲少府監。宋齊丘也罷相任浙西節度使。宋齊丘不得志，希望再次回到九華山，賜號爲九華先生，封爲青陽公，食邑青陽縣。

二年二月，閩人連重遇、朱文進殺死他們的君主王延羲，朱文進自己登位。這時，王延羲的弟弟王延政也在建州登位，國號爲殷。王氏兄弟多年戰事不斷，閩中大亂，李景趁他們混亂派查文徽和待詔臧循出兵攻打建州。王延政聽説唐要攻打他們，派人欺騙福州人説："唐兵協助我們討賊了。"福州人相信了，共同殺掉朱文進等人投降，王延政派他的侄子王繼昌把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陽，福州將領李仁達殺掉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將領留從効也殺掉刺史黄紹頗，都向查文徽投誠。

四年八月，查文徽乘勝攻克建、汀、泉、漳四州，李景分延平、劍浦、富沙爲三個縣，設置劍州，把王延政的家族遷到金陵。任命王延政爲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爲福州節度使、留從効爲清源軍節度使。李景於是想罷兵休戰，而查文徽、陳覺等人都説："李仁達等餘黨還在，不如乘勝全部消滅他們。"陳覺自稱可以不用一個兵就能招來李仁達等人。李景任陳覺爲宣諭使，召李仁達到金陵朝拜，李仁達不從命。陳覺羞愧，回到建州，假稱皇帝的命令出動汀、建、信、撫四州的軍隊攻打李仁達。當時魏岑安撫漳、泉二州，聽説陳覺起兵，也擅自出兵和陳覺會合。李景大怒，馮延巳等人爲此説："軍隊已經出動，不能停了。"於是任王崇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增兵同他們會合，任馮延魯、魏岑、陳覺都爲監軍使。李仁達向吴越投誠，吴越出兵三萬人接應李仁達。陳覺等人争功，進退不相照應，馮延魯先和吴越軍隊交戰，大敗而逃，各軍都潰散逃回。李景發怒，派使臣把陳覺、馮延魯囚禁到金陵。而馮延巳正任宰相，宋齊丘又從九華山召回

陵。而馮延巳方爲宰相，宋齊丘復自九華召爲太傅，爲稍解之，乃流覺蘄州、延魯舒州。韓熙載上書切諫，請誅覺等，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是歲，契丹陷京師，中國無主，而景方以覺等疲兵東南，不暇北顧。御史中丞江文蔚劾奏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亂政，與覺等同罪而不見貶黜，言甚切直。景大怒，自答其疏，貶文蔚江州司士參軍，亦罷延巳爲少傅、岑爲太子洗馬。

五年，以景遂爲太弟；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冀爲副元帥，封燕王。契丹遣使來聘，以兵部尚書賈潭報聘。

六年，漢李守貞反河中，遣其客將朱元來求援，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兵攻沭陽，聞守貞已敗，乃還。是時，漢隱帝少，中國衰弱，淮北群盜多送款於景，景遣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之。

八年，福州詐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文徽與劍州刺史陳誨下舟閩江趨應之。福州以兵出迎。誨曰：“閩人多詐難信，宜駐江岸徐圖之。”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景送先進還越，越亦歸景文徽。是歲，楚王馬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弑，希萼自立。

九年秋，楚人囚希萼於衡山，立其弟希崇，附于景，楚國大亂。景遣信州刺史邊鎬攻楚，破潭州，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景以希萼爲洪州節度使，希崇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

朝任太傅，逐漸替他們開脱，於是流放陳覺到蘄州、馮延魯到舒州。韓熙載上書急切諫阻，請求誅殺陳覺等人，宋齊丘討厭他，貶韓熙載爲和州司馬。這年，契丹攻陷京師，中原王朝没有君主，而李景因陳覺等人在東南使軍隊疲憊，無力謀取北方。御史中丞江文蔚上奏彈劾宰相馮延巳、諫議大夫魏岑敗亂國政，和陳覺等人有同等罪行却没有受到貶官廢黜，言辭十分急切耿直。李景大怒，親自答覆他的上疏，貶江文蔚爲江州司士參軍，同時罷免馮延巳任爲少傅、魏岑爲太子洗馬。

五年，任命李景遂爲太弟；李景達爲元帥，封齊王；南昌王李冀任副元帥，封燕王。契丹派使臣來訪，派兵部尚書賈潭回訪。

六年，漢李守貞在河中反叛，派他的客將朱元前來求援，李景以潤州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撫使，出兵攻打沭陽，聽説李守貞已敗，纔返回。這時，漢隱帝年少，中原王朝衰弱，淮北盜賊大多歸降李景，李景派皇甫暉出海、泗各州招納他們。

八年，福州詐稱“吳越的戍守軍隊作亂，殺掉李仁達後逃跑了”，派人邀請建州節度使查文徽，查文徽和劍州刺史陳誨乘船從閩江順流而下奔赴接應他們。福州人率兵出來迎接。陳誨説：“閩人多詐難以信任，應該在江邊駐扎慢慢商議。”查文徽説：“時間長了就會發生變亂，趁他們没有安定，趕快攻取他們。”留下陳誨屯駐在江口，前進到西門時，伏兵出動，查文徽被抓獲。陳誨和越人交戰，大敗越人，抓獲他們的將領馬先進。李景送馬先進回到越，越人也把查文徽交還李景。這年，楚王馬希廣被他的弟弟馬希萼殺掉，馬希萼自立爲楚王。

九年秋，楚人把馬希萼囚禁在衡山，擁立他的弟弟馬希崇，歸附李景，楚國大亂。李景派信州刺史邊鎬攻打楚，攻破潭州，把馬氏家族全部遷到金陵。李景任命馬希萼爲洪州節度使，馬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任邊鎬爲湖南節度使。

十年，分洪州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縣，置筠州。以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之亂，取桂管，景遣將軍張巒出兵爭之，不克。楚地新定，其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楚人皆怨而叛，其將劉言攻邊鎬，鎬不能守，遁歸。

十一年，金陵大火逾月。

十二年，大饑，民多疫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師南征，詔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僞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逆。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爲應援。迫奪閩、越，塗炭湘、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沭陽之役，曲直可知。勾誘契丹，入爲邊患，結連并壘，實我世仇。罪惡難名，人神共憤。"乃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宋齊丘爲洪州節度使，景召齊丘還金陵，以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距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圉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却，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爲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彥貞之兵施利刃於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世宗營于淝水之陽，徙浮橋于下蔡。景遣林仁肇等爭之不得，而周師取滁州。景懼，遣泗州牙將王知

十年，把洪州的高安、清江、萬載、上高四個縣分出來，設置筠州。任馮延巳、孫忌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廣州劉晟乘楚國動亂之機，攻取桂管，李景派將軍張巒出兵爭奪，没有攻克。楚地剛剛平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把攻克楚作爲自己的功勞，不想花費國家的錢財，於是加重搜括楚地百姓供給軍隊，楚人都怨恨而反叛，他們的將領劉言進攻邊鎬，邊鎬不能守衛，逃回。

十一年，金陵大火延續一個多月。

十二年，大饑荒，很多老百姓害瘟疫而死。

十三年十一月，周軍南征，下詔説："蠢動的淮地，竟敢抗拒大國，盜竊割據一方，越位自稱帝號。晉、漢兩代，海内没有安定，你們就招納反叛逃亡的人，勾結協助凶逆。李金全占據安陸，李守貞在河中反叛時，你們大舉出師，前來接應援助。追迫掠奪閩、越，使湘、潭二州生靈塗炭，至於接應慕容，侵擾徐州，沭陽之戰，是非曲直一望而知。勾結引誘契丹，成爲邊患，勾結并州軍隊，確實是我們的世代仇敵。罪惡難以名狀，天神百姓共同憤怒。"於是拜李穀爲行營都部署，從壽州開始進攻。這時，宋齊丘任洪州節度使，李景召宋齊丘回到金陵，任命劉彥貞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抗拒周軍。李穀説："我們没有水戰的工具，而假使淮兵截斷正陽浮橋，那我們就會腹背兩面受敵。"於是燒毁他們的糧草，退兵屯駐正陽。這時周世宗親自出征，到達圉鎮，聽説李穀撤軍，説："我們的軍隊撤退，唐兵必定追擊。"派李重進急奔正陽，説："唐兵要到了，應當猛打他們。"劉彥貞等人獲知李穀退兵，果然認爲他們膽怯了，急忙追擊他們。快到正陽時，李重進先到，軍隊還來不及進食就作戰，劉彥貞等人於是被打敗。劉彥貞的士兵把快刀放在拒馬中，用鐵索拴住；又把木頭刻成獸形，號稱"捷馬牌"；用皮口袋撒鐵刺在地上。周兵見了知道他們膽怯，一鼓作氣打敗了他們。周世宗在淝水北面安營扎寨，移浮橋到下蔡。李景派林仁肇等人爭奪浮橋没有成功，而周軍攻取滁州。李景害怕，派泗州牙將王

朗至徐州，稱唐皇帝奉書，願效貢賦，陳兄事之禮，世宗不答。景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皆棄城走；延魯削髮爲僧，爲周兵所獲。蘄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景益懼，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其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不報，分兵襲下揚、泰。景遣人懷蠟丸書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

知朗到徐州，稱唐皇帝捧送國書來，願意獻納貢賦，行事奉兄長的禮節，周世宗不答覆。李景的東都副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訥都棄城逃跑；馮延魯剃削頭髮爲和尚，被周兵抓獲。蘄州偏將李福殺掉刺史王承雋向周投降。李景更加害怕，纔改名景以避周的宗廟忌諱；派他的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向周稱臣，進獻犒勞軍隊的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綢緞數千，請求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個州，以乞求休戰。周世宗不答覆，分兵襲擊攻克揚、泰二州。李景派人懷揣蠟丸書奔契丹求救，被邊將抓獲。光州刺史張承翰向周投降。

十四年三月，景又遣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辭益卑服，世宗猶不答，前遣鍾謨等并晟、崇質皆留行在。而謨等請歸取景表，盡獻江北地，世宗許之，遣崇質、德明等還，始賜景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方艱，六紀于兹，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凌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用，苟不能恢復内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詧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還，盛稱世宗英武，景不悦。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景怒，斬德明。遣元帥齊王景達與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趣壽春，景達將朱元等復得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如縱之以爲德。"誡諸將閉壁，無得

十四年三月，李景又派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向周進奉表奏，言辭更加謙卑順服，周世宗還是不答覆，以前派去的鍾謨等人連同孫晟、王崇質都被扣留在行營。而鍾謨等人請求回去取來李景的降表，把江北土地全部奉獻，周世宗答應了，派王崇質、李德明等人回去，纔賜書李景説："自從唐朝衰落，國運艱難，到現在七十多年了，群雄割據，各自頒布政令，擁有百姓，交結四方蠻夷，侵擾中原國土。中華不强，厄運相連，大凡有心之人，誰不憤慨！我擁有百州的富庶土地，擁兵三十萬，農戰雙修，士兵樂於效勞，如果不能够恢復疆土，劃定疆域，就談論回師，真是如同兒戲。至於廢除帝號，對我稱臣，如孫權事奉魏、蕭詧事奉周，古代雖有這樣的事，現在却不采用。衹是保留皇帝的稱號，又何關大局？如果决心向我稱臣，我也决不相逼。"李德明等人返回後，盛贊周世宗的英雄勇武，李景不高興。宋齊丘、陳覺等人都認爲割讓土地没有好處，而李德明賣國謀利。李景發怒，斬李德明。派元帥齊王李景達和陳覺、邊鎬、許文縝率兵奔赴壽春，李景達率朱元等人又奪得舒、蘄、泰三個州。夏天大雨，在揚、滁、和三州的周軍都退了，將領們請求在險要的地方攔截攻打他們。宋齊丘説："攻擊他們會加深仇怨，不如放了他們作爲恩德。"告誡將領們關閉營壘，不

要戰，故周師皆集於壽州。世宗屯於渦口，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壽，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并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景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負糗糧，以送周師。

十五年，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世宗復南征，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兵事皆决於陳覺。覺與朱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于周，諸軍皆潰，許文縝、邊鎬皆被執，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劉仁贍病且死，其副使孫羽等以壽州降于周。世宗班師。景遣人焚揚州，驅其士庶而去。冬十月，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又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十二月，屯于楚州之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城守甚堅，攻四十日不可破。世宗親督兵以洞屋穴城而焚之，城壞，彦卿、昭業戰死，周兵怒甚，殺戮殆盡。周師復取海、泰、揚州。世宗幸迎鑾以臨大江，景知不能支，而耻自屈身去其名號，乃遣陳覺奉表，請傳國與其世子而聽命。

初，周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

得攔截作戰，因此周軍都聚集在壽州。周世宗屯駐在渦口，想再次到揚州，宰相范質以軍隊疲勞哭泣着諫阻，纔回師，派李重進進攻廬、壽二州，向訓守衛揚州。向訓請求放棄揚州，并力攻打壽春，於是查封倉庫交給主管的人，派李景原來的大將在城中巡查，秋毫不犯而離去，淮人非常高興，都背着乾糧，送給周軍。

十五年，李景達派朱元等人屯駐紫金山，修築通道向壽州供應軍餉。二月，周世宗又南征，移下蔡浮橋到渦口，設置鎮淮軍，夾淮河修築兩個城。周軍接連攻破紫金山各營寨。李景達雖是元帥，但用兵打仗的事都由陳覺決斷。陳覺和朱元歷來有矛盾，因爲朱元是李守貞的門客，反覆無常難以信任，李景派大將楊守忠接替朱元，而且召他回去。朱元感到憤怒，反叛降周，各軍都潰散了，許文縝、邊鎬都被抓獲，李景達率水兵逃回金陵。劉仁贍快要病死，他的副使孫羽等人獻壽州向周投降。周世宗回師。李景派人焚毁揚州，驅迫那裏的士人百姓離去。冬天十月，周世宗又南征，於是包圍濠州，刺史郭廷謂對周世宗説："我不能堅守一個州來抗拒朝廷大軍，但希望向唐請命然後再投降。"周世宗爲此延緩進攻，郭廷謂派人向李景請命，李景准許他投降，於是投降。又攻取泗州。周軍步兵騎兵幾萬人，水陸并進，士兵們作《檀來》歌曲，歌聲傳到幾十里外。十二月，屯駐在楚州北門。

交泰元年正月，大赦改换年號。周軍攻打楚州，守將張彦卿、鄭昭業守城很牢固，進攻四十天没能攻破。周世宗親自督兵在房屋中挖洞穿進城墻點火焚燒，城墻被破壞，張彦卿、鄭昭業戰死，周兵很憤怒，把城中人差不多殺光了。周軍又攻取海、泰、揚三州。周世宗到迎鑾亭兵臨長江，李景知道不能支撑了，而以自己屈身投降去掉名號爲耻辱，於是派陳覺進奉表奏，請求傳位給他的長子而聽從命令。

當初，周軍南征時，没有水戰的工具，不久多次打敗李景軍隊，俘獲水戰士兵，於是修造戰船幾百艘，讓投降的士兵教他們水戰，命令王環

下淮。景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覺奉使，見舟師列于江次甚盛，以爲自天而下，乃請曰："臣願還國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如約。"世宗許之，始賜景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是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爲周得，景遂獻廬、舒、蘄、黄，畫江以爲界。五月，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時顯德五年也。

初，孫晟使于周，留不遣，而世宗問晟江南虚實，不對，世宗怒，殺晟。周已罷兵，景乃贈劉仁贍太師，追封晟魯國公。世宗遣鍾謨、馮延魯歸國。景復遣謨等朝京師，手自書表，稱天地父母之恩不可報；又請降詔書同藩鎮，遣謨面陳願傳位世子。世宗遣謨等還國，優詔以勞安之。景以謨爲禮部侍郎、延魯户部侍郎。

景爲太子時，延魯等皆出入東宫，禮部尚書常夢錫自昇世屢言不可使延魯等近太子，及景立，延魯用事，夢錫每排斥之。景既割地稱臣，有語及朝廷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君等嘗欲致君如堯、舜，今日自爲小朝邪?"鍾謨素善李德明，既歸，而聞德明由宋齊丘等見殺，欲報其冤，未能發。陳覺，齊丘黨也，與嚴續素有隙。覺嘗奉使周，還言世宗以江南不即聽命者，嚴續之謀，勸景誅續以謝罪。景疑之，謨因請使于周，驗其事。景已割地稱臣，乃遣謨入朝謝罪，言不即割地者，非續謀，願赦

率領他們沿淮河而下。李景的水軍大多戰敗，淮河的戰船，都被周軍得到。又建造齊雲船幾百艘，周世宗到楚州北神堰，齊雲船太大，不能通過，就開老鸛河通過，於是到達長江。李景當初自己仗恃水戰，認爲周兵不是對手，而且不能到長江。到陳覺奉表出使周時，見到周的水軍停靠在長江邊很雄壯，以爲是從天而降，於是請求説："我希望回國取來李景的降表，把江北各州全部進獻，依照約定。"周世宗同意了，纔賜書李景説"皇帝恭敬問候江南國主"，慰勞他的辛苦罷了。這時揚、泰、滁、和、壽、濠、泗、楚、光、海等州，已被周奪得，李景於是進獻廬、舒、蘄、黄四個州，劃長江爲界。五月，李景下令去掉皇帝稱號，而稱爲國主，尊奉周的紀年，這時是顯德五年。

當初，孫晟出使到周，被扣留没有送回，而周世宗詢問孫晟江南的虚實，孫晟不回答，周世宗發怒，殺了孫晟。周罷兵休戰後，李景就贈劉仁贍爲太師，追封孫晟爲魯國公。周世宗遣送鍾謨、馮延魯回國。李景又派鍾謨等人到京師朝拜，親自撰寫表文，稱天地父母的恩德不能報答；又請求下詔書把自己降作藩鎮，派鍾謨當面陳述希望傳位給長子。周世宗派鍾謨等人回國，以詔書温和地慰勞安撫他。李景任命鍾謨爲禮部侍郎、馮延魯爲户部侍郎。

李景做太子時，馮延魯等人出入東宫，禮部尚書常夢錫自從李昇時就多次説不能讓馮延魯等人接近太子，到李景登位後，馮延魯專權，常夢錫每每排斥他。李景割地稱臣，有人談到周朝廷是大朝，常夢錫大笑説："你們曾希望使君主成爲堯、舜一樣的帝君，今天却又自稱小朝廷嗎?"鍾謨歷來和李德明關係很好，回國後，却聽説李德明因宋齊丘等人而被殺死，想替他報仇，没能動手。陳覺，是宋齊丘的同黨，和嚴續歷來有矛盾。陳覺曾奉命出使周，回來説周世宗認爲江南没有立即聽從命令，是由於嚴續的陰謀，勸李景殺掉嚴續來謝罪。李景對此疑心，鍾謨因而請求出使周，核驗這件事。李景割地稱臣後，就派鍾謨入朝告罪，説没有立即割地這事，不是嚴續的

之。世宗大驚，曰："續能爲謀，是忠其主也，朕豈殺忠臣乎?"謨還，言覺奸詐，景怒，流覺饒州，殺之，宋齊丘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以太弟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冀爲太子。

陰謀，希望赦免他。周世宗很吃驚，說："嚴續能出這樣的主意，這是忠於他的君主，我難道會殺忠臣嗎?"鍾謨返回，報告是陳覺奸詐，李景發怒，流放陳覺到饒州，殺了他，宋齊丘因爲是陳覺的同黨獲罪，流放回青陽，賜他自殺。任命太弟李景遂爲洪州節度使，燕王李冀爲太子。

景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李景因用兵打仗而很窘困，鍾謨請求鑄造大錢以一當十，刻上"永通泉貨"四個字。鍾謨後來獲罪，廢除了大錢。韓熙載又鑄造鐵錢，以一當二。

九月，太子冀卒，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言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景怒，貶謨國子司業，立從嘉爲太子。世宗使人謂景曰："吾與江南，大義已定，然慮後世不能容汝，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景因營繕諸城，謀遷其都于洪州，群臣皆不欲遷，惟樞密使唐鎬贊之，乃升洪州爲南昌，建南都。建隆二年，留太子從嘉監國，景遷于南都。而洪州迫隘，宮府營廨，皆不能容，群臣日夕思歸，景悔怒不已。唐鎬慚懼，發疾卒。

九月，太子李冀死，次子李從嘉封爲吳王，住在東宮。鍾謨說李從嘉輕佻放肆，請求立紀國公李從善，李景發怒，貶鍾謨爲國子司業，立李從嘉爲太子。周世宗派人對李景說："我和江南，大義已定，但擔心後代不能容下你，可以趁我在世修築城墻，治理要害，爲子孫後代作安排。"李景於是營建各城，商議遷都到洪州，群臣都不想遷都，衹有樞密使唐鎬贊成，於是升洪州爲南昌，建置南都。建隆二年，留下太子李從嘉監護國政，李景遷到南都。而洪州狹小，宮廷官府營寨，都不能容下，群臣日夜思歸，李景後悔憤怒不已。唐鎬羞慚害怕，發病而死。

六月，景卒，年六十四。從嘉嗣立，以喪歸金陵，遣使入朝，願復景帝號，太祖皇帝許之，乃謚曰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

六月，李景逝世，享年六十四歲。李從嘉繼位，護喪回到金陵，派使臣入朝，希望恢復李景的皇帝稱號，宋太祖皇帝准許了，於是贈謚號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爲元宗，陵墓爲順陵。

李煜

煜字重光，初名從嘉，景第六子也。煜爲人仁孝，善屬文，工書畫，而豐額駢齒，一目重瞳子。自太子冀已上，五子皆早亡，煜以次封吳王。建隆二年，景遷南都，立煜爲太子，留監國。景卒，煜嗣立於金陵。母鍾氏，父名泰章。煜尊母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爲國后；封弟從善韓王，從益鄭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大赦境內。遣中書侍

李煜字重光，原名從嘉，是李景的第六個兒子。李煜爲人仁厚孝道，善於做文章，擅長書畫，而額頭飽滿，牙齒整齊，一隻眼睛有兩個瞳子。從太子李冀以上，李景的五個兒子都早死，李煜按次序封爲吳王。建隆二年，李景遷到南都，立李煜爲太子，留下他監國。李景死，李煜在金陵繼位。母親鍾氏，外祖父名叫鍾泰章。李煜尊崇母親爲聖尊后；立妃子周氏爲國后；封弟弟李從善爲韓王，李從益爲鄭王，李從謙爲宜春王，李從度爲昭平郡公，李從信爲文陽郡公。在

郎馮延魯修貢于朝廷。令諸司四品已下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内殿。

三年，泉州留從効卒。景之稱臣於周也，從効亦奉表貢獻于京師，世宗以景故，不納。從効聞景遷洪州，懼以爲襲己，遣其子紹基納貢于金陵，而從効病卒，泉人因并送其族于金陵，推立副使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州人陳洪進逐之，自稱留後，煜即以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舊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煜因下令以一當十。拜韓熙載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仲遇清源公，次子仲儀宣城公。

五年，命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煜引與談論。煜嘗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爲相，而熙載後房妓妾數十人，多出外舍私侍賓客，煜以此難之，左授熙載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上道，煜喜留之，復其位。已而諸妓稍稍復還，煜曰："吾無如之何矣！"是歲，熙載卒，煜嘆曰："吾終不得熙載爲相也。"欲以平章事贈之，問前世有此比否？群臣對曰："昔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遂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北海將家子也，初與李穀相善。明宗時，熙載南奔吴，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左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爲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及周師之征淮也，命穀爲將，以取淮南，而熙載不能有所爲也。

開寶四年，煜遣其弟韓王從善朝京師，遂留不遣。煜手疏求從善還國，太祖皇帝不許。煜嘗怏怏以國蹙

境内實行大赦。派中書侍郎馮延魯到朝廷進貢。下令各司四品以下沒有職事的官員，每天派兩人到内殿待命。

三年，泉州留從効死。李景向周稱臣時，留從効也到京師奉表進貢，周世宗因李景的緣故，不接受。留從効聽説李景遷都到洪州，害怕他襲擊自己，派他的兒子留紹基到金陵進貢，而留從効病死，泉州人因而把他的家族一并送到金陵，擁立副使張漢思。張漢思年老不管事，州人陳洪進趕走他，自稱留後，李煜就任命陳洪進爲節度使。乾德二年，開始使用鐵錢，民間多隱藏舊錢，舊錢更少了，商人常用十個鐵錢换一個銅錢帶出境，官府不能禁止。李煜於是下令一個銅錢值十個鐵錢。拜韓熙載爲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封長子李仲遇爲清源公，次子李仲儀爲宣城公。

五年，命令兩省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殿勤政殿學士，輪流在光政殿留宿當值，李煜和他們商談國事。李煜曾因韓熙載盡忠，能够直言不諱，想任用他做宰相，而韓熙載後房歌妓小妾有幾十人之多，常出外舍私自侍奉賓客，李煜因此責難他，降韓熙載爲右庶子，分司南都。韓熙載斥退全部歌妓小妾，單車上路，李煜感到高興留下他，恢復他的官位。不久妓妾們逐漸又回來了，李煜説："我拿你没辦法了！"這年，韓熙載逝世，李煜嘆息説："我最終没能任韓熙載做宰相。"想用平章事的禮儀追贈他，詢問前代有没有這樣的例子？群臣回答説："過去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於是贈韓熙載爲平章事。韓熙載，是北海將家的兒子，最初和李穀關係好。唐明宗時，韓熙載南奔到吴，李穀送他到正陽，飲酒盡興告别，韓熙載對李穀説："江南如果用我做宰相，我會長驅而入平定中原。"李穀説："中原王朝如果用我做宰相，奪取江南就像探取口袋中的東西罷了。"到周軍出征淮時，任李穀做主將，攻取淮南，而韓熙載未能有所作爲。

開寶四年，李煜派他的弟弟韓王李從善到京師朝拜，於是被扣留没有送回。李煜親自寫奏疏請求讓李從善回國，宋太祖皇帝不准許。李煜

爲憂，日與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

五年，煜下令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皆爲國公，以尊朝廷。煜性驕侈，好聲色，又喜浮圖，爲高談，不恤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書極諫，煜收下獄，佑自縊死。

七年，太祖皇帝遣使詔煜赴闕，煜稱疾不行，王師南征，煜遣徐鉉、周惟簡等奉表朝廷求緩師，不答。八年十二月，王師克金陵。九年，煜俘至京師，太祖赦之，封煜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其後事具國史。

予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太祖皇帝之出師南征也，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材辯，宜有以待之。太祖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于廷，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太祖徐召之升，使畢其説。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無以對而退。嗚呼，大哉，何其言之簡也！蓋王者之興，天下必歸于一統。其可來者，來之；不可者，伐之；僭僞假竊，期於掃蕩一平而後已。予讀周世宗《征淮南詔》，怪其區區攟摭前事，務較曲直以爲辭，何其小也！然世宗之英武有足喜者，豈爲其辭者之過歟？

曾怏怏不樂，憂慮國勢窘困，每天和臣子們宴飲，愁思悲歌不斷。

五年，李煜下令降低規格。下詔書改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諸王都爲國公，以尊崇朝廷。李煜性格非常奢侈，喜好聲色，又喜好佛教，高談闊論，不問政事。

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書極力論諫，李煜收捕他投入獄中，潘佑上吊而死。

七年，宋太祖皇帝派使臣詔李煜去朝廷，李煜稱病不去，宋兵南征，李煜派徐鉉、周惟簡等人奉表朝廷請求緩兵，不答覆。八年十二月，宋兵攻克金陵。九年，李煜被俘送到京師，宋太祖赦免了他，封李煜爲違命侯，拜爲左千牛衛將軍。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上。

我家世代住在江南，那裏的老人很多能談當時李氏的事情，説宋太祖皇帝出師南征時，李煜派他的臣子徐鉉到京師朝拜。徐鉉在江南，以名臣自負，他來到朝廷，想憑口舌保存他的國家，日夜考慮如何應對可謂詳盡之至。到他快要進見時，大臣們也先入朝請求，説徐鉉博學多才善於辯論，應當對他有所準備。宋太祖笑着説："衹管去，不是你們所懂的。"第二天，徐鉉在殿廷拜見，抬起頭説："李煜没有罪，陛下出師没有理由。"宋太祖慢慢召他升殿，讓他説完他的意見。徐鉉説："李煜以小國事奉大國，就像兒子事奉父親，没有過失，爲什麽受到討伐？"他的話共計幾百句。宋太祖説："你説父子倆成了兩家人行嗎？"徐鉉無法回答而退下。唉，了不起啊，他的話多麽簡練！帝王的興起，天下必定歸於統一。那些可以招徠的，就招徠他們；不能招徠的，就攻伐他們；對於僭位稱帝稱王的，必定掃蕩平定而後作罷。我讀周世宗的《征淮南詔》，怪他斤斤計較以前的事情，務必要比較是非曲直作爲藉口，氣量多麽狹小！但周世宗的英雄勇武有值得人喜愛的地方，難道是替他寫詔書的人的過錯嗎？

新五代卷六十三

世家第三

前蜀世家

王建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縣人。眉額凸出，額頭很寬，相貌奇偉。年輕時是個無賴，以宰牛、盜驢、販賣私鹽爲業，鄉里人叫他“賊王八”。後來在忠武軍當兵，逐漸升爲隊將。

黄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弘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千人，建與晏弘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僖宗即以晏弘爲節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頭皆領屬州刺史。已而晏弘擁衆東歸，陷陳、許，建與晋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爲養子。僖宗還長安，使建與晋暉等將神策軍宿衛。

黄巢攻陷長安，唐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領鹿晏弘率兵八千人歸屬楊復光討伐賊軍，黄巢敗逃，楊復光把他的軍隊組成八都，每都率領一千人，王建和鹿晏弘都是都頭。楊復光死，鹿晏弘率八都西行至蜀，迎接唐僖宗，所到之處，搶劫掠奪，到達興元府時，趕跑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唐僖宗就任鹿晏弘爲節度使，鹿晏弘任王建等八個都頭爲所屬州的刺史。不久鹿晏弘率衆兵東歸，攻陷陳、許二州，王建和晋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人各自率領一都，西奔到蜀。唐僖宗得到他們非常高興，號稱“隨駕五都”，把他們歸屬十軍觀軍容使田令孜，田令孜把王建等人作爲養子。唐僖宗回到長安，讓王建和晋暉等人率領神策軍宿衛。

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與令孜争鹽池，重榮召晋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使，負玉璽以從。行至當塗驛，李昌符焚棧道，棧道幾斷，建控僖宗馬，冒烟焰中過，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寢，既覺，涕泣，解御衣賜之。

光啓元年，河中府王重榮與田令孜争奪鹽池，王重榮召晋兵進犯京師，唐僖宗到鳳翔府避難。二年三月，轉到興元府，任王建爲清道使，背着玉璽隨行。走到當塗驛時，李昌符焚毁棧道，棧道眼看要斷，王建拉着唐僖宗的馬，冒着火焰濃烟衝過，住在山坡下，唐僖宗靠着王建的膝頭睡覺，醒來後，感慨哭泣，脱下御衣賜給他。

僖宗已至興元，令孜以謂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懼且得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

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托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于學射。敬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横尸四十里。敬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爲建求旌節。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爲永平軍，拜建節度使。

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將彥朗等兵討之。昭宗以建爲招討牙内都指揮使。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公以數萬之衆，困兩川之人，而師久無功，奈何？且唐室多故，東方諸鎮，兵接都畿，公當歸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蠻夷之國，不足以留公！"昭度遲疑未决，建遣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即留符節與建而東。昭度已去，

唐僖宗到達興元府後，田令孜認爲天子流亡，是由自己造成的，懼怕獲罪，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是田令孜的同母弟弟，田令孜因而請求任西川監軍，楊復恭代任軍容使。楊復恭命王建出任壁州刺史，王建於是招集亡命之徒和溪洞夷人部落，有八千人，攻打閬州，抓獲閬州刺史楊行遷，又攻打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逃跑。陳敬瑄對此擔憂，問計於田令孜，田令孜説："王八是我的養子，派個人去召他，就可安置在你手下。"於是派人招王建。

東川顧彥朗和王建有舊交，王建聽説田令孜召自己，非常高興，因而到梓州，對顧彥朗説："十軍阿爸召我，我想到成都見陳公，以便求得一鎮。"就把家屬交托給顧彥朗，挑選精兵兩千人，快馬趕到成都。到達鹿頭關時，陳敬瑄後悔召王建，派人去阻止他。王建大怒，攻破鹿頭關，奪取漢州。顧彥朗獲知後，出兵援助王建，駐扎在學射山。陳敬瑄派將領句惟立迎戰王建，王建打敗句惟立，於是進攻彭州。陳敬瑄派眉州刺史山行章率兵五萬人屯駐新繁，王建又打敗他們，俘虜一萬多人，横尸四十里。陳敬瑄出兵七萬人增援山行章，和王建在濛陽、新都相持一百多天。唐昭宗派左諫議大夫李洵任兩川宣諭和協使，詔令顧彥朗等人罷兵休戰。顧彥朗請求以大臣鎮守蜀，并且替王建請求節度使職。文德元年六月，朝廷任宰相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分邛、蜀、黎、雅四州爲永平軍，拜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

陳敬瑄不接受被人代任的命令，唐昭宗就命令韋昭度率顧彥朗等人的軍隊討伐他。唐昭宗任王建爲招討牙内都指揮使。過了很久，不能攻克，王建對韋昭度説："你率領幾萬兵衆，使兩川人民受累，而軍隊久無戰功，怎麼辦呢？而且唐室多變故，東方各鎮，軍隊進逼京城地區，你應當回去輔助天子，安定中原，鞏固根本，這裏是蠻夷地區，不值得讓你逗留！"韋昭度正遲疑不决，王建派士兵把韋昭度親信的官吏抓到軍營門前，割成肉塊吃掉，王建過來陳述説："士兵不過是餓了，需要以此爲食罷了！"韋昭度十分

建即以兵扼劍門，兩川由是阻絕。

恐懼，就留下符節給王建而東去。韋昭度離去後，王建就派兵扼守劍門，兩川從此同中原隔絕。

山行章屯廣都，建擊敗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諸州皆殺刺史降建。

山行章屯駐在廣都，王建打敗他，山行章逃跑到眉州，獻出眉州向王建投降。王建率兵攻打成都，而資、簡、戎、茂、嘉、邛等州人都殺掉刺史向王建投降。

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節度觀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開門迎建。建將入城，以張勍爲都虞候，戒其軍士曰："吾以張勍爲虞候矣，汝等無犯其令，幸勍執而見我，我尚活汝，使其殺而後白，吾亦不能詰也。"建入城，軍士剽略，勍殺百人而止。後建遷敬瑄于雅州，使人殺之；復以令孜爲監軍，既而亦殺之。

王建攻打成都十分猛烈，田令孜登城呼叫王建說："老夫我對你很好，爲什麼怨恨我到了這個地步！"王建說："軍容使與我有父子之恩，心裏怎能忘記！但我們的軍隊討伐不接受替任的人，這是天子的命令。"田令孜晚上進入王建軍中，把節度觀察牌印交給王建。第二天，陳敬瑄打開城門迎接王建。王建將要入城時，任張勍爲都虞候，警告他的士兵說："我任張勍爲虞候了，你們不要冒犯他的命令，如果張勍抓你們來見我，我還能讓你們活，如果他對你們先斬後奏，我也不能責怪他。"王建進城，士兵們搶劫掠奪，張勍殺了一百人纔停止。後來王建把陳敬瑄遷到雅州，派人殺了他；又任田令孜爲監軍，不久把他也殺了。

大順二年十月，唐以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大順二年十月，唐任王建爲檢校司徒、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

東川顧彦朗卒，其弟彦暉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賜彦暉東川旌節，綿州刺史常厚執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簡、王宗滌等討厚。自彦朗死，建欲圖并東川而未有以發，及李簡等討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暉必出犒師，即與俱來，無煩吾再舉也。"簡等擊厚，敗之鍾陽，厚走還綿州，以唐旌節還道弼而出之。彦暉已得節，辭疾不出犒軍。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攻之。十二月，宗滌敗彦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簡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地

東川顧彦朗死，他的弟弟顧彦暉繼立。唐派宦官宗道弼賜給顧彦暉東川旌節，綿州刺史常厚抓獲宗道弼，攻打梓州，王建派李簡、王宗滌等人討伐常厚。自從顧彦朗死後，王建圖謀吞并東川而没有機會動手，到李簡等人討伐常厚時，告誡說："軍隊攻破常厚後，顧彦暉必定出來犒勞軍隊，然後就和他一起回來，不要麻煩我再次出兵。"李簡等人攻打常厚，在鍾陽打敗他，常厚逃回綿州，把唐的旌節交還宗道弼并放他出來。顧彦暉得到旌節後，推辭說有病不出來犒勞軍隊。乾寧二年，王建派王宗滌攻打他。十二月，王宗滌在楸林打敗顧彦暉，斬了他的將領羅璋，於是包圍梓州。三年五月，唐昭宗派宦官袁易簡詔令王建罷兵休戰，王建收兵回到成都。黔

降于建。

四年，宗滌復攻東川，別遣王宗侃、宗阮等出峽，取渝、瀘州。五月，建自將攻東川，昭宗遣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建罷兵。建不奉詔，乃責授建南州刺史，以郯王爲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建爲西川節度使。茂貞拒命，乃復建官爵。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賓鐵劍曰："事急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與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與之俱死。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即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

是時，鳳翔李茂貞兼據梁、洋、秦、隴，數以兵侵建。天復元年，梁太祖兵誅宦者，宦者韓全誨等劫天子幸鳳翔，梁兵圍之，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梁和。建間遣人聘茂貞，許以出兵爲援，勸其堅壁勿和。遣王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遂以其地降于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是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遣其弟匡明襲據之，建乘其間，攻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建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

七年，梁滅唐，遣使者諭建，建拒而不納。建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四方知其非誠實，皆不應。

是歲正月，巨人見青城山。六月，鳳凰見萬歲縣，黄龍見嘉陽江，而諸州皆言甘露、白鹿、白雀、龜、龍之瑞。秋九月己亥，建乃即皇帝

南節度使王肇獻出他的土地向王建投降。

四年，王宗滌又進攻東川，王建另派王宗侃、王宗阮等人出峽，攻取渝、瀘二州。五月，王建親自率兵攻打東川，唐昭宗派諫議大夫李洵、判官韋莊宣諭兩川，詔令王建罷兵休戰。王建不接受詔命，於是責授王建爲南州刺史，任郯王爲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代王建任西川節度使。李茂貞拒不受命，這纔恢復王建的官爵。冬十月，王建攻破梓州，顧彥暉自殺。此前，顧彥暉的將領顧彥瑶見城已危在旦夕，對將吏們説："事奉顧公應當生死相隨！"指着他佩帶的鑌鐵劍説："事情危急之下反叛的人，應當被這把劍殺掉！"到城快要被攻破時，顧彥瑶和顧彥暉召集將吏們飲酒，於是和他們一同死去。王建任王宗滌爲東川留後，唐就任王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全部占據了兩川地方。

這時，鳳翔李茂貞同時占據梁、洋、秦、隴四州，多次率兵侵犯王建。天復元年，梁太祖的軍隊誅殺宦官，宦官韓全誨等人劫持天子到鳳翔，後梁兵包圍鳳翔，李茂貞閉城抗守一年多，勢窘力困，請求與後梁講和。王建乘機派人通好李茂貞，答應出兵援助，勸他堅守不要講和。又派王宗滌率兵五萬，聲稱迎接皇帝，攻打興元府，抓獲節度使李繼業，武定節度使拓拔思敬於是獻出他的地盤向王建投降，這樣，王建兼并了整個山南西道。這時，荆南成汭死，襄州趙匡凝派他的弟弟趙匡明襲占荆南，王建乘這個機會，攻克夔、施、忠、萬四州。三年八月，唐封王建爲蜀王。四年，唐遷都洛陽，改年號爲天祐，王建和唐隔絶而不知道，因此仍稱天復這個年號。六年，又攻取歸州，於是吞并了整個三峽。

七年，後梁消滅唐，派使臣招降王建，王建拒不接受。王建進而馳馬傳檄四方，會兵討伐後梁，各地知道他没有誠意，都不響應。

這年正月，巨人出現在青城山。六月，鳳凰出現在萬歲縣，黄龍出現在嘉陽江，而各州都稱説有甘露、白鹿、白雀、龜、龍的吉兆。秋九月己亥日，王建登上皇帝位。封他的兒子們爲王，

位。封其諸子爲王，以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皆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建雖起盜賊，而爲人多智詐，善待士，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莊，見素之孫；格，濬之子也。建謂左右曰："吾爲神策軍將時，宿衛禁中，見天子夜召學士，出入無間，恩禮親厚如寮友，非將相可比也。"故建待格等恩禮尤異，其餘宋玭等百餘人，并見信用。

武成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改元，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氏，建爲忠武軍卒時掠得之，養以爲子，後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使。後建所生子元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求爲大司馬，總六軍，開元帥府，凡軍事便宜行而後聞。建以宗佶創業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内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聞之，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也。"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其威望可以服人心，陛下宜即與之。"建心益疑。宗佶入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六月，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建加尊號英武睿聖皇帝。七月，騶虞見武定。

二年，頒《永昌曆》。廣都嘉禾合穗。

三年八月，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十月，麟見壁州。十二月，大

任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唐襲爲樞密使，鄭騫爲御史中丞，張格、王鍇都爲翰林學士，周博雅爲成都尹。蜀仗恃天險而又富有，當唐末時，士人多想依附王建躲避戰亂。王建雖然出身盜賊，但爲人足智多謀善於欺詐，善於安撫士人，因此他越位稱帝，任用的都是唐的名臣世族：如韋莊，是韋見素的孫子；張格，是張濬的兒子。王建對手下人説："我做神策軍將領時，在宫中宿衛，見天子晚上召見學士，隨便進出，恩禮親厚就像對幕僚朋友一樣，他們得到的禮遇不是將相們能比的。"因此王建待張格等人的禮遇尤其不同一般，其餘宋玭等一百多人，一并受到信任重用。

武成元年正月，王建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改换年號，任王宗佶爲太師。王宗佶原姓甘，王建在忠武軍當兵時擄掠到他，收養爲兒子，後來因軍功逐漸升遷至武信軍節度使。王建的親生兒子王元懿等人逐漸長大後，王宗佶因爲是養子心裏感到不安，和鄭騫等人商計，請求任命自己爲大司馬，總管六軍，設置元帥府，授權凡是軍中事務根據情況處置後纔上報。王建因王宗佶創業功勞大，對他很寬容。唐襲原本作爲舞僮受到王建寵愛，王宗佶尤其看不起他，後來唐襲作了樞密使，王宗佶還直呼他姓名，唐襲雖然心中怨恨，但表面對王宗佶更加恭謹。王建知道後，發怒説："王宗佶對我的樞密使直呼姓名，是要造反了。"王宗佶請求任大司馬，多次上奏，王建就此事向唐襲徵詢意見，唐襲藉機激怒王建説："王宗佶是功臣，他的威望能够讓人心順服，陛下應當立即任命他。"王建心中更加生疑。王宗佶進來奏報事情，不斷替自己請求，王建叱令衛士擊殺他，并賜鄭騫自殺。六月，立遂王王宗懿爲皇太子。王建加封尊號爲英武睿聖皇帝。七月，武定縣出現騶虞獸。

二年，頒布《永昌曆》。廣都縣稻子兩株合生一穗。

三年八月，洵陽縣水中出現五十條龍。十月，壁州出現麒麟。十二月，實行大赦，改第二

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爲梁所圍，而山南入于蜀，地狹勢孤，遂與建和，以其子娶建女，因求山南故地。建怒，不與，以王宗侃爲北路都統，宗佑、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以攻岐。戰于青泥，宗侃敗績，退保西縣，爲茂貞兵所圍。建自將擊之，岐兵敗，解去，建至興元而還。加尊號曰英武睿聖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號曰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初，田令孜之爲監軍也，盜唐傳國璽入于蜀而埋之，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而得之，以獻。五月，梁遣光禄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已兄事陛下，奈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爾，不可以絶兩國之歡。"已而梁太祖崩，建遣將作監李紘吊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木連理。六月，麟見文州。十二月，黄龍見富義江。

三年正月，麟見永泰。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秋七月，皇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元膺，建次子也，初名宗懿，後更名宗坦，建得銅牌子于什仿，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曰元膺。元膺爲人猳喙齲齒，多材藝，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球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年十七，爲皇太子，判六軍，創天武神機營，開永和府，置官屬。建以元膺年少任重，以記事戒之，令"一切學朕所爲，則可以保國"。又命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爲之師。唐襲，建之嬖也，元膺易之，屢謔于朝，建懼其交惡，

年爲永平元年。岐王李茂貞自從被後梁兵包圍，而山南歸入蜀，土地狹小勢力孤弱，於是和王建言和，讓他的兒子娶王建的女兒，藉機請求把山南舊地還給他。王建發怒，不給他，任王宗侃爲北路都統，王宗佑、王宗賀、唐襲爲三面招討使，攻打岐國。兩軍戰於青泥，王宗侃敗逃，退保西縣，被李茂貞軍包圍。王建親自率兵攻打他們，岐兵被打敗，解圍離去，王建追到興元返回。加封尊號爲英武睿聖光孝皇帝。

二年，又加封尊號爲英武睿聖神功文德光孝皇帝。當初，田令孜任監軍時，盜得唐的傳國印璽入蜀，埋藏起來，二月，尚食使歐陽柔整修田令孜的舊宅，挖地得到傳國印璽，將它進獻。五月，後梁派光禄卿盧玭前來通好，尊推王建爲兄，他的印章刻着"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説："唐的慣例，奉命出使四夷，印章叫'大唐入某國之印'，如今梁已把陛下當兄事奉，怎麽像對夷狄一樣地看不起我們?"王建發怒，想殺掉後梁的使臣，張格説："這是梁官府的過失罷了，不能因此斷絶兩國的友好關係。"不久梁太祖死，王建派將作監李紘去吊喪，將他的印章刻作"大蜀入梁之印"。劍州樹木連枝生長。六月，文州出現麒麟。十二月，富義江出現黄龍。

三年正月，永泰出現麒麟。五月，壁山出現騶虞獸，兩隻鹿跟着它。秋七月，皇太子王元膺殺掉太子少保唐襲。王元膺，是王建的次子，原名王宗懿，後來改名王宗坦，王建在什仿得到銅牌子，上面刻有二十多個字，王建認爲是符讖，因而用它來給兒子們取名，因此又改名叫王元膺。王元膺長得嘴像猪嘴，牙齒爲蟲蛀，多才多藝，能射中錢中小孔，曾自抱彩球拋到馬上，飛馳射球，無不射中。十七歲，做皇太子，判六軍事，創立天武神機營，設置永和府，配置屬官。王建因王元膺年輕任重，用自己記的言行大事告誡他，要他"一切學我做的，就可以保住國家"。又命令道士廣成先生杜光庭做他的老師。唐襲，是王建寵信的人，王元膺看不起他，多次在朝廷上謔辱他，王建怕他們關係惡化，於是罷免唐襲

乃罷襲樞密使，出爲興元節度使。已而襲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悦。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語。建怒，將罪之。元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爾！"建疑之，襲請召營兵入衛。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遣人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瑶、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宗翰未至，爲衛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白龍見邛州江。

的樞密使職位，讓他出任興元節度使。不久唐襲罷任回來，王元膺在朝廷上數落他的過失，王建更加不高興。這月七夕，王元膺設酒召各位王公大臣，而集王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没來，王元膺發怒説："集王没來，是潘峭和毛文錫唆使的！"第二天，王元膺在王建面前説潘峭和毛文錫挑撥離間。王建發怒，將要對他們治罪。王元膺出去後唐襲進來，王建就此事徵詢唐襲的意見，唐襲説："太子圖謀作亂，想召各位將領、王公來用武力囚禁他們，然後生事作亂。"王建疑心，唐襲請求召營兵進宫護衛。王元膺本來没有準備，聽説唐襲召兵，認爲是誅殺自己，於是和藝人安悉香、將領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派人抓獲潘峭和毛文錫，鞭打他們，把他們囚禁在家中；召大將徐瑶、常謙率兵出來抵抗唐襲，和唐襲在神武門交戰，唐襲被飛箭射中，從馬上摔下而死。王建派王宗賀率兵討伐王元膺，王元膺兵敗，士兵潰逃離去。王元膺藏在躍龍池欄杆下，第二天，出來要飯，蜀人認出了他，報告了王建，王建派王宗翰招引開導他，王宗翰還没到，王元膺已被衛兵殺死。王建於是立幼子鄭王王宗衍爲太子。邛州江中出現白龍。

四年，荆南高季昌侵蜀巫山，遣嘉王宗壽敗之于瞿唐。八月，殺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掠界上，建遣夔王宗範擊敗之于大渡河。麟見昌州。

四年，荆南高季昌侵犯蜀的巫山，王建派嘉王王宗壽在瞿唐打敗他。八月，殺死黔南節度使王宗訓。冬，南蠻攻打掠奪邊界，王建派夔王王宗範在大渡河打敗他們。昌州出現麒麟。

五年，起壽昌殿於龍興宫，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焚其宫室。遣王宗儔等攻岐，取其秦、鳳、階、成四州，至大散關。梁叛將劉知俊在岐，於是特以其族來。

五年，在龍興宫建壽昌殿，在殿壁上畫王建像；又建扶天閣，畫各位功臣像。十一月，大火，王建的宫室焚毁。王建派王宗儔等人攻打岐國，取得秦、鳳、階、成四州，到達大散關。後梁的叛將劉知俊在岐國，於是特地率領他的家族前來。

通正元年，遣王宗綰等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岐，取隴州。八月，起文思殿，以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群書以實之，以内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黄龍見大昌池。十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漢。

通正元年，王建派王宗綰等人率兵十二萬出大散關攻打岐國，奪取隴州。八月，建文思殿，派清資五品正員官收購群書充實該殿，任内樞密使毛文錫爲文思殿大學士。大昌池出現黄龍。十月，實行大赦。改第二年年號叫天漢，國號漢。

天漢元年，殺劉知俊。十二月，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復國號蜀。

光天元年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建晚年多内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扆判六軍，事無大小，皆决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以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爲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亟，乃以宦者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衍。

天漢元年，殺掉劉知俊。十二月，實行大赦，改第二年年號叫光天，恢復國號蜀。

光天元年六月，王建死，時年七十二歲。王建晚年宫内有很多寵妃，賢妃徐氏和她的妹妹淑妃，都靠美色進宫，專寵當權，勾結宦官唐文扆等干預朝政。王建年老昏亂，唐文扆判六軍事，事情無論大小，都取决於他。到王建患病時，率兵進宫宿衛，圖謀全部除掉王建的舊將。舊將們聽説王建患病，却都不能進見，過了很久，王宗弼等人衹好推門而入，説唐文扆想作亂，於是殺了他。王建因老將大臣多是許昌的老朋友，必定不會受到太子重用，想選擇適當的人輔佐太子，未成，而身已病危，於是任宦官宋光嗣爲樞密使、判六軍事。王建死去。太子登位，去掉“宗”字，單名衍。

王衍　王宗弼　王宗壽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豳王宗輅，韓王宗智，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興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浮艷之辭。元膺死，建以豳王宗輅貌類己，而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妃與宦者唐文扆教相者上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爲太子。

建卒，衍立，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并争，而入錢多者得之；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利。

衍年少荒淫，委其政於宦者宋光

王衍字化源。王建有十一個兒子，他們是衛王王宗仁，簡王王元膺，趙王王宗紀，豳王王宗輅，韓王王宗智，莒王王宗特，信王王宗傑，魯王王宗鼎，興王王宗澤，薛王王宗平。而鄭王王宗衍最小，他的母親是徐賢妃，因母親受到恩寵而得以立爲太子，開崇賢府，設置屬官，後來改名叫天策府。王衍方下巴大嘴，垂手過膝，能看見自己耳朵，很有學問，能寫浮艷的文辭。王元膺死後，王建因豳王王宗輅長得像自己，而信王王宗傑在兒子們中最有賢才，想在他們兩人中選一個立爲太子。而徐妃專寵，王建年老昏亂，徐妃和宦官唐文扆唆使看相的人上奏説王衍長相最高貴，又暗示宰相張格贊成他們，王衍因此得以做太子。

王建死，王衍登位，給王建加上謚號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墓名永陵。王建的正妻周氏叫昭聖皇后，晚王建幾天死，王衍因而尊崇他的母親徐氏爲皇太后，太后的妹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后、太妃用教令賣官，從刺史以下，每一個官額缺，必會有幾人同來争，而交錢多的人得到官位；又在京都大邑建旅舍，奪取百姓的利益。

王衍年輕荒淫，把政事交給宦官宋光嗣、宋

嗣、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泣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謔嘲之，坐上喧然。衍不能省也。

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俯首即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宫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宫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

二年冬，北巡，至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

三年正月，還成都。

五年，起上清宫，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於其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絶色，衍

光葆、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魯儔等人；讓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作陪他游樂的狎客；建宣華苑，其中有重光殿、太清殿、延昌殿、會真殿、清和宫、迎仙宫、降真亭、蓬萊亭、丹霞亭、飛鸞閣，瑞獸門；又建怡神亭，和狎客、婦人在其中日夜暢飲。曾於重陽節在宣華苑設宴，嘉王王宗壽要他以國家爲重，話一出口就哭泣起來。韓昭等人説："嘉王發酒瘋了！"狎客們都以不恭的言語戲謔嘲笑他，座上賓客爲之嘩然。但王衍不能醒悟。

蜀人富裕而喜好游玩，王氏王朝末年，民間競相戴小帽子，僅能蓋住頭頂，低頭就掉下來，稱爲"危腦帽"。王衍認爲不吉祥，禁止戴這種帽子。而王衍喜歡戴大帽子，每次着便服到民間游玩，民間百姓憑大帽子就能認出他，因而下令國中都戴大帽子。又喜好裹尖頭巾，形狀像錐子。而後宫婦女都戴金蓮花帽，穿道士的衣服，酒酣耳熱脱下帽子，髮髻梳在頭頂兩旁，再抹上朱粉，號稱"醉妝"，國中的人都仿效她們。王衍曾和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宫人衣服都畫上雲霞，望見她們飄飄若仙。王衍自作《甘州曲》，描述她們神仙一樣的風姿，在山谷中走上走下時，王衍常常自歌自唱，而且讓宫人們都與他和唱。王衍登位的第二年，改年號爲乾德。

乾德元年正月，在南郊祭天，實行大赦，加封尊號爲聖德明孝皇帝。

第二年冬天，去北面巡視，到達西縣，旌旗戈甲，連綿一百多里。回來時，從閬州沿江而上，龍舟彩船，照耀江水，所到之地命人大量供給財物，人們不堪重負。

三年正月，回到成都。

五年，建上清宫，塑王子晋的像，尊崇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王建和王衍的像，立在王子晋像的左右，又在正殿塑玄元皇帝和唐朝各位皇帝的像，準備車馬前去朝奉。

六年，任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就是秦州。王承休作爲宦官得到寵幸，任宣徽使，王承休的妻子嚴氏，是絶色佳人，王衍和她

通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絶。嚴見其人物富盛，而衍驕淫，歸乃獻策伐蜀。明年，唐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衍改元曰咸康。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衍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步。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綿谷還成都，百官及後宫迎謁七里亭，衍雜宫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宗弼亦自綿谷馳歸，登太玄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即上表乞降，宗弼遷衍于天啓宫。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于七里亭。

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道，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數千人以東。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妾劉氏，鬒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私通。這時，唐莊宗消滅後梁，蜀人都很恐懼。唐莊宗派李嚴訪蜀，王衍和他一起去上清宫朝奉，而蜀都士人百姓，車簾挂滿珠寶，沿途夾道圍觀。李嚴見蜀地人物富盛，而王衍驕奢淫逸，回去後就獻計伐蜀。第二年，後唐魏王李繼岌、郭崇韜伐蜀。這年，王衍改年號爲咸康。王衍自從登位以來，每年常在子來山打獵。這年，又到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打獵。因王承休妻子嚴氏的緣故，十月，到秦州，群臣急切諫阻，王衍不聽。到達梓潼，大風颳起房屋樹木，太史官説："這是貪狼風，會有敗軍殺將的事。"王衍不醒悟。王衍到達綿谷，而後唐軍已進入他的境土，王衍害怕，於是返回。後唐軍所到之地，州縣都迎接投降。王衍留下王宗弼把守綿谷，派王宗勳、王宗儼、王宗昱率兵抵抗後唐軍。王宗勳等人到達三泉，望風而逃。王衍詔令王宗弼殺掉王宗勳等人，王宗弼反而和王宗勳等人合謀，送降書給後唐軍。王衍從綿谷返回成都，百官和後宫婦人在七里亭迎見，王衍夾在後宫婦人中組成回鶻隊回到宫中。第二天，到文明殿，和群臣相對哭泣。而王宗弼也從綿谷飛馳而返，登上太玄門，抓獲成都尹韓昭，宦官宋光嗣、景潤澄、歐陽晃等人并殺掉，把他們的頭裝在匣子中送給李繼岌。王衍隨即上表請求投降，王宗弼把王衍遷到天啓宫。魏王李繼岌到達成都，王衍君臣自相捆綁并帶着棺材，到七里亭投降。

唐莊宗召王衍到洛陽，賜給王衍的詔書中説："固然應當分塊土地賜封給你，一定不會在險困中逼迫你們，日、月、星辰在上，一句話也不騙你！"王衍手捧詔書高興地上路，率領他的宗族和僞宰相王鍇、張格、庾傳素、許寂，翰林學士李昊等人，以及各位將領僚佐的家族幾千人東去。同光四年四月，到達秦川驛，唐莊宗用藝人景進的計策，派宦官向延嗣誅殺王衍的家族。王衍的母親徐氏臨刑時呼叫説："我兒子拿一個國家投降，反而被殺死，信義都不要了，我知道災禍不久就要來了！"王衍的妾劉氏，黑髮如雲又美貌，執刑的人想放過她，劉氏説："家破國亡，義當不受耻辱。"於是就刑而死。

宗弼，本姓魏，名弘夫，建録爲養子。建攻顧彦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彦暉者，彦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

王宗弼，原姓魏，名叫弘夫，王建收他爲養子。王建攻打顧彦暉時，王宗弼曾把王建的話泄露給顧彦暉，顧彦暉被打敗，王建像原來一樣對待他。王建快要病死時，王宗弼任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事，輔佐國政。王衍投降後，王宗弼把蜀中珍寶奉送給魏王和郭崇韜，請求任西川節度使，魏王說："這是我家的東西，哪用你進獻？"過了幾天，被郭崇韜殺死。

宗壽，許州民家子也。建以同姓，録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奕，爲人恬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既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娱。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

王宗壽，許州百姓家的兒子。王建因他和自己同姓，收他作養子。王宗壽好學，擅長彈琴下棋，爲人淡泊謙讓，喜好道家方術，在王建時任鎮江軍節度使。王衍登位後，王宗壽任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爲樂。王衍淫亂，衹有王宗壽常常直切勸諫，後來任武信軍節度使。

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嘗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賂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走澠池，聞莊宗遇弑，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之。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

後唐軍伐蜀，所到之地迎接投降，魏王曾寫信招降他們，衹有王宗壽不投降。聽說王衍已投降，大聲痛哭，隨王衍東遷，到岐陽時，賄賂看守的人，得以見到王衍，王衍眼淚打濕了衣襟，說："早聽你的話，哪有今天！"王衍死後，王宗壽逃到澠池，聽說唐莊宗被殺，便逃進熊耳山。天成二年，出山到京師，上書請求得到王衍宗族的尸骨安葬。唐明宗贊賞他的忠誠，任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王衍爲順正公，答應按諸侯的禮儀安葬他。王宗壽得到王氏家族十八具尸骨，安葬在長安南三趙村。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辨之士，不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異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

唉，自從秦、漢以來，學者們就常談吉祥的徵兆，即使有明辨是非的人，也不破除這種迷信。我讀《蜀書》，讀到龜、龍、麒麟、鳳凰、騶虞之類世人所謂稱帝稱王者的吉祥徵兆，無不出現在他們的國家中，奇怪啊！但考察了王氏興亡成敗的原因後，就可以懂得了。或許有人認爲一個王氏還不能够説明問題，那麽觀察一下當時天下的治亂，就可以明白了。

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上于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

龍作爲一種物，以不出現爲神奇，以升雲行天爲得志。如今心安理得地暴露出它的形體，這就不神奇了；不升上天空而下落到水中，這就失其原位。而又出現得那麽多，簡直可以興妖作怪

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悦，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遍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没，而異端之説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説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謂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説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説乎？

了！鳳凰，是鳥類中遠離人世的。過去虞舜治理天下，政治成功而百姓喜悦，命令夔奏樂，樂聲應和，鳥獸聽了都跳起舞來。在這個時候，鳳凰恰好到來，虞舜的史官因而一并記下作爲美談，後世因而把鳳凰到來作爲天下有道的徵兆。後來鳳凰多次到來，有的出現在昏君敗政的時代，有的出現在危亡大亂的時候，這果真是吉祥的徵兆嗎？麒麟，是獸類中遠離人世的。過去魯哀公外出打獵，得到麒麟却不認識，大概是搜索後纔獲得的，不是它自己出現的。因此孔子記載在《春秋》上，説的是"去西面打獵得到麒麟"，是譏諷他的話。"去西面打獵"，是批評他走得太遠；"得到麒麟"，表示討厭他盡數獵取。記載打獵必定要寫上地名，而魯哀公馳騁經過的地方太多，不能一一寫出地名，因此用"西"字概括衆多的地方，説他整個國家的西部都走遍了。麒麟，是人們很少見過的野獸，可見魯哀公窮山竭澤盡數獵取，以至於不認識的野獸，都搜索而獲得了，因此説是"譏諷他"。聖人死後，異端邪説産生，就把麒麟作爲帝王的吉祥徵兆，而用符命、讖緯等詭秘神怪的話來附會。鳳凰曾經出現在虞舜時候，認爲吉祥，還有點道理，到以後出現在亂世，就可以知道它不是吉祥的徵兆了。至於麒麟，以前有天下大治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時代，却不曾出現過一次，一出現就正當亂世，既然如此，那誰知道它是吉祥的徵兆呢？龜，是黑色的東西，污泥川澤中，數都數不完，死後受到占卜的人的看重，恰好有用罷了。而《戴氏禮記》認爲它在宮廷池澤中是帝王難以招來的吉祥物，然而《戴禮記》雜出於各家，它的錯誤也已很多了。騶虞，我不知道它是什麽東西。《詩經》説："唉呀騶虞！"賈誼認爲騶這種東西，是周文王的園林；虞，是園林管理官。當賈誼的時代，説法就如此，那麽把它當成野獸，這種説法大概出在近代吧？

夫破人之惑者，難與争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于蜀，此雖好

破除人們的迷信，難以在他們深信不疑的時候和他們争辯，等他們産生懷疑的時候，隨之攻破就行了。麒麟、鳳凰、龜、龍，這些帝王吉祥的徵兆，出現在五代的時候，又都集中在蜀，這

爲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者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就使得即使喜好吉祥之說的人也感到可疑。藉着這可疑之處攻破它，大概可以使迷信者對此事進行深刻反省吧。

新五代史卷六十四

世家第四

後蜀世家

孟知祥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其叔父遷，當唐之末，據邢、洺、磁三州，爲晉所虜。晉王以遷守澤潞，梁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事晉而不顯。及知祥壯，晉王以其弟克讓女妻之，以爲左教練使。莊宗爲晉王，以知祥爲中門使。前此爲中門使者多以罪誅，知祥懼，求佗職，莊宗命知祥薦可代己者，知祥因薦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莊宗建號，以太原爲北京，以知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

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爲招討使，崇韜臨訣，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莊宗遂以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京師，莊宗戒有司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以爲笑樂，嘆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爲吾平定兩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土之富，無異於此，以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縣人。叔父孟遷，唐末時，占據邢、洺、磁三州，被晉俘虜。晉王派孟遷守澤、潞二州，後梁兵攻打晉國，孟遷獻出澤、潞二州向後梁投降。孟知祥的父親孟道，獨自留下來追隨晉王而沒有顯貴。到孟知祥長大後，晉王把他弟弟李克讓的女兒嫁給他，任爲左教練使。唐莊宗當晉王時，任孟知祥爲中門使。這之前做中門使的人大多因罪被殺，孟知祥害怕，請求別的職位，唐莊宗命令孟知祥推薦可以代替他的人，孟知祥因而推薦郭崇韜代替自己，郭崇韜感激他，孟知祥遷馬步軍都虞候。唐莊宗建立後唐，以太原爲北京，任孟知祥爲太原尹兼北京留守。

魏王李繼岌伐蜀，郭崇韜任招討使，郭崇韜臨別時，陳奏說："等到我們平定蜀國，陛下挑選將帥守西川，沒有誰比孟知祥更合適的了。"不久唐兵攻破蜀國，唐莊宗就任孟知祥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孟知祥馳馬到京師，唐莊宗命令官府大排帳幕什物，拿出很多內府珍奇寶物并設宴犒勞他。酒酣耳熱之際，說到平時過去，談笑取樂，唐莊宗感嘆說："李繼岌前些時不過是乳臭未乾的小子，却能爲我平定兩川，我枉自老了，後生可喜，但更加令人悲傷了！我想起先帝去世時，土地被侵犯削割，衹能保住一方，哪知今天一下占據了天下，九州四海，珍奇異產，塞滿了我的府庫！"因而指着給孟知祥看，說："我聽說蜀地富裕，并不比這裏差，因你既

卿親賢，故以相付。”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知祥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魏王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益置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餘人，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分將之。

初，魏王之班師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錢六百萬緡以犒軍，其餘者猶二百萬。任圜自蜀入爲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餘錢。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僕卿趙季良賫官告賜之，因以爲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然知祥與季良有舊，遂留之。

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鎮蜀，莊宗以宦者焦彥賓爲監軍，明宗入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彥賓已罷，重誨復以客省使李嚴爲監軍。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爲功也。”掌書記毋昭裔及諸將吏皆請止嚴而無內，知祥曰：“吾將有以待其來！”嚴至境上，遣人持書候知祥，知祥盛兵見之，冀嚴懼而不來，嚴聞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嚴至成都，知祥置酒召嚴。是時，焦彥賓雖罷，猶在蜀，嚴於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今諸方鎮已罷監軍，公何得來此？”目客將王彥銖執嚴下，斬之。明宗不能詰。

是親戚又較賢明，因此把蜀地交托給你。”

同光四年正月戊辰日，孟知祥到達成都，而郭崇韜已死。魏王李繼岌率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叛，攻破漢州。孟知祥派大將李仁罕會同任圜、董璋等人的軍隊攻破康延孝，孟知祥抓獲康延孝的將領李肇、侯弘實及其士兵幾千人回到成都。這時唐莊宗駕崩，魏王李繼岌也死了，唐明宗登位。孟知祥於是訓練士卒準備兵器，暗中有在蜀稱王的打算。增設義勝、定遠、驍銳、義寧、飛棹等軍七萬多人，任命李仁罕、趙廷隱、張業等人分別率領。

當初，魏王回師時，孟知祥搜刮成都富人和王氏舊臣的家產，得錢六百萬緡犒賞軍隊，還剩下二百萬。任圜從蜀進京任宰相，兼判三司事，素來知道蜀中有剩下的錢。這年冬，孟知祥拜爲侍中，於是唐明宗讓太僕卿趙季良帶着命官文告賜給他，順便任趙季良爲三川制置使，督送蜀帥犒勞軍隊餘錢到京師，而且令他辦置兩川賦税。孟知祥發怒，不執行詔命。但孟知祥和趙季良有舊交，於是留下他。

樞密使安重誨很懷疑孟知祥有二心，考慮拿什麼辦法控制他。當初，孟知祥鎮守蜀時，唐莊宗以宦官焦彥賓爲監軍，唐明宗即位，把宦官全部殺掉，罷免各道監軍。焦彥賓罷任後，安重誨又任客省使李嚴爲監軍。李嚴以前出使蜀國，回去後就獻計伐蜀，蜀人都很憎惡他，而孟知祥也發怒説：“焦彥賓已依例罷免，而且各道都廢除了監軍，衹有我軍設置，這是李嚴想靠蜀再次立功。”掌書記毋昭裔和將吏們都請求阻止李嚴，不接納他，孟知祥説：“我會有辦法等他來！”李嚴到達蜀境，派人送信等孟知祥的答覆，孟知祥帶很多兵見他，希望李嚴害怕而不來，李嚴獲知後神態自如。天成二年正月，李嚴到達成都，孟知祥擺酒召見李嚴。這時，焦彥賓雖被罷免，人還在蜀，李嚴從懷中拿出詔書要孟知祥殺掉焦彥賓，孟知祥不聽命，因而斥責李嚴説：“如今各方鎮都已廢除監軍，你憑什麼來這裏？”用眼神示意客將王彥銖把李嚴抓下去，殺掉了他。唐明宗不敢責問。

初，知祥鎮蜀，遣人迎其家屬于太原，行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以爲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詰，而欲以恩信懷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并送瓊華公主及其子昶等歸之。

當初，孟知祥鎮守蜀時，派人到太原迎接自己的家屬，走到鳳翔時，鳳翔節度使李從曮聽説孟知祥殺了李嚴，以爲孟知祥反叛了，於是扣留了他的家屬。唐明宗既不敢責問，反而想用恩寵安撫他，於是派客省使李仁矩前去安慰勸説孟知祥，并把瓊華公主和他的兒子孟昶等人送歸到他身邊來。

知祥因請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無大小，皆與參决。三年，唐徙季良爲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爲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其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而從之。是時，瓚行至綿谷，懼不敢進，知祥乃奏瓚爲行軍司馬。

孟知祥趁勢請求任命趙季良爲節度副使，事情無論大小，都和他一同决斷。三年，後唐調趙季良任果州團練使，任何瓚爲節度副使。孟知祥得到制書藏起來，上表請求留下趙季良，未被批准。於是派他的將領雷廷魯到京師辯論請求，唐明宗迫不得已而同意了。這時，何瓚到達綿谷，害怕而不敢前進，孟知祥於是奏請任何瓚爲行軍司馬。

是歲，唐師伐荆南，詔知祥以兵下峽，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以兵鼓噪，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爲必反。

這年，後唐軍攻伐荆南，詔令孟知祥率兵出三峽，孟知祥派毛重威率兵三千人戍守夔州。不久荆南高季興死，他的兒子高從誨請降。孟知祥請求撤掉戍守的軍隊，未被批准。孟知祥暗示毛重威率兵鬧事，潰散而回，後唐下詔書審理毛重威，孟知祥上奏請求不要審理，從此後唐的大臣更加認爲孟知祥必定要反叛。

四年，明宗將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責知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欲困己，辭不肯出。久之，請獻五十萬而已。初，魏王繼岌東歸，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己所親信分守兩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爲其牙隊，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是歲，以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仁矩與東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誨表兄，由是璋與知祥皆懼，以謂唐將致討。自璋鎮東川，未嘗與知祥通問，於是璋始遣人求婚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璋，欲不許，以問趙季良，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知

四年，唐明宗將在南郊祀天，派李仁矩責令孟知祥資助祀禮錢一百萬緡，孟知祥察覺朝廷想設計困迫自己，推辭不願出錢。過了很久，纔請求進獻五十萬而已。當初，魏王李繼岌東歸時，留下精兵五千人戍守蜀。自從安重誨懷疑孟知祥有二心以來，聽取論事者的意見，任用自己親信的人分守兩川所轄各州，每次任命守將，就派精兵做他的牙隊，多的兩三千人，少的不下五百人，以防出現緊急的事。這年，任夏魯奇爲武信軍節度使；分東川的閬州建保寧軍，任李仁矩爲保寧軍節度使；又任武虔裕爲綿州刺史。李仁矩和東川的董璋有矛盾，而武虔裕是安重誨的表兄，因此董璋和孟知祥都感到害怕，認爲朝廷要討伐他們了。自從董璋鎮守東川，不曾和孟知祥通消息，在這時董璋纔派人去求婚以便交結。而孟知祥心裏憎恨董璋，想不答應，便就這事徵詢趙季良的意見，趙季良認爲應當進行聯合以抗拒

祥乃許。於是連表請罷還唐所遣節度使、刺史等。明宗優詔慰諭之。

朝廷，孟知祥這纔同意。於是共同上奏請求罷免召回朝廷派遣的節度使、刺史等人。唐明宗下詔好言安慰勸導他們。

長興元年二月，明宗有事于南郊，加拜知祥中書令。初，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重誨信言事者，以璋盡忠於國，獨知祥可疑，重誨猶欲倚璋以圖知祥。是歲九月，董璋先反，攻破閬州，擒李仁矩殺之。是月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卒皆爲之歔欷，明日遂舉兵反。

長興元年二月，唐明宗在南郊祀天，加拜孟知祥爲中書令。當初，孟知祥和董璋都有二心，而安重誨聽信論事的人，認爲董璋盡心忠於國家，衹有孟知祥可疑，安重誨想靠董璋謀取孟知祥。這年九月，董璋先反叛，攻破閬州，擒獲李仁矩并把他殺掉。這月應聖節，孟知祥設宴，望着東北方再拜，趴在地上哭泣，淚下沾襟，士兵們都爲之哽咽，第二天就舉兵反叛了。

是秋，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有司言前世公主受封，皆未出降，無遣使就藩册命之儀。詔有司草具新儀，乃遣秘書監劉岳爲册使。岳行至鳳翔，聞知祥反，乃旋。明宗下詔削奪知祥官爵，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知祥遣李仁罕、張業、趙廷隱將兵三萬人會璋攻遂州，别遣侯弘實將四千人助璋守東川，又遣張武下峽取渝州。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來告急，知祥大駭，遣廷隱分兵萬人以東，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軍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沮而兩川摇矣。今其不進，吾知易與爾。"十二月，敬瑭及廷隱戰于劍門，唐師大敗。張武已取渝州，武病卒，其副將袁彦超代將其軍，又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克遂州，夏魯奇死之，知祥以仁罕爲武信軍留後，遣人馳魯奇首示敬瑭軍，敬瑭乃班師。利州李彦珂聞唐軍敗東歸，乃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走，以趙季良爲留後。

這年秋，唐明宗改封瓊華公主爲福慶長公主，官府稱前代公主受封，都没有出嫁，因此没有派遣使臣去藩國册封的禮儀。唐明宗下詔官府起草新的禮儀，於是派秘書監劉岳任册使。劉岳到達鳳翔，聽説孟知祥反叛，衹好返回。唐明宗下詔削除孟知祥的官爵，任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都招討使，夏魯奇爲副使。孟知祥派李仁罕、張業、趙廷隱率兵三萬人會同董璋攻打遂州，另派侯弘實率四千人協助董璋守東川，又派張武向三峽方向攻取渝州。後唐軍進攻劍門，殺死董璋的守兵三千人，於是進入劍門。董璋前來告急，孟知祥大驚，派趙廷隱分兵一萬人東去，不久聽説後唐軍在劍州停止不前，高興地説："如果唐軍急奔東川，那麽遂州解圍，我們氣勢衰落，兩川便動摇了。如今唐軍停止不前，我知道容易對付了。"十二月，石敬瑭和趙廷隱在劍門交戰，後唐軍大敗。張武已攻取渝州，張武病死，他的副將袁彦超代他率領軍隊，又攻取黔州。二年正月，李仁罕攻克遂州，夏魯奇戰死，孟知祥任李仁罕爲武信軍留後，派人馳馬把夏魯奇的頭送給石敬瑭的軍隊看，石敬瑭衹好回師。利州李彦珂聽説後唐軍失敗東歸，就棄城逃跑，孟知祥任趙廷隱爲昭武軍留後。李仁罕進攻夔州，刺史安崇阮棄城逃跑，孟知祥任趙季良爲留後。

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爲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

這時，後唐軍因跋涉天險，供應軍餉的道路艱險，從潼關以西，老百姓苦於運輸供應，每花

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軍亦旋，所在守將又皆棄城走。明宗憂之，以責安重誨。重誨懼，遽自請行。而重誨亦以被讒得罪死。明宗謂致知祥等反，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諭知祥，具言知祥家屬在京師者皆無恙。

費一石糧的運價而不能送到一斗，怨聲載道，而石敬瑭回師，各地守將又棄城逃跑。唐明宗對此憂慮，斥責安重誨。安重誨害怕，急忙請求外任。最後安重誨也因受到讒毀獲罪而死。唐明宗說，導致孟知祥等人反叛，是由於安重誨失策。到安重誨死後，就派西川進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西歸，招降曉諭孟知祥，詳細告知孟知祥，他在京師的家屬都很平安。

知祥聞重誨誅死，而唐厚待其家屬，乃邀璋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我何謝爲！"知祥三遣使往見璋，璋不聽，乃遣觀察判官李昊說璋，璋益疑知祥賣己，因發怒，以語侵昊。昊乃勸知祥攻之。而璋先襲破知祥漢州，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之，陣鷄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走。過金雁橋，麾其子光嗣使降，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殺父以求生者乎！寧俱就死。"因與璋俱走。知祥遣趙廷隱追之，不及，璋走至梓州見殺，光嗣自縊死，知祥遂并有東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使謝唐。

孟知祥獲知安重誨被誅殺，而唐廷厚待他的家屬，於是邀約董璋想一同謝罪，董璋說："你孟公的家屬都在，而我的子孫偏被殺掉，我謝什麼！"孟知祥三次派使臣去見董璋，董璋不聽從，於是派觀察判官李昊游說董璋，董璋更加疑心孟知祥出賣自己，因而發怒，說話冒犯李昊。李昊於是勸孟知祥攻打他。而董璋先襲擊攻破孟知祥的漢州，孟知祥派趙廷隱率兵三萬人，親自統率前去攻打董璋，在鷄距橋擺開戰陣。孟知祥得到董璋的降兵，給他穿上錦袍，派他帶信招降董璋。董璋說："事情已到這步，不能後悔了！"董璋的士兵喧嘩說："枉自讓我們曬太陽，爲什麼不速戰速決？"董璋隨即指揮軍隊作戰。軍隊剛交戰，董璋的副將張守進前來投降，孟知祥乘機進攻敵軍，董璋於是大敗，逃跑。經過金雁橋，讓他的兒子董光嗣出面投降，以便保全家族，董光嗣哭着說："自古以來哪有殺父求生的人呢！寧願一道去死。"因而和董璋一同逃跑。孟知祥派趙廷隱追他們，没追上，董璋逃跑到梓州被殺，董光嗣上吊自殺。孟知祥於是兼并了東川。但從董璋死後，孟知祥始終未派使臣向唐廷謝罪。

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必借朝廷之勢，以爲兩川之重，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明宗曰："知祥，吾故人也，本因間諜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爲供奉官。明宗即遣瓌歸省其母，因賜知祥詔書招慰之。

後唐樞密使范延光說："孟知祥雖已攻破董璋，還是需要藉助朝廷的威勢，來提高他在兩川的地位，但若不是委屈心意招降他，他也不會自願歸附。"唐明宗說："孟知祥是我的老朋友，起初因受到挑撥離間，纔造成現在這樣的危難局面，安撫我的老朋友，怎能說是委屈心意呢？"這之前，李克寧的妻子孟氏，是孟知祥的妹妹。唐莊宗殺掉李克寧後，孟氏回到孟知祥那裏，她的兒子李瓌，留在唐廷，任供奉官。唐明宗就派

知祥兼據兩川，以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武信軍留後、趙廷隱保寧軍留後、張業寧江軍留後、李肇昭武軍留後。季良等因請知祥稱王，以墨制行事，議未决而瓌至蜀。知祥見瓌倨慢。九月，瓌自蜀還，得知祥表，請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已下，得自除授。又請封蜀王，且言福慶公主已卒。明宗爲之發哀，遣閤門使劉政恩爲宣諭使。政恩復命，知祥始遣其將朱滉來朝。

李瓌回去探望他的母親，因而賜給孟知祥詔書招降安慰他。孟知祥兼據兩川，任趙季良爲武泰軍留後、李仁罕爲武信軍留後、趙廷隱爲保寧軍留後、張業爲寧江軍留後、李肇爲昭武軍留後。趙季良等人因而請求孟知祥稱王，以墨寫制書行事，擬議未决而李瓌到蜀。孟知祥接見李瓌時傲慢無禮。九月，李瓌從蜀返回，唐明宗得到孟知祥的奏表，表中請求任趙季良等人爲五鎮節度，其餘刺史以下，應讓孟知祥自己任命。又請求封自己爲蜀王，而且告知福慶公主已死。唐明宗爲她發喪，派閤門使劉政恩任宣諭使。劉政恩回覆使命時，孟知祥纔派他的將領朱滉入朝。

四年二月癸亥，制以知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遣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皆拜節度使。唐兵先在蜀者數萬人，知祥皆厚給其衣食，因請送其家屬，明宗詔諭不許。十一月，明宗崩。明年閏正月，知祥乃即皇帝位，國號蜀。以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李昊爲翰林學士。

四年二月癸亥，唐明宗下制書任孟知祥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派工部尚書盧文紀册封孟知祥爲蜀王，而趙季良等五人都拜爲節度使。以前在蜀的後唐兵有幾萬人，孟知祥都充分供給他們衣食，這次趁機請求把他們的家屬送來，唐明宗下詔明白開導而未准許。十一月，唐明宗死。第二年閏正月，孟知祥就即皇帝位，國號蜀。任趙季良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王處回任樞密使，李昊任翰林學士。

三月，唐潞王舉兵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同兵潰，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皆以其地附于蜀。四月，知祥改元曰明德。六月，虔釗等至成都，知祥宴勞之，虔釗奉觴起爲壽，知祥手緩不能舉觴，遂病，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卒，謚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曰和陵。

三月，後唐潞王在鳳翔舉兵，唐愍帝派王思同等人討伐他，王思同的軍隊潰敗，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武定軍節度使孫漢韶都以他們的領地歸附後蜀。四月，孟知祥改年號叫明德。六月，張虔釗等人到達成都，孟知祥設宴犒勞他們，張虔釗舉杯起身祝壽時，孟知祥感到手軟不能舉杯，於是發病，讓他的兒子孟昶做皇太子，代理國事。孟知祥死，謚號爲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祖，陵墓和陵。

孟昶

昶，知祥第三子也。知祥爲兩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祥病，昶監國。知祥已卒而秘未發，王處回夜過趙季良，相對泣涕

孟昶，是孟知祥的第三個兒子。孟知祥任兩川節度使時，孟昶任行軍司馬。孟知祥越位稱帝，任孟昶爲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孟知祥患病，孟昶代理國事。孟知祥已死，秘不發喪，王處回晚上拜訪趙季良，相對哭泣不止，

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專伺時變，當速立嗣君以絶非望，泣無益也。"處回遂與季良立昶，而後發喪。昶立，不改元，仍稱明德，至五年始改元曰廣政。

趙季良嚴肅地說："如今强大的諸侯手握重兵，一心伺機作亂，應當趕快擁立繼承的君主杜絶他們的非分之想，哭泣没有好處。"王處回於是和趙季良擁立孟昶，然後纔發喪。孟昶登位，没有改變年號，仍稱明德，到明德五年纔改年號爲廣政。

明德三年三月，熒惑犯積尸，昶以謂積尸蜀分也，懼，欲禳之，以問司天少監胡韞，韞曰："按十二次，起井五度至柳八度，爲鶉首之次，鶉首，秦分也，蜀雖屬秦，乃極南之表爾。前世火入鬼，其應在秦。晉咸和九年三月，火犯積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見殺。義熙十四年，火犯鬼，明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見殺。而蜀皆無事。"乃止。

明德三年三月，熒惑星遮掩積尸星，孟昶認爲積尸星指示蜀的分野，因此很害怕，想求福消災，就這事徵詢司天少監胡韞的意見，胡韞說："按查十二星紀的位次，從井宿五度到柳宿八度，是鶉首星紀的位次，鶉首，指示秦地的分野，蜀雖然屬於秦地，但不過是最南面的外圍罷了。前代熒惑星入鬼宿，報應在秦中。晉咸和九年三月，熒惑星遮掩積尸星，四月，雍州刺史郭權被殺。義熙十四年，熒惑星遮掩鬼宿，第二年，雍州刺史朱齡石被殺。但蜀中都無事。"於是纔作罷。

昶好打球走馬，又爲方士房中之術，多采良家子以充後宫。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昶大悟，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昶嘆曰："何不言擇其人而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昶曰："吾見唐太宗初即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嘉納，奈何勸我拒諫耶！"

孟昶喜好打球跑馬，又好方士、房中之術，挑選很多良家女子充實後宫。樞密副使韓保貞深切諫阻，孟昶徹底醒悟，當天就放出宫女，賜給韓保貞幾斤黄金。有個上書的人，説應當選擇清高廉正的士人做御史臺官，孟昶嘆息說："爲什麽不説選他那樣的人加以任用？"手下的人請求用這話責問上書的人，孟昶說："我見唐太宗剛登位時，獄官孫伏伽上書論事，都受到贊賞采納，怎麽勸我拒絶意見呢！"

然昶年少不親政事，而將相大臣皆知祥故人，知祥寬厚，多優縱之，及其事昶，益驕蹇，多逾法度，務廣第宅，奪人良田，發其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甚。昶即位數月，執仁罕殺之，并族其家。是時，李肇自鎮來朝，杖而入見，稱疾不拜，及聞仁罕死，遽釋杖而拜。

但孟昶年輕，不能親自管理政事，因爲將相大臣都是孟知祥的舊人，孟知祥寬厚，常常優容放縱他們，到事奉孟昶時，就更加驕横放肆，常常違反法度，一意增大宅第，侵奪良田，挖人墳墓。而李仁罕、張業尤其厲害。孟昶即位纔幾個月，就抓來李仁罕殺掉，并把他家滅族。這時，李肇從節任上前來朝拜，拄着手杖進見，稱病不下拜。當聽説李仁罕被殺時，趕忙放下手杖下拜。

廣政九年，趙季良卒，張業益用事。業，仁罕甥也。仁罕被誅時，業方掌禁兵，昶懼其反，乃用以爲相，業兼判度支，置獄于家，務以酷法厚

廣政九年，趙季良死，張業更加專權。張業，是李仁罕的外甥。李仁罕被殺時，張業正掌管禁兵，孟昶怕他造反，於是任他爲宰相，張業兼判度支事，在家設置刑獄，專門用殘酷的刑法

斂蜀人，蜀人大怨。十一年，昶與匡聖指揮使安思謙謀，執而殺之。王處回、趙廷隱相次致仕，由是故將舊臣殆盡。昶始親政事，於朝堂置匭以通下情。

是時，契丹滅晉，漢高祖起於太原，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于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款于昶。昶遣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以應思綰。昶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窺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益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景崇，虔釗等皆罷歸，而思謙恥於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使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之。其殺思謙也，藻方侍側，因并擒藻斬之。

十二年，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

十三年，昶加號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子玄喆秦王，判六軍事；次子玄珏褒王；弟仁毅夔王，仁贄雅王，仁裕彭王，仁操嘉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攻自秦州。昶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聞周師來伐，嘆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兵邪！"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季札行至德陽，聞周兵至，遽馳還奏事。昶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于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東漢，以張形勢。

二十年，世宗以所得蜀俘歸之，昶亦歸所獲周將胡立于京師，因寓書

搜括蜀人，蜀人十分怨恨。十一年，孟昶和匡聖指揮使安思謙合謀，將張業抓來殺掉。王處回、趙廷隱相繼辭官，從此老將舊臣差不多都不在朝了。孟昶纔開始親理政事，在朝堂上設置舉報箱以便瞭解下情。

這時，契丹消滅後晉，漢高祖在太原起兵，中原多變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歸附後蜀，孟昶因而派孫漢韶攻克鳳州，於是全部占據王衍的舊地。後漢將趙思綰占據永興、王景崇占據鳳翔府反叛，都與蜀殷勤應酬。孟昶派張虔釗出大散關，何建出隴右，李廷珪出子午谷，接應趙思綰。孟昶的宰相毋昭裔深切諫阻，認爲不行，但孟昶決意要謀取關中，於是派安思謙增兵東去。不久後漢誅殺趙思綰、王景崇，張虔釗等人都罷兵返回，而安思謙因無戰功感到恥辱，殺死很多士兵以壓服衆人。孟昶和翰林使王藻策謀殺掉安思謙，而邊吏有緊急奏章，王藻不及時上報，就擅自拆封，孟昶對此大怒。孟昶殺安思謙時，王藻正在旁邊侍立，因而把王藻一并擒拿殺掉了。

十二年，設置吏部三銓曹，禮部舉行貢舉。

十三年，孟昶加封尊號爲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帝。封兒子孟玄喆爲秦王，判六軍事；次子孟玄珏爲褒王；弟弟孟仁毅爲夔王，孟仁贄爲雅王，孟仁裕爲彭王，孟仁操爲嘉王。

十八年，周世宗伐蜀，從秦州開始進攻。孟昶任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獲知後周軍前來討伐，嘆息説："韓繼勳哪能抵擋周兵呢！"客省使趙季札請求前去，於是任趙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趙季札到達德陽，獲知後周兵到了，就急忙馳馬回來奏報。孟昶詢問他，趙季札惶恐不安説不出一句話，孟昶發怒殺了他，於是派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抗拒後周軍。高彥儔大敗，逃跑到青泥，於是秦、成、階、鳳四州也落到後周手中。孟昶害怕，分派使臣出訪南唐、東漢，以張聲勢。

二十年，周世宗把抓獲的後蜀軍俘虜送還，孟昶也把抓獲的後周將胡立送到京師，因而致信

于世宗，世宗怒昶無臣禮，不答。

二十一年，周兵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荆南高保融以書招昶使歸周，昶以前嘗致書世宗不答，乃止。昶幼子玄寶，生七歲而卒，太常言無服之殤無贈典，昶問李昊，昊曰："昔唐德宗皇子評，生四歲而卒，贈揚州大都督，封肅王，此故事也。"昶乃贈玄寶青州大都督，追封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昶幸晋、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娱，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興，已下荆、潭，昶益懼，遣大程官孫遇以蠟丸書間行東漢，約出兵以撓中國，遇爲邊吏所得。太祖皇帝遂詔伐蜀，遣王全斌、崔彦進等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出歸州；詔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昶治第一區，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昶。

昶遣王昭遠、趙彦韜等拒命。昭遠，成都人也，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知祥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從智諲以入，知祥見之，愛其惠黠。時昶方就學，即命昭遠給事左右，而見親狎。昶立，以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致仕，昶以樞密使權重難制，乃以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然事無大小，一以委之，府庫金帛恣其所取不問。昶母李太后常爲昶言昭遠不可用，昶不聽。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昶又遣子玄喆率精兵數萬守劍門。玄

周世宗，周世宗對孟昶不行臣禮很生氣，就不答覆他。

二十一年，後周兵攻伐南唐，奪取淮南十四個州，各國都害怕了。荆南高保融寫信給孟昶要他歸降後周，孟昶因以前致信周世宗没有得到答覆，因而不敢應允。孟昶的幼子孟玄寶，七歲就死了，太常官説未成年而死没有贈典，孟昶徵詢李昊，李昊説："過去唐德宗的兒子李評，四歲就死了，贈爲揚州大都督，封爲肅王，這是舊例。"孟昶於是贈孟玄寶爲青州大都督，追封爲遂王。

二十五年，立秦王孟玄喆爲皇太子。孟昶僥幸在晋、後漢之際，中原多變故之時，而占據一方天險，君臣一意奢侈自樂，以至於盛小便的用具，都用七寶裝飾。宋朝興起，攻克荆、潭二州後，孟昶更加害怕，派大程官孫遇帶着蠟丸書從小路去東漢，相約出兵騷擾中原，孫遇被邊吏抓獲。宋太祖於是下詔伐後蜀，派王全斌、崔彦進等人出鳳州，劉光乂、曹彬等人出歸州；下詔八作司測量右掖門南、臨汴水處爲孟昶修建一處住宅，共五百多間，家具什物都準備好了，等孟昶來住。

孟昶派王昭遠、趙彦韜等人抗拒宋朝大軍。王昭遠，成都人，十三歲時，隨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孟知祥曾在府中招待和尚吃飯，王昭遠手持頭巾鞋子隨智諲進來，孟知祥見了他，喜愛他的聰慧狡黠。當時孟昶正就學，就命令王昭遠在孟昶身邊辦事，因而受到親近。孟昶即位，任爲捲簾使。樞密使王處回辭官後，孟昶因樞密使權大難以控制，就任王昭遠爲通奏使、知樞密使事，但事情無論大小，都一概交托給他，府庫中的金銀綢緞任他取用不加過問。孟昶的母親李太后常對孟昶説王昭遠不能重用，孟昶不聽。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懂軍略自詡。軍隊剛從成都出發，孟昶派李昊等人爲他餞行，王昭遠手持鐵如意，談論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耳熱，對李昊説："我這次去，何止攻克敵軍？我能率領這兩三萬臉上刺了字的惡少年，奪取中原易如反掌啊！"孟昶又派兒子孟玄喆率領幾萬精兵把守劍

喆輦其愛姬，携樂器、伶人數十以從，蜀人見者皆竊笑。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得蜀降卒，言："來蘇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與大路合。"全斌遣偏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與全斌夾攻之，昭遠、彦韜敗走，皆見擒。玄喆聞昭遠等敗，亦逃歸。

劉光乂攻夔州，守將高彦儔戰敗，閉牙城拒守，判官羅濟勸其走，彦儔曰："吾昔不能守秦川，今又奔北，雖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又勸其降，彦儔不許，乃自焚死。而蜀兵所在奔潰，將帥多被擒獲。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以謂東兵遠來，勢不能久，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嘆曰："吾與先君以温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時乾德三年正月也。自興師至昶降，凡六十六日。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表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追封楚王。其母李氏，爲人明辯，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嘗召見勞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思蜀，佗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故鄉，不勝大願。"是時劉鈞尚在。太祖大喜曰："俟平劉鈞，當如母願。"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爲！"因不食而卒。其餘事具國史。

門。孟玄喆用車載上他的寵姬，帶着樂器，幾十個藝人跟隨，蜀人見了都暗暗發笑。王全斌到三泉，碰上王昭遠，打敗了他。王昭遠焚毁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軍頭向韜抓獲後蜀的降兵，降兵説："來蘇有條小路，出劍門南清彊店，和大路會合。"王全斌派副將史延德分兵出來蘇，北擊劍門，和王全斌夾攻他們，王昭遠、趙彦韜敗逃，都被抓獲。孟玄喆聽説王昭遠等人戰敗，也逃回了。

劉光乂攻打夔州，守將高彦儔戰敗，關閉牙城抗守，判官羅濟勸他逃跑，高彦儔説："我過去没能守住秦川，現在又逃跑，即使君主不殺我，我還有什麽臉見蜀人呢！"又勸他投降，高彦儔不同意，於是自焚而死。而後蜀兵到處奔潰，將帥多被抓獲。孟昶向手下人詢問計策，老將石頵認爲東兵遠道而來，勢必不能持久，應當招聚軍隊堅守拖垮他們。孟昶嘆息説："我和先帝用暖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面對敵人，不能爲我向東射一箭，即使想堅守堡壘，誰和我堅守呢！"於是命令李昊起草降表，這時是乾德三年正月。從出兵到孟昶投降，共六十六天。當初，李昊在王衍那裏任翰林學士，王衍滅亡時，李昊爲他起草降表，到這時又起草降表，蜀人晚上在他門前寫上"專寫降表李家"，當時傳爲笑談。

孟昶到京師，被拜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秦國公，七天後就死了，追封爲楚王。他的母親李氏，爲人聰明善辯，受到很好的禮遇，詔書稱她爲"國母"，宋太祖曾召見慰勞她説："國母好好愛惜身體，思蜀不要太過悲傷，以後會送國母回去。"李氏説："我家本在太原，如果能够歸老故鄉，就是我最大的願望了。"這時劉鈞還在。宋太祖十分高興地説："等到平定劉鈞，就滿足國母的願望。"孟昶死時，李氏不哭，把酒灑在地上説："你不能爲國家而死，苟且偷生自取羞辱。我之所以不忍死，是因爲你還活着。現在我還活着做什麽！"因而絶食而死。其餘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六十五

世家第五

南漢世家

劉隱

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

劉隱，祖父劉安仁，是上蔡人，後來遷到閩中，在南海做生意，於是在那裏安家。父親劉謙，任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黄巢攻破廣州，離開廣州到湖、湘間掠奪，廣州表奏劉謙爲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防禦梧、桂以西。一年多，有兵一萬人，戰船一百多艘。劉謙有三個兒子，叫劉隱、劉台、劉巖。

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知柔代爲帥，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覃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彦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彦若卒，軍中推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隱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

劉謙死後，廣州表奏劉隱代劉謙任封州刺史。乾寧中，節度使劉崇龜死，嗣薛王李知柔代任將帥，到達湖南，廣州將領盧琚、覃玘作亂，李知柔不敢前進。劉隱率封州兵攻殺盧琚、覃玘，迎接李知柔，李知柔徵辟劉隱爲行軍司馬。後來徐彦若接代李知柔，表奏劉隱爲節度副使，把軍政委托給他。徐彦若死，軍中推舉劉隱爲留後。天祐二年，拜劉隱爲節度使。梁開平元年，加檢校太尉、兼侍中。二年，兼静海軍節度、安南都護。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爲南平王。

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士人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定保容管巡

劉隱父子從封州起家，遭逢世亂多變故，多次在嶺南建功，於是占據南海。劉隱又喜好賢士。這時，天下已亂，中原的士人因爲嶺外最遠，是能够躲避戰亂的地方，大多遷移到那裏。唐代的名臣貶官死在南方的往往有子孫後代，或者當時在那裏做官遭逢世亂不能回去的人，都客居嶺南。王定保、倪曙、劉濬、李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流，劉隱都招納他們以禮相待，

官，曙唐太學博士，濬崇望之子，以避亂往；衡德裕之孫，唐右補闕，以奉使往。皆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傑善星曆，唐司農少卿，因避亂往，隱數問以災變，傑耻以星術事人，常稱疾不起，隱亦客之。洞潛初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常師事之，後以爲節度副使，及龑僭號，爲陳吉凶禮法。爲國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數人焉。

王定保是容管巡官，倪曙是唐太學博士，劉濬是劉崇望的兒子，因躲避戰亂前往；李衡是李德裕的孫子，任唐的右補闕，因奉命出使前往。都被徵辟安置在幕府，作爲賓客對待。周傑擅長星相曆法，是唐的司農少卿，因避亂前往，劉隱多次向他詢問災變之狀，周傑耻於用星術事奉人，常常稱病不起，劉隱也把他當成賓客。楊洞潛最初任邕管巡官，任滿後客居南海，劉隱常把他當師長事奉，後來任命他爲節度副使，到劉龑僭越稱帝時，爲他陳述吉凶禮法。他建立國家制訂的法度，略有次序，都是任用這幾個人。

乾化元年，進封隱南海王。是歲卒，年三十八。弟龑立。

乾化元年，進封劉隱爲南海王。這年逝世，時年三十八歲。弟弟劉龑襲位。

劉龑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其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妒，聞之怒，拔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龑爲己子。及長，善騎射，身長七尺，垂手過膝。

劉龑，原名劉巖，是劉謙妾生的兒子。他的母親段氏在外舍生下劉龑，劉謙的妻子韋氏歷來妒忌，聽説後發怒，拔劍而出，命人把劉龑抱來，將要殺掉他，到見到劉龑後内心驚懼，劍就落在地上，很久纔説："這不是一般的孩兒！"三天後，最終殺掉段氏，收養劉龑爲自己的兒子。長大後，擅長騎馬射箭，身高七尺，手垂下來超過膝蓋。

隱爲行軍司馬，龑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隱鎮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龑代立。乾化二年，除清海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悉以隱官爵授龑，襲封南海王。

劉隱任行軍司馬時，劉龑也被徵辟爲薛王府諮議參軍。劉隱爲南海節度使，劉龑任副使。劉隱死，劉龑代立。乾化二年，授任清海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加檢校太傅。梁末帝登位，把劉隱的官爵全部授予劉龑，襲封爲南海王。

唐末，南海最後亂，僖宗以後，大臣出鎮者，天下皆亂，無所之，惟除南海而已，自隱始亦自立。是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據諸管；盧光稠據虔州以攻嶺上，其弟光睦據潮州，子延昌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及江東七十餘寨，皆不能制。隱攻韶州，龑曰："韶州所賴者光稠，擊之，虔人必應，應則首尾受敵，此不宜直攻而可以計取。"隱不

唐末，南海最後纔亂，唐僖宗以後，大臣出任節鎮使，天下都亂了，無處可去，衹有任官到南海罷了，從劉隱開始也自立了。這時，交州曲顥、桂州劉士政、邕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分別占據各管轄地域；盧光稠占據虔州攻打嶺上，他的弟弟盧光睦占據潮州，兒子盧延昌占據韶州；高州刺史劉昌魯、新州刺史劉潛和江東七十多個寨子，都不能控制。劉隱進攻韶州，劉龑説："韶州依賴的是盧光稠，攻打韶州，虔州人必定接應，他來接應，我們就首尾受敵，這樣不宜直攻而可以設計攻取。"劉隱不聽，果然戰敗

聽，果敗而歸，因盡以兵事付龑。龑悉平諸寨，遂殺昌魯等，更置刺史，卒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又西與馬殷爭容、桂，殷取桂管，虜士政；龑取容管，逐巨昭，又取邕管。隱、龑自梁初受封爵，稟正朔而已。

而回，於是把行軍作戰的事全部交付給劉龑。劉龑平定各寨，於是殺掉劉昌魯等人，換置刺史，最後出兵打敗盧氏，奪取潮、韶二州。又在西面和馬殷爭奪容、桂，馬殷奪取桂管，俘虜劉士政；劉龑奪取容管，驅逐龐巨昭，又奪取邕管。劉隱、劉龑自從梁初接受封爵以來，不過使用梁的紀年而已。

貞明三年，龑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曰乾亨。追尊安仁文皇帝，謙聖武皇帝，隱襄皇帝，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胤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胤自以唐甲族，耻事僞國，常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胤手書，遣使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胤驚喜，爲盡心焉。

貞明三年，劉龑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年號爲乾亨。追尊劉安仁爲文皇帝，劉謙爲聖武皇帝，劉隱爲襄皇帝，建立三廟。設置百官，任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衡爲禮部侍郎，倪曙爲工部侍郎，趙光胤爲兵部尚書，都任平章事。趙光胤自以爲是唐的上等大族，以事奉僞國爲耻辱，常常怏怏不樂想回去。劉龑於是模仿趙光胤的筆迹，派使臣從小路到洛陽，召他的兩個兒子趙損、趙益和家屬全部到來。趙光胤非常驚喜，在那裏爲他盡心盡力了。

龑性聰悟而苛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朵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真蛟蜃也。又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

劉龑聰明穎悟而又苛刻殘酷，設置刀鋸、肢解、剖心剔骨等刑罰，每每見到殺人，就喜不自勝，口頰自然顫動，流下唾沫，張口吸氣，人們以爲他真是蛟蜃。又喜好奢侈，盡力搜集南海珍寶，建成玉堂珠殿。

二年，祀天南郊，大赦境内，改國號漢。龑初欲僭號，憚王定保不從，遣定保使荆南，及還，懼其非己，使倪曙勞之，告以建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四方其不取笑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

二年，在南郊祭天，境内實行大赦，改國號爲漢。劉龑當初想僭越稱帝時，怕王定保不從，派王定保出使荆南，到他返回時，怕他非難自己，派倪曙去慰勞他，告訴他建國了。王定保説："建國應有建國的制度，我進南門時，清海軍的門額還在，四方人士不取笑我們嗎！"劉龑笑着説："我防備王定保很久了，却没想到這個，該他譏誚我啊！"

三年，册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楚王殷女也。

三年，册封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馬氏，是楚王馬殷的女兒。

四年春，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四年春，設置選部，實行科舉考試，放進士、明經科十多人及第，仿照唐代舊例，每年如此。

七年，唐莊宗入汴，龑懼，遣宫苑使何詞入詢中國虚實，稱大漢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還，言唐必亂，不足憂，龑大喜。又性好夸大，嶺北商

七年，唐莊宗進入汴州，劉龑害怕，派宫苑使何詞前去打聽中原虚實，稱大漢國主致信大唐皇帝。何詞返回，説唐必定大亂，不值得擔心，劉龑大喜。又喜好誇耀，嶺北的商人到了南海，

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耻王蠻夷，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是歲，雲南驃信鄭旻遣使致朱鬃白馬以求婚，使者自稱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户、持節鄭昭淳。昭淳好學有文辭，龑與游宴賦詩，龑及群臣皆不能逮，遂以隱女增城縣主妻旻。

八年，作南宫，王定保獻《南宫七奇賦》以美之。龑初名巖，又更曰陟。

九年，白龍見南宫三清殿，改元曰白龍，又更名龔，以應龍見之祥。有胡僧言：“讖書：‘滅劉氏者龔也。’”龑乃采《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音“儼”，以名焉。

四年，楚人以舟師攻封州，封州兵敗於賀江，龑懼，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遂赦境内，改元曰大有。遣將蘇章以神弩軍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輕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挽索鎖楚舟，以强弩夾江射之，盡殺楚人。

三年，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等。承美至南海，龑登義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

四年，愛州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進遁歸。龑遣承旨程寶攻廷藝，寶戰死。

五年，封子耀樞邕王，龜圖康王，洪度秦王，洪熙晋王，洪昌越王，洪弼齊王，洪雅韶王，洪澤鎮王，洪操萬王，洪杲循王，洪暐息

劉龑常常召見他們，讓他們登上宫殿，顯示珍珠寶玉的富有。自稱家原在關中咸陽，以稱王蠻夷之地爲耻辱，稱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這年，雲南驃信鄭旻派使臣送來紅鬃白馬求婚，使臣自稱是皇親母弟、清容布燮兼理、賜金錦袍虎綾紋攀金裝刀、封歸仁慶侯、食邑一千户、持節鄭昭淳。鄭昭淳好學擅長文辭，劉龑和他游宴賦詩，劉龑和群臣都趕不上他，於是把劉隱的女兒增城縣主嫁給了鄭旻。

八年，修建南宫，王定保進獻《南宫七奇賦》來贊美它。劉龑原名劉巖，又改名叫劉陟。

九年，白龍出現在南宫三清殿，改年號爲白龍，又改名叫劉龔，以應白龍出現的吉兆。有個胡僧説：“讖書説：‘消滅劉氏的是龔。’”劉龑於是用《周易》“飛龍在天”的意思造“龑”字，讀音作“儼”，用來取名。

四年，楚人用水軍進攻封州，封州兵在賀江被打敗，劉龑害怕，用《周易》占卜，碰上《大有》卦，於是在境内大赦，改年號叫大有。派將領蘇章率神弩軍三千人援救封州，蘇章把兩條鐵索沉到賀江中，在岸上造巨輪，修築大堤遮隱巨輪，用小船迎戰，假裝失敗而逃，楚人追擊他們，蘇章摇動巨輪挽起鐵索攔住楚人戰船，用强弓在兩岸夾江射擊他們，把楚人全部射死。

三年，派將領李守鄘、梁克貞攻打交趾，擒獲曲承美等人。曲承美被抓到南海，劉龑登上義鳳樓接受獻俘，對曲承美説：“你常常把我朝當成僞朝，現在反而被反綁雙手朝見，爲什麽呢?”曲承美叩頭伏罪，於是赦免了他。曲承美是曲顥的兒子。梁克貞又攻打占城，掠奪財寶而回。

四年，愛州楊廷藝反叛，攻打交州刺史李進，李進逃回。劉龑派承旨程寶攻打楊廷藝，程寶戰死。

五年，封兒子劉耀樞爲邕王，劉龜圖爲康王，劉洪度爲秦王，劉洪熙爲晋王，劉洪昌爲越王，劉洪弼爲齊王，劉洪雅爲韶王，劉洪澤爲鎮王，劉洪操爲萬王，劉洪杲爲循王，劉洪暐爲息

王，洪邈高王，洪簡同王，洪建益王，洪濟辨王，洪道貴王，洪昭宣王，洪政通王，洪益定王。

九年，遣將軍孫德晟攻象州，不克。

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廷藝故將吴權攻交州，公羨來乞師。龑封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以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

十五年，龑卒，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廟號高祖，陵曰康陵。子玢立。

劉玢

玢，初名洪度，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龑病卧寢中，召右僕射王翻與語，呼洪度、洪熙小字曰："壽、儁雖長，然皆不足任吾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翻爲龑謀，出洪度以邕州，洪熙容州，然後立洪昌爲太子。議已定，崇文使蕭益入問疾，龑以告之，益諫曰："少者得立，長者争之，禍始此矣！"由是洪度卒得立。更名玢，改元曰光天，尊母趙昭儀爲皇太妃，以晋王洪熙輔政。

玢立，果不能任事。龑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宫中，裸男女以爲樂，或衣墨縗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玢遣越王洪昌、循王洪杲攻之，遇賢圍洪昌等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挾二王潰圍而走。玢莫能

王，劉洪邈爲高王，劉洪簡爲同王，劉洪建爲益王，劉洪濟爲辨王，劉洪道爲貴王，劉洪昭爲宣王，劉洪政爲通王，劉洪益爲定王。

九年，派將軍孫德晟攻打象州，没有攻克。

十年，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死楊廷藝自立，楊廷藝原來的大將吴權攻打交州，皎公羨前來求援兵。劉龑封劉洪操爲交王，出兵白藤進攻吴權軍隊。劉龑率兵駐扎海門，吴權已殺掉皎公羨，迎戰於海口，在海中安置鐵樁，吴權的軍隊藉潮漲進兵，劉洪操追擊他們，潮退後戰船返回，碰上鐵樁的船都翻了，劉洪操戰死，劉龑收集殘兵而回。

十五年，劉龑死，年五十四歲，謚號稱天皇大帝，廟號爲高祖，陵墓爲康陵。兒子劉玢繼位。

劉玢，原名劉洪度，封爲秦王。劉龑的兒子劉耀樞、劉龜圖都早死，劉玢依次當繼位。劉龑患病躺在卧室中，召右僕射王翻和他談話，呼劉洪度、劉洪熙的小字説："劉壽、劉儁雖然年長，但都不能够擔當我的大業，衹有劉洪昌像我，我想立他。怎麽我的子孫這樣不賢，後代就像老鼠鑽進了牛角，勢必逐漸弱小啊！"於是落淚哽咽。王翻爲劉龑出主意，放劉洪度外任到邕州，劉洪熙到容州，然後立劉洪昌爲太子。擬議已定，崇文使蕭益進來探病，劉龑把打算告訴了他，蕭益諫阻説："年輕的得以立爲太子，年長的就要争奪，災禍從此開始了！"因此劉洪度最終得以繼位。改名叫劉玢，改年號爲光天，尊崇母親趙昭儀爲皇太妃，讓晋王劉洪熙輔佐朝政。

劉玢登位，果然不能承擔大事。劉龑停殯未葬，召樂官奏樂，在宫中飲酒，讓男女裸體作樂，或者穿上黑色喪服和倡女夜游，出入百姓家中。從此山林湖海間盜賊競相興起。妖人張遇賢，自稱中天八國王，攻陷循州。劉玢派越王劉洪昌、循王劉洪杲攻打他，張遇賢在錢帛館包圍劉洪昌等人，偏將萬景忻、陳道庠奮力作戰，挾二王突圍逃跑。劉玢一點不醒悟，嶺東都作亂

省，嶺東皆亂。

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玢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敕宦官守宫門，入者皆露索。洪熙、洪杲、洪昌陰遣陳道庠養勇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少良、何昌廷等，習爲角抵以獻玢。玢宴長春宫以閲之，玢醉起，道庠與思潮等隨至寢門拉殺之，盡殺其左右。玢立二年，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了。

劉洪熙日甚一日地進獻樂妓引誘劉玢荒淫放縱。劉玢也很疑心弟弟們在算計自己，命令宦官把守宫門，進來的人都脱光衣服搜身。劉洪熙、劉洪杲、劉洪昌暗中派陳道庠養武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人，練習摔跤，獻給劉玢。劉玢在長春宫設宴觀看他們摔跤，劉玢喝醉起身，陳道庠和劉思潮等人隨他到寢宫門口把他拉死，把他左右的人全部殺掉。劉玢登位兩年，卒年二十四歲，謚號爲殤。弟弟劉晟登位。

劉晟

晟，初名洪熙，封晋王。既弑玢，遂自立，改元曰應乾，以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洪杲副元帥，劉思潮等封功臣。晟既殺兄，立不順，懼衆不伏，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晟誅思潮等以止外議。晟大怒，使使者夜召洪杲。洪杲知不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洪杲誤念，來生王宫，今見殺矣！後世當生民家，以免屠害。"涕泣與家人訣别，然後赴召，至則殺之。冬，晟祀天南郊，改元曰乾和，群臣上尊號曰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遣洪昌祠襄帝陵於海曲，至昌華宫，晟使盗刺殺之。晟自殺洪杲，由是與諸弟有隙，而洪昌最賢，龑素所欲立者，晟尤忌之，故先及害。鎮王洪澤居邕州，有善政，是歲鳳皇見邕州，晟怒，使人鴆殺之。而諸弟相次見殺。

三年，殺其弟洪雅，又殺劉思潮等五人。思潮等死，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悦《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駡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

劉晟，原名劉洪熙，封爲晋王。殺掉劉玢後，就自行登位，改年號叫應乾，任命劉洪昌爲兵馬元帥，知政事，劉洪杲爲副元帥，劉思潮等人封爲功臣。劉晟殺死哥哥後，登位不名正言順，怕衆人不服，於是更加重刑罰威脅衆人。不久劉洪杲多次請求討伐盗賊，暗中勸劉晟殺掉劉思潮等人以阻止外人的非議。劉晟大怒，派使臣在晚上召劉洪杲。劉洪杲知道不能幸免，於是留下使臣，入内沐浴，到佛像前禱告説："我劉洪杲想法錯誤，生在王宫，今天被殺了，後世應當生在百姓家，以免受到殺害。"哭泣着和家人訣别，然後前去應召，一到就被殺了。冬天，劉晟在南郊祭天，改年號爲乾和，群臣進上尊號爲大聖文武大明至道大光孝皇帝。

二年夏天，派劉洪昌到海曲祭祀襄帝陵，到昌華宫時，劉晟派盗賊把他刺死。劉晟自從殺死劉洪杲後，從此和弟弟們産生矛盾，而劉洪昌最賢明，是劉龑一直想立爲太子的人，劉晟尤其忌恨他，因此先遭殺害。鎮王劉洪澤居邕州，有政績，這年鳳凰出現在邕州，劉晟發怒，派人用毒酒殺死他。弟弟們都相繼被殺。

三年，殺死他的弟弟劉洪雅，又殺掉劉思潮等五人。劉思潮等人被殺後，陳道庠害怕，感到不安全，他的朋友鄧伸拿荀悦的《漢紀》送給他，陳道庠不明白他的用意，鄧伸駡他説："蠢蠻子！韓信被殺而彭越被剁成肉醬，都寫在這本書中！"陳道庠醒悟，更加害怕。劉晟聽説後大

獄，皆斬之於市，夷其族。以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使人殺之於路。

怒，把陳道庠、鄧伸投進獄中，都斬殺於市，把他們滅族。任命右僕射王翻爲英州刺史，派人在路上殺掉他。

五年，晟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簡、洪建、洪暐、洪昭，同日皆見殺。

五年，劉晟的弟弟劉洪弼、劉洪道、劉洪益、劉洪濟、劉洪簡、劉洪建、劉洪暐、劉洪昭，同一天被殺。

六年，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聘楚以求婚，楚不許。允章還，晟曰："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馬希廣新立，希萼起兵武陵，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攻之狀。晟乃遣巨象指揮使吴珣、内侍吴懷恩攻賀州，已克之，楚人來救，珣鑿大阱於城下，覆箔於上，以土傅之，楚兵迫城，悉陷阱中，死者數千，楚人皆走。珣等攻桂州及連、宜、嚴、梧、蒙五州，皆克之。掠全州而還。

六年，派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禮聘楚國求婚，楚不答應。鍾允章返回，劉晟說："馬公還能經營南方土地嗎?"這時，馬希廣剛登位，馬希萼在武陵起兵，湖南大亂，鍾允章詳細陳述可以攻楚的情況。劉晟於是派巨象指揮使吴珣、内侍吴懷恩攻打賀州，攻克後，楚人前來救援，吴珣在城下挖大陷阱，在上面蓋上竹席，用泥土遮住，楚兵到了城下，都落在陷阱中，死了幾千人，楚人都逃跑了。吴珣等人進攻桂州和連、宜、嚴、梧、蒙五州，都攻克了。劫掠全州而回。

九年冬，又遣内侍潘崇徹攻郴州，李景兵亦在，與崇徹遇戰，大敗景兵於宜章，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彦贇以兵入海，掠商人金帛作離宫游獵，故時劉氏有南宫、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宫，凡數百，不可悉紀。宦者林延遇、宫人盧瓊仙，内外專恣爲殺戮，晟不復省。常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劍斬之以試劍，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嘆息而已。

九年冬，又派内侍潘崇徹攻打郴州，李景的軍隊也在那裏，和潘崇徹相遇交戰，在宜章大敗李景的軍隊，於是攻取郴州。劉晟更加得意，派巨艦指揮使暨彦贇率兵入海，搶劫商人的金銀綢緞修建行宫游獵，因此當時劉氏有南宫、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等行宫，共幾百處，不能一一列出。宦官林延遇、宫人盧瓊仙，内外專横，任意殺人，劉晟還不醒悟。曾經夜飲大醉，把瓜放在樂師尚玉樓的頸上，拔劍斬瓜試劍，因而一并把他的頭砍下。第二天酒醒後，又召尚玉樓侍奉飲酒，手下人告訴他已經被他殺了，劉晟不過嘆息一聲罷了。

十年，湖南王進逵以兵五萬率谿洞蠻攻郴州，潘崇徹敗進逵於蠔石，斬首萬餘級。

十年，湖南王進逵出兵五萬率溪洞蠻進攻郴州，潘崇徹在蠔石打敗王進逵，殺一萬多人。

十一年，晟病甚，封其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祥王，崇興梅王。

十一年，劉晟病重，封他的兒子劉繼興爲衛王，劉璇興爲桂王，劉慶興爲荆王，劉保興爲祥王，劉崇興爲梅王。

十二年，晟親耕藉田。交州吴昌濬遣使稱臣，求節鉞。昌濬者，權子也。權自龑時據交州，龑遣洪操攻

十二年，劉晟親自耕田行藉田禮儀。交州吴昌濬派使臣前來稱臣，請求賜予節鉞。吴昌濬，是吴權的兒子。吴權自從劉龑時占據交州，

之，洪操戰死，遂棄不復攻。權死，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濬立，始稱臣於晟。晟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晟殺其弟洪邈。

十三年，又殺其弟洪政，於是龑之諸子盡矣！顯德三年，世宗平江北，晟始惶恐，遣使修貢於京師，爲楚人所隔，使者不得行，晟憂形於色。又嘗自言知星，末年，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嘆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

十六年，卜葬域於城北，運甓爲壙，晟親臨視之。是秋卒，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曰昭陵。子鋹立。

劉鋹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卒，以長子立，改元曰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瓊仙等。至鋹尤愚，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遂委其政於宦者龔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鋹乃與宫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宫，不復出省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鋹於内殿設帳幄，陳寶貝，胡子冠遠游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争附之。胡子乃爲鋹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仄目。

二年，鋹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登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彦真望見之曰：“此謀反爾！”乃拔劍升

劉龑派洪操攻打他，洪操戰死，於是放棄此地不再進攻。吴權死後，兒子吴昌岌繼位，吴昌岌死後，弟弟吴昌濬繼位，纔向劉晟稱臣。劉晟派給事中李璵以符節招他，李璵到白州，吴昌濬派人阻止李璵說：“海賊作亂，道路不通。”李璵没有成行。劉晟殺掉他的弟弟劉洪邈。

十三年，又殺掉他的弟弟劉洪政，到這時劉龑的兒子都被他殺光了！顯德三年，周世宗平定長江以北，劉晟纔感到驚惶恐懼，派使臣到京師進貢，被楚人所隔，使臣不能前去，劉晟神色憂慮。又曾自稱懂得星象，年末，月食於牽牛、織女二星間，拿出卦書來占卜，嘆息說：“正應在我身上！”於是整夜飲酒。

十六年，在城北選擇墓地，運磚修墓，劉晟親自去視察。這年秋死去，享年三十九歲，謚號爲文武光聖明孝皇帝，廟號中宗，陵墓爲昭陵。兒子劉鋹登位。

劉鋹，原名劉繼興，封爲衛王。劉晟逝世，他作爲長子登位，改年號爲大寶。劉晟性格剛愎猜忌，不能信任臣下，而衹信任他寵幸的宦官、宫婢延遇、盧瓊仙等人。到劉鋹就更加愚昧，認爲群臣都各有家室，顧惜子孫，不能竭盡忠心，衹有宦官親近可以任用，於是把政事交托給宦官龔澄樞、陳延壽等人，以至於有想任用的臣子，都閹割後纔任用。龔澄樞等人專權後，劉鋹於是和宫婢波斯女子在後宫淫樂嬉戲，不再出來管理政事。陳延壽又引來女巫樊胡子，自稱玉皇降臨樊胡子身上。劉鋹在内殿設置帳幕，擺上寶物，樊胡子頭戴着遠游冠，穿着紫霞裙，坐在帳幕中宣揚禍福，稱劉鋹爲太子皇帝，國事都取决於樊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人争相依附她。樊胡子於是對劉鋹說：“龔澄樞等人都是上天派來輔助太子皇帝的，有罪不能責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預政事，深深痛恨他們，多次請求誅殺宦官，宦官都對他側目仇視。

二年，劉鋹在南郊祭天，前三天，鍾允章和禮官登上祭壇，四周環視指揮安排，宦官許彦真望見他們說：“這是在謀反啊！”於是拔出劍登

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鋹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自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鋹，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鋹稍誅去諸王，鋹以爲然，殺其弟桂王璇興。是歲，建隆元年也。鋹將邵廷琄言於鋹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内，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鋹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廷琄言直，深恨之。

上祭壇，鍾允章迎面呵叱他，許彥真馳馬跑掉，誣告鍾允章反叛。劉鋹把鍾允章投進獄中，派禮部尚書薛用丕治罪。鍾允章和薛用丕有舊交，於是流淚說："我現在沒有罪，自己認罪而死本也沒有遺憾，但我的兩個兒子都年幼，不知道父親的冤枉，等他們長大後，你可以告訴他們。"許彥真聽說後，罵道："反賊，想讓你的兒子報仇嗎！"又進宮告訴劉鋹，把他的兩個兒子一并抓來關進獄中，於是把他們滅族。陳延壽對劉鋹說："先帝之所以能够傳位給陛下，是因爲把弟弟們都殺光了。"勸劉鋹逐漸誅殺掉各王，劉鋹認爲對，殺掉他的弟弟桂王劉璇興。這年，是建隆元年。劉鋹的部將邵廷琄對劉鋹說："我們漢國乘唐動亂之機，在這裏五十年了，幸逢中原有變故，沒能打到我們這裏，而我們漢國因爲沒有戰事却更加放縱，如今軍隊不認識旗鼓號令，而君主不知道存亡大事。天下動亂很久了，動亂久了就會導致天下治理，這是自然趨勢。如今聽說真主已經出現，必將全部占據海内，看來不統一天下不會罷休。"勸劉鋹修整軍隊作爲防備，如不這樣，就拿全部珍寶進奉中原，派使臣和中原通好。劉鋹糊塗地什麼也不憂慮，討厭邵廷琄直言不諱，十分痛恨他。

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符瑞諷群臣入賀。

四年，宮中長出芝菌，野獸碰撞寢宮房門，園苑中羊吐珍珠，井旁石頭自己立起來，走了一百多步纔倒下，樊胡子都說是吉祥徵兆，暗示群臣進宮祝賀。

五年，鋹以宦者李托養女爲貴妃，專寵。托爲内太師，居中專政。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等居己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

五年，劉鋹把宦官李托的養女封爲貴妃，專一寵愛她。李托任内太師，在朝中專權。許彥真殺掉鍾允章後，憎惡龔澄樞等人位居自己之上，謀劃殺掉他們。龔澄樞派人誣告許彥真反叛，把他滅族。

七年，王師南伐，克郴州，晟所遣將暨彥贇與其刺史陸光圖皆戰死，餘衆退保韶州。鋹始思廷琄言，遣廷琄以舟兵出洸口抗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琄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爲良將。有譖者投無名書言廷琄反，鋹遣使者賜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

七年，宋朝大軍南伐，攻克郴州，劉晟派去的將領暨彥贇和刺史陸光圖都戰死，剩下的兵衆退保韶州。劉鋹纔想起邵廷琄的話，派邵廷琄率水軍出洸口抵抗宋朝大軍。碰上宋朝軍隊退兵，邵廷琄訓練士兵，整修戰備，嶺南人認爲他是良將而依賴於他。詆毀他的人投匿名信説邵廷琄反叛，劉鋹派使臣賜他自殺；士兵們排列在軍營門

訴廷琄無反狀，不能救，爲立祠於洸口。

八年，交州吴昌文卒，其佐吕處玶與峰州刺史喬知祐爭立，交趾大亂，驩州丁璉舉兵擊破之，鋹授璉交州節度。

九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是時，太祖皇帝詔李煜諭鋹使稱臣，鋹怒，囚煜使者龔慎儀。

十三年，詔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昭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喜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此！十二月平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其右僕射蕭漼奉表降。漼行，鋹惶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宫殿。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其後事具國史。

口見使臣，申訴邵廷琄没有反叛情狀，但没能救下他，爲他在洸口修建祠廟。

八年，交州吴昌文逝世，他的副手吕處玶和峰州刺史喬知祐爭位，交趾大亂，驩州丁璉出兵攻破他們，劉鋹任丁璉爲交州節度使。

九年，南海百姓家妻子生下兒子有兩頭四臂。這時，宋太祖皇帝詔令李煜勸説劉鋹讓他稱臣，劉鋹發怒，拘囚李煜的使臣龔慎儀。

十三年，宋朝詔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兵，軍隊在白霞駐扎。劉鋹派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作爲防備。這年秋，潘美平定賀州，十月平定昭州，又平定桂州，十一月平定連州。劉鋹高興地説："昭、桂、連、賀，原屬湖南，現在北方軍隊奪取它們，已够了，不會再南征了。"他就是如此愚蠢！十二月宋軍平定韶州。開寶四年正月，平定英、雄二州，劉鋹的將領潘崇徹首先投降。軍隊駐扎於瀧頭，劉鋹派使臣求和，請求緩兵。二月，軍隊渡過馬逕，劉鋹派他的右僕射蕭漼奉表請求投降。蕭漼出發後，劉鋹惶惶不安，又下令調集軍隊抗拒大軍。潘美等人進軍，劉鋹派他的弟弟祥王劉保興率文武官吏到潘美軍中投降，不被接受。龔澄樞、李托等人商議説："北方軍隊前來，衹是貪圖我國的財寶罷了，如果我們將它燒成空城，不能駐軍，他們自然會回去。"於是焚毁他們所有的倉庫、宫殿。劉鋹率領十多艘海船，載上全部珍寶、嬪妃，準備入海，宦官樂範偷去他的海船逃回。宋軍駐扎於白田，劉鋹穿着白衣騎着白馬投降。到京師進獻俘虜，赦免劉鋹，任命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封爲恩赦侯。後來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上。

新五代史卷六十六

世家第六

楚世家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峰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宗衡等攻楊行密於揚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權，宗權數召儒等，儒不欲還，宗衡屢趣之，儒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逐行密。行密據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峰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等無所歸，乃推建峰爲帥，殷爲先鋒，轉攻豫章，略虔、吉，有衆數萬。乾寧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發邵州兵戍龍回關，建峰等至關，降其戍將蔣勛。建峰取勛鎧甲被先鋒兵，張其旗幟，直趨潭州，至東門，東門守者以爲關兵戍還，開門内之，遂殺處訥，建峰自稱留後。僖宗授建峰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建峰不與，勛率兵攻湘鄉，建峰遣殷擊勛於邵州。

建峰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歡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峰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峰。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乘馬輒踶嚙，傷佶髀。佶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也，馬公英勇，可共

馬殷字霸圖，是許州鄢陵人。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派孫儒、劉建峰率兵一萬人歸屬他的弟弟秦宗衡，攻取淮南，馬殷最初任孫儒的偏將。秦宗衡等人在揚州攻打楊行密，没能攻克，梁軍正猛攻秦宗權，秦宗權多次召孫儒等人，孫儒不想回來，秦宗衡多次催促他，孫儒發怒，殺掉秦宗衡，親自率兵攻取高郵，於是驅逐楊行密。楊行密占據宣州，孫儒率兵包圍他，很久没能攻克，派馬殷和劉建峰掠奪附近縣的糧食。孫儒戰敗而死，馬殷等人無處可歸，於是推舉劉建峰做主帥，馬殷任先鋒，轉而攻打豫章，攻取虔、吉二州，有士兵數萬人。乾寧元年，進入湖南，駐扎在醴陵。潭州刺史鄧處訥派邵州兵戍守龍回關，劉建峰等人到關，使守將蔣勛投降。劉建峰取來蔣勛的鎧甲給先鋒兵穿上，打着他的旗幟，直奔潭州，到達東門，把守東門的人認爲是關兵戍守回來，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去，於是殺掉鄧處訥，劉建峰自稱留後。唐僖宗任劉建峰爲湖南節度使、馬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蔣勛請求任邵州刺史，劉建峰不同意，蔣勛率兵攻打湘鄉，劉建峰派馬殷到邵州攻打蔣勛。

劉建峰是個庸人，不能統率部下，常常和部下飲酒歡呼。軍士陳贍的妻子有美色，劉建峰和她私通，陳贍發怒，用鐵錘打死劉建峰。軍中推舉行軍司馬張佶做主帥，張佶準備入府，騎上馬時馬就不停踢咬，傷了張佶的腿骨。張佶卧病不起，對將領們説："我不是你們的主帥，馬公英

立之。"諸將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佶乘肩輿入府，殷拜謁於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

勇，可以共同擁立他。"將領們於是一同殺死陳瞻，分割他的尸體，派姚彥章去邵州迎接馬殷。馬殷到後，張佶坐轎子進府，馬殷在廷中拜見張佶，張佶召馬殷上廷，於是率領將吏們下廷，向北再拜，讓位給他，這時是乾寧三年。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義嶺。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

唐封馬殷爲潭州刺史。馬殷派他的將領秦彥暉、李瓊等人攻打連、邵、郴、衡、道、永六州，都攻克了。桂管劉士政害怕，派他的將領陳可璠、王建武等人率兵把守全義嶺。馬殷派使者出使劉士政，使臣到劉士政境上後，陳可璠不讓進。馬殷發怒，派李瓊等人率兵七千人進攻，擒獲陳可璠等人和他們的士兵兩千多人，把他們全部活埋了，於是包圍桂管，俘虜劉士政，把他的屬州全部奪取了。馬殷表奏李瓊爲桂管觀察使。四年，任命馬殷爲武安軍節度使。

初，孫儒敗於宣州，殷弟賨爲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爲"黑雲都"，以賨爲指揮使。賨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爲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賨誰家子，賨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賨不對。他日又問之，賨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鄰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嘆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爲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以相資，亦所以報我也!"乃厚禮遣賨歸。殷大喜，表賨節度副使。

當初，孫儒在宣州被打敗時，馬殷的弟弟馬賨被楊行密抓獲，楊行密收羅孫儒的殘兵組成"黑雲都"，任命馬賨爲指揮使。馬賨隨楊行密攻戰，多次立功，爲人質樸穩重，不曾自耀功勞，楊行密喜愛他，問馬賨是哪家的兒子，馬賨說："是馬殷的弟弟。"楊行密大驚失色說："你的哥哥顯貴了，我現在送你回去行嗎?"馬賨不回答。另一天又問他，馬賨推辭說："我是孫儒的敗兵，有幸您不處死我，如不爲您而死，不足以報答您。湖南是相鄰境土，早晚聽說馬殷的消息就够了，不願意離開您。"楊行密感嘆說："過去我喜歡你的外貌，現在我懂得你的心了。既然這樣就盡力爲我使兩國和好，相互通商、交換有無以相互幫助，這也是報答我的方法啊!"於是用厚禮送馬賨回去。馬殷大喜，表奏馬賨爲節度副使。

行密遣將劉存等攻杜洪，圍鄂州，殷遣秦彥暉、許德勳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敗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彥暉拒於上流，偏將黃璠以舟三百伏瀏陽口。存等屢戰不勝，乃致書於殷以求和，殷欲許之，彥暉曰："淮人多詐，將怠我師，不可信。"急擊之，存等退走，黃璠以瀏陽舟截江合擊，大敗之，劉存及陳知新戰死，彥

楊行密派將領劉存等人攻打杜洪，包圍鄂州，馬殷派秦彥暉、許德勳率水軍救援，不久杜洪戰敗而死，劉存等人就進攻馬殷。馬殷派秦彥暉在上游抵禦，副將黃璠率領三百艘戰船埋伏在瀏陽口。劉存等人多次作戰不勝，於是致信馬殷求和，馬殷想答應，秦彥暉說："淮人多欺詐，準備讓我們鬆懈，不可信任。"便猛攻他們，劉存等人退逃，黃璠率埋伏在瀏陽口的戰船攔江夾擊，大敗劉存，劉存和陳知新戰死，秦彥暉攻取

暉取岳州。

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

荆南高季昌以兵斷漢口，邀殷貢使，殷遣許德勳攻其沙頭，季昌求和，乃止。楊行密袁州刺史吕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自言五世將家，懼不能免，常與酒徒聚飲，醉則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聞之，疑其有異志，使人察其動静。師周益懼，謂其裨將綦毋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吾聞馬公仁者，待士有禮，吾欲逃死於楚可乎?"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語不泄也。"師周以兵獵境上，乃奔於楚，綦毋章縱其家屬隨之。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

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平江，許德勳擊敗之。殷遣秦彦暉攻朗州，彦恭奔於吴，執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張佶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賨爲左相，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昌、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狭，希範對曰："車駕南巡，才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明宗即位，遣使修貢，并賀明年

岳州。

梁太祖即位，馬殷派使臣進貢，梁太祖封馬殷爲侍中兼中書令，封爲楚王。

荆南高季昌率兵截斷漢口，攔截馬殷進貢的使臣，馬殷派許德勳攻打他們的沙頭，高季昌求和，纔作罷。楊行密的袁州刺史吕師周前來投奔。吕師周，勇健豪俠，粗通讖緯、兵書，自稱是五代將家子弟，怕不能幸免，常常和酒徒聚衆狂飲，喝醉了就起身跳舞，慷慨悲歌哭泣起來。楊行密聽説，怕他有二心，派人偵察他的動静。吕師周更加害怕，對他的偏將綦毋章説："我和楚人是相鄰的敵手，我常常望見他們營寨上的雲氣很美，不容易打敗。我聽説馬公是仁人，對士人有禮，我想逃命到楚行嗎?"綦毋章説："你自己考慮，我綦毋章的舌頭可以割斷，也不會泄露你的話。"吕師周率兵到楚境上打獵，於是投奔楚，綦毋章放任其家屬跟隨。馬殷聽説吕師周到來，大喜説："我正向南謀取嶺南，得到這人就够了。"任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打嶺南，攻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馬殷表奏吕師周爲昭州刺史。

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打平江，許德勳打敗了他們。馬殷派秦彦暉攻打朗州，雷彦恭投奔到吴，抓獲他的弟弟彦雄等七人送到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溆州昌師益等人率領溪洞各蠻夷部族都歸附馬殷。馬殷請求升朗州爲永順軍，表奏張佶爲節度使。馬殷於是請求依照唐太宗舊例，開設天册府，設置屬官。梁太祖封馬殷爲天册上將軍，馬殷任命他的弟弟馬賨爲左相，馬存爲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梁末帝時，加授馬殷爲武昌、静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唐莊宗消滅梁，馬殷派他的兒子馬希範到京師進貢，獻上梁授給的都統印。唐莊宗詢問洞庭的寬廣，馬希範回答説："你的車駕去那裏巡視，洞庭水衹够喂馬而已。"唐莊宗贊賞他。唐莊宗平定蜀，馬殷十分害怕，上表請求辭官，唐莊宗下詔書慰勞他。唐明宗即位，派使臣進貢，并祝

正月，荆南高季昌執其貢使史光憲。殷遣袁詮、王環等攻之，至其城下，季昌求和，乃止。

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龑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曰："成汭地狹兵寡，不足爲吾患，而劉龑志在五管而已，楊行密，孫儒之仇，雖以萬金交之，不能得其歡心。然尊王仗順，霸者之業也，今宜内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外誇鄰敵，然後退修兵農，畜力而有待爾。"於是殷始修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産茶茗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郁又諷殷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李序持節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其弟賨爲静江軍節度使，子希振武順軍節度使，次子希聲判内外諸軍事，姚彦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謚曰武穆"而已。子希聲立。

馬希聲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希聲判内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强，患之，嘗使諜者行間於殷，殷不聽。希聲用事，諜者語希聲曰："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

賀第二年的正月節，荆南高季昌抓獲他的進貢使臣史光憲。馬殷派袁詮、王環等人攻打他，到達城下，高季昌求和，纔作罷。

馬殷當初兵力還少，和楊行密、成汭、劉龑等相對峙，馬殷對此擔憂，向他的將領高郁詢問計策，高郁説："成汭地窄兵少，不值得我們擔心，而劉龑的目標在五管而已，楊行密是孫儒的仇敵，即使用萬貫錢財交結他，也不能得到他的歡心。但尊崇王室主持公正，是稱霸的人的事業，如今應當在内尊奉朝廷以求封爵而在外向鄰敵誇耀，然後退而治軍務農，養精蓄鋭等待時機而已。"於是馬殷纔向京師進貢，但每年進貢的不過是出産的茶葉而已。於是從京師到襄、唐、郢、復等州設置茶務賣茶，獲利十倍。高郁又勸馬殷鑄造鉛鐵錢，以十個當一個銅錢。又命令百姓自己製茶賣給商人旅客，而徵收税利，每年收入數以萬計。從此土地廣大，國力完備，多次要求封爵。

天成二年，請求建立行臺。唐明宗封馬殷爲楚國王，有關官府説没有封國王的禮儀，請求依照封三公的禮儀用竹册，於是派尚書右丞李序持符節用竹册封他。馬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立國家，承受君命，自行設置屬官，任命他的弟弟馬賨爲静江軍節度使，兒子馬希振爲武順軍節度使，次子馬希聲判内外諸軍事，姚彦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珙爲尚書，文武官吏都進官位。贈其曾祖父馬筠謚號文肅、祖父馬正謚號莊穆、父親馬元豐謚號景莊，在長沙修建三廟。長興元年，馬殷逝世，時年七十九歲，下詔説"馬殷官位爵位都很高，没有可以追贈的，謚號武穆"罷了。兒子馬希聲繼位。

馬希聲字若訥，是馬殷的次子。馬殷建國，任命馬希聲判内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聽説馬殷的將領高郁歷來爲馬殷獻計而楚因此强大，擔憂高郁，曾派人向馬殷挑撥離間，馬殷不聽從。馬希聲專權，挑撥的人對馬希聲説："高季昌聽説楚重用高郁，十分高興，認爲使馬氏滅亡的必

必郁也。"希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郁怒曰："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矯殷令殺郁。殷老不復省事，莫知郁死，是日大霧四塞，殷怪之，語左右曰："吾嘗從孫儒，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勛舊！"顧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薨。

定是高郁。"馬希聲素來愚蠢，信以爲然，急忙削奪高郁的軍職，高郁發怒說："我事奉君王很久了，屢次經營西山，將要老死在那裏，犬子逐漸長大，能對人吼叫了！"馬希聲聽說後，假托馬殷的命令殺了高郁。馬殷年老不再管事，不知道高郁死了，這天大霧瀰漫四方，馬殷感到奇怪，對手下人說："我曾跟隨孫儒，孫儒每次殺害無辜，天必大霧，難道馬步軍獄有冤死的人嗎？"第二天，官吏把情況告訴他，馬殷拍着胸口大哭說："我如此昏老，而殺死我的功臣！"望着手下人說："我也不久於人世了！"第二年馬殷死去。

希聲立，授武安、静江等軍節度使。希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乃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葬殷上潢，希聲不哭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邪！"長興三年，希聲卒，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馬希聲即位，授武安、静江等軍節度使。馬希聲曾聽説梁太祖喜好吃鷄，羡慕他，於是每天烹制五十隻鷄供膳食。在上潢安葬馬殷，馬希聲不哭泣，每頓吃幾碗鷄肉而起，他的禮部侍郎潘起譏誚他說："過去阮籍守喪吃蒸猪肉，世上難道缺少賢人嗎！"長興三年，馬希聲死，追封爲衡陽王。弟弟馬希範繼位。

馬希範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而希聲母袁夫人有美色，希聲以母寵得立，而希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希聲卒，而希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以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希範天册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

馬希範字寶規，是馬殷的第四個兒子。馬殷的兒子十多個，嫡子馬希振年長而賢明，次子馬希聲和馬希範同天出生，而馬希聲的母親袁夫人有美色，馬希聲因母親受寵得以即位，而馬希振棄官爲道士，住在家中。馬希聲死後，馬希範依次繼位，承襲馬殷的官爵，後唐封爲楚王。清泰二年，賜給弓箭、冠冕、劍。天福四年，加封馬希範爲天册上將軍，依照馬殷的舊例開府承君命處理政務。

希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希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歡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

馬希範好學，善於寫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都是過去馬殷時的學士，馬希範好奢侈，廖光圖等人都是淺薄之徒，飲酒賭博喧嘩，祇有拓拔常是深沉厚道的長者，上書急切諫阻，廖光圖等人討厭他。

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晋高祖詔希範出兵。希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

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反叛，晋高祖詔令馬希範出兵。馬希範派張少敵率水軍奔赴漢陽，運米五萬斛供給軍隊，李金全等人戰敗，張少敵纔回師。

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錦、獎諸蠻攻

溪州刺史彭士愁率領錦、獎二州各蠻夷部攻

澧州，希範遣劉勍、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愁大敗。勍等攻溪州，士愁走獎州，遣其子師暠率諸蠻酋降于勍。溪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於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於希範。

打澧州，馬希範派劉勍、劉全明等人率步兵五千人攻打他們，彭士愁大敗。劉勍等人進攻溪州，彭士愁逃到獎州，派他的兒子彭師暠率各蠻族酋長向劉勍投降。溪州西邊與牂柯、兩林接壤，南通桂林、象郡，馬希範於是修建銅柱表碑，命令學士李皋撰寫銘文。到這時，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領他本部的十八個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領他的昆明等十二部、牂柯張萬濬率領他的夷、播等七州都歸附馬希範。

希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巨萬，始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牙將丁思覲廷諫希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爲兒女之樂乎?"希範謝之，思覲瞋目視希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希範卒，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希廣立。

馬希範修建會春園、嘉宴堂，花費巨萬，開始在國中增加賦税，拓拔常急切諫阻認爲不行。馬希範又建九龍殿，用八條龍環繞柱子，自稱他自己也是一條龍。這時，契丹消滅晉，中原大亂，馬希範的牙將丁思覲在宫廷諫阻馬希範説："先王出身於軍伍之中，靠攻戰得到這個州，倚靠朝廷制服鄰敵，傳國三代，占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人。如今天子被囚受辱，中原没有主人，這個時候確實是稱霸的人立功的時機。如果能舉國出兵荆、襄奔赴京師，倡大義於天下，這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業。怎麽耗費國家財用而大興土木，求兒女之樂呢?"馬希範不接受，丁思覲睁大眼睛看着馬希範説："小子始終不可教啊!"於是卡住喉嚨而死。開運四年，馬希範死，時年四十九歲，謚號爲文昭。馬希廣繼位。

馬希廣 馬希萼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常入謁，希範呼閽者指常曰："吾不欲見此人，勿復内也。"乃謝絶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托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

馬希廣字德丕，是馬希範的同母弟弟。馬希範平生討厭拓拔常直言諫諍，拓拔常進來拜見，馬希範叫守門的人指着拓拔常説："我不想見這個人，不要又讓他進來。"於是禁絶他進宫。到卧病不起時，纔想起拓拔常的話，認爲他忠心，召他來把馬希廣托付給他。馬希範去世，拓拔常多次勸馬希廣讓位給他的哥哥馬希萼，馬希廣不聽從。

希萼爲朗州節度使，希範之卒，希萼自朗州來奔喪。希廣將劉彥瑫謀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與之

馬希萼任朗州節度使，馬希範死時，馬希萼從朗州前來奔喪。馬希廣的將領劉彥瑫出謀説："武陵王這次前來，心意不善，應當出兵迎接他，以防意外，讓他脱下鎧甲交出武器後纔放他進來。"張少敵、周廷誨説："王如果能對付他就算

則已，不然宜早除之。"希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乃以兵迎希萼於砆石，止之於碧湘宫，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講解之。希萼怒，送款於李景，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彦瑫、許可瓊等禦之。

彦瑫敗希萼於僕射洲。希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珙璉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劉彦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彦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希萼舟兵沿江而上，自號"順天將軍"，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呼贇曰："吾昔約君同行，今何異心乎？"贇曰："君王兄弟不相容，而責將吏異心乎？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不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下湘鄉，止長沙，屯水西。劉彦瑫、許可瓊屯水東。

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曰："武陵兵驕，雜以蠻蜑，其勢易破。請令可瓊等陣山前，臣以步兵三千自巴溪渡江趨岳麓，候夜擊之。"希廣以爲可，而可瓊已陰送款於希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詣可瓊計事，瞋目叱之曰："視汝反文在面，豈欲投賊乎！"拂衣而出，急白希廣，請殺之，希廣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吴宏、楊滌戰于門中，希萼少衄，已而許可瓊奔于希萼，宏、滌聞之皆潰。

希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之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如何？"其下皆不對，遂

了，不然應儘早除掉他。"馬希廣哭泣着説："他是我的哥哥，哪裏忍心殺他，分國而治就行了。"於是率兵在砆石迎接馬希萼，在碧湘宫阻止他們，送重禮讓他們回去。馬希萼氣憤地離去，於是派使臣到京師請求封爵，請求設置官邸稱藩。漢隱帝不准許，下詔書慰勞調解。馬希萼發怒，送降書給李景，出兵攻打長沙。馬希廣派劉彦瑫、許可瓊等人抵抗他。

劉彦瑫在僕射洲打敗馬希萼。馬希萼離去，引誘溪洞各部蠻夷侵犯益陽。馬希廣派崔珙璉率步兵七千人屯駐湘鄉玉潭阻止各部蠻夷。劉彦瑫率水軍奔赴武陵，進攻馬希萼。劉彦瑫在湄州被打敗，馬希廣十分恐懼，派使臣到京師求兵，漢隱帝不能出兵。馬希萼的水軍沿江而上，自稱"順天將軍"，進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守州城不戰，馬希萼呼唤王贇説："我過去約你同行，現在爲什麼變心了呢？"王贇説："君王兄弟相互不容，反而責備將吏變心嗎？希望君王進入長沙，不要傷兄弟情誼，我不敢不盡臣節。"馬希萼率兵離去，攻下湘鄉，在長沙停留，屯駐於江西岸，劉彦瑫、許可瓊屯駐於江東岸。

彭師暠登城觀望江西的軍隊，進來告訴馬希廣説："武陵的軍隊驕縱，夾雜有蠻夷士兵，看來容易攻破。請求命令許可瓊等人在山前擺開陣勢，我率步兵三千人從巴溪渡江赴岳麓山，等到晚上攻打他們。"馬希廣認爲行，而許可瓊已暗中送降書給馬希萼，於是使彭師暠的建議落空。第二天，彭師暠去許可瓊那裏商計事情，瞪大眼睛呵叱他説："我看你臉上有反紋，難道想投奔賊人嗎！"拂袖而去，急忙告訴馬希廣，請求殺掉許可瓊，馬希廣不聽。馬希萼進攻長樂門，牙將吴宏、楊滌在門中作戰，馬希萼稍受挫敗，不久許可瓊投奔馬希萼，吴宏、楊滌獲知後都潰逃了。

馬希廣帶着妻子兒女藏在慈堂。第二天抓到他們。馬希萼見了他們凄惻地説："這是個蠢人，怎麽能作惡？不過是受手下人迷惑罷了。"望着他的部下説："我想讓他活着，怎麽樣？"他的部

縊死之。

乾祐三年，希萼自立。明年，漢隱帝崩，京師大亂，希萼遂臣於李景，景册封希萼楚王，希萼悉以軍政事任其弟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縚等謀作亂。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檛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李景。希崇懼，亦請命於景。景遣邊鎬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時周廣順元年也。封希萼楚王，居洪州；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

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下揚州，下詔撫安馬氏子孫。已而揚州復入于景，希崇率其兄弟十七人歸京師，拜右羽林統軍，希能左屯衛大將軍，希貫右千牛衛大將軍，希隱、希濬、希知、希朗皆爲節度行軍司馬。

下都不回答，於是把他吊死。

乾祐三年，馬希萼自行即位。第二年，漢隱帝駕崩，京城大亂，馬希萼就向李景稱臣，李景册封馬希萼爲楚王，馬希萼把他的軍政大事都交托給他的弟弟馬希崇。馬希崇和楚王原來的大將徐威、陸孟俊、魯縚等人謀劃作亂。馬希萼在端陽門設酒宴，馬希崇以有病推辭，徐威等人放十多匹惡馬，讓壯士手持木杖跟在馬後，突然進入府中，搶劫武庫中的兵器，捆綁馬希萼，迎立馬希崇。馬希崇派彭師暠、廖偃把馬希萼拘囚在衡山，彭師暠尊奉馬希萼爲衡山王，向李景稱臣。馬希崇害怕，也請求李景任命。李景派邊鎬入楚，把馬氏族人全部遷到金陵，這時是周廣順元年。封馬希萼爲楚王，住在洪州；馬希崇領舒州節度使，住在揚州。

顯德三年，周世宗征淮，攻克揚州，下詔安撫馬氏子孫。不久揚州又歸李景，馬希崇率領他的兄弟十七人回到京師，封爲右羽林統軍，馬希能爲左屯衛大將軍，馬希貫爲右千牛衛大將軍，馬希隱、馬希濬、馬希知、馬希朗都任節度行軍司馬。

劉言 王進逵

劉言，吉州廬陵人也。王進逵，武陵人也。言初事刺史彭玕，從玕奔楚，言事希範爲辰州刺史。進逵少爲静江軍卒，事希萼爲指揮使。

希萼攻希廣，以進逵爲先鋒，陷長沙。長沙遭亂殘毁，希萼使進逵以静江兵營緝之，兵皆愁怨，進逵因擁之，夜以長柯巨斧斫關，奔歸武陵。希萼方醉，不能省，明日遣將唐🀆追之，及于武陵，🀆戰大敗而還。進逵乃逐出留後馬光惠，迎言於辰州以爲帥，進逵自爲副。已而希萼將徐威等作亂，縛希萼，而立希崇，湖南大亂。李景遣邊鎬入楚，遷馬氏于金陵，因并召言。言不從，遣進逵與行軍司馬何景真等攻鎬於長沙，鎬敗走。

劉言是吉州廬陵人。王進逵是武陵人。劉言最初爲刺史彭玕效力，隨彭玕投奔楚，劉言事奉馬希範任辰州刺史。王進逵年輕時在静江軍當兵，事奉馬希萼任指揮使。

馬希萼進攻馬希廣，任命王進逵爲先鋒，攻陷長沙。長沙受到戰亂殘毁，馬希萼派王進逵率静江軍士兵修治長沙，士兵們都愁苦怨恨，王進逵於是聚集他們，晚上用長柄大斧劈開城門奔回武陵。馬希萼正喝醉了酒，不能視事，第二天派將領唐🀆追擊他們，追到武陵，唐🀆交戰大敗而回。王進逵於是趕走留後馬光惠，在辰州迎接劉言做主帥，王進逵自任副帥。不久馬希萼的將領徐威等人作亂，捆縛馬希萼，而擁立馬希崇，湖南大亂。李景派邊鎬入楚，遷馬氏家族到金陵，趁機一并召劉言。劉言不從命，派王進逵和行軍司馬何景真等人在長沙攻打邊鎬，邊鎬敗逃。

周廣順三年，言奉表京師，以邀封爵。又言長沙殘破，不可居，請移治所於武陵。周太祖皆從之，乃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言爲節度使，因以武安授進逵，進逵自以言己所迎立，不爲之下。言患之，二人始有隙，欲相圖。進逵謀曰：“言將可用者不過何景真、朱全琇爾，召而殺之，言可取也。”是時，劉晟取楚梧、桂、宜、蒙等州，進逵因白言召景真等會兵攻晟。言信之，遣景真、全琇往，至皆見殺，乃舉兵襲武陵，執言殺之，奉表京師，周太祖即以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

周廣順三年，劉言奉表到京師，請求封爵。又説長沙殘破，不能居住，請求遷移治所到武陵。周太祖都答應了，於是升朗州爲武平軍，在武安軍之上，任命劉言爲節度使，於是將武安軍授予王進逵，王進逵自認爲劉言是自己迎立的，不願在劉言之下。劉言對他擔憂，二人開始產生矛盾，互相想謀取對方。王進逵尋思：“劉言可以重用的將領不過是何景真、朱全琇罷了，召來殺掉，就可攻取劉言。”這時，劉晟攻取楚的梧、桂、宜、蒙等州，王進逵趁機稟告劉言召何景真等人會兵攻打劉晟。劉言相信了，派何景真、朱全琇前去，到後都被殺死，於是出兵襲擊武陵，抓獲劉言殺掉，奉表至京師，周太祖就任命王進逵爲武平軍節度使。

世宗征淮南，授進逵南面行營都統。進逵攻鄂州，過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進逵故時同列，待進逵甚謹。進逵左右就叔嗣求賂，叔嗣不與，左右譏其短，進逵面罵之，叔嗣慚恨，語其下曰：“進逵戰勝而還，吾無遺類矣。”進逵入鄂州，方攻下長山，叔嗣以兵襲武陵。進逵聞之，輕舟而歸，與叔嗣戰武陵城外，進逵敗，見殺。

周世宗征伐淮南，任命王進逵爲南面行營都統。王進逵攻打鄂州，路經岳州，岳州刺史潘叔嗣，是王進逵舊時同僚，對待王進逵很恭謹。王進逵手下的人向潘叔嗣索求賄賂，潘叔嗣不給，手下人就説潘叔嗣的壞話，王進逵當面責罵潘叔嗣，潘叔嗣羞慚憤恨，對他的部下説：“王進逵戰勝而回，我們都要被殺掉了。”王進逵入鄂州，剛攻克長山，潘叔嗣率兵襲擊武陵。王進逵獲知後，乘輕舟回軍，和潘叔嗣在武陵城外作戰，王進逵戰敗後被殺。

周行逢　周保權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逵俱爲静江軍卒，事希萼爲軍校。進逵攻邊鎬，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逵爲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爲進逵行軍司馬。進逵與劉言有隙，行逢爲畫謀策襲殺言。進逵據武陵，行逢據潭州。

周行逢是武陵人。和王進逵都在静江軍當兵，事奉馬希萼任軍校。王進逵攻打邊鎬，周行逢單獨攻破益陽，殺李景的士兵兩千多人，擒獲將領李建期。王進逵任武安軍節度使，封周行逢爲集州刺史，任王進逵的行軍司馬。王進逵和劉言產生矛盾，周行逢爲他出謀劃策殺掉劉言。王進逵占據武陵，周行逢占據潭州。

顯德元年，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逵，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逵，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

顯德元年，封周行逢爲武清軍節度使，暫代掌管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掉王進逵，有人勸他進入武陵，潘叔嗣説：“我殺掉王進逵，不過爲了救命而已，武陵於我并無好處。”於是回到岳州，派他的客將李簡率武陵人到潭州迎接周行逢。周行逢進入武陵，有人請求把潭州交給潘叔

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主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

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十餘人謀爲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畏服。民過無大小皆死，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概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悦，給曰："家田佃户，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户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邪！"嚴氏曰："公思作户長時乎？民租後時，常苦鞭扑，今貴矣，宜先期以率衆，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强邀之，以群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爲逃死爾。"行逢爲少損。

建隆三年，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

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

嗣，周行逢説："潘叔嗣殺死主帥，論罪應當處死，因爲是他迎立我，不忍心殺他罷了。如果把武安給他，這就是我讓他殺的王公了。"召任潘叔嗣爲行軍司馬。潘叔嗣發怒，稱病不去，周行逢發怒説："這是又想殺我了！"於是假意把武安交給他，召他到州府接受任命，到後就殺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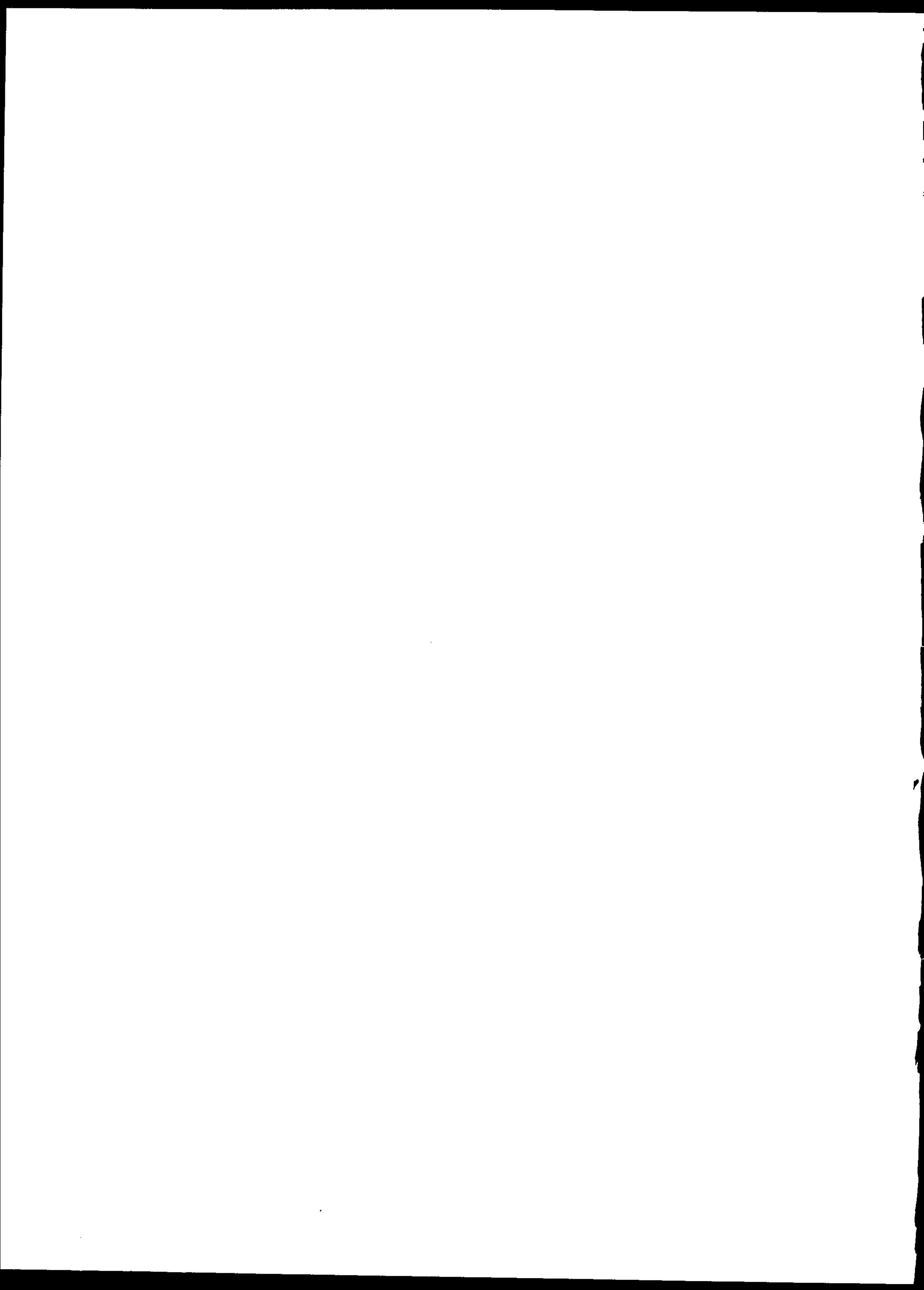
周行逢過去是武陵農家的兒子，年輕時貧賤，没有德行，常常激昂慷慨地説大話。到入主武陵後，能够節儉自勵，而性格勇敢，殺人果斷，手下素來依仗功勞驕横輕慢的將吏，一概繩之以法。大將十多人策劃作亂，周行逢召集宴請將領們，飲酒過半，讓壯士擒下他們殺掉，境内的人都畏懼服從他。老百姓有過失無論大小都被處死，夫人嚴氏諫阻説："人心有善有惡，怎能一概殺掉呢！"周行逢發怒説："這是家外的事，婦人懂什麽！"嚴氏不高興，騙他説："我們田莊的佃户，因爲你顯貴了，多仗勢侵壓百姓，請讓我去看看。"嚴氏到後就建房住下準備養老，交租時節穿上青裙押送佃户進城交租。周行逢前往看她，慰勞説："我顯貴了，夫人何必使自己這樣勞苦呢！"嚴氏説："你想過你做户長時的情形了嗎？百姓交租晚了，常常受鞭打之苦，現在你顯貴了，應提前交租以給衆人作表率，怎能就忘了田間百姓呢！"周行逢强迫要她回去，讓衆妾拉着她上轎，嚴氏始終没有留下的打算，於是説："你執法太嚴而失去了人心，我之所以不想留下，是因爲一旦災禍發生，田野間容易逃命罷了。"周行逢爲此稍微減損了刑罰。

建隆三年，周行逢患病，召來他的將吏，把他的兒子周保權囑托給他們説："我出身田間做團兵，當時的十個人，都已被誅殺，祇有衡州刺史張文表還活着，但他對没能擔任行軍司馬常常悶悶不樂。我死後，張文表必定反叛，應當派楊師璠去討伐他。如不能討伐，就守城不要打仗，自動歸附於朝廷。"

周行逢死後，兒子周保權繼位。張文表獲知後，發怒説："周行逢和我都出身微賤而立下功名，今天怎能向北事奉小孩子呢！"於是舉兵反叛，攻克潭州。周保權向朝廷求兵，同時任命楊

師瑨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瑨亦泣，顧其軍曰："汝見郎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效。師瑨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爲師瑨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其後事具國史。

師瑨討伐張文表，告訴他先父的話，激動慷慨，流淚哭泣，楊師瑨也哭了，回望他的軍隊說："你們看見郎君了嗎？未成年就如此賢明！"士兵們振奮了，都願意效力。楊師瑨到達平津亭，張文表出來迎戰，楊師瑨大敗張文表。當初，周保權求兵時，宋太祖皇帝派慕容延釗討伐張文表，軍隊未到而張文表已被楊師瑨抓獲。慕容延釗軍隊進入朗州，周保權全族到京師朝見，後來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

世家第七

吴越世家

錢鏐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群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群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盗。

縣録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游。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賢豪爲會，陰令術者遍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游，時時貸其窮乏。

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

錢鏐字具美，是杭州臨安人。臨安里巷中有一株大樹，錢鏐小時候和小孩們在樹下游戲，錢鏐坐在大石上指揮小孩們組成隊伍，發號施令很有法度，小孩們都怕他。長大後，無固定職業，不喜歡從事生産，以販鹽做了盗賊。

縣録事鍾起有幾個兒子，和錢鏐一起飲酒賭博，鍾起曾禁止他的兒子們這樣，兒子們常常暗中隨錢鏐游蕩。豫章有個擅長方術的人，望見牛、斗二宿間有王者氣象。牛、斗，是錢塘的分野，於是游歷錢塘。占卜王氣在臨安，於是前往臨安，以看相隱名於街市中，暗中尋找那個將會稱王的人。鍾起和這個術士關係好，術士私下對鍾起説："占卜得知你們縣有貴人，在街市上尋找没找到，看你的相是富貴相了，但還不够稱王。"鍾起於是爲他擺酒，召來所有賢士豪傑聚會，暗中讓術士一一觀察，都不配稱王。術士拜訪鍾起家，錢鏐恰好從外面進來，見了鍾起，轉身就走，術士望見他，大吃一驚説："這真是貴人!"鍾起笑着説："這是我的鄰居錢生罷了。"術士召錢鏐來，仔細打量他，望着鍾起説："你的富貴，靠這個人。"於是慰勉錢鏐説："你的骨相不同尋常，希望你自愛!"於是和鍾起告别説："我尋找這個人，不想得到什麽，衹是想證實我的方術而已。"第二天就離去了。鍾起纔放任他的兒子們和錢鏐交往，并常常周濟他的窮困。

錢鏐善於射箭和舞弄長矛，略通各類圖籍、讖緯書。唐乾符二年，浙西偏將王郢作亂，石

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黄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團諸縣兵爲八都，以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黄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

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鑑鎮將董昌招募鄉兵討賊，表奏錢鏐爲偏將，攻破王郢。這時，黄巢已有士兵數千人，進攻掠奪浙東，到達臨安，錢鏐説："如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拒，應當出奇兵攔擊他們。"於是和勁兵二十人埋伏在山谷中，黄巢的先鋒軍兵都單騎度過險隘，錢鏐預先埋伏的弩射死他們的將領，黄巢的士兵大亂，錢鏐率勁兵衝撞踐踏他們，斬數百人。錢鏐説："這種方法衹可以用一次而已，大部隊到了怎可對付呢!"於是率兵奔赴八百里，八百里是個地名，告訴路旁的老婦人説："後面有問你的人，你告訴他們説：'臨安兵屯駐八百里了。'"黄巢兵衆到來，聽了老婦人的話，不知八百里是地名，説："先前十多個士兵都不能對付，何况八百里呢!"於是急忙率兵通過。都統高駢聽説黄巢不敢侵犯臨安，認爲了不起，召董昌和錢鏐都到廣陵。過了很久，高駢并無討伐賊人的打算，董昌等人不受重用，告辭回去，高駢表奏董昌爲杭州刺史。這時，天下已亂，董昌於是團聚各縣兵組成八都，任錢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和董昌産生矛盾，劉漢宏派他的弟弟劉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於西陵。錢鏐率八都兵渡江，竊取軍中號令，襲擊營寨，軍營中士兵驚慌擾亂，於是焚毁軍營，劉漢宥等人都逃走。劉漢宏又派將領黄珪、何肅屯駐諸暨、蕭山，錢鏐都攻破他們。和劉漢宏相遇，交戰，大敗劉漢宏，殺死何肅、辛約。劉漢宏改换衣服手持菜刀而逃，追兵追上他，劉漢宏説："我是屠夫。"舉起屠刀給他們看，纔得以逃脱。

四年，唐僖宗派中使焦居璠任杭、越通和使，詔董昌和劉漢宏罷兵休戰，都不接受詔命。劉漢宏派他的將領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人率水軍屯駐於望海。錢鏐出兵平水，成及晚上率領奇兵在曹娥埭攻破朱褒等人，進軍屯駐於豐山，施堅實等人投降，於是攻破越州。劉漢宏逃到台州，台州刺史抓獲劉漢宏送給錢鏐，在會稽斬首，把他家滅族。錢鏐於是上表奏請董昌替代劉漢宏，而自己居於杭州。

光啓三年，拜鏐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於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銶攻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

光啓三年，封錢鏐爲左衛大將軍、杭州刺史，董昌爲越州觀察使。這年，畢師鐸拘囚高駢，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取蘇州。潤州牙將劉浩趕走他的主帥周寶，周寶逃奔到常州，劉浩推舉度支催勘官薛朗做主帥。錢鏐派都將成及、杜稜等人攻打常州，奪得周寶而回，錢鏐備軍禮在郊外迎接，安排周寶在樟亭住下，周寶病死。杜稜等人進攻潤州，驅逐劉浩，抓獲薛朗，挖他的心祭祀周寶。錢鏐然後派他的弟弟錢銶攻打徐約，徐約敗逃入海，錢銶追擊殺掉他。

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鏐亦取蘇、常。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武勝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爲副使。及字弘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於及，而鏐以女妻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賓客。

唐昭宗封錢鏐爲杭州防禦使。這時，楊行密、孫儒爭奪淮南，和錢鏐在蘇、常二州間作戰。過了很久，孫儒被楊行密殺掉，楊行密占據淮南，攻取潤州，錢鏐也攻取蘇、常二州。唐升越州爲威勝軍，任命董昌爲節度使，封爲隴西郡王；升杭州爲武勝軍，拜錢鏐爲都團練使，任命成及爲副使。成及字弘濟，和錢鏐共同攻戰討伐，計謀多出自成及，而錢鏐把女兒嫁給成及的兒子成仁琇。錢鏐於是任命杜稜、阮結、顧全武等人爲將校，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爲幕僚。

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爲直。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媼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黄，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黄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圊中。昌乃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

景福二年，封錢鏐爲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董昌反叛。董昌歷來愚蠢，不能決斷事情，處理百姓案件，擲骰子決勝負，誰勝誰有理。妖人應智王温、巫師韓媼等人，用妖言蠱惑董昌，進獻鳥獸作爲吉祥物。牙將倪德儒對董昌說：“過去民間諺語說羅平鳥主宰越人的禍福，民間常畫羅平鳥祈禱祭祀，我看你的簽名和鳥圖相像。”於是拿出鳥圖給董昌看，董昌非常高興，於是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年號叫順天，把他的士兵分爲兩軍，中軍穿黄衣服，外軍穿白衣服，衣上大書“歸義”二字。副使黄竭急切告誡董昌認爲不能這樣，董昌大怒，派人殺掉黄竭，拿他的頭來，罵道：“這賊人對不起我，放着天子聖明時候的三公不肯做，却自己尋死！”把頭扔到厠所中。董昌於是寫信告訴錢鏐，錢鏐把董昌反叛事狀上奏朝廷。

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鏐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崔温。昌所用諸將徐珣、湯臼、袁郊皆庸人，不知兵，遇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左右曰："吾與錢公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復見之乎！"左右相對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

昭宗以宰相王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於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淮南，楊行密遣其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銶敗儒於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内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鏐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屯龍興

唐昭宗下詔削奪董昌的官爵，封錢鏐爲彭城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錢鏐説："董氏對我有恩，不能匆忙就討伐他。"率兵三萬人屯駐在迎恩門，派他的門客沈滂勸説董昌讓他改過自新。董昌用二百萬錢犒勞軍隊，拘拿應智等人送到錢鏐軍中，自己請求等待治罪，錢鏐於是回師。董昌又抗拒命令，派他的將領陳郁、崔温等人屯駐於香嚴、石侯，向楊行密求兵，楊行密派安仁義援救董昌。錢鏐派顧全武進攻董昌，斬崔温。董昌所任用的將領徐珣、湯臼、袁郊都是平庸之人，不懂用兵，遇上顧全武就被打敗。董昌哥哥的兒子董真，驍悍勇猛善戰，顧全武等人攻打他，一年多不能攻克。董真和他的副將刺羽有矛盾，刺羽詆毁他，董昌殺掉董真，軍隊纔被打敗。顧全武抓獲董昌送回杭州，走到西小江時，董昌望着手下人説："我和錢公都出身鄉間，我曾做大將，現在又有什麽臉面見他呢！"手下人相對而哭，董昌於是瞪大眼睛大呼，投水自殺。

唐昭宗任命宰相王溥鎮守越州，王溥請求以越州授錢鏐，於是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錢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賜給鐵券，赦免九死。錢鏐到越州接受任命，返回錢塘，作爲官府所在，稱越州爲"東府"。光化元年，移鎮海軍到杭州，加錢鏐爲檢校太師，改錢鏐的鄉里爲廣義鄉勳貴里，錢鏐平常住的營寨叫衣錦營。婺州刺史王壇反叛歸附淮南，楊行密派他的將領康儒接應王壇，趁機進攻睦州。錢鏐派他的弟弟錢銶在軒渚打敗康儒，王壇逃奔往宣州。唐昭宗下詔在凌煙閣爲錢鏐畫像，升衣錦營爲衣錦城，改石鑑山叫衣錦山，大官山叫功臣山。錢鏐游衣錦城，宴請故老鄉親，山上林木都披上錦緞，稱他小時候曾玩耍的大樹叫"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錢鏐爲越王。錢鏐巡視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和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反叛，焚毁攻陷外城，進攻内城，錢鏐的兒子錢傳瑛和他的將領馬綽、陳爲等人關閉城門抵抗。錢鏐返回，到達北城門不能進去。成及代替錢鏐跟徐綰交戰，殺敵一百多人，徐綰屯駐於龍興寺。

寺。鏐微服逾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綰急，必召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璙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綰果召田頵於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璙，亟召頵還。頵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

錢鏐穿上百姓的衣服越過城墻進入城中，派馬綽、王榮、杜建徽等人分别屯守各門，派顧全武防備東府，顧全武説："東府不值得擔心，憂慮的是淮南，徐綰危急時，必定會召淮南軍隊來，禍患不小啊。楊公是大丈夫，現在向他告難，必定會同情我們。"錢鏐認爲對。顧全武説："我獨自去，必定不能成事，請求在各位公子中選一個可以和我同去的人。"錢鏐説："我曾想讓錢元璙和楊氏聯姻。"於是派錢元璙隨顧全武去廣陵。徐綰果然往宣州召田頵求救。顧全武等人到達廣陵，楊行密把女兒嫁給錢元璙，急召田頵返回。田頵取錢鏐一百萬錢，以錢鏐的兒子錢元瓘作人質返回。

天祐元年，封鏐吴王，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

天祐元年，封錢鏐爲吴王，錢鏐修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在碑的背面刻幕僚、官吏、將校五百人的姓名。四年，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

梁太祖即位，封鏐吴越王兼淮南節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太祖嘗問吴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球御馬十四賜之。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奔於鏐，鏐惡其姓，改曰元。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

梁太祖即位，封錢鏐爲吴越王兼淮南節度使。有門客勸錢鏐拒絶梁的任命，錢鏐笑着説："我難道不能做孫仲謀嗎！"於是接受任命。梁太祖曾問吴越進奏官説："錢鏐平生有什麼喜好？"進奏官説："喜歡玉帶、名馬。"梁太祖笑着説："真是個英雄。"於是拿玉帶一匣、打球御馬十四賜給錢鏐。江西危全諷等人被楊渥打敗，信州危仔倡投奔錢鏐，錢鏐討厭他們的姓，改爲元。開平二年，加錢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内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閭丘直、何明等。

楊渥的將領周本、陳章包圍蘇州，錢鏐派他的弟弟錢鋸、錢鏢救援他們。淮軍築水柵包圍州城，把銅鈴繫在網上沉入水中，隔斷潛水進出的人。水軍士兵司馬福，多智謀而又善於潛水，就先用大竹竿碰水中的網，淮人聽見鈴聲就拉起網，司馬福於是藉機過網，進入城中，出來也是這樣。於是取得城中守軍號令，内外夾攻，號令相應，淮軍以爲有神相助，於是大敗淮軍，周本等人逃跑，擒獲他們的將領閭丘直、何明等人。

四年，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

四年，錢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唱道："持節回鄉啊身穿錦衣，故鄉父老從遠處來追隨。

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吴越一王駟馬歸。”乾化元年，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立生祠於衣錦軍。鏐弟鏢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二年，梁郢王友珪立，册尊鏐尚父。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

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册。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群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册，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册、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吴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册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明宗即位，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吴越，既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乃復鏐官爵。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謚曰武肅。子元瓘立。

錢元瓘

元瓘字明寶，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吴，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頵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

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

牛斗無光人無欺，吴越王乘駟馬高車返回。”乾化元年，加錢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在衣錦軍建立錢鏐生祠。錢鏐的弟弟錢鏢居湖州，擅自殺守將潘辰，畏罪投奔到淮南。二年，梁郢王朱友珪登位，降册命尊崇錢鏐爲尚父。梁末帝貞明三年，加錢鏐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設置屬官。四年，楊隆演攻取虔州，錢鏐開始從海路向京師進貢。龍德元年，賜給錢鏐的詔書不稱名。

唐莊宗進入洛陽，錢鏐派使臣進貢，請求玉册。唐莊宗把他的請求下給官府商議，群臣都認爲不是天子不能用玉册，郭崇韜尤其認爲不行，不久同意了，於是賜給錢鏐玉册、金印。錢鏐於是任命他的兒子錢元瓘爲鎮海等軍節度，自稱吴越國王，所住的地方改稱宫殿、官府叫朝，屬官都稱臣，在衣錦軍修建玉册、金券、詔書三樓，派使臣册封新羅、渤海王，對海中各國，錢鏐都給他們的君長授封職號。

唐明宗登位，安重誨專權，錢鏐致信安重誨，信中語言輕慢，安重誨大怒。這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出使吴越，返回後，韓玫誣告烏昭遇對吴越稱臣行舞蹈禮，安重誨於是上奏削奪錢鏐的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辭官。錢元瓘等派人從小路進獻絹綢上表自陳。安重誨死後，唐明宗纔恢復錢鏐的官爵。長興三年，錢鏐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謚號叫武肅。兒子錢元瓘繼位。

錢元瓘字明寶，年輕時被田頵當作人質。田頵反叛吴，楊行密會同越兵攻打他，田頵每當戰敗而回，就想殺掉錢元瓘，田頵的母親常保護他。後來田頵準備出戰時，對手下人説：“今天如果不取勝，必定斬錢郎。”這天田頵戰死，錢元瓘得以回來。

錢鏐卧病不起，召來大將告訴他們説：“我的兒子都愚蠢懦弱，不配擔當以後的大事，我死後，你們自己挑選繼承人。”將領們流着眼淚，都説：“錢元瓘跟隨你征伐功勞最大，其餘的兒子没有人能趕上他，請求立他爲王。”錢鏐纔拿

"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吴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鏐故事。

王延政自立於建州，閩中大亂，元瓘遣其將仰詮、薛萬忠等攻之，逾年，大敗而歸。元瓘亦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崧置擇能院，選吴中文士録用之。然性尤奢僭，好治宫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宫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出幾匣子鑰匙，召來錢元瓘交給他説："將領們都同意你了。"錢鏐死，錢元瓘登位，襲封爲吴越國王，玉册、金印，都依錢鏐時的舊例。

王延政在建州自立，閩中大亂，錢元瓘派他的將領仰詮、薛萬忠等人攻打他，一年多，大敗而回。錢元瓘也善於安撫將士，喜好儒學，善於做詩，讓他的國相沈崧設置擇能院，挑選吴中文人加以録用。但性格尤其奢侈僭越，喜好建造宫殿。天福六年，杭州大火，把宫室差不多全部燒光，錢元瓘避火，火就跟着他燒，錢元瓘十分恐懼，因而患病精神失常，這年去世，當年五十五歲，謚號叫文穆。兒子錢佐繼位。

錢佐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章德安於明州、李文慶於睦州，殺内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由是國中皆畏恐。

王延羲、延政兄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數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召諸將計事，諸將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舉兵邪？諸將吾家素畜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吾議者斬！"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

錢佐字祐，登位時十三歲，將領們都看不起錢佐，錢佐起初寬容他們，將領們逐漸不守法，錢佐於是在明州罷黜大將章德安、在睦州廢罷李文慶，殺内都監杜昭達、統軍使闞璠，於是國中之人都感到恐懼。

王延羲、王延政兄弟相互攻擊，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人自相篡奪攻殺，幾年來交戰不斷。李仁達歸附李景，不久又反叛，李景的軍隊攻打他，李仁達向錢佐求救。錢佐召集將領商量，將領們都不想去，錢佐激動地説："我是元帥，而不能發兵嗎？我家一直養着你們這些將領，難道不願意先我而戰嗎？對我的話有異議的斬！"於是派他的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人率兵三萬人，水陸并進援救李仁達。派遣將領，閲兵誓師，號令整齊。張筠等人大敗李景的軍隊，俘虜斬首數以萬計，抓獲他們的將領楊業、蔡遇等，於是攻取福州而回，從此將領們都佩服他了。

佐立七年，襲封吴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開運四年，佐卒，年二十，謚曰忠獻。弟俶立。

錢佐登位七年，襲封吴越國王，玉册、金印，都依錢元瓘時舊例。開運四年，錢佐去世，時年二十歲，謚號叫忠獻。弟弟錢俶登位。

錢俶

俶字文德。佐卒，弟倧以次立。初，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立，用進思等爲大將。佐既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

錢俶字文德。錢佐死後，弟弟錢倧按順序繼位。當初，錢元瓘在宣州作人質，以胡進思、戴惲等人跟從自己，錢元瓘登位，任用胡進思等人做大將。錢佐既年輕，胡進思把自己當作老將，

禮，及倧立，頗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倧大閲兵於碧波亭，方第賞，進思前諫以賞太厚，倧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軍士，吾豈私之，何見咎也?"進思大懼。歲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倧以詩題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倧將殺己。是夕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于東府。俶歷漢、周，襲封吴越國王，賜玉册、金印。

很受尊敬禮遇，到錢倧登位後，頗爲輕侮看不起他，胡進思憤憤不平。錢倧在碧波亭大閲兵，正依次行賞，胡進思上前諫阻説賞賜太重，錢倧發怒把筆扔到水中説："拿財物賞給軍士，我難道私吞了，爲什麽受到責備?"胡進思十分畏懼。年終，畫工進獻《鍾馗擊鬼圖》，錢倧在畫上題詩，胡進思讀了猛然醒悟，知道錢倧要殺自己了。這天晚上帶着衛兵廢除錢倧，拘囚在義和院，迎接錢俶，立爲國君，把錢倧遷到東府。錢俶經歷漢、周兩朝，襲封吴越國王，賜給玉册、金印。

世宗征淮南，詔俶攻常、宣二州以牽李景，俶治國中兵以待。景聞周師將大舉，乃遣使安撫，境上皆戒嚴。蘇州候吏陳滿不知景使，以謂朝廷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亟言於俶，請舉兵以應。俶相國吴程遽調兵以出，相國元德昭以爲王師必未渡淮，與程争於俶前，不可奪。程等攻常州，果爲景將柴克宏所敗，程裨將邵可遷力戰，可遷子死馬前，猶戰不顧，程等僅以身免。周師渡淮，俶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使邵可遷等以戰船四百艘、水軍萬七千人至于通州以會期。

周世宗征伐淮南，詔令錢俶進攻常、宣二州以牽制李景，錢俶整治國中軍隊待命。李景聽説周軍將大舉出動，於是派使臣安撫，邊境上都戒嚴了。蘇州迎賓官吏陳滿不知道是李景的使臣，認爲朝廷已經攻克各州，派使臣前來安撫了，急忙告訴錢俶，請求派兵響應。錢俶的宰相吴程匆忙調遣軍隊出動，宰相元德昭認爲王師必定没有渡過淮河，和吴程在錢俶面前争執，没有改變前議。吴程等人進攻常州，果然被李景的將領柴克宏打敗，吴程的偏將邵可遷奮力作戰，邵可遷的兒子死於馬前，他還繼續作戰不顧，吴程等人僅僅單身逃命。周軍渡過淮河，錢俶於是徵召國中全部成年百姓補充軍隊，派邵可遷等人率領四百艘戰船、一萬七千水兵到通州會合周軍。

吴越自唐末有國，而楊行密、李昪據有江淮。吴越貢賦，朝廷遣使，皆由登、萊泛海，歲常飄溺其使。顯德四年，詔遣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于俶，世宗諭之曰："朕此行决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五年，王師征淮，正月克静海軍，而日就等果陸還。世宗已平淮南，遣使賜俶兵甲旗幟、橐駝羊馬。

吴越自從唐末建國以來，而楊行密、李昪占據江淮。吴越交納賦税，朝廷派遣使臣，都從登、萊二州航海前往，每年常常冲走淹没他們的使臣。顯德四年，下詔派左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人出使錢俶，周世宗向他們宣布説："朕此行决心平定長江以北，你們回來時就會走陸路了。"五年，朝廷大軍征討淮，正月攻克静海軍，而尹日就等人果然從陸路返回。周世宗平定淮南後，派使臣賜給錢俶武器、鎧甲、旗幟、駱駝、羊、馬。

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

錢氏擁有兩浙將近百年，那裏的人比其他各國的人更膽怯懦弱，而風俗喜好淫逸奢侈，苟且偷生，工藝精巧，自從錢鏐在世時就常常對百姓加重賦税，從事奢侈越分的事，下至鷄、魚、

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史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又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當五代時，常貢奉中國不絶，及世宗平淮南，宋興，荆、楚諸國相次歸命，俶勢益孤，始傾其國以事貢獻。太祖皇帝時，俶嘗來朝，厚禮遣還國，俶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于京師，國除。其後事具國史。

蛋、雞禽，必定挨家挨户按日收取賦税，常常鞭打一人來追繳拖欠的賦税，各案的官史就分别拿着賬簿站立在公堂上，凡賬簿上所拖欠的賦税，報出多少數量，折合爲鞭打的次數，依次報數而鞭打民户，少的也被鞭打幾十下，多的達到一百多，人們不能忍受痛苦。又搶得很多嶺南海外商人的財寶。在五代時，常常不斷向中原國家進貢，到周世宗平定淮南，宋朝興起時，荆、楚各國相繼歸附，錢俶的勢力更加孤立，便傾盡國家財富來進貢。宋太祖皇帝時，錢俶曾經來朝拜，宋用厚禮送他回國，錢俶心喜，增加進貢珍奇器物，不可勝數。宋太祖説："這些不過是我倉庫中的財物罷了，何用進獻！"太平興國三年，詔令錢俶來朝，錢俶全族到京師，亡國。以後的事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嗚呼！天人之際，爲難言也。非徒自古術者好奇而幸中，至於英豪草竊亦多自托於妖祥，豈其欺惑愚衆，有以用之歟？蓋其興也，非有功德漸積之勤，而黥髠盗販，倔起於王侯，而人亦樂爲之傳歟？考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其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甚矣，其動於氣象者，豈非其孽歟？是時四海分裂，不勝其暴，又豈皆然歟？是皆無所得而推歟？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歟？

唉！上天、人世的關係，難以説清啊。不衹是從古到今的術士喜好獵奇而僥幸説中，以至於英雄豪傑、草莽盗賊也常常以妖妄的徵兆自托，難道不是欺騙愚民，有它的用處嗎？大概在興起的時候，并非有逐漸積累的功德辛勞，而服刑的罪犯、私販商賈，或崛起而成爲王侯，而人們也樂於傳播這些妖妄之事吧？考察錢氏立國的始終，并没有功德恩澤布施一方，一百年之間，殘酷地役使百姓到了極點，其表現於天文曆象的，難道不是妖孽嗎？這時四海分裂，人們經受不了這種暴虐，又難道都是這樣嗎？這都是無所得而推想出來的嗎？方術家的話，不應驗的多，應驗的少，而人們衹是喜歡稱道那些應驗的吧！



新五代史卷六十八

世家第八

閩世家

王審知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史。

唐末群盗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緒聞潮兄弟材勇，召置軍中，以潮爲軍校。是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黄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部將有材能者，多因事殺之，潮頗自懼。軍次南安，潮説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爲盗者，爲緒所脅爾，豈其本心哉！今緒雄猜，將吏之材能者必死，吾屬不自保朝夕，况欲圖成事哉！"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囚之軍中。緒後自殺。

王審知字信通，是光州固始人。父親王恁，世代務農。哥哥王潮，擔任縣的府吏。

唐末群盗并起，壽州人王緒攻陷固始，王緒聽説王潮兄弟有才能勇力，召他們安置在軍中，任命王潮爲軍校。這時，蔡州秦宗權正招募士兵擴充軍隊，於是任命王緒爲光州刺史，召他的軍隊一起攻打黄巢。王緒逗留不往，秦宗權出兵攻打王緒。王緒率領兵衆南逃，所到之處搶劫掠奪，從南康進入臨汀，攻陷漳浦，有士兵數萬人。王緒性格猜忌，對有才能的部將，常常藉事殺掉，王潮很害怕。軍隊駐扎在南安，王潮游説他的前鋒將領説："我們之所以抛棄祖先的墳墓和妻子兒女而做盗賊，是受王緒逼迫罷了，難道這是我們的本來心願嗎！如今王緒過分猜忌，有才能的將吏必定被殺死，我們自己朝夕難保，更何况想成就大事呢！"前鋒將領徹底醒悟，和王潮相抱而哭。於是挑選十多個强壯的士兵，埋伏在竹林中，等王緒到來，跳出來抓住他，把他拘囚在軍中。王緒後來自殺。

緒已見廢，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乃推潮爲主。是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略地至其境，而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即引兵圍彦若，逾年克之。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婿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久不

王緒被除掉後，前鋒將領説："使我活的人是王潮。"於是推舉王潮做主帥。這時，泉州刺史廖彦若爲政貪婪殘暴，泉州人深感痛苦，聽説王潮攻城掠地到他們境内，而行軍整齊嚴肅，那裏的老人一道攔路挽留他們，王潮就率兵包圍廖彦若，過了一年攻克了他。光啓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奏王潮爲泉州刺史。景福元年陳巖死，他的女婿范暉自稱留後。王潮派王審知攻打范

克，士卒傷死甚衆，審知請班師，潮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兵，潮報曰："兵與將俱盡，吾當自往。"審知乃親督士卒攻破之，暉見殺。唐即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

暉，很久没能攻克，士兵死傷很多。王審知請求回師，王潮不准許。又請求王潮親臨軍隊，并請增兵，王潮回答説："士兵和將領都死光了，我會親自前往。"王審知於是親自督促士兵攻破了范暉的城池，范暉被殺。唐就任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王潮以王審知爲副使。

審知爲人狀貌雄偉，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是時，楊行密據有江淮，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萊朝貢于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三四。

王審知長得高大魁梧，高鼻梁方嘴，常常騎着白馬，軍中稱爲"白馬三郎"。乾寧四年，王潮死，王審知代任。唐以福州爲威武軍，封王審知爲節度使，累官升遷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琅琊王。唐滅亡，梁太祖加拜王審知爲中書令，封爲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府。這時，楊行密占據長江、淮河流域，王審知每年派使臣航海，從登、萊二州向梁進貢，使臣入海，翻船淹没的常有十分之三四。

審知雖起盜賊，而爲人儉約，好禮下士。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

王審知雖然從盜賊起家，但爲人節儉，喜好禮儀，對待士人謙和。王淡是唐宰相王溥的兒子，楊沂是唐宰相楊涉的弟弟，徐寅是唐代的著名進士，都依附王審知做官。又修建四所學校，教育閩中優秀的士人。招徠海上蠻夷商人。海上的黄崎島，被波濤阻隔，一天晚上颳風下雨電閃雷擊，劈開黄崎島成爲港口，閩人認爲這是王審知的德政所致，稱爲甘棠港。

審知同光三年卒，年六十四，謚曰忠懿。子延翰立。

王審知於同光三年去世，卒年六十四歲，謚號叫忠懿。兒子王延翰繼位。

王延翰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同光四年，唐拜延翰節度使。是歲，莊宗遇弒，中國多故，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其將吏曰："閩，自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十月，延翰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

王延翰字子逸，是王審知的長子。同光四年，唐封王延翰爲節度使。這年，唐莊宗被殺，中原多事故，王延翰於是取來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給將吏們看，説："閩，從古以來就是王國，現在我們不稱王，又等什麽呢?"於是軍府將士上書勸他登王位。十月，王延翰建國稱王，而仍承唐的紀年。

延翰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别室，繫以大械，刻木爲人手以擊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中死者八十四

王延翰長得高大，美麗白皙如玉，他的妻子崔氏醜陋而淫亂，王延翰不能控制她。王審知的喪禮没有到期，就撤掉几案，又挑選很多良家女子做妾。崔氏性格妒忌，對長得美的良家女子，就把她們囚禁在另一間屋中，鎖上枷鎖，把樹木雕成人手來打她們的臉，又用鐵錐刺她們，一年

人。崔氏後病，見以爲祟而卒。

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氏，自審知時與延翰不叶。延翰立，以其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延鈞怒。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延鈞皆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鏻。

王鏻

鏻，審知次子也。唐即拜鏻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

初，延稟與鏻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而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鏻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復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鏻，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皆潰去，延稟見執。鏻誚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延稟子繼昇守建州，聞敗，奔于錢塘。

長興三年，鏻上書言："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授臣尚書令。"唐不報，鏻遂絶朝貢。

鏻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鏻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爲大羅仙人。"鏻乃即皇帝位，受册於寶皇，

中害死八十四個人。崔氏後來患病，見被害的人作祟而死去。

王審知的養子建州刺史王延稟，原本姓周，從王審知時起就和王延翰不和。王延翰繼位，任命他的弟弟王延鈞爲泉州刺史，王延鈞發怒。二人因而謀劃作亂。十二月，王延稟、王延鈞都率兵攻入，抓獲王延翰殺掉。而王延鈞繼位，改名叫王鏻。

王鏻是王審知的次子。唐時就任命王鏻爲節度使，累官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爲閩王。

當初，王延稟和王鏻謀殺王延翰時，王延稟的軍隊先到，已經抓獲王延翰殺掉，第二天王鏻的軍隊纔到，王延稟因爲自己是養子，於是推舉王鏻繼位。王延稟返回建州，王鏻在郊外爲他餞行，王延稟臨別對王鏻說："好好繼承先父遺願，不要麻煩老兄再來！"王鏻對此懷恨在心。長興二年，王延稟率兵攻打王鏻，進攻西門，派他的兒子王繼雄從海道攻打南門，王鏻派王仁達抗拒他們。王仁達在船中埋伏甲兵，假裝立起白旗請求投降，王繼雄相信了，登上船，伏兵出動，把他刺死，在西門懸頭示衆，他的士兵見了都潰散逃去，王延稟被抓獲。王鏻譏誚他說："我没能繼承先父遺願，果然麻煩你老兄再來！"王延稟不能回答，於是殺了他。王延稟的兒子王繼昇守建州，聽說被打敗，逃奔到錢塘。

長興三年，王鏻上書說："楚王馬殷、吳越王錢鏐都是尚書令，如今都已逝世，請求授予我尚書令。"唐不答覆，王鏻於是斷絶進貢。

王鏻喜好鬼神、道家學說，道士陳守元靠邪道受到信任，修建寶皇宮讓他居住。陳守元對王鏻說："寶皇命令王暫時避位，以後會做六十年天子。"王鏻高興地讓位，讓他的兒子王繼鵬代管軍府事。不久復位，派陳守元詢問寶皇："六十年後將歸於哪裏？"陳守元傳寶皇的話說："六十年後，會成爲大羅仙人。"王鏻於是即皇帝位，在寶皇宮接受册命，因爲黄龍出現在真封府宅，

以黄龍見真封宅，改元爲龍啓，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没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巫徐彦，曰："陛下左右多奸臣，不質諸鬼神，將爲亂。"鏻使彦視鬼於宫中。

改年號叫龍啓，國號閩。追贈王審知謚號爲昭武孝皇帝，廟號爲太祖，修建五廟，設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而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任命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薛文傑常常探察民間隱私，給富人羅織定罪，而没收他們的家産以補充國用，閩人都很怨憤。又推薦巫師徐彦，説："陛下左右有很多奸臣，不向鬼神詢問，將會造成災亂。"王鏻派徐彦在宫中察看是否有鬼作祟。

文傑與内樞密使吴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奈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佗苦也。'"英以爲然。明日，諷鏻使巫視英疾，巫言："入北廟，見英爲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槌擊其首。"鏻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鏻遣人問之，英曰："頭痛。"鏻以爲然，即以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軍士聞英死，皆怒。是歲，吴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士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於市，閩人争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疏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内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薛文傑和内樞密使吴英有矛盾，吴英患病休假，薛文傑對吴英説："皇上因你身居宫禁，而多次因病請假，準備罷免你。"吴英説："怎麽辦呢?"薛文傑藉機教吴英説："如果皇上派人問你的病，你應當説'祇是頭痛罷了，没有别的病。'"吴英信以爲然。第二天，薛文傑勸王鏻派巫人探視吴英的病情，巫人説："進入北廟，看見吴英受到崇順王的審訊，説：'你怎敢謀反?'用金槌打他的頭。"王鏻告訴薛文傑，薛文傑説："不可全信，應當詢問他的病情怎樣。"王鏻派人探問，吴英説："頭痛。"王鏻信以爲真，就把吴英投進獄中，命令薛文傑審問他，吴英自編罪狀伏罪，被殺。吴英曾統管閩軍，很得軍士之心，士兵們聽説吴英被殺，都發怒了。這年，吴人攻打建州，王鏻派他的將領王延宗救援，士兵們在路上不願前進，説："得到薛文傑纔前進。"王鏻捨不得薛文傑，不給，他的兒子王繼鵬請求把薛文傑交給士兵以救禍難，於是用檻車把薛文傑押送到軍中。薛文傑擅長數術，替自己占卜説："過三天就没有災患了。"押送他的人聽了，急馳兩天就到了，士兵們歡呼踴躍，車裂薛文傑於街市，閩人争相向尸體上投擲瓦塊石頭，割成肉塊一下就吃光了。第二天，王鏻的使臣來到，赦免薛文傑，已經來不及了。當初，薛文傑爲王鏻製造檻車，認爲古代的檻車規格太寬鬆，於是改變式樣，使上下相通，中間用鐵刺向内，一動就碰到鐵刺，做成後，薛文傑第一個受它的苦。

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鏻殺延禀有功，而典親兵，鏻心忌之，嘗問仁達曰："趙高指鹿爲馬，

龍啓三年，改年號爲永和。王仁達替王鏻殺掉王延禀有功，而統領親兵，王鏻心中猜忌他，曾問王仁達説："趙高指鹿爲馬，愚弄秦二世，

以愚二世，果有之邪?”仁達曰:“秦二世愚，故高指鹿爲馬，非高能愚二世也。今陛下聰明，朝廷官不滿百，起居動静，陛下皆知之，敢有作威福者，族滅之而已。”鏻慚，賜與金帛慰安之。退而謂人曰:“仁達智略，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卒誣以罪殺之。

真有這事嗎?”王仁達説:“秦二世愚蠢，因此趙高指鹿爲馬，不是趙高能愚弄秦二世。如今陛下聰明，朝廷官吏不到一百，起居動静，陛下都知道，如有膽敢作威作福的人，不過把他滅族罷了。”王鏻羞慚，賜給金銀綢緞安慰他。退下後對人説:“王仁達的機智才略，在我這一世可以用，不能給後世留下隱患。”最終用罪名誣陷殺掉他。

鏻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見答。審知婢金鳳，姓陳氏，鏻嬖之，遂立以爲后。初，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鏻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

王鏻的妻子早死，第二個妻子金氏賢惠却得不到回報。王審知的婢女金鳳，姓陳，王鏻寵愛她，於是立她爲皇后。當初，王鏻寵幸的官吏歸守明，因美色受到寵愛，號稱歸郎，王鏻後來患風病，陳氏和歸郎通奸。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通過歸郎和陳氏通奸。王鏻命織錦工匠製作九龍帳，國中人唱道:“誰説是九龍帳，衹藏有一個歸郎!”

鏻婢春鷰有色，其子繼鵬烝之，鏻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鷰，鏻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是歲十月，鏻饗軍于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稟來，倣以爲鏻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于家。明日晨朝，鏻無恙，問倣殺可殷何罪，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而入。鏻聞鼓譟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宫人不忍其苦，爲絶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倣所殺。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

王鏻的婢女春鷰有美色，他的兒子王繼鵬同她淫亂，王鏻患病後，王繼鵬通過陳氏索求春鷰，王鏻怏怏不樂地給了他。他的次子王繼韜發怒，準備謀殺王繼鵬，王繼鵬害怕，和皇城使李倣算計王繼韜。這年十月，王鏻在大酺殿犒賞士兵，宴會中途發昏，説看見王延稟來，李倣以爲王鏻已經病重，於是命令武士先把李可殷殺死在家中。第二天早晨上朝，王鏻安然無恙，問李倣殺死李可殷是什麽罪，李倣害怕退出，和王繼鵬率領皇城衛士攻入。王鏻聽見擊鼓喧鬧聲，逃走藏在九龍帳中，衛士刺中了他而没有死，宫人不忍心見他受苦，替他斷了命。王繼韜和陳皇后、歸郎都被李倣殺死。王鏻登位十年被殺，謚號爲惠皇帝，廟號爲太宗。

王繼鵬

繼鵬，鏻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

王繼鵬是王鏻的長子。登位後，改名叫王昶，改年號通文，任命李倣判六軍諸衛事。

倣有弑君之罪，既立昶，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爲備。昶患之，因大享軍，伏甲擒倣殺之，梟其首于市。倣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塘。

李倣有殺君的罪過，擁立王昶後，心中常常自起疑心，養了很多敢死之士作防備。王昶對此擔憂，趁大宴軍隊的時機，埋伏士兵抓住李倣殺掉，把頭懸挂在街上示衆。李倣的部屬一千人反叛，燒毁啓聖門，奪走李倣的頭，逃奔到錢塘。

晋天福二年，昶遣使朝貢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册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佗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遍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昶聞之，怒損侵辱之，損還，昶無所答。而其子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至京師貢方物，致書晋大臣，述昶意求以敵國禮相往來，高祖怒其不遜，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没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晋天福二年，王昶派使臣到京師進貢，晋高祖派散騎常侍盧損册封王昶爲閩王，封他的兒子王繼恭爲臨海郡王。盧損到達閩中，王昶稱病不見，命令王繼恭主持接待他。又派中書舍人劉乙到館舍慰勞盧損，劉乙衣冠楚楚，氣宇昂然，帶了很多僮僕。另一天盧損在路上遇見劉乙，穿着布衣草鞋而已，盧損派人譏誚他説："鳳閣舍人，爲何如此窘迫呢！"劉乙羞愧，用手遮住臉跑了。王昶聽説後，氣憤盧損侵凌欺辱劉乙，盧損返回時，王昶没有回報。而他的兒子王繼恭派他的僚佐鄭元弼隨盧損到京師進獻土産，送書信給晋大臣，説王昶想按照對等國家間的禮節相往來，晋高祖對他的不恭敬非常生氣，下詔揭露他的罪行，送回他的貢物不接受。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求没收他的貢品并囚禁使臣，於是把鄭元弼投進獄中。案件判决後引見，鄭元弼伏在地上説："王昶是東方蠻夷君主，不懂禮義，陛下正向天下顯示大誠信，以招徠遠方的人，我執行使命没有禮貌，願被處死，爲王昶贖罪。"晋高祖於是赦免鄭元弼，讓他返回。

昶亦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黄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輟，云如此可求大還丹。三年夏，虹見其宫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鷰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又遣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

王昶也喜好巫術，封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封陳守元爲天師，而妖人林興因爲巫術受到寵幸，事情無論大小，林興動輒就用寶皇的話命令他然後施行。陳守元教王昶修建三清臺三層，用幾千斤黄斤鑄造寶皇和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塑像，每天燒龍腦、熏陸之類的香幾斤，在臺下奏樂，晝夜樂聲不斷，説像這樣就可以得到大還丹。三年夏，彩虹出現在宫中，林興傳達神的話説："這是宗室將要作亂的徵兆。"於是命令林興率武士殺王審知的兒子王延武、王延望和他的五個兒子。後來林興的陰謀敗露，也被殺了。而王昶更加迷亂，立父親的婢女春鷰爲淑妃，後來又立爲皇后。又派醫師陳究用未署名的堂牒賣官。

昶弟繼嚴判六軍諸衛事，昶疑而罷之，代以季弟繼鏞，而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佗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激其軍。是歲夏，術者

王昶的弟弟王繼嚴判六軍諸衛事，王昶疑心把他罷免了，讓小弟王繼鏞替代，而且招募勇士組成宸衛都來自衛，對他們的供給賞賜，比其他各軍都要豐厚。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都藉此事來激怒軍隊。這年夏天，術士説王

言昶宮中當有災，昶徙南宮避災，而宮中火，昶疑重遇軍士縱火。內學士陳郯素以便佞爲昶所親信，昶以火事語之，郯反以告重遇。重遇懼，夜率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黄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

昶宮中會有災禍，王昶遷到南宮躲災，而宮中起火，王昶懷疑是連重遇的士兵放的火。内學士陳郯歷來靠阿諛奉承受到王昶的親近信任，王昶把起火的事告訴他，陳郯反而告訴了連重遇。連重遇害怕，晚上率領衛士放火燒毁南宮，王昶帶着愛妃、子女、黄門衛士劈開宫門逃出，在野外留宿。

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羲立，謚昶曰康宗。

連重遇迎立王延羲。王延羲命令他的兒子王繼業率兵襲擊王昶，追上他們；王昶射死幾個人，自知不能幸免，把弓箭扔到地上，王繼業抓到他把他殺了，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殺死。王延羲登位，贈王昶的謚號爲康宗。

王延羲

延羲，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者朝貢于晋，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

王延羲是王審知的小兒子。登位後，改名爲曦，派遣使臣向晋朝貢，改年號叫永隆。鑄造大鐵錢，以一當十。

曦自昶世倔强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其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

王曦自從王昶時就倔强難以控制，王昶的宰相王倓每每壓制折服他，王曦也怕王倓，不敢做什麽。新羅派使臣帶着寶劍出使閩，王昶舉起寶劍給王倓看，説："拿這個做什麽?"王倓説："斬不忠不孝的人。"王曦在一旁臉色都變了。王曦登位後，新羅又進獻寶劍，王曦想起王倓以前的話，而王倓已經死了，命令挖墳戮尸，王倓的臉色像活人一樣，血流滿身。

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曦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曦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强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曦喜，乃釋贊不笞。

泉州刺史余廷英曾假藉王曦的命令掠取良家女子，王曦發怒，把他投入御史臺監獄審理他。余廷英進獻買宴錢一千萬，王曦説："皇后的土貢在哪裏?"余廷英又向皇后進獻錢一千萬，纔得以不治罪。王曦曾經嫁女，没有恭賀的朝官就受到鞭刑。御史中丞劉贊因爲没有糾察舉報獲罪，將要受鞭刑，諫議大夫鄭元弼急切諫阻，王曦對鄭元弼説："你怎麽比得上魏鄭公，却敢强諫！"鄭元弼説："陛下像唐太宗，我是魏鄭公就可以了。"王曦心喜，於是放過劉贊没有鞭打。

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黄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户參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

王曦的弟弟王延政任建州節度使，封爲富沙王，自從王曦登位後，兩人不和，多次出兵相攻，王曦因此憎惡他的宗室，多次藉故誅殺他們。諫議大夫黄峻抬上棺木到朝堂極力諫阻，王曦發怒，貶黄峻爲漳州司户參軍。校書郎陳光逸

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挂于木，久而乃絶。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棺斷尸，棄之水中。

曦性既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常爲牛飲，群臣侍酒，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輒殺之。諸子繼柔棄酒，并殺其贊者一人。連重遇殺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連姻以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李氏妒尚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游，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而殺之，謚曰景宗。

上書陳述王曦的過失五十多件事，王曦命令衛士鞭打他一百下還不死，用繩子拴住他的脖子，吊在樹上，很久纔斷氣。國計使陳匡範進獻商人增税法，王曦説："陳匡範是人中之寶。"不久每年的收入達不到他的定數，於是向百姓借債補足，陳匡範憂慮而死。後來知道他是向百姓借債，就開棺戮尸，扔到水中。

王曦的性格淫亂暴虐，而妻子李氏凶悍且酗酒，賢妃尚氏有美色受到寵愛。李仁遇是王曦的外甥，因美色受到寵幸，任用他做宰相。王曦常常狂飲，群臣陪酒，喝醉酒受不了，有被告發私自倒掉酒的人就被殺掉。侄子王繼柔把酒倒掉，同時殺掉幫助他的一個人。連重遇殺死王昶，怕受到國人討伐，和朱文進結親以保護自己。王曦心中懷疑他，常常説話譏誚連重遇等人，連重遇等人流淚爲自己辯白。李氏忌妒尚妃受到寵愛，想算計王曦而立她的兒子王亞澄，於是派人對連重遇等人説："皇上心中對你們二位不滿，怎麽辦呢?"連重遇等人害怕。六年三月，王曦出外游玩，喝醉酒回來，連重遇等人派武士把他從馬上拉下殺掉，謚號爲景宗。

王延政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

明年，連重遇已殺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今天厭王氏，百姓與能，當求有德，以安此土。"群臣皆莫敢議，乃掖朱文進升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黄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稱晋年號，時開運元年也。泉州軍將留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兵收福州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而事賊

王延政是王審知的兒子。王曦登位，淫亂暴虐，王延政多次致信諫阻他。王曦發怒，派杜建崇監督他的軍隊，王延政驅逐杜建崇，王曦於是出兵攻打王延政，被王延政打敗。王延政於是在建州建國，稱爲殷，改年號爲天德。

第二年，連重遇殺掉王曦後，召集閩中群臣説："過去太祖武皇帝親自冒着飛箭大石的危險，纔開創了閩，到了他的子孫後代，淫亂暴虐無道。如今上天厭棄王氏，百姓擁護有才能的人，應當尋求有德的人，來安撫這個地方。"群臣没有人敢議論，於是扶朱文進登殿，率領百官向北朝拜，對他稱臣。朱文進以連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在福州的子弟無論老少都被殺掉。派黄紹頗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縝守汀州，用晋的年號，這時是開運元年。泉州軍將留從效騙他的州人説："富沙王的軍隊收復福州了，我們世代做王氏的臣民，怎能拱手事奉盗賊呢?"州中

乎?”州人共殺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縝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延政已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傳首建州以自歸。福州裨將林仁翰又殺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

人共同殺掉黄紹頗，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獲知後，也殺掉程贇，迎王繼成爲刺史，都是王氏的後代。許文縝害怕，獻汀州向王延政投降。王延政得到三個州後，連重遇也殺掉朱文進，送頭到建州來歸附。福州副將林仁翰又殺掉連重遇，謀劃迎王延政在福州建都。

是時，南唐李景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其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南唐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也?”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寺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衮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李景，景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而景兵攻破建州，遷延政族於金陵，封鄱陽王。是歲，景保大四年也。

這時，南唐李景聽説閩中作亂，出兵攻打，王延政派他的侄子王繼昌守福州，而南唐軍隊正猛攻王延政，福州將領李仁達對他的部下説：“唐兵進攻建州，富沙王自身不保，他能占據這個地方嗎?”於是抓獲王繼昌殺掉，想自立爲王，怕衆人不歸附他，將雪峰寺僧人卓儼明指示給衆人，説：“他不是一般的人。”給他披上皇袍戴上皇冠，率領將吏北面朝拜稱臣。不久又殺掉卓儼明，於是自立，送降書給李景，李景任命李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改他的名字爲李弘義。而李景的軍隊攻破建州，把王延政的族人遷到金陵，封爲鄱陽王。這年是李景的保大四年。

留從効聞延政降唐，執王繼勳送于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節度使。景已破延政，遣人召李仁達入朝，仁達不從，遂降于吴越。而留從効亦逐景守兵，據泉、漳二州，景猶封從効晋江王。周世宗時，從効遣牙將蔡仲興爲商人，間道至京師，求置邸内屬。是時，世宗與李景畫江爲界，遂不納，從効仍臣于南唐。其後事具國史。

留從効聽説王延政向唐投降，捉住王繼勳送到金陵，李景以泉州爲清源軍，任命留從効爲節度使。李景攻破王延政後，派人召李仁達入朝，李仁達不從命，於是向吴越投降。而留從効也驅逐李景的守兵，占據泉、漳二州，李景仍封留從効爲晋江王。周世宗時，留從効派牙將蔡仲興裝扮成商人，從小路到京師，請求在京城設置邸舍歸附於朝廷。這時，周世宗和李景劃長江爲界，便没有接納他，留從効仍向南唐稱臣。以後的事都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六十九

世家第九

南平世家

高季興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

高季興字貽孫，是陝州硤石人。原名高季昌，避後唐獻祖的廟諱，改名高季興。高季興小時候做汴州富人李讓的家僮。梁太祖最初爲宣武節鎮時，李讓靠進獻資財得到寵幸，梁太祖收養他作兒子，更改他的姓名爲朱友讓。高季興因爲朱友讓的緣故得以進見梁太祖，梁太祖對他的才能感到驚奇，命朱友讓把他當作兒子收養，於是冒姓朱，補爲制勝軍使，升任毅勇指揮使。

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録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

天復二年，梁兵攻打鳳翔，李茂貞堅守營壘不出來迎戰，梁太祖商議想收兵回到河中，惟獨高季興上前説："天下豪傑注視此舉一年了，如今岐州人已經疲憊，攻破他們是早晚之間的事，而大王你所憂慮的，是他們躲在營壘中拖疲了我們的軍隊，這可以引誘使他們出來。"梁太祖覺得他的話很豪壯，命令高季興招募勇士，得到騎士馬景，高季興向他交代計策，帶着他拜見梁太祖。馬景説："這次行動没有回來的道理，希望録用我們的後代。"梁太祖凄惻地勸阻他，馬景堅持請求，纔出發。馬景率領幾個騎兵馳馬敲擊城門報告説："梁軍準備東去，前鋒已經離開了。"岐州人信以爲真，打開城門出來追擊梁軍，梁兵跟在馬景後面前進，殺敵九千多人，馬景戰死。李茂貞後來和梁言和，唐昭宗出城，贈馬景官位，賜謚號叫忠壯。高季興因此出名。第二年，任命爲宋州刺史。跟隨攻破青州，改任潁州防禦使，恢復原姓高氏。

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

在唐代末年，襄州趙匡凝在荆南襲擊攻破

彦恭于荆南，以其弟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匡凝奔于吴，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

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晋，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絶貢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衮冕劍佩。貞明三年，始復修貢。

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强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絶四方内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吴、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悦，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綉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

雷彦恭，任命他的弟弟趙匡明爲留後。梁兵攻破襄州，趙匡凝逃奔到吴，趙匡明逃奔到蜀，於是任命高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封高季興爲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管轄十個州，在唐代末年，被各道侵占，高季興初到時，祇有江陵一個城罷了，經歷戰火之後，城邑凋零。高季興招徠安撫，人們都回來了，於是任命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人爲賓客。

梁太祖駕崩，高季興見梁日益衰弱，於是計劃依靠軍隊鞏固自己，修治城壕，設置望樓。率兵攻打歸、峽二州，被蜀將王宗壽打敗。又出兵聲稱協助梁攻晋，以侵占襄州，被孔勍打敗，於是斷絶進貢多年。梁末帝寬容他，封高季興爲渤海王，賜給龍袍王冠和佩劍。貞明三年，纔恢復進貢。

梁滅亡，唐莊宗進入洛陽，下詔安慰開導高季興，司空薰等人都勸高季興到京師朝拜，梁震認爲不行，說：“梁、唐是世代仇敵，在黄河兩岸血戰近二十年，如今皇上剛消滅梁，而大王你是梁朝舊臣，手握强兵，身居重鎮，親自入朝，就將要作俘虜了。”高季興不采納，留下他的兩個兒子，率騎士三百人作護衛，到洛陽朝見。唐莊宗果然想扣留他，郭崇韜諫阻說：“唐剛消滅梁得到天下，正以大的信義昭示於人，如今四方諸侯相繼進貢，不過派遣子弟將吏前來，而高季興親自前來述職，做諸侯的表率，應當給予恩禮優待，以鼓勵後來的人。如果反而拘囚他，就會讓天下人覺得我們心胸狹窄，而且會斷絶四面八方歸附我們的意願，不行。”唐莊宗纔作罷，用重禮送他回去。唐莊宗曾問高季興說：“我已消滅梁，想征伐吴、蜀，應首先征伐哪個？”高季興說：“應當先征伐蜀，我請求率本道軍隊爲先鋒。”唐莊宗很高興，用手拍着他的背，高季興於是命令綉工把唐莊宗的手迹綉在他的衣服上，回去後當成榮耀。高季興離去後，唐莊宗心中後悔讓他回去了，下密詔要襄州劉訓算計他。高季興到達襄州，心跳，晚上奪關而出。已經離

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游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

去，而密詔晚上纔送到。高季興回去後對梁震說："不聽你的話，幾乎不能幸免。"於是說："我這次去有兩個過失：前去朝拜是一失，放回我們是一失。而且皇上歷經百戰攻取河南，對功臣誇耀親手抄録《春秋》；又說：'我在手指上得到天下。'他就是如此自我誇耀。而又迷戀於游樂打獵，常常廢棄政事，我可以不必擔憂了。"同光三年，封爲南平王。魏王李繼岌攻破蜀後，得到蜀地金銀綢緞四十多萬，從峽州而下，而唐莊宗遭受了禍難。高季興聽説京師變亂，於是全部攔截蜀中財物，殺掉使臣韓珙等十多人。

初，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屬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而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别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吴，吴册季興秦王。

當初，唐軍討伐蜀，高季興請求率本道軍隊自行攻取夔、忠、萬、歸、峽等州，於是以高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高季興不曾出兵。魏王攻破蜀後，唐明宗登位，高季興於是請求把夔、忠等州當作屬郡，唐大臣認爲高季興自己請求攻取，而兵出又無功勞，不給他。高季興多次請求，唐雖然迫不得已給了他，但仍自行任命刺史，高季興拒不接受。唐明宗於是以襄州劉訓爲詔討使，進攻他，没有攻克，而唐的另一個將領西方鄴攻克夔、忠、萬三州，高季興於是率領荆、歸、峽三州向吴稱臣，吴册封高季興爲秦王。

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天成三年冬逝世，享年七十一歲，賜謚號爲武信。高季興兒子九人，長子高從誨繼位。

高從誨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寧，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吴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絶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

高從誨字遵聖。高季興時，入梁朝任供奉官，屢經升遷爲鞍轡庫使，賜假回去探親，高季興於是留下他任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高季興死後，吴以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因爲父親自行和唐絶交，怕又受到討伐，於是派使臣出使楚，楚王馬殷爲他向唐請命，而高從誨也派押衙劉知謙奉表自行歸附，進獻贖罪銀三千兩，唐明宗收下了。長興元年正月，封高從誨爲節度使，追封高季興爲楚王，賜謚號武信。三年，封高從誨爲渤海王。應順元年，封爲南平王。

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晋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

高從誨爲人聰明機敏，善於權術欺詐。晋高祖派翰林學士陶穀爲高從誨生辰國信使，高從誨

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吴、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晋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絶，陰與之通。晋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

在望沙樓宴請陶穀，在樓下陳列很多戰船，對陶穀説："吴、蜀不歸順很久了，希望整修武備，練習水戰，等待出兵的時候。"陶穀返回，詳細報告了他的話，晋高祖十分高興，又派使臣賜給他一百匹帶甲戰馬。襄州安從進反叛，交結高從誨求爲援助，高從誨表面拒絶，暗中和他勾通。晋軍討伐，高從誨派將領李端率水軍接應，安從進被殺，高從誨請求把郢州作爲屬郡，晋高祖不答應。

契丹滅晋，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間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虚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晋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晋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悦。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即以大卮罰敏。

契丹滅晋，漢高祖在太原起兵，高從誨派人從小路奉表勸他稱帝，而且説漢得到天下後，希望求得郢州作屬郡，漢高祖假意答應他。漢高祖進入汴州，高從誨派使臣進貢，趁機請求把郢州給他，漢高祖不給。高從誨發怒，出兵攻打郢州，被刺史尹實打敗。漢派遣國子祭酒田敏出使楚，向荆南借道，高從誨向田敏打聽中原的虚實，認爲經過契丹侵擾之後，軍器糧草都耗盡了，想以此譏誚田敏，田敏對他説："杜重威將晋的武器全部獻上向契丹人投降，契丹人把它們置放在鎮州，不曾帶到北方，而晋的武器都爲漢所有。"高從誨不高興。田敏把印本《五經》送給高從誨，高從誨推辭説："我懂得的不過是《孝經》十八章罷了。"田敏説："至德要道，有這本書就够了。"田敏於是讀《諸侯章》説："在百姓之上而不驕縱，位置高却不傾危，費用節儉，謹行禮法，財貨充滿而不盈溢。"高從誨認爲他譏諷自己，就用大杯罰田敏喝酒。

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吴、楚爲小國。自吴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耻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

荆南地小兵弱，是夾在吴、楚之間的小國。自從吴稱帝以來，而南漢、閩、楚都遵奉梁的紀年，每逢年節時進貢，都借路於荆南。高季興、高從誨常常攔截他們的使臣，搶奪財物，而各道致信斥責，或出兵討伐，就歸還財物而面無愧色。後來南漢和閩、蜀都稱帝了，高從誨都對他們稱臣，大概是爲了貪圖他們的賜予。俗話稱偷搶財物却不感到羞耻的人是賴子，就好像説是無賴，因此各國都把他看成"高賴子"。

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絶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

高從誨自己索求郢州没有得到，於是和漢斷絶關係。過了一年，又開始進貢。乾祐元年十月死去，終年五十八歲，贈尚書令，賜謚號文獻。

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兒子高保融繼位。高從誨有十五個兒子，長子叫高保勳，次子叫高保正，高保融是第三個兒子，不知他得以嗣位的原因。

高保融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箋南唐，勸其内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常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絶。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産，不足以效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

高保融字德長。高從誨時，任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高從誨死後，封爲節度使。廣順元年，封爲渤海郡王。顯德元年，晋封爲南平王。周世宗征伐淮，高保融派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人，出夏口作接應。又派客將劉扶致書信於南唐，勸他們歸附中原。李景稱臣，周世宗見到高保融給李景的信，非常高興，賜給他一百匹絹。荆南自從後唐以來，常常幾年纔向京師進貢一次，而中間兩次斷絶。到周世宗時，没有哪一年不進貢。高保融認爲器物金銀綢緞，都是當地的常産，不足以表達他的誠意，於是派他的弟弟高保紳前來朝見，周世宗更加贊賞他。

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

當初，高季興到鎮時，梁用五千人做牙兵，衣物糧食都由梁供給。到唐明宗時，每年供給鹽一萬三千石，後來就不再供給。到周世宗平定淮南後，命令泰州供給。

保融性迂緩，無材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勗。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勗立。

高保融性格迂腐遲緩，没有才能，而事情無論大小，都交給他的弟弟高保勗。他的堂叔高從義謀劃作亂，被他的同黨高知訓告發，把他遷徙到松滋殺掉。宋朝興起，高保融害怕，一年中三次進貢。建隆元年，因病去世，時年四十一歲，贈爲太尉，賜謚號貞懿。弟弟高保勗繼位。

高保勗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勗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冲長矣。"保勗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判内外兵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高保勗字省躬，是高從誨的第十個兒子。高保融死後，授高保勗爲節度使。三年，高保勗患病，對他的將領梁延嗣説："我患病卧床不起，兄弟中可把後事交給誰？"梁延嗣説："你没想到貞懿王嗎？先王病危時，把軍府事務交給你，如今先王的兒子高繼冲長大了。"高保勗説："你説得對。"就任命高繼冲判内外兵馬。十一月，高保勗死，時年三十九歲，贈侍中。高保融的兒子高繼冲繼位。

高繼冲

繼冲字成和。保勗卒，拜節度

高繼冲字成和。高保勗死後，授高繼冲爲節

使。

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候，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嘆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復命繼冲爲節度使。

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黄州刺史，其後事具國史。

度使。

湖南周行逢死後，兒子周保權繼位，他的將領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宋太祖命令慕容延釗等人討伐他。慕容延釗借路於荆南，約定率兵通過城外。高繼冲的大將李景威説："用兵崇尚權詐，經過城外的約定，不可相信。應當嚴整軍備來防備他們！"判官孫光憲呵叱他説："你不過是峽江的一個百姓罷了，哪裏懂得成敗的道理！而且中原自從周世宗時起，已有統一天下的志向，何况聖宋接受天命，真主出現了呢！王者之師難道容易對付嗎！"於是勸高繼冲撤掉偵察敵情的士兵，封閉府庫等待，高繼冲認爲對。李景威退出後嘆息説："不采納我的話，大事完了，活着有什麼用?"於是卡住喉嚨自殺而死。慕容延釗軍隊到達，高繼冲到郊外迎接，而前鋒軍迅速進入城中。高繼冲急忙趕回，看見旌旗甲馬，布滿大街小巷，十分恐懼，就到慕容延釗那裏交納牌印，宋太祖降詔寬慰，又任命高繼冲爲節度使。

乾德元年，宋在南郊祭天，高繼冲上書希望陪祭。九月，撰寫祭文禀告祖廟，率領他的將領官吏、宗族五百多人到京師朝拜，封爲武寧軍節度使而死。孫光憲封爲黄州刺史，以後的事都記載在本朝國史上。

新五代史卷七十

世家第十

東漢世家

劉旻

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旻爲都指揮使。高祖即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

劉旻是後漢高祖的同母弟弟。原名劉崇，長着漂亮的長鬚，眼睛中有兩個瞳仁。少時不務正業，貪酒好賭，曾被刺面當兵。漢高祖在晉任河東節度使時，任命劉旻爲都指揮使。漢高祖登位，任命他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隱帝時，多次加授至中書令。

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旻素有隙，旻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旻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弒，旻乃謀舉兵。

漢隱帝年輕，大臣當政，周太祖任樞密使，剛剛討平三鎮叛亂，立下大功，而和劉旻歷來有矛盾，劉旻感到不安，對判官鄭珙說："皇上年幼弱小，大臣當權，而我和郭公不和，事情會怎樣呢?"鄭珙說："漢的朝政快亂了！晉陽的軍隊稱雄天下，而且地形險要牢固，靠十個州的賦稅足够自給自足。你是宗室的人，不在這時定下計策，以後必定被別人控制。"劉旻說："你所說的，正是我的意思。"於是停止上交賦稅，收羅天下豪傑，登記成年百姓入伍增加兵員。三年，周太祖在魏州起兵，漢隱帝被殺，劉旻於是謀劃起兵。

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即推尊之，故未敢即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贇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贇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

周太祖從魏州入京師，反叛的情狀已表露無遺，而漢大臣沒有立即推尊他，因此不敢馬上登位，於是稟告漢太后，立劉旻的兒子劉贇爲漢的繼承人，派宰相馮道到徐州迎接劉贇。在這時，人們都明白周太祖沒有誠意，惟獨劉旻高興地說："我兒子做皇帝了，擔心什麼呢!"於是罷兵，派人到京師。周太祖年輕時低賤，在脖子上刺有飛雀，世人稱他爲郭雀兒。周太祖見到劉旻的使臣，詳細談了擁立劉贇的用意，於是指着自

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贇得立，贇立而罷兵可也。旻大駡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臨刑嘆曰："吾爲愚人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之俱死。"旻聞之，即并戮其妻于市，以其事白漢，以明無佗。已而周太祖果代漢，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䛒奉書周太祖，求贇歸太原，而贇已死。旻慟哭，爲李驤立祠，歲時祠之。

己的脖子給使臣看，說："自古以來哪有文身的天子？希望劉公不要疑心我。"劉旻心喜，更加信以爲真。太原少尹李驤說："郭公興兵冒犯君主，勢必不會做漢的臣子，一定不會替劉氏擁立後代。"因而勸劉旻率兵下太行，控制孟津以等待變亂，也許劉贇能夠登位，劉贇登位後纔可罷兵。劉旻大駡說："李驤這個迂腐的儒生，想挑撥我們父子嗎！"命令手下人拉出去殺掉。李驤臨刑感嘆說："我替蠢人出謀劃策，被殺確實是應該的了！但我的妻子有病，不能獨自活着，希望和她一齊死。"劉旻獲知後，就在街市上把他的妻子一并殺掉，把這事向漢廷報告，表明没有别的打算。不久周太祖果然篡漢，降封劉贇爲湘陰公。劉旻派牙將李䛒致信於周太祖，請求讓劉贇回到太原，而劉贇已經死了。劉旻痛哭，爲李驤修建祠廟，逢年過節祭祀。

乃以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即皇帝位于太原，以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䛒間行使于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兀欲，稱侄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兀欲遣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册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册旻妻爲皇后。兀欲性豪俊，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飲，一夕而以醉卒。然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黄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於是在周廣順元年正月戊寅日在太原即皇帝位，以兒子劉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派通事舍人李䛒秘密出使契丹。契丹永康王兀欲和劉旻相約爲父子之國，劉旻於是派宰相鄭珙致信兀欲，自稱侄皇帝，作爲叔父一般對待。兀欲派燕王述軋、政事令高勳捧册書推尊劉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并册封劉旻的妻子爲皇后。兀欲性格豪爽，每逢漢使臣到來，就用酒肉招待，弄得使臣困窘不堪。鄭珙一向有病，兀欲强迫他喝酒，一天晚上酒醉而死。但兀欲聽説劉旻自立爲帝，很是慶幸中原多事，於是派他的貴臣述軋、高勳帶着他自己喜愛的黄騮馬、九龍十二稻玉帶回訪。

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弑，述律代立。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聘于述律，求兵以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晋州，爲王峻所敗。是歲大寒，旻軍凍餒，亡失過半。明年，又攻府州，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因取岢嵐軍。

不久兀欲被述軋殺掉，述律繼位。劉旻派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出使述律，請求派兵進攻周。述律派蕭禹厥率兵五萬人援助劉旻。劉旻從陰地出兵進攻晋州，被王峻打敗。這年非常寒冷，劉旻的軍隊又冷又餓，損失一半多。第二年，又進攻府州，被折德扆打敗，折德扆趁機攻取岢嵐軍。

周太祖崩，旻聞之喜，遣使乞兵于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奚

周太祖駕崩，劉旻得知後很高興，派使臣向契丹求兵。契丹派楊衮率領鐵馬騎兵一萬和奚各

諸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潞州李筠遣穆令鈞以步騎三千拒元徽于太平驛，元徽擊敗之，遂圍潞州。

是時，世宗新即位，以謂旻幸周有大喪，而天子新立，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多言不可，世宗意甚鋭。顯德元年三月親征，甲午，戰于高平，李重進、白重贊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彦超居中軍，張永德以禁兵衛蹕。旻亦列爲三陣，張元徽居東偏，楊衮居西偏，旻居其中。衮望周師謂旻曰："勍敵也，未可輕動！"旻奮髯曰："時不可失，無妄言也！"衮怒而去。旻號令東偏先進，王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之利也，宜少待之。"旻怒曰："老措大，毋妄沮吾軍！"即麾元徽，元徽擊周右軍，兵始交，愛能、徽退走，其騎軍亂，步卒數千棄甲叛降元徽，呼萬歲聲振川谷。世宗大駭，躬督戰士，士皆奮命争先，而風勢愈盛，旻自麾赤幟收軍，軍不可遏，旻遂敗。日暮，旻收餘兵萬人阻澗而止。

是時，周之後軍，劉詞將之，在後未至，而世宗鋭於速戰，戰已勝，詞軍繼至，因乘勝追擊之，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爲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黄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間，得村民爲鄉導，誤趨平陽，得佗道以歸，而張元徽戰殁于陣。楊衮怒旻，按兵西偏不戰，故獨全軍而返。旻歸，爲黄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世宗休軍潞州，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

部族士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人援助劉旻。劉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親自率領騎兵三萬人攻打潞州。潞州李筠派穆令鈞率步兵騎兵三千人在太平驛抵抗張元徽，張元徽打敗他們，於是包圍潞州。

這時，周世宗剛即位，他認爲劉旻聽到周有國喪而高興，而天子又剛登位，必定不能出兵，應當親自率兵出其不意而攻擊之。從宰相馮道等人大都説不行，周世宗主意很堅定。顯德元年三月親自出征，甲午，在高平作戰，李重進、白重贊率領左軍，樊愛能、何徽率領右軍，向訓、史彦超居於中軍，張永德率禁兵護衛皇帝。劉旻也列成三個戰陣，張元徽在東軍，楊衮在西軍，劉旻居中。楊衮望着周軍對劉旻説："這是强敵，不可輕舉妄動！"劉旻鼓起長鬚説："時機不可喪失，不要隨意亂説！"楊衮生氣離去。劉旻命令東軍先進攻，王得中勒住馬諫阻説："南風很猛，對北軍不利，應稍作等待。"劉旻發怒説："老窮書生，不要妄自敗壞我軍軍心！"隨即指揮張元徽，張元徽攻打周的右軍，軍隊剛交戰，樊愛能、何徽就退逃，他們的騎兵亂了，幾千步兵扔下武器向張元徽叛降，高呼萬歲的聲音震動山谷。周世宗十分驚駭，親自督戰，士兵們都奮力争先，而風勢更强，劉旻親自揮動紅旗收軍，軍隊不可阻止，劉旻於是被打敗。傍晚，劉旻收拾殘兵一萬人依靠山澗止息。

這時，周的後軍，由劉詞率領，在後面没有趕到，而周世宗利於速戰，交戰已勝，劉詞的軍隊隨後趕到，於是乘勝追擊劉旻，劉旻又大敗，軍需器甲、車輛用具都被周軍繳獲。劉旻獨自騎着契丹黄騮馬，從鵰窠嶺小路飛馳逃離，晚上在山谷中迷路，得到村民做嚮導，走錯了道奔往平陽，從别的路回來，而張元徽陣亡。楊衮對劉旻深感憤怒，在西邊按兵不動，因此衹有他全軍返回。劉旻回來，爲黄騮馬修建馬廐，用金銀作裝飾，用三品馬料喂養，稱爲"自在將軍"。

周世宗在潞州休整軍隊，大宴將士，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多人，軍威大振。進攻太

振。進攻太原，遣符彦卿、史彦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太原城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匝，自四月至於六月，攻之不克，而彦卿等爲契丹所敗，彦超戰歿，世宗遽班師。

初，周師圍城也，旻遣王得中送楊袞以歸，因乞援兵於契丹，契丹發數萬騎助旻，遣得中先還。至代州，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以城降周，并送得中于周。世宗召問得中虜助兵多少，得中言送袞歸，無所求也，世宗信之。已而契丹敗符彦卿於忻口，得中遂見殺。

旻自敗於高平，已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年六十，子承鈞立。

劉承鈞

承鈞，旻次子也。少頗好學，工書。旻卒，承鈞遣人奉表契丹，自稱男。述律答之以詔，呼承鈞爲兒，許其嗣位。初，旻常謂張元徽等曰："吾以高祖之業，贇之冤，義不爲郭公屈爾，期與公等勉力以復家國之仇。至於稱帝一方，豈獲已也？顧我是何天子，爾亦是何節度使。"故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不立宗廟，四時之祭，用家人禮。承鈞既立，始赦境内，改乾祐十年曰天會元年，立七廟於顯聖宫。

契丹遣高勳助承鈞，承鈞遣李存瓌與勳攻上黨，無所得而還。明年，世宗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來告急，承鈞將發兵，而世宗班師，乃已。

宋興，昭義節度使李筠叛命，遣其將劉繼冲、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于太原，乞兵爲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道筠

原，派遣符彦卿、史彦超在北面控制忻口，截斷契丹援兵道路。太原城方圓四十里，周軍距城三百步，形成包圍圈，從四月到六月，攻城不下，而符彦卿等人被契丹打敗，史彦超戰死，周世宗急忙回師。

當初，周軍圍城時，劉旻派王得中送楊袞歸國，并趁機向契丹請求援兵，契丹出動騎兵幾萬人援助劉旻，派王得中先回來。到達代州時，代州將領桑珪殺掉防禦使鄭處謙，獻城向周投降，并把王得中送到周。周世宗召問王得中契丹援兵有多少，王得中説衹是送楊袞回去，别無所求，周世宗相信了。不久契丹在忻口打敗符彦卿，王得中於是被殺。

劉旻自從在高平戰敗，不久被圍，因憂慮患病，第二年十一月死去，終年六十歲，兒子劉承鈞繼位。

劉承鈞是劉旻的次子。年輕時頗爲好學，擅長書法。劉旻逝世，劉承鈞派人上表於契丹，自稱兒子。述律用詔書答覆，稱劉承鈞爲兒，答應他繼位。當初，劉旻常對張元徽等人説："我因爲漢高祖的業績，劉贇的冤仇，以道義不屈服於郭威，期望和你們盡力爲國家報仇。至於在一方稱帝，哪裏是自己情願呢，怎能顧及我是什麼天子，你們又是什麼節度使？"因此他僭越稱帝仍然稱乾祐，不改變年號，不設立宗廟，四季祭祀，衹用家人的禮儀。劉承鈞登位後，纔在境内實行大赦，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在顯聖宫設立七廟。

契丹派高勳援助劉承鈞，劉承鈞派李存瓌和高勳進攻上黨，一無所得而回。第二年，周世宗北伐契丹，攻克三關，契丹使臣前來告急，劉承鈞準備出兵，而周世宗回師，纔作罷。

宋朝建國，昭義節度使李筠反叛，派他的將領劉繼冲、判官孫孚向劉承鈞上表稱臣，拘拿他們的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到太原，求兵援助。劉承鈞想和契丹商議，劉繼冲轉達李筠的意見，

意，請無用契丹兵。承鈞即率其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群臣餞之汾水。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不圖成敗，空國興師，臣實憂之。"承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承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悔臣之，筠因自陳受周氏恩，不忍背德。而承鈞與周世仇也，聞筠言亦不悦。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叶，承鈞遣宰相衛融和解之。

已而筠敗死，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皇帝問融承鈞所以助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檛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遣融致書于承鈞，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承鈞不報，融遂留京師。承鈞謂趙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衛融、盧贊，吾以爲恨爾。"

承鈞由此益重儒者，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無爲，棣州人，方頳鳥喙，好學多聞，善談辯。嘗衣褐爲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于河中，無爲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太祖奇之。或謂太祖曰："公爲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横之士，非所以防微慮遠之道也。"由是太祖不納，無爲去，隱抱腹山。承鈞內樞密使段常識之，薦其材，承鈞以諫議大夫召之，遂以爲相。五年，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紹、趙鸞等謀作亂，事覺被誅，其詞連段常，乃罷常樞密爲汾州刺史，縊殺之。

自旻世凡舉事必稟契丹，而承鈞之立多略。契丹遣使者責承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承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承鈞奉之愈謹，而契丹待承鈞益薄。承鈞自李筠

請求不要用契丹軍隊。劉承鈞就親自率領他自己的軍隊出團柏谷，群臣在汾水爲他餞行。僕射趙華説："李筠辦事輕舉妄動，陛下不考慮勝敗，舉國興師動衆，我確實擔憂。"劉承鈞到達太平驛，封李筠爲隴西郡王。李筠見劉承鈞没有儀仗護衛，不像帝王，後悔對他稱臣，李筠於是自述受周氏恩德，不忍心背離。而劉承鈞和周是世代仇敵，聽了李筠的話也不高興。派宣徽使盧贊監督他的軍隊，李筠心中更加不滿，和盧贊多不和，劉承鈞派宰相衛融替他們調解。

不久李筠戰敗而死，衛融被押送到京師，宋太祖皇帝問衛融有關劉承鈞援助李筠反叛的情況，衛融出言不遜，宋太祖命令用鐵杖擊他的頭，血流滿面，衛融呼喊説："我死得其所了！"宋太祖望着手下人説："這是個忠臣。"放了他，命令用好藥給他治傷。讓衛融寫信給劉承鈞，索求周光遜等人，約定也送衛融回太原，劉承鈞不答覆，衛融於是留在京師。劉承鈞對趙華説："没聽從你的意見，幾乎失敗了。但失去衛融、盧贊，我感到遺憾。"

劉承鈞從此更加看重儒生，讓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郭無爲是棣州人，方額尖嘴，好學博聞，善於論辯。曾穿着粗麻布衣衫爲道士，住在武當山。周太祖在河中討伐李守貞，郭無爲到軍門拜見，詢問當代事務，周太祖覺得他很奇特。有人對周太祖説："你是漢的大臣，手握重兵在外，而招納縱横之士，這不是防微杜漸、深謀遠慮的方法。"因此周太祖没有接納他，郭無爲離去，隱居於抱腹山。劉承鈞的內樞密使段常認識他，舉薦他的才能，劉承鈞用諫議大夫的職位召用他，於是任命爲宰相。五年，宿衛殿直頭目王隱、劉紹、趙鸞等人謀劃作亂，事情敗露後被殺，他們的供詞牽連段常，於是罷免段常的樞密使職務，任命爲汾州刺史，絞殺了他。

自從劉旻時起，凡是行事必定稟報契丹，而劉承鈞登位後多從略。契丹派使臣責備劉承鈞改變年號、援救李筠、殺死段常都不稟告，劉承鈞惶恐不安告罪。使臣到達契丹就被扣留，劉承鈞事奉契丹更加謹慎，而契丹對待劉承鈞更加輕

敗而失契丹之援，無復南侵之意。地狹產薄，以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山僧繼顒爲鴻臚卿。

繼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之死，以孽子得不殺，削髮爲浮圖，後居五臺山，爲人多智，善商財利，自旻世頗以賴之。繼顒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柏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寶興軍。繼顒後累官至太師、中書令，以老病卒，追封定王。

太祖皇帝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爲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

承鈞立十三年病卒，其養子繼恩立。

劉繼恩

繼恩本姓薛氏，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漢高祖以釗婿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常怏怏，因醉拔佩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氏及旻女皆卒。旻以其子承鈞無子，乃以二子命承鈞養爲子。

承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承鈞

薄。劉承鈞自從李筠失敗而失去契丹的援助，不再有南侵的打算。漢土地狹小，物產貧乏，由於每年向契丹進貢，因此國用日益不足，於是拜五臺山和尚繼顒爲鴻臚卿。

繼顒是已故燕王劉守光的兒子，劉守光死時，因爲他是侍妾所生的兒子得以不死，削髮做了和尚，後來住在五臺山，爲人多智謀，善於經營錢財，自從劉旻時就很依賴他。繼顒能講解《華嚴經》，四方供奉施捨的財物，常常積蓄起來彌補國用。五臺山在契丹界上，繼顒常常得到契丹馬進獻，號稱“添都馬”，每年都有幾百匹。又在柏谷設置煉銀的場所，招募百姓開山取礦，煉出白銀進獻，劉氏依靠它們來補足國用，在銀礦設置寶興軍。繼顒後來屢經升官至太師、中書令，因年老患病去世，追封爲定王。

宋太祖皇帝曾通過邊界上的探子對劉承鈞說：“你家和周氏是世代仇敵，不屈服是應該的，如今我和你沒有嫌隙，爲什麼讓這一方的人窘困呢？如果你有征服中原的志向，應當下太行山以決勝負。”劉承鈞派探子答覆說：“河東的土地兵甲，不够抵擋中原的十分之一；但劉承鈞世世代代不是反叛的人，一心一意地守在這裏，是怕漢的宗族得不到祭祀。”宋太祖對他的話感到悲哀，笑着對探子說：“替我告訴劉承鈞，放他一條生路。”因此直到劉承鈞死沒有對他用兵。

劉承鈞在位十三年病死，他的養子劉繼恩繼位。

劉繼恩原本姓薛，父親薛釗當兵，劉旻把女兒嫁給他，生下劉繼恩。漢高祖因爲薛釗是劉旻的女婿，解除他的軍籍，把他安置在手下。薛釗沒有才能，漢高祖供他衣食而不任用他。他的妻子因爲是劉旻的女兒，常常住在宮中，薛釗很少見到她，因而悶悶不樂，藉酒醉拔出佩刀刺她，刺傷了却沒刺死，薛釗就自殺了。劉旻的女兒後來嫁給何氏，生下兒子何繼元，而何氏和劉旻的女兒都死了。劉旻因爲他的兒子劉承鈞沒有後代，就命劉承鈞收養這兩個兒子。

劉承鈞登位，任命劉繼恩爲太原尹。劉承鈞

嘗謂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之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承鈞病卧勤政閣，召無爲，執手以後事付之。

曾對郭無爲説："劉繼恩純樸孝道，但没有拯救世道的才能，怕是不能完成我家的大事。"郭無爲不回答。劉承鈞患病卧於勤政閣，召郭無爲，拉着他的手把後事托付給他。

承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而承鈞故執事百司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繼恩置酒會諸大臣宗子，飲罷，卧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户而殺之。郭無爲遣人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

劉承鈞死，劉繼恩向契丹報喪而後登位。劉繼恩穿着喪服處理政事，起居都在勤政閣，而劉承鈞過去的執事百司護衛都在太原府官署。九月，劉繼恩設酒會見各個大臣和宗室子弟，喝完酒，躺在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領十多人持刀進入閣内，關上門殺掉劉繼恩。郭無爲派人用梯子登上屋頂進去，殺死侯霸榮和他的同黨。

初，承鈞之語郭無爲也，繼恩怨無爲不助己，及立，欲逐之而未果，故霸榮之亂，人皆以謂無爲之謀，霸榮死，口滅而無知者。無爲迎繼元而立之。

當初，劉承鈞對郭無爲説的那些話，劉繼恩抱怨郭無爲没有幫助自己，登位後，想驅逐他而未能施行，因此侯霸榮作亂，人們都認爲是郭無爲的陰謀，侯霸榮已死，滅了口而没有知道真相的人了。郭無爲迎立劉繼元。

劉繼元

繼元爲人忍。旻子十餘人，皆無可稱者。當繼元時，有鎬、鍇、錡、錫、銑，於繼元爲諸父，皆爲繼元所殺，獨銑以佯愚獲免。承鈞妻郭氏，繼元兄弟自少母之。繼元妻段氏，嘗以小過爲郭氏所責，既而以它疾而卒，繼元疑其殺之。及立，遣嬖者范超圖殺郭氏，郭氏方縗服哭承鈞于柩前，超執而縊殺之，於是劉氏之子孫無遺類矣。

劉繼元爲人殘忍。劉旻的兒子十多人，都没有可以稱贊的人，當劉繼元繼位時，有劉鎬、劉鍇、劉錡、劉錫、劉銑，是劉繼元的伯父、叔父，都被劉繼元殺掉，衹有劉銑靠假裝呆蠢得以幸免。劉承鈞的妻子郭氏，劉繼元兄弟從小把她當母親對待。劉繼元的妻子段氏，曾因爲小過失受到郭氏的責備，不久因别的病死去，劉繼元懷疑是郭氏殺了她。登位後，派寵信的人范超謀殺郭氏，郭氏正穿着喪服在劉承鈞靈柩前哭泣，范超抓住吊死她，至此劉氏的子孫就没有人了。

繼元立，改元曰廣運。王師北征，繼元閉城拒守，太祖皇帝以詔書招繼元出降，許以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安國軍節度使。無爲捧詔色動，而并人及繼元左右皆欲堅守以拒命。無爲仰天慟哭，拔佩刀欲自裁，爲左右所持。繼元自下執其手，延之上坐，無爲曰："奈何以孤城拒百萬之王師？"蓋欲摇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宦者衛德貴察無爲有異志，以告繼元，繼元遣人縊殺之。

劉繼元登位，改年號叫廣運。宋朝大軍北征，劉繼元閉城固守，太祖皇帝下詔書招劉繼元出來投降，答應封他爲平盧軍節度使，郭無爲任安國軍節度使。郭無爲手捧詔書動心，而并州人和劉繼元手下的人都想堅守抵抗。郭無爲仰頭望天痛哭，拔出佩刀想自殺，被手下人抓住。劉繼元親自下座拉住他的手，把他請到上座，郭無爲説："怎麽能用孤城抗拒百萬大軍呢？"他大概想動摇并州人，而并州人堅守的意志更加堅定。宦官衛德貴覺察郭無爲有二心，報告劉繼元，劉繼元派人絞死了他。

初，太祖皇帝命引汾水浸其城，

當初，太祖皇帝命令引汾水浸灌城内，水從

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是時，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决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時在太原，嘆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復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其樞密副使馬峰老疾居于家，舁入見繼元，流涕以興亡諭之，繼元乃降。太宗皇帝御城北高臺受降，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其後事具國史。

城門進入，而有堆積的草從城中漂出來堵住了城門。這時，朝廷大軍在甘草地中屯駐，恰逢這年暑天多雨，士兵們大多患病，於是回師。宋朝大軍離去後，劉繼元疏通城下水流到臺駘澤，水退後城墻很多地方都塌了。契丹使臣韓知璠當時在太原，感嘆説："宋朝大軍引水灌城，衹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如果先灌水然後抽乾，那并州人就死光了！"

太平興國四年，朝廷大軍又北征，劉繼元困窘，而并州人還想堅守。樞密副使馬峰年老有病住在家中，讓人抬進來見劉繼元，哭泣着用興亡的道理開導他，劉繼元於是投降。宋太宗皇帝登上城北高臺受降，任命劉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爲彭城公。以後的事都記載在本朝國史中。

新五代史卷七十一

世家第十一

十國世家年譜

嗚呼，堯、舜盛矣！三代之王，功有餘而德不足，故皆更始以自新，由是改正朔矣，至於後世，遂名年以建元。及僭竊交興，而稱號紛雜，則不可以不別也。五代十國，稱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常行中國年號。然予聞於故老，謂吴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吴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吴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錢氏訖五代，嘗外尊中國，豈其張軌之比乎？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并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

唉，唐堯、虞舜多麽興盛啊！三代時的帝王，功勞有餘而德行不够，所以都重新開始以求自新，因此改變紀年，到了後世，就取年號建國。到僭位竊國交相出現，而稱號紛繁雜亂，就不能不加以區别了。五代十國時，稱帝改變年號的有七人。吴越、荆、楚，常常使用中土的年號。但我聽故老們説，吴越也曾稱帝改變年號，而查找這事不能證實，很懷疑是吴越的後代自己忌諱提到。另外收集閩、楚、南漢各國的書籍，記載和吴越往來的事很多，但都没有記載稱帝的事。祇發現他們封落星石爲寶石山的詔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可知吴越曾改變年號稱帝。辛卯是長興二年，本是錢鏐的末年，但没有發現這個年號起始結束的原因，因此不能詳盡羅列。錢氏到五代結束，曾對外尊奉中原國家，他難道是張軌一類的人嗎？十國都不屬於中原國家，它們是否稱帝改變年號，不值得去計較其中的得失，因此一并羅列。作《十國世家年譜》。

		晋	吴	蜀	南漢	楚	吴越	閩	南平
丁卯	梁太祖 開平元年	李克用 天祐四年	楊渥 天祐四年	王建 天復七年 是歲，即位。	劉隱 開平	馬殷 開平	錢鏐 開平	王審知 開平	高季興 開平
戊辰	二	五 正月，克用卒，子存勗立。	五 是歲，隆演立。	武成					

己巳	三	六	六	二					
庚午	四	七	七	三					
辛未	乾化元年	八	八	永平	乾化 是歲，龑立。	乾化		乾化	乾化
壬申	二	九	九	二					
癸酉	三 末帝二月即位。	十	十	三					
甲戌	四	十一	十一	四					
乙亥	貞明元年	十二	十二	五	貞明	貞明		貞明	貞明
丙子	二	十三	十三	通正					
丁丑	三	十四	十四	天漢	乾亨 是歲，龑僭帝號，改元。				
戊寅	四	十五	十五	光天 是歲，衍立。	二				
己卯	五	十六	武義 是歲，吳王稱制，改元。	乾德	三				
庚辰	六	十七	二 是歲，溥立。	二	四				
辛巳	龍德元年	十八	順義	三	五	龍德		龍德	龍德
壬午	二	十九	二	四	六				
癸未	唐莊宗同光元年	是歲，四月改元同光。	三	五	七	同光		同光	同光
甲申	二		四	六	八				
乙酉	三		五	咸康 是歲，蜀亡。	白龍			是歲，延翰立。	
丙戌	明宗天成元年		六		二	天成	寶正	天成 是歲，鏻立。	天成
丁亥	二		乾貞 是歲，溥僭帝號，改元。		三		二		

戊子	三		二		大有		三		是歲，從誨立。
己丑	四		大和		二		四		
庚寅	長興元年		二		三	長興 是歲，希聲立。	五	長興	長興
辛卯	二		三		四		六 錢氏唯見一號六年，其餘皆闕不見。		
壬辰	三		四		五	是歲，希範立。	是歲，元瓘立。		
癸巳	四 十二月，愍帝即位。		五		六			龍啓	
甲午	應順元年 廢帝 清泰元年		六	後蜀 明德 孟知祥立。是歲，卒。昶立。	七	應順 清泰		二	應順 清泰
乙未	二		天祚	二	八		永和 是歲，昶立。		
丙申	晉高祖 天福元年		二	三	九	天福		通文	天福
丁酉	二		南唐 昇元 是歲，李昪立。	四	十			二	
戊戌	三		二	廣政	十一			三	
己亥	四		三	二	十二			永隆 是歲，曦立。	
庚子	五		四	三	十三			二	
辛丑	六		五	四	十四		是歲，佐立。	三	
壬寅	七 出帝六月即位。		六	五	光天 是歲，玢立。			四	
癸卯	八		保大 是歲，景立。	六	應乾 乾和 是歲，晟立。			五 是歲，延政以建州稱殷，改元天德。	

甲辰	開運元年		二	七	二	開運		六 是歲,曦亡。 天德二	開運
乙巳	二		三	八	三			天德三	
丙午	三		四	九	四			四 是歲,延政爲南唐所虜,王氏滅。	
丁未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五	十	五	是歲,希廣立。	是歲,倧立,見廢。		
戊申	乾祐元年 隱帝二月即位。		六	十一	六	乾祐	是歲,俶立。		乾祐 是歲,保融立。
己酉	二		七	十二	七				
庚戌	三		八	十三	八	是歲,希萼立。			
辛亥	周太祖廣順元年	乾祐四年 東漢劉旻立。	九	十四	九	廣順 是歲,希萼等遷于金陵,馬氏絶。			廣順
壬子	二	五	十	十五	十				
癸丑	三	六	十一	十六	十一	是歲,劉言立,見殺。王進逵立。			
甲寅	顯德元年 世宗正月即位。	七 是歲,承鈞立。	十二	十七	十二	顯德			顯德
乙卯	二	八	十三	十八	十三				
丙辰	三	九	十四	十九	十四	是歲,周行逢立。			
丁巳	四	天會	十五	二十	十五				
戊午	五	二	交泰 顯德	二十一	大寶 是歲,鋹立。				
己未	六 恭帝六月即位。明年正月遜位。	三		二十二	二				

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

有人問：十國本來不是中原國家所有，但仍

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絶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慎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于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亡漢爲仇，而以失子爲仇也。曰：漢嘗詔立贇爲嗣，則贇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于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然也有被加封爵號，而稱中原國家年號前來朝貢的，本紀中不記載，這是爲什麽呢？回答説：不記載封號爵位，用以表明它們不是中原國家所有。它們來朝貢就像蠻夷朝貢，以蠻夷來記載就太過分了。問的人説：四方蠻夷、十國都不是中原國家所有，四方蠻夷的封爵、朝貢就記載，而十國却不記載，爲什麽呢？回答説：從中原國家看蠻夷，把他們看作夷狄是可以的。從五代君主看十國，把他們看作夷狄就不可以了。因此十國的封爵朝貢，不像蠻夷，就没有可以記載的了。像夷狄一樣記載，那麽五代的君主不可以把它們當作夷狄。因此置於中原國家之外而不記載，表明它們自絶於中原國家。問的人説：置於中原國家之外而不記載，那麽東漢的建立爲什麽要記載呢？回答説：我對於東漢，常常與其他九國的用語不同。《春秋》根據亂世而建立治國法度，本紀記録治國之法并糾正亂國的君主。時代混亂疑難的事就多，正確處置疑難，哪敢不謹慎呢？後周、後漢的事，可以説難呵！有人説：劉旻曾寫信給後周，索求自己的兒子劉贇，未能得到而後自立爲帝，那麽劉旻的心意并不是將後漢滅亡作爲仇恨，而是把失去兒子作爲仇恨。回答説：後漢曾下詔立劉贇爲繼承人，那麽劉贇就是後漢的國君，不衹是劉旻的兒子了。劉旻大的節義，應該不爲後周屈服，他立國雖然未必對，而按理義應當不屈服於後周，這是它可以不同於九國的地方。整個劉旻一代，仍然稱乾祐，到劉承鈞繼位，然後纔改變年號，那麽劉旻的志向難道不值得哀憐嗎？

新五代史卷七十二

四夷附録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别，至於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國地大小，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爲中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爲利，失之有足爲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録》。

唉，夷狄的住地飲食，隨着水草、寒暑的不同而遷移變化，有君長部號的名稱而没有有關世族的文字記載，至於憑藉弦弓毒箭，强弱相互吞并，國土時大時小，興亡無常，這些哪裏值得都去一一考察叙述呢！不過，他們歸附、反叛、離去、到來，能够影響中原的利害的事迹，則是不可以不加瞭解的。自古以來夷狄對於中原來説，中原正當治世時他們未必歸服，不當治世時他們未必不來，大概是由於他們自己有盛衰的緣故。雖曾把他們排除在統治範圍之外，但在籠絡控制、恩威并施的情况下，也不能失去他們。得到他們未必有利，失去他們又足以造成災患，能不謹慎嗎！因此要作《四夷附録》。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録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爲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爲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强。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

夷狄，種號很多。大的種落，自以名稱通報中原，其次小而遠的依附大的而出現，再其次微不足道的，數都數不完。他們的居住地環列於中原之外，而西北方的常常很强大，是中原的禍患。夏、商、周三代時的獫狁，見於《詩經》、《尚書》。秦、漢以來，匈奴最有名。隋、唐之間，突厥最强大。後來有强大的吐蕃、回鶻。五代時，聞名於中原的有十七八個，而契丹最强盛。

契丹(上)

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没里。没里者，河也。是謂黄水之南，黄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爲鮮卑之遺種。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

契丹自從後魏以來，名稱爲中原所知。有人説它和庫莫奚同類異種。他們的住處叫梟羅箇没里。没里，意爲河。這是説他們住在黄水南面，黄龍北面，得到鮮卑舊地，因此又認爲他們是鮮卑的後代。唐朝時，契丹國土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面和奚國交界，而南面到達營州。大的部族叫大賀氏，後來分成八部，一是但皆利部，二

分爲八部，其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没部，六曰内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約本如此，不敢争。某部大人遥輦次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爲遥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阿保機代之。

阿保機，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爲人多智勇而善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漢人教阿保機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

梁將簒唐，晋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爲兄

是乙室活部，三是實活部，四是納尾部，五是頻没部，六是内會雞部，七是集解部，八是奚嗢部。各部的首長稱爲大人，而常常推舉一個大人建立旗鼓以便統率八部。到年歲久了，有時他們的國家有災荒瘟疫而使畜牧業衰落，那麼八部就聚會商議，用旗鼓擁立第二個大人接代他。被代替的人認爲約定原本如此，不敢争執。某部大人遥輦氏依次繼位，當時劉仁恭占據幽州，多次出兵摘星嶺攻打他們，每年降秋霜時，就燒掉他們的野草，契丹的馬很多被餓死，就用好馬賄賂劉仁恭請求换取牧場，願意遵守盟約，并很恭謹。八部的人認爲遥輦氏不能擔負大事，在衆人中挑選，讓阿保機接代他。

阿保機，也不知他是哪一部的人，爲人多智勇而擅長騎馬射箭。這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二州的人很多逃入契丹。阿保機乘機進入長城，攻陷城邑，俘虜那裏的百姓，依仿唐的州縣建城讓他們住下。漢人教阿保機説："中原的帝王没有被替代的制度。"因此阿保機更加用威嚴控制各部而不願受到替代。他在位的第九年，各部因他很久没有被替代，共同斥責譏誚他。阿保機迫不得已，傳下他的旗鼓，而對各部説："我在位九年，得到的漢人很多，我想自建一部統治漢城，行嗎？"各部答應了他。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原是後魏的滑鹽縣。那裏可以種植五穀，阿保機率領漢人耕種，依照幽州的制度修建城郭房屋街市，漢人安居樂業，不再想回去，阿保機懂得人多可以利用，用他妻子述律氏的計策，派人告訴各部大人説："我有鹽池，是各部所吃的。但各部知道吃鹽的好處，却不知道鹽有主人，行嗎！應當來犒勞我。"各部信以爲然，共同帶着牛酒到鹽池聚會。阿保機在一旁埋下伏兵，飲酒正酣時伏兵出動，全部殺掉各部大人，於是登位，不再被替代。

後梁將要簒唐，晋王李克用派人通好契丹，阿保機率兵三十萬人在雲州東城和李克用會師。擺下酒宴，酒酣耳熱，兩人握手約爲兄弟。李克

弟。克用贈以金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阿保機遺晋馬千匹。既歸而背約，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報聘。逾年，頃還，阿保機遣使者解里隨頃，以良馬、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册。梁復遣公遠及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别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晋，然後封册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阿保機不能如約，梁亦未嘗封册。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晋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得魏博，方南向與梁争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爲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爲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爲嗣源等所敗，乃解去。

契丹比佗夷狄尤頑傲，父母死，以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阿保機，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

用饋贈金銀綢緞十分豐厚，約定和他共同出兵攻打後梁。阿保機送給晋一千匹馬。回去後就背約，派使臣袍笏官梅老通好後梁。後梁派太府卿高頃、軍將郎公遠等人回訪。過了一年，高頃返回，阿保機派使臣解里跟高頃一道，帶着良馬、貂皮、朝霞錦出使後梁，獻表稱臣，求後梁册封。後梁又派郎公遠和司農卿渾特帶着詔書回訪慰勞，另外賜給記有皇帝起居大事的書册，約定共同出兵消滅晋王，然後册封契丹爲甥舅之國，又讓他們派子弟三百騎兵入衛京師。李克用獲知後，十分憤恨。這年李克用患病，臨死時，把一支箭交給唐莊宗，希望一定要消滅契丹。渾特等人到達契丹，阿保機没能守約，後梁也不曾册封他。直到後梁滅亡，契丹的使臣共來了四次。

唐莊宗天祐十三年，阿保機攻打晋的蔚州，抓獲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本。這時，唐莊宗已得到魏博鎮，正向南和後梁争奪天下，派李存矩出動山北兵。李存矩到達祁溝關，軍隊叛亂，擁立副將盧文進攻殺李存矩，隨後逃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派盧文進的部將劉殷把守。唐莊宗派周德威攻打劉殷，而盧文進招契丹幾十萬人到來，周德威害怕，率軍離去，被契丹追上，大敗。周德威逃跑到幽州，契丹包圍他。幽、薊二州之間，契丹騎兵滿山遍谷，抓到的漢人，用長繩頭挨頭拴在樹上，晚上很多漢人自己解繩逃去。盧文進又教契丹做火炮車、掘地道、堆土山攻城。城中熔銅鐵汁灑向他們，被灑中的人身上燒爛從馬上摔下。周德威拒守一百多天，唐莊宗派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人救援。契丹多次被李嗣源等人打敗，纔解圍離開。

契丹比别的夷狄更加冥頑傲慢，父母死，以不哭爲勇敢，把尸體載到深山中，放在大樹上，三年後去取尸骨焚燒，灑酒於地念符咒説："夏天向陽吃，冬天向陰吃，使我打獵，猪鹿多得。"他們的風俗和奚、靺鞨很相同。到阿保機時，逐漸吞并降服四周的小國，而多任用漢人，漢人教他們用隸書的部分筆畫加以改動，組成幾千個文字，代替刻木記事。又規定婚嫁制度，設置官

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

號。阿保機於是越分稱皇帝，自稱天皇王。以他們宗室宫帳所在的地名作爲姓，叫世里。世里，譯者譯爲耶律。取年號叫天贊。把他們的住處稱爲上京，在其中建樓，稱爲西樓，又在東面千里處建東樓，北面三百里處建北樓，南面木葉山建南樓，在四樓間往來打獵。契丹好鬼而尊崇太陽，每月初一早晨，向東拜太陽，他們大聚會、處理國事，都以坐西面東爲尊，四樓門屋都朝東。

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己，遣其子郁説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阿保機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爲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阿保機大喜。其妻述律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娱樂，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强天下，且戰有勝敗，後悔何追?"阿保機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爲後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爲其子都所廢。阿保機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虜遂散走，而沙河冰薄，虜皆陷没。阿保機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飢寒，多死，阿保機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秸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蓋如此也!"

唐莊宗討伐張文禮，包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怕鎮州一旦失去，晉兵必定會合力攻打自己，就派他的兒子王郁游説契丹，讓他們進入長城牽制晉兵。王郁對阿保機説："我父親王處直讓我轉達他的衷情：已故的趙王王鎔，在趙稱王六代，鎮州城池固若金湯，金銀綢緞堆積如山，燕姬趙女，絲綢滿庭。張文禮得到這些而受到晉的進攻，性命危在旦夕，因此那些東西都是留着等你的。"阿保機大喜。他的妻子述律氏不同意，説："我們富有羊馬，西樓足够娱樂，如今放棄這些而到遠方救别人的危急，我聽説晉兵在天下最强大，而且打仗有勝有敗，萬一打敗，後悔怎麽來得及?"阿保機興奮地説："張文禮有百萬金玉，留着等你皇后，我們可以一起去取。"於是舉國進犯。王郁召契丹時，定州人都認爲後患無窮不能招引，而王處直不聽。王郁離開後，王處直被他的兒子王都廢掉。阿保機進攻幽州没能攻克，又攻打涿州，攻陷了。獲知王處直被廢而王都繼位，於是攻打中山，渡過沙河。王都向唐莊宗告急。唐莊宗親自率領鐵騎五千人，在新城和契丹前鋒遭遇，晉兵從桑樹林中飛馳而出，人馬都裝備有鎧甲，光亮耀日，契丹騎兵十分驚愕，略一退却，晉軍乘勝追擊，契丹兵於是逃散，而沙河冰薄，契丹兵都陷没在河中。阿保機退保望都。正逢天下大雪，契丹人馬飢寒交迫，死了很多，阿保機望着盧文進用手指天説："天没有讓我到這裏。"於是率兵離去。唐莊宗跟在他們後面，見他們住過的地方，地上環鋪着麥秆，四方整齊，雖離去却不慌亂，感嘆説："虜人法令嚴整，

契丹雖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阿保機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見之。阿保機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阿保機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已副人望。"阿保機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河南天子，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没，理當取我商量，新天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 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强取之邪?"阿保機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宫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絶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阿保機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突

居然如此！"

契丹雖然一無所得而回，但從此很有窺伺中原的打算。因擔心女真、渤海等族在他們後面，想攻打渤海，而又怕中原兵乘虚而入，於是派使臣出使後唐以通友好。同光年間，使臣兩次前來。唐莊宗死，唐明宗派供奉官姚坤到契丹報喪。姚坤到達西樓，而阿保機正向東攻打渤海，姚坤追到慎州見阿保機。阿保機身穿錦袍，大帶垂後，和他的妻子對坐在氈帳中，讓姚坤進來拜見。阿保機問他説："聽説你們黄河南北有兩個天子，真的嗎?"姚坤説："天子因魏州軍隊作亂，命令總管令公率兵討伐他們，而變亂起自洛陽，天子遇難的消息現在纔到這裏。總管回師到黄河以北，到京師救難，受到衆人推舉，已得到人們的認可了。"阿保機仰頭望天大哭説："晉王和我相約爲兄弟，黄河南的天子，就是我的兒子。前些時聽説中原動亂，我想用帶甲馬五萬騎去援助我兒，可是渤海還没除掉，没能如願。"又説："我兒既然死了，理當讓我去商計，新天子怎能擅自登位?"姚坤説："新天子率兵二十年，官做到大總管，率領的精兵有三十萬，天時人和，能違背嗎?"阿保機的兒子突欲在一旁説："使臣不要多説，踏了别人的田而奪走别人的牛，難道不是過錯！"姚坤説："順應天人，難道能和常人的事等同? 至於像天皇王得到國家而不接受替代，難道是强取的嗎?"阿保機就慰勞姚坤説："按理正當如此！"又説："我聽説我兒有宫女兩千人，樂官一千人，放鷹縱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賢的人，不憐惜百姓，這些是他失敗的原因。我自從獲知他的災禍後，就全家戒酒，放掉鷹、狗，取消并解散了樂官。我也有各部樂官一千人，不是公宴就不用他們。如果我的所作所爲像我兒，那又怎能長久?"又對姚坤説："我會漢話，但對部族人絶口不説，怕他們效法漢人而變得怯弱。"於是告誡姚坤説："你應當先回去，我率領三萬騎兵在幽、鎮二州間和新天子會合，共訂盟約，給我幽州，就不再侵犯你們了。"阿保機攻打渤海，奪取他們的扶餘一城，作爲東丹國，任他的長子人皇王突欲爲東丹王。不久阿

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述律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坤從至西樓而還。

當阿保機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爲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阿保機不拜，阿保機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遂用以爲謀主。阿保機攻党項、室韋，服諸小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譖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爲不可，延徽曰：“阿保機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我，必喜。”乃復走契丹。阿保機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下。阿保機僭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令公”，後卒于虜。

耀屈之後更名德光。葬阿保機木葉山，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荝剌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赫邈益禿餒以騎七千，晏球又敗之于唐河。赫邈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爲趙德鈞所執，而晏球攻破定州，擒禿餒、荝剌，皆送京師。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壯健者五十餘人爲“契丹直”。

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爲嗣。然述律尤愛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

保機病死，述律氏護喪回到西樓，立次子元帥太子耀屈之爲帝。姚坤跟隨到西樓纔返回。

當阿保機時，有個韓延徽，是幽州人，任劉守光的參軍，劉守光派韓延徽出訪契丹。韓延徽見到阿保機不下拜，阿保機發怒，扣留他不讓他回去，派他放牧羊馬。時間長了，瞭解到他的才能，召他談話，覺得他不同一般，於是用他爲主要謀臣。阿保機攻打党項、室韋，征服各個小國，都是韓延徽的計謀。韓延徽後來逃回，跟隨唐莊宗，唐莊宗的客將王緘詆毀他，韓延徽害怕，請求回幽州探望母親。經過常山時，藏在王德明家中。過了幾個月，王德明問他去哪裏，韓延徽說：“我想再逃回契丹。”王德明認爲不行，韓延徽說：“阿保機失去我，就像失去了兩隻眼睛，折斷了手足，現在又得到我，必定歡喜。”於是又逃回契丹。阿保機見了他，果然大喜，認爲他是從天而降。阿保機越分稱帝，任韓延徽爲宰相，稱爲“政事令”，契丹叫做“崇文令公”，後來死在契丹。

耀屈之後來改名叫德光。在木葉山安葬阿保機，謚號叫大聖皇帝，後來改名叫億。德光登位三年，改年號叫天顯，派使臣帶着名馬出使後唐，并索求碑石爲阿保機刻銘文。唐明宗優厚地禮待他，派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回訪。定州王都反叛，後唐派王晏球討伐他。王都派人帶着蠟丸書跑到契丹求援，德光派禿餒、荝剌等人率五千騎兵救援王都，王都和禿餒在曲陽攻打王晏球，被王晏球打敗。德光又派惕隱赫邈增援禿餒騎兵七千，王晏球又在唐河打敗他們。赫邈和幾個騎兵返回逃走，到達幽州，被趙德鈞抓獲，而王晏球攻破定州，擒獲禿餒、荝剌，都送到京師。唐明宗斬禿餒等六百多人，而赦免赫邈，挑選五十多個壯健的人組成“契丹直”。

當初，阿保機死時，長子東丹王突欲應當繼位，他的母親述律氏派她的幼子安端少君到扶餘接替他，準備立他爲繼承人。但述律氏尤其喜愛德光。德光智勇雙全，素來已令各部佩服，安

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爲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掘列曰列知恩，萴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端離去後，而各部迎合述律氏的心意，共同擁立德光。突欲没能繼位，長興元年，從扶餘航海投奔到後唐。唐明宗因而賜他姓東丹，改名叫慕華。因他從遼東來，於是以瑞州爲懷化軍，封東丹慕華爲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他的五名部下都賜給姓名，罕只叫罕友通，穆葛叫穆順義，撒羅叫羅賓德，易密叫易師仁，蓋禮叫蓋來賓，任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給以前俘獲的赫邈賜姓名叫狄懷惠，掘列叫列知恩，萴剌叫原知感，福郎叫服懷造，竭失訖叫乙懷宥。其餘當"契丹直"的人，都賜給姓名。二年，改賜突欲姓李，改名叫贊華。三年，任李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

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及救王都，爲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而述律尤思念突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邈、萴剌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

契丹自從阿保機時侵略消滅各國，在北方稱雄。到救援王都時，被王晏球打敗，損失一萬騎兵，又失去赫邈等人，都是名將，而述律氏特别想念突欲，因此多次派使臣用謙卑的語言及厚禮重金通好中原，藉此請求歸還赫邈、萴剌等人，後唐往往殺了他們的使臣而不作答覆。這個時候，中原的聲威幾乎重振。

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絶，并海東北，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渌疇、米磚、長揚、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己利。自唐末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迹斷絶，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

距幽州北面七百里處有個榆關，東面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勢都很陡峭，沿着海的東北面，僅能過車，旁邊的土地可以耕種。唐時設置東狹石、西狹石、渌疇、米磚、長揚、黄花、紫蒙、白狼等戍鎮，以此扼制契丹。戍守的士兵常常自耕自食，祇有衣服棉絮每年由幽州供給，時間長了都有田地住宅，養育子孫，把堅守當作自己的利益。從唐末幽、薊二州割據以來，戍守的軍隊廢置散失，契丹因而得以出來攻陷平、營二州，而幽、薊二州的人每年深受契丹侵犯掠奪之苦。從涿州到幽州一百里地，人迹斷絶，轉運糧餉常常派兵護送，契丹常在鹽溝埋下伏兵攻奪糧餉。唐莊宗末年，趙德鈞鎮守幽州，在鹽溝設置良鄉縣，又在幽州東面五十里處建城，都派兵戍守。到攻破赫邈等人後，又在東面設置三河縣。從此幽、薊二州的百姓，纔得以耕作放牧，

通。德光乃西徙横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

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雁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晋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晋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晋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晋。晋高祖自太原入洛陽，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晋高祖曰："大事已成。吾命大相温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北。"臨訣，執手嘘嚱，脱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

高祖已入洛，德光乃北，執趙德

而運送糧餉的道路也暢通了。德光於是把宗室宫帳西遷到捺剌泊住下，出來寇掠雲、朔二州間。唐明宗對此憂慮，任石敬瑭鎮守河東，總領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抵禦他們。應順、清泰年間，調送饋餉，使遠近各地疲於奔命。

德光事奉他的母親很恭謹，常常站在一旁侍候，國家大事必定先向她報告然後再施行。石敬瑭反叛，後唐派張敬達等人討伐他。石敬瑭派使臣向德光求救。德光告訴他的母親説："我曾夢見石郎召我，而他的使臣果然前來，難道不是天意嗎！"他的母親召胡人巫師詢問吉凶，巫師説吉祥，於是答應。這年九月，契丹從雁門出兵，車騎連綿幾十里，快到太原時，派人對石敬瑭説："我今天就替你破敵行嗎?"石敬瑭回答説："皇帝前來救難，關鍵是要成功，不在快，大軍遠道而來，而唐軍氣勢很高，希望稍等一下。"使臣還没到達，而兩軍已經交戰。張敬達大敗。石敬瑭晚上出北門見德光，相約爲父子，問道："大軍遠道而來，速戰速勝，是什麽原因?"德光説："我認爲如果唐兵能够把守雁門而控制各險要之地，那麽事情就不可預測。如今我的軍隊長驅直入而没有受到阻止，我知道必成大事。而且我的軍隊人很多，難以持久，應當神速攻破他們。這是我取勝的原因。"張敬達戰敗，退保晋安寨，德光包圍他。後唐派趙德鈞、趙延壽救援張敬達，而趙德鈞父子在團柏谷按兵不動。德光對石敬瑭説："我從三千里外趕來主持正義，好事要做到底。"於是在晋城南面築壇，立石敬瑭爲皇帝，親自脱下衣帽給他披戴上，册文寫道："唉，兒子晋王，我把你看做兒子，你把我看做父親。"不久，楊光遠殺掉張敬達向後晋投降。晋高祖從太原進入洛陽，德光送到潞州，趙德鈞、趙延壽出來投降。德光對晋高祖説："大事已成。我命令大相温隨你渡黄河，我也留在這裏，等你進入洛陽後再北歸。"臨别時，握着手感嘆，脱下白貂皮給晋高祖穿上，贈送二十匹好馬，一千二百匹戰馬，告誡説："子子孫孫永不相忘！"這時是天顯九年。

晋高祖進入洛陽後，德光纔北歸，俘虜趙德

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爲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邧爲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爲子。延壽爲人，姿貿姸柔，稍涉書史，明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爲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爲樞密使。晋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吴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爲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强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予亦可。若玩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爲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述律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爲天子何邪?"德鈞慚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述律問何在。曰："幽州。"述律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爲?"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

契丹嘗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晋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使者相屬

鈞、趙延壽而回。趙德鈞，幽州人，爲劉守光、劉守文效力任軍校，唐莊宗攻伐燕國時得到他，賜姓名叫李紹斌。他的兒子趙延壽，原姓劉，常山人，父親劉邧任蓨縣令，劉守文攻破蓨縣，趙德鈞得到趙延壽并娶了他的母親种氏，因而把趙延壽當成兒子。趙延壽這個人，資質秀美柔順，粗通書史，唐明宗把女兒嫁給他，稱爲興平公主。唐莊宗、唐明宗時，趙德鈞鎮守幽州十多年，由於趙延壽的緣故尤其受到信任。趙延壽，唐明宗時任樞密使，罷職。到唐廢帝登位時，又任爲樞密使。晋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派趙延壽率兵討伐他。而趙德鈞也請求率鎮兵討賊，唐廢帝察覺他有二心，讓他從飛狐出兵攻打敵人後方，而趙德鈞南出吴兒，和趙延壽在西唐會師，趙延壽於是把軍隊交給他。唐廢帝任趙德鈞爲各道行營都統，趙延壽爲太原南面招討使。趙德鈞替趙延壽請求鎮州節度使一職。唐廢帝發怒説："趙德鈞父子手握强兵，請求大鎮，如能打敗契丹而攻破太原，即使代替我也可以。如果忽視敵寇要挾君主，祇怕是犬兔皆亡。"因而派使臣催促趙德鈞等人進軍。趙德鈞暗中派人通好德光，請求立自己做皇帝。德光指着氈帳前的巨石對趙德鈞的使臣説："我已答應石郎了。這個石頭爛了，纔能改變。"德光到達潞州，囚禁趙德鈞父子而離去。德光的母親述律氏見到他們，問道："你們父子爲什麽自己請求做天子呢?"趙德鈞羞慚不能回答，把田宅登記造册全部獻給她。述律氏問田宅在哪裏。回答説："在幽州。"述律氏説："幽州屬於我了，哪用得着你獻給我?"第二年，趙德鈞死，德光任趙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爲燕王。

契丹在唐莊宗、唐明宗時已攻陷營、平二州，到扶立後晋後，又得到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轄區，共十六個州。於是以幽州爲燕京，改天顯十一年爲會同元年，改國號叫大遼，設置百官，都依照中原的官制，參用中原人。晋高祖每次派使臣來訪，上表都稱臣，每年送絹三十萬匹，其他珍奇寶玉，下至中原飲食等物品，使臣在道路上來往不斷，没有哪天没有。德光約晋高祖不要

於道，無虚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熲奉册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

高祖崩，出帝即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晋。晋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楊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雁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晋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晋相距于河，月餘，聞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晋，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見晋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楊光遠言晋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爲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邪!”束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爲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

稱臣，把表改爲書，署稱“兒皇帝”，依照家人的禮節。德光派中書令韓熲册封晋高祖爲英武明義皇帝。晋高祖又派遣趙瑩、馮道等人以太常鹵簿奉册德光和他的母親尊號。整個晋高祖時代，事奉德光很恭謹。

晋高祖死，晋出帝即位，德光對他不先報告發怒，而且他又不上表，不稱臣而稱孫，於是多次派使臣責備後晋。後晋的大臣都很恐懼，但景延廣對契丹使臣説話，偏偏又不恭敬。德光更加憤怒。楊光遠在青州反叛，契丹招降他。開運元年春，德光舉國南侵，分他的軍隊爲三支：一支西出雁門，攻打并、代二州，劉知遠在秀容打敗他們；一支東到黄河，攻陷博州，以便接應楊光遠；德光和趙延壽一支向南，攻陷貝州。德光屯駐元城，兵鋒到達黎陽。晋出帝親自出征，派李守貞等人東馳馬家渡，打敗契丹。而德光和後晋軍在黄河相拒，一個多月後，聽説馬家渡兵敗，於是率領衆軍攻打後晋軍，在戚城交戰。德光親臨戰陣，望見晋軍旗幟鮮明，而兵馬嚴整，面有畏色，對他的手下人説：“楊光遠説晋的兵馬已餓死一半，爲什麽如此强盛啊！”兩軍交鋒後，相互死傷一半，戰陣上留下的斷箭頭，有一寸多厚。傍晚，德光退去，把他的軍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出滄州，一部分出深州而回。二年正月，德光又舉國進犯，包圍鎮州，分兵攻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城不敢出來。契丹向南掠奪邢、洺、磁三州，到達安陽河，千里之内，幾乎被燒搶一空。契丹軍見到大桑樹，駡道：“我知道紫披襖出自你身上，我難道能讓你活嗎！”把柴捆在樹上將樹燒毁。這時，晋出帝患病，不能出征，派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人抵禦契丹。皇甫遇先渡漳水，遇上契丹軍隊，在榆林交戰，幾乎被契丹俘虜。安審琦從後面趕來救援他，契丹望見烟塵飛起，説救兵到了，退去。而張從恩畏懼膽怯，不敢追擊，也帶兵向南逃回黎陽。契丹北去後，晋出帝的病稍有好轉，於是下詔親自出征，駐扎在澶州，派杜重威等人北伐。契丹回到古北口，聽説後晋軍快到了，就又率兵

丹歸至古北，聞晉軍且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笞數百，獨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述律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然數以書招趙延壽。

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嘗有意窺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僞爲好辭報晉，言身陷虜思歸，約晉發兵爲應。而德光將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貞、張彦澤等出兵，爲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强。德光聞晉出兵，乃入寇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而軍。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軍千人，皆降於虜。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敕不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絶，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住兒監張彦澤將騎二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爲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解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吃飯處。"德光

向南，與杜重威在陽城、衛村交戰。後晉軍又餓又渴，一挖井就壞，衹好絞泥土中的水汁來喝。德光坐在奚車中，對衆人呼喊説："晉軍全都在這裏了，可以活捉他們，然後平定天下。"這時天颳大風，後晉軍冒死攻打他們，契丹大敗。德光失去奚車，騎着一隻白駱駝逃跑。到了幽州，他的首領大將各被鞭打幾百鞭，衹有趙延壽免打。這時，旱災蝗災并起，後晉人苦於用兵，於是派開封府軍將張暉任代理供奉官問候契丹，上表稱臣，以便講和。德光出言不遜。但契丹自己也討厭打仗了。德光的母親述律氏曾對後晉人説："南朝的漢兒怎麽纔能安睡一會呢？自古以來衹聽説漢人前來同蕃人和好，没聽説蕃人前去同漢人和好，如果這次漢兒確實回心轉意，那麽我們又何必吝惜和好！"後晉也不再派使臣來，但多次寫信招趙延壽。

趙延壽見後晉衰落而天下動亂，曾有意窺伺中原，而德光也曾許諾趙延壽消滅後晉擁立他。趙延壽得到後晉的信，假意説好話答覆後晉，説身陷胡虜中想回去，約後晉出兵接應他。而德光的將領高牟翰也詐稱獻瀛州向後晉投降，後晉的君臣都很歡喜。三年七月，後晉派杜重威、李守貞、張彦澤等人出兵，接應趙延壽，軍隊趕到瀛州，高牟翰却留下空城離去。後晉軍到達城下，見城門都開着，疑心有伏兵，不敢進城。派梁漢璋追上高牟翰，梁漢璋戰死。杜重威等人的軍隊屯駐武强。德光聽説後晉出兵，於是入侵鎮州。杜重威向西屯駐中渡，和德光隔河駐軍。德光分兵，沿着西山出現在後晉軍後面，攻破欒城縣，縣中有騎兵一千人，都向契丹軍投降。德光每次抓到後晉人，就刺他們的臉，刺文是"奉敕不殺"，放他們南歸。杜重威等人被包圍糧食吃光，於是全軍投降。德光很高興，對趙延壽説："得到的漢兒都給你。"於是將龍鳳赭紅袍賜給他，讓他穿上安撫後晉軍，也拿赭紅袍賜給杜重威。派傅住兒監督張彦澤率騎兵兩千人，先進京師。晉出帝和太后寫下降表，陳説自己的過失。德光派解里帶着他的親筆詔書賜給晉出帝説："孫兒不要憂慮，保證給你個吃飯的地方。"德光快要

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冑，以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于道路邪！"四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帽，立馬于高岡，百官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丘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言諭衆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入晉宫，宫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負義侯，遷于黄龍府。癸巳，入居晉宫，以契丹守諸門，門廡殿廷皆磔犬挂皮，以爲厭勝。甲午，德光胡服視朝于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氈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俯首不敢仰視。二月丁巳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以爲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爲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爲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愛惜，雖我皮肉，可爲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爲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以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爲樞密使、封燕王皆如故。又以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故晉相和凝并爲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

到京師，官府請求準備法駕奉迎，德光説："我身披着鎧甲戴着頭盔，平定中原，太常的禮儀，没有時間管。"作罷不用。晉出帝和太后到郊外奉迎，德光謝絶不見，説："難道有兩個天子在路上相見的嗎！"四年正月丁亥初一早上，後晉的文武百官，在都城北面列隊，望着晉出帝朝拜辭别，穿戴白衣紗帽等待路旁。德光身穿鎧甲頭戴貂帽，在山崗上停下馬，百官拜伏等待治罪。德光從封丘門入城，登上城樓，派翻譯向衆人宣告説："我也是人，不必害怕。我原本無心到這裏，不過是漢兵帶我來的罷了。"於是進入晉宫，宫中的嬪妃宫女迎拜他，他都不予理睬，晚上出宫住在赤岡。封晉出帝爲負義侯，遷到黄龍府。癸巳日，入居後晉宫内，讓契丹兵把守各道門，門廊殿廷上都殺狗并挂上狗皮，以方術壓邪。甲午日，德光身着胡服到廣政殿處理朝政。乙未日，穿戴上中原衣帽，百官行日常參拜禮，起居依照後晉的禮儀，而氈裘胡服，胡馬奚車，都羅列在宫中臺階上，晉人低頭不敢仰看。二月丁巳初一，在殿廷上陳設金吾六軍、殿中省儀仗、太常寺樂舞，德光頭戴通天冠，身穿絳色紗袍，手持大珪處理朝政，實行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

德光曾許諾趙延壽，消滅後晉後立他做皇帝，因此契丹攻打後晉，趙延壽常做先鋒，搶掠所得，全部拿來奉獻給德光和他的母親述律氏。德光已消滅後晉，却没有立趙延壽的意思，趙延壽自己不敢説，托李崧請求做皇太子。德光説："對燕王，我没有什麽捨不得的，即使是我的皮肉，能爲燕王用的，我都可以割下。我聽説皇太子是天子的兒子，燕王怎麽能做皇太子？"於是命令給他升官。翰林學士張礪擬升趙延壽爲中京留守、大丞相、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德光要來筆，劃掉録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衹任爲中京留守、大丞相，而趙延壽以前任的樞密使、封的燕王都依舊。又任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過去後晉的宰相和凝同任宰相。張礪，唐明宗時的翰林學士，晉高祖在太原起兵，唐廢帝派張礪督趙延壽進駐團柏

士，晋高祖起太原，唐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延壽爲德光所鎖，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爲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爲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别爲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晋遣馮道奉册北朝，道賫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閤，德光大悦，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述律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宫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吊，學士以先君之命爲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云。

德光已滅晋，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草，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爲"打草穀"，東西二三千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將以爲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

谷，不久趙延壽被德光囚禁，連同張礪遷到契丹。德光看重他的文章學問，仍任他爲翰林學士。張礪常想回去，逃到境上，被追他的人抓到，德光斥責他，張礪説："我原是漢人，衣服飲食語言都和你們不同，現在想回去不成，生不如死。"德光望着他的通事高唐英説："我警告過你們好好對待這個人，却讓他逃離，過錯在你們。"於是鞭打高唐英一百下而仍像過去那樣對待張礪，德光就是如此喜愛張礪。德光將要臨朝聽政，官府給趙延壽貂蟬冠，給張礪三品官衣帽，趙延壽和張礪都不願穿戴。而趙延壽另做王冠讓自己與衆不同。張礪説："我在上國時，後晋派馮道奉册北朝，馮道帶着兩頂貂冠，一頂給宰相韓延徽戴，一頂命令我戴。現今可降低冠服等級嗎！"最終還是戴着貂蟬冠上朝。三月丙戌初一，德光穿着靴、袍，到崇元殿，百官入朝，德光非常高興，望着手下人説："漢家的禮儀，如此壯觀。我能在此殿坐下，難道不是真天子嗎!"他的母親述律氏派人帶信和阿保機的明殿書詔賜給德光。明殿，如同中原陵寢下宫的制度，國君死後，安葬畢，就在墓旁建屋，稱爲明殿，設置官吏管理，每年按時奉表問安，就像事奉活人一樣，設置明殿學士一人負責寫答覆書詔，每當國家有大的慶典祭祀，學士依照先君的命令寫書詔賜給國君，這種書詔常稱"答覆兒皇帝"等等。

德光消滅後晋後，派他的部族酋豪和通事任各州鎮刺史、節度使，搜刮天下錢財犒賞軍隊。契丹兵人馬糧草供給不上，於是派幾千騎兵分赴四野，劫掠百姓，稱爲"打草穀"，東西兩三千里之間，百姓深受其害，遠近怨聲載道。漢高祖在太原起兵，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附後漢，德光十分恐懼。又天氣已熱，於是任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蕭翰，是契丹的大族，號稱爲阿鉢，他的妹妹也嫁給德光，而阿鉢原無姓氏，契丹稱蕭翰爲國舅，到要任他爲節度使時，李崧爲他取姓名叫蕭翰，於是開始姓蕭。德光留下蕭翰鎮守汴州後，就北歸，帶着後晋宫内各部門技藝人、

德光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晋内諸司伎術、宫女、諸軍將卒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爲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勳退而謂人曰："虜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爲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晋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爲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晋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謚德光爲嗣聖皇帝，號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宫女、各軍兵將幾千人隨行。從黎陽渡過黄河，走到湯陰，登上愁死岡，對他的宣徽使高勳説："我在本國，以打圍吃肉爲樂，自從進入中原，心中常不快樂，如能回到我的本土，死也無憾了。"高勳退下對人説："這個胡虜快死了。"相州梁暉殺掉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率兵攻破他們，城中男子無論老少都被殺掉，婦女被全部趕往北方。後來後漢委任王繼弘鎮守相州，得到尸骨幾十萬塊，修大墓安葬。德光到達臨洺，見那裏井邑荒殘，笑着對後晋人説："讓中原落到這步，燕王是罪魁禍首。"又望着張礪説："你也對此出了力。"德光走到欒城，患病，死在殺胡林。契丹人剖開他的肚腹，除掉腸胃，灌上鹽，載着北去，後晋人稱之爲"帝羓"。永康王兀欲登位，德光的謚號叫嗣聖皇帝，稱阿保機爲太祖，德光爲太宗。

新五代史卷七十三

四夷附録第二

契丹(下)

兀欲，東丹王突欲子也。突欲奔于唐，兀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遥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宫女數人。契丹兵助晋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彦紳殺突欲于其第。晋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

兀欲，是東丹王突欲的兒子。突欲投奔到後唐，兀欲留下没有跟去，號稱永康王。契丹人喜好飲人血，突欲左右的姬妾，常被他刺破手臂吸血，犯了小過失就被挖眼，割肉火烤，姬妾受不了他的殘害。但他喜歡賓客，好飲酒，擅長繪畫，很懂書法。他從契丹投奔到中原去時，用車載去幾千卷書，樞密使趙延壽常借其中的異書、醫經，都是中原所没有的。唐明宗時，他從滑州到京師朝拜；遥領武信軍節度使，領節度使俸禄，賜給一處住宅，幾個宫女。契丹兵在太原援助後晋，唐廢帝派宦官秦繼旻、皇城使李彦紳把突欲殺死在家中，晋高祖追封突欲爲燕王。

德光滅晋，兀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彦紳，籍其家貲，悉以賜兀欲。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于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詾詾，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决。兀欲妻，延壽以爲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

耶律德光消滅後晋，兀欲跟隨到京師。德光殺掉秦繼旻、李彦紳，抄没他們的家財，全部拿來賜給兀欲。德光死在欒城，兀欲和趙延壽以及大將們都進入鎮州。趙延壽自稱暫代管軍國事，派人向兀欲索求鎮州的鑰匙，兀欲不給他。趙延壽手下的人説："契丹各部首領聚集，而謀議的人喧擾不安，必定有變，應當防備他們。如今中原的軍隊，還有一萬人，可用來攻打他們；不這樣，必定不能成事。"趙延壽猶豫不决。兀欲的妻子，趙延壽稱她妹妹。五月初一早晨，兀欲召趙延壽和張礪、李崧、馮道等人擺酒宴，酒過數巡，兀欲對趙延壽説："你妹妹從上國來，應當見她一下。"趙延壽高興地和兀欲一起進去。過了一頓飯功夫，兀欲出來坐下，笑着對張礪等人説："燕王謀反，把他鎖起來了。各位不必擔心。"又説："先帝在汴州時給我一根算子，答應

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兀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死，棄汴州而北，至鎮州，兀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胡人爲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鎖之。是夕，礪卒。

兀欲爲人俊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述律。述律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兵逆兀欲，將廢之。兀欲留其將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與其祖母述律相距于石橋。述律所將兵多亡歸兀欲。兀欲乃幽述律於祖州。祖州，阿保機墓所也。

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隧中，曰：“爲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温，本中國人也，以材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温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温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于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

讓我掌管南朝軍國事，昨天聽説他卧病不起，没有遺囑，燕王怎能擅自行事呢?”張礪等人罷宴離去。兀欲召趙延壽站在庭上責問他，趙延壽不能回答。於是派人看管他，抄没了他的家産。兀欲宣布耶律德光的遺書説：“永康王，是大聖皇帝的嫡孫，人皇王的長子，可在中京即皇帝位。”中京，是契丹對鎮州的稱呼。他派使臣向各鎮報喪。蕭翰獲知耶律德光死，棄汴州北歸，到達鎮州，兀欲已離開。蕭翰率騎兵包圍張礪的住宅，抓獲張礪責問説：“你曾教先帝不要用契丹人做節度使，爲什麽?”張礪回答時没有屈服，蕭翰把他關起來。這天晚上，張礪死去。

兀欲長相英俊魁梧，也擅長繪畫，能喝酒，喜好禮待士人，德光曾賜給他幾千匹絹，兀欲把絹分發掉，一天就送完了。兀欲登位後，先派人報告他的祖母述律氏。述律氏發怒説：“我兒平定後晉奪取天下，有大功勞，他在我身邊的兒子應當繼位，而人皇王違背我歸附中原，他的兒子難道能繼位嗎?”於是率兵迎擊兀欲，準備廢掉他。兀欲留下他的將領麻荅守鎮州，他還把跟隨德光到達鎮州的後晉將相們都留下，然後離去。讓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隨行，和他的祖母述律氏在石橋相拒。述律氏率領的士兵很多逃到兀欲那裏。兀欲於是把述律氏幽禁在祖州。祖州，是阿保機墳墓所在地。

述律氏爲人足智多謀而又殘忍。阿保機死後，她將隨行大將等人的妻子全部召來，對她們説：“我現在成寡婦了，你們難道該有丈夫嗎?”於是殺掉隨行大將一百多人，説：“你們可去跟隨先帝。”手下犯有過失的人，多被送到木葉山，在阿保機墓洞中殺掉，説：“替我在地下問候先帝。”大將趙思温，原是中原人，靠才智勇猛受到阿保機寵信，述律氏後來因事遷怒於他，派人送他去木葉山，趙思温不願去。述律氏説：“你是先帝的親信，怎能不去見他?”趙思温回答説：“和先帝親近的没有人比得上你，你爲什麽不去?”述律氏説：“我原想隨先帝到地下，因兒子年幼，國中多事，没能去。但可以砍斷我一條手臂送去。”手下人急切諫阻，纔砍斷一隻手腕，

而釋思温不殺。初，德光之擊晋也，述律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爲主可乎？"德光曰："不可也。"述律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述律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已而，兀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

兀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禄。是歲八月，葬德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葬。使者至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麻荅。據定州，已而悉其衆以北。麻荅者，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晋，以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立，命守鎮州。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挂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麻荅已去，馮道等乃南歸。

漢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雖破内丘而人馬傷死者太半。兀欲立五年，會諸部酋長，復謀入寇，諸部大人皆不欲，兀欲强之。燕王述軋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兀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述律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述軋、嘔里僧，而迎述律以立。

述律立，改元應曆，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

初，兀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

而放過趙思温没有殺。當初，德光攻打後晋時，述律氏曾反對他，說："我國用一個漢人做君主行嗎？"德光說："不行。"述律氏說："既然如此，那麽你占領中原也不能統治它，以後必定有災禍，後悔莫及了。"德光死後，車子載着他的尸體回來，述律氏不哭，却撫摸着他的尸體說："等我國中人畜依舊時，然後再安葬你。"不久，兀欲囚禁她，她後來死在木葉山。

兀欲改名叫阮，號稱天授皇帝，改年號叫天禄。這年八月，在木葉山安葬耶律德光，派人到鎮州召馮道、和凝等人會葬。使臣到達鎮州，鎮州軍隊作亂，大將白再榮等人趕跑麻荅，占據定州，不久全部北歸。麻荅，是德光的堂弟。德光消滅後晋，任爲邢州節度使，兀欲登位，任命他守鎮州。麻荅尤其殘酷暴虐，常常掠奪中原人，剥臉皮，挖眼睛，拔頭髮，砍斷手腕再殺掉，出入常常隨身帶着鉗鑿挑割的工具，寢室前後挂上人的肝臟、小腿、手、足，而談笑自如。鎮、定二州的人都受不了他的殘害。麻荅逃去後，馮道等人纔南歸。

後漢乾祐元年，兀欲率領一萬騎兵攻打邢州，攻陷内丘。契丹進犯，常根據馬叫預測勝負。這次他們來時，馬不嘶叫，而且晚上矛戟發光，又碰上月食，契丹人都害怕了，認爲不吉祥，雖然攻破了内丘，但人馬死傷一大半。兀欲登位五年，招會各部酋長，商量再次進犯，各部首領都不願意，兀欲强迫他們。燕王述軋和太寧王嘔里僧等人率兵在大神淀殺掉兀欲。耶律德光的兒子齊王述律聽説作亂，逃跑到南山。契丹人攻殺述軋、嘔里僧，而迎立述律。

述律登位，改年號叫應曆，號稱天順皇帝，後來改名叫璟。述律有病，不能接近婦人，在左右辦事的，多任用宦官。但喜好打獵飲酒，不問國事，每次暢飲，從晚上到黎明，白天常睡覺，國人叫他"睡王"。

當初，兀欲曾派使臣出使後漢，使臣到達中原時，周太祖登位。周太祖又派將軍朱憲回訪問

報聘，憲還而兀欲死。述律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艨船戰艦，首尾數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莫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還。周師下三關、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聞之，謂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述律後爲庖者因其醉而殺之。

候，朱憲返回而兀欲死去。述律登位，就不再南侵。顯德六年夏，周世宗北伐，任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爲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爲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爲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周世宗從乾寧軍乘龍舟，樓船戰艦，首尾迤邐數十里，到達益津關，降服守將，但河道逐漸狹窄，船不能前行，於是捨船從陸地進軍。瓦橋淤口關、瀛州、莫州守將，都迎接大軍而投降了。正下令進攻幽州時，周世宗患病，於是在瓦橋關設置雄州、在益津關設置霸州而返回。後周軍攻克三關、瀛、莫二州，兵不血刃。述律獲知後，對國人說："這些原是漢地，現在還給漢人，又有什麼可惜的呢?"述律後來被廚師趁他喝醉的時候殺掉。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强弱。予讀周《日曆》，見世宗取瀛、莫，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决機因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機也。是時，述律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莫、三關，遂得復爲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爲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

唉！自古以來夷狄的歸服或反叛，雖然不能決定中原的盛衰，但中原能否控制夷狄却必須取決於他們的强弱。我讀後周的《日曆》，見周世宗攻取瀛、莫二州，平定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官却譏諷他以帝王之師，馳騁千里襲擊别人，在荒野地區冒萬乘之尊的危險，來僥幸取得一次勝利。兵法講求因勢決斷，機不可失。周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憑藉他勝利的威風，攻打昏庸懈怠的敵人，世人衹見後周軍出兵多麼快，而不明白這時攻述律有可以取勝的機會。當時，述律認爲後周攻取的，都是漢人舊地，不值得顧惜。既然如此，那麼十四個州的舊地，都可揮手而取。不幸周世宗患病，未能成就他的功業志向。但瀛、莫、三關的百姓，因而得以又成爲中原的人，而那十四個州的大衆，至今陷於夷狄。周世宗的志願難道不可珍視，而他的功業難道不也很偉大嗎！用兵打仗的變化屈伸，難道是區區墨守陳規的人所能懂得的嗎！

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爲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妒，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

當初，蕭翰聽説耶律德光死了，北歸，同州郃陽縣令胡嶠任蕭翰的掌書記，隨他進入契丹。而蕭翰的妻子妒嫉争寵，告蕭翰謀反，蕭翰被殺，胡嶠無所依附，在契丹住了七年。後周廣順三年時，逃回中原，大略能够談出他經歷的事

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鷄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黄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絶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若大寒，則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

情。他說："從幽州西北進入居庸關，第二天，再向西北進入石門關，關路陡狹，一人當關可以抵擋百人，這是中原控扼契丹的險要之地。再走三天，到達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中最高的一個山峰，是東臺。再走三天，到達新武州，向西北走五十里有座雞鳴山，據説唐太宗北伐時在這裏聽見鷄叫，因而用來給山取名。第二天，進入永定關，這是唐朝的舊關。再走四天，到達歸化州。再走三天，登上天嶺，嶺的東西連綿不斷，衹有一條北下的山路，四面望去十分高遠幽深，在黄雲白草之間，望不到盡頭。契丹人對我說：'這裏叫做辭鄉嶺，可以向南再望一次，以後就再也見不到了。'同行的人都痛哭起來，有的人哭得昏倒又蘇醒過來。又走三四天，到達黑榆林，這時是七月，却像深冬一樣寒冷。第二天，進入斜谷，谷長五十里，在高崖深谷中，抬頭看不見太陽，尤其寒冷。走出山谷後，來到平地，天氣纔逐漸暖和。再走兩天，渡過湟水河。第二天，渡過黑水河。再走兩天，到達湯城淀，天氣最暖和，契丹人在最冷的時候，就到這裏避寒。這裏水泉清冷，草像絲絨一樣柔軟，可以躺在上面睡覺。有很多奇花，記下兩種：一種叫旱金花，手掌那麽大，金色耀人；一種叫青囊花，像中原的金燈，而顔色近藍草，十分可愛。再走兩天，到達儀坤州，渡過麝香河。從幽州到這裏路上没有方位里程標記，經過的方向不知是南還是北。再走兩天，到達赤崖，以前蕭翰和兀欲就是在這裏相遇，於是同述律在沙河作戰。述律兵敗而逃，兀欲追到獨樹渡，於是把述律囚禁在撲馬山。再走三天，就到達上京，就是所謂西樓。西樓有城屋市場，交易不用錢而用布。有製作綾錦的各種工匠、宦官、翰林學士、技藝人、教坊樂人、角鬥士、秀才、僧人、尼姑、道士等，都是中原人，而并、汾、幽、薊四州的人尤其多。從上京東行四十里，到達真珠寨，纔吃到蔬菜。第二天，東行，地勢逐漸升高，西望平地上茂密的松林有幾十里遠。於是進入平川，有很多草木，開始吃到西瓜，據説這是契丹攻破回紇得到瓜種，用牛糞蓋棚種植，長得像中原的冬瓜那樣

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抛盞'，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已而，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黄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

大，而味甜。再東行，到達褭潭，纔有柳樹，而水草豐美，有一種息鷄草特别肥美，莖很粗，馬不過吃十根就飽了。從褭潭進入大山，走十多天出山，經過一處大樹林，兩三里長，都是蕪荑樹，枝葉上長有像箭羽一樣的芒刺，地上完全没有草。兀欲當時在這裏立帳，會同各部人安葬耶律德光。從這裏往西南方走，每天走六十里，走了七天，到達大山門，兩座高山相距一里，而有高松沃草，珍禽野花，又有房屋碑石，據人説：'這是陵地。'兀欲進去祭祀，各部首領衹有手持祭器的纔能進入。進去後門就關上了。第二天開門，叫聲'抛盞'，禮儀就結束。問這是什麼禮，都保密不願説。"胡嶠所見囚禁述律、安葬耶律德光等事，和中原的記載很不相同。

不久，蕭翰獲罪被關起來，胡嶠和他的部下東去福州。福州，是蕭翰管的地方。胡嶠等人東行，經過一座山，名叫十三山，據説這裏西南距幽州二千里。再東行，幾天後，經過衛州，有三十多家住户，大概是契丹俘虜的中原衛州人，在這裏築城住下。胡嶠到達福州，而契丹人很憐惜他，教他逃回，胡嶠因而得知各國種族遠近分布。他説："從契丹國東面到海，有鐵甸族，這一族野居用皮帳，族人剛强勇猛。那裏草木很少，水鹹而混濁，顔色像血，沉澱很久纔能喝。再向東，是女真族，善於射箭，有很多牛、鹿、野狗。他們没有固定的住所，用牛馱物而行，遇上雨就鋪開皮子做屋。常學鹿叫，唤出鹿射死它們，吃生鹿肉。能釀糜子做酒，一旦喝醉就得將他捆起來讓他睡覺，酒醒後纔解開，不這樣，他就會殺人。再往東南，是渤海國，再往東，是遼國，風俗都和契丹大略相同。南面海邊，出産魚、鹽。再往南，是奚國，風俗和契丹大略相同，而那裏的人喜好殺人。再往南，就到達榆關了，西南到儒州，都是過去漢人的地盤。契丹西面則是突厥、回紇。西北到嫗厥律，那裏的人長得高大，頭髮長，酋長保留全部頭髮，用紫色袋子裝着。那裏天氣極寒，水中出産大魚，契丹人靠這種魚生活。又有很多黑、白、黄色的貂鼠皮，北方各國都靠他們供應。那裏的人很勇敢，

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𤬛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韈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韈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嘷，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箸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箸，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麨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群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鄰國不敢侵犯他們。他們的西面，是轄戛，轄戛北面，是單于突厥，風俗都和嫗厥律大略相同。再往北，是黑車子，善於製作車帳，那裏的人懂得孝義，土地貧瘠不長什麼東西。據說契丹的祖先，曾被回紇奴役，後來背離他們逃跑到黑車子，纔開始學製作車帳。黑車子再往北，是牛蹄突厥，身子像人脚像牛足，這裏尤其寒冷，有條瓠𤬛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結到河底，常常用器皿燒化冰塊纔有水喝。牛蹄突厥往東北，到達韈劫子，那裏的人頭髮長，披上布當衣穿，騎馬不要馬鞍，用大弓長箭，尤其善於射箭，遇上人就殺掉生吃人肉，契丹等國都怕他們。契丹若五個騎兵遇上一個韈劫子人，就都會逃散。此國三面都是室韋，第一種叫室韋，第二種叫黃頭室韋，第三種叫獸室韋。那裏大量出產銅、鐵、金、銀，人們都手巧，銅鐵器物都做得很精美，并善於織毛錦。此地很寒冷，馬小便到地上就成了冰堆。再往北，是狗國，身子像人頭像狗，毛髮很長，不穿衣服，徒手搏擊猛獸，說話像狗叫，他們的妻子則都像人樣，會漢話，生男像狗，生女像人，相互嫁娶，洞居，吃生食，而妻子女兒吃人食。據說曾有中原人來到該國，該國人的妻子可憐他，讓他逃回去，給他十多隻筷子，教他每跑十多里就扔下一根，狗丈夫追他時，見到自家的東西，必定會銜回去，就不能追了。"他說的就是這樣。又說："契丹曾挑選二十四百里馬，派十人帶着乾糧北行，要他們探索到所能到達的地方。這些人從黑車子出發，經過牛蹄突厥國向北，走了一年，經過四十三個城，那些居民多用樹皮建屋，他們的語言没有人能翻譯，不知他們的國土、山川、部族、名號叫什麼。那裏的天氣，遇平地則溫和，遇山林則寒冷。到第三十三個城時，遇到一個人，會鐵甸話，他說的大多能聽懂，說地名叫頡利烏于邪堰。還說'從這裏往北，龍蛇猛獸和妖魔鬼怪成群出没，不能去了'。這些人纔返回。這是北荒的盡頭了。"

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

契丹人對胡嶠說："夷狄人哪能戰勝中原？但後晉之所以被打敗，是由於君主昏昧而臣子不

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録以爲《陷虜記》云。

忠。”因而對他詳細談起各國情况，説：“你回去都告訴漢人，讓漢人努力事奉他們的君主，不要受夷狄的擄掠，我國不是人住的地方。”胡嶠回來後，記録下來寫成《陷虜記》。

新五代史卷七十四

四夷附録第三

奚

奚，本匈奴之别種。當唐之末，居陰凉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逾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

奚，原是匈奴的一個分支。唐末時，居住在陰凉川，位於營州都督府西面，幽州西南面，距離都有數百里。有兩萬人馬。分成五部：一叫阿薈部，二叫啜米部，三叫粤質部，四叫奴皆部，五叫黑訖支部。後來移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那裏有很多黑羊，馬勝過以前，蹄堅善走，他們登山逐獸，上下如飛。

契丹阿保機强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别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

契丹阿保機强盛時，室韋、奚、霫都歸服他。奚人常替契丹把守邊界，而深受契丹苛刻暴虐之苦，奚王去諸因怨憤而反叛，率領别部西遷到嬀州，依北山打獵，常采北山的麝香、人參賄賂劉守光以使自己有所依托。這一族發展到數千帳，纔分成東奚、西奚。去諸族，很懂得耕種，每年借邊民的荒地種糜子，秋天成熟後就來收穫，窖藏在山下，没有人知道藏的地方。用平底瓦鍋燒火做飯，把糜子煮成粥，用冷水混着喝。

去諸卒，子掃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晋高祖入立，割幽州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晋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晋，拽

去諸死後，他兒子掃剌繼位。唐莊宗攻破劉守光，賜掃剌姓李，改他的名叫紹威。李紹威死後，兒子拽剌繼位。同光以後，李紹威父子多次派使臣到京師朝貢。當初，李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的姐姐做妻子，後來逐不魯叛逃到西奚，李紹威收容了他。晋高祖登位，把幽州和雁門以北地方割讓給契丹，這時李紹威和逐不魯都已死，耶律德光已册立後晋而北歸，拽剌在馬前迎拜，耶律德光説："不是你的罪。對不住我的，不過是掃剌和逐不魯罷了。"於是挖開他們的墳墓，把他們的骨頭錘成粉末撒掉。後來耶律德光

刺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中國。

消滅後晉，拽刺曾率兵相隨。以後就没有再出現在中原。

自去諸徙嬀州，自别爲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爲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自從去諸遷到嬀州，自立爲西奚，而在琵琶川的東奚，也被契丹吞并，不能再單獨出現。

吐渾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内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

吐渾，原稱吐谷渾，有人説是乞伏乾歸的後代。自從後魏以來，名稱被中原知道，住在青海旁邊。唐至德年間，被吐蕃進攻，部族分散，内附的部族，唐朝把他們安置在河西。他們的大姓有慕容、拓拔、赫連等族。唐懿宗時，首領赫連鐸任陰山府都督，協助討伐龐勛，因功封大同軍節度使。後被晉王攻破，他的部族更加衰微，散居在蔚州境内。

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栅，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唐莊宗時，有個首領白承福，依傍中山北面的石門修建栅寨，唐莊宗爲他設置寧朔、奉化二府，任白承福爲都督，賜給他姓名叫李紹魯。直到後唐滅亡，常派使臣到中原朝貢。

晉高祖立，割雁門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爲契丹役屬，而苦其苛暴。是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乃自五臺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爲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絶盟，召承福入朝，拜大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其羊馬貲財巨萬計，皆籍没之，其餘衆以其别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

晉高祖登位，把雁門以北割讓給契丹，從此吐渾被契丹奴役，深受契丹苛刻暴虐之苦。這時，安重榮鎮守成德，有二心，暗中派人招吐渾入塞，白承福等人於是從五臺進居中原。契丹耶律德光大怒，派使臣責備晉高祖，晉高祖恐懼，派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等州山谷中的吐渾人把他們趕走。但後晉也深受契丹之苦，想得到吐渾以便緊急關頭有所應援，於是暗中派劉知遠鎮守太原，撫慰他們。整個晉高祖時期，白承福多次派遣使臣朝貢。後來晉出帝和契丹絶交，召白承福進朝，封爲大同軍節度使，待他很優厚。契丹和後晉在黄河邊相拒，白承福率兵隨晉出帝抗擊契丹。這年很熱，吐渾人很多患病而死，於是派白承福回太原，遷居到嵐、石二州之間。劉知遠逐漸侵辱他們，白承福策劃又逃亡出塞，劉知遠率兵包圍他們，殺掉白承福和吐渾的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白鐵匱等人，他們的羊馬資財，數以萬計，都被抄没，其餘的人讓他的别部王義宗統領。吐渾於是衰微，不再出現。

初，唐以承福之族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戞剌來朝貢，不知爲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録。

當初，後唐把白承福族稱爲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前來朝貢。杜每兒，不知他的國土、部族情況。到後漢乾祐二年，又有吐渾何戞剌前來朝貢，不知是生吐渾還是熟吐渾，大概都衰微了，不值得考究記載。

達靼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别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後從克用入關破黄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

達靼，是靺鞨的後代，原在奚、契丹東北面，後來受到契丹進攻，部族分散，有的歸屬契丹，有的歸屬渤海，其餘散居在陰山的部族，自稱達靼。唐末時，名稱被中原所知。有每相温、于越相温等人，咸通中，隨朱邪赤心討伐龐勛。後來李國昌、李克用父子被赫連鐸等人打敗，曾逃亡到達靼。後來隨李克用進關攻破黄巢，從此住在雲、代二州間。他們的習俗是善於騎馬射箭，多養駱駝、馬。他們的君長、部族名稱，不能考見，衹有曾和中原有過交往的人可以考見。

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絶。

同光中，都督折文逋，多次從河西前來進貢駱駝、馬匹。唐明宗在定州討伐王都，王都引誘契丹進犯，唐明宗詔令達靼進入契丹領土，以張聲勢，派宿州刺史薛敬忠帶着繳獲的二百五十個契丹團牌和數百弓箭賜給雲州生界達靼，可見唐曾經役使他們。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領四百多族人前來歸附。到顯德年間爲止，常來不斷。

党項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盗竊而多壽，往往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爲最强。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内附，居慶州者號東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强者各自來朝貢。

党項，是西羌的後代。該國在《禹貢》所記載的析支地方，東到松州，西連西突厥葉護，南面和春桑交界，北面和吐渾相鄰，占地三千多里。没有城市，衹有房屋，用皮毛氈子覆蓋。他們喜歡盗竊而長壽，往往活到一百五六十歲。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最强盛。唐德宗時，党項各部相繼内附，住在慶州的稱爲東山部落，住在夏州的稱爲平夏部落。各部有大姓但没有君長，相互不統一，散居在邠寧、鄜延、靈武、河西等地，東到麟、府二州之間。自從同光以後，强盛的大姓都各自前來朝貢。

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雔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爲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彦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厮、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巨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彦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鷄族强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鷄族苦彦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鷄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聞建武擊破野鷄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爲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他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莫得而紀次云。

唐明宗時，詔令沿邊設置場務交易馬匹，各地夷人都到中原做買賣，而回鶻、党項的馬最多。唐明宗爲了招撫遠方各族，送來的馬無論優劣都買下，而買價常常高於馬的價值，往來館舍供給，途中費用加倍。他們每到京師，唐明宗都到殿上專門接見，用酒食慰勞，喝醉後，就相互拉着衣袖唱歌呼叫，談論他們的風土人情取樂，離開時豐厚地賞賜，每年花費上百萬。後唐大臣都對此擔憂，多次就此提意見。於是詔令官吏到沿邊場務買馬付錢，禁止他們來朝，而党項貪圖賞賜，不能制止他們來朝。在靈、慶二州間的党項人，多次侵犯邊地劫掠財物。自從河西回鶻開始到中原朝貢，每次路經他們部落，就被他們攔劫，使臣被他們抓獲，賣給别的部族，用來换回牛馬。唐明宗派靈武的康福、邠州的藥彦稠等人出兵討伐他們。康福等人攻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厮、骨尾和他們的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死數千人，繳獲牛羊以萬計，把他們搶劫的外國寶玉等物，全部拿來賜給軍士。從此党項給中原地區帶來的禍患纔逐漸消除。

到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人都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彦欽貪圖党項的羊馬，侵擾各部，衹有野鷄族强大不能靠近，於是誣陷這一族侵犯邊地。周太祖派使臣招撫安慰他們。野鷄族深受郭彦欽之苦，不願從命，周太祖派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人討伐他們。張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曉夷情，疾速派軍攻打野鷄族，殺死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聽説張建武攻破野鷄族，各自用牛酒犒勞軍隊，士兵們貪圖他們的財物，反而搶劫他們。三族共同引誘張建武的軍隊到包山，經過險峻地帶時，三族一起攻打他們，張建武的軍隊陷在崖谷中，死傷很多。周太祖發怒，加罪張建武等人，選良吏任慶州刺史，以便招撫三族。

其他各族，散居在沿邊界上的很多，但他們没有國土、君長名稱，因此無法記述。

突厥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晋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能紀。

突厥，他們的國土、君主世次、部族、名號、風物民俗，唐朝時就已廣爲人知。到唐末時，受到各夷侵犯，部族衰微離散。五代時，曾來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前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晋前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前來。天福六年，派使臣薛同海等人前來。共四次來朝，以後不再來了。但突厥在當時最微弱，又没有幾次來朝，因此它的君長史書都失傳不能記述。

吐蕃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凉州置使節度之。安禄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

吐蕃，它的國土、君主世次、部族、名號、風物民俗，唐朝時已廣爲人知。當唐朝興盛時，河西、隴右的三十三個州中，凉州最大，土地肥沃、物産豐富而人們富裕快樂。那裏的土地適宜馬生長，唐朝設置八個牧馬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籠絡控制西域三十六國。唐朝的軍、鎮、監、務，三百多座城，常常派中原士兵輪流戍守，而在凉州設置節度使掌管。安禄山作亂時，唐肅宗在靈武起兵，盡召河西兵前去救難，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隴右，百萬華人陷於夷虜。唐文宗時，曾派使臣到西域，見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和過去一樣，而身陷夷虜中的人們見到唐朝的使臣，夾道歡迎呼喊，哭泣着説："皇帝還想得起身陷吐蕃的百姓嗎?"這些人都是天寶時身陷夷虜者的子孫後代，他們的語言略有變化，但衣着服飾仍没有改變。

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凉、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時，嘗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州。然雖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凉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

到五代時，吐蕃已經衰微弱小，回鶻、党項各羌夷分别侵占他們的土地，而不能親善那裏的百姓。中原王朝正處於衰亂時期，不能安撫保護他們，衹有甘、凉、瓜、沙四州常主動與中原交往。甘州是回鶻牙帳，而凉、瓜、沙三州的將吏，還自稱是唐朝官員，多次前來請求任命。梁太祖時，曾以靈武節度使兼領河西節度，并爲甘、肅、威等州觀察使。但雖有這個名稱，而凉州却自立守將。後唐長興四年，凉州留後孫超派大將拓拔承謙和僧人、道士、耆老楊通信等人到京師請求任自己爲節度使，唐明宗詢問孫超等人的家世，拓拔承謙説："吐蕃攻陷凉州，張掖

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吴繼勳代文謙爲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晋高祖遣涇州押牙陳延暉賫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暉，立以爲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命，漢即以爲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爲兖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饑寒，峻未有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乃奏起師厚爲左衛將軍，已而拜河西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温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爲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絶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晋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爲歸義軍

人張義朝招募士兵趕走吐蕃，唐朝因而任張義朝爲節度使，派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守。唐朝滅亡後，天下大亂，涼州因東面被突厥、党項阻隔，鄆州兵於是留下不能返回。如今涼州的漢人都是戍守士兵的子孫後代。”唐明宗於是拜孫超爲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前來請求任命。幾年後，涼州人趕走李文謙，靈武馮暉派牙將吴繼勳代李文謙任留後，這時是天福七年。第二年，晋高祖派涇州押牙陳延暉送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同劫留陳延暉，立他做刺史。到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前來請求任命，後漢就任他爲節度使。折逋嘉施，是當地的豪强。後周廣順二年，折逋嘉施派人到京師賣馬，於是前來請求任命主帥。這時，樞密使王峻專權。王峻的舊友申師厚，年輕時做盜賊起家，任兖州牙將，和王峻關係很好，後來王峻顯貴，申師厚穿着破衣蓬頭垢面，每天等候王峻出來，在王峻馬前下拜，訴説飢寒交迫，王峻没有什麽表示。而折逋嘉施等前來請求任命主帥，王峻就建議説：“涼州深入夷狄，中原不曾任命官吏，請求招募能够前去的率府率、供奉官。”一月多，没有應募的人，於是上奏任申師厚爲左衛將軍，不久拜爲河西節度使。申師厚到達涼州，上奏推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人和中原留下的人的子孫王廷翰、温崇樂、劉少英爲將吏。又從安國鎮到涼州，設立三個州以便控制各羌族，任用他們的酋豪做刺史。但涼州夷人和漢人雜居，申師厚是個小人，不能安撫親善他們。到周世宗時，申師厚留下他的兒子而自己逃回，涼州於是和中原隔絶。衹有瓜、沙二州，直到五代結束，還時常前來朝貢。沙州，後梁開平年間有個節度使張奉，自稱“金山白衣天子”。到唐莊宗時，回鶻前來朝拜，沙州留後曹義金也派使臣跟着回鶻前來，唐莊宗拜曹義金爲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後晋天福五年，曹義金死，兒子曹元德繼位。到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都派使臣前來。周世宗時，又任曹元忠爲歸義軍節度使，曹元恭爲瓜州團練使。他們進貢的東西有：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

節度使，元恭爲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硇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鵬砂、毦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

白氎、金星礬、胡桐律、大硼砂、毦褐、玉團。這些名稱都是從來人口中得知的，至於他們的興亡、世次，史書上都失去記載。

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氈帽，亂髮如蓬，明宗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失其君世云。

但吐蕃没有出現在後梁。後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裕前來朝拜，吐蕃也派使臣隨來，從此多次到中原。唐明宗曾到端明殿接見吐蕃使臣，詢問他們的牙帳在哪裏，回答說："西距涇州二千里。"唐明宗賜給他們虎皮，每人一張，都披上虎皮下拜，屈身轉動，氈帽掉下，亂髮如蓬，唐明宗和手下人都大笑起來。到漢隱帝時還來朝拜，以後就不再來了，史書上也失去他們的君主世次。

回鶻

回鶻，爲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爲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爲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衆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

回鶻，給唐朝帶來的憂患尤其嚴重。它的國土、君主世次、風物民俗，在唐朝已廣爲人知。唐朝曾嫁女給他們，因此他們世代把中土皇上當成國舅。國土原在娑陵水上，後來被黠戛斯侵占，遷移到天德、振武軍之間，又被石雄、張仲武攻破，剩下的人西遷，受吐蕃役使。這時吐蕃已攻陷河西、隴右，於是把回鶻分散安置。

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爲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册仁美爲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晋高祖時又册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爲狄銀親疏，亦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地出玉、

五代時，居住在甘州、西州的回鶻曾被中原所知，其中甘州回鶻多次前來，仍稱中原皇上爲舅，中原用詔書答覆也稱回鶻爲甥。後梁乾化元年，派都督周易言等人前來，而史書上没有記載他們的君長名號，後梁封周易言等人官爵，派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沼把他們護送回本土。到唐莊宗時，王仁美派使臣前來，進獻玉、馬，自稱"權知可汗"，唐莊宗派司農卿鄭續持旌節册封仁美爲英義可汗。這年，仁美死，他的弟弟狄銀繼位，派都督安千想等人前來。同光四年，狄銀死，阿咄欲繼位。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派李阿山等人前來朝拜，唐明宗派使臣册封王仁裕爲順化可汗。晋高祖時又册封爲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他跟狄銀的親疏關係，也不知他何時繼位去世；而仁裕，直到五代結束，常來朝貢，史書上也失去記載。它的土地出産玉石、牦牛、緑野馬、獨峰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膃肭

犛、緑野馬、獨峰駝、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腽肭臍、金剛鑽、紅鹽、罽氎、騊駼之革。其地宜白麥、青稞麥、黄麻、葱韭、胡荽，以槖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主，其國相號媚禄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爲禮。婦人總髮爲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氈帽。又有别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緤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賫寶玉皆屬縣官，而民犯禁爲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臍、金剛鑽、紅鹽、罽氎、騊駼皮革。適宜白麥、青稞麥、黄麻、葱韭、胡荽生長，用駱駝耕種。他們的可汗常住在樓上，妻子稱爲天公主，國相稱爲媚禄都督。拜見可汗時，就脱帽披着頭髮進去作爲禮節。婦女束上髮髻，五六寸高，用紅綢包着；出嫁後，就戴上氈帽。又有别族稱爲龍家，風俗和回紇大同小異。長興四年，回鶻前來進獻一對白鶻，唐明宗命令解開繩子把它們放了。從唐明宗時起，常賣馬給中原，他們帶來的寶玉都歸朝廷，而對犯禁做買賣的百姓就加以治罪。周太祖時解除禁令，老百姓得以和回鶻私自做交易，玉價因此大幅下跌。顯德中，前來獻玉，周世宗説："玉雖寶貴，但没有什麽好處。"退回了。

于闐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爲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

于闐，國土、君主世次、風物民俗，唐朝已有記載。五代亂世，中原多變故，不能安撫招徠四夷。曾和中原交往的夷族僅留下名稱，他們的君主世次、興亡，都不能考知。而于闐尤其遠，距京師萬里之外。它的國土，西南面靠近葱嶺，和婆羅門爲鄰國，而相距還有三千多里，南面和吐蕃連接，西北面到疏勒二千多里。

晋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玉氎等，晋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爲判官，册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

後晋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派使臣馬繼榮前來進獻紅鹽、鬱金、牦牛尾、玉氎等，後晋派供奉官張匡鄴代理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任判官，册封李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這年冬十二月，張匡鄴等人從靈州走了兩年到達于闐，到七年冬纔返回。而高居誨記下很多來去見到的各國山河，但不能説清李聖天的世次。

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點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

高居誨寫道："從靈州渡過黄河，走三十里，纔經過沙漠進入党項領土，叫細腰沙、神點沙。到達三公沙，在月支都督帳中留宿。從這裏走四百多里沙漠，到達黑堡沙，沙漠尤其廣闊，於是登上沙嶺。沙嶺，是党項的牙帳，酋長叫捻崖天

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醎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册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

子。渡過白亭河到達涼州，從涼州西行五百里到達甘州。甘州，是回鶻的牙帳。它的南面，群山連綿一百多里，是漢朝小月支的舊地，有别族，稱爲鹿角山沙陀，據説是朱耶氏的遺族。從甘州西行，開始經過戈壁，戈壁中没有水，帶着水趕路。甘州人教後晉使臣做馬蹄木澀，木澀上有四個孔，馬蹄上也鑿四個孔連接木澀，駱駝蹄則用牦皮包上纔能走。向西北走五百里到達肅州，渡過金河，向西走一百里出天門關，再向西走一百里出玉門關，經過吐蕃土地。吐蕃男子戴中原帽，婦女扎辮子，戴瑟瑟珠，據説好的瑟瑟珠，一個能换一匹好馬。西行到瓜州、沙州，二州中有很多中原人，聽説後晉使臣前來，刺史曹元深等人到郊外迎接，向使臣詢問天子的日常生活。瓜州南面十里的鳴沙山，據説冬夏有殷殷如雷的聲音，説這就是《禹貢》中所説的流沙。還有東南十里處的三危山，據説是三苗流放的地方。它的西面，渡過都鄉河是陽關。沙州西面是仲雲，他們的牙帳在胡盧磧。據説仲雲是小月支的後代，仲雲人勇猛好戰，瓜、沙二州的人都怕他們。胡盧磧，漢明帝時征伐匈奴，屯駐在吾盧，大概就是這個地方。這裏没有水而常寒冷多雪，每到天暖雪化的時候，纔能得到水。張匡鄴等人西行進入仲雲領地，到達大屯城時，仲雲派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迎候後晉的使臣，張匡鄴等人用詔書慰勞曉諭他們，都向東下拜。從仲雲向西，開始經過鹽碱灘，這裏没有水，人們挖出地下的濕沙，放在胸前止渴。再向西，渡過陷河，砍來檉樹放在泥水中纔能渡過，不然就會陷下去。再向西，到達紺州，紺州是于闐設置的州，在沙州西南面，據説距離京師九千五百里。再走兩天到達安軍州，於是到達于闐。李聖天的衣帽服飾同中原一樣，殿堂都向東，稱爲金册殿，有樓叫七鳳樓。用葡萄釀酒，還有紫酒、青酒，不知是用什麽釀成的，而味道很好。他們的食物，是用粳稻澆上蜜糖，用米飯澆上奶酪。他們穿的，是布匹和絲綢。有花木園圃。其俗迷信鬼神皈依佛教。李聖天日常起居，經常讓五十個紫衣僧人列隊侍奉，這年年號是同慶二十九年。這個

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緑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國家的東南面是銀州、盧州、湄州，南面一千三百里是玉州，據説漢朝張騫探索到的黄河源頭出自于闐，而多玉的山就是這個山。”黄河的源流就從這裏出來，到于闐分成三條河：東叫白玉河，西叫緑玉河，再向西叫烏玉河。三條河都產玉，但顔色不同，每年秋天河水乾涸，國王先在河中撈玉，然後國人纔能撈玉。

自靈州渡黄河至于闐，往往見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王知鐸來。

從靈州渡黄河到達于闐，常常見到吐蕃族帳，而于闐常和吐蕃相互攻打劫掠。張匡鄴等人到達于闐後，李聖天就指責吐蕃，要與後晋結好。張匡鄴等人返回，李聖天又派都督劉再昇進獻一千斤玉石和玉印、降魔杵等物。後漢乾祐元年，又派使臣王知鐸前來。

高麗

高麗，本扶餘人之别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彦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黄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喜讀書，昭進《别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説。

高麗，原是扶餘人的一支。他們的國土、君主世次見於唐朝，和别的夷狄相比，有姓氏，而且他們的官號也可略知其義。唐末時，他們的國王姓高。同光元年，派使臣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巖前來，而他們國王的姓名，史書失傳没有記載。到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派使臣前來，唐明宗於是封王建爲玄菟州都督，任大義軍使，封爲高麗國王。王建，是高麗的世家大族。開運二年，王建死，兒子王武繼位。乾祐四年，王武死，兒子王昭繼位。王氏三代，在整個五代時常來朝貢，擁立國王必定向中原請求任命，中原常常優待地答覆他們。那裏出產銅、銀，周世宗時，派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彦卿到高麗用數千匹絲綢换銅鑄錢。六年，王昭派使臣進獻黄銅五萬斤。高麗人懂文字，喜好讀書，王昭進獻《别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别叙》，記叙孔子的出生和他的弟子的事迹；《越王新義》，以“越王”爲問答題目，類似現在的“正義”；《皇靈》，叙述不吃五穀而長壽；《雌圖》，記載日食、星變。都是無稽之談。

渤海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爲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其國土物産，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渤海，原稱靺鞨，高麗的一支。唐高宗消滅高麗，把他們遷移分散安置在中原，在平壤設置安東都護府統治他們。武后時，契丹進攻北邊，高麗一支大乞乞仲象和靺鞨酋長乞四比羽逃奔到遼東，在高麗舊地分別稱王，武后派將領攻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也病死了。乞乞仲象的兒子祚榮繼立，於是并吞乞四比羽的族人，共有四十萬人衆，占據挹婁，向唐朝稱臣。到唐中宗時，設置忽汗州，任祚榮爲都督，封爲渤海郡王，他的後代就稱爲渤海。他們的貴族姓大，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派使臣前來，到顯德年間爲止常來朝貢。他們的國土物産，和高麗一樣。大諲譔的世次、興亡，史書失去記載。

新羅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皆失其紀。自晋已後不復至。

新羅，是弁韓的後代。他們的國土、君主世次、風物民俗見於唐朝。大族是金氏、朴氏，從唐高祖時封金真爲樂浪郡王，他的後代常做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派使臣前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派使臣前來。金朴英、金溥的世次、興亡，史書都失去記載。從後晋以後不再前來。

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黑水靺鞨，原稱勿吉。後魏時被中原所知。它的疆域，東面到海，南面和高麗交界，西面和突厥接壤，北面和室韋相鄰，大概是以前肅慎氏的土地。他們分成幾十部，而黑水靺鞨處在最北端，尤其强勁勇悍，沒有文字記載。他們的武器，是角弓、楛木杆箭。同光二年，黑水靺鞨兀兒派使臣前來，後來常來朝貢，從登州航海出青州。第二年，黑水靺鞨胡獨鹿也派使臣前來。兀兒、胡獨鹿好像是黑水靺鞨兩個部落的酋長，各派使臣前來。而他們的部族、世次、興亡，史書都失去記載。到長興三年，胡獨鹿死，兒子桃李花繼立，曾向中原請求任命，後來就没再出現了。

南詔蠻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侄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求公主，已而，黄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

南詔蠻，見於唐朝。這一國在過去漢朝的永昌郡東面、姚州西面。唐僖宗到蜀，招募能够出使南詔的人，招得宗室子弟李龜年和徐虎、徐虎的侄子徐藹，於是任李龜年爲使臣，徐虎爲副使，徐藹爲判官，出使南詔。南詔住的地方叫苴咩城，李龜年等人不到苴咩城，而到善闡，要求和唐朝結爲甥舅關係。唐僖宗許諾把安化公主嫁給他，南詔大喜，派人隨李龜年回來求公主，不久，黄巢失敗，收復長安，唐僖宗東歸纔作罷。

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摽莎爲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同光三年，魏王李繼岌和郭崇韜等人攻破前蜀，得到王衍時俘獲的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到徐藹，自稱曾出使南詔，於是僞造詔書歸還俘虜，派徐藹等人帶着金銀綢緞招撫南詔，用威德曉諭他們，南詔不接受。到唐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派大鬼主傳能何華前來朝貢，唐明宗拜李卑晚爲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摽莎爲定遠將軍。第二年派左金吾衛將軍烏昭遠爲入蠻國信使，烏昭遠未能到達而返回。

牂牁蠻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個、朱砂五百兩、蠟二百斤。

牂牁蠻，在辰州西面一千五百里處，以耕植爲生，而没有城市聚落，受到攻擊時，就相互屯聚在一起。刻木爲符契。首領姓謝，名字見於唐朝。到天成二年曾來過一次，它的使臣叫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衣帽服飾同中原一樣，進獻兩萬顆草豆蔻、五百兩朱砂、兩百斤蠟。

昆明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産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氈，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出産羊、馬。那裏的人結着椎形髮髻、赤脚、披氈布，他們的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曾來過一次，首領稱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派使臣前來，使臣稱“若土”，隨牂牁而來。

占城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占城，在西南海上。土地方圓一千里，東面到海，西面到雲南，南面和真臘相鄰，北面到達驩州。那裏的人，風俗和大食國相同。騎的是象、馬；吃的是稻米、水牛、山羊。神奇的鳥獸，有犀牛、孔雀。前代不曾和中原交往。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派使臣莆訶散前來，進獻八十四瓶猛火油、十五瓶薔薇水，進表寫在貝多樹葉上，用香木製成匣子。猛火油灑在物體上，遇水就起火。薔薇水，據説出自西域，用來灑在衣服上，衣服穿壞了香氣都不散。

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且不爲中國利害云。

五代時，四方夷狄出現在中原的，最遠的不超過于闐、占城。史書上記載的，西北面很詳細，東南面尤其簡略，大概是因爲太遠了而很少去，而且不關中原的利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五代史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７４１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１／０２／！００００１．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４１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７８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０－３　／　Ｋ２０４．１／Ｚ１５９ｘ
【原书定价】　１５２．００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五代（９０７　９６０）　纪传体　新五代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曾枣莊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五代史．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